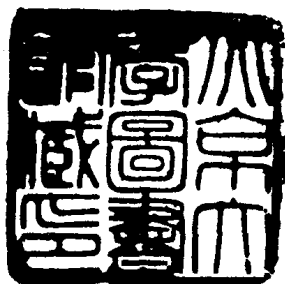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87/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五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新婦譜一卷

〔清〕陸圻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新安張氏霞舉堂刻檀几叢書本

..... 一

格物問答三卷首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 一三

螺峰說錄二卷附稚黃子文并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 四七

聖學真語二卷首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 八四

萬世太平書八卷

〔清〕勞大與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舊鈔本

..... 一一一

唾居隨錄四卷

〔清〕張貞生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年張世坤等刻庸書三種本

..... 二六六

潛書四卷

〔清〕唐甄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王聞遠刻本

..... 三七〇

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附一卷

〔清〕劉智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九年楊斐萊刻本

五一四

懿言日錄一卷乙丑禮闈分校日記一卷

〔清〕王喆生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津河廣仁堂刻津河廣仁堂所刻書本

六五九

方齋補莊七篇一卷

〔清〕方正瑗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四年刻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

六九一

容膝居雜錄六卷

〔清〕葛芝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七〇一

冑綮錄一卷

〔宋〕趙叔向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南匯吳氏聽彝堂刻藝海珠塵本

七九二

鶴山渠陽讀書雜鈔二卷

〔宋〕魏了翁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七九九

新婦譜一卷

〔清〕陸圻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新安張氏霞舉堂刻檀几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新婦譜一卷》提要

檀几叢書卷二十七

武林王璋丹龍輯

天都張湖山來校

新婦譜

湖上陸圻景宣撰

傅氏有理縣譜一家相傳不以示人今世無其書予所見者惟時人治譜一帙京邸授官者率不可闕使果能奉以從事雖古循吏何以加茲今丙申七月倉卒遣女蕭然無辦因作新婦譜贈之以視

檀几叢書卷二十七

霞舉堂

世之珠玉錦繡炫熿於路者雖所贈不同未爲無所贈也然恐子女材智下不能讀父書并以遺世之上流婦人循誦習傳爲當世勸戒至文不雅馴欲使羣婢通知大雅君子幸毋加嫺笑焉

微得起

近俗不知道理閨女出嫁必要伊做得起至閨其所謂做得起者要使公姑奉承丈夫畏懼家人不敢違忤果爾必是一極無禮之婦人公姑必怒丈夫必恨羣小皆怨日乘間搆是非親戚內外視爲怪物何人

作敬宗族鄉黨間之皆舉以爲戒則世之所爲做得起正做不起也吾今有一做得起之法先須要做不起事公姑不敢伸待丈夫不敢使氣過下人不妄呵罵一味小心謹慎則公姑丈夫皆喜有言必聽婢僕皆愛而敬之凡有使令莫不悅從而宗族鄉黨動皆稱舉以爲法則則吾之所爲做不起乃真做得起也

得歡心

新婦之倚以爲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故待三人

禮凡叢書

新婦譜
卷二十七

二

霞舉堂

必須曲得其歡心不可纖毫觸惱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悅則鄉黨謂之不賢而奴婢皆得而欺凌我矣從此說話沒人作矣凡事行不去矣故婦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爲賢與孝也以遠辱也

聲音

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卽是賢高卽不賢言寡卽是賢多卽不賢就令訓責已身婢僕響尚不雅說得有道理話多亦取厭况其他耶

顏色

愉色婉容是事親最要緊處男子且然况婦人乎但事公姑丈夫之色微有不同事姑事夫和而敬事翁肅而敬待男客親戚莊而敬待羣僕純以莊

款待賓客

凡親友一到卽起身親理茶盞拭碗拭盤撮茶葉點茶果俱宜輕快勿使外間并不可一委之羣婢蓋新婦之職原須躬必親不空叉手高坐且恐羣婢不稱姑意姑或懊惱而見卑幼不起代勞是一要一阿

禮凡叢書

新婦譜
卷二十七

三

霞舉堂

婆也記之

二

凡阿翁及丈夫要留客酒飯或豐或儉卽須請命於姑用菜幾器酒果小碟多少一一親自動手至精潔敏妙則須自心裏做出不緊則客疑主人不能烹不速則客餒而主人有愧色大不可也又須再囑奴僕等於座後用心看視若有續到賓客再添杯箸若菜垂盡須早增益俱不必待外廂催詞

三

凡留客不留客自有阿翁丈夫作主新婦只宜隨順
做去不須措意也。如阿姑而上親可請教於姑新婦
該見否。如該見急出萬福遲則親去而姑不悅矣。萬
一阿姑不留酒食不妨贊成留膳。若留阿姑而上親
姑云率薄不妨從厚。如新婦母家親戚一到即請教
阿姑應見否。如見一茶之後新婦自先立起不必久
談。蓋久坐恐阿姑要治飲饌。淡為煩擾耳。若阿姑云
何不留之。新婦必謝云彼有事不能強留。蓋新婦統
於所尊未經分析誰則責之。又况人有倉卒不便。銀
錢匱乏時。即姑難以語婦者。而新婦主席阿姑治具
亦使此心不安。故凡涉母家親戚。集不宜留。

檀几叢書

新婦譜
卷二十七

四

震學堂

凡阿翁丈夫有親友倉卒忽到。要爾酒食。而銀錢偶
乏。及要慶弔諸儀。而資財偶竭。新婦知之。即宜脫簪
珥。典衣服。不待公姑開言。方為先意承志。新婦或係
貧家之女。奄無可廢。然常存此心。即布衣可質。髮髮
可截也。至一二贈嫁器皿。即當公用。不問全毀。若小
有愛惜之語。即屬吝嗇。即傷公姑之心。即為下人嫌。

笑以改公姑有寧貸鄰家。而不敢問新婦者。彼塵封
不用。又保無水火盜賊之虞乎。

五

常見人家羅列請客。或費一金二金。又兼舉家辛苦。
無非為奉客計也。乃客歡飲而忽報酒完。忽云燭盡。
又見蠟炬瘦短。數滅屏間。碗盞玆瑋。此俱欲客速行。
之意。最惹客怒。殊為可恨。况既費一番經營。反取一
番不快。此愚之甚也。請客時酒須多蓄。未完先買添。
燭須粗大多買幾枝。不失古抱燠之意。飯須用湯。可

檀几叢書

新婦譜
卷二十七

五

震學堂

令客飽。价須蚤與酒飯。不可令飢。不過略加意要好。
客人便終席歡暢。主僕皆得所欲而去。且歎主人之
賢矣。新婦未當家者。不論若姑出外。及有倦時代為
料理。必須識此。

答禮行禮

凡客禮送禮。毋論姑家親戚。與母家親戚。或否或該。
應厚應薄。一須稟命於姑。不可自作主意。然待姑家
親戚。須常存要好看之心。母家親戚。其禮文可稍處。
一切省之。蓋整理一番。必費阿姑多少心血。就有姑

苦姑亦忍耐。不好聲說。所以只是少些好。若必不得已。則略一舉動。倘姑以爲煩。竟歌亦可。與其獲罪於姑。寧負歉於親戚也。況身未當家。人多見諒。

親戚餽遺

凡內外親戚餽遺於新婦。應受應辭。一須稟命於姑。姑命受之。則受而獻之於姑。如姑云汝可收去。必對云婆婆收用。仍藏姑之廚櫥中。稿使多寡。俱應請教於姑。凡他家女使來。卽應和顏色立起。不可高坐板臉。蓋敬主及使。自然之理也。如厮叫。須要響響答。檀几叢書新婦譜卷二十七 六 霞舉堂

應若輕微。則似不屑。而彼或不聽見。卽怨我傲矣。其問安於他家主母。亦須朗朗。如阿姑不在一處。須頻喚女使與坐。

夫家親戚

新婦要得公姑歡喜。此大端也。其餘姑姪姑婆舅婆伯叔婆等類。非公之近親。卽姑之至戚也。若有一處不喜。卽於公姑分上有欠闕矣。故凡遇歲時慶賀而來。必代姑作主人。和色歡言。卑躬曲體。備極趨避。用心纔貼。方爲賢婦。如無處睡者。留在房中。讓大姑奉

好被薰香點茶。時其饑飽。適其寒溫。又要密請阿姑意旨。姑若要多留數日。則放口去。謂姑若今日聽歸。卽不安強留矣。不然。身雖做好人。恐不便於姑也。

其或還家。餽問往來。不可失禮。寧存過厚之心。又當爲親戚分勞。如做鞋做針指之類。他日新婦若有急切事。彼亦相助爲理。不唯見情厚。且亦得人之譽也。

歲時甘旨二條

凡一歲之中。除夕。上元。端陽。七夕。中秋。公姑壽日。俱爲大節。是晚雖公家自有喜譚。新婦房中。不可不自

檀几叢書新婦譜卷二十七

七 霞舉堂

治精潔豐滿。飲饌數盞。送公姑處。以表孝心。若阿翁出外。則身陪姑飲。若翁有急客。姑欲移用。卽移用爲得也。其公姑丈夫壽日。俱宜蚤起。嚴妝拜祝。虔恪備禮。凡花朝月夕。賞心樂事。時姑或寂靜。及不快意時。俱宜室中備美醞。一盞精品數器。侍姑談論。以據懷抱。若疾病所需甘旨。尤須速辦。仍問知醫者可進否也。

二

甘旨之奉。不在多。而在意之誠。隨時可盡。隨地可盡。

如貧家之女必欲珍窮水陸此斷不能之勢也但逢時新諸品俱要用心探聽最初第一二日可即買之其葷腥仍手烹待公姑牛膳晚膳時以進不則作家之人又不檢點矣其平時只要物件可口便是甘旨若用銀置買必須精者貴者若從親戚中饋遺所得雖平常之物皆可進也至於赴席所得親戚母家所與雖物之一二枚亦可藏之袖中退而奉姑姑必鑒其誠孝不以爲褻蓋事雖小物雖微而見人之真也若姑事冗腹飢雖棗栗之類純蹄雞肋皆可進之

檀几叢書

新婦譜
卷二十七

八

霞舉堂

凡以物奉公姑要使物溢於器毋令晨星落落搖於器之中間凡治饌進公姑須豐實不可墊底

早起

新婦於公姑未起前先須蚤起梳洗要快捷不可遲鈍俟公姑一起身即往問安萬福至三食須自手整理不可高坐聽衆婢爲之至臨曉時則須蚤立左傍侍坐同喚萬不可要人呼喚阿姑等待不來胸中必不快也就有小恙還須勉強走起若高臥不來阿姑令人煑湯運食又費一番心曲矣晚上如翁在家即

請早退歸房靜靜做女工不宜睡太早如翁不在家直候姑睡後安置歸房

門戶

舉家門戶啓閉自有公姑主持不須新婦措意但自己房門無論夫在不在一進房後即須緊緊栓下若夫在姑處未來仍令婢女守門一叩即開不可進去若夫不在家有人叩門此必姑有所命也響則問明方始開之如姑有名速整衣而出毋遲時刻其行仍以伴以火

檀几叢書

新婦譜
卷二十七

九

霞舉堂

有過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况新婦乎新婦偶然有失致蒙公姑丈夫譴責便當欣然受之云我不是我就改則不惟前過無害後且增一善矣若橫爭我是得罪公姑丈夫是一小過未完而又增數大罪愚之甚也或被人譏謗有冤抑處亦須緩緩辨晰不可過於爭論如一時難白即付之不辨久常自明古人云訟訟莫如自修最爲善處之法

枕飾

婦人德言功容容止端莊非云粉白黛綠也固不可隨俗艷粧亦不空亂頭垢穢在家布衣整潔出外櫛沐清鮮立必擁而行必屏人此不易之程也但衣櫛髻髻各家風尚不同又空請教於姑隨其指示然卒不及時母過時要於淨潔中常有樸素之意不夫大家舉止

孝翁

新婦於翁殊難為孝蓋中人之產既有僕婢則新婦謁見有時無須執役但當體翁之心不須以向前親

檀几叢書

新婦譜
卷二十七

十

霞舉堂

密為孝也何謂體心如翁好客則沽酒茗必虔翁望子成名則勸勉丈夫成學為急如此之類體而行之自可視無形而聽無聲也至為翁洗濯器皿及守藥爐酒鎗可躬執其任勿使婢操作亦見服勤之義或體小不安不妨數對姑定省之一日十數問候不多也極貧家躬親服事不在此例

孝姑三條

視姑當如視母則孝心油然而生方從性命流出不是體面好看但事姑事母作用處微有不同可

體情姑須曲體凡事姑須在姑未言處體貼奉行若姑一出口為婦者便有三分不是蓋姑不得已而發於言原欲媳之默喻此姑之慈也與母之開口便說正自迥異

二

新婦事姑不可時刻離左右姑未令先進衣未飢先進食姑慍亦慍姑喜亦喜姑有怒婦寬之如大怒則婦亦怒姑有憂婦解之如大憂則婦亦憂矣至姑責備新婦處只認自不是不必多辯罵也上前打也上

檀几叢書

新婦譜
卷二十七

十

霞舉堂

前陪奉笑顏把搔背癢無非要得其歡心彼事君者尚曰婿於一人況婦事姑乎非是詬曲道當然也

三

凡姑事翁敬款客禮待下慈治家勤儉此即新婦之師奉之不暇尚敢悖戾乎即有形迹中不盡合者必係老成人別有所見隨時處中為新婦者一以順為正如略懷斟酌即失之遠矣其或姑有蕩佚非僻放於繩檢之外者新婦嚴憚自守不在忤逆之例

姑佞佛

凡爲姑有佞佛者如在家長齋誦經等新婦俱宜遵信雖不必效法長齋或月齋六齋觀音齋斗齋之類亦可志誠奉之非惟順姑且亦祈福倘姑喜尼衆往來者新婦當敬而遠之不可妄有施與及多接譚倘姑喜入寺燒香者新婦託病不得隨行或能幾諫更爲賢哲

姑物件

姑媳之間雖如母子然母子以情勝姑媳則情而兼法矣凡姑衣服器具銀錢酒食俱不可擅動若姑有

禮凡叢書

新婦諸
卷二十七

主

霞舉堂

低語向人新婦便須退後若姑在房中開箱或看首飾衣服或有低語向姑娘小叔俱不宜進前直闖若姑命之前卽入門若看姑首飾衣服不可多玩弄讚歎及云我倒沒有我也要製恐涉希冀有傷堂上之心

背後孝順

新婦當面孝順易背後孝順難背後孝順全在語言中檢點起念處真實如在母家必思姑家某事未完恐其勞苦或今日天寒不知姑添衣否念茲在茲所

謂起念處真實不是當面好看也又如在母家親戚夫家親戚之前及在自己房中凡有言語必稱公姑丈夫之德云待我好只是我不曾孝順展轉相聞不欺背面不愧閨室豈非真孝順乎若略有一言怨望內戚傳聞公姑丈夫不喜連當面好處落空矣此所謂語言中檢點也然起念果真而語言自檢點矣語言之不檢由起念之不真也

妯娌姑嫂

新婦之善相其夫者第一要丈夫孝友乃世之不孝

禮凡叢書

新婦諸
卷二十七

主

霞舉堂

者十不過二三而不友者則十之五六其源多起於妯娌不和丈夫各聽婦言遂成參商此不可不謹也爲新婦者善處妯娌第一在禮文遜讓言語謙謹勞則代之甘則分之公姑見責代他解勸公姑蓄意先事通知則彼自感德妯娌輯睦矣如我爲伯嫂彼爲叔嫂則爲伯嫂者先須做小伏低儻彼偶疾言遽色我歡然受之不得回答爲妯且然況爲婦乎其或公姑偏愛多分物件一勿較量只是仰承或我富他貧我貴他賤皆須曲意下之周其不足不可使勢凌他

若他富貴我貧賤亦安謙卑委婉不可有感情相抗之意。蓋貧富貴賤但是各人分定只宜認骨肉同氣不可多生形跡致有妬心也。諸姪姪女俱宜愛之如子乳少者代之乳衣食不給者分之衣食常加笑容抱置膝上。新婦所生子女當令其敬伯母叔母一如本生之母雖不必盡拜乾子盡稱寄娘亦須得兒無常母之義方為天倫樂事。如姪是非多起於塾小搬鬪乳媪贊裏別房有此切勿聽之本房僕婢尤當痛飭。凡姑嫂之間尤宜愛厚母之憐女人所同

禮凡叢書

卷二十七

十四

霞舉堂

然姑喜則婆亦喜矣故凡有好物好衣飾察婆欲與姑者須竭力贊成之。婆未有此意或微開導之又不可比例我也要。

敬丈夫 七條

夫者天也一生須守一敬字。新畢姻時一見丈夫遠遠便須立起。若晏然坐大此驕倨無禮之婦也。稍緩通語言後則須尊稱之如相公官人之類不可云爾汝也如爾汝怠形則夫婦之倫狎矣。凡授食奉茗必雙手恭擎有舉案齊眉之風未寒進衣未飢進食有

書藏室中者必時檢視勿為塵封親友書札必謹識而進閱之。每晨必相禮。夫自遠出歸絲隔宿以上皆雙禮皆婦先之。

二

凡少年善讀書者必有奇情豪氣尤非兒女子所知或登山臨水憑高賦詩或典衣沽酒剪燭論文或縱談聚友或座挾妓女皆是才情所寄一須順適不得違拗但數種中或有不善衛生處則宜婉規亦不得聒聒多口耳。

禮凡叢書

卷二十七

十五

霞舉堂

三

丈夫在館不歸此是攻苦讀書處不可常寄信問候以亂其心或身有小恙亦不可令知只云安好。所以勉其成學也。彼知或數歸即荒思廢業矣。若母家及親戚有餽遺時亦須全送阿姑處待姑云奉幾語至館中方如數送去。

四

丈夫有說妻不是處畢竟讀書人明理畢竟是夫之愛妻難得難得凡為婦人豈可不虛心受教耶。須婉

言謝之速即改之。以後見丈夫輒云我有失否千萬教我彼自然盡言。德必日進。若強肆折辯及高聲爭鬪則惡名歸于婦人矣。于丈夫何損。

五

丈夫或一時未達此不得意之以歲計者也。或一事小拂此不得意之以日計者也。為妻者宜為好語勸諭之勿增慨嘆以助鬱抑。勿加詰讓以致憤激。但當愉愉煦煦云吾夫自有好日。自有人諒。方為賢妻。如對良友也。其或一時闕乏竭力典質措辦勿待其言。

檀凡叢書 新婦語 卷二十七

六 震舉堂

毋令其知。

六

風雅之人又加血氣未定往往遊意倡樓置買婢妾。只要他會讀書會做文章便是才子舉動不足為累也。婦人所以妬者恐有此輩便伉儷不篤不知能容婢妾寬待青樓居家得縱意自如出外不被入恥笑丈夫感恩無地矣。其為膠漆不又多乎。凡待妾恩禮之數須優內外之防須密。有等丈夫不事儒業者或居家營運出外經商俱是心血所成勞四體以

瞻妻子而婦人輩坐享衣食恬然不知深可怪也。若新婦之賢者必須憫夫勞役軫夫飢寒其體郵隨順處正與事讀書之夫無異。若娶婢買妾俱宜聽從待之有禮方稱賢淑。貧家能撫恤相安尤徵婦德。蕩子嫖賭致費祖宗基業新婦苦諫作家堅守田產允稱哲慧。

七

丈夫未達有不快意處要勸慰之鼓其上進之氣。既達有得意處要戒勉之淡其榮利之心。且常常想未

檀凡叢書 新婦語 卷二十七

七 震舉堂

遇時回頭是岸須存厚道蓋富貴戲場不能保久在也。至果報輪迴之說不可不信信則慈念易起。但尼僧往來無端施與俱非功德唯恤親友之貧待下人之慈救人危難解人冤抑慈柔驕夫舟子輩價值略寬等頭銀水好看些此真修行也。

待堂上僕婢 二條

待公姑之僕婢不但不可折罵也并不可疾言遽色。蓋優禮婢僕即所以敬公姑也。如婢有過失公姑未見則當好言戒諭之仍不可令公姑知道如公姑親

見欲加譴責則當婉言方便不可作增怒之語其或大偷盜及欲逃亡背主情果萬真者亦須稟知然非密問阿姑則密問丈夫不可公言其狀致難收拾又須云有聞不敢不言恐非灼見須再詳察

凡平時待羣婢之色以和待羣僕之色以正其或公姑偶不在前奴婢將有怠肆之意則待羣婢之色以正待羣僕之色以嚴其或姑扑責僕婢但云伊不足惜只是難為婆婆身體此不說方便而方便在其中

禮凡叢書

新婦語
卷二十七

末

震華堂

總不應撓怒也待公姑之僕婢須常存優禮之心此卽孝經云得衆人之歡心以事親也况羣小無怨則讒慝無自而生凡授銀物與僕輩必置几案上俟使領之

待本房僕婢 四條

陶淵明有云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蓋此輩與我同爲父母所生可憐他命不好我喫他還木喫我厚衣他還薄衣我睡他遲我起他蚤俱是命苦可憐也常常要照顧他但又不可過於愛護凡事先有堂上之

僕婢而後有己身之僕婢毋使人云與公姑分爾我先私己之婢僕而後公衆也要令己之婢僕尊稱公姑之婢僕公婢之長曰阿奶少者曰阿姆公僕之已冠者曰阿伯阿叔稚者曰阿兄其事之之理亦如卑幼之於尊長

二

己身婢僕童稚居多如有小過但當正言教誨之不改再罵詈之許之以責必不改而過差大然後用小界尺與三下五下亦不可多第一要教他敬老家主

禮凡叢書

新婦語
卷二十七

末

震華堂

老主母第一要教他做公衆之用而室中次之

三

凡婢僕有三大罪一偷竊二說謊搬關是罪此須防之於漸慎之於微防偷竊之法以莊防偷竊之法以介防搬關之法以默此治家之大略也至於僮僕布素充體亦宜洗濯縫補早晚櫛沐亦須看目清朗使有天機自得之狀則取易露而教易入也有等人家此輩蓬首垢面涕淚愁苦身多血漬面有爪痕非如卑田院乞兒則同地獄中餓鬼余常歎惜以

為主婦。一不慈不賢入門卽得之耳。

四

本房僕婢雖空慈愛然或觸公姑之怒及得罪賓客鄰里皆空重懲不則俗所云護短也。又立言須平和訓飭之不可過於憤激此卽俗所云夾氣孔反開罪於公姑耳。

偷盜

一家之中惟盜情最難測度。或有形跡甚似而實非者。或有平常行止不好而此事偏不涉者。俱難以臆

檀几叢書

新婦譜
卷二十七

子

霞舉堂

斷也。若以臆斷令含冤之人最難辯白。傷德實多。故舉家有偷盜事雖極小者新婦不可關一語。本房婢僕尤不可置喙其間也。謂自己奴婢不若公姑丈夫疑及己身奴婢則當細心詳察。如果真實當告公姑丈夫痛責之勿行護短誤其終身。本房奴婢與堂上奴婢爭鬪不論是非只說本房奴婢不是痛責之上。

孝母

有等新婦不能孝姑而偏欲孝母此正是不能孝母也。事姑未孝必貽所生以惡名可謂孝母乎。蓋父子

在家以母爲重出嫁以姑爲重也。譬如讀書出仕勞於主事不遑將母死於王事不遑奉母。蓋忠孝難兩全。全忠不能盡孝猶事姑不能事母也。今若新婦必欲盡孝於父母亦有方略。先須從孝公姑敬丈夫。敬起公姑既喜孝婦必歸功於婦之父母必致喜於婦之父母。丈夫既喜賢妻必云彼敬吾父母吾安得不敬彼父母。於是曲盡子母之情歡然有恩以相接。舉家大小敢不敬愛而新婦之父母於是乎榮矣。夫家貧賤還只是情意好。夫家富貴還有無限好處及母會稀少矣。女雖欲孝其親何道之從乎。

母家奴婢

母家奴婢往來自然稠密然甯飯甯宿俱不空出自已。意若阿姑云須甯飯甯宿必先同辭謝不得已而後仰承萬一母家人微有放肆處必嚴諭之云汝來此尤不比在家須分外小心汝若不敬罪歸于我。婢來或在房中有低語亦不必多言多則恐姑見疑以

檀几叢書

新婦譜
卷二十七

子

霞舉堂

爲以家事相告也。若僕則有何密語。萬不可近身分。
付聲音亦須朗朗使衆聞之。

新婦譜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陸圻撰。圻字麗京。號講山。錢塘人。順治中貢生。
其書皆詳論爲婦承順之道。凡五十九條。乃其嫁
女之時。作以授之者。故多通俗之語。自序謂傅氏
有理縣譜。今世無其書。所見惟時人治譜一帙。京
邸授官者。率不可闕。故仿其例。亦名之爲譜云。

格物問答三卷首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格物問答

三卷》提要

題格物問答

余遊西湖過毛子稚黃稚黃出格物問答一卷屬余評之觀其持論蓋同于涑水而與新安異者也其說未免爲衆所疑余謂儒者之立言亦衷于理而已理之既確固不妨于獨操其是而不稍變去欲之義卽虞書人心道心已首啓之厥後聖賢累千萬言而此理益顯今稚黃復專取其義而暢發之反覆辨析旁通曲証何其勤與蓋物欲不去則天理不復天理不復則人道或幾乎息而勢不盡入于禽獸不止稚黃所以拳拳于此其救世淑人之心深矣至矣亦正以翼經而衛道也夫豈排古人以自爲名高者哉敬題數語亦以見鄙懷與相合耳盱南湯來賀

理學家自關閩濂洛而後如新會姚江輩代出各括其所得力

格物問答

入卷首

一語以爲指歸辨析縱橫而總不離其宗大抵皆從平日苦心揣摩見得親切如此故終身以之非爲分別門戶起見也西陵毛君稚黃沉潛絕學理解超卓取大學格物二字爲宗旨而釋之以去私雖出涑水舊說而所著問答一書引証曲暢又發涑水所未發非揣摩有素見得親切安能八面應敵無堅不破成大辯才無礙若此哉夫人非聖人不能無私私固不一端而去私亦不一術要知立言之意從妄求真人盡而天自見充而至於明明德於天下皆不外此非以抱石壓草伎倆作究竟法也或疑大學八條目中先後悉有次序誠意傳所謂慎獨卽去私之說格物非窮理恐有重複不成片段但思意之所起未有空懸無著者故其敝處則爲物之引其覺處則爲知之明總歸之於毋自欺而已所以爲誠也若知此義傳不必補則無頭上安

頭之失而片段井然矣稚黃子立說不求合于紫陽正其得力處新會姚江諸公當分一席謬世之求合於紫陽者豈少哉至問其所得力則又茫然者何也晉安林雲銘西仲撰

錢唐毛稚黃先生少工詩古文已玩心于性命之學授余格物問答余覽之知稚黃不專以詩古文名世者也昔我高祖鹿園公宗良知之學其于致知在格物之義謂吾心本體具足而情欲蔽之必也一切掃除斯為格物乃物格則知自致焉今觀稚黃之書義實相符余慚未窺吾祖之門墻何敢遽以云當之言漫為題拂弟鹿園公為世廟時名臣而格物說詳于龍溪行狀中稚黃試取而觀之以相證于疑似秘忽之間而得其大同不但余實所樂聞或亦吾祖之所式憑者與四明萬斯大充宗拜撰

格物問答

卷首

二

著書非易事也至著性命之書尤難自非知到行到立言安得與古聖賢胸臆膈合惟知行俱到之後根柢果實文辭自光則雖舉世非刺之而吾自有確乎不可拔者何故蓋此中真有所得不知非刺之為非刺也武林毛稚黃先生著格物問答一書以謂定是格去物欲旁綜側貫其語數萬宛轉關生無微弗臻噫觀止矣蓋先生臥病十餘年幽居螺峰樹石之與鄰煙雲之與伍蕭條隱几嗒焉若喪于是浩乎其自得以印合于古人而覺相符豈索知解于故紙中者哉古德有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寶珠已獲夫復何求自茲以往先生亦可以忘言也已逸菴濟日句玆謹題

士不出戶而功滿天下者此書是也壹以格去物欲為主而議論醇深學術通貫其所以為斯世防者不稍存微隙以啓後來

者之志臆藉口其心確乎為萬古者也文堅著無浮點而靈心快筆微詞妙義如秋潮萬疊洶湧不窮益入神智其在斯乎且也不第不肯隨俗併不肯略阿古人尤可觀其特立獨行之概錢唐柴世雄敬題

奉寄毛稚黃夫子書

日族伯慶叔公書來以寒宗家乘得賜大文榮垂不朽諸宗人無不跂謝格物問答尤為族伯傾心云此千古聖賢傳心之法若夫不去欲而專務窮理于良知縱或有得儻一朝欲勝將前此之功併失矣又何以能誠意而正心近世沿襲制藝束縛傳註斯義遂不得明前讀漢書已見大旨今復看格物問答鴻辭博議豁目快心併二氏亦入我包羅毛先生蓋深得道統之大其為顏流之砥柱者歟吾老矣不能進願汝輩及諸孫日相師格物問答

卷首

三

絕毋自棄焉族伯語止此敬錄以聞際堂行李在邇望前當一拜杖履乃行并求東苑文鈔韻學通指韻白受業弟子周琮瑩百頓首



格物問答畧例

毛先舒云書分上中下三卷餘目不能細分相連叙去畧放直法亦省楮墨耳

文雖連叙中仍自分分處則作一以畫斷之然斷聯之際或不可限存其概爾

書雖以問答名即非問答亦時因類就及之但鈞不離格物之義爾

文有載及而似與格物不相屬者如論首止之類然貪天下而茂君親物欲已極孰甚於此次論田子方王安石新法驕傲格克亦是欲之大者大人之學常自此等處最先遏之不得謂與格物云與也餘俱類此

余撰書匡林論格物義大畧罕雜二氏語今茲綜貫乃參及之格物問答

蓋大道元有折衷而羣理都自無礙知者知之罪者聽之

格物問答上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敬撰

格物問答自敘云蜀嚴湛真著道德指歸論其義專宗老氏然單行千古人多誦之黃樂法要近屠緯真佛法金湯皆義起送酬析理微妙亦猶儒書之有或問余故不逮昔人而間有論作反覆細繹探抉殆久余說格物頗招指詰應而筆之蔚乎語長是亦自信于大道真不倍已余持此論既確決定無疑恪欲專一守此以爲自修自證之學其語已在漢書匡林者茲不復載或謂子以此單提聖學既爲羣咻而又攙入二氏不更病乎曰非攙也理之契也余說亦皆行所無事未嘗強爲合同而落戲論昔子曰攻乎異端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所謂異端左道不定何指意當時自有妖邪亂化惑衆之類爾時佛法未入中國格物問答

八上卷

而聘乃周守藏室史夫子所從而問禮者也記多引之豈得目爲異端左道後儒求其人不得則姑取佛老實之耳亦既見之真又何庸曲避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二氏者倘亦參於性天道之旨者歟格物問答云禮記大學格物毛先舒解之曰格者去也物者欲也格物者格去物欲之謂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四語十六字古聖人心學相傳之第一篇也人心即物欲也道心即天理也人心惟危危之欲其去之也道心惟微微之欲其存之也惟精者純乎理而不使欲之得以雜也惟一者專乎理而不使欲之得以貳也允執者敦信而持行之中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是道心全體也總而蔽之夫孰一非去欲之學哉夫子格物云者是括十六字爲二字義尤簡至

爾深玩大禹謨文夫復何疑客問去欲固善然何不于言行加功似更切實先舒答曰言行之發不根心乎物欲病心發便多失外之謹言慎行內之誠意正心而此四者總歸本于格去物欲只如此做工夫去自應有得力處客問格物非窮理併非去欲此外更有別工夫否答曰欲學道者離却寸心無下手處事心學者舍却去欲無下手處客問大學格物昔儒多解是窮至事物之理而子必謂是格去物欲聞之去物欲所以存天理天理與事物之理是一是二答曰一但有我與物之分焉存理之理理之在我者也窮理之理理之在物者也夫我之於物即無可遺我之於我詎非甚切不期去欲以存在我之理而乃窮其在物之理是舍我而求諸物也舍我而求諸物必且逐物而亡其我諺云山中起野鷄家中走母雞此之謂歟客謂格物定是格物問答

入上卷

窮理引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語以徵聖人之學博文爲先窮至物理者博文是也則大學格物斷乎其爲窮至事物之理也答此章重在約禮蓋其言博文者之不可不約于禮耳非謂學者必先博文後乃約禮故下文云亦可以弗畔矣蓋徒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恒恐畔道故夫子云然此歸重約禮之明驗也周禮鄉大夫考德行察道藝德行者六德六行固在所先察道藝者謂察道德於六藝之能者蓋既能六藝仍當於此中深察其果有道德與否總欲藝不離道寓道于藝焉耳又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則約禮政是防僞防僞即是去欲以此証之更顯確也足下更垂詳思聖人立言之旨自見即聖人教人爲學之旨俱見或謂克伐怨欲不行而夫子不許其仁則仁不在乎去欲也曰此論其真僞安勉耳欲之不行真則

是仁僞則非仁即真矣安便是仁勉則猶未爲純乎仁故曰可以爲難難亦是贊非貶辭也蓋不行云者特在外不行耳猶不免有強制意病根潛伏未能決然去之所以止爲難而不得竟爲仁耳倘果能去欲以至無欲豈猶不許其仁者乎客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夫明善豈可以不窮理曰此善是最初所稟之性即易元善之長繼之者善之善人所固有不從外來爲欲蔽故此善不明去欲此善自明不在窮致物理也即以窮理言亦必當以去欲爲主如今將窮一事物之理未窮此理之先先須去欲欲寡心清然後去加窮理之功功始可施理始可得方窮理時亦須去欲否則欲眩于中而亂其心豈復更能窮理既窮理後仍須去欲欲不去則欲將奪理理爲欲奪此理便不爲我有理既有不窮亦落空故曰去欲是徹始終工夫也客問苟不

格物問答

入上卷

窮理則理欲莫辨即欲去欲安能知其爲欲而去之此說久矣然古人十五入大學或云十八前此在小學時詩書六藝皆所服習師長父兄日相講論爾時既通其數即窮其理或未便能究極精微理欲大段豈不明曉況入大學後則神智益開聞見已大即可從大段處下手格去何慮不辨理欲也蓋理欲大段雖不解詩書人亦自能了譬如父母不可背盜賊不可作孰不知之即婦人之淫洩爲恥彼亦何嘗不自知之然不孝盜淫或犯之非不明之故維欲之故諺曰識得破忍不過識得破者便是已能窮理處然忍不過總不能去欲之故也豈惟尋常人與婦人若說到真去其欲即大窮至物理之士亦政未必能之耳故曰克之難朱子答吳德夫亦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

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此政是考亭晚年語雖然先舒所謂小學時窮理者特以爾時年小尚無情欲之可格耳要亦未嘗不以去欲爲重故教小子預遠于欲之方甚備倘其不謹于欲逞于忿情馳于外誘則復楚之威必加重于不習其業此可知也是始終以去欲爲重也故曰去欲是徹始徹終工夫也客又重申前難云如孝則孝中便有許多理推之于慈推之于廉亦然倘不窮理如何得事事俱合曰固也此余謂窮理亦自不廢者也然謂必以去欲爲主何也孟子謂上世嘗有不葬親者他日見食噉之者則潸然其泚也天性也良知也非由窮物理而然也此時亦不暇于窮理此時之心孝子也聖人也非由誦詩讀書講禮習樂畏刑罰而得之也此時亦未有詩書禮樂刑罰也是心即詩書禮樂刑罰之格物問答

入上卷

四

源而古聖王制作之所由始然亦由于無欲何也倘此時念及墓裡不無費勞或中輟矣客費與勞者欲也故有欲則天良掩去欲則天良開格物欲而致良知斷斷然也至于孝道之曲折繁多豈能竟不窮至其理要皆原于類泚之心而擴充之知此則去欲與窮理孰主孰輔孰內孰外孰體孰用孰先孰後孰本孰末慈則乍見孺子之說已具夫怵惕惻隱亦不由窮理而然如必窮理以致其知然後生其怵惕起而救之則孺子之人井久矣然亦必是無欲乃能救之倘初與孺子之父母有隙將聽其死以泄忿或藉此于死可以要利必且坐視而不援手矣且人入無人之室而見金不動心者無欲者也或動心而能自止不行竊者此去欲也欲去則知已至矣夫竊不可行必待窮至事物之理而後知之乃不行乎抑由去欲而不行者乎至于不

能去欲斯竊金其竊也心必恐必不欲人之見聞然則固自知其非也亦不待窮理而後知其非也然知而卒竊是不能致其知也所以不能致知者爲不能去欲此又斷然無疑者也客曰是則然矣如財幣之來辭受之際或介于兩可間則必當酌于義理此處豈可以不窮理曰然此時辭受亦必當以無欲之心將之則亦仍以去欲爲主耳如不能去欲則雖窮理以爲不應受或且冒昧受之或窮理謂不應辭而矯激以辭之其受也爲貪利其辭也爲釣名貪利釣名總皆是欲欲勝而窮理之功皆無權矣欲靜窮理方得力客謂今人或失愛于父母必友求所以失愛之故而悔改彌縫之使親心悅方得全孝求所以之故豈非便是窮理曰此說自佳但亦必以去欲爲主夫人果能無欲則事事皆合平天理矣事事皆合天理便是無過非善之格物問答

入上卷

五

身以此事親豈復猶失愛于父母此存乎不失愛之先者當去欲也及既失愛雖已窮其所以之故而物欲礙之且有明知其故而不肯悔改不能彌縫者矣此存乎既失愛之後者當去欲也是始終仍歸去欲者也況父母愛子之心子有過惡大率教之不改然後怒豈必藏情蓄意以須于推詳揣測而後得其怒之故乎且果能去欲則天理自然周流悔改彌縫之意必且不期而然將之無迹豈不甚佳客謂朱註明德具衆理而應萬事則欲明明德者豈可不窮至事物之理否則何以具衆理應萬事答此理不是外邊窮來之理其應事亦不是由外得之如有目自然有明有耳自然有聰此即所謂具衆理也有明則自然能視色有聰則自然能聽聲此即所謂應萬事也明明德者窮理亦是不廢而要之以去欲爲主如有耳目之人未有父母

在前而不見呼之而不聞者此無待于窮理者也然目移于豔色耳奪于淫聲或有父母在前而不見父母呼之不聞者矣欲蔽之也然則明德而欲全其所以具理而應事者豈不以去欲爲主乎欲去則理具矣客問子謂去欲先而窮理後若然則人必去欲之盡乃窮理邪夫無一毫人欲之私而盡天理之極是聖人矣必爲聖人而後乃可以窮理邪曰何其言之太泥也所謂先後亦言大概耳豈必定是截然兩段然吾斷乎必謂去欲先者即古人胎教則固莫或先之矣劉康公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無欲也然則余之斷言之也豈不確乎客問窮物理與格物欲亦豈有所大殊絕而君必以大學格物爲去欲也曰人或苦乏水汲于外路迂回甚勞且難得水而不知家有美井特翳蔽壅塞未

格物問答

入上卷

六

落耳求水者將濤之耶抑將任其翳蔽壅塞汲於外耶孟子曰逢源又曰有本者如是即朱子詩亦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客試味之可以知大學亦可以知朱子客曰然則心是井耶曰心是太極不但是井入之念多根于欲欲多念多欲寡念寡無欲至矣且無念矣無念則心還太極然則太極豈頑空者乎曰太極無形而有理心還太極者無念而有覺客曰太極恐著不得箇理字曰此語佳但不得不借理字說太極不然太極且落空亡若落空亡是無太極夫子便不應說有太極既有太極便自應有太極之理但此時都未落理字名相耳中庸言未發是不曾著喜怒哀樂而不妨以喜怒哀樂名之亦此義乎毛子曰人能格去物欲則此心常與天地通矣客問何故曰易不云乎復其見天地之心解格物爲窮至物理者從物起

功以爲格去物欲者是從心起功從物起功者物物爲之從心起功者一二百了譬如人或迂父母元起于心中一點忿戾之氣窮物理者教他去推求父母當孝不可逆之理其人之忿戾不知能消否即能不復以忿戾加父母其他處忿戾固自若也故態復發仍又以此加父母未可知也何以故忿戾之根元未曾去得故也以教之者止從他父母起功也客曰然則如何曰去欲夫去欲則直教他自己心地上推勘忿戾所以然之故克除了這點忿戾這便是斬草除根一二百了忿戾既去慈祥自生仁民愛物無往非是而親親自不待言矣即父母當孝之理亦豁然自明以其從心起功故也屋之被燒起于火火起于星星之微救者曰我能庇一室使不焚曰我能覆千間使不燬可謂功矣曷若消滅于星星之爲愈乎陽燄之光止一線與日

格物問答

入上卷

七

正對則得火矣心之光止一線與天正對則天必契之問心光何以能與天正對乎曰格去物欲物格而至于天下平即聖人一以貫之道也一以貫之者何道格去物欲是也客問何以知之曰子語子貢一貫以爲非多學而識則道不存乎窮至事物之理斷可知也其在曾子以一貫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盡已爲忠推己爲恕苟稍有物欲間隔安能盡已推已而通彼我則道在乎無欲蓋可知也則格物洵乎其爲格去物欲也直至乎平天下而仍歸于繫矩之道繫矩者忠恕也無欲者也道始終以無欲爲主也故曰一貫余嘗云德成於畏去欲乃所以成其畏成其畏乃所以成其德先儒有至敬主靜主誠之學主靜主誠者之必期去欲不待言已即主敬亦豈可不去欲苟不去欲豈能成敬客詰夫子言剛言強言勇倘只是畏

何以立身何以成務曰忠臣犯顏極諫只是畏得罪于君孝子報讐發憤只是畏得罪于親不避權勢以除百姓之害只是畏得罪于民不恤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只是畏得罪于天客問子謂格物是去欲欲去則真知自現是已然窮理亦自足以致知何必舍此就彼答窮理雖可致知然不如去欲而致知之妙何也窮理之知第資意識去欲之知寔益性命一也窮理之知只止是知去欲之知即知即行二也窮理之知誠正工夫還須別起去欲之知便于誠正一直通貫三也窮理之知不能去欲去欲之知自能窮理四也客曰窮理固未必能去欲安見去欲者之便能窮理曰去欲則此中虛虛則物斯受平去欲則此中明明則物斯受照去欲則此中靜靜則物無所容其紛去欲則此中正正則物無所容其枉如是豈不足以窮物理也客難若格物問答

八上卷

八

爾則一去欲而體用備矣子又何以言窮理爲用也曰體可用却不用亦可用通體必先成體體之可以通于用者理也若名物制典萬幾百度亦豈能不窮究之然其所以見諸云爲者須自無欲心中流出乃無弊耳明庶物而察人倫舜也然非舜之所以爲舜也至誠感神此則舜之所以爲舜也多才多藝兼三施四者周公也然非公之所以爲公也君子所其無逸此則公之所以爲公也且果能去欲樂則生矣夫子之疏水在中顏子之簞瓢不改此之謂矣欲尋孔顏樂處又孰過于斯客問去欲何故能樂敢問所以曰疾病者身體之害物欲者性情之害有疾病者除去得一分則身體中自有一分清快物欲但格去得一分性情中亦自有一分清快格到十分便有一分清快十分清快者樂否客問子論去欲亦詳矣倘不幸而淪陷于欲

既事莫追如之何曰春秋大改過聖人許遷善人有缺失而能愧憤因之兢業因之奮勵以蓋愆補過而克成德業或樹功名且自致不死者有之則反有大過人者矣故不自知過與怙惡不悛者固爲鉅害其或因敗而餒不克振振亦是失之大丈夫政須闡棺論定耳故曰惡而勇改者其人未可量賢而自恃者其人反可危客曰此之謂善因曰然然則全是無因者乎曰有且不因且即事客請詳其說夫即苦爲樂即逆爲順即禍爲福即喪爲功即不幸爲大幸此非大仁智不能者也舜所遇父母弟于共驩之族皆能即其不幸而善爲之千古稱聖焉桐宮阿衡之不幸也而以此成任首陽孤竹之不幸也而以此成清龍比不幸乃成其忠奇申不幸乃成其孝昔人有因吃而寡言因跛而緩步因惡疾得道者忍虧全雅量之美樂饑保固窮之節格物問答

八上卷

九

喪元顯烈士之行蚤寡高貞姬之操古皆是矣乃知難題目政是做好文字機會惡境界政是見真力量時候知此則福禍倚伏之說猶以爲遠夫時候機會時時有之聖賢豪傑從此而得顧人自不察且不善爲而自失之耳然此非格去物欲者不能解此者亦可無入而不自得也已或者曰去欲者不過做得廉靜澹泊的好人人會須在盤根錯節非常之處大能自見方是箇大丈夫如此便不能去欲何礙余曰此坐血氣未定義理未深耳夫視聽言動動關性命之微于臣弟友皆繫名教之大刻是工夫處處是學問尋常之事聖賢存焉曾子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孟子曰非義襲而取之必欲求所謂盤錯者自見皆爲難能義襲之心也蓋爲善而一挾名心客氣此善便落空虛便不中用內不足以淑身且喪德外不足以化人且啟爭何謂

名心曰我有此善可以招譽此名心也何謂客氣曰我有此善可以傲物此客氣也且即掀天揭地事業亦須無欲之士爲之倘雜之以欲功愈大惡愈深矣若唐太宗且善不補過至于操懿之徒亦何嘗不做些事業君子觀之直彼哉小人而已夫人果無欲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或詎以取其友之物物直一金不歸矣被誑者不言亦不問客或知之曰彼乃子愚既失利而猶不敢明詰之也被誑者笑不答更詰之乃曰古人云爾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今得物直一金輕矣非大重寶也而彼之喪三結失誠一喪也欲敗廉二喪也欺倍友三喪也我推心不疑一得也容之不言二得矣物去矣不情吝三得而所亡乃一金之物夫兩人之得喪孰多而子且巧彼而我愚夫子罕不以一不貪易一寶玉乃喪三德

格物問答

上卷

十

以易一金之物乎稚黃子聞之嘆息而願友其人客問忿稚黃子曰治以忍一忍消百惡忍而入化道斯來集矣學道人忍默割捨退步讓人總要借此煅煉自心耳凡於非理之加無妄之辱詬厲凌轢安然受之只要使此心纖毫不動受過一番煅煉便加一番精堅久久純熟自與道合政如肉之經鹽鐵之經冶退步政是學問進步處讓入政是力量過入處自人視之却似痴呆沮喪的一般我却默默自驗潛生快活客問不動怒回是道然祇可就學道者言若論治世法事有不能已於怒者如刑罰征討如何可盡廢得曰不是竟無事於怒只是要怒而不怒總之因物付物此心不動耳辟如創子手手斷人頭豈非行怒彼却何嘗動心發怒官長之刑人亦然老子亦曰善戰者不怒禮記曰用人之勇去其怒今人不曾行怒先自動心人之行怒

如創子手殺人則何害於道矣然矯枉者須過之初時須是次當怒事亦鎮靜不動可以恣發之處亦堅制自忍如此多番過後待此中真是纖毫不動然後乃能怒而不怒也稚黃子曰鉅舌鋒以戕物而使人隱忍以受之彼自以爲得便宜也然損德矣且身當者藏其怨旁觀者惡其薄而冥冥之中亦復陰削元氣吾不知其便宜何在客曰非意無禮之言相加奈何曰竟直付不答妙顏子不較孟子曰於禽獸又難焉老曰大白若辱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此有愚人故來罵佛佛默然不答怒之罵止曰子罵我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梵網經云菩薩應代一切眾生受加毀辱惡事向自己好事與他人若自揚已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菩薩波羅雜罪然則必須自修身爲顏爲孟爲老爲佛晉人云褚季野

格物問答

上卷

十一

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亦豈不佳又曰人以言語勝人爲討便宜我却見人都不善討便宜譬如人有毆父而我嘗罵兄罵兄之罪薄于毆父遠矣彼人若指我罵兄我即計其毆父蔑不勝矣然我都不曾有便宜在且喫虧何者無實益故也不自克已惟求勝物舌鋒雖若便宜而性分已虧矣此之謂真喫虧善取益者竟置不答但因其言而反躬自克改罵之失爲恭爲愛儆成一箇悌弟則與大討便宜矣彼之毆父于我何與焉或謂古人恥獨爲君子我既做了悌弟如何忍聽他做逆子曰此說甚佳但須俟他日無六耳時忠告善道勸令學孝以答其成全我爲悌弟之德可也修己化人充此大人之學備矣隱惡者不欲天下萬世人知之則併不應使數人知之則亦併不應使一人知之且一人知之焉知不由此一人而遂致天下萬世皆知之

併我亦不欲自知之。自知之則當遺而忘之。斯乃爲古人隱惡之心。蓋多少人我總是一知。但使有知便同非隱。忘惡者不但外之忘之。併中心亦不必憶之。併他人及子孫不必便之。聞之斯乃爲古人忘惡之心。雖然此但言惡之可隱。忘之可忘者耳。惡自有不可隱者。如董狐良史書法不隱是也。怨自有不可忘者。如禮父之讐弗與共戴天之類是也。其或可隱而不隱不可隱而隱可忘而不忘不可忘而忘皆是物欲爲礙何也。蓋物欲勝則天理沒。天理沒則良知隱。良知隱則善惡恩怨俱錯亂。客問不遷怒然則顏子亦不免怒。曰顏子之怒却不著迹。所以云不遷怒遷是遷延之遷。非遷移之遷。蓋顏子爲人此中屢空犯而不較。或有所觸而偶動輒愠。亦自過而卽無復遷延。留滯于胸中也。此卽大舜不藏怒不宿怨。夷齊不念舊惡之意。薛文

格物問答 八上卷

上

清公瑄云。涵養深則怒已卽休。而心不爲之動矣。亦是此意。若謂怒于甲者不移于乙。夫怒甲而移乙者。此戾氣而無賴者耳。中人便不至此。子顧以此稱顏子哉。客問學而時習之。曰學固多方。然總以格去物欲爲主。學而時習之者。總之觸處無非是學。如美色當前。勿生愛戀。畧動愛戀心。便須克治消融了這點心。勢欲當前。畧動馳慕心。便須克治消融了這點心。值拂逆而欲動瞋心。值諛奉而欲動喜心。總皆要卽時克治消融。勿使滋長。勿使留滯。世務紛來而忽生厭煩心者。便須耐之。密室寂坐而忽生躁動心者。便須靜之。凡處一切事境皆然。此中無端生出妄念游思。卽覺卽掃。此便時時是工夫。刻刻是進益。此便是學而時習之也。曰樂境順境來。政可借他修善。而不生貪念心。苦境逆境來。政可借他鍊性。而不生怨忿心。達人皆堪作砥礪。

觸處無非是道場也。先舒答友人書云。承謂格去物欲則學者工夫何從下手。何如窮至物理。便于實下手做工夫也。鄙意則謂去欲政自不易。卽此便是工夫。夫去欲者。克己之謂也。子語顏子克己。乃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卽曰請事斯語。豈非便是克己工夫。下手處亦卽是格物工夫。下手處內窺四勿于心。而外窺四勿于視聽言動。下手工夫親切之極。夫四勿是窮至物理耶。抑去欲邪。又復友書云。足下書來謂僕解格物是去欲。是徹始徹終工夫。果然。後文總括何以不云。豈是皆以格物爲本。乃曰脩身。妙哉。駁也。然又自有說矣。修身者明德終也。新民始也。是內與外交介處。故藉是總括耳。且修身亦仍歸于去欲者也。後文不云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云云。遽下節語。亦昭昭矣。夫僕言豈誣邪。客問死生亦大矣。病

格物問答

八上卷

上

者求生無所不極。罪人求脫無所不極。至于必不得免。則悲傷涕淚亦復無所不極。而死忠死孝之士。肯自就死。且或臨死而欣然怡然。何以能臻于此。余答只是格去得物欲耳。蓋物欲退則天理深。天理深則性量大。性量大則軀殼小。軀殼小。便生死輕矣。物欲勝則天理沒。天理沒則性量窄。性量窄則軀殼大。軀殼大則生死便重。同郡顧嚮中云。死忠孝之士。死必不痛。蓋其浩然之氣。既塞乎兩間。則此身如毫毛耳。夫殺身如喪一毫毛。何痛之有。人有無病而夜睡著。竟死去者。此人絕不知有死。亦不知怖死。方晝且歡愉。自如倘預知此夕決死。則必預爲之怖。而悲愁不勝言矣。究亦何益。固不如不知之爲快也。然所以悲恐唯知之故。以爲無益而不能不悲愁。不能不動心故。今人占壽得百歲無不喜者。假令古皆無死。而一人獨占壽止百歲終。

爲感滋大推之事莫不皆然乃知情逐心生無關境故悟此此者即伯昏瞀人之射不足驚矣毀譽自外應之自心如我本孝人稱我孝固可順受即罵我不孝亦可順受何也我實孝故不動心故蓋虛者不足以損實也如我本不孝人罵我不孝固自難受即諛我孝仍自難受何也我實不孝故不能不動心故蓋虛者不足以飾實也乃知情逐心生無關境故君子只是反躬修己而已然此須格去物欲之人有之若不去欲者天理沒良知隱大惡不自知即知之亦不肯自認過或謾之則惡聲必反恣咆哮以自大自豪故余嘗謂自反不縮而端揭寬博者真心未泯大有可救不然南華假喻于柳蹊列子亦述公孫朝穆雖聖人且奈之何客問名曰名者實之賓聖人亦未嘗拒之但好名有美有惡不好名亦有美有惡修實以致譽此好之美者格物問答 八上卷

也植黨以相標此好之惡者也有其實而不居其名此不好之美者也自暴自棄而曰我不好名此不好之惡者也學者自宜慎所存擇所從焉客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然且邦家必聞矣奈何曰此非福也天心之所深惡者也夫犯天心深惡必禍夫名者造物之忌亦人之忌當尸之且不敢況浮于其實者乎况無其實而冒以襲之乎故善惡果報時有不甚恰相酬者人輒疑天不知人有外雖爲善而內有隱惡或貌飾于譽而享名太過者亦有細行不護而間修陰德或迹偶負累而受惡不辭者諸若此人不及知而天知之人或可欺天不可欺故報應以應實不違也然名根極不易斷唯是克己之盡而無我相通天心者乃能忘之君子曰天心喜誠而惡僞凡過矯飾以多取名高者往往薄福且得凶或詰余云良知是孟子語聖經豈預

指之答曰理在言先又云去欲何能便致良知曰良知者天聰明也夫聰明固莫過于天去人欲則還天理還天理則我與天一天之聰明即我之聰明我之聰明即天之聰明夫豈有不能致知者乎又云孟子說良知良能倘以致知爲致良知又何故不及良能曰知屬心邊說能屬行邊說此時工夫屬心學故言知不及能況去欲以致良知則良能之義在其中矣客謂若云格物是去欲去欲自能致知此是自誠明之事若自明誠者豈不當先窮物理曰即自明誠亦必當以去欲爲主蓋此中爲欲所蔽則外雖窮物理而天良不現豈能啟發吾心之真明即如開一隙而欲旋鋼之仍落空虛耳果能去欲則不然欲去則天良之自現者真即知爲真知至爲真至由此而意誠心正一以貫之知行合一更無墮落轉服古與毛稚黃書云昔于京答公格物問答 八上卷

孫朝云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則子所學者文武之道也是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也學之則必窮至其理而後得足下焉得謂聖人之學以去欲爲主耶先舒答書云窮理自聖學不廢僕云云久矣但與去欲有體用內外之分耳子貢語朝特偶舉之耳即若子答問仁問孝多矣亦皆隨其人告之不必悉舉全事也雖然即學文武之道論之亦必以去欲爲主何也子告哀公文武之政而歸本于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人欲聞之德非其德矣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九者皆虛文矣然則學文武之道將誠以學之耶抑可間以不誠者耶如不可間以不誠也則將以去欲爲主耶抑不必以去欲爲主耶願足下思之知僕言不謬不與子貢之稱聖學相違義止此矣不復

多云客問人生而有情豈能無欲今如必盡去其欲則槁木死灰耳曰去欲所以復性性體靈活焉得槁死以欲爲活活非真活以其失性故不真也去欲此中便覺有盎然之趣此生機也古人所云鳶飛魚躍活潑潑地皆是也極欲者一時雖或自謂快活而其後必且憂從中來卽死氣矣或謂子談格物辯矣然今之主窮理者極多子卽委蛇就之亦無大礙必欲犯群不羣而自伸其說毋乃有我之太甚乎余曰非也見之真故不能違心不能違心故不能改口譬如人于親父母也卽他千萬人爭之以爲此非汝父與母其能強改口而從之乎此無他見真而已今之爭者皆不自識其親父母者也其所以不識親父母者甫出胎脫胞卽已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少親之長習之既固且久久則粹難變也人或指其親父母曰此生汝身則必怒此乃格物問答

太上卷

固然其無足怪今人于窮理之說纔識字卽聆其解既屬文又宗其義父師子弟之互相傳者皆是此何異于少親長習而不復能自識其親者乎卽其保抱之父母指其親生者而諄諄告之曰我非而親渠實而親猶將違之況于他人曰斯語已甚若所保抱自明爲假而指與其所生者豈復更疑曰誠有是非余言之過也今夫朱子答呂子約何叔京梁文叔林充之諸書及他著作悔其窮物理工夫者多矣卽指出學以去欲爲真示人亦深切矣其語久懸邇見大都而余漢書匡林亦略錄之既觀之矣而終不信且猶反唇則余喻果不爲過嗚呼惘惘焉欲返其真性而無由入亦可悲已覺此者是樂而已矣一曲瑤琴玉指寒天空海濶水漫漫美人逝矣應千古且向深山靜處彈陶令無弦亦是琴成連他日漫愁心海濤忽擁三山去何處魚龍

夜半吟雅黃子曰孔顏樂處之樂非喜怒哀樂之樂是本性中自然境地原無對待雖喜時怒哀時此樂常在卽二氏之所謂如與妙也故曰樂在其中曰不改其樂元是此中自具之物不因境遇之不堪而失之耳客問子謂孔顏之樂雖怒哀時此樂常在恐無此理余曰凡人之情安則樂不安則不樂譬如父母之喪須是擗踊痛哭以盡其哀則心始安安則樂矣如不盡其哀則此心必有大不安者豈能樂乎是哀乃以全其樂耳又如我任刑罰之責而人有必當誅之罪必誅之則心安惟安則樂不加之誅則心終不安不安則亦不樂是行吾之怒政所以全其樂耳故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卽樂意蓋雖怒雖哀而仍不失其和爾不然喜樂猶可謂和怒哀豈得謂和豈惟此哉卽如取義成仁死忠死孝固有白格物問答

太上卷

刃臨頸而怡然者蓋安于忠孝仁義故也已樂之矣故古人有云祇欠一死又云求得死所得所則安而樂之欠則不安而不樂矣推之他事造次顛沛皆然故曰無終食之間違仁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無違自得樂孰大焉須知此樂元是本性自然希夷澹穆與驪娛欣愛字自有別耳雅黃子曰凡一切煩惱悔恨冤仇患禍皆從愛根中生來能斬却愛根則一切皆消除矣是故欲學道者先斷愛根愛根不斷欲學道者都無是處客問斷愛根卽是格物欲之意否曰然然則古人所云因親教愛合敬同愛仁者愛之理皆非與曰愛有二種孝慈惻隱之愛道也不可無也迷溺貪著之愛邪也不可有也所謂斷愛根斷邪愛也夫邪愛妨道愛客問記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飲食姑亡論卽男女居室亦便是欲豈得去之答禮謂夫婦配合也太極

生兩儀一辟為二夫婦之道辟而復合雖名曰欲却本是道就
溺淫邪方為物欲物欲當格道豈應違雖然大傳云天地絪縕
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生生之理所由始也聖人看
得此生理從仁愛來故即從仁愛以化物使百姓親五品遜此
治世法也佛氏看得此生理從情慾來情慾非善物故欲一切
空之所以空五蘊斷八識此出世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若佛
氏將謂天地之大欲曰生楞嚴經云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
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欲貪為本汝愛我心我憐
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然生理畢竟是德是欲從
仁愛來從情慾來且情慾仁愛是二是一老子亦曰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芻狗又曰大患為吾有身試參之試參之稚黃子曰
耳目鼻舌心及下兩竅此七物之朦朧欲動處政是人鬼之

格物問答

八上卷

六

關亦是人禽之界危乎不可以不驚也稚黃子曰可欲之事一
過便如嚼蠟而苦更隨其後人特不能作事後觀耳常作事後
觀情淡過半矣事後且然況身後乎況百千萬世後乎況窮未
來際劫之後乎佛言睹天地念非常觀山川念非常觀萬物形
體豐穢念非常執心如此得道疾矣老子云萬物並作吾以觀
其復或問老子吾以觀其復之復與易卦之復為同否曰否
老之復是始而終易之復是終而始即此兩復字可以通乎陰
陽晝夜輪迴劫運死生入鬼之理稚黃子曰萬事皆假何事為
真萬物皆暫何物為久審此知聖人之所警者必非無其故
耳

格物問答上卷終

格物問答中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敬撰

客詰了解格物何乃闢入乎二氏之學毛子曰格去物欲義通
二氏政是包括二氏非間雜二氏也去欲之極便了生死佛法
無生谷神不死俱該之矣余好讀書而苦病自覺千六經未能
了徹而佛老書又性所好恒念吾生有涯恐日不暇給及觀大
學格物語是格去物欲體驗久之了然自信格去物欲四字不
但聖人之學俱在所括直併可以該攝二氏之學乃悟琅函竺
典儒書具之目營所及便覺簡省片言領要深慶同歸顧力行
何如耳客問是說微邪曰微儒家曰格物欲道家曰斷情根佛
家曰盡凡心總是一理又曰三教所說之學不過欲情欲以歸
性命而已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

格物問答

八中卷

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樂記曰使耳目鼻口心
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黃帝禁重教云聲禁重色禁重香
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馳騁收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莊子
曰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
聰三曰五臭薰鼻困蒙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勵喪五曰趣
舍滑心使性飛揚心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金剛經云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又云不應住色
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
非住佛家有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予謂格物為格去物欲是
直指人心見性成聖佛家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予謂格物

爲格去物欲亦是放下屠刀立地成聖是故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者其病有三一失古聖人之旨二誤後學難於入道三反騷聰明才智之士使入二氏其故非小以爲去欲三病免哉客問了生之說曰脫輪迴輪迴果否曰果何知其果曰子而亥亥而子卽是劫運醒而睡睡而醒卽是死活夢而覺覺而夢卽是人鬼夢之所感多且晝之所想所爲或平生之所想所爲則知死去之所受卽生時之所想所爲或多生以來之所想所爲也客詰于語皆依佛儒者未嘗道之曰儒者固嘗道之矣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也蓋通生死于朝夕也通生死于朝夕卽通生死于晝夜也通生死于晝夜卽通生死于寐寤也客問何徵曰仍徵諸夫子之言易繫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本義云晝夜卽幽明生死鬼神之謂程子云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格物問答 一八中卷 二

此理可信不必儒書然猶儒書乃益徵其信客問去欲何以便能了生死曰去欲之極便純乎未理矣純乎天理宛然太極矣天理安得有生死太極安得有生死客謂昔季路問死夫子何不明言其故而乃以不了語答之遂留千古不決公案曰夫子已明答之矣蓋人知其所以生自然知其所以死譬如算數除法原從乘法悟出旅寓者迷歸家之路則當詰其所從來忽然省得熟路依然儼不自省旁人卽代爲詳說程途茫然而已他日夫子翼易云原始反終能原始自能反終直截有何不了若作佛法會二語與父母未生前在何處安身立命之意略同不作語卽謂此是夫子話頭可也余嘗謂祭義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此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注腳繫辭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便

是未知生焉知死注腳客問去物欲以致良知知既至亦能知生死否曰知何以徵之曰四十二章經云惡心垢盡乃知魂靈所從來生死所趨向是去欲果足以知生死也且去欲之極便了生死其于知乎何有客問子謂聖人之學了生死請聞其方曰聖人了生死處不一只就中庸說慎獨便是了生死工夫起手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便是了生死工夫得手處客問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存天理慎獨是遏人欲今止舉慎獨豈其了生死只須遏欲不須存理曰遏欲則理斯存矣元非二事卽戒慎二語與下文義同莫見乎隱節只是申明上文要戒慎恐懼所以然之故隱微獨三字卽是不睹不聞慎獨之慎卽是戒慎恐懼語雖兩層義實一貫不應分屬存理遏欲爲二也卽上天之載載字當作始字解不應作事字解上天之始政謂天地格物問答 一八中卷 三

未生以前也太極也故無聲無臭子劉子遺書論太極圖云吾儒向天地未生前討分曉政是此意若云上天之事夫亦既有天亦既有事當不止于聲臭矣安得無聲臭也客曰書云歷帝之載載解作事曰書獨不云乎既載壺口孟子湯始征自葛載又曰朕載自亳今總以中庸文義揆之自應解作始耳客曰是皆然矣敢問何以便能了生死曰慎獨者遏欲而存理馴至純理而無欲則了生死夫欲故爲生死根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過是純理無欲境界上天之始者天且未立生死何者無聲無臭者聲臭且無生死何者客問中庸既始終是一了生死中間又說出許多帝王政治何故曰了生死者去欲存理天地民物亦皆在乎此理之中內聖外王元是一事雖然內聖聖人事也外王聖人時也故無不了生死之聖人有不必治國平天下

之聖人中庸兼及之耳總之不能了生死者便非聖人之學便是俗學然工夫只是格去物欲而已委問果如子解二節是一義則下二節朱子分屬如何曰愚政不欲同朱解中和不應分頂戒懼慎獨位育亦不應分頂中和喜怒哀節是推原聖戒懼慎獨所以然之故致者推極之意此是逆而推之以極其源也致中和之中和但屬理說不屬人說畧如誠者物之終始誠字義謂人喜怒哀樂未發時斯謂之中若能發之而皆中節斯謂之和此中非同小節乃是天下萬事所從出之大本也此和亦非同小節乃是天下萬事所由行之達道也所以君子必須兢兢焉戒懼慎獨以期全此中和者也然此中和豈惟爲人事之大本達道已哉儼從而推之以溯于至極便是天地之所繇以位而萬物之所繇以育者也天命之謂性是從天說起此處更格物問答

推到未有天地以前說即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意此處便是箇太極太極元包含此中和之理聖人傳易說到太極中庸亦往往說到太極若此中和屬人說人只可盡得人事極其能亦不過至參贊而止安能位天地而育萬物育萬物且始無論若夫天尊地卑乾坤之定也久矣豈待人位之哉客問太極祇是一理恐若不得中和二字曰夫子之道一貫不妨指是忠恕二字且中和果二理否孟子盡心一章語次與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畧同心即虞書人心道心之心盡其心者去人心而全道心之義即大學格去物欲是也人心去而道心全則知性知天即物格而知至也存心養性即是誠意正心之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修身即大學修身也此便是了生死之學其功本于淨物欲而極之乃至了生死古聖賢之學元自

如此至于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時措之宜耳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只是了生死人固不必苦關之也你只不願無生不慮多生即佛亦勉強你不得袁宏後漢紀言佛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觀此說則人亦只要行善修道永不亡失生生世世益加培植則縱受後有現身皆登好境界而不墮入惡趣矣如此輪迴中亦儘可過得但恐他生汨沒不能自保永不失善道耳然聖人之學亦可了生死不必定是佛法客問朱子補格物致知以爲竊取程子之意乃程子有云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觀此語則程子亦作格物欲致良知解矣曰然然程語故不止此客曰果爾則考亭何故泥之曰考亭已見之矣故曰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格物問答

底全靠不得即其答呂子約云涵養本源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入權謀功利裏去熹近方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則一而已此語與莊子滅穀下羊之喻相符老子云絕學無憂云多則惑佛氏以法爲塵又謂絕學無爲問道人亦此意阿難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即証無生故首楞嚴云一向多聞未全道力且子語子貢女以予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客問去欲莫果落空否曰去欲所以存理定不落空空竟大妙客曰此純乎是二氏語曰非純乎二氏也即聖人亦未嘗不空聖人心體本空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曰空空如也語政相應叩鄙夫之兩端而竭政如明鏡照影空谷傳聲因物應物于我何有則仍還其空空無知之體而已此

是夫子自道其真非謙辭也客謂空空故屬鄙夫曰若將空空屬鄙夫何以又有兩端鄙夫既有兩端則不空矣客謂兩端故屬夫子曰既云我叩其兩端則兩端明屬鄙夫矣即中庸執其兩端兩端亦屬適言不屬舜可徵也況執猶可以屬已叩焉可以屬已以杖叩其脰叩原壤歎抑夫子自叩歎學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鐘歎抑撞鐘者之自叩歎况其字義亦指他居多客謂亦既無知何以又能叩鄙夫之兩端而竭曰易繫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數語政是此章注脚南華經云未聞以無知知者也列子云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佛氏大覺無覺而無不覺蓋後儒以空字之同于佛故皆曲避而別為之解然聖人之旨晦已蘇子瞻云世無孔子莫或叩之故使鄙夫得挾其空空格物問答

中卷

六

以欺世取名然則誤以空空屬鄙夫其來久矣子瞻且不能辨况其他乎回也其庶乎屢空亦是說心體之空故庶幾近道若作空乏則貧固士之常未足為近道矣程子亦云顏子屢空空中受道或謂顏子屢空對子貢貨殖豈非是貧曰兩人元不必定相對照然政可與屢中對照耳億則屢中是用智數若顏子則此中時已靜虛幾于因物應物不復懷智任數以為億逆是屢空也然曰空空如也是常空也曰屢空則有時乎猶未空在猶之三月不違仁時乎猶有違在違者稍去之而不甚相遠之意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客問顏子得一善則服膺弗失然夫子又云其心三月不違仁是過三月尚有與仁相違之處違仁便是失善奈何曰一善小而仁之道大服膺者勉強不違

者自然顏子勉持其善自能不失自然依仁時或猶違客問顏子心體既空何故又得一善拳拳服膺善以服膺便不得空曰空即是善客曰若然則服膺弗失是常空矣何以又云屢空曰此當是道力先後淺深之殊耳客問若心體以空為妙何乃孟子云充實之謂美曰空是無欲充實是存理是集義如醫病然空是消冷氣充實是養元氣正自相濟不相妨也顏子之空政是他學問大得力處故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以善與勞之本無可冷伐也空也是故以能問不能知能元未嘗勝于不能以參問寡知多元未嘗勝于寡有若無其有也原無實若虛其實也元虛其犯之也者如虛犯空虛之于空原無可校夫子贊之曰屢空不亦宜乎客問子謂屢空者時乎未空不違仁者時乎猶違兩者相擬然則空豈即是仁耶曰空者無欲無欲是仁子語格物問答

中卷

七

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客問如虛犯空謂顏子為空則可彼犯之者豈其虛乎曰自我視之則虛耳莊子虛舟觸人而人不怒若舟中有人則叫呼隨之此為觸人之舟言之也若被觸者雖有人亦以虛舟視之而不怒豈不大妙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而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大奇大奇客問聖人之心體皆空何以虞書曰中夫子曰矩曰中無成中矩無成矩隨境因物而中與矩生焉故曰時中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亦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義之與比又曰無可無不可中果有一成之中乎哉矩果有一成之矩乎哉客問心曰心也者無而有有而無心也者不在不得有所在不得心也者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心也者寬之了不可得是故忘之斯存矣死之斯活矣無所住斯生矣又曰氣即是

火火即是氣木生火然在木中時渾而是氣乃以生木及鑽燧則氣即聚而成火遂能焚木人之心屬火心忘則火化為氣以資其生心有則氣即聚而為火以傷其生養生者于此可以悟之內經云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客問不動心曰只是格去物欲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莊子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客問不動心豈無喜怒哀樂耶曰亦未嘗竟無只是不動心耳哀公問云不過乎物中庸云發而中節是也故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和而不流怒而不怨且親喪人子所自蓋也亦曰毀不滅性是雖毀而不動心耳動心即滅性矣故南華云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道家又云心生則性滅心滅則性現蓋所謂心生者生即動也客難父母沒而

格物問答

中卷

八

哀不動心當無此理答孟子四十不動心假令孟子四十以後喪父母決無不哀毀之理亦決無動心之理是即哀毀而不動心不動心而自然哀毀也明矣客難孟子此語謂由此伯王而不動心耳非謂親喪亦不動心答一不動心都不動心或動或不動不得曰不動心且不動心者不害其哀毀古之人死忠死孝當死亦自不動心豈管其死忠死孝耶且也不動心更能成其死雅黃子云人身水火欲其相交然心乃火也火性本炎上而心又在上腎乃水也水性本流下而腎又在下惟水升火降乃得相交固已難矣而人又加之以思與慾思則提心心提則氣逆氣逆則火愈上炎矣慾則動腎腎動則精搖精搖則水愈下流矣于是水火不交人斯病矣止思靜慾則火自降水自升養生妙法無逾于此坐功家有注想于身之上部者有以意運

氣上升者不知意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火亦至焉火升則下部元氣必虛而水益易泄大非水升火降之道也欲水升火降者惟在止思而靜慾何以能使思之止慾之靜乎曰不動心客問何以能不動心曰要以我主心不容心主我客問我心之心也我與心何以成二曰意識情想心形之也幻也非我也我有真我真我一現便自有以主宰此心而意識情想俱無所用事矣然必先須強制其心意意識情想勿使之動則真我漸現真我既現則意識情想益以靜矣久而久之自然然而便到心空及第歸時候快活快活客問丹雅黃子曰道家鍊丹丹即此心心屬火而赤故曰丹爐鼎即此身身有形以安物有竅以通氣以像爐鼎不過借此身以鍊此心使不動耳心常不動便是丹成纔動纖毫便是走失內泯情念之發生外不受事境之感

格物問答

中卷

九

觸便漸自不動矣明白直截大道元自如此彼指鍊丹為黃白爐鼎為婦人者固是挾邪術以惑人即因參同契諸書永龍鉛虎等語說出身中許多鍊法或提運做作之類亦旁門之多事而有誤者也客問鍊心鍊心須挫銳如嗜欲要在極濃時制住口舌要在極癢時制住忿怒要在極盛時制住以至念頭勃起即時消化此皆所謂挫其銳也挫銳淨盡心常定靜則無事矣既已無事又可有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學道者要動靜不二靜於學道固宜動處亦要勘鍊蓋大道無外非內無事非理無物非心人倫日用接物應務亦總皆是道之所存此等處勘鍊得過觸來不動應去無礙身心之間實可驗得此便是益處便是受用處便漸是得手處儻專喜靜而惡動必欲求無事而後學道不但勢未必能即使但能守靜而入動便乖亦非道矣

道總無殊于動靜者也。問何以能進此道？曰：格去物欲，盡去欲，則此中虛虛斯通矣。虛斯受矣，故無外非內，故無事非理，故無物非心矣。苟不去欲，則必且將無內非外，無理非事，無心非物。客問：足下以窮至物理為山中遊野雞，將毋太甚？余曰：昔潘待制與貴依佛燈，又不一。曰：問南泉斬貓，語師曰：你祇理會別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潘於言下如醉而醒。王平甫見將山元禪師問佛法，師曰：佛祖能自護心念耳。學樓本於毫末，天原於濫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豈乎危哉？平甫曰：如斯已乎？曰：申公謂為治不在多言，傾力行何如耳。客問念之危，即君所謂欲否？曰：念不竟是欲，而根於欲，能澹其欲，則念亦自然漸就靜矣。故空念須空欲。昔賢云：若源頭潔淨，天理時時現前，識念自然污染不得。蓋人心無欲，則剛剛斯定，定斯靜，有欲則不剛。

格物問答

入中卷

十

故妄念得而生焉。金石之所以不蠹者，剛也。客問是則然矣，然亦有本無所欲而游思浮想之不已，何故？曰：此念雖是無所欲，却亦從有欲之念而來。蓋人惟欲濃而念叢，久之機活徑熟，遂有無故而自生。由念者，譬如人元因有事行路，既慣後雖無事亦不耐閉門靜坐耳。有欲之念既靜，則無欲之念亦不生矣。且惟有欲之念難遏，若無欲之念，生亦易掃。譬如人之有所之也，若果動於欲，豈無欲之念？生亦易掃。譬如人之有所之也，自不難。客問欲無念，無奈一靜坐，一切念頭越湧上來，如何？曰：政要於此處勇猛拚命，與他廝殺。此處必須戰退得他，便大得力。如此多番，自當克底。平定譬如遇敵，敵政是大將敗喪，首領勝取封侯之時。豈容狂玩？豈容姑縱？且此湧上來之物，是惡物，却即是妙物。平定得他，他即大能有造於我，蓋其能擾亂我者，

即能安靜我者，也能成賊我者，即能滋養我者，也。譬如能殺人者，便能活人。若不能殺人之人，又安能活得人？我要活人，政要在能殺人者身上去做工夫。蓋大盜能為上將，亂民正是勁兵。惟我之善為之耳，所以做工夫人政要趁念頭遏不下時，做方有功效。若已到念頭不能起時，則雖欲做工夫亦晚矣。曰：然則反要念頭起，不欲其不起耶？曰：不能起與不起，有別不起者，有得不能起者。無力妙哉。意識即智慧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此釋氏之談也。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皆是絕妙。通乎太極客問之，憮然曰：然則理欲是二是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祇是此心。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祇是此性。誠其意者，毋自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此好惡于臭色與誠此好惡於善惡，祇是此意。譬如人欲往南，誤而之北，地有南北。

格物問答

入中卷

十一

之殊，而此能行之足力，故無殊耳。悟而返南，亦仍用著此足力。口中之氣急，即為風風之與氣，元是一箇，然而氣便成濕，風便成燥，濕便成水，燥便成火，火便炎上，水便潤下，此其相去判乎絕遠。原其本來一箇而已。了此者，可與之言性命，可與之言天人，可與之言生死。程黃子曰：息字之義甚妙，為休止之義。又為生生之義。人能休止此心，即生生之機也。又呼吸出入亦曰息，息亦生也。蓋人與物之一呼一吸，與天道之一闔一闢，皆所以為生者也。又文為自心，但能止却妄心，便還自真心，但明息字之義，養生之理盡矣。佛亦在焉。佛書云：寂滅者名為一心，謂無念也。自一起念，即為二矣。晁文元因謂人一心為念字，此與余解息字理政相符。曰：人有四勇，而戰退百萬雄兵，不與焉。勇於遏欲，勇於忍辱，勇於改過，勇於止念。此四者，天下之大勇也。

毛子嘗作貧簋云救貧無策祇有儉嗇嗜欲之開誕無紀極我思古人繼利蔬食徑荒室陋婦孺子役省事寡交尊志抱德心期有恒作戒無益紛華不瞬靜約爲適所以能固窮而不及於濫者良此道之自得也夫或謂夫人亦有當快欲者如富貴人飲食被服宮室聲色他既具此福量自應享之豈得曰過曰卽具福量人亦宜自惜罔敢或多古人堯禹天子且爾況福量之未必具者乎佛氏云享福如受罪蓋言享福處卽是造業也如殺一肥雞充饌美味悅口便是享福而殺業卽造於此然適口之味過而莫留殺業之罪留而不赦則享福如受罪吾料以爲福假而罪真素問云高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說者以爲滯熱所變余謂其取物血肉滋我血肉血肉生病亦是業報卽非殺生而享美味雖無殺報享便是業嗚呼况恣欲之過者哉格物問答 一八 中卷 三

何得不畏就于清福古人猶呵况乎造業何得不畏或問財亦欲也若都去其欲將何以爲資生之方曰生財聖人不廢治生儒者以之但有道焉毋得耳然要之以勤儉爲本先舒嘗作死心說云心只怕不死不怕不活心會死自然會活人身死後此心尚活豈慮身活而心竟死念佛者要念到能所雙忘參禪欲離却心意識參都政是此止了生死之大關頭也世之談禪者或謂心不許死念不許斷以頑空斷滅相是佛家所呵夫心能空則心空及第心能滅則寂滅爲樂覺心不得便是安心心未悄然八十行脚故黃藥云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惟一眞法界耳又云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又云無心是道夫人亦政患不能無心耳豈慮其頑空斷滅者乎夫心之動也猶火之熾於原也豫憂心死而

入頑空猶豫覺撲滅其火而火種之遂絕矣晁光祿云無念有覺聖人境界蓋但能無念自然有覺但得萬緣俱滅一念不生廓然大空我無其我如嬰兒在母腹時如睡著無夢時則眞主人翁自現學人但須以斷念空心爲主慎勿爲饒舌人所誤反滋眩惑不得專一做工夫也至於昔人所謂對境心數起菩提日日長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還隔一重山及不墮悄然機等語或掀翻掃除或應機設法或竿頭進步且到爾時機候自然會得亦何必豫爲躊躇計畫或問覺無心而入頑空斷滅相亦猶憂去欲而入於槁木死灰者乎余答曰然然難者云若無心便以爲道則木石死屍皆是佛耶答曰非公境界客問南華哀莫大於心死性命圭旨云迷復則心死劉念臺先生云意必固我四者有一端則心死子何以反說要心死曰心死不同有無格物問答 中卷 三

知之死有無良之死有有著之死南華圭旨云者無良之死也四者有一端云者有著之死也吾之所說無知之死也道家亦云心死則神遁客問無知之死豈卽夫子之無知耶曰未可以一概也卽無知之時亦有淺深之不同焉客問死心法恐近于告子之不動心否曰亦近亦不近朱子謂告子是冥然無覺惛然不顧今云死心則似乎冥然無覺矣却不惛然不顧也心死是極其沉寂之意豈復惛然故曰亦近亦不近蓋告子不動心亦自有一種學術但未的當耳故孟子亦有許可他處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謂此心有所不自得則不可更動作其氣益人情多有作氣以求快其心者如盛怒則搶擲憂愁則自搏之類氣既動作則心愈加不安寧矣惟外勿求於氣堅持安定則此心之不得亦將徐歸夫靜正矣此告子養心之法正與孟子

物合故許之曰可而下文志氣之帥以至反動其心云云政自解明許可告子所以然之意持其志毋暴其氣即與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同理論告子一其辭曰告子言性有是有不是但見地不曾透徹故屢挫耳自余論之孟子性善之說率性之謂道也生知安行也告子杞柳桮棬之說修道之謂教也學利困勉也兩說故並行而不悖者也湍水之說即夫子之習相遠也性者人所以爲生之理則生之謂性亦不爲譌犬牛一駭機鋒迅極告子元不曾見微故此時便不能措語不知犬牛與人元本一性即應曰然亦何不可蓋物類與人雖有靈蠢偏全清濁純駁之殊而原其最初却是一本既是一本豈非一性佛氏眾生有佛性是三無差別便是此義朱子謂告子語與佛氏畧相似余謂告子政未得佛理故不能答耳然亦非獨佛氏有是義也

格物問答 一八中卷

十四

即中庸而言之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萬物分明都是中和裏面流出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物類分明都從不貳中生出豈非一本豈非一性故曰鸞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又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犬牛人性之相猶也詎不其然蓋理有其本而本又有本有其末而末又有末故溯人之本同是一性更溯其本則物與人亦同一性若其末之所底豈惟人與物殊其性即人與人物與物亦殊其性即一人之身一物之體而亦時乎自殊其性故自其異者論之肝膽亦楚越也自其同者論之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也且孟子之言性善亦是反本之論非論其末若論末則夫子所謂習相遠也朱子亦云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亦不得歸一於性之善已既反其本而謂人性皆同其善亦何不可更極之以

至於犬牛人之皆同其性乎然則告子當時果能持此論以答孟子政可補孟子樹義所未及耳至食色性也仁內義外則告子非雖然食色性也之說只墮偏見亦未全非何故就性而論甘食悅色亦性也但有正有邪耳邪則非性正亦是性文王之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何嘗違性夫子之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何嘗違性淫且戾乃失性耳告子言之特無分別耳蓋告子認定愛根是性仁近於愛故謂仁內義近於嚴故謂義外愛亦何嘗非性非仁然端以愛目性目仁則偏然但可謂之偏不可謂之謬且此亦何嘗非孟子之言乎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此即告子食色之說也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亦即桮棬之意孟子合言之而成理告子分言之而成病何故孟子見得透徹故說得

格物問答

一八中卷

十五

皆是耳至於義外之說則真謬耳總之孟子之言性言天告子之言性言人孟子之言性言最初告子之言性言後來孟子之言性言理告子之言性言習究之未嘗盡不是而屢受折於孟子者只是不曾分疏得天人最初後來理習明白耳此便是他見地未透徹處況乎尊天之性尊最初之性尊理之性則性善之義立而可以垂訓若言人言後來言習則性惡之說將肆矣此孟子不得不爲力辯而告子辭屈亦不足爲之鳴冤者歟論告子二昔人亦有以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義非孟子之闢告子者雲棲駁之以爲極本窮源則螻蟻與諸佛平等據見在則人通萬變畜惟一知何容並觀且犬能司夜而牛即無之犬牛之性果不齊也況人乎余謂蓮池此說義却未盡其所云犬牛之不齊犬牛與人尤不齊只就稟受形氣處言之耳未足以明性

之極明性之極則自應極本窮源也。若從稟受而論豈惟大牛與人不齊即大與大牛與牛亦不齊人與人亦不齊譬如至孝如虞舜曾參則神明可通大逆如商臣楊廣則禽獸不若是人之互爲不齊且不翅大牛之於人也。若以爲齊人物故齊齊不齊又何常之有雖然不常而有其常矣而奈何必謂人與物之果不齊乎是見其不齊而不見其所以齊見末流之殊而昧其本源之合已然連池仍謂蟻佛平等又曰異而未嘗不同則本源之合亦終不得昧耳論告子三客問格菴之說近於荀卿之性惡而子以爲是修道之教何歟豈修道之教果將戕賊人爲仁義歟夫修教豈戕賊之謂也哉曰戕賊人云者孟子厲辭耳雖然言修言教則亦有戕賊之事矣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書稱作礪又云從繩皆戕賊也子路曰南山有

格物問答

一八 中卷

其

竹不操自植斬而用之達於犀象孔子曰括而羽之鐵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夫括羽鐵礪非戕賊而何至於不得已乃用刑用兵以驅民之善則又大不免於戕賊焉且夫荀卿之論亦自有意蓋孟子所說先天理義之性而荀子所說則後天嗜欲之性也後天之嗜欲非性而亦可謂性記曰性之欲也孟子曰動心忍性其在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孟氏說也其在書云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荀氏說也夫有欲而亂則必須於起禮義制法度以治之也明矣夫堯舜性之而湯武反之矣湯武且待於反而況下此之凡民乎哉則可與自然而率性者幾何人矣甚矣後天之性之難爲治君子爲是兢兢也故原孟子之言性善尊性而使人慕之以勸入於善原荀子之言性惡賤性而使人懼之以畏入於不善兩賢之持論雖異而

心則同者也然而從孟子可以明性亦可以治人從荀子可以治人不可以明性既不可以明性則大本已違而治人之道亦將視之爲矯強推至其極則倡言性惡而善僞固大謬已豈況果昧性之從來抑有意與孟子相難而言之歟客問既云格物是格去物欲則何不云格欲而云格物曰物欲二字義本相通物即是欲無殊也故孟子云物交物祭統云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齊防其邪物訖其香欲雖然又有說欲者對理言之若從最初論則不但欲之名不立併理之名亦未嘗立此中元自無物不但著欲併不著理著欲是物即著理亦是物直是理欲俱化善惡雙泯太虛同體方現本真故曰不思善不思惡還我未生時面目此聖人所以不曰欲而曰物蓋該一切而言之者也老子云無物日用經云靈臺無物謂之清六祖

格物問答

一八 中卷

十七

云本來無一物內典六根有意六塵有法法即是物亦該一切言之客謂此終是佛老語聖人之道恐不然曰子絕四又曰空空如也中庸曰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佛老語否夫此德豈不善之物而嫌其有倫邪昔伊川嘗指盆水云清靜中一物不可著雅黃子曰大學格物格即殷本紀手格猛獸格字物即樂記物至而人化物物字此即是孟子之寡欲中庸之戒懼慎獨夫子之克己易之閑邪是也格物到極盡處便是夫子之無意必固我也空空如也子思子之無聲無臭易繫之無思無爲也即懸家之谷神不死也虛極靜篤也無念以爲常也佛家之五蘊皆空也無所住也盡凡心也空見聞覺知也此政是吾人下手工夫政是徹下學上達表裏始終工夫政是不落空真工夫也夫客難皆非客問子言心空屢

矣而乃云無物非心則心豈得空曰無物非心者渾心於物而相化者也是無我之極也無我之極豈非是空或問既云無物非心何以又要格去物欲曰此物不是物欲之物或謂子說理既通二氏則何不於高妙處豎義而乃規規於去物欲平淡何奇曰去欲乃徹始徹終工夫亦淺亦深亦近亦遠學者必須事此以爲確有特循之地且學者工夫必要自實以造虛自有以造無自勉強以造自然自象迹以造脫化若入手便去窮神極懸必且自誤非善學者也凡事總皆然耳敬小慎微不斷不輟真積久久自應有大得力處客曰子云下學而上達今足下所說切實之理而懸微在焉意猶是乎余默然不敢應客或謂稚黃子云但說著道足下輒云格去物欲亦覺熟舊而厭聞矣曰人問療饑何法定須答他喫飯一人問如此答十人問如此答

格物問答

下中卷

六

曰千萬人問亦如此答問一次如此答即問十百千萬次亦如此答豈不亦熟舊厭聞却無從別尋一新奇物件換得或呵稚黃子解格物是格去物欲許哉稚黃子不答客問子何以不答曰格去物欲客訝何故稚黃子曰夫人何必反爲護名爲競氣競氣欲也護名亦欲也吾方將以格去吾欲而何以護名競氣爲若夫姑談之而事違稚黃子耻之矣客曰然則子必無與辯者與曰有辯亦有不辯不知者不與辯有闢心者不與辯靜以驗理而遜志求其必衷者乎斯孔子與辯之余何敢默

格物問答中卷終

格物問答下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敬撰

與章六象書云日讀尊篇文辭卓雅采及鄙人感荷感荷但以窮至事物之理爲朱子平日得力之實功得字弊矣愚故僭更爲用字蓋朱子平時用力于窮至事物則有之而不可謂得力若果得力于此則無復晚年之更進且悔心矣蓋晚年定論雖輯于陽明氏而實乃朱子真得力之語也不可誣也與陳一玉論格物書辱諭去欲自是聖學要事但應屬誠意時若格物便是去欲則誠意何功指義甚妙然鄙說嘗謂去欲是徹始徹終工夫又謂八目皆主去欲非浪語也夫去欲政復不易格物者但去得一分便是一分豈能遽臻無一毫人欲之私境界即致知以後此功仍不得舍大學以格物爲首者重之也非謂首當

格物問答

下下卷

一

從事于此此後便可置之也誠意不能離却去欲理固然耳豈唯誠意不能離去欲正心以直至于平天下亦終不能離去欲也夫堯舜禹三聖人也時雍風動天下平也然猶兢兢以危微爲慮且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且曰無放逸欲有邦且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其君臣動色相戒如此湯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武王敬勝怠義勝欲席四端機盤杖帶之必皆有銘也祭公謀父曰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曰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然則欲平天下者仍須以去欲爲主而天下已平即去欲之心不可或弛又何有于誠意之時乎所以然者人稟陰陽五行和合而生既具性命即帶情欲糅雜并潛于隱微克之維艱乘之極便古人所以終其身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人則亦

終身爲去欲之人而已此經論大學政恐人窮大失居漫無宗
統特從明明德于天下反本溯源輒心入裏而歸其極于格物
下學而上達邇可遠在茲而學之能事盡矣畢矣所云去欲類
是誠意中事此政是去欲工夫無處不通貫耳意者其不足致
疑與答應嗣寅論格物書嗣寅長兄足下日捧書誦之數過思
理精深用意良美相正之雅豈徒以諒直稱益友哉銘謝之私
曷其有已第格物諸說意已具在選書匡林中可以無復煩及
今承足下諄切如此欲言似違虛懷受善之誠欲默則恐千古
聖賢學脉註誤而失真然與其使聖賢學脉註誤失其母寧使
僕受不虛懷之誚故敢再爲剖悉一二聖人之學必先心學心
學無他學止是去欲而存理乃至於純理無欲則聖人治心之
事畢矣格物者大學之始事故僕以爲格去物欲斷無疑也蓋
格物問答 二

格去物欲者體也內也窮至物理者用也外也聖人之學必先
體後用必先內外未聞合體而先圖其用遺內而先求諸外
者也書云在虞書則格致爲精精卽此一語便知格物果是去
欲何也惟精者不使人心得雜道心則惟精矣不使人心雜道
心者不使欲雜於理之謂也然則格物是去欲元本於古堯舜
禹相傳之心法而不應創自陳水慈湖姚江僕亦仰遵三聖人
之典而不爲陳水慈湖姚江諸公左袒也書云在論語則格致
爲博文誠正爲約禮在中庸則格致爲明善誠正爲誠身僕謂
格去物欲是聖人徹始貫終工夫格物定不得作博文解卽博
文約禮語亦不必過泥著于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信親仁
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者博文也夫子不曰弟子學文有
餘力則孝悌謹信而曰餘力乃學文也然則博文末務耳大學

必不以此爲明德之首事又決然已至於中庸言明善僕謂去
物欲致良知而善斯明且明善之後而卽仍說誠與誠之則所
謂明善不過明乎所以誠身者而已夫誠乃真實無妄之謂則
是去妄歸真卽其所以誠身者也去妄歸真者去欲而還理之
謂也則知明善亦仍歸於去欲而已矣蓋人之不明乎善者大
率蔽於欲耳果能去欲而善豈有不明者哉今夫作吏受賕之
爲不肖也誰不知之然而有廉有貪者何也貪者必多欲者也
其廉者必寡欲者也人固有節節昭昭而墮行冥冥者其節節
于昭昭也彼固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矣而乃卒墮行者欲害
之也故曰君子不可及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蓋修之于不覩不
聞而臻乎無聲無臭則可謂聖神功化之極始于是終于是此
道得也而又何疑焉書云蒙童入塾塾師教以讀書寫字卽是
格物問答 三

博文教以端坐徐行卽是約禮僕謂童子入學當在七八歲後
五六歲時尚未就學則父母固有教之端坐徐行者矣且有不
容其放飯流醢蕩佚數呼者矣故曰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
聽至古且有胎教之法太任娠文王曰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
口不出教言則去欲豈非尤宜預者也書云大學入學之期在
成童後若以格去物欲爲先何不卽教以獨宿而乃導之昏姻
成其嘉禮以至八珍大烹燕喜韶武龍章和鳴與夫上苑下簞
廣妃嬪夢熊罷云云僕謂足下所歷舉者皆禮也非欲也僕云
去欲不云去禮禮也者所以節情而坊淫乃制欲之具非從欲
之具也夫禮記一書記禮者也乃開卷數語便說到欲不可從
子曰克己復禮朱子註曰己者身之私欲也然則去欲政所以
爲禮也故曰忠信禮之本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郊天用饋

貴誠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醴酒之用懸酒之尚割刀之便而鸞刀之貴且至酒清人渴而弗敢飲也則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夫情且不得而近而況于欲也是故君子而不為禮猶可君子而果為禮則必當以去欲為最先矣僕說去欲而足下舉禮以相難非是相難政是助僕申其說耳嘗論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其易簡直捷至于如此何也去欲之謂也必如朱子所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如其繁難紆曲也則夫子所謂一日所謂欲仁斯至者又何也是故子呼曾參而告以一貫曾子解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無欲之人乃能忠恕必若豁然貫通如朱子所云則曾子何不曰夫子之道窮至事物之理而已矣子

格物問答 八下卷

四

呼子貢以為一貫非多學而識之簡豁然貫通者如朱子所云子又何不曰一以貫之由於多學而識之也古聖人立言訓物章章如此而必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豈不遠乎足下云推吾心之知以至于馬然後謂之知馬推吾心之知以至于牛然後謂之知牛推吾心之知以至于家國天下然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知物者至而后吾心之知乃至苟一物不識則是無知也僕則云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牧牛者去其害牛者而已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去其害家國天下者而已矣害者何欲是也去欲者盡而后明德于天下者乃全苟一毫之欲不盡是無明德也且子不云古之欲平天下者而云欲明明德于天下是直欲自去其欲而推之以去天下人之欲斯為明明德于天下箕子曰臣之有作禍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孟

子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故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是欲之害于家國天下也審矣欲豈徒害家國天下也亦何嘗不害馬牛也秉心塞淵騶牝三千是欲亦足以害馬也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是欲亦足以害牛也若是欲固不可以不去也若是去欲斷乎不可以不先者也且夫無欲者非冥然塊然之謂古聖人所以端本澄源正己悟物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也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易翼曰洗心退藏于密記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又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皆純理而無欲之謂也夫宥密無為之王與洗心之聖人篤恭之君子其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明矣其非冥然塊然也明矣而皆一本于無欲焉大學者大人之學而教人以為人君為人師之道豈有不以去欲為要歸者哉

格物問答 八下卷

五

是故去欲則理斯存仁斯至禮斯復性斯盡命斯立而大學之道于是乎得書云聖人去慾不去欲古文欲慾相通久矣古所謂欲敗度慾忿窒欲皆是不加心字義與慾同此類甚多可無深辯僕答書成客或觀之因曰審謂格物是去欲不是窮理夫不窮理便不必讀書不讀書便不識字天下豈有一字不識之聖人乎僕曰余但謂學者當以去欲為主不會教人竟廢却讀書窮理窮理去欲本自相濟而不相背但有內外體用之別耳雖然苟以識字論天下固無不識字之聖人實有不識字之君子如不識字農夫力田事親君子也不識字奴隸忠勤奉主君子也至于婦人不識字者尤多然中有賢者有勤儉者有寡而苦節幽貞者亦皆是君子也偶因語客併附之簡末以博二陋客應酬實解性近書承論子曰性相近也與孟子性善之旨

不同。鄙意政謂二說本自相明，故作性相近解篇耳。夫子曰：「繼善成性。」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曰：「性善。」曹交謂人皆可為堯舜，而孟子然之。朱子亦云：「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仁義禮智之性。」又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故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又云：「人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又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則性豈有本來元惡者乎？」今朱子云：「性相近是通善惡說，是即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以此言性，不但與孔孟之旨相違，亦與已諸說意相違矣。蓋性之元善，本自相近，習于善則益善，習于惡則入惡，故相遠耳。上句從善惡說，下句兼善與惡說，下章上智下愚，此上智之格物問答。

一八下卷

六

性本善，氣質又善，而習又善者也。下愚之性，亦本善，特其所稟受之氣質偏駁，而習又不善耳。義詳解中，不復多及。若鄭元殘書前歲一承狂駕，僕病甚，未及快談，已持拙刻清覽，未知稍有當於大賢之意否。敬俟下風，為日久矣。日蒙賜筆札，獎譽過多，足下固無妄嘆，特僕非所克堪耳。伏讀朱陸同異辯，朱不定有陸，不定無，割斷精而援據確，信乎為折衷之論也。嘗謂聖學精微處，往往與佛氏冥符，後人苦將微言解成羅述，蓋恐理之近於佛，故必欲深諱而曲避之，甚且避之不得，則併斥聖言以為偽作，真可悲嘆者也。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十翼之書，懸諸日月，夫談道者至天已極，今更推進一層，溯諸懸黃未泮之先，謂之大極，則其事已無復可加。濂溪太極圖所謂無極者，只是註明太極元自無極，不是太極前又特加無極，故曰：「無極而太。」

極又曰：「太極本無極，理甚顯白。」然夫子止說太極，今却似多標此無極二字，只須云：「太極者，無其形而有其理者也。」便自了截。省却許多葛藤議論矣。僕先後拙著，凡有可加繩削者，萬所勿惜，不得趣候，而聆高旨，悵然奈何。答應嗣寅論首止書，合王命會齊桓，此穀梁子語，左傳無之。惠王且欲撫鄭伯以從楚，而輔之以晉，則世子此會非王意，而世子此行之不稟王命明矣。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說春秋者自應以左氏為定案。穀梁亦或謂秦孝公時人，或曰漢初人，則信穀梁固不如信左氏耳。況春秋後書鄭伯逃歸不盟，則王從楚輔晉語是確有之。左氏可據經文，尤可據故此會愚以為惡人臣無將，豈有蔑天王之尊而私擁戴其子者乎？君子有君不謀仕，且有背君父，結外援，而以為美之大者乎？僕實深體夫子作春秋之意，久之乃敢落筆，非徒憑臆遽創此說，倘謂鄭伯書逃是貶逃者，貶則會者予矣，予則美矣。僕謂鄭伯始不能持正，以辭桓公，故後書逃示貶，蓋貶其不慎始，天王亦既有成言，即可奉王命以解散諸侯，乃畏齊桓之強而不能申大義以折之，卒至逃師而歸也，則貶其不慎終。如是，即賤之亦宜，不必為予是會也。至僕臣林論中云：「為桓公者則當諫，此非以不諫少之，且桓公當日或已嘗諫，亦未可知。」鄙意總謂只當諫，不當會，故云然耳。足下乃云：「齊桓此舉不動聲色，而王室晏然，僕則謂齊桓此舉一動而啓天下萬世亂賊之事，且夫不動聲色云者，必有潛移默奪之方，而使人莫窺其迹，合八國諸侯會王世子以震其君親，而可謂不動聲色也哉。」再與嗣寅論首止書，僕不欲與人多辯久矣，茲於首止定往復者，長兄醇古人咳唾之餘，人所嚮信，風指稍過，將毫釐千里，故

一八下卷

七

不敢不熟悉論之案左傳及杜預注首止之會本非王命特齊桓欲定世子之位故為此舉耳穀梁子則云桓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塊然受諸侯之尊已是不子也則其所善焉何也桓統諸侯不能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會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穀梁之說雖未確亦足明世子本奉王命故得為變之正則如不奉王命桓不臣王世子不子罪莫大焉辭固稟如已然穀梁但謂奉王命而絕無王欲廢鄭立帶之事是兩家叙事固大殊者是故或從穀梁之說雖善之可也何則奉王命故也必從左氏所叙始末則是大惡也何則不奉王命故也奉王命則為善不奉王命則為惡此大義也千古之公是非而不可以得奪者也自胡安國此義不明遂云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控大國扶小

格物問答

八

國會於首止以定其位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首止之盟美之大夫易世子云者從左氏也從左氏是不奉王命者也蓋直以齊桓自會王世子王世子亦自出而會諸侯夫若是而猶以為美之大天下何事乃為惡之大吾見其一舉而子臣之道皆失未見其為得爾夫每慎於微胡氏固屢言之矣首止不但微而已事已著著已大此而不慎更復何所為慎微也且穀梁已謂世子奉王命會諸侯猶曰是變之正以謂雖正而終未免乎變胡氏敢為此論何也嗚呼儒謂齊桓自會王世子王世子亦自出而會諸侯而以爲美之大可予不可貶胡氏而敢爲此論也僕則不敢何也誠慮啓天下萬世亂臣賊子之橫行而皆將自托於夫子之春秋誣聖而長逆禍甚大也且夫得失榮辱賞罰進退予奪君父可以取必於臣子臣子無可取必於

君父之迫也取必乎則逆或謂彼既不衷我復何忌此亂人之談弗可訓也已此以必施於敵以下人猶違寬身之仁而況君親與陳澈六論首止書承論首止之會實銷奪嫡之謀如謂桓公不當爲是舉則王室恐益多變不得靖夫坐視釀亂而不蚤爲之匡救非忠臣也僕指已詳匡林及與嗣寅二書今畧爲之說僕謂爲人臣子者自有分義或當得爲或不當得爲若首止之私會盟臣子之所不當得爲者也且夫欲正人則必先正己未有身開大亂之源而可以止人之亂者也首止之開亂實大亡論王或不寢易嫡之事也今既寢矣亂源亦開何故使天下皆謂君親之可要也謂君親皆可使懼而從我也使天下謂臣子要君親使從我故無非君子之制行思終思復不忍自置其身不遑而啓人藉口他事且然況於臣子之大防而敢先决裂

格物問答

九

之然則桓與世子宜如何曰桓公當極諫必不能得之乃已世子則惟益謹問寢視膳之禮而起敬起孝他非所敢知也如此而已矣隋文帝因冬至百官賀太子勇勇受賀下詔停斷遂生猜阻宋壽王立爲皇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曰少年天子也太宗不憚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況首止乎噫亦甚矣然此語爲人子言之不爲人父言之也鄙談如此冀暢懷來與汪舟渫書自承惠書具悉雅取微言妙義暢了無疑溪服足下讀書自有心眼不徒如耳受風隨聲作響也陳同甫云開拓萬古之心胸僕於足下期之坐中一席語適以他客辭不盡傾更草數行續暢鄙意夫格物之爲去欲也不必遙証即大學中庸俱爲聖人之遺書皆具內聖外王之學大學加功自格物始中庸加功自慎獨始慎獨者退人欲於將萌則格物自應亦

是去欲若云窮至事物之理則是中庸教人先治其內大學教人先求諸外兩事遠已夫此心此理此學千聖和傳一而已矣卽他事或有殊途而性命之功必無殊途聖賢立訓無往弗符儻中庸之持說如此而大學之持說如彼是自相參差也必不然也至僕隱公不書卽位一論漢罪平王議者或謂幽王之罪浮於桀紂誅此獨夫不得非之僕謂幽王惡猶不至桀受卽謂其浮於桀受桀受亦豈厚維祿父所得而操兵者哉平王戊申戊甫戊許則其爲與弑也明矣唐懸宗一日而殺三子其忍甚於廢宜曰而納壽王珣妃惡亦過於黜申后寵褒姒肅宗克復兩京中興之功赫焉非如平王之盡棄宗周迎還上皇子道無忝徒以卽位靈武西內之遷後儒猶皆深加譏貶假令馬嵬之變陳懸禮乘兵亂以弑懸宗而肅宗又從而厚賞之不知

格物問答

下卷

十

天下萬世又將以李亨爲何等人也或曰懸宗之失德未嘗加於肅宗之身幽王實加於平王之身然父母敢仇此三論加身與不加身也小仇之且不敢況於不忍言者哉更謂其以黜母之故嗚呼父卽寬殺母子固亦無仇父之道而況乎黜夫黜婦婦不得黜夫父黜子子不得黜父今加妻子止於黜而報之者至殺是子求勝父必十倍之矣況天子妻子又君臣也且請更取加身者論之衛宣公奪子伋之妻又使盜殺伋父道亦甚矣而伋且不敢不死假令伋反弑宣而得國伋又將爲何等人也假令伋竟反弑宣而人或謂其當弑替伋而且爲之稱快此其人又爲何等人也他如鄭莊始皇戾太子事畧相同不及縷縷且僕所以不能休者非騁辯也良以誤解格物使人忘內而貪外道以心爲物役不復自存以照攝其念慮之精微焉幾

我云哉則誤聖人心性之學驪山一大變而子得告無罪必大開亂賊之門茲事體大不知則已亦既知之故不敢不爲辯明亦不忍不爲辯明不然不但程朱之書本所服習卽平王與我又何仇哉昔公孫龍談白馬非馬徒喪口舌竟復何益卽王丞相說聲無哀樂雖宛轉關生無微不入僕猶笑其非關至極耳足下故解人想當無俟煩辭者邪讀春秋謹書其辭曰聖人之學內聖而外王內聖者何格去物欲是也外王者扶明綱常者是也格物之爲格去物欲也此聖人爲千古學者標此準的而朱子云窮至事物之理詭之也首止之會夫子所深傷且懼者而胡氏以爲美之大晉陶潛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綱緹使其淳夫夫子所汲汲而綱緹者此二端爲大而見於大學與春秋書首止尤爲著且大後儒乃從而消之使古

格物問答

下卷

十一

聖人之心晦蝕不得明夫致學人有志於斯道者反窮大失歸而不克反求以得其源本則窮至物理之說也古倫有五立綱有三而君父爲尤重謂首止之會爲美之大是以要君親爲美之大也夫要君親而更進之必有不忍言者矣美之云也莊亂臣賊子之膽而使之敢大亂之道也夫朱子固是鉅儒胡康侯亦有功經學千慮一失於三子何損儻必欲委曲以是此二說大失之矣夫以夫子汲汲焉綱緹之而後世猶且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乃更從而消訛之其如天下萬世之人心學術何先舒微故言輕然確乎其有見於此儻此義稍或獲伸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敢辭三書王于一梁烈婦傳後其辭曰死者人之所難亦聽人之自行其志耳不必因已身欲死遂強人從我以死也然殉節之士往往有焚其闔門者或先死一家之人而後

自死余嘗論之以爲烈矣而失之不仁談者每盛稱之使後人或胥相放傲誇詭爲奇而多殺人不亦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乎清廷梁公張夫人聞夫死衣白自縊大節皎皎而驅勝婢悉登樓至死者三十餘人此何爲也田橫二客與海島中五百人皆自效死非迫之也若張士誠之敗大縱火以燒官人豈非大不道者之所爲歟再書梁烈婦傳後客曰死節者皆忠臣義人烈女也雖併殺人之子遂以爲不仁毋乃太過曰凡國家之破其敵或求死事之家滅其門斯酷暴已甚今敵不以此加之而乃自滅其門豈非不仁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惡不仁也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若用人殉死不知夫子如何惡之夫死節與非死節死等耳我職當死而彼職或不死卽當死不肯死亦聽之耳何故必欲強多人殉我之一死又豈非不仁也古君子之格物問答 八下卷 十二

死自非成仁亦譏傷身故曰死或重於泰山君子之不敢自輕生如此然則因已死而遂輕視多人之生以殉我死甚哉恐夫三書梁烈婦傳後客曰子言是矣然婢妾家人子輩自可聽之若妻女則不容不殺不然且貽後之辱忠臣烈士死何能腹曰死者死矣生者猶可避豈必便至貽辱且古來國家破亡後其敵往往更能恤死事者之家卽事迫乎而彼仍自能死未可知也又何辱之慮也且大節不奪夫婦父子不能相予人亦各自完其性分耳彼後之辱不辱亦非所可豫圖者也邇之亂婦女之被驅掠已多而贖者亦多子之贖母理固應爾卽夫贖妻父贖女且憐之而未嘗謂其非賢者且多倡率輸錢財爲助謂之曰義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人所以倡率輸錢財爲義者成人美也蓋婦人失身惡矣而非其罪固可悲不可與淫

洪同類共道之也贖者與殺者兩事相反理不並立夫已失身之妻女而贖之猶以爲美然則彼取全不失身之妻女而豫殺之不亦忍心害理之甚者哉四書梁烈婦傳後客聞語惻然久之曰然從來人贊能死節爲烈而以能豫殺其妻若女爲尤烈者何也且贊殺妻女之人又未嘗不助贖妻女者何也曰此其義理未明仁心未滋耳義理未明故善惡溷仁心未滋故時露慘刻如殺妻女者則仁心以掩而隱又奇之矣果仁心之既滋必隨地充溢斯值慈祥惻隱事不覺歆然其決於心如美味之甘口也值殘忍慘刻事不覺戚然其拂於心如惡臭之逆鼻也夫美味惡臭判然分矣而好惡之形而應之也必肇豈有忽稱此忽稱彼游移不定之失者哉此無他仁心滋也故君子莫尚格物問答 八下卷 十三

乎仁心滋也五書梁烈婦傳後客曰然則何以能使仁心滋也曰是在格去物欲而已矣格去物欲則天理復天理復仁心滋矣我心與天理元無間也欲間之耳欲去則理斯通通斯一斯大夫仁者天之理其仁本大人自小之小故不能旁沛而流行故時露亦時隱譬如天下之水一水也一水甚大也井之水卽海之水海水大井水小不通故也然亦未嘗不微通也故井亦有水苟併無微通井枯矣然井終不能爲大水者不得與海大相通也天相通則井海一而猶慮水之不極大者乎其所以不得大相通者土石間之耳去土石則井海自一人心之理與天通其仁本大物欲間之稍間則稍塞天間則大塞則仁心遂有不能不小之勢小故不能滋故時隱猶微通焉故時露焉苟竟不通則仁竟亡併時露焉亦無之猶枯井云夫殺妻女者

爲忿亦爲名替之者爲名亦爲忿儻深體諸天理人心之極斯
戾矣忿與名非物欲歟夫其欲而使仁心滋有不暢然自悟其
非者歟嗚呼安得巨力以盡盪其土石而使并海一也哉六書
梁烈婦傳後嗚呼烈婦之死烈矣雖然一身耳一死不再死矣
則繫纆已矣何必既縊又焚也使楊材舉火火樓何也夫樓豈
巋然獨立也者不慮及他人之屋乎每見近家叙節義事多
稱却鑠門縱火自焚屋併焚身以爲奇烈余甚怪之夫或縊或
溺墮樓觸石絕食飲仰藥皆可死何必焚即焚於隱間處自焚
可也何必焚屋而灰其一家之人且害及他人也吾恐方來人
皆以此等爲快事而倣之也則爲人之禍也必多古之人死而
遺愛今之人死而遺禍禍可遺乎或曰他不具論若烈婦則雖
死不欲使賊見屍且非焚則不能使三十餘人央耳嗚乎死矣
格物問答 下卷 十四

賊即見屍何害若夫我一死而必欲使三十餘人皆從死此吾
所謂不仁者也況乎樓焚而或更及人之屋也則又將死人也
七書梁烈婦傳後惡不可恃善尤不可恃何也恃惡猶或有自
餒時恃善則膽益壯氣益矜矣死節而敢於多殺人恃死節也
夫爲善而有恃心已爲鬼神所不與況恃善而害加於人者乎
士有挾忠義之憤而輕於舉作恣於口語不恤覆宗而株累人
曰吾但知有忠義耳逞恤其他且彼得借吾作忠義鬼幸甚吾
之予之也多矣皆恃心也然貽害甚大清官多刻廉士多刻而
亦往往罕得福報非清廉之罪也恃清廉以行其刻之罪也嗚
呼當大難而能不斬生不怯死慷慨奮激亦云奇士而徒以一
懷自恃之心而遂致大流毒夫恃心卽物欲耳物欲之於人甚
矣哉若夫存理守道靜定之士當死忠則死忠當死孝則死孝

視爲吾性分之應然元非外特雖捐軀斷腹與順受終者不
異已尚儻然豈豈干物余故曰梁烈婦事推論焉記與容語戒
殺其辭曰予作戒殺三說成客或過我觀之笑曰足下胡爲爲
佛出鉅方如此予曰非爲佛也爲萬物也不忍其曰受屠割烹
炙之慘則爲請命也商書曰與爾有衆請命刑生亦云西鄉爲
百姓請命予賤士安能爲民請命則庶幾乎爲物請命且爲物
請命卽亦爲民請命何也人但日殺一物歲卽戕三百六十物
積數十年中所殘凡幾何夫人貴物賤微但人知天之亦知之
而天之愛人亦甚於愛物今恃貴虐賤而一生所殺者數千萬
物如此則天亦怒矣人之子貴而奴賤者也使子過虐奴日慘
礫是加則父母雖甚愛子亦必怒子天卽甚愛人豈能過溺於
父母之愛乎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予謂治亂起
格物問答 下卷 十五

於生殺夫天豈不欲天下常治而不亂而無如人之好殺何也
一人一歲戕三百六十命積一人之身至數十年又積子孫至
數百年爲其所殺當積幾何天心既怒而聚百物冤苦毒懣之
氣亦上千天和而滂於是作兵於是起則有若疾癘流行天折
札瘥又威之以怒陽伏陰冒風怪雨雹水震霆以隕物傷稼或
大地震石崩水溢折屋破塚墓出屍殺人人不改則馴至大亂
必有驅之冒鋒鋌赴水火者首斷身裂肝腦塗野草子就繫
纍嬰兒絀於槍鏑之上宛轉而叫呼試思人殺物時亦有一弗
宥此者乎磨牙吮血人且相食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報反灼灼
不爽而甚過然則戒殺之說雖爲物適爲人夫豈其專助佛法
也且夫不殺何害客默默久之曰然然人之積不善也豈殺生
一端刑余曰然客既去遂筆中之戒殺三說具匡林云藥記解

其辭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即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毛子讀之曰此大學致知在格物注脚也物至知知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蓋上知字即是朱子所謂本體之明即是良知下知字即是交於物之知也知誘於外此知字即前下知字誘於外者被引誘於外物也反躬者克己即是格去物欲之義此知既為物所引知與物構便成爲欲苟不能克已而去此欲便不能存理故天理滅天理滅則良知蔽果能去欲則天理斯存天理存則良知斯顯蓋上知字是體體有善無惡下知字是用用有善有惡其所以有善有惡者以其交於物而時爲物之所引故也去欲以存理則知之用絕其引矣用絕其引則還知之體知之體即良知也還良知之體則必有以盡格物問答

入下卷

六

良知之量此即所謂致良知也亦既格去物欲而致此良知于是乎誠意而後皆有通相及之功焉蓋息動以反靜然後能純靜以制動獻情以歸性然後能本性以正情故曰正其本萬事理此蓋懸於戒懼慎獨之至極天而後乃能喜怒哀樂未發無不中而既發無不和也此所以誠正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爾朱子註明德解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此朱子註聖經明明德語也先舒案人之所得乎天即天命之謂性也此性自虛自靈自然不昧即良知也其衆理而應萬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意皆言性體中自有者也氣稟所拘限於受生之初物欲所蔽蔽於心後有時而昏者時乎昏

耳其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者固自若也故曰本體之明未嘗息本來天命之性之明未嘗不流行者也譬如目短視或目病視雖蒙而見性則未嘗蒙也耳重聽或耳病聽雖聾而聞性則未嘗聾也手足弱痿或手足病則不良於持行然而能持行之性則未嘗不良也短視重聽弱痿如氣稟之拘也病者如物欲蔽去物欲之蔽則不昏而本體之明之不息者自現即氣稟之拘或未必能盡開而亦漸可開所謂學者能變化氣質是也或謂氣質既稟之生初豈去欲之所能開乎曰否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義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與穿窬之心是去欲也充之則仁義遂不可勝用氣稟豈不因此而可開乎又曰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朱子云自謂不能物欲蔽之耳然則去欲豈不足以充格物問答

入下卷

七

四端乎四端之充若火然泉達而豈猶氣稟之能拘者乎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者發發之自內諺云良心發見即孟子所謂平旦之氣所謂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復者還其固有初者我之本來皆非由外鑠者也此即所謂人之所得乎天即所謂本體之明即良知也夫格物致知者明明德之首務朱子註明明德如此而格致之義在其中矣即此則知去物欲而致良知真格物致知之定解也今即朱子証朱子夫何疑焉且此義但觀孟子論性善諸章亦豁然矣而余又焉用多言爲夫人不失赤子之心解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余謂大人即大學之大人赤子之心無欲而已不失赤子之心只是無欲要無欲須去欲格物是大人之學首務其爲格去物欲何疑朱子註曰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

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朱子此語甚妙細玩之即是格物欲以致良知之義也論田子方其辭曰魏文侯子擊出遭田子方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富貴安敢驕人國君驕人則失國大夫驕人則失家失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毛子曰賢矣擊汰哉諄乎田子言與行胥失之矣驕逆德也富貴固不可驕人貧賤安可以驕人乎哉國君驕人失國大夫驕人失家是已士獨無身乎哉士驕人則失身失身亦未聞有以身待之者也且子方挾以驕人者意者道也意者有功於人之國也挾道者喪其道挾功者喪其功且夫有道必有禮禮者自卑而尊人擊伏謁於道而子

格物問答

下卷

七

方不答無禮已甚道乎何有子曰小人驕而不恭驕則入於小人于道乎又何有夫先王制禮無人而可廢君子之於禮無之而可舍故曰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是故君子之母敢失禮也匪惟他人亦在臣子子曰君使臣以禮父曰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不敢失於臣妾而況妻子乎父之於子祇見孺子夫曰欽有帥執右手咳而名之其冠也見於母母拜之古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執禮稱辭故曰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之有禮於子如是況國君之子且主客乎孟子曰禮之於賓主也與仁於父子義於君臣並稱其不敢忽之也如是且君子之自待待人道寡尚於正正莫尚於中故曰過猶不及則謂固失之驕豈可訓且謂者爲利已耳驕者爲氣矜之隆也不然故矯迹爲名高不然藉是取重而因爲

利不然無故廢禮焉庸人也圯上老人之待子房也折之所以成之王生使張廷尉結襪猶曰相爲重乎方直謂貧賤驕人何所處哉豈古所謂以禮制心帶爲富貴人設哉且夫失國失家云者徒言得失也不知君子爲禮非必求其得而患其失持吾敬也持吾敬者所以存心而事天也且以化物故禮經曰毋不敬曰教不可長如徒言得失則庶人益賤於士乞丐益賤於庶人而庶人乞丐之可以驕人當益甚於士下益陵上益替亂之道也下益陵矣而上又不肯稍替焉勢相激必相戕矣夫天下之無長乎有失而可以自輕其身者無過乞丐故乞丐往往敢以無禮加於人曰吾安往不得乞丐子方爲此語幸不值禍則伐德不幸而值禍且殺身夫儒可殺不可辱爲成仁取義言之也無禮而見殺斯君子弗錄然則子方殆習於亢俠橫議之風而未聞

格物問答

下卷

九

聖人之大道者也嗚呼戰國之後爲秦卒致阮儒之禍漢高帝溺儒冠至文景猶不任儒實太后且曰安得司空城旦書其亦積士氣之憑陵仇戾而有以釀之歟論王安石新法宋王安石新法事事屬民屬民者即蠹國而安石悍然排羣議而爲之卒亂天下後儒不加深察或猶稱其經世之畧以爲元自可行毛子曰嗚呼豈不悖哉凡爲是者皆惑於疑似而不審知其弊者也竊恐罔利者緣此遂踵行之試詳論之安石生財之法大率貸於民息二分夫貸息二分此貧富人交劑之常法也然民間可行而朝廷必不可行何也譬今富人貸負販者千錢負販者得此錢爲市日獲利可數十文日積三文有奇歲終而併子母納還富人千二百文方可勝也若是故貧富交利雖然此必負販無他事耳儻有他婚喪疾病獄訟虧耗之類則不能盡如約

其人自死母錢難詰故富人牟息亦有折至於逡巡日月或他物償抵通流宛轉皆所可爲儻有忍富人焉不肯遲不肯抵不顧迫有他思或死而更追累其妻子併及居間經手保任之人不赦或有斃此富人之手者夫富貧均民耳而忍富人僉足以斃貧民况官臨之者乎始放散也官扣胥除民固不得滿干錢入手矣而其勒期取盈追累之法又必大甚於忍富人納物入官必有加增需索使費之屬此忍富人亦無之奉行期多放散以爲功自媚或懼少放散則有誅必有不願貸而強予之陽則曰願貸強予貧必殺貧強予富又剝富此在忍富人亦無之民之死之者多必已故民貸官則死民貸民則活且富年貧利利俱在民官牟民利俱入官如此則貧富又交病何也貧人固傲於官而富者亦鮮從生利且被剝也富者曰貧則貧者愈

格物問答

入下卷

三

無仰資之所故貧富交病夫青苗猶今富人之放蠶放米也然朝廷不可行弊政如前所悉數也民有身則有役一歲中役或多或必多雖苦之必猶得逸雇役之法以民家貧高下爲準夫貧之高下無可稽悉則因緣倖脫官吏之賦必多或以上爲下或以下爲中不均被累計告尤滋且出身充役則富人雇人而貧者自役自役者猶得省錢今概令雇人則貧者更困且夫名免役者納錢入官官爲雇役而免納錢者之役也夫民雇民彼此得相通爲盈縮納錢於官又必取盈必有加增需索諸弊如前所悉數此出雇錢者之苦也官雇人則受雇之直給於官又必有其扣除侵蝕此受雇者之苦也至單丁女戶一概輸錢此又桑弘羊輩之所不爲者也方田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爲一方驗其肥瘠分五等定稅若是則田誰肯自雇肥其因緣賄囑之

斂富與免役論家貴等且田有高下則價亦有多少彼售高田爲價已多所以然者以田雖肥而稅與常者同也今因肥加稅則民又困或謂安石法不便何爲保甲至今行之是不知今之保甲非昔之保甲也今保甲特令十家爲保相伺察不容奸宄之徒暴亂之事耳若安石則藉民二丁出一丁而什以相保授之弓弩教以戰陳妨費騷擾其害滋甚至於保馬買坊諸稅政其害又甚彰彰者也市易一法近於周禮泉府國服爲息然周禮所謂服者役也安石則責令以錢爲息固困過期不輸又加罰錢則民又重困且服字之義或勞或事未有訓爲財利者安石不通文義如此毋怪乎字說之多穿鑿可笑也總之其法非害盡民利不止而其心則欲國富強以平外敵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歛修孝弟忠信則可使制梃以撻秦楚齊桓公欲從事諸

格物問答

入下卷

三

侯管仲進以修舊法擇善者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未聞殘內以事外根本不固而可以制人者也安石大與此相反即安能得志於敵也哉豈惟不能抑且自做今夫國家猶宇屋也人君家主也百姓其家之子弟僕隸敵國外患猶風雨也風雨漂搖或壞宇屋乃盡解掣其子弟僕隸之衣服被褥以扞風雨風雨未見其攸除而一家之人都病且死則誰與保此宇屋也是安石之智也然安石嘗以小試於鄞而民便之何故曰偶爲之其地小其日淺其求利之心猶微照察易及胥徒難欺故爲便耳儻推之天下則必不可行且愚民無知難與慮又其法儻久行於鄞民亦未必終便之也曰子言其心欲致富強而平敵是忠於爲國心固可取已曰不然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彼心固欲求勝與安也然危敗則

義不容於不死不亡況爲宰相而亂入之天下豈可赦也商鞅
何嘗不爲秦弘羊何嘗不爲漢徒以峻法橫斂得罪於天下夫
得罪於天下卽得罪於天故鞅受車裂而秦人不憐卜式曰烹
弘羊天乃雨且缺實佐孝公以興而平準亦有以助軍興成武
帝捷伐之大功然惡之猶如此況安石之徒然斬國迷民而訖
無他効者哉當日者謂宜許其盤水加劍以正其罪上以謝祖
宗下以謝百姓且以永昭利口亂官而爲民賊之戒斯國法之
允平者也惜乎宋旣失刑人相則倣終趙之世奸臣接踵紛紛
紹述更祖其說而祚亦不得長不然以藝祖之忠厚開基太平
繁榮東西息燧人物熙熙自相安石後不及五十年而乃竟成
靖康之天下嗚呼議者猶謂其法可行何也昔王和甫爭鄭延
諸路負餉民不當佐役全活者四萬人呂公弼執其手曰果有
格物問答

入下卷

三

陰德相與共之東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雖當時不從其議
而其子松疎皆死非命與卒滅族蘇子瞻以爲統請重法之報
持論之關於禍福成敗如此不但一言以爲不智而已然則後
之君子抑亦可以鑑矣戒矣其慎辭哉三百篇無淫詩說其辭
曰毛子曰詩三百十一篇無淫者也以爲有淫詩者朱子誤也
蓋未嘗有淫詩而有刺淫之詩夫刺淫正也淫者之作邪也子
說詩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之義謂何而存淫詩於三
百篇也子又曰放鄭聲鄭聲淫夫放之之謂何而乃更存淫詩
誠第子則放鄭聲詩則登淫孰謂夫子自相乖違如此余故斷
曰三百篇無淫詩且古詩三千夫子刪爲三百垂爲經訓刪之
者十之九而猶存淫詩則其所刪者何等語也朱子故欲駁古
序又誤執記鄭衛之音比於慢鄭音好淫淫志及鄭聲淫諸語

於是刺淫之作多指爲男女相悅期會贈答之辭如靜女溱洧
之類是也於是乎併非刺淫之作亦多指以爲淫遵大路風雨
子矜之類是也三百篇摭序解無淫詩一篇夫詩本非淫而古
或誤以爲淫淫之可也詩本非淫而必欲以淫強解之何也蓋
釣此一詩出於刺淫之口則爲正出於淫者之口則爲邪出於
刺淫者止淫者也出於淫者宣淫者也夫子刪詩正樂而多登
宣淫之篇然哉抑否於是後世佻情褻事工極描摹而概得藉
口乎詩曰淫辭聖人之所不廢者也曰聖人固許我爲之也至
相煽相勸載胥及溺則指非淫詩爲淫詩以謂淫人題之子且
經之大啓之矣夫聖人著書以坊淫而解者顧反決之乃致流
蕩者皆有以自托此其爲禍不亦大乎且古人善善長惡惡緩
又曰罪疑惟輕輕使淫奔在疑似猶當引輕緩之例況古訓相傳
格物問答

入下卷

三

絕不謂淫而過爲深文殊非詩人忠厚之遺也蓋既有其文必
有其人儻昔者維士與女元非爽行千載而下讀其辭而輒誣
以狂且之賤多露之汚九原莫作誰雪其冤鬼而有靈且銜深
痛嗚呼亦可畏也是亦不可不慎者也故語曰利不百不變法
功不十不易器今據古序作解固未嘗背理而傷道而決欲變
其從來非古是我此又何心且子謂鄭聲淫淫者聲也非辭也
猶賁牟賈云聲淫及商爾夫聲淫且放之而況於辭淫者乎然
今詩仍存鄭衛何也蓋淫者或未流之弊而多近淫夫豈必盡
淫則夫子所錄必非淫聲明甚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
乃衛靈公至濮水聞琴聲令師涓寫之而師曠以爲靡靡之樂
今衛風實無之卽桑間亦不云桑中知非爰采唐矣篇也然則
凡屬茲聲夫子固已斥之矣而謂三百篇有淫詩也哉雖然

此非紫陽之過也宋一代詩運爲之也宋人於詩多徑露少藏藉知有正面語而罕知前後左右側反也此宋詩之荒衰而朱子亦未能振脚有詩體謂刺淫也者即妙於蘊藉前後左右側反矣紫陽固錄於宋習而所以必欲解爲淫人之自作歟去欲說聖人之心無欲而已矣聖人之學去欲而已矣去欲者無他法凡於食色貪聲華勢利之類有所嗜好皆要決然去之或一念之萌動於此即與消化或一念之黏滯於此即與斬截或一念之誘惑於此即與祛避以至無故忽生游思妄想即與掃拂即一切意向微有粘滯處皆當即時空却過去勿追未來勿逆現在勿著極而至於顛沛禍患生死之際亦然都勿憂怖坦然處之順命而已此等處皆大難大難然政須在大難時見力量顯手段勇猛堅剛決要戰勝而後已如此數番後自漸入妙

格物問答

八下卷

五

總是平時戒懼慎獨之功用於人所不見不知而其道直可完性分而通天心直可溥天下而垂萬世蓋繇小而充之大繇暫而充之久繇一事而充之事事繇勉強而充之自然時時以之處處以之則此中自得靜湛虛明欲盡而理還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先儒曰只一無欲便直下做到聖人此之謂也說雞雞栖栖然而略略然羣聚則以爲父母爲子女爲兄弟姊妹朋友也者引步趨趨通相顧戀謂乎慈孝敬愛之靡他呼而授之米則趨競食因以成爭或子母大相啄嗚呼欲之害如此夫夫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朋友雞不知其分孝慈敬愛雞不知其訓若是者匪從學問窮道理乃有獲也天之性也其於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朋友與孝慈敬愛雖不知之曰知在中矣雞無欲之故故天性顯天性顯故真知明見米斯爭物欲蔽之則此知

即隱然則知之必期於去欲也益信吁學問窮道理者富有可欲其能爲不見米之雞乎

格物問答

八下卷

五

格物問答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先舒撰先舒有聲韻叢說已著錄此書爲思
古堂全集十四種之一大旨主王守仁之說以格
物爲格去物欲力斥朱子窮理之非然王守仁初
爲是說特高明之過流入釋氏耳先舒乃毅然謂
三教本一二氏爲儒之根本且稱此論旣確決定
無疑恪欲專一守此以爲自修自證之學蓋明季
心學之流弊深中乎人心如此此固非守仁所及
料者矣

螺峰說錄二卷附稚黃子文

併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

種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螺峰說錄

一卷》提要

螺峰說錄綜概

聖人之學深人於無生死之學也聞之者疑多信少長言之也豈得已

此中竊豐二義曰格物欲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曰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格物欲語與考亭別盡倫常語與佛氏別別也者見之真也見之真而又疑多而信少也故縷縷言之良非得已

了生死語老氏略言之釋氏詳言之聖賢則時乎微及之何以時乎微及之也恐人之惑也恐人索之於虛無誕漫也夫切實而玄微存焉卑近而高明神焉蕪蕪之污實五稼卉木皆然梅清香矣蘭幽芳矣而抑知其由於腐臭之以爲肥乎况人道乎達天者盡人而已知此知聖人所以不詳言併不略言之故而所言皆是物悟螺峰說錄卷首一

者得哉

初謂六經古聖人治世之書也而今乃覺其都是了生死之真詮妙諦也聖人真是了生死之人也不覺自汗沁心沾體回想從來岐途惑之豈知故鄉元在家裏更不必出門庭一步者也

得得名酒飲之甜適或指爲糟粕或言謂酸敗然飲者自如略不與辨何故以得味故莫不飲食知味者鮮矣得味者知味者也然余不能已於言者蓋不能已於言云爾聯也將毋謂多言寒拾或嫌其饒舌矣乎而今而後吾將賴筆於此一事

戊辰七月十一日毛先舒記

螺峯說錄篇目

上卷

聖人出世間法說
心說五條
學以心為主說
慎獨說二條
不慮過此日說三條
忍說四條
格去物欲說四條
鬼說
學說
天子稱福說
慈悲說
倫常說六條
是說三條
省發說六條
顏淵喟然嘆曰說三條
君子小人說
故物說
傾瀉說
吾無隱說
螺峯說錄卷首二

太極說二條
至矣說
心非二說
求放心說
不見說
慈念室欲說
浩然之氣說
夜氣說
斷念說二條
念醜禍福說
改過說
中庸說六條
工夫說六條
了生死說十九條
真善說二條
道說三條
悟說
下學上達說

下卷

程氏語說二條
非有非無說
無夢時作主說
治世不礙心空說
佛語通聖學說二條
健用說二條
丹說
二氏說二條

陽明之學說四條
此理說
了得說
性體不殊說六條
見地說
道家說二條
雜說八十一條

螺峯說錄上卷

錢唐毛先舒雅黃著

聖人出世間法說

人嘗謂聖人之道是世間法佛道是出世間法說殊不然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事人能事鬼矣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豈非世間法便是出世間法盡世間法便是盡出世間法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聖人示人無生死語也無生死者豈非是出世間法夫聖人之道大矣豈其不能盡出世間法

太極說二條

太極無形而有理斯理也先天地而常存後天地而不沒蓋無生無死者也斯理形之於天則為命降之於人則為性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命也性也即斯理也性命達而為倫常則率性之謂道是也

思古堂叢書

也此理無生死此性命亦無生死人欲無生死惟完此性命而已矣物欲蝕則性命不完倫常缺則性命不完性命不完故不能與之為無生死聖人格物欲而盡倫常則性命完而復歸於太極之理無生無死矣此古聖賢了生死之正法也客問若是乎太極之理之無生死也何以聖人又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濂溪云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生萬物曰無生死處生生不已生生不已却無生死許在聖學真語中茲不更述

客問於稚黃子曰子何以云無生死處生生不已生生不已却無生死余應之曰周濂溪何以云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

心說五條

心以無知為體以知為用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空空如也心之體也我問其兩端而竭焉心之用也夫子又曰寂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張子云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又云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理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其即夫子所言之意歟

客問聖人曰無所用心難矣哉是心不可以不用也而孟子又曰不動心夫用則動矣不動則不用矣二者何居焉余答之曰此其解在中庸矣曰發而皆中節發者用也中節者不動也此其解在論語矣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用也不踰矩不動也此其解在書矣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好惡用也無作好無作惡不動也此其解又在易矣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者用也不出位不動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而感感而寂不動而用用而不動此所以爲心之妙也歟

良象云兼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位者心位也心以思爲用思以

心爲主思磨作聖豈能無之然於其所思也但欲其靜以照之而不欲其動以徇之不出位者總不使思離乎其心之位而已一有所著便出其位出其位便是舍則亡便是心不在焉便是心不在腔子裏思不出位則思而無思矣無思者止之至也此所以爲兼山之象也聖人非無情也喜怒哀樂皆中節則情而無情矣聖人非無欲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欲而無欲矣聖人非無思也思不出其位則思而無思矣學問之道無他唯慎不中節之喜怒哀樂踰矩之欲出位之思而已此三慎工夫總亦不離於去欲耳知此則三慎者亦非三事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心如太空者也此是大道至極境界亦便是無生死境界乃有客問釋者曰心如太空了生死否釋者答曰不也今有物於此則此處非空物去則空乃生物來則仍滅更言大者前世界壞而空始生後世界成而空又滅是太空

能無生滅也心如太空豈無生滅既有生滅豈了生死先舒謂釋之言巧矣却非實義何也空不拒有不礙空物有去來空體自匪世界壞而成此空世界既立空未嘗失生滅之說殊屬非確且空本不空此不空者即常住矣心果能同於太空乎便是常住真心矣中庸所說者即是也或謂此釋者恐人認空爲極又著於空故云然耳然余謂佛家好作掃蕩語以示玄奇使人惛恍徒滋眩惑亦何爲哉

至矣說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至矣略如大學在止於至善至字是確乎有一至極之理在此所謂無而有者也勿因無聲無臭語便作斷滅空亡解也

降心說

降心是學人絕妙功夫禮云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易云懲忿窒慾夫子之四勿三戒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數事曾子動容貌數語皆降心之學也客曰動容貌云云是外邊事如何云是降心曰純於外正所以降其心也至於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此時之心便無所庸其降矣客或曰降服其心是金剛經語談正道而奈何參入佛學曰我心則降錄於國風降心相從見於左傳安見其定爲佛學也且降服其心金剛妙語亦正不必以佛學嫌之耳

心非二說

或問人以心爲主然有心反不能自作主者如怒者心也不欲怒者亦心也乃有本不欲怒而不能遏何也又如思者心也不欲思者亦心也乃有本不欲思而不能止何也豈其不欲怒者一心而怒者一心不欲思者一心而思者又一心則此中果有兩心耶答曰心

也心中含性性乃生情不欲怒與思者性也而不能怒不能思情也情固根性而發而情發則性往往不能制之斯判為二乃情性二非心之二或曰情既根於性何以成二曰性體而情用用與體二性靜而情動動與靜二性純乎理而情雜於欲欲與理二然則如之何曰復性蓋人之情之違性久矣性之為性也微矣則其不能制情固宜復性則性日厚日尊而日有力則可以制情久之情且漸自純焉夫如此則未發為中中節為和人心不危道心不微矣故聖人之學莫大乎復性敢問復性之方曰工夫只在格去物欲云

學以心為主說

學者總以心為主心善則益處皆益善心惡則益處皆益惡如地中樹木然所種是嘉樹則培植灌溉皆為嘉樹之滋所種是惡木則培植灌溉皆是惡木之助即如讀書亦所以培植灌溉其心者也此心

學說錄上卷四

元是善的多讀了幾句書便更增長幾分謙和若此心元是惡的多讀了幾句書便更增長幾分傲慢如仁人而授之以兵他便用兵衛民兇人而授之以兵他便藉兵為亂問如何能使此心善而不惡曰孟子不云乎養心莫善於寡欲功夫總以格去物欲為主耳

求放心說

客問孟子曰求其放心窮嘗有志於此而無如事務之來皆吾身之必不可謝者則不免要用心於外奈何余曰君語非也若分外不應為之事而輒為之謂之曰放心可也今君所言是本分內應為之事也若是分內應為之事其為之也正所以求其放心也如一身職業自須勤敏一家衣食自當料理勤敏料理便是不敢放心則便是求放心之學若荒惰不以為意此便是放心不求耳外如禮文酬酢類皆然有官職者尤當勤於其事而不敢廢弛斯為求其放心之學

位愈尊事愈大其不敢自逸愈甚則足下用心事務處正是求放心處而奈何反以自病乎若必廢人倫絕世事以為求放心者夫豈聖賢之大道哉

慎獨說二條

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慎獨工夫此是過人欲於將萌以存天理之本然真工夫也是了生死之真工夫也此工夫即是允執厥中即是懲忿即是寡欲即是克己復禮印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求放心即是存心養性即是宋儒所謂且靜坐所謂心在腔子裏即是道家致虛極即是守靜篤即是守中即是斷念頭即是釋家之念佛即是參禪即是持戒凡種種工夫悉在其中矣為學之要莫切於此何必別求了生死之方乎

戒慎慎獨工夫總是過人欲於將萌欲化則理斯存不是去欲外又別取一箇理來存藏心中故不必別存理遏欲作兩項也余嘗譬諸鏡垢去塵即光現處又譬諸月魄減處即明生處豈是垢去魄滅之外又別有箇規光生明法或曰書云人心道心道心即天理人心即人欲書既分言豈可合一余曰人心道心一而二而一心感於欲則形為人心化欲歸理即全乎道心赫元定所云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者非也道心既為主則人心悉化為道心矣安得更有人心之聽命者佛氏云轉識為智又云化念成覺又云一念不生全體現此全體即是一念此念既不生則即化為全體而現耳佛氏談此理往往得之故不嫌引以相証云

不見說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此不見有二一事不見心不見不肖之事人雖不覺我不為之其功猶易不肖之心人所不

見我決不萌其功最難如閭中有寶無人見之而我不竊中人以上者能之此中絕不一萌貪心則難矣無人處而值美色能不相狎狎知自好者能之若此中絕不一萌愛戀心則難矣古聖賢之學易者不必言惟尤要於最難處克之合此兩不見而力勉爲之便時時是功夫刻刻是進益其功夫是真功夫其進益是真進益此處做得到家便時時刻刻生真快活

不慮過此日說三條

懲忿室欲斷念爲善此四者乃是不落空真功夫也只此四者功夫直下做到聖人一日中但隨在爲之便不空過了此一日也一日中做得一節好事說得一句好話充實得一箇好念頭便不慮過此日一日中止得一節不好事諗得一句不好話消化得一箇不好念頭也不慮過此日

原學說錄上卷六

學者只在心言行三著加慎而求符慎者慎其發符者毋口是心非毋心欲然而行違常自照顧誠意正心謹言慎行知非改過遷善遠惡便時時是功夫刻刻是進益底於純熟之候便於性命上有實益處便於生死上有得力處人一日中常能如此方是不慮過此一日也

懲忿室欲說

懲忿室欲學人之兩大功夫也忿者戾氣欲者淫情氣戾情淫性斯傷矣懲之室之祛之既淨其於復性之功已過半矣然此兩項功夫最難學者於此處得力餘者皆有破竹之勢夫戾氣火也淫情水也懲室到至極處便是入火不熱入水不濡手段倅然犯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其入火不熱之事乎昨日席上有妓我心中却無妓其入水不濡之事乎

忍說四條

意氣相加彼此競勝縱能勝得只是業力業力取勝徒增業耳若能忍者便是道力道力一分一分受用道力二分二分受用川力愈增長愈益入道極於都化其妙何如

金不受鍛鍊不精玉不受磨礪不瑩人不受拂逆不純故人凡值非意相加須要能忍能忍又要能化欲其能忍且能化者所以自治其性情也所以自爲造就成全之法也則彼之加我卽所以造就成全我者也愛我莫甚焉故人怨之我忍之我仇讐之我父母之然此爲我無取侮之道者言之若自有取侮之道則尤當因之省身改過則我益受彼之造就成全矣是人之加我無往非德豈不樂乎

無逸云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楊忠愍公繼盛論兒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

原學說錄上卷七

之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之氣人有向你說某感你恩則云我無恩於他則感者聞之其感益深人有向你說某惱你則云彼與我好豈有惱謗則惱者聞之其怒卽解山陰劉夫子云忽有告我者曰或謗汝則曰某未之聞果有之吾反吾罪焉忽遇謗且欲辱我者於聚衆辱汝則曰何至是果有之吾反吾罪焉忽遇謗且欲辱我者於前則何如曰敢請某之罪不得則避既解讐焉則何如曰善者與之其不善者去之然則唾面而乾者是乎曰非謂此也吾將以人爲礪以進吾學爾先舒觀此皆是實學問真力量語能知此而勇行之有益身心性命不小不但於處世而已

舍容隱忍天地之德也豺狼蛇蝎皆並育之卽小人凶類亦未嘗急誅之卽誅亦或不盡殄之人怨容及天亦不怒黃潮加地地亦不愠化生長養皆是其恩而人反如此此舍容隱忍之至者也此天

地之所以爲大也人能含容恩惠斯克育夫天地之德莫大焉
德乃太必有忍其乃有濟易云君子以愷容室欲程子亦曰忍欲
與不忍便是有德無德

浩然之氣說

浩然之氣與客氣迥別客氣根人心來浩然之氣根道心來客氣從
人欲中發出浩然之氣從天理中發出然人往往誤以客氣爲浩然
之氣只因有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諸語遂認做是驕凌凶湧之物此
大謬也只看孟子說做功夫處曰集義曰非義襲而取之曰不慊於
心則餒曰勿忘勿助長直從戒懼慎獨兢兢小心中做將出來卽至
大至剛塞乎天地亦是一種定力充周完滿之驗而豈驕凌凶湧者
哉且不動心由於此若是客氣則往輒動心矣又何以能不動心也
學者未嘗細心體驗且亦欲借此以恣其驕凌凶湧耳然而毫釐干
礙畢說錄上卷八

聖爲顯不小乃是非成敗吉凶生死之一大關頭也不可以不辨者
也客難予嘗云人心道心祇是此心今如何又分屬客氣與浩然之
氣答曰浩然之氣與客氣亦元是一氣

格去物欲說四條

學人功夫須要在切實處做則格去物欲是也內則戒懼慎獨外則
克己四勿存於內以應於外制其外以養其內總歸於去欲而已矣
只是如此做功夫自應得力有無窮妙處易之懲忿窒欲書之有容
有忍詩之不大聲以色禮之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
極皆此義也若不於此處加功夫而徒然談玄說妙其於身心性命
總不得力而焉能抵敵生死哉蓋物欲者生死之根本也格去物欲
到淨盡處微細念頭不存些子然後乃能抵敵生死也斷斷如也
理欲之界是了生死與不了生死大關頭也無欲而純理便了生死

工夫要在念頭理欲交戰時此時必使理勝欲而斷乎不容欲勝理
如此戰勝數番後久之自然純理而無欲矣然戰之一字大險大難
却亦正是大好機會何以大險此時不但是聖凡分界處亦正是人
禽分界處豈不大險何以大難欲學理微微難拒悍豈不大難何以
是大好機會戰得勝時便是了生死工夫進步處從此做去直到聖
人豈非是大機會舜曰危微子曰克復皆此謂也昔人云心戰而胆
戰勝而腴劉念臺夫子云直須五更清夢時血戰幾場果到了戰勝
而腴時候快哉其工夫總以戒懼慎獨克己四勿爲親切耳

昔儒謂去欲爲寸鐵殺人劉念臺夫子云此項功夫直須五更清夢
時血戰幾場又云功夫須是應事接物處不差方是真得力先舒曰
五更語是靜中功夫應事語是動中功夫學者須是動靜如一始得
朱子曰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
源畢說錄上卷九

妙又曰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於端莊靜一之內以爲
窮理之本先舒案此二段語則窮理亦必先須去欲明矣何也夫云
存之則非去欲何以存心云昏昧雜擾非去欲何以祛其昏昧雜擾
云存於端莊靜一之內非去欲又何以能然去欲果爲大學之首
務而格物之果爲格去物欲斷斷如也紫陽語及於此其理固亦有
不容自昧者耳

夜氣說

吾嘗謂格物欲以致良知人多不信只看孟子夜氣之說可以知之
其所云日夜所息夜氣足存是睡去時也平旦之氣是睡醒時也睡
去時既不與物爲構而神明虛靜正是格去物欲之意睡醒時而好
惡與人相近也正是良知之來復也睡去時之所息所存此時無一
毫人功可以著力而其所以自息自存者此處正驗天理生機固有

潛滋默長不待人爲之妙而平日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之幾希遠於是乎呈焉則信乎格物欲以致良知其效有不可名言者與

鬼說

無道之世妖厲迭興有道之世鬼物不靈故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其故何也有道之世猶晝也無道之世猶夜也晝則月星隱夜則月星明即是理也又晝則蛇鼠蚊蠅之類皆潛至夜則此類皆出治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亂世則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總此理總之陽盛則陰避陰盛則陰物俱以其類出而用事矣在人理便是陽欲便是陰人能純理而無欲則鬼不敢侮之鬼之所侮者必其多欲而不循天理者也

斷念說二條

戰退百萬雄兵易戰退念頭難念之發也真如雷之奮河之決雖有

螺峯說錄上卷十

巨力莫能禦之然此時乃正是做工夫時候必須血戰而期於有以勝之勝過數番後則念頭漸自平靜久之將不復起矣心如太虛其樂何如

心空是聖人心體妙極境界子曰空空如也又曰回也其庶乎虛空又云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及云無聲無臭此非獨老氏之虛極靜篤釋氏之應無所作也到得此境界於是乎無窮之妙皆現然是自然而來再加一毫工夫不得再加工夫者心上反又多此一事矣或謂君嘗者畢竟實之說何以又謂心空爲妙曰此心空非空亡之謂悟者得之

畢竟實說

釋者有曰畢竟空雅黃子曰畢竟實此非故欲與釋氏爲異也理確然也蓋凡自無而有自有而無者其中元有至理存焉唯有此至理

於是乎無而有有而無無而復有只是如此循環不已一切絲微元而歸貞貞又起元者此也世界之大開闢而混沌混沌而開闢者此也無有有無者變而不常此至理之主乎無有有無者常而不變常而不變則久矣而終不淪於斷滅消亡矣此余所謂畢竟實者也而奈何曰畢竟空乎哉或曰然則子又謂心空是聖人絕妙境界何與余答曰君果能到心空時自然曉得畢竟實之說

念釀禍福說

邵康節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言我所恃而主者唯一念初起時此人前此元無善惡已成念後便分善惡既分善惡鬼神便見之能操之矣故人一念善鬼神必護之護之於是成其善而使之福一念惡鬼神必惡之惡之或亦成其惡而使之禍故曰天啓其衷亦曰天蔽其衷天即鬼神蓋真有潛驅默運而身不自覺者說錄上卷十一

由也者故人但知我心由我而不知其由鬼神然鬼神依我之善不善而式憑之則雖由鬼神又實由我故人莫要乎慎其一念之初發易曰閑邪存其誠學記曰發慮憲大學格物中肅慎獨古聖賢爲此兢兢者也客難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况天地鬼神而豈有成人之惡者曰此當視乎其所以積無善無惡之人則天因其起念之善惡而成之然於成善爲善而成惡緩積善之人偶動惡念天亦常使之轉念以銷其禍若積惡之人動念惡則天直成之而禍之矣故曰禍淫曰害盈曰降之百殃曰傾者覆之皆是理哉雖然洪範五福而曰攸好德然則好德即是福不好德亦便是禍併不必論及後來得報之禍福也知此併可無疑於夷齊回跖云

天子禍福說

客謂迨吉遘凶天何不如其大小之數以報之無與則人皆知勸懲

警懼而舉世悉化於道豈不甚好乃何以報不盡酬使人謂天道無知而反致墮善肆惡耶曰此正天心之妙用而所以試其人也惟善惡不必盡酬而此人終爲善不爲惡則其善稔矣待其善稔然後福之此猶堯之於舜歷試諸難而後乃命以位也惟善惡不必盡酬而此人終爲惡不爲善則其惡稔矣待其惡稔然後禍之此猶湯之於葛牛羊之遺毫衆之耕至於殺童子而後乃征之也夫大人且不遽予人以禍福况於天乎君子亦務稔其善而已

陰陽說

書云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義倫攸攸古陰陽二字始此則盡義倫乃所以承陰陽耳世人不知其然往往反以外施功德爲陰陽夫外施功德亦是陰陽中事而要之必以盡義倫爲主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倘舍本逐末無有是處

釋義說錄上卷十二

慈悲說

佛氏大慈悲能救諸苦難職微命在所必惜善矣然聖賢之學本立道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由本達末慈悲救苦卽都從孝弟中生來人倫皆佛事矣佛氏先已斷却父子天性之恩而乃云慈悲救苦憫及蟻蟲遺本而務末此聖人之道之所以正而大也

改過說

南浦錄云慈湖先生父少時不知已過但見人過一日反觀內索吾過若此其多乃大懼力改吾輩日處過中而不自覺非慧日朗然安能微細窮詰知念念之皆非者乎先舒曰惟其不知已過所以但見人過也先舒又曰唯聖人爲能無過其次惟貴知過認過改過能知過便是智能認過便是仁能改過便是勇伊川曰有過必改改而已矣常有歎悔之意則反爲心害海門雜言改過卽是遷善人不能無

過如身不能無痛癢有過便覺是知痛癢一覺便改是摩揜一收便了是本無痛癢亦無摩揜有一種怕事人纔痛癢便大憂疑有一種求效人追我如此調護何以尚有痛癢妄自悔恨又有一種多事人痛癢已過還記着舊痛癢處所以轉求轉遠先舒曰觀伊川海門語尤見了徹

倫常說六條

庾禪恭云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今士大夫舍聖人之師而投入二氏以爲師皆賤家雞愛野雉也所以然者蓋由不知倫常卽性命不知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故也朱子答何叔京云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失其半也先舒謂此語便是聖人之學與佛學差別處知此便知佛學偏而不全聖人之道之所以

釋義說錄上卷十三

爲大也客曰是則然已倫常已盡乃皈依佛氏如何曰盡倫常者完性命了生死又何必更入二氏且夫子尚謂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未能卽文王止仁止敬云云亦是後人頌之耳文王之心豈自以爲已止至善故曰視民如傷聖道未足兩大聖人且如此人可易言倫常之已盡哉夫有君親而事之固不必言卽如父母已亡亦須嚴奉祀事而下以教育子孫卽此身死亦須具棺衾殮葬使子孫得葬我以禮祭我以禮此皆所謂盡倫常也倘入於別教諸事皆廢矣釋者常云生死之際我佛家何等灑脫若俗家與妻兒涕泣留連屬一何苦楚余謂俗家此等處便是盡倫常完性命處中節之哀不失其和雖苦楚非苦楚若更進之則得正而斃朝聞夕可亦不外此卽此便是了生死之妙且觀佛遺教經將入涅槃時衆已無疑猶復三唱亦何嘗不叮嚀拳切而豈必定以忽然示灑脫哉

太虛不著萬有不拒萬有著萬有者便非太虛拒萬有者亦非太虛故以爲廢倫常而後乃得澄性命之原者是必拒萬有而後始成其爲太虛也必拒萬有便非太虛

王敬美說仁術謂吾人不忍之心一發即是眞性天根萌動呈露處決不可阻遏他須要徹頭徹去不得已亦須有箇術發付此心如聞聲不忍食肉此箇心人孰無之只爲經過庖廚多遭故且忍情食之後便心硬耳先舒曰此語甚妙總之是一箇仁而已總是盡乾坤山河世界都是一箇仁結聚而成則無往非慈祥惻隱之妙朱子曰滿道軀殼都是惻隱之心才築著便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且如人身有大傷損處固是覺只以針略刺著亦便痛日用間初無些子間隔先舒曰此語甚妙至於佛氏更不必說然佛法護牛戒殺不食肉而反棄去人倫自珍血胤置家國天下於不理斯其於仁也

錄參說錄上卷十四

偏矣此聖人之道所以爲大中至正者也

士大夫晚年多流入於佛張定夫自言初學孔子之道而無所得後讀老子而願學焉先舒曰凡此等只是不知倫常卽性命故也

吾鄉沈大圭先輩云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或疑之先舒謂此語決定不誣蓋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人處道應死忠道應死孝而果能死斯盡倫常之極者矣亦既盡倫常之極夫豈不能了生死雖然但不必定在死耳古來龍比是了生死人伊傳亦是了生死人孝已申生是了生死人曾閔亦是了生死人

吾言盡倫常切矣盡也者教之也然又有不應教之甚且用殺亦所以盡倫常也蓋以大義斷私情以陽剛決邪淫振肅而扶明之亦正所以盡倫常也盡斯教矣或曰如此不有傷於太和元氣耶余答曰夫太和元氣其中仍自有春夏秋冬者也四時順序而寒燠不愆便

是太和元氣之妙若只是一味混沌過去卽謬所云不冷不熱五穀不結豈所以爲太和元氣耶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唯其能斯不失爲仁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喜怒哀樂而中節斯不失爲和卽此可知太和元氣

中庸說六條

中庸妙在箇恰好恰好者天之心也到恰好處欲亦是理男女人大欲存焉而關雎樂而不淫欲仍是理喪致乎哀此天理也而古之人或不減性毀而滅性斯過矣則理亦欲矣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矩之欲欲便是理矩亦正是恰好處也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孝作泛音者對微處則有育非微處便無育對微亦正是恰好處卽理理而可以悟天心焉

太極無形而有理此理也卽天地之心也聖人之道中庸此正是到

錄參說錄上卷十五

恰好處故曰執中曰時中曰中庸其至矣乎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到恰好處便自知味知味者卽善體此理而妙契天地之心矣無生死矣異教或太過或不及則不得其中或偏或矯則不得其正或隱怪而不得其常或泥窒而不得其通焉便非是到恰好處而不能知味則又何以體此理契天地之心也夫與此理參差攜貳而與天地之心違焉能無生死乎哉

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聖人預知有佛氏及諸家異教矣依乎中庸則不屑爲隱怪也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則不泝後世之有述也惟聖者能之蓋聖人自有中庸之正道而豈欲爲隱怪以求後世之述哉今人尊奉他氏之教而反常視夫聖賢之學只是喜隱怪而怨中庸耳中庸隱怪大是相反一此一彼一入一出正須於此處見得分曉持得堅確彼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何足以語此

記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平常也聖賢之事平常而已思矯然自異於斯人便自害道蓋思矯然自異於斯人者名心也客氣也名心客氣皆是人欲故害道也此所以戒賢知之過也所以戒為道而遠人也所以戒夫素隱行怪者也客語若然則鄉愿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之是耶曰否鄉愿有媚世之心此不為矜奇之舉正自殊耳中庸是道太過不及便不合道中庸者恰好處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恰好處之妙便自知味此蓋不外於人倫日用而得之味在飲食中含之而索味於飲食之外無有是處道在人倫日用中含之而索道於人倫日用之外無有是處知此味則於此味有妙契焉而自不能已知此道之恰好處則於此道有妙契焉而自不能已素隱行怪索道於人倫日用之外者也知愚賢不肖猶在人倫日用中而不得其恰好處者也

學案說錄上卷十六

道不遠人人倫日用皆道也故不遠於人也人之為道而遠人者以為人倫日用之外別有道德焉創立高玄求諸空幻繁風捕影終於無獲而人倫日用之實切於人者反棄遺之此所謂為道而遠人也不遠人者不遠道也遠人者遠道者也

是說三條

凡事求是不必求好或曰好與是有別耶曰好雖云佳然未免有賢智過之之意好名譽見風采胥在於此故趙母曰慎毋為好而世俗亦有云討好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此好之說也若夫是也者則無過不及中庸之謂也此即是發而皆中節之節即是不踰矩之矩即是天則之則即是建極之極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得其是者便是知味

客問人皆求好而子以為凡事求是不必求好何也且亦未有好而

者也余曰克伐怨欲之不行子謂可以為難而仁則吾不知也亦謂張為難能而未仁好近於難而人見人為難能事亦便謂聖賢皆不許其仁何也是則仁矣仁則好之至矣但不必見好而不必見好斯其為好之至也與

是非至後世而益淆無復定論其故有三一從己身起見己之所為便以為是所不能為便以為非一從己之愛憎起見己所愛之人其所為便以為是己所憎之人其所為便以為非一從古人之賢否起見古人而賢者其所為便以為是古人不肖者其所為便以為非以此三故而曲為之詞附會穿鑿輾轉相遠又有無真偽識而肆意妄議者於是乎天下寧竟茫然無真是之歸矣然則何以能得真是曰此心與天心相見者乃能得之

工夫說六條

學案說錄上卷十七

學者工夫要在無念有覺時涵養將去久久德性自然凝定便有操持把握之處

學人工夫轉欲為理難而猶易化念成覺難而又難克已復禮轉欲為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化念成覺也克復還是有把撮事寂感便是無把撮事

客問古人云無念有覺聖人境界念與覺是二是一曰念即覺覺即念但一轉聞耳覺有著即是念念不著即是覺二而二而一在人方寸間而已

伊川云能滋物霜能殺物先舒曰霜即露所凝者也元是一物而生殺二物天也一人而喜怒哀樂大殊也觀此則知陰陽五行元是一物一體信矣總從太極之理變化出來即人之喜怒哀樂亦物總從此性中變化出來

凡周旋於人倫日用中卽值盤錯拂逆直以爲吾性分之當然而不生怨尤之心厭離之意坦然安之不以爲難兢兢焉將之不敢以爲易惟期自盡吾之道焉而更期於有濟此便是了生死真功夫也欲跳身出於此外以圖自便自快者其去道也遠矣哉

夫子絕糧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則絕糧何必非做學道工夫之時乎

省發說六條

釋氏參禪云久之忽然有磕著處便豁然悟余謂聖學有磕著處不徒空悟實有併知行俱到者尤妙如磕著非禮處便勿視磕著非禮處便勿聽如磕著爲子處便盡孝磕著爲臣處便盡忠推此過之事事皆爾卽此便是真參實悟隨處磕著而得力者也

參禪者期有省發然首楞嚴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

螺峯說錄上卷十八

第盡雪峯云悟了須是行持若不行持謂之乾慧臨生死利害處終不得力余謂若格物欲以致良知便是卽行卽知知行合一工夫穩實步步得力卽以之抵敵生死豈不優乎

吳中一貴人與富者鄰坐禪云已有省發處受拂子矣而富家時宴飲伎樂喧雜貴人以爲妨靜功也遣信止之不得怒而訟之余謂富者不自謹飭固非而貴人謂有得則未也夫有得者必其處喧如寂受辟不喧者也惡喧必求寂小忤而輒嗔生死種子毫不曾空卽小有得止成乾慧耳生死分中總不得力何益哉此所以貴乎去物欲爲主也

參學者欲求省發余謂聖人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心復處則亦與天地之心相見我心果與天地之心相見其爲省發孰過於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是小省發復其見天地之心

乎是大省發從此存養而擴充之直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境界舍此以外豈別有所謂省發者邪

許仲平在懷孟簡絕人事勤於自治公私兼盡不嚴而整凡喪葬不用佛老旁舍有僧德公年百餘歲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願僧輩還俗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王陽明移病錢塘往來諸刹有坐禪僧三年不語不視陽明喝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眼睜睜看甚麼僧驚卽開視對語問其家曰有母曰念否曰不能不念陽明卽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若此二僧真可謂之省發者矣兩公之提醒之也其卽孟子之命夷之與

了生死說十九條

聖人之學了生死夫了生死者無他只是完此天命之性而已格物

螺峯說錄上卷十九

欲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聖人內格物欲外盡倫常則性命完而了此乃是直截了義也佛氏雖去欲而既廢倫常則性命仍有所缺陷而不得完性命不完生死不了余故斷謂聖人之學其於了生死也最穩佛學猶是得半之道也

客問子嘗謂純乎仁便了生死生死大矣而仁止是一德如何便可了得先舒答曰元者善之長雖一德而包含衆德者也乾坤世界都是一箇仁團結而成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武王曰痼疾乃身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卽刑與兵先王所以行怒而誅有罪也而書乃云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會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皇矣稱文王之用兵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

臨衝開開依誠安安而猶欲是致是附也則又安往而非仁也程氏
不仁便違天心便乖人理人純乎仁便與乾坤世界同體矣且乾坤
世界有盡而此仁之理無盡則純乎仁者亦與之無盡矣焉得更有
生死

客疑純乎仁便了生死之說余曰試以仁之文觀之仁爲二人蓋人
者幻形也非真我也仁者實理也此真我也自其形而言之則形載
其理自其理而言之則理生其形形既立而理乃托之人既立而仁
乃托之故以仁爲人之二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
仁非人則無以顯其仁而人非仁則亦不可以爲人矣人純乎仁則
幻形皆實理矣此即所謂濶身所謂踐形所謂美在其中暢於四支
所謂晬面盎背施於四體是形骸悉化爲神明血肉皆融爲德慧矣
如是真我全矣真者不亡則又安得有生死也周千秋曰不死之人
樂善說錄上卷二十一

謂何即汝一點好生之心是也

或謂人之自陷於非也往往有神驅鬼使而不能自爲主者余曰是
亦有之然其人必是下劣人非君子耳古人曰正心曰爲仁由己曰
仁爲己任曰夫壽不貳曰不動心果若是則性由我存命由我立造
化不得而推遷之又何鬼神所能驅使耶即此便是了生死之學
或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者是道如何得聞道之如何便可夕死余
曰道即天命之性聞道者復性之謂謂之聞者格虛耳亦虛以虛受
虛則相契爲一而無間矣夕死可矣者死而不死者也天命之性不
死我與天命之性一又焉得死既已不死則雖夕死可耳

客問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之聞道久矣而乃懼疾康子饋藥未
達不嘗何也曰可以死而未嘗不愛生愛生而未嘗懼死總期得其
正命而已觀子之曳杖逍遙曾子必易華院之簪亦奚有於貪生畏

死哉愛生仁也可死知也亦仁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世無不死之人也但期於可以死耳故人
不必求不死工夫只要求可死工夫既已成得可死工夫而何慮乎
死

客問子言格去物欲詳矣而夫子曰從心所欲如何余曰此欲非物
欲乃此心之妙用所謂活潑潑地者也蓋心者體也此欲乃心之用
也聖賢之學有體有用體生其用用不違體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謂
也如此則動而常靜矣則感而常寂矣而又何物欲之有乎

客曰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未免有心未免有欲未免有矩如是
則焉能了得生死余曰太極無形而有理此理爲物甚活心含太極
之理者也亦是活物此矩即是太極之理人心之活活不協理故有
生死聖心之活活處皆理故無生死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欲皆理矣
樂善說錄上卷二十二

聖人宛然一太極矣夫太極而有生死乎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顯而爲日月星辰者不過天之垂象而已非
天之所以爲天者也日月星辰終歸壞空而此於穆不已者必無終
窮人而果同體於於穆不已之天無生死矣至誠無息文王之德之
純則同體於於穆不已之天矣此正是了生死法舍此法外則無他
法謂別有他法可了生死者皆誑語惑人者也

客問顏子早亡已能了生死否余曰然即以曾子之所稱言之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物欲淨矣我見空
矣如何不了生死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曾子此數語便是屢空注
脚

顏子犯而不校先儒說之有三義一以其能不較處是顏子大勇此
如老子勇於不敢則活佛氏忍辱最健之意蓋即不敢便勇即忍

辱便是健卽不較亦便是勇也一以其犯而不較如甚怯矣而乃自擬於舜曰有爲者亦若是唯其所志者甚大故一切不屑與之較也一薛文清公瑄云顏子不較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矣先舒謂此三義俱妙然理亦相通者耳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此三月中此心長與天心相見耳客問曾子已能了生死否曰了且無論其他卽疾而易發唇手足與孟敬子語皆足徵其平日了生死上工夫得力又如云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豈非其學已到了生死境界客問曾子聞道之大賢也何以將死而語孟敬子止是容貌顏色詞氣等事不幾淺乎曰此道者三非篤於存心者不能篤於存心則仁矣此聖賢之真功夫也但觀犯此三者之人其肢體眉目喉舌都是病痛都是罪過心之亡也久矣夫心亡則不仁不仁不可以爲人威

錄學說錄上卷二十二

儀所以爲定命之符也此曾子將死而諄諄於敬子者歟客問容貌顏色辭氣豈無矯飾於外而亦可觀者焉曰曾子此語原說存心之人不說矯飾之人且矯飾之人必不自然終露偽態況中有近信一語由正顏色而二者皆可以推之矯飾爲之豈得近信

子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人有生死而所以爲人者理自不亡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所云死而後已者亦謂此身非是說仁仁包天地亘古今如何得己人任仁以終其身而此心不變斯有死而不與之俱亡者矣故曰不亦遠乎若死而俱死則雖壽百歲亦電光石火耳斯爲近矣何以云遠佛氏有云妄身隨滅覺性常存亦此義也乃釋者有不知此義者妄引曾子語遂以爲聖賢之道一死卽已其事甚促不如佛法長久亦甚謬矣余正謂佛法一偏焉能如聖人之道

之大偏斯促大斯久若以此身言之佛亦何嘗不死哉子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夫子明言有殺身以成仁又比干諫而死子亦稱之曰仁則固有蹈仁而死者而何以謂未見蹈仁而死蓋雖死不死耳此正可與曾子之言相爲發明

繫詞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朱子曰太極無形而有理余謂此理便自生出陰陽五行而人物之生生於是乎無窮蓋本原於太極而必不得而空之者也若謂果有一法可以空之者誤已然則了生死之謂何曰只是完我天命之性而已性無生死我無生死矣若形氣之生滅聚散則固因乎造化也我所以自爲主者性耳譬如人臣盡忠人子盡孝忠孝我所確得自主者也若夫境遇之寵辱生殺我亦不得自主之也不得自主之中而確乎有以自主主者不變不變

錄學說錄上卷二十三

則常常則無生死卽是可以通乎了生死之理

客疑了生死到底底是佛家語今以此機入聖學終是未確且恐有援釋入儒之譏子其慎諸余曰古聖賢及先輩說到了生死處甚多不能悉數只山陰劉念臺夫子近代之大儒也真儒也亦往往說了生死其言曰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其要只在破除生死心此正不必遠求卽一念之間一起一滅無非生死心既無起滅自無生死又曰一元生生之理亘萬古常有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混沌者元之復開闢者元之通推之至於一榮一瘁一往一來一晝一夜一呼一吸莫非此理天得之爲命人得之爲性性率而爲道道修而爲教一而已矣而實橫攝於吾之一心此心在人亦與之無始無終不以生存不以死亡又說論語蹈仁章曰言生有時而死生者不死又舉陽明人以下第爲恥我以下第動心爲恥之語夫

子曰此念動得淨盡不必更言了生死先舒謂只是不動心便可到得了生死境界夫子又曰只此一點幾微爲生生立命之本俄而根莖俄而幹而枝而葉而花而果果復藏仁仁復藏果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是故知死生之說是故知無死無生之說又跋高景逸遺疏曰先生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是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山陰如此類語頗多豈劉夫子亦不足信耶

客曰了生死之理一耳子何立論之多余曰理萬殊而一本事殊途而同歸且余之爲說雖多究竟之果參差二三否

顏淵喟然嘆曰說三條

顏淵喟然嘆曰一章人便疑人倫日用外別有所謂道者因生玄解或落宗風此誤也博文約禮便是入道之門卽到聖人功化之極究

樂筆說錄上卷二十四

亦不出於文禮之事從事文禮到純熟處自臻聖人功化之極聖賢之學實地爲本故必志學而後從必從心潛志學之極功也故必下學而後上達上達者下學之深效也中庸能化由於致曲孟子聖神基於善信顏子所嘆正是從心上達能化聖神境界而其工夫踐履總必本於志學下學致曲善信而後乃得之向別尋無有是處仰之彌高卽所云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鑽之彌堅卽不得其門而入也瞻之在前卽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忽焉在後心稍違仁而有不善故失之卽是操則存舍則亡之意欲從末由意亦然不應大作疑玄解之又參前倚衡二語說者常謂參倚者果是何物夫上文夫子已明言言忠信行篤敬則參倚者卽心乎忠信篤敬矣參前倚衡卽常目在之之意何必又生此問難將引之以入於疑玄耶總之離平常切實而談道

皆皆非聖人之大道也

顏淵喟然嘆曰章只是聖人之道止於至善建其有極而賢人以下不易企之耳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所求乎子一節便是此章注脚說苑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三年不學何也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犬馬宜學而未能夫子應賓客恭儉不懈情宣學而未能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顏子於聖人亦是此意一解入於莊列再解入於禪宗義取玄奇都非是處

真壽說二條

或問憂能傷人而顏子不改其樂勞心害生而顏子庶乎屢空且子謂大德必得其壽而顏子竟以短折何也曰此案古以爲疑只可歸之莫爲而爲之天莫致而致之命而已大略凡事只可明其理不能

樂筆說錄上卷二十五

必其效卽聖人亦只從其多者言之若必一一而較之固不能盡符耳然學至顏子固有不以形骸爲壽者存焉喜壽惡天情理常然須知真壽者不在年數之長短也要想顏子三十二歲而沒何以至今稱之次於夫子今人或不止三十二矣乃生而碌碌死而泯泯或生且負罪而死不免於遺臭乎顏子夭而壽若者壽而夭夫子稱汪錡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錡之年則併不及顏子矣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人當爭真壽不定爭年數之壽也

君子小人說

客問君子與小人爭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何也曰性命與血氣互爲消長者也性命功夫深則血氣和平性命功夫淺則血氣強悍強悍甚則性命沒君子之血氣和平小人之血氣強悍和平不能勝強

悍固已然而君子日躋於聖賢而小人日墮於禽獸矣君子者道在千古名在千古彼豺狼之吞噬鵲鵲之搏攫也小人也哉

道說三條

太極之理散殊而爲人爲物則人人物各自具一太極之理焉夫此理既人人具之則人皆可以爲堯舜行道之人皆是聖人亦不待皇建有極而敷錫厥庶民者也敷錫之事亦因之耳後世雖或聖人罕覩而其實大道無時不行於天壤之間亦復無人乎不與唯後儒之自隘其途立法煩而持論刻置一二人以爲章程而苛細必期于避中之稍不似卽非而斥之又置一二人以爲警戒而纖毫必期于避之稍相似卽非而斥之我見既膠我標又峻立門庭而生分別使人望之大生畏阻於是乎弱者忍於自棄而強者且激而反攻致使水火煎迫極於禍亂由於談道者之見小而不見其大見礙而不見其靈峯說錄上卷二十六

通其所以然者蓋元未嘗真知道故朱晦菴云聖門所謂德業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且如耕耘工藝與夫日中爲市之人其上以奉公而下爲父母妻子衣食之地皆是忠且孝慈仁身之君子而何嘗外乎大道者哉是知滿街皆是聖賢之徒隨在無非講學之所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曰人無有不善而至於程子則云人曰禮樂亡矣而未嘗亡夫盜賊必有總屬必有聽順然後能起而謂禮樂一日亡可乎禮樂無乎不在而於窮神知化乎何有嗚呼妙矣悟此者其可與觀大道也夫

余偶與羣友譙飲談笑客或謂學而時習之若詩書弦誦時時習之則今之聚首譙笑皆不得矣茲亦太苦何以能悅余曰學非專在詩書弦誦也總之時時皆是學卽今一坐間互相獻酬無量而不及於亂卽學也言詞往復有章而遠於鄙俚卽學也羣心相對既敬且和

斯卽有孚顙若時靡有爭矣豈非學之尤大者也推此一坐間事而及於他事時時以之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不亦悅乎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夫子學而時習之之義也

一席間客問畢竟如何是道余曰此所謂朝元殿裏問長安也客曰何故曰此時主賓有禮長少有敘通相酬勸皆志肅而氣和而此心之彼此相對亦復誠意無所雜皆道也卽此僕持壺傍立以伺斟酒執事之敬亦皆道也身在道中而更覓道豈非朝元殿裏問長安耶但過此以往未必能時時如此處處如此耳果能時時處處如此以直造乎純然自然卽聖賢矣又何事他求者哉

故物說

已故之物道之所不復用者也故人之吸氣也必吐腹中之食必化靈峯說錄上卷二十七

而出留之則病故心中不可以留意也意蓋生而卽故者也留之者傷生而害道唯意無生此中常新意因夫境我不留而此中亦新不然常故常新者常生者也常故者常死者也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悟說

文章須妙悟卽大道亦須妙悟或謂悟乃佛氏語聖人之道無之試看六經豈有悟字余曰非也古人簡略後來字六經之無者多矣雖無悟字義乃存焉如鮮能知味也知字朝聞道問字使先覺覺後覺覺字皆悟字之義也曾之一唯顏之一嘆非悟而何且悟者對迷而言者也聖人之道不在悟則豈其長迷者哉

頓漸說

曾子一唯其平日工夫得力在忠恕忠恕得力自然會到一唯境界

顏子一嘆其平日工夫得力在四勿四勿得力自然會到一嘆其
即夫子上達得力在下學下學得力自然會到上達境界借如佛氏
之所謂頓漸也舍頓由漸者既有漸功久亦得頓頓由漸得頓亦不
虛舍漸求頓者既無其漸亦不成頓縱小得頓頓亦旋亡矣子曰仁
者先難而後獲今之談頓者皆先獲後難者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此之謂也

下學上達說

顏子問仁而窮其目夫子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仁之道精微廣大
而總不越乎眼耳身舌之事可以馴至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境界此
即下學而上達之理朱子云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功夫愈實而所
得愈高遠王伯安論下學上達謂後儒教人以爲上達未當學且做
下學是下學上達爲二也今夫木栽培灌溉下學也至於日夜所息
螺峯說錄上卷二十八

條達暢茂則上達也人安能預其力哉蓋上達只在下學裏學者只
從下學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功夫先舒案二公語俱妙
正與顏淵問仁章相符佛家云向上事余謂求向上事莫如聖學功
夫真切有實得而不落虛渺耳

吾無隱說

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余謂即子欲無言一
章及孔子閒居云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
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一段便是無隱意注脚
義顯明了海山山谷木樨香閣客作實法會亦不出此若過以高玄
求之反落迷陣耳

螺峯說錄下卷

錢唐毛先舒稚菴著

程氏語說二條

程子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先舒謂悟則事事皆是這箇道理
處處皆是這箇道理時時皆是這箇道理

周海門輯程門微旨語多深妙此洵乎其爲微旨也然程氏語亦時
有未確處如云人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此語甚誤如駁出入無時
云心安得有出入夫大學說心不在焉孟子說求其放心則心固自
有出入矣豈可謂心安得有出入也且夫子之言豈有可駁如謝良
佐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以爲玩物喪志則古人之讀書博文銘器
書紳皆玩物喪志矣如解於先謂顏子不改其樂是樂道程子曰使
顏子樂道不爲顏子矣夫聖賢之樂自是樂道故曰耕於有莘之野
螺峯說錄下卷一 思古堂叢書

而樂堯舜之道焉曰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即程子亦云顏子屢空
中受道旣言本是奈何少之大抵談理要以平實切當爲主若太作
高深過於翻掃便將淪入於禪窟而非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也

陽明之學說四條

昔有人議王陽明曰雖講道德只做得箇功名之士先舒謂陽明自
是道德人今即就議者言之功名二字亦須分別若世俗以富貴利
達爲功名此自不可爲道德若誅叛逆安國家上以忠君而下以救
民此功名也而道德在其中矣此桓公爲五霸之首而夫子稱其正
也敬仲有九合之力而夫子許其仁也陽明之功名亦何嘗非道德
哉況陽明道德元自卓然而真接聖人之心學者哉

王文成因朱子解格物義因取竹格之數目而了無所得且病因廢
此事余謂大學格物定是格去物欲然即欲窮至物理常觀此竹如

虛其中實其節歷四時而不改其柯葉以此自省而自勵焉如此窮理自得實益此亦朱子窮至事物之理之意也文成格竹而了無得又致病者殆如宋門之參話頭將此竹作一後意味語格之耳

陽明子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首句頗為後儒所駁余謂此語即論語之無知空空樂記之人生而靜中庸無聲無臭之旨也此義便通聖人出世之學若掃去此句以有善有惡句為極是無復出世之學矣果如是則中庸只說到篤恭而天下平可止何用又多予懷明德一段客謂朱子以此節只是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又別有是三等余謂此節正是翻去不顯惟德一節之意蓋不大聲色之德與如毛之德即是不顯之德總是一德毛猶有倫是併此德俱翻去直到無聲無臭境界超然大化幾乎妙極此其進於不顯篤恭者也劉山陰先生云聖人心如太虛一疵不存即存主處亦化而無善無惡下卷二

不有正是此意朱子謂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余謂於此節中若又分出三等則不可但此節較不顯節則又加一等矣朱子似恐學者入於空玄故去爾猶解無知空空為夫子之謙詞耳有而無無而有此兩句六字者理之至極元自如此聖賢亦每微言之老氏言之則稍加詳佛氏專言此一事而顯之隱之而變之幻之要不離乎有而無無而有之義也客曰知此理者可以通於王陽明氏之學已

非有非無說

佛氏有非有非無之義斯義匪虛即聖賢亦有之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即非有也體物而不可遺即非無也如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即非有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非無也以後儒之言言之無極即非有也太極即非無也此說義之至精微實者止於是矣

度以加矣乃佛氏又有非非有非非無離四句絕百非之說則故作翻空掃蕩而入於迷陣反成眩惑豈確義哉

此理說

世界開闢而混沌混沌而開闢者誰為為之此理為之也人物生成而變滅變滅而生成者誰為為之此理為之也天地有壞此理無壞苟無此理則一切且淪於空亡而不能建立矣此理也何理也曰此理無始無終無加無損無對待無形象似乎不可得而求之而仍在於人倫日用之中者也若索之於虛無惛恍而以爲別有其理焉斯誤也若是者便是爲道遠人便是索隱行怪

無夢時作主說

昔有老僧問一衲子曰日中醒時能自作主否曰能問夜中睡去做夢時能自作主否曰能問睡去無夢時能自作主否衲子俯而思不覺半說錄下卷三

能答蓋自有無夢時猶不能自主也余謂醒時能自作主純熟則夢時漸能自主夢時能自作主純熟則無夢時亦漸能自主此即夜氣之足以存也而其功夫總在醒時能自作主耳其功夫始下手處只是誠意正心謹言慎行如此自然馴至無夢時能自作主境界了生死事於斯爲切若不於誠意正心謹言慎行上做工夫而別求一無夢能作主之法便墮入岐途無有是處

了得說

昔有大將問一老僧曰事物皆管如何了得僧曰千軍萬馬正所殺時了得人以爲禪機不可著解余謂此語自是實理蓋此所殺時一心於戰一心於戰者一心於忠者也爲臣盡忠臣道了矣至於以殺止殺不欲多殺仁又在其中焉推之乎道亦然推之君道父道兄弟夫婦之道皆然此正所謂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有何

不可了得斯理自妙何必看作玄奇唐宣宗好神仙問軒轅集長生之學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陳搏語宋琪等曰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勤行修煉無出於此金世宗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誦經爲福朕使百姓無冤天下安樂豈不勝彼其卽老僧答大將之意乎

治世不礙心空說

或謂心空乃能了生死而聖人以治世爲務許多事業安得心空余答之曰聖人雖治世而未嘗不心空者也舜禹之憂勤其民至矣而夫子稱之曰無爲曰不與爲而無爲與而不與蓋心空也禹之治水手胼足胝八年於外作十有三載而孟子乃曰行其所無事無事者因水之自然而我無所容其心焉斯無事耳伐密伐崇文王之用兵也而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亦豈有物

螺峯說錄下卷四

存於胸中者哉洪範帝王治天下之事而曰無偏無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大學一著有所忿懣等便非一著之其所親愛等而辟焉便非中庸一節書許多齊家治國平天下大事而終竟歸於無聲無臭孟子得行道焉霸王不與而不動心卽夫子行道濟世之心已切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無知空空顏子有志於爲邦者也夫子亦贊之曰屢空其傳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皆治世不礙乎心空而心空則益善於治世正惟虛中不倚應物無方方成就得許多事業如水無定質氣無成形故能無鉅不涵無微不至耳後如武鄉功蓋三分而云靜以修身儉以養德李文靖宋之名相而藥園壞終不言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此皆深得古人遺意然此非大聖賢人未易具此力量手段佛氏無此力量手段故遂置治世於度外而專修心空焉道家有云以其精者治身以其餘治

天下夫此既自私而亦是力量狹小之故正如燭火流螢其明之所及者短故斷斷然自作界限若夫太陽中天則幽隱畢照其光被者無遠無邇聖人之道亦然所謂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又何身與天下之別而精與餘之分也哉此聖人之道之所以爲大也

佛氏說七條

或問足下於佛法或稱或抑則使人將從之乎去之乎何以不操畫一之定論乎余答曰佛法有是有非余於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曠然無我而一以其所自有者還之要總歸於至當而已書云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今之佞佛者其尊之乃過於天皆作好也闢佛者貶之至於禽獸不若皆作惡也惟如是無定論矣夫惟無我而後真是非出焉真是非出論斯定哉

螺峯說錄下卷五

佛教儘有精微處未嘗不與聖賢合歸元之指頗多方便警勸養濟權巧爲功至於茹素戒殺放生等事其慈悲惻隱仁溥天地聖人者出亦豈非之哉乃一概從而非之且併謂其性體亦與人有異此勇於闢佛者之過也其教廢倫常絕嗣續不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此數者斷乎非大中大正大通大常之道也乃竟以爲妙而且皈依之此又溺於佛者之過也撤物欲露天理便是省發此外別無省發物欲去天理明便是徹悟此外別無徹悟純乎天理而無復一毫之人欲便是得道証果此外別無得道証果乃佛氏直欲掀翻此天理而了生死則誤何也凡人不得了生死識神爲之而非天理爲之也天理識神之辨微乎微乎凡人不能見天理而擾於識神故生死不了佛氏滅識神而併欲滅天理則又非所以了生死也且不許入斷滅相者佛學也又曰有物

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周掀翻天理則是入於斷滅而所謂有物先天地者又安在哉或曰何以見佛學之掀翻天理曰於其廢倫常處見之或問佛氏既惡斷滅而有有物先天地等語何以又欲掀翻天理曰彼以倫常之本於天理也故亦既廢去倫常則又併欲掃却天理別求所謂不斷滅而先天地者豈知不斷滅而先天地之物豈能外於天理哉或謂天理則是天之理豈得云先天地曰理本先天地特名之以天理云爾或曰天理識神其辨可得聞與曰夫子母意毋必毋固毋我無知空空而又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卽空識神而現天理之一証也空識神而現天理者化識神爲天理者也識神化爲天理豈有生死

仁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事必以孝弟爲本然後以次漸及耳世乃有不敦孝弟而反以奉佛施僧爲務者斯尤爲悖者也孝經

釋義說錄下卷六

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嘗見一富人好佛千金買屋居僧歲施亦百餘金有胞兄貧甚乏食不相周也彼蓋以爲佛門功德必獲福報則其兄亡益耳不知孝弟通於神明必有餘慶若薄於此而厚於彼是謂倒行逆施不但不得福且有罪矣假使佛果有靈亦必且惡之何其人愚而不仁至此宋孫莘老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其佛字莘老曰焉若以此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析楊之昔爲福不既多乎富人從之今人有錢作福而視腹楊楊露不落一毛安得若莘老者以此法導之余友應嗣質云今之爲善者忘聖賢而厚僧尼賤詩書而貴梵咒草菅人命而膜拜土木捐棄親黨而崇飾塔寺莫不曰爲善也而世教益衰斯民愈困此等語皆可覺悟愚迷者也

佛學有所謂苦行有所謂鉗錘煅煉余謂人處人倫逆境中能不怨

不尤委曲周旋求盡其道罔敢失墜孟子所云操心危而慮患深是也此卽是苦行處卽是受鉗錘煅煉處既盡倫常卽完性命步步皆是著實境地事事皆是有用功夫處順境者尤易爲功矣較諸佛氏以坐關行脚等事爲苦行以一棒一喝不食不睡等事爲鉗錘煅煉豈不入隱怪落空虛耶

聖人之學有體有用佛氏之學存體廢用此聖人與佛氏大小偏全分別之大段處也

空門之學就其所偏至處亦非無所見非無所得若要真無生死則尚有隔礙何故以其不中於天心恰好處故孟子曰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佛學豈無至處只是未中正鵠之中心耳正鵠中心天心之恰好處也中之者其惟聖人中庸之大道乎

釋義說錄下卷七

佛語通聖學說二條

內團卽法身火宅亦淨土樂境現地獄刀山是道場佛氏語也而可通諸聖賢之學人此身本凡質耳做了忠臣孝子節婦義士以至於做到聖人則此身便是法身團圓者火宅之極做了忠臣孝子節義之人或反橫陷此中則團圓非火宅矣乃淨土矣何故在我元自淨土故也盜賊劫財千金貪官坐擁巨萬華堂高宴歌舞滿筵此時樂境正是現前地獄卽古秦阿房宮西苑皆是也忠臣死忠孝子死孝殺身正所以成仁也豈非刀山卽道場哉或曰此便是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註脚

客問輪迴四生六道類皆聖人所不語釋氏之說有之耶抑皆誑耶余答曰釋氏說不確者有之若此等則聖人雖不言而未嘗不略顯之也只就易傳言之曰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原始者原本其

始之所自來反終者反歸於其所自來而終也故曰知死生之說死生者死而生也夫始而終終而又始生而死死而又生如循環之不已是即輪迴之義也此一証也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者之生者也游魂爲變者之死者也死而爲游魂焉不渙散也游魂而又爲變焉不斷滅也曰變則無所不變而所謂四生六道在其中矣知鬼神之情狀也者惟此精氣之爲物而化作游魂之爲變唯此游魂之爲變而本於精氣之爲物故有鬼神亦有情狀而人亦有以知此鬼神之情狀又一証也曰然則始之所自來元是何物反而歸於其所自來又是何物余答曰魂是也始之先固魂也托於精氣則爲物是物之始矣至物之終仍反爲魂此魂之變又將成物故下文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合此數語理益了然而全易貞元剝復陰陽往來之理卽在於斯焉聖人以理教故但言其

陳善說錄下卷八

理釋氏以象教故因設爲象然聖人之言簡且渾而無不真究之無弊釋氏所設煩且鑿而近於幻故多可疑苟究極其所以然之故佛語豈不包於聖言之中乎

聖佛性體不殊說六條

性也者人菴秉之自天者也無殊天亦無殊性故聖佛性體不殊處元自不殊試徵之書云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恆性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子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曾子曰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孟子曰人無有不善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古聖賢及後儒如此語類甚多佛家之書更不必言矣以此証之豈可謂佛性與聖人

有殊異邪

聖佛之作用雖殊而性體不殊譬如木然木之爲用各殊而爲木則一卽松柏桃李爲木各殊而曲直作酸則一也又如金然金之爲用各殊而爲金則一卽銀銅鐵錫爲金各殊而從革作辛則一也此可以喻聖佛性體之同然

或謂聖佛性體定殊只看聖人去欲而存理佛氏併理而空之聖人屏惡而明善佛氏不思惡併不思善豈非大殊先舒曰此從用邊說聖人耳若從用邊說則佛氏亦未嘗不存理明善若直窮到性體精微處夫子之無知空空中庸之無聲無臭豈非理欲俱化善惡雙泯於此便見聖佛性體之無殊已

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說出許多天下國家經綸事業後仍收到無聲無臭而止可謂體用合一事理交融內外物我圓通貫徹此聖人之

陳善說錄下卷九

道所以爲大若佛氏則得半而止耳余嘗謂中庸一書若以佛學論只是天命之謂性句下便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便可了得自率性之謂道以下毛輅有倫以上悉可刪去自信此語確非戲談然於是亦可見聖佛性體原自不殊之意

物未成形性理先具具此性理乃形此形之中稟此性理佛亦人也本非異類既具此形定同此性焉得謂其與人殊性且卽異類與人殊形其性尚有與人合處佛卽是人宛然不異豈其中稟大與人殊以此求之決乎不二謂之二者非究竟語

非佛者往往謂佛之賦性與聖賢大殊此非確義不足以服佛氏也孟子道性善謂人無有不善佛與聖賢總皆是人焉得竟謂佛性與聖賢別且以佛氏爲非者政以其廢去倫常等事爲逆天命之性故耳儻謂其廢倫常處自是天之降才爾殊則其所行正是順天而率

性如火之炎上水之就下鳥之翔空魚之樂淵皆是自然而然絕非矯拂則豈有非哉豈復有可以非之者哉論佛性者試諦思之

體用說二條

體形其用本於體惟體形其用故體尊惟用本於體故用妙體得用之妙故其體不窮用得體之尊故其用不竭老氏談道德而薄仁義而不知仁義即道德之用也佛氏究性命而廢倫常而不知倫常即性命之用也蓋此蔽於一偏者也惟聖人之道則全體大用咸備而行之天下萬世終無弊焉

漢紀言佛氏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今觀佛書信然使人至不可擬議窮詰然深究之佛法總是一太極之理耳又不欲顯同於聖人太極之說故諱避之乃詳其義總是一太極但聖人自是全體太極而仍自居於人故其言切實穩確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佛氏未能到得全

體太極境界而直自以為太極故其言空虛渺邈其行亦然然何以徵聖人是全體太極而佛氏之未能耶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此而生生無窮焉蓋由體而形諸用者也觀聖人之有體有用而知其為全體太極也佛氏存體而廢用故知其未能到全體太極也佛氏亦云大用現前而何以徵其廢用耶曰彼所謂用者談空示幻一棒一喝或塑像裝經與建殿利等事謂以此承當大事而紹隆佛法究竟何益則其用仍無用耳若夫聖賢之為用也其設施功德皆實有利濟於斯世斯民此其為用豈不真哉豈不大哉然則又稱佛氏為存體者何曰聖佛之性體不殊吾向固久矣言之者已

見地說

聖人見地如國手棋布落子見始知末故聖人所見畢千萬世之

之學中庸之慎獨論語之四勿即內泯情念之發生外不受事境之感觸也養生之理蓋盡於此即了生死法亦盡於此極之便有旋乾轉坤造化在手之妙

道家說二條

古來無不死之人亦定無不壞之形而道家乃有得道而此身白日飛升之說此詭而欺愚人者也善養生之方恬淡嗜欲葆壽神明却病延年自多妙處亦有之若夫聖賢忠孝之人則死而不死其所以死而不死者蓋形終而性不沒氣散而理常存如是則謂之曰不死人耳人欲求不死法求之於聖賢忠孝而已舍此別無他不死法亦別無他死而不死法能經鳥伸坐于午守庚申徒勞而且多致病服食求神仙亦多為藥所誤耳凡人牛救不飽時求不至饑寒而死便以為得及至溫飽又祈富貴及已富貴則樂矣而樂無以加則惟有

長死於是乎方士得從而惑之以謂長生有術軀殼可久且將輕身翀舉凌倒景而御罡風以遊崑崙玉京紫府三島十洲之間也嗚呼豈有是理

道家有可行之說謂求仙者道將成矣而猶必積功行以濟人乃得仙去而登雲天然吾謂儒者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為功行莫大焉道家相傳呂巖修道功侯已熟而未得仙去鍾離子謂須得十萬金施人嚴曰安得此鍾離欲授之以點金之術嚴曰此金終不變否鍾離子曰三千年後金復為鐵嚴曰恐候三千年後人寧題作仙耳鍾離子笑曰即此一念便可當十萬金此事道家盛相稱述余謂儒者齊治平之功行固不止於十萬金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之此即惡誤後人而不顧速得仙之心也豈非儒者固有者哉或曰齊家猶易治平更難且或不任國與天下之事者雖欲治之平

之亦何可得曰若以此言之卽十萬金亦不易總無論治平與金期盡吾力之所至而已夫博施濟衆堯舜病諸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則當下卽是總欲使此心之充周完滿而不能必其事之充周完滿也譬如力能活萬人則活萬人力能活一人則活一人力併不能活此一人而遑遑焉盡吾力以所活之必不能亦無可如何然此心却與活萬人者不異正不必以十萬金爲限量耳儻吾力不止十萬卽百萬千萬而更過之又奚吝焉

二氏說二條

中庸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孔子閉居云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聖人談道到微妙處有而無無而有直亘往古來今而不可以磨滅者也有參氏之頌云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也

稟六極後程子亦云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而老子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又曰鈞兮冥今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又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又曰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佛家曰實相曰眞如曰常住眞心曰一眞法界傳大士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二氏亦皆見到此處然只觀體物而不可遺一語則知此物不離乎人倫日用而得之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聖人但使民由於人倫日用而所以然者在其中矣故不必使民之盡知之也老氏者非薄仁義棄絕聖智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其大意已脫略夫人倫日用而求坐進此道至於佛氏則尤一切俱掃空之以爲不如是則道不可得豈知廢去人倫日用而去道更遠也哉蓋既不由之卽知亦虛

而無益耳譬諸木然其生生之機卽在根枝華葉之內但培其根疏其枝澤其華葉勿剪勿伐而生機自然勃發充長倘盡棄去其根枝華葉而別求所謂生機者其生機又安在也於是乎乃信聖人之道之功實而正大也

養生法與無生法聖人之學兼有之蓋佛氏老氏亦皆得聖人之一端而不得其全體大用者也自後之儒者欲闢佛老凡聖人微言恐其疑於佛老也而固爲避之輒解成粗跡於是乎曰竿頭進步曰歸於二氏而二氏亦直取而有之且神奇之於是乎曰竿頭進步曰粉碎虛空或穿鑿支離或疑玄憊恍種種迷陣使人眩惑不但愚賤輩而學士大夫亦且驚奇而皈依之蓋畏死耳畏死而欲求所謂養生無生法耳豈知其誕者固不可信而其善者則聖賢所固有之物而究不離乎平常切實之理者也惟後儒攻之甚諱之深併聖賢之

稟六極後程子亦云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而老子

言凡偶泄一二之處必欲強作他解而避去之遂使二氏反得踞之以自爲雄於以走天下而謾後世得與聖人並稱三教豈非儒者過執成心以峻於關二氏之所致也哉

雜說八十一條

傷元氣事不可做傷元氣話不可說傷元氣筆不可動傷元氣想不可生一事一話一筆一想總無不以培養元氣爲主如此久之其爲效當何如

程子朱子都教人靜坐試問靜坐時此心著在何處

人須要自能作主不隨物轉人須要自能作主不隨形轉人須要自能作主不隨心轉或謂人以心爲主舍心無主敢問不隨心轉而自能作主者又是誰爲主曰此須問你自家

何者是佳處純乎天理便是佳處何者是真處純乎天理便是真處

住處便是真處真處便是住處

學者能變化氣質便是旋乾轉坤手段

君子曰我不及人自當讓入我過於入正當容人故犯而不較文無故叩之而不怒故可以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小人曰我不及人偏要觸人我過於人何妨受人故敢御大人故欲多上人故喜於計以為直也

聞警若驚聞毀若驚驚者警者之謂聞警若驚者恐虛其譽故深加警自將力自勉以副之也聞毀若驚者已有惡不自知今得聞其過則深加警省有則痛悔而速改無亦加修而遠謗也小人聞警輒驚聞毀輒怒故君子之值毀譽也觸處加益小人之值毀譽也觸處加損

忠孝廉節等事自是美事有之者却不可以此自恃而有驕恣之心螺峯說錄下卷十五

一有此心不但人之所嫉亦且為天之所惡矣如人以伶觴專席宴人猶必自歎曰慢我若傲然曰我今日何等寵待你則其人必愠前情盡磨即以千金濟人猶必自遜曰些須耳若傲然曰你虧殺我千金之施則其人亦必愠前情盡磨即人心而天地鬼神之心都可徵已雖然專席千金猶有惠及於人也若忠孝廉節只盡得自己分內事於他人何與而可傲之乎哉即此便是小人之心宋袁采世範云凡人行已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

居心須重藏氣須深愈好愈自覺不如人愈畏人譏議我如此斯日進於厚焉故曰厚德小人反是連滿易於就路有幾些好處剛攢聚成得一箇微字微因德矣因豈有幸哉

客曰每見謙謹之人久之成為矜莊凌傲之人久之變而謂者余曰

不待久之謙謹中正有矜莊蓋謙謹者無間可乘犯亦不動即矜莊也凌傲中正有詭譎蓋凌傲者作態市高斯人賞我即謂者也

薪炭物物殊不佳炭乃佳矣至用煉炭則尤佳煉炭者煙炭紅更入水煉之又燒使紅以炭物則殊尤妙蓋以烟焰已盡故也余謂此為口腹小事耳然可通於煉心之法煉心能至此便無往弗妙何以煉之曰功夫大端在懲忿窒慾云

靜中此心搖蕩然欲有所用之此是生機亦是殺機止而不用便生從而用之便殺微妙在於忍

人於自己性分事當期完滿勿令缺陷若外而境遇不妨有些缺陷不必定求完滿不安缺陷自尋其苦必求完滿自尋其苦人之情無厭足時甚至不缺陷而謂猶缺陷已完滿而謂不完滿則又苦而又苦者也且天道毀成鬼神害盈倘果到了十分完滿又未必不生出螺峯說錄下卷十六

大缺陷來則有些缺陷正未必不是妙處必求完滿豈非不祥智者自當善悟斯理耳

人知性在身中不知身亦在性中也人知人在天中不知天亦在人中也

人身之氣時時須與天地之氣通一不通則身死人心之理時時須與天地之理通一不通則心死心死者身未死而死心不死者身死而不死

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然此不愧忤必其心會與天心相見之人此其無愧忤方真若心未與天心相見者其屬於物欲也必且以作惡為行樂豈有愧忤斯又不如愧忤者之良心猶未盡沒耳醫家視人病嘗謂知疼痛者可救不知疼痛者不可救知愧忤者知疼痛也不知愧忤者不知疼痛者也故不愧忤與不知愧忤相去

上品之人誠而智下品之人狡而蠢蓋惟誠故智惟狡故蠢矣此何以故曰誠通天心故智記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狡背天心故蠢蠢者云作僞心勞日拙

云作僞心勞日拙

性者無生死者也心者受生死者也人但心化歸性而弗使性成爲心則妙矣如何能使心化歸性曰物欲淨而念頭空則心化歸性矣或問于謂勿聚識成心卽此義否曰然性因識而乃成心性之成心識媒之也勿聚識成心政是斷性成心之所以然處卽心化歸性亦只是化心之識而已

念頭將發處天人之交也聖狂之路也人禽之界也鬼神之關也吉凶之兆也禍福之門也生死之本也可不提哉可不慎哉

淨其知者真功夫也。馴至無知其妙極矣。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此聖人自寫其心體而養生學道盡於茲焉

人有忘却一事著意思之不得置之而反憶得者只是中實與中虛之故著意則中實置之則中虛也人有作得佳文而失去之後更作之欲求如前文終不可得何故前作文時此中虛後作文時則其意中畢竟仍有前文中實故也讀書者當日不能背誦睡過一夜便能背誦此皆理之可驗者也妙矣哉中之虛乎程子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

去物欲則現天理。理既現則有惡便不能自容。自能改過遷善。便日有長進。處不能去欲。則天理不現。天理不現者。不但自容其惡而已。且以惡爲善。而愈長其惡。則日以墮落。其後將不知所底止也。君子小人之分。只在厚薄二字而已。厚道者是君子。薄道者是小人。人之德不德。享不享國祚之修與短。胥徵於此。

心虛則德進心虛則理明心虛則元氣聚心虛則暢於四肢發於五臟無往弗妙中有物焉而不化者反是

去欲修德虛心好學人果能篤志於此天不能遏之數不能限之矣
如此者可以造化在手命由我立

靜者入道之基忍著成務之本

外愈發揚內愈疎薄外愈開藏內愈精強

孟子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余謂無論多寡小才卽飾義功名卓然蓋世一有自恃之心而驕傲滿假便只是小有才之人去君子之大道遠矣盆盛括能致身富貴亦豈竟是小有才只爲他不聞大道所以只成得箇小才而反爲殺身之具禹之功地平天成而不敢不伐斯爲聞君子之大道者歟

人侮慢我未嘗損我之分毫也因此而動心則所損多矣人侮慢我

亦未嘗益我之分毫也。值此而能不動心，則所益多矣。然固之以省身克己，又不可不自加警焉。

我是而人非或反因人而自疑其是之爲非或明知已是人非也乃更舍己之是徇人之非總是不能擇善而固執耳此等人終於無以

自立

功夫須要在人不見人不知處持得定力有把握其要總之存乎正心

凡事畏積故君子必敬小必慎微焉

王陽明曰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先舒曰夜氣卽是仁日月至焉者殆僅於存夜氣三月不違便可通乎晝夜矣況聖人乎

臣也。錄朱子晚年定論使人知考亭造詣如此亦是考亭大益友也。然陽明語間亦有未妥者如孟子盡心三節陽明解盡心節是生知安行存養節是學知利行天壽節是困勉行殊牽強不確又王龍谿大學解義謂格物致知之義實未嘗亡無待於補此說甚是至分大學之道一節爲聖人之學知止有定一節爲賢人之學物有本

末爲困勉工夫學者之事甚支離矣

或問周海門曰某終日尋水只是撈摸不著奈何海門曰元是無可撈摸的要撈摸箇甚麼先舒曰此事不外人倫日用而得之安用別處撈摸

念哉夫子云舜處人倫其父母兄弟得自己無不是處舜見得自己必有不是處纔認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纔認有不是處愈達愈上要之起脚處只爭一些子及暫賸允若之日已認有不是處與舜只

差毫釐就下卷十九

爭先後之間耳先舒曰書稱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又人格姦則母與弟亦認有不是處與舜亦只爭先後間耳人見得自己無不是處只是以凡庸自待耳以聖賢自期便自見過見過方得寡過寡過之至便臻上哲以凡庸自待便不見過不見過者必墮下愚雖然已無不是者自認不是猶易已有不是者自認不是最難此處能直捷勘出所以然之故而決去病根改過不吝吾許其通天心已

層層真清言云學道歷千魔而莫退遇辱堅百忍以自持到底無損毫毛轉使人稱盛德當時之神氣不亂入夜之魂夢亦清雅黃子曰入夜魂夢清即死去可知矣

或問妄字何以從亡從女得非女子出亡之爲妄耶曰非也女古汝字妄者亡汝言一涉妄則汝亡矣蓋言其人之已喪真我也

繫辭曰方以類聚作不善者心術陰邪即此鬼矣故鬼來侮之作善

者志氣光大即此神矣故神來憑之此皆感召自然之符也

人能處靜境不能處喧境人能處順境不能處逆境此皆是功夫未到處人能接雅人不能接俗人人能接善人不能接惡人此皆是功夫未到處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故人必欲以逃世爲出世而不能以在世爲出世此亦皆是功夫未到處

靜時把持得定動時把持不定便是動靜兩截順時把持得定逆時把持不定便是順逆兩截得時把持得定失時把持不定便是得失兩截醒時把持得定夢時把持不定便是醒夢兩截生時把持得定死時把持不定便是生死兩截此等處能不兩截便是終食無違至誠無息境界

學者有二病其一淪於虛無愈翻愈幻而入於妄妄切實之功其一障於事物愈鑿愈支而入於礙礙圓融之妙能圓融而不淪於虛無

繫辭下卷二十

能切實而不障於事物斯可謂之通儒者邪通亦大哉

人身中血肉之病鍼灸藥餌可以治之若人身中氣質之病必須自己用力去克治銷融他人他物無一毫著得力處氣質病除何等快活

人惟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言善矣然余謂即能不爲處亦便是有爲如人能不食便是廉能不淫便是貞非禮而能勿視聽言動即是復禮

毋恃毋徂一有恃心敗必隨之徂以爲常而謂不害積之既久其害必大

只關係自己身心性命者所當認真此外之物假景幻形此外之事物交客感一切俱不必定要認真者也

天覆地載是何等力於物當思具此力父慈母愛是何等心於物當

思存此心覆載矣慈愛矣而毫無矜德恃功之意常歉然不自足且受百物之毒虐僇辱而不愠甘之更生哀憫欲化之以同歸於道此之謂大人而天哉

有學問矣又須有見地有見地矣又須有功夫有功夫矣又須受得事境中磨鍊方好

見得天理果有合當處又見得天道真有所用人巧處則此心定矣壹於善矣

人機而我自誠人傲而我自謙人荆棘而我自坦夷則確然有以自守其心而太和之氣常在我矣語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又云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窮毛子曰只是不動心則見而不見聞而不聞妙哉

世有謬以忿為正氣者如凌傲而自謂剛骨不語之類是也世有謬以忍為正氣者如臨患難而輒自殺其妻子之類是也皆是大傷天

理事不可不知不可不戒

慎言寡言以馴至於忘言妙矣子曰欲無言

有見地處可以記可以無記不必定要寫作出來寫作出來便是泄元氣事先舒嘗謂止回念頭即是元氣亦此意也子曰默而識之老子非關尹強之五千言亦且不作

當神有覺而心無思之時可以觀性體

天之心慈祥和渾體天之心者虛背天之心者殃

謙者所以存心而事天非止宜於處世而已傲者放心而得罪於天非止於買禍而已

有所不為而立身於無過之地斯為地步傲者敗德之事也反以此為占地步謬甚

人凡事失手處只為物欲濃故有以致之若物欲淡者自然無失亦不多

我甘自居於困約而予人以樂利此事最真是真工夫是真力量是真功德是真快活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狷辭不貳修身以俟之人不曾修身聞道如何死得

天之道誠禮郊用饋貴誠也故誠者所以事天地之道厚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故厚者所以事地其事之也皆皆天地之性而體天地之心者也如是則天地必愛之矣愛之斯必福之猶人子之事父母也肖父母之性體父母之心則父母必愛之愛之則必慈之慎獨之學通乎養生正心之功可以辟鬼

客問發而皆中節如何做功夫方能中節書中奈何竟不說功夫曰

上文戒懼慎獨便是功夫戒懼慎獨功夫到純熟處自然能發而皆中節矣

客問子作人心道心說既云道心與人心不兩立矣而又云人心與道心兩立殊為費解余曰此義君未遠曉今姑以佛語喻之佛有握眼見第二月之說道心似真月人心似第二月見第二月時真月自在此人心與道心兩立之意也若不復握眼則祇有真月而第二月不復見矣此道心與人心不兩立之意也

作德心逸日休天下之樂無過於此即此便是孔顏之樂昔人受人諄孔顏樂處又云孔顏所樂者何事顯然之理翻入疑案何為者耶病困與拂逆不得意之事來正是做工夫時節動心忍性懲忿窒欲住住於此得力而氣質亦因之可以變化妙矣哉此機會也切勿錯過

酒色財氣世之所謂人欲也然得其正而當其可元是天理德將無
醉無量不亂亦何嘗非天理樂而不淫琴瑟靜好亦何嘗非天理生
財有道義然後取亦何嘗非天理文王一怒君子如怒亦何嘗非天
理

聖賢亦人也其情則亦人之情也其遠禍延福悅生惡死皆未嘗不
與人同故尊富養保位祿名壽聖人亦未嘗不稱之但不逆理而強
爲之亦不因境而動心耳若乃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豈聖賢哉
程子亦云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却反人情先舒謂不但人情爲然即
天心亦何嘗不然洪範之獨用五福威用六極便可徵之

客或謂讀書將期爲聖賢也今人父教子子遵父皆以取科第爲心
揣摩舉子業殊爲可笑余曰讀書固當期爲聖賢亦不妨爲舉子業
父望子科第父之慈也子思以科第慰父子之孝也慈孝聖賢之事
也

也得科第後又可以盡忠於君施仁於民事弘德薄道尤光大而益
隆尊養於其親大有聖賢事業可做則揣摩而思得科第固有益於
爲聖賢而豈相妨礙哉君太割而二之故耳

富貴壽後此四者人之福也後者子孫之謂然有非富之富非貴之
貴非壽之壽非後之後焉知足之爲富也無求之爲貴也不朽之爲
壽也留愛戴於人心之爲子孫也

極愛之物失却能斬斷了不生牽纏者此便是學問進步處但牽纏
者便是墮落

一友借一道學書看彼人吝不欲借也此友必欲借之往還再三不
已余曰彼既不肯亦已耳何苦如此曰吾道學心切故耳余曰即子
此心便非道學心曰如何是道學心曰借不得則置之如元無此書
是道學心

士生上世固幸矣生後世亦未爲不幸也何則得多識前言主行以
畜德也士生盛世故幸矣生亂世亦未爲不幸也何則因此操心危
而慮患深反得達也

氣質之性不可聽之便縱恣血肉之軀不可奉之太享用

伊川貶涪渡江颶風作船幾覆人皆號哭伊川正襟坐如常已及岸
同舟一老父問當船危時君正坐甚莊何也曰心存誠敬老父曰心
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老父徑去先舒曰徑去者
正是無心相示何等簡切

陸象山云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
則奮發植立不得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先舒曰
能打疊田地淨潔亦即是奮發植立亦即是讀書

一部易而終之以未濟聖人曰物不可以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復

未濟者不盡者也且試問此箇不盡孰主張是

隱爲出世之聖人顯爲治世之聖人隱顯總是一致出世治世亦是
一以貫之者也總以格去物欲爲主也格去物欲而純乎天理於是
乎可以治世可以出世

宋晁明遠著法藏碎金錄自敘云東於教者或以迦談兄誦亦無憚
焉不能以外妨內也近越中陶石梁卓然理學著誦誦錄終語子

曰錄中語或旁通佛理此是吾真有所得處吾身後汝輩勿從道學
門庭起見或以謂有妨從祀妄爲刪去致失吾平生自得之妙先舒

謂儒佛之理此中元自有相通處元不必作意以避之耳
或詰予謂學貴乎純足下談聖人之道而開參二氏語豈不雜乎予

答之曰予言豈以聖人之道爲歸而無所游移是未嘗雜特其義有
與二氏相誣處則偶引之以互爲發明耳蓋理之精微時乎難顯

而一氏語多透徹處不妨引之引之者正所以明吾道也古之人
言勢義亦不遺忽若必執一見以損二氏以謂其語必不可稍涉於
筆墨是即書之所云作惡矣豈大公無我之心哉
客曰足下嘗書放翁文謂蘇陸並於二氏或極其推高或深加貶斥
以爲語不根心又以爲自相攻格乃足下既嘗駁正二氏而詩文亦
有贊嘆之者何也曰此所謂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駁正非作惡之貶
贊嘆亦非作奸之得當理而已昔太史公論六家要指各著其短長
優劣雖未必盡當而世亦莫或非之何也以其自抒其所見而非有
意過爲抑揚故也雖然若余少作爾雅釋義一往無歸斟酌之處亦
多有之至於詩詞則托尤不能初刊布流傳今亦未能盡刪點耳

坐功略記

坐功總以淨盡念頭爲主守中者彷彿于磨輪後命門前
此身之恰當中處約略如槐大一塊地以意存之于此地
亦不必太著意然亦是借此止念耳念止併可忘其守也
坐時要盤膝挺腰握拳瞑目閉口齊齒捲舌以抵其上腭
然諸法亦不必盡拘坐一次約一二頓飯間爲候能久坐
或多坐益佳暖時夜亦可坐凡坐若病者又可隨意或坐
得睡睡來亦可聽其睡去大凡坐功凡事以能忘爲佳要
練習不動心須戒憂思忿怒等事亦總是淨盡念頭耳久
而純之愈進愈妙或謂我念頭難淨所以不能做坐功不
知念頭不淨正須坐功果肯專壹下工夫做去自然念頭
會淨若謂不淨便不做則念頭何時得淨也此乃正宗大
道外是即屬旁門凡旁門行之往往有弊耳惟黃子謙功
者曰守中曰觀念曰空心三者蓋相因而來至於心空而
其有事無事矣此三者而文約理簡易直截動而行之
此則可謂醇乎其醇者乎

答張鹿牀書

先舒頓首奉書鹿牀先生足下。自讀大作兼辱手教。竊
反覆不能已。僕于此道篤嗜之已數十年。每欲獨自爲
文。而輒格格手腕欲脫。不能自據。今茲大製。蓋都如僕意
之所欲爲也。大抵本聖人之微言。而穿綜二氏。混合同
理。首楞嚴維摩五千莊嚴。皆將真腴吐奇。而受其精
于指麾之下。淡施其墨。鬼神乎文。天壤妙物。斯爲最奇
微。僕敢不嘆服。下風爲之卷舌。乃蒙許與過甚。而引而
登之。此坐之末嗟乎。僕平何以得此于先生者。吟
洋樓縷拜。惠良深。但苦獎假過多。引繩絕少。吟
覆廻環在手。揜卷繁紆。幾欲下泣。又云風雨。吟
雅黃子文并。八卷二
已。林。如。此。意。者。足。下。于。僕。別。有。相。賞。者。也。于。文。章
而。相。貶。者。不。徒。在。筆。墨。邪。足。下。故。是。不。凡。人。人。菊
餐。其。英。其。自。命。也。審。矣。僕。知。所。自。勉。矢。勿。謏。矣。且
之餘。不能時時左右。稟酌淵微。掇拾香艸。徒抱渴心。爲之
如何。曹云。攜潤書于須江舟次。因爲小序以誌向往。果然
則。器。善。序。文。知。已。就。稿。欣。願。之。極。幸。不。惜。便。寫。示。之。或。既
遺。忘。旁。綴。得。隨。意。足。成。大。妙。身。愧。雄。思。而。先。生。才。十。倍。君
山。懸。矣。僕。之。千。古。定。得。所。托。豈。不。快。哉。然。先。生。解。脫。人。將
毋。又。笑。僕。之。貪。痴。也。遠。樓。外。集。已。分。散。入。諸。刻。其。他。刻
儻。得。稍。置。高。駕。當。續。送。讀。清。覽。不。宣。淋。清。行。寫。中。多。微。思
文。高。更。使。人。思。作。鹿。牀。人

與友書

承委看大作。惓惓之意。不敢違。但輕肆僭筆罪戾爲更定
三十餘首。餘更不能過勞心。但僕所改正之作。勿更令他
人。又漫加塗竄。失我本來。便是成功。又毀之深。可惜耳。大
抵文章。甘苦到得此境。方知之。未到者。總不知佳惡。佳惡
政自未易知耳。天下事。不壞於不解事人。最大壞於強解
事人。彼纔有所涉窺之。不深。又不能用心。入細。徒爾欲
自逞才。市直是已。非人間者。感之。必註誤矣。夫虎。虎
無主。乃亂。周咨。美事。而多岐。亦述。往往往人。要僕看。又
懇懇。懇懇。及爲之斟酌。成章。則或又憑已臆。更
國。國。者。諫。之。僕。嘗。謂。之。果。不。相。信。可。竟。不。來。既。信。既。來。乃
終。歸。不。信。足。下。懷。來。一。片。虛。心。僕。一。片。苦。心。都。落。空。虛。真
是。可。嘆。抑。亦。既。相。托。乃。又。令。他。人。東。塗。西。抹。信。不。篤。不
得。謂。真。虛。心。所。悲。者。我。徒。苦。耳。昔。僕。家。起。陶。甕。屬。一。塊
與。公。賄。短。篋。謂。小。小。耳。自。理。之。不。得。命。他。工。益。不。行。必。化
爲。此。老。工。看。之。略。爲。措。置。而。火。災。炎。杭。荷。諸。師。善。石。傳。之
子。亦。能。矣。蕭。師。與。密。友。畫。一。石。未。點。昔。去。已。子。適。來。語
及。曰。某。當。爲。家。君。了。之。過。數。日。父。來。索。畫。欲。竟。昔。師。子。已
著。筆。失。聲。曰。已。矣。索。觀。之。大。嗟。惜。曰。此。石。吾。長。意。筆。也。奈
何。竟。令。渠。汗。壤。嘲。嘲。僕。才。分。自。短。矣。但。客。以。文。事。相。屬。寧
辭。而。弗。語。乎。敢。請。而。涼。州。畢。事。爲。欺。盡。鄙。性。不。欲。誤。人。甚
于。不。欲。自。誤。強。不。知。自。謂。知。不。及。自。信。而。謂。信。僕。殆。無

是哉古人往矣英絕未來相期者止寸心而寸心又微茫
不可把以系物要知者知之耳只一意耳而中作十餘轉
極音讀淚

與友人書

榜下太多公矣乃道路喧傳指撻沸騰然此等皆科科有
之不足怪足下前亦隨聲而和僕謂不然今又形之筆札
僕甚謂不當如是也大抵第不第各有命有時在試者唯
是積德行讀書期摘摩成耳下第何足怨何者入場屋近
萬人雋者纔數十人則近二百人中一人得之耳此所以
不足怨者也今談者必曰某關節某因緣宿學以為貴人
釣名寒士則傳會竊取或把持得之又謂居間倖自附席
富厚者尤便于口不便口必株牽蔓引以証所自來目
擊身與者然夫作此者風影闕密即屬垣之耳安能詳悉
如是且竟不確即確言之亦何益豈言之是即可削去彼補
雅黃子文并
我邪果然毀或以自利仁者亦不為更此境况萬無此事
乃相聚舉一倡百應呼亦過矣僕向者赴舉時人亦多
預有言即足下人亦何嘗無言猶憶數科前足下因橫被
議不平而想諸我聲德悅耳知今之指彼者猶昔之指我
與君也我兩人亦幸不第耳韓退之上崔虞部書曰執
事始考文之明日浮羅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
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乃知誣談
不如今日之言一人時謂得之內時謂得之外或云招
徠又云鑽巧關說之人交易之地低昂之數朝夕互殊此
皆所謂一日九變者也僕數與賓興不獲雋今榜又無子
弟姻婭戚屬掛名者則肆其談以快其心僕何不可然自

信無益且損陰德故不欲為此耳昔潘新彈張步青在燕
中時更與一友三人交相密後二子中而其人下第放榜
之日二子往慰賴則書聲徹戶外二子訝謂始擬子必牢
騷以出今即已下帷攻苦如此答曰今日者今科之終即
來科之始也唯加功讀書耳牢騷何為下科果亦捷然
則秀言如口叫呼忿置果何益于得失之數哉子曰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順命俟命君子以之僕願足下無稽勿聽
道聽勿傳以無失為君子而已雖然僕已矣足下且貴
當入闈主試事回思今日之人言又不可不慎此轉九妙
音聽之足以消融疹氣而
宜寫曲折尤覺筆情入妙

題顏先生畫卷

余少時嘗思作絕塞遊歷大漠望居延雖沙顏風對而不
之惜謂得志可以抒其桑弧之心即不然退而著書亦可
收此以壯筆墨之氣語意佳今老矣且臥病此意時猶盪盪
忽興適山東顏修來先生以小照相遺輕裝怒馬從數騎
行沙磧中平野茫茫草黃柳禿山斷處見霞氣橫紫此外
更不知是何等處也悲壯先生之懷壯矣哉病夫更為蹶
然起日是愈我疾是愈我疾噫妙畫之能移人情如此錢
唐毛先舒題寫寒垣風景只寥寥數行便覺蒼茫無際筆有神乎

題丁叔范詩箋

不事鉛粉純抒本色既微辭以善諱亦纏綿而怡悵乃聆
其細響則其中有怨亂之音焉此何故也屈子九歌所寫
半婦人情事江左淒涼而清商子夜之曲作古云春女思
秋士悲叔范殆抱秋士之悲而托諸春女之思者邪瑤琴
自適

題朱弦遺像

弦既隨余十五年。余字之曰靜子。幽貞澹穆。備有諸德。病
屏而歿。余甚悼之。余友東城陳孺子名玉。工畫。而為人高
潔。人多笑其過方。或呼之為陳仲子。孺子固自若。余謂仲
子之操。不失為賢人。但不應避兄且去母耳。今孺子操不
減於於陵。而篤於孝友。則過之以仲子呼孺子。是以後陳
重前陳矣。時孺子老病。手顫而弦像必求其圖。之此圖亦
非其筆。特藉之樂耳。古謂死求仁者之眾。祀之。弦妾媵
耳。不可以方。略髣髴此意云。情事悽婉
文亦幽高

釋義文併
八 卷八

題汪公畫山

西府汪公讀書喜禪。世亂隱居于葛仙之嶺。著書甚多。壽
八十八。平生好畫米山。然意不在畫。特以寄其孤澹之趣。
今觀其筆氣沉著。惜墨如寶。而煙嵐遙裔。明滅絹素。詩
云高山仰止。余益因此冊而見公之神明焉。其孫舟僕與
余遊。遙志嗜古。年雖少。志趣高逸。有祖風。

題楊修之印書

物有極久而獨斷於今人之心。卽一事而知古道之可必
興。起印學是已。夫篆變而隸。隸變而楷。而又為行。且為
草。波蕩已極。然三代以上人書法。猶存於圖章。刻畫之中
者。何歟。同邑楊子修之博洽嗜奇。尤耽好篆刻。其於嘉禾
倒薤之作。靡不究。雲科斗之形。靡不識。義農軒轅之所
取。象繁紆波。纖之所用。意靡不披。經心胸。直洞幽邃。乃求
之者。非門。雖几請。奏一刀不可得。曰。埋吾石。鳳皇山下。三
十年後。且為碧。當有土中人。復活乃知之耳。今則何以
示人。悲哉。問者皆驚笑而去。嗟乎。朱弦有聲。玄酒有味。然
猶不可以娛羣耳。而語衆口。况非益非味。古文乎哉。宜乎

釋義文併
八 卷九

楊子之為是也。雖然。是亦特寄憤焉耳。夫亦既有楊子之
學。而充之以楊子之心。矯而持之事。必稽古。將婉風。不沐
千載眉睫矣。又何古道之不可復興。與錢唐毛先舒題

書程公傳後

此余友孫宇台所撰程侍初公傳也。公孫駿發字大耕，好學工文，傷其祖沒而欲傳之不朽，因刻此傳，廣求哀誄之文。余爲之，余辭以病，螺峯盤曲，觸熱不惜數過，可謂孝矣。惜哉，微文未就，帙而奄然早亡。一日偶閱此傳，不覺流涕。大耕嘗刻山陰劉夫子人譜，言行必所準之，且以廣其教于世。余昔執贄山陰之門，而儀刑之篤，乃不及大耕遠甚。書此又以志吾愧焉。程公傳後

書金山詩後

金山長老出山門迎子瞻詩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牀。余謂出山門迎他貴人則陋，若迎子瞻亦自不俗。政如遠公之過虎溪耳。其與趙州無勝劣相，大千都是一禪牀云云，反落戲語。若大千果皆是金山禪牀，則子瞻在千里外終日晤對耳，又何以出山門相迎爲哉？

九十八壽母傳

在昔洪範之敘五福，首卽曰壽。蓋以諸福之物必待壽而始克享之也。然他或可以人力勝，唯壽則一異于天卽帝王之貴，嘗不得與閭閻婦子爭一日修短之福。爲有夫而已。雖然，得之者豈無道哉？其道維何？曰：孝子爲大孝而終之以必得其壽是也。曰：靜子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在婦人尤宜易稱。坤至靜而德方，婦道也。而坤又壽物曰勞敬養之效其子也。曰：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夫心乎善者則壽者乎？先舒讀杜壽母行略，又嘆曰：嗚呼，壽母之壽也，宜哉！徵于古人之言益信。母姓王氏，父家饒，無嗣，遺母時欲厚爲粧，母辭之力，曰：父自應立後，則吾弟之物也。

釋道安文

兒何爲者而過于腆？父感母言，繼弟子其明于大義如此。入杜門奉兩老姑，曲盡其孝。杜氏自宋祁國公由越家杭，御賜墓葬三台山下，土人稱杜家塢。累世多停棺，母因送喪見之，惻然曰：此皆杜氏先人之骨肉也，而長暴于此，遂拊棺悉以歸土。宗黨化之，遂罕淹親。禮者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錫類之孝而見于婦人，斯尤難焉。母自歸杜家，三火產時，殯時落恬如也。至從十指求生活，充半飽絕無交謫意。臨終泊然，擇日以逝。斯其守靜篤者之效乎？少勤于事事，尊章縫紉浣滌必躬，晨起曰：庭灑掃否？夕秉燭，周視曰：門未闔，寢不然，益益盞盞否？夜尤喜兀坐聽子孫讀書，漏三十下不休。九十外猶如是，是非其好爲勞也。古人

云戒慎必恭恭則壽是母之勞勞以德德恭而勞與相習耳先舒讀母行略竟而更嘆其壽之言為益信也又書之首言壽也冠諸福也以德而壽者諸福又必環至而輻湊於壽人是故二曰富母既富矣三曰康寧母康寧矣攸好德考終命故可無更述又略往者母九十四方賢士大夫與諸親黨多撰文辭前奉觴望母顏色皆嘆羨為神仙中人時衰善於用天因地謹身節用以養其親多孫燁炳皆為才飭雅秉文煥能操父業王立蘭苗駢羅森挺每當伏臘元旦必扶母出堂上為壽峙衰左將子婦右掖諸孫諸曾孫皆簇擁謹呼隨以出母雖老必先自拜神次拜主已子孫諸女婦僮奴以大拜母移時禮乃畢粵梨為大椅特鋪錦褥坐母母垂白髮睛青諦視而一慰勞受之曾孫之小者或拜下爬地不能起一然猶書母用是為開口而當其時人皆以謂景星卿雲蔚為奇瑞嗚呼天亦何負于賢婦人哉人可不淑歟乃世多不守閨訓之人忽感此即以作結如史家專悻于尊親而戕其夫躁戾恣驕以荒以嬉婦德大違梱範陵遲若是天則必有以威之但需時耳縱不恤人言曷不鑒天縱不好德曷不畏極茲述壽母為傳以彰其食報夫其所得孰多然則外觀諸母而可以得師亦反觀諸身而可以自艾也已嗚呼抑悠揚餘未住于

家婦孫氏傳

孫氏余長兒熊臣婦也孫氏家褚堂其先世嘗為馬官故里人稱孫馬官先是伯適我公取于孫為婦之祖姑從兄用儀再娶于孫為婦之姑至熊臣則毛氏三取于孫孫氏三嫁于毛其世次又皆相值宗親美之為賦詩以賀余集為一帙題曰合登新章又得顧和知夫人序之乃命熊臣謹篋勿喪蓋珍之矣爾父以信公繼取王夫人生三子一女而寡王夫人性嚴恪不輕語笑婦得母教亦如之十七來歸時熊臣嫡母生母俱先亡余止一妾朱氏婦思二姑戾涔涔下而于朱則事之擬姑人皆賢之孫氏家故饒余貧婦過門頗安淡泊至廢去其奩具殆盡無幾微怨悵形于詞色王夫人憐女時以珍味遺女必供之余余屢止之然供余如故雖一味終不肯獨自食余病餘須食飲或筆墨之倦花開月明客小聚多命酒又已辦則皆婦自為之也可不謂難焉家在吳山出後門右旋半里陟數級即城隍神廟他祠觀亦羅列金碧差我遊女難還來及春尤盛婦居此十年中未嘗一啓齒欲往舉一女後生子免缺半歲場已再孕再未足月墮今年六月已得娠滿八月余意望得孫期已近矣乃是月十七日中寒得病首尾九日而沒病中甚欲一見母家遣僕往聞又輒止之蓋以王夫人老當盛暑恐驚惶又慮母來亮吾無以為供具也其用心如此二十三日夜自覺劇語熊臣身後事絮絮言及九

歲女夜臥未能離我枕。遇我死。渠當奈何。因流淚不能止。至二十五日蚤。余決令人往請王夫人。兒以語婦。婦時已語。輒相問。猶知在。兒曰。是大人遣人往。乃微聞。不復語。及王夫人來。則已斷。其止一息。婦而而已。已絕氣。是為癸亥六月二十五日。年二十六。先是婦有內經三年。窮今年五月。寒為治本。原者云。此當貯婦人。孫。果移用之。婦初聞。煙製棺。猶感。傷。噎。噎。而不知其竟為已。悲哉。嗚呼。得賢婦。奪其年。而又使之不為。吾有一孫。天乎。人耶。皆余。薄德。以至於此。將誰歸。怨。乃為之傳。以志其德。申吾悲。且語熊臣。吾與若當益自戒。懼存心修身。庶以所免。天心之降。罰云。錢唐毛先舒。撰。未件有奇事。可敘行文。亦不欲。入一卷十四。

姚母五十壽序

稽昔仁人。未有不飭躬範物。以善教育其子孫。而能自壽其身者也。故古來賢淑。多能以大義勉其子。使德業文章。卓乎有立。則已。亦身備諸福之物。期願大耋。聿臻長壽。青瞳綠髮。人遙羨之。于是乎知煦煦溺愛之。不可謂慈。嚴肅儀型。真足法也。余友姚子升聞。今年將以造士之秀。任官而適當其母黃太夫人五十。同學諸君子。俯而要先舒之蕪言。以介康爵。姚子家江塘。而余世居豐樂樓故里。兩家相去不十里。故余久習聞其母夫人之德。及觀徵言之文。則又嘆知之之未盡云。夫人為人。婉婉而含剛方。事尊章也。孝而相爾端公也。勤待同輩。以和而御下。厚養育孤寡。居恤貧困。悉數之不能終其物。然皆賢婦人之恆事耳。數略得。至其以禮自肅。而教子嚴。則尤為世所難及焉。詳說

途。閨閣女士。習為常。後先敬俗。太夫人獨曰。易稱闔觀而詩有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之句。夫不可求者。文王之化也。而游者。江漢舊染之未盡前者也。忽入經大隄曲。豈盛世事。奈何舍觀之六二。而動引周南。為自恣地哉。西陵之風。甚矣。汰雖晴春。麗日終不肯一行。且禁女若婦。而垂以為誠教子。尤嗃嗃不稍假。擇師必慎。使嚴事之起居飲食。曲備禮意。故友夔升聞兄弟。皆導道敬業。罔敢失墜。早歲成學。而顯名于當世。太夫人之力為多。正此段又先就特嗟乎。

過于愛子婦人之常情也家饒給者尤甚西賓在堂時
為名焉耳繼衣之賦無聞而不承權輿併忘醴酒者此
而是甚者弟子以其師為玩焉若太夫人行事豈非足以
矯國華俗而為風化之倡哉太夫人四子三孫七女子
而為外孫者五友夔玉折遺文滿笥升聞年未逮壯以經
術高第且起家為官襄臣又甚少藉藉有聲六館中幼者
亦復嶄然頭角至若濟濟諸壻又皆乘龍中雀之妙選也
今四月二十二日為太夫人設悅之辰敘屬長嬴南薰扇
物芳草未歇新荷飛香計太夫人率身所下逮者已將三
十餘人羅拜于堂逶迤于座盈數日而猶未能畢禮又安
問乎賀客在門者高車幾百輛為也又略于是取鳳皇以
為案拒海潮而注樽蒼龍吐雲江排歎笑太夫人顧之而
賦焉以娛則眉壽自無艾耳先舒所以頌太夫人而嘉升
聞諸子善事親如此且太夫人本受姓軒轅氏切不從典莊
周云黃帝得道以登雲天故傳鑄鼎枹弓之說而猗舉之
學興此雖儒者所不道亦未必其果無之也分寸聞今太
夫人榮光引和神明日王用物既弘菁華萃躬其家固當
多僊種茲益于太夫人卜之矣然則酌大斗而進維祺之
詠夫豈其虛辭濫耳者哉一氣渾成而其中自覺
煙波浩蕩具無數層折

一卷十八

姚學二

杜母六十壽序

杜母漢太夫人今年八月十一日六十壽矣人皆頌太夫
人德曰仁者宜壽夫仁者之壽固也而先得謂太夫人壽
則以義勝曷言之夫仁所以涵天地之生機使之不窮義
也者所以撐天地之真氣而使之不墜者也標義余讀其
令子緯所為壽紀而知太夫人果明大義即衣冠亦罕及
者焉莊姜者法起衛國之賢夫人也其始嫁猶治容飾與馬
不知貴德孟德耀何如人其衣綺傳粉則欲得如伯鸞者
謂何而太夫人本裕甚適杜氏時猶貧乃于歸後即去
簪珥操井臼晨興從尊行問安否也不收嫁未幾時又法
杜氏不戒于火貨一朝灰而時太夫人適在父母家遂疾

六 卷十九

歸來父母謂之不得曰兒即安矣其如姑輩何及來侍姑
與其家人藉草露怡然爾夫太夫人還赴火與鳥鳴毫社
諱諱而不出者略同乃克自完完厥家斯其軼共姬故又
遠甚變時衰君以貧故變起又走江淮楚漢以趨時變常經
年不過其家太夫人以一身特衰門上事尊尊下撫諸兒
女吁苦矣夫伯禹貴人而呱呱立者格耳又無與兄
弟之多其勤萬古猶贊塗山之奇況于太夫人者哉又
夫班昭豈非古所稱列女者乎變起又與其小姑曹豐生用
文采為酬答亦未聞相期以節概事杜有親屬遺妻養子
家併二子二女太夫人剖甘分煖纖巨以之卒成其苦節
者二十餘年雖王太君與時衰君之心抑非太夫人善成

不及此又傳稱太妙教十子起又自少及長不使其見邪辟之事也然猶有若二叔之不咸雷電風雨詩書孔悲今諸子曰煒曰煥曰炳或起家經學或經營四方仕者隱者莫不修業勤物以交相勉金玉式好墳笈大和公善教使然哉又故使太夫人而生于春秋必無未然之諫與不婦之識生于三古辛壬之口可不言而常快之華必不作使太夫人為大家當亦不止於辭賦而已太夫人高行悉數之皆直過于古奇得若其熟于大義而相成者也夫義近于剛人多以為非婦人事不知仁以滋之義以持之持之又將永久之且義適仍符於地道妻道焉耳先舒與杜氏通門之好者三世習知其取婦皆賢且孝殆

八卷二十

杜母二

於周家內助之祥焉昔者王太君壽幾百歲太夫人既嗣徽音而為德又如斯期頤未艾夫何疑與于時也芙蓉未凋桂華既吐有盈玉觴芳氣在手子婦盤孫滿堂為壽糟以飲酒結妙又于用橫直不欲使近體凡香稍沾頰末

螺峰說錄一卷浙江汪汝霖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大旨調停於儒禪之間謂聖人之學深入於無生死故其說曰格物欲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曰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格物欲語與考亭異盡倫常語與佛氏異云云蓋欲以佛立教而恐儒者以蔑倫攻之故巧立是說彌縫其隙也

聖學真語二卷首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真語

二卷》提要

聖學真語序

晉安林雲銘西仲撰

世儒治六經用以作制藝取科第而已間有自疑末後無歸宿處聞緇黃者流從而求之此世俗所謂卓然者也若偃然不知性命之學春花秋草萎化同盡則又比比而是不知古聖賢垂訓原未嘗有不盡之義必待乞靈于貝葉丹經而始得之也西泠毛君稚黃一代儒宗其詮疏理學則取大學格物二字爲宗旨主格去物欲之解謂是徹上徹下工夫茲復著聖學真語二卷大旨仍不離于去欲而更謂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大哉言乎其持論暨義融通精確且發明六經四子之蘊反別靡遺乃世

卷首

儒苦泥格物舊說又或疑倫常肆應妨于性命之清虛此不但未諳當然之理亦豈悉用功甘苦之數者哉余重時夢入一洞府讀書強半圖說是夜未竟者次夜復詣其處讀之嗣後遍讀性理書與二氏著述了如熟記今人獨處時高談大道匪不自期爲古人而置之紛擾之場則亂投之利害之交則又亂若更驗之于夢覺則尤無不亂生死者人之大夢覺也若平日寂處而定遇物紛如到頭撒手無着力處惟于倫常中日盡其理所當爲使身心觸處都受煅煉則澄治皆真物不能亂直至動靜如一利害不移之後而此中廓然入障皆空無分夢覺豈有生死夫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蓋欲人以生死之故理會于既生後未死

前耳稚黃子所見若此皆平生實歷語其于性命所得之
可易量哉是書出當使志士不迷作聖之途而國家得收
真儒之效固明絕學功不在紫陽諸公下矣
作文字觀是為序

聖學真語自敘

毛先舒曰聖學者何聖人之學也真語者何其所言皆真
實之理匪虛妄也余所言者古之人或嘗言之矣然古之
人之所言古人又不先言之乎古人言之古人又言之先
後者符則可以相証先後者殊則可以相衷其或同而異
異而同似者可辯闕者可通辯則蒙者以明而通則蒙者
以濟要歸于至一而已矣一者真實而匪虛妄之謂夫二
卽不真實夫惟真實者乃一雖然難言之一家之中不勝
異說別教之學又多疑旨或中或偏或曲或全或下而切
或高而玄是故高明者馳閤昧惑焉其何怪乎哉則又何
嫌平辭之複哉嗟乎人生無幾何時而有其不沒者存得
之者長存失之者早亡得者不徒生不徒死失者電光石
燄之壽之中則其人已喪而況于既死之後乎哉此仁人
所以悲憫之也余不揣謏劣嘗成書曰匡林曰格物問答
茲復約其指歸而著為此筆墨之際尤兢兢焉用以自警
且或可正吾人之惑而定其趨庶有志者不致誤用其心
徒喪歲月忽焉以逝竟成沒溺斯爲可痛耳若是果將如
何則惟一言以決之曰聖人之道爲歸云夫他岐則又何
惑此之謂至一者夫此之謂真實而匪虛妄者夫

目錄

一卷

大學
良知

格物五條
致知二條

二卷

正心六條
不動心
欲生念說
讀中庸十四條
說天
論道無可變
孟子上達
孟子指性善最妙
說倫常非幻
說老

聖人之道十三條
鬼神二條
變化氣質二條
善惡
學四條
不知
講學三條
與林西仲書
與王豹采書
與吳擇書
說書示兒熊臣鳩臣豹臣
生死三條
古人說道理
當然
狂狷
讀書
與羅西溪令君書
與應嗣貢書
與諸有林書
與旅樹書

聖學真語

入卷首

四

聖學真語一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一名駉著

大學

余讀大學古文而知元無闕文無衍文亦未嘗顛倒錯亂後儒移易次敘又從而去之補之非也余茲為依古文解其大略云大學之道四句首一句是大總語下三在句是大學之要領知止是知止於至善能得是得止於至善物有本末四句是起下文兩節之意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是事物由平天下而至于格物遞相為本亦遞相為始由格物而至于平天下遞相為末亦遞相為終本也始也皆所當先者也末也終也皆所當後

聖學真語

入一卷

者也果能知其所當先後而為之焉則近道矣道即大學之道是也下文二節首節言先次節言后也伊川曰學莫大於知本末始終致知在格物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末也終也說義甚明自天子二句又歸重于修身為本蓋前此所言皆是遞相為本則其本非一故于此又特指出一箇本緣修身是明德新民恰交界關鍵處故又專以此為本也下文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一段總是反覆以言本不可不重之意二知字亦與上文知止知所先後二知字互相映發自首至此大學之道大義已明下文遂加詳說于是徑接所謂誠其意者非是遺却致知格物此

章格致意已具其中請詳言之蓋格物致知元是教人格物欲以致良知何以明之中庸慎獨是過人欲于將萌今誠意章君子必慎其獨亦政是格去物欲耳且重言之又加必字較之中庸更為丁寧深切此是灼無可疑者也至于自謙厭然揜不善著善十目十手心廣等語喚醒良知尤為親切則格物致知之義已在其中而豈嘗亡哉韓愈原道引傳至誠意而止非無故也下接詩云瞻彼淇澳節言明明德而末民之不能忘亦略及新民意下接詩云於戲前王不忘節是說新民下接康誥曰至皆自明也又言明德下接湯之盤銘曰至其命惟新又言自新新民新命而云無所不用其極是總言止於至善之意大學凡言明

聖學真語

入一卷

德新民亦無不具至善意此處則又為點明耳且為下文帶出止至善意下接詩云邦畿千里至與國人交止於信是詳言止于至善先舒曰無所不用其極分明是止至善却不直說止至善只將用極虛籠一句映出下文下可徑接穆穆文王何等直捷然如此便太實乃反拓開引詩言止即引詩亦應從鳥說到民從民說到文王為順乃反從人說到物又從物說到人從入到物則兩引詩從物到人却忽插夫子語橫中一斷然後纔說到文王用極分明是止至善實義却全不露出止至善字面兩引詩露出兩箇止字却全不是止善正義只數十字中開闔聯斷虛實掩映跌宕變化曲盡其妙真神奇之筆也他處如此猶多不

及盡述古人未必有心工文余此篇亦不為評文而作偶為發此蓋讀至此亦不能自禁耳接下文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又言明明德新民無訟民之新也使無訟者德之明也故又曰此謂知本至下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以後文從理順且與近本俱同不必一一更詳之然格去物欲之義觸處都見三代以上人文章或顯或隱或錯綜或整次不拘一方所以為妙格致義在誠意章中所謂隱也誠意自應置在明德新民止至善諸說後與正心修身一串說去乃先說誠意而中間將明德新民止至善諸旨隨意縱筆錯落而言之然後乃及正心修身此所謂錯綜敘法也所謂修身以後至末則整次敘法也此等文筆先秦西京

聖學真語

入一卷

固多有之至韓愈猶存遺法政不必如後儒操觚勻齊方板耳奈何輒為易置而增刪之遂使古人失其本來文喪其文義睽其義每讀書至此輒欲涕泣為是諄諄良非得已豈敢騰口好辯務為異同或有所偏私而故持是論也哉

格物五條

窮至事物之理多有資于見聞識解之知未必便能誠意正心若格物欲以致良知則天理現前而意且自誠心且自正矣余故嘗曰格去物欲是格物擴充良知是致知大學所謂誠其意者一章是言誠意而致知格物義已在其中與夫子克己復禮中庸戒懼慎獨內省不疚孟子集

義所生求其放心總是此義斯為格物欲以致良知斷無
疑爾聖賢下手學人用功只有此法別無他法不但千古
同揆亦且三才共貫者也
格去物欲以致其知此知不落識想乃本性之良知也窮
至事物之理以致其知此是已落識想之知雖亦原于本
性而來然去本性已隔一層矣

儒者多謂苟不窮理則焉能知其為理為欲即思去欲何
從下手余謂人只病在知其為欲而不能去非果求去欲
而苦于不能知也只將小人閒居為不善一節推勘看他
厭然處揜不善處著善處豈非已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
然為不善無所不至政是知其為惡而不能去之之驗也
聖學真語 入一卷 四

看他厭然揜著時明明一點良知不昧只是不能格去物
欲而陷于此豈是真不知之若果真不知則亦不復有厭
然揜著之心矣譬如嬰兒裸體食糞見人何嘗有一毫厭
然何嘗有一毫揜著此蓋真不知其為不善故耳若人為
不善元有良知只是不能去欲故便不能實此良知去欲
則良知實矣于此驗格物欲以致良知義斷無疑蓋理欲
微芒之界或猶難辯至于善惡大段雖常人亦知之小人
亦知之婦人女子亦未嘗不知之豈慮其懵然不知而無
從下手乃于明明德起手處緩却自己身心上去欲功
夫而反外從事于窮至事物之理哉善乎紫陽之答吳德
夫曰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

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
細微恐有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譏也此真紫陽真實
體驗後語也雖然窮至事物之理亦不得都廢但大學功
夫必以格去物欲為主爾

客問若謂誠意中已包致知格物之義則聖人何不說到
先誠其意便止何故又定說致知格物曰誠意之前元有
此兩端功夫故云然爾否則意如何便得誠既有此功夫
則自應列此條目矣客謂若然則下文所謂誠其意者之
先何不分出致知格物亦竟標兩項功夫而云所謂格物
者如何所謂致其知者如何豈不顯明完足而顧略之何
歟曰古文往往意到而筆不必盡到政使其人自得之疏
聖學真語 入一卷 五

之於條目而渾之於功夫是古人立言之妙亦是古人摛
文之妙齊策王斗見宣王稱馬狗酒色凡四事而後止言
三則酒在其中漢書賈誼陳政事疏六太息亦止應二句
戰國西京猶畱此等筆趣豈必如今制藝之排局比股而
絕無參差詳略者哉

良知者天性也此知兆于形生神發之先而非人為之所
能與者也孟子乍見孺子平旦之氣孩提愛親等語指示
極其明切天性本非外來可加則良知亦非外來可益本
然自具無乎不存嬰兒墮地啼而食乳誰為為之不覺而
覺此物豈惟人自具物亦未嘗不具雞也犬也母子煦煦

拊之斯來。瞋之斯去。聚而嬉。離而悲。觸而怒。大而龍象。小而蟲豸。莫不有其本然者焉。草木培之茂。蹴之枯。水定之靜。撓之動。火煽之熾。遏之滅。金寒乃凝。而熱乃流。風木水火金石之屬。皆自以其聲為鳴。皆良能也。即良知也。蓋良能性也。性具而良知在其中矣。夫良知不必其果在耳目心思者也。斯謂之良知。必其役於耳目心思者。非良知矣。且夫薪傳火。火沸湯。磁甃鐵。風鼓物。霜凋草木。雷出地奮。山川出雲。萬物之相感相生相殺也。日月之運。誰其驅之。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太虛。一。大覺。大覺。一。良知。妙哉神矣。乎。良知徧矣。非神也。本然自具。而無乎不存。固如是爾。悟此則良知果皆天性。而豈外來之所能加益者哉。

聖學真語

一卷

六

致知二條

致知致字有三義。一是復義。良知本具。因物欲而迷。去欲所以復良知也。一是實義。不能去欲。則虛此良知。去欲所以實此良知也。一是擴充之義。去物欲者。便能擴充此良知也。在在去欲。在在致知。由此而充之于彼。由少而充之于多。由小而充之于大。由粗淺而充之于精微。皆是也。此擴充之義也。

客問欲明明德於天下二節。格誠正修齊治同用此字。唯致知知至二字不同。何也。曰。致是以漸擴充。至是通體俱徹。致是功夫。至是效驗。物欲不能一格盡格。良知不能一

得一節處。便是良知。至得一節處。由漸而來。積小高大。所謂擴充也。致之義也。至于知至。則盡之矣。至之義也。然二節格誠正修齊治諸字。雖同。而義亦皆異。上節皆是工夫。下節皆是效驗。唯治音殊。致至文殊耳。客曰。子嘗謂格物致知無漸次。而微有漸次者矣。曰。此文云。物格而后知至。觀而后語。則是竟有漸次者矣。曰。此句雖有而后語。亦是微有漸次。非大有漸次者耳。

正心六條

正心功夫最難做。若縱放了。不去正他。固不是。若著箇念要。去正他。便于心又多了一事。所以只就兩項心弊處言之。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是有所在也。此一弊也。心不在焉者。是不在也。此一弊也。總是心有所在。不得。不得。祛此兩弊。而正心功夫在其中矣。既非有所在。又非不在此時之心。自當何如。

聖學真語

一卷

七

客問大學云。正心而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足下以為當于心字讀斷。是心不可正矣。豈不與大學正心相違。曰。心也者。有所在。不得。不在。不得。大學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數語。是有所在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數語。是不在也。無乎在。而無乎不在。心之本然也。正心者。不是著箇念去怎樣正他。只是還其心之本然而已。孟子所謂勿正心。亦是不著著念。與大學符。故知孟子勿正心。處便是大學正心處。程子云。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此語最妙。

客問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何必便不得其正如舜誅四凶文武一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豈可曰不得其正子曰臨事而懼至于好賢樂善作易者有憂患豈可都謂不得其正曰此病不在忿懣恐懼等事病只在有所二字有所云者著也著便不是不著者因物應物而不動心君則雖有四者亦何害其為正也哉

客問有所忿懣四者時亦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即心不在焉時而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其所以不在者亦未必非有所著如忿懣恐懼等事也又何以判有所在與不在為二余答曰此語妙極大學雖暨兩說理元相通其心

聖學真語

一卷

八

有所在時便有所不在其心不在時亦有所在唯無所在便無不在是心之妙正須于此處涵養之便是正心客或難余格去物欲之說云去欲是正心時事不應用于格物不知格物是初下手功夫須大用力到了正心雖亦不無去欲却便涵養之意居多

心也者無乎在而無乎不在者也知此則知所以正其心矣而孟子所謂存心養性在其中焉

客問大學正心二節舊解有直謂有所忿懣等事便是心不在焉何如曰此理余嘗體驗之心固有著于忿懣等事者亦有不著此等事然而不在者如游思妄念忽然坐馳之類此時便自不見不聞不知味如此心病人多有之聖

賢立言義理周備若只說有所忿懣等處則偏矣所以余必以分心有所在與心不在為二義者為是也蓋驗之于此心也

太極無形而有理猶此心之無念而有覺心但無念有覺便同太極虛書人心即念也道心即覺也大學格物致知物物欲也即念也知良知也即覺也夫子無知空空即無念也叩其兩端而竭焉即有覺也易傳寂然不動即無念也感而遂通即有覺也太極也心也聖人之學也一而已矣妙哉

不動心

聖學真語

一卷

九

鍊不動心者須要在紛煩窮困拂逆禍凶諸境遇處鍊得此等處果能不動方是效驗方有把握又要在快心得意極好境界時仍然不動方是效驗方有把握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又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念

動一念惟恐見惡于天地鬼神視聽言動之當凜凜益可知矣如是以往道必集之天必契之福必隨之

欲生念說

余嘗云人之心不能無欲唯欲生念念根于欲蓋人欲之朦朧而形非作而致之者也人亦既有欲于是乎期得其

欲而念乃生。則是欲生念。而念根欲明矣。或不信。且謂先有念。而後生其欲。試更論之物類之至。悉彼未必有念。而不能無欲。嬰兒子未有念。而亦即有欲。飲食寒熱啼泣之情。生而自具。及長。則知男女之事。欲實自生。非念生之病者。不能食。便不思食。病者不能淫。便不思淫。何也。無其欲。故亦無其念也。人睡著。本無念。忽而男女飲食。念闕之夢。形。匪他所形。欲。則形之。益雖睡著。而欲仍潛伏于此。中故形之耳。殆此夢。既形。則夢中或亦不能無念焉。是欲之生。念。非念之生。欲。又已明甚。草木無念之極者也。而且不能無欲。種植之方。滋培之利。涼暖之宜。適之則榮華。違之則焦落。豈非草木亦有欲。而豈念之所生者哉。大抵有欲無

聖學真諦

卷一

十

上達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以是說易。推之莫不皆然。然器以載道。而道寓於器。一而二。二而一。惟辨之于理。與欲而已矣。耳目口體。器也。能意之于理。器即道也。則形而上矣。溺之于欲。器失道也。則形而下矣。釣此器也。黃流在中。則可以薦宗廟。享鬼神。貯糞溺。則成穢物。而人爭賤惡之。其即形上形下之說乎。聖人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下學而上達。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言動之壹于禮。壹于理也。壹于理

者。壹于道也。視聽言動之壹于道。耳目口體之壹于道也。器已為道。器道一矣。雖欲不形上。不可得矣。故曰。上達本乎天者。親上。夫理。天也。純理而無欲。則其上。也。固宜。別教或曰。天堂。或曰。飛升。曰。超三界。曰。朝玉宸。為說已多。而聖人上達之義。則顯明而真確。莫是過焉。而豈玄奇虛渺之談哉。客問。洪範。貌言視聽思。聖人語。不及思。何也。豈外之嚴。而內之反。可以弛乎。曰。否。克已復禮。是合內外而言之。四勿止言外。而內在其中矣。顏子聞一知十。語不加詳。爾視聽言動。亦何莫非思之形之。則非禮勿思。亦何待言哉。克已莫嚴于治心。豈有內之可。或弛與。如學者果做功夫。不妨更加非禮勿思。

聖學真諦

卷一

十

讀中庸十四條

中庸當是夫子自撰之書。子思或為綜次而引信之耳。其中即有所作。大抵亦是傳述夫子旨義。而要之夫子語為多。下必標子曰者。方屬夫子也。大凡古人書。多有元是一人之言。中間更起曰。處禮記尤多。如哀公問仲尼燕居是也。即中庸哀公問政及其成功一也。後亦更起子曰。後世文章家。如太史公東坡。猶存此法。此書精義入神。足以包括二氏之理。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疑夫子言性天道。而筆之以傳者。殆十翼與此書也。其文字筆端。短長整變。鼓舞磅礴。有大塊噫氣山川出雲之妙。讀此書。覺寸土皆靈。萬象不死。天地元非別物。我亦可化。

鳶魚神矣哉

中庸一書大略與夫子易傳彷彿通易傳可以讀中庸通中庸可以讀易傳易有太極中庸亦往往說到太極但不說出太極字耳古人即自著書亦多不肯相襲如此

夫子不甚說性易傳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言性極精微處一部中庸與孟子性善諸說都從此二語引信脫化出來

中庸天之心也聖人只是得天之心人欲求天之心者求

諸中庸而可以得之耳

天命之謂性此命字即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命易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恒言亦云身心性命解義俱同蓋

聖學真語

一卷

三

謂天命即是性也命與性二而一天與人二而一故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皆天命之謂性之義也

釋子或謂性者所以生天地者也中庸反說天命之謂性是天生性矣其義非是先舒曰此駁不然蓋性生天地元亦有之然此性字不屬人說當是屬太極說此性即是太極之理此理生天地即太極生兩儀是也若天命之謂性性字便屬著人說猶書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云爾本自無訛釋子駁之未覩聖賢立言之旨耳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謂是人不知聞我此義亦是然謂是我自不睹聞尤深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是我有睹聞時之戒懼也戒懼不睹恐懼不聞此是我無睹聞時之戒懼也或謂人豈有自不睹聞時然如密室靜坐與夜臥時之類豈有睹聞即收視反聽時雖有色聲亦不睹聞焉得謂人竟無自不睹聞時或曰我既自無睹聞戒懼著在何所曰稟乎念慮之微而已此種功夫最密而妙蓋即慎獨者是也

朱子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先舒謂已所獨知之地即天所獨知之地也于此而慎之即所以契天夫契天是我與天為相知矣夫人與富貴人相知已當得

聖學真語

一卷

三

益與學問人道誼人相知更當得益真與天相知其得益當何如子曰知我者其天乎昔高忠憲公攀龍謁錢啓新錢曰孔門學脈凡事只求天知公時時服膺此語天啓六年三月以瑞禍赴池水死遺言一生學問至此亦稍得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云

喜怒哀樂之未發則空虛耳而何以謂之中蓋雖是未發而元確乎有一真實者在無而有也故曰中也發而皆中節夫既有喜怒哀樂之發則業已偏著矣而何以謂之和蓋所謂中節只是因物付物而我仍不動有而無也故曰和也至誠無息不動心也動心即息天地不貳不動心也動心

卽貳

今夫天一節是喻性體性托于心方寸耳而其量則包于六合之外而無窮極中庸一書多見此義蓋先佛學入中國而蚤發揮斯道之妙者乎

天有日月星辰之天有於穆不已之天日月星辰之天與地爲偶者也於穆不已之天無偶者也卽太極也中庸欲明聖人全體太極故先說太極欲說太極則先從小者說到其大者然後乃及于極大者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言其小也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可謂大矣非大也何也不過繫日月星辰焉耳而所謂天豈止于是而已不過萬物覆焉耳而所謂天又豈止于是焉而已試觀諸

聖學真語

入一卷

古

於穆不已之天而後乃今知天之所以爲天深遠靡涯亘歷無極而同視向之所謂繫日月星辰而覆萬物者直渺然耳漆園氏之言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楚之南有冥靈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亦悲乎文章命意之妙政復類此於穆不已之天何物也太極也文王何人也全體太極之聖人也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卽天之所以爲天者也先說小天後說大天而後乃說到極其大之天而總歸本于贊嘆文王其所以贊嘆文王者總以明聖人之道之大而有本爾全體太極何其大也文之德卽天之命紫陽曰太極無形而有理此命卽是此理

而文王得之以爲德之純大有本也据本指只須說得於穆不已之天乃先說繫覆之天又先說昭昭之天以小天形出大天作三層意又不肯止于以天形天却又帶出地山水三物陪說筆端思理曲盡其妙究言之繫覆者亦是天卽昭昭者亦未嘗非天至于於穆則極其量而言之耳于此可以知天亦可以知性

中庸一書總是要明其所以然而仍歸到當然不明所以然則人不悟道之大原不歸到當然則人不踐道之實地不悟大原則泥于象迹而不活不踐實地則淪于虛寂而無用所以說天命之謂性隨說率性之謂道所以說道至于莫載莫破魚躍鸞飛而仍不離乎造端夫婦易傳有夫

聖學真語

入一卷

五

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云云夫婦者倫之始也所以說天說地而歸于文王之所以爲文蓋文德之純亦不已卽緝熙敬止只是爲君止仁爲臣止敬與孝慈信而已欲說無聲無臭而必先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蓋說到無聲無臭處似涉乎寥邈蕩恐後人讀之而誤如稽叔夜云又讀老莊重增其放者又恐人自托高玄而入于無忌憚故先兢兢于閑然的然與遠近風自顯微之可驗者以致其誠總是略說遠便引而歸近必說近而後乃敢放于遠略說虛便引而歸實必說實而後乃敢放于虛此聖人苦心爲天下萬世人欲其由之又知之耳烏乎此理發皇磅礴渾融蒸變微表裏貫往來無乎不存無時或息如

是其極妙窮神而又確乎手可持足可循絕非恍惚空幻之物體之者雖復流浪大化中而亦可以浩然自得也已中庸之談道也曰不睹不聞曰位天地育萬物曰語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若是乎微無不入大無不包矣而究之仍不離乎倫常故說道不遠人而歸於子臣弟友之慥慥故說君子之道而歸於好妻子翁兄弟順父母故說天下之達道五蓋切于身心而真實的確不虛如此所以妙也倘舍其倫常而別求所謂道也者非隱怪而何

孟子指性善最妙

孟子乍見孺子入井云云是指出人性善處立言最妙或

聖學真語

入一卷

六

駁之以爲乍見艷色皆動慾心乍見寶貨皆動貪心亦非納交要譽惡聲而然則人性豈必盡善此大不然假令人見色見貨動其心其動心時已覺欲流理滅至於一時不能自制行淫行攫事後自反此中終覺有慙負欠缺處亦惟恐人知之若孺子入井而欲救之方動心時已覺生機盎然救之之後便更覺此中安穩充實更無不可對人言處此真性無不善之驗也駁者未加細心體會耳

說天

天地並稱者姑就目前前卑高形象言之耳地實不足以配天者空洞寥濶了無垠涯而地則天中所生之一物耳日月星辰亦皆是天中之物皆所謂陰陽五行者也與天

之真體是二昔人謂天體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轉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此星之運行非天運行辟如鳥飛在太虛中自東而西豈可便謂是太虛自東而西天無形色之可窺故莊周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止極邪凡今見天爲光明者皆日月之光明天非光明故曰天玄玄併非黑總是無形色可窺之意天豈有度數之可尋亦豈有所謂左轉者哉或謂乾象云天行健苟無旋轉安得云行曰此聖人亦只就日月星辰言天耳佛氏言天有成住壞空亦只是就在天成象者言之如日月星辰類耳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天固在陰陽五行外也若天在此七者之中則

聖學真語

入一卷

七

豈能以此七者化生萬物哉夫不落於陰陽五行者則天也天無對待者也記說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夫此於穆而不已者即太極也子曰太極生兩儀周子曰太極生陰陽兩儀即陰陽所謂陽非天也舉地以配天何異指海中之石配海者歟

說倫常非幻

太極無形而有理斯理也先天地常存後天地不沒者也此理賦於人則爲性禮云天命之謂性是也性形之則爲道率性之謂道是也道無所不該而倫常其尤大者也然則此倫常之道發於性而直根源於太極之理此理甚真而不幻則倫常之道亦甚真不幻書云天乃錫禹洪範九

嘯。彝倫攸敘。然則此彝倫。自天錫之。又安得云幻。蓋此所謂天。即於穆不已之天。即太極矣。且以父子有親言之。此親字。便生許多慈孝出來。自是真極。安得幻之。若幻視倫常。便是幻視太極之理。或曰。此父子。未有以前。其親安在此。父子既沒以後。其親安在。是父子不過暫聚焉耳。則親亦暫耳。孝慈亦暫耳。安得非幻。曰。否。否。父子有親。中有真理。事雖似暫。理則常然。此父子。未生前。此理先已具。此父子既沒後。此理終不亡。蓋此理。即太極之理。先天地而常存。後天地而不沒。此理且不隨天地為存沒。豈其隨人事為存沒哉。即父子一倫。而他俱可推矣。然則以倫常為幻者。豈不謬哉。且幻視太極之理。便是幻視太極。太極而幻。聖學真語 入一卷

何者為真。嗚呼。誕夫。

論道無可變

聖人者。有道焉。大中大正。大通大常。行諸天下。傳諸萬世。不可易也。後聖相引。前聖是準。治法或時乎因革損益。而大道必無變。蓋元無可變耳。不變則得變則失。不變則是變則非。斯亦相與為無變耳矣。堯舜禹相傳。不出於一中。夫子至聖。而曰祖述。曰憲章。後來人挾其私知。皆欲著書以求鳴。百氏競出。各自為極。而大道乃始入玄疑。成離岐焉。窺其心。直欲創立門庭。招要一世。若依聖人之道。立教。則平常無奇。而又不肯踵聖人而襲乎其後。則不得不推倒古聖人之說。以自為高。其言時或悅人之心。而衡諸

聖人大中大正。大通大常之道。則此如中天之日。彼如掌隙之光。爾蓋舍大者必得小。失全者必入偏也。孟子曰。智者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夫以夫子之天縱。從游之多才。豈不能奮然而掃去古人。以為獨高。然皆兢兢焉。則古昔稱先王。且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且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然且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不過依乎中庸而已。蓋聖人不作聰明。正所以為聰明之極。即所謂行其無事。而為智之大者也。然則彼紛紛恣說之徒。真隘矣哉。

說老

老子明道德。併道德亦其不得已而言之。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上德不德。至於仁義禮聖智之物。則皆一切非薄之。意總欲使民還淳。悶故為此語耳。然世運江河。豈能復故。子曰。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使人至乎江之津。而猶以濫觴之初視之。則覆溺者必多。聖人法制亦猶是。總以救斯人。使其無覆溺之患而已。夫大道之行。至治之極。聖人豈不願之。而無如勢不可反何。則聖人之心。苦慮深。聖人之仁也。而奈何。謂之哉。記曰。禮時為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生乎書契不成信之後。而欲反未有結繩以前之治乎。使老子為之。亦必不能矣。彼蓋游心之外。而不期乎膺治世之任。乃為此超

聖學真語 入一卷

入一卷

五

邈之談耳。或謂老子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可以治天下。是已。然聖人亦未嘗不尚此三者。而要不得廢仁義。豈惟不得廢仁義。諸治世法。豈能廢之。且老子談道者也。而道莫深乎易。乾元亨利貞。此一卦已備四德。則仁義禮智亦豈從道外來者哉。然老氏立言之旨。固欲使人不飾外而歸真返朴。卽夫子嘆大道旣隱之意。又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乃魏晉時人遂致緣此而脫略儀文。流入放蕩。斯又不善讀老莊者矣。夫不善讀老莊而遂致於誤讀聖人書。豈有誤哉。此聖人所以爲大中至正之道也歟。

聖學真語

一卷

二十

聖學真語二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聖人之道十三條

內格物欲外盡倫常。此聖人之道也。此爲大中大正大通大常之道。亦卽是了生死之道。先舒云。

堯舜禹文王夫子。此五聖人。皆了生死之大聖人也。此五聖人之所以爲道也。堯采椽茅茨飯土甌。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格物欲也。孟子以爲人倫之至。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盡倫常也。禹菲食惡服而卑宮室。格物欲也。子則致孝。臣則祗承。盡倫常也。文王忌酒卑服。而不敢盤于遊田。格物欲也。唯是爲君止仁。爲臣止敬。以至止

聖學真語

二卷

孝止慈止信。盡倫常也。夫子蔬水曲肱。樂在其中。格物欲也。但自責以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未能也。盡倫常者也。佛氏了生死。聖人之學。元了生死。始于克己。四勿而終于母意。母必母固。母我無知。空空便了生死。始于戒懼慎獨而終于無聲無臭。便了生死。至若孟子始于集義而終于不動心。夭壽不貳。修身俟之。曾子仁爲己任。死而後已。亦皆是聖門了死法。若夫不忘溝壑。殺身成仁。又古聖賢處變而了死之法也。來瞿塘曰。能盡其性。生可也。死可也。何也。蓋能盡其性。則我卽天矣。又何生死之足云。高公攀龍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余嘗謂格物定是格去物欲。義旨便與佛法相通。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此處儒

佛大略亦頗同途。但佛學到修身便止耳。加上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聖人之學。此聖人之道之所以大也。或謂聖學無了生死法。然則朝聞夕可者。謂之何哉。

內而性命外而倫常。表裏體用。雖二而實一者也。釋氏三視之。且畏倫常足爲吾性命之累。故廢去倫常而專事性命。聖人之道則不然。直以倫常爲性命內事。其盡倫常處。即是完性命處。合而一之。此聖人之道之所以大也。蓋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合內外表裏體用。治世出世之理。而一以貫之。此聖人之道之所以大也。然必以格去物欲爲主也。客問子旣云。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則止盡倫常足矣。何故又定說到去欲。曰。物欲

聖學真語

八二卷

二

爲累。倫常必有所不克盡者矣。故盡倫必以去欲爲主。物欲淨。則天理純。倫常之道自然觸處圓滿。此一義也。又物欲淨。而天理純。亦卽所以完性命也。又一義也。且夫物欲者。有生之根也。去物欲者。決其有生之根也。天理者。無生之根也。純天理者。固其無生之根也。此處交融。則生死了。客問。扶有生死根。是已。若固無生死根之說。竊以爲惑。夫旣已無生死矣。又安得根在。答曰。無生死者。勿得作斷滅相觀。

佛教慈悲清寂。忍辱無爭。茹素不殺。其于蠲解佛鬱收恤困窮。權便施設。亦有濟焉。此等自是善處。其意亦無惡。其于性命精微處。多與聖人之道合。其說頗多旁通曲暢。靈

信透徹。亦可救夫溺於有物。而不能自脫者。彼蓋憫此世。界中人。于一切處。緣牽欲障。沉淪迷惑。因而造惡無窮。因而受苦亦無窮。故欲一切皆空之。然未免矯枉過正。止可自成其爲一家之學耳。略如古人獨行者流。非大中大正大通大常之道。不可行於天下萬世。以聖人之道概之。則佛教終是偏而不全。蓋得諸內。不欲通諸外。具體而遺用者也。或欲尊而加諸聖人之道之上。且思以易天下。豈不

誕哉。

聖人之於天地之道也。用順。佛氏之於天地之道也。用逆。客問子謂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請更詳其說。曰。性命者。天命之謂性是也。此物先天地而常存。後天

聖學真語

八二卷

三

地而不沒。蓋卽太極之本體。元無生死者也。人全而受之。全而歸之。亦元無生死。其見爲有生死者。不過形氣之存沒聚散耳。此物豈有存沒聚散。則亦無生死。人唯是不能保全此物。而自使汚蝕。故人有生死耳。人果能自保全此物。而無汚蝕。便無生死。蓋人生只是性氣形三者而已。我旣保全得此性。逮氣散形沒之後。則我卽純乎是性。性無生死。我無生死矣。此理昭然。決乎可信。曰。然則盡倫常者。完性命。謂何。曰。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卽性之形之者也。性形而爲道。倫常是已。太極無形而有理。此理形之而爲天地萬物性。亦無形而有理。此理形之而爲倫常。故知倫常卽性中事。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事。皆

倫常中事亦即皆是性中事是故倫常有所不盡即天命之性有所不完不完者受汚蝕而汚蝕我性命之物此便是受生死之物則生死有所不得了故曰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也

太極無形而有理此理降之於人則為性命性命形之則為倫常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繼之曰肫肫其仁此中實有一種凝聚團結而不可得解之處此即所謂先天地而常存後天地而不沒者也我但保完是物便無生死如何空得然究竟亦非是物外別有一我以保完他是物即真我耳

君謂佛氏于天地之道用逆何謂也毛子曰有性斯有情

聖學真語

卷二

四

有人斯有倫而人倫本諸性情性情發為人倫皆天理之自然者也聖人本性以正情因人以盡倫故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佛氏滅情而但存性廢倫而徒為人則遏抑天理而與天地之道拂且即夫婦一端論之子于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天地不交則為否子于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于歸妹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與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哀公問云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而佛法都禁絕之豈非違于天地之道書云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堙者障塞之謂逆水之性故汨陳五行蓋一行失性則五行俱亂佛法禁絕男女事是障塞陰陽而

逆其性矣陰陽生五行五行總統于陰陽者也只一逆水性而五行且亂況于逆陰陽者哉逆陰陽之性即逆天地之性而安能免于帝之怒佛意總欲空却天地竟還太極然人本乎天地而生如何空得且天地之道即太極之所成者也與天地合德而太極在其中矣聖人之學固如是則與其逆以空乎天地之道而求還太極何如順以體夫天地之道而適全其為太極也哉

別教多有積功行之說理自非誣在聖人之道唯是盡倫常而已倫常盡得斯功行莫過焉或謂倫常止于五不能該及其他曰此非深知聖人之道者也自其大而言之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天地亦倫常中

聖學真語

卷二

五

事也就其微者而言之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是鳥獸草木亦倫常中事也即一孝而所該已廣如此況極盡夫諸倫常者乎則凡積功行無非盡倫常而已此聖人之道之所以大也倫有常有變處常者惇之以盡之處變則亦當以變道處之倫變而以變道處之斯仍無乖乎盡倫者也斯之謂盡倫古之人如堯舜及石碯之于父子湯武伊尹之于君臣成王周公之于伯叔兄弟孔氏曾氏之于夫婦是也此所謂權也其所以然者正為承天心靖人亂以達正氣爾然必甚有所不得已必期此心無疚而後可也故君子于此尤兢兢焉余嘗作倫說載溪書中詳言之云

內格物欲外盡倫常守此二語是欲將去此乃不落空真
功夫也只在確乎有以自信了生死不生了死直須聽之
不必一毫容心著意快哉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則兆故黃
帝使象罔而可以得玄珠也

客問子謂外盡倫常夫倫常豈可言外外之一字幾于告
子義外之說曰倫常非外不過對內格物欲而言之耳易
卦下者為內上者為外家人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
外大學誠於中形於外中庸合外內之道也總亦只是對
內言外豈其皆是外之之辭乎且余書中云盡倫常者完
性命又云性命形之則為倫常此義屢見而言之亦最切
又何嫌乎似外之也

聖學真語

二卷

六

生死三條
形色之外便是虛空虛空之中都是理氣理氣成為形色
形色復歸虛空只是如此循環不已混池而開關開關而
混池者也此虛空中之理氣便是太極本體形形色色之
物即太極之所成者也既太極所成之物便自不得貳
于太極故人常以寥渺視太極不知在太極即我亦是
太極知我是太極便可無我何以故無極而太極太極本
無極故也無我無生死矣
純乎仁便了生死或曰仁也者生生不已之理也如何反
了得生死曰無生死處生生不已太極仁也純乎仁者便是
極何嘗有生死而能生生不已太極仁也純乎仁者便是

全體太極或曰太極生生亦復有殺何得專以仁言之曰
太極有生有殺仁者有愛亦有惡有勇有怒且生殺固已
獨不觀于貞後之復起元乎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
死而傳易乃云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若是乎欲知
生死必須原始反終明矣然何以能原始反終也此理只
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一語盡之知此便知原始反終之理
便知死生之說亦便可得了生死實學了生死者只是一
誠客問既說仁了生死如何又說誠了生死答曰誠與仁
是二是一

客問子云無生死處生生不已矣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曰
太極為喻固已然終未能悉所詳之答曰易有太極是無
聖學真語

二卷

七

生死處也是生兩儀生生不已矣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曰
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無生者也
天地日月之道與天下之動生生不已者物與無妄無生
者也茂對時育萬物則生生不已者也書皇建其有極極
無生死者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生生不已也詩不
識不知是無生死處也順帝之則便自生生不已禮運王
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無生死處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
職焉數句是生生不已大本無生死也而達道生生不已君子
謂道則生生不已大本無生死也而達道生生不已君子
之道費而隱隱是無生死處費是生生不已其為物不貳
則其生物不測不貳便無生死而不測者生生不已余故

曰無生死處生生不已生生不已却無生死

鬼神二條

鬼神者理氣之良知良能也。虛空之中都是理氣。既有理氣。卽具知能。此知能在乎虛空。便爲鬼神。著于人物。便爲性靈。性靈鬼神皆此良知良能所爲者也。故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事人。能事鬼矣。人與鬼神。原非二致。故人身中亦有鬼神。鬼神亦往往憑附人物。鬼神可以爲人人。人亦可以爲鬼神。客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謂曰。此正所謂理氣之良知良能也。客問禮運人者。鬼神之會。何謂曰。此正所謂理氣之良知良能也。客問祭義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聖學真語

二卷

八

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何謂曰。此正所謂理氣之良知良能也。客問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何謂曰。此正所謂理氣之良知良能也。客問俗云。空中有鬼神。何也。曰。亦卽理氣之良知良能也。或曰。謂虛空中有理氣。則可。謂此理氣亦具良知良能。恐不然。蓋理氣必著于人物。而後形其知能耳。方屬虛空。豈有知能可得。曰。若此理氣在虛空。元不具知能。則雖著人物。亦無知能矣。譬火之炎。燥元不因薪。而後有焰。火未著薪時。本自無炎。燥則卽著薪。亦豈能成其炎。燥也哉。客問子曰。未能事人。敢問如何。爲能事人。曰。盡倫常。然則盡倫常可以盡事鬼神之理否。曰。可。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夫嚴父配

天。事鬼神之極致也。而不外乎孝。則盡倫常者。何不可以盡事鬼神之理。

客問張子正蒙謂鬼神者。二氣之良知也。如何。曰。此說半是。但不當偏舉氣與良能。而遺却理與良知耳。鬼神若無理與良知。何以能著其英靈如此。故必合理氣知能而言鬼神。義方全耳。昔有人問朱子。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朱子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卽神靈二字。便曉此中有理與良知在。卽張子亦自云。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此數語。則此中已明明有理與良知在。豈可專謂是氣之良知邪。

古人說道理

聖學真語

一卷

九

古人說道理多平實。其或發揮驚奇。究不出乎平實道理。孟子說浩然之氣。先儒或謂從古未發。余謂只夫子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二語足盡孟子養氣之義矣。特孟子說得驚奇耳。諺謂理直氣壯。亦是此意。特諺所云。或就一事之直言之。養浩然之氣。必須事事理直。積而成大。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莊子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其語甚奇。要而言之。中庸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義耳。從天下莫能載者而觀之。則何大非小。故太山亦小。從天下莫能破者而觀之。則何小非大。故秋毫亦大。總是說性體無所不屆。無微不入耳。亦所以破人象迹之見。而齊物。佛氏芥子納須彌。語益

奇○總○亦○只○是○言○其○理○耳○芥○子○所○具○之○理○即○須○彌○所○具○之○理○
須○彌○之○理○不○出○乎○芥○子○之○中○芥○子○之○中○未○嘗○不○具○須○彌○之○
理○則○謂○芥○子○納○須○彌○可○也○即○諺○天○理○在○乎○人○心○一○語○盡○之○
又○如○人○言○某○天○性○如○此○夫○曰○天○性○則○甚○大○矣○而○具○於○人○豈○
非○芥○子○之○納○須○彌○乎○中○庸○莊○子○亦○皆○可○通○之○耳○佛○氏○無○眼○
耳○鼻○舌○身○意○此○即○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夫○子○之○克○已○
四○勿○毋○意○必○固○我○也○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
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中○庸○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
物○而○不○可○遺○亦○與○老○子○此○意○同○但○老○子○是○概○言○之○而○中○庸○
則○專○言○鬼○神○鬼○神○與○此○亦○是○一○理○推○此○而○言○之○道○心○惟○微○
與○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顏○
聖○學○真○諦○

淵○喟○然○嘆○曰○一○章○皆○可○通○已○

變○化○氣○質○二○條

君○子○小○人○存○乎○本○質○本○質○是○君○子○間○有○過○失○到○底○是○一○箇○
君○子○本○質○是○小○人○間○作○修○飾○到○底○是○一○箇○小○人○辟○如○金○蒙○
塗○泥○終○顯○金○光○鐵○裹○銀○箔○終○現○鐵○狀○誠○中○形○外○其○不○可○掩○
也○如○此○思○此○則○人○必○期○真○為○君○子○而○毋○為○小○人○或○謂○本○質○
秉○來○是○小○人○奈○何○曰○是○貴○乎○能○變○化○氣○質○變○之○之○方○如○何○
曰○格○去○物○欲○欲○愈○祛○則○愈○靜○欲○愈○縱○則○愈○興○去○欲○者○即○一○
時○未○能○盡○去○去○得○幾○分○亦○好○即○氣○質○一○時○未○能○盡○變○化○變○
化○得○幾○分○亦○好○故○欲○之○務○去○之○也○必○力○

草○化○螢○蛇○化○龍○腐○者○生○光○伏○者○在○天○奇○矣○人○亦○以○風○雲○富○

貴○為○變○化○然○未○足○以○為○真○變○化○人○益○莫○大○乎○變○化○其○氣○質○
人○從○欲○生○者○也○徹○表○裏○淪○肌○髓○直○全○身○欲○耳○何○哉○能○變○肢○
體○腑○臟○皆○陰○物○視○聽○嗅○食○云○為○皆○陰○事○知○解○意○識○慮○想○愛○
惡○喜○怒○恐○悲○皆○陰○靈○何○以○能○使○之○悉○化○而○入○于○陽○也○糞○中○
之○蟲○糞○之○所○凝○聚○而○成○者○也○蟲○非○糞○不○生○活○蟲○出○糞○難○變○
其○體○非○復○糞○尤○難○夫○人○而○果○能○變○化○其○氣○質○在○聖○為○聖○在○
仁○為○仁○在○神○為○神○千○秋○則○千○秋○萬○古○則○萬○古○有○一○物○先○天○
地○長○存○後○天○地○不○沒○而○我○得○之○得○之○而○變○化○于○是○焉○生○矣○
斯○真○能○大○其○變○化○者○乎○龍○故○有○欲○喜○珠○嗜○燒○燕○之○肉○故○人○
猶○得○而○參○之○而○烹○之○以○龍○之○變○化○參○乎○人○之○聖○龍○直○渺○小○
一○鱗○物○耳○螢○何○有○哉○惜○乎○實○學○論○人○化○而○徒○以○中○行○范○氏○
聖○學○真○諦○

子○孫○勤○畝○畝○當○之○也○

當○然

大○凡○事○理○莫○不○有○其○當○然○即○莫○不○有○其○所○以○然○人○能○明○其○
所○以○然○而○盡○其○當○然○善○已○不○然○寧○盡○當○然○耳○盡○當○然○則○人○
道○已○是○即○未○明○其○所○以○然○無○惡○也○且○既○盡○當○然○即○所○以○然○
者○在○其○中○矣○雖○不○明○猶○明○矣○倘○但○明○其○所○以○然○而○不○克○盡○
其○當○然○人○道○乖○矣○徒○知○何○益○且○既○不○能○盡○其○當○然○即○所○以○
然○者○亦○且○病○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善○惡

知○惡○勇○改○惡○化○為○善○恃○善○自○驕○善○還○成○惡○

狂○狷

子謂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不得已也而世遂謂狂狷爲美而欲爲之斯失之矣蓋狂狷始亦元以中行爲心流入狂狷耳今人始卽期爲狂狷後且不勝其弊矣卽凡值一事亦先須以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衡之能如是大善勢必不得則略爲變通遷就猶可也若先存變通遷就之心其誤必大

學四條

學而時習之不定專是詩書六藝等事戒懼慎獨非禮勿視聽言動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易終日乾乾夕惕若詩稱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方是學而時習真正血脉

聖學真語

卷二

三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此聞字是聞道之聞非聲聞之聞蓋夫子四十不惑五十知命而孟子四十不動心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四十五十聞道之候也卽不能決其聞之盡而賢者亦必有所聞矣若竟無所聞此真碌碌凡人卽終其身可知矣故不足畏若謂聲聞則遷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何如人也卽子不知不愠不患人不己知無德而稱等語又何意也又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字不讀平聲當讀去聲卽孟子恥聲聞過情之意此二章書倘誤解壞人學術多已

惟學遜志務時敏時敏固自應然而書乃先遜志者何遜志者虛已以受物而不敢自恃亦不敢遽自是也蓋學必

遜志而時敏方有功苟不遜志則必且剛愎自用驕蹇人不能虛懷細心以精察體驗其真是之歸路頭一錯卽加時敏之功愈行愈背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小技皆然不但大道矣謹之哉

功夫須是積積之又積方有得力防萌杜漸敬小慎微而況於著且大者乎孟子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積也非一朝一夕一事一行之所能致者也故學者功夫不可不預不可不純不可不要諸久遠

學人自驗二條

學人聞修默勘消息自知如初時遇犯我者勃然大怒必欲咆哮漸漸自克馴至雖怒而能制住又馴至不怒猶然

聖學真語

卷二

三

芥帶至于毫無芥帶便與道親又如遇美色初則狂佻漸至稍靜猶然動情馴至遇之若對土木推之事事皆然便日驗有進步處至于化境其妙何如

親君子而遠小人所以自修君子親而小人遠所以自驗反是者非以自修又可自驗其德業之日墮墮之久併不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矣又久且將以小人爲君子君子爲小人矣自修既久昔以爲君子者今且知其爲小人卽前此自以爲君子今且自知其猶小人也

不知

不肯自認不知學人之最大惑也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不知何病認不知亦何病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

知也。陸象山云：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可起爐作竈。必不肯認不知，必強不知以爲知，而憑臆妄說生焉。穿鑿矯誣，不根理極，生於心，則自欺發於言，則欺人。自欺者自害人，受其欺又害人矣。其所以不肯認不知者，利圖也。名心也。客氣也。有我而不能融之也。之數者，皆能自害而害人。且既強不知爲知，久之必爲人疑，將併真知者都不相信。茲又適所以自窮與。

讀書

讀書必須能融化。猶食之必須融化也。食不融化，必成脹滿停隔之病。讀書而不能融化，積成障礙，障礙則不能通強欲求通，必生穿鑿。因穿鑿生支離，因支離生悖謬。于是聖學真語，六二卷，古，反有不如不讀書者。苦哉！且誤大事。總由于不能融化之故也。然則何以能融化？曰：此有天授，亦須虛心而去執著。子云：多聞闕疑，末史公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後之人讀書能如是，其庶幾乎。

講學三條

客問講學，曰：講學亦是好事。然總以身體力行爲主。客問講以何義爲要，曰：古聖人講學，只是九句。從其內而言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句。卽余所謂內格物欲是也。從其外而言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句。卽余所謂外盡倫常是也。後儒講學，千言萬語，發揮殆盡，要之不出此九句耳。身體

而力行之講在其中矣。夫世莫古于唐虞，德莫盛于堯舜。其講學也如是。後之人亦豈有能出此者哉。且此九句功夫到了，夫子之朝聞夕可，知我其天，顏嘆卓爾，曾唯一貫，總在于此。

講學談經是好事，但只須將古聖賢至理，平實講談，使昧者明，縱者斂，頑者恥，怠者奮，足矣。古人如是，我亦如是不過振古人之緒，而不必定翻古人之案也。或有補缺略，辯是非，繩差誤處，要須出于不得已。如孟子所云行所無事，斯得倘有心立異以自見其高，便是大害。蓋古人已自說得好，後之人度無能出乎其上，然但述古人之已說，又覺都是老生常談，陳陳不鮮，遂有不得不翻新之勢。于是聖學真語，六二卷，古，反把明白者說得玄疑，徑直者說得支離，平坦者說得艱

奧親切者說得高遠，穿鑿傳會亡所不極。然此猶不敢動元文也。至其甚者，指聖經爲僞，竄謂古本之乖訛顛倒，移置增刪，更改遷心，任應造次，以之充哉。危乎！六經久且無完膚矣。豈不得罪于古聖人哉。得罪于聖人，卽得罪于天。噫，可畏也。此皆一念求過古人之所致也。窺其心，豈果謂古人不是，亦豈果自謂能過古人，直以不如是，不足以自見耳。斯真不如不講，不談之爲愈已。躬行實踐，身教者從天下之講學談經莫過焉。不然，徒有事于筆舌已末，况強求高于古，而更貽學問之害者哉。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舜好問而好察迩言，芻蕘迩言是者

不妨聽之。且不難舍已而從之。蓋是非天下之公理。求是而已。在我在人一焉耳。此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必欲分人我。必欲歸非于人。而歸是于我。爲禍滋大。人心之陷。學術之乖。至于殺身害人。亡國亂天下。以貽禍于百千萬世。胥于此一念胎之矣。嗚呼。惜夫。

與羅西溪令君書

僕著格物問答。是二十餘年苦心。雖數十張。而中間費紙千餘葉矣。其所以遲回者。不盡由于資性魯。筆墨鈍也。實以茲事體大。不敢輕論定也。近病困中。成此書。書成益病。蓋緣付刻時。又細加斟酌耳。今已印得完帙。亦有庖丁四顧躊躇之樂。然賞音非乏。而攻者亦復紛來。乃得先生過

聖學真語

卷二

六

相推與蜀浙相去數千里。有同心焉。足徵此道。決乎不孤。讀先生書。而聆先生之高論。真僕所願奉爲師法。尚望終相提命。不遐遺爲幸耳。蒙示來瞿塘公日錄。妙義極多。其論格物。是去欲及孟子盡心諸條。尤喜鄙見仰符。至說格去物欲。是聖門有頭腦功夫。蓋物欲有迹而易見。惟當于發念處遏之。遏之卽所以存天理。物欲既遏。天理自呈。而情之發事之行。皆天理矣。又以去欲功夫。歸重于夫子三戒四勿。而以三戒乃四勿中之大者。故夫子又摘出言之。發念卽遏三戒之三大欲。此誠厥渠魁法。又曰。以客氣爲浩然之氣。此之謂認人欲爲天理。又曰。行三戒四勿功夫。過了人欲關。襟懷灑落。就見伊尹氣象。又曰。心譬如目。本

光明也。物者。目之翳。格物者。去其翳。知至者。復其光明之本體也。又曰。要曉得人心原無欲。又曰。心中無一物。就能與天地參。又云。人千病萬病。只是要承順此血肉之軀。又曰。聖人無欲。故處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而未嘗有意必固我。觸手輒入。不能盡述。但其間持論。亦有未及。如朱子大學之道一節。註本自不錯。瞿塘駁之。謂明德是明人倫。若註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如此解全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爲。何以能明明德于天下。此駁不然。明明德親民。元是兩項事。明明德是自明已之明德。親民方是及人。明明德于天下者。極盡及人之量者也。朱子虛靈數語。是

聖學真語

卷二

七

只解明德義耳。此則自應在心上說。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者。人人具也。大人既以此自明。而卽推此明于天下。自能放諸東南西北海而準。亦何礙於見之施爲乎。明明德是明人倫。固已。而人倫之所以肇修。豈不由于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者爲根本哉。衆理萬事。卽人倫之義在其中矣。人倫特事理之大者。爾瞿塘又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以我之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者爲德。欲民知之。天下豈有許多聰明百姓。此又不然。不可使知者。謂不能使之知耳。聖人豈不欲人盡知。而勢不能。故但使其率由是道。而不皆強其必知。果知則固聖人樂與者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安得云豈有許多聰明百姓。

而概謂虛靈不昧者不可使民知之也哉。偶拈此一段已覺辭長。其他不復更煩及。鄙意總謂論古不得已而後爲之補偏救弊。儻昔人之說已足。而復翻之。將使真理反晦。學者反惑。非所以爲功于聖人也。不揣僭談。先生肯更教之否。書三本併附返。別補東苑文鈔二紙。祈照不宣。

與林西仲書

大製析理深微。而行以清剛靈妙之筆。去蒙翳。掃支離。真令人爽然自快也。格物致知。元無漸次。然此中却微有漸次。辟如去土求空。張燈取照。土去卽空。生燈張卽照。亮然必去張之功。先立空照之效。隨現此則無漸次中之漸次。耳文中謂格物不言先而言在。以其彼此相成。原無漸次。

聖學真語

八二卷

九

云云。說理雖圓。似猶微礙。未知先生以謂何如。昔一友人亦操此說。僕貽之書云。在字不必太泥。觀先修其身。先正其心。二先字。下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二后字。先後之義顯然。乃後文在正其心。在修其身。又俱變文作在字。此在字應仍具先義。則在格物在字。亦自應具先義矣。古人文多不拘。不必過執字面生解耳。書語如此。未知先生又謂何如。云欲枉駕過山中。極欲面聆高旨。然期須晨粥後。過午恐出門致失良晤。益增悵然耳。

與應嗣寅書

日耽潛齋集。讀之殊快。徵辯處極精析。而靜雅之氣。暑中使人煩熱俱滌。乃嘆佳文移情。不虛耳。但入學門戶。辯必

以格物之物爲事物之物。而云若以格物爲去欲不應數行之中。兩物字遠作兩解。鄙意則以古人文數行中一字作兩解殊多。卽從物字論。虎臣嘗引樂記羽爲物。亦云人化物。固亦無嫌前後異釋。然相去猶遠。乃弟觀孟子物交物。則又三言兩物字。而異釋者也。吾兄至云。若去物而后知至。則物且去矣。本末何有哉。此仍作事物之物解之耳。若作物欲解。則物欲去而良知自至。義極了然。併無庸牽及上文本末矣。書不盡意。暑稍退。得過山中。當面相請益何如。

答王豹采書

伏讀手書。文采辯麗。筆趣橫逸。震炫心眼。不待竟也。至于聖學真語

八二卷

九

推獎過當。不能仰答。愧謝之餘。不覺出汗。足下紛綸經庫。著作如林。蕭然閉門。神交物外。僕疎蕪。曲老病日多。匿迹螺峯。匪敢棄世。直以本爲世棄。故亦甘自棄于世耳。不意足下惠臨。抵掌忘倦。又偕魯玉日觀昆弟。聯翩命展。皆由足下過美其談。亦不知何以得此于足下。三十年前。亦嘗相覲。而中間浮沉聚散。風物屢遷。迄今白首相於神明深契。追思疇曩。悵隔山河。至論格物。奉教良弘。清言疊疊。引我入勝。然僕于茲。尚欲陳說。康成絕學。自是經家宗師。然其中亦不無得失。格之訓來。原本爾雅。然亦不得泥定是來。大凡字義。解不一方。罔命格其非心。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皆不得

訓來史記手格猛獸吳都賦雋雋笑而被格文章家云廢格云沮格凡此等亦豈皆是來以此証之則格去之義或未非矣儻云來訓爾雅可据則尚書禮記諸古書豈皆不足當一爾雅邪物欲二字舊多連文不第連文而已且亦往往目物是欲樂記物至而人化物即此可証他處猶多然則格物政是去欲去欲即是格物格去物欲四字直是渾成毫非牽強耳足下云欲轉即仁去似有跡此語妙矣然可爲得力者言之非可爲用力者言之亦近佛門之所謂頓然佛氏亦謂理則頓悟事須漸除由凡人而入聖域是何等事而可以易言之若此哉夫子至聖也顏子道鄰殆庶者也仁之爲道至大而極微者也顏淵問仁子之告聖學真語

二卷

三

之曰克曰勿此其于去欲勇爲功也如此中庸曰戒慎曰恐懼曰慎獨其爲兢業也如此而可以曰欲轉即仁而多此一去之迹哉如足下此論上哲猶或難之中智以下將何從入德且窮至事物之理者不勝繁紆今云去欲確乎直捷直捷之中仍有特循故其爲功不可易也足下併去欲之功而欲去之不幾墮入于浮游混濛之中乎與其墮入浮游混濛又不如窮至物理爲愈耳此僕求之古訓徵諸物情驗諸身心誠知去欲之爲難而其事真其效切故不惜拳切以言之而不敢苟同于足下者此爾雖然就足下所尊北海來善物來惡物云云未嘗不與去欲之解開符蓋僕說去欲所以存理存理即是來善物去欲即

是不來惡物孔疏所謂行善不行惡亦正是此意足下駁僕云若曰去其感物而動之惡來其人生而靜之善斯得之矣而說所不及僕讀之殊恟然此義格物問答及所著他書中不翅三令而五申之足下乃云不及何哉若其引喻文章樛楠謂致文章之善絕樛楠之惡等語則仍是僕格去物欲義耳至謂今日科舉本之大學非古本大學古本大學並無闕文聖賢經世之大典何得遽以已意更之又謂欲不先去則理不可窮此等皆與鄙見無一弗合真得同心亦大自快特足下所說專主尊鄭僕之立說專主作聖耳前足下與四明萬充宗談經僕驚怖河漢久矣今且屑屑自白其說特以見之極真故不能自己布鼓雷門聖學真語

二卷

三

僕亦自笑其不知量也幸鑒鄙愚而更賜之司南焉僕斯幸甚敬俟下風

與諸有林書

日蒙示理學書數種旨在相規欣承雅懷感荷感荷然茲事頗大不敢不爲足下一爲詳說山陰夫子書僕久覽過其中去欲之說極多其他數種細閱之雖主窮理而亦往往露出去欲之義此以見理之確者終不能不歸宿于此也今略爲點出一二有林可細觀之至云去欲功夫無下手處又云無著落僕謂中庸戒懼慎獨夫子克己四勿是指示人去欲實下手處最爲明切顏淵卽曰請事斯語看事之一字便是下手而去欲所以存理安得云無著落卽

論語論之克已則復禮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功化之大如此豈無著落又卽中庸論之戒懼慎獨則大本從此而立達道從此而行又豈其無著落也中庸言至誠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真實無妄無欲者也而極之贊化育參天地經綸天下之大經又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一誠而已誠者無欲者也而天地之道由是建立生物亦由是不測若說去欲便沒著落則天地至誠都無著落矣且朱子但于大學格物解作窮理他處去欲之訓極多言之亦極切今足下乃云無下手處無著落則直以去欲功夫爲非而學者所不當事併與紫陽平素立言都相乖違且不但乖于紫陽也等而上之古聖人語如虞書所傳

聖學真語

二卷

三

人心道心之旨亦都乖違奚可也哉或謂去欲自是聖賢之學但格物定是窮理至誠意正心時方是去欲此又不然子曰繪事後素去欲者素之類也窮理者繪之類也若窮理先而去欲後是先繪後素是必不然蓋聖人之學窮理亦何嘗廢之特是必以去欲爲主且欲者人之大祟也人之不能爲聖人欲爲之也人之所以限于凡民欲爲之也人不免于爲小人者欲爲之也至墮入禽獸且或禽獸之不若欲爲之也然禽獸不若之人一轉仍可証聖何故惟是格去物欲而已矣昔有鄉之人惡其父有新臺之行夜偕行擠父于水溺死謂父自失足墮也撻屍棺斂成喪人無知者已自悔恨投佛門求懺悔自道其故僧曰此事

我處不通懺悔庵之不收悲痛徘徊亦沉水死弑父之事爲獸不若沉水之心便是聖賢然極究其所以然之故不過有欲與無欲而已方其未殺父時一團大忿不能泄而遂成其弑父已死則忿已平夫忿欲也忿平即無欲矣無欲則天良現矣天良既現則鉅惡不能自容于方寸之中于是乎自恨于是乎歸佛于是乎求懺悔不得而深自悲痛而于是至自殺聖賢禽獸豈非止爭于有欲無欲之間者哉彼能悔恨至于死豈其窮至事物之理而後獲現此天良歟此處方信萬欲叢滋眞性不沒日月被蝕而本明非虧汚泥濁水而清性自若斯理昭昭定不是誑或送難曰不然彼鄉人直是不會窮理故有弑父事儻預已窮理

聖學真語

二卷

三

則必無此等事而後亦無庸追悔矣此言是已未盡也昔楊廣博學工文雖未必能窮至事物之理彼其見豈不遠過此鄉人而亦陷此何故且鄉人後猶自痛至極而廣會不聞其有悔心則其出于鄉人下又反遠甚其所以出于鄉人下者天良不發也天良不發者欲勝故也廣唯欲勝甚故錮蔽其天良而不悔其凶要其能悔者故在鄉人惟欲少故天良旋發由是觀之入之天良現不現實由欲之格與不格而不由于理之窮與不窮豁然自明夫窮理時亦有助乎人心要是次之之事所以學人必須格去得物欲身心方得安穩猶或有虞不然道是置身險處一跌可怕燭火炎屋蟻穴潰隄燎原滔天非同細事古聖賢通相

警戒唯此一事爲兢兢焉而奈何斥之以爲無下手處
著落者乎今者或有人寒邪與食互結胸膈病入死法治
之者必先去其互結之物于是元氣復而可以得生病者
乃預憂寒與食既去而腹空饑死人必笑其爲大愚憂去
欲而落空虛又何以異是僕平昔多罪過反觀都是欲爲
其祟後來做得去欲功夫雖未能到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境界亦自格去得少許便覺言行麤免大
過心中亦少妄想貧窮可安拂逆可受而生死處亦不甚
怖畏迴思疇昔往往感傷悲淚是以不惜衰病不避譏排
取古人格物之解而暢發之實抱苦心形諸苦口所謂曾
爲蕩子偏憐客者也去欲是大難事亦是大妙事格不得
聖學真語 卷二

與吳樞書

膏民謂高忠憲心如太虛語便是心空因疑既欲心空而
又欲盡倫常似乎兩礙不佞則謂外盡倫常而內心空無
礙也豈惟無礙且相濟蓋心空則無我無我斯益善于盡
倫常矣故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竭力致身
非無我而何老子曰爲人子者無以有己爲人臣者無以

有己南華經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
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皆無我
而盡倫常之妙義也盡倫常之極則此中坦然而無所欺
忤然而無所疚益心空矣且心空者無欲者也無欲則純
乎天理亦既純乎天理而豈有不克盡倫常者乎且此故
忠憲死節時語夫死節盡倫常之極也而此時自謂心如
太虛以此思之兩礙耶不礙耶想膏民自能悟之耳

與嚴樹書

日聞所說知賢甥邇來究心于性命之學深用欣嘆訊及
聖學真語 卷二

太極圖或有作○者云是邵子所作然愚觀易及濂溪諸
書俱但作○而已愚謂太極渾淪亦無垠涯豈有形象可
得作○者亦是不不得已姑爲此假像示人以擬似太極渾
淪無垠涯之意太極豈果有此○形哉○中更加一則愈
滋多事且据其說以一爲造化根柢萬物樞紐不知太極
之○便是根柢樞紐又安事○中之○乎哉太極本自無
其形今不得已而爲之畫形已屬強作豈可形中更復生
形○中加一是更生形矣太極何物而可以畫爲之形如
此子植可試詳味之得更有以起予爲妙

說書示兒熊臣鳩臣豹臣
點爾何如一節總是鳶飛魚躍之旨三子著於人事點也

純乎天機此夫子所以嘆之也子曰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富貴與身是現在實物道與仁皆虛渺而不可見者何故反將虛者看得甚實實者反看得甚虛既是聖人。決非愚昧。亦決不賺人誤人。此處究勘得真實透徹。自應有悟入處。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以身為委蛇者也。所謂藉色身以修真性也。聞道者復性之謂。既復其性。則委蛇之身于吾何有。天命之謂性。全章止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慎其獨也。三句是真實下手功夫。餘語都是只說道理。戒懼慎獨功夫到純熟處。人欲淨而天理呈。則自有以妙其未發之中。而已發亦復皆中節矣。戒懼慎獨是

聖學真語

卷二

民

將發時功夫。此功夫亦只是將發時可用。若未發時。豈有功。夫即云存養亦只可因其虛靜之自然而弗擾之耳。若此時更著意加箇存養功夫。則反為多事。類于助長。未發時亦非無主宰。但即此未發之中便是主宰。不得于中外。又生一箇主宰以主宰乎此中也。後儒往往加頭添足。膠擾紛紜。剖析絲分。愈成障礙。繫辭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亦安事乎過為煩贖者哉。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此了生死。一直大路也。到無聲無臭境界。生死了矣。總是人欲一毫不淨。盡不得了。生死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字斷句。為是正心者。總是有心成心容心之意。孟子說養氣處。即是存心養性功夫。即先儒所謂存理所謂體道者也。此

處功夫最難措手。必有事焉數句。真是入微。有事不專是集義。凡體之存之養之皆是。勿正心亦不專是期效。凡有所為作。動念著意處皆是。勿忘二句。便是上文注脚。勿忘即有事也。勿助長即勿正心也。因此段功夫微妙難言。恐上語旨晦。故復用二語明之耳。知此則夫子時行物生逝者如斯之嘆。子思子之鳶飛魚躍皆可通已。聖人之學。後儒以二氏為害。而欲攻之。然攻二氏處却又以害聖人之學。蓋既以二氏為異端。遂將聖人精微圓妙語。俱解作形骸象跡。刻定印板的道理。以曲避二氏。唯恐其似之也。於是聖人之旨。遂成晦蝕。往聖既已無口。後之智者。稍欲為之申理。則輒以為異端誣聖。而揮斥之。千載沉冤。何時得

聖學真語

卷二

民

白汝輩讀書。須是自家身心體驗。不能曉了。得至理真是處。全靠註子不得。亦全靠經生家講解不得。

聖學真語二卷

浙江汪汝
璩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先舒既著匡林問答諸書復約其指
歸以爲是編其學雖出劉宗周然宗周傳良知之
說而主於慎獨故持論篤實先舒傳良知之說乃
流於幻窅支離無語非禪而又自以爲非禪所謂
姚江末流愈失愈遠彌巧而彌離其宗者也

萬世太平書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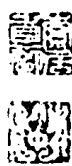
〔清〕勞大與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萬世太平

書十卷》提要

序



夫天下有真學術方有真文章有真
議論方有真事功竊歎夫章句之儒
拘牽文義號爲淹通曾不知所謂學
術事功也者而曰苟善是是亦足矣
此世道之所以日衰而士氣之所以
日下也如語溪勞子貞山抱其一真
以遊於世天下之士莫不傾心而向
慕之今其書具在每一披覽輒覺其
真氣躍躍欲動蓋從來君子小人之
辨在真與僞真者爲君子僞者爲小
人此千古確論也勞子聞道有年著

述日富讀其書知其爲人而余更獲
親承其緒論焉細察其意旨丰采淵
然有沉毅之色知爲載道之器無疑
乃益信天下之真儒方能爲天下之
至文余不禁擊節稱異者久之徧觀
夫宇內之名流才士指不勝屈曾有

理學經濟人品文章事事第一如勞
子者乎勞子塵視一切與古人期天
下可欣可艷之事無足以動其心者
殆所謂不求名而名我隨逃名而名
我追者歟茲數卷書於以翼六經而
炳天壤誰曰不然至其用筆之雋快

引據之精確酷似司馬子長則以是
書直作史記讀可也雖然勞子已淡
於性命之學矣尚得以語言文字求
勞子也哉

昔

熙庚戌孟春禹上史大成拜撰

自叙

許魯齋先生七歲入學授章句
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
耳曰如斯而已乎嗟嗟古今來
都彼科第兩字誤人不少所謂

讀上大人時差了念頭也余不
敏少時爲制舉業所困每構一
義輒焚棄之惟恐不速似於帖
括一途未嘗稍爲結緣者余亦
不自知其何故也沈攸之曰早

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夫
讀書而僅向帖括中尋討滋味
卽唐瞿王薛諸公亦不過一科
第人豪耳於吾儒本分何與焉
故余謂書不須多讀只於動止

語默日用倫物之間覓箇根抵
方是真讀書而不受書障者也
比來讀朱夫子近思錄幾忘寢
食頗覺有會心處知其實可持
循非博而無歸者然自愧浮氣

未除道心未篤不足爲古人所
許乃獨於章句小儒之學竊厭
薄之以爲是中無可人意或曰
迂甚或曰拙甚余則何敢辭余
第願爲不識字田父足矣又何

求焉

康熙十年辛亥歲三月上巳日

勞大與書於退藏處

序

後世士大夫之獎有二一曰理學一曰文章理學之
獎在腐文章之獎在浮蓋斯二者惟其相離也是故
談理則泥塑板印略無轉動學者求其趣不得併忘
其味其爲文惟設色添彩無復實際可尋故人易厭
而去之此其大較然也今夫六經古今之所不敢或
反者也然觀其發明義理皆咏歎涵泳出之指歸既
精又復典妙故可與日星江河同其不息焉秦漢而

下君子多以文章鳴其所得而其中或失則僻或
失則疎有以自信不足以信世雖合猶之乎離也若
昌黎原道諸篇予以爲真孟子後一人乃世爭以
文章推之則豈非昌黎之不幸後世學者之過歟考
亭夫子爲百世道學之宗其所著詩文無論已卽如
章句中一字一解無非周誥殷盤要與六經同一機
杼彼童而習之者旣忽不省而一二飽廩老究視曰
訓詁又孰知爲宇宙大文章哉語漢勞子稽古力學

士也平生不屑制舉業因發憤探討聖賢微旨貫串
說子百家之說所當彌富所得彌醇故其發之於理
皆列指判遺筆又流麗疎宕其所作太平一編細自
一身之言行動靜大而至於兵農禮樂帝王師相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事靡不該而括之矣余每下直還
館抽其帙翻取一則清如涼月沁懷爽若好風解脾
蓋豈非理學文章今而爲一者哉今者其名在海
內其書則颺激電躍竊心

聖子方勤學好道一三下詔旨購求三代以下之
書而勞子一編真坐而言起而可行者予行俟之矣

丹徒張玉書拜題

凡例五則

一理貴平近字點奇家嚴雅不喜怪異之行
一以中正和平爲準故古人奇節僻行爲今
人所難做者一槩不載

一理學之書行世者大約分類以便採擇家嚴
獨心鄙之以爲近於學究家習氣也故偶有
所得隨筆登記或偶有感情輒發數語以抒
其胸中鬱悵無所之氣不欲分類以徇時好

也

一名公落筆止期明理何心彫琢字句但古來
大儒樸老之言或有一二稍涉迂腐者家嚴
畧爲刪改或筆法欠靈快處家嚴以已意融
洽而出之遂成奇觀

一家嚴於書無所不讀而生平所痛恨者樊塞
堆垛之習以其所撰述俱本性靈大約得力
於史氏者居多是集半屬家嚴神明獨運識

者鑒諸

一是集初行編帙殊簡因書賈再三請益遂復精研增定蔚爲全書以備省覽並可當座右之良箴非以供一時之雋永已也此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如曰多多益善是書有焉

男本敬
本和同百拜識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是書成頗爲庸劣

浮薄輩所訕笑卽時有受慕賞識之者亦止視爲獎善之書竟莫知其爲絕大文章絕大學問絕大經濟也嗟乎此豈可一二與俗人言哉請以是書質諸具服名公庶幾明珠不致誤投云爾本敬又識

萬世太平書卷之一

語水勞大與貞山父著

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能置身靜穩中。卽鬼神造化且奈何不得。何患世途哉。

世事不了。如落葉隨埽。隨有。心事不了。如春艸隨拔隨出。乃知安身立命大非容易。彼達觀人。默往默來。現在且不得礙。況過去未來乎。

司馬溫公曰。立心清恕。而體質穩重者。乃福德貴人也。開卷有益。積善降祥。此八字。常以此自勉。并以此告知已。

范蜀公云。歐陽永叔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柯公南李公素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約。大抵不足則誇也。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旣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使人奔趨至老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全然

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其不得者，且千萬。世人終以一二之故，殫竭心力以求之。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分中當有，雖不奔趨亦終必得。故有高阜之識者，超出機關，任其去來，胸中無日不自得，何怨尤之有。古人謂生死得喪，皆緣注定，信然哉。

林退齋公雲：同官至尚書，臨終子孫跪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公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吃虧。李臨川

先生聞而嘆賞曰：此八字有味乎？其言之也，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吃虧，害了許多事。乃知孔子之忠恕，顏子之不校，孟子之自反，總是能吃虧耳。

自己識見疑定，卽鬼神亦束手聽命，豈能與我相抗？凡心中疑惑，輒喜占卜者，總是于理上無定見也。事來無窮，撥之以理，決無差謬。惟見得真，故無纖毫疑慮耳。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豈欺我哉？

凡人當局昏迷，不能了了，惟賴旁觀有識見者，一爲

指點，使之善全無害，真是莫大陰功。無窮福澤，彼坐觀成敗，已非仁人君子用心。若更從中播弄，多生事端，令人一敗而不可收拾，吾不知天地鬼神作何痛恨也。

凡人遇一事一物，必要鬧發到極處，亦犯造物所忌。子與氏云：所惡于智者，爲其鑒也。故渾涵二字，最爲有味。

天下惟思生怨，盡思之極，則彼之祈求必奢，稍不遂

意，則憤恨必深。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往往而然也。故達人治之以淡淡，而不厭。古聖人不厭善于持身，最善于處世者，昔高閑老拱聰明，迥絕一世。至臨終不能言，執故人手，寫一淡字而沒殆，亦見道之流歟。

富貴不可極。凡人到極富極貴，不獨天道忌盈，卽一身受享太過，亦域子孫福澤。至若專權怙寵，多行不義，一時非不烜赫，而一敗則塗地矣。嚴介溪父

子可鑒也。易曰勞謙，詩曰遜膚。古人之克自全如此。

古人亦不諱酒色財氣四字。若此四字一切掃盡，便是無情之物。與禪家空寂之教，何以異？郭子儀位極人臣，聲使滿前，而千古推爲理學正宗，深得其旨。蓋吾儒學問，當在念頭上做功夫，正不必孤峻絕俗也。如出水蓮花，帶泥污而不染，可謂切喻矣。治國易齊家難，此語非無謂。蓋朝廷之法，可以行之。

于百姓獨不能行之，于一家故不得不委曲處之。委曲二字，真處家一帖清涼散也。昧此者，家難頻作骨肉成仇，達人豈不如是。

古來相臣柄大權者，大都氣質用事，求一休休有容者絕少。彼蕩閑澹檢者，無論已。即一二稍立名節號稱高介，非厚樹黨援，即陰圖報復，歷觀往史，古今一轍。總于忠恕二字，全不講求耳。求其爲國家任安危爲蒼生圖利濟，何可得也。

吾儒生平學問，無非爲濟世安民計。若一朝大權在握，正當以宰官而爲說法。平日功夫至此，方有着落，不可當面挫過也。彼登獅子座，始稱說法者，其於生民利病，有一毫關切否耶？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要三箇必自反。

世上人大都皆有習氣。惟文人習氣更甚。文人好勝，好勝則難下；又好奇，好奇則難夷；又好名，好名則

難淡。又好豪，好豪則難約；又好客，好客則難靜。又好酒色，好威，否則難忍；難默，難入道，又難壽。考此皆文人習氣爲之祟，也能卓然自樹，不爲習氣所移者，人當以天下大事付之。

若道人曰：屋愈高，則去頭愈遠。范文正公云：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彼峻宇彫牆，雄視里閭者，其人自以爲豪，轉瞬間，即屬之他姓，豈不可笑。吾常思昔人廳事不容旋馬，此是其聖賢真

豪傑

不求金玉富但願子孫賢乃是千古卓識蓋子孫之賢不肖總視父兄之教善與不善耳今人大槩以儉薄自處并以儉薄望其子若孫迨其後流于匪類宗祠傾危而莫可救此時父兄悔之且何及矣文王陰行善所以周祚甚遠蓋陰行善即世俗所謂陰德也德惟陰故厚決不使人知之者若有德而必欲使人知便非陰德矣上天有眼正在不覩不

聞中可不深省

文王一生受用祇得小心翼翼四字小心者所謂敬也緝熙敬止乃是聖學真源朱紫陽云自古真正豪傑俱從戰兢惕若中來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總之舍却敬字決無好事業也蓋豪傑做到真處即是聖賢今人開口便說豪傑殊不知氣質用事不久輒敗安得謂之豪傑哉吾儒主敬之學斷宜急講

薛文清公曰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蓋

小人雅善窺伺機關一露便落若輩彀中而不覺正如妖物必乘婦女愁念之動而始得逞其伎倆也身之喪家之亡恒必由之真堪痛心疾首子與氏不動心之戒至此更覺有十分受用耳

天地間只得一理是千古道學真種子至若排難解紛與夫禦侮防患之法尤宜握定一理字不可放鬆蓋天下橫逆之來所在皆有一以理禦之即奸

惡輩亦只得拱手而退如孔子待陽貨不用一毫意氣從容婉曲漫二調停毫無損于孔子而陽貨反覺輸却一籌矣孔子于理上見得十分透徹故任其波浪一味以和平應之此聖賢涉世之要訣處事之苦心也

凡人不能根本上做工夫即有掀天揭地事業件件皆假袁紹兄弟憤爭二子譚尚亦治兵相攻卒為操所滅可見父兄作法于涼其子弟尤而效之為

禍滋烈可爲寒心昔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
翊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
容而能容天下士乎乃知同氣參商往往開小人
窺伺之漸更令天下豪傑翬掩口而笑袁足而不
前良足羞也

孔子曰仁者壽古銘曰恭則壽此是實理我嘗見龐
眉鶴髮之人必有溫潛簡重謙挹恭敬之色彼跳
動自喜者往往而夭自古才子不永其天年總是

鋒穎太露耳故曰仁厚刻薄是修短關冥二中所
以償之者毫釐不爽思之思之

我輩涉世以知人爲第一事然要自己識見高學力
厚方有以見其微而探其實大抵平等人容易識
破若聖賢豪傑决不使人一見而知造往被世俗
人所侮弄而竊笑之者彼自有一段精氣若隱若
躍似見似潛舉止語默之際不異人亦不猶人非
大法眼何以知之所謂惟聖賢能知聖賢惟豪傑

能知豪傑也又有一種貌若坦夷而內藏鱗甲最
易墮彼術中更不可不以識見駕馭之耳

薛文清公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
知克己最難蓋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憤發
不自由之熱病要在有痛恨之志密時檢之功總
來不如沉潛涵養病根久自消磨然涵養中須防
一件久久收斂衰歇之意多發強之意少視天下
無一可爲之事視天下無一可惡之惡德量日以

寬洪志節日以摧挫沒了這箇便是聖賢涵養看
了這箇便是釋道涵養

簡靜沉默之人發用出來不可當故停畜之水一決
不可禦也蟄處之物其事不可當也潛伏之獸一
猛不能禁也輕洩驟舉暴雨疾風耳智者所不患
天地萬物之理皆始于從容而卒于急促急促者盡
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
有餘年

凡人應酬多不經思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
若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智者之忍固
不若愚者之詳也

率真者無心過疎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
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
薄臨深

能于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淒涼能于涼處求濃則
終身不落枯稿

錢焜恬退高曠常以三不識自許謂誠心直道不識
人世有機穢事淡食敝衣不識人世有嗜好事委
心任運不識人世有徑實事

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餓為進道居家以無
事為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為久要理到之言也

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造福者淡
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
為此生市名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為善易避為善之名難不犯人易人犯而不校難能
於此處參究何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姚承庵先生家訓曰創業之人皆期子孫之繁盛然
其本在一仁字桃梅杏果之實皆曰仁仁生生之
意也蟲蝕其內風透其外能生乎哉人心內生淫
慾外肆奸邪即蟲之蝕風之透也能生乎哉慎戒
茲為生子生孫之大計

以耐事了天下之多事以無心消天下之有心

只一箇俗念做錯了一生人只一雙俗眼認錯了一
世人

事未至先一着事既至後一看

聞惡不可急怒恐為說夫淺忿聞善不可就親恐引
奸人進身

炎涼之態富貴甚于貧賤妒忌之心骨肉甚于外人
此處若不當以冷眼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
中矣

肉休不嚼就嚙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話休
不思就說事休不算就做

事不密則害成過密則失正當密而不密使人敗不
當密而密使人疑

思量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
無事

輕言輕諾輕信輕怒輕動輕交輕下筆摠是一輕天
下禍患皆自此起故穩重嚴慎者到底禍患不能

及

薛文清公曰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也又曰人
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陸眉公曰人心大同處莫生異同大同處即是公論
公論處即是天理天理處即是元氣若于此處犯
手者老氏所謂勇于敢則殺也

古今稱全福者止得文王一人父王季子武王周公
內助有后妃可謂極人間之樂事然不免羨里一

因則君臣一倫似乎稍有缺陷嗟乎人生天地間
日坐缺陷中那得有完滿者此正是天地陶鑄人
處豈可復加怨尤達人理會此中意味則胸次自
泰然矣

上帝大約與人算總帳簿不肯零星算帳儘有疎畧
不與人計較處余曰非疎畧也正是他日日要加
利錢可畏可畏

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于刑死于兵死于

歲若能爲吏不酷爲將不殘救荒不倦此真是莫
大功德爲民上者當三復斯言

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子可教有山川花月可娛此
是人生第一樂事奈何妄意非分致履危機詩不
云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聖賢垂戒可謂諄且至矣人自不理會人自不體貼
試思人生受病受禍處何一不經聖賢道破者人
謂時窮世亂理學用不着予謂到底逃他圈子不

過

寧可使人怕。不可使人恨。怕則其毒猶有限。恨則其毒無窮矣。故曰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爲惡。但使人恨者。即惡也。

帝王做事以合時宜爲主。漢高帝爲義帝發喪袒髮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便哭。此高帝之時也。光武之兄縯爲更始所殺。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時。時勢該不哭。便不哭。此光武之時也。只此二事。

暗合時中道妙英雄也。而聖賢矣。今人喜怒哀樂不特不中節。且皆草草放過去。成得恁的英雄。

馭氣之難。難于馭馬。馬之奔騰一轡可收。試觀喜氣到發揚處。怒氣到沈烈處。淫氣到沉溺處。詞氣到馳騁處。最難陡收。常制于未形。覺易爲力。昔賢有云。纔舒放。即當收。欽。纔言語。便思簡默。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怒而妄語。故節飲食。養生之大。慎言語。養德之大。

薛文清公曰。聞事不驚。不喜者。可以當大事。又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方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恩。不若還舊債。干祿之人。不可以爲臣。好利之徒。不可以爲友。龔淵孟先生名立本者。有煙艇永懷一書。論交傷逝之作也。先生道義自持。東林推爲首座。其交誼絕。

不似世俗炎涼。昔年爲子邑令。與先大父尤稱莫逆。余亦被賞識焉。今讀其書。感懷傷逝。語語情淡。共自叙曰。世謂管鮑沒而交道吐棄。此殆不然。物或無情人。必有情。有情斯有交。巨卿之執紼其著者也。延陵之掛劍其微者也。人既有情。物豈無情。有交即有情。子猷稱竹曰。君竹不以子猷爲知己。乎。元章稱石曰。丈石不以元章爲知己。乎。彼翻雲覆雨。嘲啗背憎。凡皆不及情。而草木之不如者耳。

嗟乎先生之言可以愧世之險仄者矣孟郊詩云
古人形如獸皆有犬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
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面結口頭交腹内生
荆棘求其存已不易心患難可與共者誰乎如淵
孟先生者於交道庶幾無負云

蔣楚珍先生曰功名赫濯之人靜眼觀之如蠶作繭
非爲自身

貪得賤得之人奈何不得所云無往而不得貧賤

心下處得安脚下自踏得穩

人生俱是欺欺人欺已鵲突到底作體面人說門面
詎清夜思之寧不自愧

羅近溪每見人有過輒提怪不得三字謂吾儕日居
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有過此輩或所遇不得其
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未聞善言未見善行其過
失如何怪得他以怪不得三字待人何等仁恕
王文正公居官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初時矜飾

名譽勉強易支到漸久漸侈本來面目都忘却了
有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又
歲後園書齋云富貴家家物身名我自珍莫將身
外事浪擲一生名嗟乎好脩如此而不爲名臣賢
相者鮮矣士大夫互各書一則置座隅以當韋絃
陳咸抗直不避近臣其父萬年召與語至夜半咸睡
頭觸屏風萬年怒曰乃公教汝睡不聽何也咸跪
謝曰具晚所言大要教咸諂諂耳大人以直道風世

豈願聞諂佞事耶萬年爲之動色噫今之父兄教
其子弟者以圓融倖捷善於奔走逢迎爲第一義
足胥天下而爲脅肩諂笑吮癰舐痔之人也豈不
悲哉如陳咸者抑又少矣

蔣楚珍先生曰士夫高者俱是霸道下者俱是鄙夫
將患得患失做了秘密工夫即有標榜氣節擁樹
身名差異尋常者呼朋召類是已非人不是爲利
即是爲名名利壘中如何有真正人品

好官多得錢亦兒孫酒肉事務耳到底兒孫亦不能受用大半爲幫閒人消算患之思之何苦爲他人還酒肉賬也丈夫撒手懸崖方有掀天揭地事業清而刻者不獨病人亦且病已所以生無徒沒無後若清而能惠未有不食報於子孫者

多言之病只是不曾料理過若地頭人說話一言當千百句自然不多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陽火也火吐之則燦積之自焚

不信所以多言不慎所以多言不了了所以多言人須親近好友非徒直諒多聞要以不近利名不薰

染惡習者爲上

作事矜莊鄭重只爲胸中有未熟未化在到熟化時自然平易不驚人爲文爲政無有不如此者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仁民愛物聖賢之存心所必兼者故不貽不卵不鉄天不覆巢訓有之矣聖人在上端動獲威若焉聖人在下狗馬

被蓋帷焉記曰使之必報之仁之周也傷哉乎使之酷而報用其薄也由是推之則戒殺一事抑亦仁愛者之所必講歟

劉忠宣公曰人情有大相及者愚人不爲智者偏甚如有竭數千金嫁女而不聞數百金教子有不遠百里餽厚禮請訟師不聞不遠百里送厚禮聘賢師有極金玉緡帛以送富貴不肯費數金以賑貧人此大不可解

先正云處不譚仕者事老不幹少者事寤不隨富者事愚不學慧者事

天下事只有一個是非因我學識不大不見得真果見得真只揀一箇是處行去若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是理此處一差便入鄉愿一流爲聖門罪人矣故欲使人信不若自信欲自信須尋着一個是的道理

今人以吝爲儉以刻爲明以諂爲讓以傲情爲厚重

以撥詐為聰明以闢葦為寬大余視斯世人情大抵然矣究其病根只見得自家是耳對症之藥只在讀書明理人未有理不明而能斬去病根者也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若黑白太分明亦是吾儒一病

陳白沙先生語家人曰張公藝九世雍睦得力在一忍字鄭內史七代不分龔明太祖詢其所以處家答曰惟不聽婦人言而已夫忍字長厚能之若不

聽婦人言非大剛決大識量人未易能也余每見兄弟不和皆由於婦言開鑿為之夫者自處於正使婦言無自而入大要在於見得財帛輕恩義重時以此開曉婦人則婦自不敢多言而其家可常合而不睽矣不然聽婦言若響之應聲視兄弟如寇之入室豈非所謂顛倒相者乎

蔣虎臣先生曰人家結婚姻不可太遠亦不可太高余郡曹學憲公三世科第自矜門望所締婚姻皆

吳門大家如宜興之吳金壇之于無錫之鄒往來煩費不可勝計子孫貧窘猶循舊時交際俗例多有典賣田宅飾體面者數傳之後袖手待斃極可為戒

蠅虎者虎食之祀盡者盡殺之人之曲意逢迎者未有不反為其所辱者也

貴者服朱紫麗也而近血也富家藏金銀潤也而鄰忍也珠玉以避火積多而火適來鼎彝鎮器以厭

不祥器多而不祥適至

蔣楚珍先生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然必以仁為本仁者無欲故清仁者不侮故慎仁者博施濟眾如不及故勤又有謂宜增一緩字者緩者以救三者之流弊

威生於不怒怒則威見形形有盡威着物物有傷漸變為慘為苦而我亦中悔人望而知其可掄矣立志則視乎上我者享用則思乎下我者

傲不可矜容盛氣孤情絕照獨往獨來其為世所側

目者多矣

一好一累若多一好則多一累

愛祇一心愛已愛人愛物守無二術守官守道守身

簡之一字不獨宜民保身養德尤為要術

損折皆由於怒哀智者之樂即仁者之壽

人生不識心性并不識憂患諸又萬象為此而作涉

世可易言哉請易而知憂患猶有得我道以止身

者則知憂患不知心性之故也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郭

相奎曰善貴積積善於一人止於其身積善於一

家善不止一人亦不止一世不善忌積積不善於

一人亦止於其身積不善於一家不善不止一人

亦不止一世故慶曰餘慶殃曰餘殃又曰積善之

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無一小人廁其間即有亦

能辨之積不善之家舉家都是小人不識善為何

物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誰能辨之辨之在積善張
彥陵曰積善積不善特發於坤初者善莫大於陰
不善亦莫大於陰也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不
孤二字說得奇特有味似預為後世禪寂一路而
發蓋敬以直內此心提起不染世塵未免落空寂
一路到臨事接物時喜靜惡動伸手縮脚無經濟
學問就像隻手空拳無幫手的一般所謂孤也敬

義並立內外交濟何孤之有

敝衣垢履以為道學娛聲悅色以為風雅使酒罵座

以為氣節流弊使然莫之底止

相從心轉如相貧者從儉相薄者從厚相孤者從和

久久自易體矣

尊主非飽食安居凡大役大喪大橫逆大風雨大寒

暑時當刻刻提醒不可輕身毀性任意

庸流而處末世安家保命日難一日禍發於所親所

忽一言一札之問不獨怨仇結對也清脩寡欲安分閉門是為勝著

貴而易性老而變節者如燈殘益亮非死則禍魁足可俟

任事在沉實有謀之人喜與畏無論矣指畫多方便非機畧

無私有識四字為宰相提衡然仁且智兼之實難識固以無私為本領也

英氣何嘗害事害事者文人虛氣耳喉間咯筆間匆匆忍按不住其為害實可勝道哉

狂者吃虧多惟獨把捉只有所不為何等安樂何等便宜交不能寡淡之事不能省需之人不能不與節之已不能不取慎之

治天下而過於精嚴者法勝則有內離之感治天下而過於寬大者恩勝則有外解之憂

古書上嘉言懿行亦須會其時節可為如病者之藥

饑者之肉若言行不量其時是肉病夫而藥饑草也豈惟無益醍醐倍於毒酖矣

道學人文字必出於晉筆不然則街巷氣白沙定山詩亦為道累不獨擎壤集雜勸世文也

蔣虎臣先生曰千古史家有大背名教者無如呂易羸牛易馬二語無論隔代君臣名分所在不當齒莽滅裂至此數千年前宮闈秘密誰知備細且始皇蕩平六合元帝再造中興非係真正龍種豈堪

受此重器何乃逞其私臆謫人君父壞人名節真不顧有泥犁地獄者也余近見一書肆口譏訕云晉元帝不當冒姓馬氏當如徐知誥復姓云云此等狂悖尤為可駭尋常談人閨閭曖昧尚有輕薄之嫌果報歷歷今乃以此上加帝王更屬妄誕刻薄之甚者所當惡為改正者也

蔣虎臣先生曰僧尼入門第一壞事余親見一尼托鉢至某家未入門有僕戲撫其胸兩乳如削眾為

檢較則儼然男也後送官責逐聞近來吳下多情
女僧代操家政尤不可解使真棄家學道何復為
人牛馬此等惡習惡宜禁止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義母慈母何以
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漬上下之分庇子
弟之過亂內外之別慢帷簿之儀父雖嚴有不能
盡察者必父母俱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子兄弟夫
婦之間各盡其道而家道正也故曰家不難於有

嚴父而難於有嚴母不難於有嚴母而難於有順
父之嚴母父所振飭母奉以行而家道之正後無
或有不正者以敗之其嚴也乃所以為順也故象
傳曰嚴君而六四之傳曰順在位苟或不順是二
君也其能治乎

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蓋人皆知謙者之能退而不知謙者之能進今日
辟尊而就卑此謙謙之志也他日讓易而就艱讓

簡而就劇亦此謙謙之志也故利涉大川自牧者
養其志以有為也乃知天下惟謙者極能任事書
曰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彼囂囂然自恃其才以凌人者吾見其
一跳即倒耳此謙之所以尊也

蔣楚珍先生曰宦途險惡觀面山川妬成樂敗猶為
常態五聚之場水土異性一日之內更變不齊書
生孺子不察以為直行胸臆與人無患不知虞我

網我者之不必我仇我怨也褒譏第一互斷諷咏
亦勿示人得時人不可囑托干求失意人不可挺
身從井所恃交人而不交事交事而不交私無私
正已是萬年準繩慎獨懷刑則一生人已把柄也
如有意立功立名功豈腐儒尺寸名亦崇禍偏多
清虛淡泊退然善讓天且祐之何況於人
知人雖不易學惟誠可以辨偽靜可以照動兼聽並
觀可以察奸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可以徵變若一

往微發百端揣摩敏鈍俱失之

讀萬卷書而不讀易讀易而不審時觀變知幾守靜

未為讀易而寡大過也知人難矣以淡交可乎慮

事難矣以後動可乎應物難矣以再思三思可乎

見人即薦即親即解贈見事即聽即行即剖決遇

物即直來直受自由自在皆不讀易之故也

安民者何無求於民則安矣察吏者何無求於吏則

察矣若有求於吏吏不得不取諸民民何由得安

吏何由得察乎

經濟是時來則為之事須看遭際如何又審時代如

何如姚蘇門吳草廬許魯齋三人豈無經濟以時

無所需臨河不可言取水不言渴倡明道學令善

其身亦以救世半歲土龍未為無益若當時口口

經濟無論絳灌之徒疑之言非其時 不知何

如矣

一日不以易千秋人所知也今功名一

述百世

洛陽賈生不以三表五餌傳而以灑灑文字傳儒
生本分不論寤愁與不寤愁也

救今日之文以質救今日之虛以實實有學問則文

章自然簡約人品自然端慤其法宜以經史為先

奈何以繩尺格套束縛賢豪也

威不如明多有以威失者明自威威之所以不猛

詐有藏於撲者不可不防

蔣虎臣先生曰老年人不可娶妾無論身後狼籍即

其生前相守已不屬意主人矣順治初年有戶部

某嘗言同舍郎某娶妾當封誥時妾強填已氏規

圖藿藟即云吾不惜下筆但恐日後碍汝再蘸耳

妾從此緘口曾在席間道此有墮淚者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改過

消涉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

聖人所以取義於風雷也蓋益莫益於遷善改過

風雷一過宇宙改觀人心一新面目皆別故遷改

者起死回生之神劑起凡入聖之捷法也

先正云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欺君罔上矣故君子必矜細行

章楓山先生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若曾點之浴沂

邵堯夫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床琴於浚井之日絃

歌於絕糧之餘以至捉衿肘見而歌商聲葦食瓢

飲而不改其樂乃境之逆也處逆如順方是大聖

賢盡^性之學

飲食得飽而已號於人曰吾飽也不已贅乎文章氣

節足以殺身學問亦足以殺身者其學問為人所

知也一為所知揭竿而影隨之

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蓋知中之愚愚全是知如燈

之在帷劍之在匣如持千鈞之弩決不輕發名雖

為愚其實全副精神都為知用不是愚不可及是

其知之愚不可及也真正明決之人機會斷不可

失不是天下大伶俐人做不得一個其愚後世首

鼠退避原說不得知如何說得愚故豪傑担当大

事只有用愚一法小何曾濟得事

天下者血氣之天下也有血氣則喜動不喜靜其道

貴有以宣暢之不可使之鬱蓋天地間之氣一鬱

則必生疽疽則潰潰則破膚而人之大命隨之矣

彼一切賢愚好醜強弱貞淫之輩皆互鼓舞而鑒

別之必不可使之鬱朝廷之上莫妙於大開功名

之門使下無遺才人無棄志盡為天子腹心手足

之用何不可者嗟乎富貴福澤之途何妨寬之以

為使貪使勇之地藏垢納污之量何妨廓之以為

除奸^錯蠹之方如愛惜名器不輕以與人吾恐賢

豪之淪落無窮矣不大可惜哉

萬世太平書卷之二

語水勞大與貞山父著

夫天下大事全賴文章節義人擔却然不可不講明學問與吏事學問如切脉吏事如藥方知脉審方然後國家之沉痾痼疾應手即除不然未識病夫之生歿不辨庸醫之是非或因循以待亡或執拘以速禍是誰之咎哉故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須要事理圓融要事理圓融須要講明學問與吏事

吾輩胸中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落意氣二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蓋騷雅既成新歡則正業必遠意氣若落故套則德性日浮惟端居遵養熟繙古史洗發洞達肆力於經世之學爲不朽大儒是所願耳

正心誠意是最上一等學問吾儒即猛力學道豈便到此地位惟有格物一著是切已工夫格到極處則可以通天地人而成一大儒矣今之人漫無依

據着處成碍只坐不格物耳

裴晉公不信術數嘗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吃生老病歿時至則行此真達人之見不爲俗尚所欺惑者吾儒苟自信得過則生歿關頭打成一片所謂朝聞道夕歿可矣聖賢實是見得如此曹孟德臨終時戀戀於銅雀臺妓醜態畢露苦景萬狀以視裴晉公之蕭然物外遺脫世俗相去殆何如耶朋友於五倫居其一今也棄古道如土矣李宏父嘗

曰古今只四倫大抵缺朋友虞仲翔云生無可與語歿以青蠅爲弔客傷哉其言之也雖然城府太深則處世彌隘未免有孤峻絕俗之累我則曰擇交不可不慎接物不可不寬慎者所以精其鑒別寬者所以冥其異同愛衆親仁之教自弟子時而已然矣何人之昧昧也

吾儒識見不高則跬步之外便成窒境蓋其俊眼而後能相天下之人操先着而後能度天下之務此

天授非人力然亦由學問焉古來文人才子往往一着不到喪其生平才高識寡皆不學無術之故也嗟乎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彼婦人女子且然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可鑒也

衆好必察此豪傑精明事衆惡必察此聖賢忠厚事毀譽失真人品倒置世俗之月旦毫無足據惟明眼人胸具照膽之鏡另有一番鑒別耳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甚矣

名之可畏也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謗孰非名爲的而招之射哉故噉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

司馬溫公在洛下時與諸故老遊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此皆吾儒真實學問也可爲今日士大夫家妄費者之箴

凡人之殘刻者固足以傷德殊不知優柔爾懦漫無可否者亦足以傷德何也優柔則養奸漫無可否則蠱事養奸蠱事以之治家而家受其禍以之治國而國罹其殃其爲傷德也滋甚天有雨露即有霜雪生殺互用仁義並施所以萬物滋生各各暢遂以虞舜之寬仁而有殛放之誅以仲尼之忠恕而有少正卯之戮殺之正所以善其生也蓋天下惡人不死則善人不生此是至理惟聖人奉無私

以立法好惡舉錯得其平除強剪虐殲巨魁而掃妖魔天下舉首稱慶人人快心此真忠厚之妙用救時之急務也凡有濟世之責者於此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矣

劉向忠鯁不附權貴而其子劉秀乃爲新莽國師莽賊國篡而其子王宇以忠直見殺張湯酷烈毒流天下而其子安世乃心王室有策命勲盧懷慎有清操生子爽爽節而爽子盧杞奸惡異常許敬宗

奸邪而其孫許遠以忠節著然則忠佞貞邪寧有種耶顧子孫何如耳所以觀人於其所自立立於正則正立于邪則邪子孫賢榮及父祖不賢辱且及之矣慎毋貽九人以惡名也

楊雄誦莽功德蔡中郎諂附董卓華歆奉曹瞞殺伏后潘安仁張茂先俱係賈后奸黨諸公悉一時名士而忍爲此舉者富貴之見有以亂其中也故孔子開口便說富貴浮雲非道不處以至造次顛沛

總完得不處不去之學問要知富貴關頭一眼覷破便是大聖大賢地位學者慎勿空言仁義也

陸羽問張志和執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爲空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讀此語知其胸次洞達不立崖岸竟有萬物一體之意此即夫子老安少濼熙熙也浩也景象今世安立門戶好樹旗鼓在朝則爲黨錮在野則爲橫議幾成鬼蜮殊可痛心達識者持之以平養之以和矜而不

爭羣而不黨乃真有道之氣象望之所歸也

陳太丘諸荀氏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可見有道之士下爲人所欽上爲天所重感星斗而應天象如此況忠臣孝子秉乾坤正氣與日月争光者乎古云生爲神聖沒爲神明總恃此正直之氣流行於古今耳非然者朽木同腐且有狗彘之不食者矣

李果爲洛陽令有劉兼者夜聞神語曰古今正人李

侯是也見其行事今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乃知正氣所感不特見憚于人抑且見憚於鬼總之心體光明未有不動天地而格鬼神者如魯恭之蝗不犯禁韓昌黎之徙鱷魚狄梁公之伏虎總是誠能動物誠之一字真萬古理學之宗千聖淵源之實際也今人動以詐偽相高內多欲而外談仁義吾誰欺欺天乎

扁鵲之言曰長兄醫最神名不出於家次兄次之名

不出於里鵲最下名聞諸侯嗟乎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人不知伊何人哉今人動稱曰某名士某名士抑何耳食者之比也彼抱德幽潛之士伏處艸莽而人莫之識者不知其幾今耳食者不覈其實而動以浮名相慕效則市僧升堂貞良退舍矣每念及此輒為志慨

黃損慷慨仗義以詩文名每與桑維翰宋齊丘執手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為不及嘗遊五老峯下一叟

長嘯而至謂維翰曰子異日作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謂齊丘曰子亦作相然而恐恐則不得其死獨異損曰子有道氣當善終其後維翰相晉齊丘相南唐皆見殺一如其言然則我輩相天下士當先察其性情益狀貌者其形也性情者其理也舍理論形未有是處子路行行如而孔子即以不得其死致慨焉豈徒相其形哉亦審其理之必然耳

所稱士君子者謂其能知禮義也然往往不若匹夫者矣如李善蒼頭也而生乳潼安民石工也而耻列名于黨人之碑即如近代顏佩韋輩一介匹夫耳慷慨仗義奮不顧身何其氣雄千古也彼士大夫脂韋依違趨利如驚險叢狹腸捐廉鮮恥者視此不大可愧乎李青蓮自稱海上釣鰲客欲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殆亦深慨于中也夫

今人動稱曰知己嗟乎知己豈易言哉如鮑叔之于

管仲善相國之于淮陰方不負知己二字豪傑每相遇于立談之頃而卜其人之生平若左券者不特眼力絕人其學問志氣原自有針芥之合不有強而致也雖然知其人薦其人而不見信于其主主即用之而不大用其才終莫展也吾是以服鮑子與蕭何而尤服齊桓之與漢高也然則鮑蕭者朋友中知之已也齊桓漢高者君臣中之知己也後世徂成見拘資格庸人奮揚而偉人淹滯不克

自振于泥塗之中鬱鬱終老此真宰相之罪耳
人不獨生前有命歿後亦有命有生前大著于時而
歿即消歇且或暴其短矣有生前殊不知名而運
之歿後甚而運之數百年之後矣昔武才人高祖
名居常者遇一丐鬼云即君骨法當刑然有身後
名八十年後一女起家貴貴尋亦覆微然則五世
六世之事皆著于面而既有之命亦宜然今人不
知命且不信命不安命勞勞一生愈巧愈拙請以

生前歿後俱有命之說告之或庶幾其一悟耳
李勣每臨陣還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
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君子以為知言
然天下儘有方面大耳肥皮厚肉其人碌碌無奇
者何可以定其品格乎裴晉公自題像贊云汝
貌不揚汝材不長胡為將胡為相一點真心丹青
莫狀以晉公之高才碩望而貌若若此晏子身不
滿六尺而能相齊致治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然則

如何說法而稱得人惟審其材畧觀其心術較然
有以相信而后投之以難鉅十得八九矣漢高祖
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圖王定伯端在於此奈何徒
以形貌之間相天下士也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
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凡居要路者
皆當以是為法若器宇深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
尤宰相所當鍊習也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
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有餘于
後人便有不足于今日善乎楊襄毅公父瞻之言
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
于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
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非是父不
生是子矣

凡人病根在于傲之一字傲則蔑棄倫常以至嘯聚

作亂種種惡孽俱是傲然不肯相下之心所致也
禹之戒曰無若丹朱傲傲之為害無所不至事親
而傲必不存事而傲必不忠治民而傲必不仁
只一傲字便是萬惡種子古來洒掃應對奉几侍
立不過要消除子弟之雄心猛氣使之數向入微
故天下風俗壞時大抵自其子弟時先做壞了人
品心術壞時亦自其子弟時先做壞了然皆父兄
有以聞之薰之挑之撥之惟恐子弟之不入于世

情不成其我相迨其後連父兄亦不能有其子弟
矣識者曰此父兄不學之故也語語一書首之以
學而即繼之以孝弟蓋學所以成其孝弟而孝弟
乃以完其學之量也有以哉

從來談孝者必推王祥然較之大舜自覺源頭各別
分量差殊蓋大舜從靈明上認親王祥從躬廊上
認親觀其卧冰等項最是險着殊非大聖賢中正
之道雖其天性篤摯而識地不高未曾夢見虞舜

十分之一揆厥所由只是不明手善也故順親必
本乎明善明乎善便是那靈已活已的隨在生出
自有尺寸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告而娶等項
非有成法可模都是自家心靈做出來者吾讀書
至王祥未嘗不嘆其孝竊以為恠而不可學我所
敬服而心折者其後母弟王覽也母賜酒毒祥覽
先取飲之覽娶婦亦與祥婦均苦服役卒能調和
母子無易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孝乃所以

為孝也總是覽着數極高極穩而識見又極透故
能成就得家中一團和氣如此此與虞舜大孝何
異覽後九代公卿何足報其萬一哉

至道之妙只得一中字所謂中者隨時變易各處旋
轉太虛無我是百家貨非一家貨也不明此義而
以學術殺人如王荆公之執拗其意非不要做好
人非不要做一番好事而路頭認錯大惑不解正
如佛家所謂不認得主人翁耳故天地是箇活聖

人聖人是箇活天地時行物生何嘗有一毫執滯一毫芥蒂因物付物莫知其端如孔子之見南子赴佛胎初無掛礙此其道如操舟然牢把着舵子任他東西南北黑風簸蕩安然無事若將舵子畧一放鬆便有顛覆之患矣惟聖人能自然合乎中凡人當勉強合乎中耳若儒者解得中字是道中南面獨尊之天子各樣俱是北面受成決不受他家籠絡則身名俱泰物我咸適方謂之好學方謂

之善道

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不相士云不也再問能作名醫不相訝之曰何前問之高而今問之卑也文正公曰惟宰相名醫可以救人相士讚曰君仁心如此真宰相也今學士家鍵戶呬唔徹夜達旦其意祇為功名博利祿耳不曰肥家則曰備怨一旦得志夸耀閭里視天下生民直腦後置矣安望其能救人哉

乃知孔子栖栖皇皇只是不忍忘天下此志少懈便不成箇聖人文正公先憂後樂全活多命後居相位追封魏國公子純仁亦相純禮純粹俱為名公卿後裔昌盛冠三吳食報久遠優渥誰謂視天夢夢耶

聖賢不談果報其所以卓越羣倫者只是自然合道原未嘗有邀求福利之想所謂有心不若無心也以此望之人十不得一矣于是先賢著為果報之

說以欣動之且警悚之曰如是則善報如是則惡報也史傳所載歷歷不真吾想人生福分有限或享用過豐則前途易盡或淫佚敗度則罪孽彌天甚且以財貨殺子孫以陰鷙招積怨每見縉紳之後類多頑德閭門之內不盡苦聲雖其不幸而說者以為前人不德所致可羞可畏何如柳公綽孝友傳家萬石君醇謹詒謀也然則果報之說正為大聖賢說法普示衆生耳

孔子一部春秋孟子一副舌頭不知撐持古今多少名義氣節後來大道凌夷聖學幾晦又得朱子撐持一番如日月重光醉夢復醒厥功偉矣推其心總是竭力勸化人耳吾謂化一曲謹人不如化一豪傑人化一卑賤人不如化一權貴人蓋此兩種人其力量甚大其轉頭甚易其造福也甚宏而且捷然着一毫戾心矜氣不得使之盡去其我相滿世界箇箇精神人人風動其不啻續命丹矣

劉念臺先生曰自古無現成的聖人即堯舜不廢兢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成了聖人蓋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于聖人之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是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之如此不如彼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箇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見得如此如此而即以為了手地

也

劉念臺先生曰人心自真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如魑魅不能盡見然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其為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一面明一面暗究也明不勝暗故真不勝妄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改又從而文之是暗中加暗妄中加妄也故學在去蔽不必除妄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以喻人心明暗之機極為親切

然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即是過暗中之明即是改常人之心雖明亦暗故知過而歸之文過病不在暗中反在明中君子之心雖暗亦明故就明中用箇提醒法立地與之擴充去得力仍在明中也乃夫子則曰內自訟一似十分用力然正謂兩造當庭無仇對止求箇十分明白纔明白便無事也雖然人固有有過而不自知者矣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
吾所知之未逮尤有不容緩者

語云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
者一人之私也吾儕只為私已心未除所以動成
我見于凡辭受取予進退生死之際摠得箇利心
利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為人
子者有所利焉而為孝其孝必不真為人臣者有
所利焉而為忠其忠必不至充其類便是弑父與

君弑逆天故摠從利字落根來大要在破除鄉愿
窠臼即一切異端曲學亦莫不自鄉愿脱胎始故
孔子以為德之賊云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學
者只就動念處勘人禽關頭是利是義摠不能瞞
昧自己急回頭莫放錯
天不必掃浮雲而淨太空變化雷風之際可以觀大
常士不必入山林以悟太玄顛倒風塵之中可以
觀大定

客問曰涉世不厭詐我何事堅守真也余答曰涉亂
世之末流開心輸誠猶不足以釋人疑況益之以
詐耶子往矣乞撥人心也

大人不倡游言放論必多口禍是故天不昌文人之
後蓋其是非未必不謬于聖人也老子曰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

女不幸而有貌入宮見妬亡不幸而有才入朝見忌
然才不能消忌是謂無才故古人在險而能夷處

因而能貞孰謂智為才愚非才乎如楊子之玄而
不能脫禍則知藏勿善藏才不足以周身也正才
不足以周用也

人生有三足蓋無營為至足無累次之無咎又次之
張羅彌天不能羈絆空之鳥覆網結海不能致沉淵
之魚蓋百害生于貪不如福者不餌禍百悔生于
動善用靜者善守貞

處世之澆莫若晦然魚吐墨以自覆而所以得者墨

爲之崇也余曰晦者身世交藏所托非所見也身可處暗而不可爲暗處暗則見明爲暗則失明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善用晦歟

人亦有言廉吏無後蓋廉吏亦有背理而傷道者刻繳之行絕人爲賢者之路崢嶸之節逞已好凌物之心惡惡長而善善短亦天之所忌也清畏人知廉不傷恩豈惟免忌亦可以延世

政寬民擾政猛民殘何劑而可余曰寬嚴不必劑但

無偏所主耳事不可有寬心處得其平寬而不縱法不可有嚴心用得其當嚴而不苛

守約易守真難守真易守氣難守氣易守口難

非常之行千古不數見古人迫于時而偶行之今人慕其奇而頻仍之是在古不可以爲常者在今安之以爲常也此世道之大變也故非常之人爲豪傑至常之人爲聖人常不失心凡即聖心不守常聖亦凡

富貴壽考命也人仰望在天而無如天不可必聰明正直性也天交付在人而亦無如人不可必今人止怨天之收賞者或繁而不知天之恨人忤逆者在前是大不恕

孫火東云可怪世間人儘着壞了心術壞了面皮再沒有箇回頭日子余云若說是壞便做不真利想他們道是心術面皮原應得如此耳故曰笑罵由他好官還我却是自己曾招認在乃若聖賢豪傑

止着收着之妙而善收者精神全在平時若平時一意只了事的到底決無結煞

天下事惟物來順應恰合其分數便好忙不得加一些意氣不得要自家只討箇明白不得

如今人有多少手裏在做心裏却明知做不得又有多少心裏要說口裏却吞下說不得

徇情欲而舍性命圖受用而忘遠大聽人穿鼻而全無自己本領聽天陶鑄而沒些變化學問四者君

子之大恥

知之為知之是莫做違心事也不知為不知是少說空頭話也

文字無他端只是不由人束縛亦不由自己放縱便是佳境

從來堅忍的人不是大聖賢便是大奸惡此處須認却路頭不可使錯

韓魏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師服王沂公

謂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為賢相故觀宰相于事業已淺鮮矣况復于此略無可觀者哉

見湧幢小品言風慧者多不壽惟某某謙和恭謹極好結果厥後亦昌孰謂無天道哉不知此非天道是乃人道

事業是文章的料文章斷不是事業的料人有言軒冕造物不惜止是清福不肯輕與看來還

係人之要與不要耳如何埋怨天不與人

今人說才字止是性格資品迥然有異便謂之才不知此是天生于人何與且種萬不同皆是自然而成偶然寄託豈可竊之以為能乎夫惟據此為能而古今之以才壞者始不可救矣才如五穀美種若要養人還有許多工夫在

惟天地日月無私乎欲私不可得也惟人無不私乎欲不私不可得也夫惟聖人能以不私用其私能

以私成其不私此之謂參贊

昔人作真率會味止五品不演戲不苦勸酒盡歡而罷每想世間情況有十分濃艷者散時即十分寂寞止是五分比散時自差可若能如尋常茶飯者則聚散久暫以至生死豈復有異而足累人襟懷耶

人之神藏于心心君也為一身之主心靜則神明心動則神昏以虛明還本體以靜養作工夫聖賢入

道無他路只有操心是要機常令一念不馳于外
一物不留于中猶如太虛淨空即景星慶雲亦著
不得然清心之道似易而難須要下箇猛念毒手
將柔情弱根一刀斬斷方可言清心故云境殺心
則凡心殺境則仙又云心如眼也纖塵入眼眼不
安小事關心心必亂

凡人皆也態看到有味處却是無味看到無味處纔
是有味要到無味處須從有味處過到了無味處

方許行出世間法

楊升菴曰大抵人自情中主焉能無情但不過甚而
已宋儒云禪家有為絕欲之說者欲之所以益熾
也道家有為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益蕩也聖賢
但云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已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侯無死禮樂其有
與乎因著論以為武侯霸者之佐恐于禮樂未能
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尚不可妄論

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其不能興禮樂
也伯溫自此于先進不敢妄論余曰未讀盡天下
書不可輕議古人然真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
人不可輕議

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也其功業為君子所羞稱
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
其志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
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

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為參之才何之所畏
非不能有為者也特患變更而或致于亂不如固
守之為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
之器然善為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
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
而墮地不碎則缺璽矣故法令不可以數更也權
智不可以自恃也此治國之大要也

有求于人而不加親無求于人而不加踈此其人君

子也有求于人而惟恐不親無求于人而惟恐不
疎此其人小人也君子之于友也必不加親于人
得時之際而加疎于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于已
得志之日而加親于已失志之時小人之于友也
必加親于人得時之際而加疎于人失時之後亦
必加疎于已得志之日而加親于已失志之時是
故君子之交謂之真小人之交謂之偽蓋君子友
以道義而道義無隆替者也小人友以勢利而勢

利有隆替者也小人之存心無恒而君子之存心
有仁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
能親疎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友雖
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子慎
其所以交察其所以友慎交在始察友在微察友
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交不於始則
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崇道義之友絕勢利之交
非大學問人未足與語此矣

宋哲宗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
折一柳枝程伊川為說書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
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
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為此輩
嗟乎折柳小事耳何足為咎而乃以之責人主之
聽不亦迂而鮮當乎余謂人臣之進說于君者貴
迎其機而善導之如孟子好色好貨之論旁引曲
喻無所不極其至何等款洽何等委婉豈若拘儒

之所為哉余不敢妄議前人如伊川此論不能無
遺憾云

吳文肅公子璟素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
府有闕門下人以璟為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
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
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
者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
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于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

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
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
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
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
伸其志徒取禍耳余非欲子毀方瓦合益欲求和
于中也嗟乎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
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古今文字但有美惡安有奇正奇正之分在論在筆

如其爲迂腐之論庸弱之筆固不奇矣亦復非正
如其爲怪誕之論堆垛之筆固不正矣亦復何奇
如其爲切當之論光大之筆正而且奇如其爲幽
微之論廣肆之筆奇而且正避奇而求正便爲正
誤離正而取奇便爲奇誤奇正安可分也試思六
經史漢八大家之文何嘗不正亦何嘗不奇今人
動輒學爲正當之文遂入庸腐一流易其術而爲
新奇之文遂蹈詭恠一路是殆昧于奇正之義者

也

文章不但惡者售也佳者亦售不但佳者不售也惡
者亦不售故世之鑿鑿然謂必如此而售如彼而
不售者皆癡也有時主者好奇矣而平者亦售有
時主者好平矣而奇者亦售故世之鑿鑿然謀某
科風氣如此某科風氣如彼者皆癡也揔之人生
自定數非關文也文章自有定價非關售不售
也進而求之吾自有真性靈在售不售聽之于天

而已矣

子曰世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千病萬痛都從習上
來卽氣質亦屬無權習之壞人其顯中于流俗者
不能枚舉而奢爲甚奢者從欲之便途故人情趨
之如鶩習尚一成牢不可破惟有戴胥及溺而已
禮奢寧儉聖人以之証本教焉本者性地也緣習
近性舍儉何從若夫俗失世壞已非一朝一夕之故
孤掌難支尤在吾輩矣

人之病根只在無恒余每見一種人讀書無恒作事
無恒好尚無恒喜怒無恒交遊無恒即自家亦不
知是何緣故此種人必無成就必無結局大約非
極貧則極天余所見多人矣難乎有恒人而無恒
孔子每每致嘆豈無故乎今特點之於自身果然不無
孔子致嘆於無恒豈故哉
刻詩文紉立巷院獻媚當途拜謁僧道與夫酷好
演說狂嗜謳歌博奕之類此數者非惟有累于聖
教抑且致損乎精神人何樂而爲此也

一切不可作腔余每見好作腔者必非學問人也必
非美器也或豪奢作富家翁腔或妄自尊大作
達官貴人腔或少年作佻薄腔或落落難合作名
士腔或僥倖作應附腔或標雅趣善詆諧假飾詩
文字盡作山人腔或外莊道貌後談仁義作道學
腔或目不識丁妄肆評品作通儒腔或縹流自矜
有道矩步深衣作高僧腔此皆面目可憎不容于
世者也故惟率真二字爲妙如遇率真之人急須

把臂入林豈忍復失

萬金之賈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
任矣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
不厚者也

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緣不
儉耳官室欲美姬妾欲盛僕隸欲多交游欲廣不
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執若寡欲數樣以蔽風
雨五尺以應門戶一棗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

以供親朋編衣素巾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為清白
士之不亦可哉

堂官不接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媼禮當疎絕至于工
藝之人亦不可久留于家與之親狎此輩皆能變
易聽聞箴弄是非又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
以謀進一與款洽即墮術中如考館為相因一琴
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
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省事遠謗之一助也

蔣楚珍先生曰門客乃漏船敵屋百家走動不可久
留聽其去來不狀刺陰卜臆記小懷嫌中雖貌合
諛慙皆難日受近遠俱無始終

蔣楚珍先生曰名士門庭決無繁祿二三知己入座
以瞻仰儀德爲尤問答閒雅舉止清芬若有話及
時事瑣及米鹽探及臧否者以隨順語泛應之以
堅心默對之

葉世太平書卷二終

手書卷之三

語水勞大與貞山父著

言處不可揣摩過度事要聽人不可爲人搖惑
擇之須精行之須果此二語可爲應世之則
容德乃大有忍事之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功於容
忍而敗於不容忍者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
一毫之差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必
受用是爲薄福之人

凡人平時多自省察義命聞頭亦知理會值事機
一發遂忽不能自持趨名驚利之念勃不可遏
雖強稱鎮定者至此作兩截人此皆由定靜工夫
全未得手也故大學以定靜入門後來許多妙境
總完得定靜二字知此者可與言學
今之世只宜自己珍重自己打算千百之中無一
又

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之具受不須紅葉金花硯不須角浪結隣杯不
須碧瑤紅麝香不須龍涎紫釧架不須錦文扈班
屏不須金鈿屈膝但取其適用耳惟擇友貴嚴緊
譬之揀金搜玉採取未易

少年人英氣不可少但不可太露少則頑鈍推魯無
上進之資而露則流於刻薄跳動寡涵蓄之意故
惟善用之為佳也求也退故進之豈非英氣不可

少乎由也語人故退之豈非英氣不可太露乎沉
潛高明二者相須並用斯為美備之學

有經濟人化有事為無事化大事為小事亦惟有經
濟人能視無事若有事視小事若大事

多難者攻砥之資多仇者修省之助人莫因此自阻
也能因人檢已則賢不肖皆師因事練心則順逆
功

物順遂之來有學問人提得起放得倒若未有磨

練功夫當局許多張皇事後許多沾滯皆道理看
透故也

余視錢之為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緣之啟釁
縉紳因以敗名商賈以此捐軀市井乘而鬪慘若
來若去倏富倏貧其寵絡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
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體全傍着戈真殺人之
物而人不悟也吁錢乎錢手以我之貧求汝活我
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貧汝欲殺我

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凡人之禍根皆肇於微正不必在大也一切舉止笑
語應對揖之謙間少有瑕疵便釀成奇禍故曰毫
末不札將尋斧柯涓涓不壅終為江河今人于微
處小處一緊忽去而不知其禍機之來如丘山也
武王不泄通通者即至微至小之處也古聖賢慎
小謹微是其學問故看豪傑看其於小處不滲漏
惟于小處不滲漏故能于大處有擔當

世人皆因愁累老諸病每從鬱處生君子坦蕩佛大
歡喜活潑暢遂胸次洒脫常具一段陽春方是延
年之本朱文公詩云老遲因性慢疾少為心寬觀
此便可得養生之法

治家最忌者奢侈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吝人多不知
也鄙吝之人不肯周旋世法不肯顧體面往往
以此招怨賈禍故孔子曰富而好禮好禮中自有
無限學問無限作用在內非好逢迎人也禮數上

自有關不得處勿使之過而入於奢勿使之不及
而近於嗇便是時中之聖人矣先輩又云鄙吝之
極心生奢易濟貧乏一毫_毛不吝供浪耗一擲千金
此是天道循環所必然者曷若奢儉得中舉止合
度為可垂訓於永久也

呂叔簡先生曰未有甘心快事而不殃身者惟理義
之悅我心却步步是安樂境

陳眉公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當以讀書

通世事

文清公曰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子猷稅地種竹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
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子之
愛竹獨愛其子孫王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
鳳舞直有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蓂花色僅僅脂
粉媚人一遇風雨闌珊狼籍不復有特出草莽之
志今里中朱門子弟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

有長進蓋花歲減竹歲增竹於世有實用而花以
容事人故耳

蘇子內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
罪曰子宜置一曆畫_日之所為夜必記之但不記
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處
但生平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耳

菜子匡俗酒掃一市第五倫夜宿必掃淨而去明
日有過者見之曰此必第五倫夜宿處也郭有道

亦然古人且爾況吾輩乎端居一室先掃地上塵
次掃口上塵筆上塵最上乃掃心上塵耳

王太尉問眉子云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
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如呂公著約識精言孫興
坡論有根底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
色真大人相也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
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詩曰善戲謔者不為

虛名余謂即善謔二字亦竟可抹去之也古人言
模行楷豈是好高實避咎耳

世人不時不信命動輒強求及至求而不得則曰是
命此不知命者也知命者必在實地做工夫如舉
業造得精妙功名不到手此真是命為官公明廉
慎反遭貶黜此真是命若造詣平常一不得志曰
命使然為官貪黷恣肆一遇風波曰命使然是何
異不耕獲而嘆歲凶自鳴毒而恨閻羅也孟子曰

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故知命所以立命此理甚
確不可不講

人所自具之五臟六腑而不能調停區處乃乞靈于
草根樹皮已為上智所不道況為庸醫所誤致草
根樹皮為殺人之具真可嘆也古云有病勿藥常
得中醫細思此言寔是見到

鄭伯康遇神人授以衛生之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
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

生時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佛經所云一切皆由
心造也乃知人生並無治身之法但有治心之法

朱子與黃子耕書曰凡病中一切事故下專以存心
養氣為務跣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
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此亦調攝之一端也

昔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登高第公由家宰歸養
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貽當路囑仕南方以便
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

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如文莊公者可謂有特操矣求之今日何其寥寥

勿以嗜欲殺身勿以財貨殺子孫二語當時時警醒薛文清公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

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公諸公皆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于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司馬溫公家訓曰婚姻先論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教何如壻之賢不肖一生貧富貴賤所係也婦乃家所由以盛衰者苟慕其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勢未有不輕其夫以傲姑舅者即使依婦以取榮丈夫

志氣能無媿乎世俗好為襁褓許婚指腹成親及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行污遂致從違兩難許訟者多矣是以先太尉常曰男女必俟長成議婚終身無後悔此子孫當法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嘗得書味深則心自熱久則氣者盡而熱者化矣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于人其深

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昔韋斌聞鴉鳴而流涕李泌笑曰若以好音聽之便不足傷請飲酒不聞鴉音者流以太白斌遂終夕不厭昔雲間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于灶上衆大咤公具冠服拜灶如故未幾犬下灶遂死衆又大咤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恠不恠其恠自敗以此二事觀之可見吉凶悔吝皆起於心心一動則造物者弄之不動則如浮雲之過太虛而

已吾人持心之學奈何不急講也

惡不在大心術一壞即入禍門

謙是美德若謙不中禮反受其侮恕是大學問若不

當恕者一概恕去便不成血性男子此兩項總有

一箇道理在惟當審之于理而已矣

雨澤過潤萬物之灾也恩崇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

過義子孫之灾也

庸醫殺人固是可恨然醫誤止殺一人若地師之殺

人及並全家真可畏也人生上為先祖父母下為

子孫地理是第一要務稍不慎則覆亡隨之人有

不信地理者何憤憤之甚也昔朱文公不信術數

何嘗不信地理然則擇地之法將若何曰先眼力

後看書欲眼力高必須驗舊地猶之取科目者必

須讀舊墨卷也若堅持一說恠而具僻其不自誤

誤人者幾希

人之命只在八箇字內八箇字真天造地設一毫假

借不得命固難看大抵清之一字盡之余嘗取大

富貴人八字驗之不特貴者清即富者亦清也盖

大貴巨富之人皆稟天地間清英之氣以生即如

詩文字画無一種清氣者必不見售惟清則貴惟

清則奇惟清則靈清之一字真至祥至瑞也

唐荆川公與楊焦山先生書云執事豪傑士也忘身

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韋渙忍全軀保祿之

士聞風縮頸羞慚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

之然竊有少致受助于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

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施為欲似千

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且夫直前太銳

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于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

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

欲以成務而或憤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

有責焉耳荆川先生此書直欲焦山百尺竿上進

步雖焦山氣節凌霄固不以是而論然荆川之論

足為千古英銳士人之戒自不得而泯滅也

唐荆川寄莫中江書云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則諸史可以脩見古人經濟之跡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輔皆為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為說固已末矣况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必資藉此零星簿子也荆川無書不讀而為此切實之論今世士

大夫以時又起家往往不識本領所在安望其為中流砥柱也

應對進退是幼學喫緊工夫吾觀人家子弟往往非欲即鄙倣則蔑視長上侮慢僭偶應對進退之間有許多不周旋處鄙則苟簡粗率儀度闕畧應對進退之間更有許多可笑處此二者皆子弟之大病也我思一部禮記單講得一箇禮字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都

不越此應對進退四字而已子夏看得重故於門人小子先以此教之我願天下人教子弟讀書外即講究應對進退蓋應對進退即是讀書也若應對進退既嫻且熟其氣質自然和平其識見自然高雅王謝風流何不可再見於今日耶

曹定庵公名時中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從容談笑因問曰賢輩何字林對曰字茂春公悚然曰子不尤朱文公先生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

陽又號茂春專在狂處一邊不可不思也觀此即可悟盛衰倚伏之理

古今是箇儀文世界若無文以相接則倫類酬酢之悶蔑棄禮法與禽獸何異故曰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棘子成質而亡矣之論子貢便以為非吾想家庭之間儀文更不可少蓋放肆之人大約徑情直遂悍然不肯周旋以致父子兄弟尊卑上下之際日乖日戾同室之中遂成胡越此皆無文之所致

也但不貴虛文耳文中有質是謂真文愉色婉容
有一種藹然可親之意方是真文世上人以虛文
為文者失之遠矣然虛文之人猶愈於放肆乖戾
者也與言及此可為浩歎

著之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
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奸大盜皆自無知之念充之
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
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偽間不畏有知是箇無所

忌憚心此是死生間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
乖拂之失沉默者無陰險之機誠篤者無雜譽之
累光明者無浸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
者無拘泥之迹敦練者無輕浮之狀此是全才有
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
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

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久其發也如洪流
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
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
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於吾心
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于言而見於色然後
見忍之功效為甚大此所謂處忍者

感應篇云護己所短是人之大病然不獨自己一身
而已也凡子孫家人門客所作過惡因我而起者

我不能防閑反養成之皆是也袁氏世範云子孫
有過為父祖者多不自知貴宦尤甚蓋貴宦之前
大都稱道盛德者接踵而至豈敢言子孫之非况
只自以子孫為賢而以人言為誣故子孫有彌天
之過而父祖不知也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
好色賭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貴宦之子孫有
不止此者其居鄉也強索人之酒食強貸人之錢
財強借人之物而不還強買人之物而不償甚至

強淫人之妻女而不顧親近羣小則使之假勢以凌人侵害良善則多致飾詞以妄訟偽作父祖之簡于懇州縣欺誑上臺求以曲為直以其所得為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也凡為人父祖者宜時時聞防時時詢訪庶免此患耳

不畏強禦不侮鰥寡此真聖賢之用心所謂以正直之氣行慈愛之道者也世人見強禦則畏見鰥寡則侮其勢盛則羣而趨之一失勢則羣而排之又

有一種人所以成敗論人其成也則譽言立至其敗也則毀言立至吾不知其為何心也君子則不然救人於落魄之中扶人於急難之際出一二語表白之調護之俾其人得脫於危險而保全其身家予嘗云肯為公道之言真是一件大陰德事耳伊川先生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自來矜誇之人往往招損取禍語云善游者溺善騎者墮世之矜所長以自禍者豈少哉

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聞之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乃知積善非是求福實欲免禍耳蓋無禍即是福也今人但知求福而不知免禍福未必來而禍且踵至矣一部易經只是教人免禍凶悔吝之數居其三而吉之數居其一免禍之難如此故商容之免於刑戮孔子便極口贊賞不置要知此中自有一箇大學問在

人非聖賢豈能無過莫妙於自知其過蓋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俱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辯以飾非者果何為也

人之才能越眾固美事也但自以為能便成一箇小有才小有才者即所謂予智也足以殺其軀即所謂罟獲陷阱也惟是大智之舜好問好察無一毫自知之心所以成其大智即如天縱多能之孔子動輒曰我無能丘未能何有於我吾有知乎又曰

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孔子終其身自居於無能而已矣然以孔子之溫良恭儉讓老子尚云去汝之驕氣與多欲孔子嘆其猶龍蓋深服之也予每見恃才而敗者比比而是才高寡識自昔為嗟搃之才以識為主無識之才是狂且耳烏得謂之才之有識者善用其才方謂之大才嗟乎周公之才之美尚驕不得況他人乎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明

而識見終有不及往往以老成為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見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凡人平生尤悔不必待夜氣清明亦不必待旁人指摘讀書既多即識悉瑕疵照膽可以自見人固不可以不學也

功名早父母受其福功名晚百姓受其福先儒又云少年登第一不幸也蓋少年人驕氣未除施或不

當殃及百姓並自己人品一朝喪之然則大器晚成之說深為有味

眉公曰神者伸也人神好伸而惡鬱鬱則傷神為害非淺尼父二論首揭悅樂佛家般若經首稱自在莊生著南華首標逍遙遊吾人心體何可不令暢適也

人生無病即是福無事即是樂福不自知其福惟有病乃慕無病之真福也樂不自知其樂惟有事乃

慕無事之真樂也以身試之良然

人生憂患之根每起於愛戀愛生故憂死愛達故憂窮愛得故憂失若能斷絕愛根則憂根自斷矣

一葉蔽目不見丘山一豆塞耳不聞雷霆一念執迷不知萬境博奕走酒色迷財貨迷勝心迷以至功名迷生死迷迷之大小不同其為迷則一也

自公侯以至乞丐所處各不同而不如意之事各亦有之當其沉迷惡境不知解脫此時光景何分於

公侯何分於乞丐其苦同也一能知足則鼠飲鷄巢各愜其分雖乞人野叟孰不自以為至得哉惟達者知止知足時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將所處見在之境一切得意的時時慶幸所取於造物者已多一切不如意的置之度外且任其自然無以自苦落得自討便宜

昔人云不為宰相即為名醫以言乎宰相名醫之可以救人也今日之醫則為謀生計矣非惟謀生且

立門戶胸中各有成見主補者一味用補其先清後補先消後補之說勿問也主瀉者一味用瀉其元氣之凋零胃氣之剝落勿問也門戶既分遂至一成而不可變其誤人也宜矣予初奉月坡陳先生之教大約用補居多見其百試百驗余年十八時病幾殆賴先生以救乃知參芪溫補之劑所宜常服而庸醫用藥固知配合頗有用參芪而誤者乃徒而用清涼消剋之劑亦有時獲效而內症外

感莫知適從往往以清涼消剋而隕厥命者比比矣拯之當補則補當瀉則瀉原無定局今乃以成方成見誤人性命于心何忍耶先儒之言曰看書多不如臨症多誠為格言

正己率屬察吏安民此臺察座右銘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此博士座右銘也苟存心於愛物雖一命必有所濟此幕尉座右銘也郡邑長何銘乎陽道州曰撫字心勞然不若撫字心閑行所無事則閑

矣曰催科政拙更不若催科政巧知所先後則巧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古云救荒無奇策此言似是而實非也長吏盡心設處而士大夫以實心策應之何事不辦若議論煩多文移展轉其不索於枯魚之肆者幾希此口上救荒紙上救荒耳活數百萬生靈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如富鄭公之于青州何嘗不奇乎又聞陽明先生云饑民必救亂民必斬荒政之奇盡括於此

矣救荒如救焚何可膜視之也

東坡云有人經患難死中得活抵三十年修行此言良有味此即子與氏生于憂患之意不可不省吾欲遍告世間患難中人以此作清涼散可也

易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若誤認包荒則胡廣之中庸味道之模稜何嘗不自附於中行不知心事曖昧全是貪位慕祿使倆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所以夫子推原到根本上去說包荒未必

盡是中行而得尚於中行者以其光大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臨大如天地之大無所不覆載一切賢愚好醜是非人我投諸此中毫無着落有何人容不得何事做不來此真旋乾轉坤天下萬世賴此者也

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王伯安曰思慮是人心生機無一息可停但主宰常定思慮所發自有條理如主人坐中堂豪奴悍婢自不敢肆閉思

雜處從何處得來故位字不必深看人生定位不過五倫為臣思忠為子思孝本分內自有許多曲折煩難細微奧妙之處若不是視無形聽無聲窮思極想如何得盡性至命若有一念不守本分不踏實地便是妄想便是出位吾觀世人有三種妄想平昔思仇不能冰釋此謂過去妄想見美而悅見可欲而亂此謂現在妄想身處貧賤希圖富貴此謂未來妄想人能戒此三者行無越思如農之

有畔以是為思過半矣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正叔曰古者冠婚喪祭車服用等差分別莫敢僭踰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簡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操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爭亂之道也嗟乎上下豈可以不辨哉

易曰修辭立其誠凡人纔向學問便思著書立言欺罔天下其最上者不過博一虛名於本分功行毫無安頓處此是千古大病所以夫子教人修辭立誠夫修辭與立誠絕不相蒙而合言之何也出口為言居平酬對無大關係載筆為辭辭之為物最易浮華一毫虛假便殺天下後世所以要修修如修身之修切磋琢磨淫詞邪說芟削無餘惟以身之所行心之所得樸樸實實留此數語於天下以

俟是非之自定讀其書一片真誠卓然在語言文字之中考前王侯後聖任世界翻覆這幾句說話推奪他不得豈非不朽事業乎詩三百篇勞人怨士何嘗有意立言精誠所激其歌也有思其泣也有懷千古文人俱謀他出一頭地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此誠之所以立也今之著書而好為艱深以欺世者只是不誠之故耳

呂東萊曰共患易共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為疎變恩為怨鮮不以共利者吁亦難矣

呂東萊曰凡人之處國阮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我先貴而後賤我

之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我先賤而後貴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耳我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為而怒夫心者我之心也治我之心而已矣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非明此者不識此

顧東橋先生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氣平受享處及疾病

則用儉

耿楚侗先生曰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為小者所動如貴列極品舉世共歆殊不知天地間此等人多矣惟德業名節之足重願為之執鞭可也嗟乎世俗輒以勢利相尚見道德之士羣然而笑之且羣然而侮之矣彼尼山聖人何為而獨專於千載之上哉吾願天下勿作市井之見可也

老子為關尹子識破然後著道德五千夫子為封人

說破然後刪述百代大聖賢公案亦須旁人先為發覆關尹封人故是天眼法眼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以懼心謀事謀必萬全後世儒生誤國以一死為期不知慷慨中斷送生靈多少故貴不死之才而伸必濟之術然謀在人成在天謀與成副英雄所難此的的言成操券自我陳實固無此先幾衛霍亦無此全局矣故聖人者真將相才也

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役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發奮於意氣感激於憤排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夫惟有道之士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

飄風浮雲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廓然其無碍也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為之乎

陽明先生有一第官來聽講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雜不得為先生曰（學）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

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托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種種私念須精加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符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空着

世界決然糊塗不得人性決然遏抑不得是非好醜勝負之較汰然抹殺不得使一味守雌守黑則模

稜鶴突天下何賴乎惟上智之人精於審理善於觀變無所不照亦無所不化此吾儒之學所由異於二氏也

物力之艱於今為甚而俗情夢夢尚欲點綴繁華揣其胸中不過橫着體面二字耳嗟乎習俗之難挽如是哉

吳康齋先生曰說人所必不從求人所必不與強人所必不便制人所必不甘君子須早見預識不可

臨事周章

陽明先生曰道之不明皆由我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

奸雄變動天下只因一才字籠絡世人夫子以驕吝二字看出他破綻頓使才人熱鬧處忽然冰冷使操莽輩無復站脚地何等痛快然驕則必吝吝者吝之根也何也驕則有輕薄士大夫之心一有輕

薄之心則必以為天下之人不足與共功名名惡其他出功欲其獨成始而生嫉生妬繼而侮之不通一切小人皆是才之害亭記曰善則歸君書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如是則驕吝之心何自而生乎不驕不吝將一切機權智巧人我意氣一筆勾却真堂堂大人相也

垂世之遠莫如言只要行而後言故曰先行其言然後世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樓平邊

之輩何嘗不先言其所行哉夫子亦只為躁妄者
下一鍼砭耳如果言之鑿鑿可行何害於事余故
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賢人君子之道也先言其
所行而後以實踐之英雄豪傑之事也然豪傑之
事未嘗不合於聖賢之道記曰言從而行之則言
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言行原非
兩事要看得合一無彼此近遠之殊古來聖賢豪
傑每於此有得力處若後生浮薄輩徒張論說無

補評謨直曉為百舌鳥耳

天地間異端皆有精神精神歷劫而不朽故人之一
技一能一小小著述其精神到神妙處亦現靈奇
亦垂永久蓋有一種大不可磨滅者在也先有
云人之精神謂之聖豈不信然

夫子嘗以暮月三年自許非役志於功名也實是見
得真做得來耳乃知高尚之徒多由手段不清如
有危病中醫望之却走良醫不然從容坐定與渠

下方藥約定幾時能起幾時無恙全是其術高也
醫已至矣主人不用雖有解肌搗髓之能何益由
此推之唐不用李泌陸贄宋不用李綱趙鼎俱是
自家失策豈盡由天嗟乎惜哉其不講於用人之
術也甚矣人君之貴知人也

馮世太平書卷之三

萬世太平書卷之四

語水勞大與貞山父著



小白為人無小智而有小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為人而欲一己之人好吾悲其為人為文而欲一世

之人好吾悲其為文

權術可以待小人而不可以待君子肝胆可以待君子而不可以待小人

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未嘗不美莊子欲絕學而莊子何嘗不學蘇子謂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人盡不識字乎古人有云天上無頑俗神仙乃知聖賢豪傑與夫仙佛者流無不嗜學也不然伏獵弄筆之侍郎長鎗大劍之將軍不亦面目可憎

也耶

宓子賤治單父孔子使人覘之見與老者二十餘人議政孔子喜曰吾知不齊能辦單父矣家有老成人共處國有老成人協力豈非幸事乎若少年喜事之人真所謂凶於而家害於而國者也

張泰岳先生曰今吳中製器者競為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為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貴實效又務為拙直任事之狀

以為善宦之資是以忠為詐也嗚呼以巧為巧其故猶可救也以巧為拙其故不可救也以詐為詐其術猶可聞也以忠為詐其術不可聞也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臯陶今觀虞廷之臣所為陳謨獻說惟臯陶之言至為精粹知人安民二語乃萬世治天下者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卑作考成保泰守業無一語不關切治道當時禹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宅揆之任必屬之臯陶故舜

與之論道論治其言獨多虞廷至治實臯陶致之
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禹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後世獨見舜
士師之命遂言臯陶終身為刑官殆不然也今之
治國者舍知人安民四字寧有治術哉可以憬然
思矣

明禮部尚書吳山極有品行生一女嚴世蕃欲求為
媳因設酒亭山而以大學士李本為之介酒未行

山與本奕本以手掩局語山曰今日之酒為何而
設山對不知本乃以世蕃之情告山曰某老矣何
從得生女乎世蕃聞之戚然不安遂罷酒而山於
是與嚴失歡後嚴氏敗而其姻家無不得禍者人
始服山之先見為不可及也

漢竇憲納妻郅國皆有慶賀漢中郎當遣吏戶曹李
邵諫曰竇憲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
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

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其交通者
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唐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
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
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邵堯夫云盜之竊
物也方其盜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露也惟恐其
多也此言極可為阿附權門之戒九齡先見故自
不易獨李邵所在遲留尤稱高手

陳眉公曰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

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
取禍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處得意時常想失意事

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業之
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可量也若慈和馴謹之人
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
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真確論也

上士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士所與居皆其所愛也

下士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我輩擇交務擇其可畏可愛者故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周人有教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十年未足也而問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吾無以益子子而計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去撮之不慎鐘宮洩之鍾呂之不慎尾閭洩之海海雖大也以奉

漏卮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子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驚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嗇之則永強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曰事天治人莫如嗇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克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收功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鵲無可奈何昔有人年七

十矣而患腸澼醫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胸中腸澼未愈而病胃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溫劑助其飲啖虛火內炎胃未強而病眩胃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導之下痢數日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証也而卒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君子為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繫脫有不虞棄其微細急撙減之勿使滋蔓難圖矣

張泰岳先生曰三代至秦混沌之再開者也其為政雖過於剛猛烈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洪武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強又混沌之再開也建文不振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其後數代皆兢兢守太祖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于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振皇經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張泰岳此論雖未雅馴然其果敢

有為之氣誠足以樹立者豈非救時之宰相乎由此觀之則姑息之仁優柔之化不足以治國也明矣故曰刑期無刑殺以止殺此是實理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必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遇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私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為其大者蓋古人遠徼佛事故能為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

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朝廷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案司以平一省之刑

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刑者民命所關豈不至重聽者務期詳審極意矜全今也宰失入毋失出矣以致覆盆之下昭雪無門搃由問官身家之念切耳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視民如傷文王真我師也

刑部尚書龔芝麓先生疏曰從來失出之罪原輕於

失入今承問各官引律未協擬罪稍輕一經駁查即行叅處承問者惕於功令一切畏縮寧從重擬以作自全之計但求免於駁叅於一己之功名無碍而他人之性命不暇顧矣昔人云自安之道在人之死非虛語也如果承問各官徇情枉法顛倒是非故出故入確有情弊可指者其叅處宜也若止是擬罪稍輕引律未協及平反欠當遺漏疎忽等項概免叅論庶刑官得以精詳審酌無瞻顧之

憂而獄情可幾明允矣讀此疏真是仰體上天好生之意者其造福豈淺鮮乎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是以不冤吾且拭目俟之矣

張太岳先生曰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余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為用舍其所拔識或出於杯酒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察其行事而得之讀其所著述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

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終身不知者此所以常得國士而士亦肯為之用也大臣為國求賢之法固當以是為鑒矣

夫爵祿賞鑑所以磨世也廉耻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鑑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鑑常歸之廉耻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不然爵祿賞鑑付之於碌碌庸人與夫齷齪苟且罔知禮義之輩則公道沮喪

士氣何由而振乎嗟乎天下固不乏人所望於激勸之力耳

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蓋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非至瑣細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進全體乃現若於人情物理未曾在場中做却一番終是紗窓裡看花豈能如實實向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亦只是從人情物理中參

透一番耳昔人有云離境修行不如即境修行又云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此之謂也然世有高才碩德欲做却一番而未有其時未有其遇徒鬱鬱無所發舒可為慨嘆者此耳

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乎易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殫即聖人不能盡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援俗

矣此真是千古異書從來聖賢豪傑高人達士以至醫卜星相天文地理斷不能出此範圍者我輩欲讀未見書儘可不必請於一部周易中參味一二義何如何如

毛靖西施天下之至麗也鳥見之高翔魚見之深入况無容於前有伺於側同室並御爭妍競憐斯楚姬班女所為招剽而興悲也彼才人者不知含光葆真內晦其美乃嫣然姣服靚粧沾沾自喜以此

求容將無難乎孫登之言曰火有光而不用其光
人有才而不用其才光在於得薪用在於識其嗟
乎假令屈賈之儔少留意於此則汨羅無不返之
魂長沙無賦鵬之感矣

有人對明陽先生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
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
何可見乃知使人可見不若使人不可見之為妙
也余深服此言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
不足以累其心但世俗所為道德功名而已所為
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
耳

只存得此心常現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
徒放心耳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

人物皆然蓋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
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

患難困苦中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空放過
世儒外索於刑名器數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
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遺棄人倫事
物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
可得而遺也

陽明先生曰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

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
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
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
無可用如砒砒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
參苓菖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
鮮有不誤者矣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
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

人薦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彙中故其為相文武各稱職嗟乎大臣當國薦賢是第一事須博訪於人內斷於己以識英雄之眼行之以公無私之心則庶乎有得人之慶矣此風何可得見耶

苟同於俗以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昔人有吉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為不苟矣

富強之說聖人所不諱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足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割竊仁義謂之王道繞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要必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也但須實意舉行虛心體訪勿效王荊公之執拗流毒萬民母似虛懷慎之伴食遺譏後世此宰相之所當審處而究圖者也

自古帝王將相未有賞罰不用人不得其當而能致太平者欲明賞罰須別貪廉欲獎廉抑貪必須崇尚學術學術正而公道昭矣豈有用人不當之患哉

人不易知然為人而使人易知者非聖人亦非真豪傑也黃河之脉伏地中者萬三千里而莫窺其際器局短淺為世所窺丈夫方自愧一畝而暇求人知乎

鮑叔一齊大夫識見却甚高其薦管仲也曰臣之所不如夷吾者治國不失其柄只在一句便得相天下的肯綮子產之治鄭孔明之治蜀皆以猛為政亦此意也

天下非有心人不可與交有心者肝胆也天下非無意人亦不可與交無意者澹也惟肝膽之深故能澹也記曰君子澹以成豈不信哉

吾聞花之濫也必受攀折火之濫也必招撲滅使其

在蔭在木石也孰得而昵伺之哉是以責乎其善藏也

陸平泉先生曰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小逆旅也看來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已盡雖然若借房人平日安分守法不得罪於房主人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住幾年亦有此理此即聖賢修德凝命之說也

范文正父子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慕古人奇節以文采氣誼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公張文節公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嘗為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此何足為范公重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况范公父子耶歐陽為文正作墓

誌銘為曼卿作墓未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雲長公秉燭達旦未嘗見正史即使有之乃舉為一生大節此非知雲長者蓋我輩尚論古人當舉其大而畧其小非具隻眼者何足以語此

詩文只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局緻密則神氣拘迫疎則天真爛漫史記之佳處在疎漠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画疎宋画密氣韻生死皆判於此

試為孔明為相惟成都八百桑唐元寧為相及其敗也藉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姑以八十為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嘗死於財貨可笑也

莫言婚嫁早婚嫁後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後心不了惟有知足人軒軒直到曉惟有偷閒人慙慙

直到老

蘇子瞻與子由書云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此外萬端皆不足介懷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吾作樂事也坡公忠直不容於朝而其風趣乃若此士人何可無此達觀

程子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未諳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內者必可得未可必者一聽於天必可得者當責之已

世道之治亂本於在位之貪廉欲懲貪獎廉非以身帥眾其道無由故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矣督撫之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政府之取與不嚴欲督撫之從令不可得矣故曰一方之本在督撫天下之本在政府如果苞苴不行鑽營路絕誰謂羔羊素絲之風不可復

見耶

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纔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蹇况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况其下手陸宣公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黜不取次年復出是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為自負宣公藻鑒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

者存乎人奈何躁急為也聽之於命而已

有士人貧甚夜則焚香祈天蓋久不懈一夕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非敢過望但願衣食粗足逍遙山澗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從若只富貴可矣乃知清福為上帝所吝惜而不輕與人者然有一種達官貴人能不以富貴動其心脩然高寄有清約之風雖處華樂而一如寒素將聲色貨利

玩好諸物瞬乎其不滓也此洪福而克蕪清福者也其地位更何如矣

范仲淹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點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一言平生用之不盡忍者衆妙之門也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辦所謂神醫療疾妙在一針至人救世括於一字天地以能覆能載為忍山藪以藏疾藏瑕為忍江海

以納為忍龍以潛為忍鯢鵬以六月息為忍鷲鳥以歛翼為忍猛獸以狙伏為忍兵家以持重為忍佛家以定為忍道家以柔為忍儒家以三戒九思為忍自來修煉堪與學問經濟無不從逆局中來順而隨之為凡為庸逆而閉之為吉人為異人為大有力人故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半忍半益全忍全益有事化為無事不平化為太平忍之忍之又重忍之即鬼神且無奈我何

矣忍之一字非五倫之大藥石三教之大總持哉姚承菴先生家訓曰斯干之詩說到烏革翬飛弄璋弄瓦盛德然開口却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未有不相好而相猶能自守其基業克開其子孫者兄弟間偶有不相愜處即宜明白說破隨時消釋無傷親愛看大舜待傲象未嘗無怨無怒也只是個不藏不宿所以為聖今人外假怡怡之石中懷仇隙而不可解吾不知其何心也

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痕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見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呂居仁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亦荒眼前滿地生荆棘嗟乎

彼立已於峻及離人而立於獨者可以警矣

子產論為政貴猛而孔子稱之曰古之遺愛乃知惟存心慈愛之人方可以行威猛之事亦惟能行威猛之事方可以施吾慈愛之意不然婦人之仁難以見德而反以養亂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吾則曰惟存仁者能以猛服衆宋包拯執法不阿笑比黃河之清時人相謂曰聞節不到閭羅包之而史臣乃稱其宅心平恕殆即孔子遺愛之說

八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故人情欲欺世而售其奸者每為善於人之所見為惡於人之所不見然受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于人之所見矣是故隱晦顯明本無二理君子欲無得罪於衆必先無得罪于獨未有隱而不露晦而不彰

者也

呂東萊曰天下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玩之耳然而無形之寇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為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君子況欲如寇禮禮如城吾之所以得保其上者恃禮而已無此禮則無此身人徒見君子常

處至勞之地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古之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美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頃生死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若衆人初未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耳烏得而不變哉

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生於憂勤死於晏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氣氣憤者誰歟使吾功蹟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皆安之為也故曰宴安酖毒不可懷

也已

問修怨於君子必以為非問修怨於小人則以為是二者皆未為定論也專於報怨者執睚之徒耳專於忘怨者老莊之徒耳吾聖人未嘗修怨亦未嘗忘怨權其大小輕重而中持衡焉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故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

至書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

未得味之前必不能舍於既得味之後故一見而其美易覩者必探之而其味易盡也發之為春華何如歛之為秋實玩虛華而忘實味殆未聞為腹不為目之要道也

魏武病頭風方伏枕時一見陳琳檄即躍然起曰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疾是天下之良藥不從口入而從心授也病即起於見文章是天下之真藥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領也夫天下

之筆文章如良醫之善用藥古今文章亦不少矣故不難於有陳琳而獨難於有魏武吾不善陳琳之能文章而喜陳琳之遇知己蓋知己甚難雖琳亦不能不懷知己感之矣嗟乎悠悠世界慧眼何人或知其人知其文而此秉狹隘妬忌旋生誰復動憐才之念者有愧曹瞞多矣

楊用修曰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劉懷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

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汴而在王安石白樂天詩云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陸務觀云吾聞汪政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

二可扶摘刻削露其情狀乎文人發露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也長吉天東野窮玉川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生此耳華陰縣民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接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年若其壽短促則漏送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稿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詞彩絢然宣洩太盡者

蓋甘露之謂也客曰功名亦然

丁重有人倫鑒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祿位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矣決旬果登台鉉

所貴乎劉者實其能勝已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氣是為勇字所降伏終不成個劉有聖門稱到者誰吾以為恂恂之顏子其次魯鈍

之魯子而已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立於憂患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群止看識見

世之假道學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外飾道貌而內肆其奸貪其患得患失之念真無所不極其至鑽營狗竇昏夜乞憐惟恐人知自以為修飾甚工使人

無間可入而一種卑陋陰詭畏首畏尾不可告語之狀已被明眼人觀破矣嗟乎國家安賴有若人哉然而崇官厚祿往往萃於若輩巧則巧矣其如清夜何哉

有益於世者為之可也有害於世者勿為可也即如淫詞艷曲最足傷人心術皆人神智妨人覓利情流薄子為之雖一時流傳鼓動而不知其損陰德敗風俗不小也先正有云以艷語動人淫心者必

衍淫報請三復斯言

天地風氣問大約十年而一變或數十年而一變風氣所屬士習因之故戰國之士尚游說尚俠烈西漢之士尚功名東漢之士尚節義晉代之士尚清談宋以理學為宗明以東林為歸迨其後專尚奔競寡廉耻歷觀往代其風氣亦既彰彰矣即文章一事或時而近于先秦兩漢時而近于六朝時而近于八大家時而近于訓詁時而近于先正展轉

波靡竟流于濫惡之時執而風氣不可問矣濫惡之極急藉明眼人為之匡救起敝扶衰理固然也蓋人心之好尚不一總是胸中無確識耳有識之士百折不回豈甘漫投時好然挽回風氣者在上而不在下所貴乎識時務之君若相矣君相之取舍正而後大儒輩出理學昌明文章節義振起一時嗟乎風氣所關豈細故哉

從古浮亂之禍至唐而已極矣一禍于武氏再禍于

李氏三禍于楊太真四禍於張良娣五禍於牛昭容說者曰此唐太宗之淫報也太宗為弟婦生子繼元吉後以此一節已無人理其啟一代之淫禍曷足恠乎下而至於士庶之家亦蔑不然祖宗垂訓立法可不慎於其始耶

凡人之病大約在妄想妄想則多思慮多營求多非分之干多意外之擾曷若從實地做去不作他悠然樂在其中之為愈也

人生須具有仙骨方可學道如張子房前有黃石後有赤松其生平所遇莫非仙侶非具仙骨者烏能觀此異人哉嗣後李郭侯好言神仙鬼怪之事說者謂其不經然觀其舉止語默若真有仙氣者殆子房之流亞歟乃若崔司徒推以子房自負而誤用其術卒鮮令終此真子房之罪人也余自愧齷齪思一見其人者不可得豈非生平恨事然不可以形遇者未始不可以神遇師其意而善用之其

成務手

殷羨為豫章太守都人士致書百餘函附行李行次石頭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洪喬不作致書郵後人以孤高自^許之余曰此自^是天地間最薄情人一致書細事尚爾負人安望其託妻寄子哉厥後其子殷浩咄咄書空隨有空函之舉不須假手他人而自浮沉其書則天之報施亦云巧矣嗟乎今又有一種浮薄子偷看家書攔拆私讀或以

資談柄或以雪私仇視浮沉其書者其報應更當何如也

孔子曰君子而時中東方朔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隨時之宜無有常家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夫道莫妙於隨時獨不可為詭隨者道耳試觀松栢之色當春夏則鬱蔥當歲寒則黝黹非松栢之改其操也隨時故也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採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非審於隨時之義乎然小

人往往藉此意以巧售其術曰吾隨時耳遂令時之義不明丁天下故曰以順為正者妻婦之道也由竇尚書屈膝執政所自來矣不亦深可愧哉畫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昔人有云失於自然而後神則逸品又在神品之上所謂逸者靈氣也文無靈氣則泥塑其形木雕其狀雖滿紙繡錦曷足貴乎文章家可以知所從事矣

文一也能為時不如能為古矣能為嘲風弄月之古

不如能為經天緯地之古矣能為經天緯地之古又何如能為見性明心徹乎無始之古哉。寧世界名理之儒鮮矣降而為經濟亦鮮焉又降而求其稍異於時文而學古有獲者亦未數數然也。搃之其嗜慾不淡耳功名之心急惟時尚之是徇勢不得不日趨而下也其能講天地民物之故究身心性命之微者誰哉余嘗謂元之文章不如宋明之人章不如元元如虞集揭傒斯金履祥輩皆足稱

一代巨儒而明之古文手竟寥寥焉大約尚精於時文之故也。上以是招下以是應又何怪乎

禮曰為上可望而知為下可述而志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是以上下相感而泰交成也迨乎後世君臣亦不敢自致于其君即薦賢一事末世曾有能實心行之者乎昔也父兄不妨薦其子若姪如祁奚之舉祁千狄仁傑之舉狄光嗣謝安之舉謝玄呂蒙正之舉呂夷簡上與下相

信不疑故功業垂於天壤也今則大臣以避嫌為務甚有絕口不言某某為親故者積行之士所以墮于上聞也信友獲上之說至於今而不驗矣豈不痛哉

今之尚論古人者以翻案見奇余謂此不必翻亦不可翻也是非之權自在千古胡得以一人之臆說驚衆人之耳目哉故余評史一以虛公二字應之不敢私立一見私樹一論而質之古人能令古人

心為之折而首為之肯真所謂不恨我不見古人直恨古人不見我此余尚論之素志也彼好為翻案者說則新矣而于理未安恐未許古人心服耳陳眉公座右銘曰天高清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簡禦繁寬得衆謀皆吉順乃訟先亦鷄後鳴鳳凰利喙鳥不實麟利角獸不臣惟口筆戎乃典時語然度淺深古聖賢必兢兢真英雄必小心發爾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累功行長子孫惜精氣報君

親慎旃哉昌令名余請是銘而有警焉尤願天下之士共讀是銘而莫不警焉

萬世太平書卷之五

語水勞大與貞山父著

韓魏公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形于色嘗曰才器須足周八面入細入粗乃是經綸妙手

識得聖賢道理不特可以駕馭英雄而亦可以駕馭造化

正云人果有學雖處寒儉乃真富貴若其無學雖大貴介乃真貧寒有味乎其言之也

卷五

也人波七切已如坐醉夢中曾無清醒之期但夢魂殊少穩貼處譚景昇曰吾睡囊中得大休歇嗟乎我正嘆世人睡未熟耳

先輩論詩文無他法最忌思路太熟耳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孫興公曰今日之跡復陳矣故川上之嘆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逝者為窠臼為糟粕而肯戀戀于已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為哉天馬拋棧神鷹掣韉英雄輕故卿聖人無死地彼于向

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已不住此謂真解脫此謂真
忘捨此謂日知其所無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
首詩無一雷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思路不由即
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嘻詩文之妙盡於此矣
昔有令人作水賦以千字爲限止得七百恚曰何不
于水之前後左右生發此文家三昧也

司馬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古人嚴重如
此今人率意塗抹自負能書何可令溫公見也

卷五

二

宋三草在無爲州苦池蛙鳴聲聒耳以書投之至今
池蛙有形無聲曹不興畫龍值亢旱置水上忽霧
起雨大作古人翰墨之妙不但流轉不朽而亦可
以感動神物記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一藝且然
況道德乎

徐積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杜子美母名海棠一生
不作海棠詩此即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事雖微
小其意則可嘉矣

范文正公聖賢中人也觀其能捐宅爲學基使通郡
士子巍科高第于此發祥此真是大公無我天下
爲家之意與孔子老安少懷萬物一體光景何異
觀其出而爲將威足以震攝強敵至相謂曰軍中
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此與孔子會于夾谷時
光景何異觀其出而臨政斥監司之不才者無算
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與孔子誅少正卯手段
何異至其心則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其于救

入子書

卷五

二

世可謂篤矣非聖賢而能若是乎乃不得與歐陽
永叔司馬君實同列孔子庶下真是千古恨事說
者謂其少著述然文正與孫明復張橫渠胡安定
共論中庸春秋明堂禮樂及鄉飲酒禮雖孔門高
弟無以過之何必著述耶余謂論列古人當論其
心術之邪正不當論其著述之有無不然天下能
言之流豈少哉吾于范公不能不三致意焉
倉頡製字天雨粟鬼夜哭正謂種三界是非人我根

耳一畫以前何曾有此擾也今人多言繁稱務華
鮮實者毋乃好事乎故曰辦不如默華不如樸
李賢皇一羹雜和寶玉硃砂幾費萬錢不知有何樂
處東坡食王參軍菜笑云我今日與何曾同一飽
乃知菜根滋味正濃長耳今人燕會輒思羅列極
意飾觀不過欲粧體面耳使坡公見之當何如吐
棄矣

王梅溪羅一峯兩先生報家信直以高科爲懼昔王

人

卷五

四

沂公曾中狀元時貽書于父曰曾忝居第一是先
世積德所致大人不須過喜諸公不以登巍科爲
榮而謙抑貶損若此也其心事可知矣今之士人
經得進步便揚也

今之仕宦家宴客銀器滿案僮僕林立全無半點真
率道人風味余曰茅屋足蔽風雨鈍僕可以支門
得二三知己聚頭接膝相與高談名理此樂不減
義皇何必卓王孫家僮五百春申君珠履三千乃

足稱淮閭里耶

王右軍以書法名世人皆知之其學問識見過人之
處人却不知也殷浩欲大舉北伐右軍以書止之
不聽既而無功徒喪國家元氣浩以是罪廢令名
不終謝安石綠竹自娛遺落世事右軍以虛談廢
務淨不妨要爲規此是何等器量何等識力若徒
以翰墨掩其大節豈是右軍知己哉尚論者其詳
察之

人

卷五

五

千聖相傳只有一心其見諸行事者皆其迹也若徇
其迹而效之是何異于優孟之衣冠耶故曰師其
心不師其迹蓋心外無道耳

心者萬物之所以歸命也愈嚴凝則愈收斂愈收斂
則愈精神愈精神則生發之氣愈條暢天之培養
全在於此

古人讀書不畜大不不休不貫串不休不提醒人心不
休不歷也見之行事不休若蜂釀花若醫採藥若

婦績麻凝水爲冰即可泮冰而爲水故拳爲手即可握手而爲拳張弛開闢運之于四通八達之衝此之謂大聖賢大豪傑

賀公欽成化丙戌進士號醫間先生與人言論侃白沙先生曰得無鋒芒太露手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爲美耳于是乃作書室于後園徧書深沉和平之語于目前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子曰爲其染俗未深而

去道不遠也

子所謂君子儒者乃真儒也何也求諸已而不求諸人也尚行而不尚言務實而不務虛也不然則爲小人儒矣小人則偽而已矣崇儒而不得其真是教天下以偽而已矣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于編簡焚香告祖考號余蘭簿其鄭重如此今之泛交者何爲也

吳萊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

水未必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今人爲黃白兒女所惑何曾識得好山好水乃知向平五嶽之遊真是大丈夫事

唐元微狀元云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燕都中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晉人種田無特雨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一味但靠天耳因思無醫則保養無雨則穿渠無家教則慎擇交遊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

人咸謂顏子天盜賊壽此天理之不可問者余謂顏子之天氣魄少也盜賊之壽氣魄旺也顏子正當盛年絕不見他發揚一味沉靜到底是謂春行冬令所以不壽盜賊何等精神何等氣魄除非是天算計他天不算計他反助他橫行一世其稟賦自不同那得不壽即以此看天下人壽夭亦自不錯

歐陽脩朋黨論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

朋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也利盡而反相賊害矣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終始如一謂之真朋永叔此論切實痛恨真可作君子小人一幅畫像矣嗟乎進君子退小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之見也故君子小人之辨不可以不嚴

以中爲本中者萬物之原也故爭輕重者至衡而息爭短長者至度而息爭多寡者至量而息爭是

言

卷五

八

非者至聖人而息中道者聖人之權衡度量也

公是一部活周禮世只有周公不必有周禮使周公而生于今寧一用周禮哉故有周公雖無周禮可也無周公雖無周禮可也

道德根本也功業枝幹也文章花果也雖然道德功業非文章不傳若二典三謨六經四書不在宇宙間人安知所爲道德功業耶故有果則木至今在有文章則德業至今聞若非諱道闡業之作直狂

花耳

自結繩變爲書契而天下之目力耗自天籟生出絲竹而天下之耳力耗見聞廣機智多性命之賊也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辱人爭恃寵乎就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卧山林留心經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思夫這箇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

言

卷五

九

是禪定之學

鄭公曰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覲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鄭公此言極中小人病根蓋王荆公之新法只是喜動而不喜靜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奈何以紛更鳴得意哉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可爲三嘆陸平泉先生燕居日課云以書史爲園林以歌咏爲鼓吹以理義爲膏粱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菑

奮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脩持以作善降福爲因果以樂天知命爲西方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操中下法庶幾免於今之世矣

興一利不若除一害此是至言蓋害去即所以興利也古來紛々制作以擾民者何嘗不曰興利哉不知利之所在卽弊之所伏奉行一不善其爲病國

書

卷五

十

殃民何可勝道曹參守蕭何成法不敢妄有所爲只是與民休息真可爲萬世法耳

致治之道惟貴剛明而不剛則不足以去姦邪剛而不明則或反以傷善類惟進善不進不休去惡不去不止此剛明之大驗也

古來擔當大事爲國家棟幹者未有不達於名理澹於嗜欲者也蓋見理不明則無以用其才嗜欲不澹則無以堅其守二者克全乃爲至人

二氏專言果報不知吾儒亦自不爽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皆所謂果報也人舍此而談二氏可笑

語云武庫中不無利鈍余謂有利鈍乃見武庫耳此惟杜少陵詩可以當之夫賁若山川草木利也而大地是其鈍也鼎鑊之朱硃翡翠花文軟識利也

書

卷五

十

而銅質是其鈍也聖賢之光輝利也而篤實是其鈍也高岑王孟之詩無一字不膾人口然皆能利而不能鈍若少陵利可及鈍不可及也由是而推人品亦然彼周勃勃厚重少文漢高祖獨鑒賞之許以定劉氏而劉氏以安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宋太宗決意大用之而國家之元氣以固大都其妙處端在鈍耳不然篤已者天下皆是也曾何補於萬一哉

徐勉爲侍中經旬還府羣犬驚犬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家後亦是傳中一事邢子才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室嘗畫入內閣爲狗所吠撫掌大笑而出古人遺落塵事獨介自好乃爾蓋志有所在他無所戀也觀此可以得古人之高致矣

理學之與經濟相爲表裏者也有理學無經濟不可謂之真理學有經濟無理學不可謂之真經濟宋

書

卷五

七

孝宗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其救瀾東饑也立社倉法令諸路得安民無菜色非素具經綸之才者豈能辦一二不然盜理學之虛聲襲孔顏之面目祇足貽譏於後世耳

金世宗謂近臣曰朕于宮室惟恐過度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遼道宗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

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朕嘗言某人可用卿等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紀綱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當時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國人號爲小堯舜今讀其言直可爲萬世人君之龜鑑矣令人嘆服不置

宋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

書

卷五

七

罰中教化豈非名言

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家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小人專望人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

才子肯安心草舍者方足登玉堂佳人肯帖意蓬門

者經堪貯金屋

迷者易悟也而迷者難悟此是賢智人頂門一針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

畏之人之利口膽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

避文人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嗟

乎使人畏而避之吾不知何以善其後矣

武公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

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孰非

善

卷五

儒者事使朝廷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則濃艷秋則肅殺蘭亭中暮春三月却又天朗氣

清所以爲佳士大夫宜有如此氣象也

李綱極善作事苦不得君王安石極爲得君不善作

事孔明忠而早死人恨其天褚淵老而失節人恨

其壽夫是之謂缺陷

李文正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

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智者不與命關不與法關不與理關不與勢關

魯宗道爲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靜思行

事當否曰退思嚴要亦不許入

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

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違心以語耶

卒不往嗟乎爲政無他法只是以合人情爲主宜

乎人情便合乎天理非人情外別有所謂天理也

朱晦菴曰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

善

卷五

十五

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

過全不自覺直是枉讀了古人書乃知讀書務要

設身處地打論一番纔成一箇格物的學問

遇矜才者無以才相矜但以遇敵其才便可壓倒噫

其愚不可及也

明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

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于法者權謀術

數其用易敗此王霸之所以分也

三代而下有豪傑無聖賢其以豪傑爲豪傑者擇術疎而多詘也其以聖賢爲豪傑者擇術精而固弊也

明太祖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澁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難深意實淺近即使過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

卷五

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嗟乎以此取士則真才輩出矣以此著書則千古可垂矣

楊素勸立煬帝以亡隋室而其子玄感竟爲煬帝所族李勣勸立武后以草唐命而其孫敬業終爲武后所夷諺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出爾反爾之報從來不誣推之凡事皆然矣獨奈何當其氣盈意得不稍回頭轉瞬零落衰殘追悔莫及不亦愚哉論語曰孟之反不伐書曰汝惟不伐易曰勞而不伐

老子曰不自伐故有功蓋不伐之義聖賢嘉嘆之至再至三矣饒雙峰講義曰伐如伐木之伐凡人矜誇其能乃所以自戕其能也故謂之伐漢馮異謙退不伐一時吏卒皆願屬大樹將軍不伐之爲效如此豈非功名之極則學問之勝業乎

馬援謂梁松寶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吳漢病篤光武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

卷五

十七

下慎無赦而已此語無人領畧惟孔明知之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蓋赦者止有利于盜賊小人無益于正人君子從來小人敢于爲惡不過冀望其赦耳赦之適足以養姦而長惡也養奸之禍甚于刻覈故古人之言曰治亂國用重典又曰刑罰者治天下之藥石也真名言哉

楊震有四知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伊子楊秉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父子清白傳家爲漢名臣

良不虛已

余嘗觀古之英雄大約全是血氣用事以致敗壞故治天下者須性命中心一段真正精神方可辦得自著不得些子粗心浮氣也

易曰見幾而作又曰知幾其神古聖賢何嘗不懼亡於保身之義哉但庸流爲之遂使保身大學問竟成一脂韋的局面漢胡廣五代馮道是也其惟范少伯張翊庶庶可謂善易者乎次則申屠蟠亦庶

幾焉

卷五

十八

七來名將相善作事者胸中必打算一全局若何而始若何而終勿使一着差謬乃克有濟如漢之王允決意誅董卓志非不美曾未幾時爲李傕郭汜等所圍身死而國事壞唐張柬之誅昌宗易之而不及武氏卒爲武氏所害禍且不息允與柬之俱不善作事識者徒嘉其意而嘆其功之不成是何也胸中無定見無成局故也若使子房孔明輩處

此必不至是人何可草率意而行之

出師表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託臣以大事乃知謹慎二字是孔明一生大學問且云苟全性命於亂世不知此中有多少妙用當其保全性命時便具向後如許大作用矣故世以孔明爲卧龍惟能卧故能躍也聖人爲龍爲蛇之變化何以加焉

權

卷五

十九

權毒之手者有之或斃于疆場者有之正如武侯所云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然則成敗豈可以之論英雄哉論其心而已

嘗思人屬纊之時般般物俱帶不得惟是帶得此心若壞了這件是空身歸去矣豈非萬古一恨

天下之禍皆起于逸人心之惡皆生于逸先王多其節文繁其動作非惡簡也防禍與惡之所自生也夫民逸必不安于靜必多事其多事也必驕溢紛

華而入于惡與其逸而多事以入于惡也不若勞而多事以入于善此聖人之所以起禮也

名器于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于是乎繫是故衮冕非煖于綸巾黃瓦非堅于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于身受拜跪者非有益于已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畏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書

令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謂必與令狐氏父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名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何如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如故不知我當坐之不耶必待汝曹矣邵沒十餘年而愚果滅族諸葛恪少有盛名孫主權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主也後果遇害嗟乎之二人者俱負一時之望而爲其父

所擯絕乃知崇尚浮華專事虛聲者適足爲殺身亡家之本人不能知而厥翁獨有以窺其隱其識見過人遠矣

謝瞻弟晦權遇甚重賓客輻湊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晦果見殺一如其言乃服瞻之先見遠識也

書

卷五

十一

古來君臣相得如桓公之于管仲劉先主之于孔明秦符堅之于王猛趙石勒之于張賓可謂終始不移義雖君臣情猶父子何其專也士生不逢時懷奇終老可勝浩嘆得之不得曰有命誠然哉

兵家以謀爲尚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直爲千古兵法之祖六韜三畧竟可置而不用羊叔子輕舉緩帶孔明羽扇綸巾只是以謀勝耳不然拔山舉鼎究竟何益

古來國師稱最上者止有四人漢張禹侯後漢諸葛
武侯唐李鄴侯與明之劉誠意而已然四人中之
德業並隆純粹寡疵者武侯爲尤勝也武侯不能
混一天下終于一隅時爲之也其心事真在日月
之上可謂優入聖域者矣

昔人有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又云人皆以饑
寒爲患不知大患正在不饑不寒秦不并六國二
世未亡隋不一天下煬帝不長晉武帝不平孫結

書

卷五

廿一

則無羊車之恣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冊之禍
此畏無難之說也乞食于野人重耳所以霸燎衣
破竈而啜豆粥光武所以興此不患饑寒之說也
故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今之人貌和而心狠行穢而言清藏裂背于嘻笑伏
戈甲于尊壘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思仇太分城府
太深機械太巧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并盜賢聲
此輩得志斷非國家之福也

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
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常
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
延謂之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
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
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當時已
早知其子必不令終矣延之真神人哉

自古家國之禍皆起于婦人詩所以首關雎易所以

書

卷五

廿一

著坤寧禮所以脩婦順古聖賢慎之重之凡以此
耳語云婦人無才便是德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
是議記曰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真是婦
人對症良方也漢呂后唐武后晉賈后元魏胡太
后正患其才多耳地道以靜爲本豈不信然

唐長孫皇后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唐太宗甚重之
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
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長孫后真聖母

哉可爲萬世之間範矣

齊中書郎王融自恃才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嘆曰
作此寂_七使鄧禹笑人又曰車前無八驕何得稱
丈夫後被誅時年二十七嗟乎躁進之患古人所
戒不大可懼耶蕭惠開嘗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
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發病吐物如肺肝而死觀
此則一意躁進者更可鑒矣

造化無私福善而禍淫王法無私勸善而懲惡若勸

書

卷五

廿四

懲之典廢則天下相率而爲小人矣杜弼曰天下
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
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此真政治之要
道經邦之格論也

宋田況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
非况特疏曰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皆
好名何事不立夫上之用下亦在鼓其好名之實而
而已好名則畏義雖未必一誠於盡忠亦決不

爲不思之事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

明太祖諭羣臣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
能運操之而後動賢人之有才用之而後見旨哉
斯言乎天下固多才特患人主不用耳故古之大
有爲之君求賢若渴求之而後至不求則不至也
又曰好千里馬則千里馬至矣天下何事不視朝
廷爲棄取何人不視朝廷爲趨避上以誠求下以
實應不然天地閉而賢人隱豈非世道之大患乎

書

卷五

廿五

耿楚侗曰讀書耐訛字如登山耐畏路涉水耐危橋
此二句不特爲讀書言也天地間那得步_七平坦
路若胸中見爲畏路危橋便有許多不自在處則
怨天尤人無所不至耐之一字何等忍力隨時過
分不生揀擇知此味者處患難中可以逍遙自在
掉臂游行

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總爲經濟但隨力所到處置
得妥卽是經濟故曰凡事難得妥當二字今人都

被好勝弄奇之念悞却耳乃知聲色不動事寧

帖足令才人汗下

處亂世結客須以識為主昔并州刺史高幹招致四方游士仲長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擇人二語斷盡千古浮人矣幹與袁紹同敗只好士無着落耳

人只言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人只言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識得自心方可識人心靜觀

六

卷五

六

當自得之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外戶不閉此真弭盜之良方也

唐太宗曰君依于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

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噫此貞觀之治所以獨隆於千古歟

隋韋世康和靜謙恕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意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真仕宦之良策也

秦人焚書坑儒至漢始開學校隋人廢黜儒學至唐乃始置學校焉吾道固不以是爲隆污而漢唐之所以立國者固有其本矣然則學校之關於國運

二

卷五

七

者豈渺小哉

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淨節嗜慾一物不介於心真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用佛法此深于達佛理者

劉東山大憂謂陸公保曰初仕不可受人知已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有兩三人得力自可了一生多則晚年受累亦多

薛文清曰爲學不是虛談道理須于應接事物處隨

處詳審每事^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合宜便是學力到處若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善處事物究于實際何補

衽席之畏途能殺人交游之畏途能殺人官爵之畏途能殺人文章之畏途能殺人天下刑戮雖煩孰有甚于此數者乎

從來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卽劉晏善理財濟唐中興亦且不保其終必

卷五

十八

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不爲掎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可不鑒哉

余嘗論列古帝王自三代之後如漢高祖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瑰奇磊落迥出人表此帝王中之英雄也如漢文帝光武昭烈宋藝祖仁宗天性篤厚有儒者風度真太平令主此帝王中之長者也然吾論之長者猶可學而能英雄如漢高魏武諸帝

真乃天授豈人力之所能爲哉長者令人愛而服英雄令人畏而服俱是千古異人

唐玄宗開元之政與貞觀比隆一用李林甫政事日非以致有天寶之亂唐德宗初政燦然可觀竟可復興唐室奈盧杞一進盡更前轍以致有建中之亂嗟乎國家治亂豈不以其人哉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故曰不可以不知人

盧懷慎爲宰相臨終家貧不能殮乃鬻老蒼頭以供

卷五

十九

殮具吳隱之嫁女一無所辦乃賣犬以嫁之二公清操令人嗟嘆但未免已甚耳必若劉殷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斯得其中卓茂行已在清濁之間未嘗矯世絕俗似開後人圓融一路然亦有足取者吾聞之古語云人之清刻者必無後然張湯嚴酷頗厲清節臨卒家產不過五百金而乃有安世之子振起家聲所謂清刻無後之說是耶非耶

讀史至李鄴侯奏事觀其委曲詳盡從容和婉雖猜

忌如德宗亦無不傾心納焉其間潛消默奪所全實多人亦未嘗知之然則進說于君者胡庸過激耶彼犯顏廷諍徒喪身家無裨國事使後世有直臣之名而不知元氣已傷矣乃知折檻引裾終非善物

治天下國家莫貴於剛仁非苛察之謂也精明果敢事亡皆以理斷明理而後可以決事也理豈能自明所持者止有學耳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三書

卷五

三

所學庶幾古大臣之風乎

馮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于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此是確論馮道歷事四姓十君品雖卑劣而發言每多中款非精于世故者不能道隻字君子不以人廢言殆謂是歟

後唐康澄上疏論事云國家有深可畏者六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

畏此六可畏皆天下大節而常情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矣惜乎其主不能用也

周世宗制舉令錄法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法則善矣然其人之賢不肖或可決之於一日不能必之于終身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然則奈何曰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則有鼓舞之具得人方之如儲木于山育魚于淵惟君所取

三書

卷五

三

此非一日之力也若汲于保舉紛于連坐豈策之上者乎雖然猶愈于積資序格使英才委頓偃蹇而不得一展舒之期也然則保舉連坐周世宗行之於前後世人生亦何不可踵而行之也耶周世宗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後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羸者斥去之又詔

募天下壯士選其尤者用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蓋五代之主多刻其民而紆于軍世宗則嚴于軍而寬于民可謂得輕重之權矣後之治兵者當以此爲法

大臣秉樞要者不可擅權亦不可無權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惡其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

三

卷五

三十三

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就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也噫能此者可以爲帝王之師矣

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慈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蓋水者天地之血脈也以至金木火土皆資乎水以成功故善用之則爲德水不善用之則爲禍水水之爲用神矣哉

易之諸爻安排一定而不可易非易也數也觀其占之吉凶而以時消息焉此真易也其理則在我者也故善易者求易之理于我而不求易於數理變

三

卷五

三十三

而數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以人勝天之說也

周禮季春三月會男女奔者不禁是國民淫也冬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無禁是教民盜也又如寡婦不夜哭哀至則哭何晝夜之有又如夏月不暴布恐暑氣入布人吸其氣以致疾然今民間多有暴布者何嘗中暑乎大抵古禮有難行者皆此類變而通之則在有識之儒而已易曰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天下有何常法只以合宜為貴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樂制法而不制于法如張橫渠必欲行井田胡致堂必欲復封建豈為識時務達治體者乎

唐子西云詩語甚難事也吾于他文不至寒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粘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

非書

卷五

三十四

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嗟乎

世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畧不經意不大可愧耶

陽陽

陽明先生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

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知此則不獨精于立教而且精于為醫

有人多悔陽明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于中則又因藥發病又曰飲食只要

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學者博而不化亦傷食之類也

陽明先生曰為學以變化氣質為先為政亦然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輕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考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如是方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

耳書

卷五

三十五

譚景升化書曰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識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識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思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夾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譚景升化書曰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眾人皆能寫人之形不能為己之

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己之惡皆能知人之
禍而不能知己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
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偽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菰而不及嘗者
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官貴人是
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
籬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
不可強也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林間

學書

卷五

五

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
惟解自領畧之耳

靜坐是吾儒喫緊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
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多讀書而不受書障方得理路透明老涉世而不參
世機方得人情爛熟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盛必于
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學時去夫外

好

真西山曰從極迷處識迷則無處不醒將極難放懷
處一放則無事不寬

人不可無道心不可作道貌人不可有世情亦不可
忽世情非深于名理者未可與語此

張洪陽曰弗以新交而盡歡弗以熱心而盡諾弗以
順風帆而盡力

薛文清曰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律人律己則

學書

卷五

五

寡過律人則寡合寡合非涉世之道

康節先生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惡合惡人固
可疎未能知不可惡去

德業觀前面人常見我不如人思齊之念自切名位
觀後面人常見我不如我蹭蹬之憂自消

學問不患其不博而患其無歸議論不患其不新而
患其失正著述不患其不多而患其難傳

金之在冶經烈煇受鉗鎚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

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人之生于憂患亦猶是也

易曰用晦詩曰養晦帝王世紀稱帝堯其明如晝其晦如陰朱夫子自號曰晦菴晦之時義大矣哉李卓吾曰其明如晝人皆見之也其晦如陰人不得而見之也余曰此即洪範沉潛高明之旨古聖賢皆然

邵子

卷五

五

程子老年不觀書山谷發願焚筆硯朱文公云行年如此當先學上天後學識字可也皆是老境受用安身立命處

文章自三代以後秦漢罷稱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累累凡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備始漢武帝迎中公問治道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此時上好文辭見中公對然然申公年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

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康王命畢公曰辭尚體要讀申公老人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氣習思宜自淡而濃先濃後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嚴而寬先寬後嚴者人怨其酷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更難

上慧惟守朴誠下愚尚學澆漓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敢爲聖人于傷生之事不

邵子

卷五

五

敢爲到臨死時却不怕

材之用世者日卑一日世之忌材者日狠一日人之

生財者日懶一日財之糜費者日甚一日

鄭端簡公曰慎勿爲才所使荀文若身名俱喪只爲忍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得脫去或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卽文若孔明高于文若處只在躬耕南陽不遇玄德不相從耳嗟乎君子于此可以觀出處之大道矣

古來功名之^士功成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又種固
爲世所不滿卽醉夢汨沒于富貴場中而老死牖
下亦非英雄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爲可願
矣當其爲赤松之遊駕鶴夷之棹沼吳滅項之事
已如雲烟過眼不可復問然則做却一番與不會
做却一番究竟有何差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鶴
夷則吳之沼與未沼項之滅與未滅亦揔如夢中
餓飽枰中勝負現在且不可得而況過去耶倘謂

新著

卷五

四

遇合遲速不同不妨需以歲月待功成名遂而後
退不知此語孰誤却英雄多少有識之士猛^與一
刀割斷此真勇烈丈夫非將相所能爲翻覺子房
少伯輩紆迴逗留多却幾許閒事矣此論可爲不
得志于時者一帖清涼散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原非好爲名高者其理實應如是嗟乎毀
譽蜩鳴功名蟻戰何如北牕高卧爲羲皇上人也
當事者不訟違簡易削去邊幅恐無以得豪傑之心

若過于坦率無備汎愛不疑又恐生意外之變旨
哉斯言也

陸游上給事書云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
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懣戲笑所以娛
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郵傳之題詠親戚之
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之類皆可以
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寤達壽夭前知
逆決毫芒不爽如對棋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

新著

卷五

四

見其目鼻揔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噫若此者
真可謂知人矣余曰知人之明不可學此殆天授
非人力要在以神相遇而已矣相馬者相其機機
得其精而遺其麤所以神相遇也風鑑家亦然
不必相人之耳目頭面第當觀其舉止笑語真精
神流露處卽起竒座而問之其法亦不過如是嗟
乎^皮波相之士烏足以語此哉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交視則

神耗多息則氣虛多嗜慾則精竭務須閉目以養神調息以養氣堅固下元以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是謂道家三寶

有人問蔡元定曰四十萬人死于長平皆命乎先生對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張南軒知星命判朱晦翁官多祿少四字晦翁點首云老漢生平辭官文字甚多乃知昔賢知命之學實精且深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信然哉

神書

卷五

四

黃魯直云人生當報生事之半友一佳士教子弟為十年之計得佳士當敬而禮之久而不倦乃可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今士大夫養士皆輕進權智之人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效謀設計者轉而為下石棄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余于文章一事生平所愛而服者只有二人一曰太史公一曰韓文公其文章之妙大約靈之一字足

以盡之其餘作者如林亦不過能文之流而已以言乎登峯造極余未之敢許也其患在于不能重耳蘇長公有靈氣而嫌其薄至于百家爭鳴真乃雕蟲小技烏足以語千古之事哉

昔疏廣疏受既歸鄉里日置酒娛族人故舊有勸廣為子孫立產者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妙矣哉廣之為見也不特

神書

卷五

四

不為後人作馬牛且欲為之去累此真千古一人以其看得透而又做得出耳世間純樸之子多有不能振拔者皆以驕奢淫逸故慮其驕奢淫逸以寒儉則人人自奮而為致身立名之事矣然則二疏之散財非止於欲去累乃真能以富貴望子孫者也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

者多憂儉者多福甚矣儉之爲利大也深而求之
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
養氣儉于竢端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
是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
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索轡然後知馭之道忘弦
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
天下之主道德出于人理國之主仁義出于人仁

書

卷五

四

國之主聰明出于人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
吾聞至淫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心之所變
不得不變也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
其形剛憂者其形戚豈非變化之道乎

有賓主之敬則鷄黍可以爲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
柔淑之態則荆芻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

之機一目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此何以
故得所主也故權自我操則萬象歸之機自我握
則庶類從之是以知帝王不可一日使其柄移于
下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亦不過
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亦只是根本
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
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

書

卷五

四

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也

思無邪一言豈特該得三百篇之義卽六經亦只此
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竊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
邪一言無不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
之學問直截痛快之功夫也

明朝理學名臣與夫文章鉅公指不勝屈而余所服
膺者劉誠意王陽明二先生而已二公經濟理學
文章俱臻其極所謂學貫天人者殆庶幾乎其餘

如張太岳文章經濟勝矣而才優于德以言乎理學則未也至今不無遺憾焉然亦相臣中之卓立者也以視夫庸惡陋劣惟知富貴而壞乃國事者相去何如哉余故尚論之以愧夫天下後世之庸碌自安者

謙之卦曰君子有終謙之道衆人不能終而君子能終之也太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葉拱牆

八平書

卷五

四下

負誰不知又誰不能一臨利害巧爲趨避語有之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乎哉余謂千古相臣能謙者惟周公一人蓋其謙以心不以迹也豈特吐哺握髮勤勤好士而已乎不然其不爲新莽之僞恭者幾希矣知此方可與語相臣之道

萬世太平書卷之六

語水學大興貞山氏著

黃石齋先生曰今士燥髮模孔孟衣冠談笑無所不似逮其離經爲天子使回視兩家如未通姓卽欲程以世務不過取幾種要書割截誦誦大小數十條稱通達人矣嗟乎人才之難也士不談仁義者有年如親父子老別不識頭面驟呼之眞聲發其汗泚而已正恐汗泚而後此仁義相呼沱周慕孔

平書

卷五

四下

者又成套事宇宙如許大風尚所赴何在不波讀先生之言眞可爲俗儒下一鍼砭

黃石齋先生曰天子之患患不聞道不聞道而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銳志銳則上侈上侈則漏生於上不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蛻志蛻則下奔下奔則漏生于下天子不聞道而不知水旱盜賊之數則其志奮志奮則上僭上僭則漏生於上知水旱盜賊之數則其志苓志苓則下竊下竊則漏

生於下故不聞道而曰天子不宜知會計出入又曰天子宜日知水旱盜賊者此皆所謂無裨也

唐太宗元年斗米值絹一疋二年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乃知天災流行聖君不免是在朝廷精誠感物議蠲議賑議改折勤勤無已之心而已此乃所謂聞道者也

李燾學術稟朱子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

八平書

卷五

四八

移體故其處賁賤患難恬不爲動此真有道之言

胡文定公學術以聖人爲標的而有意於經世見中原淪波常若痛切於身嘗言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本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浮世利名如蟻蟻過前此何足道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云

真西山大學衍義一書爲千古帝王準則明丘瓊山補之亦殊可觀瓊山先生學術未純恒爲有道者所病而是書獨無可議湛甘泉先生格物通一書亦有裨治道者當宜留意焉

朱文公立朝疏論時政凡數十上俱極切直其言選任大臣則曰陛下所取必其平日疲懦輟熟又於中擇其至愚極陋決可保其不妨於我者然後舉上位加之是以除書未出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

三書

卷五

四九

知決非天下第一流其言風俗紀綱則曰方今宮省禁密之地儉邪小人得窺穴盤據於其內而莫敢誰何於是諸在位者至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而宰相可啗則啗宰相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他日應詔上言則曰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也

文公諸疏皆類此噫人皆知朱子之道學而不知其慷慨激烈固所顧忌乃并此其膽與識爲何如也哉天下後世之食肉富貴全身保妻子者其亦鑒我朱夫子否

世有無聖人之時斷無無聖心之時聖祖神伏間有草野一二君子亦足隱繫天下之血脉吹噓天下之生機不論是何世界也世界全賴有心人大力人如風之運軸氣之舉物但非常人所識耳嗟乎

子書

卷六

何代無人聖賢既太豪傑復來劫灰不盡定有主持豈得謂三代以下無人物也

人惟不得古人之心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會得古人之心則古人之精神便是我之精神其所言即我之言故曰述而不作後世自成一家言如王通之續經楊雄之擬易列國之有春秋非僭則誣此其所以爲聖門罪人也噫人可易言著書哉王仲淹曰小人之文傲君子則謹小人之文治君子

則典余又曰小人之文艱澁君子則坦夫文可以觀人并可以徵世非細事也

顏子一生知己只得孔子一人其後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此數語真洞見顏子骨髓非知己而何朱子註爲邦曰顏子有王佐才則又逢一真知己矣夫顏子並不見些子作用而聖賢乃極口贊歎以爲經世之才無如顏子不知從何處看出故真能識聖賢豪傑者不於

顯處看而偏於隱處看噫此知人之要術也

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其能惡正是其能愛故揭出一仁字蓋不痛不痒是朝廷第一害事處如宋已淪亡而猶戀戀於蔡京父子至今令人扼腕故事到確然不易處刀鋸鼎鑊殺人場正是生人撫掌大快之事溪山匹夫荷鋤怒目叉手欲殺之人一旦被雷霆震擊真快活也上自君相以至督撫勘透此義方能平治天下如徒曰上帝好生便是

梁武見囚人而泣何濟於事

易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蓋賁者文也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凡獄之多寃未有不超於文者故鍛鍊曰文致曰深文弄法曰舞文皆敢心誤之也余故曰世間凡事皆可用文惟獄不可文文則肆其毒矣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居官有二要一禁博徒一禁訟師蓋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也

徐文貞爲吏部侍郎時卓有可觀故事吏部官率鑄門示重公以爲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倦其所推轂悉當其才噫爲吏部而不延訪則四方之利弊地方官之賢否與夫各地方之水旱災荒何由而知故其心爲國者胸中必存其吏部之我見而後能盡吏部之職掌

李太白遊華州見郭子儀而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已白坐永王璘獄當許子儀請解官以贖得長流夜郎會赦還

若不得其救免則唐祚之傾誰爲奠之太白豈徒以詩文顯哉

劉摯少時究心三禮晚又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其教子孫每曰士先器識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先正又云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噫

世之以詞章自詡者無乃務其華而傷其根耶

朱暉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所謂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者也堪於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朱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爲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後守臨淮有善政民歌之乃知兩循吏自是氣味相感耳夫

是之謂心交世之炎涼者視此能無愧殺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特其子來自石首傳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為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於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兩賢奈世諛成風何處每討此等人物國史謂三楊同為相士奇有相業崇有相體溥有相度真確論也

唐太宗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兼備不可用也此真王佐之妙言

人有謂行善貴在無意偶觸為之纔作意便不是者此其說大謬也孟子嘗曰尊尊為善矣又曰強恕而行曰強為善矣武王嘗言古人為善惟日不足矣夫子嘗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矣今使有餓者

於此一人偶爾施之過念即忘一人用意照顧曰夕不倦二者孰得此最現弄易曉者何為悠悠忽忽偏執無心之說甚矣人之難悟而善根之易壞也如是者借口不為之為而不知為之為也

世人急於求知只是名根未斷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蓋人在世上都被世界轉移不易乎世真是出風塵的漢子然纔是特立便要成名既不易乎世又無所成名纔是潛

龍纔是潛得不凡吾人學問無遯世无悶一段根基安望其根茂而末茂也然人雖遯世猶有是之者一二知己可以自慰至於不見是而無悶抑又難矣此潛之至也彼急於求知者尚三復於潛之義乎

湛甘泉先生年八十餘每遊履所至必訪高士名儒孜孜談道無倦容其好賢之誠如此可嘉也嗟乎今之士大夫尊己而卑人者比比矣昔有一士謁

見貴人吏報曰方寢士作詩曰公相乘閒臥絳厨
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牽吐
哺無此詩可謂絕倒余嘗謂庸流不必交名流不
可以不交蓋得百庸流不若得一名流也使峻其
門牆緊勿與接夫子何以至鄭而交子產至齊而
交平仲至衛而交伯玉耶故經世而不知急人不
成大功度世而不知急人不成大道朝廷以求賢
爲督務大臣以薦賢爲要著何患人才不盛俗化

不美乎

人若涵養得箇大度量投之至大而不驚無故加之
而不怒功成而不居德高而愈下方是大器管子
天下才也所少者器不足耳然仲父爲千古英雄
其揮霍自豪臺池門戶俱是英雄本色非器小不
如此鋪張如此氣焰然無此鋪張無此氣焰決不
敢從古今上取出一箇霸字故知管仲之器小管
仲之所以爲天下才也春秋人才成器者絕少夫

子獨取一管仲此已超出於鄭喬叔向諸人之上
但責備賢者猶恨其小耳彼霸奢極欲而人不以
爲非其器愈小其功愈大嗟嗟三代以下人物姑
論其才可也但用才須用得正氣耳

位高金多一語盡出千古小人模樣蓋小人無他伎
倆只是要金多耳然金多非位高不能故極力彌
縫極力鑽刺種種不可告語之狀無非欲居要地
欲得顯官以爲金穴計耳嗟乎世態靡靡日甚一

日竟成一賄俗奔競之世界矣狂瀾莫砥爲之慨
然

蔡虛齋先生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
好顏淵任窮夭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
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
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可謂
名言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

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以爲契丹不至殺戮太甚者道一言之力也先儒云馮道之敗節不足取也姑取其救世誠然哉余嘗謂救世之權全在君相以實心行實政救億萬生靈於衽席之上直易易耳

學者必讀書必知人必幹事然非讀盡天下之書弗輕著書非識盡天下之人弗輕議人非歷盡天下之事弗輕作事

王介甫不知富強之術而必欲富強張德遠不知恢復之計而惟務恢復學術之誤蒼生如此可慨也呂蒙正清靜鎮俗時人謂其無爲能爲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耳富鄭公方十歲蒙正一見驚曰此兒他日名高位與吾相似勸業遠過於吾者也遂令與子同學真宗問其子孰可用曰臣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聞知於上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蒙正曰臣忝科甲

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今天下才能死於岩穴不需天祿者多矣若臣男始離襁褓即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嗟乎愛才如此不私其子如此真宰相也今之大臣以薦賢一事爲迂圖者當爲之汗下矣

張江陵年十三時顧東橋先生巡撫湖廣一見即許以國士每與藩臬諸公言此子將相才也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呂虔意耳一

日畱飯出其少子示之曰此荊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爲故人子也嗟乎昔張燕公識李鄴侯於童稚呂文穆識富鄭公於垂髫此殆庶幾矣東橋先生海內名流精於格物故具此神識今之俗眼不別黑白曾有如此衡鑑否耶

唐王珪少孤貧其母李氏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人會房玄齡等過其家李聞見之大驚謂

珪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嗟乎此等神識不意出之於婦人智哉母乎真巾幗中大豪傑矣

古來經世大臣勲業彪炳者代不乏人然未有不叅以權謀智數者也後漢之諸葛武侯唐之郭汾陽狄梁公宋廣平宋之韓魏公范文正之數人者忠誠正直可以對天地質鬼神不事權術而功業垂於天壤此真人臣之極致也蓋用智易用誠難用誠於治世易用誠於亂世難用誠於君子之朝易

用誠於小人之朝難吾故低徊思之未嘗不歎息稱絕也嗟乎後世人材以智術見者亦少矣安望其才德均茂醇乎其醇如數子者乎

唐許胤宗精醫術人或勸其著書答曰醫特意耳思精則得之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治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效速今人不善脉顧多藥物以幸有功即藥偶中他味相制力勿能專此難愈之驗也脉妙不可傳

虛著方劑何益哉噫此醫家三昧也今之儒醫漫言治病用藥而不審脉之所在衆藥雜投罔恤人之性命亦獨何歟

明陳壽由給事中爲都御史公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弗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昔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

沽直臣名不能也嗟乎此居官之厚遺也然天下不肖輩厠足朝廷非彈劾何以儆官邪扶直道乎吾故曰彈劾是不得已事是極正氣事若以此雲私憤植黨錮則又爲小人之尤者矣

章楓山先生名懋爲成化丙戌進士第一入翰林因內庭張燈上疏進諫上怒廷杖謫知臨武縣未之任臺諫論救改南京大理寺掾數曰吾恨不作臨武知縣蓋知縣正好做事正好救百姓豈得以官

小爲嫌也先生爲明朝理學正宗其急急於匡濟如此嗟乎今之世視縣令爲傳舍爲大坑亦曾念及此否

明相國楊文貞公士奇建議行保舉法云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官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至天下斗米三錢故保舉之治最善也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

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噫此真大臣也余嘗思保舉之事實難其畏避而不舉也則繩之以蔽賢之罪其舉而不當也則繩之以連坐之條如是庶幾爲無弊也已

李延平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人不能無私私者人之心也人心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無心則無情矣人之無情者其人必刻薄必殘忍不至於殺天下毒蒼生不止或曰然則如何而後無背於公私之義余解曰私中未嘗無公用私得其至當則私亦爲公故豪傑有私即聖賢亦不諱言私今之人肯贊揚善士保護善類脫人於禍患之間者皆私也則皆公也彼漠然無情自以孤峻鳴高者其我見愈濫其謀身

愈固豈非自私自利之小人乎哉

謝上蔡曰邵堯夫直是偏霸手段如富鄭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他將作小兒樣看余謂非康節先生不能有此氣槩此孟子所謂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者也

謝上蔡曰堯夫之數那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章惇欲從堯夫傳數學堯夫謂須十年不仕乃可嗟乎那起章惇之惡早被堯夫看破矣乃知數

學非正人不傳非圖王定霸之夫豪傑不傳

謝上蔡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三故甚工夫來上蔡

曰也只太得箇矜字耳子細檢點病痛全在這裏

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爲之點頭

朱文公曰先生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理

惶論敬以求是論窮理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

之門則又最得其綱領者

張九成曰大學平天下之遺自格物入夫子不論矩

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事業一

身之所履即經定國家之事耳目爲禮樂之原夢

寐乃居處之驗可謂名言

陸象山曰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

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觀人則

不足以知人

朱夫子曰今時秀才真會說康說某及到做來却是

不廉不義此所謂能言之鸚鵡也嗟乎今日之世

界橫是鸚鵡塞滿之世界矣轉而求之彼鸞鳳者

伊何人哉

歐陽脩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

中度索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効

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

即効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即爲良吏矣嗟

乎民之遇良吏如遇良醫然歐陽永叔之言何其

親切乃爾手足思也

陳希夷謂种放曰子他日必白木諫議然名者古今

之美器造物者濃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

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園南之言

北山移文有自來也嗟乎名之難保如是耶

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曰琴瑟笙芋弋獵

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而不能任任而

又雜以小人乃害霸也有國者不可不三復斯言

李衛公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

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
後房無聲色娛雖至大位猶不大書文章經濟卓
絕一代亦可謂救時之宰相矣獨怪其平泉之淚
何其無丈夫氣也明之張江陵上學問氣魄頗似
之而自矜其功不稍謙抑乃主次後物議繁興悲
覆其家又何其不學無術一至此也二公者殆所
謂才有餘而識不足者乎其矣人品之難也

東坡云孔子孟軻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

其言性知之孔子之言如珠走盤孟子之言如珠
著瓊此語大有味

讀書不求甚解是第一得手處今之號為高才生者
強為之解遂至穿鑿附會俚鄙可笑或逐字詮註
或逐句衍說自以為得遇古人次而古人公之愈
遠噫此第可以驚俗眼耳彼具眼者豈不掩口而
笑也乎

今藏書家亦不少矣大約縉紳巨室與夫號素封者

牙籤萬軸輝映架頭竟不解書中之義為何物猶
如富家翁請西賓只求門面好看不求益於子
弟也嗟乎貧士欲觀書而力不能購富家能購而
又不欲觀且不肯借人一觀直行不肯子弟付之
一擲可慨也已

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
言也豈可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
勿達上下多危內外交構匪才勿定小醜亂伺患

起腹心匪才勿靖奸雄僭竊彼甲乙匪才勿協
是故陳平燕石澁念張良借筭前籌才矣而謂之
小人可乎彼所謂小人者特氣質耳非才也

明洪武初吾邑有兩大儒一曰鮑恂一曰貝瓊恂年
八十餘同余銓等四人應詔洪武賜坐預問即面
命為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洪武曰念
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導吏官免卿等早朝日
晏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

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爲美談何爲固辭
皆言老且疾辭益力即放還山純心爲行好學能
文受易吳澄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葉貝瓊隱居
受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徵修元史官國子監
助教博士洪武書諭之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語
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
勿讀如二公者固皆語水名賢也緬想風儀不禁
神往至若吾邑學宮之西爲輔慶源先生講學處

又西北爲生賢里則趙忠定公汝愚故址在焉嗟
乎理學經濟節義文章諸巨公萃於吾鄉何其炳
耀今古也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矣

天下愛才憐才者少妒才忌才者多總是我見錮蔽
耳如果一誠相感光明洞徹雲從龍風從虎豈有
不應之理唐崔祐甫爲相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上
謂祐甫曰人或謗卿取用多非親故祐甫曰臣
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生平未之識何

以諳其才行而用之此確論也孔子曰舉爾所知
即是此意但須考其所薦之人果無負所薦否爾
公孫弘之布被汲長孺曰此詐也余謂布被即詐亦
何必汲議士君子觀人當觀其入者而略其小者
夫曲學阿世四字已盡公孫弘一生大槩矣其言
曰人主患不廣上此語真是阿世張本蓋漢武好
大喜功故爲是語以投所好耳非阿世而何後世
人主窮奢極欲狹小前人皆平津侯一言誤之也

漢高極不喜文士曰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然一見
陸賈新語未嘗不稱善漢高知人可謂極矣其後
陳平燕居淡念茫無所措陸賈以數語投之遂使
漢室晏然故陸賈之可傳不在新語一書而在此
數語其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
調和則士豫附真是千古名言不知培植多少元
氣人但知陳平周勃之大功而不知陸賈之功之
尤大也孰謂文士迂疎不足與語天下事耶

處士純盜虛聲自古而然樊英謝朏殷浩種放之流俱有可議其不負處士者惟陶靖節一人讀其詠史擬古諸篇憂時憫世情見乎詞蓋有大不得已者故東籬寄傲聊自晦其才耳若得君大用其所建立不知當何如也

談理學者往往各立門戶各自標置如前有朱陸之辨辨後繼王朱之歧及門之士競喙承風彼此互角余冒冒以皆多事也言致知者何嘗不通於格物

言格物者何嘗不通於致知紫陽文成見偶不同正各分聖人之一得而其源固自合也紫陽文成俱是居山效忠之人俱是理學家登峰造極之人譬適邦畿者由舟由陸塗徑不一要以達邦畿而止何得強生左右袒之見也余嘗怪世間人妄議前哲滯而不通致吾道所繫適足為樹黨要譽之資多見其不知量耳

金石質而不動水火動而不魄草木晬而不魂禽獸

魂而不靈三才之內天處虛地處實惟人總虛實而居其中有性有情有事有倫有物有則故道之權獨歸之子曰人能弘道又曰道不遠人盡其所以為人者而可矣

居官者愛民其首務也然愛民以行所無事為要訣倘急於愛民而忘其術煩其令所謂一法立則一弊生欲求民之安枕得手宋神宗求治太急遂有王安石之禍豈不可歎故曰不擾民即是愛民不

必朝計而夕謀也如人之愛子鞠育太甚子必不肖而為之父者亦已拙矣柳子厚橐駝傳言種樹之法貴能順不之天以致其性其蔭也若子其累也若棄則天全而性得此語極可為治民者之鑒救荒無奇策此俗儒之妄談也堯無九年水以有救水之奇策也湯無七年旱以有救旱之奇策也世人無才無術或有才術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趨避故遂至因循不理坐視待斃然自謂不能而未敢

遽謂人皆不能此情猶可原也獨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爲者使謂人決不能爲乃以救爲大言曰救荒無奇策嗚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救荒者必此人也其毒亦已甚矣

有二十分見識便成就得十分才蓋有此見識雖只有五六分才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見識便能使發得十分膽蓋識見既大雖只有四五分膽亦成十分矣是才與膽實由識而濟故天下惟識爲難

有其識則雖四五分才與膽皆可建立而成事也凡出世處世治國治家以至於平天下總不外是三者但全學道則有周孔大聖人在經世則有呂尚管夷吾張子房在昔韓魏公嘗曰成事在膽蓋魏公之膽其識足以副之也豈徒曰膽而已哉伊川先生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伊川先生曰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君子非之

子曰予欲無言夫子之至言也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子之真知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

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爲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經而不史則爲浮話矣何以彰實事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今之俗儒棄史學而不談矣安望其羽翼經傳也哉可歎也

薛文清公曰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

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
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

豈獨樂有雅鄭書亦有之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
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何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
小說淫詞綺語詭怪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而好
之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
則人心迷而人欲肆矣故欲正人心必先息邪說

放淫詞孟子之言有以也

陰多而陽少小人多而君子少鷹隼多而鳳凰少豺
虎多而麒麟少荆棘多而芝蘭少硤砭多而良玉
少此天地間自然之數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惟
修德以勝之而已矣

一部易經只得陰陽兩字有陰陽即有動靜除却四
字並無道機之發現矣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
曰試喻之通閑鐘學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

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即心
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
先儒云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一理隱顯而為動靜
即一氣屈伸而為陰陽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
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此可與知道者言也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君子小人迭為盛
衰武侯曰親君子遠小人乃涉於易理者也

蘇雲卿謂張德遠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余每
誦是言而有警

黃老之學原本於易大用之則為國王定霸小用之
則為明哲保身誤用之則為刑名法術其最下者
則為庸庸瑣瑣畏首畏尾之鄙夫而已

明道先生曰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
太也余曰今日時勢不得不用逆億人非大聖豈
能先覺但用逆億而不形於言猶無傷忠厚耳

法言濯而晦中說暢而淺與其晦也寧淺

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流觀萬物之主當知其一本

觀羣聖之言當知其一理一者何太極也

無欲是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

岳之大亦莫能鑑矣故學者以無欲爲要

聖賢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條理貫注

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爲文猶斷港絕潢之無本雖

強加疏鑿終不能貫通爲一真無用之贅言也

李延平曰輯晦一事抵難自非大段涵養潛定不

能如此遇事輒發矣甚不可輕看也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爲陰陽之精聖賢爲人之精

金玉爲石之精珠貝爲水之精文木爲木之精是

皆得氣之清明秀特而成象成形者故氣不可使

之濁

先正云德冠古今功滿天地是吾儕分內事此言大

而非夸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重周密皆可爲人臣之法

然以言乎格心之學則未也伊周而後終其人矣

故曰有聖賢之道德方有王佐之事業若純任氣

魄者不過一救時之宰相耳

聖人教人只是有序不驚人亦不苦人如天地之有

四時潛移密運而莫知其端然其大要只在仁

字仁人心也故論語次章即指爲仁之本繼之曰

鮮矣仁蓋仁之力量最大自修齊以至治平莫非

一仁爲之根抵千古聖賢之心仁而已矣故曰元

者善之長也聖門之問仁者多夫子不一其答而

仁之全體大用莫不歸於一也至哉仁乎所以教

天下萬世者盡於此矣

洪範一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可見

周孔以前先有箕子一箇聖人人但知有周孔而

竟忘箕子獨何歟

賈誼陸賈乃是千古第一等才子千古第一等有經

濟人惜不竟其用耳余每以此恨漢高漢文之失策也

天下有一事即有一理有一物即有一理千條萬緒無不本於理即無不本於太極邵子云畫前元有易此精於太極之旨者也

先儒論性有云譬如一源之水引於清渠中則水亦清亦猶氣清而性亦明也引於濁渠中則水亦濁亦猶氣昏而性亦昏也是則水有清濁者渠使之

然而水則本清性有昏明者氣使之然而性則本明故曰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人只見已然而不見未然已然者其形也未然者其幾也知幾其神方是前知之聖噫難矣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古今來有此神妙秘訣人人可行人人不能行惜哉

先儒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疇如一家然又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孟子之書首言利之為害千萬世君天之失皆由於此陸象山講論義章能使聽者泣下不知何以感人至是亦誠能動物之一驗也

易曰終日乾乾只一敬字盡之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反復二字最有味見得不是保守富貴不是計算未來只是反反復復在道理上盤旋與小人長戚戚者相去萬里矣杜黃裳曰秦皇程書隋帝傳餐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王仲淹曰終

日乾乾一語可蔽全易猶之欽明二字可蔽全書毋不敬一語可蔽全禮思無邪一言可蔽全詩也皆主敬之學也

古來文武全才只有數人如漢之馬伏波諸葛武侯宋之范文正公明之劉誠意王文成真不愧所謂全才者要皆忠誠貫天地道德與功業並傳為可嘉耳

恕以及物善不近名求之當世未見其人也

宋趙普自言以半部論語定天下以半部論語佐太平觀其立意陰以苟全富貴爲小人之尤真聖門之罪人也嗟乎此豈讀論語者哉漢揚雄爲莽大

夫劇秦美新投閣幾死身名盡喪乃自作經擬易

嗟乎此豈讀易者哉

讀易至家人卦乃知修齊治平之道悉備於此而其大旨本於反身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即此意也曰嚴君曰咸如正反身之貴理所謂咸與

嚴者非大聲色作威福之謂乃事事從身上求耳究其歸惟言有物行有恒而已家法本於身散真是天地間至理嗚呼盡之矣

先儒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明道先生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吳臨川曰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余嘗執此觀天下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益溫和慈良寬洪重厚簡默皆仁之一端也故曰仁者壽手足痿痺爲不仁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亦若是也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狀天地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

至公便是仁

張橫渠曰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穡是蒙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世間萬事須更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書不記熟詩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令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去病之方切須

勇猛毋得悠悠隨俗枉過了一生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愛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若此處打不過便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問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尹和靖曰莫大之禍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袞袞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

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朕不可

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胡五峰曰寡欲之君朕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朕

後可與言王佐

韓退之作琴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蓋君父無有不是處臣子無有說君父不是的道理此便是君臣之義

曰願相公無權真純臣之格論

羅豫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誠為格言

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豈虛言哉

人上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

朕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出于一

平易近民為政之本故為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

心雖好事亦錯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宜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云凡事只怕待待者詳審之謂也蓋詳審之則思慮自出人亦不能難我矣

入主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以直道事上補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故曰明君以裕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狀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河之遠則憂其

居諒哉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故天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犹臣遠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追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君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思之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哉出於已則怨敵至矣其危亡可立待也昔韋澳語周墀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于有犯則必刑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獄事人命所係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于陰德之說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良善之無告養惡容奸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嬪而家道成

神叩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與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剽劇者才力也明悍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故曰學不際天人不得謂之學

人必有德器狀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治無有也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于外鮮有不敗者如利物不則割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

俱傷矣

知數或能施于一朝蓋有時而窮推至誠與天地同久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故曰心爲太極

金須百鍊狀後精人亦如此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凡人用已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足言

萬世太平書卷之七

語水勞大與貞山氏著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又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罔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罔公媒讒佞遠矣

虞廷十六字中庸一書言中不言正大學言正不言

萬世太平書 卷八

一

中夫子翼傳諄諄以中正立論中正即易簡易之樞紐也天下道理至中正而盡吾儒學問至中正而極中正亦不必淡求昔桓溫伐蜀遇一老校父侍武侯溫問武侯治蜀有何奇特校對並無奇特只是事無大小處置停當耳易之爲道呼吸之際治亂安危所繫但處置停當便泰然無事中正者停當之謂也冒險犯難行所當行不失爲中正中正不在事跡規畫須從心源理會武侯云寧靜以

致遠澹泊以明志真得易之精髓者也

白香山交牛李之間郭汾陽處程魚之際溫嶠見任於王敦謬為勤敬陳實行弔於張讓竟免禍殆此皆所謂見惡人以辟咎之義也或曰權奸當國嘖笑之間俱聞禍福見乎不見乎曰所謂見者非款門求謁望塵播首也班行之中道塗之際率爾相逢平懷酬接不作悻悻面孔此遇陽貨家法也若借口經傳以自文其佞悅則聖經為諂脇之嚆矢

萬世不平書

卷八

二

矣

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又淮南子引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以不可不察

敬啟

許魯齋曰學者以治生為本此不是會計聚歛之手段亦不是求田問舍之心機蓋謂衣食足而後知

禮義不得置生計於度外也後世俗儒藉口是說波波急急惟以營利為心至死猶閉眼不得愚矣哉

乾是孔子之學坤是老子之學故乾元稱大坤元稱至儒者以剛為用故稱大人道者以柔為用故稱至人

世人但知疏通可以幹事而不知貞固足以幹事蓋誤認朴拙為貞固耳彼疏通者但能取辦目前不

萬世不平書

卷八

三

貞不固終必敗事故人之有才尤貴乎有守也

括囊无咎无譽此非偷安自了漢也蓋處憂懼之地不可以有為才智鋒鏑稍稍穎出皆足以招尤而賈禍故无咎難无譽尤難往往有一時一事之譽而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者矣故以无譽為安身立命之本也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譽豈我人幸事哉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屋漏之或愧市朝可得而肆也宮室之不肅敵國可

得而致也易曰履霜堅冰言以漸而著也

薛文清曰動靜語默應事接物求合乎理即學易也此真學易要解

聖人之言皆是天理所以爲載道之文

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後代鮮有及之者此真所謂仁言也乃知帝王治天下一語一事之微皆足以感人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

萬世太平書

卷八

四

常愧此四字

雜

人之學力全在動處見得枯寂之士索居離處省事寡營謂之習靜及遇盤錯一步不可行故有體無用不可以爲學

凡人進一步則增一分傲慢故以不驕爲貴凡人降一等則添一分憂悶故以不憂爲貴

易於坎蹇睽三卦皆言時用聖人欲使天下後世知如坎如睽如蹇之時無非大易之妙用不可以險

難而自喪其學問也蓋士君子欲有爲於天下必先立身於無險之地而後可以出險聖人救世之微權於斯見矣

損之爲道可以養德可以居功可以處高可以節用故以元吉无咎可貞利往許之真所謂無往而不宜者也有若無實若虛此是損之實際如有一毫矯飾一毫矜持可謂之能損乎

陽不能無陰君子不能無小人小人不可盡去公之

萬世太平書

卷七

五

必有其術蓋天下凡事不宜用巧惟公小人不得不用巧不然禍集於君子猶可言也禍貽於國家不可言也可輕言公小人哉

易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斷宜主_用人說若泛言治道則與本旨不相涉矣蓋虛已用賢人君之正道故曰貞得人圖治有國之盛事故曰吉天下之賢以次而進高下各當其位故曰升階人君樂事無過求賢故曰大得志堯之明楊側陋湯之立

賢無方武丁之夢賚良弼此得志之明驗也彼竊位蔽賢者無乃上負君父而下誤蒼生也乎

持身處世義取和平自是德性涵養中流出纔著一分意思便是御愿

古人一切正直處俱是忠厚處二者合而不分所以正直則不黨忠厚則不爭

有性皆有情有生以後皆以情用事見生情聞生情感觸生情以至文生情情生文古人古事悲泣歡

萬世太平書

卷八

六

喜怒哀恨寤歎莫非情也但有本情有時情有旁生之情情有萬族故事有萬端若了得本情則有情與無情一也一情與萬情一也今人之情古人之情凡人之情聖人之情以至卜筮之情鬼神之情皆一也故曰善也

學問有增減二途而日增不如日減之為精學問有頓漸二門而頓悟不如漸悟之為實

中和即忠恕近於仁者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

近無忠做恕不出則忠即是恕恕為仁體曾子之學求仁之學也一以貫之其在斯乎西銘民胞物與可以証恕可以証仁

先儒曰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

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螭駕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

太平書

卷八

七

也不敏而學猶敏也

萬事差錯只是是非顛倒人不知是非者與禽獸何異

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為虛無之弊故窮理必本於格物也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薛文清曰吾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親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

東漢賢者刻意尚行若不可及槩以中庸之道則有不合者矣然先儒謂其一變至道正未可輕議也明之東林亦復類是嗟乎名節氣骨道義肝膽此八字何可一日亡也今之世有能講求一二者乎吾願從之遊矣

衣食奔走杜子美韓昌黎皆不免但古人處此境界意氣愈豪文章愈妙只是讀書有得直以聖賢自待自然不受造物之顛倒耳吾儒不可無此骨力

太平書

卷七

八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則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夫言無影響鑿鑿然如五穀之療飢知其必能經濟矣文有至情讀之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知其必能名節矣文章豈不可以觀人乎乃有好讀書善作文而一旦得志寸長莫展貽笑當世者必其屑屑於章句之微文辭之末固知聖賢之學古今成敗興廢之端也

王右軍曰覽廢虛遠之懷以救創慈之急真大經濟人

歐陽公修文章學問當代所宗張芸叟遊京師見公多談吏事不及文章疑其秘所長也而問之公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君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耳噫公之畱心於世道蒼生者何如哉吏治之最緊要者無如守令而守令之最喫緊者無如先辨縉紳士類之賢不肖蓋縉紳士類中不肖

太平書

卷七

九

固多而賢者亦不乏也如知其賢而虛心采訪焉則旌拔可行耳自可寄教化可傳大事難事可商酌停妥庶無負守令之職也今也不然守不知一郡之賢否令不知一邑之賢否妍媸莫辨黑白罔別惟樂與一二輩飯紳衿結為心腹以為可藉其幹辦庶得無恙耳孰知反被其愚弄而不覺也哉究竟名以是損官以是壞余所閱多人矣子賤宰單父只父事兄事數人便足彈琴而理真可師而

法也

顏光表先生曰官蹟貨則必酷彼以爲不夾打則羣情不驚寶賈不來也蹟貨則必橫彼以爲不顯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心有所恃以無恐也蹟貨則必護近習通意者彼以爲不虎噬成羣則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托且短長既爲所挾剛腸陰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昔漢時宣城郡守封邵

太平書

卷七

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太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有詩云晉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晉日虎使君呼之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晉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嗟乎此詩未免太激然於以砭貪墨之風未必非對症良方也

語云當官不接異色人又曰不應與小人作緣真名

言也乃士大夫風俗一變求田問舍則牙儉滿堂請托居間則胥吏入幕怙勢作威壟斷財賄則與臺斯養倡優下賤皆儒裝士服列爲六賓爾汝酣歌徹夜達旦不復知有人間廉耻事矣痛哉痛哉先儒曰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關係甚重豈可忽哉

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

太平書

卷七

上

門人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波恥嗟乎人自恃其先天之厚而喪厥身者比比矣乃知天不足恃惟人定可以勝天耳

程子之母太夫人侯氏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乘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汲以爲非噫母儀如是宜其篤生二程之

鉅儒也

昔賢有云讀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讀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退之
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如明之陳
茂烈與葉臺山終養疏亦一字一淚者真堪媲美
前哲無他一誠也人而不誠必無好文章必無好
氣節必無好理學必無好事業矣歷千萬世而不
毀者其惟誠乎

平書

卷七

十一

言治者動推文景夫文帝之寬仁恭儉固足為萬世
人君之法而景帝刻薄殘忍絕無善政之可見其
無罪廢后與太子殺申屠嘉周亞夫晁錯種種不
道乃取而並稱之何歟昔賈誼治安策曰天下之
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想
亦有先見乎今讀其書上可追伊訓說命下亦不
讓程正叔經筵劄子其慮遠其識卓矣
人言漢高侮士觀其求賢之詔曰今天下賢者智能

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高擡賢人於
古人之上此是何等識見又曰吾能尊顯之其延
攬結納真令英雄有翹首景從之慕孰謂其侮士
也嗟乎賢人安可侮哉漢高亦安肯侮哉

顏光衷先生曰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為善可以感
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為功化較士人
百倍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俗其上也即不然而
正身率物恬澹自守猶使人之意也消其次也下

太平書

卷七

十三

此則求田問舍下此則欺弱暴寡風之變也非所
敢道矣

矯枉過正亦是居官一大病即如鄉紳中不肖者固
當彈壓而疎遠之其賢者豈可不敬而禮之耶如
一槩謝絕一槩厭惡使刁頑小人欲加非禮於賢
士大夫動輒訐告不休而上官猶以為鄉紳欺小
民也其誰甘之此所謂矯枉過正而不得其平者
也昔海剛峰為蘇松巡撫時意在鋤巨室而刁風

四起有投匿名狀以諷海海見狀頗悔前事訟黨少解其詞曰告狀人柳詒告為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害來告發惡才賄求嬖臣費仲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兄柳下惠捉某蘊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証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此不知何人筆想亦

太平書

卷七

十四

有激而云然然附錄一笑

先正有云默處淡飯日以著述為事亦是一快然著述家切勿批駁先賢但當拈已之是不必証人之非又曰著棋不若抄書談人過不若述古人佳言行

倪元鎮寄松江府判官張德常詩後題云陰陽冥隲宜少畱意閒居尚可為之况身有職任而值飢者易為食乎仙官分置洞宮亦如世間局任者矣吾

德常兄固知之也此皆盛德之言

東坡一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下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是以惜福延壽之道先儒云多讀書少說話此言甚平近然最宜佩服者多讀書則學問日進矣少說話則禍機日遠矣余謂天下惟真讀書者自然少說話日與古聖賢相

太平書

卷七

十五

對不覺粗詞浮氣漸漸消除

王子敬五歲有書意衛夫人書大雅吟賜之韋君年十一賦銅雀臺絕句李白大駭授以古樂府之學明之李西崖公東陽四歲能寫大字景泰召至膝前命其書麟鳳龜龍四字賜上林珍果凡此者皆天授也然文章才氣勝矣而德業無聞不足為後世所重謂之何哉

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載伊尹放太甲於桐宮放當

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其論甚偉句曲外史
張天雨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此不特見古
人讀書精到抑所關於大義者宜如此留意耳
按容星所犯無不蓄凶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
應者豈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苗患歟通鑑綱目並
不載容星犯帝一段豈事屬荒唐無足據歟抑
足加帝腹於名義攸關不便直書歟闕疑可也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

太平書

卷七

十六

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為
只以生萬物為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
若士大夫不貪官不愛錢却無所利濟以及人平
竟非上天生我之意

人心貪故窮氣結而為荒劫人心嗔故類氣擊而為
兵劫人心癡故濁氣覆而為疫劫紫陽先生云我
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我之氣順則天地之氣
亦順此卽是中和位育之至理

吾嘗恨范少伯報吳沉著而不痛快伍子胥報楚痛
快而不沉著惟子房兩無憾焉非特作事宜兼此
二者卽文章小道亦當如是古人之文克兼之者
太史公及韓昌黎二人而已次則子美之詩魯公
之字道子之畫足以當之噫難言之矣

明耿九疇為兩淮鹽運使廉名大著嘗生水傍一童
子曰水之不如使君之清天順初欲舉廉介之
士以風天下首召用為都御史後為尚書誠得激

太平書

卷七

十七

勸之術矣蓋禁貪不如獎廉君相皆當存此意嗟
乎古之所謂廉吏今之所謂迂儒也往往以不善
彌縫生譴矣孰獎而登之耶可為三歎云

一言為萬世之利如耿壽昌奏立常平倉是也漢時
歲豐穀賤農人少利乃令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
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大便
之此法之最善者所當百世奉行之也奈今日存
其名而失其實無以為救荒之用不大可惜耶余

謂今日當事者宜速為陳奏請復是法令各省舉
行久安長治之策無踰於此如朱文公之社倉恐
不能行之無弊亦似難以舉行再四等度惟常平
為最便耳

清畏人知者上也畏人不知者次也貪畏人知又次
之貪不畏人賄賂公行民斯為下矣前輩有任滿
歸家箱篋太多不敢明入城者此人猶似有良心
者也若在今日當於古人中求之矣

太平書

卷七

十八

為廉吏者感憤懊悔不得若有此一念其初心必不
真昔人謂廉吏安可為此貪人敗類之語也故廉
吏惟堅忍人方能做得

周萊峰先生將赴湖南乞言於雷古和云廉者多刻
須以為戒昔人又云貪官之害但及於百姓清官
之害并及於兒孫此言清而刻者其後不得善報
也歷歷觀之果有驗

事君事親同乎曰不同陸績懷橘奉母便謂之孝子

丁晉公獻大龍團茶蔡君謨獻小龍團茶歐陽公
驚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錢惟演獻洛下牡
丹東坡詩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推此則事君事親必有分矣嗟乎獻花獻茶尚不
可況別有所獻乎而況於言利乎故曰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

唐文皇以蘭亭賜歐虞褚薛摹之四公無一筆似蘭
亭者而結法自合蓋縱肖亦是右軍以後第二人

太平書

卷七

九

耳李于鱗摹古樂府至更其句法以為不被古人
所困乃知刻畫古人是後生第一病武陵桃花惟
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矣余謂古人
行事亦一些效他不得故曰因時之宜無有常家
吾人通於鬼神之間者只有言行兩端若為文信筆
胡亂道太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詞立其誠此語
甚有味如為人作墓誌作傳大槩虛而不實何可
輕許也其他隨意雜著亦未可草草恐滋人指摘

不淺耳

天下惟聖賢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故主靜之學由世用世俱少不得

管賢云爽口之物尚不可耽快心之事豈以為善真名言也

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李書

卷七

子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

後世祿仕之病

文中子曰無敕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呂叔簡先生曰此身要與世融液不見有萬物形跡亦合界限此之謂化然中間却不模糊自有各正的道理此之謂精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即替人負貨努盡筋力免得幾文錢更不

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

把意念沉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萎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屬水動屬火改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及其甦定渾不能記甦定者水澄清而火息也故人非火不生非

李書

卷七

子

火不死事非火不濟非火不敗惟君子善處火故身安而德滋

日用酬酢事事物物要合天理人情所謂合者如物之有底蓋然方者不與圓者合大者不與小者合敬者不與正者合覆諸其上而不廣不狹旁視其隙而若有若無一物有一物之合萬物各有其合此之謂天則此之謂大中此之謂萬事萬物各得其所

學必講而後明明者得其真去其假而已矣故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世之所抵死奔走者皆假也萬古惟有真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風雲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為神奇鳥獸得此可為精怪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故

太平書

卷七

廿三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告哉斯言

明道先生曰入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也

李延平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明道教人靜坐李延平亦教人靜坐蓋靜坐始能收斂亦惟靜坐方看得道理出非耽岑寂樂省事也朝廷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為小人也若以

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為君子也

青天白日 and 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不開戶乖戾之感至於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

先儒有云人人生子不以為異若論人生一箇人出胎耳目口鼻四體百骸悉具豈非天地間至祥至瑞耶和氣致祥一毫乖戾生不來即生得來決非是箇善物

太平書

卷七

廿三

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衍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默契聖人欲言之心為聖人所未為而脗合聖人公為之事此固聖人之洪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嗚呼此可與知道者言也

先儒云傍流之至聖不如正路之賢人又曰寧為道
統家奴婢不為傍流家宗子

馮瀛王詩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邵庭節訓子
則云汝固當為善亦須量力以為之若不量雖善
亦不當為也馮言是顯者事邵言是隱者事乃知
顯者行好事最易非若無位之人設施轉動不來
也奈何處得為之地竟屬當面錯過耶

富貴不處貧賤不去此是君子路上人然只恐胸中

太平書

卷七

廿四

著一好名之心如許由陳仲子相似許由洗耳巢
父引牛去之仲子咽李孟子以蚓譏之故曰君子
去仁惡手成名抽去名根則富貴貧賤境界上方
才得力

古人事親惟恐不成聖賢今人事親惟恐不成科第
是可謂養志手余曰父以此教之子以此成之如
何不是養志但既得科第之後須不為科第所動
而能善用科第方是克示親志不為祖宗之罪人

耳先儒云出一箇表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
德平民痛哉其言之也

人之嗜名節嗜文章嗜游俠如嗜酒然易動客氣當
以德性消之

吾儒學問莫大於挽回風俗千古聖賢諄諄訓誨摠
之為風俗起見耳然必先正人心未有人心不正
而能移風易俗者但須示之以所安先賢云名教
中自有樂地又曰尋孔顏樂處知其樂則欣然從

太平書

卷七

廿五

之矣人能不以世俗之樂易吾性分之樂此心之
所由以正而風俗之所由以美也

謝公蔡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
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
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
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乃知明道教
人由博反約潛思力行耳王文成曰只要曉得何
消記得即是此意所謂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

也日用動靜隨處是學先儒云人於夢寐間亦可
以下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
定操存不固知此者方可與言學

周濂溪先生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
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邵康節先生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
過難

張橫渠先生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

太平書

卷七

廿六

榮利為樂

惟清修可勝富貴雖富貴不可不清修

先儒曰田地多難照管薄薄可供衣食足矣奴僕多
難約束庸庸可供使令足矣此是討便宜妙法不
可不知

易曰聰不明也詩曰靡哲不愚自恃聰哲自似曾在
昏昧不明處去可惜哉所以人貴善養其聰自全
其哲

與人交不必投其所喜與人言切莫犯其所忌

天未嘗輕人性命人往往自輕賊之甚可惜

人身之精氣如油神如火若火太旺則油少乾神太
用則精氣易竭

黃閣齊先生折肱錄云心主血養血莫先於養心心
之不養而多鬱多思多疑多慮即日餌良藥亦何
益之有

折肱錄云萬事付之命則無憂百為斷以理斯寡惑

太平書

卷七

廿七

憂惑不累其心則天君泰然百骸順適矣

人生知命之外血氣中素縱金丹大藥莫能滋益以
非本元豈能長固如欲長固要將精氣神三者守
得堅定方有受用處此是一帖無上妙藥秦越人
所未知也

人思奪造化造化將反奪我此間要知分曉
論不善處富貴者不說別項特說一箇淫字驕奢淫
佚所自邪也而淫為甚幾人到此自誤平生慎之

慎之

門第不能重人惟人能重門第恃門第驕人者徒自取辱耳

與其數百金結一貴顯之人不若以數金濟一貧寒之士

望六勢而趨附者如投火之蛾立見其滅

世事變幻常出人意想之外乃知人之巧終不如造化之巧

太平書

卷七

廿八

賈太傅曰見教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太牢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好賺之心不可在功名上惟當在學問上先儒又云

世間極占地位的是讀書一着然讀書占地位在

人品上不在勢位上

凡人家請師傅請地師請醫師切不可輕聽人焉以

誤乃事必真知灼見而行之庶無後悔

煩惱自外來者以理應之可易擺脫惟自心生者葛

藤不斷最難消豁惟一刀斬截之為佳

天下許大道理一人豈能兼收論學問只宜以不如人為耻天下無窮福分一人豈能悉受論事用只宜以過人為愧

姚承菴先生曰做人要學大莫學小志趣一卑污了格難乎其高作家要學小莫學大門面一弄濶了後來難手為繼

姚承菴先生曰余生平不曾說說却愈許多照前顧

太平書

卷七

廿九

後又云以面情難却而輕諾然輕諾却害多少事最宜淡戒

人方得圓得而方圓中却又有時宜在易論圓神

方知益以易貢二字最妙變易以貢是為方圓之

時稜角峭厲非方也和光同塵非圓也而固執不

通非易也要認得明

怒之根每起於不恕薄望人厚責已怒根承絕矣無

怒自無怨故聖人以為遠怨

約無悔靜無尤所以涉世亦所以養身

藥者人生之大利大害也不過良醫不如不藥不藥

而誤也悔藥而誤也亦悔然不藥之悔小於藥之

悔大余目擊受累者多矣故痛切言之

七情傷人憂愁最淡惱怒最烈憂愁過絕生機大傷

陽氣怒則肝火一盛則傷本經之血然違憂慙忿

人皆知之而憂終不可違忿終不可慙人相我相

兀然在前安能強制此非有大學問大見解人未

太平書

卷七

廿

易言此蓋憂怒皆自我所造之妄形若不見可憂

憂從何來不見可怒怒從何發要識下手工夫全

在克己做起做到無我地位則憂怒合下斷根矣

早完國課是第一要着諺云若要寬先完官若稍有

拖欠是負朝廷也欺上官也早完無欠即夢寐亦

覺安穩恬適何等便宜在百姓則為良民在紳衿

則為善士或有難於完納日捱一日希圖赦免或

有懶於料理悉聽知數豪僕侵欺肥橐以致逋欠

不完者此種惡習真王法所必誅陰違所不貸者
矣

鄉黨一篇總畫得夫子一箇體貌至末云已斯舉矣

翔而後集活活畫出夫子一個心來然此心竅吾

人皆有之倘臨事而不為慮是鴛鴦于飛不慮畢

之及也未事而不為防是鴛鴦在梁不戢其左

翼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君子以

思患而豫防之旨淡哉

太平書

卷七

廿

家人內外大小防閑不可不嚴故家人初爻云閑有

家悔亡閑得定然後成得家此語時當三復

常念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二語決不墮落於不肖

言行有疎漏處可指是謂留餘留餘智子孫多賢功名於

得意時回頭是謂留餘福子孫多貴反此者竭天

之澤伏有不祥先儒云有餘地有餘功不餘才有

餘威餘福乃可以治天下事事徹底錫肌及骨後

何以為補救地乎

禮義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未嘗

有異於人但古人所論利害與後世不同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於利害

夫人之情亦非甘於為小人而不樂於為君子特徂於其習而不自覺耳人爭以小人為美則小人其心焉若爭以君子為美則亦君子其心矣嗟乎習尚移人不獨人品為然也即一衣服一器用之間隨時翻樣隨人喜好隨地變易此謂在我者無權

太平書

卷七

卅二

也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老子三寶之說原是吾儒大易之旨但稱名不同耳慈者仁也與物同體也儉者嗇也凝聚保合也不敢為天下先者謙冲禮卑也慈是元之亨儉是利貞之性情無為先是用九之无首故曰老子得易之體

凡人之學只求日增不求日減聖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此所謂固聰明聖知

達天德者

賢者見一隅聖人見八面蓋聖人之心虛虛則無所不明如鏡之照物物來投鏡而鏡不與

艮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千聖立命真根子艮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體諸根之用皆在於面惟背為不動故以取象然背雖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為之輸故曰盡于背是以無用為用也知無用之用則知無知之為知

太平書

卷七

卅三

矣艮豈無心同於木石哉萬物畢照而常止於其所故曰思不出其位先儒曰讀一部楞嚴經不如習一艮卦斯言得之矣

王龍谿先生曰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沐其澤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瘡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履而畧其游談始能稽遠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二者俱於吾儒本體有傷不可不戒千葉之花無實九層之臺易圯此無他崇飾太高而

發榮太繁故也故淡泊所以明志紛麗技巧易失其本心世未有浮華不熟而能完養其精實者也先儒云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蓋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耳聞卷有益信然

趙子仁謂羅景倫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觀此語則不

太平書

卷二

卅四

獨世味宜淡即好書好人好山水亦不必求盡也省却胸中許多勞攘大是快事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上官當有救荒之政不當有救荒之狀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黃山谷題畫策云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嗟乎今日民多菜色矣當事者其何以處此可慨也

閒時忙做忙時閒做此二語真是英雄經濟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必無放肆之君子天下容有緘默之邪士必無便佞之正人

文中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又曰吾不仕故成業不訟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

兩間之正氣盡靡於小人心三代之直道共扶於君子之手此史官之所以重也今之作史者大約

太平書

卷七

卅五

以門戶愛憎為是非矣求其光明正大公而無私如孔子春秋朱子綱目者何可得哉余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作史須求正直士

余生平有三恨顏子著述無傳一可恨也諸葛武侯有文集二十四篇共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今竟一字不見二可恨也王仲淹上隋文太平針二策史傳不載其文無從考究三可恨也雖然文以人傳有其人無其文亦何傷乎故曰學者先器

識而後文藝

先儒曰為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又曰作文以理為主如為文而不明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董思白先生論書法云唐人書皆迴腕宛轉藏鋒能得筆住不直率流滑此是書家相傳秘訣余謂文章家用筆亦當得此意嗟乎今文之文流滑極矣起衰者誰乎為之三嘆

余有愛才說一篇云自古英傑之君未有不擅知文

平書

卷七

廿六

之鑒者也秦始皇焚書坑儒似不復作文字觀矣乃一見韓公子說難孤憤諸書嘆曰朕得與此人同遊死不恨矣漢高祖輕士慢罵一見陸子新語稱善者久之漢武帝讀相如子虛賦嘆曰恨不與此人同時哉曹孟德見陳琳檄曰足愈我疾武后見駱賓王檄曰此宰相之罪也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乎宋真宗見王奇題雁詩即為召對立賜及第時稱天子門生又見蔡用之詩文驚喜曰

朕覽天下奇才未有如用之者出其文示諸學士

曰此江南夫子也宋英宗誦蘇子瞻文每嘆曰奇才奇才嗟乎四海之內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恨況天子耶若夫以道德事功見重於人主者更不知幾許人也緬懷遇合之奇能不令人神往耶乃若文人之自相降伏又未可更僕數矣李文饒潏憾樂天至屏其文不見曰見便當愛之李定力排長公亦稱為天下奇士乃知文章自有定價非仇口

平書

卷七

廿七

所得而掩也至如瑯琊王融負才偶見任昉之文輒自失劉孝綽治書世^高譽推服謝朓蔡中郎博極羣書見王延壽靈光殿賦輒為閣筆見王充論衡秘之帳中蘇源明雅負才名却以識元紫芝為幸陸士衡見左太冲三都賦嘆服自以為不如黃石齋為明代博雅儒宗乃其薦疏云學問淵博足備顧問臣不如陳繼儒由是觀之千古文人未有不實心延攬虛心賞識者噫彼忌才者可以省矣

韓退之歐陽永叔蘇長公此三人品格最高而其未
至於聖賢者有意為文故也文勝則華掩其實矣
如濂洛關閩諸公何嘗有意為文而天下之文章
莫大于是此天下後世所以俎豆之而不衰也

萬世太平書卷七終

太平書

卷七

廿八

萬世太平書卷之八

語水勞大與貞山氏著

呂居仁記前輩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
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何孟
春曰予嘗侍西崖先生論及近事先生云少年初
仕承止臨下寧遽一一中節惟盡心歲月調停自
熟若公子性雖少年不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無
也某人以公子性作官如何不取罪春曰某人輩

太平書

卷八

一

生而富貴已別眼待之既膺命猶習故態奢傲自
恣竟挂清議小懲大戒非不幸矣獨念今班行中
士大夫在諸生時高譚古今歷詆卿相執奸執貪
孰說孰詔孰為蔽賢孰為素餐孰為附勢孰為弄
權孰與世浮湛孰模稜兩端心有定見口有直言
自誓一旦出身事主過往之氣正正堂堂必以此
是懲莫或挽焉及錯置曹司回翔中外能復持舊
論者幾人宦成伊邇患失彌深能復存初心者幾

人為卿為相能去奸去貪去諂去諛不蔽賢不素餐不阿勢弄權不與世浮湛模稜兩端而見譽于後來者幾人若而人趙起囁嚅媿媿駸駸棄其平生以致高位客非其幸如國家事何春惟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者也然其罪小不足以禍已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罪者也其罪大大將至於禍國先生撫掌曰有是哉仕宦中有才品也絕少如盧懷慎之伴食宰相坐鎮

太平書

卷八

二

雅俗固無足論矣即如丙吉徒知大體亦於國家無分毫益處必也救時宰相庶有補于俗敝風頹之日當今之世得十丙吉不如得一姚崇也若伊周魯葛之儔吾不得而見之矣

元張養浩牧民忠告云普天率土生人無窮也然受國寵靈而為民司牧者能幾何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自不愛也寧不為世所誚耶況一身之微所享能幾厥心豁慙適以自

賊一或罪及上孤國恩中貽親辱下使鄉鄰朋友蒙詬包羞雖任累千金不足以償一夕縲紲之苦與其戚于已敗曷若防于未然嗟爾有官所宜深戒

牧民忠告又云或謂民有豪強則不能致治是殆為貪邪之吏而發也夫豪強之所以敢橫者由牧民者有以縱之也何也與之交私故也苟絕其私可不動聲色而使其膽落余讀斯語深為感嘆

太平書

卷八

二

昔賢毀淫祠誠快舉也然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非行己端而處心正者不敢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作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清是居官本等却不可矜清傲濁慎是做官細心却不可慎大忽小勤是為官實地却不可勤始怠終折像字伯式其先為折侯因氏焉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通京氏易好黃老言父卒感多藏

厚亡之義盡散其金帛資產施賑貧乏或謂像曰
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坐自殫竭
乎像曰聞子父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家殖
財日久盈滿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
而富牆隙而高其崩必矣吾以是薄其禍也知者
服其超識

朱子曰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
仕則又患得患失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

太平書

卷八

四

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而物不能嬰哉

朱子曰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已自輸了

一著

羅仲素先生題顏樂齋詩云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
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
詩此可想見其高致矣李延平與晦翁書云吾儕
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木衣食苟度此歲月為
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為庶幾耳延

平先生之言足為碌碌妄求者下一鍼砭矣真我
師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利害
隱情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
以無口過也

與其囑人之勿傳不如自我之先默

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

莫惡於言人過急止之悔已不可追矣莫陋于言其

太平書

卷八

五

所長急止之報已甚矣

佛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願心地豈易乎哉曾

子之絮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

透徹處其言語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袁中郎曰學道人須是韜光欲跡勿露鋒芒故曰潛

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

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

學者尤宜痛戒

袁中郎曰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與世爭名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党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偽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於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丈夫過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

太平書

卷八

六

值膚受之想須心硬浸潤之譖須耳硬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

救可惜

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

失宜剴切不宜優游

為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念為善而忌人知善處

即是惡根

無求莫問朝廷事有恥難交市井人此隱逸法也

黃闇齋先生曰世人大病只是自家不肯認錯所以多鬱多怒夫自責自修一件美事自家以為不是有何不妙而必以客氣爭勝也天下雄心客氣都是資稟中大病不曾將學問工夫磨鍊一番所以如此却原是自己受苦故聖賢學問首稱孝弟置力於孝弟者雄銳之氣一些也用不著可以養性情可以變氣質可以消消忿久久從事則聖賢與我為獨知之契六經之語言言印証也文章自然

太平書

卷八

七

高妙

忍字百餘要內外齊識心田寸許敬子孫永耕

莫淺于偽莫深于誠誠則變化不測不亦漢手偽則

人視其肺肝不亦淺乎

以口舌立身者欺人者也以諛我為同心者自欺者

也甘為人欺也

偽士言行多方護之精神偶遺自為矛盾矣真士舒

所懷來懷來何變易之有人異時移坦然如一問

陳奚由生言行者其精神也不以精神護言行也
表裏一則始終一

風昔疵累罔知罔覺靜乃見之忠信於靜守風昔理
義似疑似信靜乃決之知慧於靜生

大人志濟物不志立功物濟則功在其中矣意在立
功必擾百姓

嗜慾不捐雖有愛民之心不能行矣泊然自適念不
到物雖曰寡欲猶天地之罪人是故多欲者必不

太平書

卷八

八

肖寡欲者未

機事易洩非誠而疎吐露務盡非直而淺

意在天下萬世則為天下萬世之人

常默而語急見其奇驕也當顯而藏自秘所長客也

客與驕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去此二念則或出則

處或默或語庶近乎時中矣

好勝者必業怨好奇者必自斃好媒孽人者必殃及

子孫

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總是學識高耳無學無識而
好談天下事者妄人也

富貴貧賤庸人視為兩截聖賢只作一樣看處富貴
忘其為富貴處貧賤忘其為貧賤所以可富可貴
可貧可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忘乎其為富貴也
軍瓢陋巷蔬水曲肱忘乎其為貧賤也相忘則相
一矣吾人為境地轉移只是識見不能參透力量
不能降伏其於市井小人何以異

太平書

卷八

九

大智與邦不過集眾思大愚悞國不過好自用武侯

王安石足以觀矣

有隱過而不能改私心禁之非其力之柔乎有顯過

而不能改恐譏笑之及其後非其識之淺乎不恥

過而恥譏不知恥者也且焉有改過而蒙譏者

古者為弟子時蚤以知人擇交為務故曰愛眾曰親

仁禍心之士介介焉峻其藩籬而廣交者又以豪

舉自快反而求之不堪為弟子何堪為人師友

空言標榜不如夾持於有事也燕居縫紵不如匡救于窮途也

意氣不溢使人歸依然諾不輕使人侮

上士貞其身移風易俗中士自固焉爾矣下士每遇風俗則身為之移

庭前有樹蓊薇施其上花光爛然悅人目也而條幹為其所纏木以大困凡人益富則益護其財益貴則益戀其爵蔽於外者深而本心日亡然則富貴

太平書

卷八

十

果足溺人本心歟不學故也學須時時提醒之程子曰學者學處貧賤患難也然君子盡富貴之責小人享富貴之樂君子得富貴之用小人受富貴之累處富貴亦何可不學也

自喜者學之深能疑者學之進機自喜者矜之根但矜發于外較自喜更淺更陋耳日日學明日日有獵心安得謂篤志乎未得是饑已得是飽飽則相安而已自喜何為吾人密密體察覺得去矜之

念易去自喜之意難嗟乎名理無窮奈何稍有所得而輒喜耶故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則喜心去矣君子所以貴虛也

見地愈明了行事愈樸實帶一毫修飾者皆見未到也心思愈深凝氣象愈坦夷存一毫城府者皆心未玄也

利者怨之父權者怨之祖害者毀之子名者毀之母意氣非道離意氣無道意出于至誠即無意也氣養

太平書

卷八

十一

成乎浩然是配道也必以無意氣為道不為眾皆悅之之鄉愿即為苟患失之之鄙夫

能安天下是大君子念念欲安天下是真君子有真而非大無大而非真植交統名使氣凌物而曰吾氣魄節操如此其大也其心果在天下耶小者曰小假大者曰大假

鄭聲導欲增悲而人好聽之豈好悲耶好欲也欲甚必難遂難遂則悲欲勃而未至未至則悲欲悲趣

也故曰淡泊以明志淡泊者去其欲也正釋其悲也

孟子言死于安樂為沉酣世味則日昏日懶足以滅性亡身邵子題所處為安樂窩為遺落世味則長清長閒可以賓風月而主山川一凜然致戒一悠然自居豈安樂之義有相反耶所安所樂者正相反耳

君子上達大非易事儘力邁往未知到期小人下達

大平書

卷八

十

消甚工夫一直放鬆與波俱逝士不可不立雲霄之志尤不可不求金石之朋

今世之人以能為小人為有才呼之曰慈曰邪則欣然負之而去無恥孰甚焉無恥而以為有才是以無恥自多也世俗波靡可勝嘆哉

凡事到至當處無不一貫者果合人情決合天理真學問只是體得人情透果使民生決便國計真經濟只是算得民瘼到

諸葛武侯云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以彼其才諒無死地而直云云者知全身之道惟在隱居迨其迫而後起則盡瘁之志已決不死于錯誤定死于勤勞夫豈樂之義難辭也律以茲義則古來志在全身者正而蔡興宗諂而東方朔皆非盡善以其求達之念未忘耳

人近于巧滑者最是棄物以學道則浮游而難入以涉世則取憎而難行

大平書

卷八

十三

不識時勢而妄為即所謂小有才精于易理者自無此病

人何由得似冰壺秋月曰只是無渣滓何由得無渣滓曰只是率真何由得率真曰欲少則機無用

孔子適衛之日百姓在目前念遂及於富故言志之日百姓不_不在目前念亦及於安信據無分觀與不觀刻刻與民生為一體所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餘外更無一事方是聖賢真血脉故曰修己以安

百姓除却安百姓說甚麼修己工夫

檢身窒慾略放鬆便記得命字了自提起主意那管着命榮枯得喪畧馳慕便忘却命字了真信得命過一齊放開

為惡而密天之所棄為惡而疎天之所怒為善而巧天之所忌為善而朴天之所注

易火而難灰是謂佳薪易茂而難蠹是謂佳樹易祿而難進國有此謂佳士易導以善而難誘以非家

人平書

卷八

十四

有此謂佳子孫

人之無狀多由無知亦有透人情深世故而極無狀者無知之人無狀常在先深透之人無狀常在後在先多為人制在後發輒能制人

人性不貪不吝必不至大富不貽子孫以大富則不生侈心不侈則又不至大貧是貽子孫以善守者不貪吝乃其本也祖父累之如錙銖子孫費之必如泥沙子孫癡根還從祖父愚性生下

人之病恒中于所喜不恒中于所畏夏月畏炎冬月

畏寒或犯之者勢不得避耳非好也膏粱統袴之子夏太涼冬太溫則病必乘之以至酣飽成疾枕席伐生逸遊收禮皆珍味冶容狎客招之喜故也惟怒非人所好而招疾于怒者恒多為氣使耳若夫以淡泊損胃以縞衣蒸巾損年以嚴師憚友損行誼者何人 人能于所喜時時遠之於養生也思過半矣不特養生即修身學道亦不外是

人平書

卷八

十五

先儒曰德至者無稱功至者無迹又曰德盛故無盛氣才高故無高言此真學問語

司急是何等心腸體得二字切可識一體之誼繼富是何等病痛看得二字破可釋馬牛之勞益雖多積以貽子孫亦是繼富子孫得此究將安用哉不過為聲色之資而已豈不可笑

故下一切外物覺得心閒省事

明理所以處事徒明其理而不能處事則所明之理

為無用矣

人有外相有內相外相易知內相不易知何謂內相
品德居之矣即富貴貧賤亦有內相意思行事是
矣貴人不諂而恭富人不吝而朴凡喜于靡費莫
非貧相凡近于驕蹇莫非賤相不于其身亦于其
子孫噫子孫之貧賤現于祖父之身則內相之所
係長矣

浴子治生精明之處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

六平書

卷八

十六

瑣屑不然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務從寬厚雖
曰治生抑亦通于學矣

之將謝也放而不飲人氣之將盡也呵而不吸故
能吸能飲者生存之道暢茂之機也人情喜奢侈
樂放縱分明日遊于死亡彫謝之場

仁心為質之人無在不可以種福福從業從心業地

位莫得而格之若刑官若元帥皆殺人之地也然
于定國為廷尉曹彬定江南還皆自知其後之當

興何則不殺一人不妄殺一人皆生意也殘刻之

子已無足云獨恐懷仁心者以處兵刑之位為不
幸請驗之于曹二公

一言學問即當使身心實有受用一言經濟即當使
世界實有受用使身心長無事身心之受用也使
世界長無事世界之受用也

官職有分愛民無分聽其言觀其行從百姓起念者
即君子從他處起念者即俗流何等明白事體到

六平書

卷八

十七

臨來察其便於百姓者即行妨於百姓即止何等簡
要只淺淺百姓二字用之觀人則是照膽鏡用之
處事則是定盤鍼

才智輔心術凡人盡然術數輔才智為將者間有取
焉心不正才智通所以自壞才不足術數通所以
自愚

柳下惠不遠無禮之人從不為軼禮之事晉人身行
非禮而云禮豈為我輩設也正恐簡兮詩人從旁

竊笑故學柳下者莫似于魯男子莫不似于晉諸風流

事前不求人存得廉恥事後不尤人免添荆棘是為人穩實把柄處事前不求人多少安閑事後不尤人多少和樂是人生真切受用處

不少陵詩云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此真留心當世者不徒以詩文擅美也

公平書

卷八

十八

從來無不知足之君子從來無不自是之小人

矜持太過反多錯悞止因有得失心殷浩適逢空函

正坐此故蓋意在媚世不在簡身若平日能以簡

點身心為主臨境自當從容中道夫子見君踧踖

亦復與與他人單自踧踖便有矜持太過之病

善事僅一人可行不謂之善良法僅一家可守不謂

之良古聖人寧天下者全在移風易俗風俗所以

受移受易全是通乎衆心所以人人寡過家家循

禮君子一舉一動一話一言絕去詭隨之心又曲

體衆人之意若有一毫起衆自高意思即不成學

富貴在天雖君相豈能與人富貴人惟誤認福祿在

人所以干求一起立心便差若文王干祿求福則

不然蓋文王日日修得祿得福之理行得祿得福

之事即是干求非有干求之心也此處要認得明

德者意也經濟行其意也文章言其意也士不懷德

則何經濟何文章故三不朽以德為上

公平書

卷八

十九

周公何以尚文為人心也今有子弟不孝不愛語之

以朴誠事親彼不動矣俄而有責人致禮于其親

驚炫耳目彼固以觸孝敬之心焉而知重其親世

運然也非欲尚文得文而誠始動則乘運以救其

誠也嗟乎世變極矣疎畧起自家庭有人所不忍

言者奈何以文勝答之但不可以廢後為文耳

遠謀身後視近見目前者勝矣身後有三種虛者是

名然我不能聞實者是子孫然我不能見無端無

已是輪迴之說。然我不能知。惟是一念生。生隱然自知。而見聞有所不待推。為身後謀。孰如存仁之至親至切者乎。

才士無以養其心。閒居時便留意聲色。自磨耗其精氣。竟成無用。若畧識學問趣味。自然覺聲色之味。短有以養心。即有以養才。

今人輕于著書。只是念從立名起。不從天下後世起。伊川中庸解度。必有精微處。晚年因不滿意焚之。

心平書

卷八

附

寧自費其勤。勛必不忍以纖毫病痛貽後世。聖賢心事如此。故曰欲立言者先立心。

世俗疑鬼能前知。其實鬼僅知已往。不知未來。但已知已往也。與人異。人以事既著。為已往鬼以念既動。為已往人。一動念。彼即知之。事在數千百里外。彼即知之。氣之通達于形也。若念未起。即無可知。事未定。即不能知。故一切乩詩鬼字。於未來言。凶率無驗。能知未來者。惟人耳。至誠以道。知精于術。

者以數知。豈鬼所能及哉。能簸弄人者曰鬼。能開導人者曰神。至誠如神。奸人如鬼。鬼神合言之。則一氣分言之。則如人之有君子小人。

俗士專被世情牽縛。及有世情畧輕之人。反易入于孤冷。須是與紛華盛麗之俗。見時時相背。與日用飲食之恒情。節節相通。方成學問。

讀易不分久暫。讀一日。有一日。益不分偏全。看一卦。又有一卦。一爻。益不分深淺。隨人意見。有隨人之

心平書

卷八

附

益惟不實體。諸日用身心。則總歸無益。

士大夫當薦真君子。若世間果有真君子。自當薦之。不待其求。若真君子。必不開口求人。若真君子。必不忘知己之德。嗟乎。今之薦人者。大率以賄賂矣。不然。以權勢囑託矣。無怪乎其罹國網。招物議也。可嘆也。

發言行事。每占地步。其跡似高。其實乃陋。但當于義安于心。則已矣。苟非求勝好名占步。何為義當心。

安地步自高又何必占

道理無窮如何說得盡遐思竟得孔孟當年芳言懿蹟知尚何許但因其所傳可以知其所不傳不於以遺漏缺陷為恨也如朱子語類王文成全集其弟子之欲盡記其師言使言言皆醇猶恐複者聞者難乎驟免況于中年見識未到所言或有偏雜手盡傳之適所以為缺陷耳故記述手段賴當時及門刪定眼力須千秋後學皆非易易事

不平書

卷八

廿二

仁義忠信慕其名不肯居其實田宅貨貨聚其實必欲避其名慈貧而人莫信恥矣而自以為巧身心茫茫焉無所安頓苦矣而自以為樂若此者莫不反於情矣而自以為正

萬般偽端皆含真相假慈必有忍在假公必有私在假雅必有俗在假察必有昏在假勇必有怯在假真必有吝在假廉必有貪在患我無辨真之眼不患世多作偽之人

欲善天下自善其身始成就天下自成就其子弟始未有身不善而能善天下者也未有子弟不敏而能教天下者也

耳目富不如心緒清養童蒙者但使一切玩好遊戲絕于見聞其為無益之益當無窮也多見人多聽議論恐增其枝葉損其本根

意外之虞最難免惟時時收斂則可免能使子姓僕人人謹慎則無復意外若其未能則雖禍出意

不平書

卷八

廿三

外究竟孤意內耳

士大夫最忌畜養優伶每見不好學問者居家無樂事買兒童延優師教習謳歌稱為家樂醞釀淫亂十室而九此輩日演故事無非鑽穴踰牆意態兒女輩習于見聞幼時廉恥早已喪盡長而宣淫乃其本分愧之不勒禁之安能為父祖者耽細娛忘隱禍是何心哉延優至家已萬不可況畜之也此必作孽既甚勢又隆炎莫敢發難天故造自毒其

後惡人多迷善人常醒天道行于人心耳

語云太平不享豪華亂離可免兵革蓋人家至舉世
亂離獨得晏然是極不尋常之福豈尋常之人
所可致哉豪華者世俗認為享太平之樂孰知天
道忌盈兵革先及十常八九惟儉朴敦厚之家造
物者恒憐而惜之兵火盜賊或罕及焉此是循環
至理至今日而愈驗矣人曰處亂世以避地為先
余則曰保身家以惜福為主

不平書

卷八

廿四

緩奢為儉謹在上官如宴會之間定食品革梨園則
縉紳必從縉紳從則小民從矣使人人以不奢為
恥風俗自然趨奢使人人以不儉為恥風俗自然
歸儉能使梨園無用而不來豈非姑射仙人此外
一應張燈作春迎會神戲悉禁罷之所省百姓之
貲甚多且不釀淫佚之奸回祿之災一舉而數善
備矣

凡事皆不可認真惟讀書窮理檢身飭行要認真耳

事之來無窮大槩出諸意外愈認真則意外之事
愈多我以此往而事以彼來所謂人有百算天只
一算也教子弟亦然愛護太甚其必非不壽即不
賢矣嘗見為子孫作遠憂者身後都不可問始皇
銷兵器築長城自以為萬世無窮之計而胡亥已
蚤亡矣近而目前得失達而數十年難料之事以
有意無意處之則泰然而有濟若身家之念愈重
則身家愈不可保蓋防禍適所以召禍耳乃知保

不平書

卷八

廿五

全其身家者不在徬徨預備之圖維而在審時觀
變之遠識也薛文清曰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
而先生事端正此意也彼昏不知吾末如之何矣
有天文必有地理古聖賢莫能出其範圍彼守理之
莊士于一切卜擇相度俱若可廢以為術也非理
也然古人祭日則卜出師則卜為都為官宜為禁
兆必皆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蓋日時實有剛柔吉
凶山實有向背川實有去來皆理之所在也此正

古人見理之全而非參之以術也

君子有遂志之患難可敬也常人有不幸之患難可憫也惡人有自作之患難雖欲周卹之焉得而周卹之患難而至于是使人不得周卹其可憫愈甚矣此大焉所以有下車之泣也以其罪無可赦故

疎于達世密于考心此疎密之得宜者也今之疎密者皆反是矣懶于趨利健于赴義此懶健之得宜者也今之懶健者皆反是矣可為世道人心之痛

太平書

卷八

廿六

見理深則事無不該見事通理亦無不該理不易示

四子有理有事易即象以示理諸經即事以示理不愧不怍時時樂善是浩然天地之大丈夫必信必果事事不敢為惡是一鄉一曲之小丈夫見利而忘善假善以掩利是彘斷左右望之賤丈夫墮地時總一丈夫為大為小為賤人自分之耳

富貴爵祿世襲惟名德不世襲故世王侯多而世聖賢少然聖賢之才不可世而聖賢之心可世則又

存乎祖父之善教與子孫之善承

花開是春花謝未嘗非春草木僵死則其花葉乾稿粘綴而不能謝憂秋冬亦有開謝落之氣貫乎四時者乎憂秋冬皆春氣禮義智皆仁心人克全其春氣者即克全其仁心者也

大智之人自然無知人來事至有觸則發隨時指點各愜所懷譬如文人才子錦心繡口藏蓄無窮命題未到六章何在若先有帖括先成蹊徑遇題集

太平書

卷八

廿七

上豈是六人

前定非豫擬也德根心功根才言根學皆豫也行誼隨日用而顯經濟因事會而成文詞觸景物情感而發皆無可豫擬也前定則有本不豫擬則自然發得出只是才收得進方是智智者必少言必少動大智固其聰明遞世無悶矣所以於十一生尋以不用為用故稱至人後代邵康節亦然其善學老子者與

學日進故愈知昔非不特今年可覺去年即今日可
覺昨日果令前見不謬亦有益精益密之理故時
時抱歉正是有得處時時換步正足進步處余嘗
見人之負氣者作事差謬終無悔心自少至老日
墮迷罔中一言以蔽之曰下愚

取怨召禍言語佔了八分此是讀書人最易犯處豈
可不收緊壞品賤相錢財佔了八分此是讀書人
最易脫處豈可不放鬆

太平書

卷八

廿八

于富也好其實而畏其名世使之也猶可原也于善
也好其名而畏其實孰使之哉吾自使也不可原
也

載籍太多憤者頗有祖龍之慕從古非常之變皆人
心感憤先為之兆物極必反恐不久將有此劫良
可憂也始皇焚燒經典為大無道蓋以經史乃立
世之書也今世諸書除經傳語錄明性教史鑑典
故載治亂備禮法古名詩文關事情此外儘可焚

吏第一宜焚者淫詞曲譜第二通俗小說第三則
文集是也是宜分別去留妙選天下正大文人如
劉向韓愈歐陽修之倫為總裁擇其有益世道人
心者存之其餘惑世誣民之說雖文彩極艷皆從
刪削使今天下載籍約存百一孔刪詩書去其十
九今文漫漶非詩書比又宜十之後世秉權之人
幸詳審焉毋效秦私及灰要道毋同俗憤玉石不
分則將與刪定比烈無毒焰之嫌矣

太平書

卷八

廿九

自然之理必然之勢將然之機愚者不知皆謂之意
外惟偶然之事或為理所不可知則誠意外耳聖
人以理自守一切斷之以理故能知人所不及知
今之文人好奇則愈遠于古殊不知前人之文無所
謂奇也只是文心不俗耳其落筆時胸中有灑然
不染之趣雖饑寒迫身不以纏縛也如名如赫不
以馳消也或涉于狂歌酣宴而瀟灑意致亦自不
泯如是者可傳若沉埋世情潤擾家事雖有高才

漸將消沒蓋世清俗趣與文章最不相投古人如李杜韓蘇皆天趣不沒者耳文能以天勝則庶幾矣

民無奇行士無奇學術官無奇績斯稱上治人之以奇見長者乃世道之衰也

治頑疾者非迅厲之劑不瘳然藥力難久宜急取而更之之治國亦然猛烈之後宜濟之以寬不然恐元氣日消日削管仲治齊子產治鄭諸葛繼劉璋

太平書

卷八

治蜀亦不得已而用猛耳

張子開萬世太平一語極得千聖相傳本意學者須有為萬世開太平念頭方是一體方有隱居工夫不然一生巖居川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絕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業但目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走託舜周孔意思大行窮居當時事業略有分別久決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短無分別之運長

昧生染染生昧舉足入肆不意其有鮑魚也昧生染也久忘其臭染生昧也故習染能使人安且能掩人覺安勢者曰貴貴之義當然也六韜者曰起非勤也嗚呼危哉青蠅安機其性然也人而安于鮑魚之肆乎

為真儒易為醇儒難康節象山陽明莫非真儒粉飾之心盡自慊之意專矣醇儒非周程張朱不能當他人未免夾雜是儒之醇者真又不足言矣醇儒

太平書

卷八

何可易得也或謂非醇不足為真此又近刻康節象山之流豈可呼之為假故必先求其其次核其醇

赤子之心不可見稍有知則愛父母非發現之最真處乎萬物皆備皆備于此大人不失手此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嗟乎人能具赤子之心乎哉人哉不能不動世道之慨矣

人之無才只因不學孟公綽是任質之人不加學問

若學則人人皆可充廣其才無不能任事者

從來大聖大賢而得大用者只有周公一人而已周公而外如孔孟見厄于時矣漢之董仲舒以不用隋之王仲淹則竟不用矣唐之韓昌黎以直諫被黜宋之周程張朱何曾大用耶邵康節亦隱而不仕歷數諸聖賢不過立言著書垂教萬世而已當時功業滿天壤者無有也若明之王文成非不赫然大用矣乃未登揆席不克展其經國子民之

太平書

卷八

計

效亦是一恨胡敬齋陳白沙兩先生亦竟不用也薛文清為理學醇儒當時人主非不擢之高位然亦未見授之以國柄聽其言而從其計者與不用等耳嗟乎吾儒懷道抱德營營終老者可勝道耶最可恨者宋之王安石負絕世之資係蒼生之望大見信于其主可謂得志行道矣而學術不正害生民上負天子下負所學真可惜也此千古恨事也

後人動稱管商不倫已甚仲盟會兵車不試執論因

人血赤渭救民之仁狹民之憐心事作用直如冰炭烏可合言即如文景並稱亦屬可久文景之仁厚與景帝之殘刻迥然不侔也俗儒習而不察直作口頭語何可逃於明眼之鑒別乎知命與知天命有淺深知命之決不可移不如安分循理是知命然後能循理也顏子筆瓢自樂孔子三十而二此時知命何待言然又經二十年功夫

太平書

卷八

計

方敢以知天命自許是循理至熟然後能知天命也
好為人師病痛全在好上主于自尊自恃非欲造就人才若夫教育英才者專以成材為念苟斯學有傳我雖不用而道可行于當世我雖不存而道可明于來世彼為身名此為天下心事迥然故一息而一樂也
堯允恭而丹朱傲舜溫恭而象傲父子兄弟或聖或

狂惟能恭與不能恭之間耳傲者大抵小有才之人極而桀紂亦傲也若昏懦者自無容傲其足以覆國亡身則一也

太陽者萬物共賴以生而鵲畏日鼠畏日虎畏日盜亦畏日皆戕害于物者也太陽育物而被害物自覺與太陽之性相背是以畏之又害物非可共見之事也故畏明人臣欲福庇物者。惟恐其君之不明也其欲善類凋民生以自榮者惟恐其

太平書

卷八

卅四

君之明也所以剛明者為君子陰柔者為小人小人未有不避陽而趨陰者也故曰陰惡

古人以德配位顏子有帝王之度故語之以四代制作仲弓有諸侯之器故許之以可使南面皆顯言之也其微言之者於問仁也一則曰天下歸仁亦帝王之事也一則曰在邦無怨亦訪侯之事也其微言之也聖人因人立教不拘一法如此後之教人者亦審其人之德器而可矣

天下之木莫榮于杉質也入土入水不蠹不腐天下之堅木莫得比焉非其性耶和粹之士私欲不得亂其中利害不得撓其外彼以氣質為堅則清遠矣

君子事事聽命小人人事事營競設令君子盡失小人盡得則營競有功也而目前之君子小人得失相半小人心勞不枉費乎設令君子常失小人常得則聽命非計也而千古之君子小人得失相半君

太平書

卷八

卅五

子心逸不處勝乎冷眼而觀天下展卷而觀古人吾其為坦蕩蕩矣

多財累人昔賢致警損智蓋過平世之格言也悖出厚亡末世之慘禍也僅僅損智蓋過人猶迷不之省說到悖出厚亡則痛哭言之矣而猶猶不覺耶祇之蚩蚩如油入麵麵如蛾投火終無出無奈之何哉冥穎莊列之曠達也一世皆紅塵蟻蠅也仁者能曠達而不忍曠于軒冕功名為樂天不曠于仁民愛

物為憫人此則聖賢心事萬世如見

人之品地見諸官評者十之三見諸鄉評者十之七
未有為德于官而居官不善者鄉人榮之曰伯國
人稱之天下稱之莫謂閭巷無權也

文章莫^妙于講理若經若史若理學書通徹貫穿下
筆自能妙天下聖賢精義既從來文士所不能窮
而以文士筆法闡之不犯語錄朴^便裡訓話靡弱之
病則天下至文具于此矣此等處既得味則世俗

太平書

卷八

廿六

沾染沉溺之處一切自輕居可為名儒出可為良
臣以之獨善可以之兼善亦可豈非吾儒大快事
乎

從來奸雄未有不收才望者如新莽之于劉歆董卓
之于蔡中郎曹操之于荀文若符堅之于王景略
宇文泰之于蘇綽皆一時人豪之表^示者則之劉
瑾納交于李西崖康對山嚴嵩納交于唐荆川茅
鹿門寒濤納交于李崆峒豈非才名之卓越者乎

其餘奸雄負知人之鑒者不可更僕數所可恨者

以不世出之才而投奸人之網被其籠絡為天下
策推其所由不過富貴之私橫于^中利害之^外見
于外也嚴君平曰生我名者殺我身名之誤人至
此哉必如龔勝不應王莽之召李業不應公孫述
之召楊誠齋不肯為韓侂冑作南園記明之文衡
山為宸濠企重屢聘不赴此數君子超然于塵表
為足尚耳嗟乎才與品孰勝必有能辨之者矣

太平書

卷八

廿七

語云焚香讀異書又云讀未見書書曰異曰未見則
書之隱恠者矣五經四書有何奇異不過日用當
行之理極平常極切實者然天下萬事萬物俱不
能越其範圍則又最神奇最靈異者矣舍此不讀
而好馳騁于未見之書自矜博雅此心術之所以
不正也有識之士以先哲為依歸前言為法今即
一二語受用不盡若猶然作世俗人或更汚下即
將蒼頡以來書讀盡亦只是箇沒學問的人

靜坐二字聖人未嘗言然申申天天便是聖人靜坐
意象退藏于密便是聖人靜坐神情

陽明先生真能治天下者也才則然也豪傑之計不
豪傑之學自漢以來道學之有用彰著奇偉莫如
先生蓋其精明堅定固不動心之故愈能展舒其
才智得力於學者居多耳其講學雖未醇不得謂
之真聖賢安得不謂之真豪傑乎三代以後有豪
傑無聖賢然豪傑做到真處即是聖賢根器也儒

本平書

卷八

廿八

以少用為後世輕自漢董生始以大有用為天下
重自先生而後

聖賢亦趨利避害其趨避之法與世俗異蓋世俗所
趨之利君子所避之害也金人銘曰人皆趨彼我
獨守此其所守者理也義也以循理為利則吉以
從俗為利則凶君子趨其真世俗趨其假

羽扇輪巾非是粧點風致胸中實有天下不與氣
象澹泊明志草廬中主宰素定矣雖一生崇要從

不染于紛華此所謂鳳凰翔于千仞也喟然一嘆
人皆慕曾點之超不知點之不染世味易孔明之
不染世味難所居之地殊也然其生千一六六注
教後主請申韓書其意本欲矯主之病畢竟是誤
下藥處魯哀愚柔儘類後主夫子教之強明全不
用此道蓋慷慨少恩無論與長人之理相悖且原
不足以救愚柔也孔明學術微有可議者此也
先憂後樂是范文正一生精神結聚處亦是其一生

本平書

卷八

廿九

學術醇正處此宋時第一流人物也微可議者其
薦李泰伯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雄為莽大
夫豈可與孟夫子並稱文正不無少誤矣然其立
身大節卓然不苟自不以微疵掩也

莊子疎于經世申韓偏駁小才古來極有用終不肯
用老子而下惟鬼谷子觀夫臆涓智勇則教以兵
儀秦利口則教以說出其門者若是使彼身出而
取卿相猶擬之也是故終身蓬戶類有道者隨才

造就類有能者然四子相傾陷如仇讐雖各性之所近為之師者之機險亦可知矣出而用世構闢諸侯大可危哉老子雖尚術猶有調心一世之意故老子機權之祖鬼谷子狙誦之宗嗟乎從來以學術殺天下者不特廊廟為然即山林中亦往往有之可鑒也

地理書云山本靜勢求動處水本動妙在靜中此動靜互根之理也余曰龍貴嫩嫩則動矣水貴曲曲

太平書

卷八

四十一

則靜矣今之形家識斯義者幾希

古之葬其親者欲親之安也今之葬其親者尚欲利其子孫多方求富貴之地以利之以致妄意圖大求吉反凶更有求大地不得終其身不葬其親者矣大抵人之情不從親起見而從子孫起見也嗟乎以其親為邀福之具此心可問乎下可問乎古之地師如廖賴樛會為人覓地以安其親兼以利人之子孫也今之地師尚欲肥己之橐罔顧人之

利害主于遷就隨地可葬竟不知龍穴砂水四者為何物也以致其人之家破敗絕滅而不可言嗟乎攫其金滅其家此心忍乎不忍乎究其故為人子者胸中茫然故受其愚弄耳稍稍究心地理當無此患然不可好奇偏執已見亦不可輕信全托地師此中消息惟精于易理者知之

陳幾亭曰蓋安先也非邀福也先靈之安不安兆于夢寐顯于子孫之生育繁替疾病康強是故大福

太平書

卷八

四十一

總歸于旺人大禍總歸于絕祀而貴賤貧富其末焉然所謂安先者又非入土即為安也地吉則安不吉則不安安則苗裔盛不安則苗裔敗夫親骸其根也子孫其枝葉也譬如種樹條幹既長枝葉既茂則土氣已得嗣此繁滋穠華靜以俟之可也世間之人急於榮利思覓催官之地嗟乎貴在催官不在安親矣即使榮華驟至忽焉消歇與夫清白傳家可垂悠久孰得孰失諒祖考之心必不以

彼易此也言念及此豈但不必求催官之地且不可萌催官之心嘗為四字訣曰人賢壽久人者生有繁也賢者靈秀出也壽者夭折稀也久者八陲綿也總以家教為主而地靈佐之然則催官之說未為知道也因地理以正人心其庶幾乎

薛文清曰靜坐洗心殊覺快愜又曰至言非常人所能知不相知者雖終日同處亦不知也

薛文清曰自有之私皆足為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為

本甘書

卷八

四三

善所累自有其能便為能所累自有其責便為貴所累自有其富便為富所累凡自有者之為心累不一而足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真與太虛同體也

一窮士動善念必有曲成焉一達士動善念必有弘濟焉獨為善者孤使人為善者裕成人善事功視已倍動人善念不可以數計

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學之精有康節理學

之純有程朱此不易之論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醒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未之知學自視以為無聞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而且懼矣

漫浪野錄云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嘗自言上可以陪玉皇上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嗟乎先生天

本甘書

卷八

四三

下士也此其所以泛愛天下士顧今之忌才嫉能口堯舜而心盜跖者使先生視之真土苴之不若矣然汎愛一事惟先生則可耳若他人為之禍且不測矣故曰與其汎愛寧為寡交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謂之點鬼錄又謂之堆垛死屍

見江氏類苑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翼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

我比至深秋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殺雞遂
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
甘湛涪鄉里必振振自豪求尺寸名訖九族儕類
則便志滿意得出肆入場以為天下無復我加矣
及乎稍遇貶抑遽若喪家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
推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虫何異哉是可哀已

元世祖一日命廉希憲受戒于國師希憲對曰臣已
受孔子戒矣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

忠為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又元世祖問李
術魯仲子學曰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
如白壁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
白壁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闕哉觀二公
之論真千載不磨者矣不意元時亦有如此正大
之人品也

許白雲先生名謙者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
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

先生于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即以其
學行薦於朝有錄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
一少視其無意于仕宦如此噫士林中如先生者
有幾人哉

今之為古文辭者多矣然而未可與語古也夫古文
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
詞若者謂之古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廈謂
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大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

太平書

卷八

四

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
矣自史漢以後惟韓柳為近古宋之文章家甚多
而古作不孳見豈亦其文運使然歟如元如明不
足道矣

先輩論文曰文章不難于巧而難于拙不難于曲而
難于直不難于幽而難于顯不難于萃而難于質
又曰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
于立意使事多難于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

能遭辭者未必能免俗大抵為文者多如難者少
楊龜山先生曰凡為文須有溫和敦厚之氣章疏
告君文字尤不可無也此言極得為文之要余謂
作詩亦貴和平蓋陳腐語固不可涉筆然求去陳
腐而翻為怪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且以自欺
真學者之大病也夫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或
意深義高難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語
句平易做倣之而不得其意義便入俚鄙可笑尤

太平書

卷八

四六

當深戒耳

天下事惟偶然者為佳偶有醪醕通知已聚首偶有
餘錢適書寓來售偶欲登臨適伴侶相約偶欲灌
花適甘雨驟至豈非人生至快至于一切功名進
取尤以得之偶然者為極樂事也偶然二字實實
安閒實實受用討便宜法莫此若矣世之人營營
逐逐不得自休息者烏知是中佳趣乎先儒有云
人切不可有意有意即差真格論也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或
有非之者蓋秉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出
言舉事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或度之
於時勢于理甚愜則紛紛之言皆不足卹亦不必
辨大抵指是為非必無識之人及素所仇怨者此
曹何足以定公論正當勿卹勿辨也

利人而人莫知所自則得福此所謂陰功也害人而
人莫知所自則得禍此所謂陰也昔人云我多

太平書

卷八

四七

陰謀道家所忌正坐此耳士大夫所當深念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絕者高之見下如
登高望遠無不盡見下之視高如在牆外欲窺牆
裏不亦難乎若高下相去差近猶可與語若相去
遠甚不如勿告徒費口煩耳薛文清公曰人不能
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噫今之世可與言者真難
其人也哀哉

萬世太平書卷八終

萬世太平書十卷

內府藏本

國朝勞大輿撰大輿有甌江逸志已著錄是書皆雜綴先儒緒論其曰萬世太平書者考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載道學諸儒自稱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為前聖繼絕學命名之義當取是語云

唾居隨錄四卷

〔清〕張貞生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年張世坤等刻庸書三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唾居隨錄四卷》提要

序

夫言者載道之器也。典墳而後爲經綱，目而後爲史。至厓山之聖游，夏不能贊一詞，則立言槩可知矣。他如老莊荀楊，浩漫義衍，往往爲詭僻，以淆正學。惟山斗出而起衰，八代濂洛興而闡揚宗旨，羽翼聖道，其不朽者固千百人如一心也。至今談文章者，必推廬陵稱理學者，必首橫渠。茲何幸而有吾鄉簞山張先生哉！先生本橫渠道裔，自蒙養游鄉塾，太翁手書鹿洞學規懸座右，所以期之者弘且遠。比及冠，南宮讀中祕書，窮蒐輿渺以究身心性命之源，迺以斯道自任。匪朝伊夕矣。人第知爲科目中人庸

唾居隨錄

吳序

詎知爲程朱再造耶當姚江倡教單提良知吾郡出其門者多偉人達士然識者猶病其學近於陸語涉於禪獨整葺羅先生著困知記以闢其說躬行實踐皆吾儒切近工夫先生起而表章之更作序以大暢其旨是文莊爲考亭之功臣先生又文莊之功臣也其秉鐸成均

唾居隨錄

吳序

二

也則刻宗儒語畧以示國子諸生其抗疏歸里也則建我師祠於講學山房上祀宣聖十哲而以薛胡羅高四先生配朔望則集俊子弟曉暢聖賢大義攷按月內功過勤怠事業所謂躬行實踐者非耶西昌有子瑤名勝密邇山房先生慕其秀列於山下葺頽垣爲唾居隨意

會之所至或披閱之有得陸續成帙名曰唾居隨錄隨者時也隨之時義大矣哉先生時而可嘿則正襟危坐終日不露一色笑時而可語則審諤立朝雖嬰辭而不辭折檻時而旌軍福民則連篇累牘而人不厭其煩時而矻愚醒牘則吉光片羽而人共寶其訓此隨錄之所

唾居隨錄

吳序

三

爲作也昔人每有心裁輒記之壁間積久而牆牖皆格言先生從身體力行來故語語篤摯事事箴規寧僅紙上具文哉嗟夫風煙艸樹雲山月露時物之精英人事之要妙彼騷人碩士鋪張摘抉類能言之若夫千聖不傳之心居山無言之隱非實體於中者不能明非誠有

於己者不能述先生不設講帷不招生徒無皋比之名有啟迪之實而斯道以著異學以闢所為維世教而挽人心者功不在晦菴整菴下矣騷附託梓里親炙有日不謂乘箕遽逝徒深嚮往幸受知王老夫子之門而王夫子則先生主試浙闡所取士也騷屬門下士頃讀隨錄如觀典型於羹牆其全集彙為大觀將梓行世聞尚有手纂理學正傳錄四十卷朱子摘要六卷惜兵燹無遺蓋其存者所以昭日月於中天而其逸者仍以歸行生於時物造化正不欲多多以詔人也騷又何能溢贊一詞哉惟願與天下士共佩服訓言於無斁而已

隨居隨錄

吳序

四

門下晚學生吳騷登謹課



隨居隨錄

吳序

五

唾居隨錄序

昔歐陽文忠之在有宋也理學文章卓絕一代而子瞻蘇氏序其文集以爲前有昌黎後有廬陵矣弟子之於師也疑或諛矣然自正學榛莽而後異端蠡起百喙爭鳴使非有人焉迴

唾居隨錄

王序

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嚴闢其非力峻其防將堯舜以來既墜之緒不可復尋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文忠之學洵足媲美昌黎紹衣鄒魯夫亦可以見睂山之論大而非夸者矣吾

簣山張夫子當代之文忠也首捷南

宮久居中祕其古今文詞允矣章程宇內所裒集成書殆未可更僕數至於研心理奧黽懷聖域辨晰天人性命之旨以排斥二氏藩籬六經世之人或未盡知未盡見者尤在唾居隨

唾居隨錄

王序

二

錄一編蓋目之所寓意之所至輒隨筆記之動成格語吾夫子天性恬澹學力沉澁故其立論惟以子臣弟友忠信篤敬爲實踐一切虛無寂滅奇詭杳渺之浮談槩黜不道嗚呼學之不講也久矣士大夫盜竊虛聲放

言欺世非清淨而流於老卽空寂而入於釋矣夫以聖人之道正直顯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者不務講求乃欲拾餘議於異學勦膚說於百家以自誣誣人是舍蘇合而轉蜣丸多見其不自審也讀隨錄一書亦可以少媿矣辰也幸廁門牆叨承提命雖蠡測有限管見無多而盥誦之餘見其詞近旨遠文約義詳挽人心於旣湮之後揭聖學於久絕之日其發人深省者未嘗不汗背沾衣也夫子生文忠之鄉志文忠之志宜其

理學文章後先一轍而辰之所以表章師教者乃不及萬一於睂山負疚誠多然而遺書具在千百世後豈無佩服其訓想見其爲人者然後知夫子之學直以洙泗爲淵源而不僅與濂洛分條理也夫亦可以知其言之非諛也夫

康熙己未夏五文林郎知吉水縣事

戊午江西分校門人王辰盥手

百拜敬題



唾居隨錄目錄

卷一

二百四十五則

卷二

二百九十六則

卷三

二百三十七則

卷四

二百五則

唾居隨錄
目錄

唾居隨錄卷一

廬陵張貞生簣山著

男

世坊

世坤

問子曰吾無隱吾無行不與是言無之不以道示人矣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是明言道不遠矣子貢則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道發見處卽文章文章所以然處卽性道豈文章外別有所爲言有所爲性道卽夫子言無隱言無行不與亦不過就文章性道言之豈舍文章言性天外別有所謂無隱有所謂無行不與傳聖教者無如顏子然觀其喟然之嘆則曰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旣曰如有立卓又曰欲從末由顏子口中說得聖人竟似幽奇古怪不可方物朱子言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又言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謂聖人爲只是箇中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可矣而卽以高堅之難學前後

之捉摸不著爲中底道理爲中庸不可能可乎
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
謂竊冥昏默者而雙峰饒氏曰竊竊冥冥至道
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
者易求之高遠故引吳氏說以明之然以卓爾
爲日用行事則學者不求之高遠可矣而以日
用行事可不求之高遠者看做彌高彌堅在前
在後終之欲從末由可乎以日用行事爲卓爾
而不以高堅前後欲從末由者屬之日用行事

唾居隨錄

卷一

二

豈卓爾者一物高堅前後者一物欲從末由者
又一物乎如竟以日用行事看做高堅前後欲
從末由則夫子之道何異列子言道雖欲不謂
之竊冥昏默亦不可得程子解欲從末由曰到
此地位工夫九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
然著力不得如朱子云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
用得許多粗氣力則可若言到此地位工夫九
難直是峻絕著力不得則前之言彌高彌堅在
前在後既使人無所用其仰無所用其鑽無所

用其瞻而於竭才立卓之時復言到此地位工
夫九難直是峻絕則難之又難不幾今後來學
者畏難自畫竟無所用其力歟贊聖道者前有
顏子後有孟子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說一時字
卽與朱子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同旨不必模寫
而模寫殆盡其贊聖道之大則曰小魯小天下
觀海難爲水游於聖門難爲言又恐學者無從
入手則曉之以觀水有術曉之以日月有明而
又卽盈科後行示之以成章後達如是則聖道

唾居隨錄

卷一

三

雖說得極大畢竟有門可入有階級可躋而自
顏子言之始則嘆其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終則
嘆其欲從末由則竟似無門可入無階級可躋
如是卽夫子之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亦何爲哉
卽顏子之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亦何爲哉夫子
方欲攻異端方欲抑賢智之過方恐人認道於
遠則言道不遠方恐人疑其有隱則曰吾無隱
吾無行不與而及門高弟乃一則曰不可得聞
一則曰高堅前後欲從末由豈聖人之教欲引

人於日用之間而聖人之道欲通人於見聞之外歟聖賢之見當有同歸程朱之解必無穿鑿
顧次第發明俾下學上達知所適從

答曰聖人者至平常而至神奇者也聖人之道至卑適而至高遠者也學聖人者以爲難而實易以爲易而實難造聖人之道者以爲先難而後易則可曰先難而後易以爲先難而後難亦可曰先難而後難要之學者見爲難而實易見爲易而實難而在聖人則祇見其易學者見爲先

陸居隨錄

卷一

四

難而後易見爲先難而後難而在聖人則祇見其易而已聖人之道見而知者惟顏淵子貢聞而知者惟孟子孟子曰君子志道成章後達明明示人以易子貢則曰不可得聞顏淵曰高堅前後欲從末由明明示人以難豈聞而知之賢人能予人以入手之處而見而知之賢人竟開人以阻畏之端曰非也難易之間惟賢者可與知此惟賢者可與語此以爲難則不但子貢之不可得聞顏淵之高堅前後欲從末由者之見

陸居隨錄

卷一

五

爲難卽孟子言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大而化曰不可知非難乎以爲易則不但孟子之言君子志道成章後達者之見爲易卽子貢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顏淵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文章可聞曰博文約禮非易乎如是則文章外無性道博文約禮中無高堅前後欲從末由而子貢亦竟言性道可聞顏淵亦竟言立卓可矣而何以一以爲文章可聞又以爲性道不可聞一以爲立卓又以爲高堅前後欲從末由而吾之言道亦直曰聖人見其易學者亦見其易可矣而何以旣以爲聖人見其易而又以爲學者見爲易而實難見爲先難而後難支離其說穿鑿其言而學者將童而習之白首茫茫竟無所歸乎曰非也學有勉然有自然而吾所言難易之說亦卽於吳氏之言日用行事知之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爲切要嘗以其意推之夫聖人

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政事設施之間無非道之所寓噫夫人孰無性情孰無動容孰無飲食起居交際應酬孰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孰無出處去就辭受取舍政事設施孰非道之寓則亦孰非道中人然就是數者而觀之一人觀之人人能性情動容之適於道乎能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適於道乎能

所不能必是數者之自然而然無一不適於道而聖人則不勉不思自然而無一不適於道矣以數者而論之則人人之所共以數者之適於道無一不適於道自然而無一不適於道論之則聖人之所獨無意無必道與之一無思無爲道與之符聖人見之自易常人行之自難聖人能人之所能而人不能能聖人之所能如是而聖人之道雖不謂之似易而實難不可雖不謂之先難而後難不可卽于貢雖不指之爲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不可顏淵雖不嘆之爲高堅前後欲從末由不可而要之聖人之道實非幽奇古怪亦非窈冥昏默究不過此性情此動容不過此飲食起居交際應酬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此出處去就辭受取舍政事設施則顏子之言立卓卽此數者之如有立卓子貢之言可乎此數者之可得而聞顏淵之言高堅前後欲從末由亦此數者之高堅前後欲從末由子貢之言不可得聞亦此數者之不可得聞

其非卓爾者一物高堅前後者又一物欲從末
由者又一物亦非可得聞者一物不可得聞者
又一物豈待辨而始明哉子曰天下國家可均
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註云三者難
而易中庸易而難朱子解喟然節曰聖人之道
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
了只是難到恰好處又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
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是初間用得
許多粗氣力王心齋謂末由就自家身裏說到

唾居隨錄

卷一

人

此要渾化却無所用力然非嘆其難學者能明
於渾化之說則可會工夫用得細之說明於工
夫用得細之說則可會難得恰好之說明於難
得恰好之說則可會中庸不可能中庸易而難
之說明於中庸不可能中庸易而難之說而予
貢之言可得聞言不可得聞顏淵之嘆高堅前
後嘆如有立卓嘆欲從末由俱無庸更下註脚
矣而夫子之言道不遠言吾無隱言無行不與
亦可信其非欺我語矣雖然夫子之道得其門

者或寡究非無門可入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不
可階而升究非無階可躋孟子謂君子之志於
道不成章不達以言乎章必有所由成以言乎
成章必有所由入有所由始使不實指學者以
落脚下手之處則將執其不可得聞之見執其
高堅前後欲從末由之說而益自安於不逮自
阻於難能一指其落脚下手之處則知聖人之
道終無別處落腳無別處下手亦無外於夫子
之循循善誘者一曰博文一曰約禮而已雙峰

唾居隨錄

卷一

九

饒氏曰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約我以禮
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由乎規矩準繩而所守
得其要而京山郝氏則曰約禮只是主敬孔門
傳授心法總不外此蓋吾人之心非敬則怠敬
勝則怠怠勝則凶一敬則戒慎恐懼清明在躬
一不敬則惰心佚志懈蔽曰淡學者苟有志聖
人之道而於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
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節出處去
就辭受取舍以至政事設施之間無一不主之

以敬則兢業小心自強不息熟之又熟純之又純始於勉然終於自然而夫子之道至今存可矣

中之一字始自唐虞相傳庸之一字則始自子思承夫子之教以立言曰中庸其至曰君子之中庸曰中庸不可能曰依乎中庸曰庸德庸言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遂以中庸名書庸之義大矣哉後世於繩墨自守方隅自飭非其言不言非其行不行者非目爲庸常則譏爲庸腐嗟乎機唾居隨錄 卷一 上

庸人而與之歸

天下國家未易均却說可均爵祿未易辭却說可辭白刃未易蹈却說可蹈中庸本平常可能却說不可能此處當細心體認方知何爲中庸方知中庸不可能之故

夫子言中人以上便言中人以下言生而知便言學而知困而知言安而行便言利而行勉強而行言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言誠之者擇

善固執後世言學多言自然言不落階級是欲視天下之人盡是中人以上盡是生知安行盡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亦立教之過矣

教者非特教人之爲教而亦以自教之爲教曰修道謂教曰自明誠謂之教觀兩教字而成己在其中成物在其中

徧一身此理徧人人此理徧物物此理須臾此理一日此理千百世此理此理原於天爲命賦於人爲性循而由之爲道分言之爲二氣五行爲四德五常合言之總此一理載是理者曰心萌於念慮曰情曰意見於事爲曰才曰能此理原有善無不善原是中無過不及故明乎理之義者子臣弟友人人可能人人不可能參贊位育人人不可能人人可能

孟子言願學孔子言知言養氣距楊墨無父無君之教闢告子性無善性無不善之論功固不在禹下要其喫緊爲人處無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一語吾人試反觀自照是此心却不是

此心一時是此心一時又不是此心把捉不定
羈絆不得人會關頭無從下手方知心之易放
方知求放心之爲要方知求放心之最難方知
孟夫子爲人下藥石爲人搔癢癢而立言之苦
心

涉獵之學非學寂滅之學非學鹵莽之學非學膠
執之學非學能說而不能用之學非學能博而
不能約之學非學

聖賢言語只一句終身行之弗盡何暇幫他氏門

啞居隨錄

卷一

三

庭生旁邊枝葉

太極理也一而二二而三殺而至百千億萬自無
而有自有而無由變而化由化而變何莫非此
數所衍何莫非此理所生故理中有數數外無
理君子言理不言數人謂其信理吾謂其信數
常人言數不言理人謂其不信理吾謂其并不
信數

明明一簡理却要說得新奇明明一句書却要看得
得艱淡凡此皆賢智之過噫爲愚不肖之不及

無益於己無害於人爲賢智之過無益於己有
害於人

聖人終身不過此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過此夫
婦之不肖可以能行

予於四書本經童而習之於經史家言間多涉獵
隨記隨忘年踰四十回思往昔咎過多端又回
思往昔所解四書本經紛如不知旨歸依然不
知著落因擬擇一二良友將論語從頭講起細
讀一番細講一番噫加我數年以學四書其或

啞居隨錄

卷一

三

可以寡過矣

見山梁雌雉而曰時哉時哉在川上而曰逝者如
斯不舍晝夜同是一般造化一般道理一般物
情一般天機

學者要讀書而不必讀欺世誤人之書學者要立
言而不可立欺世誤人之言

論學有頓漸之分予謂學問止有漸進工夫別無
頓悟法門

醫身病易醫心病難雖有聖人爲之師賢人爲之

友能授我以醫心之良方而不能使我用醫心之良方

初念好念念皆好初念錯念念皆錯然亦有初念好轉念不好者亦有初念錯轉念不錯者故學者省察貴慎於始貴慎於終

慾爲心之賊心爲身之主故學有二防一防外賊之入一防本主之出賊不入主不出堅壁築垣溪溝高壘伏莽退聽天君常泰久之工夫純熟志不可奪渾身皆膽亦無不可單騎入營單刀

唾居隨錄

卷一

十四

赴會矣

醫能益人醫能害人諸家言自然言頓悟其意非不欲醫人然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

出門錯一步萬里程途皆迷下手錯一著滿盤皆子皆空不謹於始而悔於後悔無及矣故學者於登程時須認真東西於入手時須端詳黑白平旦之氣非特平旦有之自辰至日中自日中至日昃無時無平旦之氣君子終日應事接物無

時無平旦之氣小人終日應事接物亦無時無平旦之氣

飢思食渴思飲以思食思飲之心好學則胸中無飢渴之憂矣

聖賢之書開卷有益養生家謂方寸難制以調息數息爲繫馬椿予謂吾儒之學不必別覓繫馬椿但於方寸亂時攤書本細閱則此心見聖賢於卷帙矣倦時或舉所閱之書嘿會體認則此心見古人於羹牆矣

唾居隨錄

卷一

十五

空中之霹靂自鳴吾心自寂江頭之波浪自起吾心自寧途間之丘壑自險吾心自平眼前之塵氛自障吾心自明摧屋之風雨自飄搖吾心自泰登臺之伎樂自喧譁吾心自靜熱天之氣燄自熏灼吾心自冷寒冬之氣候自栗烈吾心自和

夫子之道中以貫之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中以貫之天地之道中以貫之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志於道可與適道矣可與

適道未可與立據於德可與立矣可與立未可與權依於仁游於藝可與權矣

曰我欲仁斯仁至則是仁人人可求時時可求然夫子論當時大夫曰忠矣焉得仁曰清矣焉得仁論及門於子路曰可使治賦不知其仁於拜求曰可使爲宰不知其仁於公西華曰可使與賓客言不知其仁於憲之克伐怨欲不行曰仁則吾不知於回亦僅曰三月不違仁由是以觀一念合理而卽爲仁仁何不可言心純理熟而

唾居隨錄

卷一

六

後謂之仁仁固未易言

通乎晝夜之道明乎寒暑日月屈伸往來之故而後可與言中而後可與言時中

性情才原相爲表裏非性外有性情外有才性是氣中之理情與才是理中之氣明於性情才而理氣可知矣

時行物生無行不與焉飛魚躍察於上下出自吾儒俱是實理而禪家每借之以捉影捕虛亦可謂巧於剽竊矣

看山登頂看水溯源眼到脚到可以言知可以言行

仁非勇不行義非勇不決禮非勇不節智非勇不斷故人有五德曰仁義禮智信予欲足之以一曰仁義禮智勇信

仁也者人也義也者人也禮也者人也智也者人也信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有氣稟之氣有氣質之氣有言理與氣一者有言理與氣二者氣質之氣理與氣二者也氣質之

唾居隨錄

卷一

七

氣理與氣二者也

致知格物知也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格物知之始知至知之終誠意行之始齊治行之終

當讀書而非其書不必讀當崇學而非其學不必崇當任事而非其事不必任當察物而非其物不必察當敬人而非其人不必要當親友而非其友不必親

其次致曲曲猶端也端者何曰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差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致曲者何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也

此理在天地具於河洛而要皆河洛以前之理此理在吾身稟於胚胎而要皆胚胎以前之理此儒者之學不空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動則凶咎多與其多一分動寧多一分靜亦收斂襍馳之一端

宋儒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至流於禪然

聖居隨錄

卷一

六

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入空寂觀胡餘干所言則知前賢主靜自與萊春陽臺冥坐其中數年足不出閤者不同

曰讀書曰學道人苟有志無論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俱可通勉造就惟一種心浮氣驕之士與之學道學必不就與之讀書讀必不精

能經者能權者也能權者能經者也能經而能權君子而時中者也能權而不能經一人而無忌憚者也

小人無天理乎曰有見君子而後厭然天理也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天理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天理也宋之朋黨榜碑明之兩朝要典皆小人天理發見之書

君子君子之友小人君子之師

進退也存亡也得喪也皆陰陽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不知陰陽者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知陰陽者也

命也性也道也心也身也分而言之也合而言之

聖居隨錄

卷一

七

一而已矣

渾身是心渾身是理

執著焉敬也不執著焉敬也不執著之敬敬即心心即敬矣

值諸說爭鳴之日一日性善再曰性善孟子之功所以在萬世而幾希藉以常存

人情喜言自然厭言勉然以爲言勉然則尚有出其右者言自然則更無駕其上者究竟說得做不得看得行不得地步雖高屋漏雖欺誣天下

來學必壞於好爲自然者之一言

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誠而已矣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靜而已矣

求靜於靜不可得而靜也無欲則自靜

一物不累曰靜一物不甯曰淨儒者多言靜釋氏
多言淨以靜爲淨失之矣

靜一也仙家之言靜有別儒者言靜如禁夜之鐘

音響俱寂仙家言靜如蓋棺之骨呼吸不靈空

一也釋氏之言空有別儒者言空如青天白日

陸居隨錄

卷一

三

雲氣自銷釋氏言空如窮谷深山鳥聲俱絕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

也言無知言空空正是吾人本體然與釋氏說

空却有差別觀下文竭兩端可見萬象森羅原

非落空

夫婦非聖人而不可謂無聖人之知能鳶魚非人

類而不可謂無人類之性天

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

過者更何從說聖賢言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

無窮

如何是人心惟危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如何是操則存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

於有疑處看到無疑於無疑處看到有疑此讀書

之法卽格物致知之法

五官惟目最毒物交俱從目入能使人目明尤能

使人目盲故夫子言克己而先曰非禮勿視

學有體斯有用然亦有有體而不能使用者此儒者

陸居隨錄

卷一

三

之學所以與二氏有分

天下有體而不能使用者哉有體而不能用其所謂

體非吾所謂體毫釐差千里遠矣

樸實道理玄同者空之活潑道理膠固者宰之

知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然後可以言知者樂

水仁者樂山

莫靈於心而桎梏之莫安於心而風波之莫平於

一心而罷瘁之莫淡於心而酥酪之莫質於心而

組織之莫明於心而雲霧之莫涼於心而炮烙

之莫真於心而優孟之莫慈於心而刀俎之莫約於心而葛藤之莫常於心而魍魎之莫微於心而斧斤之莫直於心而羊腸之莫德於心而寇仇之莫公於心而畛域之

堯舜以來遞傳之道於古今有兩大厄焉一厄於秦皇之焚書再厄於漢明之迎佛經然迎佛經之厄甚於焚書何也焚書之厄厄在一時迎佛之厄厄在萬世

理道適中之處智者未必得而愚者得之國家緊

唾居隨錄

卷一

三

要之著愚者不能壞而智者壞之

論理道有取於回之如愚論經濟有取於武子之愚不可及

物之頑莫頑於石可以攻玉物固有無用而有用者

夫師所以振聾瞶覺沉迷古今有三大宗師其禁門之柝午夜之鐘平旦之雞乎

惟孔顏之傳是任非堯舜之道不陳

曾子在聖門稱其守身然觀其自言吾日三省方

知守身之難

除夕鼓聲如雷主人但闔戶熟睡若不知新故惟仁者可與語此

作詩凡近訓詁語者殊有益人心近有自稱為鄒忠介門人然觀其撮拾忠介語錄以付之梓謂其詩為近訓詁而獨芟之吾不知其所學謂何矣

太極一闕耳參天參乎此兩地兩乎此堯舜之執中執乎此仲尼之致中致乎此一而已矣

唾居隨錄

卷一

三

無極可以意會不可以言詮有言可說便非無極後來學者每欲舉無極而解說之空中鏤冰未見其有得矣

夫子猶言性近孟氏直言性善聖門功臣孟氏為最

除却日用常行便是讀書除却讀書便是養氣觀心斷不可悠悠忽忽空過日子斷不可急急茫

茫錯用精神

君子務本本非太極乎本立道生非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乎

萬物總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無二物無二太極

天人一理也而自強不息則君子法天工夫

吾人居心無可恃為主惟忠信可以爲主夫子論
固學曰主忠信子張問崇德曰主忠信兩言主
忠信而學之所重可知矣

夫子設教重在忠信然又曰十室必有忠信不如
丘之好學似好學在所重忠信在所輕而實非

陸居隨錄

卷一

語

也忠信而不好學不失爲小忠小信好學而不
忠信則巧言令色德之賊矣

子夏在聖門列文學之科然觀其言賢賢竭力致
身信友則曰雖曰未學必謂之學固知學者所
重在秋實不在春華

他書書無爲無易則書無爲元元與无一字而微
分而天字從之天卽元元卽无矣

氣曰元氣首曰元首年曰元年元之時義大矣哉
佛家要看得四六真假儒者要看得五官是真

仙家言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然有精死氣生氣
神存者非理之無息而何

有言理與氣二者有云理與氣一者孟子曰集義
所生是理與氣二矣然曰至大至剛直養無害
則塞乎天地是理與氣二而一矣

氣曰血氣理與氣分氣曰元氣理與氣合

願學孔子自孟氏而後無有知尊其學者至董江
都策始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勿使並
進由是漢始設五經博士而尊儒重道之化因

陸居隨錄

卷一

孟

之漸興此董子所以爲一代大儒而表章之功
當與孟氏並稱

漢祚四百年藉以悠長者有兩大功臣一曰陸賈
陳說詩書於馬上嫚罵之曰董仲舒尊崇
孔子於好大喜功之時

無仁義禮知之性何以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何以見仁義禮
知之性且是仁義禮知隨其所之無不畢具汎
觀夫物飛潛動植非人也而不可謂無仁義禮

知之性仰觀於天日月星辰非人也而不可謂無仁義禮知之性俯察於地山川丘陵非人也而不可謂無仁義禮知之性以爲上下察真上下察矣

司聽者耳也而聾者嘗寄其聽於目之明司視者目也而盲者嘗借其明於耳之聰

水就下矣有就乎上者曰木之液土之膏火炎上矣有本乎下者曰石之燄泉之溫

佛家專言其無形無色者儒家先治其有形有色

陸居隨錄

卷一

三

者蓋人具形色以生不言其有形有色而空言其無形無色則無形無色之言適足以禍有形有色之身故孟子言聖人不曰無形而曰可以

踐形

圖史俱師友鳶魚總性情

可危是人禽之界至緊在義利之間

理與氣分不得曰少之時而氣未定及其壯也而氣方剛及其老也而氣既衰此處却又合不得水之氣寒亦可曰水之性寒火之氣煖亦可曰火

之性煖金之氣堅亦可曰金之性堅木之氣直亦可曰木之性直土之氣和亦可曰土之性和理與氣非合而何

從其始而言之無心則無性非性則非心從其繼而言之性無二性心有二心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解天命謂性曰命猶令也又曰天所賦爲命是命與性二矣

太極在陰陽裏非陰陽之外有太極陰陽在太極中非太極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

陸居隨錄

卷一

三

曰語其性則皆善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又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然此僅可語於習相遠也之後言乎其初非特氣清卽才亦無不清孟氏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所以爲天下後世人心慮者至矣

明道云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倣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

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繫縛且中亦何形象夫人所難繫縛者心耳有繫縛此心者有竟不繫縛此心者有繫縛此心而心爲所繫縛者有繫縛此心而心不爲所繫縛者然與其希自然之名而任其出入不如藉繫縛之功以漸於坐忘繫縛日久生機自熟我自爲主無復有爲之主者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

陸居隨錄

卷一

元

心要在腔子裏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夫心間有在腔子裏者而獨未必其是惻隱之心故此心要操存又要體認

橫渠云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夫塊然一太虛者元氣也又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元氣與游氣有二乎謂游氣紛擾爲緯陰陽循環爲經游氣陰陽有二乎陰陽即游氣即元氣散之則爲游氣合之則爲元氣猶之萬物則各一太極在萬物則共一太極言元氣而游氣在

其中

論理之書至宋而大備至明而益明後有起者何容更贅以先儒之言爲是而註脚之是爲牀上加牀以先儒之言爲非而駁論之是爲肉上剜肉章蘭溪有請之著述者曰先儒之言已盡但須刪其繁蕪學者知此可以無言

當肅殺栗烈之時陰陽相搏萬物殞落絕無太和氣象而夫子言乾道變化謂性命之各正各正於此太和之保合保合於此可見化機之妙祇

陸居隨錄

卷一

元

有復無剝有亨無屯

乾元統天各正性命者各正此元保合太和者保合此元太和即性命性命即元

漢成即位之初匡衡上疏言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報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之要室究其意此語極足羽翼聖學自董江都後鮮有及之者而不悖於其本性一言尤可以闡諸家言性之謬

平旦之氣人以爲至清之時吾以爲至易濁之時
天道有寒燠人事有冷煖無去來之見於中則無
往非春風和氣矣邵子云自從識得環中趣問
氣胸中一點無

利有從諒上來者正其諒不謀其利則知謀利非
正諒矣功有從道上見者明其道不計其功則
知計功非明道矣

能尊德性者未有不能道問學者也能道問學者
未有不能尊德性者也言尊德性而不言道問

睡居隨錄

卷一

三

學究其所謂尊德性非吾所謂尊非吾所謂德
性言道問學而不言尊德性究其所謂道問學
非吾所謂道非吾所謂問學而後世乃以朱陸
之學一指爲尊德性一指爲道問學非但不知
朱陸亦不知所謂尊德性道問學矣

不知陸子可也不知朱子則不可謂陸子爲非道
問學可也謂朱子爲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不
可

即之易而行之難言之易而行之難責人而行之

易反身而行之難一時一事而行之易無一時
無一事而不可行之難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細玩此節可以知知行合
一矣

子之燕居一節子溫而厲一節是聖人像贊吾十
有五一章是聖人自述年譜鄉黨一篇是聖人
時中圖

飢思食食然後飽寒思衣然後煖今之學者率
言自然皆欲不食而飽不衣而煖者也

睡居隨錄

卷一

三

凡禮義之事我起念欲爲之雖未必即見諸行而
此一念便可以告天凡邪辟之事我起念欲爲
之雖未必即見諸行而此一念何可以對人
學問廢於自足人品壞於不知足

魯論兩言小人一曰硜硜然小人一曰毋爲小人
儒然言士則曰亦可爲次告子夏曰毋爲小人
儒噫從後世學者脂韋洩忍觀之安得如此小
人爲維風挽俗之倡

士君子讀盡一生書只行不由徑四字尚看不透

一 做不來何論其餘

苗之初生當護其萌莠之初生當剪其萌學者存理遏欲總在方萌之時

看夫子說不食不寢以思無益之言便可斲兀坐蒲團中人矣

佛氏之教要人作眼前死人死後活人

聖賢千言萬語人人說得記得曉得但做不得

吾有足病千方百計以醫之至今日而愈矣吾有心病千方百計以醫之至今日猶病而且病生

睡居隨錄

卷一

三

病是爲吾終身之憂矣

聖人非天地無以始天地非聖人無以終

理而已矣無無極之名無太極之名性而已矣無

氣稟之性無氣質之性

五行生於二氣二氣非能生五行者萬物生於五

行五行非能生萬物者

曷言乎吾無隱乎爾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曰無

隱元無可隱曰無言元無可言

堯舜之病孔顏之樂一而已矣

覆者天載者地有覆載乎天地者曰無極而太極

聖人之書其皆述而不作乎中古之聖人述聖人

上古之聖人述天地

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

所附有聚有散矣

至易之中有不易者存焉知易而後可以言易知

不易之易而後可以知易

人之有夢覺生死猶天之有寒暑晝夜曰超生死

是無寒暑無晝夜矣曰長生是有暑無寒有晝

無夜矣

卷一

三

水火金木得土而劑於象爲黃於德爲中人備土

之德則仁義禮智無或偏之累矣

仁有自其一端言者爲惻隱之發露則仁自仁義

自義禮自禮智自智仁有自其全體言者爲天

理之流行則言仁而義禮智全其中

龍無岡洛無書則天下可以渾沌終矣蒼頡不制

字則天下可以結繩理矣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上古之聖人憂患隱而遠中

古之聖人憂患切而危

使皆聖人則乾坤可以不作矣使皆君子則屯蒙

以後之卦可以不作矣

或言顏子樂貧予曰顏子不貧或問如何予曰耳

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卽不學而知之知夫婦之不

肖可以能行卽不慮而能之能此知此能多以

聰明闢達失之不失赤子便是大人人能終身

留得此愚不肖在便是聖人

陸居隨錄

卷一

言

人未必便造到聖賢地位不可無聖賢地位之心

人未必便做得今古事業不可無今古事業之

心

希聖希賢非希聖希賢也希本身之聖賢

人之學視乎志有從心地生者有從意氣生者從

心地生者爲志從意氣生者非志從意氣生者

其志可以今日不可以明日從心地生者其志

可以少年亦可以老年

求道矣有感道之莠好德矣有亂德之熒存心矣

有誘心之媒立志矣有奪志之刃愛身矣有陷
身之穽

有陷穽則避之而不知吾之心早有陷穽矣有風

波則戒之而不知吾之心早有風波矣有荆棘

則辟之而不知吾之心早有荆棘矣有戈矛則

畏之而不知吾之心早有戈矛矣

仰不媿俯不作是儒者自反自證之憑然氣習漸

染多不自知惟從心髓中搜剔汙濯無賴無瑕

方可臻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之純

陸居隨錄

卷一

言

羅文恭言無現成良知塘南王公亦言無現成良

知快活受享不然孩子三日死却不是死了一

箇聖人味此語大有功於陽明

孩提知愛吾今日何以不如孩提之時稍長知敬

吾今日何以不如稍長之時乍見不忍吾今日

何以不如乍見之時噉蹴不受吾今日何以不

如噉蹴之時

孔子言色取之仁孟子言襲取之義徒曰行仁義

則有行仁而爲色取之仁行義而爲襲取之義

故孟子稱大舜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中庸曰率性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告子曰以人性爲仁義夫仁義而可爲也哉

世無有爲仁義者乎曰有之邑取之仁是爲爲仁襲取之義是爲爲義五霸之仁義是爲爲仁義欲取仁義之名而又欲享富貴之實欲升聖賢之堂而又欲入佛老之室亦惑之甚矣

有以意氣論事者有以意氣論性者夫事尚不可以意氣言性可以意氣言乎故孔子於子路直

陸居隨錄

卷一

三

曰野哉由曰由知德者鮮

馮東臯見伊川曰二十年聞教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東臯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爾亦有一奇特事東臯請問先生曰每食必飽東臯言室中有光說得奇特伊川言每食必飽極說得平常而却自以爲爾亦有一奇特事乃知舍平常之外更無奇特人所見爲奇特者自伊川視之直是茶飯家常

教人爲庸行庸言之人則難以動人教人爲益天

蓋地之人則易以動人無惑乎後之立言者愈變愈幻愈出愈奇

或曰儒者之安慮卽釋氏之定慧然儒者之安慮從格致來者也其慮也有功釋氏之定慧不從格致來者也其慧也無用

漢儒之註疏至宋儒翻之宋儒之章句至後儒翻之宋儒所翻者從乎體認從乎實後儒之所翻者從乎意見從乎新

聖人之時中從窮理得來故大學之本在格致

陸居隨錄

卷一

三

學者當思將此身置之古君子中學得那一箇古人學得古人那一件好事庶不媿讀聖賢書庶不媿爲聖賢之徒

學聖門當先學原憲之恥無原憲之恥而開口便言顏子之心齋坐忘言孔子之時行物生賢智之過行非所言始則爲索隱行怪後則不流爲辱人賤行不止矣

以本高之體而登山觀海覺意見俱渾以本明之體而臨壑看月覺情欲自空

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
信看一斯字亦不知幾經煅煉而後能動靜言
貌合乎自然不在於容貌顏色辭氣上作工夫
讀此可以知陶融氣質之功
定靜安必置之不定不靜不安之地不定不靜不
安之時而後始見其能

孔子言血氣是專言氣孟子言浩然之氣是合言
理氣發所未發孟子真道統之功臣

今人言好學非咕吟以問仕宦之徑則涉獵以博

聖居隨錄

卷一

三

問見之名當日袁公問孰為好學孔子於三千
弟子中獨稱顏子且曰今也則亡要其所以稱
好學乃在不遷怒不貳過曰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敏事慎言就正有道以此觀之今人之言好
學不知其何所謂矣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執中曰時中曰用中亦中
於則而已須知此則未有物先有則非待有物
後方有此則隨物順應以則還則即以物還物
君子以人治人亦治之以則君子絜矩亦絜乎

其則此一則推之一人而準推之人人而準推
之古今人人而無不準此堯舜一中之傳所以
為千萬世心學之祖為千萬世治法之宗

無過不及之謂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或曰堯舜
為之君而天下皆生知安行之人誠有味乎其
言

月明於上水與鏡明於下形雖不同明則同以明
印明上下相照一勺若此千支萬派亦若此一
箇鏡子若此千百箇鏡子亦若此惟其明同故

聖居隨錄

卷一

三

照無不同知此可以識天下歸仁之體可以識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

雞未鳴早驚有蕩漿聲正好安眠時偏往來江上
所志在何雞既鳴猶聞有讀書聲正好安眠時
偏呬唔窻下所學在何

鑽研乎河洛之奧咀味乎鳶魚之觀夢寐乎聖賢
之靈配合乎天地之位

人之生有外來有本來外來者不增本來者不損
可與共學矣外來者不入本來者不出可與適

道矣

非仁做義禮智不出立天之道言元而亨利貞在其中立人之道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亦言乎一端解者遂以愛爲仁以博愛謂仁亦執乎一端昧乎全體矣

無信亦做仁義禮智不全吾道一以貫之誠而已矣

有聖人之皮膚有聖人之骨髓有聖人之精神博學之審問之可以得聖人之皮膚矣慎思之明

啞居隨錄

卷一

聖

辨之可以得聖人之骨髓矣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可以得聖人之精神矣

陸子曰六經皆註脚吾曰六經者三才之圖三才者六經之圖聖賢以六經圖三才吾以吾心之通三才者圖六經則無在非三才之道無在非六經之書亦無在非吾心中之三才六經

道若大路然有申韓而路荒蕪矣有老釋而路崎嶇矣有不申韓而淡於申韓而路皆寇讎矣有不老釋而淡於老釋而路皆神怪矣

人有心如戶

田吾有一間屋曠而不育

居不爲

離之子

官耕不

一畝田荒而不

吾道一

世之一者何曰統體

各具一太極大德敦化敦化者此一小德川流

川流者此貫然則門人問曾子唯何以曰忠恕

恕從忠來忠恕從太極來恕卽忠忠恕卽太極

非一以貫而何

宋儒云觀未發氣象未發矣何氣象可觀無氣象

啞居隨錄

卷一

聖

觀氣象是於無意著意無意著意勢必無事著事無物著物是本靜而愈以動矣然則工夫如何曰未發卽不覩卽不聞戒慎乎所不覩恐懼乎所不聞上節言之矣

子曰賢者過之智者過之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是聖人於周季已知後世有荀楊之學有金谿姚江之學聖人憂之於前儒者不能救之於後且襲其說而又甚焉無怪乎瞿曇之兒孫蝗食天下矣瞿曇之宮殿與瞿曇兒孫之語錄茅塞

天下矣

讀一日之書醫一日之病讀一年之書醫一年之病讀一生之書醫一生之病然而病從何來醫從何起或依古方或不依古方左之左之惟其空之右之右之惟其有之讀書不死於書用方不死於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世儒談學喜廣生徒又喜撰述自成一家使出其門者奉一先生家言橫據胸中牢不可破羅文莊讀書於樓上二十年學者來問提誨不倦卒

墮居隨錄

卷一

聖

未常招致門徒章文懿生平無撰述謂後人所言皆前人所已言不必重作註脚卽此便見二公之高

王文成門徒遍天下吾豫章尤甚當時文成之學獨高其說以籠罩豪傑折服英雄其節鉞虔州既有可爲之勢而破寧平寇又有蓋世之功故一時士大夫志於道者無不樂其學之有異於人願爲執贊吾郡賢者如鄒文莊聶貞襄歐文莊羅文恭四公俱出其門一時弟子號稱極盛

獨羅文莊致仕居鄉憂文成之學後必爲天下

裂當門庭最盛之時勳業烜赫之日使非眞有所見獨有所持何樂以一人爲衆射之的爲羣口之攻旣與其先生辨又與其門弟子辨嗟乎先生之力孤矣先生之心苦矣

古人之師重在傳道今人之師重在取文師以道合故生則可從事於車御死則可從祀於几筵師以文合故有勢則相援爲黨類無官則相視如路人

墮居隨錄

卷二

聖

八極非廣也一膜非隘也千古非久也一息非暫也視八極如一膜必有以一膜乎八極者視千古如一息必有以一息乎千古者

道者人也曰率性之謂道是人與道一矣道者天也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是天與道二矣

嬰兒之墮地卽泣其泣也豈有所感而然嬰兒之墮地卽乳其乳也豈有所嗜而然無所感而感無所嗜而嗜此之謂發皆中節

寧可受也而所戒慎者在驟寒暑寧可受也而所戒

慎者在驟暑飲湯飲水衣裘衣葛可以漸變不
可以驟更儒者之言學君子之論治一而已矣
今年悔去年矣明年又悔今年今日悔昨日矣明
日又悔今日不知老之將至如何如何

先儒論道固可尊不無可疑後之學者雖不可以
前賢爲非然過泥其說而性道教之旨愈不明
於天下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於佛老之宇殿則輝煌之於聖賢之宮牆則飄搖
之於佛老之經卷則什襲之於聖賢之圖書則

墮居隨錄

卷一

四

狼籍之於佛老之儀像則拜跪之於聖賢之神
位則忽略之於佛老之兒孫則護持之於聖賢
之門徒則排擠之

猶是人耳曰希賢曰希聖終之曰希天試思其希
天者何在豈求之天哉人而已矣

佛氏之言覺如匣中之鏡井中之水儒者之言明
如日之行於晝月之行於夜

許文正臨終自言吾一生爲浮名所累甚矣名之
足以賊人也某之迷而不返久矣回思十年來

吾之骨肉去了多少吾之親戚去了多少吾之
友朋去了多少又回顧吾之本身耳漸聾目漸
矇齒漸搖鬢髮漸白面皮漸皺障深過積道理
未明能不爲之寒心

世之斥考亭之學者能生而識字乎能生而通四
書諸經乎能生而奪科目乎卽今所得一知半
解非從此中考究來乎不念其所從來而盡指
之爲糟粕爲註脚爲訓詁爲支離人以爲得魚
忘筌吾以爲操戈入室

墮居隨錄

卷一

五

問後之言學者何如前賢曰後之言學者喜於言
假曾點而恥於言真子夏喜於言假明道而恥
於言真伊川

問本體如何曰孟子言性善矣大學言止於至善
矣周子言無極而太極矣

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一
元耳而資始者此元資生者此元統天者此元
承天者此元直可一言斷之曰太極卽元無極
卽無元

天下國家子臣弟友皆物也有一物卽有一理且有數理卽一物而求其理之所在又卽於數理之中而求其一理之是所謂則也所謂至善也是必平日窮究庶一事一物萬事萬物見無不到施無不宐此從來言學必以窮理爲第一入門

忠孝廉節亦有市心盜賊奸邪亦有本心有市心可以知人欲之難淨有本心可以知天理之常存

唾居隨錄

卷一

聖

或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程伯淳任晉城滿去夜有叩門告人命狀者曰吾邑安有此人有人則必某問之果然或曰何以知之曰吾嘗擬此惡少未革一邑之民不知其幾乃所告不出所料非至誠前知而何
人固不可不俟命而又不可盡委於命能俟命而不委於命方可謂之立命此理備之易書
人有嚮往之意則千程可到人有偷安之心則一步難前

童頭童之時獨無童心當衰暮之年獨無暮氣惟仁爲己任死而後己之人方可語此

或曰心屬火固稱靈鏡亦號病根觸事中熱如沸如熏此法宜配以水令火有所制轉炎成淡淡字從水從炎止燄抽薪莫要於此

飲食心淡可以茹草被服心淡可以懸鶉居室心淡可以在陋貨財心淡可長懸磬仕宦心淡可蚤掛冠名譽心淡可任呼馬呼牛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

唾居隨錄

卷一

聖

明於生死之故者槁柄在握蒼蒼失權明於物我之故者胎元在身林林待命
此道在宇宙間隨類賦形各各分給分之鳶魚爲飛躍分之天喬爲花實分之金玉爲堅剛分之人爲虛靈純實然鳶魚之飛躍猶是飛躍天喬之花實猶是花實金玉之堅剛猶是堅剛惟人則智慧日生虛靈日損習尚日淡純實日虧
父母所生能有一件全歸具否天地所付能有一件盡壞否乃不惕然自省赧然自慚而或歸

咎於父母所生之不才天地所付之不齊非得孟子特以性善爲千萬世立教其不相率而作無善無惡有善有惡之談也鮮矣

古今之綿長俯仰之寥廓人於其間一呼吸而與千萬載之往者來者共爲終始一動靜而與千萬里之靈者蠢者共爲動靜元會運世皆我昏朝上際下蟠皆我頂踵無生滅無餘欠悟此理者去住混沌之中坐起清寧之外翕張四氣推轉二曜有此胸次方是男兒

塵居隨錄

卷一

四

豎起難放倒易進步難退脚易惟立志卓然者如針定盤百轉而指必南如水行地萬折而流必東人謂夫子之純全在於不惑知命耳順從欲之時吾謂夫子之純全在於十五志學三十而立之時

今人見高明之家說得闊大說得圓融指經書爲糟粕指註疏爲支離亦羨慕新奇羨之於心形之於口而不知其所謂高明者亦從經書中託胎來亦從註疏中借徑來經幾呬語經幾由釋

經幾患難挫折經幾體勘踐履而後方有所悟方有所得若夫資稟凡庸習尚沈埋依傍門庭附隨口吻以書本爲無用以儒訓爲多言日用常行子臣弟友未曾了得一刻却說到千萬世未曾走得一步却說到千萬里画餅充飢如何救忙言大而誇空誣終身

曰窮理曰盡性曰至命只一盡性而窮理至命在其中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問本體如何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夫子本體

塵居隨錄

卷一

四

是卽人人本體

文章小技可爲則爲毋過於苦毋傷於思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如此則兩京三都之賦可以不作矣

論學不必高遠讀書不必宏博獨患不身體力行耳能讀一部小學而大學在其中

程子曰人不善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今之讀論語者以之習舉業博科名幼而壯壯而老只是此等人

學之不講聖人憂之祖龍之虐書可焚而道不可
焚後世小人乃欲排擊有道斷絕人心欲爲祖
龍而不知其適以自焚矣

學問最怕自足自足便是死機不自足便是生機
人之七情惟欲爲甚欲去人欲必存天理蓋天理
存則天理爲主而人欲自屏伏然天理非不可
爲主而有時不能自主且顛倒於利欲之中吾
以爲惟恥心可以救之欲心一生恥心遂死恥
心一生欲心遂死蓋恥與欲斷無兩立之勢故
嗟居隨錄 卷一 五

教人存天理不如教人存恥心雖然恥心卽天
理恥心存卽天理存但言理則尚可假借言恥
則無容退避矣

讀前賢日記援引發揮未免有意修文潤色之意
多刻苦之意少獨康齋日錄三省其身一字不
虛最足警策後學奉爲典型史貞肅云吳康齋
是真儒常與敬齋匹過於白沙陽明

忍得飢寒受得患難不愁不到聖賢地位
忠孝廉節不可著一忠臣孝子廉士節士之想感

而順應是曰率性是曰心安理得

心如澄潭而一毫私欲不足以動之斯爲聖賢之
徒

讀聖賢書須從自己身上讀來方知得己之不到
處知得己之不是處知得古聖賢用功之密用
心之苦處方是讀書

世儒言學喜言無謂學必透到無而後謂之至遂
引君子之無適無莫聖人之無意無必無固無
我天之無聲無臭爲證且曰鄙夫之見取於聖

人止取其無知

以鄙夫之空爲釋氏之空又以顏子之屢空爲釋
氏之空誰作此解而使後之學者喜其新奇舍
其平實而索之不可知不容說之空

釋氏之言寂言虛言靜言空言無識者知之猶得
斥之爲異端世儒之言寂言虛言靜言空言無
識者明知之而亦不敢指之爲異端蓋託於儒
與釋之間其命旨固高其立言最巧其惑人愈
甚

昔有祖新建之學者送人序云研窮非不學也然而滯物高僧未嘗入其門焉禪修非不學也然而泥跡通儒未嘗入其門焉主敬而嚴主靜而寂非不學也然而淺念聖儒未嘗入其門焉聖儒何宗乎盡性而已噫夫不言盡性則已既言盡性則研窮非盡性研窮者何禪修非盡性禪修者何主敬主靜非盡性主敬主靜者何乃斥之爲滯物爲泥跡爲淺念又分一高僧通儒聖儒之名槩指之爲不入其門以此立教使天下

啞居隨錄

卷一

五

學者譬一葉浮巨海中之東之西不可之南之北又不可終日迷津幾時到岸

儒有祿百氏而立言者其祿易辨儒有託二氏而立言者其託難攻

近而一家遠而天地羣物皆吾一身宗族吾之心腹也民庶吾之四體也天地吾之頭足也羣物吾之毛甲也君子和其宗族使睦理其民庶使平相其天地使寧適其羣物使若而要皆以全其父母所生之身

人人皆聖人人皆天希聖希天工夫存焉或曰人有工夫聖無工夫乎聖有工夫天無工夫乎曰天無工夫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聖無工夫則無以與天地合德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天之工夫聖之工夫

宋儒言在物爲理以有一物卽有一理所謂統體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其言豈始自宋儒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詩言之矣舜明於庶物非明乎物明乎物之理也孟子言之矣近儒好奇

啞居隨錄

卷一

五

以在物爲理爲支離斥而非之有云宋儒不知生生之理靈乎中而體乎物而謬指在物者之爲理又云幸有明者又不知靈乎中而體乎物者之必有天則懲而過之重內輕外喜妙踰矩甚者恣欲放情疑阻來學猶自謂超形器而越方體此其學既遠於求聖之實功而適以增老釋之藩垣其言既斥在物爲理之解又自存地步恐人訾其二氏也則又指脫形器而越方體爲適以增老釋之藩垣此其巧於立言使人何

所適從且既指在物爲理爲非則體乎物非在
物乎體乎物者之必有天則非在物爲理乎欲
斥先儒之非而言之自相牴牾若此且指在物
爲理爲非則是塊然一物無理以爲之宰又安
能禁人之喜妙踰矩縱欲放情哉不知天下之
理原無內外天下之物亦原無內外孟子言萬
物皆備於我蓋物卽我我卽物物我一體形骸
何岐今以在物爲理爲非其意欲內理而外物
而豈知理無外物亦無外也哉欲申其創解而
唾居隨錄 卷一 吾
不知其偏持甚矣

楊龜山非禪也然言老子死而不亡惟顏子當之
儒者因疑其爲禪家輪迴之言非禪而猶訾以
爲禪况後世以儒而神之乎禪者哉口則闢禪
而實依之爲櫛栢非惟得罪於儒亦得罪於禪
矣

大學之教極其效至於天下平而工夫惟一慎獨
中庸之教極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而工夫惟
一慎獨

看雲起咏稻肥聽魚躍觀鳥飛見乎隱顯乎微樂
天命謹幾希

唾居隨錄卷一終

唾居隨錄

卷一

五

唾居隨錄卷二

廬陵張貞生簣山著

男 世坤
世坊 鈔

天命章中與和對言問強章中與和對言餘則未
有言及和者蓋言中卽所以言和中和有二名
非二物謂中庸全書俱言中可謂中庸全書俱
言和亦可

凡事豫則立豈必事事而豫之哉言五達道三達
德曰所以行之者一言九經曰所以行之者一

唾居隨錄

卷二

一

得其一萬事畢豫者豫此而已孔子斯言非告
人汎而求之於事正告人約而求之於心
曰仁者人也曰仁也者人也曰仁人心也無仁無
人非仁非心仁也人也心也三而一者也言回
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言君子曰以仁存心仁也
心也一而二者也三而一指其本來言之一而
二指其後來言之言本來則無非仁言後來則
間有出入於心者故曰不違曰存而終不可謂
人自人心自心仁自仁

子未嘗自言學詩學書學禮獨曰加我數年五

十以學易韋編三絕涉一微乎孔子之學一生
是易一身是易惟孟軻知之故曰孔子聖之時
學者之患患在看得此身是軀殼無用之身所以
依隨苟且自暴自棄不肖向上不肖撐前而不
知此身原是聖人之身原是參天地之身看得
透時頂天立地日夜孳孳

物類有形俱可納汙亦可受縛獨此一性靈應無
形欲令納汙無地安頓欲加束縛無處著手沈

唾居隨錄

卷二

二

心退藏自是真體世人往往無病做瘡無影點
墨於無形可汙處自爲形納汙於無形可縛處
自爲形受縛嗟夫有形之汙其汙有迹猶可拂
除有形之縛其縛有方猶可解放無形受染無
形受縛拂除不得解放無從愈汙愈積愈縛愈
緊豈汙終不可除縛終不可解乎曰是必於無
形自爲形之時悔悟追尋冰釋雪融歸於無形
而後始識性眞始充性量

人有血脈有精神血脈常周文膚無病精神常用

騎可以不脛而趺千萬里者其說何居

道若大路然何人不可行何人不可到水則用舟
可行用舟可到陸則用車可行用車可到初出
門時雖不識路自有箇不偏不倚明明白白指
南車在但怕不行不怕不知但怕不冒上京不
怕趺不到京

人不必著書人即欲著書而必不可著人所不易
知不易能之書

吾明德中原是能定原是能靜原是能安原是能

神明自瑩一息不周便成麻木一刻不用遂墮
昏沉惟其動故戶樞不壞惟其活故流水不腐

惟天生生故不息不息故久是以精一貫之然
必感而遂通爲用朋從爾思非用不達之謂精

貫神和爲用紛思祿慮精竭神勞爲不月天
日行三百六十五度變動不拘太虛寂然

人之爲學原不必爭異同譬適長安或水陸或
陸從騎雖殊途異用及其抵京師望宮闕則一

雖然立言之家竟有似不必由水陸不必由舟

慮亦原是知止其知也爲明德中所不慮而知
其能也爲明德中所不慮而能
讀仲尼祖述堯舜一章可以知天地之本體可以
知仲尼之本體可以知人人之本體
陽之生在子小寒大寒二節乃在子陽生之後陰
之生在午小暑大暑二節乃在午陰生之後閉
即啓啓即閉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以此信道具
於人無前後際無已未發不睹不聞是羣動森
羅時萬感萬應是嚮晦冥息時

物無用舍用舍以時夏則衣葛棄裘冬則衣裘棄
葛豈物之見取於人見棄於人哉亦豈人之有
所取於物有所棄於物哉物來順應無彼無此
君子之道與時偕行

心如根核根核之中已有枝葉却不見有枝葉學
者操存更莫尋枝問葉亦莫挑根著壅鑽核受
糞但於不睹不聞時萬感萬應時找尋著當年
與四肢百體同來的真正根核何在存養涵濡
從生得熟從熟得忘任雷動風搖雪壓霜摧屋

裏不復迷失朋來客往總歸寂然非但小小文章事業是這根核中發出來枝葉便爲聖爲賢配天配地亦不過是這根核中發出來枝葉富有日新生生無窮

人縱不能便見本體亦豈不能見箇端倪端倪中具全體便須著眼認定猛力擴充如已登路更莫停車如已上船更莫停帆直須趲到京師望見宮闕儼然九重至尊在萬民千官之上

太虛何處不入亦何物不在太虛中人之心正是

唾居隨錄

卷二

五

如此乃把腔子裏物推出膜外此其心何心

天下之學莫病於執學者之紛呶皆始於執

或曰子莫之執中唐虞授受非允執厥中乎曰有

執持之執有執著之執唐虞之執其執也可以

權子莫之執其執也不可以權唐虞之執中從

精一求其中也可以權子莫之執中不從精一

求其中也不可以權

顏子之學純於孟孟子之功高於顏

有言有者有言無者有言非有非無者一言以蔽

之曰有始於無無始於有有不離無無不離有言性善必稱堯舜言堯舜之道曰孝弟故曰堯舜與人同

朱儒王介甫以執拘之見言治陸子靜以執拘之見言學然觀其指春秋爲爛朝報則陸子之學由王子爲之兆其端嗚呼聰明過高之足以累人也如是

無善無惡心之體或曰無善無惡卽周子之無極則告子之無善無不善亦可曰周子之無極或

唾居隨錄

卷二

六

曰無善無惡言心非言性心與性非二物信斯

言也見孺子入井而何以有怵惕惻隱之心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元者仁也乾大生坤廣生惟

仁所以生惟大生廣生所以爲乾坤廣大配天

地仁而已矣故孔門之學多言仁

人所難絕是有我心故無我獨以稱孔子人所難

克是有己心故克己首以告顏淵旣去障礙便

徹藩籬萬物備我是何胚胎天下歸仁是何體

段

聖人於師冕則詔之於原壤則叩之闕黨童子則命之互鄉童子則見之可以想見老安少懷萬物一體之心

學貴實踐不貴虛揣儻徒推原性命駁勘有無說來亦洗發看來亦伶俐問所行事懵懂糊塗乃與一字不識人一般學以行其所學爲學非以言其所學爲學有證佐有下落眞知眞行然後談論處是受用處咀嚼時是飽飫時

理無定形中無定位有定位之中無中不邊無定

性居隨錄

卷二

七

位之中無邊不中

性名性命名命曰各正性命曰各具太極子路之與人共顏子之無伐無施猶有各之見者存聖人非得之無性之原無極之始則各之見存各之見存老不安友不信少不懷矣

道有千百言之而不盡者有一二言之而盡者千百言之而不盡教者之道也一二言之之而已盡性者之道也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見從母胎中得來種子原

未嘗滅到歸根返土時仍然發露然不爲之於平日而信之於臨去晚矣

做秀才慕功名無書不讀然無一字到身上其受病亦在書做純儒見性命無書不讀然無一字在胸中其得力亦在書

問如何是赤子之心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此不學而知之良知不慮而能之良能即赤子之心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雖然謂赤子之心非大人之心不可謂赤子之心即

性居隨錄

卷二

八

大人之心亦不可此心亦必由幼而少培植擴充由存養省察推而極之爲參贊位育之心譬之桃李然心則其仁從而茁土爲榦爲枝爲葉皆根之乎仁亦必須人力培植雨露滋潤日積月漬而後可言苗而秀秀而實不則無栽培無灌溉或加之斧斤也而謂此一粒之仁即可指之爲豫章棟梁之材可乎孟子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不失字便有恁般工夫在裏王文成言良知羅文恭言無現成良知立言之旨

先後一揆

博學之審問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古人言學必言問學以求乎己問以資乎人今日學者賓朋羣居非言皇皇求名之事則言皇皇求利之事非相率譁笑無益之事則習爲毀譽無益之事其於聖賢之書身心之理非自恃其才心恥下問則以爲迂而不樂人問無怪乎開口言學問究無一真正學問之人

唾居隨錄

卷二

九

顏子四勿孟子三勿孟子之三勿從顏子四勿中來

儒教之尊於古今始自天地繼之爲義皇唐虞夏禹商湯周家父子而大成於孔子人知孔子之爲儒宗而不知天地之爲儒宗是以竄入於二氏錯雜於諸家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又曰夫子何嘗師須知三人求師當先問其必有我明於必有我三字則知夫子之何嘗師實無往而非師

曾翀在翰林進講上問三教孰優答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然則儒爲賤耶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可一日缺哉上大悅今之學者儼然爲儒乃喜言黃金白璧而厭言五穀是欲率天下而爲一粒不飽之人矣

唾居隨錄

卷二

十

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曰匹夫匹婦強死則魂魄依藉於人能爲疫癘則非強死者之不爲癘可知刀兵水火橫罹致魂魄不散有爲陰房鬼火天陰鬼哭者亦有忠孝正氣死則爲神者然此特其變耳使必謂人死皆爲鬼墮諸六道輪迴則開闢之初人類初生物類未繁人類亦何從而輪迴以生物類亦何從而輪迴以繁乎故儒者貴言其常毋言其變

禪那謂大徹後不妨橫說豎說逆說順說乃至模倣之家便自顛翻話頭張唇開口作無倫大語無忌憚語儒者原不是此等法門浸漬日久大放眼孔遂不知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者是顏淵且不知我無能丘未能者是孔子推其誇大

更有躡等於孔顏之上者如陸子所云仰首攀南斗側身倚北辰舉頭天外看無我這般人大學誠意之旨晦菴臨終尚爲改定晦菴之爲後學不管若其子孫千辛萬苦雖臨終猶拮据若此後人食乳忘德且橫加詆議焉此其心尚可與適道哉

學之患皆耳學舌學眼學乃儼然許於人曰心學見不真行不篤抱塊終身

吳聘君日錄無日非自媿自悔自惕之言讀之殊

墮居隨錄

人卷二

十一

足微醒不似他家點染刺描如放翁人蜀記雖娛耳目無裨身心學者俱以爲淺近置之亦文而不實者之過也

或問天地於何盡於何極世界於何始於何終予曰姑置之且了眼前天地了眼前世界閉眼則皆暗開眼則豁然

耳也目也口也鼻也手足也善用之爲全身之君子不善用之爲賊身之小人善用不爲所用不善用爲所用要視乎存主之心

書之有益於世者存之無益於世者黜之此八索九丘連山歸藏之所以不傳於孔子也而後人乃尋爲幽奇古怪之論爲不可思議不可方物之言險澀隱晦揮霍閃爍有以知其人矣

緯書不一種易曰乾鑿變曰坤靈圖曰通卦驗尚書曰考靈曜禮曰含元嘉春秋曰元命苞曰佐助期曰運斗樞曰文耀鉤曰威積符詩曰含神霧孝經曰援神契

乾坤之後繼以屯又繼以蒙欲使世爲渾沌之世

墮居隨錄

人卷二

十三

必使人爲童蒙之人然而難矣蹈道之言寡而要論道之言行而文文者無益之錦繡要者有用之稻粱

或曰無不易之物有不易之理然理有方亦無方或揖讓或放伐或井田或不井田或封建或不封建損益從乎其時變通因乎其勢卦畫立而名之曰易惟其易乃所以全其不易乾坤之所以不息者兩故易易故神

曰得之不得曰有命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聖人

之命厄於桓魋厄於匡厄於陳於蔡皇皇然有不爲東家丘不爲喪家狗而不可得者豈欲與命衡哉聖人自序由十五志學歷三十四十至五十始曰知命蓋天命至聖人而變至聖人而益未易測聖人之窮七十子之通聖人之晦六經之明聖人之塞千萬世之亨

堯之水使早一載命禹則可免一載之水矣湯之旱使早一載禱桑林則可免一載之旱矣南巢之放牧野之伐使早一日放伐則夏商之民免

呻吟語

卷二

三

一日之塗炭矣然而有所不能者後天而奉天時聖人之順應者心而不能不需其時時之所在卽理之所在聖人不能違理安能違時

周公於報政曰魯後必弱齊後必強孔子於及門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斲之數乎斲之理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理而已矣

無非無刺善也鄉原之無非無刺孟子則賊之廉善也陳仲子之廉孟子則蝟之仁義善也楊朱墨翟之仁義孟子則禽獸之

閉眼見天閉眼見心

寂而成之謂性虛而實之謂心隱而費之謂道公焉之謂仁中焉之謂仁僅以愛言仁失之矣羅近溪之學本於陽明而實本於顏山農所以可疑羅達夫之學本於陽明而實本於李文介所以可信

陽明子之失不在於單提良知之旨不在於無善無惡之論而在於必欲伸其說以斥朱子必申其說以斥朱子而又爲晚年定論之書以陽爲

呻吟語

卷二

十四

朱子而實斥朱子遂使後人窺見心術而疑其學術之偏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與義有二乎哉理爲吾心所有之理義爲吾心所有之義窮理以用理精義以合義仍屬之心此仁內義外子輿氏所以淡斥其非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中卽和和卽中無性非情無情非性

本之義廣言學曰本性本心本體服官曰本官本

衙門居鄉曰本家本支失本之學非學背本之人非人

狐死首丘本之義大矣哉故君子務本至誠立天下之大本

諸家言心俱譬之鏡謂心本明如鏡之本明謂心本明而爲欲所蔽如鏡本明而爲塵所蔽謂心爲欲蔽而克治之則復明猶鏡爲塵蔽而拂拭之則復明雖然鏡無知心亦無知乎鏡之照有窮心亦有窮乎是故以鏡喻心雖知鏡不知心

居隨錄

卷二

十五

聖賢有渾成之聖賢有擴充之聖賢平旦之好惡小人之掩著何嘗非渾成之聖賢堯之兢兢舜之業業何嘗非擴充之聖賢不用擴充便非渾成不是渾成何從擴充

四端我原足具足何待曾設孟子所謂擴充非另有以擴之只此一心無少間斷生生不已便

充滿

升人而欲從手見之仁聞聖道而樂日月至焉

之仁欲罷不能三月不違之仁純亦不已聖人之仁天地之仁

學至應事不累於事接物不滯於物始可言天理之純

常覺此身束縛是學者用功之日常覺此心快活是學者得力之時

荀卿謂性爲惡謂禮爲僞以其學授之李斯而遂貽焚坑之慘嗟乎學術不正之爲禍也如斯

韓子言性而性凶歐陽子不言性而性存

陸居隨錄

卷二

十六

零碎用功是推車運水其用易竭整段用功是掘井及泉其用無窮

聖學不明人心不可以正人心不正天下不可以平

世上有不仁之人身內無不仁之心

一部易經大意是教人防微悔過之書

易書之體曰經易書之用曰權

有小人之權有君子之權有聖人之權小人之權

以識君子之權以知聖人之權以不識不知

聖人鼓萬物以權天地亦鼓萬物以權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經也殺以生之天地之權也有雨露不能無冰雹有日月不能無風雷天地之權也正天地之經

學必至可與權而學之量始全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箇可與權

論學無實見因人之崇奉而崇奉論人無實見因人之非議而非議

天下之道先正其家詩首關雎國家之男女正矣

陸唐隨錄

卷二

一七

易首乾坤天地之男女正矣

閒時收斂此心易忙時收斂此心難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六經四書亦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

君子之學有存養有省察其實省察亦是存養之

一端明於存其心養其性而殀壽不貳修身立

命亦不出存心養性之中

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人
也無我無人道之全體見矣

有失有復無失無復惟聖人無復惟賢人能復惟

小人迷復

去惡念易去禪念難

自家一箇心尚照管不定說甚本體工夫

一部周易時之一字盡之聖人通身是易故曰孔

子聖之時

人有喜怒哀樂天有生長收藏人此中此和天此

中此和

難防而易禪者意難立而易奪者志難純而易動

陸唐隨錄

卷二

一六

者心

曰君子戒謹恐懼曰君子不憂不懼不憂不懼之

心即戒謹恐懼之心非有兩君子君子亦非有

二心故如淵深冰薄亦如時行物生

履險而驚臨事而懼皆是孔顏樂處

人而學儒是欲爲關門獨坐之聖賢人而學佛是

欲爲離倫絕物之聖賢人而學儒是欲爲天地

萬物一體之聖賢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又曰忠恕達道不遠豈道

有二道忠恕有兩忠恕乎曰忠恕與道對故曰不遠忠恕卽道故曰一以貫

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生死關

學者存之身有實修施之世有實用方是真儒人知訓詁俗學之無用而不知性命空談之爲害嘗舉天下指空說無之人私驗其存之身者何如則無實修驗其見之世者何如則無實用開口無極太極儼然圓相頭陀

舉業家作文詮理亦非不明然但得之皮面意見

睡居隨錄

卷二

十九

口頭知解不從心學體認中來所以無益

無思也無爲也是本體是工夫

子曰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學者存天理去人欲有用力之時有用力不用力之時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之四勿是用力之時勿正勿忘勿助長孟子之三勿是用力不用力之時

爲天地立心豈從天地立心哉爲生民立命豈從生民立命哉曰求其在我而已

程子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此二語便包括天命謂性一章

楊慈湖門人以操持此心爲學慈湖喝曰心何罪而拘囚束縛之由此而後人遂有謂心貴放者且謂孟氏求心爲依舊落迷途者甚矣立教之不可不正矣

明德明也明明德非另有一明也明德此明明明德此明

性相近習相遠能轉習歸性者之謂豪傑不能轉

睡居隨錄

卷二

二十

習歸性者是謂下愚

下愚不移非不可移也自不移耳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

學而後知其知有盡不學而知其知無窮慮而後能其能有盡不慮而能其能無窮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何思何慮易之無思無爲一而已矣

無不知之謂知無知之謂知無不能之謂能無能之謂能孩提之不慮而知無知也孩提之不學

而能無能也孩提此無知無能聖人此無知無能天地此無知無能

聖人此不識不知百姓此不識不知赤子此不識不知然不可無知此不識不知者聖人之所與百姓赤子同者不識不知聖人之所與百姓赤子同而異者知此不識不知問涵養如何曰省力處著力著力處省力

養性先須知性一了百了一徹萬微程子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者然欲以此槩之人則失矣

睡居隨錄

卷二

三

君子慎獨獨體即天命之體君子畏天命故畏獨日月之光不可謂光非日月不可謂光即日月日月有日月之體見日月之體則所照之光亦其餘矣

仰鑽瞻忽之時顏子求道之時如愚之時顏子契道之時

仁義禮智信曰五常不失其常之謂人不失其常

用聖人

二永乎中庸不可謂之純

性即天道也曰性與天道是性自性道自道子貢之達所以不如顏子之愚

無所畏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此之謂自慊魯齋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三十讀書至魯論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孔門持敬之道遂易魯齋乃從事持敬之學以求仁卒聞其道

閒之一字原屬美名然富文忠謂程子曰先生天下閒人程曰吾做不得天下閒人故學者一任

睡居隨錄

卷二

三

斯道或窮或通總不得閒

先正言學有云以孔子道人者試思孔子豈必人道亦豈人可道哉以人治人去其道而可矣我欲仁斯仁至去其孔子之名而可矣

作貢舉議作勝相院記淡言佛學之非者此蘇軾其序居士集云梁以佛亡莫或正之賴唐有韓愈今有歐陽子者此蘇軾及南譚長篇短韻無非禪喜且鬻買舍利資冥福而彌陀佛像自隨人問其故曰是受生西方公據又自謂前身

爲五戒和尚者亦此蘇軾或排斥或皈向大約聰明過人識見不眞操持不定獄中與弟子由詩云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以此推之貪生怖死豈朝聞夕死者哉無惑乎其不滿於伊川之學而攻之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是學者變化氣質之效是學者變化氣質之方

顧誕天之明命其顧也有工夫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其見也無工夫

唾居隨錄

卷二

三

復見天地之心不復不見復後言見見始真是以

君子不求眞見惟求真復

朋從爾思其思也如何消除從思上消除終無消

除之日

萬物皆備於我一章是一貫註疏

功利二字爲毒最淡然有世俗之功利有學問之

功利世俗之功利其毒也猛而易制學問之功

利其毒也險而難攻

有有形可對之境有無形可對之境有形可對之

境心非境境非心可以坐忘無形可對之境心卽境境卽心不可以坐忘

有所立卓者非道如有所立卓者是道欲從未由者是道

君子之道費而隱故夫子呼二三子而告之曰吾無隱

眼見若不見耳聞若不聞故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然有受病於心不在者亦有得力於心不在者畢竟心在何處得力在何處人所

唾居隨錄

卷二

四

不知己所獨知

除諸家之見解而後謂之知除積年之見解而後謂之知

鐘體外實鐘心內虛叩則聲不叩不聲一叩一聲

萬叩萬聲非有聲非無聲觀此可以悟寂然之

體未發之中

仁有言其一節者有言其全體者言其一節微子

箕子比干曰殷有三仁一匡九合之管仲亦曰

如其仁如其仁言其全體子文文子曰未知焉

得仁由求亦曰不知其仁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亦曰仁則吾不知

知善知惡非知也知愛知敬非知也知止於至善可謂知矣

手足痿痺曰不仁不仁之病中乎手足人可得而醫不仁之病始乎心人不可得而醫

求善如求生避不善如避死以視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更覺念頭真切矣

或問禱念求息愈紛如何屏除曰人嘗如虎狼當

聖居隨錄

卷二

五

路鼎錢解衣之時一心畏懼萬念自寂

言性者必淡之又淡極於不睹不聞無聲無臭而不知性之包括圓靈在睹聞聲臭之外亦在睹

聞聲臭之中

堯舜性者也而心法之傳必從兢業精一中來使謂見性不費藥力撥病自除吾恐其終屬影響之言

一日而古今爲期一念而聖賢自命斯不愧爲學者

在世之責備有盡在心之負疚無窮

漢有兩才人卒爲後世所差道一附卓之蔡邕一

附莽之楊雄噫浩瀚彼千卷揮毫若有神世固不乏若蔡楊者亦知才之無足輕重如此

道也一貫也曾子可唯魯也顏才不可唯達也顏子之三十而死也簞食之顏子不死瓢飲之顏

子不死陋巷之顏子不死仁者壽也曾點之樂與孔顏之樂無以異特有生熟之別耳

童冠詠歸之樂日月至焉者也簞瓢陋巷之樂

聖居隨錄

卷二

五

三月不違者也曲肱飲水之樂純亦不已者也其功一也由日至月至而守之則可以三月不違矣由三月不違而化之則可以純亦不已矣

有實見有虛見虛見者如閤外而談堂堂下而談室雖百猜百中終非真實實見者在門談門在

堂談堂在室談室橫說直說皆是真實不誑之語夫子論善人而曰不踐迹亦不入室論子路

而曰升堂未入室世乃欲以門外漢而談宮室之美亦惑之甚矣

人各有其質之所近或以謹厚或以通敏或以簡默或以剛介其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知其受病所在而陶融之則無往非得力處矣養德養身只是一事何也養德卽所以養身平日能細看書又句句體貼到身上命題作文抒寫性靈可見本體亦見工夫學作詩賦空費搜討學作帖括尚可證明乃先儒語錄或詩或賦祿見篇章獨欲掃除舉業以爲於聖門有礙作不立文字想亦意見偏枯之過矣

陸居隨錄

卷二

三

有敏於談理而以語諸聖人之明則有辨焉者矣有勇於信善而以語諸聖人之誠則有辨焉者矣

心者意之君也心不絕乎意心不逐乎意夫然後可無出入於寂感之間亦可出入於寂感之間因應變遷其端無窮制以人力制不勝制惟知止而定靜安慮焉則不制而亦無可制

有小人而無忌憚者亦有小人而忌憚者索隱行怪小人而無忌憚者也見君子而後厭然小人

已忌憚者也爲掩過飾非之小人其失也在下已之生平爲關智標異之小人其禍也在天下之學術

曰三才之道曰三極之道三才一才三極一極極爲體才爲用舉一道而體用括矣

志學章曰志學曰立曰不惑曰知命曰耳順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只一言盡之曰下學而上達

人有喜怒有喜喜怒哀怒者人有哀樂有哀哀樂樂者喜怒哀樂爲用喜喜怒哀怒哀樂樂爲體發

陸居隨錄

卷二

三

皆中節人以爲發吾以爲未發天何言哉生者自生長者自長收者自收藏者自藏

曰物引以爲引之在物也而不知其爲物引者仍引之自我曰外誘以爲誘之在外也而不知其爲外誘者仍誘之自內吾無可以受引受誘者紛華靡麗相遇若空

劉靜修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段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論古者不可不知讀史者不可不知

軒曰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道至於性天道僅見子貢之語而夫子則終莫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卽論性命天道竟不知實於此理何如此論極中時儒談學膏肓

聖人未嘗自許爲聖人亦只以君子勉人不輕以聖人示人後世好異之儒開口言聖致使人不敢爲聖人且不克勉爲君子亦由其立教太高孔子之教曰無隱曰誨人不倦其實只一教人爲

啞居隨錄

卷二

三

人盡之矣教人爲人子臣弟友盡之矣

尹和靖常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朱子五歲誦孝經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卽不成人

君子立教對學者言天且與學者言人勉學者爲君子亦且勉學者爲人

魯論首章言學次章卽言爲人學者所以學爲人也爲人不外孝弟知得孝弟二字可以言仁可以言學

魯論劈頭言學學果何所指哉曰學之而爲聖焉

之而爲天地焉其實一學之而爲人已矣故次章卽繼之曰其爲人也孝弟

有人問明道如何是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朋友之道不必於聚議時爭論指斥而當於其閒居時微言誘掖非但有益於友之學問亦且有驗於吾之性情

悔過者悔前日之過也補過者補前日之過也悔不勝悔補不勝補日日過中虛度光陰君子於

啞居隨錄

卷二

三

此便須求至無可補無可悔而後學業有進心地始純

無過若有過此君子慎獨之心

有一二言而卽有口過者有終日言而亦無口過者可以觀存養矣

人之初生始則爲嗜慾所蔽旣則爲習俗所溺醉不知醒夢不復覺乃歸咎於氣稟噫陷溺非一朝夕氣稟無累於人

李杲苦病既瘳請謁韓魏公公曰子於病中曾得

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久當自愈移心二字醫家不傳之秘數年病來試之屢驗

衣冠瞻視之際言語神氣之間俱可觀人然又不得強而致不能矯而飾者是在平日陶鎔之功赤子不識一箇字偏是聖賢胚胎壯夫能讀萬卷書偏是禽犢根苗

不動而通乎千萬年之前不行而遊乎千萬里之外君子以之神明其心小人以之馳騫其心

睡居寶錄

卷二

三

不爲不欲本心也不學不慮真心也本心常存真心不失擴而充之可以配大

視天地以爲非我可參視聖賢以爲非我可幾視民物以爲非我可共若此者俱由不識吾性中仁體本來之故

孔子之苦心爲天下萬世知之者惟二人前則有儀封後則有孟軻

未飲時是此人醉後不是此人醒後又是此人人人猶是也昏昏於嗜欲與昏昏於糟醕何異然則

如何而可先正云克己二字此醒酒方

心至動者也心不可放豈以至動之物必使之爲槁枯不用哉不能使之不動而惟使之無欲無欲則虛以受感靈以應變放之四海內外而準放之千萬世前後而準無往而不得其本心矣民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可以言學農工商可以言學乎曰四民之業雖異四民之予臣弟友則同四民之喜怒哀樂則同四民之可以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則同士安於爲士農安於爲

睡居隨錄

卷二

三

農工安於爲工商安於爲商不見異物而遷焉何在非學何在非道何人不可爲聖賢學問貴常不貴奇文章貴奇不貴常後人以作文章之心著語錄所以非空寂之語不言非新奇之錄不書

孔子一貫曾子何以唯子貢何以疑曰無曾子之三省不能信孔子之一貫無曾子之三省不能悟孔子之一貫卽忠恕試取曾子所言三省思之無不是忠無不是恕曰戰戰兢兢吾知免夫

修到啓手啓足時只是此三省此忠恕而世儒講一貫必至無聲無臭無聞無見空之又空寂之又寂亦太遠矣

曰不如丘之好學曰有顏回者好學孔子一生僅以好學自許以好學許顏學孔顏之學者欲尋孔顏樂處當尋孔顏學處故論語劈頭說一學字而說樂在其中

尹之樂堯舜一辭受取與耳未嘗曰若何而伐夏救民顏子之同禹稷一陋巷簞瓢耳未嘗曰若

唾居隨錄

卷二

三

何而治水播穀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不在辨之於事功之末而在得之於性情之微

四肢之麻木不仁其用鍼灸也難一心之麻木不仁其用鍼灸也易

凡人之性不可見試觀諸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非聖人之本體乎聖人之生不常有試觀諸赤子不學而知不慮而能非赤子之本體乎然或謂得之童蒙之初者未必得之少壯之時得之形生之始者未必得之陷溺之後則序爾不

受蹴爾不受非從危迫中見本體乎平日之氣好惡與人相近非從斷喪後見本體乎以是知此本體所受以生而爲三才合一者無人不具無時不存

心統性情者也何必分心性无心卽有出入性則原定心一存自無不率乎性者存心卽所以養性何必分之曰存其心養其性曰存其心猶淺言也必養其性而所存之心始純

言中又曰時中時則不執執則非時何以堯舜曰

唾居隨錄

卷二

三

執中顏子則擇中庸服膺弗失曰中一也有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敦化則所執者爲一理渾然川流則所不可執者爲左右逢原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以爲惟聖人爲然吾以爲非惟聖人爲然孩提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卽聖人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思不勉誠也不學不慮誠也一而已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身非血肉之身爲參天地贊化育經緯人道之身保其身者全其身爲參

天地贊化育經緯人道之身言一明哲保身而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工夫俱在其中中庸引此以總結全章之意非以承結本節上文之意解者僅指之爲獸足以容之謂遂使後世之保安全軀者藉四字爲護身之符則失之矣明哲保身猶言明善誠身甚毋淺視明哲甚毋易言保身

哀公問政一章程子三言盡之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唾居隨錄

卷二

三

聖經三綱領終之日在止至善此雖大學到頭工夫實卽大學出門工夫故卽承之曰知止一知止而定靜安慮得俱括其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俱括其中

天與人一氣流通原非二物下學上達學以言乎人事達以言乎天理卽學卽達卽人卽天故孔子又自許其學曰知我其天

平旦之氣與人相近得之於日夜之所息玩一息字可知養性工夫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非得

其養得其息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非失其養失其息

王者必世以成此仁一日克復以歸此仁或需之必世或通之一日仁一而已久暫何分曰需之必世者言其事通之一日者言其心

學之眞者不容住手不容歇脚愈時習愈說愈樂孔之爲不厭誨不倦顏之欲罷不能人以爲其功苦也子曰非由孔顏之功苦正由孔顏之學眞

唾居隨錄

卷二

三

曰誠意意猶有待於誠曰誠身身直無待於誠蓋誠卽身無誠無身誠者成也故曰誠者自成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

聲色貨利人人所同本試以霜金試以火則嗜欲膠轕雖爲吾學攻伐之寇仇亦爲吾學琢磨之師友

有高談性命者則指言事功爲緒餘有喜言事功者則指談性命爲迂闊然孔子教人惟欲學者約而求之身子貢問仁以博施濟衆則告之曰

堯舜猶病子路問君子兩言如斯而已亦告之曰堯舜猶病然則儒者言學固不在空談性命尤不在汎言事功

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心則無盡道則未能墨子兼愛愛如可兼則賢於堯舜遠矣

顏子聰明則尋求本體而嘆爲高堅曾子篤實則體貼實際而引爲己任要其得力則顏子之學一以四勿曾子之學一以三省而孔氏博約忠恕之傳先得其宗

啞居隨錄

卷二

三

藥稱燒灰存性物旣灰燼猶曰性存而况於人以此知性脈蓋不爲伯夷存不爲盜蹠亡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直是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固恃有此性之存小人之所以終不爲小人亦恃有此性之存觀曾子云啓手啓足臨溪履薄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方見仁爲己任死而後已之言擔當著實非屬空談自生及死何容歇脚一息尚有莫討空閒

困窮患難常人視爲折挫之處君子視爲造就之基居易俟命行法俟命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聖人爲以憂患動心固非聖人謂聖人全無憂患亦非聖人

人就洒埽應對孰無喜怒哀樂知洒埽應對之非末則知上達惟在下學知喜怒哀樂之有中則知爲道不必遠人

爲不厭誨不倦則知仁且聖矣非不厭不倦之外別有仁聖直見此身是仁且聖之身故爲不厭之自居

啞居隨錄

卷二

三

直見人皆是仁且聖之身故誨不倦公西華見及此則曰正惟弟子不能學而默識章亦曰學不厭誨不倦何有於我以之自許者仍不敢以之自居

中道見乎言詞

曾氏父子之學一則以往一則以魯學者脚根不可無參之魯學者胸中不可無點之狂參也魯賜也達皆可入道者顏子之如愚不愚兼

之故曰回也其庶

開眼見天始可謂知落脚踏地始可謂行

經歷久則闕窳自開理會淡則脚步自穩知行之各有得知行之相爲功

學者學乎道者也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一以爲可與一以爲未可與所學者何學耶下學而上達非下學之外別有上達則非共學之外別有適道淺深精粗之間須靜勘之始得

視之而見聽之而聞此之謂形靈放之則彌六合

唾居隨錄

卷二

三元

卷之則退藏於密此之謂心靈

朱學與陸學不同後人必比而同之朱學與王學不同後人必比而同之陸學亦與王學不同後人必比而同之

金進士李之純著鳴道集說其論以儒佛一家因極詆諸闢佛者所推爲知道則張無垢及介甫父子子瞻兄弟之流所詆則洛閩諸君子又指橫渠書爲詭詖溫公而作橫渠非詭詖之人溫公亦非可詭詖之人大約異學欲伸己說不難

造邪詞僞書以惑人心噫使其書廣布其不率天下而誕妄也幾希

伊川童時遵父命學于茂叔同兄明道從事講求十八歲輒上書然其自述則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歲以前研究六十歲以前反覆由釋六十以後著書所研究者何所由釋者何遲之又久而始著書今人言學聰明稍優記聞稍博便稱見性見命屏斥前儒甚且薄伊川之學爲不足師多見其不知量矣

唾居隨錄

卷二

學

承叔生平奏疏侃侃卽本論一篇衛正闢邪有益千萬世人心且爲後儒闢異教一大張本宜其從祀孔廟或以不言性學爲承叔少之不知孔子當日亦罕言仁言性非無故而緘口者論性本體只孟軻性善二字便無餘義亦不須後人註脚雖千言萬語無以易之與其多言而性晦不如寡言而性存宋人言性致開後來紛紛然則承叔之不言性正其淡於言性而不知者乃以言詞窺之淺矣

陳白沙受業康齋之門問無不答獨易義屢叩弗
答白沙未喻其意後別歸康齋曰學問易義多
矣欲知其解當就龍潭老人問之自涉受命往
其地詢龍潭老人無能識者見一老披簑而鉏
問之老人曰子從何來白沙曰從吳聘君來老
人曰吾能識之引白沙歸其黍設榻語曰龍潭
卽予也白沙大喜因請易義剖析精微白沙盡
破積疑老人姓吳四鄰無知者因曰康齋非愛
我後復訪之則遠徙矣龍潭之潛名晦迹爲鄰
人所弗知而康齋則知之非康齋不能知龍潭
非龍潭不能知康齋賢者之出處離合固不可
測如此

利之爲毒烈於洪水猛獸人知孟子之功在於崇
仁義而不知其痛切爲人者尤在於首章特闢
利字爲千萬世頂門之鍼

談學之家爲世所損非自後世始也以孔子之聖
不能免當時之困抑厄塞况後之承其流而欲
效忠孔門者然身雖見損或陷不測而千百年

之人心實陰藉之以維一綫於絕續之間亦不
可謂非諸儒之功矣故學者希聖惟求成其己
以爲天下功不在顯其身以爲天下用

學脈之興講習之責在下培植之權在上宋代例
於狀元及第賜書太宗則賜儒行篇仁宗朝或
賜大學賜中庸宋時理學之盛忠義之多未必
不基於此蓋及第爲釋褐之始爲人才之冠衆
於此觀法焉後世僅有袍帽之賜簪花之宴而
賜書之典亦無繼起舉行者室乎科目之錄僅

知有功利而不知有道德僅知有溫飽而不知
有國家

異學之教人畱不暫授之訣儒者之教人原無可
秘之傳

王養純學於高忠憲其學重悟而輕修謂本體外
無工夫高語之曰今日切要體認性善兩字孟

子道性善必稱堯舜方知人性本來二聖性之
極則人只思人有同於堯舜者所以同在何處
然畢竟不能爲堯舜所以不同在何處則本體

工夫俱躍然矣學者喜論本體玩高先生數語自不容著一新奇之見新奇之言

曰正心曰操心曰盡心曰求其放心人惟知此一心爾心之外無餘心將以何正之以何操之以何存之以何盡之以何求之

程明道曰無事則擴然而大公有事則物來而順應高景逸曰無事故靜坐靜坐原無事若欲起別法是即名多事有事故應事應了原無事若起厭事心如何了得事未發如何發而皆中節

陸居隱錄

卷二

四三

如何可以合參矣

君子言學不宐以事業爲不足重亦不可僅以事業爲足重不宐以名節爲不足稱亦不可僅以名節爲足稱

欲之一字是盜賊根是禽獸路明明知之粘於手而不能斷伏於中而不能去孟子曰寡欲周子直曰無欲可以爲難矣可以爲仁矣

人之終其身若弗克自克者欲爲之縛人之終其身若弗身若弗克自己者欲爲之驅人之終其身若弗

克自免者欲爲之陷

人知朱子之章句爲障蔽爲支離而不知辨朱子之章句者又添一障蔽多一支離

孟子言仁義楊墨亦言仁義孟子言性告子亦言性孟子不動心告子亦不動心以學術壞天下後世者多矣故曰惡似而非

異端之言超生生死死之見覺猶重儒者之言朝聞夕死生死之見可不存

開卷有益對聖賢之時多於對朋友之時志趣日

陸居隱錄

卷二

四四

進聞言知過對妻孥之時多於對朋友之時志趣日卑

天下之至變而不可著者心天下之至費而不可泥者理天下之至賸而不可却者事異學見爲事見爲理見爲心儒者見爲事卽理理卽心事有障乎哉無障也理有障乎哉無障也曰有事障有理障不致知而已矣

剛美德也浩然之氣塞乎兩間至大至剛然而狹中亦容曰剛福是已非人曰剛復惺辰自用曰

剛悍有其人自以爲剛世亦以剛目之者自聖
人觀之皆慙矣故皋陶篇曰剛而塞舜告冑子
曰剛而無虐孔子曰剛毅近仁又曰好剛不好
學其蔽也狂

乾坤得之而爲易簡者此理人物得之而爲中和
者此理

指偏隅以爲理者不知理指方寸以爲心者不知
心

學有經始有成功譬之室焉固其基取乎築端其

唾居隨錄

卷二

聖

向測乎影材之選必良甕之用必堅營之以匠
力主之以工師間架既就而後髹漆以塗之彩
色以彰之始可以慶曰成功

人生天地之間元是一體善者揚之不善亦勿拒
而多方以導之無彼我之形并無善惡之見然
後可見其公見其仁

人而識仁六合之內同父母矣人而不識仁一膜
之外判秦越矣

孟子闢楊墨辟歐闢佛老朱子闢象山陽明闢朱

子噫朱子闢而孔門之學孤矣而楊墨佛老象
山之學塞天下矣

天地之德曰生生者理也人不言儒者之生生
而喜二氏之長生無生

學有平實有廣大或曰廣大有平實不言平實
而頓言廣大并其平實者失之矣并其廣大者
誤之矣

開口言廣大可以自欺可以欺人返躬論平實不
可以自欺不可以欺人

唾居隨錄

卷二

聖

世儒之學有舍人而專言天者然而天道在物理
之中天心在人情之中舜之爲聖曰明庶以察
人倫學者於物理人情之間觀其會通驗其實
踐無凝滯無扞格知得到便是知天行得到便
是體天舍是而言天人合一皆游移虛談

學者之患在不知病知得病便是藥然多有隨知
而隨迷者膏肓之疾終無生理先正云誠於中
夜溪思省不覺潛潛淚滿襟

不踰矩矩者方也世儒之學多言圓至人之學只

依方圓則恍惚而不能爲象可以惑世方則時
措而適得乎中可以徵心

曰天根見根可見乎譬之木焉爲榦爲葉爲花爲
實可見者也根不可見也根見則槁矣化機息
矣然而人欲合天不可見者此根不可不見者
此根

物之授我我有以受其授者此無以爲受彼亦無
以爲授其究無受者亦無不有以爲授無受無
授無受有授化矣聖矣神矣

唾居隨錄

卷二

聖

一時而視聽言動畢具一時而非禮之視聽言動
祿呈於前一時而非禮勿視聽言動之心交戰
於中如何曰獨有一敬耳敬則非禮勿視矣非
禮勿聽矣非禮勿言矣非禮勿動矣

吾之心靈於耳目口鼻耳目口鼻靈於手足耳目
口鼻爲心役者也手足爲心役亦爲耳目口鼻
役者也心爲之主則手足之爲耳目口鼻役者
舞蹈之間皆天理皆人情

學者須有恐懼心有慚愧心有恐懼心不敢爲違

理喪心之人有慚愧心不肖爲違理喪心之人
求道之心貴憤不憤則怠受教之心貴虛不虛則
驕惟生長逸樂者每不期怠而自怠不期驕而
目驕在黎藿之子學終有就純袴之子學多無
成

善人也信人也或曰善信是本體或曰人生而上
所不容說者不得以善名之不得以信名之不
得以美名之不得以大名之無所欲無所有無
所充實無所光輝化而已矣不可知而已矣惟

唾居隨錄

卷二

聖

化惟不可知是曰本體由善信底於化而後本
體始復而後工夫始真

聖人告弟子曰孝弟曰汎愛親仁曰學文數者本
之謹信信又本之謹謹者敬也故端蒙養者此
敬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亦此敬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簡也他日因使南而仲弓曰居敬行簡
得於夫子之教深矣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雖不言

敬而四如字寫得極真

敬有勉然有自然勉然之敬有時弗敬自然之敬無往非敬曰如見如承如臨如履是自然是勉然然論敬者須審其所以然

大勇生於心非生於力生於力則拔山扛鼎之猛非以血氣勝者不能生於心則親上死長之績非以忠義勝者不能

一陰一陽之謂道言乎道之流行無極而太極言乎道之源頭

唾居隨錄

卷二

四九

仁人心也言乎心之體四端之心言乎心之用盡其心合體用而言之矣

漢之取士近乎古漢儒之篤實近乎德行無道學之名有道學之實而後人多薄視之亦門戶之偏論矣

曰仁之實義之實曰仁之端義之端自常然言之曰實常然者無待擴充自偶然言之曰端偶然者有待擴充及其歸則手舞足蹈無端非實矣火之炎也極於燎原不可嚮邇而問夫鑽燧取火

之始隱而已矣水之流也極於滔天不可涯涘而當夫山下出泉之時而已矣故君子慎乎隱慎乎微

孟子惟一願學孔子故說大人可貌儀衍可卑管晏可陋今人言學非無所志然而以境遇自惑以功業自侈以氣節自矜以文章自命由其願學之地位不高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掃雲破霧是何等眼法而統歸之曰君子志於道不成章不達

唾居隨錄

卷二

辛

非惟學孔子者不能少此階梯雖孔子當年亦何嘗不用此階梯

此理明白白易易簡簡可行可由可著可察因後之學者喜立宗旨尚一先生之言遂將一最顯之道理竟爲難猜之啞謎有講之名無講之實甚可爲學術憂可爲世道人心憂矣

或曰孔子非聞見之學予曰孔子亦聞見之學觀其自言曰信而好古再曰好古敏求夫非聞見也歟哉

曰未可與立曰三十而立之一字聖人不輕以

許人亦不輕以自許甚矣獨立之難

嚴棘不忍之心惻隱之心也可以充矣而不能不
戕其心於甲兵之興士臣之危噤蹙不受之心
羞惡之心也可以充矣而不能不移其心於宮
室之美妻妾之奉

學以求仁而已巧言令色斥之曰鮮仁剛毅木訥
許之曰近仁試思其何以鮮仁何以近仁而後
知不還本體不可言學

陸居隨錄

卷二

五

君子之樂者在自慊所懼者在獨知

曷言乎大而化日月照矣不有其照冰霜肅矣不
有其肅雨露潤矣不有其潤雷霆威矣不有其
威

言學必本諸真毋使人謂假道學必見諸用毋使
人謂迂道學必求諸常毋使人謂佛老道學
心之官曰思心之影曰行心之聲曰言

不講學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猶可曰學尚未講
也講學者亦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豈可曰理猶

未明耶

事無巨細俱不可任浮氣肆虛談况欲羽翼正學
講求天理而可以浮氣虛談爭乎欲求下落當
實驗當潛思

一者何貫者何後之言學者乃欲舉孔子一貫之
旨而混於攝相歸空之中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予曰纔說性無非性

孔子生平無一不是反求故其言默識學不厭誨
不倦曰未能言仁不憂智不惑勇不懼曰未能

陸居隨錄

卷二

五

言事父事君事兄先施曰未能言德不修學不
講問義不徙不善不改曰是吾憂言躬行君子
則曰吾未有得言無大過則曰加我數年五十
以學易其自述志學以及不踰矩亦遲之十年
以漸而始信其然兢兢業業反求到底無一事
矜爲可能無一日見爲己能學者誠終其身以
聖人反求之心爲心則不敢更言回看天上無
我這般人矣

古人詳於言禮略於言性後人詳於言性略於言

禮蓋言性則可恣其洗滌悠謬之論言禮則不
越乎規矩準繩之則聖人言仁曰克己復禮爲
仁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道曰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言尊德性終之曰敦厚崇禮言仁義親賢
等殺曰禮所生孟子言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
實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故先王制禮雖以
教愚不肖實以範賢智之過而使之歸於中

滿腔惻隱是仁之體乍見觳觫是仁之端

經秦火而書亡經秦火而書愈繁大約荒唐怪誕

唾居隨錄

卷二

奎

之書皆秦火後因甘、無微而諸家遂相率偽造

駭世董仲舒獨斷與百家之言所以爲醇儒

或曰出不詢時事人不計家事友朋以問學來者

則與之講求不令虛歸亦可謂有道矣予曰不

然時事家事日用常行所不能忽者舍時事家

事而言學問所學者何所問者何

前賢言天理在事物上體認後人言天理在虛無

中靜參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地之不能無藉於輔相也

况於人君乎况於人而欲希聖希賢乎

師之樂有其弟子猶弟子之樂有其師孔子大聖
人也不必起予而曰起予者商不必助我而曰
回也非助我正名而子路以爲迂佛肸公山之
召而子路以爲何必往說命曰教學半後之稱
師者自以爲是毋論弟子奉一先生之言莫之
敢非即間有門外旁論議其學之偏者則憎之
如仇讎攻之如敵壘此學術之所以愈壞而人
心之所以不正也

唾居隨錄

卷二

善

爲顏回之心齋坐忘而失之禪不如爲原憲之克
伐怨欲不行而成其狷狷則可以持風俗禪則
適以惑人心

子由謂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
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雖然好議論
俱經前賢所已說者使必出自我口勢必標新
挾異凌駕古人予謂但將前賢議論佩服尋繹
從本身體貼便得之矣

詩貴實不貴名种放聚徒講學其母戒之曰身

既隱矣何用文爲夫隱居日好講學獨不空以
之獵名種放之母必有鑒於講學受禍者而言
也然而何用文爲學者不可不以之自箴矣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以此讀史古人之可人傳
者皆我師矣

唾居隨錄卷二終

唾居隨錄

卷二

五五

唾居隨錄卷三

廬陵張貞生簣山著

男

世坤
世坊

要有可做風霜的氣骨要有可耐饑寒的肚皮要
有可對妻子的面孔要有可告朋友的肝腸要
有可做聖賢的志向要有可質天地的心胸
以爲春光可惜而要可惜者亦不止於春光以爲
秋聲可悲而要可悲者亦不止於秋聲我能時
時奮發則終歲無可惜之時矣我能時時勤破
則終歲無可悲之時矣

唾居隨錄

卷三

一

一衣之費何處得來一箸之費何處得來日用之
間減得悖出一分便減得悖入一分非惟惜福
實且全德

貧者思富富者更思富賤者思貴貴者更思貴貧
者羨富者富者又羨富者賤者羨貴者貴者又
羨貴者貧者忌富者富者又忌富者賤者忌貴
者貴者又忌貴者此一富貴貧賤耳互相羨互
相忌竭精耗神無有已時而孰知皆顛倒於氣

數之中而孰知其總消歇於無何有之鄉

日月可以不蝕而不能無不蝕之時星辰可以不
而無而不能無不隕之時吾人自少而壯自壯而
老欲一生亨通全無拂意穀神不死號曰長生
亦不明於盈虛消息之理矣

一介不取可也一介不與無乃涉於吝乎曰衷諸
道義非但一介不可以妄取卽一介亦不可以
輕與後世乃有捐所有以結客割所愛以媚人
人以爲此輕財好義而不知其去道義遠矣

聖居隨錄

卷三

二

人生有三種嗜好曰色曰財曰名人或知非禮之
財非禮之色非特損德兼可殺身每自警戒但
於名念不無拖泥帶水若不能忘情者好名之
人每藉口謂三代而下惟忠不好名要之學問
得力必造至名念俱忘方可稱造詣之純

急遽時以從容應之逸豫時以謹凜持之

人言人之險而不知言人之險者更險於人人言
人之貪而不知言人之貪者更貪於人人言人
之寡廉鮮恥而不知言人之寡廉鮮恥者其廉

恥久難自問人言人之非忠非孝而不知言人
之非忠非孝者其忠孝蚤難欺天

南子之見佛肸之往微服過宋獵較從魯此皆孔
子之時然非真正孔子而謂南子可見佛肸可
往微服可過宋獵較可從魯欲學柳下之和先
失伯夷之清矣

氣欲其壯也而又恐其鄰於躁戾心欲其小也而
又恐其近於卑靡事欲其敬也而又恐其過於
拘謹才欲其裕也而又恐其涉於驕矜立品欲

聖居隨錄

卷三

三

其爲君子也而又恐其過於標榜立朝欲其爲
名臣也而又恐其出於執拘

本欲清白也因人之貪污而貪污本欲恬靜也因
人之奔競而奔競雖曰習尚之或染亦由氣骨
之不真

人情好逸而惡勞吾謂人情好勞而惡逸何也貧
者勞富者勞愈富愈勞賤者勞貴者勞愈貴愈
勞少者勞壯者勞老者勞愈老愈勞

視無事如有事視有事如無事猶人之一身視無

病如有病則病不生視有病如無病則病不藥而自愈矣

好善之念長則人與人親爲光風霽月疾惡之念長則人與人觸爲烈日嚴霜一味光風霽月而無鷹鷂逐類之心則和平適足以養好一味烈日嚴霜而無川藪包荒之量則刻薄亦足以召戾

前此之言不欺一言或欺則前此之言皆欺矣前此之行不失一行或失則前此之行皆失矣

難居隨錄

卷三

四

於人易憾恨處不憾恨於人易恐怖處不恐怖於人易疎忽處不疎忽於人易搖惑處不搖惑於人易柔媚處不柔媚於人易誇張處不誇張非得力於存養之淡者不能

天下人之忌我者固屬媚嫉而我必有招忌之端則在我還空自觀天下人之毀我者固屬謗非而我必有致毀之由則在我九空內省

欲知平日體貼須於事務來時安排得停停妥妥方見體貼之到欲知平日操守須於患難來時

打發得從從容容方見操守之堅

要做君子便做君子只要把念頭掉轉過來

終日在夢中醒得片晷便覺志氣清明

古之士無恒産有恒心今之士有恒産無恒心而

况於無恒産乎許氏教人必先治生亦有感於

後世之士不得已而爲斯言

終日馳驅到晚來却要小休歇終日馳驅到老來

却要大休歇

樊遲問圃間稼雖所見之小亦可以醫不素位而

難居隨錄

卷三

五

行者之心

三代而下患不好名然好名之過與好利同蓋皆人欲用事之故

吾不言短長聞人言短長因而附之吾不言嬉戲

見人言嬉戲因而和之其視人之嫚薄更甚

身在屋裏心在交不相干之朋身在園中心在做

無是公之事

人知閉目之爲夢而不知閉眼之皆夢所以終日

昏昏做許多奇奇怪怪之夢王法在前而不靈

雷聲轟耳而不知

天之寒燠一年一周人之炎涼一時一樣

出則爲善於天下處則爲善於一鄉然此爲善一念卽從性善本來率而行之擴而充之便可包內外徹始終

終日焚香無一可告天地之事終日展卷無一可質聖賢之心終日吟詩無一可入箴銘之語終日款友無一可益身心之人

人愛梅吾亦愛梅人愛菊吾亦愛菊而我無傲霜

摩居隨錄

卷三

六

凌雪之骨何以對此菊此梅人比竹吾亦比竹人比松吾亦比松而我有改柯易葉之行何以對此松此竹

日暮矣自省今日功多過少否則明日必有不萌之念矣月終矣自省本月功多過少否則來月必有可錄之行矣歲畢矣自省一年功多過少否則新年必有堪數之善矣

夜靜矣明明閉著門矣而此身乃在門外冤纏何山得息夜深矣明明眠著牀矣而此身不在牀

上枕夢何由得休

孟氏於口腹之欲辨之甚嚴旨以合歡而其言幾希道統之傳則首日禹惡旨其言大體小體則一曰飲食之人再曰飲食之人嗟乎人何可以飲食細故而不自加檢點哉

一雙腳爲己忙又替人忙一雙膝爲己屈又替人屈一箇頭面爲己粧點又替人粧點一箇心思爲己隳勞又替人隳勞

君子但爲生前憂不爲身後慮然亦有不得不慮

摩居隨錄

卷三

七

者身後有子孫子孫定有成敗俱可交付於天身後有議論議論雖有公私不能盡諉於人當失志之時試思更有細於我者則我可無貧高之想矣當履難之時試思更有艱於我者則我可無處困之怨矣

人而賢者則戚好友朋以及臧獲皆誨我爲善之聖人而不肖則父母兄弟以及妻子皆助我爲非之魔

人有不齒於人者非特不齒於人且不齒於其子

孫嘗見古今奸臣其後裔每推而遠之不欲認爲宗祖者度其奸佞初心原止爲身計爲子孫計而究爲子孫所不樂齒可哀也矣

張節之居官公退閉戶高坐有來謁者款之方啜茗一及所私遂瞑目直視口嚙茗椀碎水淋漓襟袖間是人駭汗奔出夫有客至止面斥其非似拒人已甚然惠然肯來不以至正之言相砥乃以非禮之語相干無裨於己而徒見非於人亦其自致也已

唾居隨錄

卷三

八

持滿雖有道然待滿而後持亦有不及持者不如未底於滿而先有以爲退讓之地尤爲可久爲可安

人生一局碁耳著不到蓋棺時不休人生數句書耳讀不到蓋棺時不休碁不著元不須能手之名書不讀何以作秉燭之遊

到夜來關著門對著燈將今日自曉至夕靜默回想曾做何事否曾說何話否曾近何友否曾看何書否靈臺畢露罪簿昭彰而自九自悔之念

未必不自此而生希聖希賢之路未必不自此而出

天地之雨露有時而窮帝王之衣被有時而窮父母之哺腹有時而窮而人與人謀乃欲隨取隨給隨呼隨應隨求隨得期以快意適志甚矣其愚矣

榮枯我不得而主亦可得而主故寧爲桃李所笑毋爲松柏所笑

問漁樵耕牧中埋沒幾多賢豪予曰不然惟眞

唾居隨錄

卷三

九

賢豪乃在漁樵耕牧之中

君子畏人非中人畏天譴小人不畏人非不畏天譴

松犯霜雪號曰首陽之清蓮染汗泥號曰柳下之和

毋爲可卑之人毋爲不活不死之人

今與人對弈局敗矣然後知此爲失著此爲得著使從此加謹焉雖無救於未敗之前亦可補於既敗之後吾終歸其功於知

世俗世對俗人聞俗言吾亦何能離俗惟於不離俗中吾自有不同乎俗者吾且有可易乎俗者人心亦自我而正風俗亦自我而淳若夫厭俗見諱俗名而清談肆志動愆禮度以爲欲以遠俗而不知實爲名教之罪人

猶是行道也有人之步有我之步一旦舍我之步而效人之步效而無所得并其故步失之矣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所患如何曰患其不能爲帝王之佐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所求如何曰求

陸居隨錄

卷三

十

其可以爲帝王之師如此患如此求終其身不敢充位終其身不敢求人知

孔子教人家法惟一反求故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曰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曰君子求諸己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教人家法亦惟以反求故曰反仁反智反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曰自反而仁自反而禮自反而忠曰仁者如

射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噫得聖門自反家法而守之天下無不可處之人天下無不可適之境天下無不可告之事天下無不可回之心

同母之兄弟可以理諭異母之兄弟不可以理告以理告之而母憾矣以理告之而父疑矣母以子疑父以母疑故孝子之心有可以告天地而不可以告父母有可以感鬼神而不可以感兄弟於此始見患難始見聖賢

陸居隨錄

卷三

十一

割股之孝非孝兵諫之忠非忠從井之仁非仁抱柱之信非信繼富之誼非誼證攘之直非直布被之儉非儉撫劍之勇非勇三咽之廉非廉三思之慎非慎

損智者智之全損才者才之全損辨者辨之全損學者學之全損名者名之全損福者福之全損愛者愛之全

明有可以知人而不能自知者非智力有可以勝人而不能自勝者非勇智者不求人知求自知勇者不求勝人求自勝

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
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傷惠傷勇猶不失
其爲惠勇傷廉則苟且一萌無所不至矣
觀於可取可無取可與可無與可死可無死之間
是以君子貴窮理

吾偶一失言而卽有人議吾之言偶一失行而卽
有人議吾之行此是吾之大幸處若夫吾有失
而吾不自知人知之而又不爲吾言之卒之文
非長過始則涓涓後則滔滔至無可逃於人怨

唾居隨錄

卷三

十三

天災其不幸甚矣

以小人而欲取悅於君子固爲君子之所厭以小
人而欲取悅於小人并爲小人之所鄙狀則可
恥情則可憐

今人言性急者曰火性夫日用不能無火烹煉之
家有文有武火候不齊用武火湯則立沸沸則
立溢用文火則細細煎炙不猛不溢人之性豈
於此而調劑之庶無決裂僨事之虞

人貴以勇退之心陶融氣質以精進之心擴充道

理以勇退心陶融氣質一步淡一步以精進心
擴充道理一層高一層

人有不可以對妻兒語者有可以對妻兒語不可
對天地鬼神語者若夫可以與妻兒語又可以
與妻兒語者與天地鬼神語惟眞君子爲然

舟行遇風客怨舟人舟人怨客客與客相怨舟人
與舟人相怨兩相怨愈兩相驚頃之順船就岸
相怨之人依然飲食笑語和氣一團問其前所
怨者何茫然自失不自知其然而然可知心因

唾居隨錄

卷三

十三

境生境過則忘有心不因境生者君子之所以
坦蕩蕩有心因境生境過不忘者小人之所以
長戚戚若夫心因境生境過則忘時而戚戚時
似蕩蕩常人之情大抵皆然

世界元是缺陷能覷破則無缺陷矣何也覷破則
見有餘不見不足有缺陷世界無缺陷人心故
欲補世界缺陷當先辦看破世界之心

能於花開時作花落之想是爲善觀花者能於水
長時作水落之想是爲善觀水者

人不可爲侯王可榮可辱之人而必爲侯王所不能辱之人不可爲天地所可生可死之人而必爲天地所不能死之人

成人之美者成其己之美者也揚人之惡者揚其己之惡者也故吾與學者言必先告以不可無大舜隱惡揚善之心

吾無可以同人者而欲人同乎己求同而愈以異矣吾無可以信人者而欲人信乎己求信而愈以疑矣

蟬密隱錄

卷三

十四

可疑者凍餓而忽作富人可慮者幼少而忽作貴人可恥者庸碌而忽作名人可懼者輕薄而忽作武人

古則趨凶則避智者也亦有避於無可避者順乎其時安乎其遇譬如避寒暑惟避之寒暑之中我之身父母生之我之心天地命之能以我身還之父母以我心還之天地而後可以言成人天下濃豔可喜可爭之物獨以吾澹然者當之覺其味無餘

人之風波起於口口之風波起於意守口守意風靜波平

千言萬語說得來一程數步行不來是曰貧兒數寶

惟有忍乃稱容德然忍必平日有懲忿之功方得心渾氣恬儻以力竭勢窮而忍譬如養火於灰中終有復燃之時

未嘗設身處境小心斟酌乃立身局外輕議局內非出於不恕則出於不公

唾居隨錄

卷三

五

履順則易處困則難或備坎軻一旦驟躋通顯頓忘向來酸苦是曰易盈之器受用可知

家主一偏聽僕隸遂舉平日親朋悉覺可疑初爲其所惑卒爲其所累內不聽婦人言外不聽僕隸言保家之道無踰於斯

可以恕小人不可以恕賢人故春秋多責備之詞刑獄有原情之論

人生孰無失意之事偶一失意便應視若破甕稍一瞻戀愈以見平日學問之淺愈以開旁人訛

議之端

不可露孤介之相於面孔間不可伏卑汙之念於心頭裏

不必爲嫉惡之語不可無嫉惡之心

人不可不坦夷然使人以爲易悅其失即在坦夷

人不可不端嚴然使人以爲難近其失又在端

嚴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涵養既到威儀自臧

儼然清尚忽趨徑竇前路不保後路淡爲可惜淡爲可嗟

墮庵隨錄

卷三

去

欲做體面亦須顧自己來路如何若步趨別人門

戶不可以久勢不至流爲寡廉鮮恥不止矣

街前乞丐却有可對天地之心馬上公卿或無可

對妻兒之面孰貴孰賤方寸自知

不徑不竇平步而行豈能必其全無險難哉此跡

不能以自白此心却可以告人

指我之短摘我之瑕雖一時若難受而不知延年

全福正在此藥石之中

吾無憎人之心而忽作嫺言人何以堪吾有愛人

之實而忽露德色人何以堪

涉世如操舟後船欲行且看前船雖有遲顧之慮却無顛覆之憂

吾以爲巧更有巧於我者算來算去著著俱空故巧者之困不如拙者之安

天下無一生全不遇風波之人獨於風波來時立定脚跟到岸消息正於風波中得之朝聞夕死證之目前

人有所望不遂其求雖生平知己從此生嫌故寡

交乃所以全交

卷三

十七

偶爾邂逅便歡若平生雖曰義氣相投然苗莠之辨正不可不嚴

輕信星相之言其中之無把持可知好看占卜之書其中之無識見可知

可愛者蘭然因其當門或以見錫故君子雖具爲

善之心當求安身之地

世非無忌我者非無憎我者吾能令忌我憎我之人無瑕可指方不失君子之實吾必令忌我憎

我之人無非可刺亦未免鄉原之名

縱遇國手亦無局局全勝何不於得意之時思失意之時

形迹各自渾忘覺此心時時安適世故必欲周旋覺此心刻刻勞苦然亦有不得任意渾忘絕情周旋因物付物從乎其時

陳了翁與家人語家人問是實否了翁退而自責者數日曰吾豈常欺於人耶晝察諸妻子者當作如是觀李節婦年少孀居夢男子求偶不許

唾居隨錄

卷三

八

復夢之因剪髮囚首敝衣垢膚遂不復夢夜卜諸夢寐者當作如是觀

小節似不必致謹然古人不飲食泉之水不息惡水之陰不納瓜哇之履不正李下之冠聞勝母之里而却足過朝歌之邑而返車一飲一飲一行一止無不端詳謹勅若此可以微節細故而不加之小心

問君子何以必防漸垣潰於蟻棟腐於蠹星星之微可燎原涓涓之流可消邑君子於此知防漸

君子何以必持盈花甫開而隨萎奔方贏而旋輸日中即落照之始月滿即虧光之時君子於此知持盈

有好清冷之地莫向火裏納涼有穩安穩之處莫向浪裏問津

欲不惹方寸之燈燭冷官冷地冷交遊欲不誣生平之受用好山好水好經書

莫謂風信之順否快風也須減蓬莫謂馬足之捷獵駿馬也須收轡

唾居隨錄

卷三

十九

寸陰公陰爲期有幾處來悔悟既往已是夢中若再沉迷後來那是醒日枉在天壤間做一人空向百年內鬧一回辜負母胎言之淚下

行一善事雖人不及知此中愉愉蚤如身受薦舉獎賞垂及者然行一不善事雖人不及知此中惴惴蚤如名掛訪察捕縛將臨者然

所尚在伎樂則相從而伎樂所尚在裘馬則相從而裘馬所尚在宴會則相從而宴會所尚在依諧則相從而依諧所尚在笑則相從而笑

更有言學者所尚在駢麗詞賦亦相從而駢麗
詞賦所尚在崇奉禪寂亦相從而崇奉禪寂所
尚在排斥註疏亦相從而排斥註疏試語之以
立身則存洗心悔過之想居官則存忠君愛國
之誠擊鐸敲鐘哀如充耳孤唱寡和其謂之何
身與心相爲用者也因身而用其心以爲必有以
富其心貴其心而吾以爲實以之讎其身何也
身不肖奴顏婢膝也吾必使之奴顏婢膝以辱
其身身不肖車突鞭馳也吾必使之車突鞭馳
以勞其身身不肖水溺火焚鴆毒蛛網也吾必
使之水溺火焚鴆毒蛛網以喪其身以相爲用
者而相爲讎究之身亡而心亦何附甚矣其不
思矣
人以爲舜之父頑也舜惟知父之爲瞽而不知父
之爲頑人以爲舜之弟傲也舜惟知弟之爲象
而不知弟之爲傲推是以往則天下何人不是
我同氣連枝之人何人可爲吾戚怒宿怨之人
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陳公甫常嘆宋儒太嚴蓋欲人爲通方之儒雖然
爲人而必以通方藉口聖人言之矣人而無恒
不可以作巫醫
人生有身卽不能無過天喬之物無知覺飛走之
物有知覺而無知覺人生有靜有動有感有應
豈能如飛走天喬一無所知全無過端若木石
土硬哉故不特常人不能無過卽推而上之至
於聖人亦不能無過湯武之放伐非過乎周公
之刃同氣非過乎孔子於陽貨則遇之於南子
則見之於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則欲往非過乎
是故有以過爲聖人諱者吾以爲不必爲聖人
諱有以過爲聖人之無心者吾以爲聖人之過
亦非無心無心之過過爲真過其過貴知悔亦
貴能改有心之過過猶無過其過不須悔亦不
須改聖人之心如天其過也可以人共知人共
見其無過如日月之照其有過如風之過太空
如雲之過太虛其生萬物育萬物之心固有不
能不用日月兼用風雲者天地之心公而已矣

聖人之心亦公而已矣子曰觀過知仁聖人於及門未嘗輕許以仁獨於人之過乃欲於過中求仁知此而後可以論過可以識仁

時俗一遇新年便有履端之慶一遇生辰則有添籌之慶子曰不知老之將至老且不知何有於慶君子悟此可以廢慶賀之章

說顧名義易能顧名義難說守廉恥易能守廉恥難說安貧賤患難易能安貧賤患難難說不求富貴利達易能不求富貴利達難說澹泊寧靜

難居隨錄

卷三

三

易能澹泊寧靜難說正大光明易能正大光明

難說無怨無尤易能無怨無尤難說無妒無忌

易能無妒無忌難說勿自欺以欺人易能勿自

欺以欺人難說堪自告以告天易能堪自告以

告天難說擔當任事易能擔當任事難說繼承

任道易能繼承任道難說表裏如一終始如一

易能表裏如一終始如一難

貨有聚而不散者哉或散於水火訟獄散於盜賊兵革且散於不肖子孫言及於不肖子孫則以

之愚子孫殺子孫皆是物也人不可不審諸取舍矣

妻子合而孝親之念衰妻子泣而忠君之念奪故大丈夫當知席第悲喜爲賊忠孝之具

庭蘭新開主人感觸不知芳烈及拚屏靜坐明月初升輕風漸送始覺香氣縷縷鼻端豈蘭有二蘭人有二人哉蓋白晝營營方寸擾擾雖有至味錯過當前夜則喧靜境清醉夢方醒人能於此際認取眞香悔悟前非始許入芝蘭之室與

難居隨錄

卷三

三

芝蘭作對矣

射以觀德後人以之角技琴以玩性後人以之導淫詩書以觀道後人以之文奸

君子有三樂爲善最樂讀書最樂退步最樂

人非木石寧得不迷不迷不慎不憤不疑不疑不

悟迷者其悟之機乎人有終其身不悟者人謂

其不能悟吾謂其未嘗迷

身爲玉而世礪之玉始精身爲鐵而世冶之鐵始剛

千古來內而當人倫之困無如舜外而當世界之困無如孔子孟子曰德慧術智恒存乎疾疾舜孔之德慧術智豈必得之困中哉亦豈不能免於困哉然有必不能免於困者而世之人乃欲終其身於快意適志試思二聖人之德二聖人之遇可以醒矣

人能知命自無計功謀利自無怨天尤人學者於無可如何時始喟然而歸之命亦非君子之知命矣

睡居隨錄

卷三

言

白晝所行夜形於夢然亦有晝所行者更多晝所未嘗行者蓋緣此中不靜而無端之夢遂從以生

士大夫有心於學或因風尚愈下時趨不同便自藏頭縮脚謂但須獨善潛修不必露向上名目然此中亦遂有借端諧世以便趨避者何得謂之獨立不懼之君子

論其心則不但同朝同室之人謂之朋來卽萬里之外萬世之下謂之朋來論其跡不但萬里之

外萬世之下付之不知卽同室同朝之人亦付之不知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稱嚴母亦稱嚴嚴以成其寬勞以成其愛故孟子之母程子之母俱得力於嚴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非全此身體髮膚也故稱大舜之孝曰德爲聖人

生我之身者親生我之心者友成我之名者君成我之德者友

睡居隨錄

卷三

言

與善人居益於我者淺與不善人居益於我者深何也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有畏君子之議而爲善者中人所以有強爲善之事亦有畏小人之議而不敢爲善者賢者所以不樂有爲善之名

死後餘名何益枯骨然孔子繫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論大舜曰必得其名論夷齊曰到於今稱之論管仲曰豈若經溝瀆而莫之知論君子曰惡乎成名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然則好名亦

聖人不諱哉曰以籠絡天下之英雄不可無爵祿以鼓舞天下之賢士不可無聲名

聖人之門大約多得之樂道安貧觀顏淵之簞瓢子路之緼袍曾子之納履踵見原憲之敝席蔽門子思之三旬九食可以類推矣

人未找歸家鄉終是異域蕩子人未親見父母終是迷路嬰兒

羣龍無首則吉然則天下之以首見者皆其取凶而致咎者也首出庶物何以得之萬國咸寧哉

陸唐隨錄

卷三

三

曰元亨利貞

人情傾險世態風波所賴以自立自信獨此天理耳聖人曰莫我知曰知我者其天非信之天而信之吾心之天

始有便曰苟合少有便曰苟完富有便曰苟美其見地必不猶人其受用亦不猶人不爲子荆必爲石崇見地一差受用何在

服食云爲之際一小節耳可以觀學術可以觀心術率乎眞繩乎正返乎樸近乎天

先儒謂某之取人喜其忠厚誠恐言似不能出口者譚論風雲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然則善言之人未問其後之招尤與獄何如而已爲人所惡可以慎矣

人之非議固無足憑然借之以反躬修省是衆多之口非特不爲我損且爲我功

人而能謙雖曰美德然必內反諸己有欲然不自足之意有退然不自足之心虛己受人方有實益非徒貌取乎恭以博謙光之名

陸唐隨錄

卷三

三

事無鉅細循天理而應之便自井然境無順逆順天命而處之便自坦然

言貴其聽從也然亦不可爲言所惑意欲其堅決也然亦不可爲意所誤事期其詳審也然亦不可爲事所牽

身勞心不勞終無過勞之慮身暇心不暇終無少暇之時

巧言不如訥言多言不如寡言有言不如無言寒暑有屈伸日月有消長然其中有不隨寒暑屈

伸不與日月消長者爲變化之樞而無變化爲
盈虛之主而無盈虛

人不知責己而但知責人人不敢怨人而獨敢怨
天

人不愛同體之骨肉而愛異鄉之朋友人不敬在
堂之父母而敬離家之僧道人不喜先賢之訓
言而喜時流之詞華人不畏生前之指摘而畏
死後之輪迴

人皆取榮而君子獨引退人皆營利而君子獨固
嗟居隨錄

卷三

三

窮人皆偷生而君子獨甘死人皆貪眼前之樂
而君子獨慕身後之名

上蔡曰申顏自謂一日不可無侯無可或問其故
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
過夫名利之友詩酒之友固無足論卽所稱道
義相交亦孰爲侯無可攻過者孰爲申顏聞過
者非侯無可不能有申顏非申顏不能有侯無
可相得益彰難其人矣

心欲其大又欲其小大則參天配地小則履薄臨

溪行欲其方又欲其圓方則嚴氣正性圓則通
變知幾

器量貴弘而非比匪納汙之爲弘言語貴遜而非
諛詞諧媚之爲遜識見貴明而非察淵索癡之
爲明

得意處不可久戀忘歸久戀忘歸恐老衰方悔矣
失意時不可急求跳出急求跳出恐道路愈迷
矣

洗此身於聲色貨利之中鍊此身於貧賤患難之
嗟居隨錄

卷三

三

中立此身於古今聖賢之中公此身於天地萬
物之中

順逆窮通皆天聚散去就皆天行止坐臥皆天
蹈不能蹈之水火茹不能茹之藥石撒不能撒之
藩籬掃不能掃之雲霧洗不能洗之塵膩斬不
能斬之葛藤

卓然以立己藹然以處人惻然以惜物坦然以告
天

人之毀譽豈皆無憑哉人自爲毀譽也斯毀譽隨

之因人之譽而喜因人之毀而怒亦不反求甚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其有他慶哉一念之善卽是慶念念皆善卽是餘慶視其家父父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慶莫慶於此矣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其有他殃哉一念不善卽是殃念念皆不善卽是餘殃視其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殃莫殃於此矣人多責人且責天而獨不以責人責天者責己所

唾居隨錄

卷三

三

一節喪心者遺臭千古一時快意者抱愧終身

從逆境中出頭者每從順境中喪志從順境中喪志者或從逆境中沒身故君子遠觀何妨百年之內常賤且貧不欲一日之間驟貴且富

三百篇興觀羣怨後人之詩止有怨而已雖忠臣義士之什皆悲時憤俗之言怨誹意多和平意少孟浩然詩名重一時及玄宗命浩誦平日所

作詩乃誦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當君父之

前述怨恨之詞雖舉而用之亦何裨國家故君子之學素位而行或遇或不遇一以自得者應之不怨不尤庶處則可爲貞士出則可爲良臣子路之疑孔子也以見南子以往弗擾之召佛肸之召彭更之疑孟子也以從者傳食陳臻之疑孟子也以受宋薛之餽是皆有益於孔孟之門者何也聖賢之心以疑而明聖賢之學以疑而後世始不得藉口以自文矣

唾居隨錄

卷三

三

以父母所生我之身還之父母是謂父母之孝子矣以天地所生我之心還之天地是謂天地之肖子矣

或疑范忠宣好名忠宣嘆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故人不必要好名之想亦不必避好名之嫌

朱均之廢也以不肖管蔡之誅也以不軌唐虞周室豈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乎兒孫有不可以常道律事變有不可以常理論萬事雖足乎

有子多懼實兆乎多男人亦奚必爲繩繩計哉
常人之恥在功名之不立賢人之恥在品行之無
成

人有不可違之命是以貴順受人有不容委之命
是以貴挽回

士有不絀於貧賤而淫於富貴者譬孀居之婦始
聞門外之事見於顏色既而改節事人舉向之
報然媿者直恬然安矣

眼獵者喜爭捷足之徑耳食者樂鬪利口之鋒

唾居隨錄

卷三

三

文人之以才名者品未必真修士之以行著者養
未必純

可羞者昏暮之時多墮乞可畏者語默之間多穿
窬

行之有適於俗尚者詆議愈多品之有益於世道
者境遇愈窮

有過人之才有過人之識不足喜有過人之學有
過人之行不足矜

賈聲稱以自見所慕者浮炫事功以自顯所取者

崇於稜角以自高所存者薄

事事畏人知者其心未可以告人事事求人知者
其心亦未可以告人

處富貴如何曰視若浮雲處貧賤如何曰不改其
樂處上下如何曰不諂不瀆處天人如何曰不
愧不忤

念頭一差挾智任數自壞其心術又教人壞其心
術使其得志居高且以壞天下風俗矣

立身持世俱有中正之的一人可行而他入未易

唾居隨錄

卷三

三

、效者聖賢必不以之著訓今日可行而明日不
能繼者聖賢必不以之垂經

世間有何公道何定評求可以對人可以告天者
惟恃此自信之心

干將莫邪不難施剗割矣而或失之齒剛易折秦
鏡犀燭不難焰隔垣矣而或失之淵察少容

巧舌如簧何處蔑有君子亦不必顯與之拒道在
堅塞於耳執持於心

人情無不趨易辭難柔邪之人每從難處推諉節

氣之人每從難處做出涵養之人每從難處調劑

子貢之病不在貨殖而在於不受命富與貴不以道得不處聖門賢如子貢猶不能免貨殖之譏甚哉貨利之爲毒於人矣

夜盜行刦至破屋殺人自白晝觀之粉飾言語慈若父母以爲此大盜之雄而不知其粉飾之心卽天地生我之心卽爲聖爲賢之心

論有不可憑者非特放果懸白爲後人所疑文王

唾居隨錄

卷三

三

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稱爲至德而史記猶稱其自美里歸陰修德行善况後世之是非不公每以臆見妄論前人乎故君子立己但求無媿我心不必求信青史

事事當做事事不可著意日日自在日日不可廢功

所欲無窮所求亦無窮欲適燕又適越欲趨朝又趨市欲從水又從陸欲事漁又事獵欲業農又業桑兩有所營一無所就人之貪也如此人之

愚也如此

細行不謹終累大德大德不踰閑小德可出入以篤信之子夏乃作此論豈有爲而言乎果如所云有辭千乘而不能不見色於豆羹者未必不以此藉口矣

古之人凡器有銘所以自儆也今之人則直以爲器用玩好而已

居易以俟命是護身之訣無入不自得是定心之

九

唾居隨錄

卷三

三

微生之乞醯非不厚於人矣子之請粟非不篤於友矣可以無與而與聖人猶以爲未可况可以不取而取哉故論人大節當在取舍之間飲酒雖是細故然嘗觀方正樸謹之人每數行後便形之顏色怨其常度而恣肆佻達者又無論己夫不爲酒困亦何難事聖人猶曰何有於我孟子歷敘君子存幾希之脈首曰禹惡旨酒所以爲人禽防者至矣人安可以杯罍小節至沉湎昏迷乖戾而不自覺喪亡而不自知

見人文章則議人之文章見人事業則議人之事業見人富貴則議人之富貴議人之富貴可也議人之文章事業多見其不自返矣

文章貴求信於己毋求譽於人左太冲初成三都賦互有譏訾及皇甫士安作序遂競相讚述文字品題豈有定哉故君子爲文不求人譽并不示人知亦間修之一端

僚友談文亦屬快事然前輩每以爲戒亦以文有長短記問有淺深儻恣意喜談方若無人未免墮居隨錄

卷三

三

能者忌不能者媿甚至因談文小節微隙至他日論國家公事執持爭辨有誤公家或害其身所以吉人辭寡仁者言訥况文章末藝無益德業可以談亦可以不談

文章小技可爲則爲毋過於苦毋傷於思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如此則兩京三都之賦可以不作矣

文章老更成古人有作每以晚成豈僅期工於文蓋道理之窮究年華之歷鍊非如此不可以自

信亦何可遽以告人

稱人曰清苦自稱亦曰清苦清豈有苦哉伯夷聖之清求仁得仁何怨之有以清爲苦必有不保其清之時矣

知人之哲自古爲難我不能盡知乎人人亦何能悉知乎我以孔子大聖及門弟子猶以子貢爲賢以有若爲似當時之毀者又無論己魯論首章言說樂卽言人不知不愠聖人自嘆亦曰莫我知孤松自老幽蘭自芳人之生平不必求人知可矣

卷三

三

主不至飢餓不能出門戶不妄言貧此語可爲喜對人言貧者戒

淵明之去彭澤見其志趨之高淵明之稱處士見其氣節之真淵明之辭蓮社見其學術之正人道之大在於倫常人倫之大首於夫婦夫婦人倫之始也相見如賓不假言笑則夫婦之愛全而父子兄弟之恩亦全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此僅爲子弟言也然以

萬物一體之懷推之則宗族之不中不才在所養矣鄉黨之不中不才皆在所養矣

一美衣服也而人指之一美居室也而人指之故君子聞然終其身不欲市美於人

盈池易涸勿以其盈盈之淺水長流勿以其淺淺之

公孫弘之失在不能薦賢議之者至指布被爲詐後世純綺相尚見有樸儉自持輒以公孫布被

唾后隨錄

卷三

三

子與取以進士官憲參潘二子溫澄俱以任子官太守生平皆衣麤布裹穀在蜀家寄紵履裹穀不擇曰婦知吾布履是安而何以紵爲竟不納人見其家信謂前輩風度可爲世楷士大夫爲風俗之倡日用服食宜從其素寧使人議我詐斷不可避詐之名而崇尚奢華

飢則橡栗可採寒則葛帳可加士大夫未聞以凍餓死者醫云醉飽則病生醉飽生於驕奢驕奢生於富貴嗟乎人之不死於凍餓而死於溫飽

者多矣

程金官太守廉而貧一故友至稱貸辦雞黍友不憚曰公殊不以佳客見待請辭程愕然曰何謂友曰魯大夫之客怒鼈小非惡客乎茅容蔬食對客客嘆其賢非佳客乎君以予爲惡客耶爲佳客耶程迺稱謝

恭而無禮則勞爲諛說依附者言也若家庭鄉黨之間正宜恂恂愈謙愈下方可言禮人有居鄉則形其傲而遇權勢則過於恭者病於夏畦觀

唾后隨錄

卷三

三

其色赧赧然矣

有奪人者有奪於人者奪人者必奪於人甚且以身殉之以子孫殉之比比然矣

世家子弟不可斷絕書香書香二字極有味夫書以明理以明人倫馨香存焉後世不以明理義而以取青紫獵聲華得失之念營營於中非書香直書穢矣故司馬溫公不欲以金遺子孫并不欲以書遺子孫豈真不能讀哉讀而無所得猶之乎一字不識矣

聞謗則辨愈辨愈謗聞謗不辨謗將自止故君子
不求止謗惟求自知

貌不可以傲人詞不可以凌人心不可以輕人

善爲有道之論者其爲人也言清行濁善爲有道
之容者其爲人也色厲內在聽其言觀其色如
見其肺肝然

立身要脚硬稍一輟脚便隨波下流不自知其所
至矣

吝類於儉而實非儉布衣糲食無所取於人而又

垂居隨錄

卷三

聖

有朋友與共之心者儉也若夫生計有餘食取
無饜日費寧等乞丐蠲用如割肌膚以爲儉也
而吝則已甚矣諂類於謙而實非謙卑牧退處
無所干於人而又有師保如臨之心者謙也若
夫巧言令色柔聲降氣依附不憚鞠躬容悅何
難屈膝以爲謙也而諂則已甚矣

勸天下者天子之爵賞也人人榮之矣天下後世
有不以爲榮而以爲辱者懲天下者國家之刑
戮也人人畏之矣志士仁人有不以爲畏而以

爲安天下後世亦不以爲辱而以爲榮者然後
知吾性中自有至貴至真者在非爵賞之所得
而加刑戮之所得而奪

君子三自反爲妄人言也然而立己之學接物之
道愈自反愈有咎豈僅以三反已哉君子則終
身惟自反而後可無媿於己無尤於人

口裏侈談雖妙心中襟念甚多吾不伯檢點有代
爲檢點者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然則爲孝子者當念

垂居隨錄

卷三

聖

念在吾親尤當念念在吾身

人當處貧正好發憤之時於此不發憤更無發憤
時矣且須知發憤不在窮而著書

婦曰內助僅以爲佐之豐殖成家耳不知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所取於正位者言有物行有
恒在內助以成其德不在內助以成其家

伯夷不靠福祿做了千古第一箇義士顏子不靠
福壽做了孔門第一箇賢人

卞和氏之玉自珍之可也乃以之自衛且三獻之

獻之不得則憤恨憤恨不已則哀怨焉亦奚爲其然哉故士之志於學者寧自藏毋自獻

杜子之詩世共傳誦然云文章亦小技於道未爲尊亦可知杜子志之所尚矣亦可告學者以志之所尚矣

學者不必作詩卽作詩亦不必辨其效何體何代卽評人詩亦不必辨其爲何體何代以吾性情託乎諷咏而止或曰詩無益乎三百篇非詩乎曰三百篇之詩性情之詩事父事君之詩雖然

唾居隨錄

卷三

望

孔子之才不下於建安大曆諸作者聞其刪詩告人誦詩不聞其作詩

孟子屢言大人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大人者惟義所在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此爲大人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然則大人豈若王公大人好爲大者哉蓋天之所賦於人人之所受於天原自有其大者生下便是大人吾爲大人亦適全其所受於天者而已均是人也奈何舍自己之大人不爲而奉

大王公之大人

或曰無心之過小有心之過大夫人而可無心哉人而無心吾不暇懲其過而不能不先懲其無心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人惟不求諸己耳一求諸己則無言非可尤無行非可悔無事非過無念非過無時非過自不暇求諸人矣

說自反自省不如說內自訟說一訟字覺透體皆罪無處躲避通身是口無容飾辨矣

唾居隨錄

卷三

望

人之喜於上人惟不自省耳自省則學問愈覺不足言行愈覺不是終日愀然其初視天下皆吾友繼且視天下皆吾師

唾居隨錄卷三終

唾居隨錄卷四

廬陵張貞生簣山著

男 世坤 世坊 鈔

元世祖大統未一便從楊惟中言建太極書院予謂此舉當爲三代以後開創諸君之冠

人主必崇儒重道方可定國家規模或曰漢高不過一村皇帝亦不可謂非嫚罵定評

東漢之衰歸其罪於標榜南宋之亡歸其罪於道

學嗟乎孔子之不能行其道於轍環孟子之不

唾居隨錄

卷四

能展其志於傳食有由來矣

君子之憂憂在學之不講小人之利利在學之不

講臣道之邪正於此辨國運之盛衰於此分

舉業家開卷讀書口裏念過耳裏聽過拈題作文

手裏寫過心裏想過問所以體驗毫無干涉此

謂紙上之虛文可觀於聖學之闢板無補

吾人生平事業不必問其後來但於應舉策對之

初觀其所言便知將來董子賢良策正其說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等語遂爲千古醇儒

之宗劉黃廷對極言宦官禍國考官皆嘆服而不敢收李邵曰劉黃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頗厚

羅一峰對策時用程伊川語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一峰毅然不從而直聲遂震於時然則凡志舉子業者能於始進時效法古人而不一意迎合主者之口後來建立自異尋常

人惟無科名之想者方可與言讀書

解題時如與聖賢對面質心作文時如代聖賢秉

唾居隨錄

卷四

二

鐸覺世夫如此則國家以帖括取士亦何嘗無

補於人

同里有一進士一舉人如其善則爲宗族之慶鄉

黨之慶國家之慶如其不善則爲宗族之殃鄉

黨之殃國家之殃先王父云積不善之家必生

一不善之進士舉人以禍其門至哉斯語可告

士夫

繁華之家人見爲有餘智者見爲不足淡漠之家

人見爲不足智者見爲有餘

子弟有德器而蚤獵科名者門戶之榮門戶之福
子弟無德器而蚤獵科名者門戶之盛門戶之
衰

曰文士無行繹此一語文章之士能不惕然能不
赧然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也三代之盛尊師重道天
子之尊不敢北面後代如漢則皇太子事二傳
皆如弟子事師貞觀儀太子迎三師太子先拜
三師答拜其與三師書俱稱名惶恐百拜開元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儀太子入學服常服束帛一篋酒一壺脩一案
陳學門外將命者入請博士曰某方受業於先
生敢請見遂入跪奠篋再拜博士答拜乾封中
典膳丞邢文偉以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引稱大
戴禮請減膳高宗喜曰邢文偉嫌我兒不讀書
丞郎且爾師傅之尊嚴可知宋太宗以李至李
沆爲太子賓客詔太子事以師禮每見輒先拜
明洪武中李山人以徐中山薦至京上固欲官
之不可乃命授皇太子諸王書山人野服岿然

踞師席日夕督責甚迫至以管擊其額而不顧
後成祖卽位更思之山人已死召其子官以行
人作之君作之師君以治天下師以教天下自
師之道衰而父兄之教子弟僅精制舉僅求科
名以蒙養之師爲傳舍之師以聞中之房座師
爲文章知己之師孔子千萬世師乃入聖廟而
不知敬見佩聖人遺訓傳聖人心學者則貌尊
而中薄之甚且私相詆議嗟乎治天下以正人
心厚風俗爲本師道不立而欲正人心厚風俗

唾居隨錄

卷四

四

難矣

師嚴然後道尊然欲師嚴又必權尊天下廣文若
卑官散僚問其職掌僅學校之虛名問其體統
曾不得與邑長相並斯文者世道人心之倡欲
興起世道人心而不重斯文欲重斯文而不知
重斯文之師權輕則道亦輕以是欲挽回風會
竊嘆其難

提學爲多士之師卽爲世道人心所自始評品文
行或優或劣不求鄉紳之有與而但求生儒之

無訾斯可以爲今日師亦可以爲後來師矣

子夏喪子失明曾子責之子夏曰吾過矣吾過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當洒掃應對則可子夏聞
之曰言游過矣子夏論交子張曰我之不賢人
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曾子曰堂堂乎張難與
並爲仁觀此可以知聖門切磋之益今則交遊
日盛交道日衰無喜聞過之友齊無規過之朋
損我者近益我者遠故君子之朋少而小人之
朋多

陸居隨錄

卷四

五

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曰久要不忘稱晏子曰善
與人交久而敬之交而不能久非所以爲交非
所久而久而曰毋失故交則誤矣故君子之交
貴察乎始

源清則流自清表端則影亦端言吏治者每歸尤
於守令然天下無治守令之法惟有治督撫之
法亦別無治督撫之法惟有治部院之法要之
部院諸臣亦無可治之法惟有人君表端則影
自正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君心勵精圖治則中

外臣工無不爭自濯磨君心怠惰放逸則中外
臣工無不貪污苟且甚矣治國正君爲要而凡
有正君之責者必密勿啓沃納約自牖庶主德
清明百工允釐是不能無望於格非之大人
小人不能爲君子而又不樂乎人之爲君子此君
子之道之所以窮君子不欲同小人而又不能
遠乎人之爲小人此君子之心之所以苦
小人之心事不可以告人當知所行之險君子之
心事不可以告人可嘆所遇之窮

陸居隨錄

卷四

六

君子成人之美雖成人之美實自成其美也小人
原自無美所以反是

小人之才巧於君子國家徒以才官人失之矣
良驥之行可騁千里而捕鼠不能與狸較智太阿
之利可割犀象而割雞不能與刀同功大受小
知各有攸宜君子之立己也毋以小知限大受
君子之用人也毋以大受棄小知

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不可大受此
君子小人之分然小人處心褊窄使不遇善於

使之人爲之制馭非特不可大受亦不可小知何也一尉之微足以并法一邑之長足以殺

人
最柔者宵小之心腸偏不能恕一君子最寬者朝廷之仕路偏不能容一正人最公者史書之是非偏不能不責備賢者最大者天地之覆載偏不能不挫折善類

君子不在朝則已君子在朝未有不爲國家計爲國家計勢不能不爲小人忌爲小人忌則君子

墮居隨錄

卷四

七

疎而小人密君子拙而小人巧君子孤而小人盛勢不能不盡去秉正而構不測之禍此古今同轍爲理勢所必然者夫既爲君子雖未有游移於邪正之間而坐視國事日非權柄下移後人不揣其必然之勢不原其無可如何之心而且寬小人而議君子亦尚論之過矣

當匪類在前不可言人之短亦不可揚人之善言人之短固足招誹謗之咎言人之善亦未免黨同之尤疑忌不已因而媒孽媒孽不已因而難

織故與其多言不如寡言與其寡言不如不言

羣鼠夜嚙主人不遑安寢忽西鄰有貓吼鳴羣鼠攝伏彼西鄰之貓非有心於鼠而鼠自聞聲殄伏者貓之威有以攝之是何異一君子在朝而羣小人疑之畏之伺之也君子亦何心哉然而貓無心於鼠而鼠不能爲害於貓君子無心於小人而小人每能中毒於君子故曰小人之智巧於鼠君子之力劣於貓

墮居隨錄

卷四

八

古今賢人君子非不以國家爲念忠孝爲期仁義爲懷然往往處事應變不得其道致爲本身所悔爲旁人所短爲後賢所議者必其平日窮理之不到格物之未精

學必有益於天下國家方是正道二氏之學却要與天下國家相隔絕無人倫無世界不知其所學謂何矣

父子以恩全也父雖至慈而不能無督責其子之時子雖至孝而不能無幾諫其親之時君臣以義合也君雖至仁而不能無戮辱其下之時臣

雖至忠而不能無犯諍其主之時

堯有四凶有丹朱舜有叟有象湯有桀文武周公
有紂有管蔡孔子有東周君有魯定哀有桓魋
匡人五倫遭際大聖大賢偏難其全是故君子
言道求其在我有缺陷境界無缺陷身心
愛之既欲其生惡之又欲其死夫子僅以爲惑推
而論之直模寫奸險肺腑矣

弭盜者卽誨盜之人以盜弭盜盜安可弭雖條陳
日上責成日嚴而盜終無以弭然則盜終不可

呻吟語

卷四

北

弭乎曰無難也夫子有言矣苟予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除夕酒太同官有欲拈韻限詩者予曰今日除夕
明旦新正不如各齎精神儼有用工夫友曰詩
才各具不費精神予曰昔史育上書自薦能詩
明皇試以除夜詩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
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象空中改客顏暗
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非不應口成賦
贈炙人口究無補於天寶之災馬嵬之厄吾輩

精神當爲其有用不當爲其無用買鳥以歲除
取一年所得詩以酒脯祭之曰勞吾精神以是
補之噫與其補之不若不費之爲愈矣

儼然一君子或爲小人阻抑去之不能就之不可
而卒爲其所傷雖由其一時見幾之不哲亦由
其平日格物之無功

凡值朝謁咫尺天顏正宜起敬戒嚴非哄堂而笑
盈庭而訟之時然而戲謔習成誼譁口雜威儀
不肅班序無倫甚且脅肩諂笑非所拜而拜非

呻吟語

卷四

十

所言而言嗟乎乘人皆醉安知無一二君子醒
眼旁觀多見其赧赧矣

翰林官員多不常朝亦以左右侍從親近天顏不
拘常例職各免查然居此官或在帝左右正宜
風夜冰兢堯舜我后若退食白公亦必舉國家
用人賢否行政得失細心訪察考證古今庶當
宁有所諮問可直陳者則直陳之可乘機進會
而言者則乘機進會言之庶上不負朝廷下不
媿本心儻僅以爲閒局冷署寄情茶酒好尚風

流藉口輒影之進養成童心之惰不進衙門不拜殿陛而猶以壅滯爲嗟以淡薄爲苦亦可謂無人臣禮矣

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輕於薦賢者亦當之何也蔽賢則國家不受所蔽之人之福薦賢則國家又受所薦之人之害故薦賢難知賢尤難夫子言節用愛人然必節用乃能愛人故儉德爲慈祥之本

席珍待聘者謂之儒子貢言求價夫子言待價猶唾屠隨錄

卷四

十一

是價也求與待則有分矣

有吉則慶有凶則弔非其人而賀之固未免於媚生非其人而弔之猶不失爲卹其死然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獨無往者讓以爲恥時陳寔獨弔後黨人禍起寔獲以免論者猶謂寔爲君子畢竟多此一弔然則人生交遊苟非其人非特賀不可苟弔亦不可輕

爲民父母如何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在親民親當作新口如保赤子曰作新民不如還他親字更與民一體矣

一邑之長稱曰父母與民親者也官視民如子民視官如親不見可畏惟見可親故一邑得一慈愛之官百姓至公堂如家室然官有時至田間亦如家室然

潔己愛人四字是居官要語夫居官之不能愛人由於持己不潔持己以潔亦不必別有事於愛人而人之蒙其愛已無涯矣

唾屠隨錄

卷四

三

吏清民安風波不起最是地方之福夫家有嚴君父母之謂然使於子媳臧獲之間朝焉責備暮焉詈罵卽一家亦不願有此尊人而况於地方撫治元元

作令不難於盡職而難於盡心盡職則僅暴斂急征上官歡喜便稱才能然使因催科賡削遺地方後來無窮之害豈惟不能盡心兼不能盡職惟一念爲公賦又一念爲民生徵輸得法教養有方始可云盡職可云盡心

求政事科也子曰求也藝毋求自謂亦曰方六七十可使足民然爲季氏宰聚斂附益至斥之以非吾徒然則政事之才亦奚足重哉哀公以年饑問有若若對以行徹不爲一時救荒之策而爲根本可久之論君民一體足則俱足并求之失不但強私門非所宜卽魯君舉而用之亦豈可以聚斂附益進哉後世居官徒博催科才能之名而損民生元氣至盜賊肆行卒爲封疆害國家亦何樂有此能吏耶

呻吟語錄

卷四

七

客有言曰地方選一郡守一邑令萬姓焚香禱祝無不願其爲佛府史胥徒則願其爲夜叉其爲佛爲夜叉地方有司新任久任退而自思舉鏡返照不能遁形矣

官之賢否不必問其到地方何如但於候選候補時皇皇惟揆聽何缺好何缺不好而其居官之槩可知矣其人之生平可知矣

作有司大利誘之於前不爲喜大勢驅之於後不爲懼方可直行己志守法奉公

作有司聽政雖立心清白不攫暮夜然或一意徇人以要憊紳之譽以快游士之口每遇一案朝更幕改久不成招是開人夤緣之門廣人穿引之路地方亦何不幸而遇此多情之官良朋益友何可屏却獨是儼然稱一郡一邑之長賓客過從干謁不絕雖由其客之有情亦由其主之不清

呻吟語錄

卷四

十四

拔胥役待以關防之常法而不可假以威

從政有三長一曰清案牘覈簿牒一曰燭民瘼剔蠹隱一曰崇學術端風教上焉者崇學端教次則燭民剔蠹若夫清案牘覈簿牒空乎眾矣官守有四荒曰宴荒曰奔荒曰文荒曰書荒宴荒奔荒人所易知文荒書荒人所不易知

爲令曰父母爲守曰大父母此其名可易稱哉凡爲學者視人猶己當以父母保赤之心爲心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而况於居官保民

學道雖以愛人卽以善俗化民武城絃歌此學道

愛人之效

人之體卽我之體人之性卽我之性物之體卽我之體物之性卽我之性人而以人視人以物視物是自棄其我矣人不以我視人而損人以益我不以我視物而戕物以養我是自棄其我矣虎狼當道時偏藉負嵎之威雷電交擊時偏動穿窬之想風浪大作時偏使破敵之帆

臉上做得冰清如何一遇衙憲便欲抱鼠同眠口

墮居隨錄

卷四

十五

裏說得鐵硬如何一見權奸便欲望塵遙拜

毋求之過不在於爲季氏聚斂而壞在於爲季氏幸此閔子汶上之辭所以爲賢

旣作鱸膾之思又萌貂珥之想可謂老去更問耶矣

國家官人之失莫大於陰子吾仇而後知人之仇吾寒而後知人之寒吾勞苦而後知人之勞苦從來聖賢豪傑惟從飢寒勞苦中來方能做拯濟生靈事業在一方一方受其福在天下天下

蒙其休彼所稱任子一離母腹便飽煖安逸民

間疾苦毫未經過而一旦使之膺地方之寄以

救此疾首蹙額之眾此必不得之數矣

國家元氣旣喪邪氣復攻醫國者將如之何無醫

國之手有醫國之心尚不速底於亡無醫國之

心有醫國之手直可坐觀其敗

求奸官做易求閒人做難

明月之鏡朗矣照不破魑魅之術清風之扇涼矣

冷不得熬煎之腸迅雷之鼓奮矣嚇不退奸雄

墮居隨錄

卷四

十六

之膽

同受君父之恩同遭國家之難爲亂臣賊子者此人爲忠臣孝子者亦此人

不義而富且貴焉榮祖宗者辱祖宗者也厚兄弟者禍兄弟者也愛子孫者陷子孫者也

屈原賈誼不善處窮人之不得行其道者當味乎

斯言

國家所最患者言路旣塞小人在朝雖時勢至天怒人怨寇盜蜂起論者不敢論主者不敢主譬

人病症垂危而醫者相視不敢投一攻伐之劑

古之禮可以禁人於未然今之律不能懲人於已然

或曰禮豈爲我設禮之屬三千刑之屬三千出一禮入一刑故君子懷禮君子懷刑

古之樂以導和今之樂以導淫故曰有樂不如無樂

先王之教制禮作樂子曰立於禮成於樂又曰文

睡居隨錄

卷四

七

之以禮樂夫禮樂爲不可斯須去身者後人則樂義樂器樂名不知爲何噫古樂旣亡相習日下并舉古禮而亡之世風之不古人心之不醉所由來矣

禮者節文也天則存焉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曰性惡而禮爲率天下之人而放蕩禮法之外者必自此言始矣

祭者易尸爲主非古也夫尸則必以孫爲祖尸以孫爲祖尸則不能不以父而拜子以父拜子子

能晏然乎禮可變則變之故用尸不如用主之安

管子治才最優相桓公爲五霸長功非不偉矣然觀管子之書獨詳於治法而略於引君當道此孔子雖稱之而終嘆爲器小孟子則鄙之而謂其非所願爲

孔子以管仲爲器小或人遽問管氏儉乎是以儉爲器小也今人之儉者則鄙之爲器小其亦徂於或人之見與觀於林放問禮可以思矣

睡居隨錄

卷四

太

賢者在位一念靖共潔潔白白雖未必中漢宮之歡諧同朝之意而進或可少補退亦可以自安邦無道危行言孫國無道默足以容曰孫曰默此僅可爲未食人之食者言也否則此中亦必大有挽回者在使藉口無道徒相率而爲孫言爲默容泄泄沓沓誰爲補救究之苟全性命大廈旣傾燕雀豈能獨存

當憂心焦慮之時而神情鎮定氣度和平籌算精密指示端嚴國家安危所係定有藉於斯人

知激二字以涵養德性言之固不可有以維挽風

會言之亦不可無

立朝雖不可異同亦有不得不異同之時論學雖不必異同亦有不得不異同之時若此是亦是此非亦非恐不能辭鄉原之名矣

伊尹太公開千萬世亂臣賊子之門伯夷叔齊開千萬世忠臣義士之門

伊尹之相不難於相湯有天下而難於相太甲之顛覆周公之相不難於相武有天下而難於相

唾居隨錄

卷四

九

成王之危疑

人之見信於天下不在跡而在心伊尹放太甲周公攝天位極人臣之變亦極人臣之常而伊周創行之若行所無事者惟其有可以害天下之心

庸醫殺人奇醫亦能殺人庸醫殺人其死也遲奇醫殺人其死也速故國家用宰相用自用其智之宰相不如用一庸常之宰相王安石用而朱事始壞可以監矣

其立志之高可知
其於做官時動靜言色無異於做窮秀才時

堯以天下與舜非堯能以天下與舜而舜朱之能以天下與舜也舜以天下與禹非舜能以天下與禹而商均之能以天下與禹也丹朱商均能以父之心爲心亦不可謂非肖子矣

法有行之古而不可行於今者曰井田法有行之古而亦可行於今者曰封建法有行之古行之今而必不可變易者曰學校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法有行之昔而不必行之今者曰關稅曰任子法有行之古而不能行之今者曰徵辟曰薦舉當其窮也貧賤驕人或克自持當其達也富貴淫人至不能自立故不登科目所埋沒者僅文章之技既登科目所斷喪者乃聖賢之根

文章者道德之鄉原功名之穿窬也非文章不可以襲道德非文章不可以竊功名日月能照燭火亦能照然而日月所不及之處而燭火能照之燭火之有功於日月可知雨露能

潤涓滴亦能潤然而雨露所未施之塢而涓滴能潤之涓滴之有功於雨露可知用其大不遺其細取其長亦取其短故君子使人以器因才而篤

人情樂言陞擢不知一歲數遷級愈尊祿愈厚一人之責任愈重眾人之指視愈多貪者以爲可賀智者以爲可憂

天子之尊僅有其名而其能成天子之德行天子之事者全在宰相宰相之權尊於天子不必避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權尊之名但求所以居權尊之道便是蒼生之慶邦家之祥

秀才無天下任者也以天下爲己任宰相有天下之任者也不以天下爲己任蓋做秀才時貧賤之骨多亢故其言以天下爲任也易做宰相時富貴之骨多牽故其視以天下爲任也難然有仁以爲己任之心而後可言以天下爲任亦有若弗克任之心而後可成其以天下爲任之志否則輕薄淺露當其未任以之自矜及其既任

視天下無難事者本無一事之可觀亦何貴乎其以天下爲任哉甚矣宰相之難其任宰相之難其人

人有既議論後方著意見有未議論前先著意見夫未形於議論而先有成見於中與之言理必誣聖賢與之言治必誣國家

凡與人議論其人或稍執意見不妨姑置俟緩言否則別戶分門弄成死局後日雖有可語之會可轉之機任費調劑無能挽回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然此猶就未降大任時言也予謂既受大任愈須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其身然後可以當大任而無所畏憚無所回惑無所游移

國家會計在於司農須愛惜民財尤愛惜民命銷算固不可不清亦不必過於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司農之職掌者俱當書此四語銘之座隅

陳言利病固從國家起見然所陳之言或闢大體
不從數百年前稽考不從數百年後籌策徒濟
一時之務卒貽後日之憂蓋救弊卽弊所由伏
除害卽害所由生古人之戒新進言事誠非無
所見而然

吾有地方之責不畏強禦挫折豪家固以爲民然
執此成心行之不善使奸人得窺其意因之愈
長刁告纏繞訐訟是爲民而適以誣民甚且釀
成風俗敢於犯上作亂未必不由此而始矣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有事之時當求所以足兵無事之時當求所以銷
兵國家別務尚可苟且因循惟爲兵計最不可
苟且因循

古者士與農合故有孝弟力田之科古者兵與農
合故有伍兩卒旅之令後世士自士農自農而
士氣日驕士風日微兵自兵民自民而兵氣愈
驕兵力愈衰故古今治亂一大關鍵識者明知
之而卒歎於無可挽回

禹之行水疏濬決排非無事也八年於外三過不

入非無事也勞心勞力竭地掀天孟氏直斷之
曰行所無事故曰萬感萬應無感無應

不曰禹之治水曰禹之行水治則以我治水行則
以水行水以我治水則有事以水行水則無事
帝王之治天下國家亦然

帝王有賞有罰天地有春有秋魯史之作寓賞罰
於春秋可以贊天地可以翼帝王

開創之主每假神道以使英雄信草竊之奸亦假
神道以使醜類惑故沛公起兵而傳斬蛇神陳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勝首禍而魚腹獻書韓山童欲造反而先鑿石
人隻眼之識童謠隱語俱起禍端時人不察而
輕信之以亂天下後之人不察而輕信之以爲
天命有攸歸愚矣

人之當自立者曰品人之能自立者曰有品國家
官人特取其意等之以品等之自一至九國家
之官人可謂寬矣可謂恕矣然吾人不可有自
恕之心雖居等而下之品而自立不可不居等
而上之品倘能以一君父之心爲心以忘身家

之心爲心雖下僚散吏吾必舉而品之曰此第一品

文武官常服取物類分品秩文凡十皆飛類武凡八皆走類走以象其力飛以象其德力不力德不德天下事可知矣

人有直言國家所關重大之事猜忌者唯諾者則羣起而詆之曰干名名之二字嚼不得衣不得迺奉父母之身犯天子之威招宵小之妒世或有此癖見世決無此愚人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食君之祿受國之恩矣事在緩急之間猶可曰和平養福事當危疑之際豈可曰明哲保身

國家所立之法後代或因行法之非其人咎奉行非人遂追咎立法之不善姑稍變通一二端而新進好事之流遂設補苴目前之計止爲取悅時人之論以祖宗之法而條議之變易之朝可夕否甲是乙非而國家必自此多事矣

君子於天下之事直以身任不可有求名求譽之心亦不可有避怨避謗之心有求名求譽之心

其任事也不實有避怨避謗之心其任事也不堅

爲國家倚任之臣所不可執者偏見所不可聽者謗言

貞女以其身爲夫之身良臣視其身爲君之身平日早知許身臨事方能致身

曲成萬民不如造就一吏然國家別無造吏之法祇有造士之法造就一良士造就一良吏矣

信而後諫信於君者也勿欺也而犯之信於己者也信之君不如信之己試以勿欺自反古今無幾諫官矣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勿欺也而犯之是諫官六字箴

人有不喜人之言其過而樂於言人之過者人有不喜人之言其過而敢於諫君者

用之錢穀曰經理用之兵戈曰經略用之謀謀曰經畫用之法度曰經制用之裁成曰經天緯地用之凝承師保曰經綸經濟故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雖然經術如安石無經術可也

刑官可以枉人言官可以枉人

未有無好官而民生得安者未有無善教而風俗得淳者

不通學術而言行政胥吏優爲之矣不詳人情而言執法律令早斷之矣不諳時務而言復古經生先論之矣

敬軒曰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誦唐人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戒之厚嗟乎今人贈答諛而失實誰爲規戒者非益

唾居隨錄

卷四

七

友不能誦此詩非敬軒不能受此詩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予謂此語仕籍中尤宜玩繹識面少既有以全其品中間便可少幾分疑忌幾分毀謗亦少幾分周旋

居仕路中知我者希其人之品行必不尋常

薄視富貴亦山人常事耳士君子誠有以天下爲任之心求志達道正不必輕富貴以自鳴高一人知名利混迹之場足以陷溺人而不知詞章賈

譽之學亦足以汨沒人

便宜莫宜於爲君子受虧莫虧於爲小人得計者失計善筭者錯筭所以敗節喪名槁項視顏子孫之賢者羞以爲祖妻妾之賢者羞以爲夫傲凶德也說大人則貌之勿視其巍巍不善用之適以開游客處士高視闊步虛浮鮮實之端

先君昔年以按察之嚴不願入試及貞年長因訓曰士不就試一時氣節使然然爵祿可辭非人所難國家科目用人難以選賢人亦以防不肖

唾居隨錄

卷四

天

選之必當故防之必嚴正以愛惜士類非以斥辱斯文况儒者言學天地萬物一體儼非假此幼學壯行不但按察過嚴不應就試卽按察不嚴亦不應就試吳康齋一眼看破不赴科舉然其後學爲世宗應聘而出爲至尊所禮爲舉朝所服豈僅在不應試不就官一小節間哉夫有康齋之學乃成其爲康齋回憶先訓眞是爲學者痛下鍼砭

事之不平者吾爲地方之盜倡而欲禁民間之爲

盜者吾爲國家之蠹首而欲禁胥役之爲蠹者
誨盜誨蠹誰使之然

得諸正君子在朝上以格君心下以正人心非特
有益國家亦且有功聖賢

伊川涪州之行始自其姪程公孫及其門人邢恕
同門中甚愠之伊川曰族子無知不必責故人
情厚不敢疑玩此語真是不校氣象浮雲太虛
舉世無一可尤之人

劉念臺在東林論學微不滿薛文清高存之極口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稱揚念臺徐曰易儲一事時文清以大理卿理
餉雲南歸而不諍猶曰位不在也于忠肅臨刑
之日文清時在內閣建言云天子新復辟不宐
誅戮以傷天地和氣于初擬極刑因文清言擬
斬此時爲憐心否文清不久去位或有不能安
其位者豈僅爲曹石故乎高曰論至此却不能
爲文清解後世眼可畏不爲隱漏絲毫夫文清
生平復何可議而猶不免於來賢之指破高云
後賢眼可畏念之凜然

小人之陷君子全以黨之一字後人之議君子又
以激之一字

紂爲長夜之飲羣臣忘日間於箕子箕子曰不知
也無道之世賢者不敢獨醒若此雖然箕子當
紂肆虐不能爲比干之諫及周受命不能爲伯
夷之餓後之人臣藉口以苟求瓦全者未可勝
數矣

程明道先生曰寧使人謂我啞御史吾惟是格君

心嗟乎人臣所難獨在格君心耳君心格則君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矣先生引君當道無所
不至官御史數月章數十上俱經世碩言救時
要論豈所稱啞御史哉顧文端同年鍾惟新由
樂安令拜御史顧謂之曰足下何以報聖明惟
新因舉程先生語顧曰有先生之志則可無先
生之志則尸也惟新曰命之矣噫人臣而藉口
尸位者觀此能無勃然

爲君之道在於用人爲相之道在於告君用人未
有用得其人而不安民興邦者未有川井其人

而不殃民喪邦者

學之純者始則有浮雲富貴之心繼則有浮雲名節之心浮雲事功之心

聖人許顏淵在用舍行藏或以名節道之藩籬聖人所契有不僅在出處間者然而易書繫爻詳之潛見惕躍孟軻願學孔子稱其仕止久速去就之間可以觀名節操守即可以觀天理流行孔子對哀公問民服及樊遲問仁知不曰舉君子措小人而曰舉直措枉蓋直者其氣剛介其志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貞亮拂於君忤於時故舉君子難舉君子中之直者尤難枉者其態柔邪其行譎詭悅於君便一於時故措小人難措小人之枉者尤難有內外俱剛者有外若不剛而內剛者以和平行其正直所以全其爲君子有內外俱柔者有外若不柔而內柔者以徧急濟其輒媚所以成其爲小人

天下未易勝任者理財之官得一體用兼備之儒實心擔荷計畫不爲目前補苴則元氣充足而

脈周流上有益於國下有便於民

爲國用惜物力爲民生惜物力惟君子愛國如家保民如子時有一物力艱難之想在其胸中人有以成敗論人者而獨不可以之舉豪傑之士管仲三北鮑叔信之孟明三北秦繆用之

國家用人有不必需次者有不可不需次者需次則無以鼓賢能之用不需次則無以杜奔競之風無以鼓賢能則義命自守不失其爲君子無以杜奔競則廉恥日喪相率而爲鄙夫故人臣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惟職掌是安固當致詳於非分之獲而朝廷以名器爲重毋輕假以不次之官

微箕可生龍比可死子路可生不生楊雄可死不

死
衆許之不有天下其視富貴也太重堯舜之有天下其視富貴也若浮雲

武有天下太公爲之將周公爲之相然而太公之獻丹書與箕子之陳洪範內聖外王而已矣

伯夷大義不難於採薇之歌而難於叩馬之諫雖

然非武王成就則立就縛矣義而扶之所以爲萬世慮者至深遠後代屢更姓易主忠義一脈千百世不斷絕伯夷之功武王之功

兵有先聲而可以奪人勢與氣而已矣兵有先聲而可以服人仁與義而已矣

古今將才不乏其人若以仁慈成功不矜不伐惟曹武惠足以當之

新進擔荷不及前輩持重國家欲宇內又安惟久

歷封疆熟諳民情賢能夙著者方可以慰夢賚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之求

古之君子以人事君今則值鄉會之期典試分房皇皇然惟恐未必即得者此果從爲國求賢以人事君起見哉借科名以得士借經書以命題爲公門桃李之樹爲子孫田庄之營座主門生塞滿長安國家亦何爲而設此科目聖賢亦何爲而傳此經書

應世不知官府之署樂生獨結林泉之緣得其人表而出之亦足以維挽下流

法有便於此時不便於他日者有便於此地不便於他方者或更張或仍舊或通融譬之五行生剋期於調劑得宜

小人之直行其惡顯露其無忌憚者在人耳目間猶無足爲國家久遠隱憂獨所稱言僞口辨借名譽以羅致黨類詭行蹤以陰操柄欲窺破之而無可窺欲指陳之而無可指此孔司寇所以不能不憤然爲兩觀之誅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長君之善其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功小逢君之善其功大

人貴有其志不必有其功志之努力在我功之成就在天諸葛武侯伊呂伯仲者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巾雖然武侯豈有憾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隆中之志早決之矣

天下事有可爲之時有不可爲之時三國時孫曹割據諸葛勢不得已佐昭烈入巴蜀非智略無敵何以司馬仲達甘受中帳後之誑乃謂諸葛徒長於治國不足當紛紜征伐之機又信國

親歷艱險宋祥已去事無可爲獨以一死繫萬世綱常乃議之爲志廣才疎何未審於時耶夫評衡古人斷未可以成敗論否則仲尼亦不及五霸孟軻亦遜乎蘇張而宋之亡空歸獄於道學矣徐渭弔文山詩諸葛不能扶後主廬陵何用產先生時乎時乎千古同慨

武后得罪於天地得罪於宗廟者也五王迎復中宗之時何不聲其罪而告之乃率羣臣以上尊號於武三思則以一凡上肉視之繼此宮嬪恣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肆罔忌未必不始於當時之無所懲而然也議者謂五王有謀國之忠無謀國之智雖然武后僭號日久羽翼旣成反周爲唐是何等事業豈無智者所易幾哉蓋亦事勢甫定大命初復以臣而罪帝母誅三思誠恐患成於激不得不遷就以襄大事五王之心苦矣

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德也孟津之會諸侯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以爲未可此武王之德也紂之死紂自焚武庚旣叛乃微子作賓

王家周室父子曷嘗有剪商之心哉後人旣以陰行善之說歸之文王而又曰取紂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又懸之太白之旌使不得葬非惟誤文亦誤武矣

漢晉春秋以漢繼周之後以晉繼漢之後黜強秦擯魏吳亦可爲無道得國者之戒雖然司馬纂弑不滅孫曹相繼一統何可爲訓以漢繼周可也以晉繼漢晉豈漢比哉

清談盛而晉室衰非特晉衰已也晉以後凡藉名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曠道踰閑越檢上無禮下無學皆自此始矣

潛見惕躍從乎其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或曰功成名遂身退使必功成名遂而後身退則何日是功成名遂之時何日是身退之時

臣若不去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有官守言責者誦此四語能不惕然

秀才思進身紙上之謀猷人人易說豪傑思退步局中之經濟人人難行

做官不可不視之如傳舍亦不可視之如傳舍不
視如傳舍則既得之又患失之矣視之如傳舍
則泄泄杳杳在其位不謀其政矣

人其里觀其宗族長幼知禮義相尚惇睦便可稱
曰故家何必問科目論簪纓

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憲問恥曰邦有道穀邦
無道穀恥也噫朝廷俸祿養何爲臣子服官
不思循分報效而猶較量地方荒涼衙門淡薄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寧不爲聖門所恥哉稍有良心念及於斯卽升
斗之糈吾恐其不下咽矣
不小懲則不大戒爲政者不可有酷虐之實亦不
可徇慈愛之名

徑情直行之謂野孔子言禮樂不樂爲今之君子
而樂爲古之野人是何心哉文質之間眞僞見
焉故有心世道寧僻君子之名不諱野人之實
言有空愼密者亦有不能緘默者司馬德操謹於
言有以人物問者每輒言佳雖然每輒言佳四

字誣人國家誣人生平不淺矣

士流矜尚每不樂居措大之名杜祁公爲相食惟
一麪一飯曰吾本一措大耳一旦去位仍是一
措大然則人惟患失措大本色可以長處樂可
以長處約斯曰眞儒

用行舍藏孔子獨與顏子誠以用舍之際一念未
純不特用行是私卽舍藏亦是私

食少事煩蓋司馬僞言以慰士卒後人居官遂有
以事煩爲戒者然既有官守何可曠職忠國家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勤政事先之勞之未嘗致病斃人獨恐任意貪
淫以貨利戕心以酒色殞命
居官案牘勞形亦須於勞形時一察未發氣象則
靜而和動而和

士之不得於時不自度所學不自安所遇每憤恨
而爲罵世傲世如世之言嗟乎此不能樂道安
貧所志惟在求榮膺爾雖舉而用之非倨侮壞
事則巧猾隨時終日營營肥飽不休何益於民
社何益於國家

朝臣安得人人清介但於各衙門得數人以賄賂
當權爲羞以苞苴及門爲恥以爲察采之侶則
仕路清國運亨矣

韓琦爲諫官王曾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
可矣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
夫高若訥固無足言若希文微時禱神不得良
相願爲良醫仁愛一念根諸天性做秀才便以
天下爲任斯豈好名者哉王曾之言或見其壯
歲盛氣未遭摧抑激發近名耶故君子欲斂華

唾居隨錄

卷四

三

就實去駁歸醇固須學問養成亦須遭逢挫折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皆賜之自天而不知者以爲
賜之自人遂不難降志辱身以求之求之而不
得則已求之而得得其可恃哉何也受其賜之
自天者安受其賜之自人者危

大臣欲知地方艱難當問清苦之士大臣欲知人
才賢否當問狷介之夫大臣欲籌方略定制度
當問淹通之彥大臣欲正人心維風俗當問理

學之儒

人生多凶少吉世界多亂少治皆起於不防微不
謀始不知幾

達不離道民不失望夫不爲人望則已耳既爲人
望而又失望使羣起而譁曰處士盜虛聲盜之
一字豈不內省可慚

待祿豐而後退則無退之日矣待年老而後辭則
無辭之日矣待子女婚嫁畢而後遠遊則無遠
遊之日矣

每歎從來肉食盈朝無災無難坐躋公卿而君子

唾居隨錄

卷四

四

獨欲危言危行爲憂淡慮遠之論爲子立孤尚
之操立乎其難免矣

人生所當少見者三種人一尊官一名士一衙門

人

人可以觀天子之顏而獨不得見大臣之面人可
以諫天子之非而獨不敢論大臣之短

人在造化之中豈當權者所能顛倒乃不審此徒
萌怨尤愚矣

人主於羣臣寧不欲傾心委任共治國家乃漢官

集勞殿高陞遠視臣下無一可倚任者豈盡君之不信臣哉亦由人臣平日無勿自欺之心無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之誠

人不可以一日之富貴壞一生之心術

互鄉之童子可見闕黨之童子可使將命孔子蓋有教無類者也獨於鄉原則過門不欲其入室焉豈過爲拒哉蓋天下有可非可刺之小人易辨無可非可刺之小人難防

避迂腐之名而爲言奸行險避儉嗇之名而爲尊

唾居隨錄

卷四

望

奢誨淫避愚儒之名而爲逞雄關勝避矯激之名而爲同流合污得計者失計可媿也已可哀也已

利合賄遺矣而託之乎交道接禮戀位保祿矣而託之乎用世行志柔諂容悅矣而託之乎謙厚和平肆志誇言矣而託之乎真率曠達越繩踰檢矣而託之乎風流清狂

昏問乞哀自忘醜態總由怕困窮求溫飽全頭使然

人每笑君子之拙君子亦悲小人之愚

心如冰何從沾染面似鐵豈有通融

守先待後之學術致君澤民之事功俱儒者分內事做到盡頭亦不過了此天地萬物一體之我而已世儒或一知半解微長寸效便欲詡以所得示以所能識者旁觀早知其爲管仲器小

溺女之俗所在皆然且娶婦論財農圃之家積一

二十年之力欲娶一婦如登天然有終身艱要

至於乏嗣無傳者爲地方官能嚴禁溺女而又

唾居隨錄

卷四

望

禁娶婦論財帛則人人咸有室家而蕃育之德戶口日衆直可報國家感天和矣

世有名則愛物而實戕物者放生池是也放生則

奚不縱諸大壑畜之何爲僧輩欲借慈悲以惑

人心名曰放生實以罔利士大夫儼然智者動

爲所愚非好生之念爲之而求福之念爲之近

有過放生之場見鷺鴨之類嗷嗷待斃以爲活

地獄者淡可破世俗之惑

元旦發筆多書吉祥語爲一年初兆記予戊戌同

鄒永菴公車寓太和館之樓未菴發筆書一元
字予則書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雖不顯言意亦非無所期者夫人生吉祥不兆
於發筆之語而兆於希微之心善必先知不善
必先知從點畫卜來可謂愚矣予故自戊戌後
每發筆惟書盤銘之詞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

唾居隨錄

卷四

望

唾居隨錄卷四終

唾居隨錄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貞生撰貞生有王山遺響已著錄是編乃其
家居之時於王山下葺頽垣爲唾居隨意會所至
或披閱有得陸續筆記成帙故名曰隨錄凡九百
八十三則皆講學之語持論頗爲平正多切近人
情而失之太繁遂枝葉多於根柢又多爲對偶長
聯猶沿明季陳繼儒等小品之習

潛書四卷

〔清〕唐甄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王聞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潛書四卷》

提要

余校試雲間焚膏稍暇緬想二陸之文章迄於啓禎之季陳夏諸公振興風雅執牛耳於壇坫之上裴徊者久之華亭王生聞遠持所刻潛書來謁謂爲唐君鑄萬所誤且謂唐君蜀人舉孝廉爲長子令寄籍吳下隱居著書寧都魏叔子見之稱爲漢唐以來所未有宣城梅定九亦以謂周秦而後僅見之作余聞其言異之披閱既訖不禁掩卷而歎也當周之末諸子各以其意爲書莊周爲漆園吏著述十餘萬言沈洋自恣以適己自序以爲寓言十九太史公作傳謂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荀卿爲蘭陵令既廢謂莊周等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要其大旨以仁義爲僞以人性爲惡剽竊聖人之餘論發爲近似亂真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而求異於人人後世荀孟並稱豈不甚哉漢成哀間蜀人楊雄以詞賦爲雕蟲小技悔其少作發奮著書好以艱深之語文淺易之言當時桓譚憂其覆瓿張伯松比之鼠坻牛場用則實五稼保邦民否則牴糞棄之於道唐韓子篤好其

潛書

張序

一

文宋司馬溫公至作潛虛以擬之或且儕諸荀卿惟蘇長公極詆其陋善乎有明方正學之言也曰卿才高而果於大言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其未聞道則一也然則士不聞道雖作爲文章以冀必傳於後而求免於君子之譏豈可得哉唐君之書分爲上下篇其論心性則尊崇孟子而及陸子靜王陽明夫先立乎其大與致良知皆孟子之學其言政治則以返樸崇儉棉桑樹牧富民爲先視蘭陵之果於大言穿窬聖人之道者大異至於比物類情或空語無事實或

潛書

張序

二

俚談近事皆供驅遣率有得於漆園寓言其文馳騁反復如列子御風翩然舉舉又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於心者暢所欲言無艱難勞苦之態而與道大適殆必傳於後無疑而不憂其覆瓿且棄於路也昔李漢序昌黎集比於武事摧陷廓清之功當時歎其篤論李蓋韓之女夫而及其門者也王生壻於唐不自言乃徵引一時能言者以表章唐氏之遺書其亦有漢之心也夫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季秋江南督學使者韓城張廷樞序

潛書目錄

上篇

辨儒

尊孟

宗孟

法王

虛受

知行

性才

性功

自明

充原

居心

除疾

病獲

悅入

潛書

目錄

一

恆悅

七十

無助

思憤

敬修

講學

勸學

上篇

下

取善

有爲

良功

格定

去名

五經

非文

知言

鮮君	抑尊
得師	太子
備孝	明悌
內倫	夫婦
居室	誨子
善施	交實
食難	守賤
獨樂	養重
居山	貞隱
潛書	目錄
大命	破祟
博觀	
下篇上	
尚治	富民
明鑒	考功
爲政	存言
權實	格君
任相	善功
遠諫	卿牧

善任	省官
制祿	達政
更幣	匪更
用賢	六善
恤孤	善遊
主進	梃政
下篇下	
情貧	教蠶
省刑	名稱
潛書	目錄
除黨	賤奴
醜奴	去奴
恥奴	女御
吳弊	全學
五形	審知
兩權	受任
利才	仁師
室語	止殺
厚本	有歸

潛存

潛書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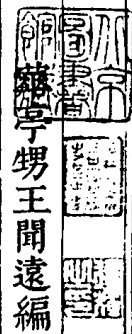
潛書

目錄

四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上篇

辨儒

佛者大瓠過唐子之門而入問焉唐子喜炊麥食之而與之言終日大瓠曰子天下之明辨之士也然而未學道也唐子曰學道何如曰儒者世之宗也身者人之表也心者事之本也君子欲易世必立其宗欲正人必端其表欲善人必務其本諷誦三詩定卦索

潛書

上篇上

一

象秉禮道書合春秋之邪正皆所以閑身也皆所以養心也審人倫之則探性命之微根於誠信之地而往來仁義之塗堯舜雖遠趨焉如躡其跡也立焉如合其影也若斯之人生爲生民之師死配先師之饗法言矩行流於無窮豈非有道君子哉此古之人所以日夜孳孳至於老死不倦也唐子曰子之言信美矣雖然聖賢之言因時而變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真也昔者先師既沒羣言乖裂自宋以來聖言大興乃從事端於昔樹功則無聞焉不此

之辨則子之美言猶爲虛言也夫大瓠曰自宋及明聖言大興百家盡滅不誤於異聞大賢先生高世可法功爲不少矣而子獨以爲無功者是何說也曰吾聞魯哀公之時齊人大興師伐魯季孫立於朝屬諸大夫謀帥焉諸大夫皆曰冉求可使也於是季孫舉以爲將與齊人戰冉求不能將魯師大敗喪其戎車三百乘甲士五千人季孫欲誅冉求冉求懼而奔楚已而田常欲伐魯子貢請出救魯仲尼止之曰吾道奚爲此也子貢不聽往說吳晉之君困齊以存魯吳

潛書

上篇上

二

晉之君弗信也而反私於田常田常大怒以子貢來誅師薄於門魯之君臣繫頸請降獻三邑以解伐而後田常乃釋之當是之時也魯幾亡大瓠驚曰吾於書傳未聞此也子於何而聞之也唐子曰更有於此昔者宋國日蹙竄於吳越其後諸儒繼起以正心誠意之學匡其君變其俗金人畏之不敢南侵於是往征之不戮一士不傷一卒不廢一矢不刺一矛宋人卷甲而趨金人倒戈而走遂北取幽州西定西夏東西拓地數千里加其先帝之境土十二三焉子聞之

乎於是大瓠乃大笑曰甚矣子之爲戲也唐子曰非戲也請爲子正言之可也求賜之學多疾宜若無功者諸儒之學如錫百火可爲百世師宜若有功者然而得失相反功業相遠也吾嘗宦於長子矣聞上黨之參天下之良藥也命醫獻之其形槁然而長其色堅然而白曰是物之生其變也久矣食之雖亦有補而不能起羸弱之疾異哉一山谷一根葉一雨露昔爲良藥今非美草古之儒昔之上黨之參也後之儒今之上黨之參也大瓠曰吾聞儒者不計功曰非也

潛書

上篇上

三

儒之爲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則舜不必服有苗湯不必定夏文武不必定商禹不必平水土棄不必豐穀益不必辟原隰臯陶不必理兵刑龍不必懷賓客遠人呂望不必奇謀仲尼不必興周子輿不必王齊荀况不必言兵是諸聖賢者但取自完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乎子曰心者事之本也請爲貴本之譬彼樹木者厚壅其根旦暮灌之旬候糞之其不憚勤勞者爲其華之可悅也爲其實之可食也使樹矣不華華矣不實矣貴無用之根不如掘

其根而場之惟心亦然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貴無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木之有根無長不實入之有心無運不成若今之爲學將使剛者韋弱通者圉拘忠信者膠固篤厚者痺滯簡直者絲棼天實生才學則敗之矣太瓠儒者也好學多聞善爲楚騷之辭其父不得其死適於佛以免難者也他日唐子往見焉欲有所言使權之也乃大瓠則病且死矣正心誠意學之本也古之人正心誠意則爲聖人後之人正心誠意則爲拘儒治心之道曰毋利而思義毋詐而

潛書

上篇上

四

主誠義則一義誠則一誠誠一也然有分焉毋以義與利辨以義與義辨毋以誠與詐辨以誠與誠辨雞卵素雉卵文此易辨也雞卵與雞卵則無辨其方伏之時視之無象揣之無形豈有雌雄之分哉然雌雄則已異矣伏雄者爲聖人伏雌者爲鄙儒有宋襄之義有文王之義有尾生之信有季路之信奚必戰於泓而後爲襄公戰於崇而後爲文王哉其終日默坐終日事事終日讀書思之所注心之所存宋襄文王之分已種於中矣未有伏雄成雌伏雌成雄者也心

之動也有愛惡是非之用有忠信仁義之道有用之信必不愚有用之仁必不懦有用之義必不固別若黑白人未之知已自知之陽者伏於窮亥萌於微子是震雷澍雨之根也信者不欺僕妾不欺童稚是馴暴服蠻之根也仁者不忍庖廚不傷蟄宿是澤覆四海之根也義者不貪利不蔽愛不徇惡是誅暴亂定天下之根也君子既得其根又善其養也善養則根生不善養則根腐丹溪者昔之良醫也治不得前洩者助其陰餌以黃藥知母烏知其用桂三分也心靈

潛書

上篇上

五

物也不用則常存小用之則小成大用之則大成變用之則至神不可使如止水水止則不清不可使如凝膠膠凝則不并昔者蜀之蔣里有善人焉善善而惡惡誠信而不欺人鄉人皆服之有富者不取券而與之千金賈於陝洛以其處鄉里者處人人皆不悅三年盡亡其貲而反斯人也豈不誠善哉爲善而亡人之千金何則水止而膠凝無桂以道之也此所謂不出鄉里之善也昔者陽明子方少有後母而數行不善也陽明子憂之女巫來陽明子使告其母曰今

者有神與我言毋毋爲不善爲善降之福爲不善降之禍於是遽改其行一朝而爲賢母焉是謂以狙待親君子病之乃他日用是道也以奇用兵而成禽寧定劑之功治心之用於斯可見矣

尊孟

固哉程頤孟子曰我聖人也而頤也以爲非聖人也古人多實今人多妄是故吾人自知今人不自知子路之才千乘冉求之才七十其自許者仲尼亦許之昔者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夫子其聖矣乎孟子曰夫

潛書

上篇上

六

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不自謂不聖而謝之以孔子所不居也蓋亦不敢自居焉云爾丑未之達也曰然則夫子安於顏淵矣乎曰姑舍是夫道之進也舍其過迹階之升也舍其過級舍之者過之也過乎顏淵是何人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鳥知其見麟則伏也麟善獸也可以手挽其角而指數其牙人之視之謂是虎之肉也而不知其能伏焉者麟虎未相遇也聖人麟也奸雄虎也世無聖人或有聖人而不用是以奸雄無所於伏而霸天下昔者孟子之世天下強

國七秦孝公發憤於西陲布恩惠振孤寡招戰士明賞功西斬戎王南破強楚虎視六國狙以濟之六國之人君臣危懼異謀並進西向以待秦燕昭王篤於用賢韓昭侯明於治國趙武靈王以騎射雄北邊蘇代陳軫之屬奇計莫測白起趙奢樂毅之屬神於用兵所向無敵當是之時人皆習兵而熟戰以甲冑爲衽席以行陣爲博奕智謀之士率而用之張軍百萬轉戰千里伏尸滿野血流漂鹵七雄並角其勢不能相下論者審當時之勢以爲雖太公復生不易定也

潛書

上篇上

七

乃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王之者必使秦孝燕昭趙武靈之屬籍其土地人民之數稽首爲臣誅賞惟命白起趙奢蘇代陳軫之屬杜口而不能謀投戈而不敢校化狙爲良柔雄爲雌而後天下可定齊可王也嗚呼豈不神哉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天下莫強於仁有行仁而無功者未充乎仁之量也水能載舟者也其不能載舟者水淺也仁能服人者也其不能服人者仁小也仁之大者無強不順無詐不附謂仁勝天下鄙人皆笑之夫愚者見形智者見心禮揖不

格刃儒服不禦矢形也刃不我刺反爲我操矢不我傷反爲我發心也戰國致形聖人致心何以見其然也天下有心至而身不能至者四輩孺子在幼婦人在內黎民在土蒸軍之士在將此四者恃以爲國者也然心至而身不能至者也賢才者四者之舟車也去之則四者皆去而國亡歸之則四者皆歸而國興是故聖人之得人心自賢才始請於一室之中設爲兩國之形相彼之國君疑臣猜征煩法峻老幼飢寒夫妻離散相此之國君明臣忠上下和易老幼飽煖

潛書

上篇上

八

養生送死無憾彼白起趙奢蘇代陳軫之屬其從彼國乎其從此國乎彼數子者亦欲得君就功置田宅以遺子孫耳豈樂處不測之朝取難保之富貴哉其來歸恐後無疑矣賢才既歸彼秦孝燕昭趙武靈之屬斷臂折翼不能自立叛則爲禽歸則爲侯豈待計哉反手之言誠然也孟子之道在養氣而不動心今夫足之所履衡不及三寸縱不及七寸二寸七寸之外皆餘地也彼度山之梁廣若二三尺豈不能措足哉然下臨千仞不測之淵使怯者過之則驚眩而欲

墜非足弱也心不持足也冶人致風之器南方以積北方以橐挈其橐而鼓之則風勁火烈鎔五金鑄百器橐之利用大矣若有容錐之隙則抑之中虛鼓之無風而器不成非橐之不足用也氣不充橐也心不持足則不能歷險氣不充橐則不能成器任天下之重亦然氣大則心定心定則才足固歷險成功之道也

宗孟

性具天地萬物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然必真見

潛書

上篇上

九

天地萬物在我性中必真能以性合於天地萬物如元首手趾皆如我所欲至夫如是乃謂之能盡性也繫辭中庸廣大精微入而求之雖有其方難得其樞性本在我終日言性而卒不識性之所在於是求性者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性非他仁義禮智是也於是求性者乃有所據焉仁能濟天下以堯舜爲準義能制天下以湯文爲準禮能範天下以周公爲準智能周天下以五聖人爲準必若五聖人而後四德乃全守隅而不能徧具體而不能充雖有前言往

行遵而行之皆爲襲取終非我有而卒不能全其德於是爲仁義禮智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仁義禮智非他人心是也天下豈有無心之人哉四德我所自有非由外鑠於是爲仁義禮智者乃知所從焉心之爲物顯而至隱微而至大聖人之於四德也神化無窮衆人之於四德也致遠則泥寂寂焉主靜不動屹屹焉屏慾如賊外專而內紛外純而內雜真僞莫辨而卒不知心之所在於是求心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人生所同有者良知也孩提

潛書

上篇上

十

之未可專恃講習也於是求致良知者乃知所從焉心體性德既已自修天地萬物何以並治必措之政事而後達昔者堯舜治天下風之則動教之則率不賞而勸不刑而革後世風之而多頑教之而多犯賞之罰之而不以爲懲勸於是爲政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堯舜之治無他耕耨是也桑蠶是也雞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亂而後風教可施賞罰可行於是求治者乃知所從焉學由自得則得爲真得良知可致本心乃見仁義禮智俱爲實功直探性體總攝無外更無疑誤措之於天下人我無隔如處一室各遂其惡欲矣夫陰陽順逆人氣所感百姓既安沴戾消釋則地無山崩水溢之變天無恆暘恆雨之災萬物繁育咸得其生皆心之所貫非異事也堯舜以來傳道皆以傳心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而道卒不得明者何也以其雖知心而學之不一求之不專如天象全見而未執其樞也陸子靜讀孟子而自得立其大而小不能奪陽明子專致良知而定亂處讒無所不達二子者皆能執其樞者也學問

潛書

上篇上

十一

之道必得所從入之門若不得從入之門誤由外入不由內出聖人之道廣矣大矣失其本心徒觀其形象如泛大海不見涯涘其如己之性何哉其如人之性何哉其如萬物何哉其如天地何哉

法王

陽明子有聖人之學有聖人之才自孟子而後無能及之者仲尼之教大端在忠恕卽心爲忠卽人可恕易知易能者也無智無愚皆可舉趾而從之然易實不易蓋世降日下古之風也淳今之風也薄古之習

潛書

上篇上

十三

也淺今之習也深是故古人之心如鏡蒙塵今人之心如珠投海本心旣亡客心篡入而爲之主嗜慾內膠人已外隔以是心求忠恕猶登山網魚入水羅雀也求忠恕非卽心乎然而有間忠恕爲用心爲質無質何用古人心在故求忠而忠求恕而恕今人心亡故求忠而非忠求恕而非恕諸儒之言皆各有得然使聞其言者以旣亡之心求合其言始而誤焉以影爲形轉而旣焉以假爲真如以石爲玉雕琢之工雖巧雖勤終爲惡器非質故也陽明子以死力格外物

久而不得乃不求於外反求於心一朝有省會衆聖人之學宗孟子之言而執良知以爲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教之愛親而然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非督之敬兄而然也天下之孩提皆同也充愛親之心而仁無不周充敬兄之心而義無不宜則前後之聖人不外是矣是良知者乃江漢之源非積潦之水豈有竭焉而不達於海者哉天之生人有形卽有心有耳必聽有目必視有鼻必聞有口必嘗有手必持有足必行聽者心聽之視者心視之聞

潛書

上篇上

十三

者心聞之嘗者心嘗之持者心持之行者心行之形全而無缺則知心全而無缺堯舜無缺我亦無缺是故雖夫婦之愚是非自見必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善惡自見必不以善爲惡以惡爲善心知其是乃肯是而甘於非心知其善乃背善而從於惡是豈心之本然哉利慾蔽之也泥羿篡國義心自在盜跖殺人仁心自在西卯晝晦日光自在自良知之說出使天下之蒙昧其心者於是求之如旅夜行目無所見不辨東西雞再號顧望一方微有爽色而知日之出於

是也爽色者日之見端也良知者心之見端也執此致之直而無曲顯而無隱如行九軌之途更無他岐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人皆可以明心也仲尼以忠恕立教如闢茅成路陽明子以良知輔教如引迷就路若仲尼復起必不易陽明子之言矣此真聖人之學也才成於學三代以後多過人之才皆其生質不由學問更事多而識見敏亦可以定亂亦可以安邦其中亦有好學者但能法言矩行得聖人之皮毛心體未徹如秉燭不能遠照如汲

潛書

上篇上

十四

井不能廣潤故其所爲或壹於剛或壹於柔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或及於五而遺於十雖或小康終非善治此周公之後所以無相也陽明子專致良知一以貫之明如日月涉險履危四通八闢而無礙也其見於行事者使人各當其才慮事各得其宜處患難而能全其用遇小人而不失其正委蛇自遂卒保其功跡其所爲大類周公明之有天下也亦可慨矣爲君者非悍則昏爲臣者非迂則黨傾險之智接踵於朝奄人之專滔天無忌惜陽明子之不爲相也若得爲

相人主信任之專如成王之待周公必能啓君之昏化君之悍散黨驅邪不張皇而潛消而天下大治矣此誠聖人之才也

虛受

陽明子有聖人之學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德不可以不察也謂其無聖人之德者何也以其小仲尼而自擅爲習兵也舜不及堯禹不及舜湯武不及禹堯舜禹湯武不及孔子見於書也詳矣見於孔孟子思之言也明矣而陽明子則反之曰堯舜爲黃金萬

潛書

上篇上

十五

兩孔子爲黃金九千兩吾不知其何以衡之而決其輕重如此也若有人焉獨具神識觀於泰山而謂泰山之土輕重於華山者幾斤兩觀於華山而謂華山之土輕重於泰山者幾斤兩其信之乎陽明子之衡堯孔若似於此兵者國之大事周公曰其克詰爾戎兵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聖人未有不知兵者也仲尼之所慎者戰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曰我戰則克其謀討陳恒也能以魯之弱小勝齊之強大是故冉有曰我之用兵學於仲尼且聖無不能不

習無不利也而陽明子則曰對刀殺人之事非身習不能孔子謂軍旅未學亦非謙言是何言也禽一區區小賊遂以傲仲尼謂得金九千兩是仲尼有未足矣謂未習於兵是仲尼有不能矣以仲尼有未足必有足之者以仲尼有不能必有能之者其傲亦已甚矣故曰無聖人之德也學問之道貴能下人能下人孰不樂告之以善池沼下故一隅之水歸之江漢下故一方之水歸之海下故天下之水歸之自始學以至成聖皆不外此昔者郭善甫與其徒良善自楚之越學於陽明子途中爭論不已以其所爭者質之陽明子陽明子不答所爭而指所饅語之曰孟下乃能盛饅几下乃能載孟樓下乃能載几地下乃能載樓惟下乃大此爲至善之言矣何彼言之異於此言也傲者人之恒疾豈惟衆人聖賢亦懼不免是故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舜之爲聖盡善矣禹之爲聖無間矣以無間之聖人進言於盡善之聖人豈好直言之名而爲是必不然之防哉蓋必有所深見焉衆人之傲在可見之貌聖賢之傲在不見之微意念之間

自足而見其足過人而見其過人是卽傲矣足而不以爲不足過人而不以爲不及人是卽傲矣是故仲尼答鄙夫之問而自以爲空空無知不爲酒困尤庸人之善事而自以爲未能其心如是是以受攝廣大造極無上而與天地準也仲尼且然何況吾屬吾屬當何如其爲志也必至於堯孔而不少讓其爲心也視愚夫愚婦之一言一行有我之所不及者有而若無進而若退而後可以爲學也師友之言必期以大者然人心多傲得寸爲尺得尺爲丈欲進於大未見

知行

息關蔡子其父忠襄公嘗夢見陽明子而問道焉息關因畫爲圖而以己侍側請唐子有以發而題之乃題之曰凡求道者忠在道之無從既知所從矣患在身之不至詩曰邇洎從之道阻且長邇游從之宛在

水中央邇而上之而道阻焉不知所在也邇而下之而宛在矣知所在而未能卽也夫不憚身勞而上下往反其求道可謂勤矣而卒之望若見焉而不能身至其人之側者是何也未得所從之道也斯人也雖生於魯哀之時遊於東魯之邦踵於孔氏之門猶之乎身不離於戎狄也兼葭之言吾所恥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既見聖則在聖人之側異於水中之隔矣於斯時也聞聖人之言見聖人之行如渠之導水帆之遇風無往不利而若

潛書

上篇上

六

之何其不克由哉其不克由者何也未得所由之道也斯人也雖入於孔氏之門從於顏季之列日覩聖人之貌猶之未見也日聞聖人之言猶之無聞也君陳之篇吾所憾也蓋彼知在水之中央而不知在身之中央彼知由於聖之聖而不知由於心之聖不自得而求於外是以在焉而弗在也由焉而莫由也陽明子曰良知是吾師也是非自明依而不違自合於道以言乎其人則陽明子爲忠襄息關之師以言乎良知則忠襄卽陽明子息關卽陽明子凡行道所見

之人皆陽明子不在言貌各自得師夫何宛在興嗟欲由弗克哉不知良知者不知自有寶者也知良知而不致者懷其寶而不善用者也甄雖不敏亦願學陽明子而不敢謝不及者蓋服乎知行合一之教也知行爲二雖知猶無知雖致猶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實功也雖弱者亦可能焉雖愚者亦可及焉何也善如甘食暖衣惡如糗食縷衣知其甘者知也知其甘而食之卽行矣知其暖者知也知其暖而衣之卽行矣若知其甘而忍餓不食以待明日乃食知其

潛書

上篇上

九

暖而忍寒不衣以待明日乃衣天下豈有是哉糗食縷衣反是以此譬知行則合一者自然之勢也分而爲二者自隔之見也我瞻此圖反求於心不假於外知之所在卽行之所在不移時無需事以從息關之後或庶幾乎

性才

世知性德不知性才上與天周下與地際中與人物無數天下莫有大於此者服勢位所不能服率政令所不能率獲智謀所不能獲天下莫有強於此者形

不爲隔類不爲異險不爲阻天下莫有利於此者道
惟一性豈有二名人人言性不見性功故卽性之無
不能者別謂爲才別謂爲才似有岐見正以窮天下
之理盡天下之事莫尚之才惟此一性別謂爲才似
有外見正以窮天下之理盡天下之事皆在一性之
內更別無才古之能盡性者我盡仁必能育天下我
盡義必能裁天下我盡禮必能匡天下我盡智必能
照天下四德無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盡
自子輿以後無能充性之才者性乃晦以至於今有

潛書

上篇上

三

非性之才有無才之性非性之才能小治不能大治
無才之性爲小賢不爲大賢聖人道衰管國申商之
倫作亦能匡世治民然暴白藏墨使民形牾情散齊
鄭秦韓終爲亂國性之爲道聖不加多衆不加少得
亦非得失亦非失卽非聖之爲皆由以發然失其中
正壹於外假雖出於性已非本性不可爲治譬如穀
之精氣淫爲稊稗春爲粉菜味與穀同雖出於穀已
非正穀亦可以療飢不可以恒食恒則致疾又如星
之戾氣散爲彗孛亦爲明體亦爲懸象雖出於星已

非正星不可以恒明恒則爲水旱兵革之災管國爲
稊稗申商爲彗孛非性之才所成如是自是以後千
有餘歲世不知性卽有言者亦偏而不純程子朱子
作實能窮性之原本善以求復辨私以致一其於仲
尼子輿之言若合符契此其所得我則從之此則我
從人不我得其若人何蓋彼能見性未能盡性外內
一性外隔於內何云能盡人有性性有才如火有明
明有光著火於燭置之堂中四隅上下無在不徹皆
明所及非別有所假而爲光亦有無光之明如燭滅

潛書

上篇上

三

而著在條香滿堂賓客無不見其明者然而明不及
衆衆皆昏亂不能行作不知几席所在不知東西所
向不知門戶所由人亦何賴於此明若卽此明取而
燎之何患無光惟止於香杪炷而不燎是以雖明而
不及於衆無才之性所成如是性之爲才故無不周
何以聖人乃能周世後儒僅能周身蓋善脩則周不
善脩則不周性統天地備萬物不能相天地不能育
萬物於彼有闕卽已有闕欲反無闕必脩其無闕雞
卵無雄者蜀人謂之寡彈有媼易十卵鬻者給以五

配五寡既伏既出乃知其寡卯之爲物無陽亦成鏡
前而豐後白外而黃中雖有至精者不能察其孰爲
配孰爲寡既伏之後有陽者出爲雛無陽者敗爲液
卵見渾成其中闕陽而媼不知學見渾成其中闕陽
而儒不知儒者豈不知陰陽乃其思力惟恐不精惟
恐不一理沉事滯固守不生於是求復亦成剝求泰
亦成否十月之間陽雖存而不用不能疏土脉鼓萬
物謂之無陽人心亦然心之陽若何道貴明明由於
靜道貴通通由於明道貴變變由於通道貴廣廣由

潛書

上篇上

五

於變發生不窮是爲心之陽古之聖人萬物爲一功
同天地所施無不合者皆在於是道力雖廣不於廣
微雖卽次有推實具於由靜得明靜中自足至明則
顯明非其明守靜乃塞靜得其靜大明乃生以軸觀
靜以受軸之虛觀明以行觀通以御觀變以至觀廣
軸虛相受徑不二寸圓轉無滯九州之遠道里交錯
不計其數造車之始已攝於徑寸之內性之爲才視
此勿疑言性必言才者性居於虛不見條理而條理
皆由以出譬諸天道生物無數卽一微草取其一葉

審視之膚理筋絡亦復無數物有條理乃見天道堯
舜雖聖豈能端居恭默無所張施使天下之匹夫匹
婦一衣一食皆得各遂必命禹治水稷教農契明倫
皋陶理刑后夔典樂庶職無曠庶政無闕乃可以成
功堯舜之盡性如是後世之爲政者心不明則事不
達事不達則所見多乖所行多泥徒抱空性終於自
廢何以性爲誠能反求諸性盡其本體其才自見性
渾無物中具大同仁所由出苟善脩之物無不同仁
與私反若能去欲至盡如匹帛無纖塵之色是可謂

潛書

上篇上

五

之無欲不得謂之無私人知人私而不知天私天非
已獨專以自善是爲天私雖天非仁仁之爲道內存
未見外行乃見心知未見物受乃見流動滿盈無間
於宇內是卽其本體非僅其發用氣機不至萌蘖立
見其絕條榦立見其槁旣絕旣槁仁將安在是故虛
受不可言仁必道能廣濟而後仁全於心達於天下
性渾無物中具大順義所由出苟善脩之無行不順
義與固反無有定方凡德易識惟義爲難識內主易
識外行難識主以專直行以變化心如權世如衡權

無定所乃得其平確守不移謂之石義揚號以服人
謂之聲義二者雖正不可以馴暴安民人我一情本
無衆異一情衆異猶一繩互結而爲百結從中解之
則不可解引而直之各自爲解復爲一繩豈有不順
於此識義夫然後義達於天下性渾無物中具大讓
禮所由出苟善脩之人無不讓禮與爭反古之禮經
後世多不能行不行不足以病禮禮之失非儀文度
數之失乃爭之失上世以禮息爭後世以禮遂爭君
子而不爭則君子不名道德而不爭則道德不顯何

潛書

上篇上

五

况勲勞何况富貴何况奸慝天下大亂此爲之根救
於其發其何能救知禮者不在行讓先揖讓右而在
心讓賢尚賢之世必無眞賢示賢於人恥於賈貨歸
賢於己辱於懷貨世以賢爲賢我以不爭爲賢讓德
之外更以何者爲賢抑抑雍雍不習而成風君子不
黨小人不戎雖不議禮而禮自行於天下性渾無物
中具大明智所由出苟善脩之物無不通智之本體
同於日月自襁褓以長知識日深掩蔽日厚蔽明者
非他卽我之明蔽聰者非他卽我之聰我所以不及

舜者我唯一明舜有四明我唯一聰舜有四聰是以
我測一物而不足舜照天下而有餘人之耳目不大
相遠十里之間不辨牛馬五里之間不聞鼓鐘誠能
法舜以爲智四海之祝詛附耳以聲未至之禍福承
睫以形所患智之不足者患在正不勝詭夫詭明不
如小明小明不如偏明偏明不如大明大明所在雖
身所不歷事所不習而智常周於天下三德之脩皆
從智入三德之功皆從智出善與不善雖間於微渺
亦不難辨但知其不善而去之知其善而守之謂爲

潛書

上篇上

三

竟事以此用智未得智力脩德者雖能致精得於沉
潛其中易膠智之眞體流盪充盈受之方則成方受
之圓則成圓仁得之而貫通義得之而變化禮得之
而和同聖以此而能化賢以此而能大其謨者見智
自爲一德不以和諸德其德旣成僅能充身華色不
見發用以智和德其德乃神是故三德之脩皆從智
入人固我同及其積小至大積近至遠則有不同世
有守一官治一邑而稱善者而善治天下者則未之
聞蓋大小不同勢遠近不同情豈能縮天地爲三

之城豈能縮萬物爲三百戶之民德雖至純不及遠
大皆智不能道之故無智以道之雖法堯舜之仁不
可以廣愛雖行湯武之義不可以服暴雖學周公之
禮不可以率世有智以道之雖不折枝之仁其仁不
可勝用雖不殺梟之義其義不可勝用雖不先長之
禮其禮不可勝用是故三德之功皆從智出此爲大
機大要陽氣發生軸虛相受二喻蓋取諸此

性功

儒有三倫大德無格大化無界是爲上倫上倫如日

潛書

上篇上

五

無遇不徵無方不利是爲次倫次倫如月已獨昭昭
人皆昏昏其倫爲下下倫如星亦有非倫非倫如螢
螢不可亂星不必爲辨日之上升天地山河無有隱
象堂房與窠無有隱區青黃錯雜無有隱色上倫如
斯月之上升九州道塗可見諸方車馬可行衆農耒
耜可施鳥獸棲伏可與次倫如斯星體非不明明不
外光光非不照照不遠及不能代日不能助月物無
所賴不如樹燭可居不如懸燈可導下倫如斯以象
取喻日月星有異體以心取喻日月星惟一明白照

則爲星及物則爲日月爲日月之明者能照一室卽
能照一城能照一城卽能照一國能照一國卽能照
東西南北億萬里照一室卽一室之耳目心身遂照
一城卽一城之耳目心身遂照一國卽一國之耳目
心身遂照東西南北億萬里卽其耳目心身無不遂
爲星之明者智盡經緯學窮度數何讓日月品絕塵
垢體立峻潔何讓日月孰不尊其賢仰其德雖賢雖
德無尺寸之光以臨下土以惠營作飛走之類天有

三明明人心亦有三明明人心三明可以爲星可以爲月

潛書

上篇上

五

可以爲日胡乃爲星而不爲月不爲日堯舜仲尼爲
日禹文伊周顏淵子輿爲月後儒爲星辯者恒謂聖
賢無位不可校功仲尼子輿何功不智莫甚於此仲
尼爲夜之日子輿爲晝之月謂二聖人無功猶夜處
而論日謂日無光晝處而論月謂月無光謂後儒得
位亦有功猶晝處而論星謂星亦可照萬方今之制
度朝賓之服必束絲帶絲帶之長五尺綴以錦包綴
以佩刀綴以左右疊巾繞後結前而垂其穗斯爲有
用之帶若有愚者割五尺爲二尺五寸者二持以鬻

於市圍之不周結之不得綴之不稱市人必笑而不取然則雖爲美帶割之遂不成帶脩身治天下爲一帶取脩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脩身致中和育萬物爲一帶取致中和割育萬物不成育萬物亦不成致中和克己天下歸仁爲一帶取克己割天下歸仁不成天下歸仁亦不成克己孝悌忠信制梃撻秦楚爲一帶取孝悌忠信割制梃撻秦楚不成制梃撻秦楚亦不成孝悌忠信若續所割二尺五寸之帶還爲五尺之帶可圍可結可綴兩端之稊然然而

潛書

上篇上

元

中有續脊終不成帶大道既裂身自爲身世自爲世此不貫於彼彼不根於此強合爲一雖或小康終不成治若是者何身世一氣如生成之絲身世一治如織成之帶不分彼此豈可斷續又譬織帶者引五尺之絲於機上但成二尺五寸其二尺五寸不加緯織仍爲散絲但結尾端亦豈成帶以織所起喻本以織所止喻末工專於本不能使未織之半自然成帶學專於本不能使未及之羣生自然成治若是者何一形一性萬形萬性如一器一水萬器萬水器雖有萬

水則爲一於己必盡於彼必通是故道無二治又非一治以性通性豈有二治通所難通豈爲一治父子相殘兄弟相讐夫婦相反性何以通天災傷稼人禍傷財凍餒離散不相保守性何以通盜賊忽至破城滅國屠市燬聚不得其生不得其死性何以通但明己性無救於世可爲學人不可爲大人可爲一職官不可爲天下官天地初闢有道無德有治無政清靜淵默各養其身黃帝谷神之書老聃稱述傳爲道宗運及堯舜生人日衆情慾日開不能與鳥獸雜處黃

潛書

上篇上

元

帝所治不復可治政教乃起學問乃備使五穀爲食五行爲用五教爲序五兵爲衛心原身矩以溉生匡俗至於釋氏則又大別斷絕塵緣深挾本真知生死流轉之故立不生不滅之本老養生釋明死儒治世三者各異不可相通合之者誣校起非者愚釋出天地外老出人外衆不能出天地外不能出人外一治一亂非老釋所能理是以乾坤筭鑰專歸於儒故仲尼子輿言道德必及事業皇皇救民輶轉亂國日不寧息身既不用著言爲後世禾絲種釋惟明死故求

真心實性以天地山河爲泡影老惟養生故求歸根
復命以萬物百姓爲芻狗儒惟治世故仁育義安禮
順智周天地山河萬物百姓卽所成性離之無以盡
性譬如一家門庭房廩童僕婢妾諸器畢具乃爲主
人若棄其廣宅棲身於野乃非主人舍治世而求盡
性何以異是今於其內致精於其外若遺若忘天地
山河忘類泡影萬物百姓遺等芻狗名爲治世實非
治世卽非盡性儒嘗空釋而私老究其所爲吾見其
空未見其實吾見其私未見其公學能盡性四通六

清書

上篇上

三

格備在一身如酌水於井取火於石井無盡水石無
盡火夫井僅容甕石大如棗何以無盡若是以天地
之水通於容甕之井以天地之火藏於如棗之石水
火本自無盡非井石能不盡世能用我如日酌日取
無求不足世不用我如不酌不取而井之無盡水者
自若石之無盡火者自若夫井之通水廣故其濟亦
廣石之藏火廣故其用亦廣今之言性者知其精不
知其廣知其廣不能致其廣守耳目錮智慮外勲利
怵變異守己以沒不如成一才專一藝猶有益於治

破其隘識乃見性功

自明

道無小大今皆不傳醫有書讀其書者不能生人卜
筮有書讀其書者不能知吉凶聖人有書讀其書者
不能治天下道在書而非自得也是故上世無書而
道出中世書少而道明下世書多而道亡心如果書
如上枝葉出於果非出於土不自得而壹於書是舍
其種而求枝葉於土也惟師亦然因師而得者不過
繩墨其身權度其心爲君子人而止其可得者在師

潛書

上篇上

三

其不可得者在我是故以仲尼爲之父而伯魚不過
爲中材之子子輿之後也百有餘歲不及身爲之徒
乃得其學焉而爲聖人學天地之道雖知天地道在
天地於我乎何有學聖人之道雖知聖人道在聖人
於我乎何有學君臣父子之道雖知其道道在君臣
父子於我乎何有過都市者見寶而喜去之不可忘
就之不可取寶非已有猶壤芥也夫豈非寶不可以
爲寶以斯譬道道非已有夫豈非道不可以爲道天
生物道在物而不在天天生人道在人而不在天取

諸一物道在此物而不在彼物取諸一人道在我而不在他人身有目目有明身有耳耳有聰道在明而不在目道在聰而不在耳道在明明而不在明道在聰聰而不在聰不知我之言者以爲止而不及於通也獨而不及於該也知我之言者以爲止所以爲通也獨所以爲該也園師伐樹以接樹非木相貫生相貫也鉅人肢痿非體不相貫生不相貫也道散然後見形道歸不復見形天地爲首趾自心爲胡越身世之故判於斯矣多聞多識譬諸藥食內實內明譬諸

潛書

上篇上

三

氣血氣血資於藥食藥食非卽氣血人知藥食之非卽氣血而不知聞識之非卽聰明心不可以空明不可有所倚以爲明所見之事所遇之物所讀之書所傳之學皆心資也然而倚於四者則心假四者以爲明而本明不見本明不見則學與不學同失學之是者與學之非者同失學之正者與學之偏者同失心之不能自見有如其背也心之不能自知有如其藏也然兩鏡傳形則背可見三指按脉則藏結可知是背與藏猶可見知而心不可見知致思之深結而成

明求見之爲結而成象其於天性自以爲達其微其於庶事庶物若顯然有以貫之者若是者乃其心之所假非正心也楚有患眚者一日謂其妻曰吾目幸矣吾見鄰屋之上大樹焉其妻曰鄰屋之上無樹也禱於湘山又謂其僕曰吾目幸矣吾見大衢焉紛如其間者非車馬徒旅乎其僕曰所望皆江山也安有大衢夫無樹而有樹無衢而有衢豈目之明哉目之病也不達而以爲達不貫而以爲貫豈心之明哉心之病也不死其病而生其病尚何言心心有真明人

潛書

上篇上

三

皆以意爲明心有真體人皆以影爲體以此爲學立業是期意以成應而責影以持行也真體真明大徵小徵內見於寸而外寸應之內見於尺而外尺應之心無長短易應者內得其一而外效不過於一內得其十而外效不關於十心無多寡易效者既事既試內外相衡如錙銖之不爽夫是之謂得心古之人學之九年而知事學之二十年而知人學之三十年而知天知事則可以治粟可以行軍知人則可以從政可以安社稷知天則德洽於中土化行於四鄰迨其

後也非性命不言非聖功不法辨異端過於古正行過於古叅稽勤備過於古言說辨博過於古問之安社稷之計則蒙蒙然不能舉其契問之平天下之道則泛援前言以當之古之人推學於治如造舟行川造車行陸無往不利後之人推學於治如造舟行陸造車行川無所用之君子爲天下母君子之學爲天下乳不能育人則生化無輔帝治以絕大道以熄其害甚於異端之橫行蓋異端惑世如身之有病耳學道無用如身之氣盡而斃焉不能究極之勿言學也

潛書

上篇上

三

充原

唐子嘗出遊而歸問其妻曰自我之往也朋友親戚亦有來問者乎曰無有也則稱鄰人之善問鄰人之善者誰也則皆鄰人之婦也又嘗出遊而歸其妻出果蔬以飲酒唐子曰家且無食是果蔬者其以何易而來曰是鄰人之婦所遺也恐子之歸而無以飲酒也故留以待子又嘗出遊而歸入門見女安而憐愛之執其手理其髮拊其頰而笑問其妻曰自我之往也是兒何以爲嬉妻曰昔之夕鄰女要之往爲設餅

食又遺之橘十二枚以歸於是唐子乃歎曰婦人之智不如男子豈男子固薄而婦人固厚哉男子溺於世而離於天者也婦人不入於世而近於天者也昔者唐子遊於吳之南館於甯生之館年俱弱相親如弟兄也夜不相舍而臥飢相與爇竈爲羹登舟送唐子既垂涕去矣復循涯而追及於湖濱相望不見而後反又十年而遇之禮貌有加情則疏焉又十年而假宿於故館有客右坐唐子左坐勸食必於右勸酌必於右笑語必於右晨興則爲辭而避去於是唐子

潛書

上篇上

三

追念之而歎曰孺子之智不如丈夫斯人也豈爲孺子則厚而爲丈夫則薄哉孺子未入於世而近於天者也丈夫溺於世而遠於天者也嘗聞諸越之耆老曰郭鴻臚居喪自始死至於禭絞衾虞祔哭踊居食皆中於制陽明子謂之知禮他日有嬰兒喪其母者入室求其母不得號而不乳食者三日恃粉糜以生陽明子見之謂門弟子曰嚮也鴻臚之居喪不如是嬰兒之善居喪也陽明子行年五十當其始生之日門人往賀曰唯夫子不虛此年詩云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夫子之謂也夫子天授之哲人也非弟子所能及也一人言斯衆人皆歎陽明子曰吁二三子未知我也衆人順年聖人逆年知與年加見與年加聞與年加知浚沉心見博覆心聞蓄亡心三者根心還以戕心順年而下如順瀧而下逆年而反如逆瀧而反吾行年五十哉吾欲反乎襁褓之初而未能也祭之先肄樂舞於郊壇唐子往觀焉或曰古樂不得聞今聞此聲廣大和平感我性情是必虞夏商周之遺聲也美哉聖人之制器作樂也

潛書

上篇上

三

唐子曰聖人鳥能制作天地生物八器別焉八器既別八音具焉音者器所固有也於是聖人取泗濱之石以爲磬斷嶰谷之竹以爲管伐嶧陽之桐以爲琴瑟文嗟歎之言以爲歌詠協之以六律播之以五音宣其固有也后夔雖聰工倕雖巧豈能有所加損哉皆天地之本聲也道喪世降情失慾流奸聲繁興猶是鐘磬猶是管簫猶是琴瑟賤工校童蕩節致柔佻姣靡曼以爲謹樂是淫濫之志所造也非天地之本聲也是故古之聖人治以樂成不外乎聲奏至於邦

國以和萬物以蕃天地以安無他以本聲達其本性也及乎亂世樂亦成亂至於君臣無禮父子無節男女無別兵革緣起邦國崩喪無他以奸聲長其奸氣也蓋聖人脩身育物因其故有不益於外故有者恒生外益者必害物固然也唐子曰舜治天下有苗不服有苗天下之昏民也伐之不懼教之不知舜能格之斯無不格矣易曰信及豚魚豚魚物之至戾者也浮木觸之翻若吹脬信能及之信斯神矣不及而格之謂神非類而同之謂神非聖人能而我不能通與

潛書

上篇上

三

問異也天既生物萬億其類不得其類則人與物二天既生人萬億其形不得其形則人與人二母既生子彼此其身不得其身則子與母二奚啻是哉耳既有聞百千其聲不得其聲則耳與心二目既有見百千其色不得其色則目與心二心既有知百千其慮不得其慮則心與我二苟得其道則舜與苗民爲一身舜與豚魚爲一氣不得其道則苗民豚魚卽心而是其如心何哉其如心何哉水在杯中與在海中豈有二水然兩杯相並隔在分秒不得爲一水四海相

去不知其幾萬里游魚可達也豈謂爲異水山川草木牝牡形質大判矣生天生地以生羣物無二生也陽氣時至蟄蘇而化有條達而苞長無二生也方各見方物各見物故不通聖人盡性如海復性於原是以類亦通非類亦通也

居心

聖人與我同類者也人之爲人不少缺於聖人乃人之視聖人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何哉或曰天地之氣有叔季故其生人也有厚薄我親在昔或百年而

潛書

上篇上

三

聖人生焉或五百年而聖人生焉或數聖人同朝而立或數聖人比肩而遊自周以後遂無聖人是氣之薄而不生聖人非人之不能爲聖人也唐子曰謂古今之氣有厚薄其必古之人皆如長翟今之人皆爲侏儒古之馬其身倍象今之馬其身不加於犬而不若是也以是論人不薄於形而薄於所以爲形必不然矣唐子曰古之爲學者始造於常常則必至於大大則必至於精精則必至於變變則必至於神如時之除而不見其除也如時之進而不見其進也若農

夫然播穫百穀候之而弗失焉今之爲學者不然其書百千於古其聞百千於古其論之詳備百千於古聖人之言得彼而益見其神其言合於神矣其人不於常不出於未造之常則亦不免於爲衆人之身而已矣今之人猶古之人也今之學猶古之學也好學者內省外察唯恐分秒之不合於聖人而卒至於相去之遠如是何哉曷亦反求諸其心矣人孰不欲有安宅哉過朋友之家語言飲食既畢則去之矣假居於人之室近則月日久則歲時則去之矣之燕趙者次於旅舍信宿則去之矣非已之宅過而不留焉是已之宅終身不離焉於宅則知我於心則不知我以觀宅者觀心則知心矣以居宅者居心則得心矣然則當何以居心哉嵩嶽之山立乎天地之始並乎天地之終處於六合之中以爲之位連乎四極之下以爲之根斯亦不移之至矣心之不移也似之大海之水風乎南北蕩乎東西無所表之以識其處無所維之以得其止斯亦無定之至矣心之無定也似之聖人之心如嶽衆人之心如海善居心者能使海變

潛書

上篇上

三

爲山則堯孔可幾也或曰心既定矣敢問求道之何從曰子欲將心求道乎曰然曰子之將心以求道也豈不以道爲至神之一物望之而不見將竭心思窮歲月如結網求魚操弓彈鳥乎曰其或然乎唐子指燈而言曰吾與子處於暗室之中目無所見著火於燈明照四壁無所不見豈非以火乎然則火自明也明卽火也非火在是而別有所假以爲明也心譬則火也道譬則明也何見爲二物哉

除疾

潛書

上篇上

早

唐子曰我有疾曰逸其寂也液液然其動也洩洩然其流也不知其所之焉若使我繫心如繫羊夫亦奚難有不縱而縱繫之而莫繫者不除此疾終無至道之日我又又有疾曰躁人之產於其土者其性多如其土吾產於湍峻之鄉故吾性亦湍峻閉戶之時不能移景而坐必將變焉不能終食以須必將先焉不能終朝以寂必將動焉不除此疾終無至道之日少康失家滅浞乃復不然成郊者浞衆也守門者浞衆也衛宮者浞衆也少康至郊誰爲啓郊少康至門誰爲

啓門少康至宮誰爲啓宮雖其故家終不能入必戰郊斬門清宮而後入我之欲除二疾也如是孺子有好戲者侍於先生教之以成人之禮孺子悅端坐不動無異於成人及先生出與其曹嬉跳越奔走好戲如初我年五十六矣求止不恒猶彼孺子豈非恥哉請自今毋若孺子鄉人有好鬪者有事飲於社就席而能下舉爵而能恭無異於善人他日與狎少年處一言不合起鬪如初我學聖人之道者也求靜不恒猶彼鄉人豈非恥哉請自今無若鄉人

潛書

上篇上

早

病獲

唐子爲學十年視陶猗之富如鼠壤視趙孟之貴如鷺毛而逸心不收躁心不除見譽亦喜見色亦悅行年六十二矣飲酒過多晨興嘔沫懼其馴爲迴風也於是止飲因疾而思生因生而思身因身而思養因養而思遇因遇而思營因營而思死曰生旦也死晦也羊相抵於屠門而不知其將屠也雞乘尾於竈下而不知其將烹也人皆求勝於人求遂其欲何以異於是朱氏之館有養生之書取而觀之其言有之曰

神御氣氣駐形心生則神亡心死則神居解之曰心無生死生死云者舜之所謂人心也殉心喪神終其身爲戚戚之小人而短命以死爲心乎爲神乎引著而思之舍著而變焉食進於前方惡忽甘視之如易器僕使於前方怒忽悅視之如易僕出門不罔入室不憂有遠慮而不思見好色而目不留十年學之而未能一食忽焉而得之樂莫甚焉引而直之勿使復曲扶而正之勿使復偏一食得之必且一食失之也虛中以與人直己以遇詐知我不爲喜不知我不爲

悅入

甄晚而志於道而知卽心是道不求於外而壹於心而患多憂多患爲心之害有教我以主靜者始未嘗不靜久則復動矣有教我以主敬者始未嘗不敬久則復縱矣從事於聖人之言博求於諸儒之論爲之未嘗不力而憂患之疾終不可治因思心之本體虛而無物者也時有窮達心無窮達地有苦樂心無苦

樂人有順逆心無順逆三有者世之妄有也三無者心之本無也奈何以其所妄有加於其所本無哉心本無憂患而勞其心以治憂患外疾未除內主先傷非計之得者也既知其然而求心之方將何從入嘗聞良醫治人之疾不於見疾治之也必察其疾之所由來從而治之則藥必效而疾易除吾今而知疾之所由來矣吾之於人也非所好而見之則不宜於其人吾之於食也非所欲而進焉則不宜於其味凡所遇者大抵少所宜者也故嘗嘗僕妾而怒養子而亦求備於妻一朝有省焉卽此一人卽此一事或宜於朝而不宜於夕或不宜於朝而宜於夕其所不宜者必當吾之不悅時也其所宜者必當吾之悅時也然則宜在悅不在物也悅在心不在宜也故知不悅爲戕心之刀悅爲入道之門無異方也於是舍昔所爲從悅以入悅者非適情之謂非徇欲之謂心之本體虛如太空明如皦日以太空還之太空無有障之者以皦日還之皦日無有蔽之者順乎自然無強制之勞有安獲之益吾之所謂悅者蓋如是也自從悅入

不戚戚而恒蕩蕩未嘗治憂也而昔之所憂不知何以漸解未嘗治患也而昔之所患不知何以潛失二疾雖未盡絕固已十去七八矣不啻於是十年以前嘗專力以治躁逸如繫狙包永愈謹愈失自從悅入久不治躁逸矣今則漸安不至如狙之無定今則漸止不至如永之易流二疾雖未盡絕固已十去五六矣此吾悅入之功也人倫難協民物難齊皆心之所貫也心本可貫或不能達唯悅可以達之不悅則嘗懷煩懣多見不平多見非理色不和言不順處君臣之間必不相愛處父子之間必不相親處夫婦之間必不相宜處兄弟之間必不相好行於邦國之間必多怨尤如是則內拂於性外隔於人其違道也遠矣悅則中無矯戾所見無不平所見無非理色和而言順處君臣之間必能相愛處父子之間必能相親處夫婦之間必能相宜處兄弟之間必能相好行於邦國之間必無怨尤如是則內不拂於性外不隔於人其違道也不遠矣不悅則君亢於上臣怨於下百僚相競朋黨以興措之於政事喜怒必不平喜怒不平

潛書

上篇上

器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百姓不安以此求天下之治也難矣悅則君臣相親上下相交百僚和同無相爭競措之於政事喜怒必平喜怒平則刑罰中刑罰中則百姓安以此求天下之治也易矣日月照臨萬物皆喜陰靈晝晦萬物皆憂和風所被萬物皆喜雷霆所震萬物皆懼生於心見於色發於聲施於政其理一也是故唯悅可以通天地之氣類萬物之情此吾之所未試而信其爲悅之所可致也仲尼之教亦多術矣不聞以悅教人而予由此入者何予蜀人也生質如其山川峻急不能容而恒多憂患細察病根皆不悅害之故由此入也悅爲我門非衆之門人固有生而無愠怒者豈非質之近於道乎而不可以入道者何蓋人之生也爲質不齊而爲疾亦異或之剛之柔不以相濟或好名好利用心不壹是在因其疾而治之不可同於我也

潛書

上篇上

星

恒悅

唐子語戈仲子曰子勿憂貧貧者天也子如憂之貧未可去而憂之害子心者甚於貧矣戈仲子曰吾亦

求樂耳唐子曰子將何以求樂曰吾一日之間有可樂之人則與之有可樂之時則弗失有可樂之地則往焉唐子曰若然則子之心是百憂之府也若憂子之人至憂子之時至而亦無可樂之地子其若之何且三可樂者假於外三可憂者根於中子避憂如避讎防憂如防賊而不知讎與賊已先據於心其將焉逃仲子未學而不善問遂無以發之也心之本體無憂無樂者也不受物加不懼外鑠金工冶金鼓烈火施椎鑿雖百其器千其形而金質不變心之爲體有似於此而難見心者何人之有身生於嗜欲養於嗜欲其所以陷溺其心者自生而然矣雖見爲故有而實難復於故有雖順乎自然而實難合於自然用力既久漸有得於初心不於樂見而於憂見蓋害心者即養心之方蒙心者即明心之藥是故仲子去憂求樂吾則去樂就憂憂樂不移其心則無往而不自得心之本體雖難復全由此可以漸見傳說假食於胥靡呂尚賣飯於孟津管仲敝幽於南陽百里奚飯牛於秦市時憂也舜遊於鹿豕之羣太伯處於蛙黽之

鄉顏淵居於陋巷原憲棲於漏宇地憂也瞽象殺舜管蔡害周公桓魋厄仲尼臧倉沮子輿人憂也此十二君子者身當時憂無異於居上卿而封大國也身處地憂無異於臨南面而宅夏屋也身遇人憂無異於九族敦睦羣賢從遊也是故處樂不見君子處憂乃見君子堯之於舜亦必試之於烈風雷雨乃知其不迷况學者乎吾既漸有得矣亦必有所試矣昔者吾行於燕市見有鬻皮榼者漆繪精良可受斗酒繫以革條挈之甚輕可攜以遠遊買之以歸注酒一夜則朝瀛而酒溢於外他日更市良者乃適於用未試之皮榼不知其良不良未試之心焉知其恒不恒吾自從悅入未敢自信悅之恒然蓋試之於可愛之地而後知其能恒也昔者盡鬻其田使原賈經少有利焉原不肖盡亡其資又使爲牙以主經客客竊客金以爲質以責原負失金者移其妻子子弟數人寢食於堂日夜號哭而欲自經竊金者與其屬數十人舍僕而問主勝於衢巷告我盜金遂逮於訟當是之時孤而無助家人離心雖非死亡之禍實無異於秦楚

之兵交攻我也當是時有以償之則已器物鬻盡無以償之於是客無至者產失而行廢食盡而禍起無以弭禍遑恤其後豈與顏淵之瓢飲曾子之踵決等乎哉士之困窮未有至此其極者也妻曰過五日無食矣既處困窮又遭多難卽解饑寒漸至朋友不可告親戚不可告何以爲生乎子近日之學專主於悅吾恐悅無解於憂而憂且以傷子之悅也唐子曰無食豈能不憂多難豈能不憂憂之自憂有憂之所不及者譬諸客之課焉課於外者不溷吾堂課於

潛書

上篇上

哭

堂者不溷吾室心如室非課之所及也又譬諸堂前之井焉炎暑如焚無所逃避寒泉在下澄然不知心如井非暑之所及也內外不相及我之所憂亦何傷於我之所悅哉

七十

唐子行年七十處於張氏之館當始生之日以其餘酒晝而獨飲自慶也七十者生之日日遠死之日日近是弟子之所慶也非所以自慶也然則何爲自慶人之老少不同於鳥獸鳥獸不知脩人則知脩我髮

雖變我心不變我齒雖墮我心不墮豈惟不變不墮將反其心於髮長齒生之時人謂老過學時我謂老正學時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時也少不能學道少之所學者誦讀非道也若可學必其智慧早成智慧早成者萬不得一壯不能學道壯之所學者聞見非道也若可學必其道力早全道力早全者萬不得一蓋人生於氣血氣血成身身有四官而心在其中身欲美於服目欲美於色耳欲美於聲口欲美於味鼻欲美於香其爲根爲質具於有妊之初者皆是物也

潛書

上篇上

哭

及其生也先知味次知色又次知服又次知聲又次知香氣血勃長五欲與之俱長氣血大壯五欲與之俱壯二十以上爲士者貢舉爭先規卿希牧而得貴其爲衆者營田置廬居貨行賈而得富其貧賤者亦竭精敝神以求富貴若是者奚爲也將以求遂其五欲也非貂狐之溫不以爲裘非錦段之華不以爲茵凡所以奉身者無不爲也吳越佳冶之女列於房帷姑蘇奇巧之優供其宴樂凡所以奉目者無不爲也玉田之嘉穀德易之美酒閩廣之海珍凡所以奉口

者無不爲也艷姬歌曲巧伶奏聲靡靡曼曼移聽迷
心凡所以奉耳者無不爲也蘭桂芬於園囿沉涎馥
於堂室凡所以奉鼻者無不爲也此自二十至於四
十五十之候也心之智識皆爲五欲之機巧五欲之
機巧還以助心之智識五欲逐心而篡其位心既失
位欲爲之主則見以爲生我者欲也長我者欲也人
皆以欲爲心若更無所以爲心者其本心雖未嘗亡
而陷溺之久如素入染不可認取如珠投海不可尋
求於斯之時舍欲求道勢必不能謂少壯之時不能

潛書

上篇上

五

學道者以是故也血氣方壯五欲與之俱壯血氣既
衰五欲與之俱衰久於富貴則心厭足勞於富貴則
思休息且以來日不長心歸於寂不傷位失以身先
位亡也不憂財賈以身先財散也貧賤之士亦視之
若浮雲而非我有此六十七十之候也向以從身之
欲而遠於道今則貂狐之溫同於布褐之衣身蔽撤
矣向以從目之欲而遠於道今則蛾眉之女同於鵲
攀之妾目蔽撤矣向以從口之欲而遠於道今則王
侯之羞同於閭里之食口蔽撤矣向以從耳之欲而

遠於道今則絲竹不如無聲耳蔽撤矣向以從鼻之

欲而遠於道今則馨香不如無臭鼻蔽撤矣於斯之
時不啻視富貴如浮雲而且視死生如旦暮向有聞
不可用今則聞皆可用向有見不可用今則見皆可
用向有思不可用今則思皆可用向有力不可用今
則力皆可用五蔽既撤一心漸露如素墜於泥中湔
之而易復如珠遺於室中求之而易獲是故老而學
成如吳農獲穀必在立冬之後雖欲先之而不能也
學雖易成年不我假敏以求之不可少待不然行百
里者九十而日暮悔何及矣

潛書

上篇上

五

無助

吾遊天下其不至者廣以南耳未嘗見一賢人焉以
天下之大家誦詩書之言人慕文學之名豈無賢哉
而未見一賢者蓋以甄之不敏非見賢之人故天下
雖多賢不可得而見也吾處吳中三十年矣未嘗見
一賢人焉吳地勝天下典籍之所聚也顯名之所出
也四方士大夫之所遊也多聞多見士多英敏豈無
賢哉而未見一賢者蓋以甄之不敏非見賢之人是

以吳中雖有賢不可得而見也文者君子之所貴也
今之文非古之文也其言雖美而非實義吾不欲取
而觀之矣經者道與治之所在也今人窮經好爲創
見而無實用是爲誣經吾不欲取而觀之矣性卽性
耳有何可言今之學者好言性辨論多端何與於性
卽其言善亦爲論性非求見性吾不願聞之也今世
亦有正直之人言不妄行不苟但能淑身而不能明
心下學而不能上達吾豈不見而敬之然非學之竟
事也今之士吾未見有出乎四之上者亦何益於我

潛書

上篇上

聖

哉所貴乎師友者師道迷而友振情也有此二益則
進學易而成功蚤無此二益其遂已乎其亦難易蚤
晚之異耳孟子生於戰國之世未得爲仲尼之徒未
得與顏曾爲友天下之言學者非楊朱則墨翟其謀
國者非儀秦則孫吳孟子無所取益而巍然爲聖人
獨立於天地之間彼聖人之構也非中下之人所及
也然而卽心是道卽心得師破迷起情不假外求誠
能精思竭力必爲聖人不過爲之難而成之晚雖無
師友可也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昔者有明

之世山東有公子家富而好逸不習於勞閭里之近
非馬不往一日之京師擇良馬選健僕以從執轡而
升執轡而下執轡而過險馬良僕健日行二百里而
後舍浩浩乎其足樂哉前途遇寇失其馬又失其僕
號天四顧無救之者已而無可如何則強起而行脛
腫臃趼自河間十五日而後達京師夫僕馬者致遠
之資也一旦中道而失之足不如人力不如人欲進
不能進欲退不能退左顧而莫爲之左右顧而莫爲
之右於斯時也豈遂委於溝壑哉反求諸已而已矣

潛書

上篇上

聖

我無馬我自有足我無僕我自有力足雖弱不至不
能行力雖弱不至不能舉人如翔而至我如刳而至
人先庚而至我後癸而至苟不憚勞不恥後雖無僕
馬之助終亦必至焉爲學無朋亦若是矣甄也請從
山東公子之後也

思憤

洪範六極予有五焉皮絮三襲違鱸則栗比戶露寢
當風則噉疾也越在異鄉子處無族十世之澤將於
我絕愛也雖有陋室不展四體雖有下田不足二征

貧也身五尺半要二拱弱禮人起慢致辭聽藐惡也
遇重如砥處彊如女秉德不弘爲義無勇弱也客有
聞是言者見唐子而弔之唐子曰客之恤我厚矣雖
然客當弔我一極而賀我四極客曰四極何極云何
當賀曰體彊者必先敝氣盛者必先委恃其彊盛而
無所可虞或淫於色或困於酒或墮於味外以沉鑠
其體而內以蠱喪其志是彊盛者所以自戕也保生
後死者恒由於疾屏慾近道者亦由於疾是疾當賀
也昔者大伯竄於荆蠻背親違宗而又無子憂莫大

潛書

上篇上

五

焉乃仲尼稱爲至德比於文王惟憂所以見德也且
夫古之人沮抑志奮困阨學成或內寧而啓亂或多
難以興邦是憂當賀也虛中者道所居也空外者心
所安也美好盈於外愛樂廢於中則心佚而道亡無
欲者上矣寡欲者中多欲者下吾患不能劫欲而乃
有以遂欲有以遂之中可移於下無以遂之下可移
於上是貧當賀也偉於貌者人敬之美於度者人愛
之辨於言者人服之是三者未必爲德器也適足以
蔑人而自足反是則所向多拂增勵其修必不以短

於形者短於德矣是惡當賀也人之視此四者以爲
天降疾惡甚於刖劓之刑天降憂貧甚於流竄之罰
其於愚人則流於傭隸入於竊乞其於才人則流於
微幸入於奸亂其於文人則發爲騷怨之辭肆爲狂
悖之行志道之士則不然烈火可以鍛金粗石可以
攻玉阨於處世者利於入道者也今使一福一極者
同居而共學則極者之脩必半福者而十之矣是四
極者殆天所以資賢豪也而可不賀乎客曰然則子
以爲當弔者弱也弱亦四者之類也而獨以爲當弔

潛書

上篇上

五

者何也曰疾病慎之憂患安之飢寒不足以爲憂不
重於人不足以爲恥人之大患莫過於弱矣弱者雖
好善若渴見義必爲進而不續續而不終以之爲國
必衰其國以之爲家必索其家以之爲學必廢其學
卽有智慧異敏而卒與衆人同沒者惟弱之故也幸
生爲士身爲聖人之徒志任天下之重入道知路爲
學知方乃因仍其心思需次其歲月悠游晏安卒以
無成生爲食粟之人死爲游魂之鬼如之何不弔挈
餅之方不能舉鼎不勝其重也馬不千里徒不百里

不勝其遠也荷擔而行弛擔而息有時而間也此亦弱之無可如何者也是誠然乎是殆不然求道不與器界同用力不與手足同求道在我用力在心弱則斯弱矣強則斯強矣詩云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周道坦坦夫何所畏吾志必往誰能沮之已不能趨而倚於人雖有載而驅之者亦將半塗而廢矣又曰汚彼流水朝宗于海必朝焉必宗焉緣陵趨壑晝夜不息必達於海雖有從而堙之者其沛然之勢卒莫能禦也吾誠不安於弱又當困阨有

清詩

上篇上

五

以憤發雖弱可強今雖老矣願爲朝宗之汚流必不爲丘隅之黃鳥客其不終弔我乎

敬修

徐中允謂唐子曰聖人之學以敬爲本先生言靜而不言敬非所以善修也吾謂靜不足以盡之當益之以敬曰然靜以言乎心之體也敬以言乎體之持也心如玉靜則玉之質敬則執之慎也道著而變變形而多靜其本也爲資不同爲修各異敬其總也居於河濱者始汲而歸濁不可飲也注而勿擾則石泉矣

定其器而蓋之者敬之謂也撼其器而擾之者不敬之謂也聖衆同心靜與不靜之分也聖衆同靜敬與不敬之分也聖衆同敬恒與不恒之分也我有在而敬不能無在不敬我有時而敬不能無時不敬夫心之覺也無間氣之息也無間能敬者與覺俱在與息俱存與覺俱在故心無散時與息俱存故氣無暴時心無散時氣無暴時是爲能敬謹慎敬也而敬不盡於謹慎溫恭敬也而敬不盡於溫恭無肆無慢敬也而敬不盡於無肆無慢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祭

清書

上篇上

五

祀之敬也詩曰顓顓卬卬如圭如璋威儀之敬也書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臨民之敬也三者詎非心與吾聞之養卉木者枝葉披隕其根必傷詎非君子之所慎守與然非其本也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欲與縱出於心而自賊者也敬者止欲於未萌消欲於既生防縱於未形反縱於既行所以保其心而納於禮度者也自堯舜以來天下之言學者皆知以敬爲本人知敬之爲本而不知其能治心亦或害心不知其有功於天下亦或無功於天下是何也人孰不知敬與

不敬之異而莫辨敬與敬之有異也心用尚智善敬者益智不善敬者則御而之乎固心用尚勇善敬者益勇不善敬者則御而之乎弱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是拘儒之敬也固矣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是淺儒之敬也弱矣若是者反害其心而無功當堯之時九山不闢九川不順五穀不樹五倫不敘於是堯禪舜舜禪禹不傳子而傳賢以安天下之民夏商之季獨夫燒炳民命百官脅亂於是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伊摯放太甲呂望出奇謀以安天下之

潛書

上篇上

堯

民若是者自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也未有之奇功也虞夏商周之君臣惟能以敬慎行智勇故處此大變成此奇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徒慎也將以求涉濟也吾聞之習心太約者不可以致遠習身太謹者不可以犯難有言行如曾子而涉濟不如孟賁者其去聖人之敬也遠矣敬之爲道豈期於寡過而稱爲君子云爾乎將以盡其心也將以全其性也將以大其功也天地與道際心與天地際有輕心者不能及敬所以重之也有慢心者不

能及敬所以篤之也容儀之莊視聽之謹非外也所以防其外而一於內也是故其氣清其知明不特而固不勉而行盡人達天皆由於敬施於天下不勞而定曲士然乎哉內省而拘外慎而泥求其心而適以錮其心其於天下何有亦自成其爲無訾之小儒而已矣

講學

學貴得師亦貴得友師也者猶行路之有導也友也者猶陟險之有助也得師得友可以爲學矣所貴乎

潛書

上篇上

堯

師友者貴其善講也雖有岐路導之使不迷也雖有險道助之使勿失也師友善講則學有成矣夫講者非辨文析義之謂也所以淑其身明其心也若日取五經之文而敷之日取諸儒之言而討之日取孔孟之書而述之使聽之者如鐘鼓之蕩於胃如琴瑟之悅於耳羣焉推之以爲當世之大宗師君子則鄙之其鄙之何也以爲無益於人之身無益於人之心也無益於人之身無益於人之心則亦講五經之文焉云爾則亦講諸儒之言焉云爾則亦講孔孟之書焉

云爾是何異於謝莊之塾師乎謝莊之塾師教章句解文字而已夫教章句解文字童蒙猶有賴焉茲之講者無益於學者殆不如彼之有益於童蒙也是故孔子教人因其各得而言不聞復取五代聖人之言講之也孟子教人以其自得而言不聞復取孔子之言講之也善講者如掘井得水因其自有而取之非異水也如擊石得火因其自有而發之非異火也向也不知道之所在以爲遠不可求卽知道之所在以爲求之而不易致今則求之於已乃我之自有焉則

潛書

上篇上

卒

善講者之功也升五尺之座坐虎豹之皮環而聽之者百千人在堂下者望而不見負壁者及階者見而不聞在尋丈之間者聞而不知在左右前後者知而不得是之謂觀講衆觀而已何益之有是故教者貴親親則易知承教者亦貴親親則易化煦嫗覆育如雞之伏卵而後教可施焉一室之中不過數人朝而見夕而見侍坐於先生侍食於先生非若大衆之不相接也可以教矣而又患教之同也又患教之易也一日言智共此求智之方一日言勇共此求勇之方

一日言仁共此求仁之方是同也不以剛治柔卽以柔治柔不以柔治剛卽以剛治剛是易也雖有扁鵲不能以一藥已衆疾是不可同也不能以彼藥已此疾是不可易也寒者以桂熱者以藥而後可以爲師而後可以施教焉求師於斯世如鳳如麟不可得而見矣師不可得而見友亦不可得而見矣雖然不善得師者在師善得師者在己不善得友者在友善得友者在己苟善取焉不必賢於我者皆可爲師友若有志於學者或一二人焉或二三人焉會於一所羸

潛書

上篇上

卒

糧以從兩相糾三相參也吾求盡事親之道而未盡事親之道也吾求盡兄弟之道而未盡兄弟之道也吾求盡夫婦之道而未盡夫婦之道也吾求盡朋友之道而未盡朋友之道也吾求盡與斯人待僕婢之道而未能盡其道也抑或未能盡五者之道而以爲皆已盡焉五有所長五有所短五有所明五有所蔽吾察於所好而或非所當好也吾察於所惡而或非所當惡也吾察於所喜而或非所當喜也吾察於所慍而或非所當慍也抑或四者之乎偏而以爲皆已

正焉四有所長四有所短四有所明四有所蔽此長短明蔽人各有其一二而皆可以相資蓋已不自知暗如滅燭人之視已明如觀火不自知短人見我短即短可益不必其人之長也不自知蔽人見我蔽即蔽可撤不必其人之明也兩相糾焉三相參焉三三人中互相爲謫循環不置何患學之無成

勸學

出入必由戶無踰垣穴牆而由之者寢興必居室無登巢入窟而居之者飲食必以火無決腥茹草而飽

潛書

上篇上

室

之者人未有舍其必爲而不爲者也未有必不可爲而爲之者也必爲而不爲非人道矣以此三者譬道則道也者不可一人離也不可一事離也不可須臾離也聖衆同之貴賤同之無他塗也聖人不作世衰道喪旁蘖別出乃訾議儒者至於宋則儒大興而實大裂文學爲一塗事功爲一塗有能誦法孔孟之言者別爲一塗號之曰道學人之生於道如在天覆之下地載之上孰能外之而讀書聰明之士別爲一塗或爲文學或爲事功其愚亦已甚矣雖然自道不明

儒者習爲迂濶無用於世是以有薄而不爲從而訾議之者未可舍已而罪人也韓非曰齊宣王問於匡倩曰儒者博乎曰否博貴梟勝必殺梟是殺所貴也故不博儒者弋乎曰否弋者從下害上故不弋儒者鼓瑟乎曰否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大小易序故不鼓非蓋諧言以詆儒也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善學者不見大體泥於外迹皆不博弋不鼓瑟之徒也以是見薄於世誠未可以罪人也君子之於道也敬以脩己廣以誘民文學

潛書

上篇上

室

事功皆備其中豈可誣也是故凡爲士者必志於道何以志於道凡所見之人無貴賤無小大皆以學明倫也凡所遇之事無順逆鄙俗皆以學盡義也養僕妾謀衣食量米麥權蔬肉皆以學求仁也草木必有根舍是而爲文學必流於浮廢構築必有基舍是而爲事功必至於傾敗而殃民若斯之人不求身心不知人道猶出不由戶入不居室飲食不知味孟子所以譬之於禽獸也是故上之爲士惟此一塗更無他塗王崑繩爲人敏達善爲文章唐子樂與之遊一日

告之曰子曷學道道非異也智者視為高遠而不可求愚者視為迂濶而不肯為烏知道者其中無苦難之事有便安之利不入其中則已一入其中即嘗其味天下之物無有如其甘美者何以見其然也處世多憂患遇人多不良即才智足以御之以苟免於今之世其身亦大勞矣其心亦甚苦矣學道則不然無入而不自得正已而不求於人雖有憂患不改其樂雖遇不良無傷於已終其身處於安宅之中行於坦道之上雖美色鄭聲不足以喻其娛樂矣天下之便

潛書

上篇上

富

利有如斯者乎王子改容曰子之言誠是也翰林顏學山試士浙江唐子為之客顏公語坐人曰人之生皆不自足者也庶人有庶人之憂士有士之憂公卿有公卿之憂天子有天子之憂此謂天之勞我以生也唐子曰有一事可以無憂人不知求之耳學聖人之道是也不求足於世孰有與之以不足者本無不足於已孰有處於不足者坦然蕩蕩然遊於天地之間如在唐虞之世其有憂乎其無憂乎顏子曰之言誠是也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

上篇下

取善

孔孟之教人也嚴其與人也寬唯聖人乃能無闕若與之不寬則天下無人無可與之共學無可與之居位矣其人而廉者與吾取其廉而略其才其人而達者與吾取其達而略其節其人而博者與吾取其可問而略其自用夫如是則天下之人可為吾之師友

潛書

上篇下

一

者多矣若必求備焉冉有之賢也而為季氏聚斂季路之賢也而死不合義子貢之賢也而好貨子夏之賢也而哭子成瞽曾子傳仲尼之道者也乃其初不察於夫子之言幾誤喪死之大故此五賢者孔門之雋也親承聖人之教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甚勤矣然學之未至自得之未深猶多闕焉若是况其下焉者乎若必求備焉以其短而棄其長則五賢皆所不取彼廉達博聞之士亦若鳥獸之不可同羣矣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所謂三人行者乃偶遇而與之偕行非素共學之人也所謂善不善者乃偶見之行事非可與論學之人也而夫子教人之取益也則若是矣其在於今道喪學廢德孤無鄰不得大賢以爲我師不得小賢以爲我友雖蕸蕸之屬賈販之流皆可以三人有師之法求之也若其中有志於學者悅仲尼之道以求淑其身心雖爲人多疵其在於今爲不易覲吾不與之而孰與哉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言與人之道也非自處之道也君子之自處當如書

潛書

上篇下

二

之所云矣書云與人不求備檢身如不及蓋與人當寬自處當嚴也夫玉天下之寶也古人得美玉使良工琢之必去玷以成器若玷不去終非寶器人不以爲重矣修身之道亦必去玷玷非履邪違道之謂也凡一動一趨之不合於度卽爲玷矣聖人制禮朝聘喪祭燕饗飲食以時以節無敢違失登降有數揖讓有數酬酢有數進退有數豈故爲是繁曲以勞人之四體哉疎於外者懈於內略於文者亡其實是修身之要道制心之切務也是故孔子教人罕言心性謹

之以言行約之以篤實而心性之功在其中矣其在於今亦有學道之人志移於風性成於習好名而求間好動而惡靜閒居無日皆出門嬉遊之時也羣居笑語竟夕忘反博奕飲酒而務悅於人誤以爲朋友之交當然也而實同於市人之行矣世雖昏濁人心自明真僞自見賢不肖自別其出於衆人之口者不可罔也是以君子爲學不敢自罔而卽不敢罔人婉婉焉一言一行時自謹省恐人之議其後也非有弔賀之事也而數見於鄉閭之會則人議其流非問學

潛書

上篇下

三

請益也而數見於朋友之家則人議其瀆名不登於仕籍也而數造於貴人之庭則人議其諂非有干旌之賢大夫也而時稱大官之相知則人議其汙是故君子之論不敢違也鄉人之刺亦可畏也古人有言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謂夫讒慝之口非謂衆論之同也且果禮義之不愆乎是故庶人之謗鄉校之議皆所以考德也武王聖人也受一葵之貢而召公則戒之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士志於學而乃役役焉往來於名利之中德盡喪

矣豈一槩之累乎哉道盡崩矣豈一簣之虧乎哉

有爲

顧景范語唐子曰子非程子朱子且得罪於聖人之門唐子曰是何言也二子古之賢人也吾何以非之乃其學精內而遺外其精者顏淵不能有加其遺者蓋視仲冉而闕如也吾非非二子吾助二子者也顧子曰內盡卽外治唐子曰然則子何爲作方輿書也但正子之心修子之身險阻戰備之形可以坐而得之何必討論數十年而後知居庸鴈門之利峭函洞

潛書

上篇下

四

庭之用哉童子進粥唐子以粥爲喻曰謂粥非米也不可謂米卽粥也亦不可耕之穫之春之簸之米成矣未可以養人也必炊而爲粥而後可以養人身猶米也脩猶耕穫春簸也治人猶炊也如內盡卽外治卽米可生食矣何必炊唐子觀霍韜之書其言有之曰程朱所稱周禮皆未試之言也程朱講學而未及爲政故其言學可師也其言政皆可疑也唐子曰善矣霍子之言先得我心之所欲言也古之聖人言卽其行行卽其言學卽其政政卽其學孟子欲制梃撻

秦楚我知其果可撻秦楚也欲反手王齊我知其果可王齊也南濠之賈善言貨湖濱之農善言稼使聽之者如坐肆居田而又奚疑焉徐中允著書著有明之死忠者唐子曰公得死忠者幾何人曰千有餘人唐子慨然而歎曰吾聞之軍中有死士一人敵人爲之退舍今國有死士千餘人而無救於亡甚矣才之難也中允未有以發也唐子夜寢而思之曰吾與人奕無所博者常勝有所博者常敗利蔽其才也是故無固利之情者其才半無固位之情者其才七無固

潛書

上篇下

五

生之情者其才十其不然者則所習之非也爲仁不能勝暴非仁也爲義不能用衆非義也爲智不能決詭非智也昔者大瓠嘗稱高景逸之賢曰是不畏死唐子曰子謂高君之賢是也以其不畏死也而賢之則非也君子之道先愛其身不立亂朝不事暗君屈身以從小人固可醜也殺身以徇小人亦自輕也是故義有所不立勇有所不爲忠有所不致詩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言有待也君子愛身之謂也唐子曰生貴莫如人人貴莫如心心貴莫如聖聖貴莫如功

物非化牡不相求非乳育之時不相愛人則無不通也耳目不能易其用上下不能易其體心則無不行也釋氏之治其心者盡矣而不入於世老氏與於治而不辨於理是故有天地有萬物不可無聖人性不盡非聖功不見非性天下無無本之枝壹於外者失之矣天下無無枝之本壹於內者失之矣唐子曰車取其載物舟取其涉川賢取其救民不可載者不如無車不可涉者不如無舟不能救民者不如無賢昔者唐子之母善飲酒有饋唐子甕酒者發而嘗之酸

潛書

上篇下

六

不可飲母欲以與鄰之貧而好酒者婦曰勿與也是可以爲醋乃燎粟一升入之七日而成醋調之終歲不盡可以人之賢也而不酒之酸若哉

良功

脩非內也功非外也自內外分管仲蕭何之流爲賓程子朱子之屬爲主賓損不入主處不出賓不見閭室之與主不習車馬之利自內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爲生矣身之於世猶龍蛇之有首尾也猶草樹之有本枝也存其首而斷其尾培其根而去其

枝豈有龍蛇草樹哉昔者莊烈帝嘗曰我豈不知劉宗周之爲忠臣哉必欲我爲堯舜當此之時我何以爲堯舜誠哉斯言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然而無邊不成省無省不成京無京不成君無君不成心以斯觀之知專執身心乃大失矣仲尼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非獨明也天地萬物無不通是理也性非獨得也天地萬物大同焉是性也隔於天隔於地隔於萬物是不能窮理也天不安於上地不安於下萬物不安於中是不能盡性也順天之行因地之紀

潛書

上篇下

七

遂情達變物無詬厲是能窮理也有苗作亂舜服之桀紂虐民湯武定之書曰海隅蒼生之地無不率俾詩曰綏萬邦屢豐年是能盡性也當是之時天得以施地得以承萬物各遂其生是至於命也君子用則觀其功不用則觀其言仲尼試於魯矣子輿雖未試其策齊梁者如衣必煖如食必飽未成之衣不疑其不煖未炊之粟不疑其不飽豈可以子輿之不行爲無功之儒解也德必一脩必純後儒得半誤以爲一也守固誤以爲純也請明一與半之形昔者唐子之

妻當童時與其姊同寢姊嘗使之驅蚊妻不悅一夕獨驅已首之處而掩帳焉其姆笑而問其故曰我豈暇爲他人自爲而已儒者爲己之學有似於此吾之於斯人也猶兄弟也其同處於天地之間也猶同寢於一帳之內也彼我同樂彼我同戚此天地生人之道君子盡性之實功也是乃所謂一也儒者不言事功以爲外務海內之兄弟死於飢饉死於兵革死於虐政死於外暴死於內殘禍及君父破滅國家當是之時束身錮心自謂聖賢世既多難已安能獨賢是

潛書

上篇下

八

何異於半掩寢帳之見也是乃所謂半也彼自以爲爲己之學吾以彼爲失己之學蓋一失卽半失矣焉得裂一而得半也後儒豈不曰天地吾心萬物吾體皆空理無實事也後儒豈不曰湯武可法桀紂必伐皆空言非實行也不能勝暴卽不能除暴不能圖亂卽不能定亂不能定亂卽不能安天地萬物後之儒者學極精備矣終身講道吾不聞其一言達於此又奚問其用不用乎萬物之生畢生皆利沒而後已莫能窮之者若或窮之非生道矣此觀乎其形也心形

之主也豈形無窮時心反有窮時心有窮時非心理矣心具天地統萬物人皆知之而弗能者有格之而不達者也格之者何暴屈之詐罔之機愚之邪傾之耳心之本體不角力而能勝天下之暴不鬪智而能破天下之詐無術而能御天下之機不察察於邪而能息天下之邪其不然者心體不充自窮於內非有能窮之者上古聖人與龍蛇虎豹爭而勝之堯舜與洪水爭而勝之湯武與桀紂爭而勝之蓋龍蛇虎豹洪水雖毒不若心之神也桀紂雖暴不若心之強也

潛書

上篇下

九

身處末世心無古今若龍蛇虎豹與我雜處洪水桀紂與我爲難君子深恥之非恥不若堯舜也恥失己心也自學無真得反錮其心措之於世阻塞不利乃謂古者大略奇功天有別降之才天之生才豈無大小然大則成大小亦成小無不可造者若是者何人皆有心心皆具仁義禮智仁義禮智猶匠之有斧刀繩尺也天下之材不齊其成器也萬變萬巧而不一豈有斧刀之所不能施者哉豈有繩尺之所不可合者哉天下之人不齊其爲變也亦萬有不一豈有仁

之所不能養義之所不能服禮之所不能裁智之所不能達者哉大者如是小雖不及亦必有成器之不成非斧刀繩尺之不利也操之不習也功之不成非仁義禮智之無用也學之不至也衆人有庸見矣謂功不必出於心性皆溺於漢以下之見也漢以下雖多奇功然治卽梯亂功卽媒禍君子無取焉卽有良治必其生質之善忠厚之行不學而近於道者也究不外於心性也天下豈有功不出於心性者哉功不出於心性は無天地而有萬物也豈有心性無功者

潛書

上篇下

十

哉心性無功是有天地而不生萬物也既指四德更觀四官目之爲明極天下之形色大小邪正黑白不必習睹自無不辨耳鼻舌亦然皆不外假而自足極聲色馨味之變豈有窮四官以莫辨者哉是聰明者卽耳目而有耳目者卽母胞而有不能治天下者必其無聰明無聰明者必其非耳目非耳目是鬼胎也腹大虛消或產非人形俗謂之鬼胎世之篤學者其能不爲鬼胎乎仁義故大聰明故神亦去其害之者而已矣自純害仁也自方害義也自聽害聰也自視

害明也亦得其養之者而已矣合天下以爲純則仁全合天下以爲方則義大以天下爲聰則聽廣以天下爲明則視遠舉天下者非逐天下也周天下所以完心體也完心體所以周天下也完心若是於治功也何有

格定

生民以來治之世少亂之世多君子之生得志者少不得志者多畢生之內樂恒少憂恒多治少亂多者世也無不治者身也得少失多者志也無不得者心

潛書

上篇下

十一

也樂少憂多者處也無不樂者學也君子亦致其在己者而已矣得乎已則所生皆安矣所處皆豫矣風之中人易性移心以偏爲正以疾爲德賢者甚之豈不正風反以成風世尚剛節我仍平世尚殺身我仍生世尚朋從我仍特世尚道學我仍直世尚論議我仍默君子之守則然也蟲鳥多化象馬不化強大之不同於微弱也形之強大者且不化況心之強大乎大木隨流弱荷不隨流以有根也草之根於土者且不流況行之根於心乎臨難必懼臨喪必哀親疾必

憂君危必共國亂必赴皆傷其心者也不爲之傷者殘薄人也然衆人不及傷而心亡君子厚於傷而心存其厚於傷者卽其厚於養者也衆人之心如水潤之則茂燬之則灰君子之心如金雖遇冶則流遇淬則堅其質固不變也遇猶生也遇之不齊猶生之不齊也生安而遇不安惑之甚也生於皂則爲皂人生於丐則爲丐人生於蠻則爲蠻人莫之恥也奈何一朝賤焉則恥之乎一朝貧焉則恥之乎皂人可以爲聖人丐人可以爲聖人蠻人可以爲聖人皆可以得

潛書

上篇下

十三

志於所生豈一朝貧賤而遂自薄乎是故君子於遇如身在旅風雨凍餓不必於適輕富貴安貧賤勿易言也果能若此爲聖之基也人皆曰我輕富貴我安貧賤皆自欺也卽非自欺不必其不動也蔬食之士不慕鼎肉不能聞馨而不動於嗜徒步之士不慕高車不能見乘而不感於勞故夫不慕富貴者則有之矣見富貴而不動者吾未之見也威不懼侮不怒尤未易言也當義不辟死當辱不與校固有之矣遇威侮而不變於色不動於心者吾未之見也布與段同

煖菜與肉同飽煖必段爲人也飽必肉從嗜也多營以華人目甘我口是奴隸負販也以此思之亦制心之方也憂患道心生安樂道心亡貧阨道心生富豫道心亡治國家亦然其生非得也其亡非失也君子之志於道也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是以易處而不移亦有悔悟奮發由逆生者生於逆則成於順豈反亡於順成於順行其志之時也長短相爭是非相訟市人也並爲君子亦爭長短訟是非雖義與利不同其爲爭一也道未必以此顯晦國未必以此安危一言

潛書

上篇下

十三

相異變色而起其徒助之相煽不已以爲爲道其實爲名以爲爲國其實爲身何自辨之不明也求勝求名士之痼疾也稱其過人榮於加褒譏其不如辱於褻哀自立安在而輕重於人也若此登千仞之山其處自高建萬石之鐘其聲自遠誠能以道自勝惟恐其不求勝也誠能以德成名惟恐其不求名也心有十疾尊則亢卑則委富則驕貧則隘樂則散憂則結平則懦怒則潰惡則狠愛則溺此十疾者勿易言之除之能盡可以平天下有一不除不可以行於妻孥

盡除之聖人不能有加漸除之幼學亦可以勉而行也君失其道聽命於臣心失其道受役於物彼不自覺其爲役方自以爲得主不知其以物徇心遂誘於物也禦寇易禦物難破陣易破誘難寇斃我者也物遂我者也中之者甘之若將以之爲生不得不不可以爲生若將以之爲人不得不不可以爲人物毒於寇惟大勇者能禦之誘險於陣惟大智者能破之有外禦有內制禦之嚴則欲不內動制之力則物不外引化由勉入不得不然也貪財淫色小人之欲也非吾之

潛書

上篇下

十四

所患也吾之所患者欲挾理而處挾義而行豈惟人不能辨亦且不能自辨是學也者藏欲之藪也君子之欲雖與小人之欲不同以此治心同歸於滅心以此治世同歸於亂世道爲治本欲爲亂根世之攘攘藉藉者皆由欲起有欲不除除之不盡而欲治天下欺天下乎璽一也其文之見於朱者千萬如一也惟心亦然見於事者外同於內不異毫末以道心而不成治是璽本籀篆而朱爲鳥跡也以非道之心而幸治是璽本鳥跡而朱爲籀篆也天地之大也曆年之

遠也人生其中飛塵隙景耳其不讓於天地曆年者以心體全性功大也妄者乃外誘於物內徇於欲溺於世從於體汨於貧富顛亂於憂樂此其生沒與草蟲何異博奕有勝負飲酒有慶罰當其時亦喜亦慍也博已飲散喜慍安在彼妄者之所營亦猶是也斯言也衆人皆知之賢者亦有所不免焉徒知不如不知貴能爲之

去名

名者無脩爲之勞有賢良之品無不與之人有勝真

潛書

上篇下

十五

之美無難合之君卿有驟得之富貴與終身勤修老而不遇者其勞逸得失何如哉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不耕得穀不獵得獸好名者之捷得如是此後生之所奔走正直之人或不免改行者也若好名者但自竊其名自敗其德其亦無害於世乃使舉世慕之無非竊名之人無非敗德之人其害大矣蓋名者虛而無實美而可慕能鑿心而滅其德猶鑽核而絕其種心之種絕則德絕德絕則道絕道絕則治絕人人爲學而世

無真學人人言治而天下愈亂名之爲害如是從來
論者皆未及之何也古之人雖惡無僞不知自掩是
以善惡著於外辨若黑白幽厲自成其爲幽厲共驩
自成其爲共驩未聞幽厲自號爲堯舜共驩自號爲
皐夔雖有幽厲共驩無害於人心者善惡不混故也
至於春秋齊桓晉文假名而霸天下善惡不分矣桓
文內懷無君之心而外示尊王之義內爲鳥獸之行
而外假禮節之文多并小國而施繼絕之恩盡竊貢
賦而脩會盟之禮民眩於僞而服其信義稱其有禮

潛書

上篇下

六

天子忘其偏而嘉賴其功數世之後諸侯猶感德不
忘焉當時之大夫身爲亂賊事出悖逆而口道禮義
之言行爲忠信之行人皆稱其賢焉當其時多無君
無父之人而其事君事父之禮美哉其可觀也其忠
君愛父之言美哉其盈耳也自昔至今十七代之間
同一名敝而外暴之風於今爲甚世尚道學則以道
學爲名矯其行義樸其衣冠足以步自鼻以承睫周
旋中規折旋中矩熟誦諸儒之言略涉百家之語名
旣成則升坐以講環聽者數百人錄以爲書獻於公

卿布於海內自以爲孟氏復生朱子再見弟子數千
人各傳師說天下皆望其出以興太平或徵至京師
卽以素所講論者數奏於上列爲侍從未有所裨益
卽固辭還山天下益高其出處焉此道學之名也世
尚氣節則以氣節爲名自清而濁人自矜而屈人以
觸權臣爲高以激君怒爲忠行政非有大過必力爭
之任人非有大失必力去之相援相攻其徒蜂起而
爲之助不勝則竄於遠方杖於闕不礫於都市天下
之士聞之益高其義莫不鼓行而往願爲之繼也此

潛書

上篇下

七

氣節之名也世尚文章則以文章爲名宏覽博物賦
詩作文書紙如飛文辭靡麗其人又體貌閑雅言笑
便敏好遊善交譽滿京師斯人也公卿欲得以爲上
賓天子欲得以爲近臣文士無用其重於天下不下
道學氣節二名也夫文非小物也漢人之作文之末
也而况後之瑣瑣方幅者乎若夫今日設科之文吾
更不知其爲何物也而亦藉藉於其間凡此皆文章
之名也此三名者害心之大者也君子爲政於天下
治亦多道莫大於去名矣去名之道維何破其術塞

其徑絕其根此三者去名之道也何謂破其術吾既已言之矣吾不好道學言孔貌孟宗朱損陸者吾不與也吾之所與者忠信也吾不好氣節立朋黨習攻擊樂流竄甘挺刃者吾不與也吾之所與者正直也吾不好文章窮搜泛覽規韓模歐者吾不與也吾之所與者聖言也斯不已破其術乎何謂塞其徑吾既已言之矣君臣賢明不受毀譽無無實之毀譽雖或有之不能上達也斯不已塞其徑乎何謂絕其根吾既已言之矣君日省於上卿大夫日省於下不敢暇

潛書

上篇下

大

逸以求寡過天下化之各務其實無私好惡斯不已絕其根乎雖然盜跖之里不皆惡人曾閔之鄉不皆善人人類之不齊道雖行不能盡化也是以舜撻頑讒伊尹墨三風所以齊之也若有人焉自以爲聖賢身居深山而聲聞徧四海動朝廷公卿雖賢庶民雖良不能不眩於其高世之名此其爲害百於讒人什於三風其巧言令色孔壬之魁乎巧言令色孔壬是堯之所畏也君雖聖不及堯臣雖賢不及禹臯况其下者豈可容之以惑人而壞治哉其放流之不與同

中國害治者乃去矣既身先之又明教之又去其非類以變好名之風其庶幾乎

五經

五經者心之迹道之散見非直心也仲尼之時文籍或多而其要者惟此五書乃繫易以道陰陽序書以明治法刪詩以著美惡脩春秋以辨邪正定禮以制言行於是學者力行之暇有所誦習此博文之事造道之階也至於直指其心因人善誘則在論語一書而繼之者又有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皆明言心

潛書

上篇下

九

體直探道原脩治之方猶坦然大路學者幸生仲尼之後入其門者隨其力之大小取之各足尚何藉於五經乎取而譬之五經如禾稼四書如酒食酒食在前即可醉飽乃復遠求之五經是舍酒食而問之禾稼也豈不迂且勞哉雖然五經何可已也於易觀陰陽於書觀治法於詩觀美惡於春秋觀邪正於禮觀言行博而求之會而通之皆明心之助第不可務外忘內舍本求末耳若務外忘內舍本求末三五成羣各夸通經炫文辭騁其議論雖極精確毫無益於

身心則講五經者猶釋氏之所謂戲論莊周之詆謂糟粕也與博弈何異是故陽明子曰心如田經則田之籍也心已亡矣而日窮經猶祖父之遺田已鬻於他人而抱空籍以爲我有此田可乎此學經之準也近世之於五經羣疑多端衆說蠭起不可以不定所從子思之後世有哲人孔安國仲尼之十一世孫也仲尼既沒諸儒則講習於塚上至漢不絕安國尤長於書乃其家學而又得聞於諸儒之言其所作書傳必得其真學書者舍安國其奚從詩之序必仲尼之

潛書

上篇下

二十

徒爲之以序言釋詩意論世論人言隱而義顯大毛公及事荀卿其去仲尼之世未遠也其創爲傳也尊序如尊經小毛公又繼成之鄭氏遵暢厥旨詩之義大明學詩者舍毛鄭其奚從至於左丘明身爲魯史其所記述本末周詳典禮彰明仲尼取之以脩春秋丘明卽史爲傳以明仲尼之褒貶更無可疑杜氏又推五體觸類而長之以發傳所未發春秋之義大明學春秋者舍左氏其奚從自宋及明世之學者好爭訟而罵人爲創見以立異以其意斷百世以上之事

繁引曲證以成其自是凡周漢以來授受之有本者皆草刈而糞除之暴秦燒之於前世儒斬之於後其亦甚悍矣哉今人於五經窮搜推隱自號爲窮經此尤不可何也當漢之初學者行則帶經止則誦習終其身治一經而猶或未逮若是其難者何也蓋其時經籍滅而復出編簡殘缺文辭古奧訓義難明是以若是其難也今也不然訓義既明坐享其成披而覽之足矣雖欲窮之將何所窮甄也老而知學寡聞而善忘於詩患毛鄭之言大同而小異說詩無兩是之

潛書

上篇下

二十一

義釋其善者而從之以便稱引故於詩有言於春秋患左氏之言太簡取觸類而長之義以通其所未及故亦有言使養子寫以爲冊忘則檢之其於詩春秋之旨如聽家人之言閭巷之語更不勞我心思妄起疑義書未及爲也甄老矣禮書繁而未能讀且徐俟之至於易固在道陰陽窮性命知進退然必占事知來乃可以用易不能知來非占矣易爲空理矣他日若有所受則爲之不然其亦已矣吁嗟乎人之於道猶門也而不出入於門人之於道猶飲食也乃飲食

而不知味其異於禽獸者幾希矣故夫心之不明性之不見是吾憂也五經之未通非吾憂也

非文

古有文典禮威儀辭命皆是也不專以名筆之所書筆之所書謂之言若書傳之言謂之文者數之曰文成幾何蓋指六書而言六書有義故謂之文非緣飾其辭而謂之文也說如其事辭如其說善說者有倫有敘博徵曲喻聽盈耳焉善辭者有倫有敘博徵曲喻書之於策五采絢焉是言也不謂之文也古之善

潛書

上篇下

三

言者根於心矢於口徵於事博於典書於策簡采色焜耀以此言道道在襟帶以此述功功在耳目故可尚也漢乃謂之文失之半焉唐以下盡失之迨乎近世之言文者妄謂有體妄謂有法妄謂有繩墨規矩二十三代之編籍闕塞其心序論傳志之空言矯誣其理是以秦以上之言如鸞肉唐以下之文如菜羹秦以上之言雖少也重於鉤金唐以下之文雖多乎輕於車羽是何也務炫於文束於俗格而不遂其言也文必有質今世求文之弊盡失其質矣昔京師有

琢冰爲人物之形者被以衣裳綴以丹碧神色如生形制如真京師天寒置之堂背逾日不變變則脩飾之往觀者日數百人皆歎其巧驚其神一日語衆曰孰能與我三斗粟吾授之以吾技人無應者乃問之曰吾之技亦巧矣吾欲鬻技得三斗粟而人無應者其故何也有笑之者曰子之技誠巧矣子何不範金琢玉爲夏殷周漢之器可以寶而不壞今乃琢冰爲玩物其形雖肖不日而化矣吾甚惜子之技巧而非真心勞而無用可以娛目前而不可以傳久遠也文

潛書

上篇下

三

而無質亦猶是也物有象象有滋取則爲書有蝌蚪篆籀之文迨於末世變爲俗書媚容佻姿盡亡其制矣圖畫者鑄於鐘鼎以垂法繪於衣裳以明尊施於屏壁以示戒迨於末世爲川巖爲草木爲羽毛爲士女以取悅於人盡失其意矣古之言變爲今之文亦猶是也彼二者雖失也無與於治亂若夫文流爲曲工流爲末技以取悅諧俗使人心輕氣佻竊譽失真道喪於此其亦百十之十一也

知言

唐子至常州見方子方子不喜名士見唐子則大喜
館之書室談四日夜不倦方子曰人皆疑先生之言
兵唐子曰世之稱良將者人乎神乎曰人也所云大
敵者人乎鬼乎曰人也唐子曰若良將克敵爲神之
斬鬼則吾不敢言若皆人也何疑於吾言彼市里少
年婦人小子行詐以欺人皆兵法也方子曰先生之
文奇矣吾欲爲文若何而可曰古人豈有所謂文哉
達其言耳後人喜其言誤以爲文世人善爲文不善
爲言如芻馬木鳶故不奇我不善爲文善爲言如馳

潛書

上篇下

三

馬飛鳶故人見以爲奇方子曰昔者先生之治長子
也如之何曰爲治未終曰雖然願聞其意唐子曰四
境如我牆垣土田如我園圃道路橋梁如我戶庭廬
舍如我不字蓄積如我倉廩男女如我婦孺子如斯而
已蓋唐子三發言而方子三稱善焉方子餽金與褥
執一扇請曰吾二月將入京師乞先生送我以言而
書諸扇朝夕誦之唐子樂其知言也乃言曰人難知
也觀其貌則敏聽其言則辨詢之事則多習使之治
民而民或不便觀其貌則魯聽其言則訥詢之事則

十難而不得一使之治民而民或安之人之難知如
是昔吳中有名醫蒯興美裘顏如渥丹舌如轉軸疾
病之家非其藥不飲也有病愈者則曰果醫之良有
死者則曰良醫不能生死人是醫也不任殺人之罪
而獲顯名厚利者疾病之家任耳目之過也吳中多
知名士子未嘗問焉謂朱熊占良士也而習於禮今
獨因我書問之可謂不任耳目矣吾更言此者欲子
以取熊占者取天下士也唐子反書其言於扇以致
方子

潛書

上篇下

五

鮮君

治天下者惟君亂天下者惟君治亂非他人所能爲
也君也小人亂天下用小人者誰也女子寺人亂天
下寵女子寺人者誰也好雄盜賊亂天下致奸雄盜
賊之亂者誰也反是於有道則天下治反是於有道
者誰也師尹皇父無罪勃貂驪姬無罪后羿寒浞無
罪何云無罪毒藥殺人不能殺不飲者伊尹周公無
功何云無功良藥生人不能生不飲者一賢人進則
望治一小人進則憂亂皆淺識近見不知其本者也

海內百億萬之生民握於一人之手撫之則安居置之則死於天乎君哉地乎君哉上觀古昔堯舜禹啓治世惟久夏殷西周西漢治多於亂治世多者雖有昏主賴前王以安也其餘一代之中治世十二亂世十八九前帝澤薄無以保其後故也君之無道也多矣民之不樂其生也久矣其如彼爲君者何哉天之生賢也實難博徵都邑世族貴家其子孫鮮有賢者何況帝室富貴生習驕恣豈能成賢是故一代之中十數世有二三賢君不爲不多矣其餘非暴即闇

潛書

上篇下

美

非闇即辟非辟即懦此亦生人之常不足爲異惟是懦君蓄亂辟君生亂闇君召亂暴君激亂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嗚呼君之多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天無所爲者也非天之所爲也人也人之無所不爲也不可以有爲也此古今所同歎則亦莫可如何也已矣匡君治國之才何世蔑有世無知者其才安施雖使臯夔稷契生於其時窮而在下亦不過爲田疇之匹夫達而在位亦不過爲將承之庸吏世無君矣豈有臣乎然則三代以下君子之所學不皆廢乎

是不然君有明昏世有治亂學無廢興善事父母宜爾室家學達於人倫寒暑推遷景新可悅學達於四時薄天而翔騰山而游學達於鳥獸山麓蔚如海隅蒼生學達於草木吾於堯舜之道未有毫釐之虧也奚必得君行道乃爲不廢所學乎惟是賢君不易得亂世無所逃坐視百姓之疾苦而不能救君子傷之矣

抑尊

聖人定尊卑之分將使順而率之非使亢而遠之爲

潛書

上篇下

主

上易驕爲下易諛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螻之不類於我賢人退治道遠矣太山之高非金玉丹青也皆土也江海之大非甘露醴泉也皆水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堯舜之爲君茅茨不剪飯以土簋飲以土杯雖貴爲天子制御海內其甘菲食暖粗衣就好辟惡無異於野處也無不與民同情也善治必達情達情必近人陳五色於室中滅燭而觀之則不見奏五音於堂下掩耳而聽之則不聞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

已驚於官壘於民矣雖進之以堯舜之道其如耳目
之不辨何哉人君之於父母異宮而處朝見有時則
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子孫異宮而處朝
見有時則曰天子之慈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妻異宮
而處進御有時則曰天子之匹與庶人異骨肉之間
驕亢襲成是以養隆而孝衰教疏而恩薄譏人間之
廢嗣廢后易於反掌不和於家亂之本也親雖至暱
亦有難諫友雖至私亦有難語師雖善誘亦有難教
而況君乎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帝同體公卿大臣

潛書

上篇下

三

罕得進見變色失容不敢仰視跪拜應對不得比於
嚴家之僕隸於斯之時雖有善鳴者不得聞於九天
雖有善燭者不得照於九淵臣日益疎智日益蔽伊
尹傳說不能誨龍逢比干不能諫而國亡矣蜀人之
事神也必馮巫謂巫爲端公禳則爲福詛則爲殃人
不知神所視聽惟端公之畏而不惜貨財以奉之若
然者神不接於人人不接於神故端公得容其奸人
君之尊其猶土神乎權臣嬖侍其猶端公乎無聞無
見大權下移誅及伯彝賞及盜跖海內怨叛寇及寢

門宴然不知豈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勢尊自蔽也直
言者國之良藥也直言之臣國之良醫也除腐瘍不
除癥結者其人必死稱君聖謫百官過者其國必亡
所貴乎直臣者其上攻君之過其次攻官闕之過其
下焉者攻帝族攻后族攻寵貴是瘍醫也君何賴乎
有此直臣臣何貴乎有此直名是故國有直臣百官
有司莫不畏之畏之自天子始昔者明顯帝食庖人
進驚顯帝食而甘之舍箸而問曰吾聞劉光緒禁鯁
鯁之屬安所得此驚也左右對曰取之遠郊顯帝曰

潛書

上篇下

三

自今勿復進此恐犯御史禁也以萬乘之尊下畏御
史可以爲帝王師矣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
下位在百人以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
者必處天下之下古之賢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婦皆
不敢陵不必師傅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聖賢間
里父兄皆可訪治尊賢之朝雖有佞人化爲直臣雖
有奸人化爲良臣何賢才之不盡何治道之不聞是
故殿陛九仞非尊也四譯來朝非榮也海唯能下故
川澤之水歸之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歸之是乃

所以爲尊也

得師

太甲違師保之訓多行不義商之天下且危矣處於
桐宮深自怨悔敬承伊尹之訓克終厥德此皇天之
所以佑商也武王崩成王幼不知周公之功以流言
疑公周之天下且危矣天降烈風疾雷成王懼啓金
縢之書乃知周公之忠迎公而服其訓卒爲賢君此
皇天之所以佑周也二君一昏一孺何速變若是哉
先有得於學也太甲之嗣位也伊尹陳三風十愆之

書

上篇下

三

戒謂有一必凶德無大必興不德無小必墜太甲知
之矣然狎於習而忽之及其去官室之安而處於陵
墓之野聲色之好絕左右便習不從困苦憂思自悔
其過以爲師保旣放我羣臣不悅百姓不服天下必
且叛我乃自咎往背師保之訓以至於此也是太甲
之改德由學致也成王嗣位於冲年周公無日不以
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訓於王其戒懲之言具於詩書
成王聞之熟矣以其幼也而忽之及殷人叛庶孽流
言周公辟於東都天降疾威成王是時稍長矣良弼

不在天怒人叛如履淵冰乃追思周公訓戒之言我

不能用以至此危難罔救也是成王之改德亦由學

也二君幼知學又困於憂患乃克自反以明心故知

君德必成於學而學必得師保然必先知學乃可以

得師保何也湯有伊尹以遺太甲文武有周公以遺

成王故有之也不待求也若夫歷三四世先帝之勲

舊無存其可以寄社稷者必歷試於百職焉必博求

於天下之賢人焉繼世之君身處尊富徃於近習不

能周知天下之務又無大患卽有大患亦不能憂困

書

上篇下

三

憤發撤其心蔽其心不明豈能識大賢於衆人之中
且末世學者不純中無真得好爲大言自信以爲臯
夔人主啓亂不察遽委社稷而命之其不至於覆亡
者鮮矣其在殷高宗求賢之誠通於上帝夢得聖人
及得傳說與之語果聖人焉遂以爲相繼美阿衡以
說之賤莫爲之舉未及於試一言之間遂知其爲聖
人豈高宗之智獨絕於人哉蓋高宗幼居田野學於
甘盤恭敬靜默求道不貳是以神通於心智辨於言
也是故治天下必先用賢用賢必先得師得師必先

辨賢辨賢必先克私克私必先澹心澹心必先好學此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治亂之效立見不可不痛自省也天子之學與士同曰不同者邪言也天子齋居靜存與陋室同誦詩讀書與土爨同身有貴賤心無貴賤亦有不同者居位如天帝失位不如農夫是故天子學同於士懼而篤學當百十於士伊尹未得先師咎單傳說未得先師甘盤周公未得先師史佚卽無此三賢烈士獻詩警獻典史獻書師箴賡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

潛書

上篇下

三

皆可師也丹雘不施苑囿不廣珠玉不御貂錦不服無有溺其心者既多受益又無溺心譬鏡久昏不能辨形石以磨之汞以發之無形不受無形不辨心既明則是非無易至善惡無匿情大賢大奸竝進於前不察而別以是求師而後師可得豈有榮公專利皇父厲民之患乎或謂君旣明矣可以進退天下之賢不肖雖無師亦可如若所云雖舜亦不能舜以天下之明爲明以天下之聰爲聰故能進退天下之賢不肖然何以明天下之明聰天下之聰非一人能徧察

之也舜之聰明所以能徧天下者以得禹宅百揆也禹宅百揆以總內衆職內衆職總牧伯牧伯總都邑之吏遞相稽也如衣有領如網有綱舜則恭己正南面而天下在其耳目中矣由太甲成王高宗大舜觀之吾未見君不明而可以得師不得師而可以治天下者也尚文者實以尚貌者心以明莊烈非得師之君賀逢聖謝陞非爲師之臣乃於朝畢之時降萬乘之尊起對之揖是於殿廷之上爲優偶之觀也

太子

潛書

上篇下

三

自昔有言教太子必擇賢師傅其在於今則爲岡上之言公卿之家千金之子且輕師傅何況太子使師傅教太子如使弱羊牽大車然則太子孰教之天子自教之天子能教太子卽師傅有益於太子天子不能教太子卽百伊尹百周公亦無益於太子太子故尊必處於卑故藏必周於外故驕必納於約凡教太子勿南面臨師傅進而講學師西向坐傳東向坐太子北向坐始講則曰願受教講已則曰謹受教勿命進退進退惟命勿命飲食飲食惟命勿命坐作坐作

惟命公卿有疾則使問之有喪則使弔之有慶則使賀之出使則使送之反命則使勞之入則降階迎之拜則趨左答之進規則再拜而受之凡教太子春使視耕夏使視耘秋使視穫冬使視藏毋多從毋盛衛毋倖人親其婦子知其生養入其廬舍知其居處嘗其飲食知其滋味攬其衣服知其寒燠農民者王后之本土茅者殿陛之本糟糠者肥甘之本布帛者冕服之本不知其本必喪其末凡教太子觀於桑則知衣服所自出觀於牧則知服乘所自出觀於牢則知

清書

上篇下

三

鼎俎所自出觀於澤則知魚鱉所自出觀於圃則知果蔬所自出觀於山則知材木所自出觀於肆則知器用所自出凡教太子過市則見販鬻之勞在塗則見負擔之勞行道則見征役之勞止舍則見羈旅之勞凡教太子有過必撻臣待師傅亢不受命則撻之不敬大臣不禮羣臣則撻之今日聞言明日不能行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農事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民窮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物土則撻之出而荒遊不知人勞則撻之蓋不習牛羊之性者不可使牧牛

羊不知百姓之生者不可使治百姓凡教太子勿異官而處勿異庖而食勿異笥而衣異則專主自恣莫知所爲艷女賊體陰寺賊性衆佞賊智雖三朝三問禮嚴文備如優飾然何有於教天子視朝之餘太子事師之餘不離左右慈以笑語嚴以誨責三賊不近一習常安凡教太子先去女蠱庶民一婦晏寢不謹且以致疾且以殒命乃別宮曲房美女充之如置膏澤於冶火之中如置膠革於淫雨之中豈有幸哉自秦以來人君恆不壽五十六十爲上壽四十爲中壽

清書

上篇下

三

三十爲下壽上壽十一中下十九皆女之由是故處太子少不近女婚不多御奉巾箒澣衣裳毋擇容母自置毋敢媒凡教太子必除閹蠱啓闔灑掃振衣釋襪進簋執壺布衣數人供使而止雖老成歷事三世者使之謹調護省疾病視飲食率羣情惟是之責官官中之事則殺之言朝廷之事則殺之言百官之事則殺之言詩書之文則殺之凡教太子有不教之教天子身自爲制是謂不教之教天子之官廣於大都妃妾不得不備閹奴不得不多官大人衆將以奚爲

將以官牆爲城乎將使妃妾守陴乎將使閹奴禦寇乎必大乃尊必衆乃光是堯舜茅茨不主四方桀紂宮臺實爲盛王宮室有損無益妃妾有損無益閹奴有損無益日損歲損世損太子之生不見官室之侈不見閹妾之盛不見珍異之供不見珠玉之器其機不雕其志不淫是以教易行而學易成

備孝

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人之爲道也本乎祖而非本乎

潘書

上篇下

三

外本之重如天焉若以言乎其所生母不異于父母所從出可知矣是故重于祖而亦不得輕于外也禮外論情服外論義若之何其可輕也吾向也知其義而未言以無文可徵也及讀春秋書杞伯姬來朝其子其斯義也夫蓋婦人歸寧細事也孺子無知手挈之而來尤細事也于來可勿書況其子乎惟諸侯來曰朝朝大禮也以加諸孺子重其義也仲尼欲教天下之人愛其母之所從出如祖父母愛其女之所出如其孫故特起朝子之文以見義也人之于父母一

也女子在室于父母出嫁于父母豈有異乎重服于舅姑夫輕服于父母非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也昔爲人子今爲人母于是乃有父子焉乃有君臣焉固不得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也亦猶爲人後之義也以言乎所生男女一也恩不以服薄服不以恩薄也此義吾未言之以無文可徵也及讀春秋書紀季姜歸于京師其斯義也夫夫諸侯且不稱字矣王后之尊同于天子乃稱字乎稱字所以申父母之尊也父母之尊不降于天子豈降于舅姑仲尼恐爲人婦者習焉而忘其情尊舅姑降父母近舅姑遠父母親舅姑疏父母故特起王后稱字之文以見義也

明悌

人之大倫有五今存四焉其一亡矣昔者孔子之語其徒也孝悌惟亟而言忠或寡焉江漢源而海委孝悌源而忠委有先委而後源者耶有源盛而委竭者耶異哉人之好名甚也忠之爲名大而顯史記之國褒之昔者明之初亡也人皆自以爲伯彝鄉學之士負薪之賤夫何與于祿食之貴厚有殺身以殉國者

潘書

上篇下

三

當是之時天下之言忠者十人而九孝之名不若忠之顯大也故當世之言孝者千百人而一二若夫悌人莫爲之亦莫言之悌道之絕也蓋已久于斯焉矣吾觀賢士大夫亦有忠如比干者也養如曾參者也交如叔牙者也其處昆弟則何如子之尺穀則有矜色乞其斗粟則有泚顏善已則友資之惡已則讎視之侵已則盜禦之姊妹既嫁蔑焉忘之若不知爲誰室之妾者然也內不自知責亦弗及彼自矜爲完行吾見其不遠于禽獸也今有居父母之喪坐作不忘

潛書

上篇下

三

既免喪而哀不已也斯不亦孝矣乎其于兄弟亦且有然昔者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子曰奚爲弗除也曰吾鮮兄弟而弗忍除也夫子亦嘗有姊之喪矣與弟子立而拱尙右也弟子不知其故子曰我尙右者以我有姊之喪也由斯觀之可知悌矣殺之而不怨事君之道也殺之而不怨事父之道也其于兄弟亦且有然昔者象欲殺舜舜則富貴之富貴奚足云乎象憂舜亦憂象喜舜亦喜是道也舜事瞽瞍之道也人所難能也舜則施之於弟且施之

殺已之弟孟子稱舜之孝曰美色富貴不足解憂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我且以此稱舜之悌矣曰美色富貴不足解憂惟順于兄弟可以解憂由斯觀之可知悌矣人之愛莫私于其妻詩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則愛其色居同室寢同棲則愛其嫗執蠶績功鍼縷治酒醴調燔炙則愛其助及其老也長子孫訓婦女則愛其成此性情之常賢聖之所同也然愛之道則甚下于其兄弟若子路有妻之喪可以除之矣

潛書

上篇下

三

而弗除也曰吾思吾妻而弗忍除也若堯之二女日以殺舜爲事舜幸免于死及立爲天子尊之爲妃寵之爲夫人妻憂我亦憂也妻喜我亦喜也則是子路者溺情好內君子之所薄也則是舜者狂疾人也且不及桀紂之嬖妹喜姐己也昔者高子常問于我矣曰君父之重人皆知矣若兄弟若妻若子平居奉之及難免之其後先輕重若何也曰昔也吾嘗慎思之矣差之爲五等一曰君父母次二曰兄弟次三曰妻次四曰子兄弟之子次五曰朋友子其權之焉

內倫

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氏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亦相下以成家也孔氏曰易之咸爲夫婦之道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以證夫婦相下之道恒道也泰之天下于地其義亦然夫天高地下夫尊妻卑若反高下易尊卑豈非大亂之道而詩之爲義易之爲象何以云然乎蓋地之下于天妻之下于夫者位也天之下于地夫之下于妻者德也古者君拜臣臣拜

潛書

上篇下

四

君答拜師保之前自稱小子德位之不相掩也天子之尊冕而親迎敬之也亦德位之不相掩也若天不下於地是謂天亢天亢則風雨不時五穀不熟君不下於臣是謂君亢君亢則臣不竭忠民不愛上夫不下於妻是謂夫亢夫亢則門內不和家道不成施于國則國必亡施于家則家必喪可不慎與今人多暴其妻屈于外而威于內忍于僕而逞于內以妻爲遷怒之地不祥如是何以爲家暱則易犯瀆則易斃弱則易暴孤則易施遂至大不祥焉蓋今學之不講人

倫不明人倫不明莫甚于夫妻矣人若無妻子孫何以出家何以成帑則孰寄居則孰輔出則孰守不必

賢智之妻平庸之妻亦有之是則如天之有地如君之有臣以言乎位則不可棄以言乎德則顧可上而暴之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高山出雲雨徧天下天賴以成其施是以仰止焉言不可以不敬也四牡旣良致遠不勞如琴瑟之調焉言不可以不和也敬且和夫婦之倫乃盡請誦是詩以爲爲夫者教焉詩云有洸有潰旣詒我肄德不

潛書

上篇下

四

能服人威不能加人入室而逞于妻洸乎怒之充也潰乎忿之不可收也此何爲者也人之無良至此其極始爲夫婦終爲仇讐一倫滅矣請誦是詩以爲爲夫者戒焉

夫婦

唐子宿于汪氏之館汪子數言其少子唐子曰子愛男乎愛女乎曰愛男唐子曰均是子也乃我之恤女也則甚於男汪子問故曰好內非美德暴內爲大惡今之暴內者多故尤恤女汪子曰然吾之交友亦多

潛書

上篇下

聖

矣處室數十年無變色疾聲者惟見先生與城西劉子其他則暴其妻不如待其僕者亦數見之矣唐子曰君不善于臣臣猶得免焉父不善于子子猶得免焉主不善于僕僕猶得免焉至于妻無所逃之矣汪子曰先生有賢妻故能相和以處婦人智室而見不通嘗不順于其家非盡夫之過也曰不然天之生物厚者美之薄者惡之故不平也君子於人不因其故嘉美而矜惡所以平之也有二子一賢一愚當孰憐必憐愚者人有二妾一美而慧一醜而愚當孰憐必憐醜而愚者而況于妻乎且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樞也五倫百姓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不恕于妻而能恕人吾不信也必其權利害結交與非情之實也汪子曰莫難于處有妾之妻曰昔吾先君有二妾一余氏一畢氏衣襦簪飾之用未嘗一問我年十歲先君戲以二竹篴使我問遺畢氏畢氏不受推之于我之懷中曰爲我反之我不闕此我即闕此當請于夫人也先君歿嘗侍先母夜飲言往事而因及竹篴先母大笑曰孝哉子乎不知有母但知有父汪子曰有

妾如此亦良妾也曰非妾之良也吾先君處之有道也

居室

潛書

上篇下

聖

王子揆喪妻明年將再娶妻期三月而後就館或曰子旣娶一月可卽來柰何期之三月之後也王子曰吾恐夫婦之意未合也與居三月意旣合乃可與之言悅吾之言誘之以善其從必輕戒之不善其去必易而後可以事姑可以宜家此吾所以三月乃來也將生在側王子謂之曰子若娶必疏于妻者也子好交好遊或月不歸或歲不歸或屢歲不歸歸則出之日多入之日少入則朋來之時多見妻之時少度子之情歡于友而愠于妻逆意于外而作色于內將必不免人不我親而我親之人不我愛而我愛之人不我敬而我敬之天下無此人情以是責妻之不良也難矣唐子曰善哉予揆之論夫婦也人皆以爲夫婦之愛常厚于四倫其實不然吾見以爲夫婦之相好者皆由于溺情溺情皆由于好色非是則必相疏甚者或至于乖離蓋夫婦之道以和不以私和則順于

父母私則妨于兄弟和則不失其情私則不保其終
好內者君子之大戒戒私也非戒和也雖然上德者
少凶德者少中德者恒多中德者道之善則善道之
不善則不善唯凶德不移妬者男子之所不免也妬
而至于無後則凶矣傲者男子之所不免也傲而至
于凌夫犯上則凶矣聖人之所不能化者有之矣不
得舉是以難王子之言也

誨子

昔楊介夫謂其子用修曰爾有一事不如我爾知之

潛書

上篇下

器

乎曰大人爲相位冠羣臣之上此慎之所不如也曰
非也曰大人爲相三歸而爲鄉人創大利三焉此慎
之所不如也曰非也曰天子南征大人居守政事取
決如伊尹周公之攝此慎之所不如也曰非也敢問
慎之所不如者何事楊公笑曰爾子不如我子也唐
子曰鄙哉楊公之語其子也多其子之爲狀元而又
有望於其孫請爲更之謂其子曰慎乎爾知爾之不
如我乎君子之道修身爲上文學次之富貴爲下苟
能修身不愧於古之人雖終身爲布衣其貴於宰相

也遠矣苟能修身不愧於古之人雖老於青衿其榮
於狀元也遠矣我之教子僅得其次爾之教子且不
如我我復何望哉

善施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受
交之道非致交之道君子于人歡必不盡忠必不竭
驕吝者富貴之恒疾下人于揖坐近人以辭氣不可
以免其驕也饋金于人視其人之有聞而厚之不可
以免其吝也直能與善忠能致謀博能益寡須濟以

潛書

上篇下

星

財則反之臨財可以辨賢唐子有姊之喪有鄉先生
來弔蚤未盥攬衣而出先生責之人皆稱直焉他日
舉殯衆助之而謝弗與也唐子有族大夫富居教之
居仕教之仕鄉人稱愛焉他日罷縣乞其負而歸之
半也施學而居財世多其人矣學必非學詩云不僧
不賊鮮不爲則取友之道也詩云心之憂矣子之無
服交友之道也大信必謹于小急難相要苟非忍
者不失其言也是不足以爲信必金商之約三年不忘
不易其日不易其物有賈于交廣者或語之以欲得

潛書

上篇下

哭

柳實比及三年而反其人已死矣乃陳柳實于位而告以復之唐子聞之曰推斯義也可以寄社稷矣亂國之人心散非信不能結也貧士之言輕非信不重子人也其不然者不由于中其外若喻積之不漸其行不洽唐子之妻問于唐子曰子行忠信而人多不悅其故何也曰稻麥穀之美者也炊之不熟人將棄而不食豈可以咎人哉吾反而求之釜甑中矣唐子曰善佞者必以信行佞善詐者必以信行詐世多悅之不悅非君子所病也君子之處貧士惠非難不慢

潛書

上篇下

哭

之儀也接賤士如見公卿臨匹夫如對上帝禮之實也儀有尊卑實無厚薄也甚矣世之衰也雖不義之財君子亦取焉仕者鬻獄以惠人求者鬻獄而得之以爲無害于義不知其爲盜也揚人之善德之大者也能揚一鄉之善者必使聞于一鄉能揚一方之善者必使聞于一方能揚天下之善者必使聞于天下知善不揚是蔽其善蔽善之人天命不祐揚人之善不啻顯其善也善既廣聞與之者衆必有周其窮乏救其急難者唐子之母弟之子墮來自番禺數千里求葬不獲問于唐子曰子何以得葬吾姑唐子曰吾友魏叔子葬之也曰吾聞叔子之死先姑之葬四年前資之乎曰非也吾著書而人不知叔子樂稱之人多知之者以是得助是葬吾父母者叔子也用財之道必先凍餓葬次之婚次之今年不葬可待來年今年不婚可待來年不惜重施之爲其足稱于人也朝不食不能待夕夕不食不能待朝綴絮無溫蜎體不直一日寒侵強者病弱者死忽其急而緩是謀昧于施矣惠人之道必先魯弱強有力者次之敏多謀者

次之忠獻之後次之天薄其生人憎其貌吾不恤之
是助天人爲虐也自致有半所藉有半助之易矣從
而壹之則不得其平况反之乎聽訟之道必先負擔
巨室多財次之奪之十束薪立絕其食負千金于萬
金之家曾不少損其啟處有司常置小而論大是重
餘財之得失而輕夫婦之生死也爲政之道必先田
市死刑次之盜賊次之殺人罪一縣之中歲或一
二人多盜之方一府之中歲不數見其爲害也恒少
農不安田賈不安市其國必貧無殘而民多死亡無

潘書

上篇下

哭

盜而室多空虛農安于田賈安于市財用足禮義興
不輕犯法是去殘去盜之本也千金之產其生百五
十分而三之一以爲食一以待不虞一以周飢寒倍
之則凶歲可備焉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
惠鄰里十倍之富可惠鄉黨百倍之富可惠國邑天
子之富可惠天下

交實

若有友焉見唐子有憂色則問之曰子何爲不豫曰
無食也是友也退而歎曰吾且無失之于行道之人

况良友乎于是周之已其富者與發廩而輸之粟發
篋而饋之金終其身無乏焉已其貧者與釋敝衣以
遺之分疏食以餉之不須吏緩姑以救其一時之急
且徐謀之以善其後焉若有友焉知唐子秋不嘗則
必問之曰子何爲不祭曰無以供尊俎也是友也慨
然而歎曰祭大事也死不能祭猶生不能養也不亦
傷乎其周之于是使人遺之一肩豕一膊羊雙雞匹
魚旨酒嘉穀富則如是貧則魚蔬醴酒皆可助之以
成禮焉告之曰秋分逝矣雖後可追也子以貧失非

潘書

上篇下

哭

以事失今日不能明日追之明日不能再日追之其
何傷禮雖無文是亦禮也若有友焉知唐子無妾則
問之曰子無子何爲不買妾曰無財也是友也入寢
不安撫子不樂饗祀不忘爲之圖買妾計已之廩篋
而有損焉計已之出納而有損焉計已之婚姻燕幣
而有損焉日損之而不足則以月月損之而不足則
以歲今歲損之而不足則以來歲必濟而後已其或
諸計之而終無濟也則告于其仕之識者告于其友
之好義者未得所請則如夢冒勃蘇泣于秦王之庭

雀立而不轉則忍者必動心焉吝者必強助焉不然豈以朋友之交而不能爲圖二十餘金豈以二十餘金之微而坐視千百世之故家絕于一日哉諒爲友者不當如是矣吾之爲此言也非缺望于我友也立此三義以明朋友之道固當然也若我與友易位而處以是待友務竭其力以完我分奚以自多乎哉或曰友也者所以講學進德也非以財交也固也然而凍餒偏矣不可以言禮考妣餒矣不可以言孝先澤斬矣不可以言傳于斯講學何學可講于斯進德何

食難

唐子有冶長涇之田三十畝謝莊之田十畝佃入四十一石下田也賦十五加耗加斛及諸費又一焉爲二十三石大熟則餘十八石可爲六口半年之用半熟則盡稅無餘歲凶則典物以納嘗通七歲計之賦一百五十四石豐凶相半佃之所獲不足于賦典物以益之者六斛而典息不與焉于是有田而無食且

有害于食將及于凍餒矣乃謀諸婦曰不可以爲家矣吾欲賤鬻此田歸東于其家任原所之鬻田之金子懷大半以寄食于王氏之壻我懷小半遊諸名山寄食于僧舍人之生也豈能常保夫妻家人終歸于無聚處之日無多母戀此也婦曰不可吾老矣豈能復俛首于他人之宇下察顏觀色以求無拂于人吾不能也所欲多違所惡多受吾不堪也且子亦老矣衰而多病獨身遠遊無左右之者飲食不時寒暖不適若有疾病其誰將之此尤不可爲者子其更爲計焉唐子數日思之而無以爲計也吁嗟乎明之賦于吳者半其田之所獲建文皇帝令畝稅一斗至仁也成祖篡立則復其故若今得畝稅一斗吾守四十畝之下田歲熟則有三十七石之粟可以足食半熟則收半謀半可以無饑大凶則一歲之計猶可假貸典鬻雖不免于饑而猶不至于死夫妻僕婢豈有離散之憂哉今若此雖有善爲謀者亦無可如何矣有言經可賈者于是賤鬻其田得六十餘金使衷及原販于震澤賣于吳市有少利焉已而經之得失不常乃

遷于城東虛其堂已居于內不出使衷原爲牙主經客有少利焉客有誚之者曰先生昔嘗舉于閭中之場宦于丹朱之封亦不賤矣秉心不貳爲行無遺獨違乎末俗所尙可謂高矣學詩書明春秋而身合乎古人之義人皆稱爲君子可謂賢矣今春秋高矣乃自汙于賈市竊爲先生不取也唐子曰天下豈有無故而可以死者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所以成義也非其義也生爲重矣今欲假布粟于親戚而不可得假束藁于鄰里而不可得或得擔粟于朋友

潛書

上篇下

聖

而不可爲常一旦無米無藁不能出戶豈有欸門而救之者吾雖不貴不高不賢亦父母之身也其不可以餓死也明矣今者賈客滿堂酒脯在厨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廛日食不置此救死之術也子不我賀而乃以誚我乎客曰天下惟匹匹婦無能無所與之人乃有死亡之患其有薄伎者雖困窮無傷也以先生之文學達于政體爲奏爲檄爲諭足以開人心而顯令譽上之可爲幕府之賓下之亦不失爲司郡之館客亦足以給家食奈何而自卑

若此唐子曰子雖明于計而不明于時上古無養賢之名中古乃有養老之禮養老所以教孝也非爲飲食之也蓋其時上富下足賢者皆已在位無待于養此盛世之風也降及下古爭用甲兵不尙禮義士乃貧而無節于是富貴大臣收而置之門下肉食者幾千人而皆得以贍其室家又若闕市疆場諸小吏人皆可爲之降及末世又有辟召署職之門士之貧者猶有所藉焉斯二者降志屈身士道亦旣喪矣然而士之無田不至于飢餓困踣者猶賴有此就食之所

潛書

上篇下

聖

也其在于今斗食小官皆出于朝廷選授雖有賢能不得爲也昔之辟召猶盛事也公卿賤士士無及門者不敢望其犬馬之食卽求其鵝鶩之食而不可得也昔之致客猶盛事也若其所好則有之矣善賈之徒善優之徒善使命之徒善關通之徒此諸徒者多因之以得富貴矣此其伎士能之乎卽能之其可爲乎子若有可得之途吾不及纓冠而從之矣客曰吾嘗聞先生與人言學內制心外制行先明義利之辨此吾所心服者民之爲道士爲貴農次之惟賈爲下

賈爲下者爲其爲利也是故君子不言貨幣不問贏絀一涉于此謂之賈風必深耻之夫賈爲下牙爲尤下先生爲之無乃近于利乎願先生舍此而更圖爲生之計唐子曰呂尙賣飯于孟津唐甄爲牙于吳市其義一也

守賤

唐子謁貴者達名不稱晚曰吾不敢也吾爲貧而仕爲知縣十月而革爲民吾猶是市里山谷之民也不敢與大夫士論尊卑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

潛書

上篇下

垂

齒一德一唐子曰天下有三尊我獨有其二焉或曰何謂也曰爵之尊不達于我也或曰志傲貴乎曰非然也吾不敢也吾爲貧而仕爲知縣十月而革爲民吾猶是市里山谷之民也不敢知爵之尊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唐子曰自古有五倫我獨闕其一焉或曰何謂也曰君臣之倫不達於我也或曰子居盛世志巢父乎曰非然也吾不敢也吾爲貧而仕爲知縣十月而革爲民吾猶是市里山谷之民也不敢言君臣之

義也

獨樂

居沃洲之山者曰石氏居南洲之山者曰丁氏此二氏者東漢之民也山深城遠世耕于斯而無達者昔者明之亡也唐子從其父避于南洲有田一頃有圃五畝有竹延山三里父食雞豕奴牧羊耕灌春葛蕨將以爲石丁氏也舅戰石郭乃去之而居於五湖之濱唐子之父有疾謂唐子曰浙江之上三泉之隩我唐氏之所出也其山可隱我幸未卽死將往居之寢

潛書

上篇下

垂

疾以沒不得徙焉當是時唐子之年二十有一矣欲得志於天下嘗讀漢書至嚴光傳勃然大怒椎几而起投書於地罵之曰猾賊我知汝折辱聖主爲王莽報仇者也婦聞之大驚以爲與客爭鬪也疾趨來視之唐子告之故婦笑曰君自無所發憤嚴光何罪焉當是之時氣蓋天下上望伊呂左顧蕭張豈不壯哉母老無食乃出而遠遊度熊耳之山幾爲虎傷困于會稽危于大別之江宦于長子再辱于燕阨于滑衛汝淝之間如是者二十餘年卒無所得食形貌特委

志氣銷亡於是乃慨然而嘆謂其妻曰吾甚悔向者罵嚴光之過也或與唐子論隱曰隱者辟世猶麋鹿之辟人也鄙夫患不得其君猶犬豕之豢於人也二者性相反也唐子曰不然也子未識隱者之情是以云爾也堯得而豢之桀亦得而豢之者犬豕也見桀而逸見堯而亦逸者麋鹿也君子遇堯不爲麋鹿遇桀不爲犬豕適于時而已矣曰豪傑失志與沮溺遊顧瞻卿相之位得毋動于心乎唐子曰不然也子未識隱者之情是以云爾也君子之行藏近譬諸身其

潛書

上篇下

五

猶寢興之於晝夜乎披衣而興目用明耳用聰口用言體用儀非故爲動也當晝則然也及其滅燭而寢雖有錦繡丹青之文不欲觀也雖有簫鼓琴瑟之音不欲聽也雖有煎熬燔炙之味不欲嘗也雖有冠帶輿蓋之美不欲御也非故爲靜也當夜則然也順時而隱猶當夜而寢也當是之時加以卿相當以黃金是猶夜起寢者與之觀色而聽音甘味而樂遊也豈其所願哉天地之始生民之初無治無亂之世不可得而見也人生行年二十不知十七年之世行年五

十不知四十七年之世而況生民之初是不然也古亦此天地也古亦此日月也有擾天地而昧日月者是以不可得而見也及去而之深山之中與草木並生與鳥獸並遊不見城郭不見朝市無錦耀褐無車加徒生民之初亦若是焉耳惟聖人能善汙世其次處之又次辟之辟之者辟于此也老聃曰天下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唐子曰何謂大患腰領不能當挺刃面目不能當僇辱腹腸不能當瘞結易鑠之精不能當憂慮是謂大患何謂有身人有

潛書

上篇下

五

此生惟知此身徇名以顯身徇爵以尊身徇財以肥身是謂有身何謂無身人皆有生我獨得其所以生人皆有死我獨得其所不死不以生者喪其所以生不以死者喪其所不死是謂無身愛者欲中其愛憎者欲中其憎是以身爲的也豈不殆哉我不自愛孰能愛我我不自憎孰能憎我不能愛我者不能辱我不能憎我者不能殺我火能流金不能焚空夫是之謂無患也

養重

苟非仕而得祿及公卿敬禮而周之其下耕賈而得之則財無可求之道求之必爲小人之爲矣我之以賈爲生者人以爲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雖然身爲賈者不得已也溺而附木孰如無溺昔者荊州大水饑者萬人張居正爲政皆食而活之是時荊州之士二百餘人賴食以活者五十人其不食之者皆有田而有蓄者也其食之者皆無田而無蓄者也于是得食者皆德之而處于居正門下大則貴小則富及居正沒皆禁不得進用焉昔者蜀有二士曰

潛書

上篇下

矣

駱純曰殷正以文學稱楊榮爲相使使奉書幣二而屬之于布政使曰駱殷二子蜀之雋士也吾懷其人久矣君其爲我致之來于是駱子貧而無妻教生徒于鄉里殷子富有田園蓄牧山林之饒駱子受書幣越三日而啟行殷子辭以疾固不肯行其友勸之行殷子曰吾非不知楊公之賢可與爲交且力能進用我也然富貴之家不可客也危疑之朝不可居也車馬之上不如我山居之安公卿之祿不如我歲入之多舍己之安而任人之危舍己之多而受人之少不

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遂終身隱而不出焉夫荊士駱子之不能守其節者食不足也殷子之能守其節者食足也節之立不立由于食之足不足食之于人豈不重乎其在古昔諸侯能恭儉者保國之君也大夫能恭儉者保家之主也今之爲士者何獨不然若數口之家有五十畝之田儉而守之可以無饑矣有百畝之田儉而守之可以自足矣有二百畝之田儉而有蓄焉可以周親戚鄰里矣顧有此田實難無則固窮有之則儉守勿失以遺子孫是立身垂後之要

潛書

上篇下

矣

道不可不察也

居山

唐子病不見賓有欸門者僕婦以一簡一牋入簡署黃山道人方熊賤乃人所爲賦歸黃山詩也詩道景物而不言所居之志唐子曰斯人也與作詩者皆不善居山居山者樂其有喬林幽谷乎樂其有鳴鳥游魚乎樂其茅宇場圃之安乎古之賢者避世而入于深山之中雖樂其有此而所樂不在焉流俗同尚與之言仁義道德則或非之以爲是者亦悅于名不得

其實非若渴之遇飲飢之遇食也有實致之行者則以爲迂而不悅豈惟師友且無可與之爲隣者於斯際也若可不求食而無飢去而避之深山之中不亦宜乎上聖卽性而善賢者動于遇而善未賢者擇所處而善目不覩營營之形耳不聞穰穰之聲居不見巍巍之象所以遠習也市朝之間豈不可以爲學哉不于動心者制心亦便于自修也若見山而後樂見水而後樂樂不在心而在外則山與水雖遠于俗亦溺心之物耳堯峰之下有比丘洪源遺唐子以巨篲

潛書

上篇下

空

之根與之處數日見其身如丘山神如淵水無疾言無矜色無流視無傾聽心服其靜而自憾未能也去數旬而復見則憔悴枯槁面有憂色問以胡爲若此也曰吾徒多人日食不給是以若此唐子口不言而心笑之曰是靜于象而不靜于心者也然則見山而適有奪其山者而不適見水而適有奪其水者而不適不寓于山水而壹于山水則喬林幽谷猶之城郭市廛也鳴鳥游魚猶之優伶歌舞也茅宇場圃猶之峻宇雕牆也

貞隱

凡物之生必有其用金木土石人之所資布帛稻麥人之所養奚必珍寶敗屋之瓦廢墻之礫人之取之則無遺焉物且有然而況天下之賢人乎賢而不致于用吾見其不瓦礫若也父子之恩君臣之義豈徒大倫之不可廢哉恩以成材義以致用也今夫弓之爲物可以禦暴可以定亂物之可貴者也然而良工爲之必得善射者引而發之苟不操于善射者之手則亦筋弛角撥絃絕已耳雖有良材天下之棄材也

潛書

上篇下

空

雖有良工天下之棄工也身猶弓也父猶良工也君猶善射者也故夫不得乎君而居于林觀于川者心雖樂之非所願也不得已也古無許由許由者是莊周之荒言也夫當是之時謀尊滅仁謀富滅義爭城爭地覆軍殺將血流海內馳說之士不驚于西則驚于東不驚于東則驚于西黃金在前白璧在後天下之士大夫相闖而取之如羣犬之攫骨也莊周惡之則爲之言曰堯讓天下于許由曰夫子日月也我燭火也我不能治天下請致天下于夫子許由曰我居

于林而飲于河我何以天下爲哉其設爲斯人也猶畏累虛庚桑楚之倫也若果有斯人洪水冒陵五穀不播笑踞高山視民如鼯鼯雖百四凶之罪不足以戮之堯必誅之著之戒命曰後世有行堅而僻無君臣之義不同百姓之憂者有如此許由矣至德之世莫如堯舜若遇其時願爲夔龍之家奴出則從輪入則操箒飽其食餘之食煖其弊垢之衣死則裂帷而葬之榮莫大焉尊莫甚焉昔者伯夔少連虞仲夔逸遭辭世能高其志是以先師亟稱之自夫世多濁行

潛書

上篇下

奎

人有矯情不知賢哲時駕時息之道而乃跡其所處昧其所懷跡其所樂昧其所憂于是以富貴爲陋貧賤爲高卿相爲汚野人爲潔亂不出治亦不出桀紂招之不來堯舜招之亦不來若此者禽鹿之類也論于賢哲之隱如龍與蚓其辨遠矣天地之氣不能解而無閉日月之行不能有盈而無虧九淵之龍不能升而無潛蟪蛄之族不能有啟而無蟄曆數之運不能有清而無濁聖人之道不能有興而無廢此際窮之厄亦時極之常也愚者反之智者順之反之

者溺其身墮其名順之者藏其身而毋喪其寶焉昔者呂望之未遇也不逆意其得志于八十之年也使其七十九歲而死一東海之老布衣耳當其七十九歲之前年老困窮無以資口食居朝歌之市操刀屠牛又之孟津天下之衝行旅往來者多身自執炊賣飯以給食此市販者之所羞閭里少年之所笑也呂望則安之樂爲賤行以沒世豈常以其兵法奇計出于諸侯而望身封東海澤流子孫哉故夫賢哲之隱知命之至也守身之道也虎決而尸默者也鷹揚而

潛書

上篇下

奎

龜息者也非以爲名高也爲學之道制欲爲先彼出而不能反申而不能屈必至溺其身墮其名博學智士蹈此者多矣此無他欲敗之也人之情孰無所欲得其正而安之不得其正則棄之是爲君子得其正而溺之不得其正而強遂之是爲鄙夫人所欲者食色衣處是也藜藿之菜不如羊豕之味布褐之衣不如貂狐之溫窮巷之妾不如姬姜之美蘆壁之屋不如楠棟之居此數者君子豈不欲有之哉然非其時則醜其美而甘其惡者是何也蓋以食其肉是豢我

也束其帶是械我也衣其錦繡是塗墨我也唐子飲酒其妻烹瓜以進唐子甘之食之而飽以食其妻之兄其妻之兄笑而不食唐子曰毋笑甘瓜也則近于道矣昔者先子浮河而東見築防者語同舟者曰吾聞之一指之穴能涸千里之河一嚮之味能敗十世之德乃今于茲見之夫嚮瓜之辨豈小哉得失之大判也人之情道德不如人則不知耻勢位不如人則耻之賢者不與立則不知耻妾婦不爲禮則耻之有不忍小辱而甘蒙天下之大辱者是又不可以不察

潛書

上篇下

空

也昔陝之南有稽生者家貧而好讀書三試三黜愠而歸里有娶婦者召客飲酒其延之上坐者盡豪貴人也酒數行主人出玉卮勸客以奉豪貴者而不及稽生稽生大慚若無所容其身者歸謂其父曰主人出玉卮勸酒而不及我者薄我之貧賤也人不可以不富貴我若不富貴無以生爲也旣而李自成入關稽生迎之伏謁道左以策干之自成以唐制命官以稽生爲京兆尹稽生坐堂上使召不飲我以玉卮者至則伏地請死罪稽生笑曰我昔飲子之家子不飲

我以玉卮使我今日飲子之家子其飲我以玉卮乎陝之人至今以爲笑士之欲潔其身者毋耻于玉卮之不及則幾矣

大命

歲饑唐子之妻曰食無粟矣如之何唐子曰以糶他日不能具糶曰三糠而七糶他日猶不能具其妻曰三糠七糶而猶不足子則奚以爲生也曰然則七糠而三糶鄰有見之者蹙額而弔之曰子非仕者與何其貧若此也意者其無資身之能乎唐子曰不然魚

潛書

上篇下

空

在江河則忘其所爲生其在涸澤之中則不得其所爲生以江河之水廣涸澤之水淺也今吾與子在涸澤之中故無所資以爲生也子曷以弔我者弔天下乎唐子行于野見婦人祭于墓而哭者比其反也猶哭問何哭之哀也曰是吾夫之墓也昔也吾舅織席終身有餘帛今也吾夫織帛終身無完席業過其父命則不如是以哭之哀也唐子慨然而歎曰是天下之大命也夫昔之時人無寢敝席者也今之時人鮮衣新帛者也唐子曰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

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則彼薄此樂則彼憂爲高臺者必有洿池爲安乘者必有繭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費上農一歲之穫猶食之而不甘吳西之民非凶歲爲覲粥雜以菽稗之灰無食者見之以爲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無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權重于物則墜負擔者前重于後則傾不平故也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惡衣菲食不敢自恣豈所嗜之異于人哉懼其不平以傾天下也唐子之父死三十一年而不能葬母死五年而不能葬姊死三十

潛書

上篇下

矣

年而不能葬弟死二十九年而不能葬乃遊于江西乞於故人之宦者家有一石一斗三升粟懼妻及女子之餓死也至于繡谷之山而病眩童子問疾不答登樓而望慨焉而歎曰容容其山旅旅其石與地終也吁嗟人乎病之蝕氣也如水浸火吾聞老聃多壽嘗讀其書曰吾惟無身是以無患蓋欲竊之而未能也

破祟

屈原之死疑有祟焉或湘水之神爲祟與今人但知

人不得其死則爲厲鬼而未究古者列星山川之神皆能爲祟原也發而爲言皆非人世之言其心志所往皆非人世所及之境見神見鬼神語鬼語魂已上天魄已入淵可畏也使當日者其弟子若宋玉之徒見其師之迷亂往卜于鄭詹尹詹尹必曰湘水爲祟則至湘水之濱備牲沉玉以穰其災原或免于死乎婦人自殺于房丈夫自沉于河有物使之也原其斯類與不然原亦賢者也營營青蠅無傷正直丘中有麻益見高路彼豈未之誦與而以父母之身飽淵魚

潛書

上篇下

矣

之腹生死不明得失罔辨非有物使之乎是爲忠祟伍員不忍其父之死託身讎國而爲之弑其君身爲亂賊之首激烈狂悖以求遂其志是爲孝祟宋襄公爲仁祟季路爲義祟荀息爲信祟奚啻是哉莊周傷道喪世亂由于利慾而矯之以虛無虛無非差也無之所以求其有也今讀其書不知其心安在不知其明心之方安在詆堯舜詆仲尼縱橫顛倒莫測其端卒之其心無主如火燼塵散與利慾同歸于滅亡是爲道祟忠孝大倫也仁義信美德也道大路也不正

其心不得其方失身之主禍人之國其害甚大若之何不省也吾聞祟有二有外祟有內祟內祟成而後外祟得以中之似德非德似道非道以至美色厚利奇器夏屋皆外祟也似德是德似道是道以至好色好利僻嗜宴安皆內祟也心智闇塞執見罔覺血氣憤張往而不反趨岐爲正發狂爲聖于是智者入于非僻愚者溺于邪淫心化爲妖矣豈必彭生形見申生人語而後爲禍哉春秋是非之準也其所予奪大異常見人以爲忠而春秋以爲非忠人以爲孝而春秋以爲非孝人以爲仁而春秋以爲非仁人以爲義而春秋以爲非義人以爲信而春秋以爲非信人以爲道而春秋以爲非道明于此而後內祟不起外祟不入

潛書

上篇下

完

博觀

唐子見果贏曰果贏與天地長久也見桃李曰桃李與天地長久也見鸚鵡曰鸚鵡與天地長久也天地不知終始而此二三類者見敝不越歲月之間而謂之同長而並久其有說乎百物皆有精無精不生既

生既壯練而聚之復傳爲形形非異卽精之成也精非異卽形之初也收於實結於彈禪代不窮自有天地卽有是果贏鸚鵡以至於今人之所知限於其目今年一果贏生來年一果贏死今日爲鸚鵡之子者生來日爲鸚鵡之母者死何其速化之可哀乎察其形爲精精爲形萬億年之間雖易其形而爲萬億果贏實萬億果贏而一蔓也雖易其形而爲萬億鸚鵡實萬億鸚鵡而一身也果鳥其短忽乎天地其長久乎果鳥其易形而短忽乎天地其一形而長久乎無

潛書

上篇下

完

成乃無毀有成必有毀天地之既成也吾知其必有毀也知其必有毀也亦知其必復有成也知其必復有成亦知其後成之不異於前成也其日月星辰必復如是其山川百物必復如是其君長上下必復如是其宮室舟車衣服飲食必復如是猶之相此蜩而知彼蜩之羽如是也相此菌而知彼菌之輪如是也夫蜩不孽菌不實而其生也古今若一是又氣之所至不待傳而傳者也是知天地非不易形而長久者亦若蜩菌焉而已矣亦若果贏鸚鵡焉而已矣乃人

所欲莫如生所惡莫如死雖有高明之人亦自傷不如龜鶴自歎等於蜉蝣不察於天地萬物之故反諸身而自昧焉是故知道者朋酒羔羊以慶友朋而不自慶被衰圍經以致哀於親而不自哀蓋察乎傳形之常而知生非創生死非卒死也天地人物奚以不窮乎天地之混闢大矣必有爲混爲闢者在其中而後不窮于混闢也物之絕續衆矣必有爲絕爲續者在其中而後不窮於絕續也人之死生多矣必有非生非死者在其中而後不窮於死生也孟春中月之

潛書

上篇下

主

夜爲燈之玩者以紙爲邪影旋於裏或揚旆而過或鳴鉦而過或甲冑荷戈而過或乘馬徒步而過綿綿不絕何機之巧也是非獨機之巧由燈則過者皆止置燈則過者如飛其轉而不窮者有燈以鼓之也混闢絕續死生之不窮必有爲之燈者不然形敝則已精亡則已氣索則已孰爲傳之而不窮者老氏載魄抱一而能無離專氣致柔而能嬰兒滌除微覽而能無疵以之求長生魂欲上天魄欲入淵還魂反魄合乎自然是皆逆陰陽之用竊天地之機以私其身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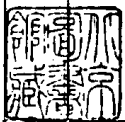
是有人皆死而我獨存者觀傳形者順乎氣耳而機不在焉得長生者握其機耳而道不在焉句滙問於唐子曰仲尼觀水而歎逝者其義可得聞乎唐子曰善哉問也時之逝也日月迭行晝夜相繼如馳馬然世之逝也自皇以至於帝王自帝王以至於今茲如披籍然人之逝也少焉而老至老矣而死至如過風然此聖人與衆人同者也聖人之所以異于衆人者有形則逝無形則不逝順於形者逝立乎無形者不逝無古今無往來無生死其斯爲至矣乎

潛書

上篇下

主

潛書上篇下終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

下篇上

尚治

孫子曰昔者吾之師嘗聞諸顧涇陽曰禮義者治之幹也學校者禮義之宗也先王謹學校以教天下是以治化大行學校既廢禮義無師欲效先王之治難矣居今之世正心復性敦倫淑行得朋講復聖道昭明以之正君以之正職端於朝廷洽於鄉里君子學

潛書

下篇上

一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先王之治其庶幾乎唐子曰是天下之善言也烏知其不能行也曰何爲不能行也曰先王之世自國及鄉所在有學人之於學也猶其於田也無人無田無人無學習而安焉安而忘焉當是之時人之甘於禮義猶五穀也學廢世衰惟欲所恣驢昏僨與不可解喻人之苦於禮義猶藥石也雖有能者不能強人之甘藥石也亦明矣今夫勢之易行情之易達莫如父之於子子之良者不教而善子之不良者雖教不善家有不良之子詈則詈

潛書

下篇上

二

之杖則杖之教之豈不篤乎然人則詩書出則博奕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夫以嚴父之教然且不行於子而况四海之大生民之衆乎乃欲稱詩書明禮義以道之使之去惡遷善是涸東海移太山之勢也孫子曰然則天下終不可治乎曰苟得其道治天下猶反掌也曰教之難行民之不率信如先生之言矣又謂治之若易爾者何也唐子曰毋立教名毋設率形使民自爲善而不知曰使之若何曰聖人之所馮以運者風也天地之間無形而速動者莫如風起於幽陸至於炎崖偃靡萬形鼓暢衆聲無一物之不應者惟風爲然人情之相尚或樸或雕或鬼或經忽焉徧於海隅改性遷習若有物焉陰率之而無一人之不從者亦猶風之動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天地之吹氣謂之風人情之相尚亦謂之風古者鄭衛之民淫男女無別今也朝歌之墟溱洧之間纖履不假於鄰女豈古淫而今貞哉風使然也使古人生於今今人生於古則皆然矣吳越之民衣縠帛食海珍河汾之民衣不過布絮食不過菜餅豈東人侈而西人約哉風

使然也使東人居於西西人居於東則皆然矣風之行也必有作之者作之善者善以成風作之惡者惡以成風善作者因人情之相尚以身發機人之從之如蟄蟲之時振草木之時生而不知其誰爲之者夫轉陰陽判治亂分古今皆風爲之得其機而操之人皆可以幾唐虞之治此人所罕知者也孫子曰風之爲言誠然矣雖然竊有感焉人之爲善必由禮義民既苦於禮義不可強而從我更以何者爲風乎曰樸者天地之始氣在物爲萌在時爲春在人爲嬰孩在

潛書

下篇上

三

國爲將興之候奢者天地之終氣在物爲茂在時爲秋在人爲老多慾在國爲將亡之候聖人執風之機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樸耳不聽好音非儉於耳也所以養天下之耳也目不視采色非儉於目也所以養天下之目也口不嘗珍味非儉於口也所以養天下之口也身不衣輕煖非儉於體也所以養天下之體也四者不從心之欲非儉於心也所以養天下之心也當是之時家無塗飾之具民鮮焜耀之望尚素棄文反薄歸厚不令而行不賞而勸不刑而革

而天下大治矣孫子曰民之趨於奢也如水之下壑也逆而反之竊恐不能曰何爲不可反也子未之信也請徵諸故跡昔者秦奢而漢樸及其治也世多長者之行隋奢而唐樸及其治也錦繡無所用之夫二代之君未聞堯舜之道也與其將相起於微賤鑒亡國之弊以田舍處天下人之化之則若此豈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荆人炫服有爲太僕者好墨布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荆之尚墨布也則太僕爲之也豈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陳友諒

潛書

下篇上

四

之父好衣褐破鄣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鄣以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尚褐也則賈爲之也穀帛衣之貴者也布褐衣之賤者也貴貴賤賤人之情也有望人焉反之能使一鄉之人貴其所賤而賤其所貴蓋風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賈且然况太僕哉太僕且然况萬乘之君哉孫子曰敢問行之之方曰先貴人去敗類可以行矣先貴人若何曰捐珠玉焚貂錦寡嬪御遠優佞卑宮室廢苑囿損羞品却異獻君既能儉矣次及帝

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職莫敢不率貴人者萬民之望也貴之所尚賤之所慕也貴尚而賤不慕世未有也去敗類若何曰吾嘗牧羊於沃洲之山羊多病死有教之者曰一羊病則羣羊皆敗子必謹視之擇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將盡子之羣從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講學必樹黨樹黨必爭進退使學者扳援奔趨而失其本心故有口心性而貌孔顏所至多徒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好名者無才而人稱其才無德而人稱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

潛書

下篇上

五

取合而失其忠信之情故有身處草野而朝廷問譽求之公卿折節下之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多言者以議論害治以文辭掩道以婞直亂正使人尚浮夸而喪其實故有書數上而不止繁稱經史而不窮廷折百官而莫能難之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此三者表偽之旗也雕樸之刃也引佞之媒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故善爲政者務先去之也孫子曰始吾以爲天下之難治也今聞先生之言而後知天下之不難治也苟達其情無不可爲今

先生憫然在閑塞之中身雖極而言則傳後世必有用先生之言以治天下者不必於身親見之也唐子曰吾何足以當此雖然必有明其可用者世多明達之才但見聖人正天下之法不識聖人順天下之意沮於時勢之難行習於刑法之苛安舉天下之民繫之策之如牛馬然民失其情詐僞日生文飾日盛嗜慾日縱於是富貴之望勝財賄之謀銳廉恥之心亡要約之意輕攘竊之計巧爭鬪之氣猛六邪易性非賢師奸比離閑決不可以安不可以動安則爲奸動

潛書

下篇上

六

則爲寇此天下之亂所以相繼而不已也天地雖大其道惟人生人雖多其本惟心人心雖異其用惟情雖有順逆剛柔之不同其爲情則一也是故君子觀於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僕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身之驕約家之視效而得治天下之道不繙十三經之言不稽二十三代之法不問四海九州之俗閉戶而堯舜之道備焉先人有言曰語道莫若淺語治莫若近請舉其要古之賢君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

貧士海內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矣孫子曰由周而上治日多而亂日少由秦而下亂日多而治日少時爲之也雖有善治不復於古矣曰不然陰陽者治亂之道也陰陽之復其時不失冬夏之日至是也治啓於黃帝二千餘歲至於秦而大亂亂啓於秦至於今亦幾去黃帝之年矣或將復乎

富民

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聖人以百姓爲子孫以四海爲府庫無有竊其寶而攘其

潛書

下篇上

七

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婦子皆寧反其道者輸於倖臣之家藏於巨室之窟蠹多則樹槁癰肥則體敝此窮富之源治亂之分也虐取者取之一金喪其百金取之一室喪其百室克東門之外有鬻羊餐者業之二世矣其妻子傭走之屬食之者十餘人或誣其盜羊罰之三石粟上獵其一下攘其十盡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業而乞於道此取之一金喪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於鐵冶業之數世矣多致四方之賈椎鑿鼓瀉擔輓所藉而食之者常

百餘人或誣其主盜上獵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廢向之藉而食之者無所得食皆流亡於河漳之上此取之一室喪其百室者也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隴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飼鶩湖濱纒絲吳鄉之民編蓑織席皆至微之業也然而日息歲轉不可勝算此皆操一金之資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婦死喪生慶疾病醫禱燕飲齋餽魚肉果蔬椒桂之物與之爲市者衆矣緡錢鎰銀市販貸之石麥斛米佃農貸之匹布尺帛鄰里黨戚貸之所賴之者

潛書

下篇上

八

衆矣此藉一室之富可爲百室養者也海內之財無土不產無人不生歲月不計而自足貧富不謀而相資是故聖人無生財之術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財不可勝用矣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過三年而成樹歲斫其枝以爲筐篋之器以爲防河之埽不可勝用也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時有童子者拔而棄之安望歲斫其枝以利用哉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絕之也不擾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

於民者拔枝者也絕其生也虐取者誰乎天下之大害莫如貪蓋十百於重賦焉穴牆而入者不能發人之密藏羣刃而進者不能奪人之田宅禦旅於塗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誅焚者不能窮山谷而徧四海彼爲吏者星列於天下日夜獵人之財所獲既多則有陵已者負篋而去旣亡於上復取於下轉亡轉取如填壑谷不可滿也夫盜不盡人寇不盡世而民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以數十年以來富室空虛中產淪亡窮民無所爲賴妻去其夫子

潛書

下篇上

九

離其父常歎其生之不大馬若也今之爲吏者一襲之裘值二三百金其他錦繡視此矣優人之飾必數千金其他玩物視此矣金錢銀器珠玉珊瑚奇巧之器不可勝計若是者謂之能吏市人慕之鄉黨尊之教子弟者勸之有爲吏而廉者出無輿食無肉衣無裘謂之無能市人賤之鄉黨笑之教子弟者戒之蓋貪之銅人心也甚矣治布帛者漂則白緇則黑由今之俗欲變今之貪是求白於緇也治貪之道賞之不勸殺之不畏必漸之以風禮曰知風之自昔者明太

祖衷襦之衣皆以梭布夫衣可布何必錦繡器可瓦何必金玉梁肉可飽何必熊之蹠玉田之禾吾聞明之興也吳之民不食梁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飾市不居異貨宴賓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吳俗尚奢何樸若是蓋布衣之風也人君能儉則百官化之庶民化之於是官不擾民民不傷財人君能儉則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餘一於是民不知取國不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金錢如土壤而天下大治爲君之樂孰大於是哉

潛書

下篇上

十

明鑒

爲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則見以爲固邊疆政在食則見以爲充府庫政在度則見以爲尊朝廷政在賞罰則見以爲敎官職四政之立蓋非所見見止於斯雖善爲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敎政日以壞勢日以削國隨以亡國無民豈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奈何見政不見民也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每誦斯言心墮體戰爲民上者奈何忽之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內交

閔國無良將雖有良將忌不能用安得不亡此其亡之勢也非其亡之根也當是之時兵殘政虐重以天災民無所逃命羣盜得資之以爲亂馬世奇曰治獻賊易治閩賊難蓋人心畏獻而附閩也非附閩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再苦於宋一鶴之兵又苦於左良玉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賊知人心所苦所至輒以勦兵安民爲辭愚民被惑望風降附而賊又散財賑饑以結其心遂趨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州縣以從賊者衆也施邦耀曰今

潛書

下篇上

十二

日盜寇所至百姓非降則逃良由貪吏失民心也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勝斬一賊帥二子之言見亂本矣當是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恒患無兵京師之守以一卒而當數陣李自成雖嘗敗散數十萬之衆旬日立致是故陝民之謠有之曰挨肩膊等闔王闖王來三年不上糧民之歸之也如是蓋四海困窮之時君爲讎敵賊爲父母矣四海困窮未有不亡者其不亡者未及其命之定也天留其命未生奸雄天薄其命則生小雄天絕其命則生大雄當四

海困窮之時無雄則飢寒積憂之氣發爲災祲爲彗孛爲水旱爲山川草木人鬼之妖有小雄以倡之則逋聚山澤破城據險旋滅旋起以耗國家有大雄以倡之則長智增勇撼山沸河數百年厚建之社稷如椎卵矣若是者皆困發也爲奸雄所馮也此明之所以亡也若四海安樂人保室家誰與爲亂雖爲君者不過中材之主卽有湯武之賢一匹夫耳欲謀社稷亦無如何况羿浞之流哉君之於民他物不足以喻之請以身喻民以心喻君身有疾則心豈得安身無

潛書

下篇上

十三

疾則心豈復不安有戕其身而心在者乎是故君之愛民當如心之愛身也非獨衣服飲食爲身也牢廩門庭田園道路凡有所營皆爲身也非獨農桑蠲貸爲民也上天下地九彝八蠻諸司庶事內宮外庭凡所有事皆爲民也茅舍無恙然後寶位可居蓑笠無失然後袞冕可服豆藿無缺然後天祿可享

考功

近代之政亦堯舜之政也曰三載考績曷嘗不考績乎曰數奏以言亦求言也曰明試以功亦論功也以

治天下而卒莫能治者其故何也昔者堯之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毋俾四海困窮舜承斯命以攝位朝諸侯命衆職明天時脩庶政典禮樂除凶惡咸底於績堯知其能救困窮之民也乃授之以天下其舉事任職雖多不過使民不困窮而已困窮之民祖不得有其孫父不得有其子死喪不葬祭食無烹兄弟仇讎夫妻離散當是之時民何以爲民君何以爲君是知堯舜之道非異盡於命舜之言矣昔者唐子爲長子知縣將見都御史達良輔賦役傳芻備誦之以

潛書

下篇上

十三

待難也都御史不問而問武鄉知縣曰武鄉之民何如對曰有生色矣都御史曰爾欺我哉吾使人觀於武鄉有女子而無袴者矣女子而無袴武鄉之民其不堪乎唐子出以告人而歎曰善哉言乎惜也未知爲政也唐子曰古之賢君舉賢以圖治論功以舉賢養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上非是不以行賞下非是不以效治後世則不然舉良吏而拔之高位旣顯榮而去矣觀其境內凍餓僵死猶昔也豕食丐衣猶昔也田野荒莽猶

昔也廬舍傾圯猶昔也彼顯榮之舉奚爲乎爲其廉乎廉而不能養民其去貪吏幾何爲其才乎才而不能養民其去酷吏幾何愛赤子者必爲之擇乳母勤謹不懈得主母之歡心可謂良乳母矣然而無乳以餵其子是可謂之良乳母乎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飢餓猶乳母而無乳者也是可謂之良吏乎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財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舉廉舉才必以豐財厚利爲徵若廉止於潔身才止於決事顯名厚實歸於己幽憂隱痛伏於民在堯舜之世議功論

潛書

下篇上

十四

罪常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賞哉賢才者世不乏也仁愛者人所具也身爲民牧藉權以行惠苟非頑薄之資其誰不能而不能焉者未可以咎爲吏者也朝廷行政羣臣從政未有行左而從右者上不以富民爲功而欲吏以富民爲務豈可得乎誠如是雖在位皆高世之才爲大學士者若臯陶爲尚書者若稷契爲都御史者若伊摯爲翰林者若史佚爲給事中御史者若龍逢比干爲將軍者若呂牙爲巡撫者若召奭爲布政使者若管仲爲按察使者若子產

爲知府者若孫叔敖爲知縣者若公綽冉求其得人也如是於是輔相無缺出納如衡奸慝畢除克壯戎兵文章典禮辭命敷榮布於八方海隅以寧四譯來朝厥功告成天下豈不大治矣乎然而觀於民則所謂女子而無袴者也是可以爲治乎欲適燕而馬首南指雖有絕羣之馬去燕愈遠爲治者不以富民爲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馬首南指者也雖有皋陶稷契之才去治愈遠矣唐子嘗語人曰天下之官皆棄民之官天下之事皆棄民之事是舉天下之父

潛書

下篇上

五

兄子弟盡推之於溝壑也欲治得乎天下之官皆養民之官天下之事皆養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而并注之於匹夫匹婦也欲不治得乎誠能以是爲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風俗必厚訟獄必空災祲必消麟鳳必至或曰子文士也文其言焉而已唐子曰吾之言如食必飽如衣必煖用吾之言三年不效五年不治十年不富風俗不厚訟獄不空災祲不消麟鳳不至則日西出而月東生矣請與子合契而博勝焉可也

爲政

達良輔撫山西武鄉知縣見良輔曰武鄉之民何如對曰有生色矣良輔曰爾欺我哉吾使人觀於武鄉有女子而無袴者矣女子而無袴武鄉之民其何以堪平陽知府見良輔曰平陽之爲縣者孰賢孰不肖知府舉數人以對良輔怒曰百姓之所謂賢者爾之所謂不肖者也百姓之所謂不肖者爾之所謂賢者也爾不可以爲三十四城之長効而去之當是之時財賄不行私餽雖不絕於府無有以匹帛方物入二

潛書

下篇上

六

司之門者良輔之所食日不過肉三斤蔬一筐觀其讓武鄉之言可不謂仁乎觀其察遠縣之賢不肖而不任耳目於知府可不謂明乎已不受財賄羣吏亦不敢受可不謂清乎清且明明且仁宜山西之大治矣而卒不見山西之小治者何也不知爲政故也請假其事以明爲政之道武鄉知縣見良輔云然且曰吾與子約三年之內必使子之民人有數袴武鄉知縣必曰願受教良輔則曰武鄉之土雖瘠亦必生也武鄉之民雖貧亦有力也以人之力盡土之生誰謝

不能子歸而行四境之內棉桑樹牧省宜時作尺土
不棄於山寸壤不棄於谷勿以文示身往勤之必期
就子之功於是月觀其舉歲察其利上計之日舍是
不以行進退焉平陽知府當逐易知府見以教武鄉
者教之督諸縣棉桑樹牧舉而不廢與同功墮而不
舉與同罪是縣一其賞一其罰而府三十四其賞三
十四其罰也敢不盡心山西之地五府百州縣方數
千里不病其廣也縣察其鄉旬一之府察其縣月一
之巡撫肆察時一之舉數千里之內轉相貫屬視聽

潛書

下篇上

七

指使如在一室奚啻山西哉宰制四海有餘矣此爲
政之大略也震澤之人有善計者與之爲稼稼入則
倍與之爲絲絲入則倍與之爲肆市入則倍一日過
豪貴之門見其從事之出入者皆貂冠腋裘則自思
曰吾處於鄉里所與不過升斗之人所與賈者不過
魚鹽之豎不可以爲富也誠能入於是門主人幸而
親用我出我之籌策以主計筦利必大得所欲毋徒
勞於鄉里爲也乃援而得人而歸辭乎其鄰鄰之人
有尤之者曰子誤矣彼之所用不卽子之所習也子

必毋往不聽而去去之一年鄰之人故往過於豪貴
之門見善計者敝袍而出面有病色招之間所問之
曰何爲若是曰主人無所用我故至於是鄰人笑曰
子何見之不蚤也彼豪貴之家獵財自厚其所用之
人狗馬之足鷹鷂之翮也其所食之粟不由稼得所
服之帛段不由蠶得所御之器物不由市得負子之
計以千之將安所用吾固知子之必困於此也於是
乃再拜辭乎主人隨鄰人而歸由是人皆謗之以爲
固不善於計也非不善計不善主也

潛書

下篇上

六

存言

中允徐公召用唐子送之而言曰甄聞之言可行也
則有功言不可行也則存其言以公之賢復得進用
心有感焉結中必發故言之言之不可行知之久矣
甄聞之生養之道三年可就五年可足十年可富政
之常也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
工空市空仕空穀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
轉市集而貨折貴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爲家是四空
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覩一金

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算行於都市列肆焜耀冠服華靡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蜎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者爲優惡者爲奴女之美者爲妾惡者爲婢遍滿海內矣困窮如是雖年穀屢豐而無生之樂由是風俗日偷禮義絕滅小民攘利而不避刑士大夫殉財而不知恥諂媚淫相習成風道德不如優偶文學不如博奕人心陷溺不知所底此天下之大憂也微之在昔天下既定苟無害民之政未有

潛書

下篇上

九

一二十年而民不豐殖者今也 天子寬仁而恤民兵革偃息國家無事享國歲久勤於庶政而困窮若此是公卿之過也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爲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爲貧國不可以爲國矣國家五十年以來爲政者無一人以富民爲事上言者無一人以富民爲言至於爲家則營田園計子孫莫不求富而憂貧何其明於家而昧於國也

權實

天下奚治令行則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則不治令不行者文牘榜諭充塞衢宇民若罔聞吏委如遺民吏相匿交免以文格而不達舉而易廢始非不屬實也旣則怠久則忘本政之地亦且自廢而自掩之是以百職不脩庶事不舉奸敝日盛禁例日繁細事糾紛要政委棄譬之樹木傍蘖叢繆而枝幹枯朽矣當是之時皆謂在位無賢也行政不善也良策無出也是猶牽車者但求厚載而不顧轂之利轉也若如今之致行者雖官皆聖哲政皆盡善使閔天散宜生之

潛書

下篇上

十

屬議爲憲令周公裁之召奭貳之史佚文之布於天下亦不能少有補救也會稽之東有石氏者其季女病痞迎良醫治之久而不除謝醫使去其父思之以爲是良醫也奈何療之而病不除他日竊窺之見其舉藥不飲而覆於牀下也乃復迎醫進以前藥三飲之而疾已夫國有善政而德澤不加於民者政雖善未常入民也猶石季之飲藥也十口之家主人雖賢然令不行於子則博奕敗趨令不行於僕則析汲不勤令不行於妾則壺餐不治令不行於童子則庭糞

不除以此爲家其家必索况天下之大乎駿馬病蹙不如驚馬之疾馳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舉是以聖人貴能行也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其民貧終歲而賦不盡入璩里之民五月畢納利蠶也乃徧詢於衆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土不宜桑若宜之民皆樹之毋俟今日矣遂已他日遊於北境見桑焉乃使民皆樹桑衆又曰昔者阿巡撫令樹榆於道鞭笞而不成今必不能不聽違衆行之吏請條法示於四境唐子笑曰文示之不信於民也久矣乃擇

潛書

下篇上

三

老者八人告於民五日而遍身往告於民二旬而遍再出遇婦人於道使人問之曰汝知知縣之出也奚爲乎曰以樹桑問於老者老者知之問於少者少者知之問於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知之者三出入其廬慰其婦撫其兒語以璩里之富於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問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爲諸鄉師而徃分種焉日省於鄉察其勤怠督賦聽訟因之不行一檄不撻一人治雖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樹桑八

十萬長子小縣也樹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勞而信於衆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親難喻無信莫從所從來久矣是以治道貴致其實也羣臣奏入下於有司公卿集議復奏行之其所行者著爲故事因時增易百職準以決事自漢以來皆然舍是無以爲政然有治不治者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優偶之戲衣冠言貌陳事辨理無不合度而豈其實哉以娛人之觀聽也君有詔旨臣有陳奏官有文書市有榜諭此文也此藉以通言

潛書

下篇上

三

語備遺忘耳奚足恃乎君臣相親朝夕無間飲食作坐同之如匠之於器日夜操作則手與器相習而無不如意主臣一心夜思蚤謀無謀不行無行不達三月必達終歲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實也苟無其實則謹守成法者敗治之公卿也明習律令者敗治之有司也工於文辭嫻於言貌者敗治之侍臣也三者非不美也而專尚焉則表暴日厚忠信日薄察於內外稱職常多核其行事無過可舉問其治功則無一事之善成無一民之得所上下相蒙

而成苟免之風雖有志之士亦將靡然而不得自盡其情此治化之所以不行也雖然行難矣近與遠異風少與衆異勢門庭之內常不盡見伯仲之間亦有異心況天下之大乎海內之地爲府百六十二爲州二百二十爲縣千一百六十必官其地治其事者皆如長子之樹桑而後天下乃治是不亦難乎權者聖人之所藉以妙其用者也今夫與一人期至者十八與三人期畢至者十五與九人十人期畢至者十一何則權不在也大將居中提兵十萬副叅遊守都總

潛書

下篇上

三

以及隊百什伍之長轉相貫屬如驅羣羊齋生赴死不敢先後何則權在也乘權之利如軸轉輪乘權之捷如響應聲乘權而不能行恥莫甚焉官有萬職君惟一身賢君之用官如大將之御衆以一用十以十用百以百用千以千用萬是則君之用者有萬而憑之者惟十約而易操近而能燭夫尊卑次屬職之恒也而奚有異蓋不善用之則萬職之利轉而奉之於十善用之則十職之修轉而布之於萬十職能修澤及海內其功大功大者賞厚十職不正毒及海內其

罪大罪大者刑重此舜所以誅四凶也唐子之嬖妾生子唐子甚愛之而妾不恤教之不從則罵之罵之不從則撻之撻之不從則去之改而後已夫人情之愛莫甚於妾人生之重莫過於母次於妻者又莫貴於妾而輕於去之者何也不去則愛不及於子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人臣之愛未必暱於妾也人臣之重未必過於子之母也人臣之貴未必等於妻也乃愛之而不忍傷之重之而不敢拂之貴之而不能抑之斯人也未嘗操刃而百千萬億之刃肆行殺傷

潛書

下篇上

四

有不期然而然者當是之時雖上有賢君惠澤日施寬恤日行考績日嚴流殺日具而民常苦生而甘死夫雨露至渥也不能入陶穴而滋生泉流至澤也不能越隄防而灌溉何則有隔之者也是故善爲政者刑先於賞後於賤重於貴輕於賤密於貴疎於賤決於貴假於賤則刑約而能威反是則貴必市賤賤必附貴是刑者交相爲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澤乎恩義之大莫如君臣親臣爲腹心政臣爲股肱彊臣爲拇指庶臣爲毛髮戎臣爲衣履是以仁君

之待其臣安富同樂疾病同戚厚之至也聲色不和
貧勞不恤猶爲亢而少恩况加以刑罰乎此以待
良臣也若夫專利蔽主徇私黨邪是民之讎國之賊
也若之何不刑愛德爲祥愛殺人之人斯爲愛乎忍
德爲凶忍於殺人之人斯爲忍乎刑不可爲治也而
亦有時乎爲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
重以刑匿狐鼠養豺狼之官國有常刑有變刑常刑
者律刑也有司議之人主不敢私變刑者雷霆之威
也英主神之羣臣不得與常刑以齊小民變刑以治

潛書

下篇上

五

元惡元惡之臣多援要譽其罪難見察之而不得其
罪質之而不得其罪速之獄而不得其罪非雷霆之
用何以治之德外無治不言德而言刑者猶醫之治
寒疾也不却穀而飲藥其人必危疾愈却藥而反穀
也不遠矣

格君

明之諸帝難與言者莫如世宗然其剛敏之資亦可
爲用若道之有方入之亦易宗祀其父雖爲非禮比
於魯之郊禘則相遠矣猶不失人子尊親之意焉當

時之臣可正正之不可正置之其勿以此受杖竄可
也至於好神仙亦人情之常且未嘗以此廢政當時
之臣可止止之不可止置之其勿以此犯之可也推
其求仙之意視人之諫我者皆殺我者也人之助我
者皆生我者也以是之故雖以嚴嵩之奸已發其罪
猶愛而護之蓋德其生我也其不可奪如是雖舜禹
復生且拒其言而不納乃進諫者皆折以道學之恒
言固其所厭聞者也其何能濟何不上言曰諸臣皆
非陛下之脩玄也臣惟恐陛下之不脩玄也清靜者

潛書

下篇上

五

道所居也却塵非清無欲爲清獨處非靜不擾爲靜
日月照臨氛霧無障清之象也深淵冥冥喬嶽安安
靜之體也不清不靜則神不存而氣僨偏於所惡偏
於所嗜是伐性之刃而敗道之賊也黃帝之遺書胡
云谷神谷者神所棲也胡云玄牝玄者不暴也牝者
不雄也大生之本也綿綿若存恒也用之不勤毋躁
也如是則神可以御氣氣可以養形形不壞而長生
矣符籙丹藥道之餘也庶人有身天子有天下庶人
自養其身天子以天下爲身兼天下以養身黃帝治

天下如治身不使有疾害焉於是總其兵師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滅之蚩尤作亂行不由義處毒民生舉兵征之禽蚩尤而誅之當是之時天下無害百姓和樂五穀豐熟民人養育日月不失其明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失其時災害不生嘉祥並至麒麟來遊鳳鳥來止於是上帝嘉之以爲不負所託予之長齡而上仙焉是豈有異術哉清靜之所致也陛下誠能學黃帝之道居心玄漠靜專純一不以好惡擾其心不以喜怒傷其體上有黃帝之君下必有風

潛書

下篇上

五

后力牧之臣陛下垂拱於上百官脩職於下兵革自強遠人畏服無爲而天下大治豈復有邊境之虞哉臣聞真人者逍遙物外無求於人不可強致者也易曰水流濕火就燥言各從其類也陛下誠能養心復性羣生並遂是真人之契也無俟旁求必駕羽來朝指授脩治之方矣世宗聞是言也必心悅之可以伐其競躁之心消其亢悍之氣而治理可徐進也焉用矻矻戇言使君臣之際至於兩傷哉莊烈良於世宗亦可爲之君也繼位之始罷太監鎮守及織造之使

專將率以責効節儉以足國用此人臣見功之時也

乃使之治兵而兵無用使之治賦而用不足盜寇日

張國勢日蹙於是乃復用太監橫征無義此其計無

所出知其不可而爲之誠可憫也乃當日之臣不諒

其不得已之心不察其不可轉移之故守詩書之恒

訓爲無實之美言第謂奄人不可用加賦不可爲直

言不可拒雖有善用言者將何以用之此陳於太平

無事之時則爲美言言於危急存亡之日則爲敝屣

矣當是之時若有明達國事之人謂溫體仁不可用

潛書

下篇上

六

必舉孰可爲相者謂楊嗣昌不可用必舉孰可執兵

柄者謂督鎮無人必舉孰可以任將帥其所舉之人

進而問其計明如指掌實有可行措之朝廷之上攻

戰之場朝受任而夕見功則奸倭不攻而自去橫征

不諫而自止矣我常無食有可從之而遊平涼者友

皆沮之以爲道遠難行又所求不可知我曰二三友

之愛我也至矣我非不知此行之非計也且夕無炊

妻子餓死故不得已而爲此行也諸君誠能爲我謀

食不坐困以至於死雖勸行亦不行也沮者皆默然

而止當日之進言於莊烈者皆不能救其死而徒沮其行者也固益增其煩懣而惟恐其言之入耳也我觀兩朝之臣無誘君之術無取信之實無定亂之才無致治之學紛紛然攻權奸謫橫政彰君過以明已直惟恐杖之不加於身而煙瘴之不得至也何昧昧也詩曰如蜩如蟬如沸如羹言雖忠直實蜩蟬沸羹也是謂以暴益暴以昏益昏卒使明不得後亡亦與有咎矣

任相

潛書

下篇上

三九

亡國之道有十焉有法而無實國亡賞罰不中國亡用舍不明國亡左右譽之而褒顯民安之而貶黜國亡百姓困窮司牧不知知而不爲之所國亡百官奸利而無恥國亡將帥不得人士卒不用命國亡御將不得盡其能國亡不奴使宦寺使與國政而號爲內臣國亡金粟殫竭不足以厚祿食養戰士國亡此十亡者明君或蹈之不必暴亂如桀紂者也君者利之源也奸之的也人皆酌之皆欲中之以一深宮不啻事之人而環而伺之者百千輩雖有智者亦有所不

及矣於是佞以忠進詐以誠進其耳目達於宮庭之隱其推引藉於左右之口其搖惑假於優人之諧言使人君入其術者且自以爲聰明過人無微不見也於是虐民者以良薦覆軍者以捷聞功罪倒置誅賞駭世忠臣義士肝腦塗地徒殺其身而權臣賊闖竊旦夕之富貴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且安然而自以爲得計也莊烈皇帝亦剛毅有爲之君也以藩王繼統卽位之初孤立無助除滔天之大逆朝廷晏然不驚不變憂勤十七年無酒色之荒晏遊之樂終於身

潛書

下篇上

三十

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是豈亡國之君哉而卒至於亡者何也不知用人之方故也當是之時非無賢才也袁崇煥以問誅孫傳庭以迫敗盧象昇以嫉喪其功此三人者皆良將國之寶也不得盡其才而枉陷於死使當日者有一張居正爲之相則間必不行師出有時嫉無所施各盡其才而明之天下猶可不至於亡然而跡莊烈之所爲雖有居正不能用也莊烈居高自是舉事不當委咎於人無擇相之明執國政者皆朋黨之主數舉數罷易於敝帶百職之任

何由得人乎是以援私植黨充於朝廷傾人奪位險於儀秦將卒無忌誅焚劫略毒於盜賊百姓畏兵如虎狼望賊如湯武迫乎季年主慮督亂無所適從誅戮亟行四方解體而明遂不可爲矣相者君之貳也宗廟所憑社稷所賴不可以輕爲進退者也譬之構屋戶牖可以改作丹堊可以數新至於棟梁則一成而不可易古之爲國者得一賢相必隆師保之禮重宰衡之權自宮中至於外朝惟其所裁自邦國至於邊陲惟其所措讒者誅之毀者罪之蓋大權不在不可以有爲也國有賢相法度不患不脩賞罰不患不中用舍不患不明毀譽不患至前田賦不患不治吏必尚廉將必能逞士必能死府庫充盈奴僕懾伏彼十亡者皆可無虞也然知人之識自古爲難在叔世爲尤難叔世之人矯情飾貌矩行法言驩兜可以爲臯夔盜跖可以爲彝惠粹難辨也然則中才之主烏能任相乎人不易知功則不可掩譬之飲藥一飲之而良再飲之而效三飲之而疾去者必良醫也一飲之而不良再飲之而無效三飲之而疾不去者必庸

潛書

下篇上

三

醫也人雖至愚豈以疾去者爲庸醫以疾不去者爲良醫哉任相之道亦然張居正之爲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凜凜各率其職紀綱就理朝廷肅然其效固旦夕立見者也爲政十年海內安寧國富兵強尤長於用人籌邊料敵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劉顯平都蠻之亂用凌雲翼平羅旁之亂並拓地數百里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遼左屢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馴治水而河淮無患居正之功如是雖有威權震主之嫌較之嚴嵩判若黑白矣主雖至愚未有以亂政爲良相以安社稷爲奸相者也然則任相之道豈難能哉顯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嚴師信之如箠龜無言不從無規不改雖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盡忠竭才爲所欲爲無不如意可謂盛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用居正而不能保其終者何也居尊自高恥於下人故也顯帝當幼弱之時童心尚存血氣未剛故憚於師傅不敢爲非及其稍長念先帝付託之重又加之以賢母之訓而元輔才大功高倚爲股肱尚不敢失師保之禮然以萬乘之尊不得自

潛書

下篇上

三

專而受挫於其臣內懷忿悃固已久矣及居正死念功之心不勝其含怒之心於是削其官爵暴其罪愆流其族屬至欲斲棺戮屍始有明良之美而終爲桀紂之暴君臣之際反覆如是可不爲寒心乎使當日者居正尚存勲勞日高顯帝之齒漸長四方無事志氣驕盈讒間得入則居正覆巢之禍不在身死之後矣曷亦念手挈十歲之童子坐之南面之上奸亂不作海內服從澤洽中土威暢四裔使高帝之天下安於泰山此誰之功與是則據遼宮之罪小安天下之

潛書

下篇上

三

功大雖割江陵一縣以爲封國伐荆楚之良材以營宮室未爲過也奈何身死之後憾及骸骨曾不得比於狗馬此良臣謀士所爲望國門而却步者也迨乎莊烈之世天下傾危將相無人乃追思昔功官居正之子孫人亦有言往事則明當事則昏使居正當莊烈之世舉以爲相朝受命而夕被誅矣尚安望其有爲哉是故人君之患莫大於自尊自尊則無臣無臣則無民無民則爲獨夫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龍德既亢必有宇宙玄黃之戰而開草昧之運矣可不懼

哉可不戒哉

善功

張居正位冠羣臣進爲太師天子不名人臣之貴極於此矣輔少主進退百官易置將帥九邊戎事奉其諭書凜於詔勅人臣之權莫重於此矣匡君進戒節用豐財百務脩舉海內安寧命將征伐所向成功四裔畏服邊境無虞人臣之功莫大於此矣登高則身危衡重則權墜物成則陰殺必至之勢也此伊尹之所不敢久居周公之所遜而得免者也况末世之君

潛書

下篇上

四

臣乎使居正於斯不矜其能不伐其功上褒其富國之功則曰此有司勤勞所致也臣何功之有上賞其命將克敵之功則曰此將率之略士卒之力也臣何功之有百僚進規則拜受而加謹焉身被劾奏則引以爲罪而不辯焉入閣議政則推讓而不敢先焉郎吏博錄之屬見之而禮有加焉入朝則秉笏如不勝也侍側則鞠躬如待罪也社稷已安規模已立求賢自代歸老江陵豈不善始善終哉乃不知道此位已極矣猶恐人之不我屈權已重矣猶恐人之不我威

功已大矣猶恐人之頌我者不至時當退矣猶固位而不能釋主忿積於中羣怨結於下其禍已成不可復解顯帝猶爲能忍之主也不然不待遼宮一女子之訴早以身死經毒族無遺類矣是知居高乃所以自卑也立威乃所以自侮也好譽乃所以自毀也求固乃所以自滅也是故有爲相之才必有爲相之學使居正好學自脩不矜不伐可以從伊周之後矣

遠諫

潛書

下篇上

三

從亦不改當其世之臣雖有伊尹周公之告若不聞知雖有龍逢比干之忠徒殺其身吾今有言於百世以上訓百世以下之爲君者以代其臣之不敢直誦吾之言有不驚心喪魄手戰股栗者非君也天下之大可恃乎甲兵之多可恃乎君惟不義無道于民雖九州爲宅九川爲防九山爲阻破之如椎雀卵也雖盡荆蠻之金以爲兵盡畿省之籍以爲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昔者桀爲不道身死於三腰之國紂爲不道身死於烈焰之中太康不道后羿逐之厲王不道國

人流之自夏以後二十一代之失天下者其禍類然也跡其所以亡者閹妾蠱志權奸蔽聰濫賞淫刑善惡倒置似亦庸君之常未足大異然有一於此雖不卽亡禍成於漸不及其身在其子孫天命已去臣叛人散死亡奔流如四君者一朝爲烈矣今夫富家大族雖不幸而身陷刑辟猶可以保其妻妾全其子弟不至於滅絕萬金之子驕矜淫佚廢其田宅其親戚友朋猶有恤而周之者雖失其故業環堵之室布褐之衣蔬糲之食父子夫婦猶可庇其身而聚處也爲潛書

下篇上

三

天子者則不然家國一破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盜及寢門左右奔逃宮妾散亡珠玉盡俘宮殿燒焚身爲囚虜嫡庶諸子駢首就繫后嬪貴主受辱於人累世墳陵藏穴發掘松柏斬伐宗廟丘墟祔主毀棄百十鬼神號哭而無所憑依當是之時萬乘之主求爲道路之乞人而不可得也欲與妻子延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也亡國之慘一至此哉不啻是也既毒其家遂毒天下當是之時社稷無主羣雄並起各據一方大者百餘城小者一二十城相爭相殺無有寧日五里

之邑十里之郡朝屬于東夕屬于西旋陷旋復父兄子弟死亡無遺類四海之內覆軍屠民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不惟兵刃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天災流行野無青草民之凍餓而死者枕藉於道迨乎天心厭亂或一二十年而後定或數十年而後定或百年而後定海內死者非算數之所及矣亡國之毒又至此哉川流潰決必問爲防之人比戶延燒必罪失火之主至於破家亡國流毒無窮孰爲之而孰主之非君其誰乎世之腐儒拘於君臣之分溺於忠孝

清書

下篇上

壬

之論厚責其臣而薄責其君彼烏知天下之治非臣能治之也天下之亂非臣能亂之也使舜內惟二妃之聽從外舍皋夔而用四凶雖有皋夔舜之天下必亂使紂不聽妲己之言舍佞臣而用比干膠鬲雖有佞臣紂之天下必治治亂在君於臣何有不責其臣而責君者非吾之言仲尼之教也春秋之法臣弑其君罪在臣稱臣之名罪在君稱君之名而不著其臣之名宋人弑其君杵臼齊人弑其君商人莒弑其君庶其晉弑其君州蒲莒人弑其君密州吳弑其君僚

皆隱其臣之名若國人共誅之者豈寬弑君之賊哉君惟不道不君其君而後動於惡非人弑之自弑之也君而不君國人不與社稷不保國家危亡而且惡名著於春秋罪在賊臣之上可不懼乎人無賢不賢賢不賢惟君政無善不善善不善惟君君惟有道雖恒才常法可以爲治君惟不道雖有太賢良法亦以成亂是故明哲之君無所爲恃必責於已知天子於民庶過及十一禍倍百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亦有嬖妾南威西子身之蠱也亦有便侍豎貂勃鞞家之蠹也亦貴所好巧言令色朝之賊也亦賤所惡良藥錢石國之寶也若反其道則上禍祖父下滅子孫血流海內屠及百年吾爲此懼於百世之上訓百世以下之爲君者若聞吾言懼而知改雖中才之主可以保天下其有暴君終於不省樂禍不悛則有如前之所言者是謂遠諫亦諫之一法乎

清書

下篇上

壬

卿牧

明君欲興上治舉賢以任官必審官以盡其所學稽古以爲名順時以定職期于允宜以安天下之民衆

宰輔相天子無所不理今名爲吏但主除吏當授使授當陟使陟當黜使黜不過注簿一小吏烏得爲長卿五卿皆然不可以不正請復名爲冢宰冢大也宰主也五卿諸寺諸司史曆軍將儀衛奄人羣牧守令皆其所統也宮朝畿州華喬文武政事皆其所治也紀綱萬方弼亮一人君在代之理君崩攝其政乃其所任也而其大者則在用人周官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卽用人在其中當申命之以重其用人之責人鮮睿聖無私則明博咨則周朝之卿士日夕所見豈或不知近自邦畿至于海隅苦樂豐飢其長不敢不以聞雖有所蔽形于別奏流于謠諺聞于計吏僚友遊士之口皆可審察而知之其政得失其人賢不肖其才長短卽可馮以爲黜陟爲易置天子垂拱仰成百官盡職聽命嬖寵不得邀厚祿貴戚不得竊尊位賢能無沉淪之歎俊傑有奮興之路內外之官無不得人居此位者不兼庶政庶政實由以舉不兼衆功衆功實由以奏不專治平治平實由以成斯無忝于冢宰司徒任土制賦當從今職以敷教歸之宗伯而

受以司空地利之任今名爲戶按戶納租不過守籍一小吏烏得爲次卿請復名爲司徒徒者衆也有衆土乃治土治財乃生財生用乃足衆爲邦本土爲邦基財用爲生民之命司徒之職重農功籍土田審肥磽時贏絀稽蓄散慎出納制爲成法授之有司毋敢廢越必使民有餘藏國有餘用雖天災流行年穀不登而民不困去貪黷如鷹鷂之逐鳥雀去苛歛如藥石之攻疾疾天子不得有私用之財後宮不得有珠錦之飾貴戚不得有田宅之饒民庶不得有侈麗之好不以征伐傷財不以營作傷財不以多事傷財三年必生五年必成十年必富斯無忝于司徒宗伯敷教擾民以端治化小大由之有所視倣今名爲禮但言其道未顯其官請復名爲宗伯宗者師也伯者長也禮出于身爲天下師爲百度長上下從之如徒之不敢違師如少之不敢先長名爲宗伯所以重其責也禮行于宮君母驕后母陵嬪寵母踰適立母易庶愛母于禮行于朝君母過尊臣母過卑凡爾百職有功不伐有能不矜居上不驕居下不援禮行于四海

父子不相離夫婦不相陵兄弟不相爭強不暴弱富
不耀貧有難之者謂三代世遠末俗多僞言禮于今
必不可行是不達情之論也民何愛惡羣尙則愛羣
棄則惡物何貴賤羣尙則貴羣棄則賤禮不離文徒
文則晦禮不離器徒器則虛以文以器民之觀之同
于優偶禮云乎哉以文見實以器達意敬敷五教必
先正君身先之大臣率之小臣順之庶民觀而化
之風被心悅雖驅之使勿從亦且不得何患乎難行
如是則興仁興讓無爭無黨三代之治可復斯無忝

潛書

下篇上

聖

于宗伯司馬主兵期于弭兵兵者毒民之器今名爲
兵是示天下以尙兵非吉祥之名也請復名爲司馬
國之大事在兵兵之大用在馬隱其名必修其實制
勝有具矣數軍實核籍伍教行陳嚴約束乃戎事之
常而其大者亦如冢卿在能用人圖危在安定亂在
暇必素知其人之智勇蓄以待用其貳其屬必皆知
兵之人以及朝臣牧屬有堪爲將者又皆博訪而知
之一旦寇發如抽矢于房惟我所使不患無將已知
兵然後知知兵之人用是卿者必求知兵之才試于

疆場徧歷山川通古謀略達今情事乃可以授斯任
如是則卿使將將使徧裨徧裨使千百長如臂運手
手操弓弓發矢矢破的捍邊制蠻雖遠在萬里如提
挈于左右手甲兵不用威德遠服戰勝于朝廷者上
也賞罰嚴明先期決勝計日獻捷者次也將士和睦
保守封疆寇至能禦者又其次也三長有一斯無忝
于司馬司寇詰姦懲禁暴亂表裏宗伯以成政教不
壹于刑刑者殘民之物今名爲刑是示天下以尙刑
非仁慈之號也請復名爲司寇民不知禮見利則爭

潛書

下篇上

聖

爭成奪奪成寇以至于大亂名爲司寇者欲其功至
于內寧外靖無爲寇者不啻明刑無失而已夫功期
于無寇事則先于明刑刑罰不中當死不死不當死
乃死當流不流不當流乃流其在有位功罪不分其
在庶民手足無措賢人害小人利善人禍惡人福必
且胥淪以底亂亡夫刑自貴始自寵始自近始刑乃
威威則民畏刑于命獄于鬻獄于奸獄刑乃清清則
民服今之議獄者盜殺爲重財產爲輕烏知財產爲
四海之大命有司輕之恒不爲理理不得宜亦不卒

潛書

下篇上

墨

事逮役所至盡其雞豚亡者不復反多所亡漸至家室空虛農民失業其害大于盜殺必申戒有司懲其所知微所不知孰敢不盡心于獄如是則臣安其職不虞得罪民安其家不罹禍殃寇賊奸宄無彙以作斯無忝于司寇司空所掌則如今制以從周禮之考工但不可名為工名為工是上卿下夸于賤工矣奚可乎請復名為司空宮室美則山林空衣服麗則機絲空飲食侈則牢壻空名為空者欲其不空也猶治亂之臣曰亂臣也時平則淫物豐則奢畢命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奢麗之風實由上作居斯位者其朝夕陳戒于君告以太康好峻宇而夏亡紂作奇技而殷亡幽王殫紆柚之力而周亡傳有明鑒不可不懼梗楠不發于荆蜀丹青不進于辰沅翡翠不進于交廣珠璣不進于雷池織繡不造于東吳三代尊貞不御汝定陶器不御苑囿不廣禽獸不蓄桂柏不植橘荔不嘗無征伐轉輸之勞以造舟車增甲楯于是民不費財農安耕作養老育幼不廢其業斯無忝于司空六卿之貳皆卿才也亞長一

潛書

下篇上

墨

命其位已尊皆天子大臣也今名為侍郎顯微官也其辱已甚請從其長之名而為少冢宰之貳曰少宰司徒之貳曰少司徒各置左右其次四卿皆然六卿有退者即以代之其任如長嘉績並著斯無忝于卿貳京師天子之都今夸為府京尹重任今為閒職請從漢制名為京兆尹賈誼有訟決于是京兆尹犯法正于是王侯公主后族奄奴嬖幸不得肆行豪俠不得惑眾奸宄不得潛藏京師肅清郊圻無虞斯無忝于京兆尹卿尹如是餘官可定也內有六卿外有羣牧古之制也今又以巡撫臨之非由內使虛有巡名多官盛衛以都御史之威恐喝官民府縣之吏入見嚴于朝參跪拜卑于奴隸卿屬無此禮乃行于外以辱君子挫志士是教天下以無耻何以風有位出入饒吹行道霆震上下隔絕稟令發命三累而上三累而下而後及民天子一人六卿在內不周萬里故設斯任乃亢絕如是亦何與于蚩蚩農民瑣瑣婦子都御史既革其并革之昔未有巡撫三司分治賦兵刑而無所統固非良法請亦革之而復立州牧賦兵刑以

其貳屬分理而統于牧牧者養也當下其尊而與民親以時行視少從省騎褰糧束芻步田塍入廬舍訊父兄撫婦孺如召伯巡行遇有訟者就決于樹下周知民艱從欲去惡目見遂行軍伍脩整武備嚴密內外有寇隨發攘除百姓不驚其于守令重之如保母親之如弟姪以事時見降階以迎登堂以揖燕好以密而禁其跪拜春秋會盟之禮五等之爵雖有上下同列同坐同歆同盟其相稱皆曰君曰寡人大國大夫亦得會伯子男豈若今之外吏尊卑懸絕哉故州

潛書

下篇上

聖

牧于守令當敬之以禮賢親之以共勵及考績之年功罪明列不敢隱蔽牧考則諸績聽于六卿于是各盡其職境內無虞斯無忝于州牧古人有言曰非知之艱行之爲艱府縣之官以知爲名非義也請如漢制爲郡守爲縣令守者保也令者善也保土善民也

善任

六卿既得人任之又有其道有道則能盡其才以告成功失道則雖篤于用賢終于才絀而政廢天下治亂社稷安危皆由于此其道有四一曰專天子有六

卿猶身之有耳目手足耳惟聰目惟明手惟執足惟履不相爲用各專其職唐虞之臣惟禹爲無善不備故終陟元后若棄爲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彝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專典一職終身不易使八臣互易其位豈不可以爲理終不若取其尤長各用其極是以唐虞之治巍巍如天非後世所能及當法此以任官既有成績終身不遷老而避位必舉賢以自代歷年既久守官既專其慮益熟其學益精其事易成二曰虛天子有六卿如匠之有

潛書

下篇上

吳

繩墨斧斤引之既直斲之無爽官室乃成雖垂班之巧亦不能廢人君長于官中天下之事不能周知而且居高易驕處富易侈敗度敗禮嘗不自覺尚賴諸元老格其非心講道論德以補闕裁過毋作聰明以自用毋作好惡以遵法毋拒忠言以聞過則受益爲多三曰親天子有六卿當如魚之得深淵鳥之得深林以游以處不欲久間古者謂異姓之臣曰舅舅勢亢分疏亢欲其下疏欲其親故下之若舅親之若甥咨訪時見敷奏時見暇豫時見燕飲時見嬖妾媚寺

辭臣詣優皆屏而遠之以專于有道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久則與化四日敬六卿有過如月之食何損于月如山隕石何損于山大明不同于炬火崇岡不等于土垣豈爲小災所傷當視此以禮上卿上卿非大過不退不錄其小失不加以小罰凡罰月奪其餘歲奪其餘累降其階此罰但可行于卿貳羣牧以下而絕于六卿待以師賓之禮不敢煩責是謂能敬若常班定分不可以言敬如是任之專受之虛待之親禮之敬君臣同心上下一德無嫌疑無猜忌不間于

潛書

下篇上

聖

譏慝之口君無不測之恩威臣無不虞之禍福中道不變始終不易樂哉斯時君卿和于上小臣和于下庶民和于野休風所被天下大治吾聞君子之道無德不酬無施不報爲人臣者終其身以死守官佐君爲聖以致太平朝廷百姓並受其福而榮不加于本職澤不及其子孫仁人深所不忍是故勞久者報之以富貴功大者報之以封爵夫尊爲上卿祭祀燕飲其禮必備親族賓朋仰望必多故九命食祿九千石而殺以下三公至貴難得其人故爲兼官若內貳外

撫皆得以兼武臣總兵亦蒙師保之名其褻已甚故惟六卿得兼公孤而絕于下老而請歸則營其宅仍其祿官其適子食其庶子時賚其後孫古者列爵惟五所以崇德報功後世以征戰奪天下勦叛亂專尚武勇欲人致死于是乃創爲制非軍功不侯此衰世之制豈可爲法凡六卿能進賢富民靖亂變俗是有大勳勞于天下宜因其功之大小封爲侯伯或止于身或一二世或數世或世世不絕斯報功之典無缺如是則忠上惠下各盡其禮君臣之道乃全

潛書

下篇上

聖

省官

官多則祿不得不薄祿薄則侵上而虐下爲盜臣爲民賊故養民之道必以省官爲先務焉今夫富人家百羊爲羣以一人牧之足矣主人慮其不周也旣立之牧又爲之監司芻有人司菽有人欲厚其廩食而羊息不足以供之薄其廩食則必竊芻與菽而羊且瘦而多耗矣多官害民亦猶是也內有六卿有京尹各有貳有屬其諸太史國學曆象園牧儀衛饗膳之類無多人也京營之卒十萬人司馬卽爲元帥不

別置武帥但有偏裨有事則少司馬帥以征伐則內戎職亦不多人外有州牧有郡守有縣令亦各有貳有屬其驛倉諸司無多人也鎮屯之卒卽以州牧爲元帥不別置武帥但有偏裨有小寇則使一將討之有大征伐其方寧則牧親行其方不寧則使其貳率將士以從于少司馬則外戎職亦不多人內外執政任事之臣大略不過如此今之所謂重臣我以爲閒職者有六官焉皆可革也六官維何宰相也太子之官也翰林也都御史也諫官也總兵之官也冢宰統

潛書

下篇上

四九

百官均四海伊尹傳說周公皆爲是官不聞商周之世更別有相加于三公之上者宰相不可革乎吾聞一師教衆子不聞衆師教一子孺子入學六卿六貳皆可爲師乃別爲之立三公立三孤立詹事多其官屬雜沓盈庭此何爲者太子之官不可革乎六卿六貳皆老成明達其學可以進講其文可以掌詔令其多聞可以總史官修國史翰林不可革乎六卿之尊秉天下大政百官受成除慝糾繆豈有不足更何所藉於都御史都御史不可革乎六卿六貳進講陳戒

師箴臆誦百工諫士議于學庶人謗于道皆諫官也天子特不納諫爾苟能納諫何患直言之不聞諫官不可革乎兵者自然之理人情之常審勢好謀可以決勝何必猛如虎貪如狼者乃可爲大將陽明子禽宸濠皆以知府爲將而成大功前事之驗也先登陷陣致師挑戰勇力之士軍中所寶但可使之爲偏裨不可使總三軍爲大將是故內戎屬之司馬外戎屬之州牧可以靖亂可以禦寇盡除強鎮又無擁兵逆命之憂總兵之官不可革乎革此六官并其屬所省

潛書

下篇上

五

多矣官旣多省當從周九命之數其官名去鄙冗不典者取周漢之官以更之官之有品也自曹魏始也品之有從也自元魏始也衰世之制也九命足以定尊卑矣而周之恒命猶缺八九不病其簡也夫更命爲品猶未有害乃品分正從重之而爲十八繁累不經適以滋多官之弊其害爲甚不法先王而襲衰世之制奈何至于今無正之者予賤士也不登朝堂不見國典不能詳言竊謂可省之官大略如是官旣省然後祿可制也

制祿

自天子至于縣丞史皆食于農是以古者班祿亦起于農夫食人之數井田既廢田不可分至于漢以穀班祿而以石差降及于唐宋之有改其在于今曷爲不可請用漢制而損益其數三公九命一品祿九千石三孤八命二品爲八千石六卿七命三品爲七千石六卿之貳六命四品祿降其卿二爲五千石在京尹之品如卿貳祿降其二爲三千石六卿極尊爲三品者周制侯七命雖大勳勞如太公周公爵不過侯比

潛書

下篇上

五

于今之三品以兼三公故稱公公孤官不備爲兼官唯六卿得兼餘不得兼六卿兼三公者如其命爲一品祿九千石兼三孤者如其命爲二品祿八千石卿之屬及諸卿寺國學史官司曆之類則自二千石以五降至千石其次末之屬則自八百石以二降而至百石州牧六命四品比京五品爲三千石郡守五命五品比京六品爲二千石縣令四命七品比京八品益其祿爲千五百石牧守之貳則自千五百石以五降至千石牧守之屬縣之丞尉及他末職則自八百

石以二降而至百石卿貳京尹京令牧守令之祿皆以實其餘命雖多品雖崇無重任無民責當如漢法二千石有中真比之分自二千以下爲上中下之等上二千石則二千石中二千石則千二百石下二千石則千石八百石以下亦以是差之百石以實功臣之子孫繼世者公比卿爲七千石侯比卿貳爲五千石伯比京尹爲三千石皆以實武臣內屬司馬外屬州牧酌以前代之制定爲衛尉都尉千夫長百夫長之號其祿則自二千石以下如卿牧守令之屬以三

潛書

下篇上

五

等次降之百石以實其有征戍之勞則益其祿贍其家有功則厚其賞賚有大功則封爲侯伯不爲限制京師石粟雖賤不下千五百中原之麥衡湘之米非凶歲石不過三百若準以石數則千石不過三百有名而無實遠方之吏不得賴祿以爲家矣計其值雖不能如京粟之值當石以千準四方歲報粟之貴賤而各增益其石若山巖之邑不毛之地則多給以錢或純以錢六卿得受九命之榮食上公之祿者重大臣也卿貳京尹京令祿以實者重其任也牧守令祿

以實者重民命也縣令加五百石者保赤子也其他秩從尊而祿從降者所以別勞逸也百石不降者恤小吏也繼世而祿降于爵者不任事也武臣有功勞不限賞者重戎事也遠方之祿不計石而核其值者不虛惠也粟少以錢者通其變也如是則尊卑有別輕重得宜而祿可均也官省則吏役亦省祿厚則廩食亦厚可從而定已凡人之性上者有義無利其次見利思義其下見利忘義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祿所以興義也上者不德而忠其次德而後忠其下雖

潛書

下篇上

五

德不忠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祿所以勸忠也興義勸忠所以厚民生也有患此者謂國用不足百官之祿驟增十五倍將焉取給是殆不然君臣驕奢民生殫亡太倉之粟非其粟府庫之財非其財而奚啻于百官之祿君臣恭儉民生富庶太倉之粟不可勝食泉府之錢不可勝用而何有于百官之祿

達政

有明君則有賢輔有賢輔不患有司之不良有司良不患政事之不達反是則政雖善不達凡政之大者

在黜陟何以爲黜何以爲陟責飽者必炊飯責暖者必縫衣責治者必養民養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勤農豐穀土田不荒蕪爲上善政一桑肥棉茂蔴苧勃鬱爲上善政一山林多材池沼多魚園多果蔬欄多羊豕爲上善政一廩蓄不私斂發濟不失時水旱蝗蝻不爲災爲上善政一犯其父母必誅兄弟相殘必誅爲上善政一闡幽發潛彰孝舉節爲上善政一獨騎省從時行鄉里入其茅屋撫其婦子民不以爲官無隱不知爲中善政一強不凌弱富能周貧爲中善政

潛書

下篇上

五

一除強暴奸僞不爲民害爲中善政一居貨不欺商賈如歸爲中善政一省刑輕杖民自畏服爲中善政一察奸發隱四境無盜爲中善政一學校殿廡常新春秋享祀必敬爲下善政一城隍道路橋梁廬舍修治爲下善政一納賦有方致期不煩爲下善政一選勇力智謀具戈甲于楯教之騎射以衛四境爲下善政一天災流行疫癘時作使醫療治爲下善政一蔬食布衣燕賓必儉爲下善政一上善政六中善政六下善政六凡十八善政以課縣令重其權厚其祿其

牧守但行考績不得專制待以賓禮不行跪拜凡有興華唯其所爲三年考績無功有過者黜無過無功者以其品秩致仕三考有上善政者受上賞有中善政者受中賞有下善政者受下賞其升遷以是爲差十八善政皆備九年之間民昔貧而今富昔好犯而今知禮治化大行斯爲上功唯不受國封爲侯伯厚其廩祿冕服輿馬比于古之諸侯公卿缺則舉用之或老而歸田予以爵祿終其身錄其子孫以崇報功如是則有位知勸威自競勉何治功之不成

潛書

下篇上

重

更幣

古者言富唯在五穀至于市易則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其後以金三品亦重在錢後乃專以錢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但爲器用不爲幣自明以來乃專以銀至于今銀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產者嘗旬月不見銖兩穀賤不得飯肉賤不得食布帛賤不得衣鬻穀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銀少故也當今之世無人不窮非窮于財窮于銀也于是楓橋之市粟麥壅積南濠之市百貨不行良賈失業不得旋歸萬

金之家不五七年而爲簞人者予旣數見之矣夫財之害在聚銀者易聚之物也範爲圓定旋絲白燦人所貪愛囊之盛之爲物甚約一庫之藏以錢則百庫雖盡四海而不見溢也大吏則箕翁斗斛歲運月轉輕于隼逝一贏所負以錢則百贏雖累百萬而人不覺也蓋銀之易聚如水歸壑哀今之人尚可恃此以爲令乎聖人復起必有變道矣天運物運皆有循環興必廢廢或復錢廢于前代豈不可復于今世救今之民當廢銀而用錢以穀爲本以錢輔之所以通其

潛書

下篇上

重

市易也今雖用錢不過以易魚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則必以銀涓涓細流奚補于世錢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後可博濟也凡祿九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官朝官軍之所用皆令輸緡以錢附粟而給之其在州郡縣常賦皆令輸粟凡祿三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城郭兵役之所用皆令輸緡以錢附粟而給之其在邊防內屯將祿卒食皆令受粟度甲冑衣履之所用皆令運緡以錢附粟而給之唯是禮大臣惠百官旣厚其祿積粟何以運歸則多與之

錢使可以置田宅遺子孫所以別于商賈也夫賦以錢配祿以錢配餉以錢配自朝廷至于閭閻自段帛至于布絮出納無非錢者不出三年白銀與銅錫等矣昔者一庫之藏今則百庫天府雖廣其勢不可多藏也昔者一贏之負今則百贏家室雖富其勢不可多藏也有出納皆錢之便無聚而不散之憂錢不流于海內其安之乎客有發難者一難曰錢重難行民商必病我應之曰漕粟數百萬舟挽而注太倉皮絮之枵銅鐵之墜贏馱而越山谷而病錢之難行乎二

潛書

下篇上

五

難曰銅不可採又不易市鑪冶多廢我應之曰貨至無多寡須多則多至須少則少至昔之計錢以萬數以巨萬數以億數以億萬萬數金之生也無古今異豈生于古而死于今三難曰民欲難拂俗尚難移民之愛銀也殺身不顧矣其能廢之乎我應之曰米粟之徑兼錢布縷之征兼錢力役之征兼錢關鹽之征以錢市貨之征以錢天下之錢多納于公官中之用以錢朝廷之用以錢百官之祿兼錢兵衛之饋兼錢芻豆之市以錢府庫之錢盡布於天下歲納歲出如

發原放海不少止息民惟恐錢之少雖驅之使用銀不可得已

匪更

句滙問曰卿牧善任省官制祿達政更幣六篇之言而欲盡更之恐有所不可唐子曰吾何欲變哉順情合義而仍之者也於其所當正而正之則職盡於其所當省而省之則官清厚其祿則臣勸專其養則民安通其窮則財用足如是則上下同欲民心大悅自

潛書

下篇上

五

然之理豈變之爲乎君子行法爲從爲更何常有行之而民悅則行之從其所欲也行之而民不悅則不行更其所不欲也且衰世習行之政有必不可仍者古人有言曰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周之衰也不易禮而滅蓋禮之既壞如美木積久而有蠹朽不可以爲宮室是以聖人之興也隨時制法因情制禮豈有不宜者詩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物無敝而不改者緇衣始製亦嘗美矣及其敝也衿傾袪錯四垂紕離非復緇衣矣猶復服之以爲不改

其舊可乎及其改爲之其衿其袪已非故繒自組七
入出於新染觀其色攬其度宛然故繒之初加於體
也以爲改其舊可乎奈世所行之政昔嘗以致治矣
及其既久國家無事君臣宴安喪志成鄙未能遠謀
官守不明惠澤不行名存而實亡文飾益美不顧百
姓之便利於斯之時猶爲謹守舊章不敢踰越是服
敝緇衣也有有爲之君臣奮興在位去因仍之舊法
殫制作之精思愼慮時宜講論典禮審量法度歸於
百姓之便利以發四海之塵蒙於斯之時官墮其職

潛書

下篇上

五九

守民之苦於敝法久矣一朝棄其舊而新是圖宜民
宜俗安之如固有之是服新緇衣也然則陳晦縹裂
已屬委棄取而服之是謂變常燦燦在身不易其制
委蛇合度是謂從舊新舊之故從變之宜唯精義者
爲能通天下之故類民物之情人君不明執政不敏
司牧不勤謹守舊制惡政令之不行飛牒文示徧於
天下制爲斬流之刑以懼之卒之民玩坐廢斬流亦
不行朝廷亦不復問謂之無官無政前也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其予言之謂矣

用賢

書曰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詩曰國
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此
五者人之恒德生而各具謂非然者其必天無水火
木金土人無言視聽思恭五者唯聖人乃全其次或
兼四三德其次或兼三二德其下亦具一德必有聖
者何患國論之無定亦有哲謀肅乂之一長者何患
才猷之無濟吾不謂凡民皆然愚夫愚婦具五者之
體而愚不及士具五者之體而才或不達學或不充

潛書

下篇上

六

四海之大凡百多士必有能學達才者用之將不勝
用然盛世常見多才衰世常患無才其故維何易之
泰曰小往大來是時肅乂哲謀聖在位狂僭豫急蒙
在野故見爲多才否曰大往小來是時狂僭豫急蒙
在位肅乂哲謀聖在野故常患無才夫泰否非天爲
之實人爲之大小往來非時之泰否爲之實君之明
昏爲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師至郊無一人能
禦者遂一戰破紂之國此億萬臣中有陳洪範之箕
子若紂能且崩之則彘倫敘干有商肅乂哲謀聖並

爲之用武王之聖亦終爲商之良臣而有商豈至于滅亡幽王無道尹氏皇父亂政小人盈朝大戎至郊無一人能禦者遂弑幽王于驪山之下當其時有賦小旻之賢大夫若幽王能早用之則彘倫敘于西周肅又哲謀聖並爲之用犬戎雖強虢亦終爲周之外臣而西周豈至于滅亡紂有此賢父師幽王有此賢大夫二賢近在左右人皆不知其處于下位淪于巖野者又孰從而知之然則紂幽之世其才奚不若湯文之世使以好色之心好德以寵佞之心寵賢則伊

潛書

下篇上

空

傳周召比肩于朝博而求之如燧火源泉不可勝用有難之者謂知人之明自古爲難友不知友父不知子兄不知弟亦且不能自知君雖哲臣雖明恐亦有所難知吾謂友不知友者無所試其友父不知子者無所試其子兄不知弟者無所試其弟不自知者無所自試蓋今學校實亡無以教士無以取士唯馮于既試今以非文之文教士取士賢愚雜進孰能爲辨譬如不耘之田穀稗並生納稼于場穀稗並積北極南捶穀稗並下簾籠既施稗稗乃去嘉穀乃得士竊

三試而進如在礮捶之前迫授官考績猶簾籠既施稗士乃去穀士乃得蓋才可僞功不可僞臨民聽政長短賢不肖立見才雖混于始進而不能掩于既試又廣之以內外大臣所薦並用而試之豈不可以得人而何患人之難知又有難之者謂天子一人庶官有萬雖至明有所不及雖至察有所不周于是以私以賄上下相援以虐爲能以貪爲良其于賢者惡其異已以小過受降革之罪京朝之官陷人奪位援黨助已傾害之術巧于儀秦結近侍通宮掖以惑天子

潛書

下篇上

空

之耳目能使黑白變行功罪異狀將何以救之吾謂水流濕火就燥不聞臯陶用驩兜之徒驩兜用臯陶之徒唯元凶秉政本霸天下故羣奸附勢引朋以朝廷爲巢窟若天子用冢宰得人冢宰總五卿得人以共攝羣牧皆得其人如網在綱無一綸之不就理則百職無所容其奸雖有奸者亦化爲良而何患賢者不用不肖者不去是故君何以昏自用則昏君何以明用人則明恭已虛衷不敢自是師冢宰而友五卿舉社稷以從是謂以衆明爲一明以衆聰爲一聰不

勞而天下大治

六善

句滙問爲政之道唐子曰六善備可以爲政矣何謂六善曰違已從人慎始循中期成明辨是謂六善堯舜聖人之雋也猶不敢自用而況聖不及堯舜者乎況賢遠于堯舜者乎况不賢不見堯舜之履迹者乎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逆已非逆遜已非遜勿已之是惟道之歸是謂違已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

濬書

下篇上

空

邑有一郡一邑之智所言皆可用也我有好不卽人之所好我有惡不卽人之所惡衆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謀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達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人無賢愚皆我師也是謂從人凡事見以爲可而其中有不可者焉見以爲不可而其中有可者焉惟一再思之更覆思之不必上智其端必見其識必及若不思而遂行之其爲悔也後矣不思而遂不行其爲惜也多矣發政如發矢矢發不可復反政發不可復收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鵠之度在目中不省則不見也是謂慎始始非不慎也迨其後有欲速而不達者有厭倦而若忘者遂有中道而廢者矣中道而廢則民多玩後雖有作不可爲矣詩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又曰不震不動不難不疎言不欲速也毋厭倦也如農夫之耕耘四時不失序焉日月見其長焉是謂循中始既已慎矣中既已循矣而有不保其終者小器易盈志滿則驕也宣王中興之君也及其德衰而小雅之刺者三章桓公五霸之盛也及其氣矜而蔡丘之叛者九國不啻此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武王聖人也名公猶慮其服九疊八蠻或啓侈心而進一簣之戒而况德本中人智効一官者乎是故政必期于有成也無樞易拔無軸易脫不可謂違已左言則左右言則右不可謂從人卿士盈廷發難不已不可謂慎始勝牒申命日遵歲結不可謂循中考績多良治功不見不可謂有成若是者辨之不明故也集人成已始終一貫物不能蔽人不能欺功之成不干成成立志發令已立其成明辨于此而後六善備焉

濬書

下篇上

空

六善備可以爲政矣

恤孤

蘇州有育嬰之堂以收棄子凡窮民之不得有其子者則送之堂中願育者懷之而去衣祿醫藥無不備焉月給乳婦之食三百錢乳婦之記籍者三百餘人歲費千餘金皆士大夫助之此一鄉之善事也唐子貧歲豐而家人恆饑妻寄食於女家僕原有一男一女以其婦傭乳於外鬻其男於遠方女生一月送之育嬰堂唐子不忍常使視之其所養之家子死願以

潛書

下篇上

奎

爲己子故育之專而無疾也諸乳婦多不良第食三百錢得堂中之衣祿皆用於己子所養之子置之不顧故多病死其籍記中病者十二三死者十一二矣堂中雖有察嬰之規使從事者視之不過月一至焉豈能相與寢處故病死者多也自有此堂以來所活者多矣然念所不得全者恆爲戚戚焉一郡之中雖有此善事不過小補而況天下之人生民之多饑無食寒無衣父母不得養兄弟妻子離散嬰兒之委於草莽者不知其數矣當是之時天地不能容其生鬼

神不能救其死心爲之痛而手不能援吾其如彼何

哉雖有仁人盡出府庫之財盡發太倉之粟以大資四海亦猶之乎育嬰堂也吾嘗觀於田矣天久不雨諸苗將槁吳中之人農衆而力勤車汲之聲達於四境然灌東畝而西畝涸灌南畝而北畝涸人力雖多無如之何迨夫陽極陰起蒸爲雲霧不崇朝而徧於天下沛然下雨濛濛不休旦起視之苗皆興矣溝塍蔓生之草皆苗甲青青矣人力之勤不如普天之澤也以人譬苗以雨譬政若使四海之民家給人足衣食飽暖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男有室以養其父母女有家以遺其父母惟恐生男生女之不多也亦奚待於育嬰堂哉百爾君子何不以文王治岐之政陳於今天子之前乎

潛書

下篇上

亥

善遊

陟高山而遠望游長川而安流望之蒼然臨之漪如斯亦天下之美觀人情之所樂君子所不廢者也是以黃帝遊於釜山堯遊於康衢舜遊於四嶽禹遊於

會稽文王樂於靈臺武王浮於河流成王偕饁於南
原周公舉觴於洛水仲尼登太山游於舞雩曾點浴
於沂水由是觀之古之帝王聖哲未聞以遊爲敗德
而絕其履跡也人見太康遊而有窮拒河穆王遊而
淮徐作亂遂爲敗德之事莫過於遊夫二君荒淫昏
髦先自敗德矣百姓積怨國事不脩雖不好遊亦有
內起之變外發之寇豈待遊而後致亂哉昧於事君
之道者於其出遊不能因其勢而利道之卽其事而
獎掖之徒立直諫之名懲荒遊之禍扼於殿上沮於

潛書

下篇上

空

道中引裾裂衣當車斷鞅忠則忠矣我以為多事矣
君子不拂人情不逆衆志是以所謀易就以有成功
捷銅閉幽者憂之象也啓開渙散者樂之情也鳥守
故巢亦翔於叢林魚潛在淵亦洄於蕩澤魚鳥有情
何況於人人無貴賤孰能閉戶操作暮春清秋不一
觀山川景物乎上古既遠淳風不作諛風日興天子
之勢日尊羣臣之情日隔一人無忌有洊四海而圉
八方之氣當是之時剛直之臣不能匡君恥於屈伏
乃不避杖夾斬磔之刑以與天子爭勝必欲伏至尊

而使出我下郊社之外制之不使輕出苑囿之中制

之不使輕入天子則不得已而從之又有道學師傅

正色拱立其側使天子嚴憚非時之枝不敢妄折非

名之策不敢妄食亦不得已而從之久之不便於私

鬱鬱不樂乃漸畏正人而疎之矣於是陰行樂於深

宮諸奴間入施其排斥天子引以為助始焉屈於名

義今也得遂其欲如久鬱之陽忽焉橫泄如久壅之

川忽焉潰決誅戮直臣放流賢士乾坤晦塞君臣昏

迷雖有善道者亦無所施其術矣人亦孰不欲遂其

潛書

下篇上

空

情天子雖尊亦人也善事君者敬之如天而處之無
異於人同其情而平其施何必望其尊威矯爲亢直
而犯之以其所不能受古來死諫之臣吾敬之難之
而不深與之蓋以是故也好遊者人之恆情也古有
省耕之事焉親民之事焉巡獄之事焉禮也於省耕
樂原野之曠於親民樂田舍之逸於巡行樂山川之
色禮也而寓遊之樂焉於斯時也履畝入舍撫其婦
子視其寢處觀其稼之厚薄察其藏之多寡問其食
之足不足吏之清濁獄之枉直橫征之有無皆可問

之民卽畏官不敢以告觀其形察其情知其苦樂加之以素所咨訪吏之賢不肖其安所遁哉卽以是行誅賞雖偶行於一方不周於五嶽四海之民聞而大悅惟恐天子之不好遊也然則一舉而政修治興民心悅服山川之色更益美觀流覽之懷更爲悅豫豈非天下之至樂哉以此道君不必諫止也好色者人之恆情也閨房之內和樂而制之以禮謹慎而御之有節其諸妃嬪寵之而無奇巧之飾寵之而無並后之嫌寵之而不啓煬政之漸斯門內之善經也好色

潛書

下篇上

完

其何傷好財者人之恆情也苟非聚斂之君取之必有制取之有制用之必有節無功之賞不易一錢無益之費不易一金惟其愛財故不傷財此富國之善機也好財其何傷好古器者人之恆情也夏后氏之琚戈殷人之玉鉞周人之石鼓皆寶也歷數千載琚戈在而夏安在玉鉞在而殷安在石鼓在而周安在有守器之感斯有守國之慮矣此修德之一助也好古器其何傷好官室者人之恆情也棟宇太廣則不適丹雘太麗則不雅臺榭太高則不安苑囿太曠則

不周不惟其廣惟其適不惟其麗惟其雅不惟其高惟其安不惟其曠惟其周以天子之居有儒生精舍之風如是好官室好之乃見明德矣

王進

爲政亦多務矣唯用賢爲國之大事治亂必於斯興亾必於斯他更無所於由也一於斯而已矣然賢者難知也天子欲用賢何以知其賢而用之也必也大臣薦於天子內外羣有司薦於大臣也賢者難知也有司欲進賢焉何以知其賢而進之也必也訪之於

潛書

下篇上

七

鄉人訪之於鄉士大夫也天子求賢於大臣未可也大臣求賢於有司未可也有司求賢於其鄉未可也夫是皆進賢之人也有司不求於其鄉將焉求大臣不求於有司將焉求天子不求於大臣將焉求豈舍是而別有進賢之路哉然則以爲未可者是何說也是皆可以進賢而不必其無私卽有無私者不必其能知人故以爲皆未可也且古之人多直今之人多詐古者聽其言爲君子之言觀其行爲君子之行其人誠君子矣今也聽其言爲君子之言觀其行爲君

子之行而其人則小人也世尚道學則爲儒者世尚文辭則爲名士世尚氣節則爲直士世尚功業則爲才士惟其所爲言貌皆真營營往來籍籍聚會以圖進取孰能辨之以利達之徒入於多私者之門則以合進以矯飾之徒入於不知人者之門則以罔進於是有舉皆其階有位皆其窟矣且彼進賢之人其先進也皆以是物也豈鳥媒而致鳳哉是故求賢之道勿問孰爲賢孰爲不肖當先觀進賢之人蓋賢不肖各有其類吾嘗見夫鳥矣彼鳥也集於喬木之上其

潛書

下篇上

主

羣飛而從之者皆鳥也無異鳥也又嘗見夫魚矣彼鯽也游於淺水之間其羣游而從之者皆鯽也無異魚也惟人亦然從伯彝遊者必伯彝之所與也無盜跖之徒也從盜跖遊者必盜跖之所與也無伯彝之徒也若使盜跖主進而望其所進之人有若伯彝者豈可得哉是故明君察於羣臣之中得其大賢處以上卿之位惟其言之是聽而不惑於讒慝之口則列於朝廷者皆其類矣列於朝廷者皆其類則列於邦國之職者亦皆其類各以類進則賢才不可勝用矣

然諸卿雖賢若並責之以進賢則又不可吾欲糴乎必使善糴者轉販於衡湘之間左右雖多良賈別有任使不使之糴也吾欲買馬乎必使善相馬者求於秦隴之間左右雖多良工別有任使不使之買馬也何也舍其所短用其所長也古之大臣於政事無所不達於社稷之長計無所不周而獨於知人或有所不及此亦賢者之常也放齊薦卨子僉薦鯀唐虞之臣且有不知人若是者况其下乎帝之試鯀者當時洪水方急未知有禹惟鯀才有可用姑且使之非信

潛書

下篇上

主

僉之舉鯀爲知人也人各有其類才各有所長惟賢者乃能進賢得賢者爲進賢之人使各舉所知所以引其類也惟知賢者乃能用賢得知賢者爲用賢之人使擇決衆之所舉所以用其長也具斯二者用賢之道無遺矣豈惟臣有其類也君亦有類焉豈惟臣各有長也君亦必善用其長焉惟賢君然後能用賢臣惟君能知人然後能用知人之臣書曰在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惟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言紂德之不克類進者皆其類也書曰文王武

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言文武知人故能用賢以及天下之賢也由是觀之惟君先正其身以爲天下表率卿士百職罔非正人天下不得其徑而緣之又於諸大臣之中得知人者委以推賢進能之任非天下之良士孰得而幸至哉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向之所懷而不可得者今皆寘之周行講論道德興造功業無不如意誠如秦誓所思惟在一臣則能用衆才其利無窮不其然乎

潛書

下篇上

圭

梏政

天下難治人皆以爲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凡茲庶民苟非亂人亦唯求其所樂避其所苦易嘗好犯上法以與上爲難哉論政者不察所由以爲法令之不利於行者皆梏於民之不良釋官而罪民此所以難與言治也以詔令之尊威上馳於天下復於上不待旬月而徧於海內矣人見其徧於海內吾見其未嘗出於門庭也蓋徧於海內者其文也未嘗出於門庭者其實也雖有仁政百姓耳聞之而未

嘗身受之此非有司之故而矣故哉谿谷阻車蒺藜阻足今之有司皆谿谷蒺藜也若有司之盡乃心如傭之事其主則善矣傭何善乎主人督之不使卽於惰而亦不肯自惰慮不當於主人之意而逐我也計一日之工必無負於一日之酒食計終歲之工必無負於終歲之廩粟是以禾稼豐畜牧蕃而主人坐獲其利焉是主人之法令行於傭而傭能不梏於其所行何有司則不然邪豈爵位不足以爲榮邪祿雖至薄豈祿外自然之利不足以厚其家邪何不若傭之

潛書

下篇上

圭

忠於其主也一官之所任我代者前此幾何人代我者後此幾何人我在其間一旅客之信宿耳土地非我之產府庫非我之藏民人非我之族黨於我何有焉今之爲官者不必貪邪卽廉能無過者其存心莫不如是不忍之心人孰無之乃但知仕宦不知道義溺於父兄之爲習於流俗所尚因仍而不知其非由來已久不可深責朝廷所寄以牧民之任者大官小官自內至外皆如是之人上以文責下下以文蒙上紛紛然移文積於公府文示交於路衢始焉羽逝旣

而景滅卒不知其紛紛者何爲也如是千萬職外塞九州內塞五門君臣上下隔絕不通雖有仁明之君欲行堯舜之政其何所藉以達於天下乎政不行於天下豈徒無益必有大害諺曰官屋漏官馬瘦推而廣之田園廬舍一官屋也父兄子弟一官馬也心不在民雖田園荒蕪廬舍傾倒而不一顧也雖父兄凍餓子弟死而莫之恤也凡爲官者視爲故然雖無不肖攘民之事而視民若忘等於草茅夫攘民之害小忘民之害大攘民者不多人忘民者徧天下是舉

潛書

下篇上

圭

天下之民委棄之也疾不救者日深至於四海困窮民無以爲生有天下者其危矣哉然則治民先治官乎三代既遠仕不由學官焉而失其官也久矣將何以治之治之以賞罰乎賞罰者聖人善世之大權然而難言之矣聖人之賞使天下之不善者皆悅其賞而遷於善聖人之罰使天下之善者亦兢兢焉恐入於罰而益修於善此君子之所學以待用者也然非所望於後世之賞罰也世之降也官之爲善者不必賞爲不善者不必罰孰慕不可必之賞而畏不可必

之罰乎於是有術焉能使賞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我悅於上官悅於大臣悅於近臣是其術也悅於上官者一秩之賞至悅於大臣者超遷之賞至悅於近臣者不次之賞至賞自我操罰焉能及由是言之賞罰不可以治官也明矣然則官終不可治乎是蓋斯民之不幸上天之不祐非人之所能爲也則亦莫可如何也已矣輾轉思之不釋於心不得大成且求小補不能普利且圖少濟設爲說之之言曰君之貴非君賜乎必曰然君之用非出於民力乎必曰然吾願君

潛書

下篇上

圭

之有以報君賜而勿忘民力也今夫受人壺餐必有以酬之而況受人富貴且以遺子孫乎食粟衣帛必念所自況今薄祿之時官之衣食非取於農而實資於農乎仁者居其位受其福所以兢兢業業不敢自安者也損人以益己必不可爲者也損己以益人亦不可爲者也有益於己無傷於人斯則可爲者也居今世而不悅於人不但失官且以得罪誠不可以直道而行曷若量己之力以其半交人以其半勤民事察農桑築圩防計豐凶除奸慝則民亦少害矣夫忠

君愛民無失其本心保身遠害又不失於自利斯兩得之道也內省有咎孰若無咎百姓詛之孰若百姓視之鄉黨非之孰若鄉黨稱之其請擇於斯焉

潛書下篇上終

潛書

下篇上

七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



下篇下

惰貧

震澤之蠶半稼其織半耕沸鹵漬卵蠶壯絲美唐子以家室處於沈氏之廬制服安習綫綿爲經寒不及緯市之授諸嚴氏之婦沈孟孟煮橡實之冠以爲色登機而織間以嬰乳嬉語不盡三日而成孟裁妻佐縫服之甚康也絲不於市綫不於市色不於市織不

潛書

下篇下

一

於市一婦之手歲可斷百疋嚴氏不耕夫並作則倍有事損十三一畝之桑獲絲八斤爲紬二十疋夫婦並作桑盡八畝獲絲六十四斤爲紬百六十疋嚴氏故有土一畝易桑損十五以食三口歲餘半資菜茹蔭桑瓜豆綠垣牧豕陰雷放雞鄰疆抑又爲利嚴氏不然桑不盡土不翦不壅機廢不理不蓄不蔬故其貧甚於無藝者察一鄉之人無大異者以斯觀之謂吳地盡利殆不然矣

教蠶

吳絲衣天下聚於雙林吳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於空虛室廬舟楫之繁庶勝於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萃力靡他無稅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

潛書

下篇下

二

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目觀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情也三代以下廢海內無窮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愚民貧生財無術是猶家有寶藏而不知發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齧也蓋亦謀諸此與吾欲使桑徧海內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匪易也蓋安之久者難創習之慣者難作約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從則樹殖亦不可就古者田有官是故棄爲稷官其後教民田者謂之田畯田既有之桑亦宜然其在於今當責之守令於

務蠶之鄉擇人爲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獎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行於長子略著於篇可以取法焉

省刑

萊陽盛九苞曰山東習用重刑杖以巨竹連根爲之長八尺頭徑六寸厚五寸敦然方物也皂必長大強

潛書

下篇下

三

力者臨杖則裂犯者之袴覆足以杖一拊臀却立尋丈揚杖後挾地大呼躍進身杖俱下乃一撻之不聞撻聲但覺地動一皂一杖撻二十則易二十人撻三十則易三十人恐其再撻則力減也昔余七之叛也事旣平繫獄當死者甚衆巡撫趙祥星訊之有一人枉者祥星輦戚而謂僚吏曰是可矜吾欲釋之諸君以爲何如僚吏皆起而揖於前曰此至仁至明釋之幸甚於是釋之故事免死者必撻而後釋之撻之二十昇出死矣夾棍以鐵貫本置脛其間左右各五人

并力曳之良久乃合其末左右擊以巨棍至百數十
異日復夾脛腫如股不可入皂舉踵踏入復夾之杖
之毒者前一杖却一杖中蓋一杖杖已皮不少損而
內肉糜爛如腐瓜之瓢出以刀劃去糜肉得良藥十
有半活者皂得賂則直撻之血立濺乃反不死其毒
如此山東之民號爲獷悍皆謂非重刑不能服之又
謂大吏有體非重刑無以示尊威是以沿習而然雖
有慈者不能改也吳民號爲柔弱習用輕刑故吳爲
幸客有嗜者曰吳刑雖輕重者自重不一於輕也吾

潛書

下篇下

四

親見巡撫杖僞爲薦書者血肉飛濺四傍四傍方丈
之間青草皆爲赭地此亦何輕於山東昔者唐子之
治長子也一年而罷一年之間治羣殺數人之獄者
二獄成未嘗加一杖於殺人者之身內司諫曰殺人
至惡也殺數人大獄也而公不加一杖從來號爲慈
吏者未有過寬若此者也公不忍於所當忍吾恐民
風日玩從此得罪者愈多矣唐子曰不然彼殺人者
豈其始念則然哉逞一時之忿自陷其身於死而不
徐爲之慮也旣以一死抵一死亦足蔽其事矣又從

而杖之是淫刑也吾不加一杖者是爲至平不爲過
寬夫山西之民非弱於山東也長子之民又號爲多
奸唐子爲吏一年夾棍非刑廢而不用俗用之杖雖
未能遽改以從律之制然且薄且減亦不乖制一年
之間令未嘗不行也政未嘗不舉賦未嘗不入也豪
強未嘗不伏也疑獄隱隱未嘗不得其情也關市橋
梁傳乘賓旅未嘗不治也四境之內未嘗不安也巡
撫達良輔嘗謂唐子曰百里之長不患無威奚以重
刑爲重以刑之旣傷其體歸而療治又費其財仁者

潛書

下篇下

五

弗爲也苟治事而事治懲民而民服斯可已矣奚以
重刑爲

名稱

名者序長幼辨貴賤別嫌疑禮之大者也今也士而
不仕或未仕於貴者自稱曰晚非禮也晚之者齒長
於我也非以爵也通謁於貴者名之上不敢有所稱
曰某而已口稱亦曰某若均舉均仕於先舉先貴者
則稱曰晚今也有等於我而長於我者則不稱晚非
禮也齒之尊猶爵之尊也通謁於長者或二十年以

長或三十年以長雖非貴則於名之上稱曰晚口稱亦曰晚今之稱貴者於先生之上雖少必加以老焉非禮也於師曰先生於賢曰先生於高年曰先生可謂尊矣奚假於古人於少之時曰富於春秋謂之爲老將短於春秋矣不祥莫大焉是故於貴者但稱先生今之稱天子曰皇上非禮也古者稱王公卿大夫若殿若閣若僕夫若執事若左右不敢斥之也可

潛書

下篇下

六

明謂奄人爲內臣非禮也在列謂之臣有職謂之臣奄人備灑掃非臣也奴也奴也而臣之是抗奴於公卿辱公卿矣天子無外奴也而內之則股肱腹心之臣皆外乎庶士庶民皆外乎是屏手足赤子於四裔無臣無民矣是故爲奏爲文勿曰內臣但曰奄人今之名地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地若爲異代之土地非今日之土地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爲文於蘇州則曰蘇州勿曰姑蘇於吳江則曰吳江勿曰松陵今之名官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官若爲異代之朝廷非今日之朝廷矣悖莫大焉是

故出言爲文於某部尚書侍郎則曰某部尚書侍郎勿曰太宰少宰大宗伯少宗伯

除黨

唐子曰黨者國之危疾不治必亡孫子曰雖有扁鵲無能爲也唐子曰何必扁鵲苟達其故中醫皆能治之曰是滅漢滅唐滅明非人力之所能勝也乃先生則易言之何也唐子笑曰漢往矣安得起漢黨而治之以信於子唐往矣安得起唐黨而治之以信於子明亡矣安得起明黨而治之以信於子今有良藥可

潛書

下篇下

七

以一發而解固結之疾在吾與子之目前而子不見也孫子愕然問其故唐子曰良藥者今天下之勢是也昔者明之爲黨邪者緣卿相緣閹奴正者緣氣節緣道學如南濠之市貨別爲行惟賈所投凡人之求顯名厚祿者不入其黨不得也當是時也黨之爲勢固於人心蔓於海內若公人之國而不與之俱亡者及大清之有天下也黨人之長老猶有存者後生習聞其術攘臂而起如草枯而根萌木斬而蘖生郡邑之間往往百十爲羣更立社名宴飲締交亦嘗遠

近響應矣然究則獸逸鳥散莫之禁而自廢者其故何也名者黨之招也勢者黨之帥也今之將相功臣其耳目心思與明俗異名譽不足以動之其權勢又不得假而爲我用是無招無帥也無招則黨不聚無帥則黨不立百官有司救過保位之不暇何黨之能爲此所以不禁而自廢也昔之雄辨如鋒者今之杜口無言者也昔之攻人必勝者今之自守不足者也未嘗不拊掌大笑而稱快也然則治黨之道無他在絕其緣而已絕其緣則邪黨不伐而自破正黨不解

潛書

下篇下

八

而自散請悉其說用相者天下之大事也昔者明之季世有免相者衆爲行一二十萬金輒得復相凡相必有所由致袁孝曰爲相必賂內侍如樹之托根然則相者非國家之相內侍之私人衆人之霸王也人君雖庸曷思其故斯人也何以得相乎必使之行政而政舉任官而官治而後從而用之也何以免相乎必使之行政而政不舉任官而官不治而後從而免之也傳曰雖有高世之名無尺寸之功者不賞左右雖善毀不能毀有功以爲無功左右雖善譽不能譽

無功以爲有功豈以無微之巧言遽決用舍哉君能以相用相不以左右用相相能以人用人不以朋類用人天下之士皆知由黨者不必得富貴得富貴者不必由黨人亦何樂於爲黨乎曷觀之聚而爲盜者乎以貪戾之徒一夕相親厚於兄弟者豈以義固哉將以取人之財也若爲主人者峻牆垣謹防禦不與以鑽踰之便雖驅之使爲盜不可得矣此治邪黨之法也直節之臣國之寶也道德之臣王者之師也匡君爲直攻人非直讓能爲賢爭名非賢是不可以不

潛書

下篇下

九

察也有人焉直諫之聲震天下當國任職之臣一有過失非與於政之興壞非與於天下之安危必欲攻而去之其氣如戰其志如刃其言如訟視其鳴鏑所向羣起射之而不敢後此黨人之雄也若是者不必加戮也戮之適以堅其死而成其名人君當談笑而視之曰此豎子無知也上書若不聞其言在朝若不見其人始輕之漸遠之徐廢之歲月之間並其醜類淪淪而銷亡矣天下有行於今必如行於古者有行於古必不可行於今者必如行於古者學也必不可

行於今者聚衆以講學也聚衆講學其始雖無黨心其漸必成黨勢氣節之爭由此而起小人之敵由此而立若不以道學號世不以氣節凌人小人無所於蹙亦不成黨甚爲易制人君將欲風天下勿畏非聖之謗勿竊尊儒之名當心法孔孟不可口法孔孟於視朝之時明言以告羣臣曰我不喜道學有以道學進者我必廷辱之則貌孔孟者望風沮喪不敢蟻引而進以竊位惑世第講於鄉教於里雖非真學其亦無害於天下若夫身退而去寓書京師制黜陟之權

潛書

下篇下

十

處士巷居公卿就而決是非訪賢不肖此道學之大賊法所必誅者也明主處此不謀於羣臣不按於法律驅而斬之於市而以徇於天下曰吾欲使士爲士大夫爲大夫仕者盡其職致仕者安於家有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視此矣此治正黨之法也孫子曰黨不可以刑勝徵於前代矣先生又欲行誅母乃疎於計乎唐子曰子何見之不明也賞善刑惡人主之柄也刑賞由已孰敢不服若臣下竊以行私則互相讎報天下必亂假使稷契夔龍與皋陶朋比而誅四凶

則四凶之徒亦必計斃皋陶人心不服亦將叛舜夫權假於下舜且不得爲任賢之君皋陶且不得爲執法之臣況衰世之君臣乎善乎吳修齡之言曰萬曆之朝無君矣安得無黨夫君失其爲君則致亂之覺百出難料不獨黨也孫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東林亦賢者之所遊也其中多蹈仁行義之儒奮不顧身爲國家去邪慝先生論黨而不別人吾猶未慊昔人有言附東林者亦有小人攻東林者必無君子此言是乎非乎願因先生定之唐子拊掌而笑曰古語

潛書

下篇下

十一

云伐國不問仁人子奈何以此事問我哉吾與子論黨者傷人國之淪亡惡人心之中戾氣故明中和之道以立治辨學以爲後世取法吾烏知其何爲附東林何爲攻東林吾烏知其爲東林西林南林北林也

賤奴

凡閹人小患七大患三小患亂國大患滅國小患難除大患易除請先爲之譬凡人之居室者以妾爲妻此患之大者也愛妾之色聽妾之言此患之小者也父命曰毋愛妾之色毋聽妾之言雖嚴父不能得之

於順子曰毋以妾爲妻雖悍子不敢逆慈父矣蓋法所不及則不可禁法之所及則易禁也凡閹人道君以酒色道君以荒遊道君以侈御道君以惡見正人權臣因之上隱無不聞下巧無不達國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便進之門邪曲進賢正沮矣金入則死罪生求拂則有功死刑不中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剛明之君或中其一二法制無可加誠訓無所益祖雖神聖蓋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兒蓄公卿奴使百司狗奔將帥天子孤矣豕屠忠良草刈善類朝廷

潛書

下篇下

十三

空矣囚禁天子羊驅天子干戈起矣是三患者其患大斬滅宗社而後已然絕之甚易也如拔茅根焉凡爲國之道善後有定制亂制有定刑明法不置丞相其後孰敢言置之譬之受室於祖祠廟則改斲之墜蝕則改鋟之戶不便則改闢之其棟其楹百年不改也夫小法時改大法不時改凡政皆然閹人居其一焉自公卿以下凡有品秩者皆助外治者也凡左右之閹人皆奴也自后妃以下凡有品秩者皆助內治者也凡官中之女子皆婢也請著爲典曰凡閹人不

授官不任事不衣黃不服袞後世人臣有言立閹人之職司及使視戎事者凌遲無赦今士庶人之家師至友至則敬而禮之有童子者奉壺餐而進舍壺餐而坐主人將云何師將云何友將云何三公者天子師也九卿者天子友也奈何使奔走之奴與師友抗乎請著爲典曰凡閹人傳命於朝見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傳命於堂見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官於道見而下馬過而上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斬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者死

潛書

下篇下

十三

小臣不言者革

醜奴

閹奴之禍自古爲烈明著於前史後世人君且有愛之如美女而不見其爲猛虎者禍不可以爲戒也請無言其禍而言其醜彼奴也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似人情靡然磊然如癭如甕盤然駭然如牛如豕不似人身也有頰非男無髯非媼雖少美如玉索無生氣不似人面也其聲似童不類似女不媚似啞成聲似狸成語不似人聲

也煦煦愛人亦復毒人憫之則流涕如雨惡之則斬殺如草不似人情也四不似人見之無不憎者今使僕之長大多鬻者服事其側而使僮童瘍婢進酒食於前吾且憎之必易之乃快彼奴何物也而人君親之愛之苟不侍側則飲食不樂是誠何心哉原其所以自官者使我心悸腎爲身根掘身之根其痛非常痛也其害非常害也今使人斷一指以易王侯雖有悍者不願爲之而彼奴則爲之其求太監能忍若此則其謀富貴何所不爲而猶欲得其忠於所事何不思之甚乎何人斯之詩善究小人之反側所謂有覲面目則不可極彼猶未見闖奴之非面目也若奄奴者非鬼蜮之妖其人妖乎人君奈何不畏使妖在左右飲食啓處與俱乎其不祥大矣在昔宮中之妖有玄寵有黑青彼實異物人懼知避若闖奴則實人類人所安也凡物爲妖人知其妖其害小若人爲妖人不知其妖其害大汴中有狐變爲美婦人迷一男子既而覺其非人嚴拒之狐亦不至其後得一美妾成疾而死汴人爲之語曰狐妖猶可人妖殺我可以斯

言爲闖奴比也

去奴

魏叔子曰用奄人始於周夏商以前無聞焉唐昭宗盡誅宦官其出監諸務者皆令方鎮殺之至莊宗卽位乃復求宦官則此一二十年間不用宦官亦明矣然則奄人固未始不可革也奄人既革官中之事選粗健女子充之以給力役備非常若出納命令則於內外各設一廬男子給事於外女子給事於內又於內外之間選寡婦年五六十者居之以司出納如是則奄人可革也唐子曰叔子之言善矣哉奄人不革則小人必逞君子必災家必內敗天下必亾去之不待轉計者也蜀人諺曰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除根若何不用奄人則無自官以幸進者此除根之道也非奄人得志而後謀去之乃謂之除根也叔子欲革奄人固無疑矣若其所策給力役備非常吾未敢執焉何也東鄰之家不知西鄰之事環堵之子不可以權巨室之宜草莽之士不可以妄意官中之事天子之官如大郡之城官中之人如大郡之戶口其

中給力役備非常恐未可以專恃女子也卽女子可爲必其親近善謀之臣於宮中之事纖微悉知其或可或不可孰宜孰不宜君臣協謀乃可以爲之也豈可以草莽之士懸度而言之而望其從我哉繼世而爲天子者席疆土之富強承先帝之侈麗幼習於嬉戲之徒長安於使令之給是故溺於奄奴與嬖色等而況母后帝后以及妃嬪皆所便習不可以缺當是之時雖有剛明之君知其害而欲去之其勢如決癰割痛不可爲也吾思之叔子之策不可以行於繼世

潛書

下篇下

共

之君而可以行於開國之主開國之時去奄人如去草除奄人之萌如除草之萌固甚易也何以決其然也開國之主起於貧賤當其貧賤之時圍十堵覆百榱身析薪妻執爨當是之時若有一奴一婢以供使令已過望矣卽起於侯服亦不過巨室之家耳及其得天下入公國之宮觀宮室之廣大觀器玩婦女之衆多目則眩焉心則移焉其遠慮之臣當進言曰此天下之所以公也公不可處也於是廢其土以爲民居撤其埴堊楹桷以散於百姓量吾之所處而因其材

以構焉損公宮之萬億加故室之百十亦已足矣若新建京邑創營宮室亦可規焉何以決其然也城埤之固甲兵之多以禦寇也官中其何禦乎庶司之繁百官之衆以行政也官中其奚行乎降及末世官中女子常數千人多至萬人力役非常之事非女子所能爲故不得不用奄人女御奄人之多如此吾不知其何有於國家也然則官中無以多人爲也貴爲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婦處之縫紉庖厨數妾足以供之灑掃糞除數婢足以供之入則農夫出則天子內

潛書

下篇下

七

則茅屋數椽外則錦壤萬里南面而臨天下何損於天子之尊而吾以爲益顯天子之尊也且約身以處益可以達於政事何也內外無遠出入甚便賢人君子不時接見如左右手之相將也何治不聞乎春省耕秋省斂入廬舍嘗麥菽如赤子之在懷抱也何隱不達乎尚何藉於奄奴之出納哉帝嘗立四妃帝堯因之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殷增以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周增以八十一人爲百二十人唐虞夏商女御少故不用奄人周女御多

故用奄人不從周從夏商且不從夏商從唐虞時有古今人無古今人有古今治無古今無不可爲者夫女御少則宮室小官室小則奄人無用以此治家治天下其道已全不獨去奄人而奄人從可去也是故開國之去奄人乃斬草除根之時不可失也

耻奴

昔奄人魏忠賢與魏朝皆私客氏厭朝之弱而喜忠賢之強二奄嘗擁客氏飲於乾清宮暖閣醉而相罵聲達於昏君之耳昏君呼之前而斷之則與忠

潛書

下篇下

六

賢而退朝於是忠賢遂殺朝而專有客氏奄人無陽者也客氏何分於強弱而有所好惡於其間乎固疑之矣嘗聞人言奄人雖奄精氣自在其陽雖不能如常人之具形亦稍長又聞有異術能使陽長固笑而弗信也然吾嘗親見之矣昔明南都潰衆立魯王於會稽號曰監國南北奄人多從之者一奄人死有美妾二人是時吾幼從先君辟亂居於雞山先君有所養勇士魏興據死奄之財物而攘其一妾興嘗荷戈衛先君於難故先君嘉其勞而弗之罪也凡令節

與必使是妾入賀而從拜於僕婦之列諸僕婦則私問之曰爾之從太監也如夫婦矣衾枕之間其狀若何妾曰太監性淫不勝其擾交接之際其陽亦突出將寸由是觀之奄之不可使混女也明矣男女之別禮之大防也奄若化爲女子則可不然固男也雄雞無陽以尾交奄雖無陽乃使之雞乘怨女穢亂官掖其罪大於亂政矣可恥孰甚焉

女御

好色者生人之恒情好之不以禮有以喪家亡國者

潛書

下篇下

七

罪好之者而並罪色何不思之甚也桀之亡於妹喜也固也紂之亡於妲己也固也幽王之亡於褒姒也固也三女子之爲蠱而不可近焉固也然女子微也弱也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非若權臣之不可制奸奄之不可親也使此三女子生於文王之世入於文王之宮處於窈窕之室后妃率之以采芣苢供祭祀琴瑟以悅之鐘鼓以樂之則此三女子皆窈窕之淑女也女子之賢者鮮矣如必以賢世無嫫母任姁官中遂虛無人乎士之賢者鮮矣如必以賢世無周召

畢散周行遂虛無人乎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豈
文王宮中百二十人皆賢乎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好
仇豈文王之地荆梁雍豫徐揚獨多賢乎此無他君
德使然也君有德奸化爲賢君無德賢化爲奸玉美
物也君子佩以比德然桀愛玉載其寶玉以奔三燹
紂愛玉衣其寶玉衣以入火若曰亾夏殷者玉也其
可乎

吳弊

吳人發塚非異人卽其子孫也貧無所計則發其先

潛書

下篇下

三

祖父母之尸而焚之而鬻其地利其藏中之物得利
之厚者有金玉之帶珠鳳之冠千金之木珍異之寶
蓋先世之貴者也吳中之人視爲故然未有以爲不
義而衆誅之者昔子未葬親屋於他人之墓側有語
子者曰此有善地公何不卽此而葬乎問其所在則
指其墓曰卽此是矣公能以十金予其主人則起其
棺而去之矣子掩耳而走桐涇有墓人皆以爲善而
葬之未得其所也有富者求地其孫請之曰願移先
人於他所而敬獻諸君富者大悅增價至百二十金

而未之售也吳人善訟凡所以求勝者無不爲也無
不忍也震澤有農夫欲訟其叔而知其不可則謀之
於母使婦誣叔亂我婦不可姑與夫交撻之不從將
致之死婦懼而從之姑婦告之官其叔不能辯也鄉
人皆知其罔而亦不能爲之辨今獄未成也吳江有
欲訟其所疾者而知其不可勝乃夜與人謀曰爾卽
爲我致之來我斷其頭其人笑曰爾亦與之俱死矣
曰不然吾斬吾妻之頭明日擊二頭而告於官曰是
人通吾妻并斬之矣敢請死罪天下豈有無故而自
殺其妻者哉雖有明者不能察也於是除吾所疾而
吾且晏然又有豪傑之名子以爲何如其人曰妙哉
此計非吾所能及也卽起往召所疾者其婢竊聞之
而告其妻其妻大驚急奔之鄰入室視之不見其妻
矣計遂不行

全學

君子之爲學也不可以不知兵有人於此爲子而不
慚於曾參爲弟而不慚於叔齊爲臣而不慚於比干
爲仁而能養民爲義而能修政斯世之謂全學人矣

潛書

下篇下

三

潛書

下篇下

三

一旦社稷不幸盜賊蜂起遠近驚潰寇薄國都君臣震懾問左左不應問右右不應問大臣大臣不應問小臣小臣不當是之時國多孝子而父死於敵國多悌弟而兄死於敵國多忠臣而君死於敵身爲仁人而爲不仁者虜身爲義人而爲不義者虜雖有周公之才之德亦奚以爲學者善獨身居平世仁義足矣而非全學也全學猶鼎也鼎有三足學亦有之仁一也義一也兵一也一足折則二足不支而鼎因以傾矣不知兵則仁義無用而國因以亡矣夫兵者國

潛書

下篇下

三

衆賓之間猶色沮而語塞安見五萬之衆十萬之衆也士所守者蘆壁廢戶耳穿窬入焉臥不敢起安見河山之險與盜賊之猛也士之威或不行於瘍童謔婢安見如虎之將如狼之卒也士之智或困於閭里小人安見敵之誘我以不測也士或遇蠶蠶而色變觸棘刺而失聲安見白刃交於睫矢石集於身也若此者皆無可習者也無可習將焉學之天下有老於軍中擁衆百萬而不知兵者矣有朝廢詩書夕入帷幄貌若農夫口不能言一計而斬大將再計而破敵國者矣若是者非以盡責夫人人有智愚唯智者能之非以盡責夫智智有明於事而暗於兵者有暗於事而明於兵者唯智之明於兵者能之暗於兵者雖習猶不習也明於兵者雖不習猶習也夫兵猶火也金以冶而成劍木以斲而成耜水以飮而得飲土以陶而成器斯四者必得其師習其藝而後人得而用之其於火也不然寓於無形流於一擊不求於鄰閭戶自得發於硝艾之微而能燎百里之原者惟所取也豈若四者之事必得其師習其藝而後能哉火之

爲物也無乎不有金中有之木中有之土中有之石中有之兵之爲道也亦無乎不有聖人之言有之傳記有之時勢有之盜竊之形有之德怨有之喜怒有之所歷山川所過城邑有之無意於兵干戈弓矢非兵有意於兵耳目聞見皆兵而何不可學之有夫世多智者而無一人可與言兵者何也有三蔽焉高者講道卑者誇文謂武非我事蔽一視良將如天神非常人所可及蔽二畏死蔽三其蔽如是雖使太公復生於今亦且習爲懦儒烏知兵爲何如者哉無惑乎

潛書

下篇下

雷

士之不知兵也請決三蔽身爲大將仁義之聲充於四海戰必勝攻必取功名立相賢君輔少主致太平百姓安寧風俗敦厚與貌孔顏而追屈宋者果孰賢乎一蔽決矣武安君曰兵者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吾蓋深識乎斯言也戰勝者必勝未有幸而勝者也戰敗者必敗未有不幸而敗者也譬之鄉里之中有二少年相與鬪智角力觀者早決之矣兩軍相蹙聲動天地白日無光飛鳥不過一瞬之間山崩川潰血流屍橫此人所以心懾慮昏若有鬼神而不敢輕言

兵也智者則不然伍什百千前後左右繫於一將兩軍相遇士卒雖衆不過兩將猶之鄉里二少年有異勢而無異算也彼以十萬之衆來我以十萬之衆往衆相如也彼怯我勇則勇者勝勇相如也彼實我詐則詐者勝詐相如也彼詐而我知之我詐而彼不知則知者勝知相如也彼知而發之疑我知而發之決則決者勝決相如也彼決而攻不善我決而攻善則善者勝若自料不如未見可勝則固守封疆俟釁而動此所謂自然之理而非神也二蔽決矣兵死門也

潛書

下篇下

雷

實天下之生門也陷於死者必不善用兵善用兵者必不陷於死請試思之受命爲將寄河山於燾下決興亡於一戰存宗廟於呼吸之間其任重矣其機危矣不能保一身何以保天下哉若勢不可爲窮居不許身臨事不受命矣無死道也且爲將者流矢飛礮或所不免至於謀臣不操戈不臨敵又何以死若以爲不然者顏淵短命伯牛惡疾豈在行陣哉且人臣事君官守言責不敢愛死何必將乎三蔽決矣去此三蔽兵之不可不學也明矣昔者黃帝伐涿鹿舜伐

有苗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黃帝三戰其餘則皆一戰遂定天下當是之時以仁克暴如水滅火兵不復舉亂無餘遺其交兵之際雖未免輿死扶傷之泣然而天下和平不聞有戰爭之事是何也其君皆聖人也其將亦皆聖人黃帝之將不聞舜之伐有苗也以禹爲將湯之圖有夏也以伊摯爲謀臣文王得呂望以爲師武王舉天下諸侯及蠻彝之衆屬之呂望而立爲大將以聖人之君任聖人之將以聖人之德行聖人之謀此所以天下和平不聞有戰爭之

潛書

下篇下

三

事也及乎後世則不然兵革一動遠者百餘年近者二三十年屠絕百城荆棘千里殺人之事盜賊居其半帝王居其半大亂既定君臣安榮海內之男女死者已十六七矣父母養子惟恐不長三年懷抱十年提携男爲之室女爲之家饑寒衣常恐失時殺一人而非其罪子孫不長杖一人而非其罪人皆謫之而一旦起而爭天下遂草刈之若此蓋自秦以來屠殺二千餘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盜賊之毒至於如此其極哉古之君臣雖任不求備才鮮兼長然而

無事則修政教有事則爲將帥非二事也世衰學敝聰明之士習爲文辭自矜大雅以兵爲凶器而惡聞之以爲非仁人之道而不言也於是以兵事推之武夫彼之爲人或白晝殺人或掘塚切室或起於卒伍出於盜賊人見其俯首入戶有力如虎則曰此真將軍也彼烏知君臣之道社稷之長計一旦得志而爲將殺無辜虜婦女掠寶貨縱之則毒人禁之則擁兵不臣雖有拔城略地之功而兵禍不解常少寧日此自秦以來所以殺人之多也乃世之論將者謂戎事

潛書

下篇下

五

尚力使儒生禦敵如以卵投石也是未明乎用兵之道也夫鬪力者如兩虎相搏生死未知以此待敵則天下之事豈不殆哉所貴乎勇力者不過使之登城使之衝陣使之先犯使之間出是大將之所使而不可爲大將也昔者賢君之任將也如已身有疾委之良醫必曰除疾易而體氣無傷孫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養體也夫爲將者智足於軍未善也軍不可偏也智足於戰未善也戰不可瀆也智足於破敵未善也破一敵又有一敵也善軍者使天

下不煩軍善戰者使天下不欲戰善破敵者使天下不立敵是何也凡人處安樂之時常不見德及其救之水火之中則親之如父母禦其暴已者則敬之如君長用兵之道所以救諸水火而禦人之暴者也其見德易於爲政以兵行仁何人不順以兵伸義何亂不散於是可以用軍而無戰戰而無敵雖不及湯文之兵於以勝殘去殺其庶幾矣夫兵以力勝力以謀勝謀以德勝非學不可自秦以來以勇力智巧取天下者多矣何必學然而方之於古學之則爲湯文之兵

潛書

下篇下

元

不學則爲秦項之兵爲湯文之兵不數戰而天下定爲秦項之兵大小數十百戰殺戮數十百年而後天下定二者相去豈不遠哉

五形

雞之鬪者兩距相拒不知其他狗之鬪者兩牙相齧不知其他吾笑拙兵之智類雞狗也正道之上我之所往敵之所來我之所爭敵之所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出所當出出所不當出無屯之谷無候之徑無城之地可以利趨能趨之者勝必攻之地常固

必攻之城常堅必攻之時嘗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攻所當攻攻所不當攻欲取其東必擊其西彼必不舍西而備東欲取其後必擊其前彼必不舍前而備後此人情所不虞也能誤之者勝萬人爲軍不過萬人五萬人爲軍不過五萬人十萬人爲軍不過十萬人我有此衆敵亦有此衆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專主乎一軍正兵之外有兵無兵之處皆兵有游兵以擾之有綴兵以牽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聲兵以疑其耳所以撓其勢也能撓之者勝此三奇者

潛書

下篇下

元

必勝之兵也少可勝衆弱可勝強昔者唐子試於蜀同舍生九人有饋筍酒者五人者據之四人者弱爭之不得已乃擇奴之捷者教之曰我謀而入彼必舍寶禦我汝疾入取之於是聲譟而攻堂之左彼果悉衆禦我於左五人者勝而反飲已亡其酒矣善用兵者如唐子之取筍酒可謂智矣鼠之出也左顧者三右顧者再進寸而反者三進尺而反者再吾笑拙兵之智類出穴之鼠也人之情始則驚久則定驚者可撓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乘驚爲先敵之方驚千里

非遠重關非阻百萬非衆人懷乾馘馬囊蒸菽倍道而進兼夜而趨如飄風如疾雷當是之時敵之主臣失措人民逃散將士無固志乘其一而九自潰乘其東而西自潰乘其南而北自潰兵刃未加已壞裂而不可收矣凡用兵之道莫神於得機離朱之未燭孟賁之甘枕此機之時也伺射驚雉伺射突兔先後不容瞬遠近不容分此用機之形也機者一日不再一月不再一年不再十年不再百年不再是故智者惜之古之能者陰謀十年不十年也轉戰千里不千里

潛書

下篇下

三十

也時當食時投箸而起食畢則失時當臥時披衣而起結襪則失時當進時棄家而進反顧則失不得機者雖有智主良將如利劍之擊空雖有累世之重百萬之衆如巨人之痿處雖有屢戰屢勝之利如刺虎而傷其皮毛機者天人之會成敗之決也唐子之少也從舅飲酒坐有壯士秦斯力舉千斤戰必陷陣常獨行山澤間手格執杖者數十人舅指一客戲之曰客雖羸也然好拳技嘗欲勝君君其較之斯笑曰來遂舍卮離席方顧左右語而立未定也客遽前擊之

觸手而倒坐客皆大笑夫以客當斯雖百不敵也然能勝之者乘其未定也善用兵者如客之擊秦斯可謂智矣取鷹者設機繫雞鷹見雞而不見機以繫其爪吾笑拙兵之智類饑鷹也謀者軍之耳也有以謀勝亦有以謀敗敵有愚將可專任謀敵有智將不可專任謀我有巧謀彼乃故表其形故聲其令故洩其隱以誘我吾聞之善用謀者用敵人之謀不可不察也古之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彼設爲死形以堅衆心非死地也若夫糧食不繼後軍無援進不可戰

潛書

下篇下

三十一

退不可歸彼壯我竭彼明我迷此真死地也雖太公穰苴不能出兵之大忌也知敵之情者重險如門庭不知敵之情者目前如萬里竿渡之國索登之山我能取之不因其險不中其誦者非有他巧知敵之情也昔者秦王好獵而擾民下令獵於北郊前日民皆徙避之有韓生者止之曰王之愛子病三日矣王心憂之必不出已而果然或問之曰吾宿衛王宮且不知王之愛子病也子何以知之韓生曰吾聞王之愛子好紙鳶吾登丘而望王宮之上三日不見紙鳶矣

是以知之天下之物見形可以測微智者決之拙者疑焉料敵者如韓生之料秦王謂智矣江上之嫗鬻績而得錢虛則開篋實則謹鎖善竊者固以爲侯吾笑拙兵之智類江上之嫗也昔者唐天之大父耶中好奇謀而善用兵當是之時張獻忠數十萬之衆三道趨成都屠梁萬將道達而西達之守號稱萬人實不甲之卒不滿千人其守將欲棄城而走耶中曰父殞將焚城郭流血吾不可以獨免吾請先死之父兄子弟皆哭有少者曰敢問死之何道也耶中曰寇心爭利大都其行甚疾奚用以小邑緩其行是可以疑之使之他道去也寇去吾及暇以修備禦之易矣乃率其私卒之敢死者數百人踰斗磴而上伏於驛盜賊之前軍笑歌徐過大呼突擊之斬首數十賊驚敗退生縱一人使告曰吾之大軍盡出南門陣矣我守隘者也賊能戰我其退而待賊與之決死平沙之上於是賊果疑之從他道去矣耶中乃發其藏有穀萬斛火穀五千麥如之桐膏千籠蠟千斤繭絲千兩招士脩具三旬而備寇反城不可附矣其後三攻三

潛書

下篇下

三

却之城無墮堞焉當是之時非專攻之兵道過之兵也弱則拔之而行強則舍之而去是故輕敵示銳趣進示強犯勁敵以爭小邑而後大都之利彼必不爲此耶中之成其算者也山能顯而不能隱淵能隱而不能顯龍能變而不能常虎能威而不能變善用兵者兼山淵龍虎之用卽顯卽隱卽常卽變使敵莫知所從莫知所避斯爲神矣貴人之處衛生常謹古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恐其傷肢體也吾笑拙將之智類貴人之處也夫兵者死門也不可以生心處之有自完之心者必亡爲退休之計者必破欲保妻子妻子必虜欲全家室家室必滅善用兵者有進無退雖退所以成進有先無後雖後所以成先有速無遲雖遲所以成速有戰無守雖守所以成戰有全無半雖半所以成全邳兵圍三盜立殲如林几積充閑盜斬圍而出以彼千百之衆其智其力豈不三盜若也而不能禽者趨生者怯趨死者勇也人之常情棘迫膚則失色矧觸趾則失聲一旦臨死莫逃怒發氣生心無家室目無鋒刃鬼神避之金石開之何戰不

潛書

下篇下

三

克何攻不取故夫以能死之將驅能死之衆如椎椎剡鮮不破矣

審知

量力而行則不竭量智而謀則不困譬之權焉移石於釣移釣於斤則衡拔而權墜又譬則工焉使金攻石使石攻木則斂手而器不成才有所不及智有所不通也聰明博達之士讀書鑑古審時度勢口談指畫皆能盡當世之形決成敗之機及其遇主而行受國任則危國受兵任則敗軍非其智不足也其知之

潛書

下篇下

長

不自明也能行百里者則道百里能行五六十里者則道五六十里飯升米者則炊升米飯合米者則炊合米力能舉百斤者則取百斤不能百斤者則六七十四五十手足口腹有然豈心謀則不然自辨之明者如別黑白權銖兩量斗侖發議盈幄不耻不兼不耻不及任信如發矢謝疑如蹈冰不自知而倖成如散博注自知而圖成如契取負古之人運動如鬼神功名震天地人皆慕而跡之不知其所擇微也若夫問兵如轉丸問謀如抽緒辯言偉貌以傾世主卒至

潛書

下篇下

孟

功墮名敗爲人笑辱者非其智不足也高望蔽之倖心汨之也立謀尚詭臨危尚決取事尚短制事尚長出言戒易謀功戒貪圖成戒幸古之人忠厚而不妄故能以五慎成二奇功勞不可盡居大名不可盡取爵祿不可盡得一不得當大則覆軍亡國小則不保腰領非小禍也故曰用其所信毋用所疑用其所長毋用所短用其所熟毋用所疎此三者自知之道也唐子至壽鹿之山李條侯請觀騎射旦日率其子弟家衆束馬操弓馳於壽鹿之右日中而畢畢而飲酒條侯曰今日之事騎之利鈍射之虛實隊之勝負子能審知其數乎曰不知也條侯曰子儒生固也唐子曰子之言見一而廢二三者也武王伐紂太顛閎夭不在干戈之列乃與尚父分功夫壯者任兵事巧者察兵勢二者不相易以爲功水火鋒弦謂之兵事順時觀變達情度務謂之兵勢譬之於射發者手臂體立目審心度皆命中者也條侯曰然一軍之中鍛斲縫割之工醫占文數之技有一不備則不成軍况謀士乎願聞子之所能策唐子曰兩石相擊則明生兩

怒相搏則力生兩謀相傾則智生善策者因形計便不可徒言也人病不自知知病不能用不可不審也天下之勢單少則平積多則神今夫水也壽鹿之湖坐盆而茭立艇而魚至於河海疊波若丘山神棲而龍興浮湖之法不可以浮河浮河之法不可以浮海豈有異水哉積多之勢異也用壽鹿之衆用兩河之衆用江淮之衆用天下之衆其勢亦然今夫龍家之集善販布粟者亦可以厚利予之十數萬金使買鹽絲珠犀則謝未能任非其智不足也未嘗適漢廣

潛書

下篇下

三

與大賈遊也仁暴強弱順逆勝敗興亡決焉此可開居而度者也若用兵之道非身在軍中雖上智如隔障別色故曰百聞不如一見今我道北而來河決壞道次宿而問邳之道次邳而問徐之道謂可履塵而逝矣然不免於陷蹄塗體何則聞見之實異也身在軍中百人爲耳千人爲目兩敵之形皆熟知之要塞山阨熟知地利面背應逆熟知人心遠近離附熟知援勢巧謀捷候熟知敵隱別道間谷熟知奇伏智力等類熟知將能信疑愛怨熟知卒用騎步水火熟知

技便危險嘗之歲月歷之是以謀可效功可成也乃曰倚鋤而衍策釋鋤而拜將今日受命明日克敵此文辭之見優偶之觀也奚可用哉條侯曰善乎子之能慎審也知人者用人自知者用於人雖知之自明必待知人者乃見矢以弓利可以穿重甲馬以御良可以致千里苟無其遇雖太公之賢不如閭里之少年苟有其遇雖偏才曲智亦得馮風順流以就功名此志士之所以白首長歎者也天下不皆聖人長短者才之常也得失者謀之常也上焉者一短不損十

潛書

下篇下

昆

長小失不傷大得其次短不喪長失不喪得其次長短得失半而皆可以成功者以其得高世之賢主也良冶有分金之爐五金砂石雜爲一物攝而火之五金五出砂石別出賢主用人羣謀雜進區而別之等而差之各效其用亦猶爐之分金也奚啻是哉大匠不能徒直定於墨繩不能徒方準於曲尺此主之資於臣也墨繩能直有引之用曲尺能方有相之用此臣之資於主也主蔽臣達之臣蔽主達之主缺臣補之臣缺主補之主臣交資乃能發不盡之謀成無誤

之智故夫智士之遇賢王非但能盡其謀才半而功倍無不利矣

兩權

兵有兩權內外是也兩得者興一得者亡請設爲易見之形以明所度之必當於事而後効其說今有勇士力舉數百斤如擘餅然攘臂於市市之人百千聚而莫敢與之校是豈不可以無勝於人哉然而不能自養以致疾三日疾則力衰五日疾則不能行十日疾則不能起坐雖有弱女子可以扼其項而殺之矣

潘書

下卷下

吳

若是者非無勇也內虛必自盡也今有厚養之士節食遠色導氣服藥身無疾病可以長年一日遠行不幸而遇殺奪之盜力不如其強器不如其利與不如其衆俛首而就死矣若是者能保於內而不能強於外也熟察於二者之形凡舉事者有必勝之兵而不能先自固有自固之計而不能制勝豈能幸存哉同歸於滅亡耳請舉二寇以觀滅亡之實而後効其策昔者有明既衰羣寇蠭起閩王以捕逃之孽率饑寒之民由關中而東至於井陘南至於鞏洛至於漢沔

東至於荆至於毫泗越五州之地橫行萬里疾於飄風一二年之間蹂踐天下之半破城屠邑莫有能當之者李自成襲用其鋒擁數十萬之衆灌大梁敗孫百谷之軍入潼關帝西安乘勝渡朝邑由大同而攻京師如破鳥卵其用兵可謂能矣其事亦既成矣乃一朝奔潰無所復之而破腦於田夫之耨鋤是何也蓋盜賊之行不營家室退無所據雖有百勝之兵而不能支一日之潰也吳三桂遭時附景身為王者其軍多宿將戰卒蓄積數十年金錢之富甲兵之多等於京師一日發兵反天下震動又有三叛爲之助東西援結萬餘里此其厚集之勢固於金城雖有韓白亦無如彼何矣然此賊實不知兵乃曰我用兵天下無雙當其出兵次於灃卽阻江而守下令諸將曰毋得進兵其志得爲南帝足矣其爲人猜忌信讒非其子弟親戚不使將兵有以策干之者絕不省覽曰此必書生腐言也及其敗於平鄉失桂陽臨武藍山嘉禾郴廬陵茶陵退守於衡不能悔改自厲乃急於稱帝鑿平回鴈峰上登行郊祀之禮卒至身死之後盡

潘書

下篇下

三

亾境土子孫誅絕分裂身首懸示天下若是者何也蓋盜賊之智本無遠略不好計策不下謀士恃其強固之勢適以速其滅亾也夫李寇之兵蚩尤之兵也而無本根以至於亾吳寇之所處霸王之資也而昧於攻守之計以至於亾使去兩短兼用兩長豈易敵哉欲見兵之長短以決成敗無明於此者矣百金之賈必有居處以安妻子固管籥結鄰里無盜竊之虞乃可以轉販於四方而況有十萬數千萬之衆以經營天下不先爲自固之計豈可以有爲哉自固之計

潛書

下篇下

望

有三地食法是也地者非定咸陽非定河內非定金陵因勢之便而處因民之宜而處因糧之利而處因敵之形而處擇其可而處之則大功可就大業可成夫龍有所止之淵而後可以興風雲虎有所伏之穴而後可以騰山谷搏取百獸此地之爲固一矣軍食之所賴田稅必輕於故籍以寬之糴必增直以利農破一城必有倉粟走一軍必有棄糧民藏不可取野積不可掠富室不可貸取之不溢滋其取者必厚恐敵有僞爲賈人貴糴以空我者陰戒四境粟米有入

無出如是則堡屯廬舍皆實人人各自爲守守障萬人可當十萬人十步之溝可當百步一丈之壘可當十丈士卒之有父母妻子者飽暖安樂寄於百無一虞之地雖兵出屢年轉戰千里無有貳心此食之爲固一矣國中無法雖衆不一其主可虜軍中無法雖勇不齊其將可禽不可以草創之始人心未集姑爲因之不公於故不偏於親尊卑有等冠服有章文武之官各盡其職典兵者不侵民牧民者不構兵文武之課一級不苟遷一級不苟降有罪必刑戰後必誅

潛書

下篇下

望

雖親暱不赦有勞者必厚其賞有功者必尊其爵雖讎疾不吝如是則人心信服不爲苟免不爲幸望不約而同不戒而遵此法之爲固一矣誠能自固如是是山止川行之勢也以戰必勝以攻必取者也然而善用之則功可成不善用之則終亦必亾何也天下之賢士所以棄父母妻子或載父母妻子而委身於干戈之際者蓋欲就其功名取封侯之爵以遺子孫也三軍之衆不惜斷脰破腦陷陣登城者蓋欲自拔於行伍之中以取爵祿也其次亦不失賞賜以置田

廬也若乃遺機失謀數戰不利數舉無功二年三年甲敞兵鈍戰氣消竭豪傑失望歸丘隴人心解散不可復振此坐而自亡之道矣天下多羣盜枉拔囊括可次取也若有大敵非我克彼即彼克我雖支將遊旗積累千百功而決機則在於一日成功則定於一戰夫人情興則附衰則去誠能一大戰而勝兵威震世義聲盈耳則人心歸附豪傑響應地有所不略略一而得十城有所不攻攻一而得十軍有所不破破一而得十夫用兵之道過重與過輕同失及銳乘

潛書

下篇下

聖

間不失其時則天下之勢集於我矣其有重於進兵者未能先決勝於已也昔者齊亂而管仲用之燕弱而樂毅用之六國散而信陵君用之遂能霸天下舉強齊挫暴秦者誠能修武教而得士心也十萬人爲軍勒爲五軍軍二萬人伍合於十十合於百百合於千千合於萬左合於右後合於前前後左右合於中而提於元帥一知相應一氣相貫如億萬絲爲一繩曲縮直引無不如意不見一絲之異此整而不可亂之兵也整而不可亂然後可使感德然後畏威畏威

然後感德士卒未安不先寢未食不先食草食不甘食疾病必視藥賞賜俘財盡以分賜日烹牛豕饗衆親之如此士卒愛之如父母矣止舍有度臨戰有節違於法者即誅之不少假於將率於是士卒既愛且畏無不願效者此能死而不可走之兵也能死而不可走然後可使有如是之衆得以變化從心合而不狃散而不亂進而不佻退而不先隱而不惑危而不懼我可以撓敵敵不可以撓我我可以入敵敵不可以入我我以是方行天下誅暴救民乃有成也

潛書

下篇下

聖

受任

能成大功者必不敗功能成大名者必不敗名且毋審其智能毋論其權用出身必有所主行道必有所由立於不敗之地行於不窮之道乃可以恣我之爲也功名之道無幸無不幸智者必成不成必非智智者必不敗敗必非智是何也兩合則成兩違則敗見可成則就之見不可成則避之成敗去就謹於所擇者功名之門也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畫也善雕者必於楸檀善畫者必於堊素有工於此取彼

腐材墨質率然而運斤率然而施采及其無成人皆曰非其技之不良所遇之非材也智者必笑曰是尚不能辨材別質卽其技可知矣貧賤者人之常處也璞玉不出於玉無傷有拙工者剖而琢之不能名器玉乃傷矣苟無其遇寧伏於戶牖食於賤業保其妻孥不慕榮貴所以守璞也萬金之買行於道塗必挾善射者爲之衛盜至則引弓待之不輕發也發必洞胸必穿脇必貫顙一發不中則刃鏃已加其體矣天下之大非特萬金之富也萬人之敵非特一盜之智

潛書

下篇下

四

也豪傑之身非特一矢之用也是何輕於委身者之不如發矢也是故君子有不受任者五不遇其時不受不得其主不受用違其才不受任屬不專不受權臣持之嬖倖市之不受君子非不勇於受任也其重若此者恐其墮功毀名辱國殘命也士當巷居隱見惟已人不得致也出而干主任之猶輕言之猶淺去留亦惟已人不得泥也若夫入室而謀處幄而議食以其食衣以其衣屬之以心腹傾之以密機當是之時國安與安國危與危國亡與亡義不可去矣唐子

之治長子也有訟奪其妻者曰糜蟲許嫁我矣奪妻者曰糜蟲昨日嫁我矣問糜蟲以誰願也不願奪妻者唐子曰汝休矣朝奪而夕訟焉猶可也主義之既厚猶女子之既宿也道不行而欲去之是糜蟲之悔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慎於初則有終矣君子之始得君也觀其聰明觀其用舍觀其誠僞觀其度量觀其將相之臣觀其左右之人皆可矣試之以言論旣合矣博之以仁義旣合矣進之以奇謀直之不怒也深之不疑也專之不參也夫然後可以效死

潛書

下篇下

四

而不去是以諫受言悟才達智順功名可成福祿可長也汪子著申甫之傳曰申甫居嵩山之中學古兵法長於用車愍帝使之將旣無車又無戰士驅市人以當強敵以是敗死非其不善用兵也唐子曰申甫善用車請以車喻有車於此圓其軸方其轂茅其纏牽蹇其駢服善御者將笑而去之乎抑鞭撻牛馬而強驅之乎以此決事知申甫之無能爲矣昔者唐子問於陳盟曰先生熟明事敢問明之亡也亦有人乎曰有孫傳庭者雖古良將不能過也其在關中休兵

不動曰卒未練未可用也朝使數趣之不得已引兵
而出一戰大敗賊遂入關惜哉孫子不敗明其未凶
乎唐子曰先生之言失於此矣善用兵者生卒亦勝
不善用兵者練卒亦敗善用兵者怯者亦死不善用
兵者勇者亦走且孫子之所將未必皆市人也大敵
卒至亦可以未練謝乎凡用兵之道危伏於安安伏
於危死伏於生生伏於死惟達變者能見其微而用
其巧是姑勿論論孫子之所處若果不可出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寧伏劒而死必不辱身寧伏劒而死
必不辱名寧伏劒而死必不辱軍寧伏劒而死必不
辱君古之白起是也奈何驅千萬人之肉委於虎狼
之口而身受敗軍之辱以此決事知孫子之無能爲
矣

利才

功名險道也君臣險交也不必直諫而險職言亦險
不必臨戰而險立朝亦險不必事暴君而險事賢君
亦險我之所謂險者非安其位保其爵祿也非不慮
患不避禍也致我之道以任重安邦也夫任重者功

潛書

下篇下

吳

罪同迹信讒相參非必爲之而輒危也或出於萬有
一危則危矣處險而安者鄙夫也處險而險者君子
也死者人之所甚重也昔者先師飲食有方衣服有
度著之於經不厭其繁所以養其體氣固其壽命是
力學修身建業之所先也人之常情掬脫爪髮必相
不踐履之地乃委置之是何也甚愛其身且惜其身
之所棄也況豪傑之身家國倚之而肯冒挺刃嬰木
索乎彼夫義激氣憤解帶自決暴虎馮河而不反世
皆壯之稱爲烈士是愚夫悍婦之行也君子不爲也
君子有四不死權奸擅命天子斂手欲救而逆之如
冶鑪燎羽耳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朋黨相訾有伏
戎焉自賢而非人自白而濁人禍不移影當是之時
君子不死也興廢用舍非所以安危者則不爭抗言
爭之或以激怒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大命旣傾人
不能支君死矣國亡矣非其股肱之佐守疆之重臣
而委身徇之則過矣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此四不
死者死而無益於天下是以君子不死也君子有三
死身死而大亂定則死之身死而國存則死之身死

潛書

下篇下

吳

而君安則死之自堯舜以至於今成大功立大名受大封揚名後世澤流子孫者多矣奚爲以死期哉不知君子之當大任立身於必不死設心于必死必不死以善其用也必死以堅其志也天下之險莫如蜀江莫如滄海然江海者商舟由之以致富利烏可廢也道黃陵新聶者必熟識沒石適裸人黑齒者必謹候風占是舟人立身於必不死而後人民賴有舟楫殊方之貨畢至焉隱中之讒同體之忌權倖之處邪正之交宮庭之異同君嗣之便逆敵人之疑間若是者皆功途之沒石風占也不能謹辟之曲遂之則身危功敗爲天下笑矣吾聞之立功者才也卒功者智也審定者心也達險者志也才者剡也志者椎也天下重器舉之難舉也命數不常測之難測也江海之險雖善操舟或千百而一二覆焉是以君子爲學旣成得君而行必先委死生於不計苟以死存心以死立志諸妻泣之而不顧愛女牽之而不顧矐子隨之而不顧臨事之時處之必靜見之必明思之必熟行之必決雖謀不及太公亦可以成太公之功雖才不

及管仲亦可以成管仲之功今夫矢一也以弱弓發之或不能殺人以強弓發之則可以貫甲志堅則才利亦猶弓之發矢也昔者蜀大亂而食人肉冉鄰起兵冉鄰者唐子未娶之女之父也遣二人者爲謀於寇聞有獵人者於途一人懼而欲反其一人曰進死於釜退死於法等死耳其行乎第疾走慎毋怯而反顧比肩而走一人不反顧一人數反顧一反顧遜不反顧者五步再反顧遜不反顧者十步卒之追者及之反顧者肉糜於釜不反顧者烏逝隼集而反命得寇之形以戰勝焉由是觀之以死心處死地者成以生心處死地者敗成敗之間勇怯之分也

仁師

古之用兵者皆以生民非以殺民後之用兵者皆以殺民非以生民兵以去殘而反自殘奈何襲行之而不察也古之賢主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實有慈心不握而提不懷而抱痛民之陷於死兵以生之恐民之迫於危兵以安之如保赤子德者乳也兵者藥也所以除疾保生也湯武之後道與謀爲二德與力爲二

羣雄並起武力上人者得之其君其將皆慘刻少恩
誦詐無實惟利天下利爵土無救民愛人之意非屠
府縣百十城殺無辜數千百萬人絕煙火絕雞犬之
聲千百里者不可以得天下自二千年以來時際易
命盜賊殺其半帝王殺其半百姓之死於兵者不可
勝道矣可不哀乎有帝王者出豈不號爲義兵哉而
不免於殺者五誘降而殺受降而殺掠其芻糧而殺
冒上首功而殺忿其城之不下而殺五殺之惡莫大
於屠城夫城之大者數萬戶小者亦萬千戶市集穰

潛書

下篇下

辛

穰老幼嬉嬉婦子依依一旦盡殺之屍橫屋宇血滿
溝澮夫傾沸鼎以灌螳穴雖有忍者不爲而何以忍
此夫屠城者有二見恐其反爲敵守也以威未至之
城使不敢拒我也其爲謀亦極拙矣夫危險之地
人必避之寬仁之主衆必歸之昔者張獻忠之寇蜀
也屠梁萬將至達唐子之大父郎中號於衆曰賊至
必屠其俛首而死乎抑殺賊而死乎衆皆憤曰寧殺
賊而死其後三攻三却之終不能拔然則屠城者是
使之拒我也使之爲敵守也請設言之若屠一城

而千百城皆下釋一城而千百城皆守屠一城而千
百城皆爲我守釋一城而千百城皆爲敵守問仁者
爲之乎曰不爲也雖有天下不願也昔者張獻忠驅
江夏之民於江驅荊陽之民於江江夏之江壅荊陽
之江不流積手與山齊積骸與山齊積耳與丘齊積
鼻與丘齊使獻忠既得天下立宗廟建社稷興禮樂
定制度與天下更始羣臣諛之史官贊之必謂德比
唐虞功高湯武矣有天下者屠一城是卽一城之獻
忠殺一無辜之人是卽一人之獻忠特以大功旣成

潛書

下篇下

壬

貴爲天子民安其治無議之者遂自矜其功亦人忘
其毒天道好還不可不信不可不畏殺人之子孫亦
或殺其子孫戮人之宗族亦或戮其宗族天伏其誅
鬼畜其厲不可以貴免也不可以力除也主臣一心
上下共體內外同氣何細不聞何隱不達海內之境
如身之膚生民之衆如膚之毛未有拔一毛而身不
知者將卒殺人人主不知謂之不明知而不問謂之
不仁不明不仁不可以爲天下主天下之害莫大於
將驕卒悍將驕卒悍殺人則勇殺敵則怯取寶貨婦

女則勇取城郭軍壘則怯若然者王不能用將將不能用衆欲得其力務厚其恩乃適其所欲而恐或傷其意此殺戮之不可法禁也蜀人諺曰寧逢惡虎不逢善兵欲爲斯民主而殺人之惡甚於猛虎豈不異乎老聃曰慈故能勇斯言未善非慈無以救民非勇無以行慈是何也善用將者將軍之命執於人主之手不善用將者人主之命執於將軍之手善用衆者士卒之命執於將軍之手不善用衆者將軍之命執於士卒之手人主不能進退大將不能齊偏將

潛書

下篇下

至

齊小將齊隊長齊卒伍必爲亂兵何以救民不如委而去之耕於壠上毋爲禍主吾聞王者之師士卒愛畏以將帥爲父母以將帥爲神明率而用之強如猛虎止而休之柔如羣羊其視敵國如視父母之讐其見良民如見鄰里之人是以戰必勝攻必取所過無閉戶之虞所處無大吠之警制之得其道故也凡用兵之道有不得不殺者二曰殺敵曰自殺昔者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紂兵不能敵倒戈而走尚父乘之追奔逐北血流漂杵當是之時天下諸侯蠻彝君長皆

從此不再舉之勢也若尚父不急乘之紂得以七十萬之衆退守數千丈之城猶足以自固圍其國都未必能克曠日淹月士卒懈怠諸侯解體雖尚父不能無敗是以乘其敗北并力奮進如疾風捲蓬使不得稍聚一戰遂定天下殺戮雖多四海之民不知兵革之苦此不得已而殺敵者也書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爾所不臧則於爾有戮此不得已而自殺者也不得已而殺敵不得已而自殺仁人蓋傷之矣若夫敵人嚮

潛書

下篇下

至

義武教克修亦有不殺一人而獲敵者亦有不戮一卒而克敵者惟敵之強勢不並立不得不殺將卒之悍者鞭杖不足貫耳不足不得不殺蜀人諺曰長痛不如短痛久亂不定長痛也一戰之殺一令之誅短痛也以短痛去長痛是之謂殺以成仁夫兵有不動動必傷人不傷於已亦傷於敵凡用兵之地拘牛豕輸粟麥廣樵牧具樓櫓其費必空凡用兵之地耕廢機廢工廢賈廢市廢其養必竭凡用兵之地竄谷翳叢暴日蒙霜老羸僵塗嬰孩委莽其傷必多奚必刃

矢是三者皆致死之道也一戰之死已不可數何況百戰一日之死已不可數何況五年何況十年是以仁人之於兵也不欲久處成功必速罷兵必早乃能救民其孰能之其必好謀能斷仁義充於天下者乎

室語

唐子居於內夜飲酒已西向坐妻東向坐女安北向坐妾坐於西北隅執壺以酌相與笑語唐子食魚而甘問其妾曰是所市來者必生魚也妾對曰非也是魚死未久卽市以來又其味是以味鮮若此於是飲

潛書

下篇下

吾

酒樂甚忽焉拊几而歎其妻曰子飲酒樂矣忽焉拊几而歎其故何也唐子曰溺於俗者無遠見吾欲有言未嘗以語人恐人之駭異吾言也今食是魚而念及之是以歎也妻曰我婦人也不知大丈夫之事然願子試以語我曰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妻笑曰何以謂之賊也曰今也有負數匹布或擔數斗粟而行於塗者或殺之而有其布粟是賊乎非賊乎曰是賊矣唐子曰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

之富乃反不謂之賊乎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潁陽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爲之臣也妻曰當大亂之時豈能不殺一人而定天下唐子曰定亂豈能不殺乎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殺者二有罪不得不殺臨戰不得不殺有罪而殺堯舜之所不能免也臨戰而殺湯武之所不能免也非是奚以殺爲若過里而墟其里過市而竄其市

潛書

下篇下

至

入城而屠其城此何爲者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天子爲之大手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皆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

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
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
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無故而殺之其罪豈
不重於匹夫妻曰堯舜之爲君何如者曰堯舜豈遠
於人哉乃舉一櫟指盤中之餘魚曰此味甘乎曰甘
曰今使子釣於池而得魚揚竿而脫投地跳躍乃按
之椹上而割之剗其腹剗其甲其尾猶搖於是煎烹
以進子能食之乎妻曰吾不忍食也曰人之於魚不
啻太山之於秋毫也甘天下之味亦類於一魚之味
潛書

下篇下

聖

耳於魚則不忍於人則忍之殺一魚而甘一魚之味
則不忍殺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則忍之是豈人
之本心哉堯舜之道不失其本心而已矣妾微者也
女安童而無知者也聞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
嗟欲泣若不能自釋焉

止殺

悲哉周秦以後君將豪傑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婦子
皆其羊豕也處平世無事之時刑獄凍餓多不得畢
命當用兵革命之時積屍如山血流成河千里無人

煙四海少戶口豈不悲哉豈不悲哉君子之於天下
也無他道也惟全此不忍之心而已矣推是心也富
貴不以易不惟富貴不以易聖人不以易天道不以
易何以言之覆軍屠城以取封侯是食人之肉以爲
侯祿也其忍之乎覆天下之軍屠天下之城以取天
下是食天下人之肉以爲一人養也其忍之乎故曰
富貴不以易也奚以言聖人不以易也善哉孟子不
信血流漂杵之言也武成之書史佚記之周公裁之
豈有不信而不信之者何武王聖人也不可以非之

潛書

下篇下

聖

非之則傷誅暴之義不可以是之是之則後世以爲
口實而遂其肆殺之惡非之是之兩有所不可故歸
咎於史臣之誣使人反求諸心而戚然自得之也此
孟子之善爲言也若論其實上古聖人以德勝不以
兵勝殺人之多自牧野之戰始蓋武王之德聖而未
盡善上不逮舜下遜文王文王伐崇崇人不服退修
政教而伐之不戰而服武王自度德有未至勢已克
殷恐釋此不取殷之君臣懼而改過結好民心淬厲
守備後且難以加兵故戰一日而破殷以致殺人之

多如此也血流漂杵念之心墮我若於當日與於從伐之列必痛哭而去之從夷齊於首陽之上矣故曰聖人不以易也奚以言天道不以易也占天之書五官之星或失常及五星入犯皆兵大起歲星與太白鬪熒惑行逮太白填星與水火金合太白出入失常辰星入太白皆兵大起日暈異象月蝕五星皆主兵亂由是觀之兵未起而象見於天然則屠殺生民非人之所得爲也天也夏殷以前不見此象雖或有亂兵起旋弭春秋之世兵雖不戢無大勝敗或交和而

潛書

下篇下

民

退至於七雄之世殺人如亂麻武安君爲將斬首之數見於史者已九十八萬矣其他殺人之多非數所及十九代以來不可勝舉若我生逢斯時所熟聞之者張獻忠空江夏之民盡蹙之於江江水千里不可飲及其據成都成都屋宇市貨之盛比於姑蘇錢塘皆盡屠之遣兵四出殺郡邑之民恐其報殺無實命獻其頭頭重難致命獻其手道塗之間彌望更多山丘迫而視之皆積頭積手也蜀民旣無可殺飲食作樂亦爲不樂乃自殺其卒是時獻忠之卒百三十萬

人先殺其新附者已過大半又無可殺方欲殺延安初起之人而身已爲禽矣獻忠之殺人也告於天曰天生百物與人無一物報天不殺何用欲殺盡蜀民乃出殺中原殺吳楚殺閩越殺滇黔殺盡四海之人自天地開闢以來生民之種自我殺盡此後無復生人其志願乃爾也自周秦以來殺人之毒至此爲極悲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詩曰天之方虐無然譴譴吳人謂范蠡曰子母助天爲虐夫干羽服苗聖人之仁也血流漂杵聖人之虐也世唐際虞天之仁也

潛書

下篇下

民

溺楚屠蜀天之虐也推吾不忍之心吾欲諫天之虐敢譴天之虐吾欲反天之虐敢助天之虐故曰天道不以易也

厚本

昔金陵有病蠱而將絕者有良醫來自霍丘一鍼之而蘇再鍼之而起五進之湯液而愈人相傳以爲神於是富貴之家有疾者厚其金幣而致之館凡有疾者奔趨之而不得其間無疾者亦皆願識其而焉客有頌言於唐子者曰其術之神若是其所居之鄉復

何疾病之憂唐子曰若子之言是致疾之媒戕人之
斧也使人恃醫而不謹疾以至於喪其身者必子之
言也夫夫良醫者不祥之人也館良醫者不祥之家
也人惟自傷則中虛中虛而後有疾有疾而後求醫
至於求醫蓋亦危矣雖生也其不與於死也有幾無
自傷則中實中實則無疾雖有扁鵲無所用之天有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
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六者
自外寇者也人有五情思氣味飲色也過則爲菑思

潛書

下篇下

卒

淫心疾氣淫肝疾味淫脾疾飲淫肺疾色淫腎疾此
五者內自賊者也五賊日蝕則漸傷而中虛以成內
疾其或六寇乘之以成外疾於是不惜多金以求良
醫不幸而醫不良不能除疾或反益其疾而致死卽
有良醫石鐮毒熨以攻其外湯液酒醪以攻其內疾
雖除而剗刺肌膚動傷經脈已大其創而不易復矣
是故君子以父母之身嘗謹於疾唯恐或傷無傷則
中實中實則五藏時序菑害不生卽天地不平六氣
偏淫堯水湯旱出其時北凍南炎易其候菑殃流行

疫癘時作而不中於謹疾者之身中實故也若是則
豈惟無疾亦且長年嘗聞古有真人修身不死今雖
未見其人而其道在是矣惟道無神技乃有神神以
有所救而見無所救何神哉唐子爲是言也人之聽
之忽焉若弗聞也是時魏叔子在吳有以唐子之言
告之者叔子動容曰唐子之言非啻論養生也其可
以達於治天下乎天下之亂有二內賊外寇是也虐
政亟行厚斂日加又遇凶歲米麥不登家室罄懸民
無所顧賴始則一人爲竊旣而十人爲盜繼則望風

潛書

下篇下

空

竊起千百爲賊剽掠鄉聚久則數萬人爲軍稱帥稱
王攻城殺吏而亂成矣若使茅屋之中有數石粟數
匹布婦子飽暖相爲娛樂孰能誘之蹈不測之禍以
爲奸雄之資哉蓋內賊之起皆由於國家空虛也虐
政亟行厚斂日加又遇凶歲米麥不登邊竟蕭條餉
饋不繼戍卒逃亡將帥貳心於是四裔日夜窺伺中
國以圖獲利始則小侵驅掠牛羊旣而深入獵子女
玉帛久則轉戰中原攻圍京師而亂成矣若治國有
道政事修明農賈樂業衣食滋殖德洽中國撫有四

裔則蠻貊不得我費必且奉貢和好長爲外藩矣蓋外寇之入皆由於國家空虛也內外繹騷君臣憂懼博求智謀之士勇武之夫於是直穰之屬乃至矣拜爲上將受命而出秘謀奇計出入鬼神誅賊於內以大掃除禦寇於外一月三捷獻俘告廟君臣相賀宗廟社稷危而復安若非良將而用之何以有此功烈哉然當是時父兄子弟肝腦塗地輿尸載傷哭聲滿野城堡毀墮田土荒蕪百千里之間不聞雞犬之聲國家之福百姓之禍也朝廷之所賀仁人之所弔也勿謂亂已其亂方大勿謂疾平其疾方深然則是良將者不祥之人也尊良將者不祥之朝也非君子之所願也是故明德之君不侈其尊富強大也以爲我實民之父母民實我之男女惟恐其衣食之不足居處之不安日夜念之不忘其大臣必用忠厚之人其外牧必用慈惠之人與我同憂與我同愛勸農功課桑麻厚蓄積懲奢靡雖有凶年民不知苗穀不可勝食財不可勝用而天下大富矣衣食足而知廉耻廉耻生而尚禮義而治化大行矣然而明主不自滿

有歸

也既厚之以生養又承之以節儉卑前殿陞後宮市衣蔬食陶器素輿猶歉然不敢自安恐厲民以自養也於是富日益富安日益安中國之民和樂相忘遠裔之君慕義永服繼世之子孫苟非不肖謹守成憲雖千百世無變可也當是之時甲兵儉於武庫良馬僅供服乘雖有穰苴之將無所用之以此養生以此治天下皆長久之道也唐子聞之曰叔子誠知言哉人之生也身爲重自有天地以來包犧氏爲網罟神農氏爲耒耜爲市貨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爲舟楫爲服乘爲杵臼爲弓矢爲棟宇禹平水土稷教稼穡契明人倫孔氏孟氏顯明治學開入德之門皆以爲身也聖人好生之德保人之身日夜憂思不遑寧處羣生各遂以迄於今今吾與衆君子衆庶人處此安樂之居行於仁義之途孰非十聖人之功哉奚啻十聖人哉若湯武以及漢宋之祖救一時之民保數世之安其功亦大矣奚啻商周漢宋哉凡一代之興世雖多亂亦有賢君賴以小康其時守一方惠一邑者

皆有功於人者也。奚啻是哉！卽不吝施者，饑與之一飯，寒推之一衣，亦有功焉。道者，道此學者學此，豈有他哉？澤被四海，民無困窮，聖人之能事畢矣。儒者之效功盡矣，然猶有說焉。聖人保天下之身，無異於保己之身；聖人保己之身，則不同於保天下之身。治天下而天下治矣，功在天下，已於何歸？生盡其遂，盡乎身亡其遂，亡乎如徒以身而已。一年十二月一日三十日，一日九十六刻一刻之間，萬生萬死，草木之根枝化爲塵土，鳥獸之皮骨化爲塵土，人之肢體化爲

潛書

下篇下

空

塵土，忽焉而有忽焉，而無天地成毀，雖不可見，當亦無異於人物焉。聖人小不同於人物，之無知大不同於天地之無爲，而謂其滅則俱滅焉，必不然矣。不知不智，知而不言，不仁；孔孟豈有不知何爲不言，非不言也，不可言也。聖人治天下治其生也，生可治死不可治，故生可言死不可言也。纓麻饗祀事死也，非明死也。聖人若治死，必告人以死之道，則必使露電其身，糞土富貴優偶冠裳，則必至於政刑無用，賞罰無施，則必至於君爲虛位，世無所主，夫天下之智者一

二愚者千萬爲善者少爲惡者多，而生死之理又不可以衆著。君旣爲虛位，世旣無所主，智不勝愚，善不勝惡，惡者起而爲亂，如鳥搏獸噬，莫爲之救，卽有一二能修者，亦無以立於天地之間。生人之道絕矣，是故聖人以可言者治天下，以不可言者俟人之自悟。於是智愚善惡皆可從治，然則孔孟不言，非以是故而奚故哉？甄也，生爲東方聖人之徒，死從西方聖人之後矣。

潛存

潛書

下篇下

空

聖人之道將行，其必天達之人薦之，而後得聞於時，以行其道，是故伊尹以人聞，傳說以夢聞，太公以卜聞，厥後聖人道衰，天命不佑，治道不興，以孔子孟子之聖，夢不以告，卜不以告，人不以告，而終於困窮，況其次焉者乎？況其下焉者乎？甄下士也，貌樸而言訥，人皆易之以爲室焉，而不知天下之務者也。學非今學，言非今言，人皆略之而不與之言，而亦不得有言也。天薄吾貌，而違吾才，雖欲賈所長，豈可得哉？吾少不知學，四十而後志於學，竊聞聖人之道，而略知聖

人治天下之法勤於誦讀篤於籌策雞鳴而興夜分而寢以度才權世可以一試矣如或知我懷此以往焉可也聲弘嘗問於我曰先生可以爲相乎曰不能也吾福而不能忍隘而不能容明而遲於決不足以任之矣然則先生何所長曰吾不能身任而能進言使我立於明主之側從容咨詢舍其短而用其長以授之能者而善行之可以任官可以足民可以弭亂不出十年天下大治矣曰自漢及明良臣衆矣先生可方於古之何人曰皆非吾之所及爲也自堯舜以

潛書

下篇下

空

下其言渾矣孔子乃明言之孟子又益顯之自聞孟子之言而後知聖人之治天下其事庸其用近如布帛之必可暖穀肉之必可飽婦人孺子皆可聽其言而知之一曲之士皆可遵其言而用之甄雖不敏願學孟子焉四十以來其志強其氣銳雖知無用於世而猶不絕於顧望及其困於遠遊厄於人事凶歲食糠粃奴僕離散志氣銷亡乃喟然而歎曰莫我知也夫不憂世之不我知而傷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鬱結於中不可以已發而爲言有見則言有聞則言歷三

十年累而存之分爲上下篇言學者繫於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繫於下篇凡四十七篇號曰潛書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跡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非虛言也聲弘曰先生之言不身見之傳諸其人可以爲王者師矣曰吾何敢當子之稱吾言之附於聖人之言譬細流之赴江海小大雖殊其爲水則一也書紀帝王之政易明吉凶之理詩知人情得政宜禮鑒三代之經緯春秋辨邪正以合於先王之禮孔氏孟氏之門人述其師言明白

潛書

下篇下

空

簡易六籍混成得之以辨古聖之言不顯得之以燭聖人之學莫明於斯矣至聖至神莫能外愚夫愚婦皆可行豈有所不及者乎是故譬吾之所言如江海細流固有然矣不敢妄續聖人之言又安敢自異於聖人之言哉君子不爲無用之言吾之言又譬諸一瓢之汲可以飲食一車之力可以灌溉竊有微用不敢讓焉聲弘曰先生所言治化之大性命之微無所不備苟非身至何以知之吾未識先生所造其亦廓然於聖人之道者乎曰不然吾之學聖人之道也猶

未至京師而向往者也身始出門而望數千里之遠
雖未及至而道由里數門入備問而熟聞之如既見
之者然苟非知之其何以行

潛書下篇下終

潛書

下篇下

亥



潛書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唐甄撰甄字鑄萬達州人僑寓蘇州順治庚子
舉人官長子縣知縣宋李觀先有潛書今見盱江
集中甄此書偶同其名凡分上下二篇而上篇下
篇又各析爲二凡九十七目大畧仿論衡之體自
心性治術以至處世淑身之理無不具列甄與魏
禧友善故其文格頗相類然所載多据當時見聞
及友朋酬對之語其尊孟篇頗詆伊川法王虛受
知行三篇又力崇良知之學皆未爲醇粹

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附
一卷

〔清〕劉智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九年楊斐

萊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方典禮
擇要解二十卷》提要

天方禮經序

大道之在今古也如日麗中天無遠弗屆無論東海西海九濶心理之同者即為聖人之教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教本之平庸極之正大天道人道罔不兼該顧其禮樂刑政典謨訓誥載在六經語孟者至精詳矣清真一教來自天方衣冠言貌烟岬異人予向疑其立教在吾儒之外而或亦等于老佛之流也戊子

春接劉子一齋于京師間暢
論天人性命無微弗透詢其
教之原委一齋出所著天方
禮經一集曰清真原委可約
畧見端于此矣因留覽卒業
見其微言妙義切實淵深天
幾人事節目井然其倫禮綱
常猶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朋友也其脩齊誠正猶然孝
弟忠信禮義廉節也其昭事
上帝有所謂念禮齋課朝五
者亦猶然顧諟明命存心養

性以事天也夫然後知清真
一教不偏不倚直與中國聖
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異端
曲說所可同語者矣吾于是
益喜劉子之博學奇才會心
于無盡也既精天方之典復
通中國之經融會貫通著為
書以闡其教通部無一磨稜
語無一驚世駭俗語所至難
言者造物之本然也而却能
鉤深索隱以窮極其精奧直
使莫載莫破之理盡昭著于

不覩不聞之中無聲無臭之
妙俱顯見于魚躍鸞飛之際
禮經一書殆可與六經並著
天壤矣乎讀是書者玩索而
有得焉探原握本卓爾當前
天人兩盡微顯同歸視聽言

動持循在我見仁見知存乎
其人中國聖人復起其能取
斯言而易之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
侍郎鹿祐拜譔

天方典禮序

禮所以成物者也天以禮常其
清地以禮常其寧物以禮常其
生息人以禮成其為萬物之靈是
以禮權天地東萬物一日享禮乃
羣有失於萬物能守禮勿移人
則任欲易亂為聖人以禮教人
不以禮教物典謨訓誥其詳於
人者至矣天之生斯民也不私疆
域凡有聖民即有聖人此天方典

禮乃西海聖人用，以教西海之民者
 也。陳隋之時，西方有大聖人生，而
 神靈感化，事物文帝慕其風，遣
 使往求，至經教以歸。自是西
 域始大通于中國，千百年來流
 寓者衆，雖居中國，猶執祖教，紹
 者守其經，愚者失其義。此劉子用
 儒文傳西學，以繫於同人者也。雖
 於地有東西，理無疆界，是禮也。
 雖有方而理通於天下，此教又

士不靳其知，亦不靳其能，蓋凡
 聖人之化，心同理同，而後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況其言天道人道，尤悉學者能於
 是而用力焉，則亦盡人今天之一經
 說，而其可以方域拘諸
 賜進士出身禮部侍郎曾公漢
 徐倬題



一齋書序

劉君介廉溫、抑、好學嗜書
自經史釋官天良律教以及二
氏之書靡不搜覽而又能折衷
於六經研辨於性理大全深乃
儒者精微之奧旨丁亥夏五涓
序

余於系即生所著天方之七數十
冊言理甚微序禮甚悉凡以爲
天人合會之要道也及與之談古
今治亂興亡之由天文地理辨
訛之辨身心性命是非之闕如決
大江沛然乎禦如治亂然并然不

若求其一言之經括是亦可多

昔袁詠度漏學有曰博而約於
衷聘而歸于性誠意而潤於質
殆庶哉烏竊歎世之不好學與不
善學者至耳目心思未嘗少異
於人預用之於聲色貨利而自失

趨舍擾其中役、而不知所止及
其既老而哀悔之晚矣彼玄駁
騁于虛無幻誕不經之說既不能
通於人生而靜之初又不能靜滅
玄偽於物欲而動之沒而徒其騰
空歲月虛耗其精神所學卒

歸無用以別君視之誠何如也
 且劉君年富力強著書數百卷
 闡明天方之理以補中國之用
 其功心未可測量若以平日學
 力之所及者別自號曰一齋以
 顏之室今以其書問序於予余
 序
 既不久又沈愧疎淺不能探聖
 賢精微之奧旨拉雜一復何言
 玆因述其所學所集以告夫世之
 不好學與不善學者聞劉君之用
 心乎亦可以知所返矣若夫一之
 義蘊闡發靡已窮極乎不而

為二國而為三穀而為百子故而
 為億萬不可勝算者皆不始於
 一歸于一之以別其之博學精
 深自能發揮無遺蘊而又何
 待余之疎涉者為哉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惟劉君於此勉之矣是
 為序
 賜進士出身陝西道監察御史
 景日昫撰



聖天子御宇四十有八年德被寰區澤周中外一
單哈密之君再造哈密之國寵錫宴賚恩禮
優隆又

特遣郎官送之出關我

皇上柔遠之道至矣故天方之人聞風慕義梯山
航海而來者踵相接也第語言異其聲音文
字殊其點畫見我

朝之禮裔裔皇皇彬彬雅明備有餘慕焉而不能
通其文中華好事者見天方語言文字茫然

扞格疑其禮有驚世駭俗詭異而不近情者
不知疆域雖殊同此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
友之倫飲食日用起居之節婚姻喪葬追遠
之說心同理同則禮安有或異哉數百年來
獨未有人焉為之細譯而詳解之故致此耳
劉子介廉天才俊朗逸思雕華幼習天方之
經長攻儒者之學既而旁搜博採二氏歐羅
巴之文靡不悉心殫究鍵戶清涼山中十經
寒暑繡閣既多著作益富見中華天方之人

兩相遇而不能兩相通因慨然曰譯其文而
解其義俾中外翕然同風是殆余之責也夫
遂舉我

朝典禮譯為天方文字使遠至者知彬彬雅明備
如此其裔裔皇皇既為樂之又取天方之禮
譯為漢文委曲繁重盈尺而不能竟其緒恐
讀者難之復於禮中擇其倫常食用吉凶之
最切要者詳為解釋書成顧而樂之不敢自
是其學負笈走京華質諸先正交口稱許劉
子南歸以書見示予受而讀之忠君孝親之
心居室交友之道悉本至性至情流通貫浹
衛生送死可以無憾絕無詭異不可遵循之
弊數十百年未明之禮於斯較著上可以報
我

皇上撫綏之恩下可以為人心檢束之範劉子之
功於是大矣昔孔子自衛反魯定禮刪詩雅
頌既正又存十五國之風以為全詩今之刻
天方典禮者亦雅頌不遺國風之意也而好

事者讀劉子之書化詭異之疑與經曲相為
持循同歸彬彬雅庶不負劉子纂輯之初心也
己

山陽楊斐菴洪益氏書於大椿樓



自序

愚承先君子志譯天方禮法書訖覽者曰卷目
浩繁讀者病之盍擇其要以便初讀者因於全
書中擇其最關於民生日用者彙為一帙曰典
禮擇要覽者曰簡矣第恐初學有所不解也因
復於擇要中撮其初學之所當曉者分節而解
之或引全書之所有或旁搜他書之所載要皆
天方學也解中有理明而義未盡者復為廣義
有義盡而理未暢者又為實義有義理明暢而
學淺者疑其非乃質諸儒語以釋其疑有事屬
尋常而見小者譬其異又設為問答以鍼其惑
夫是禮也雖事屬尋常而理寓高遠終身佩服
而勿忘卽渾乎天理而無間也雖理似隱深而
事極明著引類取譬而有得卽燦然微妙之有
徵也雖載在天方之書而不異乎儒者之典遵
習天方之禮卽猶遵習先聖先王之教也聖人
之教東西同今古一第後世不之講求而遂漸
失之矣惟幸天方之禮為獨存是書也始著立

教之原中述爲教之事天道五功人倫五典窮理盡性之學修齊治平之訓以及日用尋常居處服食之類皆畧述大槩而以婚姻喪葬終焉爲卷二十爲篇二十有八卷目不繁包舉頗廣雖於諸禮之備細未悉而爲人之大綱有終身用之不能盡者矣聖人曰禮人之所以立也先正曰禮之於人若甘於蜜蜜無甘無以爲蜜人無禮何以爲人是禮之關於人者深矣切矣先君子念禮法之不明嘗役志於斯矣志未遂而身往小子不敏敢云繼志就予所學而述焉覽者誠能體諸心身見諸實行始不負古聖先賢傳教之至義而區區變文翻義之苦衷也至其採擇之精否訓文之工拙尤望於同志者商之

天方學人金陵劉智介廉氏識



採輯經書目

古爾阿尼	寶命真經
特福西爾噶最	噶最真經註
特福西爾咱吸堤	咱希德真經註
特福西爾白索義爾	大觀真經註
密邇索德	道行推原經
勒瓦一合	昭微經
特卜綏爾	大觀經
胡託卜	聖諭
喀飛	禮法考源
希大業	禮法正宗
設理合偉噶業	衛道經解
穆合特粹爾偉噶業	衛道經捷解
西臘止葉	禮法明燈
中郭法他瓦	禮法廣集
額米你葉	足信編
都珥珠溥候爾	學海珠璣
無疎路丁	道原

無疎路費肱合	禮原
默直母而哈尼	禮法洪包
索刺特默思歐諦	拜禮全編
堪足德噶一肱	禮苑精華
特爾噫布索刺特	禮功啟愛
劾咱宜訥費肱合	教禮寶篋
幹西勒色阿大惕	永慶雲衢
探秘合	醒世錄
特爾準默穆思託法	至聖實錄
西爾吞納秘一	聖功錄
吉所安必雅	列聖紀
吉所密通刺直	登霄錄
一而沙德	指述集
特爾林穆特二林	爲學須知
勒推福討黑德	致一微言
設理合而噶一德	教典釋難
設理合默瓦吉福	格致經解
設哲爾拏墨	世譜源流

設爾合墨咱吸小	教類源流
合哲爾拏墨	寶產譜
克爾白拏墨	天房誌
二數度克比爾	曆學大全
額福阿祿額福刺乞	天德元機
葉瓦基特	月令紀
墨拏積里必拉地	坤輿考畧
海亞土額噶林	七洲形勝
母格底墨額得璧	字義類編
索哈合	字正

例言

禮法原有全書因其浩繁特擇什百之一二提其大綱撮其緊要詳其註解便於讀也欲求其細於全書問之欲悉其理於性理書求之

書有正文有解有大註有小註有平義有廣義有考証有集覽有問荅有附論集覽考証多儒者之語餘皆天方各經傳中采輯而成非敢以私意穿鑿參雜其中也

書有綱有目正文爲綱註解爲目總綱爲綱分篇爲目如五功五典民常等篇皆前有總綱後分篇目原教篇爲一書之綱通部又爲原教之目讀者先讀其綱次讀其目於簡處有得乃可問其繁

是書皆天方之語用漢譯成文其中有可譯者有不可譯者述事解理其可譯者也人名地名不可譯者也如原教篇列聖之名朝載篇山市之名皆不可譯間有文不能

盡所譯之義者則兩存而互用之如穆民天方人之美稱也或譯君子或譯信士或譯順者皆不離穆民之義也

書中凡言聖人皆指穆罕默德而言穆罕默德乃吾教之至聖集列聖之大成者也德位至尊不敢呼名故稱曰聖人其餘往聖則稱諡號如阿丹施師等或稱其國如云東土聖某西土聖某

書中有語云諺云方云等皆天方語諺也語出於傳述諺出於民俗方即天方不云天字省文也

經文漢文原相沕合奈學者講經訓字多用俚談未免支離有失經旨愚不憚煩每訓文解字必摹對推敲使兩義恰合然後下筆覽者勿謂愚反經異俗是反俗合經耳是書語氣與經堂語氣既不相合則不能不起物議然而無庸議也是書非爲不知文者作也蓋不知文者經師遵經訓之無須

是書而須是書者必通習三教未知吾教之禮者也讀其文會其義自有裨益知我罪我聽之斯世

愚初譯是書依經傳義未遑藻繪迄繕寫成冊讀之殊覺文多晦窒因質諸高明數加商訂丙戌歲予遊京師值海陽俞子曰傳經文字只宜典奧不宜纖巧去脂存骨斯已矣何須潤色爲耶予猶未敢自信復質諸山陽諸先生曰古文今文異俗而同理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何疑焉遂付之剞劂

大方典禮擇要解目錄

卷一

原教

卷二

真宰

卷三

認識

卷四

諦言

卷五

五功一

五功總綱

念真

卷六

五功二

禮真

卷七

五功三

齋戒

捐課

卷八

五功四

朝覲	卷九	禮祀	卷十五	五典總綱	夫道	婦道	卷十一	父道	子道	卷十二	君道	臣道	卷十三	兄弟之道	朋友之道	卷十四	民常總綱
		附開齋會禮	五典一				五典二			五典三			五典四			民常一	

居處	卷十五	財貨	冠服	卷十六	飲食上	卷十七	飲食下	卷十八	聚禮	卷十九	婚姻之禮	卷二十	喪葬之制	附	歸正儀解	天方典禮擇要解目
	民常二			民常三		民常四							附祀典	剪甲齊跪附		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一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海陽俞 楷陳芳點訂

山陽楊斐菴洪益枝梓

原教篇

維初太始。萬物未形。惟一真宰。無方無似。

無物之初。惟一真宰之本然。至清至靜。無方

所。無形似。不牽於陰陽。不屬於造化。實天地

人物之本原也。一切理氣皆從此本然而出。

所謂盡人合天者。合於此也。所謂歸根復命

者。復於此也。是一切理氣之所資始。亦一切

理氣之所歸宿。

命弘開闢之功。始立億兆之類。

真宰無形。而顯有太極。太極判而陰陽分。陰

陽分而天地成。天地成而萬物生。天地萬物

備而真宰之妙用。貫徹乎其中。

造人祖於天方。

天地萬物既備。乃集氣火水土四行之精。造

化人祖阿丹於天方之野。

降聖賢於中極。

中極。天方之地也。天方處六合之極中。故命

曰中極。乃聖賢叢會之地。人民首出之鄉。

考証。天方與地經曰。地為圓體。如球。乃水土

蓋球面。而四分其一。土之現于水面。而為地者。

分爲三。大土在東。曰東土。在西。曰西土。東

西之間。則中土也。又自東至西。作一直線。

距南北兩極等。為地經。中線自北極至南

極。作一橫線。距東西海岸等。為地緯。中線

兩線相交。為十字形。天方當其十字交處。

西諺曰。大地如磨盤。天方盤之臍也。其形

四面皆下。因其地為天地之樞紐。故萬方

引向焉。河圖括地象曰。地之位起形於崑

崙。崑崙者。地之中也。一統志曰。天方當崑

崙之陽。於諸方為得風氣之正。職方外紀

曰。亞西亞者。天下之第一大洲也。亞西亞

即天方之總名也。合數說觀之。其為中極無疑矣。

創制宏規而教立焉。

阿丹生育子孫。聖賢代出。其修道立教之規。

造化根原性命之理。及一切事功精微之用。

皆阿丹奉真宰明諭。定名定制。傳及後世。並

非阿丹及諸賢聖自出主張。而妄為創作者

也。故天下為教之最古者。無逾於此。

厥後人物克繁漸達四外

按天方古史阿丹千餘載後洪水泛濫人民
漂沒三月而洪水退有大聖人努海受命治
世使其徒衆四方治水四方因有人焉此去
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也

去古近者其教猶存去古遠者其教遂失故四
方之教多非古教也

四方地脉風氣各有不同故人之散處於四
外者語音各別字式各殊而其行事又安能
盡出於一致乎若三皇五帝去古尚近制度
典章猶有上古遺風三代而後去古益遠百
家諸子鑿空杜撰人各一言家各一教接踵
而出分門別戶大與古教不相符矣

惟我天方得衆聖薪傳道統不絕

自阿丹起至穆罕默德止其中受命行教而
稱聖人者指不勝屈但同是聖人而其品第
不同約而計之有四等焉凡受命行教而有
徵兆者均謂之曰聖人如脫魯忒郁實爾是

也受命行教有徵兆而勅之以經旨者則謂
之曰欽聖如施師葉而孤白素來馬尼是也
有受命行教勅以經旨而能因時制宜損益
先聖之典者謂之曰大聖如努海易卜刺欣
母撒達五德爾撒是也其受命行教特受大
典總華前聖之經爲天下萬世率由之準者
謂之曰至聖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夫道統
相傳固自阿丹而始阿丹受真宰明命傳與
施師師傳與努海海傳與易卜刺欣欣傳與
易司馬儀儀傳與母撒撒傳與達五德德傳
與爾撒爾撒去世不得其傳於是綱紀墜落
異端蜂起去爾撒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
奉命驅除邪說彰明正教爲萬世開太平矣
迄穆罕默德出道愈昭明矣

穆罕默德乃天方帝室之胄生而神靈以大
德王天下受命行教紹爾撒六百年既絕之
統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真宰授經六千六
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

刪經

經即真宰降予前聖之經也。自阿丹至爾撒

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討刺特。降與爾撒之經名則通

爾。降與達五之經名引支勒。降與爾撒之經名皆經之最大

者。自穆罕默德出。真宰悉命裁革。乃授之以

甫爾加尼經。將前古經義盡皆包括其中。

或問曰。古經降由真宰。與當承道之矣。而必

六百年來。異端紛擾。更改外謬。古本經文。多失其真。真文既失。而人猶奉為古經。遵而守之。以訛傳訛。勢不至離經叛道不止。是以聖人奉命刪定。存真去偽。返傳歸約。

蕩蕩平平。是訓是行。砥狂瀾于既倒。炳萬古以日星。廢革之義大矣哉。

定制

制如齋拜婚喪律度權衡。大而朝廟禮祀。小

而飲食起居。以及天地山海禮樂文。享醫卜

術數之類。皆遵經而定。世昭恪守。縱有明智

不能踰規而越矩也。

總前聖之精微。而為大成焉。大道於是乎備。

衆聖之在前古。猶長夜之月至聖出。則中天

之日也。衆聖之道。自阿丹至爾撒。根而芽

而輪而枝而葉。而花至聖之道。則其果也。天地之明。莫明於日。樹木之備。莫備於果。教道之全。莫全於至聖。

其為教也。以識主為宗旨。

主宰者。萬化所自出。而吾心性之太原也。由

主宰之顯著。而有我之本性。由本性之賦界

於心。而我得以為萬物之靈。此先天之事也。

今日由盡心而得以知性。由知性而即以認識主宰。此後天之事也。認得主宰。是造化天

地萬物者。是我之心性。所從以出者。則根脚

正定。不為岐妄所動搖矣。

以敬事為功夫。

敬無一念不專。凜於主也。事無一動不遵主

而行也。專凜於主。心之功夫也。遵主而行。身

之功夫也。然敬者。事之本。事者。敬之用心。敬

而後事成。其事不敬。雖事猶不事也。故以

事君則忠。敬以事親則孝。敬於視聽言動之

間。則循規蹈矩。自不至無所持循而失於非

禮矣。此中功夫。至精至微。至嚴至密。盡人合天者。以此。希聖希賢者。亦以此。故凡從事聖教而奉主宰者。先乎敬而已矣。敬則無往不善。

以歸根復命爲究竟

歸根返吾自始也。復命完吾政事也。自始云何。人生而靜之初。無一毫不善。無一毫夾雜之本體也。政事云何。賦命生人之際耳。提面命直下。擔當之重責也。真主造化乾坤。顯揚萬物之原義。特爲此而已。人之篤學存養省察。格致誠正。其所求者。求此而已。成已成物。修齊治平。其所推者。推此而已。是以聖教教人。識主以返其本體。教人敬事以完其初命。初命完。本體返。聖道之極致也。

敬服五功。天道盡矣。

五功者。念真。禮真。齋戒。捐課。朝覲。天闕也。時念真宰。靜存動察。心不妄馳也。日禮五時。謹之。又謹。滌之。又滌也。歲齋一月。以制嗜慾之。

私歲捐課財。以普利物之仁。終身一覲天闕。以實志誠。向往之念。五功修完。而天道盡矣。敦崇五典。人道盡矣。

五典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倫之教也。天方又謂五成。蓋君臣成其國。父子成其家。夫婦成其室。昆弟成其事。朋友成其德者也。皆有當然不易之禮。五典修完。而人道盡矣。

學業精粗。存乎其人。

道原至一。智者見其深。愚者見其淺。爲精爲粗。存乎其人。未嘗智者予以捷。得愚者靳以難。能惟貴人。勇往自力耳。

用行舍藏。遵乎其義。

義者宜也。達者當其可。昧者失其機。爲進爲退。準乎其義。不欲人違道而干譽。苟且以得名。惟抱道自重而已。

婚姻有禮。喪葬有制。

婚姻喪葬。乃人道始終之大事。聖人準諸天

理合乎人情制為教典行諸天下後世使人
人恪守嚴遵不問貧富貴賤而可忽也

一切動止皆有經常達變之法也

凡於視聽語默食息起居大小纖鉅皆有經
常之法以為矩矱則不致有干分越禮之行
又有通變之法以適權宜則不致有膠泥固
滯之病用權而不離於止雖變而不失其常
也

法備三乘理原一本

法備三乘

理原一本

乘載也載諸法義以備求道者次第取法也

初曰禮乘方云舍禮二總載天道人道一切事功

之條例此勤德敬業者所取法也進曰道乘

方云脫禮格總載人理物理盡人合天之法程此

窮理盡性者所取法也終曰理乘又名真乘

方云合幾格總載無我無物天人一致之微言此

克已完真者所取法也勤德敬業所以修身

也窮理盡性所以明心也克已完真所以見

性也身不修不可以明心心不明不可以見

性性不見不可以合天性之不可見已私之
蔽也三乘之法已私之彌也三乘之上更有
超乘一法則天人化矣各迹泯矣非語言文
字可傳待其人之自會耳已

人區九品道宗一脈

同一人也而有九等聖曰聖曰欽聖曰大

聖曰至聖四聖名義見千前次於聖者曰大賢乃全體聖

人而不逮聖曰知者又曰通識乃明識萬理

知不可以曰廉士乃効法聖賢而一塵不染

稱知者者設于塵世有一線之繫

不可以曰善人乃遵守見聞而一行不違者

稱廉士曰善人其於見聞之底裏精粗則未

曉曰庸常又曰信士乃信主止一而從聖人

也未識等雖不同而其歸宗一也聖行教者也

賢弼教者也知傳教者也廉善庸常守教者

也不能行之則弼之不能弼之則傳之不能

傳之則受之則遵而守之以之復命歸根無

歉於心斯無負此人矣

道有教而無像教有法而無身
道非教不明教非法不立大道也者天理當

然之則也。教也者。示人循是則而行之者也。法也者。析理欲辨是非。規天下於無妄者也。立教而設像。曰。妄。奉法而逸身。曰。私。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真理蔽而歸真之路塞矣。是以聖人欲明道於天下。但立教而不設像。衆人奉教以從事於聖人。但守法而不顧身外。不爲像惑。內不爲身累。所以聖人之教。卓越於百氏之上也。

是以聖人之道。包貫無極。聖人之教。正大至中。

聖教之人不二不貳。

聖人之道。卽天道也。聖人之教。卽天道流行者也。聖教之人。卽順天道之條理。承天道之軌則而奉之。以從事者也。是道也。至廣至大。無物不包。無物不貫。天地歸其範圍。纖塵無所遺漏。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以代明。寒暑之所以不息。與夫山之定。水之動。花木之榮瘁。魚鳶之飛躍。皆道之所彌綸也。然不冒萬物。而萬物何以各正。針束萬物。

而萬物何以生全。是以聖人因道立教。使人不惑於岐趨。不搖於異說。冰聖人之教者。如草木之被春風。蟲魚之感雷蟄。良知良能。活潑潑率於性。而範於教。咸安於正大至中之域。又何二之可惑哉。

會八方如一室。合千古若一時。

道無今古。方所教。豈有今古。方所哉。人又豈爲今古。方所移易哉。故聖教長歷千古。而典禮不替。被教之人。遠遍八荒。而志趨不移。其廣大悠遠。有如此者。

聖聖相傳。洵不易之宏規。垂萬世而貞盛也。

聖聖不倦。不絕之意。洵信也。吾教自阿丹歷施師。努海。易卜。刺欣。而下。數百代聖人。接踵相繼。迄穆罕默德。爲集大成。後賢後學。闡其要旨。傳者不倦。受者不絕。至今閱七千餘年。制度規模。視今猶古。愈延愈盛。愈播愈遠。其足以垂萬世而隆今古也。復奚疑哉。

集覽

明太祖高皇帝御製至聖百字贊曰。乾坤初始。天籙注名。傳教大聖。降生西域。

授受天經三十部冊普化衆生億兆君師
萬聖領賜天運保庇國民五時所祐
然視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窮民拯抹患難
洞徹幽冥超拔靈魂脫離罪業仁覆天下
道冠古今降邪歸一教名
清真穆罕默德至貴聖人
明成祖文皇帝御製聖裔賽氏碑序其畧
曰賽氏者先世天方國人在唐貞觀年始
祖貽昂伯爾各賽一德即令其教聖人穆
罕默德也乃西方大聖人生而神德睿智
不可言能使草木禽獸來去行止或問曰
君之神月可破乎曰可遂舉手揮指而月
已分矣
明武宗皇帝評論諸教謂侍臣曰諸教之
道皆各執一偏唯清真認主之教深原於
正理此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壤久也
唐王鉉曰西域聖人穆罕默德生孔子之
後居天方之國其去中國聖人之世之也
不知其幾也譯語相殊而道合符節者何
也其心一故道同也但世遠人亡經書猶
存得于傳聞者乃知西域聖人生而神靈
知天地化生之理通生死幽冥之說如沐
浴以潔身如寡慾以養心如齋戒以忍性
如去惡修善而爲修己之要如至誠不欺
而爲感物之本婚姻則爲之相助死喪則
爲之相送以至大而綱常倫理小而起居
食息之類罔不有道罔不立教罔不具天
也節目雖繁約之以會其全大率以化生
萬物之天爲主事主之道可以一言而盡
不越乎吾心之敬而已矣殆與堯之欽若
昊天湯之聖敬日臨文之昭事上帝孔子
明王文恪曰西域教門精微蘊奧宏博廣
衍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以至
天文醫卜農圃小術靡不該存靡不與中
國情俗相彷彿蓋其國土居崑崙之中央

故其人性稟中和不涉乖畸
海鹽鄭曉曰默德那國王穆罕默德生而
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號爲
勝昂伯爾猶率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主
爲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本凡六千六
百餘章隋開皇始傳其教入中國
紀錄彙編曰天方國即默克因奉清真教
聖人始于此國開揚教法至今國人悉遵
教規行事纖毫不敢違犯其國人物魁偉
體貌紫膛色說阿爾璧言語國法禁酒民
風和美無貧難之家悉遵教規犯法者少
該爲極樂之界婚姻之禮喪葬之制皆依
教規體例而行
潛確類書曰天方國即古筠冲之地風景
融和四時皆春也田沃稻饒居民安業風
俗淳化不生盜賊上下和美其官長及下
民悉皆拜主以爲一國之化
明一統志曰默德那國接天方國其城池
宮室田畜市例與江淮風土不異寒暑應
候民物繁庶種五穀葡萄諸果不食豕肉
齋戒禮拜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
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
北海張氏曰清真教始于天方天方之教
如于人祖阿丹阿丹生而神聖與天地相
參故能合天人之道以事造化天地萬物
之主
七修類藁曰清真教入中國乃隋時其法
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
定也或于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主
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矣即
吾儒雖至親密友之貧乏者多莫尚義他
人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饑吾儒守聖人之
教或存或亡彼敬主事親尚義樂助終身

大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一終

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儒之下不足論也。濟陽丁荊園天方聖教序曰中國自漢唐而下世俗有三教之名其來舊矣不知未有三教之先大西天方國之教爲最真也。粵稽盤古氏開闢西域而崑崙爲開闢之祖。山天方居崑崙之陽先得天地中和正脈故其國王聖聖相承專事化生萬物之主率臣民而敬禮之絕不類于虛無寂滅者其古初立教之源可謂既清且真矣。易曰帝出乎震詩云上天之載豈不若合符節乎迨至世運遞降聖遠言湮南北朝時東土西陲浸淫于二氏已極乃篤生大聖穆罕默德作君作師維持風化神靈大德而信從之共上尊號爲昭昭伯爾隋文帝慕其風遣使至大西天求其經典開皇七年聖命其臣塞爾爾帝幹歌士等貢奉天經三十冊傳入中國由南海達廣首建懷聖寺遂遍于天下此一統志隋書殊域志周客錄等書爲可據也。經文雖多原其大旨無非欲人體認本來去邪從正忠君孝親敦篤倫常而已非有異于吾儒也以言乎提覺人心則集前聖成規日拜五次是攝心于時矣每至阿齊納亢牛婁鬼日赴寺大瞻禮徵七日來復之義是攝心于日矣每歲齋戒一月鷄鳴而食至暮候星始燦竟日不食渴不飲以消三毒五濁之愆是攝心于月矣且日給糗糧更散天課無論君民各照定例施濟貧乏以故盜賊不生公庭無訟史稱在樂世界焉遵其教者雖適殊域傳子孫而不易使非至誠無息焉能悠久成物如此哉。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二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海陽俞楷陳芳點訂

山陽楊斐萊洪益較梓

真宰篇

維皇真宰獨一無相生天生地生人生物

太。空。冥。冥。有。真。宰。焉。獨。一。無。二。也。無。相。至。妙。難。以。言。喻。也。凡。有。匹。偶。或。可。言。喻。皆。受。造。之。物。非。造。物。之。主。也。天。地。人。物。皆。有。匹。偶。皆。可。

言喻。皆。真。宰。之。所。生。化。者。也。真。宰。則。先。天。地。人。物。而。有。者。也。獨。一。有。二。解。一。超。天。地。萬。物。爲。獨。一。超。之。而。爲。獨。一。者。天。地。萬。物。其。衆。著。者。也。氣。化。也。後。天。之。數。也。真。宰。之。本。然。不。牽。于。衆。著。不。裸。于。氣。化。不。入。于。後。天。之。數。無。方。無。體。純。粹。至。妙。不。可。名。言。此。則。超。天。地。萬。物。而。爲。獨。一。也。包。之。而。爲。獨。一。者。獨。非。遺。衆。以。爲。獨。也。一。非。遺。萬。以。爲。獨。一。也。合。古。今。色。妙。而。統。入。于。真。理。流。行。之。中。體。用。無。分。渾。同。大。備。獨。之。外。無。衆。也。一。之。外。無。萬。也。此。則。包。天。地。萬。物。而。爲。獨。一。也。○相。有。二。等。有。有。形。之。相。有。無。形。之。相。凡。目。可。視。耳。可。聞。鼻。可。嗅。口。可。言。手。足。可。踏。握。皆。有。形。之。相。也。凡。心。可。思。意。可。到。解。悟。可。得。皆。無。形。之。相。也。故。真。體。無。著。著。形。著。色。著。位。著。意。慮。著。慕。想。著。覺。悟。著。語。言。即。非。其。體。也。究。道。之。人。凡。有。慮。想。其。所。慮。

想皆相也。緣有覺悟其所覺悟亦相也。惟真宰造化一切色相而非一切色相啟發一切覺悟而非一切覺悟。

體立於二氣未肇之先用著於萬象既形之後。

體言乎其自立之本也。用言乎其本具之能。

也用不即體。因體而有用。體不即用。藉用以。

為體。體與用蓋不即亦不離者也。若十與一。

然一不即十而非不即十。十不即一而十之。

全體皆一也。體之為名猶十之為名也。用之為名猶一之為名也。十不即一而全體皆一。是十也者全以一為體者也。一不即十而合一以成十。是一也者全為十之。

用者也。真宰之體用亦若是而已。全體是用。用是體。固分之而無可分。合之而義又有。

別。體立於先用著於後。此言乎隱顯之次第。

非體用自有先後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當然。一物之所以然。當

然與所以然非可判而分之者也。一有俱有。非有待于時刻先後者也。譬水之與火。俱有。

與熱非先有水而後有寒。先有火而後有熱。也。真宰之體即真宰之所以然也。真宰之用即真宰之當然也。但有隱顯之次第。無時日。

之後先也。以後凡言先後次第皆以隱顯會得之始。

測有物之後。體隱於用。其用著而後其體乃。

見是體也。乃無體之體。故不可比喻於萬物。

之體是用也。乃不用之用。故不得擬似於衆有之用。

前無始後無終。大無外。細無內。

真宰先萬有而立。故其前無始。真宰後萬有。

而存。故其後無終。真宰之體無所不包。故其。

大無外。真宰之用無微不入。故其細無內。無。

始而開。萬始之始無終而統。萬終之終無內。

而貫。萬內之內無外而冒。萬外之外無始無。

終。無內無外。即始即終。即內即外。始終內外。

無非其本然之所流貫也。始終內外無非其。

妙用之所隱著也。有造化而後有始終。有天地而後有內外。真宰不山

于造化不拘于天地。先天

地而立。何始終內外之有。

無形似。無方所。無遐邇。無對待。

形似方所。遐邇對待。皆緣造化而有者也。真。

宰不屬造化。故無形似方所。遐邇對待也。惟。

無形似。故能造化一切形似。惟無方位。始能。

安置一切方位。惟無遐邇。方能量度一切遐。

邇。惟無對待。乃能分配一切對待。今人以天地人物為

主宰皆落子形似
方所遇對待矣

綱維理數掌握天人

理其妙用之含蘊者也。數其妙用之蕃衍者也。天其造化中之最大者也。人其造化中之至靈者也。總由於妙用孰能越其範圍總出其造化孰不聽其操縱故真宰之綱維掌握超越乎萬有也。

主萬化而不化莫非其化妙萬跡而無跡孰非其跡。

主持萬化而本不化萬化之所以能化莫不胥其幹旋也。妙通萬跡而本無跡萬跡之所以成跡無非藉其陶鑄也。幹旋萬化者必不為萬化所幹旋而萬化亦莫能測其幹旋故不化愈神其化也。陶鑄萬跡者必不為萬跡所陶鑄而萬跡亦莫能測其陶鑄故無跡愈顯其跡也。化與跡總一真宰之用也。化其用真宰之用與真宰之體容判而為二乎萬物之化即真宰之化也。萬有之跡即真宰之跡也是故外化與跡而求真宰無從得真宰外真宰而求化亦無從有化跡。

至知也至能也至全也至善也

此言真體無朕而妙用無不具足也。至知者無所不知而不同於有覺之知靈妙克周極人世之上下幽冥莫不在其昭鑒也。至能者無所不能而不同於有為之能大化流行極人世之生滅往復莫不被其推移也。其功用彌綸萬有俱足錯綜變化前定無差故為至全其本體純粹一塵不染五行化育各妙其功故為至善此四德者即真宰之所以為真宰亦即萬化之所以成萬化之由也。夫全知能

四者成物之終始而貫乎物之表裏者也。太始無物唯一真湛然而萬物之所以成物者乃先蘊于其知次見于其能始成之以全終繼之以善苟非知無以具萬有之理非能無以著萬有之象非至全何以能化化生無所不備而克濟于宇宙非至善何以得形形色色無有不美而恰合乎時宜

作焉而不待化焉而不窮育焉而不遺予焉而不竭

此言妙用流行而施為無不周遍也。語其造作則自然而然不待因緣之湊合語其變化

則錯行往來而並無窮盡之涯岸語其涵育則萬物莫不各得其所而一無遺漏語其賦予則天人莫不各克其量而並無已竭此四德者即真宰之所以生化無窮而萬物之所以往復無已也往復之義若水波若樹葉水已往者也樹葉既落者不復生將來者非已落者也前後推移時新迭見始見生生變化之妙非若異學輪迴托生等說之謬也

動靜不常其生生之本也

此言動靜即喻隱顯也真宰無動無靜也真宰無動靜而此云動靜者就造化而言也先天之造化起於一理之動後天之造化起於一氣之動以理氣之動靜喻真宰之隱顯乃神其造化之機申其妙用流行之自也不常謂時起時息時息時起如循環之無端也萬物無以爲生而生於理氣之動靜萬物無以爲化而化於真宰之隱顯故曰其生生之本也動者一吁動靜者一于靜或動中有靜或靜中有動皆物也若動而不知其何以動靜而不知其何以靜恰又無時不動無時不靜此造化之機流行之妙也只可以動靜之

義解不可以動靜之形求○動靜不常非謂此一時動彼一時靜這一邊動那一邊靜而果有動靜之兩端也動亦靜靜亦動絕無止息止息則間斷間斷則天地毀矣譬如人之呼吸總一氣之流行豈可有一息間斷又如樹木當春則榮陽動而舒氣上升也當秋則敗陰靜而欽氣下降也升至盡頭則退而略降至盡頭復轉而升何有一刻停緩而不動耶

淑真篇云曰是主一也主究竟也無產無所產無一與之配

淑真是真經第一百十二章之篇名專言真宰至實之理也曰是真宰示諭聖人令以告人之語也是是信實之辭統含通章之意心與道契神與妙合自然是無有不是也一乃萬數之自始統乎萬而貫乎萬之終始者也究竟乃萬物之歸終成乎萬而通乎萬之表裏者也婦生子曰產又凡物牛物如本者曰產真主無等類無所從出故無產亦無所產非若異教荒誕謂真主有子爲其產又有父爲其所產也無一與之配者至尊無對絕無別一與之相配而爲偶也若一有配則是二

矣。復可名一乎哉。是則主之爲主也。已通篇
喻主只一字盡之矣。曰究竟曰無產曰無
所產曰無一與之配。皆所以明夫一之爲一
之實也。學者理會得一之爲一。則通篇之義
不求解訓而自能了達矣。

廣義 一者始乎萬成乎萬而貫乎萬之始終者也。萬生于一。統于一。萬必需一。一不

需萬也。故萬之中。箇箇皆一。缺一不成萬矣。○一之本體不變不動。而共爲數。則無盡無窮。故渚而爲二。圍而爲三。分而爲百。子散而爲億萬百也。千也。萬億也。皆不能逃一而自爲數也。○經義通篇只以一字貫之。故首云主一。末復云無一與之配。蓋

以真宰之于萬物卽猶一之與萬數也一之本然無所不包無所不貫無欠無餘全體自足而其生數也不等于數而爲數之所由始其同數也不等于數而自與數相爲周通一本之體無增無減而自能增減萬萬數一本之體無增無減而自能增減萬數一之本體無所從起無所依附而自爲萬數之所從起萬數之所依附故十百千萬至于無算之數皆一爲之資始而立根也一之本體無匹無配而作成萬數之匹配匹配卽萬數之所以爲數也萬數由匹配而結成也匹配釋萬數減仍復一矣○或曰淑真篇爲辨異端言也諸家有謂主有二三者矣有以非其主爲究竟而趨止者矣有謂主之生物亦猶父母之生子者矣復有謂主雖至尊未能孤子獨任而必有與之相協輔者矣故真主降命以開其

謬○或曰淑真篇爲求道者言也一則純
二則襍求道者心乎一則無襍矣一乎其
心則必一乎其趣一乎其趣則必以真主
爲止宿乃爲究竟也旣止宿于真主則其
身心融化而渾同于真主之本然矣如此
則不得于真主之外復添一枝贅而傍鶩
其心志矣不得更求一所從出而移易其
堅確矣不得復存一毫私意參襍于其間
而渾亂其純粹矣



大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三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海陽俞楷陳芳點訂

山陽楊斐菴洪益較梓

議認篇

工藝必有匠大造必有主

世間一器一物大而宮室織而盤盂莫不需

匠作以成未有舍匠作而木質自能成屋坯

土自能爲器者乃天如此其高明地如此其

博厚日月星辰山川動植如此其照耀而克

郁豈無主宰以造化之而天遂自成其爲天

地遂自成其爲地日月星辰山川動植遂自

成其爲形象也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有主

宰非真知天者也終日履地而不知地之有

主宰非真知地者也終日見日月星辰山川

動植而不知其主宰之爲誰也焉得通天徹

地而稱爲致知格物者乎不能通天徹地而

又何以明心見性不能致知格物而又何以

率性修道則甚矣人不可不知有主宰也天

覆者也地載者也七政職運行恒星職守

位山職峙水職流皆由主宰造之各司其職

故天終古不易其覆地終古不易其載七政

終古不息所以然者皆由主宰綱維掌握不

有絲毫紊亂也今人處天地間仰觀俯察周

旋于萬物之中而不知造化天地萬物之主

豈可謂致知格物者乎夫致知格物乃萬學

之先務也虛語也故吾教致知格物之學以

爲先務焉

天下智愚賢不肖莫不知之第未識其真者不

泥於形相卽落於空無

人知有主而不識主之真則憑空想像邪知

惡覺從此起矣是故愚冥之輩泥形相而求

主焉遂以人物爲主者有之矣寂滅之流外

形相而求主焉遂以空無爲主者有之矣過

與不及之弊不可勝數

曰老

老子周代楚國人也其學尚玄虛用權術以

自隱無名爲務秦皇漢武好神仙老子之教

行因而後人有以老子爲主者

伯陽論曰。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爲周
柱下史。久之。見周衰。遂隱遁。至函谷關。著道
德五千言。後世增益附會。復有方技術士。作
爲丹藥符籙。飛昇變化之說。以老子爲宗。而
老子無是也。至葛洪。以老子爲天地之主。誇
譽太過。不惟令人難信。即使老子聞之。亦笑
其迂怪。
無謂也。

曰佛。

佛身毒國人也。其教尚空寂。談鬼怪以度衆。
生成佛爲務。蓋謂天上下地。惟佛獨尊。萬事
萬物。皆緣佛妄想而成。漢明帝傳其教入中
國。因而東土人有以佛爲主者。按釋書佛號
釋迦牟尼加

維衛國淨飯王之子也。生周昭王時。十九歲
出家學道。三十學成。住世行教。壽八十而亡。
弟子記其言。纂掇成書。其法多種。約其大旨。
蓋以空爲宗。以世界爲幻。以性命爲欲。以乘
途六道輪廻因果之說。以惑愚俗。曰誘之向
善耳。絕男女之婚。廢倫常之業。棄君父爲起
脫。恤禽獸爲慈悲。其爲是爲非。儒者已有定
論云。

曰天。

天有指理言者。有指象言者。指理而言。則人
默識其妙。天且弗達者是也。指象而言。則人
仰視其形。周旋運動者是也。儒者謂五經以

上帝稱天。指理而言也。庸愚者不識此天爲
何物。遂以形體之天爲主矣。如俚俗遇急難
則呼老天蒼天
之類

曰理。

理物之所以然也。天有天理。人有人理。物有
物理。理之與物。蓋若意之與字也。五經中絕
未有謂上帝卽理。乃後之學者。欲揣度上帝
爲何如。泥相求之。而無所得。去相求之。又無
所歸。遂以理當之。蓋謂天下莫尊於理。故以

帝名之。而不知其說猶屬未當也。理之于物
字。千古之助喻也。譬人欲作一文。未書之時
主意纔立于心中。此文之理也。及書于方策
則文之象也。文之象固本于理。然必有作文
者爲之主。意而發揮之也。詎可謂意卽字之
卽猶意之于字。則無悞識矣。
擬度爲主。非真主也。

老佛皆人也。造化所必受。生死所不免。而稱
之爲主矣也。天與地對。乃造化中之一物。卽
其上下連屬。亦形而下之器。而稱之爲主。愚
也。理屬虛意。寓於物。而不能自爲物。稱之爲

主。候也。故曰。擬度為主。非真主也。總之人心家各一理。或是或非。或深或淺。不能同也。天方之西。復有以日月為主者。以聖人為主者。事神者。事火者。皆各成一家。為教甚穢。書不載及老佛。天方所無。而反及之。何也。書為此地人所作耳。故但言及其所有。不及其所無。

真主則隱然無象。確然實有。造化天人。運行理氣者是也。

曰。無象。則不可以形色求。曰。實有。則不可以空無論。曰。造化天人。則老佛之謬。可以立除。曰。運行理氣。則擬議之說。可以立辨。學者。凡

欲切識真主。必先辨其名。分然後求其實。體

凡由造化而出者。必不能主持造化。天地人物。皆由造化而有者也。焉能為造化之主。故凡言主宰。必以主持造化者為是。

惟知真主而趨向之。則根脚正定。紛紛異端。不得以邪說惑亂矣。

我之性命。皆主宰之所賦。予者也。當我之生也。主宰以性命賦之於我。及其死也。我仍以性命歸之。主宰始得以寧貼無恙也。若生之日。不知有主宰。而死之日。又何以能歸之於

主宰乎。此知有主宰。一着為人生所必不可

忽者也。知有主宰。而趨向之。則根脚之際了

然明白。不覩不聞之中。稟乎主宰之陟降於

前也。而其以性命趨向之者。至矣。瞻禮對越

之間。稟乎主宰之鑒觀於上也。而其以身體

趨向之者。切矣。日日趨向。則我不遠於主宰

矣。刻刻趨向。則主宰亦不遠於我矣。生之日

如此相親相密。而死之日。又焉有不相符無

間者乎。我之性命。生死不離於主宰。方是能

了却生死者。方是能歸根復命者。如此大事

不急急講求。而顧乃以有用精神。虛度一生

也。豈不可深惜哉。如此大事。不急急講求。而

且日聽夫異端邪說也。豈不更可深惜哉。

附錄 山陽楊氏洪益曰。我之性命。皆主宰之

之父子兄弟。夫妻。皆主宰之所養。予我之

自無之。有自少至老。一生閱歷。千變萬化。

皆在主宰執掌。保養之中。而一生聲譽。不

思其所自來。不知原于真主。反惑于異端

邪說。敬之事之。是南轅而北轍矣。譬如領

本質。易原有付本之主。乃我輩驕驕。不

知此本付自何人。而漫認行路者。為付本

夫趙向云者。遵道遵路。是訓是行也。經書之訓。聖人之教。比命人行者。即宜朝夕惕。體諸當身。凡命人禁止者。即宜克謹。克戒。嚴絕其事。知之明。守之固。乃能根脚正。定不爲異端邪說所搖。方爲真知主之。人歸根復命之人也。又何南轅北轍之謂哉。

今夫見草木之偃仰而知有風。觀綠翠之萌動而知有春。視己身之靈明而知有性。參天地之造化而知有主。必然之理也。

前此乃明辨主宰有無真僞之理。此則導人求主之法。而使知主者有所據也。蓋真主之本然。無形色可見。無方位可求。而人欲識之。似乎難也。然而無難也。蓋凡天下之物。不出二端。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以形色見之。無形者以踪跡推之。天下無不可識之物矣。譬如風無形色者也。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但見草木之偃仰。則知其爲風矣。又如春無方位者也。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但視綠翠之萌動。則知其爲春矣。此二者。身外之物也。身內之物如靈性。無形色亦無方位。

者也。日與吾俱。吾不得而見其本然。爲何如也。但即吾之視聽言動。食息起居。靈明活潑。而遂知其爲性矣。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皆有不可見之物。皆不可欺之以無者。以其有踪跡可推耳。真宰之於天地間也。雖無形色可見。無方位可求。人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然若視夫天地之造化。日月之運行。晝夜之舒卷。寒暑之代謝。以及種種安排。色色布置。歷萬古而常然。恒生生而不息。則知必有主宰者。默運其間。亦不可欺之以無者也。草木偃仰。風之踪跡也。綠翠萌動。春之踪跡也。人身之靈明活潑。性之踪跡也。天地之造化循環。主宰之踪跡也。風與春與性。皆主宰所造之物也。人尚不可得而見其本然。惟以踪跡識之。况造化之主宰。而能見其本然乎。亦即其造化之踪跡。默而識之可也。

主宰之本然。隱於用。見於爲。妙於理。形於象。妙用未顯。其體不可見也。妙用既顯。則萬事萬物。

孰非其本體之徵哉。

此一節乃明示真主之實。而俾求主者有所得也。蓋真主之本然有體也有用也有爲也。其體隱寂難知其用微妙難測其爲則依稀可見矣。何者真宰之本然隱於用而見於爲也。真主之爲有見於先天者萬物之理是也。有見於後天者萬物之象是也。真宰之體與用似乎與吾不相及而理與象則吾已身所見存者也。夫理與象非他卽真主之爲見於先後天者也。見理象不卽見真主之作爲乎。夫作爲無別卽真宰妙用之顯應也。見作爲不卽見真主之妙用乎。夫妙用者卽真主本具之能事也。見妙用不幾見真主之本然乎。由著之隱由顯之微以漸而心神契合則難測者易測矣。難知者易知矣。豈惟知與測哉。一觀物而真主之本然直見何分體用與爲哉。但妙用未顯其體不可見也。妙用旣顯隨處而見主矣。歐陽爾先賢曰不見物則已見

則見主其是之謂歟。

經曰將使汝見吾節於諸方。暨爾諸身而爾胡不觀。

此經言乃引證前文之義而實萬物卽主宰之徵也。節節文卽妙用之顯然者也。人惟察物不精則見理不明故其與主宰似乎有隔。其視主宰似乎爲隱而不知天地間無物不是主宰之所顯則無物不可見。主宰天地間無處不是主宰之所在則無處不可得。主宰主宰未嘗隔也。亦未嘗隱也。惟人自聾瞶而自遠自蔽耳。聰明達士觀物見主參理氣以識其隱顯察陰陽以明其變化觀天地以見其清寧仰日月以見其明鑑窮山海以見其藏育臨江河以見其流沛視草木以見其廣生觀鳥獸以見其博愛度鬼神以見其通靈。觀人才以識其妙知審節候以知其循環觀代謝以知其消息凡若此者無非真主妙用之所顯卽無非真主本然之所寓物之所在

即主之所在也。故經有云：「即物可以識主，何事遠求乎哉？」

聖人曰：「明已則明主矣。」是謂認主先以認已爲要也。

前經言：「乃遠取諸物可以見主之微驗。」聖人此言則近取諸身可以得主之實際也。蓋人之身、天地一小式耳。人之性即此身之主宰也。人惟不能自知本性之所以然，故不能知主宰之所以然也。若返求諸已，能識自己本性之所以然，則主宰之所以然不外當身之性。性之所以然，則主宰之所以然不外當身之性。而得之矣。蓋人之所以爲人者，大約四者盡之有本然焉。真性是也，有妙用焉，知能是也，有本爲焉。視聽言動是也，有作爲焉。工藝書寫是也。主宰之所以爲主宰者，亦四者盡之有本然焉。真體之謂也，有妙用焉，亦知能之謂也，有本爲焉。本聽本觀本言本動是也，有作爲焉。時行物生，周而復始，是也。明夫自已體用之所以然，即知夫主宰之所以然。

矣。不至切近乎哉？此所以謂認已爲認主之要訣也。

實義：主之爲名，似家之有長，居高處尊，爲眾所仰。萬事之總持，一家之中，莫能握焉。故主之義，雖訓爲極尊，而實則以掌握事物而名也。如地主、國主之類，皆取諸此。蓋以人之有掌握事物之權，適似于主而具主之義，即以主名之。乃吾教以大造之本，然在天地間，爲理象之總會，萬化之綱維，舉天地之間所有，莫能踰其尊焉。其義無可得名，而以似于家國之有主，因以主名之。則主者，特假是事以名之，是理雖因主掌握事物以名，而非若人掌握事物之可比。雖與世人所用主字取義畧同，而以其義喻理，以有形喻無形，所喻在于言外，其義則異。嘗又系以真字，曰真主，蓋因人之稱主者不一，或掌握一物，或操權一時，或蒙昧僭稱于一處，沒則已焉，非若大造之主，總理象而無遺，亘終古而不易，是乃爲真主也。今人不達借喻之名，乃以天地之主，亦擬于家國之主，則似有掌握之像矣。要不過托義以明理耳。求道之士，當意會其真，毋滯于像可也。

集覽：書舜典曰：「肆類于上帝。」○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湯誥曰：「惟皇上帝，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說命曰：「夢帝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秦誓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金縢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無隆天之降寶命。」○大誥曰：「已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小雅：「翼翼。」○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小雅：「翼翼。」○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小雅：「翼翼。」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曰惟此王季帝之
其心○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曰帝謂
文王于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春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
事上帝
易曰帝出乎震傳曰帝者天之主宰也
胡雲峰曰自出震以至成言乎艮萬物生
成之序也然孰生之孰成之必有爲之主
宰者
程伊川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達
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
之帝
陳北溪曰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
只是箇空氣必有主宰之者
朱紫陽曰據詩書所說便是真有箇上帝
恁的分付如帝震怒之類然這箇只是理
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又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便
自分明有箇主宰相似○或問以主宰謂
之帝孰爲主宰朱子曰自有主宰蓋天是
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
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又曰高宗夢
帝褒良弼必是夢中有帝褒之不得說無
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又曰高宗夢傳
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與高宗對曰吾
褒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
容恐也不得若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
不可
愚按詩書之言上帝亦猶吾清真之言
主宰也視其五帝三王敬畏上帝之心
亦既誠懇矣嘗又以天字呼之如皇天
昊天天命天怒之類蓋云天即帝也非
指蒼蒼形體之天而爲言也然未詳言
帝之所以爲帝也自孔孟而降不云帝
而但云天庸愚者不達至理濫于有象
之天聰明者頓起疑思爲無稽之說

斯異端之所以乘隙而入也迨宋程伊
川傳易曰帝者天之主宰也以形體謂
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則其理曉然明暢
矣然又未卽導人于一定無疑之鄉而
反示人以游移恍惚之路者此尚未見
吾教認主經書無微不信故有此疑案
未決耳如朱子之言曰天之所以主宰
萬化者理而已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
名之又曰若理則是潔淨空濶的世界
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
也又曰高宗夢帝褒良弼必是有帝褒
之不可說無此事若世所謂玉皇大帝
亦不可只是天理亦不得按此三條條
而歸之理倏而歸之氣又倏而歸之非
理非氣將令問道等源之土果孰從而
歸之乎果何所依據而以爲盡性復命
之嚮往乎抑可不必講求縱令異端邪
說肆肆蔓延而流弊于無窮乎先儒曰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子曰異端之害
由正學之不明也考古經明正學折衷
于帝王聖賢之言斯異端
可息矣清真之理可明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四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石城梁潛賞青和閱訂

山陽楊斐萊洪益較梓

諦言篇

窮理審物之謂諦。發微彰義之謂諦言。

諦言者。聖教傳心之法。所以認識真宰。

止一無二之明證也。言凡五章。

我證第一章

我證一切非主。惟有真主止一無貳。我證穆罕默德。是主差使。

證者。叅證真主而識其本然也。我證者。卽我之當體求證。而不遠假乎外物也。夫我之爲我。不過身與性二者而已。或卽我之身證。或卽我之性證。或卽我之身性統體證。皆足以明真主至實之理也。以身證何。身有形者也。必有一無形之性。四肢百體。無非一性之顯露。視聽言動。無非一性之施爲。未有無性而

身自能運行知覺者也。以此足證天地萬物。皆不能自主。必有真主主宰乎其間也。以性證何。性無形者也。克周一身之中心可得而明。目不可得而見。神可得而會。耳不可得而聞。然吾未見有人焉。疑擬其形狀。恍物其有無也。以此足證真主本自無形而包貫一切。有形而卒不可以言思擬議求也。以身性統體證何。合有形無形一切表裏動靜總原一性。不得於性外求身。亦不能於身外見性。由性有身。卽身見性。以此足證天地萬物一切有無色妙總原一主。非真主本然之外。更有一傍隙可安頓。天地萬物亦非真主本然之中。容有一閑竅可藏納。天地萬物也。則是主物同然之妙。天人合一之幾。不可得而名言者。皆於當體身性中名言之矣。本不可覩。不可聞者。皆於不覩不聞中盡觀之盡聞之矣。本無方所。本無形色者。皆於一切方所一切形色中直見其體用流貫昭著顯現矣。此卽

我證主之義也。彼夫外當身而求主。寧能如是。明切乎哉。至於證聖之義。則又不過卽其所以證主者而推廣言之耳。蓋真主者。先天地。掌握萬化而無形者也。聖人者。後天地。代理萬物而有形者也。無形者。無可名。卽聖人而名之。斯可以明其不可明之理。有形者。始可法。卽聖道而行之。乃可到其不可到之位。蓋聖人。人也。卽道也。卽道之顯象也。道原於主。故證聖。卽所以證主也。證聖到盡頭處。卽證主到微妙處也。分言之。雖有兩事。而其實。祇一理也。○證主言通章。竅妙。只在無貳二字。用功之人。必證到無貳之實。亦必造到無貳之位。方成爲證主之全功。蓋天地人物。生化錯出。其實。不過真主妙用之顯然耳。妙用之顯然。與妙用之本然。原不卽不離。但品第既別。則名分不同。而究竟歸終。惟是一主。乃愚迷之徒。不達此義。執著我相。謬於主外求物。物外求主。既以幻化而爲真常。又安識化

室歸真之妙道乎。無怪乎落於疑貳者之多也。悲哉。

清真第二章

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清真言者。去其作證之跡。惟存一主宰也。主宰。無方無體。求道者。能於當體求證焉。夫亦可謂盡人見天之會矣。而猶未免有作證之跡也。已身與主宰。猶未免有對待之痕也。此章不用作證文語。惟存一主宰。則渾然天理。而化乎對待之痕矣。凡有可名。皆包藏於無名之內。則可名亦無名也。凡屬後天者。皆渾入於先天之中。則後天卽先天也。可名與無名。不分界限。後天與先天。無有彼此。又何必存作證之跡也哉。求道者。誠能知有此境。則體勘已到盡頭。又何認識之有。未至耶。

總信第三章

我信主本然。以其妙用尊名。我承主一切法。則總信者。統言體用之妙也。本體無朕。初無可

名用顯而名著焉。如觀聽知能。生化子孫。皆本然之理。卽妙用之名也。妙用未顯。理無不蘊。妙用既顯。理無不彰。故無處無物。不有本然妙用之跡。人惟不曾用心研究。故中有不明耳。夫既由作證。而至於渾化。則全體大用。靡不備見於當體矣。求之也真。斯得之也實。得之也實。則其承領之也。自不能已。夫是以合體用而篤契之。總其一切法。則而實踐之矣。

分信第四章

我信真主。信一切天神。信一切經書。信一切聖人。信後世。信善惡有定。自主。信死後復生。分信者。專言功用之妙也。主宰之造化萬物也。其大者。則有神聖。其告戒下民也。則有經典。其是非分別之不爽也。則有善惡一定。其有明而不能無幽也。則有後世。有後世。則有死。死。後復生。誠能認識親切。使一切功用之妙。歷歷如在目前。斯無時無地不與主宰相照。

對而亦無時無地不渾入於主宰之體用中矣。

大讚第五章

清哉真主。世讚歸主。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真主至大。無時無力。惟以尊主。

大讚者。總證信之極致也。夫證主而至於真實之境。信主而得其體用之全。則功夫純粹。心胸專一。不復於主宰之外。更見一物。不復於主宰之外。更存一念。夫是以目之所視。惟主也。心之所入。惟主也。此時自己一段聰明才力。皆無可恃。惟渾融自化於本然之妙而已。又何必於全體大用之外。復爲多詞以讚之耶。

愚按五章一章也。五義一義也。分章別名。明次第也。前章起後章。後義完前義。顛倒不得。增減不得。學者誠能玩索而自得焉。其義有愈進而愈深者已。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四終

大方廣華嚴經卷之五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沅江馬汝爲宣臣閱訂

山陽楊斐萊洪益較梓

五功篇

五功者。修道之方。盡人合天之法程也。
一曰念真功。二曰禮真功。三曰齋戒功。
四曰捐課功。五曰朝覲功。五者皆主命。
而聖人作則以示衆人者也。

總綱

形器既章。天道隱矣。氣稟日生。真理晦矣。情僞
日出。本性昏矣。明者蔽。純者雜。而通者塞矣。人
於天命根原。罔知所自而返焉。聖教五功。念禮
齋課朝。示人修道而返乎其初也。

天道人心。妙合而通也。真主以一理賦物。而
人之稟受不同。故有聖凡之別。聖人以道道
物。則道無不明。凡人以物物道。則道有所蔽。
道有所蔽。何能循其理以還復其本初耶。因

是主命五功。示人修道之方。開蔽通塞。指其
來路導之歸焉。功以五者何。蓋人之心性相
偕。如鎖鑰然。耳目口鼻身。受聲色味臭觸五
者之染。遂生愛惡五者私欲之簧。詳見五
功義鑰交締牢。莫可解。必按鑰製匙。緊緊恰合。不
差絲杪。以啟拆之。則簧與鑰脫然解矣。夫人
一身有五者之累。必以五法對治之。其累乃
可漸釋。其累既釋。則性於斯見。而道於斯明
矣。此五法所以爲修道之切要也。

念知所歸也

世人雖有意修道。而苦於不知其法。是以無
成功也。念主。則心有所歸。而不致流蕩忘返。
蓋真主爲大化根原。萬命所自出。凡欲返本
命之初。務以真主爲準。嚮斯得所要。歸而身
心俱有收束矣。若不知念此。而他有所念。則
今生後世。既皆失脚。莫可藥救。仍望成功。何
可得也。

禮踐所歸之路也

凡人欲行道必先識路程而後可長驅以往不然則岐途異向終無到日也蓋人自主命之初歷胎胞以迄於成人其中所歷之境不一多歷一境即與本來之地多遠一層愈歷愈遠故其歸根復命難而又難當日郵遁而來今日豈能一蹴而返禮拜者踐其原來所歷之境而步步漸次以返之也當日自主命步步郵遁以至於今生今日即由此生步步郵遁以復歸於主命此禮拜之至義也

廣義 夫人初受主命只此一靈湛然純妙絕于氣血繫于胎胞煩諸滋養取諸安位則氣稟日生而真理蔽矣及其生也知愛惡明趨避貪貨利而食色則情偽日起而本性益昏矣此人與主步步漸遠之緣也然需者如初稟形氣必需氣血以資長養而後四肢五臟九竅百骸乃成其體其體既生必需飲食以資靈動而後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乃著其用直至少壯得聖教培植學問開發漸見本性之良通經解理維持大日本而支頂其功大長養之性以其自小而榮枯生死之氣矣靈動之性以鳥獸之性為痒畏避饑寒運往來具有鳥獸之性遂染食色嗜慾之事矣惟人性之良獨能泯探源却妄思真然苦累於物欲之海

沉溺于生死之關豈能驟然超越而復其未生之初地乎譬人之客于外也距家甚遠關山險阻一旦遽歸豈不甚難必須先明歸路然後郵傳驛度漸次還家吾教禮拜之規制為立躬叩跪四儀義蘊精深誠示人以歸真郵驛之路也立戴天履地有命為念也躬屈首懸身有鳥獸平春卑順之象鳥獸知食色象鳥獸有意除食色以趨嗜慾之海也叩伏首偃身有草木麗土初萌之象草木不能免于榮枯象草木者意去榮枯而超生死之關也跪端坐沉默儼然未生無為之體取象于無為之體者意常清靜而還無始之真也此禮拜所以為歸真郵驛之路也此聖人所以謂禮拜為梯主之階也

齋以絕物也

人牽物欲而不能連絕者以其有所求也齋者絕其所求之義也蓋性本無為而拘於氣質則有為有為則不能不求於物齋用無為之功而效無求之法也無求於物自能絕物絕物而無擾於性則本性復而不二於主矣

課以亡已也

人之所以不能合道者只因有已事事都從已上起見便與道不合輪課一條其事在於捨財而其意在於捨已事之屬已者不一而

惟財是已之所最着音。已無從捨捨財卽捨已也。捨已則已亡矣。亡則無適而不與道合矣。故求道之士外諸物內亡諸已。則繫戀之念全消。沾染之事悉化。不必刻意求道。而道自不覺其渾融妙合矣。

朝復命而歸真也。

人惟懷土之念深。則契道之念淺。命朝覲者。使絕域登途。去其貪戀。以近本原也。夫朝覲之人。割愛離家。崎嶇跋涉。而後得詣其境。則凡修道之人。亦必克去已私。勤修苦行。而後得還其真。此又借有形之朝覲。以啟無形之朝覲之義也。

修此而後天道盡。

以此五者爲修道之功。則違道不遠矣。夫道一者廓天地。析微芒。物無不具。人無不全。萬化之所由出。亦萬化之所由歸也。出之於此。而不能歸之於此。豈道之遠人哉。亦人自遠於道耳。人能依此五者而修之。常念則得所歸。

矣。常禮拜則明所歸之路矣。齊則絕物而向於道矣。課則捨已而無自用之私矣。朝則自遠之。近自外之內。而復歸於本體洞然之位矣。外之所朝。猶存趨蹌之跡。而內之所朝。渾然與真宰之體爲一矣。修道之功。豈復有過於此者哉。

念真

念者。心乎主宰之謂也。有心念有口念。

心念者。聚精會神。以致於本原之地。此無形無聲之念也。口念者。稱揚贊頌。以不忘無始之真。此有形有聲之念也。口之所至。必須心至。其念始不落於虛浮。心之所至。必須口至。亦足以勉心而生其誠敬也。禮法在口念。近主在心。故念之一功。爲修道之首務也。

念以時。心念無時。

口念爲有形有聲之念。而形聲足以礙之。如與物接。不得暇。則不念。故曰以時也。心念爲無形無聲之念。則形聲不得而礙之。如視聽。

言動起居食息之頃。一心專注於主。不敢暫
怠。則亦何時是念。而亦何時非念。故曰無時
也。雖然是亦祇爲中人以下者道耳。若上智
之人。全體歸真。身心融化。表裏如一。卽日應
事接物。未嘗不是念主也。第此上智事。必上
智人知之。未至於上智者。則不知也。

念之功用大矣哉。

念也者。萬事未形。其心已動。爲善惡之造端。
理欲之根原也。維時時念主不忘。則凡視聽
言動。皆思主命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矣。
維事事念主不忘。則凡日用工夫。克盡敬畏
之誠。而不流於怠荒之弊矣。一事不念。或貽
四體之憂。一時不念。或致終身之患。念之爲
用。顧不大哉。此念主所以爲修道立教之樞
要也。

凡爲念者有十制。

制主制也。五功皆各有主制。有聖則有典禮。
有副功。主制主所命令也。聖則聖之常行也。

典禮兼主命聖則而爲古今之通禮。人事之
當然也。副功則惟各人自任而獨善其身者
也。念之一功。總其心念。口念有主命十事學
者宜細心玩味。加謹體貼。庶不致念落於虛
浮也。

誦辭

十制之一曰誦辭。辭卽諦言。第一章我證之
辭也。此口念也。口念而誦此辭者。蓋念主必
先識主。識主親切。無過於我證之辭。誦之以
示真實無謬也。故聖人教人正道。以誦此言
爲準。禮法判人邪正順違。以誦此言爲定
知義。

二曰知義。義卽我證之辭之義也。蓋旣誦其
辭。則宜知其義。若徒口誦而不識夫辭之所
以然。不幾與弗誦者等耶。故知義在禮法中。
序雖第二。而在近主之道則爲第一。何也。近
主之責在心。而口其次焉者也。

信斯理

三曰信斯理。理卽我證之辭之理也。蓋既誦其辭。且知其義矣。仍必心中誠信其理爲至是之道。夫口誦心知。乃庸衆之所習。異端之所能者也。若無心中誠信。將何以別於庸衆與異端乎。庸衆之所以爲庸衆者。不知此理也。異端之所以爲異端者。不信此理也。知此理者。謂之知者。信此理者。謂之信士。故穆民之名。獨以稱吾人。而不以稱他人也。此云信士。天方民云。

恒斯道

恒。常也。守也。旣誠信此理爲至是之道矣。卽當時時保守。服膺勿失。譬如行路者。必循程依徑。惟恐一涉歧途。卽非抵家之路。又如得寶者。必謹守兢持。惟恐一有失落。遂成廢棄之嗟。念者。旣得斯道。必朝虔夕惕。動思靜存。惟恐一有失悞。仍爲歧異之歸矣。信之者。真守之者。定終身不怠。乃能生死無患也。此十制之四也。

問不諱答。求不緩授。

有人問此理於我。卽明言告之。不得隱諱。所以示已之信。而亦啟人之信也。有人求此理於我。卽正言授之。不得延緩。不得推委他人。所以推已之所得。而亦使人得之也。前四制乃已所獨明。此二制乃因已之明。推以及人。而使之無不明。後四制則又堅信去疑折異。端黜邪說之辯難也。

明天主有之理

主有之理。三曰造作之理。曰事爲之理。曰執掌之理。何爲造作之理。天下無一器一物。無造作之者。譬如盞盂。必有陶工。剪刀。必有鐵工。桌椅。必有木工。屋宇。必有梓材。皆未有無工作而遂自成其爲器物者也。夫天地亦有形之物也。又豈無造作之者。而遂自成其爲天地乎。以是知天地必有造作之主。無疑矣。何爲事爲之理。天下無一舉一動。無爲作之者。譬如舟行。必有篙師。車行。必有御夫。風驚

凌空必有人爲之提綫。飛箭投的必有人爲之發機。未有無操御之人。而舟車自行。無提綫發機之人。而鳶箭自舉者也。夫天地如此。其運行萬物如此。其生息又豈無爲作之者。而遂自能運行生息乎。以是知天地萬物必有爲作之主。無疑矣。何爲執掌之理。天下無一物則已。有則未有曠置而無執掌之者。譬如房屋必有房屋主人。田園必有田園主人。卽至一器一物莫不皆然。况天地若是其大也。萬物若是其蕃也。又豈無主宰以爲之執掌也乎。以是知天地萬物必有執掌之主。無疑矣。

主一之證

主一之證三。曰一數之證。曰齊治之證。曰義理之證。何爲一數之證。蓋萬數始於一。不始於二。真宰爲造化萬有之始。又豈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明矣。何爲齊治之證。蓋家必一長而後齊。國必一君而後治。從未見

二長同尊。兩君並理。而收齊治之效者。况先天地而爲宰制萬化之原者乎。又豈可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亦明矣。何爲義理之證。設使主有二。將謂二主同能乎。抑二主異能乎。同能則有一不需二矣。異能則有彼此有強弱矣。有彼此則天地之造化不應出於一致。有強弱則強者爲主。弱者不應爲主矣。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更明矣。

惟主無比之據

比謂比擬相似也。一切萬有皆有比似。惟真主無比。似萬物之所以有比似者。因其有形。色聲臭之可指也。因其有義理氣數之可擬也。真主不類於形色聲臭。不屬於義理氣數。將何以爲比。似哉。真主之本然清淨無著。超於意慮思悟之表。不特其本體無可比似也。卽其妙用亦無可比似。不特其功能無可比似也。卽其爲作亦無可比似。試看真主所造物。物皆生人之所造物。物皆死卽一蟻一蚊。

一草一芥無非生活者人有能造一蟻一蚊
一草一芥爲生活者乎萬物之中莫貴於人
亦莫靈於人莫能似況不及人者乎以是
知真主絕無比似也凡此以上諸論皆藉外
物而爲證猶非切近之道也切近莫過於身
身之有性是爲真主定有止一無比之實證
也有有身而無此身之性者乎有一身之中
而容兩性者乎有謂此性爲如何形象有一
物可以比似者乎學者能即自己身中參求
有得則認主之理思過半矣

知夫穆罕默德之爲聖也爲聖之至

千古以來爲聖者多矣而惟穆罕默德爲至
聖至聖也者德無不備化無不通全體真宰
而爲用者也有宗派焉有感應焉至聖之靈
卓出天地未有之先爲萬有理性之宗至聖
之身挺生天地既全之後爲萬世聖人之果
天地譬如一株大樹至聖其種也又其果也
果與種不二也是故天地之大莫不胥其孕

育而成有萬聖之靈莫不稟其蔭應而得生
詳見性理圖說
是故其形爲阿丹嗣其靈爲阿丹祖
其教統萬教而備其法集萬法而成其道卓
越萬道而中正與日月同光與天壤同久也
經謂凡欲識至聖者先須認其宗派此至聖
之宗派也至聖之感應莫可數窮而其超越
前聖者可以萬計若珠丸毓秀珠丸至聖身不藏于父脊而現于父額白其父之父祖之祖以上至阿丹凡本支傳繼其生身者皆額現其種子若寶珠然母既孕而父額之珠九隱焉肉印光瑩有肉印

見于胸膈有天神光於阿丹阿丹先覺至聖天使之文云念及遂有白光自額出以示神應拜丹青於唐主至聖感應非見于東土唐玄宗使使求之不允往使者摹聖像以歸玄宗懸幅拜之像隨拜而隱皆感應之徵末而亦前古聖人之所未有者也至其感應之垂久而爲天下後世據者則有主授之經焉有服教之人焉經冊三十而不繁能包總前聖億萬之經其篇百一十而有奇能詳闡幽明化育之旨其理明其義深其文辭高出天下而無與比是則其經爲可

據也。服教之人。功名富貴不能惑其志。異端邪說不能亂其衷。適殊域傳子孫。累世而不易其信。道盛教衍。無往不通。是則其人爲可據也。視其宗派之原委。感應之神奇。爲教之正大。自生民以來。未有一人可以幾及。則其爲至聖也可知矣。

集覽

滇南馬文炳至聖贊曰。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日月而後天地明。有聖人而後教化興。隋唐之際。異端蜂起。鳴羽西。方紀綱廢。而尊卑倒置。主折節于閭閻。教道衰而真傳墮。編民稱尊。釋梵普天。長夜目瞽耳聾。賢愚爲之失路。仙神爲之靡依。日

月爲之失明。天地爲之減色。若世亂紛爭。罔知共主。大哉聖人。命立天地之前。挺生千聖之後。珠九毓秀。仙樹登名。感神光于鼻祖。肇元命于先天。聖哲天縱。鍾靈異于初生。德化神奇。兆祥光于東土。動星辰犯水火。迴百川而西注。驚鬼神以夜號。佛仙倒鑒。證聖天符。香馥馥以浸衣。蠅虻傍而避體。肉印光瑩。雲頂覆若夫迴夕照分圓月。登九霄而直上。懸石作千年之証。烹魚杜衆底之疑。大道于是方興。至人因之始悟。大哉聖人。教闢千古之後。道徹天地之原。拜丹青于唐主。道邁三皇。稱大聖于孔子。德超五帝。若夫受真經。遵明命。授天仙而伏鬼。神幽雨濟。作之君。作之師。奉天討以正羣。迷道協三才。明徹高厚。化及廣人。感毒羊之異。殊羅擁白帝之軀。作放廢之惡鳥。啣贊真人之牒。化入人心。誠感鳥獸。天哉聖人。道傳千聖之宗。忠竭萬天

之主威格。格來之異。二百年母子重逢。破法之或。或七千人。心悅誠服。現祥星于天。望紫氣而識所生。落明月于宮。懷盼白雲。而知所處。照臨之下。影不留塵。履載之中。心非住世。咽怒氣于醜。墓掩塵埃于朽骨。若其來樹影。湧指泉道。括天地之機。起亡命息塚。刑誠回真。主之怒。大哉聖人。救災于御。問禦獄。焰于長橋。仙神稱頌。庶幾咸瞻。孰謂能文。僉云天授。困而能施。貴而不驕。高而不滿。衰而能勤。柔而能屈。潔而長往。窮神知化。復命歸真。明非日月所照者。遠思非雨露所澤者。深壽莫極于魯各馬尼富。莫極于蘇來馬尼道。莫極于聖人壽有時。而盡富有時。而窮。聖人之道。與天壤久與日月光。雖教有殊途。下愚不移。或珞珞冒玉。盡地而止。若病及膏。有移何傷。日月之明。迄今千載。而下率土東西。遵聖人之化。見其男女正長幼。序貴賤。分親疎。

別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寬弟。忍夫和婦。順師嚴道。崇篤忠信。禁奸詭。助喪探病。擇訟解爭。顧愛親戚。和睦隣里。恤孤弱。憫困貧。刑罰不設。盜賊不興。畫地而禁。道不拾遺。大哉聖人。功同天地之能。道冠天人之表。與七十二祠之苗裔。超羣軼類。宜其穆穆流波。毫光浸斗。可謂至矣。可謂至矣。噫。微聖人。吾將安歸。微聖人。務民安歸。全此十者。然後可克其念之功。

不誦辭。無以證。不知義。無以明。無證無明。則念無基。不信則無實。不恒則無成。無實無成。則念無功。諱荅者。欺緩授者。吝。欺而吝。則念有病。不明主有之理。則念虛。不明主一之理。

則念不專虛而不專則易至於疑不明主無
比之理則念雜念雜而邪知惡覺起焉不知
穆罕默德之爲至聖則向道無由歸真無路
而其念不入於傍門岐途未之有也是故念
者必全此十制而後可以克其念之功

聖人曰維念百功之髓萬善之元仁者恒念克
終無虞修道者甚不可以無念也

髓言其精旨也元言其根始也百功資成於
念猶百體資成於精髓也萬善資始於念猶
萬物資始於元氣也念固滋百功而統萬善
者也人能恒念則功成而善足自可終身無
禍亂之虞矣百務咸以念主爲本况修道爲
天人會合之機而可不以念主爲要也哉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五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六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沅江馬汝爲宣臣閱訂

山陽楊斐萊淇益較梓

禮拜

拜者身乎主宰之謂也日禮五時密於昭事之
功也有條例有儀則

條例行於禮拜之先如沐浴冠服等是也儀
則行於禮拜之內如頌經躬叩等是也

皆分見

後條例乃禮拜所待以成禮者也儀則卽禮
拜之本功也譬如織布帛條例猶機杼禮拜
猶布帛儀則則布帛之經緯也布帛以經緯
爲質待機杼而成禮拜以儀則爲質待條例
而成條例全儀則備禮拜乃能盡善條例不
全儀則不備則不能盡善以機杼布帛爲喻
者布帛有經緯一毫絲縷紊亂不得機杼有
銜軸分寸安置偏倚不得工夫當如何細密
則知禮拜之條例儀則亦當如何周全矣禮

拜者存心加謹焉

條例先沐浴

沐者洗七竅。目二耳二鼻孔二四肢及兩便。

其法用餅貯水先洗手次兩便再洗手次口。

次鼻次面次臂次膝頭及耳及項次洗足全。

浴者洗七竅四肢兩便及周身。其法先沐不。

鮮澆洗先兩臂膊然後洗首項次面次背。

次項次肩次胸腹至臍復及兩腋兩脇次洗。

者為貴洗必先上後下先右後左先前後後。

各用其水到手到三遍乃淨拭用巾二上下體。

塵事勿集于心中沐浴之水不可傾于廁側。

凡兩便有所或瘡傷膿血外注或嘔吐或。

病狂或昏暈或夜睡必沐而後拜房後或遺。

精必浴而後拜婦女月經既止或產後既淨。

必浴而後拜不然皆不潔人也不得臨拜。

經產有專書詳細學者當審究明白為訓問。

也。中庶愚婦孺女咸知當行可止之法以便。

盛服禮拜以盛服禮也貧乏或燕居便服姑容然。

必須潔重沾衣以徑寸為度輕穢沾衣以。

徑少則可恕過則必浣。重穢者糞。

輕中。以。必浣。食之。及一切野禽之糞也。

不及度而浣之為高貴或有謂星點必。

浣者蓋慎士之小心而非通衆之法也。男子。

之衣上必過肘下必覆膝婦女之衣自首至。

足皆蔽無露。除面與手凡應蔽之處露其四。

分之一未可也。婦女應蔽之處如髮如項如。

皆各為一體于一體而露四分之一未可也。

男子應蔽之處膝之上臍之下少有露未可。

也。男婦失衣無以蔽體跪禮可也。跪禮可掩。

禮為尚若。禮仍不可掩者如婦女。者則以跪。

之首項臂。等則仍以立禮為是。

潔處禮拜必以寺中為尚不能入寺則必擇淨地。

而禮設地有穢污經日曝乾不沾者可也。兩。

則不相入故也若地乾而用蓆簞而穢污透。

於上寧立身而禮摹形躬叩可也。首屈為躬。

蹲距為跪若蹲距而衣後委地沾污則仍直。

立存心于跪可也總之聖人之教活潑通融。

不容磨也。正時日禮五時。庚午由酉亥也。寅日晨禮午日明。

禮申曰。晡禮。酉日昏禮。亥日宵禮。各因其候而命名也。時分初末。而其中卽正時也。晨禮初時。曉既發。其末時。則日未出也。晌禮初時。日既昇。其末時。則物之影有如兩物長也。除原影。晡禮初時。晌時既出。其末時。則日未落也。昏禮初時。日既沒。其末時。則曠氣未淨也。曠氣日餘氣也宵禮初時。曠氣既淨。其末時。則至夜半也。

正向

禮拜必以朝堂爲正向。朝堂在天方。吾人居天方之東。則必西向。以而於朝堂也。朝堂名在天方國。天方者。天地之正位也。其地處四極之最中。拜主處四極之下者。必以朝堂是向焉。蓋以真主無象。亦無方所。惟於天地之正位。朝向之。庶四方禮拜者。各知所準。凡寢疾不能移。寢疾臥病不起者或畏警不敢向。警乃欲殺害之或奔騎於長途。或騎行於泥濘。或有盜賊之恐。衰老之艱。下騎則不能復上者。皆隨其所向。坐騎而拜。以意向西。可也。若涉大荒。或坐舟次。陰晦不辨其方。亦以意向西。可也。

凡騎行。或舟行。先以正向入禮。嗣後任舟騎旋轉。隨向完禮可也。

立意

立意。虔心致意也。蓋禮拜有時。卽晨晌晡昏也。時有數。晨禮四拜。晌禮十拜。晡禮五拜。數有主制。有聖則。主制主之命令也。聖則。聖之常行也。詳見于後。禮拜之人。務先虔心對主。致其意。所禮是何時。是幾拜。或主制。或聖則。或正時。或補還。然後入拜。

闕一而禮不正也

以上六條。如闕其一。則其禮不正。

儀則者。先端立。

正身。面西。直立。毋偏倚。毋仰仆。左右爲偏。倚物爲倚。身後前爲仆。目矚叩所。

舉手

兩手齊舉至耳。然後交手束於臍下。右手執左手。以

大小二指作圈。束左手之指。其餘三指平鋪左手背上。舉手之初。誦戒言。是爲入禮。戒言者。戒止一切塵思。世務之言也。天方名特克比爾

頌經

頌真經也。先頌真經首章。名曰法次頌篇段

長者一章。或頌篇段短者三章。

鞠躬

屈身。平脊。手捉膝。目賜足。默致讚言。讚畢。直

身。然後叩首。

叩首

兩手伏地。叩首於兩手之中。懸肘。虛腹。肘不着地

腹不足指着地。目賜鼻端。默致讚言。每拜二

叩首。

坐。

膝脛着地。立右足。而坐左足。手足之指俱宜

指得以西向也。不立手撫膝。目賜懷。默致祈

左足者。便于聽坐也。祝。凡讚言。祈祝。及一切拜中應。左右顧。道色

關。乃為出拜。色關乃與人通問。候安之

出拜之意也。眾禮則屬辭與

果獨禮則屬辭與左右神明

闕一而禮不成也。

以上六儀。闕一儀。則不成禮。疾病不能立。則

跪禮。直身為立。伏身為躬。不能跪。則臥禮。但

以首偃仰低昂。擬形躬叩。可也。若並不能偃

仰低昂。則以意會。亦可。每儀升降。俱有讚辭。

禮拜中。神存心臨。內慄外兢。毋外慮。毋旁顧。毋

搔手。毋舉足。毋作聲。故犯者。復禮。

禮拜以誠為主。以敬為事。若有一毫。不誠不

敬。便與禮拜之義不合。故凡禮拜。必內境醇

麗。絕去塵物之想。外貌嚴肅。屏除驕肆之容。

無思。無慮。無情。無忽。誠敬純篤。致精神於冥

冥之中。謹方寸於讚頌之際。而後能盡昭虔

對越之功也。若夫泛泛悠悠。其如禮拜何。

一日五禮

一日之中。有五禮焉。五禮始於五大聖人。而

集成於至聖者也。晨禮始於阿丹。昃禮始於

易卜剌欣。晡禮始於郁訥思。昏禮始於爾撒

宵禮始於母撒。各聖之禮。止禮於一時。至吾

穆罕默德至聖。生奉主命。今兼而禮之。宵拜

後增衛特禮三拜。統集大成。吾人遵循其時。

篤行五禮兼五聖之功守至聖之教洵萬世不易之典也哉

七日一聚

天地之數七日來復吾人七日一聚禮焉蓋以省滌七日之愆又以徵來復之義也

其儀詳

一年二會

月歷十二朔晦爲一年一年中有二會一日開會乃齋月後開齋之禮也二日祀會乃禮

祀日朝覲之禮也

二會禮儀皆另篇詳之

晨禮四拜主制二聖則二

先二拜聖則後二拜主制

晌禮十拜主制四聖則六

先四拜聖則次四拜主制後二拜聖則

晡禮四拜主制

晡禮無聖則何也晡禮爲時

暫日落不容

禮拜日未黃又爲晌禮之時其中晷影易度

難以多拜故只禮主制四拜然主制前亦有

聖則四拜在守時者禮之亦美功也

昏禮五拜主制三聖則二

先主制後聖則

宵禮九拜主制四聖則二典禮三

先禮主制次聖則次典禮

典禮兼主命聖則而集成者也故此

禮特名曰衛特禮○總一日之禮三十二拜六十四叩一百七十八贊通爲二百七十四

數蓋合于月行一周天之數也

聚禮十拜主制二聖則八

先四拜聖則次二拜主制後四拜聖則

會禮二拜典禮

典禮古今之通禮也禮止二拜後賢於告諭

後復增四拜曰副功爲附謝真主之義此禮

各地有行者有不行者

按此禮即明禮已時之禮也惟賢學大人

所宜遵而此日則通衆禮之亦使上下均受其利益耳

凡禮拜務當其時務守其中

時即各禮之本時中即各時之正候每一時

皆有初有中有末禮拜於本時之初之末亦

爲完禮但未若禮於中時之爲貴也一日中

者五禮之時各有所爲中也晨禮乃夜交晝之中昏禮乃晝交夜之中晌禮乃晝之中宵禮乃夜之中哺禮居四禮之中經云爾民禮拜務守其中其斯之謂也一日中者心也禮拜之人既端莊嚴肅恭敬於貌矣必守制其心毋使思慮旁騖偏著外馳此義甚善

日禮可補聚會無補

每日五時五禮或一時失悞越時可以還補聚會禮若有失悞越時則不能補以見聚會二禮至貴至重其時必不可失也一日日禮可以獨禮越時自補可也聚會二禮從君隨衆而禮者也不容獨禮故失則不可補也禮拜乃限時之制並無越時可補之例經中無此條聖人無此論故凡至正時雖病卧必禮奔趨必禮其時斷不可越也茲云可補者乃後賢之權法用以姑容衆人耳尚教務民豈可不謹于正時而以補爲例哉又豈可不取尊貴品位而以庸衆自居哉

惟大人有明禮有夜功有祀親之禮

大人乃賢而有學有位之稱明禮已時之禮也日光明著于已夜功靜夜之禮也此二禮

在聖人爲主制謂真主特命聖人行者也在賢學爲聖則謂既爲聖人常行在賢學即宜遵守行之如聖則也謂庸衆無責也善之人體聖效賢爲副功而已矣非必遵也謂庸衆無責也責只在五時五禮及聚會二禮餘者無責也祀親之禮其仁人孝子之爲乎亦禮於已時

祀禮二拜明禮夜功無數

祀親之禮二拜明禮與夜功之禮無數或二拜或四拜或八拜或十二拜夜功有增至二十拜至百拜者皆不拘聖人夜功或以二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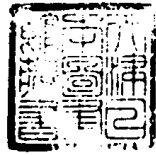
終夜或以百拜終夜多寡不時未有定數只

在頌讚之長短耳

聖人曰禮拜乃滌罪之泉行教之柱近主之階也蓋以禮拜有閑邪存誠之妙拜跪起止見幽明化育之理對越趨踰寓天人合一之機禮拜之爲功微矣哉

禮拜則塵情盡却生人之本性見矣本性見而天運不息之幾與一切幽明兼備之理莫不於拜跪起止間見之矣禮拜則物我皆忘

身心之私。妄泯矣。私妄泯而忠孝廉節之事。與一切盡已盡物之功。莫不於恭敬對越時。盡之矣。夫一禮拜而其義蘊包舉之廣大如此。其事顧不重哉。故禮拜爲吾民日用功夫之本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七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沅江馬汝爲宣臣閱訂

山陽楊斐萊淇益較梓

齋戒

齋者止食色以謹嗜慾也。每年一月

天方以日行一周天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晝夜之一爲一歲以月行十有二月計三百五十四日又三分晝夜之一爲一年歲以步天時年以紀人事故凡屬典禮皆以十二月一周計之每十二月中齋戒一月蓋止食色以謹嗜慾也

鷄鳴而食星燦而開

鷄初鳴曉未發之時也星始燦日已落之時也凡人誤食於曉發後或日沒前開齋後仍補

口之中省躬漸過

自曉發後除禮拜外食色不親諸務不作惟

省察已躬洗滌罪過而已

故齋之日官不聽訟民不列市君不設朝不幸野

凡齋之日官不理辭訟民不列市易君不設朝視政亦不幸野遊獵蓋齋乃無爲之功也物欲塵情悉當屏絕國政民務亦宜休止惟宜潛居省躬滌過或守靜於寺

齋之前必致意

齋之昨夕或夜次必虔心立意吾所齋者爲

何齋蓋齋與拜同亦有主制有聖則有副功立意不誠則無功立意不合則亂功是故凡行一功必立一意意也者事功之樞紐也聖人曰萬務本乎意其斯之謂歟

甫月朔見月而齋有蒙則足其前月三十日

是月之朔昏時視月見光則明日齋若有雲氣蒙蔽月不得見則儘足前月三十日於第

三十一日齋

二十九日而月見則齋竟三十日而未見

月開矣

齋之定期一月月大齋三十日月小齋二十

九日以見月爲例不論測筭蓋測筭者以人

度天也見月者自天命人也人度以常謂人

度日月朔晦乃天命以時謂月之隱現早遲

天道之常也天以時乃天命之時也

時之義大也齊月天命之月也天命之月什

其事也月朔一定者也或以測算而通之專

也至其見光也或早或遲本乎冬夏天行斜

正之差或晴或晦由于風雲時候之變斜正

之差天運之循環也氣候之變造化之時義

也順乎循環遵乎時義人道之當然也且月

之朔準日之行自古至今止二十九日有奇

從無足三十日者苟一準月朔以爲始則齋

者當齋二十九日乎抑將齋足三十日乎齋

二十九日則于朔不足齋三十日則于朔有

餘有餘與不足殆非人所能自擇以處焉者

也惟本乎時義而行三十日或二十九日順

天之道承天之運聆造化之命令故曰時之

義大也真主命人以見月聖兩國異日而齋

者相入則同日而開如東城人于二日起齋

城人至西城西城人方齋二十九日在東城

人已齋三十日矣若未見月且未可開待與

西城人同開若西城人至東城東城人已完

三十日或二十九日見月開矣西城人亦與

之同開所欠一月或二日隨後補之

副功齋者則以見月可也。以月朔可也。經書中于別月為副功。齋不設見月條例。可知已。學者不明乎此。而于別月皆以見月為定。如勒哲卜捨而邪以前諸月適值月初陰雲掩蔽數日不得見月。學者膠滯不儘前而儘後。往後推去。迨至齊月竟有初五六日入齋。初五六日開齋者。豈有月于初四五日而始見光者乎。因副功而誤主制謬矣。昔有野人問月朔于聖人。以定入齋朝觀之候。聖人告以月朔之法。至今野人用之。較測算之月不差一日。夫野人無知無識。其入齋開齋不差一日。學者依經據典。反容差三四日乎。何

凡疾病或旅途俟後補可也。齋為善。

疾病危急之病也。旅途離家有三日路者。若

在家立意出行某處。其處距家有三日路。纔

踰郊鄆。即作旅途論。郊鄆者鄉與城交界之市也。遠路歸

家未入郊鄆。仍作旅途論。凡此二等止齋後

補可也。若行至一處立意寓十五日以上。則

與居家等。不容止齋。蓋止齋者原為途次艱

難也。若病中途中。可以照常持齋。其功更大。

故曰齋為善。

婦女行經或產後宜後補。

行經或產後俱不宜齋。待淨後計日補足。行

並產後另有專書詳之。

乳孕畏傷後補可也。

婦方乳子。或懷孕身重。畏傷其身。或傷其子。

開齋後補可也。

誤破一日。補一日。

誤食於曉發後。或誤開於日沒前。或被威逼

而開。或藥物浸入。如敷藥于瘡。滴藥于耳。或沐浴之時。水浸于諸竅。或

致吐。勉強嘔吐也。或誤吞金石果核之屬。皆為破

齋。嗣後按每破一日。補一日。無罰。凡忘記食飲或不

已吐或夢遺或灰烟蠅蚊之屬入腹。俱不破齋。若雨雪入喉則破矣。

故破一日。罰二月。

偶失為誤。任意為故。凡人明知居齋。而故意

飲食。或御婦。或任意不齋。則除補一日外。仍

罰連齋六十日。若六十日內。間斷一日。或故

破一日。前齋盡廢。必從復再起。不容間斷。

無能釋僕一人。無能食貧六十人。每麥二觔。

此言故破當罰者。若不能齋六十日。或能齋

復有間斷。綿延無已者。則釋放一僕為良人。

若無僕或有僕而不能釋則食貧者六十人

或食一貧六十日每日餐餐二食禮法斷以

每日一人食小麥二飭無則大麥四飭此俱準

官秤每飭一十八兩

亡人欠齋按日罰麥如數

凡亡人囑有欠齋受業人當用其遺財按每

一日給麥二飭與貧

衰老維難且罰且補

凡衰老難於齋者按每齋一日給麥二飭與

貧若衰而復健或弱而復強或病而得愈仍

須補齋

按給麥食貧禮法之定規也天方風土多食麥且尚食貧故禮法之規如此若在異地則以各地所宜之穀如米如粳之類俱可但須準二飭小麥之價或即以價亦可

病旅至死無罰無補

久病久旅者死其在病在旅所欠之齋既無

補亦無罰凡補罰者補罰其主制之當然也

也故無補亦無罰也○若于其病後愈一日而後死或于其旅歸一日而後亡則按其

數所歸之日數罰麥如例

聖人曰凡物有課齋氣質之課也又曰齋非僅

止食止色也務齋諸耳目身心故齋之日不起

妄念不動塵思舉止唯敬語默唯恭

一切不善嗜慾為之先氣血為之乘守齋則

嗜慾遏氣血羸非為妄作無所從起矣德性

所以養心而能潤及其身飲食所以養身而

能累及其心齋止飲食正抑氣質以強其心

也心強則明明則私欲化而真性見矣此齋

所以為去邪逆矣防真衛善之良法也

集覽

禮記祭統曰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敬也則不齋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不致其嗜欲耳

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

于禮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

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

丘環山曰散齋七日以定之即祭義所謂散齋于外也致齋三日以齊之即祭義所謂致齋于內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

聽樂是制其外所以養其中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是謹乎中

以應乎外交致其內外之謹專致其精用也其義如是事神無不格矣古人之致齋

也其嚴如此後世齋戒者雖禁不飲酒茹

素等事而不知其所以齋之理也

軍御內而已。而干聲樂之奏。則未有禁焉。當夫太宰告戒之時。嚴庭尚為奏樂。而人臣受誓戒者。往往鼓琴博奕。以為毋犯干齋。殊非古人齋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之意。請行禁戒。

課賦

課者。隆施濟以防聚歛也。凡人執有資財。滿貫應於四什取一。以給貧乏。踰年一算。

資財者。可以營運生息之財也。如金銀錢貨之類。金銀什物。金銀首飾。俱作資財。住居房屋。服食器用。及坐馬耕牛。珠玉寶玩。無論多寡。不作資財。○滿貫者。天方以金銀鑄錢。使用金錢。以二十為滿貫。每箇約重一錢。銀錢以二百為滿貫。每箇約重七分。今即以金二兩為滿貫。銀一十四兩為滿貫。於四十分中捐一分。給貧。踰年一計其有。擴而克之。若有百千萬億家資者。皆照四十取一之數。清白算出。無隱。

每金二兩。捐金五分。每銀一十四兩。捐銀三錢五分。

凡屬金銀首飾什物。鑲歛等。俱準其分兩。并金銀貨價合算。

錢貨作銀。租者如貨。

銅錢貨物。俱照時作價。若有店房地。或器物。以租取利者。俱與貨物同。照本物價值。捐課如例。

牛滿三十。捐一犢。音矣。一歲牝牛也。四十捐一犝。音貝。二歲牝牛也。六十捐二犢。八十捐

二犝。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牛三十捐一犢。每牛四十捐一犝。

羊滿四十。捐一殺。音古。牝羊也。至一百二十一。捐二殺。二百有一。捐三殺。三百有一。捐四殺。至四百

亦然。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羊百頭。捐羊一頭。

駝滿五頭。捐一羊。十駝捐二羊。十五駝捐三羊。

二十駝捐四羊。二十五駝捐一駝。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五駝。捐一羊。每二十五駝。捐一

駝

以上牛羊駝牧於郊野而圖資生者則如是論若喂養於家者雖多無課若營運生息者則同貨物論作價美銀給之

羔犢無課有壯必捐

羔羊未孕者也犢牛未卒歲者也羔滿四十或犢滿三十俱無課乳駝亦然若羔四十中有一壯或犢三十中有一壯則應以壯者捐之若乳駝五頭中有一壯則應捐一羊

諸畜營運生息者如貨

馬驢騾馱負生息者俱與貨物同作價美之牧於野喂於家同

田園所產抽其什一

田園自行栽種所產如五穀果實瓜菜蜂蜜等無論多少俱抽其十分之一給貧若非自行栽種如柴草之類則可以無課

鑛窖所得抽其五一

金鑛銀鑛銅鑛錫鑛鐵鑛冰銀等凡自行開

採所得無論自然成或燒煉成俱抽其五分之一入官或給貧掘地得窖物如金銀錢物等輸五分之一給貧若窖物中有穆民跡記如本教經書名字等則如失物不得自用當訪原人而歸之不得其人將以給貧可也自己無力自用可也鑛窖之課父子兄弟若貧俱可受之開鑛得煤礮硝鹽硃砂寶玉等俱無課

被貸自捐

凡人執有資財而爲他人負欠當如數自捐其課若彼負者不償無課若許以將來償償後有課

負債無課

凡人執有資財而負人債除償債所餘不及滿貫者無課

受課者穆民良人在生貧乏

一人而兼有此四名者方可受課言穆民則外教人不應受言良人則奴僕不應受言在

生則既亡之人不應受言貧乏則有滿貫者不應受受課財者非人不可故不以課財起建寺宇或修砌橋井及作一切義俠餽贈等事義如置義田義宅及置經書於義學等俠如為人謀幹加功贖罪及買盜逃還主等餽贈如勞來賞賜及慶弔人情等凡此等類俱不可以課財用之

先親而後疎先近而後遠

本族父黨母黨妻黨隣里國人依次多寡諒給之不得送向遠方別城若彼地有骨肉至親應受課者送去可也

有餘入義庫

若課財多而受者少則除給散所餘將以報官入義庫天方聖制國有義庫專納民間課財之餘及無名失物或逃亡家財無承業者皆入之庫以備饑饉賑荒歉或以濟遠來窮迫之人

父子不相與受夫妻不相與受主僕不相與受父之父以上祖或母子之子以下男或女皆不相與受課財妾與妻同僕必係買者若係傭雇或當僕或許贖之僕則可與受若將課財給與許贖之僕卽以贖身可也然必給付

而後以贖不得折算

富者之幼子奴僕不應受他人之課財

父富而子貧子既分有執掌可以受他人之課財若子幼尚不能執掌仍是父事故不可受也主人富而奴僕貧奴僕亦不可受他人之課財因奴僕自無執掌也凡課財必給與自能執掌自專用度者方可凡所謂富者不有力或有滿貫財貨不應受課財者卽作富者論課財不與哈申人尊聖族也

哈申聖族之名也按哈申乃聖人曾祖太王之號因支裔衍盛卽以其號名其族居古來市之地古來市者天方鄉鎮名也聖人生於其鄉故後裔仍爲哈申人而稱之者但曰賽一德猶云世子也

按課財不與哈申人乃居天方法也天方禮制凡屬聖人後裔及先賢世廕皆月有俸廩其不受衆人之課財宜也今賽一德居東土者既無國俸又無供養若云無力豈惟當給更宜厚重以尊聖族也

故給與不應受者應復給誤給與不應受者不

復可也。

凡給課必先度其人應受不應受。若明知其不應受而故意與之。應復給。若始不知爲不應受者而既與之矣。嗣後知非應受可不復給也。

是故給者必慎。受者必謹。蒙涸而取其財者罪在不宥。

給者受者俱當謹慎。給者當令受者知其爲課財。庶不蒙涸以爲餽贈。而受課者亦必先度已之所有。倘據有滿貫則必辭拒。若自昧而取之。罪在不宥也。

聖人曰。凡物有課。有所能而施之。以濟不能也。財富者。利濟貧乏。學優者。導化愚頑。言美者。釋訟解爭。力強者。扶危助弱。廣修屋廈以延賓客。多備器用以應借貸。皆課義也。

人惟聚歛之心日盛。則其私己之心愈不能已。捐課乃哀多益寡之義。豁達和衆之心也。夫能推其豁達和衆之心。而體乎民吾同胞。

之義。則天下何者非吾之所有。而吾所有者。又何不可爲天下之所有乎。此大公無我之象也。此天人合一之機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七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八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沅江馬汝爲宣臣閱訂

山陽楊斐蔡淇益較梓

朝覲

朝覲者親詣天闕以返其所自始也。

天闕卽朝堂。又曰天房。天方名蓋造物設之

以作萬方朝向者也。其地在天方之墨克國。

墨克實天下之祖國也。天方乃天地正位在

大地之中。墨克又在天方之中。而朝堂又居

墨克城之中。故萬方之向朝堂。猶四體之朝

心也。人之所以必當親詣朝覲者。返乎生人

之始處也。

期月一朝

每十二月一朝。朝之月曰覲月。天方名。朝立後哲

之期。覲月之第八日至第十三日也。

先期備行

路途遙遠者。先期備行。越一二年路者。若有

力必至焉。有力謂有車騎盤費往來無阻者更須有商旅同伴在路不孤者

比至關受戒。

墨克有五關。禁地界關也。東關曰查惕二里

格。乃而刺肫人戒所也。北關曰格而匿。乃納

止地人戒所也。西關曰祝合。乃沙目人戒

所也。南關曰葉蘭。乃耶滿人戒所也。中關

曰祖里侯來。乃中土墨克人戒所也。凡四

方及中土人朝覲者。至關則必受戒。

先潔已沐浴。

未戒之先。潔意精誠。以省其內。盥漱沐浴。以

滌其外。內外省滌。所以嚴恪心身也。

易服佩香。

去常服。易盛服。須新製。不用浣過。雖炎暑。必

復。復音覆。重衣也。雖盛暑必重衣者。膚不外見也。佩香囊。或焚香。薰

衣。有髮者屬膏油。盛服。所以著威儀也。香膏

所以表德性也。

禮拜致告。
正身面闕。虔誠再拜。告其來意。以冀准備。

誦應辭

應答天命。默契真主之辭也。詳見晨夕功課須高聲

誦之後。凡登山。下川。遇騎者。俱高誦應辭。

入戒。露頂。裸足。不衣黃紫。不佩容臭。不嗅香果。不滌首。不薙髮。不齊髥。不剪指。不取一切修飾。不殺一切生靈。

入戒十一件。乃受戒之法。露頂。不戴冠巾也。

裸足。不着靴履也。黃紫。艷色也。容臭。香囊也。

香果。甘美之物也。皆不可用。滌首。薙髮齊髥。

剪指。修飾之屬也。皆不宜事。陸地生靈。飛者。

走者。山野畜養。皆不宜殺。即傷一蟻一蝗。亦

爲犯戒。當罰。若遇惡獸傷人。能伏則伏。否則

羣力捕之。死無罰。惟魚可取食。

服戒衣

戒衣。不緣不縫。內外俱新製。不用浣過。不用

艷色。雖炎暑必複。不薰香。不膏髮。戒衣并上

十一件。通爲十二件。爲戒者之所當遵也。凡

戒者於十二件中。有犯一件。當罰如例。每罰

幾

至墨克。先朝謁。

朝有三。曰朝謁。乃初到墨克。未至覲期。而各

人自行朝禮也。曰朝覲。即正期大朝也。曰朝

懷。乃將歸而辭別之也。朝謁朝懷。惟在四方

遠來之人。中土墨克人。無此二朝。此二朝儀

與大朝儀同。

寓彌拏。

彌拏。山名。在墨克西南郊。山下地面平曠。凡

大祀。皆立壇於此。山麓有市。朝覲者寓焉。

飲日飲牲。

飲日。以飲牲名。天方名特日委葉乃覲月之第八日

也。人各備牲。俱於是日喂哺飲水。大朝之事

自此日始。

厥明。王侯官庶。咸潔已沐浴。

是日名曰識日。爾里牌日乃覲月之第九日

也。王侯百官士庶。咸潔已沐浴。書中凡言潔已沐浴與齋

戒沐浴同。但潔已乃齋于心。而并戒行食飲也。

王步履出郊百官士庶從之

是日王不設儀衛不乘輿輅步行出郊百官士庶從其後

大會彌拏

自王至於庶民俱集彌拏郊壇之所。有遠路未至者候齊至。

王登壇告諭

王登壇諭衆朝覲拜闕大射宰牲之禮。及駐蹕諸山踐趨各境之儀。並諸功行所以然之

義衆聽而識之

晨駐爾立法堤

爾立法堤山名在墨克城外西北三十里。王於彌拏諭畢。帥衆駐蹕此山。爾立法堤譯曰識山蓋入祖阿丹與其后好娃氏既離復會相識之所亦大聖人易卜刺欣受命初識朝儀之處故名凡朝覲人必先駐于此以爲入覲之首行

正儀面闕時或高誦應辭時或恭默念主

此在爾立法堤所宜行之禮也

幕駐母子得理博數厄反

母子得理博山名在墨克東北二十里與爾立法堤相距二十里。王於爾立法堤事畢。帥衆駐蹕於此其儀如上。

厥明歸彌拏

是日即大朝之日也。天方名邀穆納合爾

大射

王帥衆會射於彌拏

凡三射

三射每射七石。每石致讚。心平體正。各繹已

志而射。射不用箭而用石。因箭爲輕浮之物

石爲堅重之物。射石示其志之堅重如石也

初射中射。射於本山。終射射於爾肫白

本山彌拏也。爾肫白譯曰終小山也。以終射

得名。附彌拏旁之西首

止應辭

射畢止應辭。後不復誦

宰牲

俱集郊壇各宰其牲。宰牲之儀見經紀篇牲肉分食衆

貧自攜歸去亦可

食貧爲貴

開戒。

宰牲既畢。去壇歸。爲除戒衣。雜髮。齊髻。剪指。取修飾。

齋戒沐浴。盛服佩香。

此云齋戒。乃除土冠裳之戒。而服止食之戒也。將入覲。潔心。服朝服。帶容臭。或焚香薰衣。

弁冠入覲。

弁冠王侯四民之常服。用弁所以昭敬也。天。按方禮制。王侯百官上庶等級既差。冠裳自別。而于敬事主宰。燕居禮拜以及禋祀朝會之。雖皆著弁。所以示品。雖不同。而其敬一也。王侯百官士庶次第入

覲。

撫石。

闕庭之南。有巨石一片。縱長一丈。橫廣五尺。高去地三尺。其色玄。自天降也。故名立石。又曰天石。凡朝覲人。至闕庭。先必撫石。以示信道之堅重如石也。

周迴克而白七匝

克而白。卽闕庭。

規

橫高廣。

另有記

其上有罩。四

圍有幔。皆錦紵。造成朝覲人遊於幔外。自故

垣外起。周行繞故垣外。至立石止。爲一匝。七

匝而止。故垣者。古朝堂之舊址也。古朝堂。倍大。于新朝堂。因洪水淹沒。後易卜。刺

欣聖人受命重建。飲而小焉。其故垣基址。仍存。在新朝堂之北。遊克而白者。必遊此垣之外。

每過石。必撫。

遊克而白七匝。每匝過立石。必撫之。撫之之

法。兩手平覆於石。舉而口親之。反舉謂以掌向

上

每遊行必讚。

凡遊行。必讚頌念。土不輟。蓋既入禁地。則念

主。讚主。應無止息。然口讚。或可暫息。心念不

容暫離。

臨位禮拜。致祈祝。

位。乃古聖人。且刺欣功行之位也。在克而

白外。正面二十

凡朝覲人遊庭畢。則臨

此位拜主告主申其懷凡二拜四叩首王首
班百官士庶次第繼其後不能入班隨地從
之遲至則獨白禮之此與開祀二會之禮同
但二會之拜失則不可
復禮此拜若失仍可獨禮蓋因路
遠難至且為人生不易逢之會耳
出至索法登絕頂仰天面闕而讚而頌而告默
致已衷陳其志之所在

墨克城外附郭有二山一名索法在城東首
一名默爾禰在城西首兩山對峙如雙角狀
兩山之間曰白土泥川川之兩界復有二墩

各去山百步蓋以樹燈火者也凡朝觀畢王

帥衆由色朗門出

色朗門猶此
云南安門

至索法山登

絕頂舉首向天正對闕庭奉手告祝各人默
致其所懷或為赦過或為准功或為栽培道
德而不致傾覆或為保庇志誠以安於永久
凡屬善念皆可求也既畢下山凡上山下川
俱念主讚頌不息

下徑白土泥川趨於兩墩之間

昔易卜刺欣聖后哈哲姆氏初生易司馬儀

不得水因覓於兩墩之間奔趨往復七次終
不得乃歸見流水自儀足下湧出即今滲滲
泉也凡朝觀人至此必奔趨往復七次蓋以
思古聖人功德之盛云過墩則緩行

至默爾禰登絕頂事如索法

解見於前
復入拜闕悉如前儀

下默爾禰山復入宮城撫石遊庭禮拜致祈
祝悉如前儀凡先後祈祝不得相異若先有
遺忘後次補附可也

歸彌拏

事功既畢歸宿彌拏

厥明復射

朝觀第二日也自王至於士庶復大會射於

彌拏如前初射中射

翌日終射

朝觀第三日也終射於爾脫白此一射候齊
會射可也各自先後射亦可也以朝觀事畢

各有歸程之務云

已

朝覲之事畢矣

歸必辭朝

卽所謂朝懷也。臨歸時仍復拜闕。禮儀悉如

大朝。但大朝乃王率衆隨從而朝。此則聽各人自行朝禮。

謁陵

大聖人穆罕默德之陵也。陵在默底納城。去

墨克正北三百里。陵地縱廣二十里。松栢椰

樹交榦而生。盤連不絕。颶風至此則息。飛鳥

遶空而度。走獸從不踐跡。無遺垢焉。其墓乃

天生祖母綠寶石造成塚。旁砂石。得其蔭色

亦如之。謁陵人取砂石攜往他方。奉爲至寶。

墓頂毫光。日夜侵雲而起。可望於百里之外。

至今如故。衛陵軍士四千人。凡朝覲人三朝

旣畢。將歸時。必來進謁。禱祝於此。

探泉

卽滲滲泉也。在墨克城內。易卜刺欣聖位寢

殿後。其水甘香清冽。朝覲人將歸。盥漱其上。

少飲。用器貯水。攜之祛邪。愈瘋瘵諸疾。辟惡

獸。藏之海舟。遇颶風。以其水灑之。風浪頃息。

復詣闕。撫幔。拊髀。懽然。鞠躬而退。

幔。闕庭之幔也。拊髀。以手捫心。惓戀不欲舍

去之意也。懽然。心有所不安也。凡出朝。必面

闕鞠躬。反踵而退。

按闕庭之幔。錦紵造成。厚寸許。顏色千狀。萬國所希有也。每年一換。王命預爲製造。

待朝覲。日去舊易新。朝覲後。將舊者裁裂。按朝覲人數。作塊。每人分給一塊。珍護以

歸爲朝覲之徵云。

經曰。穡民必朝。路艱可待。傳曰。路塞乏用。無親

命。廢疾可無朝。

凡屬穡民。俱當朝覲。以完主命五功也。但路

途艱塞。或無盤費。或父母在堂。或因疾殘廢。

則可以不朝。

道行經云。朝之爲言。會其紛散而返乎其本也。

省親親賢。開心念主。其亦猶之乎朝也。

父母生身之本。夙夜省視。居家之朝也。賢學明教之本。晨夕親近。在境之朝也。心百務之本。動定檢閱。當體之朝也。主宰萬化之本。語默思念。至切之朝也。凡人不得朝于天方。遵此數事。亦可以當朝之功矣。既得朝於天方。遵此數事。可謂日日朝時。朝終身無間者矣。

集覽 明朝世法錄曰。天方國有寺。其寺分爲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可容數萬人。四方本教人雖一二年路程者。皆必至朝覲禮拜焉。

紀錄類編曰。其寺各克而白。外周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門。門之兩傍皆用白玉爲柱。共四百六十七柱。前九十九柱。後一百一柱。左一百三十二柱。右一百三十五柱。其堂以五色石壘砌。四方平頂。內用沉香大木五條爲樑。以黃金爲闕。其牆壁皆用錦絨爲單。罩之。蓋二黑獅子守其門。其門堂之左。易司馬儀聖人之墓。其墓俱是綠徽。不泥。寶石壘砌。之長一丈二尺。高三尺。闊五尺。其圍墳之墳。以黃甘玉壘砌。高五尺。餘城內四角。造四座塔。宣傳禮拜。左右兩傍。有各祖師傳法之堂。亦以玉石壘造。整飾極其華麗。天方朝堂賦畧曰。夫朝堂者。肇某子開闢。創于中古。飾寶玉而爲庭。陳陳香以爲

士華橫丹陸實天下之偉觀。香棟金簷。誠古今之勝槩。深宏淵靜。崇巍高堅。鳥飛飛而空過。纖垢不遺。日炯炯而中懸。層欄無影。憑識承天之聖。智足見丕世之神。功垂雲筆。漢揭露飛。震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中裔。迴中海之競流。拒崑崙之險阻。天地所鍾。舉入極而拱向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八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九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山陽金學舒董醇參訂

楊斐慈樹玉較梓

山左馬明道信篤全較

李持中恒一

古而邦篇附開齋會禮

儒有禮祀之禮以事天。禮之爲言潔也。

吾天方聖教有宰牲事主之典。名曰古

而邦。蓋亦有潔已以希臨格之義。考其

名與禮祀畧同。究其實義則別有寄也。

古而邦。潔已爲禮。以希臨格於真主也。

古而邦。朝覲同義。總以求近乎主也。但朝覲

乃親詣天房之禮。古而邦。遠人不得至天房

而於各地所行之禮也。故其儀制多相彷彿

焉。

其爲禮也。系於三事。大瞻禮也。會集於郊也。宰

牲也。

大瞻禮。恭奉主也。會集於郊。統合衆也。宰牲以牲之血淨。示已之私淨。藉牲之順德。獻已之純德也。

自王至於庶民一體遵之。

古而邦。自王至於兆庶者何。乃至聖之教。合

上下而一於敬之義也。蓋人有尊卑而主則

惟一。詎因名分有殊。而遂二其敬事之誠耶。

故民與王同。邦實非僭也。

凡有執掌。施厥牲費。男女大小同。

執掌。論資財。并其副餘。得有滿貫者。卽當遵

禮用牲。不論其爲男女大小也。資財者。金銀

錢貨之類。副餘者。除日用所需。而附置之物

也。如積糧閑宅田園珠石寶玩之類。計其所

值滿貫者。卽應用牲。此典論滿貫與天課之

滿貫不同。蓋天課只論資財。不論副餘。此典

則兼副餘論之。至若無資財。有副餘。值得滿

貫者。亦當用牲。不可廢禮也。

父子不相代。夫妻不相代。父代子祀。用子財。夫

代妻祀用妻財

此言各人行祀各人任之非可混為相代者也。雖父子至親若子有執掌又為祀亦必以子財用之。雖夫妻至密若又為執掌夫為代祀亦必以妻財用之。不可以私親蒙漏也。婦女無贍禮無集於郊。

婦女之事尚隱故無大贍禮。無大贍禮故不集於郊也。若婦女自有財物執掌則只有牲費之責。

先期備牲牲尚畜不用野

尚畜惟牛羊駝三項可用。餘項如麋鹿獐狝禽屬俱不用。

駝曰大牲牛曰少牲羊曰配牲

駝風畜故為大牲牛土畜屬地屬地者原供人用故為少牲羊以作祀便民也一夫之用也以副二牲故為配牲

牲必壯

羊壯過一歲者牛壯二三歲者駝壯五六歲者不及壯不用

牲必全

生而無角無耳無尾勿用損角損足失耳尾三分之一勿用無齒者勿用若能食草姑用可也

牲必肥

瘦癯瘋癘替疾羸弱不能行於祀壇者俱勿用

牲既足覆以巾

凡備牲作祀擇既定即覆巾於背以為識示隆重也

勿摘毛勿穀乳勿以耕負勿用孕

凡牲以作祀者善哺喂不得剪取其毛不得擠瀝其乳亦不容用以耕地負物如牲毛自落乳自滴則以所落所滴施給與貧賤有孕宜易之若已產則并羔犢而合祀之不易可也

牝貴於牡。黃貴於黑。一肥貴於二瘦。七羊貴於一牛。

牝性靜順。黃色美觀。肥取健意。羊取馨香。須健壯。故用二瘦不如一肥。貴全美。故七人共宰一牛。不如每人各宰一羊。

得肥須去瘦。

始備牲瘦。繼而得肥者。則用肥者。去瘦者。

十錢買牲。貴於千錢給貧。

十錢言其至賤也。人有私愛恤牲。寧施錢財。

不用牲者。不忍於宰也。殊不知雖以千錢給。

貧。未及十錢之牲之當於禮也。恤牲而舍錢。

是徇私而廢禮矣。

上戶以駝。中戶以牛。下戶以羊。

宰牲之禮。諒各人之力。不顧職位之高卑。惟

計執掌之多寡。故上戶巨富之家。雖一人宜

用駝。中戶多執掌之家。雖一人宜用牛。下戶

僅得盈貫之家。一人用一羊可也。不及滿貫

者。不稱戶。

辛 一人牛七人駝同牛

一羊作一人之祀。一牛可以作七人之祀。七

言其盡數也。非謂必七人而後用牛也。三四

人用一牛。更善。至若巨富之家。雖一人亦宜

用一駝。與牛同。亦可以七二人共一羊。未可

也。八人共一牛。未可也。須按人丁增之。如二

用二羊。八人則用一牛。一羊。九人則用一牛

二羊。十人則用一牛。三羊。餘者增算。至如十

四人則用二牛。或一牛七羊。多則又增。不得

苟減。此皆就下戶說。僅可完禮之法也。

大祀三日。

大祀限期三日。即觀月之初十日。十一日。十

二日也。其日與朝覲日同。朝覲在天方本國。

遠國有不能來至天方者。

祀於初日至善。有阻。則二日三日。

凡祀必於三日之初日為至善。若初日有疾

風暴雨。或震驚大故諸阻。則祀於第二日。若

二日又有阻。則祀於第三日。三日後復有阻。

未可祀矣。但宰牲於其家可也。不必會集於

郊。若有大寺。可以容眾。贈禮於大寺可也。凡

人旅行。或忘失祀期。越三日。不必祀矣。

是日王公百官士庶咸潔已整齊

潔已所以修內。整齊所以飾外。內外修飾。以

臨大祀。致誠敬也。

齋戒沐浴。

此二者潔已之法也。齋戒以潔心神。沐浴以

潔身體。

盛服佩香。

此二者整齊之法也。盛服以著威儀。佩香以

表德性。人含德性。如木含馨。香馨不顯。則與木同德性。不見則與庸衆同。故

曰佩香以表德性也。

咸着弁。

自王至於庶民。皆着弁。

王步行至郊。百官士庶從之。

祀之日。王不設儀衛。不乘輿輅。步行於郊。天

方各國凡行祀禮。必於郊野。如居異域。則祀

於寺。然一城中有數寺。必會禮一寺。不可各

寺分禮。

登壇。

祀所之壇也。

王首班。公侯後之。學士後於公侯。庶民後於學

士。

此分班之序也。

贊教申禮。

贊教又後於庶民。揚聲誦禮七遍。近制贊教

九遍。或贊教九人。誦禮七遍。都爲六十三贊。蓋取聖壽六十三歲之吉云。

咸起立。面闕而拜。

此拜名曰祀會。天方云。二一凡二拜。闕即天

德額子哈。闕朝堂也。雖居異域。必以朝堂是向。

致意。

致其祀會之意也。心致其意。爲主制。口誦其

辭。爲聖則。

四舉手。

一切拜中。止用一舉手。惟會禮。用七舉手。先

一拜。四舉手於頌前。後一拜。三舉手於頌後。

初舉手後。拊手默讀。一舉三舉後。俱垂手。四

舉後。拊手聽頌。其第二拜。每三舉後。俱垂手。

勿捐

每舉大讚。

首領者揚聲大讚。衆人恭默從之。

獻頌。

四舉手後。首領高頌天勅。衆人恭聽。

躬叩再叩。

一躬二叩。此爲一拜。

起立獻頌三舉手。躬叩再叩。跪坐。

此爲二拜。

默致祈祝。左右顧。道色闌訖。

跪坐中。默致祈祝。祝畢。左右顧。道色闌。是爲

拜終。凡拜中一切躬叩禮儀。隨首領之舉止

升降。衆人從之。不得先

告諭。

拜畢。首領登座。座在祀壇上左側面下告衆以祀會之

禮及宰牲之義。

王出衆出矣。

首領告諭畢。出壇。衆人亦從而出。

歸者異途。

赴會之人。歸路異其來路。畏遠者聽之。

返第宰牲。

天方之禮。卽於祀壇宰牲。今處異域。則各歸

其家。各宰其牲。宰牲在巳午交會之際。蓋會

禮歸來之時也。宰於會禮之先。未可。惟野居

之人。不能遠來赴會。禮者宰於是日曉發後

可也。

主人自任宰之。

凡祀牲。必主人自任宰之。須利刃健力。主人

不善。託善宰者宰之。不得託之屠人庖人。

斷其二喉二筋。

二喉。食喉氣喉也。二筋。附於二喉之旁者。斷

喉以盡其氣。斷筋以盡其血。少斷一筋可也。

少斷一喉不可。

駝斷其臆。

臆。項下近胸處。諸牲皆宰於項。惟駝獨宰於

臆。何也。凡牲用宰者。欲淨其氣血也。駝之氣

血最旺其性滅最速若宰於項則氣血未淨而性先滅矣性先滅則氣血不流必有停滯於中者矣其肉爲不淨惟宰於臆則血去甚速性未滅而氣血先盡淨矣一曰諸牲之喉皆露於項故宰項駝之喉露於臆故宰臆取其易斷也一曰駝臆有刀痕可宰項皮厚毛長不可宰也

牲物區作三分一自用一給貧一饗餽親鄰

區作三分蓋隨時宜也非必然之禮也俱以

給貧亦善俱留自用亦可俱以饗餽親鄰亦

無妨分作三項所以合時宜也皮毛可用以

裹經或造器用或賣價以買什物或以給貧或易食類給貧俱可但勿易食類自食勿以

充屠庖骨血埋埋于深淨之所

工價淨之所開會之禮與祀會同第晨食而出施開儀默致讚言弗用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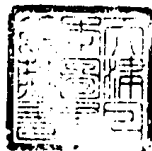
開會開齋之會也禮制儀節與祀會同而異

者四一早晨飲食然後赴會蓋見月已足一

月之期晨食以示開齋之意若祀會通奠會

期乃足十日故拜而後食也二施開儀凡有滿貫財物者按家屬男女大小僕婢進教與未進教者每人施麥二升給貧備僮僕婢先給然後赴會給於前一日不筭給於會之後不可須預備及時散之若祀會則不用儀三心中口中默致讚言非若祀會之高聲讚頌也四不用宰牛羊駝

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九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楊斐菴洪益參訂

山陽

楊斐菴洪益較梓

五典

五典者。乃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經。爲天理當然之則。一定不移之禮也。篇分八章。前有總綱。每章後引主諭聖言數條。以証本章之義。又集稞傳數則。以廣本章未盡之蘊。凡主諭。則書經曰。聖言。則書聖人曰。其不書者。則稞傳也。

總綱

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男女而後人類出。故夫婦爲人道之首也。

天地生物之本。男女生人之本。男女之最初。繼主而立極者。阿丹也。阿丹天下萬世人之元祖也。厥生好娃。配爲夫婦。故夫婦原出一

體生齒繁衍。互爲配偶。一世別其胎。二世別其父。三世別其祖。四世別其父之祖。五世別其祖之祖。其後以次漸遠。至不涉於祖父之嫌。由是婚姻有禮。男女有正。而生人之道。擴克於無盡焉。

有夫婦而後有上下。在家爲父子。在國爲君臣。有上下而後有比肩。同出爲兄弟。別氏爲朋友。人倫之要。五者備矣。

夫婦既立。子女生焉。子女生而上下之品判焉矣。父子者。家之上下也。君臣者。國之上下也。上下雖有家國之不同。而爲尊爲卑之理一也。上下既分。爲上者一。爲下者衆。而比肩之等列焉矣。兄弟同出之比肩也。朋友別出之比肩也。比肩雖有同異。而爲長爲幼之義一也。人倫之禮本乎三。而盡乎五。三者男女也。尊卑也。長幼也。五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五不外於三。而三則約乎五之義。三不外於五。而五則統乎三之名。各義立而道

盡人倫之要無餘蘊矣。

夫五者萬物之本也。

天地生人。德成於倫。五倫之禮盡而生人能事畢矣。天地之生義完矣。故曰五者萬物之本也。一曰萬物即萬行也。萬行莫先五倫。五倫立而萬行成。是萬行以五倫爲本也。夫婦生人之本也。

夫婦爲人道之綱。修此而後家道正。家道正而鄉國正矣。故聖人之教五倫自男婦始。

父子尊卑之本也。

父子者尊卑之所由生也。父子定則鄉而長幼。國而君臣。由是而皆定矣。故聖人教人明尊卑自父子始。

君臣治道之本也。

君臣者治道之所由定也。道統於君。行於臣。君臣之分定而天下歸於至治矣。故聖人以平治天下之責歸有位也。

兄弟親愛之本也。

兄弟者並蒂之果。同本之支。舉世交遊未若兄弟之近切而無嫌也。故聖人教人親愛自兄弟始。

朋友成德之本也。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師長。成我者朋友。朋友一倫能成四倫之功。故聖人教人定交以成德也。

修此而後人道盡。

五倫之序天理之自然也。五倫之道天理白然而流行者也。五倫之理天理流行而無所不包。無所不貫者也。故其理該萬理事該萬事。聖人慮人不能全此五倫。因制爲典禮。頒行天下後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本有以盡其分之所當然。斯不愧人爲萬物之靈也。聖人立五功以盡天道。又立五典以盡人道。者天道原相表裏而非二也。蓋盡人道而返乎天道。斯天道有以正其本。天道人道盡而爲人之能事畢矣。

夫道

夫盡其爲夫以愛其道五教之禮法以嫻其儀食之義粟以潔其養量豐歉以示寬儉嚴內外以正閭閻無傷毀以永緒綵

禮法卽教規念拜齋課事公姑勤紡績育子治饋之類是也義粟營謀合義如士農工商各以本分財帛爲潔也量豐歉者量入爲出勿過儉勿過奢也嚴內外者婦婢不出戶外僕吏及非骨肉男子不入內戶也毀傷詬詈之語繾綣歡洽和順固結不離之意全此五者夫道盡矣

聖人曰以非禮營物而養妻子非愛也

非禮營物者非本分應得之財也或以勢索或以術取爲妻子衣食之養豈得爲愛乎

經曰夫建乎婦又曰豐用寬歉用儉

建立也有養給得宜不使危困之義蓋婦秉柔弱倚仗於夫唯夫能建立之養給稱其豐歉時豐則用寬時歉則用儉非過侈過減之謂也

聖人曰婦有過善言以教之勿輕去

善言徐徐婉喻也去出之也婦無輕出之禮必犯悍惡淫賊不敬公姑不勤夫事而後可以出若非此例但徐言善道以歸於好此爲夫之道也

聖人曰妻暨僕民之二弱也爾衣衣之爾食食之勿命以無能爲

妻依於夫僕依於主皆不能自立故曰弱也衣之必冬夏得宜毋使我煖而彼寒食之必饔飩同饌毋使我飽而彼饑至命以事必諒其才力之所能爲如不能爲者勿強命之也聖人曰夫不私色不吝用妻衆必公其衣食御當夕不易室

私色外婦也用日計當然之費也御內事也妻多者凡衣食寒煖粗細濃淡厚薄必公同一例入御之期必均平有定當此夕不易以彼夕亦不御於他室如是則男無偏寵婦無私妒永和之道也

妻不助我以德仇之不媚我以色珍之

妻稱內助助德也若徒以色媚我不以德助我是將導我於不義也故可譬如不媚以色而助以德賢婦也珍之正所以賢其賢也

勿嫌貧勿憎醜安居唯和非常有客必同餐

婦之所貴在德性不在富麗夫之所貴在和愛不在苛擇嫌貧憎醜小人之事也有婦者非有正事必同室而居非有客至必同餐而食不疎其情也

愛妻以德不以色

愛德則彼日攻於德愛色則彼日攻於色

訓婦以父母之事先於已事

娶婦之意爲承先繼後代身事父母也子治於外婦治於內內外倡隨而孝行成焉古人稱爲內相良有以也如徒以已事爲先父母之事則後之殆非娶婦之意矣

婦道

婦盡其爲婦以敬其道五言必遵夫取與必聽

命不私出不外見不違夫所欲

遵夫者謂夫之言是固所當遵卽或不是亦必姑且順從從容幾諫諫而不聽則更俟他日必不敢違也聽命者謂取夫之物或以物與人必聽夫命不得任意自行也不私出者謂無夫命不得私自踰戶外也不外見者謂非骨肉至親不得輕與相見也不違所欲者謂夫有所欲不得阻抑其志也盡此五者婦道幾全矣

聖人曰婦尊敬以致夫愛夫愛猶主愛夫惡猶主惡也

忿語人事之常反目室家所有但爲婦者一志於敬無絲毫怨忿則夫雖不愛亦將轉而爲愛矣真主以已之愛惡寓於丈夫愛惡之間見夫之愛惡卽見主之愛惡矣何也主命流行以來婦人有當然之則從夫是也猶子之從父臣之從君無絲毫自用亦無絲毫違逆者也禮由主定孰能違之違禮卽違主也

逆禮卽逆主也。主之愛在順從。主之惡在違逆。夫因婦之順逆而愛惡焉。主亦因夫之愛惡而愛惡之矣。是則見夫之愛惡。猶見主之愛惡也。此不計夫之是非。唯計婦之順逆。

聖人曰。婦無爲聽於夫。

此欲爲婦者。去其私臆。一當聽命於夫也。

聖人曰。自行取與。功德在夫。過在己。

婦人私自爲善功德歸於夫。而已仍有不告之過。其矣。自行之不可也。

聖人曰。婦行主順。隨夫所適。

主順與專敬同意。但敬行於言動食息之間。順則用於應對命事之際。所適所欲也。

聖人曰。父母疾。不命不往視。父母喪。不命不往弔。

情莫重於父母。事莫大於喪疾。非夫命。且前往視弔。況下此者乎。益見婦道以事夫爲重。順夫爲大也。

夫問不諱答。夫召不托事。

夫有問不可隱諱。卽明言答之。夫呼召不可推托。卽隨呼赴之。果有要事。不妨實告。若夫固欲其來。雖萬不容置。其亦置之。

夫命事。不委於諸婢。

事宜命婢者。夫自命之。旣命我。卽當自行。不得復委於婢。蓋敬德在勤。勤易致愛也。

夫怒。不得去左右。察已過。婉容修言。以回其喜。語曰。婦非至賢。不克完婦道。非至忍。不能稱賢婦。忍不易言也。人能忍之。我亦忍之。非忍

也。忍之而默默避去。非忍也。忍之而逆氣立於前。緘口坐於後。非忍也。必不去其左右。婉容愉色。柔言修飾。回夫之怒。喜動於心。形於色。返乎其初而後已。斯乃爲真忍也。安得入下盡賢婦。而與之言真忍哉。

婦美美德。不美美色。

君子之美婦人也。美其德而已。不美其色也。彼徒以色爲美者。陋矣。

婦有大德。二不私不妒。

不私不妒。尋常事耳。謂爲大德。何也。蓋二者爲近今之通病。婦雖賢。且不免安得不稱大德乎。正物以希爲貴之意。

居貧困而守禮。遭患難而無怨。

禮易行於富有。而不能不墮於貧困之時。心易安於逸樂。而不能不變於禍患之日。誠爲婦者。知以從夫爲順。雖居貧困而不違禮。處患難而無怨尤。婦德可以稱厚矣。

婦從夫。守約事姑。

從夫命。守夫約。事公姑也。

婦謹言。夫無憂。婦謹行。夫無辱。

婦人口舌實爲是非之端。婦人放恣卽爲敗家之漸。故夫之憂辱。關於婦人。牝雞不可司晨也。語曰。讒婦天下之毒。妒婦丈夫之疫。可毋畏哉。

女自十歲始。除伯叔同胞兄弟母舅。卽不應見。女子十歲而品格定。非同胞至親不應相見。如伯叔父之同胞也。兄弟身之同胞也。母舅

母之同胞也。則皆可見。不然。畧涉疎遠。皆其所宜避者。嗚呼。見且不可。而况相與授受乎。授受且不可。而况相與同器共席乎。聖人之教。其謹於男女者嚴矣哉。或曰。婦女所不可見者。乃可與爲婚者。若然。則凡不可與爲婚者。固皆可見乎。庸知聖人立教。於至親至近者。爲尤嚴。蓋情親則易亂。物近則難防。卽同胞伯叔母舅兄弟。相與接見。亦所不得已焉耳。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終

大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一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楊斐菴淇益泰訂

山陽

楊斐菴湘芷較梓

父道

父盡其爲父以慈其道十謹胎教命名開乳報牲防患害潔衣食嚴教訓擇師董學量才授業及其長也男婚女嫁而爲親之道盡矣

父母初孕卽節欲制情檢身習禮無妄作無

非言惡聲亂色不入耳目非其飲食不入於

口益於性情者從之賊於性情者去之如是

則神清氣定而子得其養是謂胎教及其生

也一日開乳子生一乳先食以甘物三日命

名子生三日父母命名必以美好字或貴物

名或聖賢名男用男名女用女名勿以天地四行各勿以草木鳥獸各勿以賤名七日

報牲子生七日內父母宰牲報主以謝覘其

疾痛防其患害衣食務潔教訓務嚴擇循良

之師以董其學量其才能而授之業大方之禮子習

學至十五歲視其資質何若性情何若能學者終學否則爲農爲工爲賈各因其才而授之不可固執于一業蓋人生各有志卽稟于造化之本領也順之則易拂之則難嘗見人家子弟魯鈍不靈父母必欲令之讀書習經以圖進取又或儘堪習學而父母反驅之市井俾彈意經營以致貲貲一生終于寡就凡此皆不能順其所稟之過欲成就子業者尚其審男長爲之婚女長爲之嫁男長以二十歲爲限女長以十六歲爲限一日皆以知情爲限一日以情盛時爲限不及期而婚傷子過期而不婚父母有過語曰男大難制女全此十事而爲大難防爲父母者其可忽與親之道盡矣

傳曰惟天地代主育物父母代主育人父母鞠

育功較天地爲勝

傳言天地父母皆係代主而生化者也第天

地之所生化者物也父母之所生化者人也

人靈於物故父母之功較天地爲勝可不盡

心栽培審才授業以各成其志乎

聖人曰父母其繼真主而生人乎男女必同育

聰拙必同愛教之以禮授之以業習射瀦以防

不虞瀦渡也食之必以潔衣之必守分以布勿以

帛

父母若知其爲繼真主生人則知凡所生者皆真主之所命也。或男或女。或聰或拙。無非真主所與。惟承順真主之命而愛育之。且宜教以禮儀。授以藝業。使習射。瀦水。以防不虞之患。食以潔。教以右手。衣以布。勿以繒帛。如此。則父母生育之道斯完矣。若以所生不合而怨憎之。非怨憎子女也。是怨憎主命也。烏乎可也。

聖人曰。勿以男喜。勿以女愛。惟男暨女。真主所寄命也。

今世之人。每喜男而憂女。其以男可繼業而女不能承家耶。男可營謀。而女無所取益。吁。何所見之淺也。予嘗見富貴之家有敗子矣。未見敗於女者也。忠樸之家有蕩子矣。鮮有蕩於女者也是男亦不足恃。女亦不足畏矣。况男與女。原有分定。非喜之則來。憂之則去。可以由我者也。惟知其皆真主之所寄命。則男女同。願愛喜矣。

形有男女。禮有嫡庶。所出同也。其愛宜均。

正室所生曰嫡。姬妾所生曰庶。雖有男女。嫡庶之殊。而同出自父。則愛宜均。均其愛者。同其恩也。同其恩者。一其生育之道而無偏也。夫教有三。胎教於生前。禮教於幼習。學教於少知。失於胎教。則氣質不純。失於禮教。則言動無節。失於學教。則德行無成。教而不善。子之過也。不教而不善。父之過也。

胎教。先天之教也。禮教學教。後天之教也。先天之教本也。後天之教末也。今人既忽其本。又失其末。奚怪氣質不純。禮貌不周。性情不善哉。爲父母者。誠欲成全其子。亦先自盡其教可也。

子習學。豐其衣食。倍其用度。使無紛志於營謀。學爲衆業之尊。有子營藝。有子習學。則習學之子。衣食用度。當豐於營藝之子。所以重學。所以使其心無外慕。乃得精於所習也。聖教重學如此。而今人視習學爲餘事。不特不能豐之。結之。而且減之。使之其給用不勝反貧外。

慕餽求以至有恩利不顧義者風斯下矣何怪乎學業之難振耶凡父母之愛子學者東家之待來學者皆當日復斯言以爲爲學之助勿謂習學宜苦苦自苦也非苦之也無誇譽無姑息富教以禮貧教以節以克成夫性德斯慈愛有方也

父母知用慈愛而不知慈愛之方則慈愛反爲禍害矣誇譽姑息常情之慈愛也豈知誇譽則長其狂妄姑息則恣其惰慢狂妄惰慢則事業無成德業不立豈非禍害之大焉者乎惟嚴之以教又於教之中各因其時當富貴教以循禮使無驕奢當貧困教以守節使無諂瀆則成功以漸而立德有基矣是所謂慈愛也彼以禍害爲慈愛者何其悖耶

子道

子盡其爲子以孝其道十敬事而順潔誠而養奉以親身執守良業勤於學而敏於善不危其身不辱其名奉父母於無過親在從其事親沒守其愛

敬小心翼翼無怠無忽也順無違潔精純誠

實也親身凡事以身先之也良業務本也勤學敏善近正人行正事也不危身者不登高不臨深也不辱名者大而刑憲小而物議微而衾影皆所當慎恐貽父母惡名也無過者奉親於道也從其事者奉於生前行其志也守其愛者謹於身後保親之所愛也全此十事方盡爲子之道然其要在於一敬餘皆由敬生依敬立因敬成者也故經文直以敬爲孝行之首蓋敬於靜則無時不盡其心敬於動則無事不竭其力敬於生前敬於身後擴而充之事無盡量時無終窮皆孝也皆敬也人子庶幾其無愧也夫

經曰爾民報主暨爾雙親

經言報親次於報主者示報親之重也木有本水有源吾含靈成形之本源惟主與親則吾之修身盡性無非等源報本之誠故言天道莫大乎尊主言人道莫大乎事親盡人道卽是盡天道未有盡天道不始於人道者也

聖人曰孝有三重焉。敬身。愛人。喜近賢學。

孝之所重者三。敬身則身不處於有過。以無過之身奉親。有不盡其誠敬者乎。是敬親之誠。由敬身始也。能愛人。則人之愛我者衆。愛我者衆。有不以愛我之情移愛於吾親者乎。是一人所愛者淺。而衆之所愛者深也。喜近賢學。則交處有道。禮義有所勉。邪僻有所防。自不立於卑暗。亦進父母於高明矣。斯孝之至也。事親者不可不知所當重也。

聖人曰事親而不識主。不體聖。不親賢。居而無業。愚而不學。雖孝弗稱。

天命聖則賢行。所以孝親之法也不識主。則不知天命爲何禮。不體聖。則不知聖則爲何事。不親賢學。則不知賢行從何修。一切不知。流浪一生。舛昧一世。雖有奉養。何足以稱孝哉。

修身奉親。光顯祖考。啟迪後人。父母有過。婉言愉色以諫之。悔孝之至也。是要在乎學。

萬務以學爲要。而事親爲尤甚。蓋守身爲事親之本。不學則不知所以修身。何以事親乎。惟處心好學。身入於正。能正身事親。則親悅矣。親悅則德成名著。我之祖若宗。因我之賢而益顯。我之子若孫。遵我之訓而皆善。設父母有過。修身以諫。父母自翻然樂從。不失其身。而事其親。斯謂之至孝也。然學立而行至。行至而德成。故曰在乎學也。

子事父母。猶奴隸之事主人。不緩命。不改委。非身所能。則請命僕協爲之。

奴隸之事主人也。無緩命。無改委。子事父母亦當如是。父母有命。必親身行之。若所命重大。非一己所能爲。則請命僕人協爲之。允命則已。不允。仍是自行。不得私心委僕。恐父母不悅於中也。母方胎我。艱苦備嘗。母方產我。顛危莫測。及乳我。惟恐弗充。育我。唯恐有疾。炎日不去。懷冬。夜防其冷。鞠育之恩。皆父母親身爲之。爲人子者。雖捐軀用命。莫能報其萬一。乃有給之以月費。委之于奴隸。終日一至省視。數日一候寒煖。猶若不足稱孝哉。

親扉未啟不敢叩。無事則返。有請立而待。有命聲息以聞之。勿敢窺。

扉室也。子至父母之室。門未開不可叩。無事且歸去。有事請命。則立於門外俟開門。然後請。若奉命至。則作聲以聞於父母。如所命者。急必啟戶召入。聞聲而不開門。則知所命非急也。立而待焉。毋內窺。

父母之前不誇勇。不式力。不矜言。毋噉噉變聲。毋跛立。毋箕踞。毋睥視。咳涕必反面。嘔則起而去之。語必視其面。父母命唯而進。安所適終始其命以悅親心。

誇勇逞能也。式力拽重也。矜言銜才也。噉噉飽食氣滿而嘔聲也。變聲語言失常也。跛立偏足邪立也。箕踞盤足傲坐也。睥視邪目褻視也。皆不敬之貌也。時有咳涕必反其面。胸臆欲嘔則起身避去。皆示敬也。凡對父母言必視父母之面。父母有命則隨聲而進。安者無勉強貌。謂之逸領命。終始其事以悅父母。

之心也。

親在不遠遊。不從征。不履。不涉海。不以無事而臨大川。不因財利而輕去其家國。者子不危其身。凡此皆置身危險者也。

父母在堂。子無私事。

父母身之所從生也。凡我之所有。則皆父母之有也。何可私。身不可私。况事乎。事不可私。况衣食財貨乎。於父母而私衣食財貨者。禽畜不若矣。

拜中聞母呼必應入。寺聞親疾則歸。

功課莫大於禮拜。若拜曰。父母呼必應入。寺之際尚未禮拜。聞父母有疾。則歸禮拜入寺。猶以父母之事爲謹。况暇時乎。

父母之喪。貧富貴賤。不違於禮。量力而行宜也。愛其所愛。親其所親。

生養死葬。人子之大事。不可因貧富貴賤。有違於禮。但稱家有無以適其宜足矣。貧者賤者。不得過減。富者貴者。行過後。過減過侈。

皆違禮也。至於父母既沒。凡其所愛。吾亦愛之。凡其所親。吾亦親之。則父母雖亡。仍若未亡而孝思永矣。

一齋曰。父子天性之親也。五倫中惟父子尤重。人於此一倫不真。則一切皆假。于此一倫不修。則一切皆漏。聖人之教。亦教人以尊卑禮法之有可言者。其無容言者在乎人之自盡而已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一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二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山陽陳祖孝翼後叅訂

楊廷桂木天較梓

君道

君盡其爲君以仁。其道十一。一曰體主。二曰法聖。三曰敬賢學。四曰親百姓。五曰廣仁惠。六曰正法度。七曰燭姦。八曰從諫。九曰日省己私。十曰時察民患。

仁者具衆理。該萬善。推其德意。無所不及之名也。體則曲承其心。順焉不違之謂。法猶則也。法度者。凡國家之禮樂政刑皆是也。燭明察也。惟主至仁。故君道必以體主爲先。聖則宣主命令而足爲表率者也。故法聖卽次之。然必親師取友。而後體法之道盡。故敬賢學又次之。百姓者。君所與共此國者也。故親百姓又次之。仁惠者。君所以厚此百姓者也。故廣仁惠又次之。至於人君所賴以經此國者。

惟法度所慮以害此國者惟姦邪。法度不正則下民失守。姦邪不去則君心易惑。故又以正法度。燭姦邪。次之。若夫諫也者。更大君遷善悔過之源也。諫不從。將剛愎自用。掩過飾非。主何由體。聖何由法。賢學何由敬。而百務何由視。故從諫則又次之。由是而進省已私。察民患。則君德愈清明。民隱愈周悉。仁道全而君之所以爲君者盡矣。爲仁之道十其最主則無不仁矣。而又曰法聖敬賢等皆不過從體主中推出者也。蓋主何以體法聖即所以體主也。聖者主之表也。聖人既作。敬賢學即可以見聖也。賢者聖人之遺派也。人君體主有不能盡則必遵聖法以明之。聖法有所不悉則必從賢學以講求之。講求既明。遵而行之。由此可以法聖。即由此可以體主。而爲仁無難矣。至于親百姓。廣仁惠。則爲仁之効也。正法度則爲仁之方也。燭姦不使小人立于朝。從諫不令過失掩于已。則爲仁之力也。日省已私。則謹天理。遏人欲。而一身治時。察民患。則興利除害。拯冤抹瀦。生民樂而天下安。此則爲仁之至也。仁至而君道全焉。體主之能事畢焉。

經曰。呼達五德。維予命汝。爲天下后斷民以理。勿縱私私。則述路。惟諸述路。於有凶罪。呼者。詔而戒之之辭。達五德。天方后名也。予

真主自謂理天理也。真主嘗呼達五德而戒之曰。維予命汝爲君。凡聽斷民事。務復天理。勿縱私欲。私則昏。昏則是非舛錯。述大正路。予且將罪汝矣。可毋愼歟。經訓若此。則知人君之有天下。乃真主命之以治天下也。必遏聲色嗜欲。不敢居位以行其私。則天下無不長治而久安矣。若主以天下付之后。而后以爲奉已之資。安得不諄諄然惕之乎。

經曰。維主命汝。公惠親親。止虐惡。有畔厥命。諄哉汝其欽哉。

此亦述真主告戒人君之辭。公則奉主無私。一切聽斷。賞罰不出已意。惠則萬民有賴。一切災疾苦役。有所拯恤。親親則黨族和同。尊於我者敬之。等於我者愛之。卑於我者育之。由親及疎。推近至遠。而百姓皆知勉於孝弟之風矣。此三者真主之所諄命也。私情無度。謂之虐。任法無恕。謂之惡。違禮背義。謂之畔。虐則傷身。惡則禍民。畔則亂理。此三者真主

之所切禁也。人君遵其所命而防其
以無過矣。

聖人曰：王者真主之影。生民之庇。民枉賴以公。
民屈賴以伸。

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王者體主。若影之
隨形。動靜曲直。毫無異焉。主欲庇民。主欲無
枉民。主欲無屈民。而人君一能體真主之意
以庇之。民有受枉法者。亟用聰明忠
之民有被屈害者。亟須訪察咨詢以伸之。是
則影之義也。是非聽其臆斷。賞罰隨其私情。
影不隨形。民何賴乎。

聖人曰：君民者民之役。一夫有失君之責。

天下莫尊於君。亦莫勞於君。身居九重。富有
四海。尊也。而心必常周於天下。哀勞苦獨痛
疾。嘵嘵之間。一夫不得其所。輒引爲己責。非
勞也乎。是則爲君之身雖尊。而心實勞也。更
役於官。臣役於君。君役於天下。役者勞苦之
謂也。身愈尊而心愈勞。位愈大而慮愈苦。庶

民飽一食。終夕安枕。惟君負天下之重口。
理萬幾。而寢食不安。其心之勞苦爲何如。諺
曰：「一勞在一食。」國主憂勞在一世。君責
之重。愈可知矣。

聖人曰：天下與異端可守也。與枉法不可久也。
此一節甚言枉法之害也。蓋王者所以明治
也。王者明於治。雖政教殊異。猶能守其國。若
用枉法。則非鞏固之良圖也。

人君之治。先已而後人。

君身天下之本。本治而未卽隨之。故治人斷
以治已爲先。

聖賢君已。不必君人。而人心自服。

此一節乃正已而不求於人之意。蓋天下人
情至衆也。人君以一身而欲天下同歸於治。
不必遠騫汎求。惟以君人之法。君已。恕已之
心。恕人。則人心自服。天下自歸矣。

體天下人之體。心天下人之心。人安卽我安。
危卽我危。

人君爲天下之主。須念人我同受造化。同具血肉。同是趨利避害。貪安懼危。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溺猶已溺。饑猶已饑。危者務使之安。而安者必不至於危。人卽我。我卽人。此所謂四海一心。兆民一體之意也。

毋貪廣。毋慮長。輕勢位而重天下。廢私智而聽賢良。

毋貪廣。則不窮兵黷武。與民休息而境自安。毋慮長。則不橫征暴斂。取民有制而動必謹。

輕勢位。則上不窮。重天下。則下不害。廢私智。則無自用之譏。聽賢良。則收才智之益矣。爲

國者其奉爲龜鑑哉。

百工以時。民無怨夫。征伐以時。戍無怨卒。遊獵以時。鳥獸得以生息。草木得以蕃實。此皆澤及生民。恩被庶物之實政也。

時之義太矣哉。天以時育物。地以時成物。人以時導。天失其時。則不生。地失其時。則不長。人失其時。則無以收萬物之利。甚矣時不

可違也。亦不可失也。惟是百務以時。則人民無怨。庶物咸熙。而澤之所及者廣矣。此爲君之實政也。

開諫門。塞佞路。正已以示百官。型天下。

諫門開。則過日聞。佞路塞。則邪日遠。正已以

示百官者。欲正百官。必先正已也。已正而後

百官正。百官正而後天下型。型者。法式於人

而人法之也。古之聖賢。有置木書諫者矣。達

德王置木于朝門外。召人書諫。言于上。海得諫。則欣閱而改之。有懸金買諫

者矣。大賢爾里懸五百銀錢于門首。有能諫一事者。予之。皆足以爲萬

世法也。

人君體天。懸日月以利人。垂雨露而潤物。凡有

所施。不望報也。人君法地。負區宇而常然。包河

海。其如素。凡有所加。不辭責也。

常然不遷也。如素依舊也。天懸日月。垂雨露

而無望報於人之心地。負區宇。包河海。而無

諉責於人之意。人君亦能普施而不望報。任

重而不辭責。斯之謂能體天。斯之謂能法地。

君志在民不在位。實德不實財。省民困。安民業。賑饑扶危。優賢養士。清盜賊。通商賈。寬刑薄賦。旌善討逆。皆所以順民情而成已德也。

民者立國之本。德者致治之源。自省民困以下。凡十二條。經謂皆所以順民情成已德。則有國者亦可以識其要矣。蓋志民實德。則無不勤之政。不在位不實財。則無自利之心。省民困。則民無湮鬱之情。安民業。則民樂農工之役。賑饑。則無逃亡之患。扶危。則無夭札之憂。優賢。則山林隱逸聯袂而登。養士。則賢良方正拔茅而進。清盜賊。則道途無塞。通商賈。則財用有資。寬刑。則斷獄從輕。而囹圄之生。活者衆。薄賦。則惟正易供。而閭閻之沾被者深。旌善。則獎厲鼓舞。民爭趨於善良。而風化自淳。討逆。則止奸禁暴。民皆安於衽席。而雍熙自致。凡此皆民情之所喜樂者也。順之則民樂矣。民樂而君有不樂者乎。君民同樂。王者之功成焉。功成而德著。德著而爲王之道。

始盡

臣道

臣盡其爲臣以忠其道。四。正也。高也。定也。寬也。四者。臣之四維也。用於君。宜於君。用於民。宜於民。

忠也者。以心致之於君。而無一毫之欺隱也。盡忠之道。四。一曰正。正其身也。二曰高。高其志也。三曰定。定其心也。四曰寬。寬其量也。正其身。則君不褻視我。而言易從。高其志。則不希寵於君。而道易行。定其志。則矢志靡他。而君益視爲腹心。寬其量。則包容協恭。而君益委以國事。所謂用於君而宜於君者。此也正其身。則聽斷必公。而無枉屈。高其志。則包直不入。而無私情。定其心。則法律有準。不因細言而輕賞罰。寬其量。則仁恕平允。不因小過而試桁楊。所謂用之於民而宜於民者。此也。四者。臣之四維。維柱也。屋得四柱而立。臣全四者而忠。缺一不可以稱忠矣。正高定寬四者皆由平日

學問將致君澤民之理講求有素一旦得君而事取隱居所求之志一一見諸施行乃能不邪不卑不搖不刻有是四者以全其忠非委質之後所可襲取也有心世道者安可不豫也

聖人曰。民道在君。民行在臣。君臣一德。天下咸寧。

此一節言下民之所攻習。在君臣之所崇好也。一德不二不雜之謂。蓋君崇正。則萬民歸於正。君好異。則萬民趨於異。故曰民道在君也。百官受命於君。身體力行。多方化導。則百姓率從。故曰民行在臣也。君臣同心。上下一德。勉天下以善。不雜於異端邪說。則民心歸一。而天下咸安矣。

君者主之影。忠於君即所以忠於主也。故賢臣事君。無時無事。不以心致之於君。屋漏之中。如對君面。如聆君言。

由君指出主來。正以見其當忠也。一時不心於君。即為不賢。一事不合於君。即為不忠。故雖處屋漏。如對君面。兢兢自持。如聆君言。稟

凜自勉。謹微慎獨。亦猶念主而不可須臾離也。無時無事。五句是忠君之極致。而屋漏三句。則又無時無事。不心致于君之極致也。念主而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此一節就念君念主對舉而互言之。即上節忠於君。即所以忠於主之意。蓋君為有象之主。主為無象之君。念主天道之首功。念君人臣之首行。兩念而兩不忘。則天道人道一以貫之矣。

教不同不相為臣。無已。則必有利於民。而無害於道。

此一節言君臣異教。則不能為治。為仕者之所宜審處也。蓋教不同。則為禮不合。而君臣行事。不無相背。君臣相背。則不能為治矣。設有不得已而為之。必其事有利於民。而無害於道。有害於道。雖有利於民。弗為也。是治末而喪本也。無利於民。雖無害於道。弗為也。是圖榮顯而務虛名也。

甲兵雖強。不如君仁之能克也。城郭雖固。不如

臣忠之能守也

甲兵城郭皆不足恃。所可恃者。惟君之仁與臣之忠耳。蓋甲兵城郭。乃顯然之形勢。君仁臣忠。則又無形之甲兵城郭也。無形之形勢。較有形之形勢。爲最強最固也。語曰。以德可以服天下。以力不可得一人。此之謂也。上體君心。下恤民隱。察社稷之安危。審敵人之動靜。凡有所見。身先衆庶而亟圖之。

體君心。則上不憂恤民隱。則下不困。察祖稷之安危。以安其內。審敵人之動靜。以防其外。人臣全此數者。亦可以盡其爲人臣矣。

賢臣治事於未萌。才臣治事於已見。庸臣待事滋蔓而莫能治也。

治事未萌。非有幾先之哲者。不能故惟賢臣足當之。迨事至已見。莫可及矣。然苟能彌縫其缺。匡救其災。則猶不失爲才臣也。若滋蔓弗治。智斯下矣。故曰庸臣。

覆載之中。無物不備。而能開物成務者。非聖君

賢相未可也

此一節言治國不可興無益之工利。已而勞民也。開物者。開導其物。使知其用。成務者。因物付物。使各得其當也。蓋人非聖賢。則處物不能盡當。措置不能咸宜。而能興作盡合於理者。鮮也。且凡興作有勞多而益少者。有勞少而益多者。其爲利益。有利於一已者。有利於萬物者。凡事勞少而益多者。則行。反是則不行。利於萬物者。則行。利於一已者。則不行。審量而後興作。民不勞而成功。易是大聖大賢之所爲也。

君以代主。臣以代君。伸屈平冤。而反以致枉。是求醫於毒手也。

此一節言人臣代君治民。當用法平允。不可任私而枉民也。真主憫下。民不得其所。將權位付與帝王。以代理之。帝王委託於相。相任與百官。猶心使身。身使手足。本乎一體。相代而不相違者也。屈望之伸冤望之平。猶病

求醫。苟不能治而反害之。非求醫於毒手乎。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三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山陽楊九霞丹巖叅訂

棠邑劉可大簡菴較梓

兄弟之道

兄弟盡其爲兄弟。以協義。

協者。共力同心之謂。義則事理之宜也。言兄弟之所以盡其爲兄弟者。不在務友于之名。而在并力同心於事理之所當然也。分解見後

兄之道在寬容而不嫌弟之不足。在仁愛而不忌弟之有餘。在體恤。不以繁重累之。而傷其筋骨。在涵養。不以小忿與爭。而破其情懷。

此專言爲兄之道。不足有餘。如貧富貴賤。智愚巧拙之類。謂兄之待弟。當如父母之待子。父母之於子也。同一愛養。未嘗分別大小。聰拙則兄長亦當體貼。父母愛子之心。愛其弟。設弟有不足。不可憎嫌。弟若有餘。不可忌妒。有重事。以身先之。勿貽苦累。遇小忿。以幼恕。

之勿與較量。惟恐一有失所。或致傷損。何以問心。何以對父母。何以爲法於子孫。一念及此。則爲兄之道不可不盡矣。

弟之道恭而敬。順而安。循事而勵。有屈而不愠。此專言爲弟之道。恭以貌言。敬以心言。順不違逆。安不勉強。勵自勉也。愠含怒也。謂弟之敬兄。亦宜與敬父母同。蓋兄長爲父母所依任者也。兄強有力。則父母不勞。兄能任事。則父母無憂。兄先我而生。侍奉膝下者久。能體父母之心。敬兄卽所以敬父母也。順兄卽所以順父母也。兄有事。勇力爲之。勿作推諉。兄有屈我處。怡然忍受。不愠於心。凡所以事兄者。惟恐一有不盡。何以問心。何以對父母。何以爲法於子孫。一念及此。則爲弟之道不可不盡矣。

聖人曰。兄弟同本之枝。並蒂之果也。能無和平。此下三節合言兄弟。兄與弟形雖分而源則一作爾我觀。已是不可。況不相和睦乎。如一

木同生數枝。枝枝相讓。未嘗相觸。一蒂並生。二果累累相依。未嘗互擊。草木若此。矧人爲萬物之靈。同出一胞。豈可不相和睦。而反相傾害乎。此聖人見有兄弟不和。而嘆之之辭也。

聖人曰。吾身親身也。吾兄吾弟亦親身也。傷兄弟。不卽傷親身乎。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因其爲父母之遺體也。吾兄吾弟。非父母之遺體乎。而可以毀傷乎。古人以孝悌相連。其義深矣。蓋人能盡孝。未有不盡悌者。不悌卽是不孝。故天方立法。凡不悌者。卽以不孝論罪。

兄弟義共。天下與頌。兄弟義畔。天下與戰。頌稱揚也。戰爭敵也。兄弟和。則子孫觀型。鄉里取法。人將共稱其德。不然。骨肉之間。旣已乖傷。其所以待人者可知。手足而外。安得不與之爲敵耶。近有兄弟不和。反與異姓相親相密者。是忘其親愛之本也。其本旣忘。而人

復與之交寧不自危乎。語曰：無兄弟者無友。又曰：友不悌者非友也。亦大可思矣。

兄弟如手足。右先於左。自然之理也。故任事之責。在兄不在弟。

此一節專言兄之待弟。言既爲人兄。一切家事。當力任其責。不當更諉之於弟。蓋兄弟有長幼。猶手足之有左右也。右強於左。凡臨事。右必勞於左。兄長於弟。亦然。凡事之或甘或苦。俱兄先而弟後。不得自居安逸。而使弟常

勞苦也。

兄之惜弟。猶右手之惜左手也。右先之。左後之。左弱於右也。

此一節又申言上節未盡之意。言不但不當諉責於弟。更當深愛其弟。一如右手之愛左手也。不忍其勞。不責其短。不以己之所能。而強弟以不能。此兄待弟之道也。右手持重。左手副之。非有所命致也。

此一節專言弟之待兄。謂兄固不當諉任事

之責。而弟亦不當盡付之於兄。宜如左手之副右手。不待命令而致之也。

右手操刀。誤破其左。未有左亦操刀。復傷其右者也。左足舉踵。誤觸其右。未有右亦舉踵。復觸其左者也。兢兢而不再陷於失可也。

此一節又合言兄弟。謂兄或不愛其弟。弟則不可因之亦遂不愛其兄。弟或不愛其兄。兄則不可因之亦遂不愛其弟。蓋兄弟之間。自幼至老。周旋最久。豈無一語之失。一事之誤。但能相忍相讓。諒其誤。忘其失。兢兢焉惟恐落於讎報。則無不睦之兄弟矣。兄弟睦則父母安。父母安而親親之道盡。此則喻手足之義也。

一齋曰：人若知兄弟實爲一體。分爲二身也。則無不和睦之兄弟矣。人若知兄弟雖有二體。而實爲一親身也。則無不敬愛之兄弟矣。一體之中。可無包容惜愛乎。一體之中。肯相凌瀆毀傷乎。大可包小也。上可

澤下也。則凡爲兄者。當先施愛於弟。且不僅愛而已也。設若父母之愛。或有不及。則我仍加愛以補之。以成父母之愛。而父母益歡。父母有所惱怒。則我用婉言勸解。以回父母之喜。而父母益悅。斯皆成孝成悌之法也。孝子事親。愛其所愛也。父母所愛有甚於子者乎。是以篇中諄諄愛兄弟。正所以愛父母也。成吾之悌。正所以成吾之孝也。人有不能見及此者。相爭相害。至於父母勸勉。亦不能同歸於好。其爲孝乎。爲悌乎。人道以孝悌爲本。孝悌廢復。可言人道乎。是故欲盡孝者。先當知所以盡悌也。

朋友之道

朋友盡其爲朋友。以忠信。其道三。始於合志。中於合義。終於成全。成始成終。而朋友之道。乃盡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一曰相與善導之謂忠。相與成全之謂信。忠信之道三。一曰合志。二曰合義。三曰成全。志。友必有。所爲。即其志也。或爲天道。以鼓舞。行。或爲人道。以勉勵。屬於倫常。或爲

經營合義。通財或爲謀幹。同心任事。諸如此類。皆志也。凡交友。必先問志。志同則友。不同則否。如二人結友。一爲習家志。不合也。二曰合義。義者事之宜也。凡交不得爲友。三曰合志。志同而義不合。不應爲友。如二友志爲營財。而一欲以理致財。一欲以非理致財。志雖同。而義不合也。不應爲友。三曰成全。全其所志之事也。暫時附會。中途而止。非友也。必相資相勉。有始有終。至於德業成全。初志完畢。乃爲忠信之友。忠信立而朋友之義正。德業成而朋友之道盡。

聖人曰。良友者。兩世之福。

良友。忠信之友也。兩世。今世後世也。人得良友。則生前藉以成德。死後賴以解禍。故爲兩世之福。

聖人曰。良友者。照垢之鏡。療疾之醫。

借鑑良友。則已之妍媸立見。故曰照垢之鏡。得友針砭。則身之邪僻立除。故曰療疾之醫。朋友爲我之半。是第二我也。

兄弟不可分爾我。朋友亦不可分爾我。兄弟

我同氣朋友我同德也。爲我之半者合之則一之意也。是第二我者言我一我彼亦一我合而一之之辭。非析而二之之辭。

朋友如日月相代而不相悖。

此一節乃申明上節第二我之意。日月異體而同德者也。日麗於晝月麗於夜循環相代而實不相悖。故其照歷久而不衰也。交友者求其歷久而不衰亦如日月之相代而不相悖斯可矣。

知交友之道者比德不比勢。

比有互相矜勉之義。古人交友爲德故日勉於德德有不足於人卽爲恥。今人交友爲勢故日爭於勢勢若少弱於人卽爲恥。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交友者盍返於古乎。

友有三曰義友利友戲友也。君子友義小人友利。蕩子友戲。

義友矜善比德之謂。利友望施圖報之謂。戲友縱樂譁洽之謂。君子尚義故友義小人尚

利。故友利蕩逸之子不顧義利。惟縱樂譁洽故友戲也。

古有以多友而稱富者。

友多則所成之德亦多。非富而何。

不圖共樂必也共憂。不圖共謀必也共成。

共樂而不能共憂。戲友也。共謀而不能共成。

利友也。

毋褻慢毋濫交。

交友宜相敬重。不可禮貌有褻。言語輕慢宜

加審擇。不可亂交。故天方有擇交如擇婚之

謬。寧慎擇而寡交。勿離毀而多怨。

交友以德識人以行。

欲交其人。先訪其德。次觀其行。行與德合。然

後與交。有一不稱勿與交也。

交友者。先視其事親何若。處兄弟何若。事親處

兄弟而不佞慎勿與交。

此則識人以行之法也。孝悌百行之本。事親

處兄弟而不合區區文藝安足云。

一齋曰。人有良友。則無事不借以有成。古來賢人君子。有道德學問。而不成於其友者。乎有文章功業。而不成於其友者。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凡有缺陷。而不得情理之正者。朋友皆可爲之周旋調劑。而使之歸於全美也。彌縫其闕。匡救其災。蓋其所成就者多矣。有資其侃侃直陳。而得以自悔其過者。有因其旁引曲喻。而卽爲潛消默化者。有賴其隱微消釋。而保全無窮者。有借其才力通融。而建功立業者。五倫中朋友之爲功。不亦大哉。然我望成於友。友亦望成於我也。若只求友之成全我。我不有以成全夫友也。大可愧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四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江左馬 助佑上參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較梓

民常篇

民常有四曰居曰用曰服曰食。乃生民日用之常需。第有合義不合義之殊。則有宜行不宜行之事。此篇分述各類之。所以然使民識所宜行。庶無悖於義也。

總綱

維造物皇恩。誕敷寵錫。加我愚氓。品類時出。皇誕皆大也。敷分布也。寵愛也。錫賜以物也。氓與民同。品類萬物也。時出因時而生也。真主施化之恩。克彌無盡。專注於人者。至極而無以復加。故造天設地。章日月。陳水陸。皆爲斯人覆載之計耳。迭運陰陽。生物色化。品類皆爲斯民安養之利耳。總之真主好生。使蒸民既得以生活。復得以安享。則憐憫之德。至

高至厚不可勝量矣。

五室以居。木。竹。石。土。革。

此以下分述品物之等類也。木。竹以作宮室。

石。土以作垣壁。作窖。華作帳房。五室備而民

居莫矣。

五鑛以用。金。銀。銅。錫。鐵。

金。銀以通貿易。銅。鐵。錫以造器用。五鑛備而

民利普矣。

五服以衣。棉。絲。麻。葛。裘。

棉。絲。常服。麻。葛。夏服。裘。冬服。五服備而民不

寒矣。

五食以食。穀。蔬。果。肉。飲。

五食所以和榮衛而資頤養者也。穀曰陽補。

爲食之本。蔬曰陰補。爲食之附。果曰味補。爲

食之資。肉曰膏補。爲食之養。飲爲五補之君。

而諸味賴以調和。五食備而民不饑矣。

五食各五。稻。麥。稷。麻。豆。五穀也。

稻曰嘉穀。麥曰常穀。稷曰翼穀。麻曰資穀。豆

曰補穀。五穀皆屬陽。陽以補人。人之所賴以生也。

蔬。瓜。苔。藻。原。隰。五蔬也。

蔬。園生。瓜。藤生。苔。石生。藻。水生。原。隰。野生。野

菜。五蔬皆屬陰。所以輔五穀之陽也。陰陽調

濟。人之所賴以長養也。

果。蓂。藤。實。藻。實。土。實。五果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蓂。藤實如葡萄。蓂。蓂。陽桃

之類。藻實如蓮。實。菱。芡。芡。實之類。土實如地

栗。雪。桃。土。露。子。之類。五果皆味甘。甘以飴人。

人之所賴以滋智也。

飛。走。潛。穴。羸。蟲。五肉也。

飛。肉性輕。走。肉性行。穴。肉性靈。潛。肉性清。羸。

肉性勁。五性皆利於行。而資人勇於爲道也。

又五肉者。稟五行而生。各得一行之精。飛。肉

得木之精。走。肉得金之精。穴。肉得土之精。潛

肉得水之精。羸。蟲得火之精。挹五精以益人。

愈見人秉天地之靈。超萬物而獨貴也。

廣義 飛肉得木之精者。從林而居。故羽毛翎。空之勢。走肉得金之精者。從山而居。故。其頭角有。凌谷崔嵬之象。其趨止也。有。低昂起伏之形。穴肉得土之精者。從穴而。居。故形質有。蘊育之象。其運用也。有。含靈。之奇。潛肉得水之精者。從江海而生。故。鱗。大如波紋。層疊之狀。其優游也。猶。溯洄。復之自然。羸蟲得火之精者。藉腐草折木。而生。故為物也。時見時滅。其見也。如火熾。之易盛。其滅也。如火燼之易敗。其奔趨。飛。止。振。振。蟄。蟄。如。火之。勁。烈。而。騰。躍。也。大。都。真。主。造。物。有。次。第。焉。有。純。駁。焉。擬。五。行。之。精。以。滋。草。木。草。木。之。精。以。滋。鳥。獸。鳥。獸。之。精。以。滋。人。身。人。身。之。精。以。滋。其。心。心。得。天。地。之。精。以。滋。乃。能。生。大。知。大。覺。以。達。本。來。之。靈。為。萬。物。之。至。貴。者。也。

水乳果漿花露蜜五飲也

五飲滋潤肌膚通利諸體各有功用不相代也水利於肝而血脉藉以生乳利於腎而筋骨由以強果漿利於脾而膚體得以快暢花露利於心而神明得以宣朗蜜利於肺而生氣得以流行內外得以調劑五飲備用斯衛生康樂而無患也

類凡四十以備

真主造人物多用四十數以成如初造人祖

之身調治坯主四十晨其後男女媾精四十日而成胎又四十日而成血又四十日而成肉又四十日而形象備及其生也四十日而覺言笑四十月而離母懷見機智四十歲而壯虔誠四十晨而通微達隱母撒齋四十日聆真主之言聖人四十歲而受命行教列聖多以四十歲而見功績故所以養人者以四十數而備焉

以利民事以弘道績老得以終幼得以育

績功也四十品類之物乃利民事之需弘道之助老者以此養幼者以此育天道人道藉此而修四十數之該廣如此

嗚乎皇恩厚哉寵錫殷哉

嗚乎咏嘆稱美之辭殷衆盛也此總上文之義言真主恩寵命物顯用屬意於人者至大至盛也

維造物皇德大垂眷顧重我生民張陳萬物民用是足我民不智亂厥置位聖人明聰無忤無

拂審形辨義。以物付物。順物材物。以不負物。物乃義。乃成。民斯利益。

眷顧寵愛之至。又安也。真主寵愛生民。故造化生靈。張陳萬物。一聽我民之取舍。初無禁忌也。乃我民生而愚昧。迷形蔽理。錯其位置。亂其性而謬其宜。大夫造物之意。由是真主委命聖人。明而能視聽。而能聽大知。而能解悟。審物之形象。察物之義理。宜於用者用之。宜於食者食之。宜於驅使者驅使之。因物之義。成物之事。以不負物之所生。皆各得其當。而安其位也。物安則義成。義成而民之受以爲利者。乃有益而無害也。

集義刊而成德。以德報德。是爲至德。

主之所以受於人者。曰利人之所以全乎主者。曰義。義與利分。則爲禍。義與利合。則成德。眷顧主民。張陳萬物。此真主厚人之德也。順物材物。以不負物。此人成物之德也。以成物之德。而報造物厚人之德。斯報乃爲至當。斯

德乃爲至德

嗚乎。皇德深哉。仁愛淵哉。名無可名。意無可意。此復總上文讚真主之德。愛深厚而不可以思議。窮測也。蓋真主授物於人。聽人取舍。乃人有不智。取舍失當。真主憫之。復委聖智爲之宣白。孰可居。孰可用。孰可衣。孰可食。條理明析。位置恰當。人因之而利物。因之而安人。復卽此以建盡人合主之功。則主之恩德及人者。豈可間量也哉。故其德之不冒。蕩蕩乎廣遠。仁之浹洽。浩浩乎淵深。卽普世之含靈賦性者。盡其智之所能。亦無能名之。窮其意之所思。亦莫能意之。故其默運潛被於橫豎間者。惟曰無可名。無可意也。

君以安用以利衣以衛食以養

居所以安吾身者也。用所以利吾身者也。衣所以衛吾身者也。食所以養吾身者也。身必需此四者而生。猶室必得四維而立也。居用服食民之常。安利衛養民所享。

居用服食。民生處世之常。貧富貴賤一也。安
利衛養。真主命人之祿。智愚賢不肖等也。人
雖有貧富貴賤之不同。而終歲營謀者。不過
欲全此四者而已。主雖有恩威賞罰之不同。
而今世誕育者。不過公此四者而已。夫人得
此常享。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濟已
濟人之功。賴以成全。詎復有餘望乎哉。

常享主祿。企止主德。祗奉主命。以終主福。

企。專望也。祗。專適也。夫人受享深厚。豈徒貿
貿無事。遂終其身耶。必有事焉。以盡其常享
之義。其事維何。在專企真主。而求配其仁愛
之義。又在奉承主命。而宏其道妙之功。配主
德。宏道功。則天人之幾在我。夫而後無憂無
慮。終爲主福祐矣。此報德之効。正人之歸也。

居處

居近仁。處執義。非其隣不宅。

居近仁。專言卜居者。必擇仁里而居也。處執
義。則兼出處而言。坐仕必以義。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非其隣不宅。謂既居矣。而隣非正
人。則去之。以就於正也。近仁。則觀法思齊。日
進於高明矣。執義。則不爲苟祿。而致謹乎進
退矣。非隣不宅。則潔身遠舉。不爲穢俗所累
矣。若夫不磷不淄。導愚化頑。歸民于善。聖者
之事也。守正立型。隨事感悟。大賢之事也。能
如是。則宅之苟非聖賢。既不能導愚化頑。又
不能守正立型。反恐爲習俗所染。故不可不
遷而去之也。

穆民忌野居野近愚。城近知。

野居荒僻。孤陋寡聞。既爲賢知所不到。又爲
習俗所漸染。故其人多愚。我日與愚者相親。
潛移默化。欲不至於愚。不可得矣。至若城市
都會。賢智畢集。進有所請業。退可與從遊。善
則相勸過。則相規。我卽至愚。而日與賢知相
親。潛移默化。欲不至於知。亦不可得矣。是在
人之知所忌憚耳。雖古來穴居野處。不乏聖
人。然而天縱聰明。寧幾人哉。後世才不逮聖。

而又好爲野居是以愈遠愈愚愈孤愈陋豈政教之不足哉抑其心無所忌憚而不能勉於問學也問學旣弗明習染又最深則言行自不免於悖戾心志自漸墮於迷謬矣是故君子最忌野居也

先隣而後宅以親賢正

此甚言擇處有慎始之道也選宅者必先察其隣里賢否然後視其宅之合宜苟不慎重而遠處之恐有近朱近墨之害矣卽或免於其害亦未能見益於我何如擇仁里而居之就正有道日遊於聖哲之鄉耶志道君子其加謹哉

不危居

巖牆險崖多水患野獸之處危身命者兵燹賊警之所危財貨者或異端邪說盛行之地居之易受其染者危心性者皆危屬也宜勿居之

不孤處

居必有隣隣所以保身財又所以輔德性者

也三室而一人處之謂之孤三里而一家居之謂之孤一曰凡於居所靜夜呼之其聲不聞於他所者爲孤郊行夜行野宿無伴隻身爲客或入敵國或交遊異端俱謂之孤居家處身者切宜慎之

不坐臥於寺

寺禮拜寺正殿也必以功課入之非功課不得閑遊坐臥於其中若正殿傍舍非常行禮拜之所無論

不久寓於遠譯之鄉

凡語言文字不同形聲處卽爲遠譯慎教之人不得輕往其地或往焉亦不得久寓恐習俗易移也

墳原不寺

墳墓之地不建禮拜寺亦不得建於其側若萬不得已必寺中宣禮其聲不聞於墓可也

國圍無家

國固帝王之苑囿也官民皆不得構私室於

其中亦不得耕獵於其地總之地屬國官不得侵地屬官民不得侵此禮界也

禁地之中無敢私舍

禁地天房周圍之地也

天房又名主室方云克而白在天方熱克

城即萬方朝

凡官牆之內無論帝王官民皆

不得構舍於其中因其為天房禁地也此與

國圍無家同出一義

或曰肅密通宅見在禁地何也曰禁地初不甚

大肅密通宅原附于宮牆之外至默合帝上開廣禁地肅密通應捨其宅遂收入禁中矣

因其宅為肅密通日夕功課之所故存而未毀凡朝觀之人必遊歷以觀其勝焉

男女之中有大嫌禮幼不共席禮寡不為隣

十歲至十五歲謂之幼十六歲至三十歲謂

之少男而無婦謂之鰥婦而亡夫謂之寡吾

教最謹最嚴者無過男婦之禮以其為人道

之大端也故五倫以夫婦為先聖教以男女

為始男女雖少幼非骨肉之親師弟之誼不

得共席而坐男婦鰥寡非實有廉潔貞節者

亦不得比隣而居總以避嫌為緊要也

淫亂之家不過其門

慎嫌之道不惟不親其人尤不親聞其事不惟不履其境尤不經過其門此守禮慎獨之法也

非我族類必有表記

非我族類者敵國投誠之人邊遠異服之人

皆未入教而居我天方者也天方國制其人

居宅必在僻徑不居大路通衢蓋鄙之也其

居宅門首必有表記或書名於門或挿荆棘

於檐或懸草綬或書物欲使人一見而知其

非我族類也

凡我中域不容毆若堂不容祝虎院不容佛室

道觀以不眩亂於吾民

毆若堂天主教寺祝虎院祝乎德寺俗謂挑

筋教也佛室道觀即今僧道所居招提廟宇

之類天方聖教言理最真為法最嚴凡屬中

國地絕不容外教人建寺立廟於其中恐邪

焰狂波眩亂吾民也故天方大國稱省會各

都者凡九十有四絕無一佛室道觀及他教

之寺宇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五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石城馬禹錫洛文叅訂

山陽楊斐菴淇益較

財貨

財貨非義不取。非禮不用。百官非禮不納。朝廷非禮不稅。

財貨取與皆節以禮義。則無利欲之撓。而爭端息矣。百官非禮不納。則無賄賂之私。而刑

賞當矣。朝廷非禮不稅。則無苛索之弊。而黎庶安矣。民富國強。上下安樂。出乎此也。

仁者疎財以合衆。不仁者分衆以聚財。

夫財者。民命之所寄也。民以財市。以財賈。以財集。猶魚潛於水而貪之也。故一聞財利。輒往趨之。此今古所同然者也。爲上者寬征薄斂。賑饑恤貧。養老慈幼。不吝帑藏之財。以解民困。被其澤者。有不父母親之。而元后戴之者哉。其合也。以疎得之。此仁者之爲也。苟或

橫征暴斂額外苛求民多菜色而血比難堪
野無孑遺而追呼不息惟知剝取民財以飽
其欲被其虐者有不願逃其網而輕去其鄉
者哉其分也以聚致之此不仁者之爲也
仁者悠久不仁不常

仁也者大造生物之心也人有此心是爲恒
心有恒心者享祚久長福有攸歸也不仁也
者卽失此心之謂也既失恒心傾覆及之何
常之有

聚斂之家鮮克有終

貪積不含謂之聚科取無道謂之斂鮮克猶
不得也有終謂永享而有後也今世得好子
孫承受之後世得好福報安享之皆謂之有
終貪積不舍不仁也科取不道不義也不仁
不義而欲永享有後自古無聞也

四民之資在乎業業無大小惟近於仁義者爲
正業無通塞惟本於忠信者爲公

四民士農工賈也所以利人者曰資所以致

資者曰業愛物利民曰仁取與以道曰義時
行曰通滯泥曰塞無欺於好醜曰忠無事於
詐僞曰信士盡其學農盡其力工盡其能賈
盡其有言語信實買賣公平稱量度數不以
入加不以出減不虛託本利不謬稱好醜不
全已虧人無諱無匿是可謂公正也矣

勿鑿利鑿音切

限期取利也詳見後

勿蓄粟

積穀待價日望歲饑有幸災樂禍意非仁人
君子之存心也販粟者隨糴隨糶不得留積
倉厥以待大價若係自積防饑或本田收穫
者無論

勿鬻良人

良人本教男婦也庶母許良允贖者皆與良
人同庶母妾之有子者蓋妾既生子卽是良人
人許良奴婢主人許約放釋者允贖者奴婢得主人允不容買賣賤得良則釋
諾以價贖身者之無力釋之則退之

勿市諸所禁

豕酒暨血

一切生人身之物。如乳髮糞及自物血。胎衣之類。

死之肉

或禽畜自死者。或妄殺者同。

皆不可貨賣。若有不可

食之物。將死如驢騾等。宰而賣之可也。自死

之皮。治過賣之可也。

妨義者忌

屠宰。造金銀器。鬻喪葬物。買賣盜逃。皆有妨

於義者也。屠宰則心失仁愛。日肆暴狠。造金

銀器則心沉技巧。日滋繁華。鬻喪葬物。恐人

之疾疫也。買賣盜物。逃僕。自罹於殃禍也。凡

此皆宜忌之

鬻利四等。一。同類之物兌換而有差。二。同類之

物。借債而有差。三。同類之物。當贖而有差。四。同

類之物。因美惡不等。交易而有差。所謂差者。輕

重多寡之謂也。如以金易金。以銀易銀。以麥易

麥。以粟易粟。而有輕重多寡。不可也。借金償金。

借銀償銀。借麥償麥。借粟償粟。而除本加利。不

可也。贖當加月利。不可也。美惡加成色。不可也。

聖人之於民業也。最嚴交易。而加利。恐欺弊

由此起耳。凡同類交易。而有加者。不出二故。

或因好醜不等。或因時際不同。此好而彼醜。

則醜者當加於好者矣。不知醜之爲醜。甚不

一等。因而加之之法。亦甚不一等。卽此甚不

一等之中。則欺弊之端起矣。如以銀攬金。以

銅攬銀。以水潤麥。以灰飾米。皆弊也。此時此

處。付之。而於彼時彼處償之。此何須加。而必

加之者。必此貴而彼賤也。此勞而彼逸也。若

此貴彼賤。則兩相作價。如償償之。此勞彼逸。

則償其勞之之價。皆不得濫加。苟無貴賤勞

逸。僅爲借當。斷無容加矣。何也。凡來借當者。

必皆無力之人。在有力者。當念其貧苦。恤其

饑寒。出已之有餘。資彼之不足。何容多取其

利乎。此天方仁義之風也。今居此地。在本教

人。仍遵聖制。其於外教。便易行之可也。權法

類債類而有大小美惡之不同。不加則不償。如之何。曰。無已。則作價。謂將兩物各作時價。

如償償之。又云。借金銀當。則累月不償。致無生息。如之何。曰。無已。則量利。其營運計。

若千本每月得若干利而利之數均分
之若數計一人出本一人出藝之法也或曰
寡婦孤兒有財自不能營運將與人限期
取利可乎曰不可此當如領本之法按所得
利平半分之絲毫不可與尋常借銀不同蓋
孤寡之財經律甚嚴星毫無苟無匪故凡與
孤寡交財算利者寧可有餘不可不足蓋慎
之也○大凡交財一道不易易也今之風俗
大行借財營運多不能終始清結其故有三
一限期取利不顧賺折二任意廢用不思財
非已有三凡借財者必無力或不守本分之
人無力不守分貪奢負累敗取之道也有此
三故所以不能終始清結
貽身後無窮之悔也悲夫

冠服

服有常制制有常級非其位不服其服

冠服者明尊卑辨等殺分中裔別貴賤聖人
製之垂天下萬世而不容易也常制一定之
式也常級一定之位也常制凡五曰金繡王
之服也銀繡臣寮之服也緣帛士服也素布
民服也短褐吏賤之服也常級凡九曰王也
侯也冢宰也百官也道者也學士也庶民也
吏也奴也五制九級之服各有定式各有其
位居其位而服其服不相紊也

王衣金繡冠冕旒

金繡赤金拔絲織衣而用五彩絨線粧繡狀
若此地袞服第繡尚山水藻卉之文不用鳥
獸龍鳳之象冕旒亦與此地畧同第旒皆後
垂前如纓絡狀皆用金索貫珠寶爲之近制
尚弁冠冠上着頂頂之數不一視所屬王國
之多寡爲定掌一王者一頂掌二王者二頂
掌四五王者則四五頂頂皆重寶爲之天方
稱大國者九十有四稱王者五十餘方云蘇魯檀
稱帝者七方云墨立奇而復統屬於魯密之一君
所謂帝之帝君之君也其冠但一頂無二
諸王同服而繡旒有差
諸王亦服金繡第繡藻卉無山水亦冠冕第
後旒無前纓弁冠無頂
冢宰銀繡金素
銀繡白銀拔絲織衣而用五彩絨線粧繡狀
若此地朝服金素金織無繡者也
百官銀素以職異制
銀素銀織無繡者也百官品第不同其制自

異然其所異者亦以當時所尚耳無定式故
不詳

士緣帛

緣帛飾衣邊以繪帛也。道者之服同狀而無
緣。

民素布狄其袂

民則素衣用布無帛無緣。民服之袖廣不過
一尺。

冠一以巾以職異制

自王以下皆冠巾。合品職異制度也。巾之制
古今不同尊卑不同長幼不同方隅不同各
以時尚焉無定式亦不詳。

史奴短褐襟褻膝袖至腕

役於官曰吏役於民曰奴。又云官役爲吏私
役爲奴。褐粗布或毛織之衣。短者袖之長不
過於腕襟之長只可過膝也。

民不衣帛

絲織之屬皆曰繒曰帛。經緯皆絲也。男子

勿許服。若絲經棉緯或棉經絲緯可服。故巴

國綬可服。而海子絨不可服也。巴國天方地名所造之帛

柔細光亮儼然絲微其實絲經棉緯也故可

服。海子絨似絨而極細以水犀絨織之

得之物民乃謬用絨絲絨者甚多水犀絨可多

爲絨絨綿絨也擬其文理以充海子絨名緣

冠裳以繪帛量四指不容過繒帛作枕作衾

褥作門帘作肩羽作戎服裝潢經冊俱可

不以金銀飾

男子不以金銀鉤冠帶不以金銀作戒指不

以作指印除有職凡一切器皿什物如壺碗

鏡硯椅桌牀厨之類皆不得以金銀打造鑲

鉤若造兵戎飾鞍馬可也

惟婦女金帛無忌

婦女之飾以釵鈿故用金銀宜也。婦女裳服

有柔順之道故用絲帛宜也。宜者用無禁然

非必當用之也使爲婦女者不知儉約日肆

侈靡可乎。故凡金銀器物鑲鉤與男子同忌

之

男子不衣艷色。庸常不服金印。奴賤不衣衫襖。艷色。紅紫之類。金印。有顯職者用之。衫襖。良人貴者服之。

禮官尚白。刑官尚黑。聖王尚綠。庶民土黃。吏役青旋。

禮貴誠潔。故尚白。刑屬幽陰。故尚黑。綠乃天授山原草木之正色。其色尊。故聖王服之。土黃。地土之本色也。其位卑。故庶民服之。青。雜變之色也。能藏垢納污。故吏役宜之。吏在官奴

役居家俱宜 觀服色之辨。天方之禮制微矣。服青前色

毋着異冠。毋服異服。

僧帽。道冠。毳羅絳。祝虎帶。浮圖衣。皆異冠異服類也。俱勿許服。聖人曰。方乎其人。則屬之不可不慎。

時王之制。屬國遵之可也。

古今冠服。異代不同。異處不同。凡居屬國。遵而服之可也。至入寺瞻禮之時。大祀朝會之

際。以及喪葬大事。仍着弁為存古禮。弁。古服也。其形制。上小而下大。而圓。用羊羴鹿羴布。皆為之。有單有夾。有六縫。十二縫。二十縫。單者多六縫。棉者多二十八縫。至有四十縫。五十縫者。東土之人。多用布弁。六縫。從簡也。或曰。弁冠。天子之服也。居東土而服之。未免為異服矣。曰。子以弁冠為異服。耶。子亦知東土先王之制乎。周禮曰。天子皮弁以臨大祀。六經圖式。弁上銳下圓。鹿皮為之用。十二縫。視吾之所謂弁冠。未見少差。然則冠服之制。原來大同。第後人未之察耳。不考古禮。不服古服。則不知古人之所用。而遂以弁冠為異服。子之議。將誰歸耶。抑或尊貴大事。用之鄙賤之事。不用可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六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武林丁 顯昂菴叅訂

山陽楊斐萊淇益校梓

飲食上

飲食所以養性情也。以彼之性益我之性。彼之性善。則益我之善性。彼之性惡。則滋我之惡性。彼之性污濁不潔。則滋我之污濁不潔性。飲食所關於人之心。

典禮卷之十六

性者大矣。物性有善者。有不善者。則人有可食者。不可食者。茲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言可食。下篇言不可食。分述詳明。學者審之。勿謂一飲一啄之細。非成已成物之基也。聖人曰。一口不潔。廢四十日功。可勿警歟。

飲食惟良。必慎必擇。良以作資。乃益性德。

人之所賴以生者。飲食也。飲食性良。則能養益人之心性。苟無辨擇。誤食不良。反有大累。

何能養益乎。惟智者慎擇可也。

禽食穀。獸食芻。畜有純德者良。

棲林曰禽。居野曰獸。家豢曰畜。良善也。凡禽

之食穀者。獸之食芻者。性皆良可食。一曰凡

禽似鷄喙者食穀。似鷹喙者食肉。獸蹄者食

芻。爪者食肉。可以辨之。此言凡野禽野獸以

穀食芻者。則凡諸洲鳥。水鳥。食水蟲而生者

與穀食者等。天方人家有六畜。駝牛羊馬騾

驢也。六畜中可以驅使而不可食者。三馬騾

驢也。可以驅使而復可以食者。二駝與牛也。

只可供食。不可驅使者。一羊也。六畜皆芻食

惟駝牛羊獨具純德。補益誠多。可以供食。非

馬騾驢可比也。然馬亦有純德。但補益較少。

故天方亦有食馬肉者。

若鷄鳧雁雉。穀食者也。

鷄種不一。有家鷄。野鷄。野鷄似家鷄而尾長

不甚高。聞人履聲。輒振翅起。飛二三丈。竹鷄似

遠復棲首而藏。今人潭以爲雉。非也。竹鷄似

鷄而小。又似鷄。居杉樹下。林竹間多啼。味甚鮮美。杉鷄似家鷄。居杉樹下。

鷓鴣有紅黃白數色黃白者腹下必有赤
毛常食石荳草故名此種天方其多赤
鷓鴣拾秋粟夏至後啄啄夜鳴達旦秋後即止
登鷓鴣與秋鷓鴣同類大如家鷓鴣長脚紅冠雄
鷓鴣似野鷓鴣而尾長似雉高三尺至七八尺雄
者又餘背有肉鞍似駝可乘致高遠馳騁
蒼色張翅甚大其皆穀食者有火鷓鴣似駝
卵如甕可作器
銅鐵火炭吐氣如雲出
入火中羽可織衣避火異種不可食也鳬種
亦不一家曰鴨野曰鶩似鴨而小喙短尾長
水居洲曰鳴鳥似鶩而喙稍尖又似鶩而尾
居洲食水蟲棲水曰鷓青似鶩而小高脚
移處費而有別
如冠性戀皆性閑而靜者雁有數種家曰鵝
水食魚蟲
野曰鵝似鵝而大有丹紅青白數色喜羣飛
鵝常游于洲居曰鴻雁大曰鴻小曰雁似鵝
難渚食魚
行列不亂知時候不再皆性曠而貞者雉種
偶性定有義食水蟲
最多有山雉被五色毛羽棲山林間食草實
海雉似雉而色蒼黑鷓雉長尾多走如鷓行
甚鷓雉形似雉而色似鷓鷓雉似雉黃白
美鷓雉日之下羽光五采鷓雉似雉黃白
復有深黃淡黃二種黃多雄鷓雉似山雉而
白多雌其鳴卜卜如自呼鷓雉小冠背毛
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其飛較諸鷓雉形似
雉尤高身色多赤或曰即鷓雉

而尾最長脚較高善鳴或曰人面八翼一足
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鷓鴣異鳥也另
是一鷓雉白色雉又有白身而赤雉似山雉
種如火常立于晴日之下人觀之疑為火焚以
喜鳴性和靜食草種此一雉東土所無
棲山林而穀食者為良與他鳥合故其種類
甚種考之原初不過一二種也種類愈繁情
狀愈變凡人獵得務察其性情果係棲山林
而穀食者他如鳩乃斑鳩食五穀桑椹者也
方可食
鳩屬暑大于鳩喜合逐月有子能飛行者數
千鳥知還家天方人常携于商船稍書回
且識水性穀鷓鴣小于鳩頭小尾秃與鷓鴣同類
食有信義鷓鴣但飛高不盈尺穀食性貞靜
鷓鴣狀如鷓鴣無尾身有斑麻點喜偶聞畏寒夜
則羣飛晝則草伏最避人穀食貞靜天方
國當漢哀時天雨鵲及鷓鴣野鳥小似斑鳩
芋故乃氏稱為天鵲鳥鷓鴣野鳥小似斑鳩
多對啼結韻如悲歌鷓鴣野鳥小似斑鳩
食穀及水蟲性友悌鷓鴣野鳥小似斑鳩
下有白飛則見多鳴喜巢最高處鷓鴣洲鳥
俗名八哥剪其舌端能效人語鷓鴣洲鳥
鷓鴣背上青灰色小喙長尾鷓鴣洲鳥
下黑如錢文食穀及水蟲性清曠黃鷓鴣洲鳥
鷓鴣而大身毛色黃羽及尾田鷓鴣野鳥灰色狀
色黑食果穀性情和暢田鷓鴣野鳥灰色狀
白喙稍短常附于鷓鴣水鳥大如鷓而尖喙
田間穀食性廉愛鷓鴣長尺餘領下胡大如
數升囊沉水食魚好羣飛每為食重墜地莫
能飛起人獲之剖得數升魚脂甚肥皮甚厚
俗名鷓鴣水鳥紅頭黑尾頭有白長毛質杏
洵河鷓鴣黃色具五文采文雖雄飛止相並常
浮游于水鷓鴣水鳥蒼黑色飛鳴聲潮上下
性相愛鷓鴣浮游于水食水蟲性閑靜

鷺鷥。洲鳥。色潔白。頭翅背皆有長翰毛。項上
諸取魚。食。其長細。以目感。而胎好。自係昂。雀
似春鵲。狀。天方有。亦色。過。盈。雀。喜。依。人。棲。宿。
林。鳥。色。似。鵲。雛。大。者。不。為。麻。雀。味。香。美。穀。食。
堂。舊。間。俗。呼。為。瓦。雀。不。為。麻。雀。味。香。美。穀。食。
性。鷺。山。鳥。尖。喙。如。錐。長。寸。許。丹。項。長。項。修。尾。
潔。質。黃。綠。色。足。青。錫。色。舌。最。長。伸。可。一。身。
之。半。對。木。食。蟲。喜。食。松。而。實。俗。名。啄。木。鳥。性。
專。守。而。廉。潔。自。愛。天。方。為。鳥。中。之。聖。云。故。以。
鳥。蓋。以。此。鳥。諸。德。備。足。為。鳥。中。之。聖。云。故。以。
供。食。可。以。補。先。天。之。不。九。作。藥。餌。可。以。改。後。
天。之。有。餘。訥。言。者。食。其。舌。則。能。言。魯。鈍。者。食。
其。腦。則。生。慧。以。其。喙。造。筆。則。能。書。以。其。睛。灰。
點。日。則。能。視。久。不。眩。以。其。脚。灰。填。履。則。能。行。
遠。不。乏。舌。骨。挑。牙。蟲。立。出。毛。羽。焚。灰。愈。瘋。症。
狂。譫。肉。啖。小。兒。免。疳。痞。甚。痘。疹。骨。治。骨。弱。腸。
胃。消。痰。疾。健。忘。者。食。其。心。驚。悸。者。食。其。肝。失。

若鹿麋麇麝芻食者也

鹿麋同類而異性。麋麇同性而異類。鹿居山
陽獸也。麋居澤陰獸也。皆有角。麋無肚。麇有
香。皆無角。皆野獸。芻食而益人。他如山牛山
羊山驢之類。與家畜同。狀者俱可食。

穴屬有兔潛屬有魚。屬有蝨。

穴屬如獾貉狐鼠狸兔。皆附土而生。惟
兔得土性之良。潛屬如。蝨。蝦。蟬。龜。蛤。鼃。鼉。

之類。皆緣水而生。惟魚。永水性之正。魚類甚

迥異。難以名數。第以魚首魚尾。脊有刺。腹下
有翅者。即可食。若形狀怪異。或魚首而無尾。
或魚尾而無首。或首尾俱異。而無脊刺。腹下
者。皆不得食。大都水產。稜于形。萬狀奇怪。
其測。吾。聖。教。惟。魚。可。贏。之。屬。如。蚱。蜢。螳。螂。

蝻。蝶。蠅。蟻。蜂。蠶。之類。皆藉草木而生。惟蝨。撥。

草木之精華。蝨。又各蝗。大方名者。刺。德。法。而。

慣。食。天。稼。者。刺。德。具。七。種。肖。相。馬。頭。牛。項。狗。

胸。鵬。翅。驢。足。蛇。尾。蝎。腹。翅。上。有。文。字。曰。素。而。

雅。尾。字。也。其。文。曰。維。主。降。蝗。以。利。以。禍。義。謂。

利。人。食。福。禾。稼。也。時。令。紀。曰。聖。人。遇。歉。食。蝗。

又。曰。聖。人。問。者。刺。德。則。憂。必。致。禱。又。曰。聖。人。

論。于。眾。曰。者。刺。德。為。禍。宜。往。征。之。蓋。謂。蝗。禍。

民。食。也。今。人。有。謂。者。刺。德。為。水。族。者。未。詳。也。每。類。食。其。一。拔。其。萃。

備。其。味。也。兔。魚。蝨。三。亦。穀。食。芻。食。而。良。者。

也。

兔食之可。魚食之常。蝨食之變。利於大數。

可者無禁之辭。非所常食之物也。若魚則可
常食矣。蝨既非可食。更非常食。惟於荒歉之
歲。將以度生。蓋恐其禍。示。以。之。克。食。也。

造物仁威並用如此

牛羊作膳馬驢乘負

天生牛羊原以供膳生馬驢原以負乘牛可供膳而復可乘負者以其德無不兼也馬驢乘負而不可食者以其性有不善也夫六畜有騾乃馬驢亂群而生者故第舉馬驢而騾在其中矣

駝曰大牲宜祀宜負

駝為天方六畜之尊駝似馬而高頭似山羊長項垂耳棕鬚肉蹄脊

有肉鞍隆高若封土有蒼赤黃褐白五色性靜而順喜潔惡卑濕受濕則病恐生癩嗽糞可愈啖青肥草不食嚼過其臥腹不帖地屈其足大者重千斤高八尺輕行而速踏蟲不傷諺謂蟻聚遭駝踏以為雲過也善知人意人欲載輒屈足受之欲下輒屈足待之能致遠多日不食故天方旅人行遠者必用駝執駝人計其所適至之路行三日無食則約之以三日不食五日無食則約之以五日不食期盡則鳴荒服之地常有惡風傷行旅風將至駝先引項鳴以鼻口吸地人見之則以手掩蔽口面避其患又沙漠千里無水有伏泉駝遇其處遠停不進以足踏地掘之常得水駝具十二生相備五德羊首龍項鷄目馬耳鼠尾蛇尾牛齒虎胸犬腰猴毛兔脰豕趾十二相也舒行而輕踏蟲不傷仁也一駝未至駝不飲一飲未畢羣駝不去義也一駝未為之領羣駝從之不敢先不敢犯禮也風未

至而先覺水未見而先知智也約食之期不至不鳴信也此之謂五德國人常携至遠域地土高濕則失其性不移若駝牛羊謂之三牲而駝為大牲大牲宜祀亦宜負者亦以其德之兼備也

祀則不以負

駝牛羊既以作祀俱不合用以耕負

非大祀不宰駝非賓會不宰牛市無牛互於見

民政

駝為大牲非大祀不容擅宰牛為少牲非賓

會不容常宰苟圖賈利而輕殺是民政之衰也互乃市中用以懸肉之架書曰市有懸牛

聖化不入故天方衆國無以屠牛為業者昔者聖人至默底納國見市有屠牛賣者曰屠

鄙業也盍易之對曰世業於茲矣易之維艱

曰有羊乎民遂舍牛而業羊

答問或有問于余曰飲食人之經常天下共

大造生物美惡具陳若植若動若靈若蠢皆所以備人之取用耳若夫飲食乃生人所資以立自非渾圖而不擇焉者聖人知之取其美而避其惡以其可食者食之其不

大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七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錢塘丁晟軼李叅訂

山陽楊斐蓀淇益較梓

飲食下

若草與木有良有毒。若鳥獸有善有惡。

造化至備也。盈天地間。飛潛動植。無非物也。

無非應人所取用者也。然而用之合其宜者。

則爲良。不合其宜者。則爲毒。用之當於禮者。

則爲善。不當於禮者。則爲惡。此一說也。草木

有草木當然之情。鳥獸有鳥獸當然之性。良

毒善惡皆所不免。良者善者食之。固無不良。

無不善矣。苟毒者惡者用之。適合其宜。則亦

無不良。無不善矣。蓋真主造化。毒惡原有相

制。今之受毒惡者。皆由措置失宜耳。此亦一

說也。

金羸浪苔厥性毒。

金羸浪苔二草名。皆性毒。金羸食之。人身立

卽化爲膿血。浪苔食之。令人咆哮發狂不醒。
如鉤吻亞卜蘆。皆毒草類也。二者舉其最也。
驚鳥攫獸厥性惡。

鳥擊殺鳥曰驚。獸擊殺獸曰攫。驚鳥環喙鉤

爪。攫獸鉤爪鋸牙。皆性惡者也。大凡鳥獸之

不宜食者。有二十種。暴目者。鋸牙者。環喙者。

鉤爪者。啗生肉者。殺生鳥者。同類相食者。惡

者。暴者。貪者。吝者。性賊者。汙濁者。穢食者。亂

群者。異形者。異性者。妖者。似人者。善變化者。

經言驚攫者勿食。異形異性者勿食。惟穀食

芻食及有純德者良。則二十種之不可食。斷

然矣。

唯毒戕生。唯惡賊性。賊性唯大。

戕賊皆害也。世人知草木之毒能害生。而未

知禽獸之惡能害性也。世人知害生者可畏。

而未知害性者更可畏也。蓋惡者或助狂長。

慾。或惑志。迷心。不擇而食之。則性爲所賊。昏

迷惑亂。是非莫辨。邪正不分。言動不節。功行

習染一切

23

23

鷺鷥類也

鷺鷥類也

鷺鷥類也

鷺鷥類也

愛遇旭景必張翅尾盼睇而舞福足則偃蓋以其足極黑而醜也雄者冠有三毛長三寸許雌者無冠尾短無金翠以音影相接而孕常與毒蛇交其糞最毒殺人其肉食之閉人聰鶴水鳥大于鶴長項高三尺喙長數寸丹明鶴頂赤目項有烏帶白頸至喉羽有白指青數色黑翎生于兩脇長五六寸至一尺每邊十二根扇覆于尾之兩傍好鳴性僻味毒食蛇鶴似鶴而小頂無丹項無帶長項赤喙蟲蒼黑影接而孕鶴鴉大如鴉青蒼色亦有性野食小雀木蟲鴉鴉大如鴉青蒼色亦有帶頂無丹兩頰赤以蛇蟲為食皆非良物也喜鳴好僻食蛇蟲

虎狼獅豹攫類也

虎獸中搏攫之首也狀似貓大似牛黃黑青白數色毛有黑章錦牙鈞爪搏百獸極其暴惡居山伏獵山獸穴居似犬銳頭而白頰林乘風而動獵身前高後廣有黃白黑三色狼腸直作聲能擊獅山獸形似虎而頭大尾物响性貪好積聚獅身長身軀小潤臆耳印鼻突目勁毛柔毛鋸牙鈞爪筋骨突兀毛髮亂纏目光電耀此者有彰髯尾大如斗有青黃赤白黑五色亦有一體而具數色揉襍成章獅吼則百獸踰地而至環伏拱之若俟命然獅去獅怒在首獅樂在尾小獅與番狗相象獸去獅怒在首獅樂在尾小獅與番狗相似式之以虎狼畏伏則知其豹山獸狀似虎為獅也此一虎狼畏伏則知其豹山獸狀似虎黃玄赤數色毛文成章色狀多種有金錢豹其文如錢金線豹文如金線艾葉豹文如艾葉玄豹文黑又一種黑質白文上豹質黃無文要皆一種而文異也金錢豹艾葉豹二種能獵取其各名虞之攫獸之總類也虎豹之屬

有驕虞食自虎白質黑文尾長于身慣豹山能人立似熊羅搏獸極捷烈于虎豹之屬上屬似虎而頭小象鼻犀目獅首鬚虎足而黑色黑而頭小象鼻犀目獅首鬚虎足堅能碎鐵火不能焚胡僧以克佛牙獅之屬佛骨者即此以羚羊角擊之即碎獅之屬有狻猊獅形似獅而毫短尾修頭稍小多似吼則百獸辟不鈞爪皆柔毫威猛減于獅聲獅種亦多不傷人食肉而有十數種亦有人家畜之者則其義不傳故亦未便悉載之屬有豹形似犬長尾白頸色黃狽黑質長七尺頭生一角能食虎皆猛惡暴狼之獸也豹老則毛落皮裂若鱗

他如熊身形似豕山居冬蟄蓋穴獸也有人見人則撲下食豕即死飲酒即醉故獵人常以酒困之有馬熊頭似馬狗熊頭似狗皆熊頭似猪但嘴畧尖而耳較小凡熊俱能人立窺人意身形俱相似而耳較小凡熊俱能人立亦裸此能援樹撼石天方有玄羅赤羅不及載獸能援樹撼石天方有玄羅赤羅象山獸天方之南譯欣都所出狀似豕而最大一枚重千觔大者可二千觔鼻長委地如臂以鼻捲食入口口內有食齒牙來鼻雄者長六七尺雌者尺餘象膽不附肝所在隨四時運轉春分以後在後左足至以後在後右足其肉味與性有十二相分十二限惟鼻是其本肉其皮厚數寸刀箭不能透刀出輒復合其尾毛如鐵針北交在水中以胸相貼與他獸異其尾一歲一退換

狐。穴獸似犬。尖鼻大尾。性最淫。能時狎。狸。野也。大小似狐。有數種。曰貓狸。頭大尾色黃黑。有斑如家貓。善竊鷄鴨肉。臭不可聞。曰虎狸。頭方口。斑如狸。虎食蟲鼠。果實。曰九節狸。似虎。狸尾黑白。相間如節。次然曰香狸。文如豹。而作麝香氣。又名靈狸。又曰靈貓。曰玉面狸。白面尾。似狐。善捕鼠。人家有畜者。鼠皆遠遁。或腹貼不出。曰牛尾狸。尾如牛尾。而頭國足短。善援樹。食百果。凡狸皆善搏。欲搏則必先止而擬。貉。似狐。而頭銳。有斑。鼠類不度其發。必中。貉。文毛深。厚溫滑。鼠一有水鼠。生水澤間。食菱茨魚蟲。有山鼠。生林木間。食果種木蟲。俗名松鼠。有火浣。絨織之。號火浣布。中人取其毛。績之。號火浣。絨織之。號火浣布。染垢汗。燒之。即潔。水鼠。生荒野。積水之下。皮毛柔滑。可作蓑。貂鼠。大如獺。尾粗毛深寸許。有黃紫黑三色。白鼠。即銀鼠。似貂鼠。而小毛短。尾黑。黃鼠。似貂鼠。色黃赤。毛稍短。生山野。及人屋樑間。鼯鼠。居竹塢間。土穴中。食竹根。大如兔。鼯鼠。生山澤中。穴上為巢。形似獺。邊人掘食之。鼯鼠狀如小狐。肉翅聯四足。及尾。似蝙蝠。翅尾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頰。白。脚短。爪長。好暗。夜飛。田鼠。生野田中。食禾稼。灰鼠。小。于銀鼠。而毛稍長。其色如灰。倉鼠。即家鼠也。大約鼠本穴屬。隨處皆有。隨地而異。形質雖異。而其性情皆不。甚遠。視其為穴。盜食。畏人。疾馳。種種一如也。貓。即家畜。捕鼠者。目類。居水形。如小。狗頭。似亦可。占時。脊可。取火。才。點。青。黑。色。長。尾。四。足。亦。有。白。色。者。諸。物。肝。皆。有。定。數。獨。獺。及。猿。猴。之。類。皆。非。性。善。之。物。也。

皆勿食。用其羽革皮毛可也。

凡以上鳥獸。其肉皆不可供食。但用其羽革皮毛可也。獸自死。用其毛角。不用其皮。若治過貨之可也。

勿啖豕。

豕。畜類中。汚濁之尤者也。其性貪。其氣濁。其心迷。其食穢。其肉無補而多害。樂從卑汚。有鋸牙。好攫。嗜生肉。愈壯愈情。老者能附邪魅。為祟。乃最不可食之物也。吾人禁忌獨嚴。而諸教以為常食。故特出戒之。

集覽。本草經疏曰。豕。味寒。食之。令人暴肥。性人以為。腎補。腎。恣意。食之。大為。害。諺。不。觀。日。華。子。云。食。之。令。人。無。子。孟。詵。云。食。之。令。人。傷。腎。其。非。補。腎。之。物。明。矣。○。又。曰。按。豕。為。今。人。常。食。之。物。臟。腑。腸。胃。咸。無。棄。焉。然。其。一。身。除。肚。膏。外。莫。不。有。毒。發。病。害。人。人。習。之。而。不。察。也。壯。實。者。或。暫。食。而。不。覺。其。害。有。疾。者。不。可。不。知。其。忌。也。今。畧。具。數。條。使。人。一。覽。而。知。所。忌。豕。肉。多。食。令。人。虛。肥。生。痰。熱。發。熱。病。同。薑。食。發。人。瘋。病。頭。肉。食。之。生。風。熱。疾。腦。食。之。損。男。子。陽。道。血。能。敗。血。損。陽。耗。心。氣。肝。食。之。生。癰。疽。傷。人。神。肺。食。之。令。人。氣。滯。發。霍。亂。八。月。和。飴。食。至。冬。發。疽。脾。有。大。毒。斷。勿。食。之。腎。食。之。傷。腎。少。子。損。人。真。氣。兼。發。虛。墮。男。子。食。之。損。陽。腸。食。之。動。冷。氣。鼻。肉。食。之。動。風。舌。食。之。損。

賢者別錄云：不食肉，則血脈弱，筋骨虛，人凡
危切勿食。孫思邈曰：食不肉，令人少子，發宿疾，筋骨
疼痛，乏氣。延壽丹書曰：不臨飲，氣入心，絕氣歸肝。
勿食。孟詵曰：久食殺藥，動風，損真氣。
李時珍曰：南豕，味厚，汁濃，其毒尤甚。
韓愈曰：凡肉皆補，唯豕肉無補，故養生家
不食豕肉也。

荅問 問曰：諸家無戒豕之說，僅醫者論之，不
過一家言耳。何足為據？答曰：言有一家

之言，理無一家之理。諸家鮮為飲食立說，
故未暇及此。惟醫以衛生為事，故特表而
出之。以為天下後世訓。吾教戒豕之終明，
且詳矣。奈世俗習染最深，難以埋解。故藉
醫言以戒之也。曰：誠如是說，戒食足矣。何
苦于腥膩沾觸之際，族俸以譬之。曰：此防

微杜漸之義，
不可不然爾。

勿飲酒

聖人曰：酒致亂之鎗，速禍之媒也。又曰：酒為
衆惡之母。初雖少飲，終則沉酣無度，壞事多
矣。斷勿飲之。詳見後

豕汙

解見前。

酒亂

自古以酒亡國喪身者，不可勝舉。蓋酒能易

人之志，濁人之神，能使智者惑，節者淫，信者
遷，剛者暴。飲食中踰閑，敗德者莫甚於酒。故
君臣以酒失其義，父子以酒失其親，夫婦以
酒失其敬，長幼以酒失其序，朋友以酒失其
信。酒之為亂大矣。聖人不欲人因口腹而亂
大事，是以痛切禁之也。

集覽

尚書酒誥曰：乃穆文王肇國在西土，厥
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
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
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告教小子，有正
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自

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罔敢
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敢。不暇，則制于酒，厥或
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殽，以歸。于周子其
殺。○注曰：文王誥，諸諄諄以酒為戒。酒之
禍人也。天毒降災，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
由于酒。誥云：父母慶克，羞德，君之喪邦，皆
飲酒乃反，問其端者，不不禁之禁也。聖人之
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剛制于酒者，剛果
用力以制之也。
東萊呂氏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
祭祀而已。非以恣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
意，乃以酒得禍。民為酒困，即天降災也。當
時飲酒者，必以為小德無害于事，但于大
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為小德，正病之
根原也。以為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
又曰：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之為病甚
深，苟之之悠悠，則不能制。

慾之母凡生物必宰而後食者去其血氣耳
血氣去則嗜慾之性銷而本然之性純矣物
自死者血氣未去嗜慾之性仍存終爲人心
之累故斷勿食嗜慾之性本禽畜之性更德
之性本聖賢之性而人俱有
之減得一分嗜慾即增得一分更德其日近
于聖賢之機也增得一分嗜慾即減却一分
更德其日近于禽畜之漸也一增一減之間
正入聖入禽之關其危矣哉學者不于此慎
重焉而日貪饕于
口腹亦甚惑已

勿食浮水魚

魚之血氣在水離水則血氣之性去魚死於

水者則血氣之性仍在體中故亦勿食或
曰魚離水未嘗無血也曰雖有血之形却無
血之性矣故禮法中魚血不爲穢汙諸血經
曝黑魚血經曝白

勿食妄殺

不以禮宰者非其人宰者宰之不以其法者
皆謂之妄殺故凡宰生必吾教同人必斷其
二喉二筋詳見種
記篇必誦主名誦主名者奉主
命而宰也不然是爲非禮之宰所宰爲穢物

勿食毆若已人祝虎地人明以主名宰者可
食若以獸類之各或母撒之名宰者勿食除
此二氏片不明主道不知主名之人所宰皆
勿食

魚暨蠶無宰而食

牲用宰去其血性也魚離水血性已去故不
宰可食也蠶蝗之屬則全無血故不宰亦可
食也且魚之爲物大者極大小者極小蠶之
爲物既微且蕃皆無容宰之道故無用宰之

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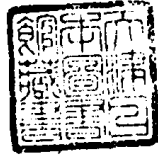
獵取者食

山野鳥獸如鷄鳧雁雉鹿麋麇兔之類或箭
射或兵擊或縱鷹犬獵而捕之獲者皆可食
當於射之以繼之始必誦主名既死必肉破
血流可食詳見漁
獵篇則不可食

死於火器者

凡禽畜野被火鎗火箭銳砲傷死者或被
火焚死者誦名皆不可食蓋物被火傷則

血凝而不流。雖有血出。非通身之血也。且火傷者。必有火毒。其害更大。兼此二說。故斷勿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八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山陽楊斐萊洪益叅較

聚禮篇

聚禮者。斂衆歸一。以示斂性歸真之義也。聚者。散之反也。收其散以歸於一。謂之斂。蓋人生未有朕兆之先。古今靈妙。皆會聚於真一之本然。自造化起而高下分殊。各正性命。則聚者散矣。茲則舍棄百務。而相聚於清淨之所。合大衆之精神。命脉皆致之本原之際。殆亦如朕兆未起。古今靈妙。皆會聚於一真也。此斂性歸真之義也。

七日周復

大化元功。七日告成。初日天體成。一日地體定。二日三光明。三日祥異。見四日草木萌。五日鳥獸出。六日人類生。而大化成。天機迭運。七日來復。初日土星運。一日太陽運。二日太陰運。三日火星運。四日水星運。五日木星運。六日金星運。七日政宣。遍周而復始。人生胚胎。或四什七日而生。或三什七日而生。或多或寡。皆準七日之

數。四什七日四十箇七日也。三什七日二十
箇七日也。人懷胎之期至少是三十箇七
日。為二百一十日也。至多是四十箇七日。為
二百八十日也。不及少期而產者不生。越多
期而產者希。異其或少于四十箇七日。或多
于三十箇七日。而產者皆必以七日為增減。
焉。乾方秘書曰。孕胎之期三等。或月行周天
九道。半計二百五十九日。或月行周天十道
計二百七十三日。或月行周天十道有半。至
計二百八十七日。皆以七日之數加減也。至
於人壽長短。亦以七數計之。乾方秘書有人
生成壽盡。或長或短。七日周復一大瞻禮。以
皆以七數增減算之。天地開闢。于是日人類
答真主化成之恩也。兆生于是日。阿丹創治
政。努海定水厄。易卜刺欣。釋火災。母撒克費
而做王。爾撒降天。府皆于是日。吾聖受命
行教。開墨克。遷都默底納。亦皆于是日。是日
之貴。未可言詮。人于是日。幹功。功准百倍。為
過過亦百倍。

合眾聚以成一聚。是為大聚。

凡聚禮。必合眾寺之人。統歸一寺。若一城之
中。聚禮二寺。未可也。若城大而其中有江河
險阻。則聚二處可也。

是日也。王免朝。官謝政。士民解業。

聚禮之日。王不視朝。官不理政。士解業。民罷
市。各宜私處修齊。內外以備赴聚。

釋拘械。寬責。謹厚。施豐饌。

械。刑具也。謹。真怒也。聚禮之日。釋囹圄之刑
具。寬奴役之責。謹厚施濟於貧困。豐饌饌於
家屬。蓋是日為一切吉日之宗也。真主於是
日降祥。人世較他日為特厚。人於是日利民
濟物。所以感真主之恩。而體真主仁愛之義
也。

日甫晨。贊教宣禮。

晨。日側西也。贊教。登明臺。高聲大呼。曉眾赴

聚。明臺。方云。墨罕爾。狀如塔。高出雲表。每至
聚。日。日纔西。側贊教。登其上。高聲大呼。遠
近赴寺。聚禮聲。可聞十數里外。比時。城之內。外。家戶寂靜。俾

宣禮之聲。遍達遠邇。

咸潔已沐浴。盛服佩香。

自王至民。皆潔誠淨體。服美服。帶美香。燠香

亦可。預備整齊。聽宣

開宣。即趨赴於寺。

即趨。有不容延緩之意。此天方禮制也。若處
異域。宣者聲不能高。遠者耳不能聞。則量時

赴焉在路念念屬主不可語塵入門先右足
毋喧毋喧笑毋塵言非其冠服易冠登殿
脫履外途間靴履沾汚於大門外去之不得帶入泥土無妨
謁拜

凡初入寺登殿隨禮二拜謂之謁拜方云特正禮時迺禮畢端坐念主無虛息心中默贊則不禮
失候晨禮者於此際補之近制於始宣
後掌教真經克合福一篇以俟人至亦可
然非聚一條例也若掌教領經則衆人不

既齊各禮聖則

聚禮共拜王民俱集先各自單禮四拜爲
聚禮聖次二拜主制後四拜聖則

序班

王首班八方凡聚禮必王者首領詳後否則各地掌教領之宰官後

之士民次等殺有序尊卑長幼後先之序也每班量

隔躬叩不及

止靜

四教傳呼內外止靜止贊頌是時一切

贊頌俱止聞禮或聞論主聖禁語言道色
之辭皆然契心毋庸口贊亦勿謹涕者跪拜者止此時不宜禮拜
晨禮可也禮聖則未成一拜者則止已成
一拜者二拜而止已三拜者完其四拜
心恭默聽諭

首領陞座

座在殿上左側向下贊教呼止靜之辭首領
出位陞座登階三級近制首領專任領拜另設教諭者亦可

再宣禮

贊教移位對諭座立再宣禮此爲第一示衆恭

默聽諭如在拜中不得妄動

告諭頌先主次聖次群賢次入告誡衆庶之辭
再諭再頌先聖次王次當代宰官次入諷諫王

臣之辭

宣禮畢乃告諭一諭也而分二節始諭先頌

主德次頌聖功次頌先世群賢之美行頌訖

則告衆以當行可止之事而勸勉之諭畢少

坐量三贊復起再諭先頌聖德次頌王功階

一次頌當代宰官之善政頌訖復登則述凡

為王臣所宜遵宜戒之事而諷諫之夫諭聚禮之至要者也得聚之貴在於聞諭如不聞諭雖聚猶未聚也是故聚禮以諭為主制會禮之諭則為聖則故聚禮於禮前會禮於禮後赴聚禮者務以聞諭為緊要焉

諭畢贊教申禮

諭畢贊教申唱拜禮誦至召集句乃亥葉而勒索刺揚句合殿起立

肅班如序

首領一班百官士庶次第如序贊教立於班尾排班並肩齊足立不出一身躬叩不出一首

致意入禮

分班既定垂手恭立致聚禮之意正時主制二拜此王都聚禮之意也非其國復响禮則不舉正時主制意因其例不全仍為响制也贊教誦至立禮句乃格帝嘯默諦索刺特句也咸從

首領入禮

首領揚聲贊頌率眾再拜是為主制

贊主名唐平入禮頌其經領主獻誠率眾呼祝再拜二拜也首領率眾而眾從之此聚禮之主制也○凡從首領禮拜首領起然後起躬然後躬叩然後叩雖後於首領而不可違

於制制謂禮拜之儀則如立躬叩跪也不違于制者謂首領已鞠躬從者仍立或首領已叩起從者仍惟跪中末贊首領已出拜而從者未完誦畢自出可也○凡聚禮遲至得首領一拜自補一拜或得首領於末拜叩跪中自禮二拜皆可以完聚禮若聚非其國

得首領末拜叩跪則舉四拜响時主制意從首領畢自起全其响禮并聚禮後四拜聖則亦不必禮○凡後至從拜者從容入班首領

在躬即躬在叩即叩在坐即坐不得自行躬叩俟首領出拜接補所失得于躬者成一○拜得于叩者否凡補所失先隨首領入坐誦証辭有餘時重証辭勿誦贊告俟首領說色刺目乃自起接

補或二拜或三拜或四拜跪復証辭贊告說色刺目出

主制畢再各禮聖則四拜

從首領禮畢各自單禮四拜為聚禮後四拜

聖則也大聚之禮止此

非其國復响禮主制四拜聖則二拜

凡聚禮必在王都大國詳見後文非其國則為禮

不全雖聚莫能完其義故復响禮以補其闕

焉响禮十拜不復前四拜聖則者以聚禮之聖則當之矣

終以禱

禮畢首領祝辭領眾所主准其誠懇佑其道

念赦其既往之非

聚禮必王都禮法具章

王都王居之國禮如朝儀國政教典之類法

是律法如戶婚田土辭訟之類具章明備也

經謂凡聚禮必在王居大國禮法明備之所

苟非其國雖完其禮不能完其義也一日不

必王都但其城有司禮掌法之官即可禮

形輔提掌法方云禮一曰城有大寺邑民集之莫能

容者即可

王臣在位否則必有代位或世蔭者

凡聚禮必王者或宰官當首領之位王者不

至必有代王者宰官不至必有代宰官者若

無代位必有世蔭為王為宰者方可

附邑則守牧否則任舉賢學

附邑者王都所屬之邑也如府州縣等守牧可以

首領無守牧則邑民推舉賢學者領之

非其人不領非其國不全

非王者或大臣或守牧或代王臣守牧者不

可領聚禮非王都大國或附邑無司禮掌法

之官不能全聚義此聚禮之例也全其例者

全其禮也禮全而義乃盡故凡例不全必復

响禮以補其闕

非其日時不聚

萬物聚成於六日而著盛於午會天地固結

於金運而既濟於水火聚日屬金聚日之午初屬火午正屬水此

天地形交萬物人因其聚而聚焉以成天人

神聚之候也會合之義故聚禮非其日不可非其時亦不

可大會之禮可容三日五時之禮可補於終
身惟聚禮不遷日不移時其所關合者深矣
聚之義大矣哉

聚其身則動靜云爲有所收束聚其心則憶
慮思念不致放縱聚其性則返本歸原復還
眞理生前之所聚在眞宰則死後之所聚者
亦眞宰如此可謂超生脫死者矣超生脫死
之由在於一聚聚之義不大乎哉或曰道包天地凡何無不在天地中即無一不在道中未嘗散也何必言聚未嘗大散何必大聚即散即聚不
散不聚而何必多此一聚之名此殆超越乎塵凡之境而已深入乎其眞者也苟非其人收輕爲是言乎

四人成聚

此言居城之法也居城人少雖至四人亦可
聚禮首領一人從者三人若四人聚禮未成
一拜而一人去之不成聚矣則以四拜作兩
禮若居鄉野或在旅寓人雖多不聚禮可也
聚禮而復兩禮以不寢其義亦可也

凡居城良正男子無恙赴聚無免

前自聚禮必王都以下乃言成聚之例此一
節則言當然赴聚之人也居城對旅途言良
對賤言正對異言男子對婦人言恙憂疾也
凡家居或旅寓在城意住十五日以上身爲
良正男子無所憂疾俱當赴聚不容姑免聖
人曰一聚弗至其心已驥三分之一驥音讀也蒙三聚弗至其心全驥矣先賢曰違於聚者甘於散也哀哉
賤者無責

此以下乃分述可以赴聚可以不赴之人也
賤者奴僕吏役之類無聚禮之責者以有主
人之事也若主人命其赴聚則亦有責同於
良人矣傭僱之僕與良人同不可因傭主之
薪而失聚禮

野人無責

野人謂居郊鄙之外者郊鄙城外有一曰距市井之所也
城二亭之外爲野亭方云米勒一亭五里里八百步距城十里計八千步之外爲野天方以五里爲一亭一曰距城
三傳爲一鋪鋪方云附爾系京

一鋪之外爲野。一曰郊。有大寺宣禮聲所不能到爲野。一曰來城赴聚。卽日不能歸家者爲野。約距城六十里數說不一。要當以郊。卽爲界。踰郊。卽謂野人。不赴聚可也。若野人於聚日午前入城。本日不歸。當赴聚。旅人無責。

旅人謂出行於三日路之外者。纔踰郊。卽卽可不聚。歸家旣入郊。卽當赴聚。若於旅寓意住十五日以上。卽同居家。當赴聚。若出行於聚日午前而午後方出郊。卽則當聚。禮而後出。

老弱廢疾幽禁無責。

瞽目癱瘓瘋狂。謂之廢疾。囹圄羈繫。謂之幽禁。凡衰老羸弱廢疾。不能行於郊。或或被幽禁。不能放脫。皆無聚禮之責。若瞽目有引領者。或幽禁允其出聚。俱當赴聚。

經曰。嗚乎信者。如宜禮於聚日。卽趨念主。棄營。藝斯於爾。至善。若爾知。

此真主垂告穆民當聚之辭也。信者指穆民。卽趨隨聞隨赴也。念主卽聚禮自趨至亡之功。營藝乃營爲家國之事也。真主呼穆民而告之曰。如贊教宣禮於聚日。爾衆卽以念主爲事。趨赴聚所。毋更事家國之營爲。惟棄家國而念主。在爾民爲至善。若爾民知道營爲家國之事小。而念主赴聚之益大也。經文首呼信者。則凡信者必赴而不赴者難言信矣。末言若爾知。則凡知者必赴而不赴者未可云知矣。呼今之人不知而不赴者固多矣。赴而不知者亦甚不少也。知而不赴其如何。聖人曰。維主命我民聚。於若日。與典制哉。永保攸命。孰敢遺之。茫昧輕視。自散自凶。若人也。五功無實。百行不登。

於若日時。猶云此日此時。卽第六日也。天方以七日一轉首日爲初日。本日爲六日。自開闢以至今日。聚期無改。呼得聚於初日。歐若巴聚於一日。皆失聚。取萬物聚成之義。萬物。

聚成於第六日也。典制哉。乃咏嘆其事之大也。遺棄置也。茫昧輕視。謂不明其理而輕視其事也。實果實也。登成也。聖人於聚日。論於衆曰。維真主命我人士。聚禮於此日。此時其爲典制之至大者也。自今而後。永保所命。不可遺棄。其有遺棄者。是不明其理。故輕視其事。自落紛散。自罹凶禍。雖有五功。不得成實。如樹木空花。不能結果。雖有百行。不可登進。如禾苗生穗。不曾成熟。穆民其可不以聚禮爲至要哉。

畢史爾曰。不徒身聚而欲心聚。心聚而性聚矣。是謂聚禮以聚心爲要也。

畢史爾先賢名。謂聚禮不僅聚身而務求聚心。心聚而一靈湛寂。與真宰合矣。然後可以謂之聚。道行經曰。聚身而不能聚心。非聚也。聚心而不能合性於真宰。非聚也。合性於真宰而復有時。間斷非聚也。一聚而千古之事業完焉。是故能聚於一時。卽能聚於時時能。

聚於一事。卽能聚於事事。是故能聚於瞻禮對越之間。卽能聚於一切動定云爲之際。聚禮者。甚不可不知其要也。

夫禮擇要解卷之十九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山陽楊斐葉淇益參訂

男繩其厚存較梓

婚姻篇

婚姻爲人道之大端古今聖凡皆不能越其禮而廢其事也廢此則近異端矣清真之禮出自天方聖教而儒家之禮多相符合雖風殊俗異細微亦有不同

而大節則總相似也故予於序禮解事

處多原儒語以明其義蓋欲此地人知所解耳

婚姻無貧富必擇善良

議昏之道先訪門戶鄉貫次察家教務知男

女賢否或爲子求婦或爲女擇婿皆不得慕

聲勢而托高門亦不可取便易而親賤類

使媒妁通言

先男氏使媒妁如女氏致辭女氏允乃互通

鄉貫名氏

間名

先女氏問男氏名籍男氏通其鄉貫名氏與

女氏書式某籍何處祖某父某子某子然後之母出自何氏顯者述其官職

男氏問女氏名籍女氏亦通其鄉貫名氏與

男家書式某籍何處祖某父某女某女之母出自何氏顯者述其官職若女無父母

必言主其意蓋欲彰明較著而無隱也

按通鄉貫名氏爲兩家素無親知者言也若兩家原有親知可以不必通鄉貫祖父之名但問子女之名及子女之母出自何氏或女無父母必問主昏何人

立主親

男氏以宗族或至戚或執友老成知事而與

女氏相識往來者爲之主親往來於兩家諒

合不得專屬媒氏恐言語有貽誤也

納定

男氏具書使主親盛服爲賓如女氏致謝主親

至女第主人出見相揖坐賓從者乃以書進

賓受奉與主人主人受書再拜乃持書入告

與凡尊女氏復書主人出以復授賓賓受屬長者女氏復書授與從者乃降主位延主人于賓位主人遜讓乃各就賓返命賓歸男本位相拜並敘謝辭賓退

主人揖謝從者以復書進賓之男氏治
受奉與主人上人受書再拜饗之饗饗賓
按今俗男氏主人率同居兄弟或宗戚尊
屬如女氏拜謂之謝允次日女氏亦至
男家回拜謂之答
謝俗禮也姑從之

納聘

男氏具幣帛為聘禮餽於女氏幣帛之資稱
男氏貧富以為豐儉至少不過一兩多隨宜

或除幣帛之外增用金銀元
物釵釧之類亦可食物不論

按今俗未納聘前于議定時用釵釧一二
件以為定禮既納聘後復于迎親前一二
日餽冠簪釵釧衣帛食物與女氏謂之送
教俱俗禮也換之時宜似亦無礙姑從之

請期

又按婚姻之有聘禮宜也今俗女家以爭
聘財為事幾成售鬻致使兩家失和夫婦
失愛或力不從心蹉跎歲月標梅致嘆壞
婚姻之義矣凡有子女者斷勿行此醜俗

男氏先使媒妁如女氏請期於某月復具書

使主親如女氏定期於某日待女氏復書定

期男家乃具書請女氏主翁書婚於迎親之

前三日書式隨
俗宜

書婚

迎親之前四日男氏具啟邀女氏主翁於翌

吉書婚

或伯叔及宗子長子男家會具書請
過者亦同赴是日男家延掌教先延掌教大

書婚姑從俗是日男家延掌教先延掌教大

別室命子弟立司禮司禮即懸原盛服候賓

知事者侍之主人及宗長伯叔宗子長子親

友俱盛服就堂坐次以候來賓女氏賓至迎

入男氏戚長宗長主人次第迎于大門外登

堂以向南為例賓由東齊揖就坐賓皆列

陪賓坐于西位茶三獻畢司禮者起請見拜

主人坐于西位起眾皆起賓立于堂東面西陪賓

如儀司禮起眾皆起賓立于堂東面西陪賓

司禮立于堂西側用大稱呼先請來賓戚

長立于堂中輪談上陪賓自戚長諸親執友

以及宗長伯叔主人宗子長子依次出見俱

每見四拜畢各就位復大稱呼請來賓宗

長陪賓主人次第出見如前畢各就位復

大稱呼請女氏伯叔見拜如前請女氏主翁

見拜如前請女氏宗子長子見拜如前

前俱依次每見四拜畢各就位乃舉書
婚之案案設于堂陳書婚之具香几爐
果盛每各一具設座案之上設一座案掌教
俱陳于案上賓主一齊環就座掌教就上
大帥出眾拱拜賓主一齊環就座掌教就上
翁就案左座男氏主人就案右座眾婿崇冠
親友宗族俱列次坐于左右兩傍婿崇冠
盛服出跪于案掌教為申明婚姻之禮書
婚之義書男女名氏及男女父之名氏於箋

而宣於衆蓋謂某之某子與某之某女合配幣禮幾何或金銀幾何皆書于箋而告之鄭果向婿擲之婿入陳饌饌訖賓辭于衆凡三揖

返第

鋪陳婿室

迎親之前一二日女氏備嫁妝遣使往男氏

鋪陳婿室其備妝之資稱家貧富多寡依分

家之例女得一男之半該分若干即以備妝

無侈無儉譬如其家有一子一女即以家財三分之一備之有一子二女即以四分之三備之有二子一女即以五分之一備之只有一女即以家財之半備之餘照美

詳見分制
拈掌圖

按今俗好奢炫飾于外罄家所有或仍行借貸以備妝物其女富而往矣其父母則貧而居矣兄若弟亦束手而窘迫矣又有吝嗇之家所廢不及應分之物使女親顏以往俱非禮也其女無知而自行苛索無所不携而往者風斯下矣聖人曰守禮者不窮吉哉

親迎

預命執事人備迎親之具彩車一乘鞍馬一匹彩燈四盞提鐘

二對有職新婿崇冠盛服拜告尊長拜受父

訓父訓以往乘馬行迎次是婿次彩車婿隨

車後陪迎者隨婿後執御者俱喜服提鐘者用家人在道焚香不輟至女第燈

內分列于堂階之下婿下馬翁迎入拜於

堂就座婿坐上衆陪母訓女於室母訓女於室母爲翁

內則事夫及翁戒之於庭戒女教勸夫女拜

辭父母尊屬及在庭諸長乃幅巾以錦帛覆

上車時堂賓皆退翁命婢出婿拜翁于堂

門外能者爲婿奉婦上車婿出辭出翁送于

上馬婿馬先婦車其彩燈職事提鐘歸

第彩燈職事並入陳于婿入婦車繼之抵中

門下車主人出命婢入室命婢二執燭童

人其室立于姑入啟幅命坐是時凡舅公伯

俱就外舍不得入視主人禮賓於堂饗送者

按今俗有姑迎于女宅而母送至婿家者大爲非禮宜戒

成禮

宵禮後媒氏入舉饌案媒氏命婢從

引婿坐于婦之對案饌訖徹案請盥盥洗手

從者進花露羹湯先男盥次婦盥以婦盥之延閨淑以董子婦

餘水傾少許于室之四隅主姑于親族諸婦中擇年齒尊劬厚機而通

教典者以訓戒子婦厭母之婦室導婿婦並

坐帷中訓以夫婦互相敬愛之言男女內外各別之禮問以教典所應知之條例如則已

不知則切示焉。若兩家係素習禮法者，則不必贅問。乃與婦除飾下帷。

明日婦出見舅姑。

雞鳴而起，沐浴更衣。婦家治饌，餽於婿家。婦持饌進見舅姑，舅姑亦治饌饗之。舅姑治饌，食婦乃

引婦拜見尊長於堂。

按今俗，新婦不即見舅姑，母家餽饌命侍僕以進。踰三日乃行拜見，非禮也。仍當于次日拜見舅姑，其餘俟三日後拜見可也。

婿往見婦之父母。

是日婿具禮物，餽於外舅。婿盛服，先拜告於已之父母，次拜告於伯叔尊長，乃往。至則外舅出迎，入見外姑，及諸親族，饌婿答幣，皆如常儀。

婚姻之事，各地風俗多殊。比屋尚自不同，況殊鄉異域，相隔數萬里之遙乎？吾人既生此土，自不能盡異此俗，但可從者從之。其不可從者，仍當依禮而行。如謝允答謝，定樣送致，行四拜禮，三日拜堂，皆其無礙于大節者，不妨隨俗行之。至如問八字，爭聘財，講套資，客婚期，莫履踏，鞍用音樂，姑迎母送，甚至居喪婚嫁，女死爭競，皆風俗之大悖謬者，斷乎不可從也。

十九卷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二十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秣陵馬星高陵恭訂

山陽楊斐萊洪益駁梓

喪葬篇 附祀典

病危內外止靜

病危氣將殂也。於時內外息聲音，禁行走。男子之室，婦人不入；婦人之室，男子不入。惟本生子女可也。

嗚

病人事有當言者，嗚之書於紙，如闕欠齋拜，負人財物，或委託重任，及許約義舉等件，書畢附與承嗚者，執掌行之。若非大事，勿以煩擾。

正寢

按遺囑乃病者自言，非旁人求謂而囑也。今俗有無知之人，于病者呼吸難接之時，妄求遺囑，徒亂病者衷曲，大不受也。大非禮也，切宜禁忌。

寢頭北，足南，俯臥，以面少向。

或枕東北

西亦可蓋取尚於朝堂也補

學者云立

正面仰臥取氣性易出亦善

與道善言

子男知事者視於寢次誦清真言。旋覺病者使心存於道不繫於世蓋臨終之時要緊關頭得失所係莫危於此故須親切之人刻刻提醒為要。

按與道善言但使聞之足矣慎勿強之念恐其危難之際答以不念則誤人事為害淺不

既絕安位

既卒瞑其目撮其頤理其髭鬚順其手足設

屍牀牀用厚板長六尺廣二尺更易以新

屍牀四寸以木槩二條架之更衣無則

易浣濯之衣至臨浴時始脫之○按更衣只

去其污衣可也天方之衣袖寬易脫今制之

衣袖狹難脫但取輕足下

易無苦于屍為是遷屍於牀

輕移覆以衾衾以白布為之家主身移於中

堂中堂者內室之餘則各停所居之室中遇

炎暑則廢牀寢地下墊薦席上覆單巾單用

為之高一尺五寸長廣焚香不絕如哀哭此

始可哀哭前此未可也以後凡動履舉措俱哀哭無論然當沐浴入殮殯拜之際及入夜疾風暴雨之時俱輟哭哭之時拊拊不號亡行勿數

立主喪

父喪子主之兄喪無子弟主之孫立子位而死無子有孫則姪立弟位死而無子無孫無弟以孫主之姪立弟位而有姪則以姪主之無近黨則遠者主之依黨序

執喪

執喪者掌理喪事者也須四人一曰相禮掌

喪禮儀或親族或執友或鄰里知禮而見

事多者一人為之一應喪事務

悉聽其處子弟不得親其

事恐喪事叢雜有廢禮節二曰司賓迎送來

弔賓客以同居尊長或族屬親賢或至

司書記出入之事以知書四曰司用掌出入

之財以誠實者為之凡司賓司書司用俱聽相禮指

揮

易服

減依禮易服服色青黔取幽陰之義也天方

俱尚青黔今居此地服色形制悉遵功令

訃告親隣

凡宗族親戚比隣僚友皆令人馳書訃告以

聞

按今俗親喪自行訃告非禮也

居室

親喪居室三日不宴客不治饌親知僚友餽

食於其家

喪家三日不宴客惟待執事之人所浴亡之人可也乃今俗肆行宴客于三日之內來客暢意食之非禮也

親衆弔

弔慰也言語安慰令其不至過於哀毀也至

戚執友弔於內餘弔於外主人荅於室司賓

迎送凡賓朋相會言喪故不語塵事

賻

賻以助喪也凡屬親戚隣里僚友俱有助喪

之儀

按賻儀民之義行也天方喪家無論貧富親議來弔者皆資之財貨以助喪費所以恤哀也今居東上者助喪之儀則有行有不行矣江南較處此風久泯每于喜慶則厚餽以爭榮集于喪事徒空弔以盡虛情殊與天方祖制不合惟願同志者共襄義舉

喪下俱

特現今之福報各有攸歸即千百世效法其事而行之者皆始作者有以也其福報不朽矣

備殮

殮亡者之服也男子之殮三件大殮一身如

上下各出七寸三幅聯小殮如一身之長合如衾約廣四尺五寸

衣長自肩至踝一加冠巾度隨其生前所用至短不減九

尺用布一幅婦女之殮四件大殮小殮如上一

裹衣裹如襖但觀開縫至胸裹胸幅折其兩端之緯深約四寸如巾帶狀中間加包頭用闊布

取足周身用帶結于胸前

一幅細密不見髮者裂俱用細白布爲之

布爲帶一根以束包頭

白布使內香不落子

外土不侵于膚也

治殮

殮如棺其制方直長六尺廣一尺八寸高一

尺八寸杉板爲之厚一寸有半其合縫處用

衽不用釘衽刻木爲之兩頭大而中小其蓋

以二桯銜其內銜於橫口防其移動

按各處有義殮原以資貧乏無力者用也今富人有義之家亦每每用之何親喪獨疾主貧者用之亦無可奈何何富者

恐加之于親耶且男婦有別豈可方歸
子用訖後又為婦女用乎亦甚不合禮也
當自治新槨為是

造輿

輿式隨各地風俗所制。各方有義輿。使用可也。

命穿墳

墓之前一日。命工穿墳。其深隨宜。墳之深淺。地土堅者宜淺。四五尺可也。地土鬆者宜深。一丈以外可也。總以穿穴不崩為定。以墳底無水。長六尺。廣三尺。離底尺許。依西穿穴。旁為止。

去三尺。穴口深一尺。長三尺五寸。高二尺。腹內深二尺。長五尺。高二尺五寸。上圓如弓背。下方平。如弓弦。北首作枕。穿墳得泉。另穿之。○凡遇土鬆或沙地。不可穿穴。則穿直墳。深廣如上。造石為槨。圍砌墳下。中深三尺。長五尺。廣二尺。上加石蓋。底不用石。無力造石。以木造之。忌用陶磚。

按天方地勢。最高地。泉最深。地土最堅。實而易穿。穴天方西北。有沙目。因近海。土鬆。易於穿。穴。民皆直墳。而墓。聖人已經切禁。若用石。除埃。陳土之地。亦近于海。僅有數處。

土堅。可以穿穴。餘則與沙。用等。民有不知。用石。槨者。仍以直墳。而墓。不數日間。墳崩。土即侵。逼于屍矣。是大悖禮法之為也。凡為人子者。宜盡心盡力。加謹斟酌。以重其辜。

備所應用

沐浴之器。浴牀。用浴池一具。木槩二條。以架浴池。各方俱備。義池有力。

者。必自製。湯餅。四。木盆。二大。鑪。一。薪者。為是。

香。少。皂。末。少。布。幅。用。白。布。二。尺。布。巾。條。計。少。

梳。大。齒。者。一。棉。頭。繩。二。根。每。長。七。寸。梳。女。用。

襲殮之器。襲牀。用。厚。板。六。尺。廣。三。尺。枕。木。槩。二。條。以。架。板。

簞。席。一。細。香。一。觔。宜。研。極。細。冰。片。一。錢。研。極。細。布。帶。一。尺。闊。三。寸。以。束。殮。

安葬之器。障幕。用。婦。人。用。障。極。圍。墳。男。子。可。勿。用。若。有。風。雨。雪。備。之。圍。墳。可。也。○其。式。聯。白。布。為。之。圍。二。丈。四。尺。

高。五。尺。用。細。竹。六。根。穿。布。帶。以。繫。之。香。二。觔。須。水。磨。沉。檀。白。布。二。疋。土。坯。五。十。細。料。好。香。研。極。細。

竹。篋。縱。橫。各。五。尺。按。封。穴。已。有。土。坯。則。密。亦。善。近。有。不。用。竹。篋。而。破。墳。封。穴。者。未。可。竹。釘。鐵。釘。○以上。

安葬之器。除障幕。土坯。竹篋。三項。其餘。數項。俱。用。筭。盛。之。聽。用。

以上一應事物。皆相禮者。命人預為置辦。免。

致臨時倉卒有悞

三日必葬

屍以入土為安。停家以三日為限。設於旅途。遷至本土。無論然於旅。所擇地而葬為是。

按聖教三日必葬。蓋謂屍以入土為安。不得久停。今俗有既葬而復遷者。有卒于旅途千里之外。載屍回鄉者。甚至既葬旅所。復破塚起屍。屍已零落。仍包裹盤載以歸。故孝子仁人。詎忍為之哉。

葬之夕行所囑

亡者遺囑有所欠。齋拜所毀約誓。承業者應

按每齋一日。或每拜一時。或每毀約誓一事。

出麥二升。分給與貧。欠人債負。亦於是夕償

之。許贈某財物。房產。或釋某奴僕婢妾為良。

亦於是夕交代。若所囑甚多。而家財不足。則

以家財三分之一。均派除完債負。亡者所遺約計四分

一備喪費。二償債。三行所囑。四分與受業之人。如所囑甚多。除償債外。不得用過所遺三分之一。

沐浴

鷄初鳴。設浴牀。浴牀設于屍牀之側。浴者二

婦人浴者盥手。徹衾脫衣。移屍於浴池。以

布幅覆其下體。自臍至膝。毋露。焚香傳鑪。池之左右

足下立一人執鑪。焚香。周乃執餅。餅貯溫水

先沐其面。次臂。次足。乃浴上體。以一巾拭之。

次浴下體。別以一巾拭之。凡洗俱先右後左。三遍始一過。施皂

末二遍。撫拭三遍。淨矣。洗下體。不敗幅。但懸布而洗。不梳髮。不齊髻。不

剪指。婦人之髮可梳。梳之勿落。則分頂作二

辨。各以頭繩束其末。覆巾。浴巾可給貧人。覆

衾。浴畢。仍以衾覆屍。

襲殮

設襲牀。設于浴牀之側。即用屍牀可也。但須拭淨。鋪簟席。鋪于襲

施枕。施于席。上北首。盥手。殮者二三。鋪大殮。鋪于簟

小殮。加于大殮。上施香。鋪于小殮。細末一筋。平展。視

衣。將殮衣鋪于香上。移屍於上。三人移屍。掩

視。由首後。屬水片。以水片為膏塗于視上。掩

巾。尾垂于面。乃殮。先小殮。後大殮。俱先

前反手。生時乃殮。向小殮。次向大殮。俱先

着襲衣。婦人着襲衣。如男子着視衣。掩訖。將

施裹胸。裹胸由後。裹于衣之上。包頭。戴如

以帶束之。乃殮上。法同以布帶束其端末。者不與女

入柩。

移屍入柩。

兼席移之

蓋覆以幅。

以榆棧或錦幅覆于蓋上。

遷於堂。

移柩於堂。

安置西壁。

柩之前後左右各一人移柩出堂就西壁以二

舉架之移柩時足先頭後。

殯禮。

殯禮者。眾人代屍拜主。以謝其脫塵歸淨也。

首領對屍胸前而立。男婦皆然。眾人分班次。

於首領之後。一拜。不躬。不叩。不跪。但摹想形。

儀全其四。讚而已。

凡首領殯禮必是本城牧守牧守不至則本方掌教

掌教不至則本家主人主人有獨任殯禮之責也。若無家主人之意。他人領拜訖。主人可

以再拜或男擇復禮。

遷柩就輿。

扛抬如前。將首置輿前。尚之以罩。

柩出門足先首後輿

行首先足後。

柩行。

提鑪。四對或二對前行。引柩在路焚香。不絕頻行。

勿奔。壙器先往。若是婦女。障其柩。以障幕四

使人見其柩。

主人及子男步從。

步從於柩後。婦人不送殯。不至墳。

親戚賓朋先之。

先行于柩前。自省已過。毋得塵言。返必辭告。

凡親友來送。欲返必請主人前告。故辭歸不得潛去。

及墓。

柩至墓。坐者起行者立。護特柩落而後坐。止。

哀哭。至墓壙前壙後俱不宜哭。

主人視壙。

主人同親人知事者一人下壙視穴。度其深。

淺高低。長短濶狹。探其堅鬆乾濕。恐有未善。

亟命治之。

屬香。

香料平鋪穴內。

障幕。

以幕圍障於壙口缺其南方以便出入婦人

禮也男子用之以

乃窆音變下屍

工人及諸教人等俱出境外乃出屍自柩布

絡下壙壙上壙下俱用親人若是婦人則必

有德長者代之屍出柩連席以布二足絡其

兩頭壙上四人每執布一端繫屍下先足壙

下二人捧入穴足先入枕北

塞門

僅露其面

以土坯砌其穴口令嚴緊竹笆封其外以竹

釘釘之

實壙

命工人入徹幕築土實壙築土工人立于對

止壙平工人復出

禱而封

主人延掌教禱於塚次封用方直南北長如

馬脊狀長五尺廣二尺五寸高如廣之半

如一身廣如長之半高如闊之半也不灰不泥不以磚壘不書

名字惟立碣取識可也

附祀典

既葬始祀

奉父母於生前謂之事奉父母於死後謂之

祀祀也者盡已之誠以享父母之靈也享獻

孝子思父母而不得見則

獻其誠心于冥冥之中也其禮行於既葬之

後

禮主誦經告庇先靈

禮拜真主誦誦天經祝告真主福庇先靈此

祀親之禮也或曰禮拜何益于亡人曰人子

其誠而庇之矣○或曰誦經何益于亡人曰

經也者善惡是非功過賞罰之條目也誦經

則思功補過勉善去惡身心誠潔禱祝于主

無弗准祐也○或曰誦經而不誠與無誦

視其誠而已心誠則主格不誠而誦與無誦

等仁人孝子不忽于其親不敢自矜其誠必

延有學有德者誦焉禱焉以盡人子之心○

或曰父母無過而往禱祝奚益曰豈為有過

而禱祝乎○或曰父母無過而往禱祝奚益

父母雖異教而是非賞罰惟主操之

慎勿以父母異教

施財散穀

或祀期或平日散錢穀與貧歸功德於親以盡孝子之心或曰施錢穀有益於心者乎曰施散之義有三體主仁悅人心徵已誠也體主仁則無禱弗應而主庇厚矣悅人心則衆告有准而先靈之享于冥冥者深矣徵已誠則人子孝敬之誠藉此以將而父母之所受者實矣是皆施散之益也祀於墓之日既葬之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三年及生歿之辰

既葬歸家禮拜誦經於寢室父母之寢室也一日祀于父母日夕功爲初葬之祀凡屬親友皆宜于昏拜課之所爲初葬之祀後虔禮二拜爲亡者禱庇于墓七日則屍安天運來復之數也七星

輪替映照下土七日宜遍凡稟陰陽五行所生者離常處乍入他處經七日則風氣合凡物入墓四十日則魂安地氣克盈之數也凡物入日則與地氣渾合數至百周年復死百日小全之數數至百周年復死之日喪禮有用太陽年者日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也有用太陰年者月行十二周天三百五十四日三年大全之數也數至父母生死之日俱禮拜誦經施財爲大全散穀以盡孝思之誠卽以爲享親之道

服制三載

子生三載乃離母懷鞠育深恩罔極莫報孝

子服制三載不忘親恩也

廬墓

結室墓次孝子侍親之孤也有廬墓四十日者有一月二月三月者有至周年滿服者禮無定數只在人子自盡其心焉耳

遊墳

屆祀期孝子詣墳誦經默祝以慰親靈不知經者延知者祝之往返在路念念於親不可語及塵事

附或問平素遊墳之益曰有二一益于亡者靈慰矣生人視亡人之衆多知己身將必爲塚中人也則貪世之心頓息同道之志油然而生益者大矣功名富貴之土日爭于熱鬧之場假使遊墳其心自能歸于冷淡至愚不肖之人視善行如登天聞道義若苦毒日罔于非爲之畔者使之遊墳則惡心自息善念自生而非爲僻行即能自戒是則遊墳又足以當勸也聖人曰死足以勸

日有明禮

孝子自親喪後每日巳時虔禮二拜求主福祐以報親恩至於歿世

五時祈禱

每日於五時拜中默祝真主福庇先靈

七日施散

七日一次施散錢穀以悅衆心歸功德於父

母

喜慶大事先舉祀禮

喪制既盡凡婚姻壽誕諸大事先行祀禮示

尊親也

孝子之於親也盡乎身心性命至於歿世而無

改

夫孝有三身之孝心之孝性命之孝也父母

在堂晨夕溫清身之孝也敬愛思存心之孝

也喻親於道性命之孝也盡斯三者生前之

孝畢矣

盡乎身心性命者盡其道也俗以身死爲盡陋矣

父母既歿

修身揚名以顯其親身之孝也致誠格主以

承其祀心之孝也凡有功課善行愿歸於親

思入冥漠以妥先靈性命之孝也盡斯三者

死後之孝畢矣孝子念親無時可替故終身

不改

答問

或問喪禮不擇時日何也答曰人子事

親生死必求其安生居室死歸土安親

之道也嘗聞春秋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

戊午葬事孔子善之蓋書以已亥日用葬

最凶按春秋以此日葬者凡十餘人由此

觀之古人葬不擇日可知也記曰周大事

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子太叔口國

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惟論

人事可否由此觀之古人葬不擇時可知

也選擇時日之說古昔全無後世術士穿

鑿其說以爲取利之術而世人多爲所動

以致相習成風總因不讀書明理之故

或問風水蔭應之說不信何也答曰蔭應

之說自古無有也之自即瑛始瑛也蓋書

未及其子而刑戮已及其身豈有拙于爲

已而巧于爲人者或曰吾見某家葬地善

其子孫昌盛某家不善其子孫衰微曰盛

衰有相等之理天地有終窮之時此適逢

其會耳非葬地之故也且有火化水化祖

宗無葬地亦或有昌盛者又有擇地既力

葬不再世而子孫困窮者其蔭應之說將

非錢服也。無古今貴賤一也。乃今人除以袍襖。加以冠帶。更有以繡縠朝衣。肩魚車裘。敘者亦祇作蛆蟲囊耳。可一回想乎。嗚呼。此禮制變亂之極者也。仁人孝子。所不忍言。子胡復舉以問。
或問。棺不用棺。何也。答曰。上古無棺。有棺。自殷周始。殷周以前。數千年。皆穴土而葬。是明知土之為宜也。土有百年不毀之身。棺無三日不變之體。吾人造穴先擇其地。之最。高而無水者。次擇其地之最堅而不崩者。扶墳極其深。穿穴極其密。屍塗冰。磨香膏。以絕內蟲之穴。鋪羣香樟腦。以杜外蟲之侵。震動不能崩。盜賊不能發。雖石室未。有若是之固者。且土之為物。獨能銘垢。為淨。人命一絕。通體皆敗。氣歸風。爰歸火。津液骨肉。歸於土。穢汁隨出。隨滲。敗味漸起。漸消。是清潔自在之方也。
或問。祀親不燒紙錢。何也。答曰。紙錢一事。始自王瑛。瑛乃唐人。玄宗時。為祠祭使。凡有所禳。類于巫覡。自漢世以來。墓者昏有瘞錢。謂昏晚理錢于墳中。也。後世里俗。漸以瘞錢。為鬼事。至是。瘞以物。力不給。乃于喪祭。焚紙錢。以代之。是瘞錢起于漢世。燒錢始自王瑛。非聖人之教也。瘞錢用以殉葬。亦不過克其富有。燒錢則以為死者用。以賄鬼。使死者脫地獄罪業。得登天堂。怪誕甚矣。人有恒善。天降百祥。鬼獨能禍之乎。人有恒惡。天降百殃。鬼獨能福之乎。借使果能賄鬼。脫罪。則天下無知小人。恣意為惡。俱待焚紙錢。賄鬼。以脫罪矣。斷無是理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後編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石城曹 賢五遇叅訂

山陽楊斐萊洪益較梓

歸正儀 附剪雜

歸正儀者。歸正道之禮儀也。人之初生。皆秉於正。既而為情欲所蔽。或邪異所撓。則本正者不正矣。此歸正儀為昏夜樹燈迷津立表去邪返正之程式也。求

道者。終身佩服以為升堂入室之捷徑。

履天蹟聖之階次可也。

凡入教。先沐浴以淨其身。

沐浴者。盥洗更新之意。內以道洗滌其心。外

以水洗滌其身。取表裏皆潔也。

冠裳以重其事。

入教之初。齋明盛服。衣悉新潔。示舊染盡除。端外以肅內也。親友聚會。冠裳悉從王制。入寺瞻禮。巾弁乃著威儀。

以真主爲嚮往

真主者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本原也。我心我性。我命皆真主之造化。我衣我祿。我受用皆真主之賦予。我之生死壽夭安危得失。又皆真主之掌握。然則我之念動爲作。可不以真主爲嚮往乎。嚮往一於主。則無岐途之趨而生有所自。死有所歸矣。

以聖人爲依歸

聖人代真主而治世立教者也。蓋聖人之言皆體真主之所欲言而彰教者也。聖人之行皆體真主之所欲行而示範者也。聖人之言行皆與真主相關切。然則以聖人爲依歸。仍是以真主爲依歸也。

掌教者告以傳心之語

傳心之語。卽諦言五章也。第一章證主言。第二章清真言。第三章總信言。第四章分信言。第五章大讚言。皆經文掌教口授。入教者習而誦之。五章辭義見諦言篇

修道之功。明倫之典。婚姻以禮。喪葬以制。

修道之功。所以盡天之道也。不倫之典。所以盡人之道也。婚姻者。人道之始。喪葬者。人事之終。皆當遵主命。揆聖則。一一以禮義繩之。斯不負身服正道之實也。四者禮義皆各詳見本篇

戒不戒酒

義見民常食飲篇

戒音樂

音樂所以和性情。銘習俗。古聖人制之本。以爲教也。然今之樂。非古之樂矣。古人用之所。以節性。今人用之。乃以恣情。既不能歸人於善。反足導人於靡。故吾教聖人一切禁之。不復用。詳見天方樂書

集覽

周濂溪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索。緣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石棄父。輕生放倫。不可禁者矣。嗚乎。樂者。所以平心。今以

今樂而欲至
治者遠矣

毋事異端毋聽邪說毋信一巫視等事

古之所無而後人創設一異端理之所無

而鑿空杜撰謂之邪說揚中真說鬼怪虛偽

眩人謂之巫覡男者為巫女者為覡皆勿信事少有涉

幾幾為出教

勤學

學明善之本也人之所以貴乎萬物者賦性

既靈又能學以明其理也愚夫婦不知務學

則理不明理不明則一切明道認主之幾修

已治人之義自都不曉一步一趨一語一

默亦不知所持循而盡善一故學者燭事明

理如日月經天無物不照一江河緯地條理

秩然學之有關於人者顧不重哉進則日趨

於高明退則日就於卑暗一謂自愚而墮志

勿恃已聰而不勤古謂小飲一大飲大盈

書曰惟學如登惟行如耕一行匪學如醉如

盲

謹業

業資世之用也士農工賈各一一業有業則

養生送死有其資仰事俯育一所出以士農

為上工賈次之若才鈍質弱一小藝必就不

可廢業也廢業則遊手徒食一必至蕩檢踰閑

不然則仰食於人淪為下賤一大修道德處世可

一日無業乎哉

親賢學

賢學聖門之引也入聖有門一入門有引苟徒

恃聰明才力而不假指引則一道昭然無

門可入未有不落於傍門外一者也聰明才

力者比比皆然况聰明有所一不及才力有所

不如其能不假引領遂可却一妄以求真乎故

必擇賢而學者日就講習一庶幾切磋琢磨日

進於大中至正之道矣賢而無學言不足信

學而不賢終是匪類皆未可一遵從也尊師取

友者具眼可也

絕饕餮

變傷正道之賊也。世賊易知而易防。道賊難識而難避。行道者不可不明辨而謹防之也。道賊亦有數等。有明有暗。有外有內。外而明者。異端曲學是也。內而暗者。同教奸倭是也。聖人曰。有學無行。有外無內。有名無實。皆在道之奸倭。吾門之盜賊也。凡行道之人。先以遠絕此等人為要。

論親於道

常孝無私事。至孝無私德。身歟於正。必以其

正者告之於親。竭盡心力引

入於正。若

父母熟於素習。不即聽從。則益起敬起愛。敦篤乎已身之行。默致乎感格之誠。夫而後神明通焉。隱微動焉。父母自不待言。勸而油然而入於正矣。夫必至父母亦入於正。乃可謂孝之至也。

附齊髻剪甲薙臍腋

齊髻不使沾濡飲食剪甲薙

不令藏垢

臍所以取潔也。又髻血之餘。指甲筋之餘。腋

下毛氣性之餘。臍下毛慾性之餘。除餘所以養正也。又血之與筋若水之與河。防其泛濫。通其橫塞。則無淤漫之患。剪之所以通塞也。齊之所以防漫也。醫經云。剪甲祛拘攣。齊氣藏肝。而邪僻橫於兩腋。慾寓腎。而動作發於臍下。氣慾動而毛生焉。猶地之有草。氣行則生。幼穉無此者。氣慾尚未動耳。薙之所以退氣慾也。○凡剪薙以七日為少。限四十日為多。限逾四十日不剪不薙。即為玩教。身或日

髮膚受之父母。容毀傷乎。曰。何如斯為毀傷。耶。治田園者。艾蒿蕪蕪。致實玉者。剝取玳瑁。除之。正以成其美也。齊髻以正儀表。剪薙以修潔其身。未聞正儀表修潔其身。而為毀傷者也。昭代薙髮。真萬世不可易矣。愚按。醫家謂凡毛髮皆為血餘。而不別其根生。李時珍分髮鬚眉髻鬣為屬六經。而未言腋。下臍下毛。且云。類苑稟屬之說。雖為有理。終不若分經為的。然李說猶未詳也。愚謂毛髮猶草木也。血猶水也。水滋草木而生。不能自為草木也。水滋于芳。則為芳草。水滋于蔓。則為蔓草。芳與蔓非水也。有芳與蔓之根。種也。毛髮同受滋於血。而各有其根。既各有根。則當各為本根之餘。不得概以血餘矣。夫人稟四氣而生。風火水土各一其性。四性相資。各吐其餘。而為毛髮鬚鬣。是也。四性相逆。交吐其餘。而為毛腋。下臍下毛。是也。風行空其

氣清者屬火向上其氣剛髮屬土
下其氣濁髮屬水附土其體柔髮屬水
交逆之氣以風火勝者腋下毛屬焉以水
土勝者腋上毛屬焉無交逆之情而稟中
和之氣者周身毫毛屬焉風與火屬天故
髮居上水與土屬地故髮居下交逆
之氣邪故藏於僻中和之氣正故通於體
吾人雍腋上毛者養中和之正也雜髮不
不去周身毫毛者養中和之正也雜髮不
使火炎於上也齊髮不使水泛於土也不
動髮於上風無礙土無害也苟如醫家之
說凡毛髮皆為血餘不惟於理不通且於
事亦不能明矣因附為論

子安編校

跋

吾教由來尚矣要皆習
者不察故服習其間者
止知我為教中人至教
之可以為教究情之焉

定本一

而莫得其指歸即嫡
熟經典亦不過記述誦
誦而已間有稍通教律
時亦講誦又多曲為臆
說騷人聽聞不知者遂

奉為典型彼亦自以為
是而不知區於是端以
傳誥真有不可使例
於鄰國者其意亦未
嘗不顯闡揚其教也

卷之二

而遠於教也又甚今讀
一齋劉先生所著天方
典禮一書博洽宏通條
分縷晰精其義以譯其
文釋其文以合乎義並

其句深素隱之詞
駭俗之論豈非正心誠
意之學修齊治平之
道於至平至常之中
至精至微之理即寓焉

卷之三

以是知以同理同而聖人
之教原不以方域異也
倘非精考精確烏能融
貫若此是書也固不獨
吾教同人當尊為拱璧

即方天之下亦豈不知
欽崇五教而因以兼服
列君之博學也劉君真
五教之傳人五教之功
臣也夫敢珥筆而為之

序四

跋

康熙甲子九年庚寅歲
長至月穀旦江夏春教
弟宜生隆拜手撰并

書



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劉智撰智字介廉江寧人回回裔也嘗搜取彼
國經典七十種譯為天方禮經後以卷帙浩繁復
撮其要為此書首為原教真宰識認諦言四卷次
為五功四卷五功者念真禮真齋戒捐課朝覲也
次為禮祀一卷次為五典四卷言五倫之事次為
民常四卷次為娶禮婚禮喪禮而附以歸正儀每
事詳為解釋以自尊其教回回教本僻謬而智頗
習儒書乃雜援經義以文其說其文亦頗雅瞻然
根柢先非巧為文飾無益也

懿言日錄一卷乙丑禮闈分

校日記一卷

〔清〕王詰生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津河廣仁堂刻

津河廣仁堂所刻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懿言日錄

一卷二錄一卷續錄一卷別錄

一卷附禮闈分校日記一卷七

規一卷》提要

懿言日錄

相在門人王詰生素巖氏敬述

脫除俗見方能勉強爲善

朱子釋無衣之詩有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有味哉是言也治一身之道亦猶是矣厚重質直爲善之資也驕惰浮靡爲惡之具也委爾不振終其身無一事可爲者驕惰之氣勝浮靡之習深也

凡事不可存成見於胸中讀書有成見則理不化處事有成

懿言日錄

廣仁堂

見則情不通

增一分冀倖加一分煩惱能無求者方能自樂三復衡門旨

趣深長

極微事有自利之念知其非也故欲護之二戰而後勝蓋克

己之難也

范增言漢高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乃知今日貪財好色之徒直是無志人苟欲稍自樹立此

二者正須視若砒毒而遠之

平時幽獨操心須似對千萬人到得置身千萬人中卻似無

一人在前

立言之道。既須中理。又須入情。中理則能服人。入情則能動人。既須得體。又須居要。得體則言不輕。居要則言不煩。交未深而妄與通財。後必有言。

名之所居。謗之所集也。利之所歸。禍之所伏也。蓋利與名人所同欲。故見有名者必忌。忌則生謗。見求利者必爭。爭則致禍。是以君子不居無實之名。卽實至而名隨。猶當處之以謙。不求非義之利。卽義中自有利。亦當居之以儉。亮儔兄許王令。撫軍具疏題系。此邑中最快事。人無不爲兄稱幸。然余實有隱憂。以天下極快心事。正禍機所伏也。神龍之不見首。所以神與。

懿言日錄

二

廣仁堂

訟之象曰。作事謀始。此局一大訟也。究始謀之失。誰實任之。吾輩於一言一動。皆當推究。到流禍至極處。自無妄舉。訟之端。大半起於貪之一念。上思剝其下。下思侵其上。皆貪也。貪也者。求利之謂也。至於訟。則害甚矣。可見求利者其害無窮。此須三復孟子首章書義。

人有怨於我。亦有不可忘者。但當就事論事。移之別事。卽遷怒矣。子曰。以直報怨。今人之報怨。皆有傷於直者也。

作事存急欲竣事之想。最害事。事無大小。皆須躊躇顧盼。使心有餘於事。則事中之委折。畢露若事到眼前。先存一厭倦之念。苟且塞責。則事之遺漏處。過誤處。必多。雖做猶不

做也。余坐此病最深。所宜省惕。

人只道聖人無思無爲。任天而動。不知其應事。煞有氣力。只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語何等智深勇沈。既曰懼。又曰謀。又曰成。看一成字。便知事到聖人。萬無不成之理。桓元子不勝則不博。此英雄之見。與好謀而成之意則同。

與雲章論讀書砥行之道。及論語行己有恥。章雲。聖人固重體用兼全之士。然兩言其次。俱撇開用。只說體。可見聖人用意。所在余問。必信必果。與孝弟兩種人。分量如何。雲云。兩下等級固大異。當謂孝弟二字中。分量最不同。說箇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直是滿孝弟之量。毫無虧欠。豈必信

懿言日錄

三

廣仁堂

必果者能及。又謂孝道中。最巖淺是晨昏定省。冬夏溫清。今日爲子者。豈必廢此禮爲不孝。蓋定省原不必拘定晨昏。但令日間。嘗有依依不忍。舍其親之念。自覺得多與親說幾句話。也是好的。此方是定省意思。如遇著冬天寒氣。侵肌。覺得自己身上單薄。自然想到父母身上。單薄此念。發於自然。故冬溫之禮。不可廢。夏清亦然。今人只此巖淺處。能盡道已難。何論其他。可見稱孝。稱弟。能滿這孝弟之量。甚非易事。又云。昔年我親存日。奉養時。亦有此等念頭。但不盡心。不盡力。處儘多。至今追悔無及。嘗自述養親說。頗詳悉。大旨以得親歡心爲主。若不得其歡心。雖日奉三

性之養何足爲孝。雲章至性過人。故言及孝友。字字流血。余聞之悚然。自覺生平天性浮薄。不可爲人子。俯仰雖寬。直無容足處也。

字載言吳中士大夫全不講喪禮。或儀文習熟而不足於哀。或誠意惻怛而未嫻於禮。均爲不孝。其言良是。然竊念人子得事吾親之日。不能致敬愛。博晨夕之歡。不幸至於大故。雖使哭泣盡禮。事事中節。豈有補乎禮云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此悔在送死也。若不能養生。其悔更當何如。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

懿言日錄

四

廣仁堂

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詳味此言。可見凡我同類。皆當引爲同體。所謂同體者。利則與共。害則與恤。實有痛癢相關之意。古聖所謂匹夫匹婦有不與被髮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正此意也。吾輩一室相與之人。情若扞格。其生平疾苦憂愁之狀。置若罔聞。如此其頑。其病豈止不仁而已。

十園陳翁齋中。燕集言冀州公在任時。有巡按魏公問崑山陳懋德是同宗否。公答云。懋德本姓蔡。並非同宗。未幾報蔡公復姓。前輩之不肯依附人如此。時栢廬朱先生在座。聞之慨然。命余曰。人須腳踏實地。卽此可見。

見張帶山先生。先生自言病中灑脫之狀。可覘其心地清明。余問先生。吾輩只爲汨沒世味。心境昏濁。如何洗得。先生云。我看來。直是無味。今人動言甘苦。不知其所謂甘者。非眞甘。苦者。非眞苦也。又問讀書。先生云。只須體究四書五經中語。舍此他求。便是異端。

略遇拂。意境便足。增長學問。可見生于憂患。

讀衡門詩。須翫首章兩可字。二章三章兩必字。從可字著想。無限安樂。從必字著想。無限憂戚。

黃陶菴先生論文云。治經欲鈎其深。觀史欲馳會其事。理經史二物。眞學者之左右手也。然不治經而欲觀史。譬之持

懿言日錄

五

廣仁堂

無星之秤。不足以衡物。不養其心。氣以求合於道。而欲治經。譬藝無根之花。生氣盡則萎矣。今日文章家。亦有知經史之不可偏廢者矣。其所謂養其心氣以求合於道。能知之乎。然古之深於文者。未有不爲是言也。

詩宗毛鄭。歷漢唐未有別解。至紫陽乃欲翻千古之案。似駭人聽。然觀其批駁小序。語雖嚴刻。要皆從虛心平氣中出。之一衷乎理之是。非有意立異也。宋明以來解經者。半遵註疏。往往詆紫陽爲不知詩。如仲與郝氏其尤甚者。先王父刪翼一書。雖據傳箋。而未嘗操戈於朱子。議最平允。竊當紬繹兩家之說。而折衷之大抵。詩之爲教。平易通達。不

執一解。觀古書引述詩詞。多取斷章。意可知已。魯論載可與言詩。惟子貢子夏。一則因學悟詩。一則因詩悟學。夫子與之。可見沾滯固執。難於言詩。引伸觸類。是善於言詩者也。註疏之病。在附會穿鑿。必欲指其人與時以實其事。或旁引疑似之說以証之。未免涉於支離。而朱子之說。則非詩中實有其人與切陳其事。不敢遽信其說。猶不失古人闕疑慎言之意也。特其於鄭衛之詩。強半黜他說而謂之淫奔。此在詩中亦未爲有據。不知何以堅信若此。往見陶菴先生答侯氏兄弟書。有云。詩劉已錄及鄭風大抵漢宋兩造。而微以己意。識決之。以先生之學識。剖斷必有當。惜不及見其書也。

謠言目錄

六

廣仁堂

刪翼一書。先王父四易稿。經二十餘年而後成。今藏家塾。苦無資付。刷氏余藉是編得俯首聖經。聊且卒業。前人積累之勤。後生得享其逸。凡事盡然。此尤詒謀之大者。

凡事退一步。多少受用。

忠信之人。難得。

先生論鬼神之說。引魏莊渠語云。天地間止有一神。實可參味。

時勢當極難之會。只有盡分。其餘聽之於天。居易俟命。理是如此。

盡分。正未易言。必使纖毫無遺憾。方可聽之於命。顏先輩制藝。清而不癯。靜而非枯。於玄澹中有高貴矜鍊之色。方是國器。鄧文潔得之。

姜西溟云。人生有不可悔者三。親在不能養。一也。少年不讀書。二也。立身一敗。三也。

已上庚申辛酉錄三十三條

房師李厚餘先生語余。居官之道。在不受人恩。無論攀援不。宜。即受人一絲一粟。亦不輕易。他日負之。則爲背恩。酬之。必至失節。無甯澹泊自甘。令此身得自主乎。

陽明先生論臨場調養之法。最善。吾輩當此。未免有忙亂之

謠言目錄

七

廣仁堂

色。由平時工力未到。朝廷設科限以三年。此三年中精神貫注。自然件件停當。可以從容而應。往見唐文恪公家訓。言三年內。須作經文數百。書義數百。四書本經溫看數轉。性理通鑑繙閱幾遍。如此而尙不中。纔得言命。誦先輩語。想見精思銳力。以此享科名。庶幾無愧。

見葉叔蓀先生。最以砥礪廉隅正身率物之道。猶見前輩典型。

人動言有體有用。不知何者爲體。何者爲用。且人亦知體用合一。而不知體用之所以合一何也。余讀大學正心章而有見。所謂體者。心是也。由吾心而發之事爲之際。大而經。

綸參贊小而日用細微皆用也。所謂有體者，不是空空守一箇心中，庸以尊德性爲存心，下面致廣大極高明溫敦敦厚，皆是尊德性之事，則皆存心之事，必盡得此數者而後心之體全。由是發之於事，無大無小，皆本於吾心而出之，皆本於吾心之無不盡者而出之。天下又何有事之不可爲，是以云有體者必有用也。

許子位先生令聞喜時，止攜一僕，布袍茹素，絕耗羨，尙差役簡爭訟，民愛之如父母，令二載遂乞休。百姓製衣爲別，不受。臨行又賁路費以贈，亦不受。如此高風，何遜古人當波靡之際，敦尚清廉，又拂衣知止，我思其人，願爲之執鞭也。

懿言日錄

八

廣仁堂

見魏環溪先生先生云：學者先須立志，志在一日終身以之。范文正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今諸君已成進士，尙當置天下於度外乎？國家設立制科，上舍此無由取士，下舍此無由進身，但當以人重科名，勿以科名重人。今人成進士後，便志在顯官厚祿，買田園，長子孫，須將此等念頭盡情掃除，方能長進。誠使志在天下，則自無暇及此等矣。又云：爲人當取法聖賢，凡事莫不有規矩準繩。聖賢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讀古人書，見古人名世者不一，或以理學或以經濟，或以文章發其理學經濟，當思吾效法何等勉強做去，底於有成而後已。

昔人云：不見黃叔度，鄙吝日積。可知氣象別，實足移人情性。余是日見魏公，自覺得胸次灑落，賢人君子之益於人，如病之有藥，飢之有飯，可不日親日近乎？

義利關頭，君子小人之別，靜思日間發念，義勝利乎？利勝義乎？回光返照，恐不爲君子而爲小人矣。可懼哉！

處卑末之俗，直須眼高於頂。若半要立己，半要徇人，必不能透徹，亦終歸於徇人而已矣。

臨深爲高，學者大病，須是以古人爲法，則常覺不及處多。

信昭語余：太剛之病，余深服其言。然細思剛在外形於詞氣之間者，當去剛在內發於性分之際者，不當去也。余之動

懿言日錄

九

廣仁堂

輒多咎病在詞氣之剛耳。若性分之剛，則正患其不到也。因此言而誤用之，流於委靡頹墮，含糊掩覆，其病更有甚焉者。又予之所不敢出也。

出門同人，是上君子極關係事，隘不可濫，不可然與其濫也。甯隘。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觀孔子於衛主，顏離由於宋主司城貞子，可見聖賢未嘗苟爲交際。余近日所拜客，尙有一二可已者。

亦要辨出一箇義利。如爲義雖交盡天下士，不得爲濫。若爲利，則一二人亦濫也。細思近日所謂一二可已者，亦或動於利心而然與。

最可畏者。利心之動。利心一動。則必害義。

每讀先儒語錄。身心間便覺警動。有不肯自安流俗之想。

敬兼動靜。然靜中不得力。又將何者爲動。所以周子太極圖說。並言陰陽動靜之理。而其後則專言主靜。蓋以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黃勉齋亦云。惟主靜可以制動。惟無欲可以主靜。

見湯潛菴先生。氣剛而神和。理明而詞要。洵大夫之賢者。余問以流俗傾靡。有志者稍自修飭。見者不以爲迂。則以爲妄。如何。先生云。世風衰陋。以是爲非。誠有之。然秉彝之好。人心未盡泯滅。誠能卓然自立。歷久不渝。世亦且諒之。服

懿言日錄

十

廣仁堂

之只恐自身站立不牢。十分中有五六分中理。仍有三四分不中理。人把五六分好處。拋卻。只指三四分不好處說。破綻畢露。爾時自己又不肯虛心承受。未免多方掩護。造就一箇剛愎氣象。人品大壞矣。在今日還是徹底澄清。做到十分地位。卽有不是處。受人指摘。惟有痛自改省。直到無一毫破綻。時人自沒得說。

朱子語。刀刀見血。無一字不入人心腑。

說來說去。只是要人於大處得力。所謂大處。不越方寸間事。朱子云。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是光明。只被利欲昏了。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此條最爲喫

緊。今日須體認本體。如何是光明處。轉光明。若不轉便是電光石火。纔明便息了。

字之有楷。詩之有律。俱一筆紊亂不得。精于楷者。然後能爲行草。長於律者。然後能爲歌行。天下事變化之妙。未有不從規矩而出者。也。

對策大廷。臣子終身獻納之始。余有進策一條。言極愷切。覽者戒勿用。恐太懇不得進呈耳。細思其言。亦爲得失起見。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此言眞吾師也。余是日條對雖多未合。而進策不敢

懿言日錄

士

廣仁堂

隱諱非敢云有神補座。聊以養謬謬之氣。亦微尙也。見人輕開口。只是收斂此心不得力。朱子敬齋箴云。守口如瓶。可知存主處十分嚴密。

人無閒定氣象。只是世味深。道味淺。但此心頑定不得。實能看得富貴榮辱。不足動心。實能見得喜怒哀樂。自有天則。則此心不期定而自定。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今人不從知止入手。冥然求定。何可得也。

湯潛菴先生云。如今人聖賢都從口裏做。聞此語。通身汗下。館中分滿漢書。年三十五以上。皆分漢。余年方壯。而精力甚憊。頗畏清書。擬以情告。讀明道先生訓云。職事不可以巧

免遂不敢言。是日亦竟分滿書。

學者於科名外。知別有自立識趣。便不凡。

有治心之書。有經世之書。體用全矣。詞章其末也。余喜讀治心經世之書。奈時尙詞章不能廢。徇末忘本。如之何。

學問從含字入手。孟敏破甕不顧。是此意。

此心宛然一鏡。其靈明之體。本自具若也。塵垢日積。至掩其光。必盡力磨刷。則積垢去而本體露。萬象森然畢照矣。然

本體既露之後。若不時時拂拭。則塵垢又將日積。所以日

新又新。功不可間。先儒釋明明德之義。有云。因其發而充

廣之。使之全體皆明。因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正

龍言日錄

主

廣仁堂

此意也。

說而止。節之義也。近思錄中語大可思。

凡事須想一箇恰好。即語言之節。要恰好。便難不煩不簡。不疾不徐。不亢不辱。此方是恰好。聖人立教。分爲四科。言語

其一。亦非漫然可得當者。

靜思慮以養神。謹嗜欲以養身。慎言語以養德。絕微逐以養

望。勤職業以養材。勵躬行以養性。

謁崔玉階先生。余問先生以讀書之法。先生云。讀書之法。惟

求自得。能將聖賢言語。勘到與吾心相印。合處。方是自得。

又問先儒語錄。何者宜讀。先生云。凡語錄皆宜讀。但其中

或有出入。今日相勉。還是讀聖人之書。先生又云。初入仕途。宜先厲固窮之節。

校正清書字頭。余質鈍。於此道茫無入手。當堅下人。一己百之功。彭文治語余。凡職分所當盡。雖灑掃負戴。亦當爲。況遇文章之事。惟有俯首盡力。循序致精而已。文治器宇甯澹。口不言學。自有儒者氣象。即此等語。可想其素位而行。余深媿弗如。

人有大不孝者二。一則忘身徇欲。一則辱身賤行。有一於此。其他雖有孝行。不足稱也。

館師阿蘭泰力持清節。即館中常行禮數。一槩屏絕。同人無

龍言日錄

主

廣仁堂

不感歎。因知天下失人心事。最是要錢。若不要錢。便是太平景象。

懷刑之義。士大夫尤宜謹凜。身居民上。自謂生殺惟我。任意

恣肆。豈知一千禁網。不能自庇其身。真可敬畏。今日舉一

念。爲一事。動思與國憲有礙。若一蹈非爲。便是天地間有

罪人。慎之慎之。

與立齋夫子言社倉之法。不惟可惠貧。且可保富。任其事者

邑中固需端誠才幹之彥。而深悉里中虛實之數。善爲調劑。尤在各鄉耆老。擇其家之稍盈實者。專司出納。令與邑

中紳士。遙相呼應。倘此輩有無妄之災。則護持之。彼知即

此可以保其身家。自無不踴躍從公。勸於爲善。則社倉之舉。自可行之永久。吾邑風俗之敝。在鄉民苟有資餘。卽有起而蠶食之者。是以貧者不能富。富者歸於貧。苟行前法。亦是補救風俗之一策。夫子首肯余言。

居官者不知有家。方能盡分居家者不知有官。方能安分。此顧涇田先生語也。栢廬夫子時舉以見最。

清勤二字。居官者之要。然欲勤于職。當先養精力。使有餘欲操守。清惟有節儉不妄費二者。又清勤之本也。

薛文清以讀書防檢此心。譬之服藥消磨此病。余謂聖賢之書。何啻如藥之于病。直是朝餐夕餐。不能偏廢。所謂一日。

懿言日錄

十四

廣仁堂

不再食則飢也。

侍錢塘黃座師。謙如坐春風。謙者德之柄。慎者事之本。吾師兼而有之。誠門人立品讀書須乘少壯有爲時奮厲向上。又引馬伏波窮當益堅語。相最皆足令人警省。

直言規切。雖至親亦不可用。婉諷善道。使變化於不覺。乃妙。避嫌則可。免不白之謗。擇交則不受無因之汙。

讀書以涵養德性。則心逸日休。以記誦章句。則心勞日拙。

胸中不能含蓄義理。易於發露。此學問大病。薛文清云。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自見。又云。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不能刷除舊習。徒以道理話說。思之可恥。

與友朋言讀書砥行。未有不慨然思奮者。可見人性之皆同。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孟子亦云。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乃知不學者未可仕也。今日朝廷懸令。入贅子官。不問其人也。天下之爲父兄者。僅知責其子弟。未聞教以爲官之道也。嗚呼。朝廷以之害其人材。父兄卽以害其子弟。皆自賊之道。世之所以降也。

氣不聚心亦不得存。孟子養氣之說。有功於聖學。

朱子云。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事。皆是暴其氣。明道亦言定心氣。不能養氣。無一事可做。

懿言日錄

十五

廣仁堂

聞人謗己。不置辯。最有味。

君子觀寒暑之至。則宜知愛身。不知愛而故脫之。吾弗知之矣。

靜中念徇欲之危。如履薄冰。

有求於人。便失良貴。

毀譽動心。只是信道不篤。

衡門詩樂飢二字。最可味。人情所苦者飢也。然而樂不改焉。則無往不樂矣。

說事以簡明爲主。說了又說。便多葛藤。過誤亦起於此。有不可不處以義者。徒爲煦煦不得。此又未可藉口忠厚者。

長安仕路。升沈變幻。奔暮不足以喻之。達者處其間。惟有盡分於己。聽命於天。否則得者喜。失者憂。總爲造物小兒愚弄。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天時人事。皆無一往不返之理。知進而不知退。是亢之爲言也。況在人臣。尤以難進易退爲大節。此際看得分明。直無纖毫芥蒂。

平時要看得爵位功名。原皆身外之物。偶然相遭。何生係戀。得之誠不足喜。失之誠不足憂也。夏之聖人有云。生寄死歸。生且云寄。況有生以外事乎。

無加無損。只是此理。但聖賢尙有所性一層。本甚著。力老莊輩。徹卻此層。空諸所有。又不可也。

懿言日錄

十六

廣仁堂

只應自食其力。舍此而有求於人。皆妄也。

親歷貧境。而能處之泊然。此真是難。

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廉恥。此論常情。則然。士嘗學問。知義理。而亦爲境遇所移。未足與議也。

物無大小。苟存一必得之念。其不至寡廉鮮恥者希矣。

處今時勢。不求而得。決無此理。然而君子甯不求者。實能放下。必得念頭。以義命自安。故也。

其所以必欲得之。此念何爲。細思之。非甚不得已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猶不愛嗜蹴之予。況其他乎。孟子曰。是不可

以已乎。三復此言。萬念冰釋。

立得脚跟。萬穩萬當。忍得肚皮。半飢半飽。方做得人事。無窮理。古人有應變之智。然其功在平日。

讀李映碧先生行略。其在垣中奏議。有云。士君子行己。非獨姦如嚴嵩。專如張居正。所宜褻足。卽望塵三楊之門。終屬趨炎有心。耐冷無骨。沉下焉者。掃門何親。下石何捷。猶自標曰。我正人也。直臣也。孰正孰邪。將安從。辨此爲明。李門戶而發。凡士君子立身處世。誰不當以之自勵者。吾輩處長安中。落落寡交。一時名公卿見者甚希。亦庶幾昔人之訓矣。然未免動心於時趨。或有時自笑其迂。何也。先生再召時。正同邑吳公姓入閣。首輔則座主周延儒。同官以兩姑難爲婦。諷之。先生對曰。非公事不見。非公服不見。如此風裁。吾當景行行止矣。

懿言日錄

七

廣仁堂

相士白六吉。語余性氣過急。戒諸事勿太執。面前地步常放寬。此皆吾所不足。平時欲自克而不能者。

地寬則不擠。時寬則不忙。心寬則不亂。寬之時義大矣哉。寬則人與己各得。

去躁進之念。可以長保其位。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生斯世也。以用晦爲善術。

與誠恪者居。則天真自露。與博雅者遊。則俗氣漸除。反是則

機械熟而鄙陋甚矣。

子弟性情才分須自驗其淺深後可施變化之術。

課子弟先在心氣間著力不須磨磨於口耳。

居其位不盡其職有其名不思其實是生平大可恥事。

鏡不疲於照惟其空也鐘不啞於頻叩惟其虛也而人或

亂於聲應豈非不空不虛之故邪。

經商者以財爲命負擔者以力爲命士君子則以禮義廉恥

爲命。

高忠憲年譜記蕭自翬贈言云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

聲皆背地用一番堅苦工夫得成就耳吾輩自省生平會

懿言日錄

本

廣仁堂

有幾月靜功幾月苦功否無有則無怪今日之疎陋也。

古人最重朋友既云友直友諒友多聞又云無友不如己者

可見道德文章深藉漸摩之力蓋相觀之下恥心自生恥

心生則不期奮而奮若舉眼庸庸又何知己所不足而勉

勉邪。

接賓以氣象勝議論獨居以涵養勝思慮。

聖人教人言語之道惟一慎字慎者慎之於口而實慎之於

心也故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詡乎不歸到存心上又何處

下慎言工夫。

靜以養心靜不在形而在神也默以養氣默不在口而在心

也有終日兀坐一室而馳騫之意常存者謂之養心可乎。

有終日不發一言而辯給之機常伏者謂之養氣可乎。

讀謙卦彖詞天道虧盈地道變盈人道惡盈可見盈滿之象

三才皆不與善持之惟一謙也謙者有而不居之謂有且

不居況其無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能知之者惟

聖人吾以爲不必聖人而後知特聖人能見幾于未然燭

理於方萌耳。

湯潛菴爲江撫陛辭之日上溫旨獎勵諭以清釐財賦慎重

刑獄且敦樸崇儉以挽回靡俗又云汝乃孤踪去後朕當

爲主勿慮昔子成龍在江南每多蜚語朕幾爲所誤迨其

懿言日錄

尤

廣仁堂

死知眞廉吏也奏畢下殿召還語至再賜金五百表裏十

疋潛菴承旨感極涕零古君臣相得何以加茲士君子讀

書致主不負此遭逢亦難矣。

學者宜深知時日之可貴則學有成而事克舉。

張素存先生語余學者宜讀有用之書雕蟲小技偶一爲之

不必求工若經濟實學宜徹底精研每一事畢三月二月

之功考之自無不通天下原無多大事也。

同年周廣菴贈余翰札皆錄儒先格言得如拱璧中一條云

凡人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方不至死於安樂失意時

須尋一條出路方可生於憂患此眞至言吾輩遇小小順

意便戀戀不能舍。小小拂意便鬱鬱不能解。又安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

省事則省費。不惟費財。兼費心力。二省則無不省。

字不摹帖。必不能工。摹帖雖不見好。卻自有進。

中人之質。凡有作為。非著力下工夫不得佳。道與藝一也。

同年金會公。爲吾母旌節詩五言古八首。一紙不能盡。再索。

紙自言少孤。母夫人苦節。格于例。不能題旌。又述年伯守。

興安時。數遇流寇。堅城死守。瀕於難者屢矣。余謂會公年。

伯盡忠於國。年伯母盡節於家。天生會公。所以報二人。今。

科名之顯赫猶末也。以會公之道德文章。傑出儔輩。天之。

《菴言日錄

平

廣仁堂

報施善人不已。厚乎余向觀會公爲人。端方靜穆。如渾金。

璞玉。固知其必有隱德。是日語次。尤深悉其清修潔己。真。

郭有道。王彥方一流人也。余輩得附驥尾。洵生平之幸。

性情之樂。初下手少見苦澀。愈久愈有味。外此可樂之事。久。

而不厭者少矣。

古人爲學。各有得力。有主敬者。有主靜者。有主無欲者。總要。

透。出此心。真體來。不透。出此心。真體。不成學問。

真體。透露則萬物不能加自然。內重。所謂鳳皇翔於千仞是。

也。

怒在事不在心。便是中節。

多說不如少說。欲於言語上見長。便是短。

有好勝之心。則必致敗。無必得之念。則可無失。

見李冢宰鄴園先生先生臺閣風儀。金湯事業。洵一代人豪。

仰止已久。深以登龍爲幸。極言銓政之難。在動引成例。例。

者法之餘也。一成而不可易。謂之法。今惟引法以滋弊端。

其可守而不變乎。此誠至論。

要惜取那無事的時節。此語最妙。古來賢聖十分會受用地。

步全占在此。

亦只是一箇豫。豫則立。

造化春則闢。秋則翕。人事晝有作。夜有息。斂藏得密。故發生。

得透。輕於洩露者。必不能有成也。

上巡幸至江甯。孝感相公迎駕。上加禮特厚。遣從官造廐賜。

酒食。謝恩引見。握手道故。海內想望。召還秘殿矣。昨上御。

門。又盛稱于北溟廉節。諭九卿從優議卹。夫尊禮舊傳。隆。

獎廉吏。聖德之大者也。太平之兆。於此基乎。

士君子道德文章。誠卓然有以自立。不忠無見。知君上之日。

卽我不自銜鬻。亦或有造物以通之者。故孔子曰。不忠無。

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心兼動靜。靜時不昏昧。動時不。

放縱。

《菴言日錄

三

廣仁堂

檢討張鴻烈有疏請行鈔法立齋先生極言其便前朝之不善行在造鈔不精緻易於朽壞而明初稅賦止征本色故鈔散之民間不復收之公上流通未廣遂格不行苟善用之固理財之一策也

人無文章猶山無樹池無水形體雖存不堪賞玩也

栢廬先生云山之高大者自然有樹池之淵廣者自然有水則亦自顧其山與池何如耳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君子以道德爲先

同年吳容大字來極言宦情之苦有云昔賢以簞瓢陋巷爲可樂今時做官人有簞瓢陋巷便是樂土何獨顏氏子名

慈言日錄

三

廣仁堂

千古哉余箴之謂孔顏樂處在心不在境樂在心則不論境之貧富又何論貧之淺深具得顏子學問縱無簞瓢陋巷其樂無改若似今人胃襟雖食前方丈室高數仞恐終日戚戚無止足也吾友容大識見高邁氣象雄豪眞聖賢之徒然發論未免太易有激之言於理未當不敢不直也栢廬先生云世俗之貧非貧也特不足於奢耳食必珍饈衣必綺縠而屑屑焉憂用之不足是猶決池塘之水而復病其涸曷若不決之爲適故珍饈綺縠不足之徵也亦不安不足之形也畢竟簞瓢陋巷方是貧畢竟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方是安貧

今日用功先須辨得動靜兩概有截然分界處動有動境求靜卽非靜有靜境求動卽非又須辨得動靜兩概有彼此相照處靜無工夫動不得力動無工夫靜不得力

栢廬先生云今人只患靜時不求動而自動耳若能劃然有靜境到得求動關頭便好下手

動時處置得停當只是行所無事靜時工夫直須體認到天命之始喜怒哀樂之未發境界方是

栢廬先生云動時工夫也不是等閒若處置得停當時也只是天命之始行事

動靜雖有二候其實心體無二靜中亦是行所無事高忠

慈言日錄

三

廣仁堂

憲公所云平平常常是也

靜有定力令我制事勿令事制我此陸古樵之言忠憲深旨之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祭不畜牛羊獻子爲有家訓至切後人得其意有拔園葵而出織婦者洵可以風厲貪薄然在今日又不可泥此意蓋古士大夫有采地以養廉不憂不足矣而復侵小民之利是誠貪也若今日養廉之典遠不如古而士大夫有家之費又全不可省舍此不爲則必轉而爲寡廉鮮恥之事其刻剝小民之害甚於此萬萬矣愚意今日士大夫居鄉正宜留意桑農取自然之利令

稍自贖。則非義之財。自不妄求。庶幾先儒所云。治生爲急之意。正不必以公儀子爲法也。時歷山左見彼中士夫深。知桑麻廬井之樂。風俗清。

古歎江浙無此意味。故有是論。

淮上晤同年劉文起。語余少時受業師岳西來先生。學問醇正。有云。聖賢精蘊。盡於六經四子書。尤要約者。大學一篇耳。又云。宋儒教人動中求靜。今人事煩蹟。若不向忙中收拾。近裏所行。安得無差。其居平尊聞行知。以踐履爲實學。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反身求己之要。誠哉其醇正也。文起之器識高遠。邁於流俗。得其教者深矣。

已上壬戌至乙丑錄一百十九條

懿言日錄

書

廣仁堂

讀莊渠遺書暨熊先生學統。掩卷再四。所言皆真切懇到。反身體驗。字字不合。因歎此身竟不得爲聖賢。邪。勿念亦期振拔。終爲氣質所拘。習俗所囿。心所不甘爲者。隱忍爲之。如含瓦石。吞之不安。吐之不得。徒增一番惶懼。如何如何。栢廬先生曰。吞之不安。則亦吐之而已。此正欺憊關頭。臨事之惶懼。卽是吞之不安。正須把此惶懼。念頭作一銛刃。霎時斬斷。若事過而惶懼只恐。但把惶懼了結。不自安的。公案後來習爲固然。此不安者。漸漸銷滅。將何以自振拔也。然否然否。

莊渠云。聖賢沖然無欲。學者當自不見可欲始。此亦是強制。

其流制之於其不見。當其見。則勃然而發矣。必去其根株。乃不復萌。然卻甚難。亦惟是存得此心有主宰。靈明不滅。則邪念自不復來。

栢廬先生曰。不見可欲。非專就不見時說。正是嚴於物感之幾。卽四勿之意。所謂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是誰勿之。卽此便是主宰。卓然靈明湛然而不容有毫髮之間斷。纔間斷。欲便撥入始而全力持之。是不見可欲。久之而無所用力。便是沖然無欲。

欲制人欲。只是體認天理。理勝則欲自屈。不兩立之勢也。說大人語言簡淨最難。

懿言日錄

書

廣仁堂

語言至一無可悔。心地便帖然。此非本領纍疎人可企。語病多冗贅。多懸直。細思只是氣蘊。

從本原上用功。纔救得氣質之偏。

成天下之事。功在善用。其人得天下之人心。在善用其財。

辦得實心。無不可爲之事。爲利心不實也。爲名心不實也。自

是心不實也。自便心不實也。慢忽心不實也。畏難心不實

也。虛公堅確一準乎理。則事無不成矣。

栢廬先生曰。如此胃襟。是甚樣工夫。做來非至明不能察。

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而又養之於豫持之於密。

精神不續。密則喜愠易泄露。大足僨事。

任事者以不妄言爲主。

道理豈有盡境存一毫自是便非虛受之量。

清心則可以任事細心則可以慮事平心則可以成事。

好事若盡得安穩做去天下好事亦易成古今成好事者亦不少矣。惟事之難難於創始難於圖終難於局中之聚訟難於局外之阻抑。百方牽制都非意料苟非有沈思毅力者處此靡不中道而廢抑或苟且以求速就則雖成亦不成矣。任事者知之。

任事而張皇只是才小器小其處事也行所無事其成事也有而不居方是大行不加氣象。

懿言日錄

美

廣仁堂

須尋討動中之靜煩中之簡忙中之閒。

任事者成敗利鈍未可逆計惟有自盡心力聽之於天而已。人情不諒惟積誠可以感動。

法所不能貸不可姑息但使人知不得已而用法則雖勞不怨。

察言觀色甚可得道理至當處惟私念勝則蔽而不明耳。

與人共事最宜識其性情而調劑之。

余任清田之役事終不就然三月以來人情事機閱歷已多其間處置有得當亦有失當余自知之而自勵之則是役之益我已多乎。已上諸條俱清田任事語

學者宜有事於治生治生則不至於窮斯濫亦不至於竭人歡。

歐陽公海陵東園記道許氏孝弟家風甚悉文至此可以裨益風教。末云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余言之可信也。又知言哉。

子弟侍父兄側器宇恂謹一可樂應對詳明二可樂樸而知禮文而不夸三可樂反是則貽父兄憂矣。

子弟侍父兄側難得而易失之時也有疑則問有教則承父兄一言一動則心維而默識之庶乎其得益矣。

栢廬先生曰是故父兄亦不易爲也一言一動總是子弟之標準當時做子弟從這裏來今日教子弟也須從這裏去。記曰學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

懿言日錄

達

廣仁堂

處天倫之際是非不可過明。

甯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此呂新吾語也。於校公劄記中見之。

李吉爰語余居官不可輕用刑具中之夾杪尤不可輕用。

當兩造具陳爲上者只宜虛心質問真情自得必欲藉重刑以取之則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得之者殊非真情也此仁人之言居官者當識之。

三陶舅氏有孟子文辨一書。論文章之法。奇偶錯綜。開合賓主。龍門昌黎皆取法於此。余以爲是誠然也。然其言理。沈切痛快。能發前聖未發。如辭受取予。出處進退。開辨析毫芒。理固不易。至枉尺直尋。月攘一雞等語。妙能取末世人情。一一道破。使天下後世置身清濁。問自欺欺人者。皆無處躲閃。真是第一有功聖學者。

謝靈運爲廬陵王故被出。後文帝召還。問南行來何所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可想古人交情之厚。後世趨炎惟恐不親。避冷又惟恐不遠。對此得不泚然汗下。

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鬪。鬪非必好勇鬪狠之謂。一言之

《錄言日錄》

卷

廣仁堂

不肯下人。一念之必欲伸己。皆鬪也。

每事存想虛舟之觸。則機心自息。

與人交。見面便發求之之想。最可恥。多求則多怨。平心論之。

皆都不在人。

療病之方。惟擇良醫而專任之。最忌問雜。

體味孟子養氣之學。

氣體之充也。志氣之帥也。此是實理。

無暴二字甚妙。吾輩日用間無非是暴。如何得養。

動而慎言。語節飲食。靜而謹思。慮皆是無暴。其氣。

取舍惟決於義。義之所在。有可取。有不可取。有在人可取。在

我必不可取。則得明守得定。心自得安。

禦敵無善術。止宜防患於未然。

防患在自修。

攝生者宜及其精神之富。節用者宜及其財力之饒。余何嘗不知攝。不知節。但攝之節之於耗竭之餘。則曷有益。迨少富焉。少饒焉。不惟不攝。且賤之。不惟不節。且糜之。如之何。不耗且竭也。此謂殫民而已矣。此謂殫人而已矣。

先生講西銘。沈切透快。聽者振悚。先生云。讀西銘。何處得容物我之私。余亦云。讀西銘。而惻怛慈愛之心。油然而生。

先生講器小章。以人之心量爲器。本來最大。所謂虛靈不昧。

《錄言日錄》

完

廣仁堂

以具眾理者是也。三代以下人物事業。全憑氣魄。才力做出。未有本於心學者。故皆不免器小之機。不止管仲一人而已。

理天下財與理一家無異。總不踰量入爲出。畊九餘三八字。量入則無浮用。餘三則能有備。

昭陽李文定公遺事。有門生主南試。遣使遺其子弟關節文。

定正色拒之。曰。吾當年薦汝主。望汝主上爲國下爲民。豈

期以此圖報。是辱我薦也。不啟封。對使焚之。是年命子弟

勿應舉。後座主某先生典南闕。子弟皆赴省試。中秋文定

與其夫人家宴。夫人曰。今晚兒曹試事畢。不知闕中命何

題文定曰。當是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夫人曰。何以知之。文定曰。吾師曾囑代爲程。是以知之。夫人曰。既爾。則當示兒曹。文定瞿然曰。我師不以我爲不肖。命余我豈敢因以爲私。固未之示也。前輩之嚴慎如此。在今未有不謂迂者。留餘之慶。至今累世不絕。科第天之報之。豈或爽也。滿之一字。不獨富貴者宜戒。凡人一言一事。必欲求勝。不留餘地。卽是滿也。人所惡。天亦必加之譴罰。

偶動殘刻之念。身心間便多不自安。此天良萌發。天地祖宗之默相呵祐也。余之幸也。

安閒無事。如何消此清福。曰。不萌非理之念。常讀有用之書。

龍言日錄

辛

廣仁堂

余嘗謂我王氏氣運之薄。卽科第亦可驗。本朝順治年間。無一得雋兩閩者。卽青衿亦不多見。至康熙初年。稍稍有補博士弟子者。己酉月功聖臣兩叔始雋南閩。庚戌聖叔聯捷。壬子亮儒兄登賢書。乙卯固生叔建伯兄繼之。丙辰月叔建兄又並捷於南宮。丁巳特科。余應京兆試得元。至壬戌成進士。十五年間。科第絡繹。不爲不盛。然而宦皆不達。固叔亮兄之困於公車者無論。卽前後成進士者四人。月叔未仕而歿。聖叔初試而罷。若建兄之年富才長。家饒於貲。爲京朝官。助之者亦有力。此望而知爲青雲之器。可指日干霄者。亦一跌不振。今余又迂拙之性。與世枘鑿。以

請資遂其疎懶。請急臥病。若將終身焉。微名翻以勇退而得全。余故於科第而驗家運之薄也。若今爲秀才無多人。亦希有令器。子弟半以游閒自廢。但得謹飭自好。已爲幸矣。大抵家運之昌隆。視乎人才。而科第其次也。有其人。可以明體達用。爲家國倚賴。雖不科第。亦無損。而又予之科第。則亦必能卓卓自命。光祖宗而啟子孫者。吾先人忠厚貽澤。積深累至。故雖當人才衰薄之時。亦有享詩書之報者。而負荷無力。旋興旋廢。則吾後人不能仰承先德之罪。弗敢辭也。書以自訟。而且爲後之興者勸。

士君子檢身宜過於方。嚴而接物。宜示以平易。先儒云。知欲

龍言日錄

壬

廣仁堂

圓而行欲方。此其意也。若反己斂飭。未必嚴密。而與人言貌。故爲峭厲。則平時自治之功。既不足厭服人心。而悻悻之色。行行之氣。又徒足以長傲而飾非。人安得不深嫉之乎。

諷義山詩。詩之長於使事者。然以情深爲上。情不至。則與剪綵之花無異矣。

動靜無著。手做工夫處。只是心放心之有動靜。猶門之有開闔也。無門則開闔何有。無心則動靜何著。惟是收放心。則方寸有主。自然動可動。靜可靜矣。

要長要短。心之所以放也。收放心。則一切皆捐。

收放心則本心之眞體自露。

曩見純嘏時。曾以謙之一字相勉。純嘏認作謙恭之謙。云勿如王莽爲佳。余告之曰。我所謂謙。非吐哺握髮之謂。試讀易謙卦彖傳。謙字多對盈字講。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是番至清江所見。聞於純嘏者。大都以斂約守分爲主。不矜名。不尙氣。不居功。不樹黨。此固人臣之道也。與余所云謙之一字。正相契合。今日爲督撫者。半用漢軍。而以功名終者。不槩見若純嘏。吾知其有終矣。

不能於喜怒上用功。不成學問。

無大喜。無大怒。養生善術。不易喜。不易怒。養德令器。不令人

懿言日錄

重

廣仁堂

喜。不令人怒。涉世妙品。

御愚氓之道。當婉語以安其心。正言以防其狡。

克化氣質。先自家庭始。家庭最晚。最狎情。所不能禁言。所不能忍於此而禁之。忍之則無不禁。無不忍矣。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

時屆三冬。小盜竊發。宜商防禦之策。卽在一家。設守巡嚴。厥閉。未可疎也。易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庸人之見。警於事後。而忽於事先。固知聖人豫之爲義精爾。

與玉臣論詩。詩在命意之高。視其人之苞蘊。一分學力。一分見地。不可強。而能聞之吾師曰。學詩在多讀書。老杜云。讀

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之謂也。次取材之富。材不當則意不達。莊多寓言。騷多托興。旁見側出。極妍盡態。非富於材。而能然乎。意高矣。才富矣。又有一種纏綿悱惻之情。溫厚和平之氣。斯得風人之致。中唐大厯諸子。是有兼長。晚唐則不及矣。

惟酒後最可觀。人疎闊者。易放。精核者。易苛。狹小者。易固。一行觴而本末具見。甚矣酒之能取人眞也。

人不能自克。雖有賢父兄之薰陶。而不能救。故自可懼。

生平好責人以難。而言又過於直。是以屢憎於人。此病不可不自知。

懿言日錄

重

廣仁堂

立齋先生再召之後。盡忠補過。事未可悉舉。其最章明者。薦御史李時謙一事。時謙爲吾朝骨鯁之臣。復職後疏十餘上。皆持大體。忠誠愷切。可匹古人。後以直言忤旨。先生亦以舉主受罪。淺識者往往致惜。余則謂大臣以人事君。非此無以報朝廷。小臣犯顏敢諫。非此無以酬知己。兩人蓋交得之。未幾。上以臺省缺員。行取外吏之賢者。命九卿各舉所知。陸隴其邵嗣堯彭鵬皆得陟。上問閣臣有所薦否。宛平眞定無以對。先生又薦麻城令趙蒼璧。以其居官廉靜。又夏逆之變。能修備守城。上竟擢用。時去處分李御史事不久。同朝有笑其不知止。然先生不以爲嫌。而復請上。

亦不以爲過而竟如所請。君臣相得之雅亦可慶矣。

我無貪爵祿之念。則貴者不得驕我。我無徇財利之心。則富者不得輕我。自重之道操之在己。慎守之可也。

凡事奉天而行。不可參以人。蓋人尙巧。天尙拙。人尙曲。天尙直。人尙私。天尙公。人尙偏。天尙正。吾輩處事間有拙直公正處。然或事後生悔者。由於信天不眞。信天眞則善念自純。

無所爲而爲善。則能事天。

景元云。教子弟。先使知稼穡之艱難。又云。宜使知父兄之不可恃。此皆名言。

懿言日錄

書

廣仁堂

革俗之道。宜行以漸。則轉移於不覺。事無大小皆然。

時菴學使以歲試按。試畢過晤。懇懇問所不足。余率愚見盡言告之。秀才案不宜太遲。童生題不宜太難。考規不宜

太寬。閱卷不宜濫。圈文字宜兼取疎古。淡折學政以變化

人才。移易風俗爲上。時菴語余。見孝感熊先生教以育材

毋徒論文高下。此能見到最上一乘。與余前札所言有合

因更進之。曰。今日所務尙未體到熊先生之語。大勢病在

太忙。孜孜急急。惟搜索幾篇入股文字。一發案則匆匆而

去。邊及其他。據愚見。盡於發案前工夫省三分之一用之

於發案後。不拘時。進每學前列弟子。講學論道。觀其志趣。

期以速大察庠序中眞能勵行讀書者。特加獎賞。極貧者周以膏火。庶幾從容誨迪。有感人深切處。親時庵意尙不以余言爲切要也。

南禾赴貴陽任。余勉其清以獲上。寬以馭下。時貴無初簡術。爾錫當代大賢也。南禾氣少厲。故箴之。

景元過晤。深言四海困窮。余爲陳近日吏治之頗善。民生之漸蘇。較之十年前所見。已大不侔。未是困窮之日。宇宙間豈易得大治。在今日尙可苟安。縱未如方升之日。比之長夜漫漫。迥乎異矣。生斯世也。爲猶幸耳。又言縉紳之喪氣。余謂賤妨貴。下陵上等。咸無辨。分義不明。固足爲世道之憂。然士大夫謹廉隅。甘清靜。分所應爾。不得爲時俗之陋。

懿言日錄

書

廣仁堂

若如往時赫赫炎炎。蠅營狗苟。眞末世之事。余向者深嫉之。故今際此亦甚不生怨憤之念耳。景元是我言而去。馭小人之法。無論寬嚴。皆當得其機要。不得其機要。則嚴聲厲色。不能來溫言甘語。亦不能來。

余坐病在聲色過厲。亦有時得其益。畢竟多損。

和者集事之本。一於嚴厲。則人皆畏之而不來。所以寡助。

至察無徒。國君舍攝。凡事須帶三分假糊塗。則人已交益。

詩到妙處。只如說話。用不著一毫妝點。今人作詩。都從胸襟

外造作。不得不勉強搜索。含毫欲腐。宜其無佳句也。余謨

杜詩。覺其有不得不吟而吟者。所以可傳。

杜詩。遊何將軍山林其十五首。少陵他題未肯多作。於此不厭長吟。與會所發。不能禁也。往時脩齡吳丈語余。今日詩家二病。一在貪多。一在步韻。秦醫莫救。其言甚當。今讀古人詩。豈苟焉以多爲貴者。

有問生子庶母身故。嫡子應否列名。庶子嫡母在堂。應否稱哀。答曰。庶母故。嫡子應列名於狀。稱齊衰杖期某。不稱嫡子。嫡母在堂。庶子不宜稱哀。若嫡母係繼室。則可稱哀。循俗寫奉慈命。稱哀可也。此咨決於柏廬先生者。

書傳有云。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天

誌言日錄

卷

廣仁堂

下事有常有變。不可以一律齊。聖人順其性而已。讀此可以充廣褊衷。消融客氣。

邑有公事。宰與縉紳固宜合謀共舉。近奉功令。不許私交。有心者正宜借公事維持此一脈。使不至體勢闊絕。情意渙離。蓋邑宰與縉紳。不可交絕。非特爲縉紳也。縉紳之賢者。固不肯借此一見爲營私計。而在邑宰。欲爲賢令。勢不得不廣咨博採。以達人情。而通事理。若使不謀於縉紳。必謀於吏胥。縉紳與吏胥孰得孰失。必有能辨者。卽縉紳中之品類雜出。而爲宰者。至公之鑒。爲賢與否。正可於接談之頃得之。或宜親而近。或宜疎而遠。豈遂無有定見。而必

以比匪之傷爲可慮也。竊嘗謂子游滅明是千古邑宰與縉紳相交之標的。觀其言曰。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則知公事在所必往。非特滅明不得不至。子游亦惟恐其不至。相與有成。正在此也。今日貪暴者流。虎威狐假。往往以誅鋤士大夫爲事。固不暇與論。若我邑仇公。固稱賢者。其待縉紳亦殊得體。然其初下車。失往來之禮。繼講鄉約於學宮。亦不來告。卽今禱雨事。略有閒。然使遣役一問。吾輩亦當循禮從行。大抵其胸中畏嫌之過。惟恐不推而遠之。縱或不出於其本心。而形迹已著。漸成風氣。士大夫之自重者。裹足不前。而一二人微窺其意指。又爲之遏絕壅蔽之。將使邑宰與縉紳聲氣絕不相通。若輩乃得歎處其閒。上下其手。邪正消長之機。實關於此。此余所不足於仇公也。故前於往來之禮。侃侃言之。是日相遇。亦有微詞。彼必不樂吾言。而余亦不得諱其直也。

誌言日錄

卷

廣仁堂

爲父母禱疾。古人或有行之者。然亦致於所當祭之神。非今之所爲禱也。何爲當祭之神。宗廟而已。五祀而已。五祀何門戶中當體行也。漢以後以并易中當今人所謂家堂神者。大約聚五祀之神而祀之。若俗所別白。則爲妄矣。清夜不寐。此時最足內觀心體。平日熟於天理者。所思一依於理。熟於人欲者。所思一依於欲。若夫淡焉泊焉。如不波

之水空照之鑑。此為最上矣。

與栢廬先生論救荒之策。先生云。設粥不若賑濟。目下則以平糶為急務。蓋胸有定見。所言自切中。

誠景獻臨塲宜精神會聚。又宜意思閒定。澄鍊之法。惟使此心廓然無一事。靜虛之內。靈明自發。好文字自然流出。又云。塲屋之文。利在精光。發越氣局。開張瓦缶之音。何能達於廊廟耶。

孺初兄指授靜功。大意謂天之所畀。人之所承。惟此一氣。一氣流通。則身無病苦。然欲氣流。先須氣足。足氣之法。用力於一呼一吸。吸數主盈。呼數主歉。翕聚於穴。穴在臍內一寸三分。其狀細細。承上接下。上有吞。下有提。水火交合而氣漸滿。

懿言日錄

堯

廣仁堂

行一事。發一言。當其時。自以為至當。稍閒則悔之。久則深悔之。大動我心。且亂他事。反而自思。止一心也。何不定如此。今須體勘。是發處差。悔處差。如發處差。當從發處禁。制悔處差。當從悔處消融。

差不差。從何辨。辨於公私之間而已。發於私者。不須論。如其發於公。則是理所當為。分所當盡。成敗利鈍。非所計。無所用其悔也。

有心仍處以無心。故易有事仍處以無事。故簡。

丙子病甚篤。孺初示以調氣訣。云能篤信力行。則可以起積病。效在藥餌之上。余以為病在身者。療易。病在心者。療難。非變化氣質。雖盧扁莫治也。

事多缺陷。萬萬不能如我意。只有自盡心力。所不及者。聽之。觀破此局。可與天下人相見矣。不然。堯舜何以病天地。何以憾邪。

寒暑忒天。雖有景卿。不為祥。賞罰廢國。雖有政令。不能行。喜怒乖人。雖有才力。不能用。

心境鬱塞。無一事可做。須令心中廓然。無一事。然後事事可做。

懿言日錄

堯

廣仁堂

欲省事。便關冗欲振頓。又生事。得中甚難。

凡事須體貼人情。必得其安而止。人情之安。即天理之正。浪擲光陰。虛糜物力。閒費心思。有一於此。便是俯仰間罪人。與會不來。精神不到。是敗微也。萬事且從此止。

已上丙寅至甲戌錄九十九條

七言律詩。當以中唐為正。則如韋應物之雅素。劉長卿之清婉。盧綸之恬細。錢起之超潔。韓翃之風逸。皇甫兄弟之澹遠。李端。郎士元之元雋。皆上選也。他若劉禹錫王建。情致淺薄。止可備應酬一格。晚唐惟李商隱。使事吐情。有不能廢耳。詩選於古風。實博近體。正無須泛濫。泛濫則氣味不

端靜。縱極工。非貴品也。

二陶誦梅花詩。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句甚工。

與希正言操心之要。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二語實爲聖學宗旨。請事斯語。與吾子共之。

靜時只體認不睹不聞景象。不體認戒慎恐懼工夫。終是落空。要知心無一事。卻是心有一理。惟此纔實得動靜。

越有二高士。漢嚴陵。宋和靖。並有千古。余覽其遺蹟。孤山之幽靜。釣臺之高聳。兩賢氣象自別。於此亦可想見。

金華府學坐入詠樓之東。明倫堂上。書程明道先生識仁說。兩廊有對聯云。民生於三。君親師並重。儒參乎兩。天地人。

語音日錄

聖

廣仁堂

同尊。

人道只有剛柔明暗兩途。剛而明。君子也。柔而明。猶不失爲善人。剛而暗。凶人也。柔而暗。亦不免於小人。

須知我本來是明。故曰明德。曰明命。止有剝磨。更無造作。止有充廣。更無增益。

此身止有一氣。氣爲生死關頭。無疑也。神則超乎氣之上。故與生而俱。亦無生而存。或以神附乎氣。氣散則神亦散。安得存。夫神附乎氣。固也。不知在人之氣有聚散。天地之氣無聚散。形存則神附乎人。形銷則神歸乎天地。天地之氣亦有清濁。神之清者依乎清。神之濁者依乎濁。不易之理。

也。

試驗之於睡時。一呼一吸。氣固存也。而神則伏而不見。或有夢焉。幻而無所不有。此與吾身之氣。似乎相離。而非有所憑藉。則神於何發。故得乎夢之理者。可以知生而之乎死矣。

見得天之命。我確有生理。不是空空。只予一心。中庸至聖章。既言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又言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所以容執敬別者。又歷歷具足於中。此謂之天命之性。天下之大本也。孟子亦曰。仁義禮知。根於心。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得子思之正傳者。又見得吾儒。

語音日錄

聖

廣仁堂

之學思之功。爲最大。今人動言無思。無爲。吾心之本體。便欲掃卻。思路不知不可有者。朋從之思。不可無者。義理之思。聖人明說。學而不思。則罔。又曰。君子有九思。中庸曰。慎思。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周公大聖人。猶仰而思。其未合者。夜以繼日。況學者乎。今若不知吾心中本具有理。只靜中收攝一心。其於原頭處已落箇空。又平日無窮理之學。一遇事物之來。只靠用一點靈明。豈能泛應曲當。亦或有認心爲理。偏執己見。以失中正之宜者。故知理不可無而思亦不可廢也。

希正書孟子白文。余爲識講義於後。七篇之指。紹尼山正傳。

其剔抉人情。挽維時習。尤其是末流鉅砭。而文章之妙。亦爲周秦絕調。讀至牽牛章。深歎孟子格君善術。因詳論之。以示希正。管窺蠡測。未敢遽謂得聖賢心事。但讀書必須如此體認。庶或不得此章書固是七篇中絕大文字。得解爲一快也。

同年侯雲麓爲武昌縣。攜家口百餘人。初間以爲駭。既而言年母在堂。迎養於舊。兄弟四人俱來。各有眷屬。自亦有二子。且已抱孫。凡親丁有四十口。則無異其多矣。侯北地大名。人云家居時。兄弟同幾。故得官亦並攜來。此義門之風。令人欽仰。余聞而神往。我生多故。既難與兄弟同處。今且不能以此行于。良可悲歎。

懿言日錄

聖 廣仁堂

一腔劍戟戈矛。全無瑞日和風景象。有損於德性不小。夫子溫良恭儉讓。自覺溫字儉字。大不足於心體。讀羅整庵先生困知記第一章首標心性之辨。極其明晰。一書之主腦也。

十二章引延平先生與羅博文書云。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故皆就裏面體認。可見止就裏面體認。未是工夫之正。延平先生教人於未發處求中者。其言尚如此大抵就裏面體認。亦要照管得外面來。方是工夫。

第二十一章先生教人於未發之中。下體認工夫。最是喫緊。

其云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虛矣。又云延平教人體認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又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此數段。直是和盤托出。余嘗即其所謂仁者。天理者。

懿言日錄

聖 廣仁堂

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者。實驗之於吾心之中。大抵仁也者。所以爲生之理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惟有此仁。故能以生人生物。而命之於人。此理亦即在人之心。所謂天之明命也。有生之初。天之命於人者。惟此理。有生之後。人之事乎天者。亦惟此理。天與人相合而無間者。此一理也。理本無妄。故一物不有理本真實。故萬物皆備。真實無妄之中。未喜而喜之理。已具。未怒而怒之理。已具。未哀而哀樂之理。已具。全體之節。常目在之。迨發而無踰此。真實無妄者。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樂則無不中節矣。所謂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也。亭亭當當直上。

直下之正理也。中庸一書。言道備矣。要其宗旨。不過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是皆眞實無妄之謂也。識仁識此而已。體貼出天理。體貼此而已。惟其至誠。所以至明。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天命之體也。惟其人欲閑之。故有不誠則必明善以復其誠。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修道之事也。中庸前言中後言誠一理貫徹如此。

二十八章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之際。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卽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事天之道。庶乎盡之。聖人純亦不已。則固與天爲一矣。此段最宜體觀。人必須期到。

論語日錄

四

廣仁堂

天人相與始之交禪處。若何繼之。背馳處。若何終之。契合處。若何要亦只辨得有妄無妄而已。

釋氏本心固已。而欲推儒入釋者。往往以孟子仁人心也一語爲口實。羅先生解之曰。孟子之言。蓋卽此以明彼。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去耳。與下文人路之義同。故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讀此可以破迷解惑。

三十四章既引邵子所云一動一靜之間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又引其詩月窟天根之句。以爲學者不求之動靜之間。固無由見所謂月窟與天根。苟天根月窟之不能知。則所云至妙至妙者。無乃徒爲贊歎之詞而已。余因取其所以

謂一動一靜之間與月窟天根者。體究其實。大抵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非是於動靜之中。別有一不動不靜之物。乃是說一動一靜之時。自有其所以動所以靜者在。所謂一靜之間。卽其所不睹其所不聞者是。所謂一動之間。卽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是。君子誠能戒慎恐懼。以保其未發。則於不睹不聞之時。一眞獨存。而無有纖毫之妄矣。能慎獨以謹其已發。則於隱見顯微之際。亦一眞獨運。而無有纖毫之妄矣。是卽所謂天根月窟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苟體認不眞。則不特至妙之旨。無由採取。而天根月窟之詞。不且流於虛玄之說。而無可指証也哉。

論語日錄

聖

廣仁堂

四十四章論治道。當以格君心爲本。若伊尹周公。是其人也。然必有顏孟之學。術然後可。希伊周之事業。又云作養人材。爲治之急務。余因思夫古者教民之道。詳於學校。今則郡縣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官。而所以教民者。無聞焉。直省學臣三年一更。所試者文字而已。有大賢者司其職。不過潔清自持。謂我能以公取士而已。曾未有留意於士子之心術學術。以興起教化爲事者也。迨兩關之試。則皆糊名易書。全憑一日之文。以爲進退。更無論其人矣。今天下之得官。不盡出於科目。而科目一途。則由學校而出。然其人材皆如是也。羅先生云。作養人材。必由於學校。由今觀之。

不特無以作養而敗壞之正由於學校也此皆仍前代之舊陋習非自今日始矣

明太祖創爲八股之文定鄉會兩關舉人進士之目以取士其制當與國初諸老如宋文憲其人者參酌定議何大弊極陋一至此也三百年來名臣大儒亦有出其中者然是天地生才之數無往而不有若語於聖君賢相作養人才興起教化之事不惟無益而有害之矣蓋自以鄉會兩關爲士人進身之階以八股文字爲士人知遇之媒天下乃相率而無志於道德事功各守其空疎無用之術以僥倖於萬一之得將朝廷所以立學設官與夫一切教民之具

懿言日錄

吳

廣仁堂

皆可以廢之矣而論者尙有謂此明太祖籠絡豪傑之所爲使天下之士俯首從事於帖括則雄傑之氣自消吾不知當時立法之意果然與否而如其果然則又惑之甚者也夫人才者天地生之而君相成之者也人不能盡出於聖賢或不能無慕於富貴惟聖王因勢利導操其富貴之權而馴致之於道德事功之內則成就人才之功與天地等而國家亦陰收其用乃不務此而顧立弊法以行其敗壞之術將謂雄傑之氣果有害於天下國家乎恐未盡然也彼夫人之大有爲者其氣往往特出於庸衆而乃使之用其心於無用之地老其歲月抑其志氣究之他日吾所

欲用之者卽是人也而其人已敗壞不堪矣此豈不謂自敝之道乎且其敝不止一時至於今易代而後尙守其法不變人才之不振已數百年矣然後知有天下者立法不可不慎也自裴光庭爲資格而人才弊於既用之後隋興進士科而人才弊於初進之時至明改用八股而弊之中益弊焉人才之不古豈非上爲之乎而明君在上亟取其法而更張之宜矣

與人交加之以惠非直多予之財也必思所以體之者安其所處適其所奉達其所懷遂其所往迎其所不言隱其所欲諱夫如是故賜不及多而能以生人至感也余年友楊

懿言日錄

星

廣仁堂

介庵庶幾近之矣

楊名騫生壬戌進士時爲湘潭令

人之善用其財者皆是善用其心財有不得不用之處用之所以遂人之心亦卽所以遂我之心人與我之心交遂歡然太和景象財是以可貴

神不妄營則全至故能運氣不旁驚則聚聚故能流

見人少說幾句話是第一受用言以成事亦以敗事言以買人喜亦以召人怒百人之喜不足償一人之怒也百事之成不足贖一事之敗也

重閱粵劄編吾曾王父之虛囚嶺南也活盜珠者六十餘人時採使與稅使皆中賁不相得欲以相傾故真盜珠者以

死。曾大父出之。特與探使委曲導諭。卒以得釋。又外夷紅毛鬼。與香山澳夷爭互市。將盡殲之。曾王父與中丞酌議。別居一澳。並許互市。紅毛鬼二百人皆得無恙。而亦以陰消中國無窮之數。此二事所全甚多。然皆以口舌濟之。是仁而成之。以知者。吾祖宗之厚德。長才。不愧古人如此。記甲寅年。余初得子景獻。自爲詩以志喜。續水伯賜之和章。末有深仁百粵知之句。因語余曾大父。慮因之役。積德甚大。宜有高門之報。今子孫繩繩。詩書之澤未艾。宜知所本也。余時謹識之。今反復是編。益歎伯父之言爲不誣。而因以自愧。夫子姓之名。位不彰。無聞於世者。無論矣。若吾等

懿言日錄

吳 廣仁堂

幸叨前蔭。儼然通籍。自顧無有表見。亦將沒沒以終。其何以見前人於地下。即今遠客嶺南。亦復馳驅萬里。曾無事業文章。因之揮發。徒以營營自玷。可爲深恥。較之前人奉命乘輅。宣力布德。閒以餘情。流覽山川土俗。垂之筆記。至今百餘年後。猶復使人展誦遺編。風流如見。其爲賢不肖相去何如也。

讀震川先生文。向者讀詩。謂不脫情景二字。景又在情中。情中之景。斯爲真景。今讀文。又以爲不脫情理二字。理亦在情中。入情處。便是理也。先生之文。綢繆愷惻。其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可謂得其情者。洵乎其爲仁厚君子人

也。人不能文。則不特己之情不能達。而且無以盡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情。直是枉卻一生耳。夫人之情。豈獨於文見哉。而卽文亦可以見情。故爲君子者。篤其情以求至平其文。斯可矣。

天理只在日用事物上體認。始見親切。親切之至。卽未與日用事物相接。此理亦自顯然也。所謂理者。卽喜怒哀樂之節節之中。否非當喜。怒哀樂何以見。然當未發時。理固已在耳。今若專於未發時探尋。終是恍惚。到得已發。卻又不實。下察識充廣之功。是兩下都失了。

懿言日錄

吳 廣仁堂

事臨之以上帝。豈敢有戲論。此時百私退聽。確有與帝座通呼吸者。曰其動也直而已矣。

察識充廣。豈易言哉。此中功夫。不到。儘有似是而非處。似是而非。便是以非爲是。以非爲是。亦有行得去處。然於天理則有毫釐千里之謬。此以心爲學。者往往有悞。而本天者無弊也。

順天理則無思無慮。無思無慮則聰明睿知矣。

看舟子擡上水船。悟處困之艱。孤臣嫠婦。雖一日未易度也。傍舟者數人。或以篙或以維。一心求進。故終以得濟。處家國之難者。安得此羣力之助。卽或同舟。輒生異志。亦猶是

袖手旁觀。故事往往償耳。然則獨力支撐。志堅行果。以底於成者。其功不尤偉乎。

樂昌去廣州七百里。來時順流行才四日。今十四日矣。天下事以順逆分難易者如此也。惟處順不自覺。而處逆則覺。天之處人亦無一於順逆之理。特先後不同時耳。當之者順。固不可幸。逆又何足憾哉。

眼目靜想。天寒人知冷。天暑人知熱。此與天之氣相通。可驗也。理亦有相通處。於喜怒哀樂。驗之凡人於未發之中。忽發一念。當喜而喜。當怒而怒。此天理也。順之則與天合。雜以私則與天離矣。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懿言日錄

平

廣仁堂

皆中節。謂之和。此天命之性也。

舟中讀旅卦。余爲旅人一年矣。所歷況味。驗以聖人之言。無不合。卦辭曰。旅小亨。旅貞吉。此行不爲不亨。但不可云大旅貞之義。彖傳所云柔而順。平剛止而麗乎明。二者盡之。客中以高亢自居。則不可以跬步故柔順爲善。而不得剛者以爲應。則難以得志。九三所以得其資斧而心不快者。余之於馮生是也。止者有所斂。而不敢爲。而又不可以頃刻不明。頃刻不明。則入於坎窞矣。惟不止。故爲初之瑣瑣。而失其明。則爲上之焚巢矣。上爲旅之終。離之極。旅終必有所就。如巢之已成。而有先笑之象。於此而有慢忽之心。

不能如行旅之初。兢兢惟恐有失。是爲易也。易則必至于喪。而焚巢號咷之象。所由來矣。凡此非出於過剛。卽由於失明。希正之歸。而喪其資斧。正得此象。而余自今以至於歸。亦當慎持此意。以無失於易焉。所謂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正旅上之義也。聖人之戒人深切著明如此。

目患靜坐。念人心於五行。屬火。火無形。附於物而見。心亦然。著物則火生。今使之一無所著。則後火不續。前火自散。此豈獨爲治目之良方乎。

詩以發揮人情物理。惟心地空靈者始得道。若一腔膠漆。不知人情物理。爲何似。又說箇甚少。陵云。靜者心多妙。天下

懿言日錄

平

廣仁堂

有何事。不以此爲本領者乎。

人情物理。總是天機。胸中不具一天。如何說得人情物理。出乃知杜老真有見地。不可以詩人目之也。

余以詩正紫詮。紫詮云。大似詩人惜不多做耳。此言切中余病。不多做。則詩境不老。余今讀紫詮詩。又病其多做。多做則詩格不高。未免涉於應酬。有損性靈。唐人之詩。會養得神韻高。故不多吟。若如老杜。又不以此論。雖多不損其高。雖應酬不損其性靈。此所以爲詩聖也。

已上乙亥至丁丑錄四十條

乙丑禮闈分校日記

先是正月望後余以叔固生兄亮儔會試到都具呈本衙門告假院長不准發回典籍嗣於二十五日 上親試翰林官詹事以下檢討以上八十三人於保和殿中黎明散卷命二題一經史賦有四六序一首春懋勤殿應制五言排律十二韻已刻賜茶午賜飯傳旨進士們從容構思天晚當賜燭來入暮果傳白蠟高擎賜照余黃昏完卷出朝明日命中堂學士閱卷定次未稱旨又傳前十名覆試乾清宮 上親定甲乙以徐乾學爲第一余署名三十四

初六日禮闈考試命下凡與開列者皆入朝候旨忽傳發御

禮闈分校日記

廣仁堂

試卷於起居館俱赴內閣候諸前輩遲遲不至而禮闈命已下矣天安門外宣旨凡與名者皆不得復入看卷吉服至禮部例有宴以齋戒日徹恩賜金花表裏隨總裁入貢院至公堂列坐知貢舉同外監試檢點總裁同考官損箱乃入內簾坐聚奎堂內監試再細檢同考損箱乃歸房總裁四刑部尚書張士甄戶部侍郎王鴻緒禮部侍郎董訥翰林學士孫在豐同考十八詞林與者毛奇齡勵杜訥張廷瓚沈朝初李序青潘應璜蔡升元吳涵彭甯求史夔吳仁蜚王九齡王喆生孫岳頒刑垣楊爾淑銓部梁欽構農部羅衍嗣儀部盛符升 子武以儼齋例應迴避覆奏

再承優旨曠典也 歸房靜坐思是役固國家鉅典亦此

生大節所關詞臣授職清華別無官守所司者文章之事其有補於朝廷之實政惟此典試一節尙存得人爲國之意若復苟且翫忽更何所表見乎余自惟一介之士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遞承知遇皆出自國恩又讀書禁苑備員清班至今日恭承簡命從諸先生後校文南宮亦出自國恩國家何負於我而尙不得洗心滌慮出剛腸鐵面以仰圖報稱可謂人乎余素履經經頗思淬勵然恐臨局迷眩或依回瞻顧其間一朝失足沒世不能雪其恥悔無及矣故宜重加提醒深自警惕也

禮闈分校日記

廣仁堂

初七日監試索親族應試宜迴避者書固叔亮兄與之以不才之故累兩公遲三載飛騰於心終不安但事前無倖得之想告假不准院長之意而輪點出自審裁固不能爲之計也 總裁傳上堂各擬策問一道且言近科文風稍下亟需挽揀衡文以明理爲主 近科文運變於庚戌而盛於癸丑丙辰以後漸流粗莽至今日更欲決辛丑之餘波救目前之濫觴矣大抵厭龐豪謂宜歸之於正大病枯寂謂宜救之以渾古二者各有流弊正大或失之平板渾古亦托於形似必以先正之體裁運古文之節奏理醕而肆神逸而清發經史之英華扶聖賢之闢奧斯爲名世榮世

之篇已 以神氣勝者從容淡折蘊藉風流文品之最高
我思其人慮作者難識者亦難若昌明博大聲宏而實茂
者吾所愛也驅經役史書卷之氣益然於格墨間者吾所
愛也等而下之或氣局不高而理則酣暢或涵養未到而
致則清矯吾甯取焉爾至於俗而庸庸而陋亂而無序枵
然而無有者皆在所屏矣 吾所取者求為海內其賞吾
所棄者求為斯人心服

初八日上堂隨總裁告天讀誓文儼齋子武別有誓 欽定

四書題下望闕行禮首題顏淵問仁一節次題仲尼祖述
堯舜全章三題聖人百世之師也全節 總裁命擬經題

禮閣分校日記

廣仁堂

同考同經者每題公擬十道呈總裁酌定掣籤儒士寫五
經題進呈五鼓望闕行禮刻題紙發外簾向例四書五經
合刻是科分刻書題用黃紙經題用白紙

初十日書論文一則囑監試轉呈總裁 文章先辨體裁有
古文之體裁有時文之體裁時文起於明代先輩創為之
體裁與古文略異王唐瞿薛諸先輩於經史古文無所不
讀然于時文用經史義蘊而不襲其語通古文氣脈而不
襲其調體裁之異也蓋諸先輩既能讀書又能養氣讀書
以充廣學識養氣以磨鍊性情時文代聖賢口氣闡發精
理或深探性命或詳述政體固非薄學淺識所能道而其

中聖賢語氣又有高下淺深之不同分量恰好又非性情
養到者不能體認深細也先輩講涵養之法最精最昆湖
自言臨場不多說一句話不多走一步路如雞之抱卵龍
之養珠故其文春容大雅冠絕前後後學能讀書者已少
即能讀書亦不知養氣故啟頑固大家輩出各露才情意
氣如襲東二張專用六經梅邱臥子專用史漢即醇正如
陶庵猶不免抄襲經史其不若成宏嘉隆諸先輩者讀書
而不能養氣之故也若國朝文運初年儘有佳者浸淫至
辛丑而油滑膚浮枵然無有庚戌廓然大變而癸丑絕盛
自後爭趨靡弄一味叫囂而按之全無實際至今日正風
會轉移之一關也矯其弊者謂宜仍以清虛救之其說未
必非但救弊之法最難懲其陵駕則必範以規矩戒其喧
囂則必正以嚴靜又恐不善體會漸流入膚浮油滑一路
仍是辛丑以前面目豈非一弊未除又生一弊乎愚謂今
日之文惟在正體裁法先正崇尚讀書養氣之士以不使
才情不逞意氣而苞含廣大蘊藉風流者為第一昌明博
大實茂而聲宏者次之風華典則書卷之氣盈于楮墨間
者又次之其餘則理明而暢致清而矯雖妍媚互見亦在
兼收若不逮是其在所屏矣愚不知文得力舉業甚淺猥
承分校之命聊書數語自警兼求正諸先生云

禮閣分校日記

廣仁堂

十一日上堂擬二場題 表題儼齋所擬題 上幸闕里躬
祀至聖先師孔子禮成命聖裔講大學周易御製七言律
詩一首勝題萬世師表四字勅留伏前曲蓋恩賞有差羣
臣謝表業同論判題刻印將進呈矣忽傳旨發欽定表題
一道聖意更親切有味重寫付梓止進呈論判題望闕行
禮如首場例

十二日上堂分經房舉得尙書輪第四房向例會場不避本
經茲番更經調閱監試意也 申刻始有卷閱本房分得
五薦者一彼四南七義停勻可以入殼

十三日上堂閱卷二十四薦者四最得意卷表六北也幽然
禮閣分校日記 五 廣仁堂

以深清超獨絕方之伯牙之琴其餘羔五北七義光潔特
九南古氣清矯器陸南簡湛無閒筆各臻其勝

十四日閱卷三十五薦者三俱南卷使四簡淨純熟絲十沈
著然皆非心賞欲五全用散筆喜其清疎乃以第三義直
抄坊刻取

十五日五鼓進呈三場題行禮如首二場例 閱卷四十薦
者六短九南明快少年文也讀五雅貼欲三靜密絲四高
闊有儻不羣之概首作兩板氣勢泊莽微嫌其不劃然
兩意次義三義理法兼至雄渾可以作魁總裁亦賞其高
駁已命中矣已上俱南卷羔一北蹊徑少別然多不老成

處端五北氣局蒼莽再閱始賞之間各房薦卷總裁取者
甚多儼齋言余薦卷內尙有疵句誠或有疵但徑尺之璧
微瑕何損尙冀虛心按之毋易批擲此時汲引胸腸若將
加膝所謂養子方知父母恩也抵暮復薦一卷谷二北理
足氣酣知其積學經義皆有根柢卷已送完本房共分一
百三十三卷未閱者二十九卷耳

十六日閱盡首場卷薦南卷羊八豐滿條暢有靜思暇氣苦
心烹鍊之作也中卷禍五文思亦沛然前後共薦卷十七
後不能益矣所薦卷雖無萬分滿志者然有雄渾者有雋
永者有清快者有鍊密者固已取美畢收矣總裁之去取

禮閣分校日記 六 廣仁堂

未可定然此心已如青天白日空洞可照而搜羅詳盡庶
幾無纖毫遺憾不負生平不愧衿影者此耳總裁又救各
房細心搜覽意在奇警踴厲之文年來士子全以馳騁爲
能造謁千請爲事鮮有能讀書服古者安所得奇警踴厲
之文而取之苟得雷同白茅彌望實可爲世道之憂薦紳
先生平時不能以古學倡興天下聽士子巧倖成習束經
史不觀以致人才嬗陋而欲取辦一朝豈可得哉
十七日覆閱存卷細加物色自問無遺珠之歎矣
十八日送進二場卷檢閱薦過表六羊八器六論表俱清穩
雅稱餘則平平

十九日點落卷竟日疲甚

二十日總裁以各房尙少佳卷命同經越房搜閱方麓書三房坐近以數十卷傳示竟無佳者詩四房羅慶餘密示落卷爲拔情三逐五夏四面四呈薦惟夏四得中三場卷亦送到檢得羊八五策淹博古雅如獲異珍知首場已批中得此佳士可不憾矣

廿一日表六策洋洋灑灑亦未易才與羊八可稱聯璧器六典核谷二條暢知爲宿學無疑總裁又嫌各房少佳卷命每房呈落卷四十覆閱終無佳者主司求才之意殷矣

廿二日房首定表六卷列在五魁矣總裁頒示易一房易四

禮閣分校日記

七

廣仁堂

房詩一房首卷三義俱出人頭地是科文風之盛已見梗概矣

廿三日總裁定五魁卷尙嫌表六未愜意推敲良久余不敢有言然終無出其右者迺發原卷磨對循環諷繹神韻高超洵異才也正心賞閒總裁又以次作結語未穩再命更易余乃言是卷逸情曠致灑然出羣置之前列榜爲勳色且向例五魁無脫北卷者北卷中得不以此爲翹楚乎總裁乃止

廿四日總裁以是科欽定試題擬將十魁卷進呈候上定甲乙發儒士另錄淨本先是題定二十九日發榜聞駕幸鄭

州往返需時遲恐後時乃力督儒士繕寫并代磨三場五策竟日竣事辛勤已極

廿五日五鼓貴進呈卷送總裁校閱黎明拜疏

廿六日點落卷畢三場聯釘發下中卷本房中南卷四羊入器六彼四短九北卷四表六羔五谷二端五先是不知本房應中南北卷若干故呈卷十七內北卷僅居其五是日始算定書經每房中八卷南北相半總裁乃言北卷呈者已抹去其二索於落卷中再呈余是時落卷都已置評不得復薦無可如何強總裁仍中端五卷置之榜末是夜總裁定草稿

禮閣分校日記

八

廣仁堂

廿七日發下呈堂不中卷他無所憾惟絲四南氣勢磅礴顧盼英偉前席時問極心賞諸總裁亦曾擊節擊圈甚多不知何以忽棄之因上堂詢其所由知總裁互有意見乃故抑之非病其文也愈益扼腕再四向張董二公言之終不能化佳卷難得諸先生悉之久矣乃以城府巡怒遂使高才爲卞泣以人事君之義恐未然也

廿八日場中事竣專候進呈卷到申刻旨下禮記卷拔置第一有御筆云朕未習時文略觀大概此卷時文格局頗正二場工穩三場議論好又云如有未妥卿等再詳加斟酌容懷虛慎亦可見矣本房表六卷欽定第五名西

刻知貢舉同大宗伯外監試提調官俱入內簾相掛就位
外簾送入墨卷照號檢出各置同考几上第六名折起至
一百五十名然後倒拆五魁會元陸肯堂蘇州人也表
六北第五名孫勳山東德州人辛酉解元辛酉第八南第二十
二名李殿邦湖廣孝感縣人器六南第三十四名沈藻江南
華亭人彼四南第五十名馮瑞江南婁縣人羔五北第八
十四名魏都山東利津人答二北第一百十四名何朝宗
河南息縣人短九南第一百十九名張召華湖廣華容人
端五北第一百五十名武令謨山西孟縣人詩四房中
夏四北第一百四十九名李永紹山東甯海人五鼓拆

禮閣分校日記

九 廣仁堂

完天明發榜有宴少坐先總裁出場

填榜後檢查外簾號簿知絲四南乃湖廣衡山縣人唐崇
勳也欲三南卽丁巳同年戴絳是科鄉榜中者止藝初一
人最爲寥落而丁巳五魁兩科來已僑四人此番繡臣入
穀則圓滿矣天故斯之付之浩歎禍五中江南霍山縣人
王夢求乙卯河南榜首有言其人風流灑脫固是俊才不
得收之藥籠皆憾事也

外落卷侍九南龔衡江西進賢人甲子舉人使四南何方
升福建惠安人庚申舉人絲十南祝文郁江西德興人甲
子舉人欲五南梁日暎廣東登海人辛酉舉人讀五南葉

鳳邑浙江長興人甲子舉人羔一北龔霖山東臨清人甲
子舉人

三月
初七日 何朝宗來見王子北榜舉人健庵先生所得士貌模
而叩其中有所積非空疎之士

初九日李殿邦來見李威相公至戚其尊人相公受業師也
觀相公之爲人可以想其師範而殿邦之得於庭訓者亦
可知是日相見閩閩侃侃絕異流俗 沈藻來見乙卯舉
人興建伯兄同門器宇謹飭亦潛修士也

十三日孫勳來見恂謹無名士氣

十四日馮瑞來見雲閑老名宿困蹟場屋三十年矣

禮閣分校日記

十 廣仁堂

十五日張召華魏都來見

十六日武令謨來見 領唐崇勳落卷籍麗朋語余此子場
後自負必得揭曉日浩然南歸豈知余閣中有如許苦心
聊存其卷以俟他年相証耳 閩中何方升咸知己之遇
來見王子拔貢庚申舉人本姓陳惠安人也

七月
初六日 晤三河縣令彭鵬字無山福建莆田人庚子舉人春
闈試卷屬余書四房七義簡練俱三百五十字而謄錄訛
者每篇不下數十字故不敢薦乃此君以揀選得三河昨
見願攜其舊刻并制藝附遺卷七義悉遵評閱有自識絕
不作怨望語所刻敘甲寅乙卯間耿藩煽亂僞檄敦迫赴

選稱疾堅拒至於絕粒匿影山中累年不出人亦奇矣是日見其貌清癯古削言論真樸深致感激欲執弟子之禮余方以掉臂相失負愧下和而此君愿言生平知遇之難以是番閱卷精細識余憐才苦志余滋慙矣三河地衝而疲又自言他日臨治之難撫解三歎余進之曰觀子之言察子之志以道義名節自持不欲以溫飽居官者何慮地之瘠爲古不云乎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天或將任之以大而先嘗之以艱也子其勉之越一日又來顧堅執弟子之禮余辭弗獲

懿言日錄一卷二錄一卷續錄一卷別錄一卷附禮閣分校日記一卷七規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詰生撰詰生字素巖崑山人康熙壬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編年成帙日錄始康熙庚申終丁丑二錄始戊寅終壬寅續錄始雍正癸卯終丁未多講學之語亦兼及雜事大旨尊程朱攻陸王謂孫奇逢初守程朱甚篤自鹿善繼誘以文成講習遂復異趣所遇非人固其不幸云云案鹿善繼之在明季力赴楊左之難觸璫焰而不辭洎大兵攻定興死守孤城力竭授命爲人如是亦奚愧於聖賢而詰生不論人品之醇疵但論學術之同異至以非人詆之程朱所傳恐不如是至別錄一卷純言修煉之術稱爲真仙所傳又稱佛言應生無所住心是無上妙義能見得無住之心便可超凡云云純爲二氏之學其禮閣分校日記一卷乃康熙乙丑爲同考官時所作七規一卷則其邀講學諸人結會每一會靜坐七晝夜以驗心學者也

方齋補莊七篇一卷

〔清〕方正瑗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四年刻桐

城方氏七代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方齋補莊

無卷數》提要

自序

先太史文忠公側身讒嫉之朝遊神形骸之外藥地炮莊所以寄意也夫道體有定而用無定因時適義神明在人炮莊者歸莊於有用海內諸儒皆受其書今小子瑗倦遊西土洗心退藏錫堯一得之見莊所未及論者口授弟子遂成七篇號曰補莊亦猶是先人之餘唾也求其紕繆而整飭之則延仁讀易之君子乾隆丁巳夏五月方齋氏識於關西講堂

方齋補莊

一

西華經緣起

太華鎮於西方興雲雨成萬物天四地九金德備焉其下有周立國自太王肇基歷文武成康代有善政布在方冊未嘗墜地孔子述其道如日中天照臨下土包括無遺暑也當時諸子並出各成一家言惟蒙莊有激於時怒而大放厥詞語稍不檢承訛踵謬者遂至有棄絕聖智之流弊焉殆與吾孔子所述周道反矣近者關中多愛讀南華一書先生憂之講堂諸弟子朝夕請益是乃有七篇之補補其未及論者蓋欲明孔之全以正莊之偏反莊之肆以歸學莊者於醇也夫樂天知命至誠不息孔之道遙遊也下學上達顯仁藏用孔之齊物也立身行道過化

方齋補莊

存神孔之養生也素位自得踐形復性孔之人間世德充符忠恕一貫用行舍藏無可無不可孔之大宗師應帝王也若蒙莊者無用以自全遺世而獨立果哉莫之難矣先生因莊補莊所以正莊所以述孔以翼吾西土之人不欲其惑於莊而反乎孔也弟子編之曰西華經授諸梓於戲先生本誠守謙爲政於秦凡十年人嫻禮義今且垂訓將後世沐其澤而可或忘也哉朝邑受業門人上官德興拜撰

方齋補莊七篇

皖桐方正瑗引除氏著

逍遙遊

天下之物形大不如神大天大於萬物故能用萬物道大於天故能用天人心大於道故能用道道無形人心亦無形其神無方而用無體也夫羔乳鳥哺有父子之仁蜂房蟻穴有君臣之義離鳩鴛鴦有夫婦之別鵠行鴈陣有兄弟之序遷鶯呼鷄有朋友之情物雖小其用匪小而況於人心乎四海遼遠而無涯矣身不能周焉運千里於掌上盤五嶽於胸中黃農虞夏邈矣終古讀書而慕之靜坐而思之知其喜怒哀樂其聲音孔子彈琴

方齋補莊

而識文王黑而長羹牆而見堯舜焉藝之國有徑寸珠其光照十二乘齊之國有四名臣可以照千里夜出繁星影在人身之外日月麗乎天則人在日月之中神所範圍無有遯焉是故勢位高厚庸庸夫俗子得之則喜失之則憂何也物大而我小物用我也君子不以顯達尊其身不以窮約卑其行淡然無欲沖然有守其心不動何也我大而物小我用物也濯注之野產神馬隆顙跌目蹄若累麴人以爲凡馬有蟾蜍焉伯樂之子按圖而驚爲駁一時蟾蜍貨而神馬無名執鞭之人識之欲加轡絡神馬奮疾馳雷震電奔風號水嘯化而爲龍一躍千里伏於深淵領光上燭如火之然蛟人入水將探之龍忽不見化爲蠶蜎

浮於波濤之間蓋其神大彼所不能以形用之也希夷子入華山旬日登落雁之峯語張超曰太華之嶽吾登之旬日而始知其峻也超笑曰太華匪高子自下而登斯高矣吾曩者乘五里之霧立身三清之表茫茫土宇見太華一粟耳何高之足云然則居上者臨下背北者見南外乎山者見山出乎天地者見天地也若牛羊之目但見方隅而已廣川子問於天谷子曰至人樂乎曰惟至人爲能樂又問曰至人用心乎曰惟至人能用心用心何樂曰至人不爲人之所爲而能用人之所不用故不見其用心而不知其所樂廣川子避席曰請言之天谷子曰至人心與天遊適然於物遇耳用富貴以立功名用貧賤以明澹泊

方齋補莊



二

用患難以正性命用生死以順寂感用日星以別晝夜用天地以資始生不滯於機不膠於器應變因時其心泰然何弗樂彼夫疾病而乞巫醫是戚戚於生死也征戰而關疆輿是勞勞於富強也聚寶主而防盜蹠固寵利而習奴妓是兢兢於窮達之交也朝食不下咽夜寢不安席但知其困未聞其樂又何所用心焉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水而問顏淵曰白者何居顏淵曰得非馬乎孔子曰非馬也匹練也孔子出使子路呈雨具子路曰何爲孔子曰昨者月離畢已而果雨他日月離畢孔子又出子路請雨具孔子不聽已而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於陰故雨今者月離於陽故不雨此知之小大也滇黔之

山多產熊飲人血行者截竹爲袖熊遇執兩袖仰天閉目大笑喜得人矣人斲其袖而走笑猶弗止既而俯首擲竹蹙然而悲熊大於人而反爲人所用者不爭於其形也猛虎折臂於青腰蟒死於蝟蝟斃於鵲猿狖伏腦於狻夫物不自制必有物制物之物形有小大非所論焉且夫物之託於其形者有必微之時也神之運於無方者乃不息之誠也雷霆雖怒豈嗜殺人而人畏之不敢褻攝於其神也水火無體而隨物作用鑽木可以燎原掘泉可以通海其神之用大也故天地以化育不已存其神至人以動靜無妄存其神循四時之自然化五行於不爭萬物相忘於天地至人相忘於幽明忘則無憂無憂則無不樂若

方齋補莊



三

夫繫舟而遊裹足而趨萬感交困擾擾擾擾咨咨戚戚人世間者不知自用其心而自喪其神者也乃至人之所憫也

齊物論

物之數有萬矣飛者之不能走猶走者之不能飛流者之不能峙猶峙者之不能流也況乎榮者枯者華者實者直者屈者角者爪者淫生者卵生者其類不可窮也惡乎齊之物之不齊物之形也不必齊之以形齊之以吾之心人心之不齊尤勝於物之不齊也廉之名貧者之所忌弱之肉強者之所食朱之色紫者之所奪白之潔黑者之所污其類亦不可窮也心且不齊又惡乎齊物且夫易之數參伍而錯綜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有九此正欲其不齊而復生生變化於無已以差生間以虛濟
盈又何可以齊之心之不齊人之情也不必齊之以情齊之以
理而已心有喜有怒有哀有樂遇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可哀而
哀可樂而樂此其齊焉者也遇不必喜而喜不必怒而怒不必
哀樂而哀之樂之此其不齊焉者也浸假而喜忽怒怒忽喜浸
假而哀忽樂樂忽哀此又其不齊之不齊者也然亦知夫喜者
我耶怒者我耶哀者樂者皆我耶又烏知夫向之喜者怒者哀
者樂者之非我而今之不喜不怒不哀不樂者之是我耶且又
烏知夫不喜而未嘗非喜不怒而未嘗非怒不哀而未嘗
非哀非樂者之是我與夫可喜不喜可怒不怒可哀不哀可樂

方齋補莊

四

不樂者之非我乎知其非我則知其無非我知其無非我則知
其無我矣晝之覺者一我也夜之夢者又一我也又安知夫夢
者之非覺覺者之非夢夢者之非我而覺者之是我覺者之非
我而夢者之是我耶生寄也死歸也未生之前有與生俱來者
既死之後有不與死俱往者以生死爲生死則草木一死也
鳥獸一死也不以生死爲生死則日月常照於天山川長凝
於地至神長遊於虛千古一須臾之積也以云久則久矣須臾
亦千古之基也以云暫則暫矣天地有生息之權帝王有補救
之權至人有變化之權易曰知機其神乎數始於一成於十十
又一之始也非終也至人握其機以通往來而已矣鳳凰臨水

而舞疑水中之有舞者也鸚鵡對鏡而言疑鏡中之有言者也
舞於水者之即其自舞者也言於鏡者之即其自言者也藏水
舞止藏鏡言止無水無鏡其疑自止而真者出矣堯舜視天下
如敝屣舉手而與人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何所戀焉人生富貴
而樂及貧賤而悲是不知富貴皆有所止也貧賤奚翅於富貴
其無與於生死之數一也方有矩圓有規所以範圍萬物也逃
平方遯乎圓其矩仍在也其規仍在也化乎矩規妙於用方圓
者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及其相湯伐桀弔民
今之伊尹猶是昔者之伊尹也惡得謂干戈之即堯舜之玉帛
征誅之即堯舜之揖讓與若夫其道則堯舜之道樂其道不襲

方齋補莊

五

其迹成其功不盜其名今夫乘馬者日行百里乘牛者日行數
十里乘獅象者日行千里乘舟船者日行或數十里或數百里
塗分時異及其所至皆一也彭殤死遇國殤殤呼彭曰兒來彭
怒曰汝早殤我歲八百而今乃以兒少之何也殤笑曰予先子
而鬼壽八百餘矣子後予而人壽始八百子新鬼也猶嬰孩也
子執已往之春秋遂忘予之歲月乎水之流也有潮有汐其沖
盈於江海也無擇於朝夕焉風之吹也有飄風有谷風其鼓盪
於宇宙也無擇於小大焉聖人之道運用於無物之天而已矣
物之不齊者即以不齊齊之也非心非理其道無由

養生主

凡物之衛吾生者苦而戕吾生者甘晝夜之間受其衛者十一
二受其戕者十八九矣淮南子曰虎視足目力也梟顧通任脈
也鬼浴活肩臂也猿躩充足力也能經通督脈也鳥伸活肢體
也蓋養形之人也技之小者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言乎其
動也夫動根於靜靜而動動而靜靜而非靜動而非動無動之
非靜無靜之非動此天地之氣也日月五星自然之運也燭而
行之無四時矣順而動恆久而不已也人身一天地也董仲舒
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
房新壯者十日而一遊中年者二十日倍新壯始衰者四十日
倍中年中衰者八十日倍始衰大衰者十月一遊以月當新壯

方齋補莊

六

之日而與天地同節矣然其要期於不極盛滿不相遇疏春而
曠夏涸秋而睽冬養微陽而固天地之房守微陰而助收斂之
藏人之怒也氣上喜也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燥
則氣洩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氣之用不自持而養之
之道難矣今夫形與氣有盡者也而生之幾有盡而無盡也筆
墨之用以日月計筆墨舍身利世者也視之用以年計靜而壽
者也然硯與筆墨皆有盡焉耳惟能洩聖人之蘊垂經世之文
此其用大則無盡焉矣夫騏驎之勢不過千里及其倦也驚馬
先之孟賁之勇不過百年及其衰也女子勝之造物至仁不能
使虎狼之不育不能使蛇蝎之不生香殺腐齒焚象棲馬騶鷹

以及燕雀之處堂也若夫黃鵠高舉甯有四海之羅戕其羽翼
哉且夫芝草產於常戶而鋤其芳松柏潛於窮崖而保其秀君
子審乎時勢利害之問曷不早自爲所也崑崙之圃有千歲之
玄冰和連之山有四時之積雪降乎天得乎地日所不能熱風
所不能銷而人遠獸稀鋤犁躅踐所不能害物且然也矧乎五
官百體受中以生爲萬物之最靈而乃苦心焦思勞神役形與
夫庸庸碌碌者流同其行尸走肉於俳優雜還之場而爭咫尺
之義哉後漢有焦先者隱於焦山竄河渚間作一蝸牛廬處其
中冬夏袒臥大雪亦不移人以爲死就視白如或問皇甫謐曰
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闔然合至道

方齋補莊

七

之前出羣形之外入玄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荒野不
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推榮憂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
以汚其耳目羲皇以來一人而已此其內足乎氣而無待於外
求者也夫大矣哉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
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順其自然還其本然窮居無所損大行無
所加其神全也可大而可久也故下壽養形中壽養氣上壽養
神善養生者去其戕吾生者也庶幾遠於死也夫

人間世

培塿皆山也何以五嶽尊潢汙皆水也何以四瀆大將嶽瀆爲
其山水之高且深者故尊之大之耶夫物不可以俱尊俱卑則

爭物不可以俱大俱大則不相下是故善於入世者不敢爲天下先聖君出而賢臣生其氣相應也其道相同也其志相合也於是乎名立而功成其氣相觸也其道相間也其志相猜也於是乎法弛而事敗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弗輕試也秦王好樓居生子五年負肩而坐膝脚如軟綿不能自立秦王患之有良醫來生者居南山之中使往聘之來生弗聽使者勸焉來生曰王門無醫使者曰何謂也來生曰醫之權不可外人預也庶人之家父母愛其孩病則舉而聽諸醫吾爲之審顧爲之經營一藥而立效焉王之位尊與醫之交疎且必不信又愛其子勝於庶人愛其子必謀於左右其伺王之喜者或以譽言進其伺王之怒者或以毀言進王惑於毀譽之口醫藥必不入抑或用半而悔是王不任醫往往用醫而悞疾此青囊裏足不復至王門也使者曰如何而往哉來生曰必欲往王一如庶人之求醫有三約焉王勿問醫所爲置酒與戲王終日勿見其子並下令左右有以王子醫藥進言者斬如是乃往使者返告秦王王曰諾一一惟命使者又以告來生來生曰往哉登車見王王執禮甚恭退視王子再三其姆曰五年於今始下樓來生曰無疾也至園亭中使人掘坑深廣三尺置王子以土衛之及肩而止左右擊金鼓其聲喧闐亭上設筵來生揖王坐坐則飲王卮酒王飲卮酒飲王一巨觥王飲一巨觥要王博王卽博來生酣歌呼

虛聲與金鼓撼動屋瓦坑之內王子怒極憤極啼極號極左右莫敢傳者少頃王子漸以兩手撥去其土自坑中起而匍而上疾走至王前哭訴其故王驚曰吾子也何至是來生曰王之子無疾矣走矣王歡然謝曰先生天人也勿藥而遂瘳耶來生引王至坑王喜且泣曰請言所以來生曰王子產於樓足未踐地是木勝而土缺也居懷襁間渙然恒豫無所用力故激之使奮以自致氣冲乃及踵矣王曰然金鼓而博者何來生曰此醫之權也聲之震者亂王之聰不聞兒啼醫亦憐人子也飲且博所以自忘其懷且不留以間使左右得啟於王恐洩其術則不終矣夫王甚愛其子先奪王之所恃而後任專任專則其道可施又驅王前之譏佞而後不疑不疑則醫無忌無恐而其心整以暇如是果有成也王曰善哉醫也然非先生之不輕就予予亦不復能敬聽命矣奉黃金百鎰辭不受而歸鄰人笑曰醫於王有功而無賞歟來生曰否否賞且厚予弗取也王之門凡醫之有一技一能者孰不獻於王也予孤處於眾屏絕臧獲之私獨當成敗之責不亦危乎疾患醫多醫多藥雜而症日變惟王之善任也倖而得濟予何功焉受人之賞食人之功我卽忘彼而彼未必能忘我也阻人嬖佞處人骨肉可暫也其可久乎且夫言功則過集得賞則罰隨忠信獲罪自古數數然也防疾者上醫不藥者中醫善藥者下醫也天下之疾天下之醫皆可治之

予何專焉夫死生存亡之數有主之者醫藥適相當耳又奚慮哉明日掉舟沿河而下浮於江湖不知所終君子曰觀於來生之爲醫也知天知人知常知變審已達時可行可藏進退裕如也可謂善處人間世也矣

德充符

漢陰老人運甕以終日雖勞其形無所濟於物於陵仲子桔槔灌園轉江湖之清波蘇枯槁有濟於物矣猶未廣及於人也堯舜治天下剛健效天柔順法地庶績熙四時序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端拱於上百寶告登此無煩頂踵而自能澤被於羣生無他其德大中腴而外膏也魚遊於水不知水也人遊於塵不知

方齋補註

十

塵也天地萬物遊於聖人之德而不見夫德德無形因物以貴而已申壽侯觀韓王孫射心端體正支左屈右引滿決拾十中一中不中焉申壽侯曰人之射目不見鵠子之射鵠在目矣而不

方齋補註

士

拙射者矜慎持之拙矢連發百無一中斃然不悅曰此非養由基之弓也爲人給矣韓王孫揖而前曰請試子千金之弓王孫執弓隨手張弛射中酒葫蘆之腹拔箭酒注又發一矢塞之拙射者改容請曰子之射誠有道乎王孫曰有道吾學於申先生是以久也然則可得聞其概乎王孫曰可哉始吾氣不冲教之以冲力不勁教之以勁冲而不和教之以和勁而不柔教之以柔凡所以端吾視聽擴吾神明順吾經絡陶吾性情者無不教之既而又去吾之驕心燥心怠心貪心忌心好勝心怨忿心然後不知其爲射也亦所見無在非鵠也意之所之矢無不應謂之神射惜乎吾未能受教焉而今庶幾無虛矢也拙射者曰嘻

子之射至矣獨不擇弓乎王孫曰弓矢者器也吾求其道所以善用是器者無惡於弓矢也譬之樂韶有九成鳳儀獸舞美且善也武之樂亦美矣假令張有虞之磬管於周之廷其心弗同也其音弗同也烏得以武之弗同者病韶之樂器哉采人之司繪也五色備焉一色弗備不足言繪庖人之和羹也五味備焉一味弗備不足言和聖人之內修也五德備焉一德弗備不足言修是故物有本末學有淵源事有體用本茂而未華淵靜而源長體全而用大山林田野之間雖有吝人往來水火無弗與者水火至足也至足則不惜不惜則不爭不爭則各得聖人修德使物各得亦若是而已道之集於虛也未始有封取之無盡

藏也得其偏猶可養生猶可託身猶可立名況其踐形復性全得者歟

大宗師

大匠不言能拙匠矜能其器同也其心則異大匠構巨室胸有一巨室經營久矣相其陰陽觀其燥溼擇木而任若者爲棟爲梁若者爲杙爲椽良者取之惡者棄之然後肇基立礎用石者陶者圻者繪者有次第之施焉引以繩墨曲直不能欺範以規矩方圓罔弗應於是聚眾能以成大匠轉若無能拙匠亦嘗爲室矣廣袤高下惟主人是命向背左右惟主人是從心無熱思目不辨物輪奐之所寄大匠之棄木也斧匠之所傷大匠之

方齋補莊

圭

儲才也石者司石陶者司陶圻者司圻繪者司繪相與雜陳其技用衡而長短失其宜用權而輕重失其平不收眾能而拙匠專恃已能夫祖宗之宅非至大壞子孫不盡毀其故而圖其新所貴區畫之初遠計而周慮焉一日之創百年可守此大匠之心也一時成之不時患之此拙匠之心也人之修身亦然以心爲匠而運用於四體不以情傷吾性不以人累吾天耳目口鼻各有其能能其所能而心若無所能治國者亦然以心爲匠而運用於四海揆時勢之緩急審利害之重輕別其賢愚辨其善惡工虞水火分其官禮樂兵農效其職愛養教化循其序虛以應事順以喜民陰陽寒燠既均且和君子行其道小人渙其羣

垂衣端拱庶績咸熙天子不言能然其所能者蕩蕩無名也是以堯舜之法百世不能壞三代因之猶之乎承高曾之堂構所損益者不過牖戶綢繆丹雘塗墍之施云爾蓋善治國者欲貽遠謀不計近功未與大利先除小害無輕喜易怒而有信實必罰彼夫巧於哲者拙於人也貴於末者賤於本也晉有富婁藏兩璞一使玉人雕異鵠三年始成狀若飛舞毛羽栩栩然授其愛子一璞完然授其不愛子家既落二子饑餓於市璞得千金異鵠墮地而碎醫人利其屑僅易石粟其愛子泣曰工巧十倍於彼以不堅故而賤若此甚哉昔日之雕喪吾今日之生矣崑崙之水九曲千里一曲爲黃河勢則東下禹疏積石壘龍門導

方齋補莊

圭

之東海有弱水者背東而西過合黎之山禹因之西注於流沙各得所歸斯已矣君子於此可以知大道貴法自然而至人之心爲而不爭也萬物之數藏於一一統乎萬也古之聖人參天兩地用一以貞一者何也曰誠也仁也草木果實誠爲之也其心皆抱仁仁者生生不已之幾無仁則生之幾息矣是故天下一幾也利害不驟至驟至者小而漸至者大往往動於幾之先天無言而有喟吉凶垂象以示人君子知幾觀象審變通神揆之於密有其要也天地之氣一闢一闢聖人之道一顯一藏國家之權一創一守得其要者化於無心妙於無用爲萬世經

應帝王

夫愛人之憂者必有同憂者也樂人之樂者必有同樂者也事
濟於同而敗於異功成於眾而失於孤士患不得遇遇矣患不
合矣又患不終遇自古然也士不遇無損也遇而合則行其
道不合而退於士亦無損也合而不終於遇中道而變半途而
止損於用士者矣然則士貴靜以俟乎命而後動以駕乎時咸
池九韶之樂幽足以事鬼神明足以昭德威而聾者不聞也西
子毛嬙麗容豔采而聾者不見也彼聾聾者無與於聲色之美
而反厭而棄之矣冠弁纓絡非不華縛負於雕題斷髮之邦鮮
一顧盼何也我之所用彼之所不用也若夫赤土之焦吾潤之
以雨舟楫之滯吾驅之以風陰陽之鬱吾解之以雷雲霧之塞

方齋補莊

古

吾彰之以電觸機中歎如寒者得衣而饑者得食投之甚順而
用之不疑適其適焉爾雖然肢體既溫者輕視乎縶組口腹既
飫者薄待夫珍羞又有旁見側出之流悅以巧絲媚以異炙奪
正色而亂正味嗜奸弗端必將朱紱赤舄以爲模太羹元酒以
爲淡不爲所惑難矣是故厭常而喜新人之欲也醜正而狎邪
情之變也嫉功而妬能物之賊也君子難進易退重其道不輕
其身一準之以禮而已夫禮者小人所不甚計爲君子之所必
爭小人一於進不顧其他者也喪其廉恥以貪功名人則顯矣
所謂我者安在平古之聖人出則爲龍爲鳳爲麟遊於六
幕澤乎萬彙德薄而文昭處則爲蚓爲螭爲蠶爲牛蠶而藏渾

而聖不危其身不競於物形固而神全一美玉也子貢曰求善
賈而沽孔子曰我待賈而沽其必沽明矣待之者處乎藏不藏
之間與止水之淵能鑑物妍者自妍媸者自媸直者自直曲者
自曲以妍爲媸不能也以直爲曲不能也物鑑而應鑑者自應
水無庸心也金鐘大鐺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不叩則不鳴
物叩而應叩者自應鐘鐺亦無庸心也鳳鳥至黃河清聖人出
天下平五星聚文運啟賢人出天下理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樂
天而知命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苟如是各得其得
天下治焉功不必自已成名不必自已立草野而觀太平此尼
山之志也昔者老聃與列禦寇同寢而異夢聃之夢跨青牛自
地至天歷九萬一千餘程列之夢乘疾風自地至天如越咫尺
夫登天一也跨牛者勞乘風者逸所遇之時不同也設無牛無
風吾知二子雖終於地可也

方齋補莊

圭

方齋補莊卷終

方齋補莊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正瑗撰正瑗字引除號方齋桐城人康熙庚子舉人官至陝西潼商道是書以莊子背馳聖道故卽其內篇之目而補其所未及論者蓋欲明孔之全正莊之偏反莊之肆以歸學莊者於醇也然莊子之書汪洋恣肆本不附託聖人以立言此乃一一與之辨難殊爲贅設至反南華經之名而別名西華經尤爲不必矣

容膝居雜錄六卷

〔清〕葛芝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容膝居集

雜錄六卷》提要

自叙

葛芝曰余自庚戌以來放廢筆墨間有以詩文請者輒謝不應即應之旋棄置不復省視也閒窓默坐偶有所觸即引筆書數十字納敗簾中歲在丁巳余年六十矣編輯成書分爲六卷命之曰容膝居雜錄客過而問曰錄何以名之雜也曰是書也錯綜參伍語無倫次或釋或老亦經亦史內之身心之微外之家國之故微而至乎飲食談笑之間苟有所得無不錄焉故曰雜也譬之麻縷絲絮不一其物鹽梅醢醢不一其味故曰雜也客曰雜也而亦有不雜者在乎曰有之今夫麻縷絲絮不一其物而可以撝機鹽

梅醢醢不一其味而合諸七豈是衆物雜雜固自有物焉以攝之也雖然撝機不可以爲七豈而七豈不可以爲撝機則猶之雜也夫不有左提而右挈者耶誰爲之寧非統以一人之手耶而手不自手又有手者者是固耳目資以出入口鼻舌焉宣納者是者雜而非雜也竊見學士大夫好爲誇大則必自命曰吾儒者也予是非先王之法言不言而以胡佛老爲己任余則無是也夫良醫之門百物所聚不獨參苓蘇桂取資且夕下至敗鼓之皮死牛之骨足以起疾而回生無不畜焉會聖賢之微言眇論散在諸書而思限以鴻濛忘其撝擊耶又或張皇其詞粉飾其觀



望之靡然而即之揭然是疾也謂之外強中乾余又不散
出也夫土龍不可以致而蜀狗不可以司夜言名存而實
則亡也古人著書非以自為欲使天下共見其心蓋心與
交接而道術可明也是故一言維寡能令瞿然而驚片紙
雖微能令欣然而動譬之秦越人之治病簡施腸胃漱滌
五臟剝皮解肌練精易形而其人可生也然而其書具在
世之君子取而讀之察其心而悲其志以為非徒然者相
與道其條貫窮其端倪固余所望也否則從而非之曰身
為儒者而書之不擇蓋駭而未醇大而無當者也夫可其
實而欲辭其名余則悍矣何則敢哉何敢哉

序

容膝居雜錄總目

崑山葛 芝龍仙芳 雲名



第一卷

共一百二十一則

第二卷

共一百二十六則

第三卷

共一百二十四則

第四卷

共一百一十五則

容膝居雜錄

第五卷

共一百三十一則

第六卷

共一百二十八則

容膝錄卷一

崑山葛 芝龍仙著



○斷輪小事。扁之。言曰。臣不能喻。又於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是知事在神明之際。口傳耳受。不相聞耳也。况道之微妙。通耶。上士自當通之於意。言之表。

○嗜欲之來。乘人於不覺。學。油膩也。近。則。人。善。學。者。應。思。源。塞。則。流。絕。根。斷。則。業。萎。此。在。絕。跡。之。地。善。自。消。息。之。非。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之。學。所。能。庶。幾。也。

○一坐經年。思。忽。與。世。了。不。相。聞。或。曰。此。槁。木。死。灰。遺。世。獨立。之。人。也。或。曰。虎。行。如。醉。鷹。立。如。睡。是。惟。不。為。一。將。未。盡。店。無。錄。未。

○不測二者。吉。亦。不。知。也。

○問。意。獨。坐。憶。少。時。竹。馬。蠟。風。之。戲。無。不。了。了。此。了。了。者。初。無。更。易。獨。髮。白。而。無。齒。落。與。骨。堅。儀。觀。蕭。颯。死。期。將。至。耳。而。此。無。更。易。者。不。隨。之。或。改。人。言。身。死。則。神。滅。幸。於。此。致。詳。焉。

○君子之學。自治而已。其于訓世也。必迫之而後起焉。非迫之而起。斯謂欲速欲速之弊。易世而必見。故姚江之教。每傳而得隱隱之民。雖然。此後人之失也。李斯之罪。不可上累其師。姚江之學。固聖道之中興也。能深于潛龍之義。吾無間然矣。

○非意之加。猝然來之。最足觀人神量。非廓然太虛哉。于無我者。未易若厲風之濟于虛也。

○道德者。名節之所從出也。非然。斯為客氣。經濟之所從生也。非然。斯為霸術。而或則外二者而言道德。此近後世胡廣之中庸。亦猶望飯荷柱。不成稻粱也。

○人方想我。復以正言規之。是益其想也。退而然。其想自息。若賢者必將悔其說之過矣。相觀而善。不亦美乎。

○言必稱先生。行必讓畔路。樽俎談笑之間。委曲周至。而察其神理。實不相聞。君子寧避之曰。我以遠取焉也。

○君子之論人也。曰真小人。不如偽君子。君子之自責也。曰偽君子。不如真小人。

○人有少年不慮于色。中歲遂不復犯者。或曰。必其人學問之功也。余曰。未也。或其人血氣之衰也。譬之隆冬土凍。其生不繁。一旦春雨將至。未必無怒生之時也。嗟乎。世有復聞此言者。使此交陽。庶幾標嚴。斷云心淡。永斷乎。

○治國平天下。易。齊家難。齊家難。而修身正心。誠意。立功。舉。知何則。此其修正誠之驗。不容偽也。

○唐之改高麗也。身首交隨。而東城者不哀。許敬宗曰。只是不解思量。若吾輩不幸而處饑饉歲之災。則非不思之謂也。思之思之。美之所存。有焉。死而進者矣。

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澤流。蓋言有諸內者弗能掩之
于外也。雖然世固有抵玉而毀珠者。吾何望焉。抑不愧矣。
俯不忤人。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其可也。
桓溫語孟嘉。人不可以無勢。吾乃能駕馭卿。此亦視其
人何如耳。若郭文舉。視子先獲雲鄉之流。其能以斯言進
邪。

性猶水也。欲潔其水。而傾之。水斯已。若徒事
澄之。功而不知傾之。此宗師所謂機而不動。操是
空不足淨也。故周元公言主靜之學。而歸之無欲。至哉言
乎。此蓋動靜必有事焉。而非徒求靜所能得也。

寒隱居雜錄

卷一

折花入瓶。一香而花萎。繁葩在砌。根葉著土。則經日連月
葉之枝。鮮麗非常。有本者之無本不同。蓋如此也。
平生謂天下有真。是非。後觸事有悟。而和天下無真。是非。
于是理障之累一空。平生謂天下有真。思。後觸事有悟。
而知天下無真。思。于是情障之累一空。雖然其根未絕。
則觸事旋起。譬如春至米信。無有遺餘。乃為得耳。
宋晁文元公有法藏。碎金等書。其意修鍊。未見有通之者。
雖然公過清平之世。身濟顛。要于暴二十人。皆列筆。極優
哉。游哉。澄懷觀道。尚為易事。若吾輩今日。身涉亂。都。壓。
然如處。之。猿。懼。然若在檻之虎。而能忘心。冥。觀。日。無。

前境。是為難耳。人苟萬境俱空。又何順逆貴賤之者有。
神芝在山。先達林樾。實創埋。氣冲斗牛。蓋言精蓄于中。
而光耀于彼。故君子養神。不養形。養神則形不待養也。
害不極。不攷利。不極。不與。當其未極。而強為之。所謂代大
匠斷者。希不傷其手矣。故君子貴乎知時。

處順境者。易逐物情。處逆境者。易執我相。逐物情則流蕩
而失性。執我相則抑鬱而害生。言哉大易之良。所謂不獲
身不見人者。其庶幾矣。

晁文元公曰。時情物態。奔競競利。常理必兩。不啻。之。聲
之。邪。寒。附。火。盛。若。塗。人。之。所。趨。其。可。已。乎。斯。語。也。心。平。

寒隱居雜錄

卷一

氣如絕。無。焉。善。矣。雖然。以之待人。所謂恕乎。可也。以之
自處。尚。慎。擇。焉。
陸文安公汲古業語曰。天地萬物。此心之現量也。大其心。
則宇宙在吾度內。故曰身在我心中。如水一滄。身者。心所現
量之一物也。微乎微乎。孰知天地萬物。為吾心之現量者
乎。孰知此身。為吾心現量之一物者乎。
雖有利。不用。則鋒。金。用之。則缺。折。故君子貴其不用也。
雖然。此猶以用言。用。以不用言。不用也。不用者。
乎。譬之庖丁之解牛也。蓋十九年而刃新發于硯也。嗚呼。
至矣。

○寧都魏永叔作楊洛果墓誌其兄善伯書其後云楊少時以夜失路叩一門寄宿則故名妓也妓啟門欲近之楊正色曰吾非無情者爾曾述汝義不可取一時傳頌以為美談憶余二十餘歲時同顧子大鴻入却時妓董生有盛名余與顧子飲其家顧子留馬後余夏日復入却舟小不可施帳帷叩門寄宿董生笑曰吾今日真得汝矣余曰事固無碍雖然顧子先之矣聞戶獨居大未明入却封數呈遺其家歸而未嘗告人以為固然無足怪者今聞楊子豈亦人情所難耶

○偷矣漢客薄行也儉者自奉或雖臺隸而事有違軌即道定心居難錄 表一

千金而不動者方內顧已滿金穴而所失錙銖不免哉終日世人不知乃同類而強觀過知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取人知之一介不與母乃為名者借後手然吾見世人要據而好一擲百萬一食萬錢者其流必至氣無節干諸無度乃知聖人自爾果中道也

○古人云人當貴盛而人奉之非奉我者如人當貧賤而人凌之非凌我者彼自奉富貴凌貧賤吾何為而喜何為而怒人能知此而一視之則所謂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

○凡有言說多無實義悟斯語者方許讀三教聖人之書論語子孫問問斯行語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問斯行之丹有問斯行語子曰問斯行之佛經佛一日說法或問今日說何法佛曰說空法明日佛說法或問今日說何法佛曰說不空法如何昨日空今日不空佛曰昨日空今日不空知此則知聖人立言之意也應揚之義矣

○伊川晦菴之語似禪家之有北宗象山陽明之語似禪家之有南宗守程朱之規矩而不能達王陸之精微則不免精神聖人之識達王陸之精微而不能守程朱之規矩又必求中庸無忌憚之目矣所謂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

宋慈若華錄 表一

六

也乃程朱之後絕少出類離羣之如而餘姚方一再傳接種隱怪之民豈未能融通其間耶

○虞山唐生善塑頃過之山中過余寓為塑一像或云神似余笑曰誰是我者乃有似我者乎或請問曰有身幻也身外之身幻之幻也奚足問或曰既知其幻盍碎之曰知幻即離矣碎之有

○夢檢廢疏翰墨玩好之物果具最鐘忽動種一俱失噫金谷謝尉之家綠野玉相之室貴姓富強矣一日無常猝至萬境俱空夫豈異是而達者乃置分別于其間耶夜月甚佳徘徊中庭童子詣曰宜睡矣余曰月明如此那

忍即睡既而噓然曰何處無明月遂闔戶而寢

○聞朝宗禪師寶華語錄畢作劄答友人曰寶華錄述上其中不若語印而能轉身吐氣者固多已落言論而不覺拖泥帶水者亦復不少總之此事猶兵也可用而不可談也仁兄以為何如耶

○通家祠祀先叔氏四人或病或不至元弟之墓無先子子班遂首引意回首垂涕之時方綴末行猶昨日也俯仰之間衰然為冠首矣少而壯而老則安所歸乎思之啞然

○訛傳江南滅種之議已有成局慨然曰吾郡自此多荒哉

寒齋集錄 卷一

知或不解所謂答曰人心涼薄福不足以致此使其謀果行則必有意外之虞以消折之昔人云井田學校三代以下非獨不可行民生亦無此福有味哉

○禪家之學從心起見譬之流水澄其源則流自潔也道家之學從身起見譬之某物守之固則美自盈也二者宜以禪家為勝蓋心猶形也身猶影也豈有無形正而影曲者耶然有時宜薰蒸消息之機之功未盡雖致力斯要而抑用不生故道家識禪家不通清靈之見某之工功雖足忘肉美未全則嗜欲暗留此禪家識道家報在諸天之間也吾友朱隱居昭邑往年館于楚之王氏王楚人而宜遊吳

中者自言家在某城為寇破者數矣身俱在圍城中而未嘗一矢相加適乃知前數有定不可以智知情測也又何必謂四方亂而室臺擾預生趨避之思乎

○司馬子微云道有至力樂易形神又云虛心之通力有深淺深則無損于形淺則惟及于心皆極微之論也與大學德潤身周易暢于四支之旨同人自不察耳余既為世業無仕宦之勞幸尚平之婚嫁既畢顏子之肩郭祖具而不能畢一生之加窮理盡性以至子命非夫子微生忘論序曰朝菌之年已過知命而余亦未及耳慨彼丈夫也吾丈夫也我何畏彼哉

寒齋集錄 卷一

八

友人有好靜生者每應事之暇輒跌坐竟日然窺其嗜欲猶夫人也余告之曰子毋庸也請微之近事有德淳上人者曾為吾言太倉尹百戶每一靜坐必瞑目經旬撼之不動搖之不知及起則酒色味氣無不為也再微之古典靜頭蓋弗以樂欲失道復習定于水邊林下為禽魚所亂深恨之後空成生非想天及命終之後仍墮飛狸之身上食飛鳥下食游魚也善乎達摩大師之破靜定宗也曰穢器不動搖是定不是淨一之義大矣哉學之除草根去則自無支蔓否則如石壓馬石去勃然興之矣貧賤志難窮業所致富貴榮華非力可求聖人樂天知命

以待事至之達然是聖賢者天下之至達者也而世人方
膠、援、以、我、倖、于、未、必、然、之、教、反、疑、聖、賢、為、至、拙、不、亦
悲乎

余年未二十時一日喟然曰嗟乎吾安得了此生死大事
乎客聞而笑曰子年少奈何遽料理此事余曰吾非此軀
生死之謂也乃此心生死之謂也吾愚其懂、援、起、於
東而慨于西也荏苒四十年尚未見底空之期安得雲霧
盡撥而青天常湛乎若曰本無雲霧何自屈曲論則美矣
倘誤會之不免于暗之譬龍肉

一聞便悟一悟便了自是有此上哲之士然欲概之士人

宋滕居叢錄 卷一

九

必不能也故禪家傳法之後輒囑之曰善自護持又曰水
邊林下長養聖胎皆深知悟明之後自當善自消息耳倘
徒好無修無証之名而不識修亦無修之義必入于無忌
憚之流矣但悟明之人修自有法譬之識賊之巢者必能
真揭其度伐樹之陰者必能真斷其根斯用力少而成功
易耳

王維之論陶淵明也笑其一慙之不忍而思終身之慙嗟
乎叩門乞食果足慙乎古之隱者賣漿織屨以至雜于耕
釣之流皆是為終身慙乎且彼以折腰督郵為一慙而已
夫督郵以上卿士大夫以至君相不一人律以不臣不友

之義則終身之慙而止一慙已耶且彼亦知淵明之不仕
有慨于晉宋之間耶連維平日崇奉釋教以清靜自喜而
寔以依隱玩世為工故雖托於無可無不可之論而陰墮
于鄉原而不知也是以始既借轡輪袍以進身而後遂不
免迫于祿山之偽署世人不察以陶王同類而竝梅之通
矣

夏日露坐庭中聽蟬聲淅淅然覺一日火雲燦石之狀晚益
可畏唐人詩有蟬噪林逾靜之句殆非確論也應是其人
心氣泊然之時所對無非佳境故見為逾靜耳譬之同一
蛙鳴或以為聒耳可厭或以為鼓吹可喜使兩人交聞之

宋滕居叢錄 卷一

十

必交相笑曰物無空境惟心所轉

或疑物無空境之說余曰諸微之小事吾家有司聞者昔
年城破避敵而入于涸惟恐其入之弗深也何穢惡之知
及事定而過之亟掩鼻而去惟恐去之弗速也一人之身
前後易轍果有空境乎夏雲忽興雷雨交至農夫釋耒而
喜行人沾體而怨一日之中彼此異情果有空境乎可以
類推矣

吾生平事必期豫中庸所謂豫則立也一生惟此身所以
憂計而安全之必使之無憾而後即安倦千萬年惟此心
而不可深雪其精神培壅其知慮使如百尺之松亭、不

原案岩之水故、不河其可乎是愛心弗若其身也弗思甚矣

害心之物有二非逆則順逆者志難刀鋸死喪之迫于前也順者榮華聲色芳澤之滑其欲也去斯二者思過半矣雖然猶有患或將或迎或浮或沉如彼之鱗、如鳥之翮、斯其奈之何必也正念獨存流注悉化終古湛然而後事心之學全

聖人明素位之學則必親歷之貧賤患難諸境而自得之寔始見大雄氏明無生之學則必親歷之一麻一菽投身解節而後寂滅之寔始見蓋聖賢抵為此身心出現于世

客勝居雜錄

卷一

七

故其學至寔未嘗以虛見承當也此意惟管公東溟知之其言曰佛惟以一大事出世然使當下所值忠孝因緣終起一毫絲毫則今生之功行虧多生之業債重矣人知禪師之不肯為忠臣孝子不知忠臣孝子正鍛鍊禪師多主之習氣也所言極有微會

或曰忠臣志士與明心見性者其異同可得聞乎曰此寧可一概論也如能了達于性命之際親生死為一如而後任綱常之不易此其人未易言也其次或勉于義其次或激于氣則分量不可同年語矣

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此漢

體起用語也可謂偏枯不仁乎克弊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其心則至今在此後用歸體語也可謂凝滯于物乎明此則知教雖有分本惟一致誰能會百川為一味識落月于中天乎

或曰大鑒以本無一物為宗旨神秀之拂拭卧輪之斷除輒痛加訶斥其然乎余曰古人立言各有深旨在後人之善會耳大鑒之道傳自達摩以直指人心見性為宗旨之無價寶珠淪于深潭人欲得之但示以珠之是寶何啻萬金人自不憚勤苦鉤而出之既出之後垢濁稍留則濯之清冷之洲全體既淨則納諸笥篋之內人自奉重不煩教

客勝居雜錄

卷一

十

誠也苟珠未入手而先告之以若何琢磨若何什襲不亦見卵而求時夜哉世人不知便謂認無修治則壇經中何以云常自見已過乎何以云若能一念自知非手既不能無過與非豈違恣睢任之而已而古德又何以云行染即不得修治則不無耶何以云三十年牧一頭水牯牛耶何以云四十年不雜用心耶總之未發明以前則不得淺徇對治以自屈既發明以後不得茫蕩自恣以自誤在人善會之耳凡有言說都無實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聖賢立言非以自為所以教人也蓋曲成萬物而不遺之心也故必上中下咸契其機而美始備如徒曰吾接上、

人也彼上，人者聰明特達固已略示鞭影絕塵而奔矣又何佚余之殷勤告誡者哉昔香壇之側問仁不一而訓諭多方靈山會上三來齊臻而同沾法雨此物此志也

聖人不得已而著書凡以教人之學為人也蓋人內有其一身外有其國家天下身既不可不修家國天下又不可不治然則如之何于是內推之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然後身自此而修家國天下可以治矣焚書之後漢儒繼起從事于名物象數語言文字之間而聖人著書之意遠隱周程諸子聖人之功臣也近見世人而爭一字之未安一物之未正遺書互擊有疑誤後學之懼心竊異之辨而得所

卷一

卷一

益哉何辨而失所揭哉何取資在聞見之末而不聞身心之大要所謂離羣索利壯夫不為者也何至有疑誤後學之懼耶相高以名而聖人著書之義益晦矣

酒醒夢回匡牀跌坐見深夜落月隱映楊柳間遠巷犬聲隱隱可聽而新聲切，復啼于頽垣斷壁之下不獨出懷澹泊風致可思而一注淒清正令人深身世無常之感昆文元云吾有二失與道為累觸境小忿焰，成失嬰情隱憂綿，不斷此皆深自體驗故有此發露之語予則亦有大病者一早絕仕進與世相違標致既高觸逢成滯道志難之類仍悲將伯之無助每外境相干不免憂心之悄

防此亦學力未深之故也苟知命有前定飲啄猶然身存虛空物將異附則萬事紛如皆以須臾變滅對之又何憧憧之足往來乎

須臾變滅之說昆文元公言之最為曉暢其言曰過去之事未濟時無不預懷憂想及事已過者若夢焉是知憂悲之情到了虛幻誰能于中妄集心苦余因思耳順之年忽忽將至前此六十年中是非恩怨千者萬端有不風幾雲變若存若亡者耶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何不觀體等以夢幻而使之如石之不可轉耶雖然蓋必知有不變者存而後變者可輕也故曰凡物內重者外輕

卷一

卷一

十四

千金之家局其筐篋視其物肌體弗若也一旦訟獄臨焉疾病至焉揮之同于糞土曰我以愛身也身猶如此況于心乎內重外輕之說以此推之則愈明矣

董京行乞于市殘縉碎絮結以自覆推排罵辱曾無怒色令人視之一癡頑乞者耳孫楚貽書持勸之仕古人觀人之法微妙如此覺求之魚鹽販菜之中猶非俊物耳

王尼勝流不免餓死于車上楊軻貞士反致殺身于盜賊單豹張豎或養其內而傷其外或養其外而傷其內人世所遭之事窮奇壯變不可以智知情測者萬端事或猝至皆當信是病因安心任運以待其自定切勿規避恐怖以

損其天和也知此則小，寵辱得喪更不足言矣

欲得保身妙訣莫若閑靜介潔欲得出世深功莫若照收凝融此昆文元公八字訣也恐人未能會通其旨余為分別註明閑者身閑也靜者心靜也介者寡與也接也潔者不與物染也照者照了前境也收者收視返聽也凝者凝神入定也融者融神歸化也

大鑒有轉識為智之語學者不知智識之別即不知轉之之道竊以為識之與智同體而異用耳識是智之迷者也常尋妄境而生愛智是識之悟者也獨辨真理而有歸知此則轉之，道不難矣

客隱居雜錄 卷一

五

心靈府也驅混濁而入清虛全賴其力豈得塊然同于木石但世人之心膠，增，無刻暫停百十萬十無不盡然者若不授以正定使之妄念不生如古井寒泉決不能入有而如無應物而不動耳故定者對治法門也余生平自知慧多定少故致斯尤力亦鞭其後之意也世人不知便以此為了境則全受法縛譬之貞女化石恐無點頭之理而或則恣縱無檢任其所之此又如猿闔之論焉不至力盡而賊不止也

牧羣牛者鞭其後懲不及也釣巨魚者緩其綸戒其速也懲不及者庸，之流無足論戒欲速者必用智之過其害

不可勝言也行且為詭為諂為妖為孽不知其所之矣噫吾見其人矣

孟子之論集義曰勿忘懲不及也曰勿助長戒欲速也後援宋人掘苗之事以証助長之害而不及忘之為弊亦見助長之事流弊無窮故不覺其長言之也

昔賢曰聖人之心應物而動雖動而本體不動如空中之雲，動而空不動凡人之心過用其動既動而本體亦動如風中之雲，動而風亦動斯喻善矣然不知款項之間雲既覆滅風亦無有空，之體固自若也故心佛及眾生三者無差別不然何以見其無差別耶此語至深深學者

客隱居雜錄 卷一

三

三思

非禮見犯情恕理遣昔人所云然亦有怪，奇，忽然相干無可致詰者何以待之曰醉人狂象見人則觸豈有情理可以曉喻且事或宿因譬之百人同行畏途相戒而猛虎騰擲擇人而食之衆皆可食何必是人此必冤對在昔人自不知也惟有委心任受而已嗟乎四海橫流處不安也為此言者其有憂患乎

余少年客座酒酣輒醉喟然嘆曰倘年過三十不能致身青雲者當退隱于長林豐華間耳即不能掛瓢洗耳同昔人之高致亦不學近世陳微君混山林為朝市也倏忽之

間時異世殊隱于東牆維斯土者或折節招之常見也平生
故人一行作吏寧疎母親來不拒去不追也不為同塵之
行亦不立峻絕之名優哉游哉與道相從獨恨不能鞭心
入微致大成之域為足愧耳日月猶速今其庶哉
余微細推求尚有二病平生守拙知恥欲無求于人其法
財之稍裕特立獨行無衛道之助閱外侮之可虞此德既
不足福尤鮮少所致也因慨然曰獨不見吾友陸麗京獨
身萬里長往不返乎當此之時何法財之積何外侮之懼
余之不及陸氏明矣

吾于楊子太玄中得二語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藏心于

本港居雜錄

卷一

十七

淵者言遠心而遠之于性也遠于性不馳于情美厥靈
根者譬之樹必有根欲花實之繁必求其根之壯則花
盛而實茂也言簡意盡無過于此善學之士以此二語貫
乎心神可也

宛陵施愚山相過于徐健菴之怡顏堂中一見即問曰先
生豈飲梧酒來乎余曰未也臨別往視久之曰先生將來
有無涯之壽惜乎手甚遽亦畢其說不知其負相人之術
耶抑適于攝生之理耶愚山別後入郡見筠上人曰我昨
遇一異人面如紅玉蓋指余也故其撰集詩有自里相逢
大布衣之句自注云是年始識龍仙爾適友人以畫陳希

夷像求題而被酒似欲睡者通題一絕云素書支肘態勝
脫塵狀先生化蝶功自是十分懷抱美不聞梧酒費微紅
雖題畫寔記此事也

結綏急得中則琴瑟調聲緩急得中則駒馬樂維心于道
亦然緩急得中則心安而神豫昔賢狀之曰躡、而入又
曰溶、而進最為微妙躡、如是之布步戒其緩也溶、
如水之涵物防其急也惟心領神會者能知此意然急之
害過于緩譬之魚樂餌蟻慕羶然以餌投魚必懼以羶
投蟻、必去其用之為已驟矣物情如此事心可知

人到死期將至平生種種、固難計較之心還能任其設施

本港居雜錄

卷一

十八

吾即毋論將死即今鐘鳴月落之時自計某事可以智取
某事可以力奪及難鳴而起臨機百變果能一、如我所
料吾即反覆推詳有得有失其得者皆天意之遽然而人
以為裁力足以致之可怪也畢竟非力所及而猶膠、援
援亂其靈臺可哀也昔人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聖人惟
有樂天知命耳

生平有明道覺世之心而未嘗聚一沒有博施濟眾之懷
而未嘗澤一物然冥心內揆未見其不足而可規也
苟為龍不患其不能興雲雨也苟為鷹不患其不能任搏
擊也勿為魚為雀而已

古人云學道須具四緣一者心事緣知愛重此事也二者身緣無諸疾病也三者資緣法財粗略艱阻不生也四者世緣天下太平民無仇讎也心身二緣自信已具其三已非可預料然猶其小者也今天下紛一閭越兵運楚豫烽接即三吳之地獨能晏然乎既無隴上輟耕之心能免四海橫流之嘆

近觀物理油清則燈明油濁則燈暗是知道貴清心釋累也水靜則影定水動則影亂是知道貴冥神絕境也約而言之不出空慧二門道經亦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明此可毋異同于其間矣

客膝居雜錄

卷一

上九

顧雲頭公少時同學也曾語我為僧後訪一故交令人先之而已與沙彌艤舟以待水中小虫殺厚質里捷出波而背忽裂化一蜻蜓飛去如此者數矣後一出復然將離水際沙彌戲以扇柄抑之不得上如是數四忽奮迅而出則化為蜈蚣矣當是久抑心嗔形隨之度耳昔人云至深者化為婦人至暴者化為虎狼猶積習所致也今則倏忽之間心形變易如此人奈何不善自檢束耶

人之習氣種種不同有好酒者有好色者有利名者有好權勢者引類以推殆不一端若得正智洞明之後則種種者皆能善自護持而決去之譬之參苓在甬鴆毒在後

不伏他人曲為勸阻始知取捨也故釋家有只肯眼正不肯殘廢之說倘謂洞明之後一切恣縱毋煩護持則肯本醍醐今成毒藥自誤人豈淺鮮耶

不過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然則不遇患難顛倒何以驗學力余自不惑之年迄于昨歲十五年中陰阻艱難倍嘗之矣若以世人當此曷勝悲怨今日閑寔靜思正覺深賴其力昔兩賢論學一人曰須在靜處鍊一人曰須在動處鍊旨哉後賢之言加前人一等矣

晁文元公見僧寺像設有千手千眼者以為可怪惜余去公數百年不及見耳若見則笑曰公不怪而手兩眼而怪

客膝居雜錄

卷一

下

千手千眼乎

惟靈最妙外則如虛每觸物而呼者不怒內則如虛室生白而吉祥至止

聞尹子一書不類周時人作且其人與老莊列同時所謂嬰兒慈女青蛟白帝等名三書中未嘗有也但其言精深微妙未可易視應是後世得道之人思其寄之不傳假托古人以垂之永久耶學者讀之如病人求方取其能愈吾疾耳何必上求之黃帝岐伯秦越人然後信而是重也

列子曰神遊者想夢自消余深媿此語何則為妖為孽吾知免夫為鳶為魚數然也蓋貪賊之心已除而得游之

想亦絕故也

復所揚氏之論學以當下為主以自然為宗此遠與象山
慈湖合轍近與心齋近溪比肩者頃見其刻記有六一絲
牽掛即是過境然則所謂當下自然豈忘縱自如而涉于
茫蕩者而哉

道家之學奉天二者莫之為而為者也故於窮通壽夭一
聽之自然而惟任運以為達佛家之學奉心二者有感必
應者也故于窮通壽夭一歸之果報而必競業以慎其始
在吾儒則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其旨盖同于釋氏但儒家
之說驗之現在而窮通壽夭一時有難通之理釋氏之說

本勝居雜錄

卷一

三

合之三世道最圓通而三世非耳目間物涉于蕩茫而難
信此則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惟大智之士一本于吾心之
良知良知所是乃鋸鼎鑊有弗避也良知所非三公萬鍾
有弗為也是非為吉凶而不以吉凶為是非此之謂立
命之學天矣哉可以範圍弗過矣

新秋早起吟虫初歇綠樹鮮霞交相隱映真益人勝情
驟鳴有何可好以王仲宣之淹雅王武子之雄達而皆好
之人試以此能好之心推之所好之理一生種之嗜欲可
以應時水釋

學道之人先須識已病之所在則師友之言聖賢之書始

能善自取益譬之善醫者必知病人之原然後投以應得
之劑庶幾有濟否則參苓亦足殺人

方子曰虛其心寔其腹今人心多妄想腹漏精液是寔其
心虛其腹也此列仙傳中裴航語要言不煩故錄以示學
者

後說道理是動中有靜中有動然天下靜而動者常多
動而靜者常少故程門教人靜坐于此大宜著力但以爲
究竟則不可蓋心非動靜可言也

貯清水于一盂歷數十日如故也難以穢物不一夕敗矣
即烹陽羹頤諸以入之崇朝而色味俱變因此可以悟學

本勝居雜錄

卷一

三

學者雖欲外誘固當遠之即微言妙義蘊之胃中亦足害
道而禍心不可不知也昔賢亦云雖金玉屑眼中亦著不
得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乃知老子所言之壽亦非長生久
視之謂也長生久視老子之別派如墨子之有別墨
白頂至踵徹體皆道也無端從身起見從境著想懂往
來而天則廢矣故曰清淨心中無故自起發手殆哉
昔之記舜者曰烈風雷雨弗迷記孔子者曰迅雷風烈必
變一日弗迷一日必變一耶二耶

今惟有貞下起元之功當其不用收歛神工寂若無及其

臨機應物瀾論大地無所不備然正如目之開闔非是強作理如是故

謝上蔡有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語非不下工夫也此物一切渾成何處可著工夫二字苟有習氣相乘彼自能一覺消除耳然非實見得者亦不能爾

學問只是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以天地之大不出于易知簡能而今之學者或探賸索隱以為高或徒以名物象數為能事不亦異乎

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不言無不知恐其淪于無也不言無知恐其淪于有也言良知而本末一貫矣語本無與五臺

客蔭居雜錄

卷一

三

陸氏以為下足以了生死彼蓋從佛氏入手耳苟能得意忘言斯超乎形迹之表矣

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寒之求衣皆知性命之所需至切則求之自不容緩學道而不能見其至切如饑之待食渴之待飲寒之待衣決不能擅以赴之如三者之深至何則求饑不求食未渴不求飲未寒不求衣人之常情也肯賢云須立必為聖人之志然則見業切志安能立

程家以解脫為高以忘機為貴以澹泊簡素為尚至今日真不思言矣余親見歙園精藍則謀之數年之前厚願弗增矣貴人子弟將至先下法帖數里送迎矣貴人家姬年

方三十玄黃帶帛爭前揭壽笑結文星燭以布厚利形連畫捐矣傳法授衣不問誰何屠猪市魁有弗惜笑識者視之方吐棄弗顧而彼揚以以為美余若也友人登某山者歸而大談累日人問之曰繫諸名公巨卿祇少二物梨園一劇侍妾數人耳此雖戲言要為確論噫吾其奈之何哉

侯子記原于易代時遭寇難曳身支珊憫中自云嘗入水時凝神定息水不能志因思古人必笑之語作失狀水隨之入如百金之梓撞骨痛不可忍遂冥然無所覺知矣久之徐而醒已為居人撈置岸上初見天山雲樹

客蔭居雜錄

卷一

三

後始覺有已身獨不知已是何人死為何事沈思久之方乃洞然又云自死至醒約歷二三日其中永斷覺知似可作無鬼論余謂不然譬如人大醉時毫無所識不得覺知知之性多無也又如人遭撞跌悶挫不知不得謂覺知性却無也又如人睡眠重時不辨作夢不得謂覺知之性却無也如謂永斷覺知則今之徐而醒者又屬誰何耶獨是天山雲樹無所不辨而不知已是何人死為何事了見性固存種、分別已斷此中殊有妙理聞者幸熟思之幸熟思之

晁文元公云凡人一切分別謂之識聖人一切渾融謂之

智余謂凡人識智未斷則彈融亦難粗識聖人智體圓成即分別亦成妙智譬之瘡病隔日當其未去豈得同于不病之人所謂彈融亦難粗識也立明鏡于前胡則現胡漢則現漢居然局目分明所謂分別亦成妙智也

陶石渠有云移風易俗使婦孺皆能感動者必在妻妾之常談如今日所演傳奇風動人心最為有力不可廢也但當領自禮部禁絕其淫詞艷曲而存其忠孝貞潔者未必非化行成俗之一端耳此語最為通論

在來右臂忽發奇痛豈將初生子肘耶跌坐之際雖神明未嘗躁動而一身不免起倒此小恙耳尚然臘月二十日

本學居雜錄

卷一

五

何以支吾靜定之功其昌可已彼大言欺人者非吾事也世人所好非名利則聲色耳雅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想見牧豎踴躍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曰孟嘗君之尊何如成此乎觀此則名利之心頓盡樊通德擁髻而與伶玄論趙飛燕妙弟事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欲以為盛感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州間耶觀此則聲色之心頓盡雖然亦須解人方能會此彼輩者不免吹氣著壁上耳

聖人之學行願行、願言如斯而已雖然必得攝攝入手

則全無涖漏

昔賢多教人識心已是妙理晦庵先生却云心是個識底又把甚底去識此心所見尤為直截人能直下信入譬之濁水置平地各是東西南北流圓者成珠方者成壁縱橫曲折何所不可

昔有老人垂死呼別諸子諸子請曰幸大人尚存乞以一言垂訓將來老人曰第一五更起早料理自己諸子曰一家之事孰非自己亞旅可托何必早起老人曰此非自己事吾所謂自己乃臨死時將得去者試觀今日家中所有吾臨死時何物可將得去舉屋惺然或問曰臨死可將得

家賬居雜錄

卷一

六

者何物余曰知得一物不可打大空地闊絲毫不掛此便是臨死將得去者非真有物可將也若道隨身竿木又豈能人將得將不得

陽明先生謂樂是心之本體又云心之安處即是樂如此釋樂字多少分明譬之志士仁人有臨之刀鋸鼎鑊萬死不悔者豈真謂如飴之甘只是求其心之安處耳試思偷生幸全而仰媿俯怍一刻不可立乎人世則真不如身死而心安之為樂矣克類至盡無不皆然其要只在致良知故致良知是先生三字符

經世只在知人知人則能用人用人則散一人之事而為

諸人之事合諸人之事而成一人之事故大人之學勞于擇人而逸于任事者尚書二典自明

用人有二為朝廷擇人則重德否則恐至于亂邦為己自用則有時任才蓋識其淺深則操縱在我彼亦有所畏而不敢肆

古人言學又言問二字似足目之相質如人欲到京師則在家出問問道已經自不容已若本無京師之志則又何能問也然亦須知欲到京師果為何事如仕宦者欲立兩卿相趙利者欲立致萬金然後能奮身不顧倘介若巢許廉若伯夷狹若沮溺彼亦何川京師為也然則人言好學

家本古難味

卷一

七

而不知所學為何事雖欲發其可何事

聖人堯舜事業只管做却不費力除害去惡只管做却不動氣蹈陰投類只管做却不動心無他只行無所事而已學問到行無所事之地日中何常見有此三者同于饑而食渴而飲冬則裘夏則葛而已

呂叔簡曰置富貴賤死生常變于度外是養心第一法此語最善然學問須究所由來如吾心欲置種于度外而境至心牽卒不可置奈之何哉此所謂宜究所由來也須知吾心太虛空中本無有種諸境見有種諸境皆有生之後為吾有身故種患生反之太虛不足介意此

立命之道也又須知諸境相干真無迴避處徒使膠擾擾亂其靈臺不若截斷眾流庶免心身交害此順命之道也然不能立命亦不能順命其致則一而已

人于學實有悟入則痛則知痛癢則知癢人見以為悠忽不知其日滋月長生則為可已也譬之雨露著木何嘗見其勃然生氣晷刻不停若徒事襲取如離根之葉終亦萎謝而已

俯首就少年時下此淮陰也大發曰生乃與噲等為伍此淮陰侯也前則忍乃有濟後則衰至而驕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豈不信哉

家

卷一

孟子曰盡其心者心如何士行諸所云盡頭處亦詩所云行到水窮處也窮到盡頭處乃知心即是性故曰知其性也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太玄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皆復而返之于性也

黃谷山曰人生一日而孟飯一年十足布吾輩不可不知此意知此意則所取于世者少所取少然後于物無求于心無累始進向有地耳

有生必有死有成必有敗有全必有毀氣運循環必然之理也譬之金風一拂霜雪隨之葉落花萎理必然者惟生意在根為來年地耳但樹木尚留枝幹人得見之人則耳

目四散終歸灰滅遂以為無有也不知此正靈蠢之別蓋
州木聰命于造化人則心自為造化也

萬景逸先生曰人心放他自由不得余曰人心放他自由
始得二語異同何在

每見高明之家其後不昌行下之俗厥類繁夥殊不可解
或曰清吏多刺恐有隱惡庸流含垢受矢之俗也或曰燒
炭雖高其州不肥朽壤雖行其苗必茂要之一屬形氣必
參錯不齊其盛其衰其成其敗未可一概論矣居易俟命
何容心焉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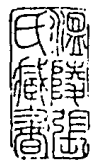
卷

子

容膝居雜錄卷一終

容膝居雜錄卷二

崑山葛 芝龍仙著



同人也而曰類族辨物惟不同乃所以同之也如男女不
共井不共瀆浴不通衣裳不同梳架蓋不同而家始齊也
睽也而曰同而異惟同是以致睽也晏子曰如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如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也同非同固異而
得同睽非睽固同而得睽聖人燭事之明如此然此即衰
世之象故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若在上世則所謂耳其嚙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
望雖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何事有此紛紜

容膝居雜錄

卷二

一

聖人鄉原泛形迹求之間不容髮所異者必術之微耳心
至曲而難知仍從其所為而察之夫抵沒一身起見者鄉
原之徒也不沒一身起見者聖人之徒也此等惟孔孟能
辨之伯夷故齊不念舊惡清者知其和也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和者知其清也或去或奴或死或絕之一仁也或
清或和或憚總之一聖也鄉原德之賊于其執中猶執一
也匡章不孝可諒也陳仲子紈帽可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在今日觀之似未盡然之進之又久未
有毫無所動者何則良心終不死耳要之不信未偏是以
弗孚譬之火不猛則須鐵消之不盡吾輩但當自咎感

之不力。勿責人報之未至也。

諸山上人乎。既乞食朱門大屋有所施予。則稱道弗置。華簾繩樞之下。斗粟尺布。若無有也。余告之曰。昔有貧女二錢施佛主僧親為懺悔。後入王宮為妃。携數千金入寺。主僧令後代為回向。而已或問之曰。昔者二錢難得。且其意甚誠。非老僧自為回向。不可。今則千金易得。誠亦減半。令人代懺足矣。蓋彼以二錢為半。錢為懺也。噫。今之上人。知此者鮮矣。

却人作書寄燕。令人代書。邊夜困倦。呼舉燭其人。即書二字于上。書至燕。燕人解之曰。燭方明也。舉燭是舉賢治。

家泰店雜錄

卷二

二

國也。從之一國。大治西域。有女人聞因果之名。不解向人便問。一老僧戲曰。吾能解此。須飯。吾耳。女人精誠具辦。飯訖。便教女人曰。瞋目靜坐。吾徐與說。僧因適去。女人靜坐久之。忽然大悟。乃知心苟誠懇。則何求不得。否則漫爾寄托。雖釋迦孔子。諄而面諭。亦何益耶。

日間常自惺。此操其心耳。向夜偃息。因緣入夢。檢點所不及。此是從心境界。于中最可自驗。

人到死時。自責至賤。無不萬緣俱斷。臨期萬緣俱斷。則知平日萬境俱假。知得萬境俱假。則必有一真獨存。然非昭昭靈靈之謂也。昭靈是名業識。為鹿為豕。為鼠為狐。為

蟲。皆皆此。為前導。須知惟死生不到處。乃為吾本命元辰耳。

謝上蔡云。聖人傷生之事。不敢為。臨死却不怕。夫傷生之事。非一人被此。盡惑神志。則不獨喪失此身。并致喪失此心者。聚矣。雖百千萬年。流傳不返。不亦哀乎。至于死生一理。達人素知。時到則行。夫何足懼。況其人眾緣不使。則必平日血氣常清。心神素定。即未能有出入圓觀之樂。亦何至畏首畏尾。亂其靈臺耶。

今猶昨也。明猶今也。同此日月。同此服食。既無今昔之殊。寧有久暫之異。而人必以長生久視為樂。不亦惑乎。釋迦

家泰店雜錄

卷二

三

神力。雖至令存可也。而乃雙樹示滅。亦明臣。浮漚之不足慮耳。

僮僕之于主。本非父子之親。徒有衣食之望。若寒素之家。所給至微耳。平居賴其奔走。疾病責其扶持。報亦不薄。倘鞭撻太過。督責非理。不獨于心不安。恐亦于福有損。洵淵明云。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每念斯語。為之惻然。

世衰道微。朋友一倫尤甚。憶數年前。王周臣兄弟。語我嘉定唐叔遠先生。先相國之門人。先太師史之友也。一日過吾家。愚兄弟迎之于門。先生已至廳事南向坐矣。愚兄弟紅氍毹拜之。不為起。拜畢。摩愚兄弟首曰。汝父遠宦京師。好

自讀書愚兄弟侍立唯諾先生乃徐步而起噫若在今日
不為怪鳥之逐將致唾面之辱矣周臣兄弟皆少於余去
此不過四十餘年已若談曩昔間事暇日書之不覺慨然
耳

已過之事不足思現在之事刻々如雲行電拂亦不暇思
也惟未來事或須較計然時至事起輒不如平日所預料
思之何益昔林英七十致仕如四五十歲人問何以致
此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吃亦不憂語雖淺非明
理者不能

昔人有齋居十二樂所謂讀書臨池靜坐清談酌酒灌花
客膝居雜錄 卷二

聽琴簞焚香烹茶觀山對奕也余不解書法無臨池癖道
友凋落殆盡存一二人遠在二三里外不時至素不知琴
客亦無能琴者家貧不能養雀糧平生謝手談家不設碁
局是種者已十少其六七矣惟焚香讀書啜茶靜坐時
入希夷之境為樂耳蓋彼存高士之逸致吾同道人之望
觀也

有樂非樂也有待之樂非樂也莊子曰至樂無樂無樂之
樂非真樂也有待則有時待之而不得待之不得則不樂
非真樂也必也無待乎無待者置之倉皇急遽之中極之
顯沛流離之地于焉調心于焉心調矣心調則安注而不

自得也哉

吳學士之賦詩送吳季子出關也曰山非山兮水非水生
非生兮死非死其地之不可居可知也吾族妹為季子婦
毅然登車今聞已生子立產業矣是知心力堅猛則無注
不可由此推之忠臣殺身以殉其君烈婦殺身以殉其夫
死非佳境奮身從之猶此志也昔人謫宦南中後歸蒞于
瞻汪慰之問其侍姬南中風土應不好對曰此心安處便
是吾鄉耳噫人能知心安之義者文王可以入美里孔子
可以圍陳蔡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則道祖之言亦未嘗以長生久視
客膝居雜錄 卷二

為首也蓋聖人思慮不生嗜欲不起神遊志定全體虛白
則恬愉日光外惠不干綿綿自可至矣永久是非以
為壽而壽自此久而人乃以為斯致壽之術也譬之操于
山者期在得薪有鹿過其前捨而獲之而聞者還謂操薪
所以致鹿也

四十二章經佛最勸入中國之書也其言曰斷欲去愛識
自心源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何其簡
易乎直夫斷欲去愛忘物也識自心源明真也內無所得
恐其存有所得心也外無所求恐其存有所求法也既無所得
又無所求則一適平等何佛之可成何眾生之可度彼有

得有求者釋氏所斥為外道之徒也

人能自知蘊結未亡則去疾莫如畫易根株少留者至萌芽必甚矣然須如去小兒之齒數搖之則不傷否則除疾或至致疾未可知也此中自有善巧方便疾徐身徐苦殊殆亦易言

荆溪相江陰黃公介子之弟子也荆溪以高第里居頗忘報公間之弗善也後荆溪以事過江陰候公于林下公堅臥弗動荆溪長號請過公適起批其頰曰汝初致身遠為患里中乎噫公之嚴氣正性斯時已見矣其事乃嘉定上谷元弟所述

客膝居雜錄

卷二

七

梁溪東林書院始于龜山楊先生後高景逸顧涇湯兩先生講學其中還有東林之躡然虞山錢宗伯每記其事輒云繆仲醇以布衣為之長兄推微索隱此宗伯之古風也江此一縉紳往候之值侍御他出遂留宿其家半夜聞叩門聲厲甚厲養皆驚起窺之見火光中一人督責童子以其鹿門指遲也童子皆伏地叩首謝此紳謂侍御且歸矣明早請見且告之故對曰此乃常熟繆相公耳噫侍御之所以待君之徑情直行于侍御不相得益彰耶今無其事矣

已置身士君子之林平日亦深以修身為事然舉念易非動足成過乃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彼陷者既不求良友為切磋引詩書為鑒戒神智日昏正志不立而望其動必循理事必協言豈可得乎以此思之過半矣故曰能見已過者必不責人非彼輕于責人者必未嘗返躬自求也

初寒氣甚淒肅披衣靜坐覺戶外月光皎然因起便旋隨啟窗視之人聲四絕衣絮在牀景雖初曙近出林樾微月皎然照人懷抱思楊柳岸晚風殘月之句風聲依然覺此時煩思雜慮從何入來

客膝居雜錄

卷二

七

多欲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然則人欲免辱其性無欲乎神龍見醢斯可知也孔子三戒好色好鬪好得王少湖云禽獸所知惟此三者耳人不知戒與禽獸無別思之寧不慙然漢時取吏必曰廉平能平必不苛矣今世則曰廉能以矯矯之性而濟以察之術民其堪此乎激體靈骨彼獨以能思能慮為心者正是塵緣耳僕儻之為鼠在妻子之為風雨田園之不免侵漁錢帛之不免眩惑皆人世所常有之事適然相連但當以固然視之丘昔楊慈湖先生之父苦人盜其園蔬呼園丁問以免

之術園丁曰排一分與盜者始免耳吾師乎吾師乎此
謹園方謀陰文人手

境未嘗責人之想人自思前慮後以擾于胸中耳乃知
境不能害心人自攬境入心以自害

陳仲醇曰易之諸爻一定而不可易者數也觀其占之言
凶而時消長之理也善易者求易之理于我而不求數于
易理變而數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以人勝天之
道也此深得聖人作易之意不然聖人何以設卜筮又何
以云趨吉避凶哉

序于貴辱于賤等辱耳無別也今之失志者不勝人之見
宋滕居雜錄 卷二

欺輒思游貴人有司之間以泄其不平不知能上爻不謫
乎能毋結冰炭于中乎細彼勝此何紛紛也余三十年未
敢一入公門有相如者輒以難助委之人以為怪余笑曰
彼見貧賤而凌之耳彼自凌貧賤于吾何損哉

陸珍海錯望歌沸然之時忽然酒闌人散反手獨立真不
勝聚散無常之感人生一世間亦猶此耳

荀穎川釋仁者壽曰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
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容德不至而休嘉駢集馮元
成愛之善于虛石或問焉何謂不傷性曰無欲無慕何謂
不傷物曰無怒無猜何謂不違天曰富貴貧賤無所擇何

謂不違人曰才學伎倆無所逞註語史覺詳切余嘗謂人
自可以不死大都造端于此

張福異人也事載兩航雜錄中萬鹿園從而問道曰孰能
素三公而為天下賢者以得蒼生孰能素萬金而施貧者
以脫人于死孰能割恩愛塊然獨處而與虛白為對無此
三者請勿語道余謂事雖有三本之一欲人苟無欲三者
何難但言之非難行之為難耳蟻穴之潰必至滔天可不
畏哉

宋東京一道人能知未來事或問其何術曰無心耳問無
心可學乎曰欲學無心便有心矣語甚微至余謂有心起
宋滕居雜錄 卷二

于有欲嗜欲盡時心自不起或問人何能無欲對曰心本
無欲者非心

心經前言五蘊皆空後又無所不空中間獨以空與五蘊
對待言之者正以明空之實理也蓋以妄妄自性起必依
真譬之州木無根從何發葉然起即依真中無妄正如
狂筆忽起皆因病目使然筆實非有故不必滅盡之後始
知其空即今熾然繁興已是當體全空本無實相也但此
空者非斷滅之空苟得善巧方便即此五蘊皆空皆前
茅後勁百千妙用俱從此出然聖人獨言其空不言妙有
者譬之寶鏡被塵急須磨治一旦垢盡明現則鏡身畢張

胡漢志現照者一、自知何俟他人曲為指示故但言空而不空者將自明也

不獨異年竹馬之侶、教樂之士、已風流雲散、即瞻東新比黃冠白足之流、亦漠然無所存矣、因憶文潞公云、聞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游、凋零殆盡、而接皆選然少年、少無可論舊事者、范忠宣公云、人非以在也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雁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味之公之言、所謂既念逝者、行者自痛也、每臨風誦之、未嘗不統戶太息

管幼安渡海遇風舟覆、幼安曰、吾嘗三晨晏起一朝科

奉膝居雜錄

卷二

十

頭過必在是也、郭林宗問仇季智曰、子有過乎、對曰、吾嘗飯牛、不良一搏牛耳、余謂此附會之詞、非子之言也、嵇叔夜經田不梳頭、表安畫臥雪中、亦高士常態耳、海神有知、豈以為過、君子之過而裁覆其舟、耶牛不良而搏之、適當牛之罪、何過為、故以為附會之詞也、人間第五倫公亦有私乎、對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為得無私此、真這躬自省之語也、昔人行役、至于午谷、見二吏、某杖行歌、意甚達、揖而問其故、一吏曰、力田收穀、可供饌粥、驪林為酒、可留親友、臨野水者、問雲世事、百不聞、一吏曰、養魚藝蔬、教子讀書、不見

催租吏不識縣官、問噫、二吏真太古之民哉、雖然、彼亦遇太平之時耳、若在亂世、里有犬吠之奸、門有虬鬚之吏、亦安能獨享此樂乎

曾璽舍焚而對與孔子之相師、冕意者彷彿然、曰、暮春則猶有待也、孔子則當下即是不暇別求

范公景仁曰、吾二十年胸中未嘗起惡慮、何以能至此、其來有自矣、自慚學道三十年而未臻此境、子公何能為役

廬山東西二林間有雁門市、或云遠公雁門人老而懷其故鄉、故作市以彷彿之、猶之漢作新豐也、余謂此必非遠

奉膝居雜錄

卷二

士

公事或學者以意逆志、聊以娛遣之耳、若遠公果自以為雁門人而懷懷之、正是却望并州作故鄉也、陸務觀入蜀、記載五祖演禪師初住山、獨處才然、凡二年始有一道士來同居、又三年有僧寶良來參叩、其後門人之盛、偏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眾耳、古人道風高曠如此、今之學徒、則曰某山聚眾幾千、某寺皆參數百、而不知天都依權附勢、參數任術之所致也、不能致察而惟是之輻輳、達摩一宗、幾于掃地矣、歐陽公有論琴帖大約謂夷陵命時得一琴、頗不佳、然青山綠水意甚達也、後為舍人學士、先後得二琴、蓋佳勝

然擾、無清思何由自樂公見高人一等矣他人處此而在達達之地後入清華之選憂樂正反耳雖然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則夷陵此永叔即此琴也舍人學士此永叔即此琴也憂樂何殊去取安在公論則美矣子道則有間也

人常預留之際無所愛則無所惡無所愧則無所畏其大較也但四大分散之時豈能免惜楚迫切之態欲免之其在平日凝神空處乎能凝神空處則照體獨立出入自由矣每見吾友生平非無所見其後也卒未有卓然自立者則以未後一着致功未深也

客隱居雜錄

卷二

三

程子曰以春為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必有春死生者與是類也是明言生死為一貫朱子師程者乃謂人死則氣散同昔人神滅之論何也

靜則驗其無羽徙之擾動則驗其無造次之達斯則智力俱全行止惟時矣

如以日先運照日體雖非了義然懂、日久不得不假此作對治之法

明道云學者今日無可添、可減、得盡便無事陽明曰聖人只有減據法無增據法佛氏亦云譬之磨鏡垢盡明現理惟一鼓何必儒釋振立異同

神秀曰時、勤拂拭六祖曰常自見已過且道二語是同是異如云同何以神秀之偈尚未見性如言異則異在何處有目者試別之

靜時工夫當在動時用動時工夫當在靜時用動時不得力必是靜時不得力靜時不得力必是動時不得力到得動靜兩忘亦無得力不得力斯處幾矣

言垢言靜淨言暗言明皆功勳邊語也若果能悟入此心則不動纖毫無不具足何垢何淨何暗何明之有

黃檗運禪師曰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境雙亡乃是真法又曰忘境易忘心難此則非至到之語也心本無心因境

客隱居雜錄

卷二

三

有境既不立心隨何存譬之人行錢湯爐炭中而能不見錢湯爐炭又何心之不忘耶

肇庵志禪師舊給諫熊魚山也師在孤公舊明經沈公紱也素結方外之契金隱君序章陳孝廉確庵葉處士岳心

不媿南郭之友乙卯陽月三旬之中相繼化去如疾風之吹殘葉紛、而下可不懼乎人何能久生于斯世也

國變後余思為方外之游事雖未果亦免二業不受人禮拜不受人信施也但不能全然蔬食為口腹之累耳

世衰道微于今已極故佛氏亦謂之缺陷世界吾人當於不如意中求其自得若必欲事、如意恐轉不如意也周

易言言言悔吝而吉祇居一中庸言富貴貧賤等四者而富貴祇居一子斯可見已

憚君仲升毘陵之耆舊也劉中名明堂乃所托方外諱曾以卧龍山人某一部寄之以書見復推許極至因裁答之節其要曰接手教懷教百言推許鄭重若以僕為可教者竊自愧何以得此子先生聊文章一道夙昔自持者兩言一在論語曰辭遠而已一在易曰修辭立誠而已今人作文分事理為二而析格不通者則辭之不達也詞之不達此非詞之罪蓋誠之不立也人必能了然于心而後能了然于手與筆苟其胸中實未了則雖欲振筆而談其

春藤居雜錄

卷二

高

人胸中如隨雲霧如隔紗縠為能燭照而數計哉今請先生與農人論耒耜織婦論機杼彼必不假思索不待籌量稱心而言纖悉委曲為吾輩所不若人怪其詞之達何以如是不知其胸中誠有之而素具也此可以識修詞之大槩矣至云其言頗近古雅此亦有說僕少時入學塾師督以時義不及食頃輒臥欲睡乃以左國史漢等書授之則刻然心開琅然響出若所素習者倘亦宿因之所致乎然在僕實非所急也因先生謬許偶憶之聊述之耳若承問所以定宗子陽明先生之故則僕深有味于此而非勦說也蓋先生宗旨不明出良知良能知二字本於孟子僕

之所悟雖同旨趣稍異孟氏之良知證之良提驗之發現之際此其流也僕則以為知本無知無知而知溯本窮源蓋其原也惟其原故儒者弗得此無以成儒釋氏弗得此無以成釋道家弗得此無以成道蓋立于三教之上而範圍之者也夫之席所不包而小之不遺飲食也竊以王先生之所悟亦如斯爾先生以為然耶否耶然僕亦願有請于先生聞先生得法于三峯而今就焉惟劉先生之是歸將三峯之學與劉先生之學無異同其間耶抑所謂那邊了却這邊行履耶豈邊捨三峯之學而一依于劉先生亦願先生分別教之也

春藤居雜錄

卷二

五

儒傢聖人未有偏重素食者至于文王平生于極多而康叔冉季皆舉于左毫之年乃詩人頌之曰嗚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豈食色果不足以害道乎願與四海同志共商之

舟子高奉山好酒而不事家產債余家小舟度日自言曾泊閩關一人來附舟擲行李暫去其聲琤然似中藏白銀者因于舉度之約數百金物也時風利客滿人促之速行高故遲回久之令兒子登岸候客踰二時始至詢之果積金三百其主人指嘉定獄中易產以活之也此人去後客皆笑高之愚高謝曰福薄豈敢冀非望之物乎余初不信

高曰同舟某，皆目擊余呼而問之，果然高又曰舟近維
事風雨忽作，霹靂交下，使其時操之以行，即不擊寧不沸
死，噫，今之托身士族，號為衣冠者，其行與言，恐未有及高
者也。曉窗偶憶，因記之，毋使其事之無聞。

即體之時，用在體即用之時，體在用，無動靜，要內外無始
終，渾然只是一物，但不得動著少許耳。

不忍赤子之入井，不忍一牛之殺，蘇同一不忍也。人狃于
習俗，宰殺盈厨，同惜物命，豈所以全其不忍之心乎？儒者
不能蔬食飲水，姑且斷殺，枯魚腊肉，亦足供賓客之豆。
機物非動操是，豈不是淨者人所以識淨，定者蓋恐其外

客膝居雜錄

卷二

去

示澄清內含雜毒也。若能隔，乎不可尚復浩，兮不可
操如虎生角，不更美乎？古人立言，皆一期方便，總破人執
心耳。倘能圓若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其為要妙，夫豈
昧言。

泰西人相見，訊問年歲，輒云汝死過幾年，此語最為警醒。
誠思已往之年，今竟何在？譬之已燼之燭，竟復何存也？吾
今已五十八歲，即活至八十歲，不過二十許歲人，而此二
十歲人，又已衰病不堪如此。歲月何足把玩？人能知此，則
一往爭競之心，不覺頓釋。

微細揣摩人利，是未來刻，是過去無，所謂現在也。所

謂現在者，祇此常住不滅之心，亘千古如一日耳。

看得破，忍不過，恒言却是至理。所謂忍不過者，于忍辱尤
難也。兩日對境，驗之竟未能如風吹細，古人云生死上不
須用心，塵埃中急須著力，勉之哉。

近至山中，晤徐子昭法，一見即曰：文章氣節，知不足恃。比
來學道，心切願允，有以教之乎？曰：凡但微細揣摩，取生平
習氣，所最重者，纔然去之，可也。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自迎
刃而解耳。此似應機之談，實探本之論也。

傳上張謝二尚書，里居邑中有貧而職大樞者，告于當事
罷之。其人操豚蹄尊酒，造張、謝，乞甚峻，復造謝，曰：吾

客膝居雜錄

卷二

十七

非冀爾謝也。然爾既辦矣，汝自食則不可因受而酬以金
里中皆服張之潔，而嘆謝之善恤人隱也。事載仁壽全書
中。回憶余少時一事，頗類之。黃岡萬公允康，令兒與余善
執友，常契楊子常家，僕馬里豪，所因事在甌揚，馳書告余。
余白于萬，真之後，其人以鮑魚大肉來饋，余初拒之，力既
而思曰：此二物，珍味也。彼鄉人不食，余將安所歸哉？因留
以享客，而道之錢一千以歸。年運而往，已忘之矣。今觸于
兩尚書事，回憶之，益老而貧賤，無可稱述，聊存其一，以見
余短，微尚自昔已然也。

余年二十餘歲時，夢鬼卒來捕余，時方食肉，鬼卒曰：即

此罪不赦矣余曰然則請以孔子先之余相隨入獄耳鬼
卒曰何謂也余曰不見卿堂一篇屢言食肉乎此因少年
好譴故夢中亦爾今則不復然也獨不曰孔子云飯蔬食
飲水樂亦在其中耶

日者過吾談命吾豈有他望但使老年學道魔境不侵即
第一耳所謂魔境者不獨衆苦所逼即過于佚樂亦魔也
惟蕭疎閑澹隱約得中為善耳

易之有象辭比類象物也先王象心君也閑關思不出其
位也耳目不役于外心志毋擾于中所謂商鞅不行后不
省方也微乎微乎

卷二

卷二

卷二

中峯禪師云平日所謂閑所解傷心也性各愛惜真情之
無常生死乃真情結集浮知偽解豈能造哉此言係入骨
髓切勿昧、承當

夜抵虎丘月中坐千人石上山谷靚深禪燈隱現于林樾
間此最佳境也人烟雜沓梵語喧闐時失其致矣

頃聞楊貞復語錄信是體仁之學彼真能知克代怨欲不
行是難而非仁者也而人輒曰之曰禪豈知楊氏者哉
杏花片、鹽水中細數技間幾無益矣而天桃漸吐微
紅四時之道成功者選舉一可以例諸耳而人每以百年
為己有不亦悲乎

吾叔七室居士來暇若六百卷為十卷已是奇特余更欲
以一語蔽其全帙曰汝是般若波羅密多然則去何復以
般若休般若耶

清和之月寒甚如初冬一寒一暑之間寔者衰而虛者病
矣是天道之教人甚微而人連之不覺也

丙子挈瓶入山歲盡一日微言調之曰卿如此負重而
趨他日安能撒手便行

觀絕伎演技驚心動魄正緩不少細按之不遁心靜氣平
隨撤消息久久馴熟耳故古人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今
人學道奈何以粗心接之耶

卷二

卷二

卷二

過友人看花酒半雷電交至踉蹌而歸衣履沾濕矣遙望
四山桃李還落盡為之黯黯然人生聚散倏忽亦猶是爾
朱晦庵為初守時聞朝廷新立赦令將下亟取巨奸八
人立斬之而赦書至噫誰謂儒者不知愛通耶
偶讀小詞達日佳處如淡月梨花在雲南間耳

兩日讀易深有味于正中二字正猶精金中猶美玉
魏莊渠集中疑姚江一派知行未能合一豈諸公實有以
自取耶人能切己反始信古人所云苦言藥也非虛語
刑人于市觀者皆有懼色噫豈知二十七年前後血成川
積骨成山百即此地乎爭將一世後生輩多不知此矣

就涼風于北窓下度中雜州紅紫爛然便有林下風致何必金谷綠野始足歡暢乎吾年來樂天知命自覺少進因笑曰使吾居如仲蔚之蓬蒿滿徑茂之度仲不除豈還無會心處耶

王賓之于道小有窺病中余問曰今竟何如答曰但見萬苦攢身耳余曰出入生死如徘徊觀于諸痛苦如無覺知此定力也君以散心對之何能然庶幾乎日少有覺照之力稍破煩惱貪戀之障耳聞預留之際頗近安達豈果得力于斯語乎
即以病為安樂法此未可為不知者道也

客膝居雜錄

卷二

子

莊子曰其作始有倫而令乎婦女婦女二字殊不解因憶六朝時有人以女為藝而以妻為婢者時主以為律而不載使人環射殺之婦女之說豈此謂耶噫不忍言矣聞數年前吾邑南郊亦有此事、已在官一貴人門下主之遂不問吾聞物反常為妖此之為妖也大矣哉何而不化為魑魅之鄉耶

乙酉之春同業水修諸舍甫過紹興謁劉念臺先生知先生已往雲門辭墓時將應御史大夫之召也廳事卑狹味坐粗設中廳設一石磨麥屑累、在地其高風可想也國變後一餓七日氣將絕其子以參湯灌之又七日而亡卓

絕之行誰及之耶頃見其遺書亦為信良知所謂圓行方者豈先生之謂乎顧聞語錄中稍涉懈傲者皆為學人刪去故人竟不復覩先生之大全斯可惜耳

生平以理自持使欲以理責人此真大謬也吾雖不才學道三十年猶時、習氣動發彼碌、者何知以理制心耶近溪先生每見人有過失輒擊戲曰怪不得常、提醒此三字則不期然而自恕矣
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人不識此幾希則去禽獸不遠矣堯舜精一之傳以至宋明諸儒皆教人識此幾希而善存之也近見友人因子言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語違謂

客膝居雜錄

卷二

三

此學已絕可置不問級、以讀書傳古為事是不知洙泗家風而耳退居于鄒康或孔穎達之廬下不獨立志已矣而讀書愈多恐違為長傲飾非之助學術所係豈渺哉學問祇在真偽之辨耳真者如樹之有根從根發幹從幹生葉從葉安花從花結實、中含括他日護成大樹生、之意未嘗歇絕也偽者如折枝為莖剪綵為花雖爛然盈目然生意斷矣中庸曰至誠道寧曰真人佛氏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皆此意也

古人以三立之說從今思之不特立功立言近于名心而使即立德一言亦未免于意之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

井而飲耕田而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立德之可言
一種蕭瑟慘刺之氣日甚一日此兵象也世人碌碌焉能
知之惟有靜者見微知著耳

昔賢學道心切大神現身謝歎曰君心力堅猛必破生死
此豈托言現在一切無修無證哉但修實修其無修之修
證實證其證無之證耳譬之貧子衣內之珠、本衣內當
其未得百計追尋及其入手始知不從外來也
去殺機養神養德養身之切務

大業之初政在揚素文中子為素所推重而仲淹有時不
可為之歎卒辭不就激古人之明乎出處去就如此人苟

家牒居雜錄

卷二

主

存一說遇獲禽之心則雖縣令造門却伯倒履亦將呈身
不暇笑究之何能為益故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先賢云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此真精到語
天聰天明即三千三百九宮十二律所自生何曾別有增
益故曰禮樂之原也日用動靜俱可用力防檢惟夢寐防
檢所不及檢所不及真情所由露也故曰居處之驗也
無論家與國政由婦人事鮮不倒置者非獨庸劣即自號
為賢明者亦不可也考之往古驗之當今大宮闈之內細
而庶民之家無不皆然

羊叔子卓識雅度三代以後人材中絕少乃其登岷山與

從事郭湛語輒有身名俱滅之歎抑何不達也史稱叔子
幼時逢乳母取其弄金環乳母辭以無有乃自往鄰家
李氏桑園中探得之人乃知叔子為李氏子後身也夫得
誰之質修起條城故李氏之子可以為叔子則自李氏以
前何名何姓或人或物者且不知其幾矣奈何獨于羊氏
一生憂其身名俱滅哉人能知此則不獨富貴利達可以
幻視即鴻名美譽并可削除惟此一真之性善自護持使
隨緣赴感而不傷其湛然之本為得耳

人必自識其真心而後可能自識其真心者必能不有其
妄身者也不有其妄身而後喜之不加喜怒之不加怒懼之

家牒居雜錄

卷二

主

不加懼境之來撼者萬端我皆可以太虛視之矣不能不
有其妄身則一切榮辱毀譽是非之來不能不與之較既
與之較矣能無動乎哉

說得一天不若行得一寸此至言也惟識法者懼耳

陳白沙先生之推僧太虛曰太虛可謂無累于萬物無累
于形骸笑贈之詩曰公在吾儒公亦豪則其人蓋可想見
也因此思之六合之外五經之表斷崖絕壑之中足以標
軌宇宙陶鑄普傑者固不乏人今載之典籍指日為某
者一時運會使然耳豈遂足以盡天下之士哉

必有邇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心而後其學始真沈存緒作

高隱傳取姓名不傳于世者為第一流蓋非無見

未悟求悟求火投林既悟求證取火烹金微細未盡熾火銷冰非此三者何以稱大丈夫之事而非將相之所能

若能行樂即今便是身上無病心上無愁鳥聲是笙歌花先是粉黛得一刻之間即無窮之樂更何待也

學問祇理會當下或問曰能理會當下則本無生死可言但當勝任運耳裴晉公玄鷲鷲難臻達著便喚生老病死符到奉行不更善與余應之曰理會當下不可不理會生死理會生死正所以理會當下不理會當下何知識得當下並無生死可言不理會生死何知繞涉生死即非當

本勝居雜錄

卷二

高

下本邑彼襲達人之高論而寸微細流注不能深自剋救究者所謂見仰而求時夜生死到來必不得力雖云當下寔踐過多矣

錢虞山集載傳文格以陽明先生無聲無臭獨知時為獨頭無明為無量劫生死之本噫何其輕軒立言也即心即識非一非二古人言之詳矣知之一字最妙之門知之一字衆病之門此一微也識者喚作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此一微也不思善不思惡正怎麼時那個是上座本來面目緘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出閉猶為法塵分別影事此一微也是在當人善取而默會之耳苟為驚王必能擇乳

苟為易牙必辨淄澠若在已不知善巧而惟以一切滅絕為生死不到之處則必流為斷見外道矣譬猶撼大樹一至此耶

或譜文中子子越公曰通寔慢公越公遣人問之文中子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使公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頃有少年新進誼在姻戚而不見禮者或曰彼之慢君其甚乎余曰使僕可慢則彼得矣使僕不可慢則彼失矣得失在彼僕何為與焉斯言也與文中異音而同旨也

何謂道曰心何謂學道曰識得此心畢竟如何究竟曰常

本勝居雜錄

卷二

二五

使此心獨注獨來無有拘係百年千妙義從此出也三教聖人千經萬論有能出此數語乎

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心果能除則雖乞食歌姬之院大嚼屠肆之門何所不可所謂我自調心何與汝事也但求可為忘雖無忌憚者藉口耳

注見前章待通家子弟極有規矩通家子弟敬事父執偶坐隨行唯話與己之父兄不別也身致通顯遇故人志難出身矜恤不避嫌怨至今日而不忍言矣所謂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矣嗟乎金木水火土而土貫四行之中仁義禮智信而信貫四德之中君臣父

于夫婦兄弟朋友而朋友貴四倫之中故朋友者所以維持此四倫而調護之者也一倫廢四倫可知矣余每見富家子弟執禮甚恭輒惶愧避之曰我于貴游子弟未敢然于君輩獨爾耳

江右黃公諱端伯司李寧波時為天章弘護後得法于雪嶠信禪師弘光改元為銓部于南京舉城迎降後公長揖大帥責以存亡繼絕之義大帥弗善也刑之于市公被害時作偈一首末句云問我歸何處刀山是道場噫世之談道者如林求如公之見危授命游戲于刀鋸鼎鑊間者何人耶

客膝居雜錄

卷二

主

或問曰學問何以欲理會生死答曰生死者群有之都會也一切富貴利達妻子田宅恩愛怨憎至生死之際而卒有都喪矣人能于生死之際廓然蕩然則種々欣惡之物何足累心之有故理會生死是斬樹方之伐其根防川者之塞其源也

誘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此語言近而指遠人果能確然信及則學問之道思過半矣何則事既前定則既非人力所能爭一切將迎意必膠々擾々之私何自而生哉即聖人樂天知命之學寧外是也

溫然粹美望之如景星慶雲者多生學道之力也若初心

向道之人必須骨氣剛烈骨氣剛烈則自能拔羣而出不為境風所搖奪

謂充舜必有天下則傑紂幽厲不啻有天下乎謂龍逢比干不得其死則共工飛廉非不得其死者乎外來之事本無一定我求其得正而斃而已必屑々計較于禍福利害之間將長人不肖之心

鳥棲于樹折則鳥無所托矣魚遊于水涸則魚無所托矣名稱利養依于身死則名稱利養無所托矣陶公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大寶既消則種々附之而起者復何存耶肯有權相臨死向壁覓友曰一場扯淡人能

客膝居雜錄

卷二

主

于未死之時熟思扯淡之說則不獨名稱利養可以幻視即所謂致中之刀腹中之甲亦庶幾少沮耳

語道者譬之素絲嗜欲萬端起而害之如素絲之被染然素絲既染則無復有素絲存焉矣惟道雖嗜欲疊起一旦豁然大醒則無復有毫髮足以累我者譬之千年暗室一燈纔入則幽陰盡矣故道為至尊至貴而無敵也

二十五圓通大士如作水觀如觀鼻端白之類皆行見外道也惟其自知化城不忘實所故種種作用遠足為助道津梁蓋歸無二道方便有多門耳然譬之行路紆迴者不若直截之為上明心者直截根原也

雖大壞極弊之世必有一二廉能之吏慈惠之師譬之酷烈之日有時灑以清風伍寒之月有時溫以陽和耳究亦何關於寒暑之大數也故欲知天下之治亂先觀其紀綱法度之廢興

王右軍之于書法平日必無一字于胸中故照臨池而點畫波撇無不具其聖人之于道平日必無一物于胸中故臨事而智名勇功無不咸當蓋惟無物故神全惟神全故微妙也

有此偏心故有此偏身偏心流轉則偏身之生死隨之矣人能返之一真之性則永無變滅何生死之可言一真之

容膝居雜錄

卷二

三

性者應物而不轉于物者也古德云毫厘係念三塗業因暫爾情生萬劫羈鎖可不懼哉

陰霾蔽天經旬積月忽然旭日上升宿霧消散鳥鳴花笑萬物無不悅豫人心為物欲所蝕久在重陰之下一旦豁然披露如寶鏡當臺如皓月覆空真所謂機雲露而見青天其為度法當復何似人奈何捨此而不為也

學道之士患難當前生髮求避之心是我相未盡也我相既盡則此身直如太空曾見太空而畏霹靂閃電哉動靜時也豈心本體或問如何是心之本體曰心則心而已凡有言說都非實義惟若身體而默會之可也

喚作心已是無可奈何而為之辭實則穢是寂然不動感而通通耳目口鼻莫非心也

昔人欲登太華絕頂僧難之對曰賢特不欲至天上耳此非虛語李廣射石沒羽其小試者也聞舊有欲殺人而聞之空井者所聞之物上有一孔其人猜忌之久忽然飛出以至三年不雨六月飛霜一言而災感退舍皆此理也人能具此精誠何聖之不證

徐中山園元順帝于此北都開一角縱之使去與聖主之于平亢表至令曾仕亢者不得入賀美哉三綱五常凜凜有無窮之思豈非君臣咸有一德乎雖比隆三代可也懸

容膝居雜錄

卷二

三

紂首于太白之旗似猶有慙德

古南老人舍利色皆潔白間有紺紫者其大者如菽若珠若噉者至不可勝算也秀峰岫公云舍利之示異者有二今出烈火所鍛而一裝橫直一舍利中火盡而髮不傷一異也散置舍利于水盂之內徐之即翕聚一處二異也老人晚年見徵召四出有避跡自舒之意故隱顯不常聖凡莫測非是其何以憐庸俗而南觀曉于岫公見贈一粒以寄我叔七空居士今刻梅檀小塔貯之而供之容庵

容膝居雜錄卷二終

大智慧人洞明已躬曉了前境則念周非念如月影之印百川事亦非事同鴻爪之踏萍雪

非理外至當如達席即時而避之勿恃格獸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之勿從禁指之欲此晁文元公語也學者宜終身誦之

王朔何晏等論道語概非無見者但其人非載道之器度其意亦徒以獻華心資談柄耳當時潛德之中疑必有被禍而懷玉者惜乎代既悠遠典藉散亡今不能知之矣蓋有幽蘭香滿一室然香不能自香日暖而後香發則香必有待乎日也香發矣不得順風以揚之則香有時不覺

客膝居雜錄

卷二

三

是香又有待乎風也日以暄之風以散之而送之無臭之人之前則香亦必不知是香又有賴乎鼻也雖然道骸宿屍其臭具在聞之以香知耶否耶然則臭既非臭香亦非香噫知此大地無寸土矣

閱指月錄載雲居晚公每誡天衣懷公好說葛藤禪聞其死曰且喜葛藤棒子倒也不知作無意味語雖是句在言前直據胸臆然為邪師唱導及可拙作主宰若說葛藤禪必須胸含明鏡如珠走盤舌具廣長似海翻波者方有少分相應得失豈可一槩論耶

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僧家極悲痛語然釋

氏每言三世此生不度猶有來生也儒家祇據此現在之身百年男、猶且暮耳倘不能早自振拔如鳳皇之翔于千仞而乃馳營狗苟耳與州木同腐不亦悲乎

意外違情之事意外傷心之境皆是鍛鍊已躬益人神智必也如雁過寒川、不留雁風吹塵網、不留風斯庶幾耳倘有絲毫凝滯是為目前物既目前物矣焉能無入而不自得哉

井田之制昔人謂先王寓兵于農之意固非無見但行之大江以北則得若江南則非但田不可井即強之射獵亦必不能所樂在漁佃故舟楫之利可以敵南北之戎馬也

客膝居雜錄

卷三

四

蓋人情惟利是趨利之所在不教而自習故聖王之治天下亦曰太上因之而已

君子之學道亦實求其利于已而已蓋學道而有得于心則處之曲肱飲水而樂極之患難困苦而優游卒歲即至生死之際安閑寧靜而一無怛化故君子于此設身焉耳若以為名之所在而勉強從事則聖人奈何教人以過濶不近情之為哉

學者果能真得其本心真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何貴何賤何得何失之有克舜禹許快然各足于天地之間不相羨也

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此真名語利不本於義是私欲也
不可以訓物然使義不求其利則與物爭也爭則欲以利
物而適以物害豈能常久故曰王道本乎人情知此則知
無為而治也

一老僧居于深山大谷之中而數百人從而歸之既無國
君之政教號令亦無卿大夫之般名文采何以竟然當必
有所長矣吾輩宜平心靜氣以察之辨其真偽而去取焉
可也驚其景附而遁為崇奉固所不必不知其所長而著
意興誇亦失之矣但近有招搖都市奔走士大夫之家以
為名高者此即億萬圍繞比之一閭之市日中而散斯足

容膝片雜誌

卷三

五

卑耳

富則石尉接跡貴則郭令比肩堂前三千珠履堂後十二
金釵園籬平泉室名綠野五桂奉觴八龍繞膝自謂百年
猶遠耄耋可期無端五日不汗一棺戰身瞬息難待長夜
悠々此造物者不獨加毒于予一人亦且垂鑒戒于後車
而氓之蚩蚩猶不能翻然悔悟撫躬自思則亦奈之何哉
以吾轉物則般也貨利有時為應用之神迹以物滯我則
道德仁義不免為囿器之粗具此中其苦難與不知者道
也

唐虞君臣相與咨嗟儆戒窺其意何嘗自以為聖人當自

後世從而聖人之耳故不自以為聖斯聖矣自以為聖斯
不聖矣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喪其惟聖人乎天下實有此一種聖人三代以上龍逢比
干三代以下顏真卿段秀實文天祥輩皆得此意若必謂
聖人無死地則將流于胡廣之中庸而不自知矣世衰道
微人趨利更當明此以為石藥

趙太祖奉其母之命慨然以天下傳其弟而不及其子三
代以後所未有也至此而黃袍加身非富天下之心惘然
矣若德昭廷吳咸不得其死太宗何以對越在天之靈乎

容膝片雜誌

卷三

六

靖難之師我亦未敢謂無間然天之報之則辱矣雖曰
聖人百世可知惡亦難以懸斷也

不為韓通立傳何以為善惡此語足使歐公杜口但
趙太祖深惜韓通之死乎史歷有明文不知歐公何嫌何
疑而不為之作傳乎歐公尚爾後之史官更何足責然則
甲申乙酉以來不得不深望于野史之筆哉老矣書此以
俟世之君子慨然興起也

居山十年山中每降雪輒盈數寸或至一二尺間之城市
不過盈寸或數寸耳蓋城市人眾是以勝霜雪之氣也以
小喻大則陽和可以格天心乖戾可以召天怒不信然乎

奈何以渺然之軀自忍之也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唯夫道豈有他哉即此一唯而道在是一以貫之在是矣若謂捨此而別有所謂道則非即心即道之旨而不可謂之領更不可離矣蓋唯即心即道即唯也明乎此則忘即此忘即此門人之問答即此所謂一以貫之也嗚呼微矣

泰之後即繼以否何致否之易也剝之後即繼以復何致復之易也乃知天運循環事在俄頃君子能見乎此則福至不敢喜災至不必懼握其樞而善運之天不在天而在我笑此之謂知幾之學

宋滕居雜錄 卷三

七

好醜在心寔無前境此語人皆知之然退而自思果能混芝蘭鮑肆為一氣乎果能等香塗刀割為一體乎竊恐未能未能則何敢漫然自許不生愧恥

三代井田學校之制不能行于天下矣一富之中尚可變通而修舉之則義田義學之謂也吾家今日似屬可緩然然一二傳之後戶口繁衍能保其不需此耶姑輩端于此以俟後之賢者若吾子孫有能紬繹祖父之遺言尤引頌望之耳

虞仲翔每恨疏節體骨不類生前無可與語死則以青蝇為吊客此憤世之談也余則何敢雖累十年居山慶吊之

禮一概却廢歸營東籬別業以居一年之中入城不能數四疏懶節日依然故吾也既不能加之乎人而望人之厚為施乎吾死之後慎毋受人之吊期切三黨之親亦勿輕受其一拜此志恕之道也夏日企脚北窗聞仲翔事有感因書以貽後人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喪父爰位廬墓而顏色不易平日文舉制之有人母病思麥鹽鄰家麥進母文舉賞之此即孟子反匡章而惻仲子之遺意也古人論人理會在微密之地今時佐飾文具耳烏能道風易俗言水之大者莫如江海言山之大家莫如泰華然皆有形

宋滕居雜錄

卷三

八

者也有形則有涯惟心為無形無形則無涯無涯者大之至也奈何輒以小喜小怒小得失動于中乎或有以非意相加者余視之淡然或曰子固能忘情若是乎余曰倘或出之也偶然行之以不意自當在情恕理達之列吾何庸心如其中懷殘薄慘比鏃鏑則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造化者必有以處之矣吾又何庸心于徐觀之可也

事未至不可先事而迎之事已至不可畏事而避之事已過不可慮事而留之皆所謂行其所事也服藥未有不效者其不效必未能禁藥之所忌也惟學亦

然聖賢經綸先哲格言未有不以變心易慮者近之而不效必未能去心之所忌也以殺盜淫妄之心而聆精一危微之訓則亦何益之有哉

四海九州之遠兵戈險阻之隔安能交盡天下之善者惟當盡我為善之量而已盡我為善之量而天下之善無不交矣何以驗之今日某所有人為善人也君子也雖未之識而嘆息嗟慕必以不見為恨是未謀面而固已神交之也我既如此彼亦當然否則比屋而予里寧無人乎

前第一云僮僕不可從主姓久之恐有肩族之嫌遂致請吾祖也一云僮僕當使從主姓久之恐合秦晉之好遂致

容膝居雜錄

卷三

九

亂吾婚也此中雖各有意然余以為良賤之分係乎風業人既非躬為悖逆日積月累聽之不可知之數可也心之逆物而有意猶形之過日而生影也意雖出于心而非心影雖出于形而非形謂影非形人必信之謂意非心人必疑之矣或曰然則絕意可乎曰意出于心而易著物著物則害心吾是以惡之也不然飲食與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遠為尺寸之膚哉

凡諧俗者多生于欲凡忤俗者多生于欲諧俗之欲近利忤俗之欲近名去此二者方可入道

凡人一身必須內蓄精力精力有餘則發揮不妨充溢然

亦須善自持端譬之有為獲之力而後舉于釣之重則寬然四應否則必致絕脈之患也此非欲自私其身庶幾于事不致覆敗耳

人精神生于所好所好在此則生死禍福不足以動其心風雨晦明不足以奪其志今之博奕游戲者無不皆然猶余生平無所好故精神所用專志于道猶恨時涉煩瑣庶幾痛自鞭撻以收桑榆之益

士君子處世才各有能不能不可得而強也惟此皎如天日之心不可有二

晉書列女傳周嵩對其母曰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膝下

容膝居雜錄

卷三

十

註曰阿奴其第三子諱小字也然周顒傳常藉酒以蠟燭投顒之徐曰阿奴火攻用出下策則伯仁呼嵩亦曰阿奴豈有兄弟小字共呼阿奴之理此史氏之誤也應是晉宋間以阿奴二字為父兄目子弟之恒稱至今吳下父母呼小兒尚存此名耳

王珣王珣皆有舅才謝安石為人和平縝密而乃既絕珣婚復離珣妻二族遂成仇讐賢者舉事誠有不可解者爭銖兩之財睨尺寸之土便與人鬭訟經年紛紜無已一旦驚風忽起強雨連旬魚鼈入戶陸地行舟負郭之田化為洪濤平時之苗漂沒殆盡則袖手瞻目莫可誰何豈能

訟風伯而祈雨師耶人能以此推之何事不可以虛舟飄瓦待也

桓溫入關中王猛被褐見之溫問曰吾奉命討賊而三秦豪傑何以不至夫三秦豪傑孰有若王景略者桓宣武交臂失之宜其不足以定秦也然則景畧亦何待其師之言而不隨之渡江也乎

有病寒濕之症者陰雨將至則偏體作楚乃至巾履之類皆可為証若大旱大潦恒不驗也以此知平素之辛四十萬不皆命犯凶危即此理也術士之言常有驗有不驗亦可以此而推

客膝居雜錄 卷三

士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但其有天下而不與之心與飯糗茹水同憂異也彼草食豆羹見於色者其為累於天下也大矣

排天倒海而來障日射潮之勢極其量不過損我七尺之軀耳而不免為其所動却是以小害大也

或勸桓溫宜引孟少孤入幕溫嘆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少孤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奉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嗚呼孟少孤真高士蓋內足者外不見其有餘外有餘者內不足者也

死生常理何足深計儒者每有此語考其是非大言以欺人即是不解內求耳果能內求種之馳騁之情不歇而自歇種之寧靜之志不密而自密安敢浮譎自欺也

一切心法不欲其不慮祇欲其不留不欲其不應所以明心法之無遺祇欲其不留所以明心法之無染

我友畫公曾與山中論詩或問詩何句佳答曰句佳或問何以句佳答曰人不自謂佳則必不作既有作者則必有佳之者即謂之句佳可也噫此真達人之通論也今人每爭能于一字之間或互相褒美或互相譏謗知畫公此意既可廢然而退亦可怡然解矣

客膝居雜錄 卷三

士

今人稍有疾病便思祭祀鬼神是殆以鬼神為必有也而獨居深念凡不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者復無所不至不知此何說也杜子美詩云空堂有明王魂魄猶正且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讀之寧不自絀

伊川問一友曰顏子所樂何事對曰樂道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則非顏子矣鄒志完聞之深加嘆服予更轉一語曰使果有道可樂則非道矣更轉一語曰使果有樂可樂則非樂矣斯二語請賢顏子及伊川于千載以上

極天幅地之事將來向此處對勘如海一漚幾耳吾不學道必獲四死憤懣抑鬱而死飲醇酒近婦女而死

此內死也臨文悞觸忌諱而死周游萬里蒙霜露而死
此外死也今之輩貪飲衡門土室優游以全其天年者
繁誰之力哉人奈何以學道為非亟務也

不獨費功俸績必待達即人無顯晦而令名傳于後亦有
命焉不可強也此惟學道之人視之如渥浮電拂不足介
意下此鮮不以為恨者或曰張季鷹云使我有所後名
不如生前一杯酒其言亦哉予道字曰此達人之語於道
未有當也或問如何近道曰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其
崇實乎或問何以謂之實曰實者名之主也賓有去來而
主人常在蓋不以名存不以名亡者也

客齋居雜錄

卷三

三

唐人詩咏楊貴妃者多矣深文微刺無復人臣禮吾于中
獨取二詩一曰不聞殷周衰中自誅褒姒一曰終是聖朝
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忠厚之至深得立言之體且開
元天子豈真與陳後主清煬帝同日而語耶

既曰何思何慮又曰一致而百慮然則不慮非不慮也慮
即非慮也是道也夫婦日用而不知聖人亦有所不能盡
謝上蔡謂劉安節未有進處只為未有根又云所謂根者
只管看便是根不知此語如何領會

學問前握其幾雖優游暇豫之中自有日進無疆之益否
則如舍瓦石亦何益之有

異時上好裨親見友人一舉進士即携傳燈指月諸錄藏
篋衍中異時上好詩句親見三兒童子無不學詩甚至假
此神之筆作稿本自隨是知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者矣况
手以道德仁義忠孝廉恥風其下而不能數州偃之化耶
治天下不難得三數方面大臣寔心為萬民請命則藩臬
以下無不從風矣進之三數閹部大臣寔心為萬民請命
則外之方面以下無不從風矣又上之而人主一人寔心
為萬民造命則下之閹部大臣及方面以下無不從風矣
而人主一人寔聽命于渺然之一心一苟一正則萬里之
遙億兆之衆無不從風焉予以濟聖域而登仁壽大哉遠

客齋居雜錄

卷三

古

哉
朱紫陽云朝廷欲平定北敵非廢三十年制科不可况今
日何時而能以帖括之業欲收治平寔效耶故父兄之有
識者宜以有用之學教訓子弟不應以八股區區為專業
也

三教聖人之心未有所不同三教聖人之教未有不異惟其
同故其原歸一惟其異故其流分三要之各有願力存焉
並行天地之間可也今世道家尚少至僧幾遍天下未能
寔事于性命之學而徒以不耕不織坐耗天下之粟帛使
釋教聖人在不得不從事于沙汰也

吾友宋子蒲諱龍吾取其忘其忘也忘其為王公貴人也
忘其為樵夫牧豎也其道主和然欲干以非義雖三公不
與易也其和而介者乎吾友徐昭法諱哲吾取其不忘其
不忘也與其與王公貴人交也寧與樵夫牧豎伍也其道
主介然得賢者而事之依然有孺子之色其介而和者
乎三紀以來雖交牆東山北之士多矣二子其稱首乎
往者一友求道心切病者顛狂余往候之稽首稱過云會
負君二十金然其事秘余初亦不知也是知病乃不病不
病乃病非病則良心無由披露耳因思釋氏有言人當死
時種一善惡已空種一使倆已盡惟有一姓業識昭然現

客膝居雜錄

卷三

五

前即是此理世人宜熟之

人當無事時平生自許亦謂不甚刺謬及至外境當前歷
歷內勘求其如刀割水如風吹網窠有未能乃知向來虛
僞之罪潛滋暗積已亦不知也此過雖賢者不免但人未
嘗切已內求耳

或問清狂和時之不同何以謂之聖也曰此皆在陽明先
生所謂萬鎰千鎰不同一精金也曰何以謂之精金曰
此皆在孟子所謂一者仁也何以謂之仁曰仁者無欲也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是則同蓋同此無
欲則同謂之聖也故千聖之學以無欲為要

聞楚豫之民其治田也以天不以人至遲也吾三吳之農
終歲勤動困苦異常若今年大水則需體望足挽桔槔塞
溝塍百日不息一有不戒青苗化為巨浸每一見之淚落
不可止乃四隣以蘇杭為福室可怪也不知豪華成習不
過大家巨室及商賈雜處之民耳百姓之苦百倍他方而
賦稅嚴重偏加于恒產之細民何也司國計者宜熟思而
審處之

姜行人如須臾草後隱于吳中一日與徐孝廉昭法酒間
相譔姜忽送一紙于徐云桓溫鵠張尚有榜頭之暇以昭
法名榜也徐不做思索立答一紙云項羽虎視不免垓下

客膝居雜錄

卷三

五

之亡以如須臾名垓也坐客絕倒嘆為風流蘊藉近見少年
相聚立監佐史則或以酷令相糾起舞連坐則不免諧談
無據前輩之風少矣

人之心事有妻子不能與知密友不能直告者况立于千
載之下而欲遂斷千載以上之人豈能洞然幽隱耶作史
之密即心術公平尚不能得人精微之地傳示後人又况
乞米立傳如有陳壽所為符生雖暴不至如史氏所述如
趙逸所云者乃知死後之好醜美惡亦如生前之爵祿名
位殆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譚景升云黃雀畏人而人率撓之巢燕近人而人皆押之

以此知疑人者為人而疑防人者為人而防斯言也凡物之共情而非一物之私理也舉燕以啖然之軀食之要肉故人沒而捨之耳假令鴻雁摩鹿日遊于庭有不奮起而運之者乎人扶其可欲之軀以遊于衰龍之世雖曰忘機其能全生者希矣石崇奴輩利吾財耳古詩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此皆害伏于利之微而非獨人疑人防之謂也

或主人定勝天者或主天定勝人者二者交爭以決于余余曰皆是也人訝之問故曰勿訝也道德仁義人定勝天者也此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也富貴爵祿天定勝人者

容膝居雜錄

卷三

十七

也此樂天知命故不憂之說也不然偏于天則尊、為善者鮮矣偏于人則行險僥倖者衆矣其可哉

莊子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為彈余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神以為馬予因而乘之其言恢奇令人憮恍細求之不過中庸所謂素位而行不顧乎外之意也乃知儒者之言平實不可及

離、舛木續之女子手軋、杼機織之在牖製以為幃覆吾身首賊風斯禦所以著衛生之經故納不入遠以明澤物之厚鏡靜霜清其棚、也化為烟煤不愧漆園之吏焉啼

月落其亭、也同于水石庶幾翬曇之友彼帷其燈而墨其頂以勤工于聖人之糟粕者此少年之能事而非老夫所取也右余所作亭帳銘觀此頻年風致約略耳想耳

吾家祠堂在老宅仍先太常之舊也然時異世殊會有更更吾聞其語矣今當早為之所葉氏所賃西偏之屋稍清靜宜贖之以妥先靈祠堂之制或用木主則伊川晦菴家法也或用小影則溫公東萊家法也或用大軸書之懸于中堂則近世劉文安家法也乃知昔賢本無定制今遵主既不得造主似不可卻意造一白漆屏風約二尺高者書列祖錫氏于上而先府君木主以次陳之可也古禮祀先

容膝居雜錄

卷三

十七

世次以爵為升降近世法制稍寬于孫可以致其情卻意總服以下五世咸祀焉既已服其服不敢缺其祀此亦可義起也今人祭期自掃墓外凡五舉二至除夕以及七月之望十月之朔也卻意朔望之祀未合于禮易以二分二至及除夕亦五舉似為近古也但今在舊祠輪祭不敢一人創為此論當姑仍其舊俟他日身得主祭宜遵此勿忘也若二分二至除夕自宜家祠中名香高燭行四拜禮以致敬焉可也

寧為無瑕玉勿為無瑕之石有瑕之玉去其瑕則玉自存也無瑕之石全體是石無一是玉者亦何足觀耶得此意

以視人庶豪傑之士不至湮沒而鄉原幾無近情耳

素石公平日風尚真是追跡白蘊而檢點索中人以樂
夫子瞻為風流艷雅未能深入道域此正自悔風習以求
進益耳學問不能熟處求生決無入微之望

人惟不知其惡而不之錯猶可言也明知其惡而不之錯
斯為惡者無懼矣人惟不知其善而不之舉猶可言也明
知其善而莫之舉斯為善者無恃矣顛倒所加不過及一
二人而瞻風望氣者更本加厲生民之塗炭寧有窮哉
管生浮海肥遯終身豈知歸故里而偏推明德陶公乞食
憔悴沒齒豈知垂千載而咸仰清風士之蜚聲藝苑至于

卷三

九

九

信今傳後者皆夙因使然不可得而強也惟尊、健日使
在吾者不愧余影不慚天地斯足矣此所為求在吾者
釋氏有兩足尊之說蓋言福足慧足也然吾謂標福慧之
名不若正道德之義蓋道者慧之成而德者所以致福之
具也言慧而不言道恐非先而不耀之意不言德而言福
恐人徒務乎富貴顯榮之途也然釋氏論福必歸之六度
萬行則語本無弊矣規乎世俗而言之耳
人果然有見于吾大物小則所謂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
征誅一局棋者豈為過哉

每見今人之評書畫者必以真偽定工拙不以工拙定真

偽不可解也吾以為物苟拙雖真吾不貴也譬之賢人君
子豈無一言之失一行之謬也物苟工雖偽我不棄也譬
之以美故目之西子非目之西子而後美也且士之懷才
抱異者或不見知于世無聊不平輒托之古人以自重尤
可悲也

風清日朗便是良辰為啼花發便是佳節何必寒食重九
始堪把玩一水一石便是清湘巨阜小魚小舫便是花源
瀑上何必探奇歷險始探幽情是以獨坐一室怡然自足
耳

一切有為法如夢亦如幻則第以夢幻視之足矣然般若

卷三

九

九

經謂雖非妄有苟不圓滿法不能證無上菩提此蓋有說
愚夫顛倒惑亂已久難曰諸法無常然祇騰口說寔未親
證故必于順逆境中一一徧歷使境風所扇不搖不動始
知夢幻果為夢幻則真寔者果是真寔耳譬之囊砂作飯
以誑餓夫苟不使之寔見是砂必不心絕氣盡也

道人之心靜如止水清似寒江曠、淵、誠莫可量其出
而見天下紛、擾、變觸分擾焦鹿聚訟可悲可憐為孰
甚焉故必剷明絕學使天下共証此無欲真心則可以挽
萬古之沈淪破千年之晦闇予以開太平運轉風有餘矣
蓋天下之治亂興亡由于事而事之淳澆善惡存乎心未

有表曲而影直源濁而流清者而人乃以為迂闊不近情之舉不亦過乎

阮遠集知王室將亂求除廣州刺史未幾遂有蕪峻之災然遠集未至却即卒以為非知幾不可而終不能救大運之已盡故曰有心於避難不若無心於任運也

稽中散就刑于東市取琴彈廣陵散而卒王景文被旨賜醵酒時正與客圍棋留與決賭畢乃出醵曰此酒不堪相勸固一飲而卒此與結縷易箒亦復何遠人于生死之際宜默自體驗

沈石田卧病相城將易箒吳王文恪公以相國告歸之

客勝居雜錄 卷三

主

次日即遣人往候之石田附寄一絕云身退歸來說事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此石田絕筆也嗟乎盛時宰相歸里不知如何喧赫乃歸方一日不遠百里馳書致候於老病之布衣較之今日豈非超出常情萬一耶

或問曰王文成之無善無惡高志憲之至善無惡于烏乎會而通之乎應之曰先儒立言各有指歸文成承考亭之後考亭之學時涉拘象故文成直舉心體之微妙而歸之無所以救支離之失也志憲承文成之後文成苗裔顏何流輩幾乃于無忌憚故志憲游心于物之初而名之至所

以救茫蕩之失也經云有厥善長厥善故自以為美斯惡矣此文成立無之旨也昔人云老莊之後流為申韓既已一切俱無矣彼將何所畏哉此志憲立至之旨也要之學者能直悟心體則凡屬語言皆能通之形象之外謂之無可也謂之至可也譬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無非丸者否則靈龜曳尾拂迹生寧有已時乎

曾問于育者曰子亦有夢乎曰有夢之中有所見乎曰茫茫不辨也因思人晝則用目夜夢則目不用也然夢中亦有了了者彼育者晝用目則與人異夜夢之不以目與人同也然一則了了一則茫茫何哉蓋識為之別也噫識

客勝居雜錄 卷三

主

之為害于人久矣

吾不見所謂耳目口鼻亦不知所謂根塵器界但覺一片靈機自為開闔耳

三冬之月一陽初生最宜愛惜保護而吳下合婚之期大約在此三月中不知少男少女情流而溢大可危也因思古禮會男女必在仲春之月此聖人順陰陽以節宣何其深至聊記之以示父兄之愛養子弟者

儒者之言曰死生常理何足深道苟有涉于幽明之故者輒視為釋氏之偏見宗師之語曰既明心地必貴鋒捷苟有近于義理可尊者輒卻為虛主常談余所記多舉死生

相商又而言此事時涉義終必為兩家所姻爰也雖然肯
高歡挾天子以令國中一時霸府功臣皆驕恣不法時有
以彈章論之者歡不應第令入見命諸人鳴鼓吹笳力劾
如雪向之其人驚怖欲死歡歎曰卿怖乃爾耶諸功臣皆
出萬死一生以至今日奈何不令其少緩耶故知事外者
每易求全身親者必多欺曲大抵然也然則兩家之言正
恐為道聽之恒詞非入室之妙論耳

或曰三教今日抑何衰乎曰固也雖然子亦不善求之耳
蓋求儒者勿求之擁鼻比設絳帳之中求釋者勿求之架
大屋養閒僕之內求道者勿求之書符誦咒屑錄齋醮之

客膝居雜錄

卷三

三

列則真儒真釋真道庶幾可得矣

車鄰阿母何等榮華而却老公非常豪貴一旦無常忽至
奄然告終雖以拔山之力不能暫留揮日之戈未聞少駐
人奈何歎于烟雲變滅之中作碧石千年之計乎

一夜寒風青山變為白玉友人來招飲酒相與擁爐煖燂
不知此亦偶然耳假使大地本是白玉忽露青山如髻豈
不更加嫵媚耶語云多所見少所怪凡事皆然境緣好醜
一以例之可矣

吾道一以貫之以約失之者鮮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聖人之用心于此可知也以此為學故心逸日休

欲齊家治國必先于是非抑正之間端其指向蓋指向既
端則人心正而習俗一否則是非混淆抑正倒置後生小
子莫知遠近風行州縣有不可勝言者矣但刺畫太甚則
有所不可譬之高懸之水魚驚不生孤危之石松柏難附
也

元之儒者推許魯齋吳章庵劉靜修魯齋為北方之學者
子出處得其中劉靜修超然遠去子出處得其高吳州庵
論道頗為激至然未能無間然昔賢不云乎名節者道德
之藩籬也

昨日風發雪虐則塞向閉戶而生今早大日晴美倚南窗

客膝居雜錄

卷三

五

而讀書以此言道、在其中以此應機接物亦可謂行其
所無事也

釋氏之書浩如大海約其指歸不過攝性而談引人称性
而行耳称性而行則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也彼二乘沉空
偏于靜矣凡夫着有偏於動矣例以儒家之語中庸其至
斯称性者也知者過之近沉空者于愚者不及近着有者
于昔賢謂艮卦一卦可當華嚴全部信哉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天下之言性也有出此者
乎

骨欲其剛不剛則不能置身于干仞之上心欲其虛不虛

則不能受物于百谷之下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此孔
子甚佞之詞也歷觀往古如龍陽君張公子韓嫣董賢輩
不通謹身竭上以希餘寵耳豈若費無挾宰誅私恭石顯
之流一言之間殺身忠良復蒙滅祀至此極哉聖人片語
而已洞見千古此所謂至誠如神

士君子非出則處身既隱矣而猶徘徊兩間以分鄰里之
餘光所謂殘杯與冷炙到處皆悲辛寧有智者而忍出此
旅卦六二爻惟六二最吉以柔順中正得處旅之道也嗟乎
人生斯世誰非通旅然則舍柔順中正何以接物而無患

家語片雜錄

卷三

三

耶二氏以天地為蓬廬而一貴恩辱一重榮弱皆識此義
也夫

旅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則曰其義喪上九以剛居上卦
之上則曰其義焚乃知剛傲處物非獨情有所不順亦義
有所不安也聖人教人之意深矣陸象山之學直究本心
而人問其何處下手答曰在人情事理中蓋人情事理實
調心之最善者也斯本末一致之學也

儒宗之有宗旨釋氏之有宗門蓋言知其一本之所自出
則雖千枝萬葉而不離此本之謂也譬之百川之水流為
大海既以入海則滯之水無非大海者億兆之石結為太

山既已在山則一拳之石無非太山者不獨進而致之而
得其高會亦且順而推之而得其仍雲也不然非散斯局
矣

慈湖之學其宗旨曰不起意蓋必明乎心而後意可知也
必明乎心與意之辨而後不起可知也然鮮不以絕物
不思為不起意者豈知絕物不思此意即意于思萬思而
實非意者乎

南華有神將守形乃長生之語慈湖以其格于形骸而
陋之不知體道則神自養神養則形自守形守則生自長
此不求而至之理也惟有意于長生而守斯足陋耳

家語片雜錄

卷三

三

左者死之因也慈者老之因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亦祇
無愁而已故學首貴乎無愁無愁庶可以無老縱使老亦
無愁老而死亦無愁也若必以不老不死為無愁則天下
之愁莫大乎是

夏日太熱則冷風必至冬日太寒則和氣必回物理
盡然故曰樂不可極欲不可縱此邵康節美酒飲教微醉
後好花看到半開時之旨也

出北郭二十里至東莊別業倚門而望玉峰在前取悠然
見南山之意名之也每風雨一至阡陌阻絕野水縱橫繞
徑穿階余獨坐其中經歲無一客至者或告以客寂輒詠

錢朗出居詩自慰詩云：孤雲雜雨來茅屋，山鳥將雛到菜欄。蓋情與無情不勝纏綿，春注何岑寂為也。

學不從神感，神應入手則不識何思何慮之本體。既知入手而不能隨時消息以著察于習氣之初動，則必有蕩注失節之患。既能隨時消息而不從神感，神應以要其歸宿，決不能臻于莫大聖神之域。有志斯道者，幸三復于詩，非之言。

客有著游閑公子之名者，語余曰：吾終當以樂死。余曰：子之樂有寄者也。莊生曰：寄去則不樂，余之樂無寄者也。無寄則無往而不樂，子試思之。竊恐余之樂可恃而子之樂

有時不可恃也

卷三

子五

天童家老人與黃鉉部海岸書曰：令堂之喪，禮當奉弔。奈山中素不衍此禮，不敢創舉。時鉉部司理軍彼守制回籍時也。天童中興宴海岸，弘護之力，老人乃恪遵古風，不行世俗之禮。而吾族弟云向年在海虞入府佐署中，見三峰四時饋鮮，朱盤精好，珍果錯落較之市中所賣，必先之數日之前。噫，何其工于獻酬耶！憶前輩云：當神廟初年，太后崇佛，紫柏龍山二師盛行京師中，時友岩老人亦在京師，居一觀音堂，獨一涼，與數十徒聚，高自標置，未嘗妄通一問。其後紫柏龍山皆罹不測之禍，而友岩老人不取禍。

天下後世其可忘先人之矩矱哉

今人亡後，子孫求志墓之文，必向達官貴人，但期炫耀于一時耳。未嘗欲其信今而傳後也。余他日絕不須此，及吾之生存，當求吾友侯齋先生為作一傳。余六十年中排纂生平行業作紀年錄，已成書矣，亦不欲出之以示侯齋。蓋侯齋知吾深，但須平空結撰，必能得吾精神意思之所在也。百年之後，子孫但伐一石大書，布衣葛某之墓，樹之墓上，而碑陰即刻此傳，以傳示來茲可耳。侯齋，法利第馬駕山之麓，山園十畝，土人名為洞庭，鵲昔年買之，將以葬吾先君先夫人也。後以道里往來之遠，故另擇地于干

客藤居雜錄

卷三

三

墩南漁浦之上，而即以此為一身埋骨之地。其穴為殷若性原所定，後人宜葬吾于此，而內子及一二侍人數十步內，咸附焉。蓋合葬非古也，且遵吾清淨獨居之意，而使內人以類相從，不亦可乎？園中所入可供一二人之食，他日常結數椽于側，擇僧之醇謹老成者，守之春秋佳日，採澗毛酌溪水以薦之，可也。食可未足，益以崑山之酒，數酌每歲取米輸之，而子孫歲時巡行其間，益僧徒易雜，毋使匪類錢音出宮斯為屬也。

定林註：擇嚴清淨妙淨四字曰：離垢而淨曰清淨，即垢而淨曰妙淨。此真名論，離垢而淨，壁之明鏡，當空纖塵不立。

也即垢而淨譬之美未美現故未現也蓋不能意現則
神用斯大神用既失則妙體不呈是則非用不能顯體非
即垢之用不能顯離垢之迥然獨靈矣寧非極則之族耶
母若丹未微、本惡名而古人有微骨之說逆使微之一
字同卓爾之歸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柔本寬德而
小人以之濟其險逆使柔之一字蒙僉立之識乃知善用
之無一而不可不善用之無一而可

余常謂善德則養生在其中項見黃陶庵集亦云學道養
生本是一事但學道者雖養生亦為學道養生者雖學道
亦為養生耳語更微至也注與陶庵交見其溫恭之中寔

容膝居雜錄

卷三

三

其貞栗之性宜其見危授命茲落乃獨傳其殉節城南時
難弟偉恭致命尤力今陶庵之名滿天下而偉恭容有未
知者豈知二難競爽抑至此耶

司馬溫公曰先自結髮以來寔不敢鉤鉅妄取于人取之
也康則其能之于人也新亦其理然也嗟乎公為盛時宰
相而所言如此若欲以廣通饋問請謝賓客責之菰蘆之
賤士不獨力有不能即能之亦不通布衣游俠之行豈聖
賢中正之道耶

范朱冲卿人失情認冲情取去後得損于林下漸以還冲
冲遂不受情本冲有何為不受此情激之行也僕劉寬行

遇失牛者就寬車中認牛以歸有頃認者得牛還還謝曰
新買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還何為謝之此賢胸中
斯廓然無滓者矣

虞伯生之論文謂當如浙中之危不當如川中之危川中
之危粗塊而大腐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于腹而飲食之
味微矣浙中之危則擇其柔耳調其精齋澄之有方而潔
之不已視之冷然若水而五味之和各得其所求也余以
之論人何獨不然巖外而嶺中紅高而色厲狀觀望之魁
梧而內實枵然味其言猥鄙而不足信此川中之危不可
尚也即之溫然近之夷然其應物也如布帛如菽粟其模
本藤居雜錄 卷三 三

躬也如精金如美玉與人處目擊而意消聽其言津之乎
若有味也此浙中之危也不可棄也

容膝居雜錄卷三終

容膝居雜錄卷四

崑山葛 芝龍仙著



雖使堯舜在今日決不能致唐虞之治何則氣運使然時有所不可為也是故天下有道聖人彰焉天下無道聖人藏焉藏者非隱其身而不出也日行于流俗之中飲食酬酢於衆人之內而聖人藏焉已

康濟一身者調和五臟康濟天下者調和萬民康濟不同調和則一然人有能有不能者私以為之間也人苟大視此身則可以小視天下矣

不有動中之圓通何以見靜中之微妙以此知二乘沉空

容膝居雜錄 卷四

者之失也不有靜中之微妙何以得動中之圓通以此知凡夫著有者之失也聖人之道不沉空不著有循心體之固然中庸而已中庸而神化已至二乘則賢智之過凡夫則愚不肖之不及也

紫柏禪師曰吾安得一大無明人與之語無生之學譬之百丈堅冰春至立消不亦快乎此真英雄語也我以此知學道之人必剛毅猛烈者而後可彼曹吟李志奄奄如泉下人者烏足以語此

見得道理如此而以我赴之即已不如此也猶與已二之也必如沉溺之人無非酒者舉動發揮我亦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而後可

程子言四十年之後不免見獵心喜吳子謂學道數十年分朝動心于一鴨皆微細揣摩善自勉責語也今人但以粗心領之何能實造于動靜一原踴躍無間之地耶人但知發揚蹈厲為能事不知惟含養退藏始足名有力大人也人用而獨能不用人不能忍而獨能忍非有力者能之手

魚躍于岸則死虎離于山則死人有出類離羣之心則禍機伏焉吳渾渾漢漢樵夫漁父塗人嬰兒皆吾徒也

文文山黃冠歸故鄉之語未必盡出史氏之飾詞彼一生

容膝居雜錄 卷四

百折不回之氣萬死不避之節豈苟欲求生者哉但宋既不可復興元又不果見殺則何以措置此身惟有入深山履磐石長往不反盡我性命大事耳英雄回首便是神仙非公孰足語此者史稱公服腦子數而不死被刑之日頸上黃膏微湧焉知不風遇異人傳授燕市小樓二年已默試之耶顏平原自云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為酒色所敗耳忠臣義士可與日月爭光者其來必有所自未可常情測之

道者人所共由之物而宋之諸先生以為惟我得而有之則不免于隘夫然道之精微歷代以來幾為禪宗黃老所

據歸本孔孟而使堯舜執中精一之學煥然復明于世則非諸公不為力耳至明之諸儒復駸駸以範圍三教為宗矣

余年十六而入泮先君子挈之謁郡司理辰而往至午未之間而弗得見余惘然曰因鬼謁帝一至此乎余弗可以再辱矣故余自弱冠後未嘗一造當事有見者弗以諸生待者也或以國變後屢謝監司有司之命為難事余笑曰昔年已爾今何足論

夜夢地裂吾身將陷欲逃無計恐怖萬端忽然春鳥亂啼春夢頓醒始知地未嘗裂向之恐怖乃妄計也今有人悟

容膝居雜錄 卷四

明心地則一切掛碍恐怖顛倒夢想悉皆消隕惟有一真之性湛然獨露不與幻化為偶斯得耳學人至此宜退而自驗苟有微絲足以罣人則是所悟者非悟也乃解也何則悟者寤也如寐者之忽寤耳今若此猶未離夢境也拙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廣陵散其神氣朗湛豈常人所及惜早年不能散髮巖岫以致近媿孫登耳要之名利一塗常使高明之士未能拔足而出為之慨然楊慈湖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者意念之微動也若訓作事後世俗凋事煩尚未有一日萬事者况唐虞之代刑清政簡而有此耶此語殊為得之古人為學譬之制

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待事至而後待之必有不及待者矣况幾者制事之本也謹之于幾而事在其中矣

好履好財清濁便分何必待傾身障礙及神色間暢而後勝負始別耶此皆古人觀人之微妙也夫苟有係于其心則山水琴書皆足為累道之器何況于履苟無係于其心則財者資身之策養道之具人生未常可少何必如王夷甫之口不言錢始以為高噫殆難與俗人言矣

聖人樂天知命君子居易俟命未有聖賢而不安于命者公伯寮不能違命臧倉不能違天孔孟蓋身有以試之矣然亦有未可一槩者譬之君父在難臣子奔赴不暇可云

容膝居雜錄 卷四

事有定數置之若棄乎民饑已饑民寒已寒可云氣運使然而視若罔聞乎此義惟孟子知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一人而生二子一者或餘于教一者或不足于教為父母者未有不向其不足者而恤之也而有餘者不免有怨心噫何其愚也譬之一人而生兩手左手有疾未有不取右手而摩之者而右手憮然不悅曰奈何勞我不知手雖兩固一人之身而分此兩手也奈何有彼此且右手雖勞固不若左手之疾之痛雖勞不猶愈乎而為左手者亦宜俯而自思我痛我之固然奈何而勞右手則右手者亦快然

無不平之心矣而手平而身始欣然曰我有兩手之適而無兩手之累也

吾所言心學超乎精氣神之先者也道家之學則用精氣神者也其上者則用精氣神之所產而非即精氣神以為用其道余知之而未嘗為之一則年已衰老一則有超乎此者則亦可以弗事乎此也所惜者其學將不傳耳

支道人乾陽有道術會同余避暑先節母祠大風忽起牀帷震蕩余不堪其涼以至病道人酣睡帳中自若也假余屋後僧舍修道是年寒甚草木皆凍死寺僧漏盡起擊鐘忽念曰支先生得毋僵死乎急趨視之見道人方露坐中

客勝居雜錄

卷四

五

庭氣蒸蒸如雲有一物狀如雞子光熊熊然周一身上下寺僧大驚疾呼之間道人微咳則光已隱矣蓋其平日能自攝持以召日月光華之氣所結也然其人善念而多伎于性命之微實所未知徒以惜精寶氣為上策耳卒之一無所成以致流落而死余特書此以為學道而不事根本者之戒

釋氏云眾生業重則神識不能自主墮業所牽以墮三途惡道此有至理請以世間事証之今天淫近殺世人所知也而好淫者見淫而不見殺則淫為之牽也盜近刑世人所知也而好盜者見盜而不見刑則盜為之牽也醉酒之

人其靈明故在一醉則聲音笑貌有一故我存乎則酒為之牽也病狂之人其靈明亦自若也一狂則舉足下足何以變態百出乎則狂為之牽也眾生之墮三途惡道亦猶是耳不然誰不愛安樂誰不畏刀鋸誰不欲生人天之間而甘心于鐵圍羽甲之中哉

新草抽碧園蔬挺秀對之有悠然之致何必日南太守常貢名花乎好鳥弄聲音若笙簧偶然過耳大足怡人神志何必隴右諸侯時送語鳥乎紅藥翻塔玉樹當牖皎亭亭寧不踰於羅綺何必金釵十二羅列成行乎茅茨一椽綠水環之已足息業養神何必甲第如雲大厦千間乎小

客勝居雜錄

卷四

六

橋流水老樹橫岸婆娑其間慨然比濠上之遊何必徧歷名山往而不返乎人能知足則常足矣

文中子論道於河汾之間今讀其書已升孔氏之堂而後人比之孔門之操莽噫母乃太甚乎考其故以其步亦步趨亦趨比擬之迹太過也擬論語則作中說擬六經則作元經後人不察其實遂從而譏之耳嗟乎臣不能告之於子臣之子不能喻之於臣事在精微之際而乃屑屑焉取其衣冠而求肖之則人必疑其中之不足矣是故有六經而後人不必要經也有諸子而後人不必要子也有先儒之語錄而後人不必要作語錄也吮筆和墨直書已意而已

曉起觀中庭植樹忽思此樹不能自生必依乎土是木與土相緣也又思土不能自滋必藉乎水是土與水又相緣也而無以燥之安能榮華暢茂是水必借日以為火水與火又相緣也萬物因緣待藉莫不皆然誰與不藉衆緣置然獨存者乎是物也所以水水而非水土土而非土水水而非水火火而非火蓋四大所不能累而五行所不能拘者乎

試思今日衰草荒原之地必是昔人妙舞清歌之場今日妙舞清歌之場必為他日衰草荒原之地何歌何哭何憎何羨聽其自興自廢於天地之間達者與之相為往來而容膝居雜錄 卷四 七

人自生墮地後即有一棺戡身萬事都已之日無論王侯將聖賢豪傑誰復免此來時未嘗挾一物而來去時不能挾一物而去中間即有榮華富貴不過如電光幻影而人每執之為己有未得之也則戚戚既得之也則驚驚患失之也則皇皇不已過手

今日鳥語綿蠻柳容蔥蘢梅飛殘雪杏綻微紅積雨初晴日光綺麗道人默坐其間胸中曠無一事殆是直遊康衢原壤之世不能更益一語也

虬髯入海以避太宗兵法所謂知己知徒也智人遊于斯

世無事不然故當絲紛繩結之中絕無傷鋒犯手之事留侯鄴侯尤得此意不然未有不為觸藩之羊不能退不能遂者也

弘光改元余與葉子崙初同寓白泉葉水部南都邸舍虞山錢牧齋宗伯知之邀令相見余與崙初偕往坐定宗伯曰滇南朱使君視學三吳今將行欲以吾郡諸英俊托之子其領袖也可疏姓氏以來余索紙筆書同志數十人姓氏呈之歛容謝曰某此來將觀光太學獨不能荷厚澤虛雅意奈何宗伯默然出而崙初允之曰子實無遊太學意奈何逆長者旨哉余笑曰子豈不知耶彼蓋欲貯我藥籠容膝居雜錄 卷四 八

中也丈夫生于世當獨往獨來于天地間安可輕受人籠絡哉國變後與宗伯教相見然殊落落知余倔強猶昔也楚水秦山鼓聲震地七閩百粵殺氣騰波世外之人觀之與今之歸鴻嘶蘆以避繳來燕衝水以尋泥營營逐逐豈有異乎皆役于造化而不自覺者也雖然亦不得自是非人此猶彼也其誰非大力者負之而趨乎

聖賢生于斯世決無一刻閒放之理故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蓋窮達皆有事也然如之何而謂之獨善夫以賢知之過而非道也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也後世有述而弗為之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名之德之

賊也然則所謂獨善其身者蓋必有道而與世之所號為善者異矣

鄉黨一篇正以明聖人之無心妙用所謂不待安排泛應曲當也故善學聖人者知其為類上三毛而已否則節節而規之事事而慕之直如土籠芻狗耳不能致兩鳥足再陳哉

臨流而飲河喝者得之譬之甘露也乘舟而濟中流而風作時沒溺焉亦此水也同一水也置星火于爐饑者炊之則黍可熟也一旦不戒徹屋燎原焦頭爛額者亦此也同一火也唯心也善用之者去渾濁而得清妙精微瑩徹不

容膝居雜錄

卷四

九

帝鼓翼而遊霄漢也不善用之則為盜賊為禽獸若瞽者之墜于淵而沉于淵也同一心也

大慧禪師云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孝信義及治身治人安國安邦之術無不在其中此老見得大故用得濶也如明教高輩分儒佛而二之亦祇自狹而已古德不云乎治生產業不違實相會謂孔子之治國平天下而反違之耶

有學集中有懸山禪師托生辨謂禪師托生顏氏決無此理然文中載其童真示化痘疹發香火浴之後舍利無數種種靈異又何疑也虞山自謂遠公後身夫遠公戒行精

潔百鍊之軀而虞山此生昭然在人耳目間以為遠公再來有是理耶無是理耶故曰人雖至智責已必昏

近人戲作雜劇陰府遣鬼托生鬼畏來人間難整愁數此想像之詞人既好生而惡死鬼必好死而惡生以為理當然耳此亦取莊子勞我以生逸我以死之意而言之也要之莊子亦未嘗合大道蓋知道者生死一致無往非逸不知道者生死一致無往非勞耳

道力堅果對境斯驗徒好清靜獨居處闕必致瀆亂晁文元云水邊林下亦有禽魚之鬧山棲野隱寧無虎豹之虞心苟易動無適而可也

容膝居雜錄

卷四

讀聖賢經論皆當內反于心蓋聖賢立言如應病立方我苟不病方亦無用如其未然服之宜速倘藥既不服而徒執其成方咨嗟稱妙究亦無益何況中實惘惘而反妄言得失顛倒是非以自誇大于人耶

華嚴法界三觀初空觀會相歸性還原也次假觀空中立法應變也後中觀照合渾然絕迹也即今一念不生迢然獨立之時空耶假耶中耶中且不立何況空假乎

大雄氏欲人往生淨土譬之父母見子團沙弄塊多所不堪擇一精舍延良師訓之使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耳若大知慧人所謂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也雖

然亦須自揣分量譬之未學步而先趨未有不躓者又不若循牆而走有所依據耳此中消息惟人自知也

險阻艱難所歷無窮至于死期一至而萬事俱畢矣人有百年不死者乎以顏子之聖賢而天孫伯符周公瑾之流以豪傑將相而天則死者真且暮呼吸之事而不可知者也人能慨然于此則種種功名富貴窮通得喪愛憎是非有一足介于懷者子事在目前而人忽之良可嘆也

一切嗜欲著意剷除譬之摘葉尋枝根株尚在終無益也必須理會生死則根上著力一斷俱斷矣何則技業以根株為依附一切嗜欲以生死為都會也

零膝居雜錄

卷四

三

白沙先生曰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真名論也此事存乎妙悟妙悟之後戒慎恐懼誠何可廢不得此機而徒言致知格物存心主敬正律繩之尤者耳

或問曰子之學禪乎應之曰禪又問曰子之學儒乎應之曰儒然則儒與禪若是其無辨乎應之曰吾不知其辨也吾之學明心而已而禪之學曰明心儒之學亦曰明心既同曰明心矣呼之儒敢弗應呼之禪敢弗應耶

處人情事變順而循之則易逆而爭之則難唯心亦然克伐怨欲不行逆而爭之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順而循之者也余常語人曰汝自朝至暮飲食鹽嗷

雖竟舜復起不能與易也俄然嗜欲之萌似大海之中忽生一漚耳人能善自覺察則漚復于水矣不知大海之為全體而紛紛與一漚關不亦左乎

木空則斷草枯則折厲風濟之未有一往披靡者年來肌體不密稍涉風寒輒一病經旬倘亦草枯木空之候耶週甲之年止餘一歲如其大運將徂固怡然委順苟或未然亦有限之年耳存心養性之外敢以一事擾其胸中耶昔人云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于度外是養心第一法此真至論然必實見此種種如浮雲變滅于太空之中而于我一無所與而後可得而置也倘絲毫有所未盡譬之既

零膝居雜錄

卷四

三

饑寒語之曰汝姑置食于度外既寒矣語之曰汝姑置衣于度外言之者甚易聞之者豈能快然耶

有所重而後能有所輕天下未有內無所重而能輕視一切者重酒色者輕千金之軀重博奕者輕萬金之產彼惑于顛倒者且然可以類推矣

人生世上一絲一粟皆有定分即嚴牆桎梏亦處處通然豈能強避正當于庸人擾動之中純全一片虛明境界耳心地虛明而後能遇險若夷四應不窮

昔人論學云從心證悟從身發揮以此八字包舉已盡蓋從心證悟而誠意致知格物包舉矣從身發揮而齊家治

國平天下包舉矣此真合內外該本末之言也

春日早起閣塔獨立忽思六十年中父母兄弟親戚故舊內外童奴之屬或長于我或少于我如瞿相之觀人相繼引去不知其幾矣顧形偶影恍然如旅人之獨留而不歸者一身之外無幾人耳孔子謂朝聞夕死釋氏謂生死一如退而自思果能了然于中無憾而即安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幸勿以虛詞自誑也

易中象象二字聖人皆遠取諸物象者像也孔子已自註明獨彖字未得其解頃見雜記中云有一物張吻而中藏畢露者彖是也其理始為快然所謂繫辭焉以盡其言非客勝居雜錄 卷四

此之謂耶聖人諄諄憂世覺民之意可見矣一無盡藏矣佛經中每多咒語謂之秘密諦言不可以意解文求也凡宗門語句皆秘密諦也不可以意解文求也何則有意而後有文非真文也有文而後有句非真句也誰善會之未發之前乎

堯舜禹湯文武諸帝王為一代之人發危微精一之訓其所以啓迪人心者至矣然未暇為後世計也孔子出而刪述六經立說垂後至今千百世下篡竊濁亂之時一經提撕昭昭然如日月之中天繫誰力耶大哉此賢于堯舜之歎所由來乎

出世而後能經世留侯鄴侯皆能得此意者譬之身在甕外方能舉甕若身入甕中雖勇若烏獲必不能舉甕也郭象註莊中有二語曰離世而後能入羣遺物而後能應務有味哉斯語

里中相傳葉文莊公少時邑中舉為諸生一家大駭以為不祥敢天臺著王文成公世家言其高祖與準避永樂中應舉走墜石崖傷足得免蓋承平之世用法嚴則不樂仕進耕鑿安則願同齊民此真上下休嘉之俗也濁亂之世政以賄成田舍翁多收數百斛麥皆思挾金平進不獨人心窮薄亦小民苦官吏巨室漁獵不能自全所致耳噫其客勝居雜錄 卷四

效可得而觀矣

先儒令人尋孔顏樂處樂果有處耶近王心齋云樂者心之本體心體可著一樂字耶惟陽明先生詮解最為分明云心之安處便是樂至哉安之之義所謂無人不自得此安也仰不愧俯不忤此安也充塞天地之間此安也安即樂也即王先生之良知也否則果有所謂樂者且非莊子至樂無樂之義況學人嚮往安可橫一樂字之見子胥中哉或曰然則邵堯夫所謂真樂攻心不奈何此何說耶曰堯夫為孔門別派先儒已言之矣謂其稍有逍遙餘習也禪家見知初發不覺手舞足蹈亦有攻心之事古德每勸

人慎防之正恐歡喜入心便墮魔境耳

古德云不是息心除妄想祇因無事可商量所謂無事者非離事棄物謂之無事也乃即事而無事耳人苟陷身事中不獨天子萬機日昃不遑維農夫田婦耕食饑飲野人道士一瓶一鉢無不足以極其神志必也身居混濁之中心置雲霄之上見一切世間紛紛擾擾如電光隙影不堪久駐而後人見為如市我見為如水耳噫舍此不為而謂必逃之寂寞無人之地我不知之矣

士君子立志之高當如鳳凰之翱翔千仞向道之勇當如騏驎之一息千里而後可雖然此意亦須善會否則恐長

零藤居雜錄

卷四

十五

虛驕之氣而增跼蹐之風也

王心齋云先師初言致良知後語人口言良知耳此是想人不識當下故只就現前指點要之致之之功曷可緩也其弊惟念庵極言之答郭平川書云若不能善養其端而惟在其所發遂以見存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變之物為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則必理欲不分多認欲以為理物我不辨常事已以逐物痛哉其言之也學者宜詳省焉

見念庵先生答同年書云仙家之學弟判判未早兩年以來始盡掃除不復入念直使真仙秉雲下界旌幢霍霍擁

車道迎王母聖童左右捧侍只作綵霞過目無意攬結此可與神明對者也先生自言如此而近世每言先生仙去不死往往有見之者何耶余謂先生之立證仙果只此教言便是左券噫可與語此者誰歟

英雄豪傑分定使然惟聖人必可勉而至

余杜門索居常至經月客有病其岑寂者笑應之曰默坐一室嗒然若忘世間萬慮了不干懷是曰天游有時執卷不求甚解古哲精神默相存注是曰向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何必出門同人羣居終日哉

陽明先生振古豪傑平日所經拂逆患難皆其一生致知

零藤居雜錄

卷四

十六

之實功故其教人有時指點現在譬之寶珠入手隨在照耀安往不是後人既無先生力量又無種種磨礪之助而欲以現成良知收永清大定之效有是理哉

先儒之學有以無所為而為善為宗蓋不獨一切名稱利養爭奇駕勝之心皆不可有極之道德仁義人之所嚮羨不及者反之而微有意焉皆是也故曰雖金玉屑眼中亦著不得無間糠粃矣

未發即在己發中然當其發時不可猶存未發之見若存此見即應用不神

念庵氏論學以無欲二字立基此豈泛然此道者乃王龍

溪目之曰性命不切吳疎山目之曰藏蓄不周林東城目之曰雖欲收歛發散太多噫朋友切磋之益何無已乎吾輩獨立天地之間誰為將伯之助悠悠宇宙冉冉無成思之不覺墮涕

許由務光天子以天下讓之蓋古人知貴其所應貴也後或公卿交辟斯已次矣又後則見為不適于用然其名猶在天壤間也近今以來視為怪鳥去之惟恐不速矣或尚有稱述于時者外著超然之美即而考之大都不祥之金中含躍冶者耳故末世而欲求第一流人物必如潛龍之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而後可昔阮孝緒傳高隱以姓

容膝居雜錄

卷四

十七

氏弗傳者為上有旨哉

葉九來貽我好石一方托友人為鐫容膝居三字常以自隨或問曰子之居安在耶笑曰甯形宇宙之間而有身有身而斯有膝膝之所在皆能容之在山而山在澤而澤在林野而林野在舫揖而舫揖極之鹿牀車廐我膝之所在即為容之所在我容之所在即為居之所在也寧必有定宇哉百年之後一棺載身容膝之地斯其畢此乎

孔寧極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曰子每夜行此亦可畏孔曰無心則無所畏余謂心因身有身既成有心安得無底幾無身則無所畏或曰身本實有如何令無則語之曰

身本非有人自見為有耳

此事非言語所能曉譬也王龍溪云淡是心之本體王心齋云樂是心之本體此事豈淡與樂之所得盡也若欲親切必須默識識當音適不當音志人在千萬人中忽遇亡子他人不知我獨了然默識為此吾子也如范叔身御須賈以歸坐者皆起須賈不知起者默識為吾相張君也必如此觀面領會則言淡亦可言樂亦可淡固非對淡之淡樂亦非對苦之樂也

鄭明德作張子昭墓誌云子昭更事時來亡已久乃不忘故園每歲必往錢塘舊都徘徊躑躅吁嗟不已列朝詩集

容膝居雜錄

卷四

十八

中載呂敏恥服元時裝遂以道士服終其身噫此二子者千載而下猶得想見其為人也

人至六十譬之一日將漏盡鐘鳴之候譬之一歲近雨雪飄零之時而不能痛自鞭策使身心收永清大定之效聖人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也嗟乎人命無常有如朝露倏忽之間人鬼路殊而可以悠忽視之耶

眾草之在南榮者甚茂而易謝和日以暄之亦然自以燦之也在北窗者閑緩而萎遲陽和所不至亦酷烈所不加也害即為利之伏利即為害之伏此小事可以觀大矣

吾崑顧菊洲先生

諱天敘大宋每謂人曰吾子道學服海伯瑞屏公父

門周公吾于宗師服密雲和上自此以往皆等之嗟伍矣
先生與海門先生投契之故未之詳而密老人于晚年會
一過崑先生延之東山扣擊專至再四啓諸老人忽攬先
生鬚搖曳之曰鬚子可厭蓋先生故豐于鬚也嗟乎老人
之氣宇如王所不待言而先生不以為忤顧加伸止焉其
高風可想見已近世宗師既不敢以此加之士大夫士大
夫能受此錘者亦鮮世道升降之會即方外足慨也
人生斯世所謂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者內則人心外則風
俗宜加之意而已舍此而言學術邪術也舍此而言治道
邪道也舍此而言著書立說邪說也上之所以求下下之

容膝居雜錄

卷四

九

所以應上皆由于此而天下可治也噫今之糊名易書以
檢校其下者其防盜賊乎今之僕僕風塵以求應舉者其
計備求值乎又况所習非所用非所習徒疲精于經
生無益之言耶
孔鄭箋註之學與班馬詞賦之學盛而聖人立說垂後自
覺覺人之意隱而不彰矣其害也甚于秦廷之一炬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大哉言乎禪宗貴在妙悟未免重
見地而輕踐履是道偏勝也故有脫畧之患學者貴于敦
倫未免崇實行而少悟入是德偏勝也故有不著不察之
虞惟聖人之言綜內外合道器而一之矣德為至德斯道

為至道否則道亦非我有也

明主未嘗借才于異代與王之所用亡國之人也魚鹽版
築輿臺廝隸亡虜刑徒中何在無人貴于激揚鼓舞之有
道耳

阮仲容放達恣縱有負俗之累山巨源舉為吏部郎目為
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古人論人真得相馬之法求之牝
牡驪黃之外

無辱可以當榮無患可以當福彼務求其榮往往榮未至
而辱隨之矣務求其福往往福未萃而患基之矣雖然此
猶言其外也欲施施于妻妾之前不覺尾搖臂折于貴人

容膝居雜錄

卷四

十

之側欲赫赫于耳目之地不覺凝冰焚槐于屋漏之時人
見為至榮也至福也冥冥之中實至辱也至患也有人心
者能甘此哉

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
王不應往返教四終置罔聞後鼠出曰周南汝不應我更
何道言絕鼠死近友人語我曰深山多鬼怪道人入山遇
之但閉口不言邪自不入思與周南事合故記于此使後
人聞之知所避耳佛經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此義
更勝正以不動心為上也昔賢見鬼笑曰人言鬼可憎果
然鬼不覺報然而退矣

諱疾忌醫者不救此必平日酒色之患深入腠理故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也後世學人往往病此良醫望而束手寧予思短喪子路迂正名庸人亦知非之彼乃直吐胸臆故明師可施箴砭

崇禎末年黨事盛諸生之有名于時者撫按以下皆降心接引之議論風生有東漢黨人氣象由今思之直非盛世所有也昔人云做秀才時當如處子即使公正發憤已失處子之義况其間實有藉是以行其武斷者國變後錢太學禧全家罹焚如之禍噫是豈無所以致之哉

不獨顯爵厚祿勳業聲名有幾微挂帶于中即碍乎道苟

容膝居雜錄

卷四

廿

身外之物為今日所未有者存毫厘必得之心皆道之所不許也身在世間決不至于饑餓不能出門戶種種長物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以儻然應之而已

閔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下之存瓦存石余謂存瓦石者固非即存金玉者豈得謂知道乎或曰然則空洞無物乎應之曰若存無物見何異存金玉也

聖人處世必身居事外斯能應物不勞然當艱大見投而稍存明哲保身之念則又非矣故必身在事外而後圖事之智始備亦必心徹事底而後吾心之用始全二者闕一

不可

殺人之具未有今日火砲之烈者轟然一發百千萬人俱就糜爛皆眾人業感所召也我心益熾殺運蓋隆自此以往日甚一日噫千百年之後吾不知所底止也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潛字元亮太尉侃之曾孫處靜隱棲勝于元亮而元亮之名婦人稚子無不知者處靜則非好學君子尚不能舉其姓氏况悉其行迹乎余嘗謂士之有身後名亦有幸有不幸觀此不益信哉

晦庵先生云譬如吃飯只求自飽既飽何必問人知與不知至哉斯言此真得古人為己家法者我飽人以為饑何

容膝居雜錄

卷四

廿

損我飽我饑人以為飽何益我饑不知出此而徒欲殉人真不若梵志之反著襪也釋典梵志反著襪人問之曰寧可刺人眼不可傷吾脚

一念未起以前此段靈明天地鬼神聖人凡庶無不共之私意微起而紛紛擾擾千差萬別不可勝窮矣聖人從此處見微從此處保任愛養從此處旁通發揮則雖千差萬別之中正與未起以前無異斯蓋起而無起即謂之未嘗千差萬別可也繫詞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順而推之逆而卷之豈有兩耶

忠恕達道不遠是忠恕與道猶二之也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似即忠恕而已足盡夫子之道矣敢問其

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是孝弟于士固次之也而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似即孝弟而已足盡堯舜之道矣兩賢之言若合符轍斯何義也

風俗之壞至近日之通譜而極矣比之昔人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之謹有過之無不及也其事為至陋推其心實欲比周以行其私其害為至深非在上者嚴持而力禁之恐未易止也

昔人臨死曰處貧有道處死有道或問如何處貧有道答曰貧繼而曰不貧如何處死有道答曰死繼而曰不死未達則申告之曰能安于貧則不累于貧不累于貧則此必

卷四

卷四

草

日富故曰不貧能安于死則不累于死不累于死則此心長生故曰不死

聖人之應物也遇員成規遇方成矩隨物之所應得而我無心焉其次見道之一偏則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以規為規或不能矩矣以矩為矩或不能規矣此則囿于器者也惟聖人斯形而上者

能聞道則知吾卽是道道卽是吾道本無生吾今何死浮漚之身任其生滅耳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高歡入朝京師歸而散財結客或問之曰吾在京師見羽林軍士焚大臣張彝宅朝廷姑息置之不問法令如此天

下安得不亂財物豈可長守耶歎後階此遂至篡弑是知太阿不可倒持紀綱一廢則天下必潰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鑒也

兩憲讀楞嚴經一過勝哉斯義後以加矣本是一心衍成萬法雖云萬法祇是一心舒卷由人一多無碍稍有偏著萬境紛然而起矣流覽域中中庸一書指歸相近發端于不覩不聞要終于無聲無臭中間五倫三達道九經變化紛紜所以行之者一也異途同歸斯為庶幾世人執其粗心加以成見指撈嚴為異書目中庸為聖典不能會而通之深足慨歎

卷四

卷四

草

草木無心日長月茂無有停時人自心粗不能見之耳吾人學道亦當時時增益如薄霧侵衣沾濕而人不覺始足貴也否則如笋出地為虫所蝕朝朝暮暮不見有干霄之勢終致萎絕耳

梅雨將至一室之內遍地蒸濕乃至衣衫巾履無不沾潤一旦大風忽起林木怒號倏忽之間濕者立燥鳥弄歌聲人增喜氣此豈寸寸尺尺加之迅掃乎人當情欲錮蔽之時無端妙悟忽生則通身骨靈遍體氣爽如大地銷冰如蟄虫啓戶不可言喻約畧有相近者學人不信有此景象而徒言莊敬持養譬之抱甕灌畦牽船就陸勤苦終朝曷

能立致成效耶

此事不可以動靜言而非靜不能以立其基蓋人自受生以後熠熠浮動非算數所能記苟不善自淨澄安得靈光獨耀然以此自治而非以此絕物倘徒灰心絕智一向空寂吾亦未見明鏡疲于屢照清流憊于惠風

道祇一也譬之帝王之居謂之帝都帝都祇一也帝都雖一而求入帝都者不同故有水陸紆直之殊東西南北之異謂三教有異道者是妄以帝都為非一也求至于帝都而欲併水陸紆直為一途東西南北為一向亦祇自狹而已雖然初到并州遂謂故鄉方居化城便擬寶所此則辨

客勝居雜錄 卷四

之不可不早何則竊恐道非其道也

余性愚鈍不知棋局幾道擲蒲齒名而于學道一事似夙有勝情然未嘗著三教中求而獨以超然得悟本心為樂及其既悟迴視三教聖人所語譬之江淮河濟名有不同一水也秦華恒嵩名有不同同一山也世人每岐而二之蓋未得本心而域于形象耳

晉史稱何曾閨門整肅自少至老無聲樂嬖幸之好而又稱其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于王者余謂此教端相因而至未有無聲色之累而獨致精于飲食居室間者何史官之語前後刺謬耶抑世固有畜于彼而豐于此

者耶然則算子象箸玉杯之防誠過慮耶

人自朝至暮未有所著到者爭名者在名爭利者在利以類而推不可數計且道道人終日著到在何處也

諺云看得破忍不過此二語極可取看得破悟邊事也忍不過悟後無窮事也世人自目為勝流必以我言為未徹為廉纖噫我寧為未徹為廉纖也

若欲順適身境則亂世不若太平倘思祛練神明則太平反不如亂世何則烈火始見金精山石能攻玉潤也

不役于物佩玉被褐一也苟為物役西山東陵美惡雖異足以累心則一耳

客勝居雜錄 卷四

其

夢中不用目而能視不用耳而能聽不用手足而能持行此何物也豈所謂吾能視聽不以耳目耶豈所謂六根俱廢一機獨抽耶非離非即似離此何物也

世傳陶淵明恥折腰于督郵故賦歸去來詞而歸乃其自序則云以奔程氏妹喪故此即孔子燔肉不至之微意也命詞何其忠厚後人處此則必翹翹然自鳴其高不獨詞少蘊藉亦知其用心浮淺矣

吾友小築于西山之麓愛其泉石森秀時往觀之或勸予亦營千芻于側以為終老計予謝曰茲非所及也予終朝食米不及數合終夕食酒不及數爵終歲衣布帛不及數

端終身理茅茨不及三楹何營營其費盡也且也曳杖而來浩歌而歸于焉語語于焉宿宿友之有非吾之有耶子休矣吾聞善養生者養其內不善養生者養其外吾養其內久矣

蘇子瞻云吾每日用錢一百五十文余目為太奢蓋余自奉甚薄也肌體宜羸弱而內視充然則以眾人皆恃肥甘醇醪以養其身而余不欲以思慮滑其和不欲以嗜好擾其精冥心內照貞素自保益食吾元氣已多也

司馬子微坐忘論謂須斷緣簡事入道初門誠為至要然人在世間日出事生恒有不能如意者若因事緣相糾反

容膝居雜錄

卷四

七

生等待之念必致坐廢時日學者先須善自消息知萬境皆空不足掛念庶幾在事無事以至日消日損為上耳第一須識得真心次須善加溫養使綿綿若存非動非靜自然五蘊俱空六識不行其他止觀調息皆助道之具即不用可也

為有一切心故用一切法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此真藥病俱忘語也至此妄心不起真心遍知矣

余近飲酒極少然時有氣逆上升之患加以肺氣不清痰嗽常作頃聞天台止觀中語云人常止心足下莫問行住坐臥則病自愈此語與余更為對症宜勤行之蓋氣既隨

心而下應無上蒸之病耳

聖人之言如地聖人之言平實也賢人之言如天賢人之言高遠也平實者取其所而得而言之高遠者未免于意之而行不掩言也近觀陽明先生及龍溪語錄亦然噫再傳之後隱怪之民出焉崇虛見而畧行檢托言神悟而不知流于無忌憚其聞龍溪之風而失之者乎

諸葛君真名士痛飲讀離騷便足稱名士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古人所謂名士者如此以視今日奔走權

森然與槐柳並植者較之同耶異耶

人之于學如人之飲食起居人一日不飲則渴一日不食

容膝居雜錄

卷四

八

則饑一日起居不適則拂鬱不樂況乎不學何以悅心而研慮手是以自少至老不可一日不學士農工商不可一人不學也

功名之會求在外者也性命之理求在內者也大丈夫遭時不過既不能為天下開太平之業退而康濟一身矣我性我命復不能消群翳而臻聖域尚何以立于天地之間耶芝乎汝老矣自此以往日征月邁即寸陰勿棄也

今日有至幸有至痛既已為人而知學道為至切之務一幸也嚮往有緒而不至悵悵何之二幸也聖人易簡之理取之吾心而已足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三幸也至痛者百

年呼吸壽命唯期一旦不諱工在半途則身托狐兔之域
神依冥漠之鄉悠悠忽忽何能超日月而鄰無始以此思
痛痛可知也以此思勉勉可知也
凡事必須有餘地譬之盈尺之足為物至小然使墨盈尺
之地以措其足未有不傾跌者何則以其無餘地也

容膝居雜錄卷五

崑山葛 芝龍仙著



道家以形神俱妙為上蓋冥心入微自有易粗為細之時
也今之學者變化氣質較之至易乃有自名學道終身不
見其變化者安望其形神俱妙乎蜣螂轉丸化蟬飛去會
蜣螂之不若又何言乎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
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夫深根
寧極是何學術返一無迹是何治道嗟乎今之大山深巖
伏處者有人矣能一自反足幾其什一否耶

容膝居雜錄 卷五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有一人解衣盤礴贏君曰可矣
是真畫者也郗公求壻于王氏右軍坦腹東床臥門人歸
報公曰此定佳壻耶人能得此意以向學必臻聖域以此
圖功將無為而天下化也

古人之學必求死生不入于心夫死生不足以動我則餘
者益無足言矣故理會生死者理會其不生不死者也人
得其所謂不生不死者則生死亦無足言矣儒者以此歸
之釋氏然則所謂朝聞夕死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之說者舉皆非耶

此生六十年中若論境遇事事皆為拂逆若言薰修處處

寶資鍛鍊雖云苦口終是良藥猶恐懷安不忘飲鴆

身坐彭湖眼望匡廬面目居然歷歷然實未脫波濤之險也今之學道者一念猛省窺見罪福俱空本來無物然境強性弱能毋暫爾情生岌乎心動手譬之雲開月現不過俄頃依然雲蔽月霾究成何益學道之士不思羣船就陸捨筏登山吾恐大海迴風不免覆溺之患矣

所貴乎道人者隱于山林謝手軒冕不交俗人不與終事

如天半朱霞不可梯接故足重也若出入官府之中交通官長之事幾于霜露沾衣荆棘載塗而云已實無損是不能如羅什之聚鉢吞針而徒營家室不能如佛圖澄之神

容膝居雜錄

卷五

二

通廣大而托言石季龍為海涇鳥吾見其汙油膩而坐塗炭也

道人之心不可稍有所著有著即非矣上者著于想下者著于情著于想者多屬魔境著于情者庶物之類也惟道人著于想不著于情亦不著于不著如月落百川寧知厠溷之汙珠走四角不分南北之異斯道人心事目之神聖而無媿也

越鷄不能伏鵲卵魯鷄固能美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有能有不能者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何不南見老子此有至理每見傳燈錄所載某僧參某師不

契某師曰子機緣不在此可往某山謁某公既而遂如水乳卽此理也唐堯臣不服陽明先生後職當獻茶見其風采議論大驚羣弟子目而笑之曰逋逃主亦來歸乎堯臣曰然然非此大捕人不能服我亦此理也莊子曰有聖人之道有聖人之才蓋道無淺深而才有巨小道可勉而至才不可強而能也然則學者奈何亦曰吾為其可勉者俟之而已

道無淺深至淺者至深之所寓也故得道者于日用動靜之間飲食語笑之際使人目擊道存不言而意消而已彼聘白馬之雄談淞秋水之淵辯步障解圍麈尾落飯者以容膝居雜錄 卷五

三

之娛心意資談柄可也于大道何與焉

曹操停尸于寢而生前嬪御卽為其子丕移入己宮蕭衍生其太子統而賊臣侯景亦于是日托生每念斯等事不覺汗流浹背人生斯世亦有何樂

千萬人之心千萬人一也惟心與心接而天下蕩平無事矣不以其心而以其意意與意構一人之身一日之中意千百變况合千萬人之意引之歷久而無窮乎修為焦火條為寒冰條為秦晉條為胡越且奈之何哉開尹子曰聖人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開尹之言性卽吾心之謂也開尹之言心卽吾意之謂也非二旨也或曰心也而二名

可乎曰人心道心一心而異名虞廷蓋先之矣

孔子曰好勇疾貪余謂疾貪則好勇矣既無樂生之心遂有蹶張之患也故治天下者必使民阜于財則愠自解天下太平也

心正則羣邪皆退心清則羣邪自消如涼月當空了無隱映秋水長天萬里一色奈何有狂惑餘習為性之薰葭蘆葦耶竊恐夙昔之所謂悟明者非悟明也

淮陰侯之得志也威加于萬乘而當其困窮不免辱于淮陰市之少年彼豈才有所贏絀哉蓋各有其時也故君子道之行一言之平直一壺飮之惠足以風動一方得士之

容膝居雜錄

卷五

四

死力及其失志雖嘔心著地祇與教升肉相似耳復何能為

圖覽注云一切佛境界猶如虛空華夫諸佛境界尚等空華况種種浮生孰非空華者程子云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夫堯舜事業猶若浮雲况三代以後孰非浮雲者學者試思畢竟何物始免空華之亂動浮雲之變滅乎

清淨心中無故自起引而伸之曷有窮極譬之九天之上忽墮重淵俄頃之間不覺已到一旦悟明心地快然自得始知種種虛幻皆心妄執執心既消本來具足譬之千年暗室一燈線照光無不滿照狂雖有攸分相去不隔絲毫

彼未得者畏其高遠稍解者任其污晦皆未能熟明此理也

憶往者寓鏗隱庵與雲門勝公兩宿夜談余問曰兄他生若何勝公曰吾他生不向此中來矣余曰然則兄能入佛不能入魔也由今思之此中誠未易來非覺路純熟已證果地者猝然來此誠不免傷鋒犯手之懼耳

客有問入佛不能入魔之說者拊掌稱善以為學非入魔則波瀾不廣余戲之曰誠哉是言然恐子亦枯一放一客問何謂曰吾見子之能入魔不能入佛也

雖知至人大覺境界而一生習氣過患實多不妨隨時消息隨機對治同于下學之困勉此中甘苦反求即知切勿過自標舉自欺欺人

容膝居雜錄

卷五

五

陳希夷墮驢于華陰道上已知天下從此太平然後屢被徵召輒送歸山中蓋其器大非世所能用也大抵三代以後賢人君子足參第一流者非紫閣黃閣之間能盡稱絀亦猶昔人論學所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也

春風一動百物皆榮商飈忽起百物盡瘁此豈物物而鑄之物物而凋之手必有一物焉為之主矣吾人之學亦必有一物焉握其機而萃其要然後從而栽培焉調護焉方見五官皆正百骸從理若必紛紛焉索之視聽言動之末

以幾其各得不獨勞而寡成竊恐減于西者復生于東矣或曰是物也可加人力焉為之栽培為之調護乎余曰誠哉視之不見其影窺之莫得朕非有人力焉可與其間也雖然子將謂盡廢栽培盡廢調護耶

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托天下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心所以成帝王之盛治也今世人視一第若登仙取功名如鷲鳥層累而上公卿大夫無不然者安望其幾致治之隆哉

莊渠曰心是常靜的陽明曰心是常動的二公論學遂大不合蓋緣魏有執著之心遂致王有矯枉之論要之心豈

容膝居雜錄 卷五

可以動靜言也

本之一性以立其基則內無嗜欲以亂其真外無作好作惡以淆其命以之理身而身無不理以之寧國而國無不寧古之所謂內聖外王者有多術手哉

聖人之用智有時與世人同但公私之別耳聖人之用智如良醫之治病巧于用藥救人也世人之用智如巨賈之逐利捷于趨時自為也故君子之論人必畧于迹而進求其心

孔子入楚陳蔡大夫要之曰請勿入楚孔子與之盟出而之楚或曰奈何者盟何子曰要盟不信酷吏誣狄仁傑以

謀反者掠備至狄遂詐承反及廷對抗辨甚力武后曰然則向何以承反對曰臣不承反則死于考掠久矣觀此則一聖一賢隨機應變何嘗膠柱鼓瑟特與小人狙詐心事若天淵耳

輪輻蓋軫衡輓轂轉合是數者以為車實無車也是教者即車也耳目口鼻齒髮手足合是數者以為人實無人也 是教者即人也仁義禮智孝弟忠信合是教者以為道實無道也是教者即道也智者從有以通于無而知即車即人即道不知者逐于有而不能會之于無而始無全車無全人無全道矣

容膝居雜錄 卷五

七

三十以前腸肥腦滿視天下事無不可為加之前輩相為援引當事之賢者曲為推舉于是戚黨之急難無不白也鄉曲之利害無不陳也下里賤生隱然若係重輕逮年近三十時屬變更蕭然退耕于隴畝之間而親黨壓我門人故舊欺我伍伯市僧辱我奴僕肆志于我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退而內視浩然之氣未嘗毫髮衰止蓋知固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在也但吾默省之于心而未嘗作而張之于外于是以為澹然不見其所有矣此亦守身繕性之徵長耶

彼以毒來吾以慈受彼以傲來吾以溫受以慈受毒不覺

毒化為慈矣以溫受傲不覺傲化為溫矣不然以毒受毒以傲受傲不獨兩者交傷而所謂萬物一體之學徒托之空言耶

論語首章即教人以說樂不愠乃知聖人之學理會性情而已理會性情莫大乎能覺能覺則研慮而悅心矣而後快然合人我為一浩然與天地同流否則徒咕嗶于口耳此擬于名象此亦何益于治心養性之事而可為安身立命之原哉

治病別無他法惟有治心而已治心者空其一切之妄心也庸人平日以妄心為主宰遇病則糾纏滋甚惟將種種

容膝居雜錄

卷五

八

躁妄心怨尤心期必心經營心名利心凡有纖毫足以累吾者悉舉而盡空之則真心自此而安閑寧靜矣真心既已安閑寧靜則四大所結之身亦安閑寧靜矣故曰治心之外無良藥養德之外無養身舍此不圖徒事于參苓耆水之間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亦何益之有哉

或曰某處他人事每了了分明至已事當前輒便差錯何也曰此不難知也子處他人之事是以事視事而未嘗有我見生于間故因物賦形如衡量之應物隨其所至而毫髮不爽及已事當前而我相起矣我相起而利害生于是

于差錯耶子苟虛其心平其氣以事視事以已事視他事而無所容心焉將見如月之在空而鑑之照形耳

鄧文潔公疾革謂人曰萬事萬念皆善都不善只一事一念不善便算此何以故謂其根株尚在也譬之草木根株尚在春至必抽萌芽梅樹梅葉否抽杏葉未有梅抽杏葉者未有杏抽梅葉者一事一念不善必不善之根株尚在也君子事心之學宜如是之嚴且勇此之謂拔本塞源

近世劉念臺先生論學接踵于錫山之高領而于陽明先生推之與朱子齊駕然其辨學疏中有云王守仁之流弊為佛老顧憲成高攀龍之流弊為申韓予竊有辨夫佛老者虛無二字之別名也顧文成不諱虛無特以為非佛老之虛無耳謂其流弊近之猶可若高領之流弊謂入于氣節氣質則當而非申韓也何則蓋不免有虛驕之氣也故文成之弊流于虛無而其後且近于無忌憚然其禍在下其害濫高領之弊流于氣節而其中或全以氣質用事矣乃其禍在上遂至僭事而敗國竊以為此定論也雖然即高領二公亦有辨蓋高之學已就醇而顧之立言尙不免氣矜之隆况其流弊所至耶憶昔人有言東林諸君子有為講學而有意立名其然乎其然乎

念臺劉子之言喜怨哀樂也以未發為動已發為靜人間

容膝居雜錄

卷五

九

之頗疑其創不知昔賢已言之也云譬之鐘鼓扣時原是驚天動地已扣時原是寂天寞地即此動靜之說也

或曰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同一不仁而舜之賞罰異焉聖人于此豈有說乎曰此誠有說聖人無已以天下為己四凶之罪其禍流毒于天下者也其害已也大不可以不誅若象之罪非能害于天下其意獨欲殺舜而已聖人無已何損于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則封之而已或曰不虞其流毒國中乎曰象不得有為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聖人之用心不既詳密周至耶

氣質是氣質性是性不得言氣質之性此念臺氏之獨見
客勝居雜錄 卷五 十

也蓋性者先天之至粹至精獨而無偶者也安得以氣質混之性之為而為心而虞廷遂有人與道之分然心亦安得有兩道心發而為意而始分善惡為二途由是善惡錯綜而意有不可勝窮者矣或曰然則紛紛者適足以害心乎曰非也不知其心之所自出譬之一樹耳遇花著花遇葉著葉遇枝著枝役于多而不知其一則紛紛者果足害心也若知其本一心之所自出譬之花則樹之花葉則樹之葉枝則樹之枝顧本而得其母子則母之子也紛紛者又何害焉虞廷之十二牧周之六官皆一心法也
性猶無極也心猶太極也意猶而儀也意之錯綜不可勝

窮而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皆倚之起矣

十年之前亦有從事講學者未久而索然氣盡盡心與心通而後生意可入譬之陽春一動百物皆輝而枯槁斷折不能致鬱葱之望謂其無可受之質也况我之生意容有未真已無感通之具耶

世間萬事萬物皆有定命非我之所得主惟此靈臺之瑩明皎潔非他人所能與我一人得而主之耳奈何舍此不圖而日逐逐焉奔走于萬事萬物卒之所求未必得而一生擾擾以至于死不亦悲夫

客勝居雜錄 卷五

土

莊子曰今之學者學以為人教以為己學以為人蓋馳騁于外以塗人耳目也教以為己蓋建立門戶以自鳴一先生之言也首句孔子所已發次句莊子所獨發也莊子立千載之上已見當時流弊若此况後世之聚徒講學耶指點學者至孟子可謂親切著明矣不忍一牛之費鐘不忍赤子之入井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此也非為人泚皆就至淺至近處言之然而神化莫過是矣以此自省天德也推以及物王道也蓋覺晉人清言徒資談柄
羊羹至妙遂致失士驚矣最微或以殺身故曰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可不畏哉

李寧遠建五等之爵助之者心腹數十輩後此數十輩亦皆致閭閻之尊席太僕綜百萬之產助之者亦姻戚數十人後此數十人亦皆著素封之號可見天下事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成也雖其人有蓋世之才絕人之謀而內無骨肉之佐外無譽功之托下無臧獲僅奴為之經營奔走而徒予智自雄進進不已此天之所廢將致折肱絕膺之患何則違天者不祥也

昔年密雲悟禪師銅官山中一樵夫耳^此家後偏坐群山後主天童精奇衲子遠邇輻輳真有雲龍風虎之勢七十年四方縉素雲集者七千人此豈復有李氏之名勢席

容膝居雜錄

卷五

三

氏之金帛奔走之者乎要之此等事往昔之中皆具宿因非偶然也知其非偶然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以不怨不尤守正任運處之可矣

劉念臺先生當鼎革時絕食待期門人問先生心境如何先生曰吾甚樂聞所樂先生曰他人人生不可對父母妻子吾死可對天地鬼神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恐吾處之泰然抑又何求嗚呼此與陽明先生所云心之安處便是樂不益相發明耶先生又曰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所無事則人而天矣蓋他人養其小體故見以為餓死事大若先生養其大體

惟見以為行所無事而已

糾極而復生雖曰可以見天地之心然一陽始生至微且弱苟不兢兢業業愛養調護寧無夭折之虞嗚呼吉凶悔吝生乎動吉惟一凶悔吝三稍不慎焉害其至矣君子其慎動

閔憲與友人談華嚴經此友謂耳目之前不經見者類不足信殆比于莊生之寓言也余曰昔人有不信火浣布者子殆類是耶不知九州之外吾輩不經見者無算子將一疑之耶試舉一小事夫火之為物觸之則焦肌灼膚無不皆然况雞特庶類之微者耳近荷蘭國入貢道經吳門

容膝居雜錄

卷五

三

中載火雞一隻投熾炭于地啄之如啄麻麥此眾目所共見子又能舉而疑之耶竊以為六合內外舉心而思之可及者舉目而即為形之所可結怪怪奇奇不可勝窮子奈何以管窺天而遂謂昭昭足以盡之乎此惟達于唯心之義者目擊而順解否則必以鄙言為語怪之尤耳

儒者之學大旨主順順者自太極而兩儀以至萬物之數也二氏之學大旨主逆逆者自萬物返之于兩儀以歸于太極之初也然知順而不知逆必有蕩往失節之虞知逆而不知順亦無以成錯綜變化之用是二者互為其根互藏其宅者也但儒之道順餘于逆而遂得順之名^二氏

之道逆餘于順而遂得逆之號蓋一者在于經世一者在于出世亦不得不然之勢也

中庸三達德五達道九經而仍歸之于無聲無臭非順而逆者乎羣巖經發端于理法界而極之于事事無礙法界非逆而順者乎

吾讀易之辭而得正中二字焉正者其孟子所云浩然之氣乎中者其詩所云文王之德之純乎蓋中而不基之于正吾恐其為鄉愿之亂德正而不化之于中吾恐非聖人高明柔克之義也大哉易乎剛健中正而復繼之以純粹精也

容膝居雜錄

卷五

古

周易乾坤之後繼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皆配以坎之一體乃知天地既闢已入險阻艱難之中而不可問矣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人即欲宴安鴟毒之懷何可得也履卦六爻大約以陽處陰為吉此剛克柔克交濟之義也若以柔處柔固為陰賊之小人若以剛處剛亦不免為東漢之標榜矣

泰之九三三陽用事未至乎陰也而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讀其辭慄慄乎有蹈虎履冰之懼否之九四三陽用事初進乎陽也而有命无咎疇離祉讀其辭欣欣鼓舞有頽手相慶之意萬世而後思聖

人心事能不太息流涕乎哉

六十曰指使謂事不躬親擇人而任之也又曰杖于鄉言其人老矣宜杖以扶之矣上古風氣敦龐純固人壽以百歲為限今去之數千年氣日漓散所謂上壽者約八十為率耳參差以數則今之六十便似古之七八十老人安可不善自休息以享優游暇豫之福耶吾明年六十矣居山十年憔悴而歸吉凶慶弔之事大都絕然至親骨肉之間尚未盡謝也自此以往亦當勅子弟代之山巔水涯村橋野店逍遙容與以求無事之樂即或以嵇生之懶逢彼之怒亦所弗惜矣

容膝居雜錄

卷五

十

泰之時以六五為主蓋保泰得仁厚之君已足致治故成康之時路不拾遺文景之世幾致刑措也戡亂非剛明之君不能濟否故雖以李郭之佐而不救藩鎮之禍韓岳之將而未開一統之治也

易之書皆人定勝天之學也何以然作易者所以為人謀也

或問三代以後何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乎曰此人心為之也今天下之大億兆其人平心以思善者多乎不善者多乎此可以知治亂不齊之數矣

第行即在此兩日矣一生向志節一路着力是第不濟處

故出門便與宦官作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吾也此時工夫正欲使怨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至于掀天揭地事亦不在多第臨時尚可做耳右周忠介公璫禍北上日與文文肅公書也觀此則先生處患難時學駿驥手向道矣同時被難者為高忠憲先生思憲引大臣不辱之義自沈于水故未入詔獄使兩賢同在請室心心相証豈特古人獄中授經之風已耶昔賢云名節者道德之藩籬藩籬固而後堂奧可言也彼胡廣之中庸中庸云乎哉僧家一事最可笑人生前未嘗跌坐死時本是橫陳而氣

容膝居雜錄

卷五

七

當初絕輒勉強扶起作結跏之狀斯何謂也世尊入滅時尚用金棺豈彼欲駕世尊而上之耶昔人云坐則用龜臥則用棺時至事起此真妙論噫一事之作偽餘可知已

同人于郊既曰無悔矣夫子復繫之曰志未得者何也嗟乎士君子生于斯世豈真欲安于荒僻泥冥不返哉不幸運屬末流如申屠蟠托身傭保袁閭絕跡土室范曄坐臥一車終身不言孫登編草自蔽對人闕默人且以為高飛遠舉耳豈知其志之未得未易一二為俗人言耶亦可嘆已

正念現前一切是非愛憎榮辱得喪何處棲泊然又非機

置事物之謂也行乎其所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止如水之應物方員隨器而吾無心于其間耳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而眾人役役馳驚而不知返不亦悲夫

吾生平于恥字得力憶四五歲時先碩人攜至外祖母之姊氏家余牽袖索栗先碩人詬以無恥梓之地余就地婉轉大哭外祖母問兒何哭余曰兒雖少他日自成人吾母詬吾無恥何生為蓋余之知恥天性然也恥之一字甚微深體之與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不別一念之起結而成夢此其慚也念念相續結而為根塵世

容膝居雜錄

卷三

七

界此其久也久暫雖殊同于一念之積耳人能洞然于此則知暫者非假久者非真何則假必仗真而後起真則已離真而現假也

或以剛暴剛躁剛決為剛不知此非真剛也雜于欲與譬之良金金之純者其柔如韋而不可折不可折者金之性也其柔如韋金之性之純也苟雜以銅鐵則徒存其不可屈而失如韋之常矣故真剛者必有剛柔並濟之美而非剛暴剛躁剛決之謂也漢光武以一旅平定天下非神武者不能而曰吾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其合于並濟之義者孑然亦非調劑之謂惟剛到真處自然有此裁量

進道必須勇猛如將軍著鎧入陣有無堅不破之心養道必須優游如道人曳杖行山有逍遙容與之樂苟進道不能勇猛必有玩愒無成之患養道不復優游亦必有助長害道之病矣然此非兩截事也有時急宜提起即勇猛之謂也過此便急放下即優游之謂也此孔子憤樂循環之旨也及其成也又何提起放下之有哉

剎言陽消則曰順止復之剛反則曰順行乃知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一順乎天而吾不敢與其間也故曰逆天者不祥

讀復卦上六爻辭其始起于一念之迷耳而窮凶極惡舉

容膝居雜錄 卷五

十八

六十四卦爻辭未有若是之甚者學者反復乎此寧不瞿然悟翻然悔哉

哀了凡定命不定命之說大有益于斯道蓋不知有定命則冀望倖獲之心必生矣不知有不定命則恣縱怠忘之心必生矣惟知有定命而後能樂天不憂斯所謂安命之學惟知有不定命而後能造化在我斯所謂造命之學安命賢人之事也造命賢人以上之事也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此所謂意外之禍人情之至不堪者矣聖人獨不繫之以凶咎之辭何哉嗟乎雖以聖人而處亂世亦未免乎无妄之災也惟有委

心任運以聽之而已苟以為凶咎而必生避之之心無論避之不可避而一種不平之氣柴棘于中斯聖人所無有也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又何凶咎之有

仰不愧俯不怍湛然與神明為伍浩然與天地同流豈非天下之至樂彼馳騁于聲色貨利之場以為足以娛心意悅耳目者何可同日語哉

吳康齋曰錄中云君子當常吃虧高景遠先生大加激賞識之以送顧涇陽顧公惕然有省因曰夫子之道忠恕夫子之吃虧也顏子之道不校顏子之吃虧也孟子之道自反孟子之吃虧也乃知自古聖賢無有不吃虧者至吾輩

容膝居雜錄

卷五

十九

今日吃虧所不必言但恐有幾微不能順受之心橫于胸中滋為害耳雖然見為有虧可吃則必不能吃虧矣學至無我自見無虧可吃也

名徧四海不若鄉黨之內取信于不識字之田夫生徒滿天下不若一室之中見重于相朝夕之妻子

入道之機要其惟王文成之致良知乎體道之歸宿其惟周元公之無欲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若顏子能究良知之用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若孔子能全無欲之體矣

崑田一百二十萬畝今年丙辰大水浸于巨浸者八十萬

所存三之一載沈載浮亦俱瘠薄是化爲洪濤者且百萬矣軍需嚴急獨折不聞里中復有消圩之役征調繹騷民無寧宇因嘆息告人曰假使人損汝一毛一粟有不奮然而起忿然而鬪者乎今爲天雨所困若此袖手愁坐又將誰怨而誰鬪也諺云人笑不若天笑豈不信然自今以往願汝弱其氣平其心積爾德儉爾身今雖或絀而後可以取盈

脫粟一盂晚菰一束濁酒數杯家織數匹曝背簷前伸脚牀上過此以往于我何有哉

讀顧氏小心齋劄記爲吾輩諸儀部景陽雪屈至矣然頗容膝居雜錄

二十

聞儀部家居不免子弟擾民之過大抵父兄公正發憤子弟卽假之以行其私者亦不獨儀部家然也士大夫平居自審果能檢束其子弟宗戚奴僕則可否則閉戶爲上耳倘里中有大事一言而可爲萬民請命者此安可遠嫌避怨要之終身亦安得有數事哉

聖人于坎之卦辭繫之曰維心亨乃知處天下之險阻身可困而心不可困也此文王所以演易于姜里孔子所以絃歌于陳蔡也若患至而先擾亂其心非徒不足于自處亦安能出奇運智庶幾有轉禍爲福之微機哉

劉公念臺講學越中一孝廉從之講學綠帷朱履軒軒而

來及門却帷易履而入一時學者傳以爲笑余聞之嘆曰此真孝廉之良知也或不解所謂余曰非良知何以知其不可而必却帷易履而入或憮然進曰然則學如是而已乎余曰夫夫也良知而不知致者也苟知致之從此一念之有恥而達之于事事物物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卽聖賢何遠哉

少時讀毘陵鄭鄮四書制義極多至列語似留心此道者傾見道經三註鄮序而刻之中云風波患難無所不有人情離合亦復萬端三書獨未嘗一日相離如此人定非庸流乃鄉評競傳匪類國法復陷極刑不可解也書云惟聖容膝居雜錄

卷五

三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幾希之間可不懼乎昔有人善畏者聞兵臨城下塞戶掩被而臥少時徐起而聽之未幾闔門而觀有間操戈而前闕矣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始于涓涓而遂至滔天者類此

意非心也而實生于心譬之清冷之水風至波興者也在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意卽心也雖出于心而反賊心譬之清冷之水雜以溷濁無風之波而自動者也

在易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也同一意也而天淵之異若此世之君子請擇于斯二者所謂日昃之離矣夫復何求內之一心外之一身推之家

國天下以約失之者鮮矣

咸謂又皆以動而失九五專于靜矣亦未為得也動靜之間可以識心矣動而無動靜而非靜者其心之謂乎

儒者云聖人只有減擔法無增擔法釋氏云但盡凡心別無聖解皆至言也過此而別求所以增益在儒者謂之索隱有怪在釋氏謂之外道邪魔其人本非庸庸者流而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撫按得其道則盜賊皆復為良民撫綏失其道則良民皆變為盜賊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巢父許由猶非俊物知此則知事心之學矣

容膝居雜錄 卷五

三

寸鐵足以殺人申公云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乃知天地之情未有不出于正大者人能體天地之情以為情故曰乃若其情則可謂善也彼以情欲之情為情者亦失正大與善之義矣責已嚴則待人必恕何則自覺褊處多則不敢輕望人之寬也自覺傲處多則不敢輕望人之謙也自覺吝處多則不敢輕望人之裕也自覺疎處多則不敢輕望人之密也自覺冷處多則不敢輕望人之親也以此類推大抵可知矣

張無盡為諫官時疏參司馬溫公有云乞斬司馬光之頭

以謝天下千載之後人因以儉邪日之後一禪師閉窗偶談問張曰公以司馬公何如人也張曰質者也曰然則公向年何以云云張曰當時只要官做遂不覺至此耳嗟乎以無盡之聰明而一念顛倒遂至遺臭若此利欲深阱可不畏哉

鼎革以來縉紳先生以及名流高士多有投身緇林者諸方多方接引傳衣授法十人而九其入一登法座便廣通書問擁篲公侯以鳴廣大使果身心休歇不介而孚則謂大道不分彼此可也苟名利之心毫髮未盡吾恐終南捷徑此正不免耳幸熟思之

容膝居雜錄 卷五

三

一心不生則五蘊不有五蘊不有則種種攀緣無所憑藉而起既無憑藉則覺心廣被無所不照故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圓覺經以作止任滅是為四病吾以孔子仕止久速解之夫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然則仕止久速有何病哉惟一于仕一于止一于久速而始病矣由此推之作止任滅亦復何病惟一于作一于止一于任滅而後始謂之病耳

漢昭烈將崩語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不可輔君自取之此昭烈真實語也以劉禪之庸終身不生疑忌非盛德能

致斯乎廖立李嚴爲孔明所廢及孔明死皆流涕曰諸葛公死無有能用我者矣此皆三代以上氣象漢唐以後不多見也

君子居易以俟命得之不得曰有命公伯察其如命何聖人之安于命若此吾儕小人敢爲躍冶之金乎或曰命之理微子何術知之曰事必有幾凡所之而多與之合者此近之幾也凡所之而動與之違者此遠之幾也已矣乎已矣乎遠世離人而立于此余幾之近也乎鹿牀室舍此何之矣

釋氏之教崇之過者其禍福之心乎毀之甚者其未通于

李贄居雜錄

卷五

三

精微之義乎惟文中子之言最平或問佛文中子曰聖人也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

周公海門崇事某禪師一日跌坐海門齋中適當事至不爲起當事頗怒海門出先向師一揖而後與當事相見當事怪之曰此何僧也海門曰余師也當事乃亦加敬焉及去海門尤之曰使當時惡發奈何禪師曰然則著汝在此何用海門一笑而止嗟乎此僧之氣象誠不易及不知海門一揖之中已默消無窮之患十其間矣今日士大夫豈有如是之用心者

王仲淹當唐室之將興而身不能建有房玄齡杜如晦李

靖魏徵輩爲之弟子而名不大顯皆命爲之也况後之人時當板蕩而不覩興平之兆身處離索而不著絃誦之績沒世無稱行之不遠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昔年日者唐生過吾談命謂吾躔水度而坐的煞應有脾胃疾目疾中歲以來二病果劇至晚年而漸愈豈區區保攝遂可奪造化之權耶雖然以昌黎子瞻不能勝磨蝎之患吾安敢謂人定之果足以勝天哉

檢崑山志崑戶在洪武時近十萬至永樂後而漸減豈承平之世反少于戰爭之日耶蓋洪武時令嚴嚴則人不敢漏匿後此豐亨豫大法令寬簡人多隱蔽耳因思昔人云

李贄居雜錄

卷五

三

國有漏網之奸家有鼠雀之耗此是盛時氣象有旨哉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夫同有所損同有所益損則皆損也益則皆益也而一曰損一曰益何也是知上可損也下不可損也損下卽所以損上益下卽所以益上也世有盡民之力竭山澤川原之利以奉上而不之恤者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亦可以寒心矣悅順惡逆人之常情君子處患難貧賤之類而無入不得毋乃非人情不可近乎不知險阻艱難定分使然非勉強之所能避也當失意而擾擾于靈臺徒拂亂其神明耳不若委心任運而湛然自足也

物有善于蟄藏者可以千歲不死然不幸爲人掘得則存亡判于俄頃無他命有所制矣故必有立于造化之外者而後生所不能生則亦死所不能死矣

莫善于氣莫不善于氣如孟子所云浩然之氣屈原所云中夜之氣文文山所云天地之正氣皆氣之善也一怒而伏尸流血一舉而山岳動搖莫非氣也然則君子將何從吾謂以神馭氣則氣有所攝如淮陰之將兵多多益善可也否則氣氣相鼓潰然四出如赤眉所在屯聚盡烏合之衆徒擾害生民耳如符堅將百萬之師不久渙然而散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容膝居雜錄 卷五

三

威立而後惠可行也苟威之不立而徒曰緩之以德譬之水弱民狎而玩之矣後之有國家者必使其力足以生之殺之而後不殺而示之以生也其下始皆畏威而遠罪不然徒以姑息之政行之以偷一日之安則尾大不掉之患立至矣周之于列國唐之于藩鎮宋之于西夏皆是也符堅疎其族類而親慕垂姚萇及淝水敗歸卒受此二人之患以失天下後世遂以此坐堅之罪而罪之不知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人皆其人也豈可自立疆域而私加封殖哉特疎此而親彼未免矯枉之過耳且堅失天下之罪有三晉不可伐而必欲伐之一罪也未能建不拔之業

而卽南征北討以縱其欲二罪也徙其種族而親羗羯三罪之中特其一耳寧可以一端槩之哉

丙辰之水其害與崇禎辛巳之旱同四十年中所未有也然不至甚憊者千石之舟啣尾而至食遠地之粟也嗟乎秦楚閩粵之間殺人子寡人之妻肝腦塗地者不可勝數歲雖儉不猶愈彼乎易地而觀可也世家舊族幸不爲溝中之瘠宜以樽節承之食惟三韭享用二簋可也顏子簞瓢陋巷不爲不足湯武紫蓋黃屋未嘗有餘確然有見乎此又何窮通得喪之有

學問無止足之地陽明先生曰堯舜以上善無盡桀紂以

容膝居雜錄

三

下惡無盡至哉言乎非好學深思之君子烏足以知此學至卜諸夢寐可謂察其所安矣此中毫髮未盡則千變萬化而出有同于桀紂之所爲者勿謂其來無朕漫然肆應而已也極之于幽隱之地蓋必有所由來矣

夬以五陽決一陰真所謂發蒙振聵耳何聖人繫彖懷懷乎多危懼之詞嗟乎爲山九仞而或虧于一簣之成大用既防而時敗于蟻穴之潰君子之去小人豈可以窮冠而易之蜂蠆而忽之哉

自龍溪心齋之言良知以不學不慮爲宗而以爲大人赤子無以異也但神感神應而已足然則大學一書何以先

之以知止極之定靜安而後言慮言得耶母乃支離而曼衍耶蓋思念庵子之言曰天下無現成良知雖矯枉過正之謬實探微立本之論也

所謂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今人于此識取本然之體也至于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以求完復此本然之體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即龍溪集中未嘗不兢兢于此但提掇稍偏蔓延而至顏何輩遂不覺入于無忌憚之流耳

坤卦六陰履霜而憂其堅冰也猶可言也姤卦五陽在上下止一陰耳羸豕而憂其踰蹢其戒懼之詞若恐盡剝而遂至純坤者何哉嗟乎聖人防微杜漸之心千古如一日

容膝居雜錄

卷五

主八

也返之一身陽德方興而一陰微生于中涓涓不絕將為江湖可不懼乎

心苟無所附麗如騰猿失樹誰能迢然獨立而未嘗絕物為事乎

幾其無事而神明不擾此治心之粗也家國之恨死生之故酬酢萬變而不與之俱變此治心之細也雖然順逆無常豈能招之便至苟能朝乾夕惕杯酒之內見鴟毒焉祗席之上見戈矛焉善體而消息之皆是也

宗門語句值似兒戲然推其由來真是不可智知不可識識如電光一閃有影無跡惟明悟之流早知落處若稍涉

擬議便是毫厘千里

赤子無知徒蚩蚩爾然未寒人與之衣未餓人與之乳寶惜愛護無所不至及壯而人我立是非起入斯日遠之豈惟遠之且與之爭矣是知人惟無求則無失苟有求焉莫益之或擊之必然之理也人能有悟乎此逐逐之欲徒勞矣乎

無時而非學也胃中油然無一事吾樂此靜有之體也無端而意念萌事物起此時一猛省焉須臾如輕雲之變滅微霧之消散蕩然不見其所有則仍樂吾靜存之體也譬之虛空湛然終古如斯偶然飄風暴雨亦何足畏徐之自

容膝居雜錄

卷五

三九

得秋水長天之概耳

養德則養身在其中若徒言養身則不獨德且離而身有時而喪如後世服金石之藥談玄素之學者皆是也

裨史載一人每夕必焚香祝天感神人下降問以何欲答曰願衣食裁足逍遙泉石間為閑人足矣神人笑曰此上界神仙不易得者卿乃爾妄想耶此意固善雖然必有不虛此歲月者而後可不然熙熙而食養養而息正如麋鹿雉兔倘佯山澤間耳又何足重乎

羅先生念庵初及第謁吾鄉魏恭簡公公曰達夫志氣不凡決不以一第為榮因相與危坐竟日未嘗一言及仕進

事此事故羅集中先輩如此風範豈易及耶吾目中惟受先張先生猶有此氣象惜乎年五十而遂亡未見其學之成耳

爲善而使人不知謂之陰德假手于人以行其惡而已若不與謂之陰謀陰德爲鬼神所受則陰謀爲鬼神所憎必也蓋其罪有二使被毒者惛楚不堪此壞人身家猶可言也使毒入者顛倒是非至于遂過怙終而不悔此壞人心術不可言也陳平曰吾多陰謀爲道家所忌子孫將不昌平之謀謀國也害猶若此下此可知矣

凡事豫則立治國非豫則國非其國矣治家非豫則家非其家矣治身非豫則身非其身矣治心非豫則心非其心矣何以致豫其惟書乎書以治國文景清靜之化也書以治家子孫師儉之風也書以治身惜精實氣之道也書以治心抱元守一之學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何以謂之不出位之思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然則靈靈不昧有感卽通其思之正位乎彼絕欲却物而不思固非也誘于欲繫于私交物而遂化于物又豈思之正位耶譬之水結爲冰是冰非水也此絕物者也一旦取清冷之泉而投之穢惡是清流變爲濁流亦失水之正矣此非化于物者耶去此二者而勉之

位可識也

夢亦有習常有一事入夢便頻頻入夢不已後一旦偶忘或奪于他夢則前夢亦漸消滅以此知學問熟處宜生生處宜熟蓋得能乘人于不覺也

客膝居雜錄卷五終

客膝居雜錄卷五

主

容膝居雜錄卷六

崑山葛芝龍仙者



凡物惟虛斯有感必應鼓惟虛則鳴鐘惟虛則響橐惟虛則可以運氣谷惟虛則可以傳聲而況于人心乎故成之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

昔人云神仙多因危疾與奇禍計無復之而後能翻然入道即聖賢之學何獨不然其用心衡慮必有常人之至不堪者而後能日征月邁以底于成薛文清之幾殺身于西市王文成之廷杖而謫龍陽驛皆是也或曰然則君輩沒齒一衡泌之間優游終老者何以自報策耶余懼然曰君

容膝居雜錄

卷六

一

不知耶鼎革之時幾殺身于城野者數矣嗣後屋冒嫌疑幾不自全者數矣周旋一家之中所以辱身而毀室者又不知其幾矣身處患難貧賤一日之內一言一動行拂亂其所為益不知其幾矣余之困衡豈可數計特不能如古人之德修而行直為足愧耳

薛文清之清節高行所謂婦人女子皆知有司馬相公者頃觀其讀書錄切近平實無一張大之言此真能不妄語者也世有中無所得而徒竊他人之微言眇論以自誇詡譬之寧人驟入賈胡之肆出而抵掌談笑以矜其所有知者視之祇益其醜耳天下之妄語莫大乎是可不慎哉

受生以後思慮時起紛紛擾擾未嘗晷刻寧息偏于動者多矣然則退而內省澄然湛然以庶幾朋從之不作即偏于靜未為非也蓋克治之道宜然也特心體之本然實非動靜之所能名是非悟明心地者不能知知之則時止時行有適得其幾者雖沉寂而非沉寂矣

論其體終古不易論其用頃刻密移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妙矣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即一飲食耳但非逐物而動則此一舉杯一引筋之間果何物為之乎可以默識矣

釋一輪迴果報之說大有益于吾道必如世儒之語人死

容膝居雜錄

卷六

二

氣散終歸冥漠則桀紂之窮兇極惡虛杞李林甫秦檜之奸貪邪佞一棺戰身萬事已畢何樂不為而兢兢焉惟聖賢之是歸乎

視之草木之英方其含蓋刻刻向榮之候及其大開刻刻凋落之機然則君子持盈保泰之道可勿思乎

儒者之學在于經世釋氏之學在于出世道家之學在經世出世之間故五千言之中言治國化民者居半後世文景得之幾致刑措留侯得之為帝王師居然可見矣學惟一真真則如牆之有基而牆可樹也否則本之先撥何崇隆之可望

天下至拂逆之事莫大于家庭骨肉之間不獲如意如丹朱之不肖舜之父頑母舅弟傲之類是也學者處此宜空其心而勿空其相空其心者空其種種愁苦抑鬱之心也至于順承周旋之際苟有毫髮之未盡皆當善爲之所以幾其感格此所謂勿空其相也空其心即君子之無入不自得勿空其相卽失諸正鵠返求諸身之義也此惟姚江致良知三字宗旨足以當之奈何徒目以空寂二字

或云曰心曰性曰情曰才總總差別不同能一一剖悉示之乎余默然良久問曰江淮河濟各有不同謂有異水乎曰無異也泰華恒嵩各有不同謂有異石乎曰無異也氣

客膝居雜錄

卷六

三

機流市有春夏秋冬之異謂有異天乎曰無異也形骸建樹有耳目口鼻之異謂有異人乎曰無異也余默然久之而退

輕清者魂重濁者魄見水結爲冰因悟魂化爲魄之理或曰冷風所吹故水澤腹堅魂化爲魄其義何居曰業識所煎日沉日滯安得不爾

節之初九不由戶庭聖人斷之曰无咎曰知通塞九二不由戶庭聖人斷之曰凶曰失時極夫初之與二相去幾何而吉凶美惡相反如此然則君子之處處何容心哉惟其時而已知此義者得孔氏無可無不可之家法者也文中

之問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遠也焉知其可若子光者可謂知斯義矣

或問如何是工夫曰隨時消息問如何是本體曰夏一葛冬一裘晨一粥午一飯

望東明經金君者名某少時遇之受先先生坐上抵掌談笑旁若無人先生頗信重之談次先生及姪壻金子家事問曰是吾某房某官手抵掌談笑旁若無人自若也既退徵之先生乃知金君祖父故隸屬金子家姓金從主人之姓也今思之不愧不屈任真自得殆古之所謂寵辱不驚者歟噫難矣

客膝居雜錄

卷六

四

人之妄念種種各異皆因風生習氣所感如好酒者未必好色好名者未必好利推類以觀萬有不同莫非違棄本根而有此也故必灼然克見本性則此種種者釋然而自消譬之處林樾者人影自亡鑄九鼎者不若自避理有必然也否則夸父逐日終身勞勞以至于斃而已

昔人謂錢字之旁上著一戈下著一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余平生見人百事可矯惟試之以財則真僞立辨故曰臨之以財以觀其不欲

或問人死時謂有業鏡相照何其謬耶余曰未必有是事而不可謂無此理凡人生平種種罪業皆爲此身而作及

身死而一切空無所有矣惟此不昧之靈心歷歷固在只此不能自昧之心卽業鏡之所在也昔王子敬賢者而有離婚鄰氏之失臨死人問其何所知曰不覺有餘事惟與鄰家離婚耳此非子敬之業鏡而何

人有疾廢行幸殺以邀福于神真不解也物之愛命誰不如我我欲求生而殺他命以求之于心安乎事在目前而人不思不知何故

方面大臣古之分陝之任也意之所至從風而靡而况舉錯之間耶進康清而退嚴酷生民生之本也進嚴酷而退康清生民殺之本也况戎馬騷擾饑饉流臻之日焉

容膝居雜錄

卷六

五

人上者其可勿思

能了則墻東硯北闔房酒肆之中何所不了不能了則雖逃之深山大谷巉巖絕壑之間逐逐正未有已也此事非衆人所能知凡情所能測故曰聖人被褐懷王

善用力于斯道者如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如大將立于轅門而三軍肅然如造父執轡在手而進退疾徐無不如意不善用力者若求亡子逐奔馬追放豚擾擾焉無閑泰之期而卒無益也

天下太平國家昌大之日則道明德立之人出而黼黻皇猷安定邦國上也退而表正閭里風移俗易次也草衣木

食混于禽魚麋鹿之間下也不幸而世道凌夷天運顛錯則賢者退藏于野爲時所棄而貪位冒寵者乘運而出向之所謂下者乃上也上者乃下也此世道升降之會也

斛律金教其子射明月獲禽少而每被賞豐樂獲禽多而每被撻蓋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下手也吾輩向學亦當如明月之直中要害始獲至德要道豈可一端自足如豐樂之隨處下手耶

學貴入細能清能靜則自然入細譬之水惟清則天光雲影無不徘徊鏡惟靜故頰毛眉睫無不畢照也

不知妄心之非真幻身之本假而謂能實證無我之學者

容膝居雜錄

卷六

六

欺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非致用則所謂精義入神者沈空守寂之學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非崇德則所謂利用安身者養其小體之道也聖人之合內外該本末一以貫之于此可見矣

古人有未謀一面而卽心相許者有相知已素卽數年不見不以形骸間阻者有出處語默其道不同苟協于義彼此無間然者今則人非病紆雖其品不愧聖賢置之若棄矣且旦握手如出肺腑相示三日不見疎遠日積矣以水合水以火合火始謂同類相親苟稍有參差便以立異目

之矣世道凌夷誰爲起衰者我思古人不勝三嘆

嚴子陵蘇雲卿雖以君相之尊不能屈其一往之性此真得交相引重之道者也若在後世不爲怪鳥之逐必服後至之誅矣

蘇以治水不效被誅而禹佐命于堯世古人不以一已私情而廢萬世公論若此東晉沈充以黨于王敦服法其子沈勁盡忠報國亦猶行古之道也觀此則王_褒爲正而嵇紹可以隱矣何則王儀嵇康皆死非其罪者也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豎行通雖絲紛事則縶布關尹子語飯太奇闕然推其理則甚平正此卽中庸所謂苟不至德

容膝居

卷六

七

至道不辯之意也故儒者中有所得則塗歌巷語皆可遠採博取况諸子百家之說耶

仲尼無可無不可故雖發浮海居夷之嘆而棲棲道路未能遂忘天下若豪傑之士則不能雄飛必爲雌伏未肯浮沉其間也卽晨門荷蕢沮溺之流未必果皆忘世特其學術所在所謂一擊不中頃刻千里者耳

沮溺荷蕢晨門之流其識與仲尼同而願與仲尼異然不獨願異也福亦遜之蓋仲尼天與之以見龍之責諸人天與之以潛龍之地潛之與見也實有間矣

禪家有責子眼正不責子踐履之說蓋言知之與行如目

之與足目苟大明則必步康莊而避坎窞無疑也苟有人馬入坎窞而棄康莊此其罪還在目而不在足故有責有不責如振裘者必挈其領之謂耳後之學者自誇見地已明而乃猖狂妄行無所不至此實眼之未正奈何引古人語以自寬耶

既曰雜卦傳卦已雜矣然必首乾剛而終之以夬也謂一陰既決則復于乾矣此聖人欲天下銷陰翳而復純陽之意也此全易一部之大旨也

聖人重覺而惡知覺者如大夢忽醒迴思夢中之事無不可笑者知者如夢中計較夢中之事譬之牧羊之子因羊

容膝居

卷六

八

及馬因馬及車因車而及旌麾冠蓋貴爲王侯以妄並妄無有已時也此二者固有別矣孰知一覺之後與覺時之心固一而非兩耶

昨竟墮一齒甚矣吾衰也雖然蓋有翠眉皓齒而奄忽遂盡者吾之至此非爲不幸但少壯已去白首無成每誦劉隨州青春已過亂離中之句爲之黯然耳

或曰昔賢以天下爲己任此遺大投艱之責也今子性好閑澹母乃自安于無用乎謝曰天下事非余所知也雖然子謂治天下必役役者爲之乎竊聞先聖云任人者逸自任者勞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明乎治天下非一人之

事非勞攘之爲也人苟虛其心平其氣一以大公爲懷而不以好惡私與其間將見天下之善皆其善天下之功皆其功矣古人輕裘緩帶而敵人服攜妓圍棋而大事理用此道也譬之兵符在手則百萬皆集鍊丹得母則雲霄可望復何難哉

昔人云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負之疲倦欲死知此卽森然與槐柳並植亦無庸也又云我不能對何敬容殘客知此過我門而不入我室亦可以無憾也

兩窗夜坐飛蛾繞燈而撲余憐其將焦爛以死也取而投之窗隙門戶四閉以爲自茲可以無患矣復不知從何而

客膝居雜錄

卷六

九

至卒撲入油而死嗟乎昔人謂衆生定業卽佛不能救以小視大豈不信哉雖然既有不知所以死而死則必有不

盡雪豈有盡之日哉

昔有禪師每晨輿輒以蒲團臥具掛壁上欲意到卽行不以住持累心也昔有官人每早起輒束裝作戒塗狀欲時可乞休不以官職累心也然則年在桑榆當以老不期死而死里爲念生寄死歸誰得免者又安可以有生之具累其靈臺哉

人到老年多以子孫爲念不知子孫賢不煩吾念子孫不賢不足煩吾念况渠墮地時已有定數豈以吾念之而得吾不念之而失耶

學貴達本既識其本自然知所忌自然知所用譬之鑽石

客膝居雜錄

卷六

十

得火知其爲火則知火之所忌者風也遮之障之無所不至又知火之應用不一端也禦寒照暗熟食沸湯挈而措之咸得其宜矣苟不知其忌則星星之火撲滅至易苟不知其用此無用之火與人又奚益哉更有最可懼者焚林燎原烈山焦澤皆火之力也火乎火乎可不慎乎

張儀曰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彼縱橫之士尚能知進知退况爲道人而可不識屈伸之理耶根固者花必茂源深者流必長正不必與庸人屑屑計目前耳

或曰當今之時好偽者務張皇張皇則名著好真者務退藏退藏則名隱吾見子之沒世而名不稱也余笑曰子何

言之陋耶人之受病不一端而好名爲尤甚學者必驅除此患而後其他可言也彼解牛者難其族破竹者先其節子不聞耶且好僞者務結納吾獨閉戶好僞者謹覆藏吾獨任真好僞者必招引後輩以立門戶余獨蕭然自得此中勞逸不辨已分况人有心而心有健謂天下真可欺耶隨時隨地皆當以利濟爲懷然有勢與願違者亦不可橫置胸中以事害心何則凡事皆有定數數不可移聖人亦難逆天也

秀峯岫公古南老人嗣法之長子也生有火光燭天之異少居應院能習勞苦墜于銅井暮午時飯風雪中即行數密膝居鞋錄 卷六 十一

十里不倦事師至誠不啻孝子之侍父母余見其錯綜機務雖世之練達者莫及也臨卒作辭世偈曰生年六十七化緣今已畢長歌歸去來扶桑日東出浩然而逝其弟子訃告四方閭而不言蓋鄙世之粉飾張皇者滔滔皆是也公平日學務韜晦弟子蓋善成其志云

粗者以形謝爲生死此不足言也細者以一念不起爲絕生死不知天下無無波之水即使強力制之死水無龍能興雲雨乎善識心體者正于生死之中能全其不生不死之性日應萬事而中寂然耳肇論所謂結盡是也

孔子聖之時而鄉黨一篇終之以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真

是奇絕不獨聖人還同衆生之體亦且衆生已同聖人之用人能默證斯理正釋氏所謂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也如此手筆不知何人編集恐非會閤以下所能一月麗天幽光四燭園林池沼臺榭庖福無不被其光澤者以爲非月此泠泠者果是何物寧非月也謂卽是月此是月光而非月體真月在天必須仰瞻勿以螢火燭薪亂我明照

昔人云城舍沙射影其人立斃試思爪髮在我割尚不痛影非我也何能斃我又稗史載唐玄宗入蜀見僧寺塑叛臣像命侍臣劍擊其首其人在數千里外首忽墜地試思密膝居鞋錄 卷六 十二

像實土木非叛臣也何以千里之外首能墜地乃知無假非真我偏十方

泐潭月公註物不遷論設問難之詞曰凡夫一念轉成聖時可云不遷耶答曰祇緣不遷故能轉也引而不發令人未快余爲疏之曰祇以凡夫本非凡夫故能轉也本非凡夫卽不遷也轉亦非轉遷亦不遷也豈不釋然無滯耶風馳電激黑雲如磐愚夫驚駭以爲日月晦冥矣智者登高山而遠望其下茫茫若大海其上日月歷歷在天固未嘗異也此聖凡之別蓋高下之不同也且重陰之下飲食居處未嘗不藉照臨焉此何物也實日用而不知也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卒之功成名立天下曉然
知其所自來未有舍我而去之者譬之理髮不以手而以
櫛取食不以手而以匕然用櫛與匕者未有不知其出于
手也

陸君汝業前太學生也家富而任俠旃蒙作靈之歲以一
旅興事殆有鯨奔魚駭之勢未幾事敗隱于僧院靜修和
上同事有圖再舉者招之往知事不可為謝弗至當事奇
其人微令相見亦弗出遂鬱鬱而卒卒時作偈曰五十年
前產此兒倏忽已是五十歲完我孩提今日歸仰不作兮
俯不愧浩然而逝真人傑也君生時其父夢躍鯉之祥卒

容膝居雜錄 卷六

前數月星後深潭中忽大風雷起一巨魚乘之而去噫亦
異矣哉君有詩名夢餘草其甥王甫瞻托余點定因迷其
梗槩若此

天下豈有世間出世間法耶譬之一手耳昨之日把筆今
之日把弓筆與弓雖異而手則同豈可呼昨之手為把筆
手今之手為把弓手耶

或曰子過矣昨之手把筆則曰把筆手今之手把弓則曰
把弓手人豈有非之者哉余謝曰余過矣余過矣雖然余
之言朝三而暮四子之言朝四而暮三也

乙酉以後足跡不至城市者近在吾郡吾知二人一則徐

子昭法名枋隱于山一則載子耘野名笠隱于野昭法以
文章詩畫糊其口耘野教授生徒以自給昭法少余四歲
而耘野與余數年以長年已七十矣

理事二字無所不該理則一心之理事則萬法之事非理
則事無所附非事則理無所彰事即是理理即是事理亦
非理事亦非事一道靈光滿綸萬有而已大哉大雄氏之
言乎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人皆知相有吾則謂相空人皆知性空吾則謂性有惟相
空故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也惟性有故與天地準
而能彌綸天地之道也然觀空而不滯于空者鮮矣觀有

容膝居雜錄

卷六

古

而不滯于有者蓋鮮矣空不碍有有不碍空非出世聖人
而盡經世之務者不足語此也

陸務觀入蜀記載崇德市人吳隱忽棄家移居村舍終日
默坐一室室中惟一臥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清
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間與人談易甚精微亦能先知
人禍福余謂此無他故心靜則明耳今人舉體皆業識纏
綿何時得靜但求靜莫疑有他術也

宗鏡錄云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令住正念其正念者當知
惟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故此真
善巧方便也黃葉止啼雖云黃葉啼實可止勿輕視之也

久久純熟自得便利耳

對人一揖差誤便覺蹙然不安此卽禮之所自起也對人一言乖戾便覺惘然自失此卽樂之所自起也而此蹙然惘然之頃心光內照一一自知不待他人逆爲詔告故曰百千妙義無量法門取之一心無不具足此義惟孟子知之故可王在于不忍一牛厚葬本于其類有泚

入蜀記載惠日佛燈珣禪師堂中百人冬月有荻花衣者財三四輩年皆七十餘矣有彥威者亦作之師見大怒曰汝少年輒求溫煖如此豈有心求道者耶古人向學刻苦堅忍若此今吳下諸寺僧鮮衣高帽標置濟楚輒曰吾某

客膝居雜錄

卷六

七

公門下人也舉此告之不知何似應以僉父目古人耳

源乾曜少時與一僧善此僧擅堪輿風鑑之長見乾曜曰他日必宰相也因憶旁近一地葬之必出宰相者并舉告之乾曜謝曰家貧不克辦此僧置之而去他日適過其地見已營葬矣點穴標向事事合格大驚以問旁人曰乾曜家葬也曰乾曜家貧何以辦此曰此乾曜家自有之地向或不知耳問其青烏家何人曰乾曜任意爲之未嘗倩客僧因嘆息知凡事皆有命也今人未必有乾曜宰相之福而必欲求善地以庶幾其宰相卽此一念已極勞攘况勞而未必有功耶

宋朝命一道士上表天庭道士伏壇久之方起問之曰天上方會議徑山幾十幾代住持故遲也此言喧播叢林皆嘆爲希有一僧時在某禪師座下笑以爲妄後徑山幾十幾代住持卽此僧也余謂天帝之擇人正如郗太尉之擇壻右軍坦腹東牀若不聞者郗公定爲佳壻然則此僧胸中夷然若不屑者焉得不定爲佳僧耶吾輩胸懷向物凡事舉當如此否則必爲物轉非轉物也

禪家有四聖六凡之號四聖多偏于靜六凡多偏于動然則靜顧不勝于動耶今人宜微細揣摩若果能動靜如一則時動時靜不須檢攝也否則寧靜多于動益靜而向動

客膝居雜錄

卷六

七

爲易動而向靜極難也佛訶二乘爲焦芽敗種此是對幾之談在人善會之耳

生如此死如此貧如此富如此賤如此貴如此平淡時如此世迫時如此生死貧富貴賤平淡世迫境也如此則如此而已吾何能舉以示人哉

窮凶極惡之人至善之體未嘗少損此不難見也盜賊如跣使人逆呼之曰盜跣必拂然不悅此心是何心耶譬之重雲蔽天乃于雲隙忽露日光必有無雲之日高照空中故光不爲重雲所掩殺盜淫妄吾之重雲也日光恒在卽吾至善之體不失纖毫但須舉頭天外望耳人奈何不日

省察而甘退絀

吳郡袁道士少年會客日本云彼國中人最畏鞭撻若云行斷身首頗有怡然就戮者今中國人寶惜身命無所不至雖困圍桎梏斷肌刻膚苟可緩旦夕之命寧忍死待也釋氏謂實無外境界惟是一心作卽以此粗相論之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吾不能辨也然則惟心之肯不旣成耶吾于三教聖人之書見微言妙論未嘗不欣然吟諷然實未嘗留一字于胸中及與人談又似傾筐倒篋滔滔不知所從來也

祝氏環碧小言云自足以當富不役役以當貴無辱以當

客膝居雜錄

卷六

七

榮無災以當福閔無事以當仙夫无妄之災求全之毀人所不免災辱其可免乎蓋災至不災斯無災矣辱至不辱斯無辱矣老子云人之大患爲吾有身欲無辱無災其惟無身乎無身者無我之至也

日月麗空光無不照一壁之隙亦必入焉但患非日月耳不患光之不徧也吾人爲學何獨不然但患明德之不明耳旣已明矣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寧有弗至焉者或曰聖人被褐懷玉則知我者希安見其無弗至也曰日月代明而盲者不見日月何咎咎在盲者耳故曰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噫難矣然終非弗至之謂也

赤子無知人則謂大人無所不知赤子無能人則謂大人無所不能故必以經綸天下之事歸之奇智異能之人而謂赤子所不能與然孟子謂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何也不知大人雖有經綸天下之事皆從赤子無知無能中妙用相宣神感神應以出之而非矜奇炫智之謂也彼矜奇炫智以成天下之務者三代以下之學術也由赤子之無知無能神感神應以成天下之務者三代以上之學術也

昔有帝王令太子分肉太子割畢卽取碗中餅拭刀其主見之頗不悅太子徐取餅卷而食之乃大喜曰惜福者當

客膝居雜錄

卷六

八

如此矣以世人觀之豈非寒乞相耶不知人生何貴何賤此真平等心也每見儒生一入仕途服飾器用便欲比擬公侯其子弟僮僕奢華驕貴之狀炙手可畏噫何不學帝王家寒乞相耶

環碧小言曰意見橫生神理難悟神理忽悟結習難忘此真識痛癢語也今人意見充塞不信悟門一病也悟門雖開終行結習二病也云此二病其于道也庶幾矣

祝氏云士必有鳳凰翔于千仞之象而後可與言學此孟子子士何事尙志之說也吾謂士必有神龍蟄于重淵之志而後可與言學之微此子思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旨也

以視之言殖其根以吾之言堅其行學其庶幾乎姚江之道無愧孔門之嫡傳而吾猶有微憾者似退藏于密者未深也

卧女子于床側未曾動心而游魂成夢幾于琴挑梭擲此子瞻所謂因緣所化牧羊之子可夢為王公者耶然即此思之事戒易持心戒難淨可知矣生平未嘗夢為盜賊有時或夢入友人齋取其名香妙墨然夢中亦知自悔獨色想所結老而未盡則此重于彼甚明也此中亦無可着力處惟惟心之旨日純日熟則業識流注自然日減日亡耳漢高帝觀秦始東游謂彼可取而代關壯繆于百萬軍中

容膝居雜錄

卷六

九

直取上將之頭賈胡入海求寶必採第一寶珠漢伐宛求馬必得天馬乃作歌人若能直悟一心為宗種上塵情不攻而破勇猛直截豈不此數等人耶

昔人子死不哭或問之曰昔吾無子未嘗哭今子死與向之無子同故不哭也余謂此即孟敏斃已破矣顧之何益之意余時假此作安心法譬之一佳器破壞輒思曰昔吾本無此器今壞正與無器時同何悔也此因學力未足假此對治然久久純熟自得便利耳

鳥飛展頸則縮足展足則縮頸不能純任自然也牛關則搐其尾于股間用力在于角也人之于學亦豈能純任自

然但明心之後其作意與用力與他人不同耳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也

今人每事必欲法古則又從何法然亦非無法也要識法之所從來耳岳武穆得此意以用兵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文必了然于心而後能了然于手與筆蓋有了然于心而未能了然于手與筆者其才拙也未有不能了然于心而能了然于手與筆者筆叢經之瀾翻千偈莊生之寓言十九皆了然于心與手筆者也後世惟蕝子瞻庶幾得之文章之道句法字法當取之左國章法篇法當取之莊子

容膝居雜錄

卷六

十

史記然非句櫛字比之謂也調酥可以成酪釀花可以成蜜吾取此數書以為酥與花耳調之釀之則舒軸狂我也然此亦其淺者耳惟有一物最善最貴識是也文章必識高斯言語妙天下矣然非人品高明學問融徹決不能超然獨出于萬物之表也

有宿生之習有今生之習上出于宿生者必敏妙絕倫出于今生者輒滯而不圓動而有迹也吾作文覺縱橫無碍似宿生所得也吾作詩覺未能曲折如意似今生所得也吾于慧覺觸處洞然似宿生所得也吾于定覺未能一斷永斷似今生所得也吾為人迂拙自好寧疎毋密寧簡毋

煩寧靜毋文寧靜毋動寧孤立毋朋黨寧為人所厭毋為人所輕亦宿習使然不能強也

或曰宿生之說子有據乎曰吾手一小事知之少時讀書勤苦誦習掩卷默持若格格不能吐至明日則不待思索灑翻出口矣豈非宿生與今生有異之一驗耶

蘇子瞻問學道之要子神翁答曰閑好子瞻不解其義再問之不答知子瞻信之而不能用也或問閑好之意于余余曰此非置身于無何有鄉之謂也蓋心閑也亦非絕物不事曰心閑也日應萬事而中心寂然故曰閑也莊子云樸寧者樗而後寧即此意也不樗以求寧樗則必不寧矣

容膝居雜錄 卷六

主

噫言之匪艱行之惟艱

陳王墨云韓范富歐功名滿天下然歷代名臣如此者不乏所謂似難而易陶淵明劉靜修身不與事然與日月爭光所謂似易而難此等議論前人所未有也余謂孔明不遇照烈則必苟全亂世不求聞達一出即為漢室建再造之業殆兼此數公之長耶然乾范語公使當者宋末造出處之際亦未必輕于去就也陳氏之意別有在耳

莊子曰反非無傷也動非無邪也反無非傷是內閑者也失其本然之動也動無非邪是外馳者也失其本然之靜也無動無靜時止時行此所謂動靜不失其時而具道光

明也

南榮越南見老子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越懼然顧其後仲尼見溫雪伯子而不言人問之曰夫夫也目擊而道存矣此等極似後世禪家相見時公案然亦非互相步趨也事到不可言傳處正是冥合耳

醉者墮車而不傷忘形也嬰兒遇虎而不懼無心也忘形無心乃能全神全神之人世亂不能嬰

昨遇友人曰子真絕人逃世乎何急急退而耕于野也余曰非也雖然子試遠觀之天下近觀之一鄉縱觀此數千年之中僕以一身游處其間即欲不然其可得耶昔太公

容膝居雜錄

卷六

主

貧賤時賣漿則天寒不售賣肉則天暑而肉餒士當不遇而與時微逐其苦有如此者僕苟不至食土壤而飲黃泉不若蓬蒿滿徑泥水繞屋之為得也

奇奇怪怪怪怪奇奇至夢境而極矣然其初不過渺然一夢心耳知其惟一夢心則順之何足喜逆之何足憂

釋典云修羅與天帝戰敗則逃入藕絲孔中其言甚怪然循理而論可以意會也天帝標善也修羅標惡也善至天帝而極惡至修羅而極戰則善與惡二念交關也然滔天之惡反之不過最初無極之一心耳藕絲之孔猶有形可形無極之心真無象可象也人能知此則惡果何在不待

屠刀放下佛已成矣

袁甫自請爲劇縣或問曰不請爲臺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糟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殺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簋此猶得古人設官遺意古人爲官擇人故必人與地相宜今則爲人擇官但求官美不問其堪與否也

韓魏公曰知其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較也此言絕妙更稱韓魏公每及小人負心事神氣轉覺和平未嘗切齒怒目蓋窺破此幾耳噫祇一心法迷而不及曷有終極直須見怪不怪也

容膝雜錄 卷六

二十三

非薄湯武詆毀仲尼此是何等眼界故蒙莊之文縱橫無碍觸處洞然不鄙勢利不賤游俠此是何等感激故子長之文淋漓感慨曲折盡情兩家之文真所謂自建旗鼓不傍牆壁者後人無此識力不必更以操翰爲事也

子瞻論詩云辨才落筆如風吹水自成文理他人如巧婦織繡耳此即化工與人工之別也文章到化工時候如春風一拂百卉齊開豈猶意想可得

昔人謂文至韓昌黎而已極詩至杜子美而已極字至顏平原而已極畫至吳道子而已極然極者衰之漸也此真名論聲名文物至武王周公而已極是以有暴秦之變也

邵康節看花以半開爲候蓋深有感于此吾人養德養身皆當默存此理

與小人交而合于小人者小人也與君子交而合于君子者未必君子也

凌霄之木始于折甲滔天之水始于濫觴是知圖之于早何欲不塞苟待其既縱而謀之害寧有窮哉噫窮奢極欲而連狩蜀道者即向之焚珠玉錦繡于前殿者也身雖優俳聚樂器以焚其尸者即向之三矢堂恥告成功于先王者也

以顏子之天資粹美而夫子獨稱其好學以是知玉不琢

容膝居雜錄

卷六

十四

果不足以成器也以顏子之好學不極之于幽深淵遠而進求于過與怒之間以是知道在性情之際致中和而已足以位天地育萬物也

非有非無非動非靜非生非死發萬弩于寸機藏太山于一粟

陸平泉云人自十歲以上爲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爲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爲死計余今年六十矣其當善所以計死乎或問曰死則何以爲計余笑曰當其未死如何爲計及其已死又何能計不爲身家計不爲子孫計不爲老計

非即善所以計死乎裴晉公云鵝鴨魚蒜逢着便吃生老病死符到奉行庶幾乎近之

舜之德可使百獸率舞而不能已弟之傲子之不肖周公之德可使重譯來朝而不能止管叔蔡叔之流言一人之身而感通扞格不齊若此然則後世其可以應述論人哉不能觀空則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安保其不爲前境所惑耶然不識妙有則身心將蕩然無所據譬之不識良玉必至寶其燕石不識美珠必至寶其魚目也必也妙有現前則觸事體物即真即神極天蟠地惟一無兩矣

先儒云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

容膝居雜錄 卷六

子五

難信其言乎蓋意見之人其人品自視必高其學術自視必正而會心此道者執已謙平不爲氣象之嚴：取材廣博不局已見之拘拘彼且以爲莫余若也安能降心以相從乎故必胸有智珠眼同泰鏡者方知此聖學之嫡傳子思中庸之脈絡也

非其時非其人非其時則不當輕有所言非其人則不當輕有所言以招人之賤之乎汝其慎言乎勿妄與人爲騎驛也

力能周人之急則周之不能而強爲之勢不得不出于望報則始之視以爲恩者後必至于爲怨之乎汝寧守古人

一介不取一介不與之道也

有一人焉著彌人之業建蓋世之功銘勒燕然熱高麟閣却非道也去道不可數計也有一人焉棲遲畎畝之中偃仰方丈之內一裘三韭凝塵滿席却冥合大道也不愧仲尼之門也故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

欲爲世道人心計莫大于發明此事譬之煉丹得母則點鐵成金不難矣本心一明其于天下事何有哉

仁未嘗與心爲二而心有時而與仁弗一故有違有不違有至有不至噫微矣哉

在知人在安民此古人君之責也機在于格心妙在于用

容膝居雜錄

卷六

子五

人此古大臣之責也勞民以安民殺人以生人此古賢將之責也治水者不必教稼明刑者不必典禮才之所近終身一官此古百職事之責也寧失出毋失入寧催科拙毋逢迎巧寧爲保障毋爲繭絲此古良有司之責也

年在桑榆百事宜廢矣日用之間何以行持惟以四字貫心曰息業養神息者息其起滅之念也凡起滅之念皆生死之業也養者養其澄渟之心也蓋澄渟之心即無方之神也豈曰明道之後惟以放曠爲能事哉吾恐甘露雖美中含鴆毒也

吾不知當時三教聖人滾滾留此數萬言于世其意何居

釋爲持經修懺耶道爲書符設醮耶儒爲圖名求利耶更進而求之釋爲演三車之教窮海藏之文耶道爲講黃白之術傾玄素之秘耶儒爲讀等身之書騁雕龍之技耶噫衆學興而聖人之教益衰也

此事祇有栽培其根耳若枝枝而灌之葉葉而沃之非惟不暇亦無益也于學園可識養性之道

紫柏禪師示徒曰汝以世緣擾擾不與佛法相應欲舍而他求不知佛法與世緣皆是餘事于自己分上了不相干若向擾擾處回頭轉腦看畢竟是甚麼久而恍然自省則得矣此等處真直截分付余嘗謂達摩西來正是直掃曲

客居莊錄

卷六

三十一

客居莊錄

卷六

字爲冥踪絕迹之論若濂洛之關佛則猶存儒佛角立之見也知我罪我一聽之聞者斥鷃朝菌各安其分大鵬冥靈自足其天真逍遙無累之道也若互相退屈互相欣羨則不獨斥鷃朝菌不安其性命之情卽大鵬冥靈亦失其常然之分矣知此則禹稷巢許並立于天地之間而皆得也

王安石再謁周茂叔不得見怒曰吾當專求之六經何果畀向人爲及學成而壞宋室之天下者卽此六經之爲也乃知學必得人而事受其指點方有生機不得其人而徒求之語言文字之中生機不存是爲死法二者出而應用

生人殺人蓋天淵矣可不慎哉

今人之所謂心者皆境耳烏知所謂心哉何則遇聲逐聲遇色逐色遇名利逐名利遇技巧逐技巧此種種者前塵所立之境耳豈其心卽使一無所遇之時而擾擾榮緣者非聲卽色非名利卽技巧亦終身馳驚而不知反也豈其心或曰某微細揣摩舍境則無所謂心矣敢問真心安在余曰誰教子語曰某則自語何假他人余曰子果如是語乎曰不如是語更復何語余笑曰子心現在焉得言無也驪龍方睡頤珠可竊及其遇緣惡發則翻湫倒海流毒有不可勝言者今人學道偶得一安閑之境便謂情欲已竭

原缺

容膝居集雜錄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葛芝撰芝字龍仙崑山人是書所載類多格言
若所云心本無欲欲者非心之類其學蓋頗雜於
禪卷首有芝自序不著年月而中引魏禧徐枋語
知爲近時人作矣

宵縈錄一卷

〔宋〕趙叔向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南匯吳氏聽
彝堂刻藝海珠塵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宵縈錄一

卷》提要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樂平 汪 守和

宵縈錄上音弄擬
下音雷

趙叔向撰叔向宋宗室
仕履未詳

宵縈錄者西隱野人所著之書也楚人閒居多假飲酒
讀書足以自娛有疑誤隨卽記之初無第也昔蒯生自
名其書曰雋永取肉肥而味長我則異於是始是眉山
先生羊骨帖所謂終日摘剔僅錄兩於宵縈之間者因
以名之西隱楚人趙叔向書于松澗山居云

藝海珠塵

宵縈錄

俚俗字義

歸田錄云京師食店賣酸餛者皆大腴勝於通衢而俚
俗昧於字法轉酸从食餛从冫有滑稽子曰彼家所賣
酸餛不知爲何物也以余觀之山谷法帖見於世者
皆作酸璫韻略上聲集韻與陷同音在去聲注云餅中
豆也篇韻皆無餛字不知歐陽公從何得也但方言云
關西東謂飯爲厭餛或曰饅餛或謂之饅餛而唐韻厭
音讞音等與方言所音已不同矣豈特此也今士夫
夫因循相承信筆而書極爲未允因從陸法言唐韻摘
世間所常用者以示兒曹具于后

竹君之子也夷蕭諡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蓋世多不知故特出之但春秋少陽之書今人罕見而孔叢子注并孤竹君之出闕曰伯夷叔齊孤竹君墨台初二字殺夫不該也台當讀爲允

筠爲竹皮

禮記云松栢有心竹筍有筠篇韻皆解筠字爲竹皮之美質也今人直指筠爲竹不可也

聖節香錢

今聖節道場三省察院作兩日開設滿散蓋始於五代也廣順中刺史臣僚遇聖節止於寺觀起道場中書門

藝海珠塵

卷四

四

下與百官樞密院諸司使副各共設齋前此道場皆是率醮則今都下命官出香錢其猶當時率醮乎

万俟音墨其

今有万俟姓墨其字同音異爾非點畫有異也北齊已有特進万俟音矣

九方臯

唐韻云方甄秦穆公時人善相馬一名臯列子乃云秦穆公時九方臯善相馬也九姓也方臯名也甄音因

孟子字

西漢藝文志孟軻字子車孔叢子亦云而唐韻軻口簡

切軻刺不遇也孟子居貧軻軻字子居軻軻去聲

晉宋前南方鷺貴

今自淮而北極難得鷺南渡以來虜人奉使必載之以歸子謂晉宋以前雖南方亦不多得以武陵王之手自割炙劉毅謂庾悅曰身今年未得子鷺豈能殘炙見惠庾不答至爲死雛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鷺王右軍求市不得至攜親友命駕就觀又爲道士寫五千言而易爲則知當時亦難得見也唐時價每隻猶三二千

震靈丹

大丹藥中有所謂震靈丹者前輩多強爲解說者按唐

藝海珠塵

卷五

五

韻返魂樹在西海中聚窟洲上有花葉香聞數百里狀如楓香煎其汁可以爲丸死尸在地聞氣乃活亦名反生香又名卻死香其丸爲震靈丸出十洲記則是貴其藥假借其名耳

涕洟

五經文字云涕音體洟音替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今人寫作鼻洟亦只作涕誤矣亦音夷士大夫作字從五經文字爲佳

伊蒲紫非素餽

東漢楚王班傳詔還錄以助伊蒲紫桑門之盛饌注云

伊蒲藥師優婆塞也中國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當時用梵語已可笑後人引見直以為素饌尤非也今諸僧以伊蒲藥為近住男也

鍾馗小妹

今人家歲貼鍾馗于門高承紀原引開元中明皇病疾夢二鬼一大一小者聯一足懸一履於腰間竊太真紫香囊又拈玉笛吹之頗喧擾大者曰臣武舉所棄鍾馗將為陛下殺之遂擒小者以右指摘其目食之至盡覺而疾愈遂命吳生如夢圖之至今人畫者往往如此承紀謂始於此也沈存中筆談乃謂不知起自何時皇

藝海珠塵

有繫錄

太

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懋母鄭夫人云有妹鍾馗便謂鍾馗之設亦遠且明皇病中之夢何足憑信鄭夫人之夢偶然有此名爾未必便為擒鬼者今人家舉動相效何止此一事但今人畫鍾馗又畫一女子於旁謂之鍾馗小妹其說至此

咏書

子頃在蕭山時地近武林一族人家好養鴈一日有中貴人以百餘千買一鷹去嘗見其几間有書一帙上題咏漱二字初不曉取視之則皆伺應鴈之語字書紙籍極皆如法問其所從得則曰吾父頃在北司諸閣往來

甚厚以此見遺且曰飼養法皆可用也嘗以二字偏詢相知莫有知者而咏字篇韻皆所不載疑其誤書或俗子命字後見沈存中筆談載養鴈者其類相語謂之咏漱咏以夢切三館書自有咏漱三卷皆養鴈法及醫瘡之術始知讀書不廣不可妄有詆訾也但此書三卷言多鄙猥竊其名爾或附益近事也咏一作以陸切

燕脂

王叔英殺子燕脂本闕氏夫人所造以紅花為之中國呼為紅藍本草亦作燕脂惟集韻作燕敷今人所寫不一惟從本武庶易識而有據

藝海珠塵

有繫錄

七

客作

今人指傭工之人為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

紫姑神獄

常州酒官鄭思永為子言岳飛死之明年因元夕會飲士失器血庫官數人相與請紫姑神卜之方焚香箕已重不可舉忽大書曰辛苦提兵十二秋功多怨少未為儲主恩未報遭讒謗幽壤含悲闇照頭其後乃書飛押字也庫官輩識之初不知飛坐獄及死於除夜也泣而禱曰觀押字乃是相公押字相公別無可否自是不復

再書又明年軍人有來臨安請衣糧者茶肆中偶與人言遂為邏事者所捕以送縣寺窮究其獄庫官并吏輩數人皆追還流竄焉思永時為縣寺推司

火骨成灰

蕭山縣有百姓項十五者沉酣于酒朝夕未嘗醒未滿四十而死其俗尚火化化訖收其骨殖皆成灰不可拾或云酒所致也

長物長作去聲

今人謂什物冗雜曰冗長按集韻長餘也王恭曰吾平生無長物東漢成宗詔已有此語云其輿服制度有

藝海珠塵

目錄錄

八

踰侈長飾者皆宜省損亦作去聲皆本於左氏也

元二

今人凡作兩字多止寫上一字其下一字作兩點非也合作二字東漢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今趙明誠金石錄載石門頌有中遭元二西戎雪殘橋梁斷絕之語若讀為元元則不成文意

井幹

韓井垣也字本作韓古書多作幹而音韓也

絃當作弦

五經文字琴瑟之弦皆从弓作絃者非

枰棋

弈棋謂之枰棋枰音耕切彈也其字从手韋洪嗣明弈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豫不過方罫之間枰音平博局也其字从木二字頗相亂因出之洪嗣又云枯棋三百李善引邯鄲淳藝經注云棋局縱橫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今之棋局十九道合三百六十一道三百子不足用矣則知古之棋局與今不同也

佗字善字乃譌義

佗說文曰蟲也上古草居患佗故相問無佗猶言無恙也善小蟲亦蛇屬今人用無佗之語承誤也

藝海珠塵

目錄錄

玖

九拜

拜字古攴周禮太祝辨七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今人但用頓首或稽首餘不聞也

三老五更

三老五更已見禮經解釋獨不明漢明帝紀注謂三老知天地人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事者明帝詔三老李躬年耆學明前輩以吏字作叟字筆誤至今叟字亦作更者大不然也

香齋

藥有所謂香齋者蓋字不見於篇韻獨本草音義今人多不識此字北人呼爲香葑南人呼爲香荷其實皆葑謁耳劉延世爲孫君作談圃其說甚觀續醫家亦多不識

玉龍膏

今面油謂之玉龍膏文昌雜錄言宋朝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團合子貯之因以名之

趙清真

趙清真先生者有道之士也能入冥間觀世人所謂地

藝海珠塵

有繫錄

十

獄者往往引人觀之蘇子由嘗請清真曰某能往乎先生曰他人則可公不可也再三詰之乃言公此去大有官職若見之則無復肯仕宦矣其間大半爲官員僧道四民蓋官員則恃勢凌人貪員不忠孝僧道四民亦然僧道忌受用過當不持五戒耳

東坡易贊

東坡建中靖國初寓居毘陵無何以疾請老疾革一日折簡錢世雄濟明云昨日齒中山血如蚯蚓狀無數蓋是熱毒根深不淺卽今諸藥盡惟取人參茯苓麥門冬瀉湯卽飲之莊子云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三物

可謂在宥矣此而不愈則天也又徑山長老惟琳來問疾說偈若曰與君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能盡大患緣有身無身卽無疾平生笑什麼神咒真須出神咒事索筆書背鳩摩羅什病關並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雖不及事而終併出一帖云某病海萬里不死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但死生亦細故耳爲佛法爲衆生自重蓋絕筆於後二日殆將屬纊聞根先離琳扣耳大聲曰端宜勿忘西方先生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錢濟明云先生平時踐履至此更須著力曰著力卽差語絕而逝

藝海珠塵

有繫錄

士

衡字从角

衡字从角見玉篇角字門非魚也今人往往不識名

撰與釋通

擇曰爲撰曰劉中山集屢用之撰字通見集韻如有用撰述字則用撰字

就館

今士人就館聚徒皆謂之就館亦語忌也按元后傳張美人嘗任身就館今吳正仲漫堂隨筆載王介甫嘗對上曰是時後宮方有二人就館也

自索錄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朱趙叔問撰叔問自號西隱老人其始末未詳以
宋宗室聯名字推之蓋魏王廷美之裔也是書首
辨俚俗字義於陸法言唐韻注中摘錄以備考證
然唐韻爲孫愐作法言隋時人所著乃切韻非唐
韻閱卷先誤又謂孟子名應讀口箇切不知韓愈
石鼓歌正押平聲其他辨証亦多說部習見之文
無可采錄

鶴山渠陽讀書雜鈔二卷

〔宋〕魏了翁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

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雜鈔

二卷》提要

鶴山渠陽讀書雜鈔 起寶慶三年四月八日

仲醇陳繼儒

宋 魏了翁著 長穀 懋元

天生沈德先同校

從心所欲 左疏 常昭公服慈母 曾子

諸實字

器實 春人疏云口齋又 土實 襄二

口實 易又同上祿也又廿五 鼎實 易

讀書雜鈔卷一

觴實 儀禮又鄉飲致 軍實 左氏又

庭實 實注又解實 俎實 禮注

遵實 周禮 豆實 並腊

自實 實玉妻妾 府實 襄三

○周公稱天子稱王 堂明 接子 內則注讀為

君命屈狄 女君也 口率出泉 九賦注

籍沒家財 會六 師氏保氏 周公

小宰注貸子 成 受省

奔者不禁權許

泉府國服又旅師注

司門舉

司關注檢得商

太祝頒祭號辨六

假樂注代王

中田有瓜注信南山瓜以其婦子注甫田王后世子

我取其陳上農大令陳民餘賈南有嘉魚君子斤時在位者

韓退之論文 荅尉遲生書實之美惡其發也

不揜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

優游者有餘 荅李翊書古之立言者則無

讀書雜鈔卷一

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

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葉遂膏之沃者

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又云氣水也

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

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高下與穀之短長

皆宜

嬌，相人 豬 韃 郡 歌虞殯 將軍

耐襄十二 備物典策定 無觀臺榭 塏館宮室

無災霜電制文 檀弓叔孫武母死冉曾嫁之

亂治 汚染 擾動 格至 冀備音轉 髮

寅車兵車司馬 荀將文十五竹簡一名編輿

荃葛許叔重云荃細布也字本作衿千金反又

趙由為守則易尉為尉則陵守王肅方於事上

而好人佞已

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王制疏

闕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衡橫 陳去一此亦

讀書雜鈔卷一

有橫陳字

儀禮筮于廟門鄭注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於

廟神 陳禮書謂天子諸侯筮于廟未有攷

生生自庸自字要看

晉荀勗曰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襄十

說文繫傳續下

寐而有覺也从艸从夊夊夢周禮曰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

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凡夢之屬皆从寤宣王考室之詩曰上莞下簟乃安斯寢其夢惟何六夢之解具於禮注前識之言謬多矣臣以爲人晝之所爲陽也性及魂精氣之所爲也夜寐所覺陰也情及魄氣之所爲也人之情常侵於性故禮曰生而有欲性之害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中庸以上能御其情欲以

勝者敗也不能自勉猥矣治兵報其神所以喪天下而無念之也可不懼哉忙弄反此當參以占夢

上昏禮目錄目入三商爲昏士疏曰商謂商量是刻漏之名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據整數而言台恐德弗類呂氏曰與天地合其德云方

謂之類

無恥過作非呂氏曰人初有一過苟文過飾非則過愈多如諱過不改是增一過也如避過於人亦增一過也無恥過作非無使過心相接續也一恥則過與非相接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呂氏曰居止也呂氏讀詩記曰菀柳居以凶矜卽角弓所謂式居屢驕也傳說告高宗曰云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毋言夫居焉又莫肯下遺式居屢驕

之說曰幽王之不肖降心下與九族人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又曰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

務時敏厥修乃來 呂氏曰人之爲學自朝至夕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苟一時之不修則天命已不流行又曰看來之一字有源源自生

讀書雜鈔卷一

底意思

儀禮緇布冠缺頂 鄭氏曰缺讀如有頰者弁

之頰

反去慈

李微之謂先儒音字止爲譬況至

孫炎始爲反切李肩吾以爲不然謂杜元凱

曾有音二字僖七年泥音寤成二年殷音烟

王輔嗣於井卦音如舉上之上遯卦音如滅

否之否蓋是時方有音字至沈約分四聲韻

亦有反切

禮緯嫡長稱伯庶長稱孟 李微之云齊武孟

曾孟氏衛孟摯

又詳見月令孟春疏

左氏昭二十四年傳劉子謂長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夫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若其務德無患無人 注度謀也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

昭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

讀書雜鈔卷一

之語不說悅音學黷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

亂乎夫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

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

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

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注國亂俗壞言

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夫人在位者

昭九年屠蒯口味以行氣氣以質志志以定言

言以出令

注氣和則志充此語與孟子合不

川禮達窮民 鄭氏曰五門雉門爲中門設兩
觀與今之宮門同闢入譏出入者窮民蓋不
得入也

詩幣帛篚篚 注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
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
食有侑賓勸飽之幣

昭五年楚遠啓彊曰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
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注宴飲以貨爲

讀書雜鈔卷一

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孰食爲殮陪加也加
鼎所以厚殷勤賓至逆勞之於郊去則贈之
貨賄

周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
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注於不禁
下云重天時權許之也 愚謂此文極分明
謂使媒氏會合昏嫁苟有奔者而不爲之禁
止若元無喪故而不用此令者則皆寘之罰

非謂權許其奔也若讀如子若孫之類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
不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肩吾云父子不
同席一句當連上文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肩吾欲只作
祭祀之祭通三句說然古注之意謂尊者之
餘則祭盛之也卑者之餘則不祭亦自好乃
祭先飯之祭

讀書雜鈔卷一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注云王者於邦國之中立
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離散疏
曰兩猶耦也 余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
如此看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肩吾謂馬融傳於逋
逃絕句因檢古法則亦以主萃淵藪作四字
解左氏昭七年傳仍作萃淵藪

左襄十三年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乎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
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云及其亂
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伎以憑
君子刑善二字最要看農力乃農用八政
之農厚也左注闕

昭穆 昭王 昭公 昭帝 韋元成傳顏注
亦謂因晉改

讀書雜鈔卷一

十

中庸釋昭常遙反周禮亦有昭音世謂昭當
如字以避晉諱改音常遙恐未必然說文乃
許叔重作在晉前元作侶據徐鍇說文繫傳
於侶下注云廟侶穆也父爲侶南面子爲穆
北面也从人召聲臣鍇曰說者多言晉已前
音韶自晉文帝名昭故改昭穆爲侶據說文
則爲韶又昭作侶則非晉已後改明矣士遙
反

左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
札辭 杜注曰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
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 公羊傳哀六
年齊除景公之喪何休曰期而小祥服期者
除

左成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杜
注朝廟五日而卽位也厲公弑絕故悼公不
以嗣子居喪 每見杜預於喪禮多从薄如

讀書雜鈔卷一

十一

比類者不可勝數

左成十三年劉子曰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 杜氏曰養威儀以致福漢志
顏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
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 嘗見
呂氏左傳說謂福不言取而禍言取蓋性中
只有福何常有禍養是則爲福反是則取禍
禍自外至也大略如此今觀顏注亦此意也

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
非幾 呂氏書說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
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
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
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子敬皆近在於
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
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
讀書雜鈔卷一

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矣
其天秩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邇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
則豈待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
毫釐有間卽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戒之嚴密可
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于聖學者其可不請
事斯語乎

玉藻縞衣玄武子姓之冠也注不解 孔疏曰
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父有服
未畢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也 昭四年傳叔
孫氏過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
長矣注問有子否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
其爲禮也 注尊喻卑也神雖多猶一一祭
讀書雜鈔卷一

之 愚按古者廟制各有門堂戶寢不以尊
卑混爲一區而總祭之如東漢以後之陋嫌
於不誠也疏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
一祭之不一時總祭
吾聞諸老聃曰曾子問 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
號也與孔子同時孔疏曰案下文助塋于巷
黨老聃曰丘止柩又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
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案史記云老聃陳國苦

縣賴鄉山仁里人也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

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

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云

吾聞諸老聃云後又有公館復及金華

之事二章皆孔子聞諸老聃曰鄭注巷黨

黨名也

大夫內子有殷事曾子問注內子大夫適妻也

讀書雜鈔卷一

疏曰大夫者卿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又

曰僖廿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為內

子而已下之叔隗為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

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

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

名內子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

以祭乎孔子曰祭哉疏曰哉者疑而量度

之辭

洪範六極云六曰弱注云疋劣也呂氏曰弱

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

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為善多是不能立志

為善主於剛柔惡之原主於弱古注以惡

為醜陋弱為疋劣愚謂以上文攸好德看則

惡乃善惡之惡弱乃強弱之弱如三達尊之

言德三樂之言不愧怍蓋有性焉而不專委

讀書雜鈔卷一

之命此有勉人為善之意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洪範注止言箕好風畢

好雨月令正義乃謂按鄭注洪範中央土氣

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尚

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西方金氣為陰尅東

方木木為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

也謂孟春行秋令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

逆寅寅為風風之被逆故為飂風寅往破申

申爲山山之被逆故爲暴雨以五行相克言

文公十六年公羊傳毀泉臺者何郎臺也云

未成則爲郎臺既成則爲泉臺何休曰莊

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之湫浣毀泉

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

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何休曰但當

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谷

梁亦曰不如勿處而已矣愚按左氏襄十

讀書雜鈔卷一

本

五年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

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

毀之重勞且不敢間注謂獻子友其兄且不

隱其實亦同此意也

襄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杜注曰伯有死子

皮知政以子產賢故遜之傳內知政字非一

襄廿六年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桓公五年

王奪鄭伯政注愚按後世官制上知字此已

有之

襄廿九年士文伯寡君使句請命注句本又

作丐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皆作句字

或作丐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文伯是范氏

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案士文

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

陽句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

乞字子瑕句與乞義同則作句者是古人不嫌同名

讀書雜鈔卷一

本

又案曾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

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

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

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然印瑕卽公孫

瑕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伯瑕與宣子何

廢同乎又哀四年蔡侯申同高祖名

隱元年共叔段注曰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

侯在鄂謂之鄂侯

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東萊呂氏曰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到堯舜田地猶有不足之意云非謂止欠一簣做了便了愈做愈有工夫聖人之心常有一簣未盡大抵王業則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有天下積累艱難

如此武王懋勉又如此所以受天命而有天下故汝康叔小子方得在此東土而爲諸侯

讀書雜鈔卷一

太

此一段精神全在肆汝云兩句又如尹

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小子封桐瘝乃身敬哉 又曰乃是委疾痛在

尔身上以商民殃害汝不可錯認作富貴之

具

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又曰此用志不分之意

此心既不去逸豫上留意自然在民上做工

夫

周禮草人輕與用犬 鄭氏曰輕與輕脆者陸

釋與孚照反李音婦堯反賈疏與脆聲相近

愚按此乃與字今人作票陸李猶以照堯爲

聲賈遂誤作與讀失之遠矣韓文公所謂凡

爲文須略識字此類是也 此李肩吾點注

疏對出此字

檀弓垂涕洟 易萃卦齋咨涕洟釋音上它禮

反下它計反說文同 易涕音體洟他麗反

讀書雜鈔卷一

尤

又夷 按今本逐節去一音徑云涕它計反

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左氏昭廿八年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

正實蕃有徒注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

實多徒衆此不知何書 愚按襄三十年傳

鄭書有之正鄭國史書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

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

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
 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
 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
 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云三代之亡
 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
 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
 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其母聞之
 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
 氏矣遂弗胎晉以伯石邪盈之黨而注父妾
 媵多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子靈巫臣
 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一
 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一國陳兩卿孔寧儀
 行父子貉鄭需公夷鍾美於是夏姬也鍾
 聚也共子中生也按古人求姻必推氣質之
 所自子曰吾懲舅氏母曰子貉之妻子貉之
 妹云

梗陽人有獄魏成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其大宗
 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注云訟者之大宗
 魏成謂魏子曰豈將軍食音之而不足注云魏
 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音無愚按六經無將
 字惟詩序有之後人語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云重
 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犁爲祝融
 勾龍爲后土按此五祀與二禮不同鄭康成
 於周官引用主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 注中數曰歲朔大小
 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
 次序授民時之事疏釋曰一年之內有二十
 四氣正月立春節啓蟄中二月雨水節春分
 中云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
 氣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
 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市

則爲歲朔氣而則爲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年正月立春節此卽朔氣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而此卽是中數曰歲

左莊廿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才代反日至而畢杜氏曰

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已畢戒民以土功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見

讀書雜鈔卷一

圭

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榦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桓五年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杜氏曰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一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始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

故薦嘗於宗廟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 按此兩龍晨昏不同故詳記之

桓二年秋大雩書不時也杜氏曰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廿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

旂動而鼓 杜氏曰旂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陸釋曰旂書外反又古活

讀書雜鈔卷一

圭

又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礮敵 若按陸氏說如今砲架之類徐鍇謂諸書爲旌旗惟許叔重潘安仁賦謂之駁砲字有如此者亦有从石者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郃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按臧哀伯卽臧孫建卽僖伯公子之子觀魚之諫與此篇皆有德之言也

莊公十一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宋大夫

左猷孫生傳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

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杜注

戲而相愧曰斬萬不以爲戲而以爲已病服

氏曰恥而惡之曰斬

按寇萊公言行錄有

一青幃二十餘年或以公孫弘事斬之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襄十年

杜氏曰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讀書雜鈔卷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胡氏曰

譏世官不以

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意害公選故仕者世祿

而不世官有自耕野斂渭擢居輔相而人莫

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

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崇伯殛死禹作司空

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

惟其公而已矣

云

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

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

之弱者

云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

胡氏曰壤地褊小迫乎

六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

諸侯之禮接之可乎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

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

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自底滅亡如蔡

獻舞邾益曹伯陽州實之徒皆其自取焉耳

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

讀書雜鈔卷一

強爲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臧武仲曰在上者灑濯其志壹以待人軌度其

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

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

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

其所也又可禁乎

愚按臧氏世有名言世

本孝公生僖伯疆疆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

瓶生文仲辰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是用希或曰伯夷扣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之乎程子曰扣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不食周粟只是不食他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韓退之頌甚好只說得介處須是聖人語云上蔡曰云蓋於攻人之惡有所不暇況於念舊惡乎龜山曰公天下

讀書雜鈔卷一

主

之善惡而不爲私焉則好惡不在我何念舊惡之有若夷齊蓋亦所過者化也

侯師聖因論三月不違仁曰孔子許顏子者常在欲化未化之間顏子所以自處者亦如此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禮運有以小爲貴注易曰尊酒云疏曰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云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

爲王父尸爲君尸孔疏天子至士皆有尸

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云

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

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

爲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祭

祖則用孫外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

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

之禮雖取孫列皆用卿大夫爲之故旣醉注

讀書雜鈔卷一

主

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旣然明諸侯亦尔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案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

男尸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只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凡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士師職文用出師者略之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叔重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祭天有尸恐是爲所配者爲尸

讀書雜鈔卷一

夫

卒哭乃諱鄭氏曰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正義曰案魯襄公廿八年衛石惡出奔晉廿九年衛侯惡乃卽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谷梁傳昭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也重其所以來也是齊惡非石惡

二名不偏諱鄭氏謂二名不一諱也孔子之母徵在云正義曰案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有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弑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許叔重云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士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氏曰辟僭倣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正義曰衛侯惡云

讀書雜鈔卷一

夫

云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注子事父無貴賤正義曰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云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號父賤無謚子今雖貴而忽爲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爲難鄭荅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賢乎

國君去其國云正義曰公羊說國滅君死正

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

太王居幽云是有去國許叔重案易曰係

邇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

不駁之云大夫去國謂三諫不從或以罪

見黜者云

官學事師注官仕也正義曰熊氏云官謂學

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左傳宣二年趙盾

讀書雜鈔卷一

見靈輒餓問之云官三年矣服虔云官學也

是學職事爲官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注始死未

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復作

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

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

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正義曰案士喪禮云

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也者此據天子

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

慳爲祔主鄭駁異義曰孔慳祭所出君故有

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復作主者謂既虞之

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

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

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

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

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

讀書雜鈔卷一

而作主謂桑主許氏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

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卽

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

哭之祭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

吉祭易喪故知與虞異也知縣之廟者周主

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

爲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

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通遷

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
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
也其遷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
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
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
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
下云練而遷廟又注罔人廟用自謂始禘時
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三年作僖公主穀梁傳

云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

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親

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甯

云一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

長一尺

禮器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注皆爲溫

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也相步扶工也疏

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溫果承藉君子

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今作溫當云溫潤
相承藉

內則寧執諫 疏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
就然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鄭注云皆黍
稷器制之異同未聞皇氏曰鄭注論語夏曰
瑚殷曰璉誤也

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少儀疏曰大家謂富貴

讀書雜鈔卷一

禮

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士往卿大夫之家

非分而願必有亂心訾思也重器寶珍之物

客至主人之家見有珍物重器不可思玩之

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

注名謂韓盧宋鵠之屬 正義引桓譚新論

犬道韓盧宋促魏文帝說諸方物亦云狗於

古則韓盧宋鵠則促鵠音同字異 愚按犬

名未必一一是盧促之類其守犬田犬之別

乎

几穎 注穎警枕也 疏穎穎發之義刀之在

手謂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穎枕之警動

亦謂之穎 按諸本穎从禾釋文京領反

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注藏謂

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游謂

閒暇無事於之游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

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注從讀如

富父春戈之春春容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

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而乃極說之

如撞鐘之成聲從或爲松 疏每一春而爲

一容必待盡其聲

若夫坐如尸 云鄭氏曰言若欲爲丈夫也春

秋傳曰是謂我非夫疏曰左傳宣十二年先

穀曰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哀十一

年魯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二傳之言

鄭君足之 按鄭氏舉經多與本文有不合

者應是記憶而用之若夫恐不當如此說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出其門 注女子有

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

之舍則已卑矣

女子子 曲禮疏男子稱子女子則重言之案鄭

注喪服云別於男子

讀書雜鈔卷一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歛舉者出戶出戶袒且

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鄭注武叔名州仇

毀孔子者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

曰知禮者嗤之 不知禮者而謂之知禮當

考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

曰其大功乎秋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

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

齊衰 愚謂婦人無再適雖見於禮者有繼父之文而子夏所謂我未之前聞魯人則爲之齊衰是衛人未有此事而魯人有之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 注笑其爲

樂速 疏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注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讀書雜鈔卷一

注踰月且異句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

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天時雨澤君子達疊疊焉 注達猶皆也疊疊

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勸樂 禮記

疏天子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云母爲戎

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注哀公

之曾孫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孟子寇讎之說蓋本諸此

衛獻公戒孫文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盱不

召公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

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 襄十四年衛

有太史曰柳莊卒公請於尸不釋服而往遂

以槨之與之邑與縣 云禮記前以不釋皮

冠而遭慢下之譴後以不釋祭服而得厚賢

讀書雜鈔卷一 之名然則蓋躁急人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 注以與已

字本同 禮弓下

三老五更 文王世子 疏曰蔡邕以五更字爲叟

叟老稱非鄭義鄭謂年老更事致仕者五人

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稱

世子之記曰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色

憂不滿容 注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

能正殺能謂淺注又曰以文主為世子是

聖人之法也不可以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

之禮也世有聖人之法不可常行而別有

所謂尋常世子哉

是謂小康注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薄鄭

不當有此語禮運

男有分女有歸注分猶職也女皆得良與之

家

讀書雜鈔卷一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云以養生送死以

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注謂朔亦初也亦

謂今行之然疏謂做法中古以來愚謂

此朔當通看聖人作則一段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初注首陰嚮

陽也從初謂今行之然也此初亦當與朔字

通看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政必本於天云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鄭氏曰藏謂輝光

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固謂行

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疏曰若能法天

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

之祖廟而行仁義法之山川五祀而為興作

制度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故云

何用城郭溝池之為

君者所明者也非明人者也云故百姓則君

讀書雜鈔卷一

以自治也鄭氏則當作明明猶尊也百姓

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人君愚謂明當

作則

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仁者

義之本也順之體也運禮也者物之致也體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

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

相害也此順之至也運禮也者合於天時

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云器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器下同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注討猶去也也漸之言芟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注將以是觀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疏洞洞質慤之貌屬屬專一之貌注勿勿猶勉勉右禮運禮器語不能悉記其大節目已編出姑錄其散語于此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郊特牲時觀而弗語去聲存其心也學記注使之憤憤悱悱然後啓發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

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注禮為異樂為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居其所為亦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也賀氏曰居其所為謂若五祀之神造主其所造而受祭不得越其分是不變化也樂記多先民格言今姑摘一章以見漢晉以

來諸儒全不解此義下文遂言天尊地卑

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下齊

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又云樂著太始而禮

居成物結之曰禮樂云此義極精

襄廿三年齊莊公伐衛將遂伐晉先驅

驅云貳廣云啓肱大殿注先驅前鋒軍

申驅次前軍貳廣公副車左翼曰啓右翼曰

肱大殿後軍

讀書雜鈔卷一

聖

齊莊公伐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崔杼曰不可小國聞大國之敗而

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

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

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

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

過之遂伐晉取朝歌

弑君注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杼

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悅晉文子謂弑

君之惡過於背盟主愚按文子既知崔子

有無君之心但退以告人然則雖其後潔身

避亂弃十乘之馬以之他邦其亦不仁甚矣

故夫子許其清而未許其仁

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

舞行綴短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鄭相去遠舞

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鄭相去近舞人多也愚

讀書雜鈔卷一

聖

竊疑樂之行綴多者德盛行綴少者德薄治

民勞言勞於治民也逸則尸位逸豫無康好

逸豫之逸

鄭注尚書云禹朝諸侯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

案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

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此合內外傳語而

足成之

雜記上朝夕哭不帷鄭注緣孝子之心欲見

殯殯也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陸釋
字林屋戶臘反閉同纂文云古闔字玉篇羌
據公荅二反閉也正義曰鄭此注會儀禮注
也則屋是舉之名初哭則舉事畢則施
下之 案義疏與注釋意異肩吾云與合同
雜記下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
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異於人也
案此亦是真知實見

讀書雜鈔卷一

聖

君子非有大事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
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
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
志也 案此段多有好語惟不齊則於物無
防者欲無止此等語未論 祭統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
可知也 注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
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 表記同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
知已矣鄭謂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當
以時人相比方耳此義恐未盡或當爲人也
之人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
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鄭曰
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 愚語謂

讀書雜鈔卷一

聖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但言罷頓之意不言
止字若加一止字則與下文不應

故仁者之過易辭也下文云恭近禮儉近仁信
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 鄭曰
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爲甚矣
愚按此易辭者乃是人皆見之之過

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
愧恥以行其言 愚按此經不類聖人之言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鄭曰伏於無敬心也
殷人尊神云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
恥鄭曰以本伏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
蕩鄭氏多用此伏字其義為習時世反又
時設反

精知略而行之編末疏謂精細而知孰慮於衆
要略而行之連上文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
而親之執守簡要予謂略乃封略直要界分

讀書雜鈔卷一

案

分明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于一人以寧呂
氏曰前人積累艱難至此而我一朝享之甚
可懼也

崔杼側齊莊公于北郭

襄廿五年

注側瘞埋之

不殯於廟

周公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穆王曰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此二語

可以自警皆言一日不可失之義

左昭十二年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
曰古者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注克勝也昭
十年鄭子皮不能自克注勝音升

襄廿六年衛侯衎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
逆於境也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
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注領搖其頭衎驕心
易生

讀書雜鈔卷一

案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又大行人歲徧存襄
廿五年衛獻公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注在存
問之古人以問為存在

廩人匪頒賜稍食匪讀為分賜賜王所予給
好用之式稍食祿廩司稼均萬民之食而賜
其急注賜廩其艱阨按此稟字今人失其

義

漢文紀吏稟

春官宗伯佐王和邦國賈疏禮勝則離恐其

不和此義未是蓋上下有別乃所以為和

宗廟之事繁多不能卒記姑為韻語識之

大禘於六廟五齊三酒備朝踐酌泛醴饋食
益與緹朝獻因踐尊再獻后因饋侯賓則酌
沈尸酢因獻齊賓酌與加爵則皆用酒耳三
酒大抵同如禘祫時祭惟有正祭齊等差乃
有異酒各加玄酒齊各有明水通鬱增數之
尊凡十八器祭日之質明王尸俱袞冕尸入
讀書雜鈔卷一

樂降神衆尸以次灌再獻王迎牲后從出而

灌裸同三獻詔血毛坐尸行朝踐王制祭

升首后乃以腥薦后亞為四獻至五則堂饌

延主迎尸入昭穆東西而炳蕭大合樂薦孰

以尊奠后玉爵體齊獻尸為六獻尸食王酌

尸朝獻變朝踐主嘏后酌尸此為第八遍諸

侯為賓者獻尸為九獻獻畢三加爵嗣子始

舉奠九獻皆用爵加則用角散禘祭皆如祫

惟無降神樂

張衡傳注太一下行九宮法與戴九履一數合
姑錄于此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
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
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
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
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
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

讀書雜鈔卷一

是

自此而從於巽宮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
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又自此而從兌宮又
自此從於艮宮又自此從於離宮行則周矣
上遊息於太一天一之宮而返紫宮從坎宮
始終於離宮

寶顏堂訂正讀書雜鈔卷二

仲醇陳繼儒

宋 魏了翁著 偉章王體國

天生沈德先同校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前章不知其期朱氏曰不

可計以日月云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

呂氏曰不敢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

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疑矣

讀書雜鈔卷二

詩以謹昏呶賈公彥於周官大司馬注作謹曉

左襄廿七年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

注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楚子木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

用有信太宰退而告人口令尹將死矣不及

三年楚子及欲背晉盟口敵利則進何盟之

有成十此與崔杼羣臣若急君於何有之語

相似陳文子曰崔子將死乎

棄人弓弩云春獻素秋獻戎書其等以饗工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

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疏形法定爲素飾治

畢爲成 注饗酒肴勞之上工作上等乘計

也入功功成夏官

寧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衛公子免

名喜襄廿晏子辭邑亦曰慶氏之邑足欲故

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郕殿乃足欲足欲

讀書雜鈔卷二

亡無日矣

士師五戒三曰禁用諸田役注軍禮曰無干車

無自後射比其類也 疏比之九五曰云

比字恐當作此疏又從誤而爲之釋云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 疏

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也此戌當作戌注

寫既誤疏從而爲之詞

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注云天子周

公也 疏曰大誥云王若曰鄭以王爲周公
居攝命大事王肅以爲稱成王命 愚按鄭
氏謂周公爲天子爲王此義甚乖賈公彥於
大行人疏遂謂周公攝位與新王同

鄭氏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
其妻愚按三禮疏多引此以爲說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此豈后夫人可得而與不知鄭氏
何所本也 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

讀書雜鈔卷二

曾昭公始也以此見諸侯夫人以下皆命於
天子而孔穎達尚強爲之說以傳會鄭氏謂
王后無畿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
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如玉藻注未
知其何據隋初有司奏周禮百官之妻命於
王后請依古制獨孤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
爲漸不可開其源

雜記上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

之喪服如士服鄭氏曰大夫喪禮逸與士異
者未得而聞也齊晏桓子卒晏嬰薨衰云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謂諸
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

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 注六軌之道後之用
莊字者恐是本此

子柳曰君子之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注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隣里鄉黨喪
讀書雜鈔卷二

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亦此意 檀弓

檀弓篇首子游問立後 子思之子不喪出母

子路笑朝祥暮歌 有若既祥絲履組纓

子路姊喪 伯魚母死暮猶哭 冉有攝束

帛云 子夏哭子喪明 曾點倚季武門歌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往弔之注以其

無服非之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注見曾

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曾子弔於負夏云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

出祖者注善子游言且服曾子襲裘而

弔子游褐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云云

主人既小歛云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

夫是也注服且善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

於夫子乎云至有子曰然小歛之奠子

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歛斯席矣小歛

之奠在西方曾禮之末失也注曾子以俗

讀書雜鈔卷二

未

說非又大歛奠於堂乃有席未失末世失禮

之爲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

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

及墓而反云晏子焉知禮注言其大儉

偏下非之愚按檀弓莫知爲何人鄭氏意

其爲六國時人而愚謂必學於言游之弟子

者蓋二篇之中是言游而非曾子者極多至

凡曾子言游並稱則亦是言而譏曾曾子孔

門高弟親授一貫之傳曾論無譏辭而此篇

多非咲之如易簣之事謂其受季孫之賜而

安於大夫之簣因童子之言而後速已之雖

取其遷善改過得正而斃而微寓譏詞也至

謂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此尤不然朋友不以

善道相告而指以示它人後世之面朋面友

猶恥爲之而謂曾子爲之乎喪欲速貧之語

曾子與子游同聞之夫子而子游獨能知之

讀書雜鈔卷二

未

至弔於負夏與浴於爨室二事皆寓其譏而

鄭孔諸儒又謂負夏主人矜賓於婦人而曾

子善其榮已爲之諱過浴爨室則因易簣之

事而矯以謙儉大抵皆淺之爲說者吾故意

其爲得之子游之傳也故二篇盛稱子游而

惟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一語微譏之子張

之子申祥娶言游女言思子游之子

成公十一年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嫁其外妹

於施孝叔 按此謂同母異父

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授兵于太

宮穎考叔挾輈以走 鄭伯請成于陳陳侯

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

鄭隱六陳五父如鄭洺盟耿如忘注志不在

於軟血七鄭莊公克段于鄆云隱十一年

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云君子謂

鄭莊公於是平有禮 鄭忽辭齊昏云詩

讀書雜鈔卷二

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敗戎師

齊侯再請固辭桓十佼童詩序謂不能與賢

人圖事權臣擅命祭仲以大叔居京曰都城

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

堪 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祭仲以厲公歸立之昭公忽出奔 魯昭公

年三十喪齊歸無感容 昭公少喪其母有

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云

遂練冠以喪之曾子問叔仲皮學于柳其妻

為仲皮喪仲皮子柳父婦為舅服衣衰而繆

經因叔仲衍請使其妻總衰而環經注時好

禮子下子柳之母死不肯粥庶弟之母以為

葬具 陳乾昔 楚靈王弑其君兄之子麇

而伐之 令尹子革誦祈招之詩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右諸人言行偶因讀書觀如此類乃是一人

讀書雜鈔卷二

之身而善惡不侔如出兩人者蓋有始善而

不克終者亦有始惡而能自克以復于善者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人 呂氏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實從之

止云戎車三百兩記其實蓋八百諸侯雖同

伐紂而牧野之陳受約束而與紂戰者西土

千之數也

召敵讎不怠微子力行無度泰誓中抵保越怨

不易酒誥言敬保其怨而不易也武王所謂吉人為善惟

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為善為惡

同此功夫看紂所謂不怠力行祇保可見

子產為政有事伯石公孫段有賂與之邑子大

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鄭大夫共憂鄭國事奚獨賂之

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

之人獨當其危 又曰武王臨陣時不止誓

西土之眾當時來歸武王者八百國何止言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序事之法舉遠知

近云予謂此序首言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至言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而誓詞之首

曰逖矣西土之人竊疑此誓止是西土之人

陳于商郊者八百諸侯不在此誓蓋庸蜀諸

人介于西南接畛岐周者諒亦在三百兩三

其成非我有成其枉人乎成猶枉我非在彼也何愛於

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產與子大叔所見大小

於是可知

檀弓下喪有死之道焉注言人之死有如鳥獸

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聖人之所難言也

注聖人不明說為人甚惡之 此注直不可

曉此死字當作死其親之死孔子曰之死而

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死之為無知也曾

子曰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亦謂夏后氏

用明器示民無知也言喪者有死之道而聖

人於無知有知之間難於為言也故下章謂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云又一章云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此義甚明於鳥獸之死

何與

多方惟天不畀純乃惟以尔多方之義民不克

永于多享外又曰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

方享天之命糾呂氏曰義民知義之民也周公慨嘆祭以尔多方之義民藹然輔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克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載泉而渴深哀之也云殷先哲王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乎汝君乃以尔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之成命是亦可憫

僖廿八年晉子犯曰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讀書雜錄卷二

謂老 此飽字即可對孟子餒字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鹽其腦楚也

反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杜注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土向故伏其罪

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

按此則天且剿字亦此天字

曰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云出門如

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等皆格言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

侵鄭云衛告于陳陳孔達帥師伐晉君子

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文元年杜注云合古

之道而失今事伯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

執辱 愚按此事傳意取之杜元凱以成敗

論人陳衛之君未爲不是也此段失併記鄭

管仲曰會而列姦謂鄭世子何以示後嗣夫諸

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

盟替矣作而不記非威德也君其勿許鄭必

受盟古人畏史若此然管仲猶以利害言又

以見諸侯之史遺逸者多矣

左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侵官也按公谷

皆以爲襄公將以狐射姑爲將左作賈季

趙盾佐之處父不可公漏言於射姑遂爲所

殺其稱國以殺者罪公之漏言也而左氏獨

謂侵官夫立人之朝凡人才用舍莫非所當

言矧處父實為太傅使天下後世以侵官藉口而緘嘿苟容必此言也

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公孫敖之喪許翰以謂文

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故魯人從其請必

取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改卒葬與喪歸皆書于策

策者以敖著教也胡仁仲亦曰有子考無咎

左傳曰為孟氏且國故也杜釋例曰公孫敖

縱情奔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于經

讀書雜錄卷二

金

者惠叔毀請于朝感子以赦父教公族之恩

崇仁孝之教厲公之子周

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

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

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

立而欲親嘗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

宣公惡太子視其母第二子元妃出姜正義所生也齊侯桓公之子也惠公正義

曰惡是齊甥齊侯許廢惡者惡以世適嗣立

不受齊恩宣公以非分得國荷恩必厚齊侯新立欲親嘗為援故許之此真威公之子也惟利是嗜

齊懿公侵魯伐曹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

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二以

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

免矣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乎天也云以禮

為天至此時猶然

讀書雜錄卷二

古

鄉黨朝服拖紳說文作衤許叔重東海時所見

論語本如此

鄭子公將弑幽公謀于子家子家辭曰畜老猶

憚殺之而况君乎晉栾書將弑厲公召韓厥

厥辭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子

辭雖正而以畜比君亦太不倫矣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云子友

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璽鄭靈公夏

婦兄殺御叔傳大夫殺靈侯陳公戮夏南

楚殺之子微舒出孔儀行父喪陳國楚滅何不祥

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云王以予

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

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云王遣姬

歸鄭巫臣聘諸鄭年巫臣止莊王曰貪色

為淫二為大罰止子反曰云人生實難其

有不獲死乎言人之生也難而死為易何為

取此以速其死其言可謂深切矣而已實取

之人至于物欲所移明知其死而不暇卹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

焉云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

非禮也勿籍注云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

賄以慰鞏朔既曰勿籍而傳者猶得之簡

冊併與王之私語而書之世之為善為惡未

有能辨者也

慶封奔吳富于其舊叔孫豹曰善人富謂之賞

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襄廿八秦君無道后子曰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昭元楚靈王示

諸侯汰宋向戌曰不十年侈其惡不遠惡遠

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昭四楚靈王

誘蔡侯而殺之叔向曰天之假助不善非祚

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昭十一子產曰

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天將多陽虎

之罪而斃之定六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夏

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

右此皆謂天假不善而傾覆之

經中所稱兵字皆是戰器之名如司兵所謂戈

及戟矛之等惟昭十四年傳云楚子簡上國

之兵簡東國之兵此二字杜氏不釋而孔疏

謂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

為兵 愚按下文云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則
軍當稱師上文所謂簡兵安知非脩車馬備
器械之類耶疑戰國秦漢後始稱人為兵
書其克詰尔戎兵孔注治戎服兵器孔疏乃
云戎亦兵也孔蓋不曉經中兵義

猛獲奔衛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
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
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讀書雜錄卷二鼓火欲逐城

叛遘晉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
以城來獨何好焉云獲一邑而教民怠將
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昭十五

其克紹乃辟于先王 以登乃辟 昭乃辟之
有又 永弼乃后于葵憲 用會紹乃辟
書中戒羣臣此類甚多蓋天事乃祖宗之天
下而人主之身即天下之身故人主不自以
為已事而多言乃辟乃后

角弓詩疏孟子曰兄弟鬩弓而射我我則涕泣
而道之無它戚之也其親親也孔氏引孟
子與今本不同者尚多

禮運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 禮記不
弗尚多釋音云不亦作弗何休公羊云弗者
不之深也

穿封戌與楚圍爭皇頡其後圍封戌為陳公昭八
觀從教子干殺奔疾其後奔疾讀書雜錄卷二

昭十三 杜注明在君為君之義
子衿疏公孫弘奏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
亦名學為校也 愚按注與疏當引用孟子

處如小弁及天生烝民周餘黎民之等多不
引用不知何說嘗於角弓引其兄關弓云
數語亦與今文不同

僖廿五年晉侯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
謀出曰原將降矣公曰得原失信何以比之

所亡滋多此一舍而原降 又廿八年入務

利民懷生矣將用之于犯曰民未知信未

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信

昭十五年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左

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荀吳

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云三月

鼓人或請降荀吳曰云好惡不愆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有死命而

讀書記卷二

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

之 愚謂此等便是霸者氣象意原之必降

而因以示信鼓之必獲而因以示義

昭十九年左傳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室於怒

市於色 左氏倒文皆此類

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李

微之曰輕重倒置如此豈聖人之意乎 愚

謂威儀豈是易事凡掃灑應對進退容貌詞

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

慮其不能盡者此語雖微有未瑩然謂輕重

倒置則不然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

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蓋經禮三百

當自曲禮三千而入曲禮即威儀也

昭廿二年劉子蟄卒無子單子立劉蚩按傳劉

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則劉獻公未嘗

無子古人無適子者便謂之無子

讀書記卷二

隱五年觀魚傳吾將略地焉 注略總攝巡行

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疏若國竟

之地不應議公遠遊且云遠地明是它境釋

例辭欲略地則非魯竟土地名蒙在魯部內

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愚按經傳中略字

皆是封界之義所謂簡略方輅取略經略大

略之類只是一義言略地正封界也而傳注

中多有誤體此字者

左隱元年春王周正月注言周以別夏殷 九

年三月大雨震電注今正月桓五年正月

甲戌巳丑陳侯鮑卒注甲戌前十二月廿一

日巳丑此年正月六日七年春二月巳亥

焚咸丘疏沈氏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

故譏其盡物八年冬十月雨雪注今八月

也書失時又正月巳卯烝杜云此夏之仲

月非爲過時衛懿隆難云閉釐而烝謂十月

讀書雜鈔卷五

此正月則是過時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孰麥乃五

稼之苗廿九年冬城諸及防書不時也凡

上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謂今九月周十

一月云僖廿有一年夏大旱正義曰周之

夏卽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

此月不雨未能成實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

得小雨終是不堪生殖杜云從夏及秋五稼

皆不收卅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

海寶注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

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正義杜以長

曆校之此爲十一月云定元年冬十月隕

霜殺菽谷梁傳曰未可殺而殺成元年二月

無冰注今之十二月書冬溫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胡氏曰弗者

遷辭惡失信也愚謂春秋惟此弗字

讀書雜鈔卷二

僖十年荀息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

而能謂人已乎注言不能止里克之不忠于

申生等

召旻詆詆表記穿窬疏皆引說文爲證今說文

本內皆無之乃知孔穎達所見許氏說文與

今本又不同

月三日則成魄朱氏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

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

作霸書亦然李眉善云三日則云魄如朱文

公所謂魄則當作霸字

晉饑秦輸之粟莊十三秦饑晉開之糴十四故

秦伯伐晉二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

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

弗使云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澤而止公號

慶鄭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

去之晉語曰秦饑惠公命輸之粟號射請勿

與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

侵晉至于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慶鄭

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

也舅射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

於我闢士倍我我急秦奮倍猶未也公曰

遂使請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

幸言必助秦改館晉侯蛾析晉大夫謂慶鄭

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

刑非人臣也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臣而

不臣行焉失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

後入愚按晉惠公復諫違卜自取敗亡固

無所逃其罪而慶鄭弃君於險韓簡以得囚

不與敗為幸此意欠厚

僖十一年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

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齊侯使管

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注平和也

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 按和戎自此始見于傳齊始備不能禦戎以強王室而出此下策

靖字義 書自靖注各自謀行其志 又自作

弗靖注靖謀也是自爲非謀所致馬云安也

又嘉靖殷邦注善謀殷國 詩俾予靖之注

治也箋謀也 又靖共爾位注靖謀也表記

注治也敬治汝位之職事左氏襄七年注安

讀書雜鈔卷上

也思不出其位 又日靖四方注謀也箋治

也言日施政於天下 又肆其靖之注和也

終能和安之 僖廿六年傳薦賈謂子文曰

子之傳政於子玉也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

諸外所獲幾何 子文使子玉爲令尹叔伯

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

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昭元年小國

恃大國之安靖已 又不靖其能其誰從之

注安靖賢能則衆附從 又請免叔孫以靖

能者 襄九年不靖國家不可謂亨 廿二

年聞君將靖東夏 文十年以靖國人重言

昭廿年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廿六年王

子朝曰成王靖四方又曰天不靖周 廿三

年諸侯靖兵注息也 十六年吾子靖亂

切韻立也思也理也審也 玉篇疾郢切謀

也方言思也東齊海岱間思曰端 按經傳

讀書雜鈔卷二

中靖字凡二十餘所皆訓謀訓濟訓思訓和

而訓安字者絕少惟昭廿五年一靖字與動

對

季隗曰我二十五年久矣舊目三叔向曰我先

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昭十二年終縣

老人使之季 按古者論齒皆稱年如此類

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爲齒無疑 于

是昭公十九年矣亦齒也

文元年内史叔服能相人 按相人字始此

鄭忽不昏于齊君子曰善自爲謀言獨蒙其

身謀不及國 衛孔達帥師伐齊君子以爲

古古者越國而謀 合古之道而失今事伯

主之禮 云 愚按傳于鄭忽衛孔達其詞無

貶也而杜元凱以利害言之

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 衝車也褐馬衣

按此古者馬有衣

讀書雜鈔卷二

成之昭兆 寶龜疏灼之出兆兆文分明 定六

吳敗楚舟師 云 子期又以陵師 敗令尹

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 知難而後言治于是

乎遷郢于郡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西以安

乃今可爲之語甚妙

莊元年天王追命曾桓 昭七年追命衛襄 注

如今之哀冊 定九年齊侯得敵無存之尸

三隧之與之犀軒與直蓋 隧衣也比殯三

加槨深禮厚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疏無存

賤人蓋初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是

卿車明矣三隧終以卿服 襄十四年四月

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

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葬禮 張安世傳宣帝

封賀冢 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按此乃

贈官之始

哀元帝傳閭閻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

讀書雜鈔卷二

嘗者卒乘輿焉 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

先食分猶徧也所嘗甘珍非常食 按此已

有後世吮疽絕甘分少氣象

儀禮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

云 鄭注寢門內門也徹帷居之事畢則下

之 李肩吾云帷屋孔疏屋訓褰舉當是之

下絕句 按說文房閉也從戶劫省聲則宜

事字下絕句蓋屋合通賈疏謂褰帷而上非

謂全撤去亦未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
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
有嗽上氣疾 王氏曰列子曰指撻無瘡瘡
瘡痛也素問曰冬傷于寒春必病瘧夏傷于
暑秋必病瘧病瘧則所謂瘡首之疾瘧瘡則
所謂瘧寒之疾蓋方冬之時陽為主于內寒
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

讀書雜錄卷二

疾

後寒動而搏陽爲瘡首之疾矣方夏之時陰
爲主于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
陽爲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爲瘧寒之疾矣
痒疥疾則夏陽溢于膚革清搏而淫之故也
嗽上氣疾則冬陽逆于藏府清搏而逆之故
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
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

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
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
貞故占夢掌其歲時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掌其歲時則掌
占夢之歲時而已寤夢若狐突夢太子申生
正夢鄭氏謂平安自夢

設教置銘小祝

杜子春云熬謂重也疏云以士

讀書雜錄卷二

廿

喪禮取銘置于重與此設熬訖置銘于熬上
事相當故以熬爲重後鄭不從云熬所以惑
蚍蜉也鄭以意解義劣于杜

文十二年隨會能賤而有恥服虔云能處賤又
且知恥言不可汙辱 愚按東漢馬援謂梁
松賓曰凡人爲貴當可使賤如卿等當不
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宣十二年知莊子反其子指每射抽矢敢納諸

廚武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注抽擢也敢好器房箭
舍蒲楊柳可爲箭正義曰重物不可舉者謂
之不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
此事今人無復此語故少難解耳
雲土夢作又疏此澤亦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
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 按此亦
見唐文之陋

讀書雜錄卷二

三

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以紀甌玉磬 疏傳文王
在甌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

成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
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民也注惡不及民曹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亂之大者也謂惡不及
民可乎此左氏不知本之論

成十六年是大泝曹也 哀十一年吳其泝矣
昭廿九年若泝弃之物乃坻伏並注泝滅也

意此字當作泝以避唐諱改

襄十四年會于向注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

親教諸朝注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按此如

孟子所謂朝廷

昔周公師保萬民注武王數紂之罪放黜師

保注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師曠曰有君而

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注貳卿佐襄十四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師保

讀書雜錄卷二

三

萬民 按此公卿乃民所效法而賴以安焉

故謂之師保

襄十九年齊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鄭子展子

西殺子孔而分其室卅年楚公子圍殺大司

馬蔦掩而取其室 此等事自襄以後方盛

襄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農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弗許築者謳曰注子

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注或問曰注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注傳善

罕分謗分謗蓋始於此事惟其是既謗胡可

分

魯襄公名午春秋書陳侯午卒莊公名同書同

盟于幽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

胡氏曰後世不明此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

人名者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

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讀書雜鈔卷二

三

趙文子曰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注

自恐未能信也斯之未能信亦此意

昭八年歲在鶉火陳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

復由

注

由用也按此由字當如顛木之有田

藥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穀烝武子私問

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

有體薦

云

宣十六年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籍談為介景王享之求籙器籍談辭以王靈

不及

云

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

又成二年晉獻齊捷事亦類此

定王

按此二

王多識前言往行賢於晉大夫遠矣

鄭駟偃卒子弱父兄立子瑕

三子游叔父駟乞

子產以

為弗順

昭十九年

捨子立叔不順禮也叔當云叔父

先軫死於敵以其子且居代將中軍 鄭亂子

讀書雜鈔卷二

三

產之父子國為鄭盜所殺

襄十年

子產為卿

非也十九年周亂劉文公蚘之父獻公卒蚘為

卿

昭廿三年

按此事甚多不見居喪

僅見晏子

昭卅一年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

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

注

簡子夢

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已故問之史墨知夢非

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愚按

杜注與占夢視禘之意異

君與注尊之曰君

聘禮主人曰不勝先君之祧既拊以俟方問反

既曰先君之祧則祧不必始祖廟既受聘享

在廟未必遷主所藏之祧若更以參左傳先

君之祧豐氏之祧則決然非鄭氏超然上去

之義

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但見莊

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

讀書雜鈔卷二

素

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

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昭十四年收介特注單身民也疏一介行李介

廩則介亦特之義也廿八年君亦不使一个

辱在寡人注一个單使二傳介个異

宣十七年齊頃公帷婦人使觀魯晉衛曹使者

云范武子召文子曰云使卻子逞其志

庶有豸乎注豸解也襄十六年末宣子曰

句在此敢使曾無鳩乎因看左傳錄出如

齊有豸曾無鳩亦好對

孟仲子子思弟子孟子從昆弟與孟子共事子

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其讀於穆不已為

不似毛詩引以為說而不從其讀大毛公

學於荀卿李斯學於荀卿河南守吳公故與

李斯同邑而嘗受學焉如上數事有同師

而異學者

讀書雜鈔卷二

素

匡衡傳念我皇祖陟降廷止我與廷二字與毛

本異師古曰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

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蓋衡下文亦

云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

也

董仲舒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孔光傳臣聞師曰天左與王者左讀曰故災異

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

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事可必

楚子西不聽葉公之言以納白勝勝作亂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吳王夫差不聽伍員之言以受勾踐之秦勾踐滅吳

公伯寮其如命何朱子論語或問曰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與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

讀書雜鈔卷二

主

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惟所運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以天理釋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此章言命有二

孔子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

十二人耳孫觀作精善發字序

衛蒯聵逃入已氏曰活我吾與汝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桓元奔漢中以玉尊遺馮遷曰汝何敢殺天子遷曰我殺賊耳二人者但知璧玉之活已愚亦甚矣

韋元成傳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曰云往者

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幸處以立宗

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銷過逆亂使不得萌生

讀書雜鈔卷二

主

今賴天地之靈云此詔與渙萃同意

僖公廿八年晉侯敗楚人于城濮遂盟于踐土

蓋晉於是乎霸也按左氏是年五月丁未晉

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千鄭伯傳王用

平禮也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

彤弓矢張弓矢秬鬯虎賁晉侯辭從命此所

謂晉侯即晉文公重耳也所謂王即周襄王

鄭也考於書有文侯之命曰平王錫晉文侯

和咎圭璜作文侯之命其命曰王若曰父義
 和不顯文武克謹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此所謂晉文侯即
 晉侯仇也所謂王即平王宜白也平之與襄
 相去六世仇之與重耳相去十侯司馬遷作
 晉世家敘晉文公踐土之會獻楚俘于周乃
 曰周作晉文侯命其詞自王若曰已下皆書
 文侯之命之語是非迂偶誤以晉文公為晉
 侯書雜鈔卷二

文侯邪而前世傳注諸儒無有非之者其說
 如何左氏之用平禮也杜預注以周平王享
 晉文侯之禮享晉侯雖然謂用其享禮可也
 而史遷直以平王文侯之命為襄王命文公
 重耳可乎太史公之書豈容輕議當俟知者
 咨之 右馬汭巨濟示其諸從子令討論
 奇偶以多少為決多少之名人自 其實以一約
 四 每以一以四 以奇為少以偶為多 奇偶為少 偶為多

名九八者如初一揲餘九筭 兩其四 第三揲
 陰四其八筭 陰之偶也故謂之多 皆是多故
 此自然定數 五四者 或初一揲餘五筭 一其四 第三揲
 名老 五四者 第二揲餘四筭 一其四 第三揲
 四 一陽之奇也故謂之少 已上三揲皆少
 此已上係掛扚之數

多之數二 以多為偶故 少之數三 以少為奇故 歸
 奇積三三而為九 歸奇數積三箇三為九 則
 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 將揲過數有
 讀書雜鈔卷二

謂四九三十 歸奇積三二而為六 歸奇數積
 六為老陽 歸奇積三二而為六 歸奇數積
 六為老陰 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
 矣 將揲過數有二十四為老陰 歸奇積二三
 而為八 歸奇數積兩個三 則其過揲者四
 之而為三十二矣 陰四為偶故也 歸奇積
 二二一三而為七 兩個二一個三 則其過揲
 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 陽七為奇故也 故
 曰四營而成易即變也四營方成一變而



21181880442446

爲二一營也州一二營也歸
奇爲劫三營也再劫四營也
六劫乃成三變三劫共計十二次掛六次三變然
後成一爻三標之後然後數歸奇
右康節揲蓍法

讀書雜抄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其書多辨證經義之語若引左傳或
濡馬褐以救之注褐馬衣遂謂馬有衣不知馬衣
卽馬被具猶之宋人以馬被具爲馬甲耳非別有
衣也春秋正義引服虔說謂馬繫纓爲索希豈古
者馬亦別有希耶此類皆隨文生解不得經意其
謂哉生魄當作霸霸魄二字有異昭爲韶音不始
晉諱則皆有合於說文之旨蓋隨筆劄記之書不
及一一考證故不能一一精核也